

叢書集成新編

三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 叢書集成新編 第二一册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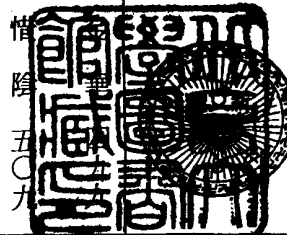
哲學類

## 理學

漁樵對問一卷	宋 邵雍著	百川	一
晁氏儒言一卷	宋 晁說之著	學海	五
上蔡語錄三卷附四庫提要、補正	宋 謝良佐語 宋 朱熹編	正誼	一二
胡子知言八卷附疑義、附錄	宋 胡宏撰	粵雅	二六
聖門事業圖一卷附四庫提要至書一卷	宋 李元綱圖說	百川	四七
明本釋三卷	宋 蔡沈撰	十萬	五一
東萊呂紫薇師友雜誌一卷	宋 劉荀撰	聚珍	六六
東萊呂紫薇雜說一卷附四庫提要	宋 呂本中撰	十萬	八三
近思錄十四卷	宋 呂本中撰	指海	八九
續近思錄十四卷	宋 朱熹編	正誼	九八
廣近思錄十四卷	清 張伯行集解	正誼	一九〇
朱子學的三卷	清 張伯行輯	正誼	二五八
朱子學歸二十三卷	明 丘濬編輯	正誼	三〇八
讀朱隨筆四卷附四庫提要	清 鄭端輯	畿輔	三三七
朱子語類八卷附輯略	清 陸隴其輯 清 張伯行訂	正誼	三九六 四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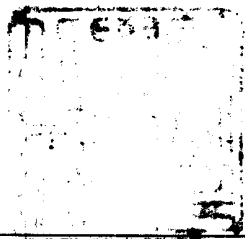
## 研幾圖一卷

北溪字義四卷附補遺、嚴陵講義	宋 王柏撰	宋 陳淳著	宋 王雋編	宋 吳如愚撰	宋 方孝孺著	明 薛瑄著	明 薛瑄著	明 薛瑄著	明 薛瑄撰	明 陳獻章著	明 章懋撰	明 劉璣著	明 董傑著	明 湛若水著	明 王守仁著	明 陸深著	明 左輔著	明 何瑋撰	明 王良著	明 王得之撰	
準齋雜說二卷附四庫提要	侯城雜誠一卷	薛子道論一卷	薛子道論二卷	薛文清公讀書錄八卷	白沙語要一卷	楓山章先生語錄附考異、四庫提要	正蒙會稿四卷	八士辯一卷	甘泉新論一卷附四庫提要	傳習則言一卷	正學編一卷附四庫提要	太極後圖說一卷	陰陽管見一卷	心齋約言一卷附四庫提要	宵練匣一卷附四庫提要						
宋 王雋編	宋 吳如愚撰	宋 方孝孺著	明 薛瑄著	明 薛瑄著	明 薛瑄著	明 陳獻章著	明 章懋撰	明 劉璣著	明 董傑著	明 湛若水著	明 王守仁著	明 陸深著	明 左輔著	明 何瑋撰	明 王良著	明 王得之撰					
墨海	百陵	百陵	百陵	正誼	百陵	金華	惜陰	涇川	百陵	百陵	今獻	涇川	百陵	學海	百陵	百陵					
五三五	五四三	五四三	五四三	五五二	五九一	五九三	六〇四	六四八	六五一	六五三	六五五	六六〇	六六二	六六四	六六七						



人譜一卷附四庫提要	明	劉宗周著	學海	六六九
適園語錄一卷	明	陸樹聲撰	稗海	六七六
毅齋經說一卷	明	查鐸著	涇川	六七九
水西會語一卷	明	查鐸著	涇川	六八三
水西答問一卷	明	翟台著	涇川	六八七
二谷讀書記三卷	明	侯一元著	學海	六九六
惜陰書院緒言一卷	明	翟台著	涇川	七〇〇
白水質問一卷	明	徐榜著	涇川	七〇二

ED26/07





漁樵對問

康節先生邵 雍 堯夫

漁者垂釣于伊水之上樵者過之弛擔息肩坐于磐石之上而問于漁者曰魚可釣取乎曰然曰鈞非餌可乎曰否曰非鈞也餌也魚利食而見害人利魚而蒙利其利同也其害異也故問何故漁者曰子樵者也與吾異治安得侵吾事乎然亦可以為子試言之彼之利猶此之利也彼之害亦猶此之害也子知其小未知其大魚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魚之害食吾亦害乎食也子知魚終日得食為利又安知魚終日不得食不為害如是則食之害也重而鈞之害也輕子知吾終日得魚為利又安知吾終日不得魚不為害也如是則吾之害也重魚之害也輕以魚之一身當人之一食則魚之害多矣以人之一身當魚之一食則人之害亦多矣又安知鈞乎大江大海則無易地之患焉魚利乎水人利乎陸水與陸異其利一也魚害乎餌人害乎財餌與財異其害一也又何必分乎彼此哉子之言體也獨不知用爾樵者又問曰魚可生食乎曰其之可也曰必吾薪濟子之魚乎曰然曰吾知有用乎子矣曰然則子知子之薪能濟吾之魚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濟吾之魚也薪之能濟魚久矣不待子而後知苟世未知火之能用薪則子之薪雖積丘山猶且奈何哉樵者曰願聞其方曰火生于動水生于靜動靜之相生水火之相息水火用也草

漁樵對問

木體也用于利體生于害利害見乎情體用隱乎性一性一情聖人成能子之薪猶吾之魚微火則皆為腐臭朽壤而無所用矣又安能養人七尺之軀哉樵者曰火之功大于薪固已知之矣敢問善灼物何必待薪而後傳漁者曰薪火之體也火新之用也火無體待薪然後為體薪無用待火然後為用是故凡有體之物皆可焚之矣曰水有體乎曰然曰火能焚水乎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隨故滅水之體能隨而不能迎故熱是故有溫泉而無寒火相息之謂也曰火之道生于用亦有體乎曰火以用為本以體為末故動水以體為本以用為末故靜是火亦有體水亦有用也故能相濟又能相息非獨水火則然天下之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爾樵者曰用可得聞乎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數取者物之體也用也者妙萬物為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曰不可以言傳則子惡得而知之乎曰吾所以得而知之者固不能言傳非獨吾不能傳之以言聖人亦不能傳之以言也曰聖人既不能傳之以言則六經非言也耶曰時然後言何言之有樵者贊曰天地之道備于人萬物之道備于身眾妙之道備于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吾而今而後知事心踐形之為大不及子之門則幾至于殆矣乃析薪煎魚而食之飲而論易漁者與樵者遊于伊水之上漁者歎曰熙熙乎萬物之多而未始有難吾知遊乎天地之間萬物皆可以無心而致之矣非子則吾孰與歸焉樵者曰敢問無心致天地萬物之方漁者曰無心者無意之謂也無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然後能物物曰何謂我何謂物曰以我徇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我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萬物也何天地之有焉萬物亦天地也何萬物之有焉萬物亦我我何萬物之有焉我亦萬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況於人乎況於物乎

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終始之間其天地之所存乎天以用為本以體為末地以體為本以用為末利用出入之謂神名體有無之謂聖唯神與聖能參乎天地者也小人則日用而不知故有害生實喪之患也夫名也者實之客也利也者害之主也名生于不足利喪于有餘害生于有餘實喪于不足此理之常也養身者必以利貪夫則以身徇利故有害生焉立身必以名衆人則以身徇名故有實喪焉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賄之與賦一物也而兩名者利與害故也竊人之美謂之微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譽與毀一事也而兩名者名與實故也凡言朝者萃名之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以爭處乎其間雖一日九遷一貨十倍何害生實喪之有耶是知爭也者取利之端也讓也者趨名之本也利至則害生名與則實喪利至名興而無害生實喪之患唯有德者能之天依地地附天豈相遠哉

漁者謂樵者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于義也尚言者必入于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如是之遠耶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况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與之語心哉

漁者謂樵者曰子知觀天地萬物之道乎樵者曰未也願聞其方漁者曰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

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者，天下之真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也。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夫鑑之所以能為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雖然，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之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聖人之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物皆物也。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為己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為己之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為己之口，其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為己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觀其于見也，不亦廣乎？天下之聽其于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于論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于樂也，不亦大乎？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為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為焉，豈不謂之神至聖者乎？非唯吾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非唯一時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千萬世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過此以往，來之或知也。已。

樵者問漁者曰：子以何道而得魚？曰：吾以六物具而得魚。曰：六物具也，豈由天乎？曰：具六物而得魚者，人也。具六物而所以得魚者，非人也。樵者未達，請問其方。漁者曰：六物者，竿也，綸也，浮也，沉也，鈎也，餌也。一不具，則魚不可得。然而六物具而不得魚者，非人也。六物具而不得魚者，有焉。未有六物不具而得魚者，也是知具六物者，人也。得魚與不得魚者，天也。六物不具而不得魚者，非天也。人也。

樵者曰：人有禱鬼神而求福者，福可禱而求，求之而可得耶？敢問其所以曰：語善惡者，人也。禍福者，天也。天道福善而禍淫，鬼神其能違天乎？自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履之災，益備德積善君子，常分安有餘事於其間哉？樵者曰：有為善而遇禍者，有為惡而獲福者，何也？漁者曰：有幸與不幸也。不幸命也，當不當分也。一命一分人，其逃乎？曰：何謂分？何謂命？曰：

小人之遇福，非分也。有命也。當禍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遇禍，非分也。有命也。當福分也。非命也。漁者謂樵者曰：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疎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况非天性者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無相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則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況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亦人也。桀紂亦人也。人與人同，而仁與害異。爾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目而交，袂中中途者哉？樵者謂漁者曰：吾嘗負薪矣。舉百斤而無傷，吾之身加十斤則遂傷。吾之身敢問何故？漁者曰：樵則吾不知之矣。以吾之事觀之，則易地皆然。吾嘗釣而得大魚，與吾交戰欲棄之，則不能捨。欲取之，則未能勝。終日而後獲，幾有沒溺之患矣。非直有身傷之患，那魚與薪則異也。其貪而為傷，則一也。百斤力分之內者，也。十斤力分之外者，也。力分之外，雖一毫猶且為害。而况十斤乎？吾之貪魚，亦何以異于子之貪薪乎？樵者嘆曰：吾而今而後，知量力而動者智矣哉。

樵者謂漁者曰：子可謂知易之道矣。吾敢問易有太極，太極何物也？曰：無為之本也。太極生兩儀，兩儀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何物也？曰：大象謂陰陽剛柔有陰陽然後可以生天，有剛柔然後可以生地，立功之本於斯為極。曰：四象生八卦，八卦何謂也？曰：謂乾坤離坎兌巽震巽之謂也。迭相盛衰終始於其間矣。因而重之，則六十四由是而生也。而易之道始備矣。樵者問漁者曰：復何以見天地之心乎？曰：先陽已盡，後陽始生，則天地始生之際，中則當日月始周之際，末則當星辰始終之際，萬物死生寒暑代謝晝夜遷變，非此無以見之。當天地窮極之所，必變則通，通則久，故象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順天故也。樵者謂漁者曰：無妄災也，敢問其故。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斯有妄也，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災也。猶農有思豐而不勤稼穡者，其荒也不亦禍乎？農有勤稼穡而復敗諸水旱者，其荒也不亦災乎？故象言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貴不妄也。

樵者問曰：始何也？曰：始，遇也。柔遇剛也。與夫正反，夫始，遇始始，始遇始，始遇始，始遇始，始遇始。始天地之心，亦可見矣。聖人以德化及此，罔有不昌。故象言施命告四方，履霜之慎，其在此也。

漁者謂樵者曰：春為陽始，夏為陽極，秋為陰始，冬為陰極。陽始則溫，陽極則熱，陰始則涼，陰極則寒。溫則生物，熱則長物，涼則收物，寒則殺物。皆一氣其別而為四焉。其生萬物也亦然。

樵者問漁者曰：人之所以能靈于萬物者，何以知其然耶？漁者對曰：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之人之人也。夫物之至者，至物之謂也。而人之至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物，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人觀萬世人，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代天，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跡，探其體，潛其用，雖億

萬年亦可以理知之也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別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萬物則吾不得而知已非唯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心不可得而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也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吾又安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漁者謂樵者曰仲尼有言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如是則何止于百世而已哉億千萬世皆可得知之也人皆知仲尼之為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捨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為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不

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捨動靜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者歟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至妙至妙者與是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跡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此之謂與

漁者謂樵者曰大哉權之與變乎非聖人無以盡之變然後知天地之消長權然後知天下之輕重消長時也輕重事也時有否泰事有損益聖人不知隨時損益否泰之道奚由知變之所為乎聖人不知隨時損益之道奚由知權之所為乎運消長者變也處輕重者權也是知權之與變聖人之一道耳

樵者問漁者曰人謂死而有知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其然曰以人知之曰何者謂之人曰目耳鼻口心膽脾脈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魄脾之靈曰魂脈之靈曰精心之神發乎目則謂之視脈之精發乎耳則謂之聽脾之魂發乎鼻則謂之臭膽之魄發乎口則謂之言八者具備然後謂之人夫人也者天地萬物之秀氣也然而亦有中者各求其類也若全得人類則謂之曰全人之人夫全類者天地萬物之中氣也謂之曰全德之人也全德之人者人之人者也夫人之人者仁人之謂也唯全人然後

能當之人生也謂其氣行人之死也謂其形返氣行則神魂交形返則精魄存神魂行于天精魄返于地行于天則謂之曰陽行返于地則謂之曰陰返陽行則晝見而夜伏者也陰返則夜見而晝伏者也是故知日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陽者陰之形也陰者陽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謂鬼無形而無知者吾不信也

漁者問樵者曰小人可絕乎曰不可君子稟陽正氣而生小人稟陰邪氣而生無陰則陽不成無小人則君子亦不成唯以盛衰乎其間也陽六分則陰四分陰六分則陽四分陽陰相半則各五分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時有盛衰也治世則君子六分君子六分則小人四分小人固不勝君子矣亂世則反是君臣臣臣父子子兄弟兄弟夫婦夫婦各安其分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弟不兄弟夫婦不夫婦謂各失其分也此則由世治世亂使之然也君子常行勝言小人常言勝行故世治則篤實之士多世亂則諛飾之士衆篤實鮮不成事諛飾鮮不敗事成多國興敗多國亡家亦由是而興亡也夫與家與國之人與亡國亡家之人相去一何遠哉

樵者問漁者曰人所謂才者有利焉有害焉者何也漁者曰才一也利害二也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乎身者也才之不正者利乎身而害乎人者也曰不正則安得謂之才曰人所不能而能之安得不謂之才聖人所以惜乎才之難者謂其能成天下之事而歸之正者寡也若不能歸之以正才則才矣難乎語其仁也譬猶藥之瘵疾也毒藥亦有時而用之可一而不可再也疾愈則速已不已則殺人矣平藥則常日而用之可也重疾非所以能治也驅重疾而無害人之毒者古今人所謂良藥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如是則小人亦有時而用之時平治定用之則否詩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小人之才乎

樵者謂漁者曰國家之興亡與夫才之邪正則固得聞命矣然則何不擇其人而用之漁者曰擇臣者君也擇君者臣也賢愚各從其類而為奈何有堯舜之

君必有堯舜之臣有桀紂之君而必有桀紂之臣堯舜之臣生乎桀紂之世猶桀紂之臣生于堯舜之世必非其所用也雖欲為禍為福其能行乎夫上之所好下必好之其若影響豈待驅率而然耶上好義則下必好義而不義者遠矣上好利則下必好利而不利者遠矣好利者眾則天下日削矣好義者眾則天下日盛矣日盛則昌日削則亡盛之與削昌之與亡豈其遠乎在上之所好耳夫治世何嘗無小人亂世何嘗無君子不用則善惡何由而行也樵者曰善人常寡而不善人常眾治世常少而亂世常多何以知其然耶曰觀之於物何物不然譬諸五穀耘之而不苗者有矣蓬莠不耘而猶生耘之而求其盡也亦未

如之何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道有自來矣君子見善則喜之見不善則遠之小人見善則疾之見不善則喜之善惡各從其類也君子見善則就之見不善則遠之小人見善則違之見不善則就之君子見義則遷利則止小人見義則止見利則遷遷義則利人遷利則害人利人與害人相去一何遠耶家與國一也其與也君子常多而小人常鮮其亡也小人常多而君子常鮮君子多而去之者小人也小人多而去之者君子也君子好生小入好殺好生則世治好殺則世亂君子好義小入好利治世則好義亂世則好利其理一也

釣者談已樵者曰吾聞古有伏羲今日如觀其面焉拜而謝之及旦而去

漁樵對問

康節先生之學具於皇極經世是書實與觀物篇相出入刻而廣之以與同志共講焉後學趙與昔謹題

漁樵對問一卷

舊本題宋邵子撰。見公武讀書志。又作張子劉安。上集中亦載之。三人時代相接。未詳孰是也。其書設為問答。以發明義理。所稱有溫泉而無寒火者。楊慎丹鉛錄管引葛洪抱朴子蕭邱寒焰以駁之。不知儒者論理論其常耳。其偶異者。即使有之。不足為據。執松柏而謂冬不肅。殺執靡草而謂夏不茂。育則拘墟之見也。且蕭邱誰得而見之。葛洪又何自而知之。據百家迂怪之言。以曲相詰難。則道經釋典理外之事亦多矣。可援以為證乎。至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一條。慎亦駁之。然地處天中。大氣包而舉之。所以不墜。那黃胥豆厥譬甚明。是即依附之明證。慎不知歷術所以獻疑。均不足為是。書病然書中所論。大抵習見之談。或後人據其緒論為之。如二程遺書。不盡出於口授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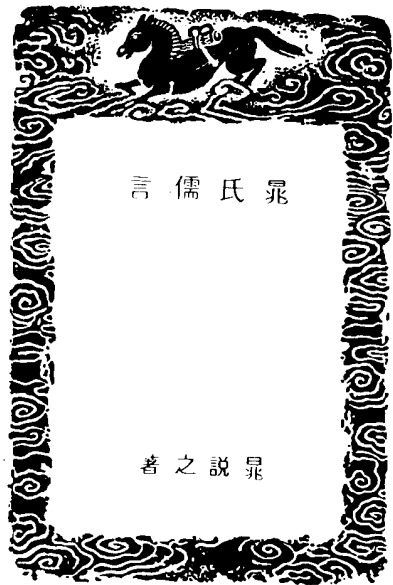
四庫提要辨證

漁樵對問一卷

余嘉錫撰

舊本題宋邵子撰。見公武讀書志。又作張子。劉安上集中亦載之。三人時代相接。未詳孰是也。其書設為問答。以發明義理。所稱有溫泉而無寒火者。楊慎丹鉛錄管引葛洪抱朴子蕭邱寒焰以駁之。不知儒者論理論其常耳。其偶異者。即使有之。不足為據。至「天何依。地何附。地何附。曰自相依附。」一條。慎亦駁之。然地處天中。大氣包而舉之。所以不墜。那黃胥豆厥譬甚明。是即依附之明證。慎不知歷術。所以獻疑。均不足為是。書病然書中所論。大抵皆習見之談。或後人據其緒論為之。如二程遺書。不盡出於口授歟。

嘉錫案。朱子語類卷一百云。「康節漁樵對無名公序。與一兩篇書次第。將來刊成一集。」又云。「古今曆家。只是推得個陰陽消長界分爾。如何得似康節說得那「天依地。地附天。天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依氣。」幾句。向嘗以數語附於通書之後。欽夫見之。殊不以為然。曰。恐說得未是。某曰。如此。則試別說幾句來看。」又卷一百十五云。「漁樵對對或者以為非康節所著。先生曰。其間儘有好處。非康節不能著也。」由朱子之言觀之。則此書真邵子所作矣。周密齊東野語卷一引世有溫泉而無寒火一條。亦稱邵康節。并引有昭德見氏解密。又引抱朴子及劉子從化篇蕭邱寒焰語。以為世亦有寒火。特以耳目所未及。故以為無。楊慎襲之以為己說。提要駁慎而不及密。猶未免為慎所欺也。



晁氏儒言

晁說之

晁氏儒言

宋 澶淵晁說之以道著

閑色亦麗乎日君子必惡焉者不欲病乎正而失所傳也作儒言元 歐陽修仲秋己丑

春秋

儒者必本諸六藝而六藝之志在春秋苟舍春秋以論六藝亦以末矣紛然雜於釋老申韓而不知其弊者實不學春秋之過也

智仁理性

窮理乃能盡性至命今學者未乎窮理而必贅之以仁智何邪且仁不能窮理而智於盡性有不足耶大凡析體而辯則失之繁習而為穿窬之小人體而不失則不失故常不害其為溫厚之君子可不名哉

大神

易以大人聖人為一位而不違孟子答問之言者以大人未至於聖書之聖神文武為一已而為莊子荒唐之言所惑則復自有神人橫渠先生亦云聖不可知為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皇帝

皇道帝德出於尚書中候緯書也嘉祐學者未嘗道也孔子定書斷自二帝尚復皇之貴哉武陵先生曰六經無皇道劉道原亦云然

勝物

克己之言嘗聞之矣勝物之言昔未之聞也苟志以勝物則枯木朽株皆吾之仇也其為有位之害則又大矣君子懼焉

忘

莊生毀棄禮義不知物我之所當然者迺始語忘儒者非所宜言也禮安義適實主百拜不知其勞甯論忘不忘耶

有無

橫渠先生曰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說之謂以老氏有無論易者自王弼始

詩

詩不知禮義之所止而區區稱法度之言真失之愚也哉言孰非法度何獨在詩

且

君子於患難猶不苟免他復苟且云乎哉今喜以且為言是非可否不待所安自隨於少人之偷而媿夫君子之篤敬

可

君子必可所以修辭即行汲汲於敬也小人僅可而偷諛苟且無所不至焉今學者說可曰僅辭也安知君子行止淹速惟可之從耶孔安國謂子桑伯子能簡故

可

所

或曰有戶則斤之矣是惡夫有所者本諸莊老而云爾也吾儒者居其所而遷惟患無所彼豈不戾哉蓋放之四海而準孰非吾戶向誰裁我也彼邪以不善為善之類皆學莊老之過云

言淨

儒者之言無難易斯可行也若為事業傳之後世苟得吾言者其行與吾均也莊老之徒則不然其言甚大而聽之弱人而易悅如無為為之不治治之之類若何而行也哉君子名諸

天人

言天人之相與莫如詩書治亂興亡之際若分其所立之道則存乎易之陰陽仁義而吉凶則一致也或以某句為天道而人不預焉復以某句為人道而不及乎天人始分矣是出言雖可若會之於心而自試焉則誣矣哉

高明中庸

吾儒之道所以異乎諸子者為其極高明而道中庸為一物也譬如日正中而萬物融和未嘗稍物作沴也或者既以一事極高明又再以一事道中庸不亦戾乎是剛柔緩急相濟之常理何必是之云哉廣大精微之類亦然

同風俗

一道德以同俗司徒之至教也所謂一道德者乃上之風而以之同下俗者也如表彰聲響之相從焉或者既一道德矣又思同風俗將以刑戮勝姦而上勞下悴矣弊將奈何是齊八政此防淫者亦一術邪



俗學

學者同尊孔氏法詩書躬仁義不知俗學之目何自而得哉建禮以來禮樂文明煥然大備皆諸儒之力也誰當其目也耶如惡其眾而欲致獨則比屋可封之民為罪人歟又或厭其久而新之則日月之出時久矣後漢治古學貴文章者以章句之徒為俗儒則斥俗學者身自謂耶

漢儒

真籍之存訪訓之傳皆漢儒之力漢儒于學者何負而例貶之歟後生殆不知漢儒姓名有書幾種而惡斥如讎漢儒真不幸哉昔人歎廢與由於好惡盛衰繫之辯訥良有以也

公議

凡變律亂常則不當乎人心雖百人之譽不足以勝一人之毀也蓋彼不待高識博達之士乃知其非雖塗人故自有白黑矣前譽之者一時之偽而此毀之者實天下之公也昔公孫祿斥王莽國師秀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宜誅以慰天下侯景陳梁武帝十失之一曰敦演六經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當彼時猶有是言則公議不可泯云彼乘勢怙力以肆說者果誰欺哉

的

溫公曰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眾人射之其中者多也嗚呼此公天下之言待天下忠且敬也願肯伸己而屈人必人之同己哉彼排擯前儒顛倒五經者亦宜燒

旨

公羊曰美惡不嫌同辭董仲舒曰辭不能及皆在于旨

非精心遠思其孰能知之見旨者不任辭不任辭然後通道矣蓋古之學者見旨今之學者任辭君子小人之備自是而分也毛公桃夭傳曰家室猶室家也任辭者笑之其如見旨者何

同異

董仲舒曰詩無達話易無達吉春秋無達辭范甯曰經同而傳異者甚眾此吾徒所以不及古人也嗚呼古之人善學如此今一字詁訓嚴不可易一說所及詩書無辨若五經同意三代同時何其固邪

朱張

朱學士宋為張安道陳三傳是非其辯安道曰彼自三家何與君事君子謂朱之力學不及樂全之達識後生復有如樂全之才器者願肯疲于文字之細而憤耗以排擯前儒哉

三弊

先儒謂近代有茭角反對互從等醜競之說馳騁煩言以學彝敘譏諷成俗而不知變此學者之弊也蓋此三弊尤驗於今日不顧其本而特出一句以清私欲而困取論者謂之茭角以此所言責彼所不言觀馬以重牛想龍以足蛇謂之反對駢贅四出自聲傳谷因谷發響從響求應謂之互從說平頌其興積不問欲否而鑿與之以尊其政事者茭角也以箕子之五事同堯之聰明

三論

文思聰明文思乃復異乎欽明文思反對也窮理盡性必待乎智仁壽飛魚躍有假于風氣互從也彼方自謂繼聖絕俗之謂智作新一代不知古人久已斥其弊云

三論

德義之士如聖人其視章句之徒如僕役自章句之徒

而視文字之學則如乞丐終日號哀歧路開而復不一飽亦可悲夫

精思

董仲舒楊子雲之材如何哉其苦學精思之久又復絕人遠甚故能成人如此今之士才品復何如而學問苟且多可媿矣往往脫略不肯致思徒欲所聞而勢位而誇有功于利祿以聲譽自置勇于斥先儒而力毀古訓亦可惜哉

不奪

學者如守匹夫不可奪之志而不以死易學則日有功矣于是乎白刃不足以為吾威爵祿不足以為吾榮而吾之所能者中庸也不然滑稽委蛇亦何所不可祝欽明郭山樞常時號為大儒乃一白迎章后意以助郊祀見上帝授禮陳義甚悉周宣帝立四后則有言曰帝降二文后德所以觀君天列四星妃象于焉垂耀又立五后則曰坤儀比德土數惟五實大學博士何安稱帝嘗四妃以發之也王莽謂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翕萬物生焉嗟夫至治之世政令醇而民風質甯觀是邪

躬行

誦詩三百而不能事父事君亦非與於詩也和禮樂之節文而不知其意知其服勞而不知敬于玉帛之表嗚呼金石之餘則亦非成立也彼雖盡善無疵而與於文字之詩立於視史之禮成於瞽瞍之樂亦何足尚哉

害教

害辭未至于害意害義未至于害教害教則三綱五常絕矣謂天不足畏或欲天之明以出其君凶德不足忌

百姓或可弗之類其害教奈何

巧慧

漢儒林趙賓始稱持論巧慧蓋先儒詰訓通而意有餘  
闕疑而言不擊通中而無元絕之弊明辨而不以仁者  
之見斥智者之見實質而無嫌也關關和聲也或曰和  
而有通意不知孰為和而不通者如指門關為言則証  
止于通也邪唯鳩擊而有別后妃之德盡矣或又曰入  
水而善捕魚是乃擊之一事何足多哉巧慧之弊如此

殺亂

古人謂讀詩如未嘗有書讀書如未嘗有易蓋知六經  
之意廣大無不備而曲成無所待也在昔漢時六經各  
有名家之博士並行而不相排斥其得人為已多矣今  
六經紛然為一說曰是一說曰非一說曰非一說曰非  
矣如何以一混六哉王莽講合六經之說恐不足尚也

滋蔓

桓譚謂秦近君能說義典篇目兩字之說至于千餘言但  
說若稽古三萬言班固歎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  
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使辭巧說破壞  
形體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是今日滋蔓傷本之  
弊古人已深斥之矣又隨而踵之喜循復車之轍何邪  
彼方自詡曰前之文人才堅而不能宏闡有媿今日之  
富亦難與言矣

碎義

同燕于一堂之上而賓主暮分名無恨焉兄弟築室而  
不相為鄰則吾恨且慚矣經本二意者紛紜射之說  
致彼之奇邪其本一言如和順道德而謂和道順德挑  
撻往來之貌倚儺柔順之辭亦析而辨之則破壞形體

姚氏儒言

甚矣

盜悖

孔子作春秋多微辭于是乎起問數百應問數千未之  
厭也至于詩書本非一時一人之言聖人取其可為後  
世訓者存之初不以一字為美惡也故曰志之所至詩  
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簡易較直如此或取春秋  
之治具以詰難為功何耶昔之師儒未之有也及于春  
秋則反無與焉盜憎主人耶蓋非其有而取之盜也不  
敬其敬而敬他人者悖德禮也彼何為盜且悖耶

鹿馬

因一鹿指以為一馬者一時跋扈之言也如因先王之  
格言而顛倒破壞者以天下為鹿而縱指之也不亦甚  
乎九州之終名志其行道或以徐州之浮于淮泗達于  
河為揚州之首盡變亂九州之疆理它尚有不誣者耶

過舍

過人之善而揚其惡不仁也舍此之善而取彼之不善  
不智也先儒子經常無所失或者詆毀不少恕若其善  
則未之或稱也毛公傳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曰性與天  
合也鄭君謂用不聞達者而不諫爭者亦得入或乃取  
鄭而舍毛何邪

苟異

好苟異者必無忌憚而復上侮下將流毒海內而不可  
禦矣且夫天生有形之物尚敢變異則至理應微誰其  
正之先儒說淇澳綠竹曰綠王芻竹簞竹今適以為一  
物不知綠竹青青何等語耶先儒說正月虺蜴也巷  
伯貝錦貝也今以為虺為蜴為貝為錦

一經之士

鬼氏儒言

五綵具而作繪五藏完而成人學者于五經可舍一哉  
何獨並用五材也邪昔人斥談經者為鄙野之士良以  
此歟漢武帝命司馬相如等造為詩賦多爾雅之文通  
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必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  
之乃能通其意今日一經之士又如何哉蓋為師者專  
一經以授弟子為弟子者各學羣經于其師古之道也  
故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

虐獨

虐獨者害皇極其于經則喜通論而斥獨訓亦未為  
得也薄言觀者先儒曰觀多也元王桓撥曰桓大撥治  
也今皆變異之矣春秋有特書亦可例之邪

驥駑

驥駑所以異乎駑駘者為其行千里而有餘力也如行  
百里而與駑駘同敵則其異者名云爾也嫌疑不吾別  
猶與不吾明則所謂智者亦愚也采菽或以為禮女之  
祭或以為教成之祭鬼驚或以為祭或以為釋今之師  
儒忽焉未嘗辨也賓之初筵或以為燕射或以為大射  
今以首章為大射二章為燕射學者何賴焉

大言

袁紹與曹操論天下形勢操知袁氏世有河北未易可  
圖欲舍而之他則徒視弱乃出大言曰任天下之智力  
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是豈操之誠心哉今談經者不覈  
其實喜為高論大言一切取勝皆曹公之下塵歟

知本

言書者不取正于古文言詩者既恥言毛氏而又不  
齊魯韓氏之辨果以詩為何詩耶言周禮者真以為周  
公太平之書而不知有六國之陰謀地不足於封民不

鬼氏儒言

足于役農不足于賦有司不足于祭將誰欺邪言易者不知王弼之前師儒尚取而古法之變自弼始難以短窮實不能出其藩籬何以語古邪春秋孝經則絕而不言未為知本者

慕古

善哉鄭康成之言曰既知今亦當知古蓋古今文相為質則取道不遠或為高絕不可及之論曰在古當然不知古之道亦何利于今而必尚之邪王莽好空言慕古法今猶有遺風邪

學難

虞翻曰悲哉學之難也蓋若人用心切而言之所感者深也古之人亦莫不然皆為志竭力而求之難又講習疏數朋友之難又服勞就正以師氏攻其難之難今或過市售一帙書而取名利如拾芥者夫何難之有

南北之學

南方之學異乎北方之學古人辨之屢矣大抵出于晉魏分據之後其在隋唐開猶云爾者不惟其地而惟其人也蓋南方北方之強與夫齊人齊人之音其來遠矣今亦不可誣也師先儒者北方之學也王新說者南方之學也

燕書

鄧人有遺燕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而送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誓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而任之燕相曰王大悅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古文尚書泰誓作大開元開學士衛包受認成今文尚書乃始作泰或以交泰為說真燕書哉

見氏備言

躐等

學不躐等也尚矣自一年至七年皆有所視九年適大成今童子嬉戲未除而為易高談天人之際老不知周世宗之功王朴之謀乃謂三代可立致而平視堯舜其躐等多矣以故民風日澆而盜賊與未易圖其救之術也

體用

經言體而不及用其言用則不及乎體是今人之所急者古人之所緩也究其所自乃本乎釋氏體用事理之學今儒者迷于釋氏而不自知者豈一端哉

殘經

陸贄殘經取矣可勝數哉唯是劉原甫王深甫每以為恨近世師儒以謂昔之言無不善今日之說無不可通不復聞有闕疑者非所以尊經而名也思也其勉之哉

闕疑

杜征南有言曰古人戒以闕疑苟不廣聞乃亦不知所疑也是知闕疑非淺學之事唯是博學老成者以是成其敬也如博學而不闕疑則誣先哲而疑後生卒無所得可不戒哉

知弊

三代之政各有所弊而所謂弊者可指以言而救之之術易為功也齊魯之治亦各有弊而紛然多故善其後者難也先儒之學傳數百年之久而其弊如何今之師說十數年之閒弊復如何學者宜亦知所從矣

知時

智之所難適者我所遭之時也學之所難明者在昔數十年之異制異時也三代之禮既不可同日而用或以

周禮之五玉為虞書之五玉不可邪

君子

君子者成德之名也德豈一端哉或必以仁智為君子是何量君子之固邪

先王

姜至之先生謂商周之所稱先王者近自其祖宗而遠及異代之君也如舍祖宗而必在昔之法則亦悖矣

周公

謂周公用天子之禮樂者誣也不然春秋禮魯之郊禘何邪且漢景帝賜江都王以天子之旌旗君子貶之矣或者既誣周公而又蔑子禮樂其真曹馬為媒乎

孔子

或以管龍勿用為孔子是不知乾之為君而初九之潛者不復可飛也或因孟子所謂孔子不有天下之說而不思之歟豈孔子之志哉不可以為後世訓也

孔孟

孔孟之稱誰倡之者漢儒猶未之有也既不知尊孔子是亦孟子之志歟其學卒雜于異端而以為孔子之觀者亦不一人也豈特孟子而可哉如知春秋一王之制者必不使其教有二上也世有荀孟之稱荀卿誣孟子僻遠而無類幽隱而無統閉約而不解不免為諸子之徒尚何配聖哉

澄定

唐李石謂人君學問不勞專意經義然亦不可不讀知其大意以澄定意氣善乎其言也所謂識其大者何以加此蓋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既不同而學乃一等邪不然高貴鄉公節閔帝講辨于朝夕亡滅之際與博士爭

見氏備言

一日之長乃賢于文景歟

傳勢

張禹專帝與太后之寵所謂張侯論者適盛於天下崔浩威福振宇內其五經之注學者向之至于勒為石經遠夫禹死浩誅之後無一人稱道其說者則前之所傳者非經也勢也

名聖

荷卿之弟子與叔孫通之弟子皆以其師為聖人至于何曾之孫又以其祖為聖人聖人之名亦可私得歟蓋卿之弟子學無所成通之弟子因賜金之利曾之孫歎世事之驗于是乎云爾使其學成而不外慕則俊造之名向未易許之矣

祀聖

爾朱榮晉公獲無君大惡既死廟而祀之以配聖人范陽開祀安史為二聖嗟夫人文恃而不已則鬼享僭而不法可不戒哉

聖賢之言

聖賢之所以得名者成德之稱也非謂其言有天地之殊絕也蓋聖人之言不特無以異乎賢人而其是非非亦無以異乎眾人不苟言不苟毀天下之達道也果如賢人之言近如地則眾人之言將在九泉之下乎雖然聖賢之言無辨邪曰均是言也聖人之言為聖言賢人之言為賢言

賢

夫所謂賢者能為理之所宜而非為人之所難也如舍所宜而論所難則君子之惶怖不及小人之奇險矣或難或易在彼而吾之誠心一也豈以彼之難奪吾之簡

聖氏備言

易平康之操哉楊子雲自以事非為難而有是言乎

心迹

修辭立其誠君子于是乎居業辭與誠為一物也聖人之情為難見矣吾之所以能見者存乎其辭也天地之情吾亦因其所感而得以見之矣或者因孟子以心卻之無以辭卻之判心迹為二端是教天下之偽也如曰好生者吾心也殺人者吾迹也利彼者吾言也為吾之利者吾行也人亦何以賴夫賢哲歟

何王

何宴王弼倡為虛談范甯罪之甚于桀紂溺以其言言易猶近似矣晏之談論語則又何邪顏子屢空先儒皆說空之晏始斥之自為說曰虛心知道不知言之愈遠而愈非顏子之事也或以無相無作為空則又晏之罪人也是言本出于釋學而釋學譏其失己之傳果誰之學邪

新

聖人之意具載于經而天地萬物之理皆于是矣後世復有聖人尚不能加毫髮為輕重况他人乎譬如日月光明莫知其終始甯辨其新故彼一己之所謂新者迺六經之所故有也向何矜哉是以昔之人違違然惟恐其不得子故焉卜子夏首作喪服傳說者曰傳者傳也傳其師說云爾唐陸淳于春秋每一義必稱淳聞于師曰詩則有魯故有韓故有齊后氏故齊孫氏故毛詩故訓傳書則有大小夏侯解故前人惟故之尚如此

業

貞觀中詔修五經正義成用以取士而兩漢以來諸儒之說存而傳者十不一三逮今新義之行于有司而所

聖氏備言

謂二三之傳者亦不知何在矣可不惜哉

益沙

歐陽公曰凡今治經者莫不忠聖人之意不明而為諸儒自出之說汨之也今于經外又自為說則是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水清而明矣夫學者苟知于此則不勞而有功博而知要是之謂務本

不得已

柳子厚曰君子之學將以有異也必先窮究其書窮究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謹之勿違歐陽公曰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悟質諸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為異論以相訾也如其不得已于經則古今學者之弊悉以亡矣惜乎遽而得己者多也

黨

國家因黨與而傾立經術因黨與而不明春秋以傳而分為三董仲舒江公劉歆于三家為始倡其所異而隄防之杜預何休范甯又闢土宇而與于支焉毛詩初異于鄭氏而王肅申毛孫毓理鄭皆相持如寇讎愈出而愈怨矣元行冲歎其父康成兄子名甯言孔聖誤不道服鄭非良有以也

業

四民皆有業一業者富二業者貧三四焉者流離死亡矣童子于經輕就而易叛既以可恥若其白首而崎嶇歧路者不亦可慚哉杜預不以公羊穀梁雜乎左氏范甯亦惡左氏公羊之糺穀梁其志終可尚也

字

先民之經皆科斗文字如顏闔不死游夏更生則不復

聖氏備言

識今之文字矣或以李斯之六書為一說自謂得聖人之意且有言曰殊方異音譯而通之其義一也君子謂是義之說也非字之義也武陵先生患漢以降學士互相增添字倍于古其所感深矣

訓

古人訓詁緩而簡故其意全雖數十字而同一訓雖一字而兼數用後進好華務異訓巧而過使其意散兩字兩訓而不得通或字專一訓而不可變或累數十字而不能訓一字嘉祐學者猶未觀此也楊子雲作方言其辨已悉猶有通訓何不覽諸

音

陸德明因古諸儒音韻之學著為釋文惠乎學者深矣今乃忽而不顧多從其本音而讀之真野人也溫公曰凡觀書者當先正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義

流品

或謂先正用人無流品之別不知皋陶陳九德而俊又在官則流品已著矣彼欲擅天下之權倒置名器不為此論則無以濟其術云

地無遺利

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自天子至于庶人用財各有等差孰得而侵哉或謂地無遺利之說何其與聖人之言戾邪為其下者不亦難哉因以賢采桑宏羊字文融而以一言納天下矣

善術

秦焚詩書坑學士欲愚其民自謂其術善矣蓋後世又有善焉者其于詩書則自為一說以授學者觀其向背而寵辱之因以尊其所能而增其氣焰固其黨與而世

其名位使才者頹而拙智者固而愚矣學士之取則豐飲食以侈其朝夕峻爵祿以利其身世濟其欲而奪其志厥其法而禁其言使之不擇禍福而靡然趨之又豈不愚哉哉是君子所以懼焉者也

善美

或因孟子可欲充實之差以善不及美不願孔子歎武之盡美而未盡善乾元為善而利以美稱耶夫不明乎用字之意而謹乎訓字之名學者之大患也

觀過斯知仁矣為其心志外見而不可掩也先儒之過卑且近不害于名教後進之過高而遠甚且至于無君無父學者果孰宜從邪

孝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得非文王當商之末志在斯民欲仁之之為事乎武王周公一天下郊祀宗廟之禮行而辨賢達賤是迺善繼善述歟苟非蒙大難之志救塗炭之事則重規疊矩若輩循國家之常何必是之云哉如子然逞其私志則志無取舍事無時制乎

享

或多為享上之言不知何所據有自于洛誥敬識百辟享不享邪洛誥因五服諸侯來朝宜以為新邑之成至于周之百官則悼大成裕云爾甯論其享不享邪禮諸侯有不享者王誅所加亦非百官事也成湯莫敢不來享者豈不遠自氏羌乎且天下文明何疑何慮而于百官享不享之貴邪無迺導之諛乎傳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耳目儉

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者諛臣也是蓋有可懼者衛侯言計非是而奪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以為君聞臣諛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義

甚哉義之於人大也君子德行大備而或毫髮之愆者亦不足以為義焉故君子以是為質和順道德之後乃可與言先儒之訓曰宜以視鑿柄之不相為用而須臾必守也或曰義者制也以忍為義德是申不害鼻大可小之論將流而入于刑近于刻矣

忍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忍之異乎容者幾希忍于須臾而大或不能容者有矣大無不容而小不忍者亦有矣故君子必並用也或以殘忍曰是義德也既不

事道

知義又亦酷而不忍非周公所以誥君陳者

事道

終

備言一卷

朱氏說之撰說之字以道鉅野人少慕司馬光之  
 為人光晚號迂叟說之因自號曰迂迂元豐五年  
 進士蘇軾以著述科薦之元符中以上書入邪等  
 靖康初召為著作郎試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建  
 炎初權徽猷閣待制高宗惡其作書非孟子勸令  
 致仕是書已編入景迂生集然晁公武讀書志已  
 別著錄蓋當時亦集外別行也公武以是書為辨  
 王安石學術逆僻而作今觀所論大抵新經義及  
 字說居多而託始於安石之廢春秋公武所言良  
 信然序稱作於元默執徐實徽宗政和二年壬辰  
 在崇寧二年安石配享孔子後故其中孔孟一條  
 名聖一條祀聖一條皆直斥其非則實與紹述之  
 徒辨非但與安石辨也又不奪一條心迹一條及  
 流品以下凡數條併兼斥安石之居心行事亦非  
 但為學術辨也當紹述之說盛行而侃侃不撓誠  
 不愧備者之言至於因安石附會周禮而詆周禮  
 因安石尊崇孟子而抑孟子則有激之說務與相  
 反惟以恩怨為是非殊不足為訓蓋元祐諸人實  
 有負氣求勝攻訐太甚以釀黨綱之禍者賢智之  
 過亦不必曲為辭也取其大旨之正可矣

四庫提要補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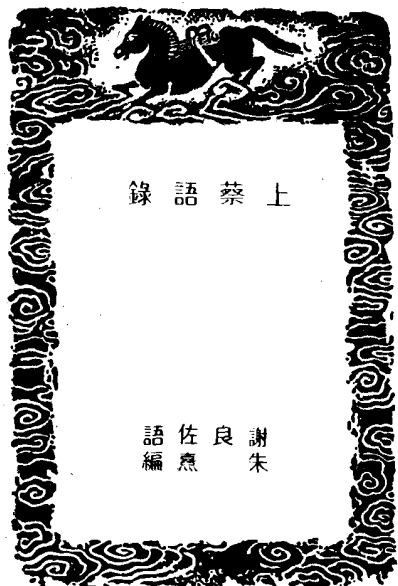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綸撰

備言一卷

水樂大典本

案下文云是書已編入景迂生集云云則水樂五字蓋誤



上蔡語錄

謝朱良佐 編語

原序

程門四先生言規行矩有節儒學之風其効用於世稍稍建白者獨龜山楊中立耳他若游若呂皆不得志以老而沈頓下僚歷落職輒則上蔡先生為甚夫以先生之才之學誠得一展所長其英爽磊落之氣足以修改立事亦豈下於龜山而歷尹州縣詔獄微官不見收錄閱今六百餘載論語說之外僅傳其語錄三篇上蔡之不幸也雖然道之將行也名顯身尊而功立其將廢也行修經明而言立余讀上蔡語錄其理本身而具其教即世而與小而名物之陳大而細常之紀開之盡其物而充之有以達其材防之多其途而養之有以全其性蓋其所鍾者粹所用者弘故能成其學而得其統宗乃遭際坎陷不復發舒於朝著則天也上蔡何憾焉胡文定公一見而執弟子之禮厥後闡學淵源半歸文定則上蔡之為也或頗謙其近神蓋上智之資驟聞師說見其上截而妄希高妙然其生平得力以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克治之功強力不倦即父子猶畏之且所惡於禪學者謂其寂滅虛空率天下於無用耳今上蔡博通史學有上下古今坐言起行之思每論列時事反巾擅裏精悍之色猶見於眉端有體有用又何疑焉伊川之言曰此人為切問近思之學明道先生亦曰由

才之徒可以知上蔡矣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仲春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

正誼堂

許序

道果在於言語文字之閒乎道不在於言語文字之閒則言之繁者道之濶也文之著者道之晦也聖賢亦何樂於是哉六經四書之作固已出於聖賢不獲已之心自是之外奚容以多厥乎大道表而微言絕燥燼於秦精粕於漢刑名術數佛老雜出於魏晉隋唐又況新學行於熙寧熈議起於元祐任明道之責者目擊時弊心切隱憂奚容泯默而無言也上蔡語錄之作愚誠有以窺其術道之心矣先生以英果明決之資為切問近思之學與游楊輩頡頏程門師友之間討論義理剖析幾微其所著述固將發斯道之關鍵為後學之指南遠紹鄒魯之傳近承伊洛之緒者也是編之錄乃所以闡明道蘊羽翼聖經其體之也足以修身盡性而德妙於日新其擴之也足以參贊彌綸而業臻於富有是以崇陽朱夫子景為成善以淑求世河也服習而誦讀之亦有年矣歲壬戌承之是邦恭謁詞下既感仰止之思而郡伯龍灣徐公方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謂是錄舊刻歲久駁棧遂捐俸重梓以公天下既為序以引其端復命河序其後因為述其本末以志私淑之意云爾嘉靖壬戌秋常熟許河謹序

汪序

聖人之道具載六經發明於孔曾思孟之四書六經四書之外無書矣歷世諸子百家雖各倡為之言卒不免支離駁雜牽合鑿碎適足以病道豈直貽六經四書之累乎哉至宋大儒周程者出接夫孟氏之傳得六經四書之旨而性理之學復明其遺書語錄刊行天下與六經四書家儔人誦雜時有若上蔡謝先生與楊中立游定夫呂與叔同學於二程夫子之門先生篤志力行在海楊中九為超越故論語有說語錄語說已行於世獨語錄未傳焉庵朱又公嘗徧求之有得乃正其訛外集為三卷自書於

後者可考也夫文公有求於言爲言之道也先生何得於斯言哉良以得於二程靜坐之教而主敬焉日故先生語敬是惺惺法即心之惺惺可見先生之所從事得古聖賢之心學者之言者六經四書之理致如布帛菽粟最切於人之日用而不厭焉者其爲語錄與周程張朱者均之有補於斯道未可以六經四書之外例言之也正生平知有先生語錄求之三十年於茲今春仲始得鄭友玉敘之序

宋史本傳

謝良佐字顯道壽春上蔡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登進士第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爲民良佐記問該贖對人稱引前史至不差一字事有未徹則頓有泚與程隨別一年復來見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爾隨喜謂朱允庭曰是子力學切問而近思者也所著論語說行於世

上蔡先生語錄卷之上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安業諸子全校

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子何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目不覺曰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

問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其心曰昔有人問明道先生何如斯可謂之恕心先生曰充擴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原氣家曰大地變化草木無不凋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開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難言也明道先生云只他道箇難言也便知這漢肚裏有兩許大事若是不理會得底便撐拄胡說將去氣雖難言却須教他識箇體段始得故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配義與道者將迫表明出此事

問學佛者欲免輪迴超三界於意云何曰是有利心私願己矣輪迴之說信然否曰此心有止而大虛決知其無盡必爲輪迴推之於始何所付受其終何時開斷也且天下人物各有數矣

人有智愚之品不同何也曰無氣稟異耳聖人不忿疾於頑者憫其所遇氣質偏駁不足疾也然則可變歟曰其性本一何不可變之有性本體也目視耳聽手足運見於作用者心也自孟子沒天下學者向外馳求不識自家寶藏被他佛氏窺見一斑半點遂將學拳登腳底事把持在手敢自尊大聽視中國學士大夫而世人莫敢異之爭又從而信向歸依之使聖學有傳豈至此乎心者何也仁是己仁者何也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今人



身軀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  
 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此仁可見矣孝佛者知  
 此謂之見性遂以爲了故終歸妄誕聖門學者見此  
 息必加功焉故曰同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雖不敏請  
 事斯語矣仁操則存舍則亡故會子曰動容貌正顏色  
 出辭氣出辭氣者從此廣大心中流出也以私意發言  
 豈出辭氣之謂乎夫人一日開顏色容貌試自點檢何  
 嘗正何嘗動息慢而已若夫大化之合於自然則正  
 動出不屈言矣

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爲生也經德不同  
 非干祿也言語必信非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  
 而爲之是爲天之所爲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爲本  
 克己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孟子曰仁人心也盡其心  
 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人之氣稟不同顏子似弱孟子似強顏子具體而微所謂  
 具體者合下來有恁地氣象但未彰著耳微如易知微  
 知彰微顯顯幽之微孟子勇勇以一身任道後車數十乘  
 從者數百人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誰敢正視  
 若非孟子恁地手脚也携拄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  
 氣象未能消磨得盡不然魏大人等語言不說出來所  
 以見他未至聖人地位

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當時諸國君相忘生當得聖  
 人恁地禮教是他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  
 大夫言便問問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過位則  
 幼如升堂則屏氣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強做  
 出來氣象與孟子渾然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議  
 雖然猶自參較較我未有合一底氣象

顏子學得親切如孟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無限量也以  
 見聖人之道大勝之在前即不及怨焉在後又進卻以  
 見聖人之道中觀此一段即知顏子曾得來親切博哉

以文便知誠廣約我以禮歸精處也

橫渠教人以禮爲先大要欲得正容謹飾其意謂世人汗  
 漫無守便當以禮爲地教他誠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  
 下稍頭溺於刑名度數之閒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契  
 木札相似更沒滋味遂生厭倦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  
 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卻從敬入手問橫渠教  
 人以禮爲先與明道使學者從敬入何故不同謝曰既  
 有知識窮得物理卻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正容  
 謹飾外面威儀非禮之本

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稍頭低只溺於刑  
 名度數之閒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何曰觀上蔡說  
 得又自偏了這都看不得禮之大體所以都易得偏  
 如上蔡說橫渠之非以爲欲得正容謹飾道自是如  
 如何廢這箇得如專去理會刑名度數固不得又全  
 廢了這箇也不是又說先有知識以敬涵養似先立  
 一物了增錄未

橫渠言吾十五年學簡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  
 不成有多少病在謝子曰凡恭謹必勉強不安安舒必  
 放縱不恭恭如勿忘安如勿助長正當勿忘勿助長之  
 閒須仔細體認取

所謂有知識須是辨物理只如黃金天下至寶先須辨認  
 得他體性始得不然被人將金石來喚作黃金辨認不  
 過便生疑竇便執不定故經曰物格然後知至知至然  
 後意誠所謂格物窮理須是識得天理始得所謂天理  
 者自然底道理無毫髮杜撰今人乍見孺子入於井  
 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乍見時其心誠惻所謂天理也  
 至於鄉黨朋友內交於孺子父母兄弟惡其言而然  
 即人欲耳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即滅卻一分  
 天理存一分天理即勝得一分人欲人欲縱肆天理滅  
 矣任私用意杜撰做事所謂人欲肆矣故莊子曰去智

去知去欲其心始一

與故循天之理若在聖人分上即說循字不若勿忘又  
 勿助長正當恁地時自家看取天理見矣所謂天者理  
 而已只如風動物作一物是天天命有德便五服五章  
 天討有罪便五刑五用渾不是杜撰做作來學者直爭  
 明天理爲是自然底道理移易不得不然請子百家便  
 人人自生出一般見解欺誑眾生識得天理然後能爲  
 天之所爲聖門學者爲天之所爲故敢以天自處佛氏  
 卻不敢恁地做大明道言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  
 却是自家拈出來

伊川才料大德了大事指順而集不動聲色何以驗之曰  
 只談論中便可見陝西曾有議欲罷鑄錢者以爲官  
 中費一貫錢得一貫爲無利伊川曰此便是公家之利  
 利多費省私鑄者眾費多利薄盜鑄者息盜鑄者息權  
 歸公上非利而何又曾有議解鹽錢欲高其價者增六  
 千爲八千伊川曰若增錢價數須減鹽出既眾低價  
 易之人人食鹽鹽不停積歲入必數已而增錢價歲類  
 果虧減之而歲入益溢公初起時欲用伊川伊川曰帶  
 衆人去裏使韓富在時吾猶可以成事後來溫公欲變  
 法伊川使人語之曰切未可動若即三五年不能定最  
 去未能變之果紛紛不能定

王荆公平生養得氣完爲他不好做官職作宰相只與魚  
 羹飯得受用底不受用緣皆使去就日在堂上殿進一  
 劄子撤除人神宗不允對曰阿除不得又進一劄子撤  
 人神宗又不允又曰阿除不得下殿出來便乞去更  
 豈不在平生不屈也奇特

問溫公所學如何謝曰曾作中庸解不曉處闕之語謂明  
 道曰闕甚處曰如強哉矯之類明道笑曰由自得裏將  
 謂從天命之謂性處便闕卻呂微仰何如謝子曰他不  
 合倘有賢賤相態在不是明道言曰宰相呂微仰須做  
 只是這漢俗呂晉伯甚好但處事太煩碎如召宮客食

召宮客食

亦須臨時改換食次吾嘗語之日每日早晚衛護復便  
令放者只為定故也凡事皆有無地簡易不易底道理  
看得分明何勞之有易日易勝而天下之理得皆伯甚  
好學初理會仁字不透吾因日世人說仁只管著愛上  
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方行關愛甚事何故卻  
近乎仁推此類具言之吾伯問情日公說仁字正與尋  
宿門說禪一般吾伯兄弟中皆有見處一人作詩詠言  
點事日雨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至諸侯可憐會難  
唯鳴瑟獨對春風詠不休一人有詩日學如元壺方成  
辦文到相如反類排獨立孔門無一伎只傳顏子得心

邵堯夫直是豪才曾有詩云當年志氣欲橫秋今日看來  
甚可羞事到強為終屑屑道非心得竟悠悠歸中說處  
忘看守禁上山河慶請求又有詩云掛有淺深存愛理  
欲無多少繁經翰卷舒古與亡手出入干重雲水身  
此人在風塵時節便是偏筋手段學者須是天人合一  
始得邵堯夫有詩云萬物之中有一身一身中有一竅  
坤能知造化倫於我肯把天人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體  
用人於心上起程論天下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  
人問此詩如何日說得大體亦是不免有病不合說

一中分體用又問日此句何故有病謝子因日肯富珍  
陶問邵堯夫云一從甚處起邵日公道從甚處起富日  
一起於震邵日一起於乾問兩說如何謝日兩說都得  
要謂發生乾探本也若會得天理更說甚一一  
問堯夫所學如何謝日與聖門不同問何故卻不同日  
他也要見物理到通真處不下工夫便差卻何故卻  
不著工夫日為他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息之理便敢  
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底事更不施工堯夫精易之數  
事物之成敗始終人之禍福修短弄得來無毫髮差錯  
如謂此屋便知起於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無不如其

上真語錄 三五

多言後 卷之一  
言然二柱不其其而大不道一日問伊川日今  
雷道長處起伊川日處處起如堯夫必用推弄其更  
許多事邵即默然都精於數知得天地萬物進退消  
之理便將此事來把在掌裡中直做做大以天自處如  
富彥岡身都將相讓更有感眾人不敢仰視他將飲小  
兒亦有自足不嘗你也可謂家傑之士  
有則見何家傑說得開始得有見明道先生在鄂時作  
詩助有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傷花隨柳過前川勿人  
不識子心樂將謂當開學少年看何曾收直是好與曾  
點底事一醉先生又有詩云開水無事不從容睡竟東  
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  
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榮男兒到  
此是豪雄問周恭叔他放開如何謝日他不是虛說  
得開只為立不任使放卻試早在黃明道門擺脫得開  
為他所過者化問見箇甚道理便能所過者化謝日只  
音伯下得一轉語好道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所過  
者化便能所有者神橫渠云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  
過化甚親切

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人唱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卻  
無感動與發處只為泥卻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言詩  
他又彈不會章解句釋但像游吟吟吟上下使使人  
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揚云能來思之  
切矣終日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夜不求何用不戒歸  
於正也詩云鸞飛戾天魚躍于淵鸞聲於川魚出於  
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  
周王作人似之子思之意言上下祭也猶孟子所謂必  
有事焉而勿正察見天理不用私意也故結上文云看  
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諸小天下莫能破今人學詩將章  
句橫在肚裏怎生得脫過此字下莫道章句便將堯舜  
橫在肚裏也 此一此下不得

察見天理恐非本文之訓 增錄宋  
問為政如何謝子日吾為縣立信以示之始時事煩香信  
既立今則簡矣凡事皆與之讓而處其方只如理債則  
先約之息不得過本不及本則計日月償之又為之期  
期而不還治其罪息過本則不理凡有吏聚吾約束者  
申為之約而言不再期既至而事未集治其罪不後察  
凡此皆所以示吾信余又問處事何以得其要謝日試  
舉一端只如繳引勾到入便令於引上作三項開說其  
人是陳狀某人是被論某人是證見即時便見得事因  
問當不用更看原詞謝子遂言日吾每就事者工夫學  
只如喜怒哀日消居須費去得盡余問吾又應是請去  
多時日不遷怒須是顏子始做得似使高層一句便是  
罪過又日任意喜怒都是人欲須察見天理高養知得  
余又問變化風俗如何謝日此事須是他聖人便有德  
地手段此方風俗全薄意欲變易之古則未能子真神  
孔子日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禮  
之斯舉動之斯和須這這老子始得為他與天合一變  
化在手便做得地事余又問孟子云如欲平治天下  
當今之世合我其誰使孟子得志如何日是他須從法  
度上做起變化風俗旅事恐也未了得在如二南賦雅  
騷虞之應須是他文王始得

三五

做仁運用處皆是當便喚做義大都只是一事那裏有許多分別

問上蔡以覺言仁是如何曰覺者是要覺得這箇道理須是分毫不能差方能全得此心之後這便是仁若但知得箇痛癢則凡人皆覺得豈盡是仁者邪習者以頑弊為不仁以其不覺故謂之不仁不覺固是不仁然便謂覺是仁則不可○問莊周如何謝曰吾曾問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莊周安得比他佛佛說直有高妙處莊周氣象大故淺近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指天說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飯話是箇甚底謝曰吾曾學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卻余門本領何故不是謝曰為他不窮大理只將拈起把筌日用底便承當做大小大事任意縱橫將來作用便是差處便是私處余問作用何故是私曰把來作用做弄便是做兩樣看當了是將此事精在肚裏一子路與子相似便被他會點將冷眼看他只管獨對春風吟詠壯氣豪邁些能解豈不快活余又問堯舜湯武做底事業豈不是作用謝子曰他做底事業只是與天理合一幾會做作橫在肚裏他見做出許多

做甚麼如子路願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飲之無憾亦是有益做好事底心願子早是參彼己孔子便不然老者合當養底使安之少者不能立底便懷之若君臣臣父子自然合做底道理便是天之所為更不作用增錄朱子語

余問佛說直下便是動念即乖如何謝子曰此是乍見佛子已前底事乍見佛子底書信喚做心他便喚做前塵妄想當了是見得大高吾儒要就上面體認做工夫他卻一切掃除卻那裏得地位進步佛家說大乘頭教一

問便悟將乍見佛子底心一切掃除須是他顛覆已上底資質始得顏子欲要請事斯語今資質萬倍不如他卻便要一切掃除怎生得且如乍見佛子底心生出來便是自然底天理怎生掃除得去佛大槩是自為私心學佛者欲脫離生死豈不是私只如要度一切眾生亦是為自己發此心願且看那一箇不拈香禮佛儒者直是放得下無許多事

謝子曰衛者處事之名入涉世欲善處事必先更歷天下之事事既更歷不盡必須觀古人準則只讀左傳亦可

以見矣如隱公欲為依老之計或勸之即真公以誠告之其人不自安反見殺隱公失之不早決斷耳推此類可以見其餘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日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拔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說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余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子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淨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吹只談食菜羹卻在房裏喫為甚恁地門人之病痛不一各隨所偏處去上蔡才高所以病痛全在矜字曰此說是增錄朱子語

遊子問謝子曰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子謂胡子曰可謂切問矣胡子曰何以答之謝子曰實向他道就上而做工夫來胡子曰如何做工夫謝子曰凡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折卻便倒樹木有根雖窮枝條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

色欲想已去多時曰伊川則不絕某則斷此二十來年矣所以斷者當初有為之心多欲有為則當強盛方勝任得故斷之又用導引吐納之術非為長生如道家也亦

以助養吾浩然之氣耳氣強則勝事然色欲自別當作兩瓶理會登途子不好色而有淫行色出於心去不得淫出於氣又問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故做工夫棟難捨底棄卻後來漸漸輕至今日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為台要用卻並無羨底心

上蔡家始初極有好玩後來為克己學盡舍之有一好視亦把與人增錄朱子語

問死生之說謝子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謝子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曰待向徐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徐道有來你但去尋討看曰此便是答底語又曰橫渠說得來別這箇便是天地開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謀始得講說不濟事曰沈氏滯曉影響底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得破始得張元郡君化去嘗來附語元所知事皆能言之元一日方與道士圍碁又自外來元欲接之道士封一碁子令將去問之張不知數便道不得乃曰許多時共你做夫婦今日卻信一道士胡說我今後更不來又如紫姑神不識字底把著寫不得不信底把著寫不得推此可以見矣曰先王祭享鬼神則甚只是德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格有廟必於華

與濟言如武王伐商所過名山大川致禱山川何知武王禱之者以此雖然顯是以為有亦不可以為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閒須斷置得去始得曰如此卻是鶴突也謝子曰不是鶴突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察滿觸目皆是為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問上蔡說鬼神云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初看此二句與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一般而先生言上蔡之語未極如何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便是合有底我若誠則有之不誠則無之道

無其神便是合有底我若誠則有之不誠則無之道

無其神便是合有底我若誠則有之不誠則無之道

有便有道無便無是何有底當有無底當無上蔡而  
今都說得龜了合當道合有底從而有之則有合無  
底自是無了便從而無之今卻只說道有便有道無  
便無則不可

上蔡言鬼神我要有便有以天地相考之類要無便無  
以非其鬼而祭之者佯氣一正而行則彼氣皆散矣

問謝氏謂禘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如何曰此說得好  
福孫只一氣極其誠敬自然相感知這大樹有種子

入地生出又成樹子便即這大樹也以上增錄

謝顯道言鬼神道有便有道無便無世間無這箇活弄  
底道理有無不得無道有不得胡敬

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余

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  
褐時神宗晏駕有廟廟位如此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卻

萬事真真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  
局亦不調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能陶鑄我我自

命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喜甚做卻閒工夫  
枉用卻關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折挫

謝子曰道須是下學而上達始得不見古人就灑掃應對

上做起日灑掃應對上學卻似太瑣屑不辰日凡事  
不必須要高遠且從小處看只如將一金與人與將天

下與人雖大小不同其實一也我若有輕物底心將天  
下與人如一全與人相似我若有吝底心將一金與人

如天下與人相似及若行于尺臺邊心便恐懼行平地  
上心卻安穩我若去得恐懼底心雖履于似之險亦只

與行平地上一般只如灑掃不著此心怎灑掃得應對  
不著此心怎應對得故曾子欲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

為此古人須要灑掃應對上義取誠意出來

見解如灑掃應對處此只是小子之始學程先生困

上蔡語錄

發明強如學然其終之大者亦不離乎此上蔡如此  
類此便說待大了道理自是有小有大初有終若  
如此說時便是不安於其小者初者必知其有所  
謂大者方安為之如曾子三省忠信只是貫道理上

問求仁如何下工夫謝曰如顏子視聽言動上做亦得如  
曾子顏色容貌辭氣上做亦得出辭氣者猶佛所謂從

此心中流出今人唱一啞不從心中出便是不識痛癢  
古人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不見不聞不知味使是不仁死漢不識痛癢了又如仲  
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但存得如見大賓如

承大祭底心在便是識痛癢

子路百世之師揀難到舍底裏不做便不做故孟子將來  
與舜禹作一處舉場

橫渠以禮教人明道以忠信為先

近道莫如靜齋戒以神明其德天下之至靜也心之窮物  
有盡而天者無盡如之何包之此理有言下悟者有數

年而悟者有終身不悟者

或問呂與叔問常思慮紛擾程夫子答以心主於敬則  
自然不紛擾何謂敬謝子曰事至應之不與之俱往非

敬乎萬變而此心常存矣紛擾之有夫子曰事思敬正  
謂此耳

觀雖而不應潔其誠矣何必焉也此所以為神道設教孔  
子不欲觀禮自既灌而往者此也

食正欲飽居正欲安無求飽求安之心司也敏於事則如  
天運而不息慎於言則正辭氣而出之也就有道而正

焉非忘我者不能

顏子擴充其學孟子能為其大孟子之才甚高顏子之學  
釋美

血氣之屬有陰陽壯壯之性而釋氏絕之何異也釋氏所

謂性乃吾儒所謂天釋氏以性為日以念為雲去念見  
性猶拔雲見日釋氏之所去正吾儒之當事者吾儒以  
名利關為難透釋氏以聲色關為難透釋氏不窮理以  
去念為宗釋氏指性於天故蠢動含靈與我同性明道

有言以吾儒觀釋氏終於無異然而不同

謝子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有  
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蓄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夫

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靈無事者正心  
以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蓄情故

聖人之心如鑑孟子所以異於釋氏心也

子開有大白氣象不以言色假人

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息神也推介  
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

人以爲神則神以爲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  
智知生而致死之不仁聖人所以神明之也

問應謂致生爲不知此謂致生爲知曰那只是說明器  
如三日齋七日戒直是將做箇生底去祭他方得問

謝云致死之故其鬼不神曰徐心不懼他便無了

謝氏說則善矣但歸根之云似亦微有反原之累耳

禮者攝心之規矩循理而天則動作語默無非天也內外  
如一則視聽言動無非我矣

德可以易言舉動容周旋中禮聖人之事也止曰盛德之  
至具天下之至善止曰有德為天下之大惡止曰失德

故禮樂皆得謂之有德鬼神之為德盛矣乎

養私延年則人勝天矣曰不外乎一氣耳

易之象九二曰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蒙不通者包之  
順從者納之而不拒子克家之道也舜不滅怒宿思包  
蒙也以愛兄之道來誠信而喜之納婦也

苗履見伊川語及一武帥苗曰此人舊日宣力至多今官

高而自愛不肯向前伊川曰何自待之輕乎位愈高則當愈思所以報國者繼則為用飽則去是以慮大自賜也

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候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

謝子曰人不可與不勝己者處鈍滯了人

或問劉子進子曰未見他有進處所以不進者何只為未有根因指庭前綠陰曰此花只為有根故一年長盛如一年何以見他未有進處不進不進只他守得定不變鈍亦早是好事如康仲之往皆忘卻了

事父母有輕重否曰無輕重曰父母所見不同從父而母不悅順母而父不悅則如之何曰凡人子之所欲固有所親之心非孝也曰親之心或有逆於義理則亦以親之心為心乎曰未論到此但只盡自家愛親之心苟盡矣或得罪於鄉黨州閭則歸之無可奈何耳所以從兄者為愛親也故從此推去至於兼愛萬物

問太虛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為用他若不用則何止吾丈莫已不用吾曰未到此地除是聖人便不用當初曾發此口被伊川一句壞了二十年曾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在問當初發此語時如何曰見得這箇事經時無他念按物亦應副得去問如此卻如何被一句轉卻曰當了終須有不透處當初若不待他一句救拔使人睡家去矣伊川直是曾發得

人說了又卻道恰好著工夫也問開此語後如何曰至此未敢道到何思何慮地位始初進時連後來連十數年過卻如一夢問何故卻道曰如我月到滿時便難開此二十年間見知識卻煞長明道曰賢者某如此某

無用工夫見理後須放開不放開只是守關又通於放

倒故有禮以節之守幾於不自在故有樂以樂之樂即是放開也

國史不特作詩序凡詩皆經其手刪定  
明道初見謝顯道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

上蔡先生語錄卷之上終

侯官楊 浚雪南總校  
閩縣曾 鋪鼎丹覆校  
閩縣涂振 新銘三分校  
閩縣陳 椿壽如分校

上蔡先生語錄卷之中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仁是四肢不仁之仁不仁是不識痛癢仁是識痛癢本此仁之覺也○不知禮無以立使人人皆能有立天下有治而無亂謂君子也謂學為君子者非

人須識其真心見孺子將入井時是真心也非思而得也非勉而中也子嘗學射到一把忠難去半把忠難去則他地放了底多昔有人學射得與把善然後放

學者纔有些所得便任人多易任惟顏子善學故孔子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歎須是百尺竿頭更進始得

曾本云到一把放了底多半把放了者尤多亦有誠實者少有所得便任但前管曾學如立山于處學不問步到成處便任惟家有小礙場大礙場到孟子處便一件便好歌惟顏子善學須是百尺竿頭更須進步始得進而論相契伯也必曰更須勉力

問子思曰小人之中庸小人何故有中庸曰小人之中庸者小人自以為中庸小人以他安常習故處為中庸故無忌憚也君子而時中無往而不中也中無定體須是穆以取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今人以變詐為權便是

攻子權字  
曾本云或曰小人之反中庸是否曰不須著反字中無定體則指所執而言曰長短言之則彼為中以此為中本云因執所執而言曰以所執為中則執所執非中也須如此又卻是權

學者須是窮理物皆有窮理則能知天之所為知天之所為則與天為一與天為一無往而非理也窮理則足尋簡是處有我不能窮理人誰識與我何者為我

理使是我窮理之至自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曰理必物而窮之乎曰必窮其大者理一而已矣

一處理窮處皆通其窮理之本歟  
曾本云學者先須窮理因極窮此亦理物皆窮理也自然之理也人也窮理只是尋簡是處格物窮理也格物必至於知至不知至是猶藏金安知其非金石也故必知至然後能識理窮理窮至日理一也

今之學須是如鑽之須食寒之須衣始得若只欲彼善於此則不得

釋與吾儒有非同非不同處蓋理之精微處纔有私意便支離了

曾本云釋氏之與善儒須認取精微處

問敬慎有異否曰執輕如不克執虛如執盈慎之至也敬則慎在其中矣敬則外物不能易學者須去卻不合做

底事則於敬有功敬授不得方其敬也甚物事換得因指所坐亭子曰這箇亭子須只喚做白岡院亭子卻著

甚底換得曰學者未能便窮理其須先有事否曰非事上做不得工夫也須就事上做工夫如或人說動中有

靜靜中有動有此理然靜而動者多動而靜者少故多著靜不妨人須是卓立中塗不得執一邊

曾本云問敬與慎同異曰坐如尸立如齋如見大賓如承大祭非禮勿視言動須是如子事斯語大本

有始得字動也云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齋立時習是言動是禮與非禮者昔日學時只坐坐不取坐是

因說伯溫終日坐如尸坐如人然人則渾是一箇氣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及云昔日用工處甚多

但不敢說與諸公恐諸公以謂須得如此昔伯溫先生教子子只管有他言語伯溫曰與賢說語卻似狀

醉漢敲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

問或曰我初學問事必不當人必笑我然我未有所得須直情言之若掩藏畏人笑徒自欺耳此言何如曰是也

謂同坐諸子曰亦須切記此語

昔在二先生門下伯溫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繼二人氣象亦相似

默而識之與書紳者具矣  
天理也人亦理也循理則與天為一與天為一我非我也理也理非理也天也惟文王有純德故曰在帝左右帝謂文王帝是天之作用處或曰意必固我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曰然理上怎安得箇字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損似猶自是語

問敬之貌如何曰於儼若思時可以見敬之貌問曰學為

敬不免有矜持如何曰矜持過當卻不是尋常作事用心過當便有失要在勿忘勿助長之間耳曰初學莫未能和樂否曰雖不能和樂亦須以和樂養之

曾本云問如何是敬之貌每遇事者心是否曰於儼若思時可以見敬之貌問始為敬不覺有矜持否尋常矜持甚覺勞是否曰大矜持卻不是強有力者亦須放去又問佛氏有得無念否曰佛氏之無念起

且放去又問佛氏有得無念否曰佛氏之無念起豈免念起須識得念起時又問和樂莊敬初學能至此否曰雖未能至和樂亦須以和樂養之此交相養之道也又問靜時悠悠思多如何去得曰能敬則

悠悠思住不得自去

問言動非禮即可以止視聽如何得合禮曰四者皆不可易易即多非禮故仁者先難而後獲所謂難者以我視

以我聽以我言以我動也又曰聖人以慎言語為善學君子之言謹之也厲須有這箇氣味在胸中朝夕玩味

方可

曾本云問言動非禮則止其分則視聽如何得合禮曰仰面貪食鳥回頭錯聽人說說不以天也背失之矣

又曰君子之言謹之也厲須有這箇氣味在胸中朝夕玩味不須轉說與人未說與人吳本不字是各輕說與人未說與人吳本不字是各

持之心却是自家不是須當在胸中且看尋常有些自得事在胸中別說說了又別看

不言不語人做得出惡來也

問儒佛之辨曰吾儒下學而上達窮理之至有然見道與天為一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予以天為我也佛氏不

從理來故不自信必待人證明然後信

曾本云問佛氏見得何故不肯就理曰既見了且是不肯就理因學正叔說伯溫頃待行問儒佛之辨

指填曰吾儒從裏面做豈有不見佛氏只從外面見了卻不自入來不可謂佛氏無見處語儒下學而上達故自理得及

見得牢亦自信得及

問忠恕之別曰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恕如心而已恕天道也  
曾本云伯溫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是天地之恕天地開闢人隱是天地之恕問天地何故亦有不恕曰天無意天因人也若不因人何人能與  
天為一故有意必固我則與天地不相似  
能窮理窮上二字 則使盡心性盡使知命因指屋柱曰此木可以為柱者理也其曲直者性也所以為曲直者命理性命一而已

門人有初見請教者先生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如樹木須先有節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若無根本又培養節其此學不可將以為善後學為人自是當為人道不做人做卻致誰做

曾本云須是有節已節已之為信  
指小樹有節根本在始培養漸滋

問視聽言動合理而與禮不相合如何曰言動猶可以歸視聽有甚禮文以斯視以斯聽自然合理合理使合禮

文循理便是復禮

曾本云問合禮聽言動處只是理何故得合禮曰志外而討得禮文來合循理便是復禮合這箇理字

者也只是一箇敬字

問言有物而行有常如何是有物曰妄則無物物則是偽實存誠則有物曰敬是存誠之道否曰是也須是體便

見得

曾本云妄則無物是不誠也不誠無物  
誠者物之終始終始者有常之謂也

學須是熟講  
曾本云學不講用盡工夫只是習時人

這箇人與這箇仁相合為一便是道這立則仁與人之名亡矣

問孟子云知天事天如何別曰今人莫不知有君能事其君者少存心養性便是事天處曰心性何別曰心是發

用處性是自然

曾本云問知天其便能事天否曰不然且如今人莫不知有君父能事君父者少存心養性便是事天處朱

知有君父能事君父者少存心養性便是事天處朱與性是如如何曰心是發用處性是自然

學須先從理上學盡人之理斯盡天之理學斯達矣下學而上達其意如此故曰知我者其天乎人心與天地一般只為私心一本自小丁任理因物而已無與焉天而已豈止與天地一般自便是天地

李泌不娶妻食肉見他已甚必不能久亦自無此理如今只是學箇依本分  
今人有明知此事義理者不可尚吝惜不肯捨去只是不

上蔡語錄

勇與月振一雞何異天下之達道三智仁勇如斯而已  
有所偏且克將去尚恐不恰好不須慮恐過甚

會本云姑孫就  
中之謂也

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曰  
此只是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於應事時有此  
氣象方好

義重於生則舍生取義生重於義則當舍義取生最要臨  
時權輕重以取中

佛之論性如儒之論心佛之論心如儒之論意循天之理  
便是性不可容些私意纔有意便不能與天為一

會本云便  
非天性  
上蔡云禘氏所謂性猶吾儒所謂心釋氏所謂心猶吾  
儒所謂意此說好增錄

問見之知非真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真知故也真知有  
然行之不難真知而行未免有意意有盡時

孟子論性善論之至也性非不可為不善但非性之至如  
水之就下搏擊之非不可上但非水之性性雖可以為  
不善然善者依舊在觀過斯知仁既是過那得仁然仁  
亦有在

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汎覽亦自為著故明  
道先生致予嘗曰賢讀書慎勿尋行數墨

會本云楚州徐仲車所論然得中體卻謂人不可不作  
文解且其義理作詩賦多是尋人意不到處幾天十  
八道走將會就在家中黎云古釋老有遺服之說  
蓋有所得而後進服可也無所得所謂牛皮也須穿  
透

為專意先生曰誠是實理不是專一  
會本云誠是實理不是專一尋常人謂至誠至  
是謂專一如惡惡與好好色不是安推來

為飛飛天魚躍于淵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  
在非指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為言則上面更有天下  
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則知如此知則知夫子與  
點之意

會本云李路母求志之事非大才做不得然當慎此  
意在胸中在會說有者正可笑爾學者不可著一事  
在胸中著些事便不得其正且道會點有甚  
事列子御風事近之然易做只是無心近於忘  
欲是常惺惺法心齋是事放下其理不同

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整齊嚴肅固是敬  
然心若昏昧矧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為敬

學問須是警省且如瑞巖和尚每日常自問主人翁惺  
惺否又有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卻不能如此

或問謝氏之說佛氏亦有此語曰其喚醒此心則同其  
為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  
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為

上蔡所謂常惺惺卻是就心地上做工夫處說得亦粗  
切蓋心常醒在這裏便常惺惺他活若不在此便死

了心纔在這裏則萬理森然於其中古人謂敬德之  
張正如如此此語

或以知言養氣為一道事先生曰知言是習養氣是仁浩  
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

會本云問養氣只是集業所生亦須非其氣以作事者  
日亦須非其氣如今人有氣索時安能充其體況  
天地間通云何謂浩然之氣曰發言也或謂多不字  
氣下旁說大綱又不識其行不識其氣如何又曰要識  
浩然之氣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志與氣交相養故  
下面論心然亦須外面養他問曰完道相似否曰是  
氣與神合只是能配義與道又問如今有盛氣人作  
事不是他無忌憚能不改否曰如  
此安能浩然然然無忌憚

或曰矜夸為害最大先生曰舜傳位與禹是大小大事只  
稱他不矜不伐若無矜伐更有甚事人有己便自夸心  
立己與物及時到得與天為一處須是克己克己時便  
克將去從偏勝處克克己之私則見理矣日獨處時未  
必有此心多是見人後如此日子路衣做細袍與衣狐  
貉者立而不恥許大子路孔子初只稱其如此只為他  
心下無事此等事打疊得過不如此心因事出來正好  
若工夫不見可微無下工夫處日有人未必有所得  
御能守本分何也日亦有之人之病不一此是賢病人

御能守本分何也日亦有之人之病不一此是賢病人

御能守本分何也日亦有之人之病不一此是賢病人

御能守本分何也日亦有之人之病不一此是賢病人

御能守本分何也日亦有之人之病不一此是賢病人

御能守本分何也日亦有之人之病不一此是賢病人

御能守本分何也日亦有之人之病不一此是賢病人

御別有病處  
會本云問某有一病且如作一簡便須安排言語寫  
如法使人傳玩一客便便露血欲雖如法教人感  
激惟此等事皆然先生曰此病心誠以勝人皆私也  
病根固甚有只為不合己得人道好於我何加  
病病固甚有只為不合己得人道好於我何加  
病病固甚有只為不合己得人道好於我何加

病病固甚有只為不合己得人道好於我何加  
病病固甚有只為不合己得人道好於我何加

病病固甚有只為不合己得人道好於我何加  
病病固甚有只為不合己得人道好於我何加

病病固甚有只為不合己得人道好於我何加  
病病固甚有只為不合己得人道好於我何加

病病固甚有只為不合己得人道好於我何加  
病病固甚有只為不合己得人道好於我何加

病病固甚有只為不合己得人道好於我何加  
病病固甚有只為不合己得人道好於我何加

病病固甚有只為不合己得人道好於我何加  
病病固甚有只為不合己得人道好於我何加

病病固甚有只為不合己得人道好於我何加  
病病固甚有只為不合己得人道好於我何加

病病固甚有只為不合己得人道好於我何加  
病病固甚有只為不合己得人道好於我何加

病病固甚有只為不合己得人道好於我何加  
病病固甚有只為不合己得人道好於我何加

病病固甚有只為不合己得人道好於我何加  
病病固甚有只為不合己得人道好於我何加

病病固甚有只為不合己得人道好於我何加  
病病固甚有只為不合己得人道好於我何加

病病固甚有只為不合己得人道好於我何加  
病病固甚有只為不合己得人道好於我何加

病病固甚有只為不合己得人道好於我何加  
病病固甚有只為不合己得人道好於我何加

病病固甚有只為不合己得人道好於我何加  
病病固甚有只為不合己得人道好於我何加

上蔡先生語錄卷之中終

漸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  
迨見謝子記聞甚博曰賢卻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  
謝子被他折難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  
勿道玩物喪志之說蓋是處上蔡記誦博識而不理會  
道理之病渠得此語遂一向掃蕩直要得胸中廓然  
無一毫所能則可謂矯枉過其正矣

葛老問仁兼問端意思理會不透曰謝上蔡見明道  
先生學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流汗泅  
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見得惻隱之心且道上蔡  
聞得過失恁地慙惶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卻說見得  
惻隱之心公試思久之先生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  
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卻不會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  
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  
會動卻不成人天地之仁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  
止息看如何枯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  
者只怕閒斷了子語

為學必以聖人為之則志在天下必以宰相事業自期降  
此宜足道乎  
元城曰誠意積於中者既厚則感動於外者亦深故伯信  
所在臨政上下自然響應  
四十萬人死於長平皆命乎日可知皆是命只被人眼孔  
小

侯官場 浚雪滄總校  
閩縣曾 編冊丹復校  
閩縣涂振新銘三分校  
俾官鄭孫常復谷分校

上蔡先生語錄卷之中終

上蔡語錄

上蔡先生語錄卷之下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爾○看文字須是一看過領得  
方是理通○克己須是從性偏難克去處克將去克己  
之私則心處見理矣  
問思可去否曰思如何去思曰廢廢作聖思豈可去又問  
遇事出言每思而發是否曰雖不中不遠矣

釋氏所以不如吾儒無義以方外一節義以方外便是窮  
理釋氏初以理為障礙然不可謂釋氏無見處但見了  
不肯就理諸公不須尋見處但且敬以窮理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然後成德故曰德不孤  
昔從明道伊川學者多有語錄惟某不曾錄常存著他這  
意思寫在冊子上失了他這意思因言二劉各錄得數  
冊又云一段事幾錄得轉了一字便壞了一段意思昔  
錄五經語作一冊伯信見謂曰玩物喪志  
伯信謂正叔曰異日能尊師道是二哥哥若接引後學隨人  
才而成就之則不敢讓

懷綱被有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好名之故  
伯信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話有時只轉卻一兩字點  
綴地念過便教人省悟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邢七云一日三路檢伯信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句當是事  
蓋微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會用工又多逐人面上說  
一般話伯信責之邢曰無可說伯信曰無可說便不得  
不說

張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硯筆得意即書伯信云子厚御  
如此不熟  
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思者至久必差惟堯夫不然指  
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待要傳與某兄弟某兄弟  
那得工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工夫或云邢七好學明道  
云邢七二十年裏頭待做多少事肯肯學這底或云邢

七要學堯夫不肯曰徒長奸雄謝云恨某生不早卻辨  
得弟子之禮明道笑云賢卻沒放過底事堯夫初學於  
李挺之師禮甚嚴雖在一野店飯必禱坐必拜欲學堯  
夫必亦如此伯信問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  
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  
此知大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怎恁地  
聰明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為知天知易理為知天曰須  
還知理為知天因說今年雷起甚速伊川云堯夫忘知  
某便知又問其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夫愕然他日伊  
川問明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卻忘之矣因歎其心無  
偏繫如此

上蔡先生語錄卷之中終

上蔡語錄

上蔡先生語錄卷之中終

聽其言也屬須是有力某尋常纔覺心不在時語便無力  
敬只是與事為一未論得是不是問此有存主不逐彼去  
是敬之理否曰先有存主然後視聽言動卻汗漫了且  
只認取與事為一時便是敬其他說各是一理從容中  
道聖人也方做一事忘了其他亦不免顏子問一知十  
人之才猶自請事斯語  
問多愛記事如明日有件事今日一日記著晚些有件事  
只今不肯放下至如事過又須追思知其非而無法以  
處之又每遇事多急躁常自訟之云事之未來不須預  
豫事之方至不須忙迫事之過去不須追悔禁之以一  
毫不立惟覺而已然終未得如願先生云須是這箇道  
理處之某舊有疑疾一件要如此又要如彼後行一氣  
法名五元化氣素間有其說而無其法初傳時云行之  
能於事無凝滯某行一徧兩月便覺其效問云所病心  
疾也而此法何以能平之答云氣能動其心和其氣所  
以和其心也喜怒哀樂失其節皆是病  
端立問暢論敬云正其衣冠端坐儼然自有一般氣象某  
嘗以其說行之果如其說此是敬否曰不如執事上學  
便更分明事思敬居處恭執事敬若只是靜坐時有之

侯官場 浚雪滄總校  
閩縣曾 編冊丹復校  
閩縣涂振新銘三分校  
俾官鄭孫常復谷分校



卻只是坐如尸也

舉明道云忠恕兩字要除一箇不得

敬是得理之速明理而行不期而速非是手忙脚亂

與其得罪於州閭鄉黨宜默諫是父母之過未至此不可諫也子曰然有人為孝弟按本子做不能以義處卻致父母兄弟不睦者甚多極好笑先生然之

明道云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於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只就性上看

必有事焉而弗正心是持敬否是於持過當否曰近之

答季向書云每聞進學甚力深慰此懷茲承恩諭尤見好

悅豈不欲傾覆所知顧未識所疑安在難以毫楮而論

論也然秦漢以來學雖不明而為善者不絕於天下足

下若能志於大者遠者不為目前移奪雖是非小有失

中大體固已立矣不失此心可也

或問天下多少事如何見得是處曰窮理便見得事不勝窮理則一也

答胡康侯小簡云承進學之意浸灌深所望於左右備異

於禪正在下學如顏子工夫真百世軌範舍此應無入

路無住宅三二十年不覺便虛過了可戒幸毋忽朱君

間進學可喜向亦嘗講仁敬之說當不忘之游於河南

之門者甚多不知從事於斯則見功不遠行之方可信

此語也

又答簡云蓋如語錄只少御三兩字便血脈不貫其語不

活如春秋之說正如此幸亮之春秋大約如法家斷例

也折以中道耳承論進學加功處甚善若少立得住

做自家物須著如此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

也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所以全看不得難以

好事期待他非是小事切須勉之透得名利關便是小

歇處然須藉窮理工夫至此方可望有入聖域之理不

可不知醫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只就性上看

必有事焉而弗正心是持敬否是於持過當否曰近之

答季向書云每聞進學甚力深慰此懷茲承恩諭尤見好

悅豈不欲傾覆所知顧未識所疑安在難以毫楮而論

論也然秦漢以來學雖不明而為善者不絕於天下足

下若能志於大者遠者不為目前移奪雖是非小有失

中大體固已立矣不失此心可也

然休說

上蔡此言深可畏須是此處立得腳定然後博文約禮

之功有所施耳子語

總老嘗問一官員云默而識之是識箇甚無入而不自得

是得箇甚

右上海蔡先生語錄三篇先生姓謝氏名良佐字繼道學

於程夫子望弟之門篤志力行於從游諸公間所見最

為超越有論語說行於世而此書傳者蓋鮮焉其初得

友人括君吳任寫本一篇題曰上蔡後得吳中版本一

篇題曰道通先生語錄陳管江濤之作序云二家之說

皆溫陵會恬天隱所記最後得胡文定公家寫本二篇

於公從子籍溪先生題曰謝凡書四篇以相參校胡氏

上篇五十五章記文定公問答皆他書所無有而提綱

挈領指示學者用力處亦卓然非他書所及下篇四十

七章與版本吳氏本略同然時有小異蓋損益會氏所

記而精約過之輒因其善定著為二篇且著會氏本語

及吳本異同悉註其下以備參考獨版本所增多猶百

餘章然訂其失本指難他書其尤者五十餘章至誠程

氏以助佛學直以或者目程氏而以予自起其辭皆

荒唐無稽非先生所宜言亦不類答問記述之體意近

世學佛者私竊為之以抗其術偶出於會氏雜記異聞

之書而傳者弗深考遂附之於先生傳之久遠疑誤後

學使先生為得罪於程夫子而會氏為得罪於先生者

則必是善之為也故稿不自知其固輒放而經之雖

或被之以僭妄之罪而不敢辭也其餘所謂失本指錯

他書甚者亦頗刊去而得先生遺語三十餘章別為一

篇然記錄不精僅存彷彿非復前篇比矣凡所定著書

三篇已校定可繕寫因論其所以然之意附見其後以

俟知言有道之君子考而擇焉紹興二十九年三月庚

午新安朱熹謹書

憲大觀初年在長沙侍文定公左右每聽說上蔡先生

之學問以謂其言善啟發人其後在荆門學舍從朱二

文子發游甚款子發所得語言及書疏必以相示云先

生監西竹木場日自太學往見之坐定子發進曰震願

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以發問不知先生何以見教

先生曰好與賢說一部論語子發愕然意日刻如此何

由款其請說已而其飯酒五行只說他話及茶罷撤盃

日聽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皆者見之

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舉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

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子張問曰與

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夫聖人之道無適

無微無內無外由灑掃應對進退以至於天道本末一

貫一部論語只恁地看其後有書答子發云竊承求志

有味道朕足嗜信後當益佳勝康侯謂公博洽少輩未

知公既宅心道學之後處之當何如昔見明道先生讀

前漢書未嘗踰過一字至見他人有記問者則曰玩物

喪志此可以窺其意旨也憲因讀朱元晦所定著上蔡

先生語錄三卷得以詳觀其是正精審去取不苟可傳

信於久遠竊歎其志尚如此而自惟崎嶇所聞將恐零

落輒書以附於卷之末焉紹興二十九年四月十八日

籍溪胡憲跋

熹頃年校定上蔡先生語錄三篇未及脫槧而或者傳

去遂歸本於賴上愚意每遺恨焉此因開暇復為定

著此本然亦未敢自以為可傳也因念往時削去版

本五十餘章特以理推知其決非先生語初未嘗有

所考驗亦不知其果出於何人也後籍溪胡先生入

蜀於其學者呂祖謙得江民表辨道錄一編讀之則

盡向所削去五十餘章者首尾次序無一字之差然

後知其為江公所著而非謝氏之語益以明白夫江

公行誼風節固當世所推高而陳忠肅公文嘗稱其

論明道先生有足目相歷之語蓋亦略知吾道之可

尊矣而其為言若此豈差之毫釐則夫千里之繆有

所必至而不能已者耶因書以自警且示讀者使毋

疑舊傳謝先生與胡文定公手束今并擬其精要之

語附三篇之後云乾道戊子四月壬申喜謹記

謝學士名良佐字顯道在蔡人與游定夫楊中立同時

受學歷仕州縣建中召對除書局官後復去為堯庫

以飛語坐繫詔獄職官有論語說文集語錄行於世

游公為誌其墓今訪求未得見伊瀆

明道知扶溝縣爭伊川侍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

何不止試於大學顯道對曰蔡人少習禮記決科之

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

子貢之高識局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聖約之聞不

能無爾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爾情於其聞多見其

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

此心而後可語也顯道乃止是歲亦登第

蔡州謝良佐雖時學中因議州舉與學試得失無以異

便不復計較明且勇矣以上見程

謝顯道建中聞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門

之職陳賁一聞顯道何如人先生曰由求之徒

伊川歸自涪陵謝顯道自蔡州來洛中再親炙焉久之

伊川謂尹彥明及張思叔曰可去同見謝良佐問之

此聞見吾有何所得尹張如所戒謝曰此東方會得

先生說話也張以告伊川伊川然之

朱公據以諺官石過洛見伊川顯道在坐公換不語伊

川指顯道謂之曰此人為切問近思之學以上見程

謝顯道習學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

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

故其學心口不相應蓋若行之語問焉且靜坐伊

先生為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己復理日有課程如

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謙以常變論敬以求是論窮

理其命意皆精富而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則

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常宰德安府之應城胡文

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取問以職事顯道因介紹

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中庭如土木偶人

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

論問詳善啟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某自少時

妄意為學即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所聞先

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與起慄然常懼其一旦

派滅而無傳也見朱子作

伊川之門上蔡自禪門來學其亦有差

上蔡觀復齋記中說道理皆是禪底意思

問上蔡議論莫太過曰上蔡好於事上理會理御有過

處

明道以上蔡記論為玩物喪志蓋為其意不是理會道

理只是誇多鬪靡為能若明道看史不差一字則意

思自別此正為己為人之分

胡侍郎嘗教人看謝氏論語以文字上多有發越處

游揚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似別立一家謝

氏發得較精采然多不穩帖和靖語卻實然意短不

似謝氏發越上蔡語雖不能無過然都是確實做工

夫歟

看道理不可不子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

山下稍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

們只曉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

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

有和靖之病無有無病者問也是後來做工夫不到

故如此日也是合下見得不周偏差了

鄭敏嘗云曾見上蔡每說話不覆巾披臂又云上

蔡平日說話到軒渠處必反巾被袖以見精采

微廟初上蔡召上殿問對請不少然上蔡云多不誠遂

退求監局之類或謂建中年號與德宗同不佳上蔡

云恐亦不免一攝後下獄以上見

吳胸叔言上蔡自為克己之學有一視生平極愛情迷

去之然猶往來於心其天資最高尚且如此以見克

己之難也南軒張

嘗觀明道先生語上蔡云諸公來此只是學某說話上

蔡請益明道云且靜坐程門如上蔡可謂務實為己

者也明道尚以此為之視今之學者豈不大為之大

息子龜齋黃

氏語

上蔡先生語錄卷之下終

侯官楊 凌雪煥編校  
侯官葉蘭臺香侍覆校  
閩縣涂振新銘三分校  
閩縣曾兆霖章齊分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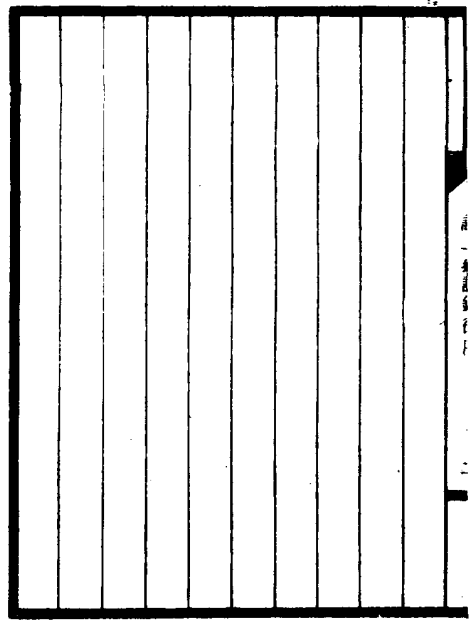
謝上蔡語錄後序

宋 熹撰

右上海先生語錄三篇先生姓謝氏名良佐字顯道學于程夫子昆弟之門篤志力行于從遊諸公間所見最為超絕有論語說行于世而此書傳者蓋鮮焉某初得友人括蒼吳任編本一篇通曰上蔡後得吳甲板本一篇題曰道通先生語錄陳留江陵之作序云得二家之書皆溫陵曾活天際所記最後得胡文定公家寫本二篇于公從子籍溪先生題曰謝凡書四篇之先生元孫少卿及天隱之子希元者子雅言

以相參校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記文定公問答皆他書所無有而提綱挈領指示學者用力處亦卓然非他書所及下篇四十七章與板本吳氏本略同然時有小異蓋增損曾氏所記而稍約過之緣因其舊定著為二篇且著曾氏本語及吳氏之異同者于其下以備參考爾故本所增多猶自餘章然或失本指疑他書其尤者五十一餘章至誠程氏其助學說或若曰程氏而以予曰自起其辭皆荒誕無根非先生所宜言亦不類答問所述之禮意近世學佛者私竊為之以充其言謂出于程氏雖曰異胡之書而傳者弗深考遂附之于先生傳之久遠疑誤後學使先生為得非于程夫子而曾氏為得非于先生者則必是書之為也故竊不自知其固陋輒放而絕之雖或被之以憎妄之罪而不改辭也其餘所謂失本指疑他書甚者亦頗聞去而得先生遺語三十餘章別為一篇然其疎不備僅存彷彿非復前編比矣凡所定著書三編已後定可補編四編其所以然之意附見其後以俟知言有道君子考而擇焉紹興二十九年二月庚午所安宋某謹書

謝上蔡語錄後序



謝上蔡語錄後記

宋 熹撰

某頃年枚定上蔡先生語錄三篇未及脫藁而或者傳去遂毀木于翰上愚意每遺恨焉比因閒暇復為定著此本然亦未敢自以為可傳也因念往時削去板本五十餘章特以理推知其決非先生語初未嘗有所左驗亦不知果出于何人也後獲續溪胡先生入都于其學著呂祖謙得江民表辨道錄一篇讀之則盡向所削去五十餘章者首尾次序無一字之差然後知其為江公所著而非謝氏之語益以明白夫江公行誼風節固當世所推高而陳忠肅公又嘗推其論明道先生有足目相繼之語蓋亦略知吾道之可尊矣而其為言若此豈差之毫釐則夫千里之謬有所必至而不能已者耶固書以自警且示讀者使毋疑舊謝先生與胡文定手柬今并檢其精要之語附三篇之後云乾道戊子四月壬寅某謹記

115

115

上蔡語錄三卷

宋曾恬胡安國所錄謝良佐語朱子又為刪定者也  
 也賈佐字顯道上蔡人登進士第建中靖國初官  
 京師召對忤旨出監西京竹木場復坐事廢為民  
 事蹟具宋史道學傳恬字天隱溫陵人安國有春  
 秋傳已著錄是書成於紹興二十九年朱子年三  
 十歲監潭州南岳廟時生平論著此為最早據朱  
 子後序稱初得括蒼吳任為本二篇皆曾天隱所  
 記最後得胡文定公為本二篇凡書四篇以相參  
 校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記文定公問答下篇四十  
 九章與版本吳氏本略同然時有小異輒因其舊  
 定著為二篇視版本所增多猶百餘章或失本旨  
 雜他書其尤者五十餘章至詆程氏以助佛學輒  
 放而絕之其餘亦頗刊去而得先生遺語三十餘  
 章別為一篇凡所定著書三篇云云是朱子於此  
 書及雜特嚴後乾道戊子重為編次益以良佐與  
 安國手簡數條定為今本又作後記稱胡憲於呂  
 祖謙家得江民表辨道錄見所刪五十餘章首尾  
 次序無一字之差然後知果為江氏所著非謝氏  
 之書則去取亦為精審觀語錄稱某二十年前得  
 上蔡語錄觀之初用朱筆畫出合處及再觀則不  
 同乃用粉筆三觀則又用墨筆數過之後全與原  
 看時不同則精思熟讀研究至深非漫然而定也  
 良佐之學以切問近思為要其言論闡肆足以啟  
 發後進惟才高意廣不無過中之弊故語錄云看  
 道理不可不仔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  
 龜山下梢皆入禪學去又云上蔡觀復齋記中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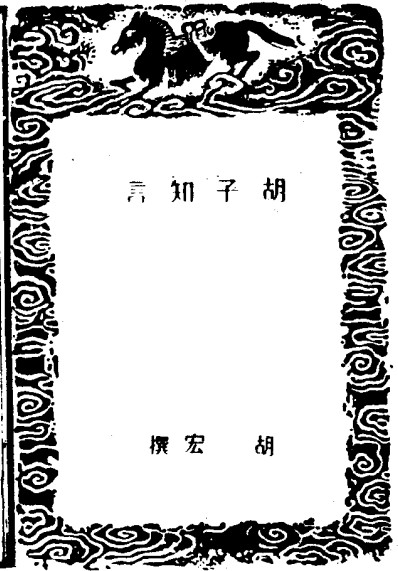
道理皆是禪底意思又云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  
 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遠是  
 合下見得不周遍差了其論皆頗以良佐近禪為  
 譏然為良佐作祠記則又云以生意論仁以實理  
 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  
 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尤得明道教人  
 之綱領乃深相推重蓋良佐之學醇疵相半朱子  
 於語錄舉其疵於祠記舉其醇似矛盾而非矛盾  
 也合而觀之良佐之短長可見矣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上蔡語錄三卷

據朱子後序稱初得括蒼吳任本一篇曾天隱所記最後得胡文定  
 公寫本二篇凡書四篇以相參校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記文定公問答下  
 篇四十九章與版本吳氏本略同然時有小異輒因其舊定著為二篇獨  
 版本所增多猶百餘章或失本旨雜他書其尤者五十餘章至詆程氏以  
 助佛學輒放而絕之其餘亦頗刊去而得先生遺語三十餘章別為一篇  
 凡所定著書三篇云云是朱子於此書及雜特嚴後乾道戊子重為編次  
 益以良佐與安國手簡數條定為今本又作後記稱胡憲於呂祖謙家得  
 江民表辨道錄見所刪五十餘章首尾次序無一字之差然後知果為江  
 氏所著非謝氏之書則去取亦為精審觀語錄稱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語  
 錄觀之初用朱筆畫出合處及再觀則不同乃用粉筆三觀則又用墨筆  
 數過之後全與原看時不同則精思熟讀研究至深非漫然而定也  
 玉縉案道光初歐洪氏刻朱子校定上蔡語錄三卷實即明王叔之訂  
 正楊方震家鈔而增入先儒辨論之本非朱子舊也鄭珍集經集文集  
 有跋云黃氏日鈔論上蔡語錄謂以於意云何條始以總老條終首尾  
 與此本不合其所標語亦多異知所據蓋朱子所謂版本其總老條正  
 是禪門機鋒雜他書之甚者朱子必已刊去不知何人復取附末



胡子知言序

門人廣漢張枋

知言五峯胡先生之所著也先生諱宏字仁仲文定公之季子也自幼志於大道嘗見楊中立先生於京師又從侯師聖先生於荆門而卒傳文定公之學優悠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啻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蘊窮皇王制作之端綜事理於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該備可舉而行晚歲嘗被召旨不幸寢疾不克造朝而卒是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警規也然先生之意每曰以為未足逮其疾革病時有所更定蓋未及脫屣而已啓手足矣或問於試曰論語一書未嘗明言性而子思中庸獨於首章一言之至於孟子始道性善然其為說則已簡矣今先生是書於論性特詳焉無乃與聖賢之意異乎試應之曰無以異也夫子雖未嘗指言性而子貢蓋嘗識之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行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而聞哉蓋夫子之文章無非性與天道之流行也至孟子之時如楊朱墨翟告子之徒異說並興孟子懼學者之感而莫知所止也於是指示大本而極言之蓋有不得已焉耳矣又况今之異端直自以為識心見性其說讀張雄誕又非當時之比故高明之士往往樂聞而喜趨之一溯其開則喪其本心萬事嗜馳毫釐之差霄壤之謬其禍蓋有不可勝言者先生於此又烏得而忘言哉有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而必繼之曰心妙性情之德又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之道乎而必繼之曰惟仁者為能盡性至命學者誠能因其言而精察於視聽言動之閒卓然知夫心之所以為妙則性命之理蓋可默識而先生之意所以不異於古人者亦可得而言矣若乃不得其意而徒誦其言不知求仁而自坐談性命則幾何其不流於異端之謂子賦頌獲登門道義之誨浹洽於中自惟不敏有負以知輒序遺書貽於同志不韙之舉所不得而辭焉

胡子知言卷第一

天命

胡子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惟仁者為能盡性至命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說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雖是故仁智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觀日月之盈虛知陰陽之消息觀陰陽之消息知聖人之進退

士遷於庠塾政令行乎世臣學校起於鄉行財出於九

賦兵起於鄉遂然後政行乎百世而仁覆天下矣生刑輕則易犯是故教民以無恥也死刑重則難悔是絕民自新之路也死刑生刑輕重不相懸然後民知所避而風化可興矣

自三代之道不行君臣之義不明有諉其臣以富貴其利矣未流其可禁乎此三代之治所以不復也

堯舜禹湯文王仲尼之道天地中和之至非有取而後為之者也是以周乎萬物通乎無窮日用而不可離也釋氏乃為厭生死苦病老然後有取於心以自利耳本既如是求欲無弊其可得乎

尚位儀章德之帥也有德則為等威君子之所欲無德則器物而已矣君子賤焉陰陽之升降邪正之內外一也是故仁者雖切切於世而亦不求之必行也

寒暑之始終天地之始終也拘於耳目聞見者眾人也無典章法度者釋氏也安得

其心偏該流通與論性命之理而反之正哉一蓑裳也下冬之時舉之以為輕速夏或舉之則不勝其輕夫衣非隨時而有輕重也情狃於寒暑而亂其心非輕重之正也世有緣情立義自以為由正大之德而不之覺者亦若是而已矣孰能不狃於情以正其心定天下之公乎

見善有不明則守之不固或懼於威嚴而失之或沒於情思而失之或亂於禍微而失之或汨於末流而失之偉哉孟氏之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繼經綸之大

業進辭受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獨立於橫  
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強大威力之不可用士所以立  
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天子所以保天下必  
本諸仁義也偉哉孟氏之子

義者權之行也仁其審權者乎  
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於軀者不見其大存乎飲食  
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諸子百家億之以意  
飾之以辨傳聞驚見蒙心之言命之理性之道置諸茫  
昧則已矣悲夫此邪說暴行所以盛行而不為其所惑  
者鮮矣然則奈何曰在修吾身

釋氏定其心而不理其事故聽其言如該通微其行則  
顛沛儒者理於事而心有止故內不失成已外不失成  
物可以贊化育而與天地參也

自反則裕貴人則傲君子不臨事而怨已然後有自反  
之功自反者修身之本也本得則用無不利  
有毀人敗物之心者小人也操愛人成物之心者義士  
也油然而乎物各當其分而無為者君子也

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詞氣從人反躬者君子也  
君子任己蓋非者鮮不為小人  
釋氏直曰吾見其性故自處以靜而萬物之動不能裁  
也自處以定而萬物之分不能止也是亦天地一物之  
用耳白道參天地明並日月功用配鬼神者觀之則釋  
氏小之為丈夫矣其言夸大豈不猶坎井之蛙歟  
仁者天地之心也心不盡用君子而不仁者有矣  
就特備而為人物有未體非仁也萬民合而為君有一  
民不歸吾仁非王也

天命為人性為心不行己之欲不用己之智而循天

之理所以求盡其心也

修身

胡子曰修身以寡欲為要行己以恭儉為先自天子至  
於庶人一一也

道不能無物而自道物不能無道而自物道之有物猶  
風之有動猶水之有流也夫孰能開之故離物求道者  
妄而已矣

釋氏之學必欲出死生者蓋以身為己私也天道有消  
息故人理有始終不私其身以公於天下四大和合無  
非至理六塵緣影無非妙用何事非真何物非我生

不窮無斷無滅此道之固然又豈人之所能為哉夫欲  
以人為善者知其為邪矣

道非仁不立孝者仁之基也仁者道之生也義者仁之  
質也  
未能無欲不行焉之謂大勇未能無惑不荀解之  
謂大智物不苟應務盡其心之謂大人而不仁則道  
義息

強暴感仁義而服者有矣未聞以強暴服強暴而能有  
終者也  
孝莫大於甯親甯親莫大於存神神存天地之間順其  
命勿絕滅之而已矣死生者身之常也存亡者國之常  
也與廢者天下之常也絕滅者非常之變也聖人制四  
海之命法天而不私已盡制而不曲防分天下之地以  
為萬國而與英才共焉誠知興廢之無常不可以私守  
之也故農夫受田百畝諸侯百里天子千里農夫食其  
力諸侯報其功天子享其德此天下之分然非後世擅  
天下者以大制小以強制弱之謀也誠盡制而已矣是

以虞夏商周傳祀長久皆千餘歲論與廢則均有焉語  
絕滅則至暴秦郡縣天下然後及也自秦滅先王之制  
海內蕩然無有根本之固有今世王天下而繼世無置  
繼之地者有今年貴為天子而明年欲為匹夫不可得  
者天王尚焉况其下者乎是以等威不立禮義難行俗  
化衰薄雖當世興廢之常而受絕滅之禍也其為不孝  
孰大焉悲夫秦漢魏晉隋唐之君真可謂居絕滅之中  
而不自知者也是故大易垂訓必建萬國而親諸侯春  
秋立法雖滅國而繼絕世

義有定體仁無定用  
道無不可行之時時無不可處之事時無窮事萬變惟  
仁者為能處之不失其道而有成功權數智復用而或  
中則成不中則敗其成敗係人之能否而權變縱釋不  
在我者也豈不殆哉

天命不已故人生無窮其耳目口鼻手足而成身合父  
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而感世非有假於外而強成之  
也是性然矣聖人明於夫倫理於萬物暢於四肢達於  
天地一以貫之性外無物物外無性是故成已成物無  
可無不可焉釋氏絕物遺世棲身冲夷窺見天機有不  
歸於物者遂以此自大謂萬物皆我心物不覺悟而我  
覺悟謂我獨高乎萬物於是顛倒所用莫知所止反為  
有適有莫不得道義之全名為誠心見性然四達而實  
不能一貫展轉注通莫可致詰世之君子信其幻語而  
惑之孰即吾身世而祭之乎  
先道而後言故無不信之言先義而後行故無不果之  
行  
陰陽成象而天道著矣剛柔成質而地道著矣仁義成

德而人道甚矣

萬物生於天萬事宰於心性天命也命人心也而氣經緯乎其間萬變皆見而不可掩莫或使之非鬼神而何哉制者道德之顯爾道德者法制之隱爾天地之心生不窮者也必有春秋冬夏之節風雨霜露之變然後生物之功遂有道德結於民心而無法制者為無用無用者亡之理有法制繫於民身而無道德者為無體無體者滅之理是故立法立制定拘非其人亦不可行也學進則所能日益德進則所能日損不已而天則所能亡矣

事成則極極則變物盈則傾則革聖人裁成其道輔相其宜百姓於變而不知此稟禘所以為聖也

適車於室而可通於天下之陽易錫鑿於治而可以定天下之刑醜蓋得其道而辨其要也治天下者何獨不觀乎此而反求諸身乎是以一正君心而天下定矣

陰陽

胡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有一則有三自三而無窮矣

老氏謂一生二二生三非知太極之蘊者也

小道任術先其得後其利智已而愚民者也聖人由道而行其施也博其報也厚其散也廣其聚也多貧慾不生而天下通焉

夫婦之道人醜之首以淫慾為事也聖人安之者以保合為義也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為能守而勿失也語曰樂而不淫則得性命之正矣謂之淫慾者非陋庸人而何

變異見於天者極而通數窮而更勢盡而反氣滋而息與者將廢成者將敗人君者天命之主所宜盡心也

德動於氣吉者成凶者敗大者興小者廢天豈有心於彼哉故謂之譴者人君觀是宜以自省也仁義服於吾身是非明於吾政雖四海沸騰三光淪沒亦不足異也已若以天命為特遇災不懼肆淫心而出暴政未有不亡者也

物之生死理也理者萬物之貞也生聚而可見則為有死散而不可見則為無夫可以有無見者物之形也物之理則未嘗有無也老氏乃以有無為生物之本陋哉天得地而後有萬物夫得婦而後有男女君得臣而後有萬化此一之道也所以為至也

并法行而後智愚可擇學無濫士野無濫農人才各得其所而游手解矣君臨卿卿臨大夫大夫臨士士臨農與工商所受有分制多寡均而無貧苦者矣人皆受地世世守之無交易之侵謀無交易之侵謀則無爭奪之獄訟無爭奪之獄訟則刑罰省而民安刑罰省而民安則禮樂修而和氣應矣

守身以仁以守身之道止其君者大臣也漢唐之盛忠臣烈士攻其君之過禁其君之欲糾其政之繆雖其人之後而止已求其大君心引之志於仁者則吾未之見也惟董生其庶幾乎

道可述不可作述之者天也作之者人也三王述之五霸作之其功德可考矣

深於道者富用物而不為衛公子荆善居室孔子何取焉以其心不費於物可以為法也夫人生於世用物以成其生耳其久能幾何而世人馳騫不反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聖人知天命存於身者淵源無窮故施於民者溥博無盡而事功不同也知之則於一事

月子曰言卷第一 陽雅堂藏書

功可以盡聖人之蘊不知則一事功而已矣不足以言聖人也莊周乃曰聖人之道真以治身其緒餘土直以治天下豈其然乎

善為天下者務殺兵兵刑之大者耳雖漢唐盛主禮樂廢缺法令專行是兵常興而未嘗息也紀綱如是而欲有三代之文章其可得乎

有情無情體同而用分人以其耳目所學習而不能超乎見聞之表故昭體用以示之則感矣感則茫然無所底止而為釋氏所引以心為宗心生萬法萬法皆心自滅天命固為己私小惑難解大礙方張不窮理之過也彼其夸夫言辭顛倒運用自謂至極矣然以聖人視之可謂欲仁而未至有智而未及者也夫生於戎夷亦聞世之英也學之不正遂為異端小道惜哉

聖人尚賢使民知物教不能使民不爭明善惡之歸如日月之照白黑然民猶有惑於欲而陷於惡故孔子觀上世之化喟然而嘆曰其哉知之難也雖堯舜之民比屋可封能使之由而已亦不能使知也夫人目於五色耳於五聲口於五味其性固然非外來也聖人因其性而導之由於至善故民之化之也易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夫可欲天下之公欲也而可蔽之使不見乎天地之生生萬物聖人之生生萬民因其理也老聃用其道計其成而以不爭行之是賢者尚術求恬天下之權以自私也其去王事遠矣

時之古今道之古今也

道者體用之總名仁其體義其用合體與用斯為道矣大道廢有仁義老聃非知道者也

胡子知言卷第一 陽雅堂藏書

胡子知言卷第二

好惡

胡子曰寡欲之君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與言王佐

志仁則可大依仁則可久

仲尼從心所欲不踰矩可謂盡心矣天即孔子也孔子即天也釋氏無障礙而所欲不能不踰矩吾知其未見心之全也猖狂妄行而已

有其德無其位君子安之有其位無其功君子恥之君子之遊世也以德故不患乎無位小人之遊世也以利勢故患得患失無所不為

一嘘吸足以察寒暑之變一語默足以善行藏之妙一往來足以究天地之理白陋者不足與有言也白小者不足與有為也

人雖備天道必學然後識習然後能然後用無不利用樂天者能之

有之在已知之在人而人不知從而與人較者非能有者也

水有源故其流不窮木有根故其生不窮氣有性故其運不息德有本故其行不窮孝悌也者德之本歟

有是心則有知無是心則無知巧言令色之人一失其心於浮偽未有能仁者也

等級至嚴也失禮樂則不成山河至險也失禮樂則不固禮乎樂乎天下所用不可以造次顛沛廢焉者乎

富可以厚恩貴可以廣德是君子之所欲有求之而得者有不求而得者有求而不得者命有定矣信而不渝然後能為君子

胡子知言

卷第二

有為之為出於智巧血氣方剛則智巧出焉血氣既衰

則智巧窮矣或知功之可利而銳於立功或知名之可利而進以求名或知正直之可利而勉於正直或知文詞之可利而習於文詞皆智巧之智也上好恬退則為恬退以中其欲上好剛勁則為剛勁以中其欲上好溫厚則為溫厚以中其欲上好勤恪則為勤恪以中其欲上好文雅則為文雅以中其欲皆智巧之巧也年方壯則血氣盛得所欲則血氣盛壯邁往失則血氣挫折清懦而所為相矣無不可變之操也無為之為本於仁義善不以名而為功不以利而勸通於造化與天地相終始苟不至德則至道不凝焉

聖人不可得而見矣其遺言猶龍之蛻猶虎之皮用其文章猶足動觀聽况能充其蛻復其皮得其精神以設施於天下其撥亂與治如反覆手足不得其道與天下之人角智力者岬岬乎殆哉

有聚而可見謂之有者知其有於日故散而不可見者謂之無有實而可蹈謂之有者知其有於心故交而不司蹈者謂之無

馬牛人畜也御之失道則奮其角踉蹌有猛士莫之敢撓得其道則三尺童子用之周旋無不知志焉天下分裂兆民離散欲以一之固有其方患在人不能與言而不入也

知幾則物不能累而禍不能侵不累於物其知幾乎郡縣天下可以持承平而不可支變故封建諸侯可以持承平可以支變故

自觀我者而言事至而知起則我之仁可見矣事不至而知不起則我之仁不可見也自我而言心與天地同

流夫何問之

處已有道則行艱難險厄之中無所不利失其道則有不能堪而忿然與矣是以君子貴有德也

往來

胡子曰或往或來天之所以為道也或請或默士之所以為仁也或進或退臣之所以事君也或擒或縱兵之所以為律也或弛或張王之所以化成於天下也

釋氏以虛空沙界為吾身大則大矣而以父母所生之身為一塵利幻化之物而不知敬焉是有間也有間者至不仁也與區區於一物之中沈惑而不知反首何以異

性譬諸水乎則心猶水之下情猶水之濁欲猶水之波浪即物而真者聖人之道也談與離物者釋氏之幻也釋氏見理而不窮理見性而不盡性故於一天之中分別幻華其實不能合一與道不相似也

當爵祿而不輕行道德而不舍者君子人歟君子人也天下之臣有三有好功名而輕爵祿之臣是人也名得

功成而止矣有貪爵祿而昧功名之臣是人也必忘其性命矣辭不及哉有由道義而行之臣是人也爵位功名得之不以為重失之不以為輕順吾道義如何耳君

天下臨百官是一臣者雖然並進為人君者烏乎知而進退之孟子曰君仁莫不仁

有善行而不仁者有矣未有不仁而能擇乎善者也子思子曰率性之謂道萬物萬事性之質也因質以致

用入之道也人也者大地之全也而何以知其全乎萬物有自父子之親者焉有自君臣之統者焉有有報本



反始之禮者焉有有兄弟之序者焉有有救災恤患之義者焉有有夫婦之別者焉至於知時御盜如雞犬猶能有功於人然謂之禽獸而人不與為類何也以其不得其全不可與為類也夫人雖備萬物之性然好惡有邪正取舍有是非或中於先或否於後或得於上或失於下故有不仁而入於夷狄禽獸之性者矣惟聖人既生而知之又學以攝之盛人之性蓋物之性德合天地心統萬物故能造化相參而主斯道也不然各適其道雜於夷狄禽獸是異類而已豈人之道也哉是故君子必戒謹恐懼以無失父母之性自別於異類期全而歸之以成吾孝也

中者道之體和者道之用中和變化萬物各正性命而純備者人也性之極也故觀萬物之流形其性則異察萬物之本性其源則一聖人執天之機博敘五典庸秩五禮順是者彰之以五服逆是者討之以五刑調理萬物各得其所此人之所以為天地也

目之所可視者禽獸皆能視也耳之所可聞者禽獸皆能聽也視而知其形聽而知其聲各以其類者亦禽獸之所能也視萬形聽萬聲而兼辨之者則人而已觀形色而知其性聞聲音而達其義通乎耳目之表形器之外非聖人則不能與於斯文斯道不明則中國冠帶之君有時而為夷狄楊朱墨翟之賢而有禽獸之累惟安於耳目形器不知覺之過也君子履安佚之地當安佚之時戒謹恐懼不敢須臾怠者以此

君子畏天命順天時政行驚眾駭俗之事當少小人不

知天命以利而動肆情妄作故行驚眾駭俗之事必共無忌憚而然也百萬物存天地謂之正情備萬物參天

地謂之正道順其勢則謂之正教

道之明也道之行也或知之矣變動不居進退無常妙道精義未嘗須臾離也賢者之行智者之見常高於俗而與俗立異不肖者之行愚者之見常溺於俗而與俗同流此道之所以不明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我知聖人之行聖人之見矣不與俗異不與俗同變動不居進退無常妙道精義未嘗離也參於天地造化萬物明如日月行如四時或知聖人之行聖人之見矣

仲尼

胡子曰仲尼之教猶天地造化萬物生生日新無一氣之不應無一息之或已也我於李路而見焉或曰何謂也曰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德美矣孔子曰不伎不求何用不減進之以仁也李路終身誦之力行乎仁矣孔子曰是道也何足以減至哉斯言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顏回欲罷不能未至文王純一不已之地孔子所以惜之曰未見其止也止則與天為一無以加矣

氣主乎性性主乎心心純則性定而氣正氣正則動而不差動而有差者心未純也告子不知心而以義為外無主於中而主於言言有不勝則感矣而心有不動乎北宮黝孟施舍以氣為本以果為行一身之氣有時而衰而心有不動乎曾子孟子之勇原於心在身為道處物為義氣與道義同流融合於視聽言動之閒可謂盡性者矣夫性無不體者心也孰能參天地而不物關百聖而不惑亂九流而不繫乘富貴而能約遭貧賤而能享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周旋繁禮而不亂乎

人皆有良心故彼之以眾紂之名雖匹夫不受也夫眾

紂萬乘之君而匹夫羞為之何也以身不親其奉而知其行醜也王公夫人一親其奉喪其良心處利勢之際

臨死生之節貧賤苟免行若犬鼠者皆是也富貴而奉身者備斬良心之利劔也是故禹非飲食卑宮室孔子重贊之曰吾無閒然矣富貴一時之利良心萬世之譽乘利勢行尊章如雷之震如風之動聖人性之君子樂之不然乃以一時之利失萬世之譽自列於禽獸南食驥而為匹夫不願王公之富貴也

以理義服天下易以威力服天下難理義本諸身威力假諸人者也本諸身者有性假諸人者有命性可必而命不可必性存則命立而權度縱釋在我矣是故善為國者導善性而已

君子有幸天下之心裁之自親始君子有善萬世之心行之自身始不然則湯而無止不入於釋氏之絕滅則入於老莊之荒唐

有德而富貴者乘富貴之勢以利物無德而富貴者乘富貴之勢以殘身富貴人之所大欲貧賤人之所大惡然因貧賤而修益者多因富貴而不失於昏淫者寡則富貴也有時而不若貧賤矣

赤子不私其身無智巧無偏係能守是心而勿失然後謂之大丈夫

惟仁者為能所執無非禮所行無非義

今之儒者移學文藝于仕進之心以收其放心而美其身則又何古人之不可及哉父兄以學文藝令其子弟朋友以仕進相招往而不返則心始荒而不治萬物之成感不逮古先矣

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隨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

可不察也

修為者必有弃然後能有所取必有變然後能有所成雖天子之貴不仁不義不能以尊其身雖天下之大不仁不義不能以庇其身况其下者乎

魚生於水死於水草木生於土死於土人生於道死於道天經也飲其車馬衣其宮室之用道所以有濟生者雖有積藻泥沙則不能生矣如使草木而離土雖有風雷雨露亦不能以生今人也而離道飲食雖豐衣服雖鮮車馬雖潔宮室雖麗其得而享諸季世淫亂並與爭奪相殺殄滅人倫至於善良被禍姦惡相殘天下雖然皆失其所則一人棄道崇物之所致也有國家者戒之戒之

胡于知言卷第一

譚瑩玉生覆校

00

胡于知言卷第三

文王

胡子曰文王之行王政至善美也孟子之言王道至詳約也然不越制其田里等之樹畜教之以孝悌忠信而已自五霸之亂以至於今田里之弊無窮樹畜之業不修孝悌之行不著忠信之風不立治道日苛刑罰日重非有超自世英才之君臣與文王孟氏比肩者其孰能復之養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取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敗亡也

江河之流非舟不濟人取其濟則已矣不復留情於舟也澗壑之胸非梁不渡人取其渡則已矣不復留情於梁也人於奉身濟生之物皆如是也不亦善乎雖然天地之間雖死生之變不能動其心矣

生本無可好人之所以好生者以欲也死本無可惡人之所以惡死者亦以欲也生求稱其欲死懼失其欲衡天地之間莫不以欲為事而心學不傳矣有源之水寒冽不凍有德之人厄窮不累

以反求諸己為要法以言人不善為至戒行謹則能堅其志言謹則能崇其德

下之於上德不待聲色而後化人之於其類不待聲色而後從禍福於善惡不待聲色而後應詩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故君子為恭而天下平人固有遠迹江湖念絕於名利者然世或求之而不得免人固有置身市朝心屬於富貴者然世或捨之而不得進命之在人分定於天不可變也是以君子貴知命知命然後能信義惟忠惟德不足於身不忠取食不足於世

胡于知言卷第三

譚瑩玉生覆校

執斧斤者聽於施繩墨者然後大廈成執干戈者聽於明理義者然後大業定

仁心立政之本也均田為政之先也田里不均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矣井田者聖人均田之要法也恩惠聯屬茲尤不容少而不散多而不亂農賦既定軍制亦明矣三王之所以王者以其能制天下之田里政立仁施雖匹夫匹婦一衣一食如解衣衣之推食食之其於萬物政有調變之法以佐贊乾坤化育之功非如後世之君不仁於民也

桀紂秦政皆窮天下之惡百姓之所同惡故商周劉漢因天下之心伐而代之百姓親附居之安久所謂仁義之兵也魏晉以來天下莫不假人之柄而有墮三綱之罪仁義不立綱紀不張無以維固民心而欲居之安久可乎

或問周室衰諸侯更霸數百年及秦累世窮兵極勢而後定天下天下已定其十三歲而亡何也曰秦之亡也久矣秦自用孝公商鞅之法勢日張而德日衰兵日振而俗日弊地日廣而民心日益散秦之亡也久矣然則賈生謂攻守之勢異非歟曰攻守一道也是故湯武由仁義以攻田仁義以守漢唐以仁義而攻以仁義而守子孫享之各數百年蓋得其道也曰秦失其道其能定天下何也曰時也六國之君其愚又甚於秦故秦能欺之以僥倖一時之勝而亡立至矣曰然則漢唐與秦師不五六歲得天下定中國者數百年季世一失其道而亡如此其速何也曰并法不立諸侯不建天下蕩蕩無綱紀也後世不改其轍欲如周復天年終難矣哉

三代而後漢唐之盛謂愛民而富民之君則有之謂愛

民而教民之君則未之有也

漢唐以來天下既定人君非因循自意則沈溺聲色非沈溺聲色則開拓邊境非開拓邊境則崇飾虛文其下乃有感於神仙真空之術易者講明先王之道存其心正其情大其德新其政光其國為萬世之人君乎後世必有高漢唐賢君之聰明者然後能行之矣而漢唐賢君志趣識量亦未易及也可輕棄哉又况三代之盛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其仁何可及乎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者也內選於九族之親禮其賢者表而用之以聯屬其親外選於五方之人禮其英傑引而進之以聯屬其民是故賢者眾之去君之輔也不進其親之賢者是自賊其心腹也不進其人之賢者是自殘其四肢也殘賊之君鮮不覆亡哉

事物

胡子曰事物之情以成則難以毀則易足之行也亦然升高難就卑易舟之行也亦然流難順流易是故難入而淫言易聽正道難從而小道易用伊尹之訓太甲曰行言遜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非道蓋本天下事物之情而戒之耳非謂太甲質凡而故告之以如是也英明之君以是日戒則德業日新可以配天矣

聖人理天下以萬物各得其所為至極井田封建其大法也暴君汗吏既已廢之明君其臣歷千五百餘歲未有能復之者智不及邪才不逮邪聖道不傳所謂明君良臣也未免以天下自利無意於裁成輔相使萬物各得其所邪

探視聽言動無息之本可以知性察視聽言動不息之

際可以會情視聽言動道義明著孰知其為此心視聽言動物欲引取孰知其為人欲是故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性情之德唐人與聖人同聖人妙而庸人所以不妙者拘滯於有形而不能通爾今欲通之非致知何適哉至親至切者其仁之至也以至通至達者其義之理也歟人備萬物賢者能體萬物故萬物為我用物不備我故物不能體我應不為萬物役而反為萬物役者其六智孰甚焉

行吾仁謂之恕操吾心謂之敬敬以養吾仁非性無物非氣無形性其氣之本乎

釋氏窺覷心體故言為无不周備然未知止於其所故外倫理而妄行不足與言孔孟之道也明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然後信六道輪迴之說其誠淫邪遁之辭始可與為善矣

氣之流行性為之主性之流行心之為主

釋氏有適而可有適而不可吾儒無可無不可人能自強於行履之地則必不假釋氏淫遁之詞以自殆矣釋氏惟明一心亦可謂要矣然真孔子所謂好仁不好學者也不如是豈其愚至於無父無君而不自知其非也哉

物無非我事無非真彼道棄人間萬務惟以了死生為大者其禱孰甚焉

氣感於物發如奔霆狂不可制惟明者能自反惟勇者能自斷

行之失於前者可以改之於後事之失於今者可以修之於來雖然使行而可以逆制則人皆有善行矣使事

而可以預立則人皆有善事矣惟造次不可以少待也惟顛沛不可以少安也則行失於身事失於物有不可勝窮者矣雖強力之人改過不憚其如過之不窮何是以大學之方在致其知知至然後意誠意誠則過不期寡而自寡矣

事之誤非過也或未得取事之道焉耳心之感乃過也

心過難改能改心過則無過矣能攻人之實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為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為小人者幾希矣

忌克之人其可事乎其急也我諫我聽我才我用矜既息矣我諫也我才急也殺我必矣自天下國家而如是能傳之子孫者未之有也是故不忌不克可以為君矣諫不安發才不安試可以保身矣

喪之三年盡生者之孝心也於死者何加損焉是故漢文雖有命短喪我謂之天下之慈君而漢景不服三年之喪其為孝也薄矣行而有悖於天有累於身雖有父命不可從也從之則成父之小欲而墮父之大仁君子不謂之孝况三年之喪仁人孝子所以事天成身之本非父之所得令者乎後世不罪漢景之薄於親而罪漢文之慈於臣子是未察乎喪服之志者也

欲大變後世之法度必先大變人主之心術心術不正則不能用真儒為大臣大臣非真儒則百官不可總己以聽而嗣君不可以三年不言母后雖欲順承天意不槌外權不可得矣此不可不大變其本也本正則自身措之百官萬民而天下皆正矣

荀子曰有治人無治法為譬之欲撥亂反之正者如越

江湖法則舟車人則操舟者也若舟破槓壞雖有若神  
之技人人知其弗能濟矣故乘大亂之時必變法法不  
變而能成治功者未之有也  
欲撥亂興治者當正大綱知大綱然後本可正而本可  
定大綱不難雖或善於條目有一時之功終必於大綱  
不正之處而生大亂然大綱無定體各隨其時故韓莊  
公之大綱在於復舊也倫國之大綱在於正名也魯不  
復名不正雖有仲尼之德亦不能聽魯衛之政矣

紛華

胡子曰行紛華波動之中慢易之心不生居幽獨得肆  
之處非僻之情不起上也起而以禮制焉次也制之而  
不止者昏而無勇也理不素窮勇不自任必為小人之  
歸可恥之甚也  
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  
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  
為大而處之也難  
人欲盛則於天理昏理素明則無欲矣處富貴乎與天  
地同其通處貧賤乎與天地同其否安死順生與天地  
同其變又何宮室妻妾衣服飲食存亡得喪而以介意  
乎  
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  
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存斯志行斯道躬耕于野上以  
奉祀事長下以慈幼延交遊於身足矣易曰不家食吉  
是命焉焉能舍我靈龜而逐人之昏昏也  
仁者人所以得天地之恆要也  
人之於天地有慈心應猶心之於身疾病必知焉  
物不獨立必有對對不分治必交焉而文生矣物盈於

胡子知言

天地之閒仁者無不愛也故以斯文為己任理萬物而  
與天地參矣

或問王通曰子自憂疑乎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  
性吾何疑雖然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  
得不疑又曰心迹之判久矣吾獨得二言乎或問曰  
通有二言何也曰仁則知通之言一不仁則以通言為  
二若心與迹判則是天地萬物不相管也而將何以一  
天下之動乎

天下莫大於心患在不能推之爾莫久於性患在不能  
順之爾莫成於命患在不能信之爾不能推故人物內  
外不能一也不能順故死生晝夜不能通也不能信故  
富貴貧賤不能安也

事物屬於性君子不謂之性也必有性焉而後能治裁  
制屬諸心君子不謂之心也必有性焉然後能存  
不仁見天下之事大而執天下之物固於物激而怒怒  
而不能消矣感物而欲欲而不能止矣窮理盡性以成  
吾仁則知天下無大事而見天下無同物雖有怒怒而  
不遷矣雖有欲欲而不淫矣

莊周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者也若伯夷  
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矣謂之死名可乎周不為一世  
用以保其身可矣而不知天下之大本也

智不相近雖聽言而不入信不相及雖納忠而不愛是  
以君子必謹其所言則不招謗諷取怨辱矣  
士學於文而知道則關雎節節之言未嘗不三復也君  
學於政而知道則幾會本原之事未嘗不三令五申也  
知之則因非而知是不知則指是以為非  
人君盡下則聰明開而萬里之遠視於衽席偏信則昏

亂而父子夫婦之閒有遠於萬里者矣人君欲救偏信  
之禍莫先於窮理莫要於寡欲窮理寡欲交相發者矣  
夫聖既遠天下無人師學者必因書記語言以知理義  
之精微知之則適理義之周道也不然則為溺心志之  
大弊矣

人盡其心則可與言仁矣心窮其理則可與言性矣性  
存其誠則可與言命矣  
敬則人親之仁則民愛之誠則鬼神享之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大賢之分也達則兼  
善天下窮則兼善萬世者聖人之分也

或問人可勝天乎曰人而天則天勝人而不天則天不  
勝  
學貴大成不貴小用大成者參於天地之謂也小用者  
謀利計功之謂也

人者天地之精也故行乎其中而莫御五行萬物之秀  
氣也故物為之用而莫違  
三王正名與利者也故其利大而流長五霸假名爭利  
者也故其利小而流近  
形形之謂物不形形之謂道物拘於數而有終道通於  
化而無盡

古之學者求天知今之學者求人知古之仕者行己今  
之仕者求利焉

胡子知言卷第  
謹學主生教授

胡子知言卷第四

一氣

一氣大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澗人清物盡皆  
 迹亡滅是所以為鴻荒之世歟氣復而滋萬物生化日  
 以益眾不有以道之則亂不有以齊之則爭故倫理所  
 以道之也飭封井所以齊之也封井不先定則倫理不  
 可得而敦堯為天子憂之而命舜舜為宰臣不能獨任  
 憂之而命禹禹周視海內奔走八年辨土田肥瘠之等  
 而定之立其收多寡之制而授之定公侯伯子男之封  
 而建之然後五典可敷而兆民治矣此夏后氏之所以  
 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強侵弱智詐愚萬  
 之制濫驥濫豕以至于桀天下大亂而成湯正之明其  
 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大禹之舊而人紀可修矣此殷  
 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強弱智  
 詐愚湯之制濫驥濫豕以至于紂天下大亂而周武王  
 征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成湯之舊而五教可  
 行矣此周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小  
 強弱智詐愚武王之制濫驥濫豕先變於齊後變於  
 魯大壞於秦而仁覆天下之政亡矣仁政既亡有天下  
 者漢唐之盛其不王人也非天也其後亡天也非人也  
 噫孰謂而今而後無繼三王之才者乎病在世儒不知  
 王政之本議三王之有天下不以其道而反以亡秦為  
 可法也

聖人之應事也如水由於地中未有可止而不可行  
 而不行者也

行而不能無者性之謂歟宰物而不死者心之謂歟感  
 而無息者誠之謂歟往而不窮者鬼之謂歟來而不測

尚神之謂歟

一注一宋而無窮者聖人之大道也謂往而復來則

復往者釋氏之幻教也

大理人欲莫明辨於春秋聖人教人清人欲復天理真  
 深切於春秋

伯夷非絕物者也惡不仁而已故清而不介柳下惠非  
 徇俗者也行吾敬而已故和而不流

大哉性乎萬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矣世儒之言性者  
 類指一理而言之爾未有見天命之全體者也

萬物皆性所有也理人盡性故無棄物

情一流則難過氣一動則難平流而後邊動而後平是  
 以難也察而養之於未流則不至於用過察而養之  
 於未動則不至於用中矣是故察之有素則雖變於物  
 而不惑養之有素則雖激於物而不悖易曰艮其背不  
 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此之謂也

誠天道也人心合乎天道則庶幾於誠乎不知天道是  
 冥行也冥行者不能處己為能處物失道而曰誠吾未  
 之聞也是故明理居敬然後誠道得天道至誠故無息  
 人道主敬所以求合乎天也孔子自志學至於從心所  
 欲不踰矩敬道之成也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終身也

義理

胡子曰義理羣生之性也義行而理明則羣生歸仰矣  
 敬愛兆民之心也敬立而愛施則人心誠服矣感應鬼  
 神之性情也誠則能動而鬼神來格矣

祖考為諸侯子孫為大夫士祖考為諸侯其葬也門諸  
 侯其葬也亦必以諸侯不以子孫為大夫士而降也子  
 孫為大夫士其葬也固大夫士其葬也亦必以大夫士

不以祖考為諸侯而備也是故杞宋之諸侯得郊而春  
 秋以諸侯葬焉斯可見矣

處之以義而理得則人不亂臨之以敬而愛行則物不  
 爭守之以正行之以中則事不悖而天下理矣

合以義正合也理不得不合也不得不合而合天與人  
 一矣合不以義苟合也君子不為也

為天下者必本於理義理也者天下之大體也義也者  
 天下之大用也理不可以不明義不可以不精理明然  
 後綱紀可正義精然後權衡可平綱紀正權衡平則萬  
 事治百姓服四海同夫理天命也義人心也惟天命至  
 微惟人心好動微則難知動則易亂欲著其微欲靜其  
 動則莫過乎學學之道則莫過乎繹孔子孟軻之遺文  
 孔子定書刪詩繫易作春秋何區區於空言所以承  
 天意下闡斯人故丁富反復三四不倦使人知所以正  
 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孟軻氏聞先聖  
 之道慨然憂世見齊梁之君問陳理義提世大綱一掃  
 東周五霸之弊發興衰廢亂之心要愚因其言上稽三  
 代下考兩漢三國東西晉南北朝至于隋唐以及於五  
 代雖成功有小大為政有治忽制事有優劣然總於大  
 畧其興隆也夫始不由其身以理義其敗亡也未始不  
 由肆志於利欲然後知孟軻氏之言信而有徵其傳聖  
 人之道純乎純者也

性定則心宰心宰則物隨

物欲不行則志氣清明而應變無失

陰陽升降有道剛柔屈伸有理仁義進退有法知道者  
 可與論政知理者可與謀事知法者可與取人知道者  
 理得知理者法得是以君子貴知道也

皇天命其無息乎體之而不息者聖人也是故孔子學不厭教不倦顏子晡夫子欲罷而不能孟子承先聖周旋而不舍我知其久於仁矣

斷必不善君子選用宜察焉  
專好毀者其心必不良烏能惡不仁

人事有是非天命不固於是非超然於是非之表然後能平天下之事也或是在人矣雖聖人不能免也久則白

萬物不同理死生不同狀必窮理然後能一貫也知生然後能知死也人事之不息天命之無息也人生在勤勤則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也勤於利欲則剛健而日新故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也勤於利欲則剛健而日意終不能保其身矣禹湯文武丹朱桀紂可以為鑒戒矣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尚不能保其身而况公卿大夫士庶人乎

天下有二難以道義服人難難在我也以勢力服人難難在人也由道義而不含禁勢力而不行則人心服天下安

一日之巨莫天地之始終其焉一事之始終鬼神之變化其焉

察人事之變易則知天命之流行矣  
人之生也良知良能根於天拘於已汨於事誘於物故無所不用學也學必習習必熟熟必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慮而行神則不期而應

孝也者為仁之本也仁也者大學之本也學者志於仁必求所以為仁故子游子夏問孝皆初學之時也

胡子知言

將相無異任文武無異道其異也後世之人未嘗學也

大學

胡子曰孔子十五而志於學何學也曰大學也所以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孔子三十而立何立也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不退轉也孔子四十而不惑何不惑也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卓然立乎萬物之表也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何知也曰元亨利貞乾之四德行之昭明浩

然與萬物同流處之各得其分也孔子六十而耳順何耳順也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幾於天矣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何不踰也曰以其動也天故於子真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非天能如是乎嗚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之學立天地之經成萬物之性者然則請問大學之方乎曰致知致知致知致知致知在格物物不格則知不至知不至則意不誠意不誠則心不正心不正而身修者未之有也是故學為君子者莫大於致知彼夫隨眾人耳目聞見而知者君子不謂之知也

自高則必危自滿則必溢未有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是故聖人作易必以天在地下為泰必以損上益下為益

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陽一陰陰一陽此太和所以為道也始萬物而生之者乾坤之元也物正其性萬古不變故孔子曰成之者性

允恭尚寬帝也溫恭者大舜也慈恭者文王也恭而安者孔子也克勤儉於邦家者舜之所以美大禹也謹乃

月子曰言卷第四

儉德者伊尹之所以訓太甲也恭儉惟德者成王之所以戒百官也

陳文子之時天下無王政自諸侯出諸侯又不為政政自大夫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仁者處斯世久思有以易天下因汚隆而起變化無可無不可也陳文子則不然乃幾至無所容其身則可謂有知子故孔子曰未知

齊桓宋襄晉文爭衡務強大以濟其私欲而已則可謂有知乎故大孔子曰未知焉得仁

春秋之時天下無王楚古之建國也子文輔佐楚成曾不知首出庶物之道安於僭竊以荆楚而侵陵諸夏與

自為政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夫能出禮樂征伐者皆天下之賢諸侯大夫也子孫厥父孫繼厥祖自以為能子能孫人亦以為為孝悌之人矣曾不察其所行動皆犯上之罪陵夷至於作亂而不自知未有一人能承天命由仁義行者也故百子本仁而言以正一世之失其旨深且遠矣此孔子春秋所以作也

仁者臨機發用而後見不可預指故季路冉有公西華之仁孔子不得而言也孟武伯不知仁故又問孔子各以材答之夫學於聖門者皆以仁為本三子者今之所能若是後日之進未已也其進未已雖聖人安得而預言之故孔子不知其仁

趙幼翁言學胡子曰學道者正如學射持弓矢必先知的然後可以射而中的矣若射者不求知的不知中的則何用持弓矢以射為列聖講經千萬語必有人憐必有要妙入自少而有志尚崇崇於世念日月

蹉跎終身不見也君若不在於的苟欲玩其辭而已是謂口耳之學會何足云夫斷情於章句之間固遠勝於博奕戲像者時以一斑自喜何其小也何不忘於天體以求要妙譬如遊山必上東岱至於絕頂坐使天下高峯遠岫恣阿大澤悉來獻狀豈不偉歟幼翁曰我習敬以直內可乎胡子曰敬者聖門用功之妙道也然坤卦之義與乾相家敬以直內終之以方也苟知不先至則不知所終譬如將適一而路有多歧莫知所適則敬不得施內無主矣內無主而應事物則未有能審事物之輕重者也故務聖人之道者必先致知及超然有所見方力行以終之終之之妙則在其人他人不得而與也

人心應萬物如水照萬象應物有誠妄當其可之謂誠失其宜之謂妄物象有形影實而可用之謂形空而不可用之謂影儒者之教踐形釋氏之教遠影影不離乎形者也是故聽其言則是捨其行則非惟高明為實之君子乃知釋氏之妄大有害於人心堉王復起恐不幸中華之人使入於夷類也

胡子知言卷第四

譚坐玉生覆校

胡子知言卷第五

復義

胡子曰復義為信不復義為罔踐理為信不踐理為罔唐文宗讀書取為凡主及不能行其政令而飲醇酒求醉是自棄者也若憤排自強乾乾惕厲廣求賢聖以自輔則可以有為於天下矣

唐文宗曰宰相薦人當不問疎戚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亦不為公誠哉是言也

小人得用則民志不定

上侈靡而細民皆衣帛食肉此飢寒之所由生盜賊之所由作也天下如是上不知禁又益甚焉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事有大變時有大宜通其變然後可為也務其宜然後有功也

胡子假陸賈對漢高曰陸賈為漢高帝中大夫時時前說稱引詩書帝罵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再拜對曰臣竊以陛下馬之功不如項王也上曰何謂不如對曰天下初難時秦軍常乘勝逐北項王獨破秦軍虜王離懾服諸侯降章邯及欣翳西攻破函谷

東擊死田榮破漢軍於穀泗困陛下於滎陽成皋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陛下失太公於彭城亡於滎陽跳身於玉門中伏弩於廣武勇不振於鴻溝既及羽於固陵

必待信越而後敢戰此臣所謂不如也上曰是則然矣而我得天下項王失天下者何也賈對曰項王失信弑

君意忌聽讒行姑息樂殺人殖貨利犯聖王之法此其所以失天下也陛下本以寬大長者受懷王入關之命

為天下除殘賊所過亡函掠救秦降王子嬰財物無所

取

取婦女無所幸約法三章父老惟恐陛下不為秦王此三代得天下之仁也項羽負約王陛下於蜀漢陛下忍而就國用蕭何為丞相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項羽弑義帝陛下舉軍編素告諸侯而伐之此三代取天下之義也不離離自用多大畧得英雄心師張良任陳平將韓信此堯舜禹湯文武知人之明也以野戰畧地之功警狗以文檮議論之功為人此堯舜禹湯文武尚德不尚戰之心也鎮撫百姓下分軍士不幸死者更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此堯舜禹湯文武哀鯁寡恤孤獨之政也此五者陛下所以得天下成大漢磐石之基非欺馬上一時之功乃河漢之波瀾起伏耳上欣然而笑曰生言起吾意殊非腐儒之論吾欲治天下法先聖何若而可再拜對曰陛下及此言天下之福也天下法制自周幽厲城蕩幾盡平莊之後浸微浸盛五霸假託仁義以自封殖志不在於斯民至於七雄益以戰爭強大為務秦據形勝以利誘民圖取一時之勝而不知其勝為僥倖也遂安而行之居十三歲天下爭起而亡之矣願陛下退叔孫通聘魯二生使與張良四皓及如臣者共論所以承三代之宜定一代大典以幸天下以昭子孫以傳萬世上曰善然吾老矣不能用也明年丙午夏四月甲辰帝崩於長樂宮年六十餘歲未有能明漢家承三代之宜者也又可謂承漢家之宜乎大宋安西歲有七數曰嗚呼天乎使陛下有是對而漢祖用其言則必六宮有制嫡庶有辨教養子弟有法后夫人嬪婦各得其所矣又安有戚夫人為人彘張美人以恨死趙王如意以醉死淮陽王友以餓死梁王恢以殺死燕王建絕嗣山朝武強不疑幾於亂姓之事哉

胡子知言

又安有備食其人於死誅不赦之罪而呂氏至於族滅後世世有外戚之禍哉則必制國有法刑王賈楚王交代王喜齊王肥不封數十縣而伏義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以及泉陶伊傅周召之喬得血食矣則必體貌大臣韓信彭越之夷三族可悔蕭相國不繫獄黥布陳縗韓王信盧縮不肯叛矣則必不襲秦故尊君抑臣而朝廷之上制禮以道謙尊而光乾剛下充臣道上行致天道於交泰而大臣可以託天下委六尺之孤矣則必封建諸侯藩垣屏翰根深蒂固難於崩陷可以正中國四夷之分不至畏匈奴與之和親而手足倒置矣則必復井田之制不致後世三十稅一近於猶道富者田連阡陌僭擬公侯而貧民冤苦失職矣則必用虛刑五刑使好生之德洽於黎民不下三大赦以救後世惡茲充賊良民之原矣則必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有疾病不枕宦者卧臨棄天下公卿大臣受顧命婦寺不能與而大正其終矣則必重中律尼立嫡與賢之法嗣天子繼離之明行乾之健不受制於母后遂飲為淫樂不聽政矣嗚呼天道行而必懲三代之盛其有終不復者乎胡子假漢高聽賈言徵魯二生曰帝於是因張良以問四皓四皓曰吾志其道未傳其業盡徵魯二生乃命魯都守以禮徵之二生曰上素輕儒好嫚罵吾不忍見也太守以聞帝曰吾所罵者腐儒耳則命大臣以玉帛聘焉二生曰上以布衣提三尺用天下豪傑取天下今天下已定矣安用儒生堅臥不起使者復命上即日車駕見之二生見曰陛下已定天下矣尚安求士上曰定天下者一時之事爾吾欲與生謀萬世之業二生再拜稽首曰陛下真天下之君也上命副車載歸未央宮東鄉

胡子知言卷五 五 傳 雜 家 論 語

坐而師問焉上曰吾生戰國之末不聞二帝三王之道願生以教我二生對曰天下之道有三大本也大法也大法也此聖人事非常人所知也上曰何謂也二生對曰大本一心也天機萬變也大法三綱也此聖人事非常人所知也上曰何謂也二生對曰陛下明達廣大愛人喜施有長人之本矣知人好謀能聽得應變之機矣項王殺君舉軍編素布告天下而伐之知提綱之法矣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王者法天心不可怠廢怠則應變必失其幾放則三綱不得其正幾一失其事難定綱不正則亂易生陛下已定天下矣其亦少忘矣乎故者其不可收矣乎上不覺促膝而前曰生何謂也二生對曰王者法天以行其政者也法天之道必先知天知天之道必先識心識心之道必先識心之性情欲識心之性情察諸乾行而已矣上曰生言甚大願明以教我二生對曰乾元統大健而無息大明終始四時不忒雲行雨施萬物生焉察乎是則天心可識矣是心也陛下意之則放放之則死死則不能應變投機而大法遂不舉矣臣子可以乘間而謀逆妾婦可以乘間而犯順夷狄可以乘間而抗衡矣後嗣雖有賢明之君亦終不能致大治矣上曰何為而然二生對曰本不正也陛下不見大本乎本充本完故能與天地陰陽相應枝葉茂盛華實而實美焉本一病則蠹生其中雖天覆之地載之陰陽承之而後葉不能茂華實不能美矣上曰我知之矣願聞所以行之二生對曰法始放伏羲繼乎神農大乎軒轅成乎堯舜損益於禹湯文武夏之亡非大禹之法不善也桀棄法而亡也商之亡非成湯之法不善也紂棄法而亡也周之亡非文武之法不善也幽厲棄法而亡



胡子知言

也秦則不然創之非法守之非法而亡也天下初定革  
弊起度今其時矣臣願陛下勇於法天心大明其用於  
政事以新天下上曰吾願聞其目對曰歷世聖帝明王  
應天受命之大法小臣其敢專席而讓願陛下與天下  
其之上曰善於是詔天下搜揚巖穴之士焉

胡子曰孫正蒙曰天命之謂性流行發見於日用之間  
患在學道者未見全體窺見一斑半點而執認己意以  
爲至誠之道如是如是欲發而中節與天地相似也難  
矣哉求免斯弊者舍講學其可乎

田叔悉燒梁獄詞空手來見可謂善處人子母兄弟之  
問者也漢景忌刻之君也而能賢田叔有過人之聰明  
越人之度量者何歟以太后在上不敢肆故也天理存  
亡在敬肆之間爾孔子作春秋必記災異警乎人君萬  
世不死也

漢文

胡子曰漢文之願命曰朕不敏無以佐百姓當畏過行  
惟年久長懼于不終此乾之健天行之所以無息也此  
堯舜禹湯文武之心所以萬世不滅也孔子作春秋不  
書祥瑞者懼人君之自滿自滿則止失此心也

漢景以邳都爾成爲中尉以嚴酷治宗室貴戚人人懼  
恐夫親親尊尊之道必選天下有節行賢德之人爲之  
師傳爲之交遊則將有大人君子可爲天下用何有憂  
其犯法邪治百姓亦然修崇學校所以教也刑以助教  
而已非爲治之正法也

周亞夫霍光不學不知道能進不能退殺身亡宗是功  
名富貴誤之也知道者屈伸通變與天地相似功名富  
貴何足以病之張子房進於是矣

月子知言卷第五

八國雜覽

古之天下

人皆生於父父道本乎天謂人皆天之子可乎曰不可  
天道至大至正者也王者至大至正奉天行道乃可謂  
天之子也昔周公作誥法豈使子議父臣議君故合天  
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爾孝愛不亦深乎所以訓後世  
爲君父者以立身之本也知本則身立家齊國治天下  
平不知本則縱恣暴惡聞其過人於滅亡天下知之  
而不自知也惟其私而已是故不合天下之公則爲子  
議父臣議君夫臣子也君父有不善所當陳善閉邪引  
之當道君生不能正既亡而又黨之是不以天道奉君  
父而以人道事君父也謂之忠孝可乎今夫以筆寫神  
者必欲其肖不肖吾父則非吾父不肖吾君則非吾君  
奈何以謚立神而不肖之乎是故不正之謚忠臣孝子  
不忍爲也

知易知春秋然後知經綸之業一目全牛萬隙開也孟  
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自孟子而  
後天下之人能立身建功就事者甚其行豈不皆有  
合於道然求如孟子知性者不可得也大本正然後可  
以保國一天下

人通於道不死於事者可以語盡心之道矣

誠天命中心性仁天心理性以立命惟仁者能之委於  
命者失天心失天心者輒用廢理其性者天心存天心  
存者廢用與達乎是然後知大君之不可以不仁也  
養天下而享天下之謂君先天下而後天下之謂君反  
是者有國危國有天下危天下

欲修身平天下者必先知天欲知天者必先識心欲識  
心者必先識乾乾者天之性情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一物之所以萬殊也萬物

之性動殖小大高下各有分焉循其性而不以欲亂則  
無一物不得其所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是故聖人順萬  
物之性悖五典庸五禮章五服用五刑賢愚有別親疏  
有倫貴賤有序高下有等輕重有權體萬物而昭明之  
各當其用一物不遺聖人之教可謂至矣

釋氏隱不知奉天顯不知理物竊弄鬼神之機以自利  
者也君子居敬所以精義也理於義所以順於道德也  
盛德大業至矣哉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謂何也謂太極也陰陽剛柔顯極  
之機至善以微孟子所謂可欲者也天成象而地成形  
萬古不變仁行乎其中萬物育而大業生矣

人之道奉天理者也自天子達於庶人道無二也得其  
道者在身身奉在家家泰在國國泰在天下天下泰失  
其道則否矣人道否則夷狄強而禽獸多草木蠹而天  
下墟矣

奉天而理物者儒者之大業也聖人謂天爲帝者明其  
心也

卦之必重何也天道然也天道何爲而然乎太極動則  
重矣天道無息故木嘗不重也非深知天地之機者孰  
能識之

伊尹孔明救天下之心非不切也然必待三聘三顧然  
後起而從之者踐坤順也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所守也進不隱賢必以其  
道此其所以和而不流歟在柳下惠和而不流其聖於  
和而已故其弊必至於不恭

或問楊子曰貴戚之卿無可去之道而微子去之何也  
曰此微子之所以順乎天也不其然乎武王不足爲至

月子知言卷第五

上博雜覽

德詩曰繩其祖武受天之祜此之謂也

天者道之總名也子者男子之美稱也此之謂大道為天下男子之冠則可謂天子矣

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大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有大本然後可以有天下見大幾然後可以取天下行大法然後可以理天下是故君先以天下自任則皇天上帝界付以天下矣君以從上列聖之盛德大業自期則天下之仁人爭輔之矣君以保養天下為事而不以自奉養則天下之黎民趨戴之矣

上得天心中得聖賢心下得兆民心夫是之謂一心心一而天下一矣天下之變無窮也其大幾有四一曰救弊之幾二曰用人之幾三曰應敵之幾四曰行師之幾幾之來也變動不測莫可先圖必寂然不動然後能應也其大法有三一曰君臣之法二曰父子之法三曰夫婦之法夫婦有法然後家道正父子有法然後人道久君臣有法然後天地泰養者禮樂之所以興也禮樂興然後賞罰中而庶民安矣

有實而後有名者也實如是故名如是實如是而名不如是則名實亂矣名實亂於上則下莫知所從而危亡至矣

人皆謂人生則有知者也夫人皆生而無知能親師取友然後有知者也是故知危者然後可與圖安者也知亡者然後可與圖存者也知亂者然後可與圖治者也以楚子文之忠而孔子猶曰未知焉得仁大哉知乎天下萬事莫先乎知矣是以君子必先致其知人君剛健中正純粹首出庶物者也人臣柔順利貞承乎天而時行者也

胡子知言

制井田所以制國也制侯國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強萬國親附所以保衛中夏禁禦四夷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高城深池備天下四夷雖虎狼貪安得肆其欲而逞其志乎此先王為萬世慮而四夷之上策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孔子所以書於魯坎之冢也城郭溝池以為固孔子之所以答言假之間也自秦而降郡縣天下中原世有夷狄之禍矣悲夫無怠無荒者二帝待四夷之上策也

胡子知言卷第五

尊室玉生覆校

尊室玉生覆校

胡子知言卷第六

中原

胡子曰中原無中原之道然後夷狄入中原也中原復行中原之道則夷狄歸其地矣

易書詩春秋今有其名耳其道未嘗知也知之然後德進業修而天下可平耳

公卿大夫士今有其名耳其位未嘗定也位定然後才可盡職可修而天下可理矣

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若何曰聖人者以一人理億兆人之德性息其爭奪遂其生養者也

誠者天之道也心簡造化之妙則萬物畢應彼大懷之以恩令之以義牌之以威結之以信者未矣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此之謂也

人君不可不知乾道不知乾道是不知君也君道何如曰天行健人君不可頃刻忘其君天下之心也如天之

行一息或不繼則天道壞矣

均是人也有一人而養千萬人者有千萬人而養於一人者大易天火之卦六二中正之人也九五亦中正之

人也一人而同於一人孔子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不言五失君道不同於天下者是一人者所賴以生養天

下同天下之本也故孔子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堯之於舜舜之於禹禹之於益成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

說武王之於周公仲尼之於顏回先主之於武侯是也雖然二柔者也故有私暱之戒君者天之道也臣者地

之道也君道必謙恭盡下則臣可以上納其忠是故天下地上而為泰天上地下而為否成象之謂乾效法之

謂坤君意不先動而臣先之是謂失道道失於初求欲

胡子知言卷第六 二 尊雅堂藏書

有終難矣欲知道之臣甯有死於其分而無犯分以微功也

古者舉士於鄉自十年出就於外傳學於家塾州序是學者何事也曰六禮也七教也八政也書其質性近道

才行合理鄉老鄉吏會於春秋之祭祀鬼神而書之者也三歲大比鄉老鄉吏及鄉大夫審其性之不

悖於道也行之不反於理也質其書之先後無變也乃入其書於司徒謂之選士選士學於鄉校其書之如州

序三歲大比鄉大夫及司徒審之如初乃入其書於樂正謂之俊士入國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以

上觀古近樂正官屬以時校其業之精否而勉厲之三歲大比樂正升其精者於王謂之進士王命冢宰會天

下之進士論其資性才學行業某可以為卿某可以為大夫某可以為士

大夫闕則可以為大夫者補之士闕則可以為士者補之一年一考其積三考黜其不職陞其有功者是

故朝無宰官野無遺賢毀譽不行善惡不眩德之大小當其才位之高下當其職人務自修而不僥倖於上人

知自守而不盲昧求進人知自重而不輕用其身人能自恥而不苟役於利此所以仕路清政事治風俗美天下安甯四書慕義而驅場不待也後之取士反此

分天下有德有功者以地而不取以天下自私自於是百有里七十有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邦國之制焉於是百

君朝卿大聘大小聘王巡狩述職之禮崇法度焉於是百有千雉百雉之一五之一九之一一高城深池焉於是

是百有千邑邱甸縣鄙之夫數焉於是百有十乘百乘千乘萬乘之車數焉於是百有兩卒旅帥車之制焉於是百

萬乘之車數焉於是百有兩卒旅帥車之制焉於是百

鄉大夫司徒樂正取士之法焉邦國之制廢而郡縣之制作矣郡縣之制作而世襲之制亡矣世襲之制亡而

數易之弊生矣數易之弊生而民無定巡狩述職之禮廢而上下之情不通考文案而不究事實文案而不

任仁實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城池之制廢而禁禦禁容威服四夷之法亡矣夫家之法廢則民數不可詳矣

民數不可詳而車乘不可出矣車乘不可出而軍師不隱於農矣軍師不隱於農而坐食者眾而公私困窮矣

學即行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學也行之也行之而行之之習之不已理與神會能無悅乎學行之上也言

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是以識前言往行為學而已揚雄何其陋之甚也此大駁也非小疵也

七雄諸侯皆自稱王以為王歟則土無二王四海之內安得而七也以為諸侯歟則地皆有千餘里普天之下

安得而七也王非王侯非侯立位不正此孔孟所以難仕然而仕者將以行其正也人可正則仕矣孔門諸

子有仕大夫之家者有不仕大夫之家者大夫之家可仕亦可以無仕者也何謂可以仕君臣之義不可廢

也何謂可以無仕知其不可教故也故冉求不能改季氏之德孔子所以鳴鼓而攻之也

封建侯者文王所以著於屯之象也所以著於豫之象也宜建侯者孔子所以繫於屯之象也利建侯者周公

所以著於屯之象也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孔子所以著於比之象也

封建之法本於鴻荒之世羣雜之所以自立者也法始於黃帝成於堯舜夏禹因之至桀而亂成湯興而修之

天下無以安至紂而又亂文王武王興而修之天下亦

胡子知言卷第六 三 尊雅堂藏書

以安至幽王而又亂齊桓晉文不能修而又益壞之故  
天下紛紛不能定及秦始皇而掃滅之故天下大亂爭  
起而亡秦猶反撥手於須臾間也

黃帝堯舜安天下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夏  
禹成湯安天下亦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齊  
桓晉文之霸王亦非一事也然不能封建其大法也秦  
二世而亡非一事也然掃滅封建其大繆也故封建也  
者帝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木也不  
封建也者霸世暴主所以縱人欲奪大道私一身之大  
孽大賊也人今聞黃帝堯舜文王武王則尊之貴之以  
為聖人聞齊桓晉文則訾之笑之以為霸者聞始皇胡  
亥則鄙之賤之以為小人之雄爾及聖人所行則不從  
而霸者暴人之所行則從之應代不能改是向也弗思  
之甚也

天地根於和日月星辰根於天山川草木根於地而人  
根於天地之間者也有其根則常而靜安而久常靜安  
久則理得其終物遂其性故封建者政之有根者也故  
上下辨民志定教化行風俗美理之易治亂之難亡扶  
之易興亡之難滅即縣反是

聖人周萬務而無為故博施濟眾不期應於物而物應  
功用配天地悠久無疆而人道立矣  
命有窮達性無加損盡其性則全命  
貴賤命也仁義性也

胡子知言卷第六  
禮學玉生覆校

胡子知言

胡子知言疑義

知言曰天命之謂性性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武  
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必曰心而不曰性何也曰心也  
者知天地宰萬物以成性者也六君子盡心者也故能  
立天下之大本人至于今賴焉不然異端並作物從其  
類而瓜分孰能一之

意謂以成性者也此句可疑欲作而統性情也如何  
賦曰統字亦恐未安欲作而主性情如何

意謂所改主字極有功然凡言剛改者亦是私竊  
講貫議論以為當如此耳未可遽望其本編也如何

意按孟子盡心之意正謂私意脫落眾理貫通盡得  
此心無盡之體而自其擴充則可以即事即物而無

不盡其全體之用焉爾但人雖能盡得此體然存養  
不熟而於事物之間一有所蔽則或有不得盡其用

者故孟子既言盡心知性又言存心養性蓋欲此體  
常存而即事即物各用其極無有不盡夫以大學之

序言之則盡心知性者致知格物之事存心養性者  
誠意正心之事而天爵不貳修身以俟之者修身以

下之事也此其次序甚明皆學者之事也然程子盡  
心知性不假存養其唯聖人乎者蓋惟聖人則合下

盡得此體而用處自然無所不盡中間更不須下存  
養充擴節次功夫然程子之意亦指夫始條理者而

為言非便以盡心二字就功用上說也今觀此書之  
言盡心大抵皆就功用上說又便以為聖人之事竊

疑未安  
祖謙曰成性固可疑然今所改定乃兼性情而言則  
與本文設問不相應來論以盡心為集大成者之始

胡子知言疑義

二學雅堂

條理則非不可以為聖人事但胡子下者也兩字却  
似斷定爾若言六君子由盡其心而能立天下之大  
本如此

意謂論心必兼性情然後語意完備若疑與所設問  
不相應而者也二字亦有未安則意欲別下語云性

固天下之大本而情亦天下之達道也二者不能相  
無而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而主性情者也六君子

惟盡其心故能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達道人至  
于今賴焉云云不知更有病否若所謂由盡其心者

則詞恐太狹不見程子所謂不假存養之意  
知言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修君子

宜深別焉  
意按此章亦性無善惡之意與好惡性也一章相類  
似恐未安蓋天理莫知其所始其在人則生而有之

矣人欲者精於形雜於氣扭於習亂於情而後有者  
也然既有而人莫之辨也於是乎有同事而異行者

焉有同行而異情者焉君子不可以不察也然非有  
以立乎其本則二者之幾微曖曖變夫孰能別之今

以天理人欲混為一區恐未允當  
祖謙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者却似未失蓋降衷

秉彝固純乎天理及為物所誘人欲滋熾天理泯滅  
而實未嘗相離也同體異用同行異情在人識之耳

意再詳此論胡子之言蓋欲人於天理中揀別得人  
欲又於人欲中便見得天理其意甚切然不免有病

者蓋既謂之同體則上面便若人欲兩字不得此是  
義理本原極精微處不可少差試更子細玩索常見

本體實然只一天理更無人欲故聖人只說克己復

禮教人實下工夫去却人欲便是天理未嘗教人求識天理於人欲汨沒之中也若不能實下工夫去却人欲則雖就此識得未嘗離之天理亦安所用乎知言曰好惡性也小人好惡以己君子好惡以道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

蓋按此章卽性與善惡之意若果如此則性但有好好惡而無善惡之別矣君子好惡以道是性外有道也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是天理人欲同時並有無先後賓主之別也然則所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果何謂乎龜山楊子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却是此語直截而胡子非之誤矣

試曰好惡性也此一語無害但若下數語則爲病矣今欲作好惡性也天理之公也君子者循其性者也小人則以人欲亂之而失其則矣

論也夫其精微純粹正當以至善名之龜山謂人欲非性也亦是見得分明故立言直截耳遺書中所謂善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則如之何譬之水澄清者其本然者也其或渾然則以夫泥滓之雜也而其動則爲情情之發有正有不正焉其正者性之常也而其不正者物欲亂之也於是而有惡焉是豈性之本哉其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蓋言其流如此而性之本然者亦未嘗不在也故善學者化其洋以爲其利而已

蓋詳此論性甚善但明道所謂意亦不可不謂之性是說氣稟之性觀上下文可見

意又有此章云本天道變化爲世俗酬酢疑世俗字有病猶釋子之謂父母家爲俗家也改作日用字如何

辨不可以是非分無過也無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夫心宰萬物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感於死則哀動於生則樂欲之所起情亦隨之心亦放焉故有私於身破於愛動於氣而失之毫釐繆以千里者矣衆人昏昏不自知覺方且爲善惡亂方且爲是非惑惟聖人超拔人羣之上處見而知隱由顯而知微靜與天同德動與天同道和順於萬物渾融於天下而無所不通此中和之道所以聖人獨得氏鮮能久者矣爲君子者奈何戒謹於隱微恭敬乎顛沛勿忘也勿助長也則中和自致天高地下而位定萬物正其性命而並育成位乎其中與天地參矣

或問性曰性也者天地之所以立也曰然則孟軻氏荀卿氏揚雄氏之以善惡言性也非歟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言之况惡乎或者問曰何謂也曰

宏問之先君子曰孟子所以獨出諸儒之表者以其知性也宏問曰何謂也先君子曰孟子道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也不與惡對

試曰心無死生亦當刪去  
知言曰凡天命所有而衆人有之者聖人皆有之不以  
情爲有累也聖人不去情人以才爲有害也聖人不病  
才人以欲爲不善也聖人不絕欲人以術爲傷德也聖  
人不棄術人以變爲非達也聖人不志變人以怨爲非  
宏也聖人不釋怨然則何以別於衆人乎聖人發而中  
節而衆人不中節也中節者爲是不中節者爲非快是  
而行則爲止快非而行則爲邪正者爲善邪者爲惡而  
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遷于途哉

熹按聖人發而中節故爲善衆人發不中節故爲惡  
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遷于途哉此亦性無善惡之意  
然不知所中之節聖人所自爲邪將性有之邪謂聖  
人所自爲則必無是理謂性所固有則性之本善也  
明矣

試曰所謂世儒始指荀揚荀揚蓋未知孟子所謂善  
也此一段人抵意偏而詞難當悉刪去  
熹詳此段不可盡刪但自聖人發而中節以下刪去  
而以一言斷之云亦曰天理人欲之不同爾

試曰所謂世儒之過而不自知其非恐氣太厚  
而說傷易折理當極精極密極不可放過至於尊  
前輩之意亦不可不存也  
熹觀此論切中處隨之病謹已刪去

知言曰處居正問心無窮者也孟子何以言盡其心曰  
惟仁者能盡其心居正問爲仁曰爲仁必先識仁之  
體曰其體如何曰仁之道宏大而親切知者可以  
盡不知者雖設千萬言亦不知也能者可以一事舉不  
能者雖指千萬事亦不能也曰萬物與我爲一可以爲

胡子知言

仁之體乎曰子以六尺之軀若何而能與萬物爲一曰  
身不能與萬物爲一心則能矣曰人心有百病一死天  
下之物有一變萬生子若何而能與之爲一居正誠然  
而去他日某問曰人之所以不仁者以放其良心也以  
放心求心可乎曰齊王見牛而不忍殺此良心之苗裔  
因利欲之開而見者也一有見焉操而存之存而養之  
養而充之以至于大大而不己與天地同矣此心在人  
其發見之端不同要識之而已

熹按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此語大可疑觀孔子答  
門人問爲仁者多矣不越以求仁之方告之使之從  
事於此而自得焉爾初不必使先識仁體也又以放  
心求心之問甚切而所答者反若支離天心操存舍  
亡則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矣今於已放  
之心不可操而復存者置不復問乃俟異時見其發  
於他處而後從而操之則夫未見之開此心遂成開  
斷無復有用功處及其見而操之則所操者亦發用  
之一端耳於其本源全體未嘗有一日消養之功便  
欲擴而充之與天同大愚竊恐其無是理也

試曰必待識仁之體而後可以爲仁不知如何而可  
以識也學者致爲仁之功則仁之體可得而見識其  
體矣則其爲益有所施而亡窮矣然則答爲仁之問  
且莫若敏而已矣

祖謙曰仁體誠不可遠語至於答放心求心之問却  
自是一說蓋所謂心操存舍亡則不容息知其放而  
求之則心在是矣者平昔持養之功也所謂良心之  
苗裔因利欲而見一有見焉操而存之者隨事體察  
之功也二者要不可偏廢苟以此章欠缺涵養一段

胡子知言是也

熹按此章

未見之問此心遂成開斷無復用功是處矣若曰於  
已放之心置不復問乃俟其發見於他處而後從而  
操之語却似太過蓋見牛而不忍殺乃此心之發見  
非發見於他處也又所謂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胡子  
曰曰此良心之苗裔固欲人因苗裔而識本根非徒  
認此發用之一端而已

熹謂二者誠不可偏廢然聖門之教詳於持養而畧  
於體察與此章之意正相反學者審之則其得失可  
見矣孟子指齊王愛牛之心乃是因其所明而導之  
非以爲必如此然後可以求仁也夫必欲因苗裔而  
識本根孰若培其本根而聽其枝葉之自茂耶

知言曰天地聖人之父母聖人天地之子也有父母則  
有子矣有子則有父母矣此萬物之所以著見道之所  
以名也非聖人能名道也有異道則有是名也聖人指  
明其體曰性指明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動動則心矣聖  
人傳心教天下以仁也

熹按心性體用之云恐自上蔡謝子失之此云性不  
能不動動則心矣語尤未安凡此心字皆欲作情字  
如何

試曰心性分體用誠爲有病此若改作性不能不動  
動則情矣一語亦未安不若伊川云自性之有形者  
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語意精密也此一段  
似亦不必存

熹詳此段誠不必存然性不能不動此語却安但下  
句却有未當爾今欲存此以下而頗改其語云性不  
能不動動則情矣心主性情故聖人教人以仁所以  
傳是心而妙性情之德又按伊川有數語說心字皆

分明此一役却難曉不知有形二字合如何說

胡子知言疑義

讀堂玉生覆校

胡子知言附錄

朱子語

東萊云知言勝似正蒙先生曰正蒙規摹大知言小仲思問五峯中誠仁如何曰中者性之道言未發也誠者命之道言實理也仁者心之道言發動之端也又疑道字可改為德字曰亦可德字較緊然他是特地下此寬字伊川答與叔書中亦云中者性之德近之伯恭云知言勝正蒙似此等處誠然但不能純如此處爾五峯說心妙性情之德不是他曾去研窮深體如何直見得恁地

五峯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說極好人有私欲遮障了不見這仁然心中仁依舊只在如日月本自光明雖被雲遮光明依舊在裏又如水被泥土塞了所以不流然水性之流依舊只在所以克己復禮為仁只是克了私欲仁依前只在那裏譬如一箇鏡本自光明只緣塵都昏了若磨去塵光明只在

近世為精義之說莫詳於正蒙而五峯亦曰居敬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當深可玩味

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

知言中議論多病近疏所疑與敬夫伯恭議論如心以成性相為體用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先識仁體然後敬有所施先志於大然後從事於小此類極多又其辭意多迫急少寬裕由務以智力探取無涵養之功以至此然其思索精到處何可及也

胡子有言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信哉

胡公所論通書之指曰人見其書之約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而

胡子知言附錄

二 讀堂玉生覆校

不知其味之長也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子之學則知此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此則不可易之至論

跋五峯詩

幽人偏愛青山好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

右衡山胡子詩也初紹興庚辰嘉臥病山間親友仕

於朝者以書見招嘉戲以兩詩代書報之曰先生去

上芸香閣時嘉溪先生除閣老新拔身角冠對其父

嘉溪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章覽編前

頭列畫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

青山只麼青章或傳以語胡子謂其學者張欽夫

曰吾未識此人然觀此詩知其庶幾能有進矣特其

言有體而無用故吾為是詩以箴警之庶其聞之而

有發也明年胡子卒又四年嘉始見欽夫而後獲聞

之恨不及見胡子而卒請其目也因敘其本末而書

之于策以無忘胡子之意云

國史本傳

胡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安國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啻晝夜張栻師事之紹興間上書其畧曰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心官茫茫莫知其鄉若為知其體平有所不察則不知矣有所顧慮有所畏懼則雖有能知能察之良心亦浸消亡而不自知此臣之所大憂也夫敵國據形勝之地逆臣僭位於中原牧馬駭駭欲爭天下臣不是懼而以良心為大憂者蓋良心充于一心通于天地宰制萬事統攝億兆之本也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

陛下亦有朝廷政事不干於慮便變智巧不陳於前妃嬪佳麗不幸於左右時矣陛下試於此時沈思靜慮方今之世當陛下之身事孰為大乎孰為急乎必有欻然而餒惘然而痛坐起彷徨不能自安者則良心可察臣言可信矣昔者舜以匹夫為天子醫腹以匹夫為天子父受天下之養豈不足於窮約哉而醫腹猶不悅自常情觀之舜乃可以免矣而舜蹙然有憂之舉天下之大無足以解憂者徽宗皇帝身享天下之奉幾三十年欽宗皇帝生於深宮享乘輿之次以至為帝一旦劫於讐敵遠適窮荒衣裘失司服之制飲食失膳夫之味居處失官殿之安妃嬪之好動無威嚴辛苦墊隘其願陛下加兵敵國心目睽睽猶飢渴之於飲食庶幾一得生還父子兄弟相持而泣歡若平生引領東望九年於此矣夫以疎賤念此痛心當食則噎未嘗不投箸而起思欲有為况陛下當其任平而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充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稱敵陛下自念以此事親於舜何如也且羣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左貪圖寵榮皆為身謀爾陛下乃信之以為必持是可以進撫中原展省陵廟來歸兩宮亦何誤邪萬世不磨之辱臣子必報之誓子孫之所以寤苦枕戈弗與其天下者也而陛下願慮長懼忘之不敢以為懲臣下僭逆有明目張膽願為負叛者有協贊亂賊為之羽翰者有依隨兩端欲以中立自免者而陛下願慮畏懼竟之不敢以為討守此不改是祖宗之靈終天累露無與復存也父兄之身終天困辱而求歸之望絕也中原士民沒身塗炭無所赴想也陛下念亦及此乎王安石輕用已私粉更法令棄誠而懷詐與利而忘

胡子知言

胡子知言附錄

五

義尚功而誇道人皆知安石廢祖宗法令不知其并與祖宗之道廢之也邪說既行正論屏棄故姦邪放挾紹述之義以逞其私下誣君父上欺祖宗誣誣宜在廢遷隆祐使我國家君臣父子之間頓生疵病三綱廢壞神化之道泯然將滅遂使敵國外橫益賊內訌王師傷敗中原陷沒二聖遠擄於沙漠皇輿僻寄於東吳置萬姓未知依底廟至也若猶習於因循憚於更變亡三綱之木性昧神化之具能上以利勢誘下下以智術干上是非由此不公名實由此不核實則由此失當亂臣賊子由此得志人紀由此不修天下萬事倒行逆施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將何以異於先朝求救禍亂而致升平乎末年陛下即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無堅定不易之誠然陳東以直諫死於前馬伸以正論死於後而未聞誅一姦邪黜一諛佞何摧中正之力而去姦邪之難也此雖當時輔相之罪然中正之士乃陛下腹心耳目奈何以天子之威權億兆之命乃不能保全二三心腹耳目之臣以自輔助而令姦邪得而殺之於誰責而可乎臣竊痛心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已也高閣為國子司業誦幸太學宏見其表作書責之曰太學明人倫之所在也昔楚懷一不返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蓋忿秦之以彊力詐其君使不得其死其憐勝於加之以刃也太上皇帝初制於醜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臥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難為大恩乎昔宋公為楚所執及楚子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中國之命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企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為大恩

乎晉朝廢太后董養遊太學升堂歎曰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則引遠而去今閣下目觀忘經滅理北面敵國以苟宴安之事猶儼然為天下師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止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為之詞云云欺天罔人孰甚焉宏初以陰補有承務郎不調秦檜留國貽書其兄雷問二弟何不通告意欲用之宏作書止敘契好而已宏書辭甚厲人問之宏曰政恐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之端檜死宏被召竟以疾辭卒于家著書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善範也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

胡子知言附錄

譚瑩玉生覆校

凡簡端閣出者俱係榕村講授中所取末又附錄五峯先生語云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中而義乃可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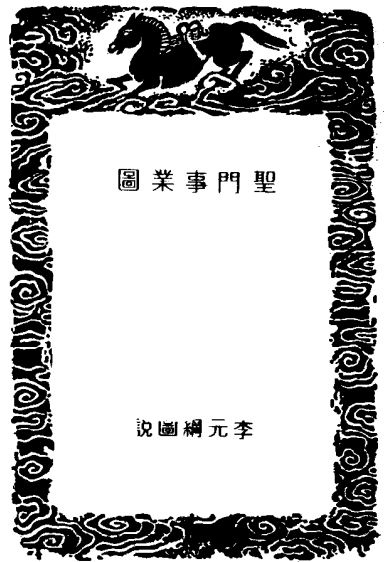
走少見東萊呂氏有知言勝正蒙之說渴欲觀其書而  
 秘閣所藏亦無之恆以真恨因備求之四方三十年不  
 獲見宏治己酉春南歸過姑蘇遇楊君謙儀曹語及之  
 君謙云嘗見之崑山藏書家許轉錄之久未得也族姪  
 文杰有事三吳乃委之而得諸陸氏上有篠堂圖書蓋  
 故張節之憲副所藏者其間亦多錯誤遂手校一遍別  
 取吳文肅公真文忠公二跋實目錄後凡書之見於朱  
 張呂三先生疑義中者皆不復出而自為一卷又取文  
 一先生所論及宋史傳為附錄一卷蓋欲使此書彙次  
 完粹以便講習非敢有所去取也竊觀胡子之書有曰  
 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文公先生嘗誦之以警  
 後學然則讀是編者要必以此言為準而後庶幾有所  
 得乎新安千戶所侯文暉之子應見予之惓惓於斯也  
 為刻梓傳焉亦可謂知學向義者矣宏治三年歲次庚  
 戌春二月上日新安後學程敏政謹題 雍正乙巳季冬  
 二十六日畏炎居士閣

右胡子知言六卷疑義一卷附錄一卷宋胡宏撰按宏  
 字仁仲崇安人安國子實弟事蹟具見附錄宋史本傳  
 是編其講學之語又皆撰皇王大紀殆以內聖外王之  
 學自任者也 四庫提要均已著錄錢辛楣十駕齋養  
 新錄謂皇王大紀陳振孫書錄前題識之則當時有識  
 者早識其後矣云云白江雜記路史在胡宏之後徵引  
 益為與博自後儒生侈談遠古而荒唐之詞流為丹青  
 蓋好奇而不學之弊云云仁仲生平迥異羅泌豈可以  
 後來荒誕歸獄為哉首至是編朱子亦嘗疑之其門

胡子知言友

明雅堂藏書

人張敬夫亦未嘗株守其說然兩宋理學諸儒自周程  
 張朱而外求其有大醇而無小疵者原不數觀既風節  
 文章具有本末即一二語偶涉於偏仍未害於理蓋知  
 之非艱行之維艱仁仲父子兄弟力排和議直聲振於  
 一時百折不回決不受秦檜半錠遂令千百載讀其遺  
 書猶凜凜有生氣即如陸子靜王陽明雜以禪學而生  
 平無愧亦安得並其遺書而其薄之也前明程篁墩刻  
 之迄今流布漸罕偶得抄本特重刻之以為講宋學者  
 指歸焉篁墩謂吳文肅真文忠二跋實目錄後茲並目  
 錄無之依寬原刻補入道尤庚戌首夏南海伍崇曜謹  
 跋



聖門事業圖序  
 欲窺聖人之門牆所造之道有四焉曰明曰習曰存  
 曰覺是也明則知之必當習則行之必熟若夫存覺  
 則仁矣知而能行是猶適燕而北轅其所趨雖有遲  
 速之不同終亦必至而後已苟終日談燕而駐足則  
 亦安能至哉此版築之學所以有行之惟艱之說也  
 雖然始條理者知之事也有知之士則必知之明擇  
 之精苟未知而力行是猶適燕而南轅縱復疾馳心  
 幽升而足具越未見其能至也此大學之道必以致  
 知為先焉予留心道學幾三十載食息研究不忘粗  
 亦知所趨向矣於是列為十圖共成一編以示同志  
 蓋欲咸知聖門事業之所在而不失其所趨向也因  
 目曰聖門事業圖知之有所未盡幸無惜告教之乾  
 道庚寅百鍊真隱李元綱圖紀序

聖門事業圖

### 傳道正統

歷代聖賢  
 中正之道  
 行而無弊



伯夷 荀况  
 柳下惠 揚雄



瞿曇 楊朱  
 老聃 墨翟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顏子 曾子 子思 孟子 伊川 明道

### 大本達道

人性之善也此言  
 天命之性惟理也  
 此言生理之性  
 生理之性其本  
 善其性不可一聚  
 論學者當之  
 性出於天不於氣  
 氣論性不論氣不

誠其心知其性則知天

誠忠仁



### 進脩倫類

備論氣不論性不  
 明若夫生理之性  
 性即氣也氣即性  
 也思氣有清濁故  
 才質有厚薄而善  
 惡知惡出焉前攝  
 言性皆言其子耳  
 學以勝其氣復其  
 性則善矣

以貫之

性生  
 才  
 形  
 善惡  
 是非 下學上達

誠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

一敬仁

易神常仁

無息不存  
 無一物不該  
 喜怒哀樂未發前  
 寂然不動之時  
 性靜  
 神藏  
 氣平  
 無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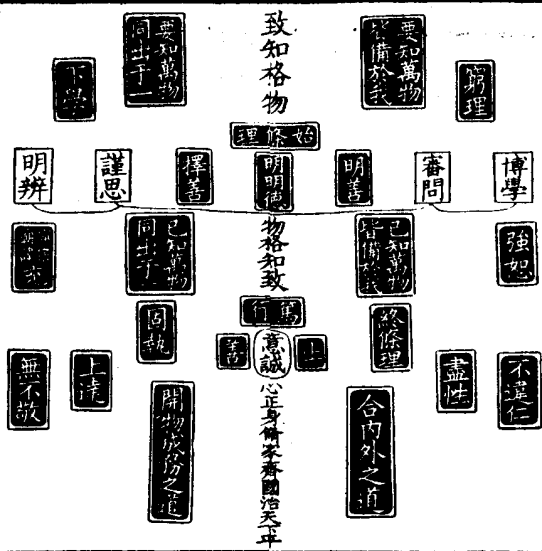
無息不存  
 敬以直內之時  
 心正  
 意誠  
 志定  
 情忘  
 念寂

謹思 克念 約情 持志 養氣 存神 率性 誠意 存心 謹獨 動容 正氣 去雜氣 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 不惑 不惑 不惑 不惑 室慾

發而皆中節  
 動容周旋中禮  
 義以方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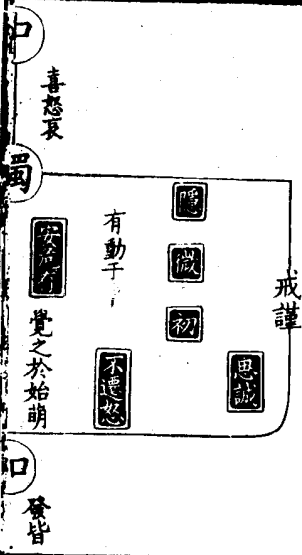
# 為學之序

四



## 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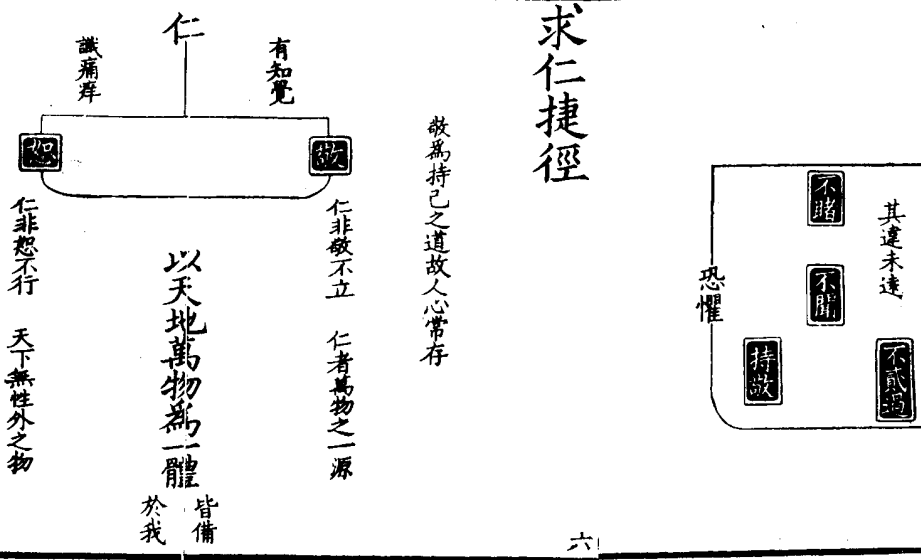
五



樂未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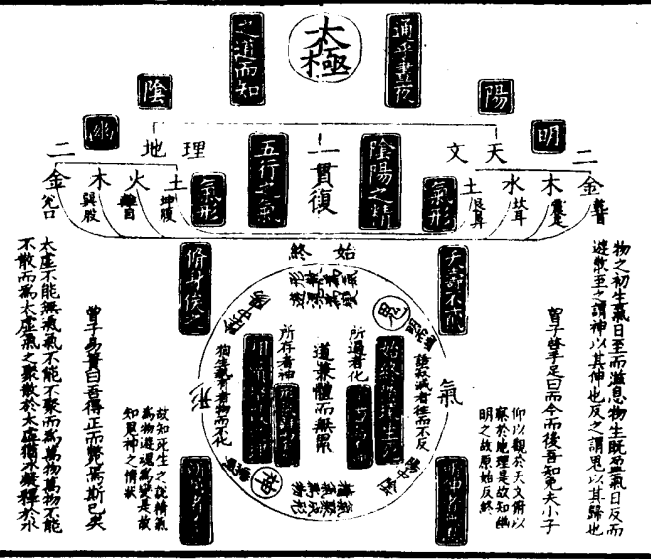
# 求仁捷徑

中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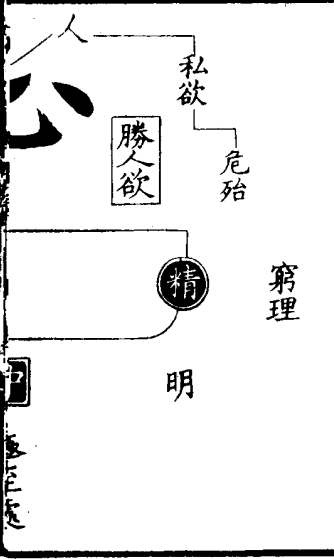
# 聚散常理

七



# 傳心密旨

八



道  
八  
循天理  
精微  
盡性  
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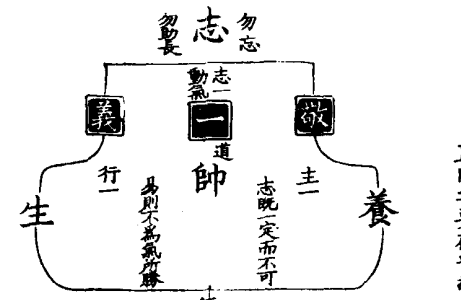
一氣通感



天地萬物一  
氣也動於心  
則天地鬼神  
應之矣為善  
則善氣應之  
善氣之會為  
吉為不善則  
惡氣應之惡  
氣之會為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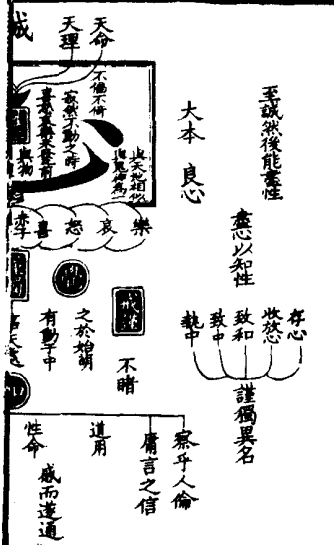
聖門事業圖

帥氣良方



養氣之要在乎直  
直內之要在乎敬  
志既定而不可  
易則不為氣所移  
以志御氣而  
不為氣所御  
氣一  
血氣喜  
行惡止  
動志  
以志移氣而  
不為氣所移  
逆則怒  
順則喜  
勞則憂  
逸則肆  
盛則盈  
衰則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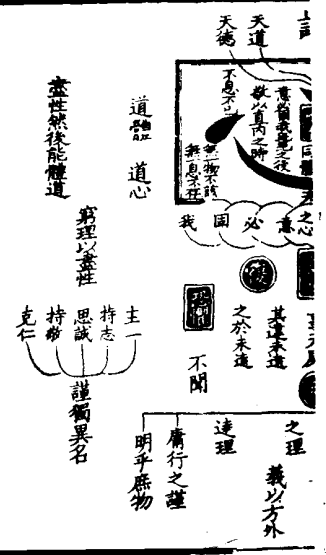
心性本體



至誠然後能盡性  
大本 良心  
存心  
致和  
致中  
謹獨異名  
察乎人倫  
庸言之信  
道用  
性命 感而達道

聖門事業後序

古之所謂士君子者為己而學為人而仕所謂為己而學者盡其心知其性存其心養其性是也所謂為人而仕者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是也有為己之學則必有為人之仕矣方其務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而後已非為利祿計也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從之者任之也是以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後之士君子則不然為人而學為己而仕所謂為人而學者搗章繪句以祈人之知博物洽聞以求世之用是也所謂為己而仕者富貴利達以為榮膏粱文繡以為樂是也為人而學則必有為己之仕矣先達之士唱於上後進之士應於下父以是教其子兄以是詔其弟師以是傳其徒少習之長成之靡然成風蕩不知返本末失序故其措心積慮不出於道其處己應物之際顛倒錯亂雖欲強於為善則亦紛然莫知所適從也吁可憐哉 友人李國紀上庠賢士也世為錢塘人父祖登科飽聞詩禮寓居吳興之新市力學不倦操履益堅雖處困窮怡然自得不為外物之所奪不為異端之所誘其學以存心養性為本所造必欲至於通晝夜之道明屈伸之理而後已日就月將撰成十圖俾後學知所趨向其志亦大矣仍集內聖外王之道三先生西銘解厚德錄言行編數書版行於世亦可謂知所用心也予與之交遊非一日矣因道其詳庶



知吾儒自有妙道精義不假外求又知為學不專在於科舉他日因時行道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蓋有所自也乾道壬辰端午三山王介識

聖門事業後序

孟子曰仁人心也則仁之為言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體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寂然不動敬以直內與天地相似與鬼神為一無一息不存無一物不該如衡之平不加於物如鑑之明不蔽於垢初無過與不及所取準則以為中者本心而已由是而出無有不合故謂之和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反求吾心則知與天地萬物本同一體何以驗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乍見之時其心怵惕者由物之體傷於彼而吾之心感痛於此則仁之體顯矣自此而親親自此而仁民自此而愛物皆其本心隨物而見者然也惟其枯於蕞然之形體常有私意小智撓乎其間所發遂至於出入不齊而不中節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受天地之中者夫而不守吁可憐哉此子思所以有謹獨之說也蓋謹獨者所以執中也亦聞前脩之論謹獨乎獨非交物之時有動於中其遠未遠也雖非視聽所及而其幾固已瞭然心目之間矣其為顯見孰甚焉雖欲自蔽吾誰欺欺天乎方其喜怒哀樂發而未遠意必固我微見其端安危存亡之機繫焉要當覺之於始萌復之於未遠措心積慮常務執中戒謹恐懼惟恐失之逮其察乎人倫明乎庶物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自然發而中節也感而遂通也義以方外也莫非順性命之理也自此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循致矣嗚呼此道甚明學者昧焉終日營營而不知有是道窮人欲而滅天理無足怪也殊不知古之君子莫不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以養中於喜怒哀樂始發之際以執中然後發必中節動無不和六經之說語孟之言皆所以明斯道也所學未嘗不在於是所行亦未嘗不在於是亦未有捨是能至聖賢者也雖然其學皆自窮理入窮理者致知格物是也子思後學未知此道故作圖以示之集說以明之有志之士幸勿怠焉乾道癸巳仲秋旦日錢塘李元綱識

聖門事業圖一卷

宋李元綱撰元綱字國紀錢塘人孝宗時上庠生是書凡分十圖曰傳道正統曰大本達道曰進修倫類曰為學之序曰存心要法曰求仁捷徑曰聚散常理曰傳心密旨曰一氣通感曰帥氣良方曰心性本體前有序後有自跋其大旨以存心為主以應物為要而以窮理為用力之始大抵皆儒生習見之說

宋本說以弘治年華氏翻宋本重校撰補





復刻至書序

謂之至書者。至理之所藏也。古昔聖賢。以至理蘊于心。則爲至德。以至德洩于言。則爲至論。以至論措于  
行。則爲至道。以至道載于典籍。則爲至書。此至書之所由名也。予雖竊守侯邦。而志懷慕古。乃於羣書中  
檢得此帙。實蔡九峯潛心聖賢之學。搜此至理于羣經諸史之中。彙集成編。以詔來世。予展而玩之。則聖  
賢相傳心法之奧。宛在目中。學古向上之機。有不待喻而自悟者。但此書格制欠宏。而字行未析。甚不使  
于披讀。乃命儒臣再加校正。臚刻大式。將欲廣傳海內。俾有志于心學者。據此以希賢聖。譬之軌轍不  
殊。而駕可攀矣。夫奚難哉。傳曰。聖賢可學而至。是在奮修者何如爾。嘉靖丁巳季冬日五友軒書。

復刻至書序

蔡沈撰

至書原序

至書者。言乎理之極至者也。天下之理。中而止矣。堯舜禹之相授。孔子孟子之相傳。上下數千百年。而其  
言若出於一者。天之降衷。民之受中。理無二本。故言無二致也。然而理有體有用。靜而無所倚者。體也。  
動而無過不及者。用也。體則虛明。而無一善之不備。用則該貫。而無一事之不周。聖聖相承。其所以互相  
發明者。雖或有議論詳略之不同。稱述名義之不一。若夫根源之發。旨趣之歸。所以講明乎此理者。則因  
同一本也。三代之前。上之所以爲教。下之所以爲學。則從事乎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  
若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不過使其由夫日用之常而已。夫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精微之論。不過數語。當  
是時也。風俗醇。人心正本。原不差。故士亦積學而造於自得。而孟子沒。聖人之道不傳。學者專記誦之工。  
溺詞章之技。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於是異端邪說。得以乘閒投隙。言道德。論心性。舍實取虛。棄有語無。以  
其似是而易以惑人也。是以天下靡然趨之。其信之者。固入於老佛矣。其疑之者。亦入於老佛也。其與之  
者。固入於老佛矣。其攻之者。亦入於老佛也。泯泯然。以至于今。天理民彝。幾何而不至於淪喪也哉。嗟

至書原序







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精氣者，神之質也。游魂者，神之靈也。物生則精氣聚，物死則精氣散。游魂者，神之靈也，能游於天地之間，不可見而不可測。游魂之變，則為鬼神。鬼神之情狀，不可見而不可測。故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與天地相似，則天地之德也。天地之德，無私而無偏，無怨而無德。故君子與天地相似，則天地之德也。天地之德，無私而無偏，無怨而無德。故君子與天地相似，則天地之德也。

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智者，天之德也。周乎萬物，則天之德也。道濟天下，則天之德也。故君子與天之德，則天之德也。天之德，無私而無偏，無怨而無德。故君子與天之德，則天之德也。

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

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旁行者，天之德也。不流者，天之德也。樂天知命，則天之德也。故君子與天之德，則天之德也。天之德，無私而無偏，無怨而無德。故君子與天之德，則天之德也。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安土者，天之德也。敦乎仁，則天之德也。故君子與天之德，則天之德也。天之德，無私而無偏，無怨而無德。故君子與天之德，則天之德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範圍者，天之德也。曲成萬物，則天之德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則天之德也。故君子與天之德，則天之德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者，天之德也。陽者，天之德也。故君子與天之德，則天之德也。天之德，無私而無偏，無怨而無德。故君子與天之德，則天之德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仁者，天之德也。知者，天之德也。百姓日用而不知，則天之德也。故君子與天之德，則天之德也。天之德，無私而無偏，無怨而無德。故君子與天之德，則天之德也。

易，無思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易，無思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易者，天之德也。無思也，寂然不動，則天之德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天之德也。故君子與天之德，則天之德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憧憧往來，則天之德也。朋從爾思，則天之德也。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則天之德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尺蠖者，天之德也。龍蛇者，天之德也。故君子與天之德，則天之德也。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精義入神，則天之德也。利用安身，則天之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則天之德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克己復禮，則天之德也。天下歸仁焉，則天之德也。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則天之德也。

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能，請事斯語矣。

朱子曰：目、耳、口、手、足，皆天賦之性，非禮勿視、聽、言、動，所以存此性也。若視、聽、言、動，皆非禮，則此性必亂。故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此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所以養其性也。此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所以養其性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朱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此言孔子之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此言孔子之道，一以貫之。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朱子曰：忠，己之謂也。恕，己之謂也。忠，己之謂也。恕，己之謂也。忠，己之謂也。恕，己之謂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朱子曰：天地之化，往者來者，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止而不易者，莫如川流。故於此致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一息之閒斷也。

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朱子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質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

其所發而達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其舊之謂也。舊者，其舊之謂也。新者，其舊之謂也。舊者，其舊之謂也。

朱子曰：明德者，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朱子曰：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主也。誠意也，意者心之所發也。致知也，致知者，致其心之所發也。

朱子曰：明德者，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朱子曰：明德者，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朱子曰：明德者，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朱子曰：明德者，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朱子曰：明德者，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朱子曰：明德者，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朱子曰：明德者，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朱子曰：明德者，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朱子曰：明德者，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朱子曰忿懣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不能無者然有一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此所謂修身在正其心

或問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之傳以為有所喜怒哀懼愛惡懼使為不得其正然則其為心也必如身

木之不能死灰之不振然乃為得其正耶曰人之心固然而明如鑑之空如鏡之平以為必如身

之主者則其時處之不同而喜怒哀懼愛惡懼使為不得其正然則其為心也必如身

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而平之理流行不滯正光明且足乃所以與俱往則其道

何不得其正者有哉唯其心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和失且明且足乃所以與俱往則其道

憂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朱子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偏倚故謂之和

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此道之達道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

道性之謂中也明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朱子曰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中庸之道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和

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位而極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和

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一

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

亦非有兩事也故此合而論之以結上文之意

或問中字之義程子以中庸為言呂氏以中為說不偏不倚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論之何也

曰中字之義程子以中庸為言呂氏以中為說不偏不倚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論之何也

曰中庸之名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也蓋不偏不倚則

無所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也蓋不偏不倚則

不近四旁之心地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也蓋不偏不倚則

取之可名而所以為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也蓋不偏不倚則

及之可名而所以為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也蓋不偏不倚則

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曰中言和

此而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曰中言和

相為體用此處於名義之為所以不為取此道而致其

曰中庸之義程子以不偏不倚言之也中庸之義程子以不偏不倚言之也

直驗於今之無所謂中庸者其常久而不可易者細微而必信謂則其名為義以不為言者

又執若平常之所謂中庸者其常久而不可易者細微而必信謂則其名為義以不為言者

武之日用之常推而至於無窮而非其常矣

至

外於我也天命之謂性性之謂道道之謂教教之謂學此先明性道教之名也蓋以其本皆出乎天而實不

能以自化也蓋性之謂道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者也蓋性之謂道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者也蓋性之謂道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者也

在天而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一也蓋性之謂道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者也蓋性之謂道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者也

以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也循此而為之則天也循此而為之則人也不在人在物性之謂道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者也

以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也循此而為之則天也循此而為之則人也不在人在物性之謂道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者也

以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也循此而為之則天也循此而為之則人也不在人在物性之謂道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者也

以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也循此而為之則天也循此而為之則人也不在人在物性之謂道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者也

以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也循此而為之則天也循此而為之則人也不在人在物性之謂道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者也

以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也循此而為之則天也循此而為之則人也不在人在物性之謂道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者也

以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也循此而為之則天也循此而為之則人也不在人在物性之謂道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者也

以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也循此而為之則天也循此而為之則人也不在人在物性之謂道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者也

以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也循此而為之則天也循此而為之則人也不在人在物性之謂道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者也

以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也循此而為之則天也循此而為之則人也不在人在物性之謂道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者也

以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也循此而為之則天也循此而為之則人也不在人在物性之謂道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者也

以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也循此而為之則天也循此而為之則人也不在人在物性之謂道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者也

以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也循此而為之則天也循此而為之則人也不在人在物性之謂道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者也

以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也循此而為之則天也循此而為之則人也不在人在物性之謂道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者也

以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也循此而為之則天也循此而為之則人也不在人在物性之謂道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者也

以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也循此而為之則天也循此而為之則人也不在人在物性之謂道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者也

以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也循此而為之則天也循此而為之則人也不在人在物性之謂道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者也

以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也循此而為之則天也循此而為之則人也不在人在物性之謂道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者也

以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也循此而為之則天也循此而為之則人也不在人在物性之謂道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者也

以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也循此而為之則天也循此而為之則人也不在人在物性之謂道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者也

以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也循此而為之則天也循此而為之則人也不在人在物性之謂道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者也

以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也循此而為之則天也循此而為之則人也不在人在物性之謂道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者也

以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也循此而為之則天也循此而為之則人也不在人在物性之謂道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者也

以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也循此而為之則天也循此而為之則人也不在人在物性之謂道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者也

以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也循此而為之則天也循此而為之則人也不在人在物性之謂道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者也

以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也循此而為之則天也循此而為之則人也不在人在物性之謂道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者也

以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也循此而為之則天也循此而為之則人也不在人在物性之謂道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者也

以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也循此而為之則天也循此而為之則人也不在人在物性之謂道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者也

以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也循此而為之則天也循此而為之則人也不在人在物性之謂道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者也

以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也循此而為之則天也循此而為之則人也不在人在物性之謂道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者也

以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也循此而為之則天也循此而為之則人也不在人在物性之謂道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者也

至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慎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朱子曰：集義者，言積善也。欲事事皆合於義也。集者，聚也。義者，宜也。無所掩取也。知齊侯發呂之歸，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義之始乃由非善合義，自反常道，是以無所掩取也。知齊侯發呂之歸，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義之始乃由非善合義，自反常道，是以無所掩取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朱子曰：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道，則有事正，則期也。告子曰：心不正，是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助其長，其或末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氣之度也。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遁，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

朱子曰：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也。淫，放也。邪，僻也。遁，避也。四者，皆心之病也。知言者，知此病也。詖辭，知其所蔽也。淫辭，知其所陷也。邪辭，知其所遁也。遁辭，知其所窮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言，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詖，隱之心也。內詖，與求名也。其真心方下見，偏也。內交，與譽也。其真心方下見，偏也。內交，與譽也。其真心方下見，偏也。內交，與譽也。

孟子曰：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朱子曰：乍，猶忽也。怵，驚也。惕，懼也。惻，傷之切也。隱，隱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與求名也。其真心方下見，偏也。內交，與譽也。其真心方下見，偏也。內交，與譽也。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朱子曰：羞，恥也。惡，不善也。惻，傷也。隱，隱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與求名也。其真心方下見，偏也。內交，與譽也。其真心方下見，偏也。內交，與譽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朱子曰：惻，傷也。隱，隱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與求名也。其真心方下見，偏也。內交，與譽也。其真心方下見，偏也。內交，與譽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朱子曰：擴，推廣之意。充，猶足也。四端，在我心也。擴而充之，則四海之內，無不充之。其本然之則，雖非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朱子曰：擴，推廣之意。充，猶足也。四端，在我心也。擴而充之，則四海之內，無不充之。其本然之則，雖非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朱子曰：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切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舞之。

朱子曰：斯，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非視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足舞之蹈之，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誠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公都子曰：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也。

朱子曰：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也。荀子曰：性，天之賦也。孟子曰：性，天之賦也。孟子曰：性，天之賦也。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朱子曰：此即論水之說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朱子曰：此章言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說，則此章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可以為善而不以為善，則性之本善可知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朱子曰：此言性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無不備於我。然性之理無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朱子曰：誠實也。言反身而誠，則無不誠。樂莫大焉，言樂莫大於誠也。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朱子曰：強，勉也。勉，推己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有私意之障，而理未純也。故當強勉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朱子曰：性者，天之賦也。然性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孟子曰：性不能皆如其願，則不止為命，蓋命之極，亦有命。命之極，亦有命。命之極，亦有命。命之極，亦有命。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朱子曰：仁義禮智聖，皆天賦於人。則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而性者，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孟子曰：命之於仁義禮智聖，皆天賦於人。則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而性者，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  
 朱子曰：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涉。堯舜性之也，言堯舜之性，自天賦而後，無復有性也。湯武反之也，言湯武之性，自天賦而後，有復其性也。至於堯舜，復性者，反其性也。其性，天賦之性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朱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言動容周旋，皆中禮也。哭死而哀，言哭死而哀，皆中禮也。經德不回，言經德不回，皆中禮也。言語必信，言言語必信，皆中禮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朱子曰：行法以俟命，言君子行法，皆中禮也。俟命，言俟命，皆中禮也。

朱子曰：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涉。堯舜性之也，言堯舜之性，自天賦而後，無復有性也。湯武反之也，言湯武之性，自天賦而後，有復其性也。至於堯舜，復性者，反其性也。其性，天賦之性也。

朱子曰：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涉。堯舜性之也，言堯舜之性，自天賦而後，無復有性也。湯武反之也，言湯武之性，自天賦而後，有復其性也。至於堯舜，復性者，反其性也。其性，天賦之性也。

朱子曰：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涉。堯舜性之也，言堯舜之性，自天賦而後，無復有性也。湯武反之也，言湯武之性，自天賦而後，有復其性也。至於堯舜，復性者，反其性也。其性，天賦之性也。

朱子曰：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之矣。此法之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之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朱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言養心莫善於寡欲也。其為人也寡欲，言其為人也寡欲也。其為人也多欲，言其為人也多欲也。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  
 朱子曰：無極而太極，言無極而太極也。無極而太極，言無極而太極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朱子曰：太極動而生陽，言太極動而生陽也。動極而靜，言動極而靜也。靜復動，言靜復動也。一動一靜，言一動一靜也。互為其根，言互為其根也。分陰分陽，言分陰分陽也。兩儀立焉，言兩儀立焉也。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朱子曰：陽變陰合，言陽變陰合也。而生水火木金土，言而生水火木金土也。五氣順布，言五氣順布也。四時行焉，言四時行焉也。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朱子曰：五行一陰陽也，言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言陰陽一太極也。太極無極也，言太極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言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也。

朱子曰：五行一陰陽也，言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言陰陽一太極也。太極無極也，言太極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言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也。

朱子曰：五行一陰陽也，言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言陰陽一太極也。太極無極也，言太極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言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也。

朱子曰：五行一陰陽也，言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言陰陽一太極也。太極無極也，言太極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言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也。

朱子曰：五行一陰陽也，言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言陰陽一太極也。太極無極也，言太極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言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也。

朱子曰：五行一陰陽也，言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言陰陽一太極也。太極無極也，言太極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言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也。

朱子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溫而無剛者也所謂妙合者也其所以理  
無妄之謂也精而不可言也精而不可言也精而不可言也精而不可言也精而不可言也精而不可言也  
氣化而生者也氣聚而成形也氣散而歸於道也氣散而歸於道也氣散而歸於道也氣散而歸於道也  
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其極也白一物各具一其性而男女一其極也白一物各具一其性而男女一其極也  
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謂天下莫能與之爭者其性也夫性者天之賦與也而不可奪也夫性者天之賦與也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朱子曰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道也然陰陽五行氣貫  
交運而人之氣得其秀故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道也然陰陽五行氣貫交運而人之氣得其秀故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道也  
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動而太極有陰陽之分而動靜之理亦隨之而動靜之理亦隨之而動靜之理亦隨之而  
萬物其在於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而動而太極有陰陽之分而動靜之理亦隨之而動靜之理亦隨之而動靜之理亦隨之而  
矣哉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

而主靜  
無欲  
故靜

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朱子曰此言聖人全體而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道也然陰陽五行氣貫  
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也中之其也中之其也中之其也中之其也中之其也中之其也中之其也中之其也中之其也中之其也  
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向之所謂動靜之理亦隨之而動靜之理亦隨之而動靜之理亦隨之而動靜之理亦隨之而  
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  
用有以行若君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達不森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也

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

朱子曰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過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脩為而常自然也未至此而  
而理則直而聖可學矣  
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朱子曰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  
已隨所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剛也剛也剛也剛也剛也剛也剛也剛也剛也  
也陰也柔也柔也柔也柔也柔也柔也柔也柔也柔也柔也柔也柔也柔也柔也柔也柔也柔也柔也柔也柔也柔也柔也柔也  
之問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而故引之以死矣此天地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朱子曰易之爲書廣大審悉然其至極則此圖道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兄弟之學於周  
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于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足則必有微以爲

朱子曰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道也然陰陽五行氣貫  
以學亦不可不知也  
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  
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誠能全此而已誠者天之正理也人皆得之而聖人得之而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朱子曰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爲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之說取也  
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爲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誠爲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圖之陽動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朱子曰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實乾道變化而萬物  
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爲一物之主矣即圖之陰靜矣  
純粹至善者也  
朱子曰誠不雜也純無疵也此天之所賦  
物之所受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朱子曰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之謂也繼之者  
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謂也成則物之已  
陰之屬也誠之已立者也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朱子曰元始亨通利達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誠於物善  
之體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己性之成也此於圖已爲五行之性矣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朱子曰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  
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誠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  
周子曰聖誠而已矣  
朱子曰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  
此實理而已即所謂太極者也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朱子曰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悌忠順  
之屬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備矣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朱子曰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則非也而動而陽誠非至此而  
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則非也而動而陽誠非至此而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僻塞也

朱子曰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  
物者也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故誠則無事矣。

朱子曰誠則乘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

至易而行難。

朱子曰實理自然故易人處之故難。

果而難無難焉。

朱子曰果者備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無不能奪之矣。

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朱子曰克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主雖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效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朱子曰誠無爲。

朱子曰實理自然何爲之有即太極也。

幾善惡。

朱子曰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意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動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朱子曰道之得於身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

朱子曰性者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己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德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朱子曰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朱子曰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遍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朱子曰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惡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而乘事吉凶之兆也。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朱子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擇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而幽也。

誠神幾曰聖人。

朱子曰性焉安焉則精則神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周子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朱子曰有形則滯於一偏。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朱子曰神則不滯於形而不固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朱子曰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朱子曰精上文起下意。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朱子曰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也。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朱子曰此即所謂五行一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朱子曰此即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

混今闢兮其無窮兮。

朱子曰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故曰闢一動一靜其運如循環之無窮此兼其體用而言也此章發明圖意更宜參考。

程子答張子書曰承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尙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

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焉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誠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目力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待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

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向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之為非，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視聖人喜怒之正，為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遺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張子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朱子曰：天賦也以道，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道，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賦於天地，形於地，於乾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物之所資以成者也。故曰：天地之氣，蓋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成者也。故曰：天地之靈，蓋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成者也。故曰：天地之德，蓋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成者也。故曰：天地之性，蓋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成者也。故曰：天地之理，蓋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成者也。故曰：天地之氣，蓋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成者也。故曰：天地之靈，蓋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成者也。故曰：天地之德，蓋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成者也。故曰：天地之性，蓋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成者也。故曰：天地之理，蓋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成者也。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朱子曰：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資以成者也。故曰：天地之靈，蓋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成者也。故曰：天地之德，蓋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成者也。故曰：天地之性，蓋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成者也。故曰：天地之理，蓋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成者也。故曰：天地之氣，蓋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成者也。故曰：天地之靈，蓋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成者也。故曰：天地之德，蓋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成者也。故曰：天地之性，蓋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成者也。故曰：天地之理，蓋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成者也。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朱子曰：人物皆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成者，皆天地之靈，蓋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成者也。故曰：天地之靈，蓋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成者也。故曰：天地之德，蓋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成者也。故曰：天地之性，蓋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成者也。故曰：天地之理，蓋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成者也。故曰：天地之氣，蓋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成者也。故曰：天地之靈，蓋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成者也。故曰：天地之德，蓋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成者也。故曰：天地之性，蓋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成者也。故曰：天地之理，蓋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成者也。

朱子曰：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遠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曰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朱子曰：不才，天理而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官人也。故謂之悖德、害仁、曰賊。濟，惡曰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朱子曰：不才，天理而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官人也。故謂之悖德、害仁、曰賊。濟，惡曰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喜繼其志。朱子曰：善述其事，窮神則喜繼其志。朱子曰：善述其事，窮神則喜繼其志。朱子曰：善述其事，窮神則喜繼其志。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朱子曰：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朱子曰：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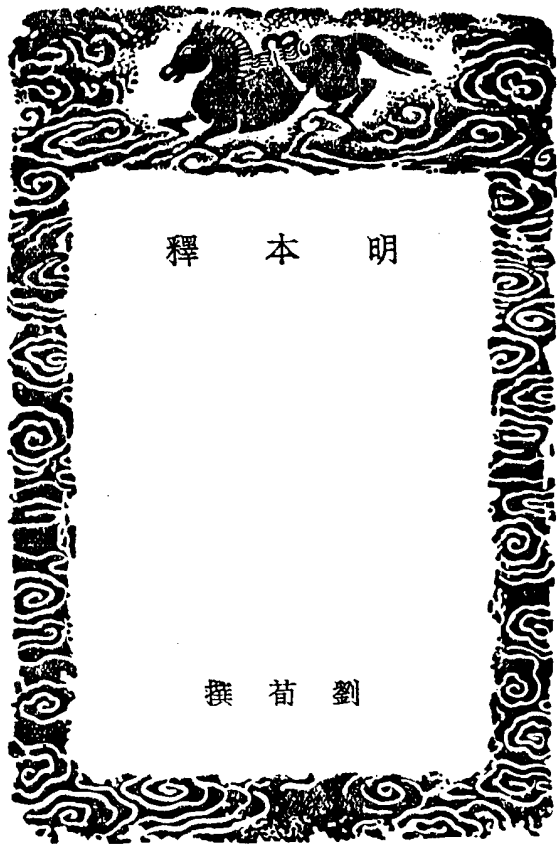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朱子曰：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朱子曰：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朱子曰：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朱子曰：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朱子曰：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朱子曰：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朱子曰：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朱子曰：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朱子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朱子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朱子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明本釋目錄

卷上

明四端察五典

不欺

敬

求實用

修身

信

審勢

卷中

正名分

達人情去利心

寬而有制

激源

明本釋目錄

明本釋

劉荀撰

明本釋目錄

卷下

節用

立志

勇

守正

辭順理直

安義命

宏毅

果斷

得失輕

時

知止

臣等謹案明本釋三卷。宋東平劉荀撰。其書大指。謂天下事物。莫不有本。因舉其關於大體者共三十三條。多引六經語孟及宋儒言行。或旁採史鑑。以證明之。議論頗明白。體切。宋史藝文志。晁公武讀書志。皆不載。陳振孫書錄解題。馬端臨經籍考。但載荀所撰建炎德安守禦錄。而是書亦略焉。惟明文淵閣書目。國史經籍志。有之。蓋其書在宋不甚顯。至元明間始行於世也。然楊士奇焦竑。皆作明本三卷。劉荀撰。此本乃標曰明本釋。疑或後人因其註而增題之也。荀字子卿。嘗知盱眙軍。書中多稱先文肅公。蓋劉摯之孫。故所稱引。皆元祐諸人語。又與朱子同時。故其言具有本末云。乾隆三十八年四月恭校上。

明本釋卷上

宋劉荀撰

子觀論語記林放問禮之本。孔子有大哉問之對。有子論孝弟。而有君子務本之言。始知學者進德修業。必先明乎本。夫事物莫不有本。知其本。則所由之戶不差。循序而進。然後德業可得而成。夫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言知其序而進。則至於道近也。伊川程先生正學。字者稱伊川先生。與見明道先生名頤。字伯淳。俱道學於洛中。世謂之洛學。此書所記。謂是程。其學守節。必忠信。動遵禮法。實德者之高蹈。世謂之逸民。皆門人也。司馬溫公。呂中允。皆先力學。好古。安弟始疑明之。而後其可學而至也。於易則理以明氣。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其行事。而自先生見用於家庭。其辭受。非其舍。非其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以道學德行名於當世。公卿大夫之所慕。而師之。又云。紹興以來。朝廷宗尚其學。而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傳者既失之。而公卿大夫之所慕。而師之。汪那道。紛然淆亂。莫能別其真偽。河南之道。幾絕矣。見公文集云。大觀元年卒。曰人之學。莫大於知本。未始終。故孝弟。為仁之本。事親。事之本。守身。守之本。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河南尹和靖。字康中。高陵人。曰學者必自本而往。姑推其類。而舉其概。會於理。則豈有二哉。天下事物。理雖一。而分別殊莫不有本。猶道一而已。而得名之衆。所主之不同也。守曰信。伊川云。五常。人誰不知。是一箇道理。既謂之五常。安可。姑舉其關於大體。切於日用者。凡三十三條。若云。明於一本。而萬本皆明。似非始學者之事。初學之志。政在此。呂與叔曰。小學之學。德也。行也。大學之學。道也。古之教者。學不遺。必由小學者之志。政在此。呂與叔曰。小學之學。德也。行也。大學之學。道也。古之教者。學不遺。必由小學

明本釋 卷上

一









坡云聖人之言當以類成文而求其意時學率以一字斷選其不同則與說生焉胡衡龍曰一字有數義者觀書法云且當玩味大意就自己身著實體談不須細辨兩字異同學問之道無他求之於心而已此是聖人切實處就日用中工夫其如小辨談俟他日亦未晚凡此皆先儒讀書法也在此數端商榷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伊川曰讀書非知之艱行非知之難也然知之亦非難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無材力能行者鮮明道必知是出而門行那路然後可往如不知路亦徒勞其行之有志即孟子所謂平道不誠乎身之義後學誤認其意者多矣夫以知之一字為無用務知而不知溫公又云光也則謂朋友曰學者貴於行之而不貴於知之貴於有用而不貴於無用溫公見未學之行故有是謂與非知之難夫子知之者不知知之樂其難也夫大道之學以踐履立門庭不貴於知力行而不知其所以然也知多止於口說此語深談末學之病張敬夫云秦漢以來學者失其傳雖有志於學者皆失其指汲汲求所謂知而於行則無所措此特末知二者互相發之故也胡文定則釋曰俱求見解於用處全一不可知則能分別仁則能守得定勇則能力行誠至論也

尹和靖又曰先生遺書雖以講解而傳脫使窮其根源謹其辭說苟不踐行等為虛語此先賢所以重講解慎言辭也明道謂言而不行是欺也劉元城謂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邵康節亦云尚言者必入於利也尚行者必入於義也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處之於心有詩曰口頭說得未必是手裏做成方是真亦聖人不可以言取人聽其言而觀其行之意也竊謂欲知學問之所趨論道行事方見論之論醫藥以能愈疾為良也楊龜山語定與未也陳子翁亦言學者須當自試以觀其行之真偽否也

伊川曰修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綱紀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務者治之法也而特法則以持天下已非先王之政况專任立法權力以持世可乎邵康節謂用公正則方則勸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老莊之教則以虛無為宗東坡謂其益君臣父子夫婦之間是以取為舜忍而無疑大抵於所學者則無所不消理勢然也伊川曰子孫孫孫理所有也而老之非也子孫之意乃在乎奪之張之之意乃在乎奪之惟理之存也申韓蘇張若其流之體也呂東萊論申韓之言說後世之意也君其說所以善於世也竊謂老子子孫之說與管仲知子之為樂其一時之快而不暇顧他日之苦大學為治之道不過乎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蓋天下雖廣其理則一兆民雖衆其情則同我所欲者人亦欲之我所惡者人亦惡之孟子論王道之要亦不過舉斯心推達擴充爾呂與叔謂舉斯心以加諸彼推而放諸四海而準無往而非斯心也又伐何解曰治己治人之道於己取之不必說視之勞而自得於此矣范太史謂己欲安故安人己欲利故利人雖三王之治天下不過是也邵康節詩云能持己心達人心天下何憂不能治伊川曰恕者入仁之門為仁之方也李爾圖臨政惟用心於恕何如伊川曰恕已所固有不待求而後得舉此加彼斯是矣何用心之云胡文定公謂恕有差處失於姑息胡衡龍曰凡言恕者一斷以尚寬從厚而已矣是悅夫恕之名而未嘗味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理也姑以治獄喻之殺人者死一也殺己之親使報足矣又遷怒以及其宗殺人之親或使未誠又要陰報曰死者已不幸寧忍復為之戮人至乃獨釋之假如人我易地彼以此見施吾其心服乎斯人也惟

推己及物者治道之本

伊川曰修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綱紀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務者治之法也而特法則以持天下已非先王之政况專任立法權力以持世可乎邵康節謂用公正則方則勸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老莊之教則以虛無為宗東坡謂其益君臣父子夫婦之間是以取為舜忍而無疑大抵於所學者則無所不消理勢然也伊川曰子孫孫孫理所有也而老之非也子孫之意乃在乎奪之張之之意乃在乎奪之惟理之存也申韓蘇張若其流之體也呂東萊論申韓之言說後世之意也君其說所以善於世也竊謂老子子孫之說與管仲知子之為樂其一時之快而不暇顧他日之苦大學為治之道不過乎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蓋天下雖廣其理則一兆民雖衆其情則同我所欲者人亦欲之我所惡者人亦惡之孟子論王道之要亦不過舉斯心推達擴充爾呂與叔謂舉斯心以加諸彼推而放諸四海而準無往而非斯心也又伐何解曰治己治人之道於己取之不必說視之勞而自得於此矣范太史謂己欲安故安人己欲利故利人雖三王之治天下不過是也邵康節詩云能持己心達人心天下何憂不能治伊川曰恕者入仁之門為仁之方也李爾圖臨政惟用心於恕何如伊川曰恕已所固有不待求而後得舉此加彼斯是矣何用心之云胡文定公謂恕有差處失於姑息胡衡龍曰凡言恕者一斷以尚寬從厚而已矣是悅夫恕之名而未嘗味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理也姑以治獄喻之殺人者死一也殺己之親使報足矣又遷怒以及其宗殺人之親或使未誠又要陰報曰死者已不幸寧忍復為之戮人至乃獨釋之假如人我易地彼以此見施吾其心服乎斯人也惟

知有己不知有人此後彼己之要論

修身齊家之本

易曰父子兄弟夫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胡衡龍曰子不敬承父事以備其父心倫明序以備其兄兄又不念同胞之義而相害之一家如此則一家俱敗天大聖曰身修而後家齊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至於庶人豈是皆以修身為本中庸曰反身不誠不順乎親矣孟子曰家之本在身又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夫閨門之內嚴過則傷恩慈過則潰慢故濼溪謂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又曰家人觀必起於婦人故敬次家人以二女同歸而其志不同行也唐張公勳九世相與私之則家道維艱矣味忍之一字有以見包施之不易也惟修身慎行使之有所矜式而自化則恩不傷而用力寡故家人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武陽朱漢上名震宗族氏先大夫受其易學謂言行有法而家人化卦終亦不過曰反身而已上九象曰咸知吉否反身之謂也伊川謂咸不先行乎已大抵正君御下以至治國平天下聖賢莫不以修身為先慎獨其要乎

養心者事親之本

會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終養之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微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微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夫曾子養志者也曾元養口體者也孟子謂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子路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孟子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子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而孝經云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然父子主恩非使之犯顏而逆諫禮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子曰事父母幾諫言諫於微則過未著而其從易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言當起敬起孝起也

不違幾諫之初心期終以感動之也勞而不怨言身履勤苦自怨而慈庶幾親心之回不敢怨及父母也禮曰與其得罪於鄉黨閭閻寧然諫父母怒而撻之流血不取疾怨起敬起孝

作註文今改正此養志之孝也

信者交友之本

詩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曾子曰君子以友輔仁舜敷五教一曰朋友有信子夏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大學曰與國人交止於信則又不獨為朋友言也是故聖人以信易食胡衡龍謂信誠實是也伊川曰誠則信矣信則誠矣楊龜山謂一不信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以事上則上疑以交朋友則朋友疑至於無往而不為人所疑道何可行乎若夫尾生期女子於橋下水至不去抱柱溺死非無信也又須信近於義可也

正君心者治國之本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政則百姓從之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





有善人而不善人亦好之，未有善人而善人亦好之也。皆好之，未可也。謂其近於惡也。皆惡之，未可也。謂其近於善也。

伊訓曰：與人不求備。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其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

不求備者待人之本。伊訓曰：與人不求備。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其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

龜山、魏公之論，深得聖人待物之意。若論取友、護人之道，則義有殊矣。龜山曰：夫聖人之用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

龜山、魏公之論，深得聖人待物之意。若論取友、護人之道，則義有殊矣。龜山曰：夫聖人之用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

孔子曰：寬則得眾，又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胡衡麓曰：寬，居上之道，不寬，猶以尋常之溝瀆巨魚也。其能有之乎？

伊訓曰：聖王之爲政，必先正其身。身不正，則政不立。政不立，則民不歸。民不歸，則國不存。故君子必先慎乎德。

伊訓曰：聖王之爲政，必先正其身。身不正，則政不立。政不立，則民不歸。民不歸，則國不存。故君子必先慎乎德。











戒可不悲哉。慶歷中，上用社... 戒公，潘其則則送社公... 守正者立朝之本...

子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孟子曰：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又曰：枉尺直尋者，以利害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得失輕者去就之本。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思得之，既得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孟子謂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首上疏論亳州獄起不正小臣。意在傾故相富弼以市進。繼上疏極論新法不便，遂貶衡州。胡文定公謂浮世利名，螻蟻耳。何足道哉。反：江公謂有言，則難得。又云：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

辭順理直者論事之本。子曰：賜也，亦有惡乎。曰：惡訐以為直者。案此下原註明道之，伊川曰：自古能諫於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易太子是其蔽也...

如反手，又云：事君如賓，約自備，人君有過，以禮開之，既不肯聽，當致正，於此無不能回，卻須求人自回，如反手，則事君如賓，約自備，人君有過，以禮開之，既不肯聽，當致正，於此無不能回，卻須求人自回，如反手，則事君如賓，約自備，人君有過，以禮開之，既不肯聽，當致正，於此無不能回，卻須求人自回...

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要在不失其時，是乃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時然後言之義也。時也者，當其可而已矣。其可仕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道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道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道也...

子之出處，語默之木。

孟子謂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趙岐謂時者，時日也。孟、簡、略也，無所難也。其則不語也，以其仕者仕，非樂其也。趙岐謂時者，時日也。孟、簡、略也，無所難也。其則不語也，以其仕者仕，非樂其也...

牛羊畜壯長而已矣。趙岐謂時者，時日也。孟、簡、略也，無所難也。其則不語也，以其仕者仕，非樂其也...

管子不欲仕也，惡不由其道。趙岐謂時者，時日也。孟、簡、略也，無所難也。其則不語也，以其仕者仕，非樂其也...

卑而言高，罪也。趙岐謂時者，時日也。孟、簡、略也，無所難也。其則不語也，以其仕者仕，非樂其也...

孟子謂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趙岐謂時者，時日也。孟、簡、略也，無所難也。其則不語也，以其仕者仕，非樂其也...

牛羊畜壯長而已矣。趙岐謂時者，時日也。孟、簡、略也，無所難也。其則不語也，以其仕者仕，非樂其也...

管子不欲仕也，惡不由其道。趙岐謂時者，時日也。孟、簡、略也，無所難也。其則不語也，以其仕者仕，非樂其也...

卑而言高，罪也。趙岐謂時者，時日也。孟、簡、略也，無所難也。其則不語也，以其仕者仕，非樂其也...

孟子謂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趙岐謂時者，時日也。孟、簡、略也，無所難也。其則不語也，以其仕者仕，非樂其也...

牛羊畜壯長而已矣。趙岐謂時者，時日也。孟、簡、略也，無所難也。其則不語也，以其仕者仕，非樂其也...

管子不欲仕也，惡不由其道。趙岐謂時者，時日也。孟、簡、略也，無所難也。其則不語也，以其仕者仕，非樂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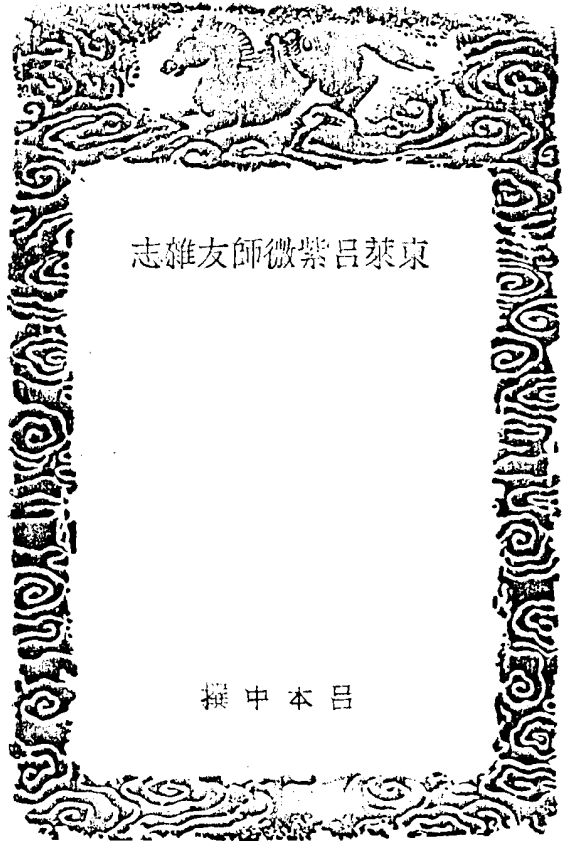
卑而言高，罪也。趙岐謂時者，時日也。孟、簡、略也，無所難也。其則不語也，以其仕者仕，非樂其也...





相當以道佐人主，不當領制於三。竊謂道無適而非中，一有偏倚，乖戾隨應，萬物失其所由矣。如四時之過不及，則物災氣血之過不及，則身病，故人之過不及，則害生。政事之過不及，則亂作。萬化萬事莫不皆然。悉由乎不中節也。伊川謂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朱漢上謂中乃自然之理，非人能爲之也。學者又豈只訓釋一中字而止乎？要用而能中節，斯可矣。中道，當使有人其能心知死矣，形如枯木，及有物欲然來感之，未幾出塵之，則其節者當其理而已，非理明義精，無人之私焉。烏能至是哉。中之難執也，自莫得而執也，以相授，非至精至一，而執道心，不足與之。而世固多其言，唐韓愈伊川謂楊墨本學仁復所，謂事貴得中者，謂之極，謂欲殺十人，而動之曰：蓋殺五人可爾。以是爲中，不亦悖乎？伊川謂楊墨本學仁義，但所學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可不審歟。大抵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未有偏倚而能立不中而能行者。先大夫謂三百八十四爻，其用不出乎時中，劉絢問，讀春秋以何道爲準，伊川曰：其中庸乎。揚龜山謂書五十九篇，一言以蔽之曰：中而已。至哉中乎。滅天下之大本也。故繫之焉。終焉。

常病初學從事於末而味乎本，鮮克有反。作明本書，諸座右以自警云。本末初無二致，明乎一貫之理，尙何先後云哉。然初學不先知其本，則未必索明本蓋有不得已而作也。非取語成德而淑諸人，姑以自訓，道之子孫若同志之士，亦所不隱也。古子孫誦述史之外，苟能意味是書，窮則以之修身，達則非也。至於先儒接人之端，學者進德之門，治道爲政之要，流事行己之力，至王霸之別，釋老之辨，諸學之源，末學之弊，大略粗見。高遠，事亦多矣。喜而惡，好而惡，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善子孫勿棄其軌可也。程集諸道以道學術爲三事，此道自古之可也。古者，此道自遠矣。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善子孫勿棄其軌可也。是若智巧，加於其儀，本原如橋之背，無非性與天道也。謂此非性與天道，則人之所以行乎父子君臣禮樂刑政者，是若智巧，加於其儀，本原如橋之背，無非性與天道也。謂此非性與天道，則人之所以行乎父子君臣禮樂刑政者，外天地位時，山川道里，先儒亦不令人廢者。蓋窮理之一事耳。明道事達云：堯舜三代帝王之治，所以博厚悠遠，則上下於略。況是書將欲曉初學者，書中所紀聖賢言行，悉以意爲爲，初無先後之別。誠有意義而詳略異，或意辭不屬而義難略者，具載于註云。



東萊呂紫微師友雜志

呂本中撰

東萊呂紫微師友雜志

宋 呂本中撰

饒節字德操。謝逸字無逸。俱臨川人。少皆有志節。和與友善。德操才高。而無逸學博。二人所為詩文。一時稱重。不能優劣也。德操早去鄉里。至黃州。從潘大臨。那老游。後游京師。元符間。客知樞密院。曾布子宣家。子宜遇之極厚。上皇既踐阼。稍收用舊人。德操上子宜書。請引用。蘇子瞻。黃魯直。諸公。不能即辭去。崇寧初。客宿州。從子父祖游。後往鄧州。蔡陽公使之見。香殿智月師。遂悟道。視髮更名如璧。後游江淮間。與子家數相遇。相親如骨肉也。無逸浮游里閭。雖甚困。然未嘗少屈。汪莘信民。少饒謝。數歲。平生敬事二人。如親父兒。

汪信民。試南省第一。頗收當時文。無逸同試。被黜。問信民。用此何為。曰。恐登科須作學官。要此用爾。無逸曰。前日不免為此。為覓官計爾。今尚復爾。是無時而已也。信民痛自答責。盡取所畜詩文焚之。夏倪均父。先名倬。少能文。樂善。其妻又賢。使均父多從賢士大夫游。饒德操每依均父。如家也。後德操作僧所度弟子。皆令與均父諸子聯名。徐俯師川。少豪逸。出衆。江西諸人皆從服焉。崇寧初。見予所作詩。大相稱賞。以為盡出江西諸人右也。其樂善過實如此。

東萊呂紫微師友雜志

東萊呂紫微師友雜志

汪信民初任涇州教授。張舜民芸叟作帥。厚遇信民。且勉之學。時舉漸通判州事。芸叟深薄其人。後信民教授宿州。又師事蔡陽公。信民嘗言。吾平生有意於善。張呂二公之力也。又因張六丈海軍魁。有激發。崇寧初。子家宿州。汪信民為州教授。黎確。黎初。登科。依妻家孫氏居。饒德操亦客孫氏。每從子家游。三人者。嘗與子及亡弟。授中由。義會課。每旬作雜文一篇。四六表啓一篇。古律詩一篇。旬終會課。不如期者。罰錢二百。

謝無逸。因汪信民。獻書蔡陽公。致師事之禮。且與子父交。政和初。無逸至京師省試。嘗寄子書。極相推重。以為當今之世。主海內文盟者。惟吾弟一人而已。又語外弟趙才仲云。以居仁詩似老杜。山谷非也。杜詩自是杜詩。黃詩自是黃詩。居仁詩自是居仁詩也。

仲姑清源君。嫁蔡氏。長子與宗。字伯世。清源每使之從。賢士大夫游。且令贊事子。雖云太過。然使其子為善。可以為世法也。元符間。蔡陽公謫居和州。楊丈克一字道子。為州司法。子家重。皆稱贊子。以為可教者。其內陳氏。亦呂氏重。甥子謂表姑有文學。皆供獻神。用王者冠冕。予時尚幼。以為非禮。陳姑問何謂非禮。予曰。五嶽視三公。何為僭用天子禮也。又嘗指古婦人畫像。問子孰美。予答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大相奇正。

子年十八歲。從蔡陽公至京師。始與從叔知止。聚學。相期甚遠。明年至河朔。外弟趙材仲。從伯姑華陽君。來歸。才仲時已文詞成就。會肇子開。稱於蔡陽公。以為能為古人之文。予見之。因大激發。相與友。晁冲之。叔用。文元之。後少。頗悟絕人。其為詩文。悉有法度。大觀後。子至京師。始與游。相與如兄弟也。叔用從兄貫之。季一。謂之季此。皆能文。博學。皆與友善。若說之以道。則子尊事焉。以道弟誦之之道。叔用之。兒藏之。伯禹。子皆與之游。大觀。政和。間。子客京師。叔用日來相招。如不能往。即再遣人問訊。時劉義仲。壯與在京師守官。亦日和問訊。

文靖丈事。晁文元。而晁文莊。丈事文靖。諸家事。契無如二家之深。後晁丈說之以道事。蔡陽公。如親子姪。晁以道。參禪不就。後專為天台教。自號老法華。

高茂華。秀實。於學無所不覓。元符末。為太學正。能去不復用。專主慈惠。教求生兜率。關沼止。叔知見高遠。議論。當崇寧間。諸賢比之。陳雅。壘中。而學問加精深焉。

止叔嘗說。近見晁以道。說交游。賢者不如早死。免得見他改節也。

崇寧初。始開楊時中立之賢。於關沼。止叔久方見之。而獲從游焉。止叔嘗稱楊丈之語。以為世人畏死。特以衆人其畏之耳。如使人皆不畏死。則死為不足畏矣。止叔以楊丈賢。能不畏死也。

熙寧間。蔡陽公居中國。魯夫人疑而居京師。嘗至洛中省親。正獻公令蔡陽公日講周易一卦。後崇寧間。服釋思叔。自洛中訪待制。叔祖於汝州。留連幾月。亦日講周易一卦。蔡陽公由京師至洛中。嵩山見顯禪師。伊川先生說。顯之為人曰。某嘗見之。方是律僧。禪則未會。蔡陽公嘗問。邵康節先生亦讀佛書否。康節曰。人病舍其田而去人之田。

東萊呂紫微師友雜志

三

榮陽公嘗有言鬼物於伊川先生者。先生云。君嘗親見耶。伊川以爲若是人。傳容不足信。若是親見。容是眼病。

潘晏子文。溫州人。師事伊川先生。自言有自得處。嘗聞人說鬼怪者。以爲必無此理。以爲疑心生鬼鬼。最是要切論。榮陽公嘗謂思慮所有。則必有此理。有此理。則有此物。或問尹焞。焞明死後斷滅不斷滅。焞明徐謂之曰。但以祭祀時心觀之。汪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安國康侯聞之。擊節歎賞。

往年在重侍下。每夜侍榮陽公與祖母張夫人極論學問及出世法。至二更方罷。夜夜如此。榮陽公在京師舊第時。諸位子姪。常召來自教之。書使日有程課。關治聖功。止叔之兄。樂善不倦。藏書數千卷。嘗榜所居室壁。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以戒子弟。

高秀實於學問無所不通。至於內典疏義。悉皆精貫。榮陽公嘗與之論法華龍女成佛事。秀實遍舉天台以爲如何。慈恩以爲如何。無不成誦。子因問秀實。何故如此。記得秀實笑云。且要諸處相難。

劉丈器之。自謂參禪有所得。高秀實不以爲然。劉丈甚不平。關止叔嘗與范純粹德儒論劉器之爲人。德儒云。只爲蔡新州事。止叔云。莫是他見得是如此否。德儒云。若事事見得如此。豈不省事耶。

晁以道自言。少時每自嫌以門蔭得官。以爲不由進士仕進者。如流外雜色。非真是作官也。後既登第。始與李六丈德叟游。德叟謂薄進士得官。卻如某已前薄門蔭時也。自此始知登科不足爲美。其後遍親師友。租有立者。皆李六丈德叟激發所致。德叟名秉彝。公擇弟子。商老之父也。

晁以道篤於親戚故舊。及有牽聯之親。一日之雅。皆委曲敦敘。從生。從而化者甚衆。以道盛文。府家外甥。洪炎玉父。祖母文城君亦盛氏甥。以道於玉父爲曾行。一日同會京師。玉父未及見以道。邂逅僧寺中。玉父謂以道曰。公丈行也。前此未得一見。以道還折之曰。某自是公表叔。何丈行之有。玉父再三謝之曰。是表叔是表叔。但某未曾敢致致爾。以此知游學之士。須經中原先達。鈴椎方能有成也。

劉義仲壯與嘗言。尋常交游。有自然輩行。有相去二三十歲。卻成兄弟行者。有梭一兩歲。卻成丈姪行者。不以年歲貴賤。如劉原父與中。公便是兄弟行。貢父便是父子行也。

伊川先生嘗說司馬君實。邵堯夫。皆未嘗學。但其資稟自過人耳。政和間。李峻民師客游京師。有書策。記前輩議論。邵伯溫子文康節子也。訪民師不遇。凡案問見此策。即以數百言辨康節非不學也。書於策後。民師亦高節士。長年不復爲科舉學。躬耕楚州之寶應縣村中。無妻子。與唐充之諸人交。

唐廣仁字充之。北京人。馬淵榜登科。誠實篤厚。陳壘中。鄭志完。諸公深喜之。後以上書邪等黜廢。居楚州寶應縣。蘇州西務。柝卒。冲盛章失官。劉器之以爲太直。卒以直不用死。充之繼達時務。如役法。茶鹽法。及民間利害。皆編類成書。本末分明。毫髮不遺。時張益中亦以上書被罪。居寶應。往來質士大夫。經由寶應者。皆從兩人游。益中。畢漸榜登科。大觀末。復從人辟云。

邵子文云。先人非是毀佛。但欲崇立孔氏之道爾。

馬淵自濟。元祐間廷試第一。元符庚辰。除監察御史。崇寧以後。遂廢不用。巨濟學問浩博。於書無所不窺。而與人甚和不問彼此。劉器之頗以此非之。政和間。予從之游甚久。器之以爲巨濟多預南京貴人飲會。甚不喜。榮陽公以器之責人太甚。

游酢定夫。楊時中立。俱建州人。謝良佐顯道。蔡州人。同時師事二程。定夫後更爲禪學。大觀間。本中嘗以書問之云。儒者之道。以爲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順此五者。則可以至於聖人。佛者之道。則去此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吾丈既從二程先生學。後又從諸禪老游。則二者之論。必無滯礙。敢問所以不同何也。游

丈答書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嘗深考。往年嘗見伊川先生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自出哉。要之此事須親到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

游定夫嘗言。前輩先生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說之如此之甚。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不以爲然者也。定夫崇寧間居和州。見本覺長老實有所得。覺老。長蘆夫禪師門人。

謝顯道任江州判官。見叔祖待制。問禪學之要。顯道後至洛中。伊川先生問尹焞。焞明曰。曾見謝良佐否。焞明曰。常相見。先生云。第更往。焞明即再往見。既回見先生。先生問如何。焞明云。謝良佐今次說話。別。先生頷之。

王直方立之。京師人。自少游前輩諸公。聞諸公皆稱之。崇寧間病廢。予初未識也。立之盡以平生書籍圖畫散之。故人朋友。予亦得數種。託楊符信祖附來。寄予書。書不成字。書中但言劉玄德生兒不象賢。又云。自想蔡邕身已老。更將書籍付何人。蓋歎其子不能繼紹也。立之先未病時。上榮陽公書。書詞奇偉。并雜文詩兩軸。斐亂失之。予嘗容立之書。晁以道京師適見之。極相稱賞。但言不合說得佛學太多。

晁以道大觀間赴明州船場。來其州見榮陽公。語子云。今次見侍講。說話更別。亦都不說佛學。其過人遠矣。

大觀初。趙丈仲長。晁丈以道。與夏侯節夫。夏均父。汪信民。同在京師。每出入多聯騎同往。趙丈最長。先行。信民時最幼。後行。信民調官。歸過符離。自以得預京師。諸賢出入爲榮。

大觀間。東萊公迎侍赴其州船場。過楚州。汪信民爲教官。洪玉父迎其祖母文城君赴官。頴州。信民。玉父。與子會飲舟中。甚樂。玉父戲信民云。某是范滂。夫知舉時過省。可以無愧。信民乃林希知舉時。作省魁。不得不慙於某也。別後。玉父有寄子與信民四言詩。

謝適幼斃。無逸從弟。與子相聞甚久而未相識。大觀間。幼斃下第歸臨川。始見之。符離。嘗讀子詩。作詩所以推重甚至。

游定夫嘗寄子書云。文靖。正獻。專以人物爲己任。萬士報國。爲世大法。侍講與朝散世濟其美。居仁實似之。此醉所以傾心也。朝散謂東萊公也。

叔巽叔嘗自言。每見世父。大有進益。亦不能語人也。世父。榮陽公也。

崇寧中。叔巽來省榮陽公于符離。有故人遇之甚薄。及欲行。來召飯。叔巽欲往。人或止之曰。此人相持如

此之薄何必赴飯叔巽曰不欲與人生睡職之怨

劉器之自言常作書簡多起藁草及不作草字以戒苟且  
張釋字思叔西京善安縣人家甚微年長未知讀書為人備作一日見縣官出入傳呼道路思叔頗羨  
之問人何以得如此或告之曰此讀書所致耳思叔始發憤從人授學執勞苦之役教者憐其志頗勸勉  
之後頗能文人縣學府學被薦以科舉之學不足為也因至僧寺見道楷禪師悅其道有祝髮從之之意  
時周行已恭叔官洛中思叔亦從之恭叔謂之曰子它日程先生歸可從之事無為空祝髮也及伊川先  
生歸自涪陵思叔始往從學時學者甚眾先生獨許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  
始有自得處更窮理造微少能及之者矣

尹焞字彥明與張思叔同時師事伊川先生思叔以高識彥明以篤行俱為先生所稱先生沒思叔亦病  
死彥明窮居教學未嘗少自貶屈常以先生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為本彥明獨能力行之  
彥明嘗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為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  
久自然有所得也因說往年先生自涪陵歸日日見之一日因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先生不習無不  
利時更無賒當更無計校也耶先生深以為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彥明又言先生  
以死生為常事釋氏不合把來做一事說

尹彥明言先生自涪陵歸過襄陽見楊巽子安因說某在涪州卻了得易傳子安卻問易從何起先生以  
扇畫一畫云從此起後子安至洛中因說與彥明某當時卻忘了問正叔一從何起彥明曰吾丈何不問  
先生子安云不欲問問時卻似相難卻煩公自問之彥明卻以此意問先生先生云記得當時會說若他  
問從何起只消某不答想得他更說也

彥明又言范季達嘗從先生問易云如某所見只消得乾坤兩卦先生云季達所問是聖人分上事耶曰  
聖人分上事先生云聖人分上事只一畫亦不消  
范元質崇寧中過符離別後寄子哲云道一也佛之所得比孔子為狹然登容易可到若學佛則有榜版  
圓登學孔子則有論語中庸大學須窮探力索久自得之然吾輩今日事業直須多讀書考古人成敗作  
文章以法前人又不可自屈沉也萬事不廢隨事觀理他日自須脫然度越諸子近見先生讓入博學而  
學者廢書不觀反為害事不然只論語已自太多矣

元質說汪信民神氣不盛非壽相信民亦說元質太快不能永兩人所說皆驗王及之仲時相州人少從  
諸公游少時學問止欲師法前輩學古人因至洛中與范元質相聚元質說學佛須學阿難學孔子須學  
顏子會子某自此方有意於學也

王仲時才高識遠有絕人者宜和問在京作宗學官來見先公與一貴官同坐貴官問仲時與舜徒游從  
必甚可樂仲時笑曰呂丈及之所尊仰何敢言游從  
王仲時宜和問與余別後寄書云聞居仁名十五年矣比者獲見仍大過所聞文章論議超絕一時在公

為餘事耳

王侯又堯明李福蕭遠自崇寧間同在學校不與眾人同趨向師仰前輩古人不安交游兩人雅相推重  
人多笑之亦不以介意堯明海陵人蕭遠雍州人蕭遠少堯明一兩歲兄弟事堯明蕭遠先登科堯明次舉  
作魁蕭遠家貧資親至孝冬月往往無綿被隨家所有以贈故人朋友堯明有意世事蕭遠官至尚書郎  
堯明擢都司出知岳州兩人樂善出於天性人或譏謗之者終不怒也

陳瑩中持論以為天下事無時不可為無時不可進願已所存與瑩終何如耳關止叔高秀實以為瑩中  
得聖人之任然當時論者以為惟瑩中則可他人不可如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算者也瑩中  
嘗言關止叔崇寧中召至京師一日與數人見蔡京留坐甚久及出同見者猶相候止叔見之面微發赤  
瑩中以為止叔見蔡京元長必無傾附之意其論必能有益於時何必面發赤是止叔自信猶有未盡也瑩  
中嘗言尋常學者須知得王介甫一分不是即是一分好人知得王介甫十分不是即是十分好人

瑩中專以方便為主務要必成豐相之直道而行更無委曲瑩中極尊敬豐公然嘗私笑之以為關裂子  
張思叔嘗稱洛中尼長老智深以為深老之道比先生為狹或者以為思叔此語猶未知先生也  
宜和問江公民表避方寇至京師本中調官京師常得見之民表喜韓維持國為人且說元豐中過穎昌  
見持國相遇極厚民表以為詩數十篇示之明日以簡相謝云昨夜清坐焚香誦吾子詩且摘十數聯  
過相稱道因思前輩進後生不遺餘力觀二公之志豈可忘也

歷觀自古儒者未嘗以食肉殺生淫欲為當然者惟近世學者因攻佛說遂以此數事為當然處之益安  
至禽獸斷命受至苦以為於義當爾殊不知推原遠庖廚本意名按寧宗名擴而充之也  
政和中本中自揚州隨侍先君子泮撤至靜海涂經海陵日陪馬丈巨濟游凡累日乃過靜海任文德翁  
日得請見任丈志剛氣直都不少屈真王佐才也馬丈論事有體紆徐委曲不與物競世亦罕能及者時  
陳丈瑩中尚謫台州其家留台州某嘗登海山樓寄公詩有為公頻上海山樓之語公有和詩云滄海從  
來共一瀛平生錯認演多頭老夫頓忘飛外事閉門堅坐勝登樓又與余書論學問本末云華嚴一攝一  
一切一攝一無有內外亦無中間異夫世儒以精蘊為二致始終為兩途得本遺末語道乘事者也

崇寧初衣服皆尚窄袖狹緣有不如是者皆取怒於時故當時章疏有言褒衣博帶尚存元祐之風矮帽  
幅巾猶襲姦臣之體蓋東坡喜戴矮帽當時謂之東披帽黃魯直喜戴幅巾故言猶襲姦臣之體也韓子  
若大觀間嘗贈予外弟蔡伯世詩云秃巾小帽紛紛是眼明見此褒衣士秃巾小帽皆當時浮薄子所向  
關止叔既被召衣服不改舊或問之曰止叔若登對衣服當如何止叔曰衣帛帛見衣褐褐見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此論最善以言學者不主一門不私一人善則從之蔡陽公初以師禮事伊川後從  
諸老先生甚衆後來程門弟子如謝顯道楊中立亦皆以師禮事蔡陽公

范之才文武之翰申甫兄弟富公外孫皆師事伊川先生大觀間被省檄至真州時東萊公迎侍蔡陽公  
在真州船場官舍文甫日來見公頗盡事師之禮故諫大夫陳次升坐元符言官遠謫歸真州次升嘗論



榮陽公自外召還為秘書少監太僕文甫欲謁次升聞其會論榮陽公遂斥去刺字曰此人曾論呂公吾豈可見耶申甫尤篤厚學問有淵源

京東舊多名醫鄒州尤盛其學皆有師承單州醫者張宗元家本大富少喜醫術故學醫卒為名醫其初學也師教之刮厚紙上茸毛以手撚之閉門靜坐晝夜燃紙其不燥一夜忽大悟曰吾得之矣由是脈輕重虛實皆究纖悉不差崇寧間榮陽公寓居宿州因飲酒罷臥既而大苦頭痛而脈遲澀宿醫皆以為腎厥服藥灼艾頭痛增甚久遂發癩癢昏不知人右手足廢自秋至春增劇召宗元視之宗元診脈笑曰此伏熱在內耳頰下大黃等藥即差時公年六十六七矣臨別戒公曰病已除然不可以年尊故服補藥公不以為然服平補藥遂得目疾子仲弟得疾就見宗元單州宗元謂仲弟曰公何為忽苦此此正虛勞也肝臟已絕不可治且以鬆小艾炷作數日灸仍不計飲食皆難入參進之可以支數月然亦不能過來年清明時八九月也明年清明前數日果不起疾曹州醫者劉大順比宗元尤精醫後聞宗元以仲弟肝臟絕不可治以為宗元之術尚未至曰一藏絕猶可治兩藏絕則不可治矣大順初從其伯父學以下缺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一字習常平法不受知淮陽軍淮陽人受重之死於淮陽淮陽人即朝肥焉元適嚴峻亦不減承君而有通時之才去就取舍至明至嚴靖康間召為密院編修知事不可為即求致仕去與粹中俱死江南仲觀蚤死其父沈妻于外曾祖張待制女從與王介甫為友有聲場屋間故承君初亦從王氏學後乃遍求師友沈之兄況仁宗朝樞密副使

田粹中常言前輩於交游間不惜語言各務盡情明鑄參政平貝州後病危欲死田樞密往視之曰前勸公不要殺人公不相信公死宜矣明參政再三謝之

崔德符元符庚辰以上書被廢為人清苦然非矯激交游間嘗設珍饈召却而不食曰此玉食也不敢受宜和末何莫為中丞為殿中侍御史復以上書人罷請康間以諫官召力攻馮漸專主王氏頃之病卒病時每歎天下事不可為某所居官合是元逸做底

諸田兄弟在陽翟縣南十里竹林店居其地多竹故名竹林店有屋十數間文史足用陽翟人張宗文秀才與諸田親戚自言頃年自城中月夜步詣諸田適值酒熟花方盛開留連十許日商榷文字意足而後歸

陽翟辛口前置賢者自少以父任得官隱居不仕蘇子容丞相妻弟而二程先生表叔方蘇丞相盛時屢招之不出伊川先生元豐間每歲自洛中至穎昌訪韓持國過陽翟必為辛口留十數日其所居有大屋七間屋後皆奇花異草終身自樂陽翟人所以士風不疑聞見知識過他處由此數人化導之也

陳瑩中諫議嘗言凡為學者師弟子之間如善財之參善知識可也善財初見文殊文殊令見德雲告以解脫門且云惟我知此又使別見一知識為當是時也德雲不自以為為善財亦不以德雲為非亦不疑德雲之言而復見一知識如是展轉至五十三人故能師不以為私惠弟子不以為私恩今則不然故者惟以我說為然學者惟以師說為是故皆卒至於蔽澗不通而遂至於大壞也

王子韶聖美言莊子不能窺測列子列子不能窺測老子榮陽公答云莊子而不能窺測列子則孰能窺測列子而不能窺測老子則孰能窺測老子者莫如莊子莊子窺測老子者莫如列子此榮陽公之語也

司馬溫公嘗言釋氏嘗戒人妄語而妄語莫大於釋氏神通變化之事在理必無而釋氏唱之非妄語而何公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冕以道嘗說頃嘗以書問伊川先生云某平生所願學者康節先生也康節先生沒不可見康節之友惟先生在爾願因先生問康節之學伊川答書云某與堯夫同居者三十餘年世間事無所不論惟未嘗一字及數學以道笑云早是得他答也

崇寧初家叔舜從以黨人子弟補外官知河南府鞏縣請見伊川先生問方今新法初行當如何做先生云只有義命兩字當行不當行者義也得失禍福命也君子所處只說如何爾

建中靖國元年冬榮陽公出守曹南周李瑋釋老以荆門朱巽為薦巽為人這謹無他專意時文從子家至相州那州至京師取解被黜遂歸荆門時胡安國康侯閑居荆門巽慕其科第又有操行常見之康侯知其曾游榮陽公之門也再三問公尋常語言及動作等巽不能詳對但言別公時嘗求公詩得詩之卒章言他日稍成毛遂志再求師友究淵源康侯再三謂巽此乃呂公深教左右為學未是使左右登科後別為根本學問也由是巽與其兄茂子發始皆發憤力為學問因從謝顯道學久之皆有所成巽先死茂後遂為時用

溫州人陳經止者崇寧初嘗從伊川先生學當時學者以經止為一意學聖人者其意不至聖人已也田耳元逸宜和以前居陽翟鄭城操行高潔論議明白其於邪正秋毫假借也然其學頗宗黃老

陳公瑩中尊敬前輩皆可為後生法晚年過揚州見榮陽公請公坐受六拜又拜祖母河南夫人請必無答拜然後拜其與他人語必曰呂公或曰呂侍講其對前輩說後進公斥姓名未嘗少改

田元逸嘗辭必辭當去必去未嘗遲疑趙才仲以為元逸去就之際最快活人

張正素先生子厚名舉東萊公從表兄也長東萊公十餘歲與東萊公書未嘗呼字楊器之大夫名瓊寶榮陽公表弟於東萊公尊行也與東萊公書亦未嘗呼字榮陽公與表姪書外封只書押字不稱名

往時族人有所稱揚應之學士為尊行者在朝中字呼應之應之回首不應榮陽公以應之當如是胡康侯甚非佛學而極推重榮陽公或問康侯曰呂公何故學佛康侯曰呂公儒釋兼通

胡康侯與唐思慮厚皆推明東萊公園城中所立為可以激勸後世或以為不然者二公必與之辨論處厚篤篤自守君子也崇寧初與其弟俱為湖南知縣新法行皆棄官去終宣和世不出仕東萊公之薨處厚為挽詩三章云

楊應之兄弟四人皆呂出也叔高祖刑部公外孫正獻公其從舅也兄弟自少皆親依正獻應之名國寶次補之名寶寶次器之名瓊寶次擇之名仁寶應之器之皆尚氣立名節應之從師友學聖人者也伊川

先生及諸公皆推重之。器之亦博學強記。補之擇之。亦皆循循自守。兄弟平生皆安貧樂道。未嘗少屈於人。元豐中親喪服除。至京師。馮余家翰林舊第。日以蠶飯置一盆。又以一盆盛菜蔬。兄弟分食之。甘如飴。蜜不求於人。卒能有所立。云應之後。以備學氣節。為世推重。伊川稱交游中如楊應之。更有英氣。元祐初。范堯夫薦召試館職。不就。除太常博士。成都路轉運判官。以正獻當國。不得大用。元祐末。朝廷之士。多分彼此。應之無所附離。為開封府推官。卒。識者痛惜之。器之累任監司。未嘗與時俯仰。流落至死。終不悔也。顏子敦內翰。治平熙寧間。嘗言欲與程正叔諸人同為山居。專治通典一二年。如此則學問應變無不決洽矣。此語固未知伊川然其學亦實有用也。

楊中立說二程橫渠論至理則不容不同。若解經則不容皆一。

張瞻景前陽翟人。自守善士。有志於學。元祐間。其父為秦州通判。呂大忠進伯為秦帥。景前時往問學。後入太學。呂汲公為相。求進伯書。欲見汲公。進伯云。賢不須見。微仲。卻是大臨舍弟。一志學問。不若見大臨。時與叔為博士。景前至京。即見與叔。與叔居汲公府第。屢往方得見。坐客次中。與叔云。某以出入無甚暇。有疑便可問。然事有當問者。景前即問。凡學謂之誠。可也。而必曰至誠。何也。與叔云。此當問也。諸子百家之學。皆可謂誠。惟聖人之道。方可謂之至誠。

劉器之嘗論至誠之道。凡事據實而言。縱涉詐偽。後來忘了前話。便是脫空。據實而言。十年二十年須說得一般。安世每如此也。若是十年二十年後說事異同。實便不說。劉安世元來只是脫空漢。

呂進伯為河北運判。黃魯直為北京教官。託魯直請門客數日。斥去之。召魯直謂曰。此人豈可為人師。某至學院。却見與小子對坐。如此豈可為人師。請魯直別請一門客。魯直為之選。且嚴戒之曰。呂運判行古禮。賢且加慎。既數日。又逐去。魯直問所以。進伯云。此人尤甚。却問呼小子字。豈可為人師耶。

明道先生嘗說橫渠西銘。學者若能涵味此理。以誠敬存之。必自有得處。某嘗以書問楊中立先生曰。既曰誠矣。又復說敬。何也。楊先生答書。言以誠敬存之。皆非誠敬之至者。若誠敬之至。又安用存。

呂汲公家法至嚴。進伯汲公兄也。汲公夫人每見進伯。必拜於庭下。汲公既相。進伯往見之。夫人令兩獲扶下階。而拜。進伯不樂曰。宰相夫人尊重。不必拜。汲公甚懼。遵令兩獲。勿扶夫人。

尹彥明言伊川先生嘗說。釋氏見得極親切。極頭處。見得極分明。但不見四旁耳。

彥明嘗說。不消分別。此是釋氏說。此是孔子說。如此時。却是私也。但只論道理如何。又說釋氏不合說得。死生報應等事太切。

聖人之學。都只被理會之乎者也。却不理會緊要處。

胡憲原仲。嘗言頃年在荊州。因侍坐季父次。言及學者。患妄想多。季父稱昔過應城。見謝上蔡。語及此事。謝云。譬如樹子斫了。又生。斫了。又生。只為有根在。至於庭柱。一場倒卸。無事。季父即康侯。謝即顯道。顯道答康侯書云。承口進道之意。深所望於左右。儒異於禪。正在下學處。顏子工夫。真百世軌範。舍此應

無人路無住宅。三二十年不覺便虛過了。可戒。幸毋意。朱君開進學。可喜。向亦嘗稱仁敬之說。嘗不忘之。游於河南之門者甚多。不知從事於斯。則見功不遠行之方。可。信此語也。又書云。春秋大約如法家斷例。要折以中道。爾承論進學。加功。甚善。甚善。若欲少立得住。做自家物。須著如此。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所以全看不得。非是小事。切須勉之。透得名利關。便是小坎處。然須藉窮理工夫。至此方可。自有入聖域之理。不然休說。又云。春秋之學。向見河南先生言。須要見諸家說。因能熟讀左氏。為佳。人情偽。文章根本。備於是矣。自昔有志之士。未有不玩心於此者。志完可為天下痛惜。中立到毗陵。猶及一見。然已危矣。語尚及相從知識也。又書云。良佐緣早從有道為克己之學。遂於世味若存若亡。又書云。良佐同在京師。來相訪者多。仙鄉士子。其間爽固異北人。一聞當便知趣。然學之所貴。有諸己之為難。聞君若輩。勇進可喜。能更觀得破一切物累。尤佳。若觀不破。未論行險僥倖。而氣已弱。志已喪矣。又云。有志於道者。不可不戒。真當朝夕點檢。令了了也。又書。言年來老態。沒見不堪。為吏無復有仕宦意。念修身以畢此生而已。聞學甚篤。更以大者移於小物。作日用工夫。尤佳。

徐存誠。疑小德出入。何以謂之出入。忠恕何以謂之遠道不遠。尹彥明云。不可去言語上一字理會。且如小德出入。可也。正如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忠信遠道不遠。正如性相近也。

李先之。周恭叔。皆從伊川學問。而學東坡。文辭以文之。世固多識之者矣。

范元實。嘗謂黃魯直禪學。于祖師仙源。君曰。魯直參禪。別高於常人。仙源君言。如汝所言。除是有兩箇佛也。

予嘗以鬼神死生之說。問王信伯。信伯答書云。詳觀來書。辭意。正以疑慮。洎之爾。若能息心靜念。默坐冥觀。當自釋然也。死生鬼神之理。未易以窺測斷之也。予又以原始要(中)終之說。問之。容書言原始要終。亦聖人不得已為學者言之爾。使知道者。豈待於原反耶。死生鬼神之理。豈可以窺測斷之耶。

莊子之言。道理固多可議。至論養生。則精盡。只如廣成子一章。養生之祖也。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如齧缺睡寐。矍然若新生之類。若能允之。亦可以終身無病矣。

晁氏兄弟。皆尊敬以道。然亦不敢沒其實。嘗言以道嘗問明州中立講師。以己之所短。中立曰。以道之學。患難。兄弟皆敬重此語。以為切中。以道之病。

建中靖國元年秋。蒙陽公在京為秘書少監。已而左遷光祿少卿。王蒙定國通判河南府。自蘇程相失之後。門下十各有彼此。定國素為東坡所厚。蒙陽公恐其在河南與伊川不甚親愛。其行也。予之簡。再三屬之。定國還帖云。我輩視天地。衆生猶一子。况先生者乎。崇寧元年。蒙陽公守曹南。伊川以書寄公。大略言一別十五年。不得款集。每深懷想。後云願更自愛。為一郡之福。願啓上知郡學士而已。別幅言紀常令弟。

范家令妹。和繼傾背。手足之愛。何以堪之。范生甚有向學意。小者尤俊。小者謂元實也。蒙陽公與伊川先生書。但稱廣平先生云。

往年見范內翰。范夫元祐間與李向書。公擇手簡。言橫渠先生盛年早世。而祿不及其子。願中丞早為一

言前稱某頓首再拜後再稱某頓首再拜侍讀中丞丈范內翰是時在講筵未爲侍從也。

崇寧元年叔父舜從至洛中請見伊川先生召食食五品亦甚豐潔坐間問事甚衆先生一一酬答臨行又請教語甚詳既而微笑云却只被公家學佛。

李尚書公擇家人嘗置聲伎孫中丞幸老不以爲然榮陽公曰此莫只是小節否孫中丞曰此一節亦不小。

元符三年榮陽公謫居和州起知單州以周易筮之得復之上六知吾道之不復振也。

許翰嵩老舊從劉器之游精於易數崇寧以後每歲歲首爲器之作易卦十數年間未嘗有吉卦道之不行亦可知也。

元祐間榮陽公爲崇政殿說書除右司諫方力辭不受至資善堂東坡時亦爲侍讀見公來因戲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是時公亦必辭因謂范內翰道夫云若必不得已須做必首及楊畏來之邵時兩人者方深爲東坡兄弟所喜聞公此語遂許公辭。

元豐間神廟嘗稱溫公於輔臣云司馬只是待做嚴子陵他那裏肯做事。

元祐間范內翰在經筵嘗薦榮陽公與伊川先生可任講官東坡與趙元考彥若可爲讀官。

政和間陳瑩中自通徒江州過揚州見榮陽公及東萊公甚款瑩中與東萊公從容論天下事云如確止可爲公家歐除爾若是經綸事業須是公始得及後靖康圍城之變蘇嘉景談太博老矣謂家叔舜察云舜徒乃能做許大事業吾輩做他底不得也然是時紛紛之論亦不一景談亦不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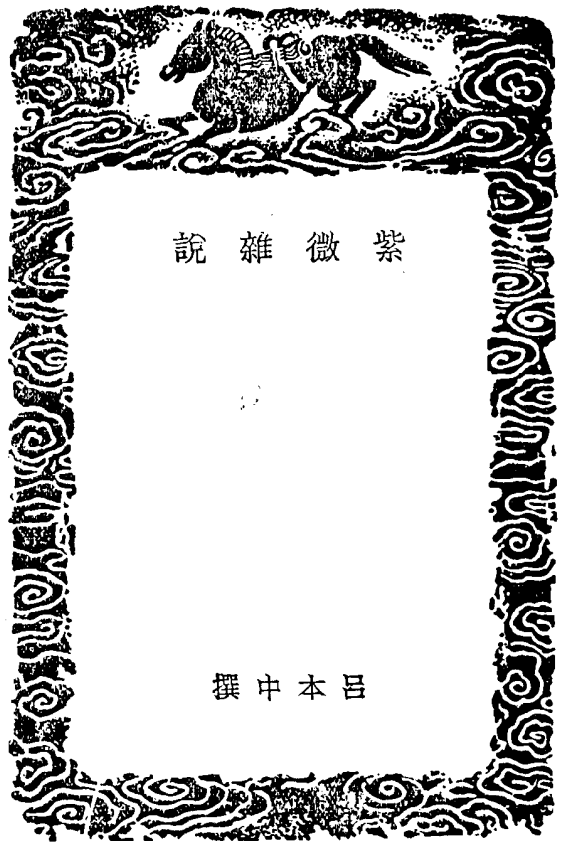
王信伯云讀書須是玩味如一奇物朝夕玩愛必自知之不可迫切也。

喬執中希聖前輩厚德士也元祐末紹聖初爲給事中上繳殿兩入陳次升爲殿中侍御史希聖以爲傾險反覆忌嫉正人賈青爲監司希聖以爲捨克險詐兩人之命皆止。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蓋常人之情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尹彥明在經筵嘗從容說黃魯直如此做詩不知要用。

楊學士應之尊尚節義而輕官爵元祐間范內翰道夫爲翰林學士應之其親戚有連而齒長爲開封府推官每與范內翰坐徑坐上坐未嘗讓親戚故舊有年齒輩行在楊上者應之必坐下坐。



四庫全書提要

紫微雜說一卷。舊題宋呂祖謙撰。又有別本。則但題東萊呂紫微雜說。而不著其名。今考趙希弁讀書志。載東萊呂紫微雜說一卷。師友雜志一卷。詩話一卷。皆呂本中居仁之說。鄭寅刻之廬陵云云。據此。則當為呂本中所撰。蓋呂氏祖孫當時皆稱為東萊先生。傳寫是書者。遂誤以為出祖謙之手。不知本中嘗官中書舍人。故稱曰紫微。若祖謙。僅終於著作郎。不得有紫微之稱。又書中有自嶺外歸之語。而本中東萊集有避地過嶺詩。於事蹟亦適相合。其為本中所撰無疑也。其書分條臚列。於六經疑義諸史事蹟。皆有所辨論。往往醇實可取。如謂經書中致字有取之義。又有納之義。先儒但以至極立解為未盡。又謂檀弓齊殺王姬之喪句。殺當為告。使必知其反也。句。知當為如。皆于經訓有合。又謂論語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句。為荷篠丈人自謂。亦頗有所見。其他大抵平正通達。切中理道之言。非諸家說部所能方駕。其書首論衡門之詩一條。所云哀時君之無立志者。祖謙後作讀詩記。實祖謙說。亦可見其家學之淵源也。

紫微雜說 提要

一

紫微雜說

宋 呂本中撰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哀時君之無立志。不足以有為。賢者退而窮處。以自樂也。故衡門之下。不必為陋。泌之洋洋。可以自樂而忘飢也。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宋之子。魴鯉食之盛也。齊姜宋子。女之盛也。言時君既如是。不足以有為。則退而自樂。不必居高位之盛云爾也。  
樂記。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孔子閒居。大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雲。風雲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凡此之類。皆道理含蓄。示人之意深矣。學者若比較同異。循文討義。以求有得。則失之遠矣。凡此等語。皆不可以文字言語求者也。然此皆聖賢自說己分上事。或是贊揚此理。學者涵泳也。可未須妄求。枉費思慮。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夫孝弟。何以為仁之本也。曰。孝弟者。仁之本心。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然則愛親敬兄之心。心之本如此。無有絲毫偽者。非勉強而為之也。故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皆因其所固有而導之耳。仁者。身之本體也。孝弟為

紫微雜說

一

仁之本根而充之耳。

古之為政皆務委曲以合人情其置法行令皆出于不得已者也。不得已者可以施于一時不可行于長久。鄭莊公將殺游氏之廟子產不忍不毀也。其後將為蒐除游氏之廟過期三日不毀子產復不忍而毀于北方如使商鞅之徒為之不惟必毀游氏其不毀且有重辟矣。然則刻核之論非君子所宜道信賞必罰非仁政之先也。然則奈何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產知之矣。管子所謂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之類皆刻核之論所由出也。豈惟有聖人之教蓋亦未知子產之用心矣。

魏晉以後評品人物多言幹局識鑒如何植文學器幹郭展有器度幹用徐選同郡韓觀有鑒識器幹蜀先主機權幹略不逮魏武王宏有幹略政事之才王導稱何充器局方概魏文帝欲觀黃權器局蜀志稱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吳賀術才鑒情遠王導少有風鑒陶侃亦稱王導鑒識經遠梅陶稱陶侃機神明鑒似魏武以此觀之幹局識鑒最是觀人要法不可不知也。後世忽而不論故取人之際不能甚精深可嘆也。

答問雖是切然道理多非答問所能盡者。如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此話不容再問也。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與夫子之謂曾子曾子之對夫子意實不盡聊以答門人之問爾。如王子墊問孟子士何事曰尚志此話亦不容再問也。王子墊復問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此亦與初答不同亦聊以答王子墊之問云爾。

心有所思則其容寂有所敬則其容嚴傲然矣。懷千金之璧而行于道者其視聽應接必有所遺也。莊子所謂若亡其一若喪其一皆謂志有所在則氣專而容自寂也。體此者其知道乎。

陶侃溫嶠之討蘇峻湘州刺史下救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及峻平陶侃奏敦阻軍顧望不赴國難請權軍收付廷尉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轉敦安南將軍廣州刺史溫公以為下之罪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寵蘇報之管室無政亦可知矣。溫公之言固正論也然未知王導之意蓋有所在。導意以為管室寢微已甚又前此無積仁累德之効若一行法用刑則離必更甚危亡必及如入元氣不固而又以峻藥理病豈不殆哉。凡導之輔管蓋得子產治鄭之意多委曲遷就以求合人心者未可以當理論也。王右軍與殷浩言中興之業以道勝寬和為本又頗和勸王導明公為政當使網漏吞舟之魚此皆深達當時治體王導能慎守之以輔管非後人所能詳也。

揚子或問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一章近世解經者以為問者為不必問答者不必答非也。揚子之意蓋譏王莽舉動皆效聖人耳。

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宣帝頗作歌詩欲與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趙定明帝皆召見待詔而益州刺史王褒使王褒作中和樂職詩歌大學下轉而上聞夫宣帝號明主而魏相亦名賢臣也作歌詩與協律事此侈心已生有奢泰之漸矣。而魏相不能以道規諫反進趨定等以諛悅之君臣相與如此亦可鄙矣。大抵秦漢以後禮樂稍亡君臣道喪雖漢宣魏相鄙陋至此亦不自知其

非也。欲治之主視此可不自戒哉。

仁人心也。知物已本同故無私心無私心故能愛人之有憂由有私己心也。仁則私己之心盡故不憂。士會知郤克有憾于齊而請老焉且曰使郤子逞其志可以為正乎曰正也曰夫不能以義正其下而使逞其志傷國而害民何以為正也曰夫固知之也如使郤克不得逞志於齊其傷國而害民必有烈于此者故士會隱忍遷就便擇其禍之輕者而為之耳。鄭書曰安定國家必大馬先若士會可謂先其大者矣。大抵春秋之世賢大夫士所以處其國家者率皆類此其意蓋以全國家保社稷活生靈為急非以行一善守一事取信于人為正也。以後世士大夫比春秋之世其廣狹自可見矣。晉師伐齊歸范文子後入武

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鄆陵之戰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丐趨進曰塞井夷竈陳于軍中而疏行首晉楚惟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董子何知焉。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于朝大夫莫之對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董子何知而三掩人于朝吾不

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棄營而死。宣子謂獻子曰昔吾有晉而君也吾朝夕顧焉以相晉國且為吾家今吾觀汝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將若之何對曰映也居處恭不敢安易敬學而好仁和于政而好子道謀于衆不以賈好私志雖莫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由。宣子曰可以免身夫獻子在當世以賈稱未必能守此言也。要其所聞所信者如是源深流遠矣。蓋春秋之世先王之澤未遠忠言善行率見如故家遺俗之保傳者觀范氏數世所以教其子者蓋可見矣。其意皆以謙退自下不伐善不施勞以全其家及其國為本也。

古之為國者必盡人事無遺憾然後歸之于天功可為也事可為也若功之必成事之必濟則非天命不可此古人所以至成功濟事有不敢自任者也。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惟力行不善而責命于天則為大罪耳。春秋之世論事之成敗未有不言天命者。如天方授楚管楚惟天所授管楚惟天所相齊楚惟天所授吳之與越惟天所授國之存亡天也。吾以下之於天故當時論功成事濟者必兼天命言之。未有專言人事者。

論語記孔子答人君之間必言孔子對曰其答季康子亦如是其尊君敬上大夫如是故弟子記之謹其辭也。

韓退之書北平王家猫相乳事以謂猫人畜無仁義之性者子竊以為不然。子頃自嶺外歸畜數馬前馬得草未食視後馬未有草即銜草回顧與後馬如此豈可謂無仁義性也哉。但較之其耳與叔解中庸蔽有淺深故有愚蔽有通塞故有人物此論最善。古人論疾多言內熱今人所未詳也。如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張毅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內熱復發使其君內熱發于背淫則生內熱感熱之疾今人論病知內熱之名者甚少況能治其疾乎。大抵皆由思慮紛擾不能內省一意外慕不求諸己以致心火上炎血脈錯亂而生此疾故養生者深謹

家像雜說

之而善學者以為至成知此疾之生在不外也。古人自奉節約類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固自有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此猶是極盛時制度也。大抵古人得食肉者甚少。而食肉之祿。冰與醬。肉食者謀之。肉食者無恩。此言貴者方得肉食也。莊子九方歎相子綦之子。則而嚮之于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相。班超者曰。虎頭燕領。食肉相也。以此知古人以食肉為貴。食肉為難得比之後人。節約甚矣。知天人一理。無上下內外之殊。然後能作禮樂。咸儀升降。聲音節奏。感動人物。皆形容天理而已。窮神知化。由通于禮樂。不可誣也。

陰始疑也。有結聚意。君子以正位凝命。凝重也。既結聚則自重也。凝然凝重。皆有不動意。列子心凝形釋。神凝者夢想自消。大抵是結聚打成一片。自然不動也。書曰。今天其命哲。又曰。自貽哲命。言君子智識之遠。可以自致也。自致之道何如。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是也。思曰。容容作聖。皆自貽之道也。或問列子。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莊子曰。唯道集虛。又曰。無能者。無所求。虛而遊者也。二子之論虛亦遠矣。此論是二子分上得力處。亦豈後人容易可對。但不當如此說了。便已。唯虛然後可以學也。易曰。君子以虛受人。以虛受人。則聖功也。

莊子稱南郭子綦隱几。齋缺睡寐。又稱天地固有常。日月固有明矣之類。此正與今說休歇者一致。若于其中能有自得。方可謂之物格知至。鄉黨記孔子衣服之制。當時衣服自當如此。但周衰禮壞。君臣上下。差亂無別。獨聖人從容有常。不改其制。故學者記之。鈞而不綱。弋不射宿。亦非聖人本志也。于不得已之中。而為之節文。使見之者漸反其正耳。然則聖人之志果何如。曰。不綱不弋。不射宿。然後為正。所謂堯舜其猶病諸者也。可欲之善。充而至于大力行所及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可至。然非力行。亦不能化。列子記老成子學幻于尹文先生。三年不告。造父師泰豆氏。亦三年不告。列子之學。三年之後。始得靈邱一阿。五年之後。始一解頤而笑。此皆足以見古人教人規摹次第。故學者得力。非後人所能彷彿也。蓋用力深者。其收功也遠。得之艱。則守之也固。未有僥倖于或成。似若有合。而卒然失之也。

孟子曰。子不脩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而已矣。永矢勿過。永矢勿告。亦庶幾其君知我自誓如此。而亦有悔心焉。縱其君之不能悔。亦庶幾後世之為人君者。知賢者自誓如此。則思警戒而不敢至此極也。古之君子。求納其君于善者。亦多術矣。是則詩人之志也。兼葭蒼蒼。白露為霜。嘆歲月之晚也。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言道理之不遠也。邇過從之。道阻且長。言逆道而求之。終不可近。邇遊從之。宛在水中央。言順道而求之。則至近耳。

家像雜說

郭象解莊子實有助於養生。蓋默識心通。出于言筌。次如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心養。郭

家像雜說

象注云。夫心以用傷。則養心者。其惟不用心乎。達生篇一其性。注云。飾則二矣。養其氣云。不以心使之。又在宥篇曰。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云此皆率性而動。故長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云但當任之。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云都任之也。凡此之類。皆極于養生者。非得于言語之表。不能知也。

夫教人之道。固多術。如列子所謂三年不告者。古人規模大概如此。然有心動而才不逮。須待聖賢啓發者。亦不止舉一隅而已也。如莊子所說女偶謂卜梁倚。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也。外物已。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古人教人。雖不盡如此。然觀孝經所記。孔子所以告曾子者。亦詳且盡矣。

先儒解致字。往往不盡。如致中和。天地位焉。鄭康成云。致。行之至也。致。樂以治身。云致。深審也。周禮略例。主必致一也。孔穎達云。致。猶歸也。禮記禮器。禮也者。物之致也。鄭云。致之言至也。極也。其它諸經。往往只為竭盡之意。如喪致乎哀。而止。士見危致命。君子以致命遂志。與病則致其憂之類是也。此皆意有未盡。蓋致有盡之意。有取與納之意。如喪致乎哀。而止。見危致命之類。謂之極盡可也。如致中和。致知之類。則又有取之意焉。吾聞致師者。亦有取之意也。用致夫人。凡春秋以某事致七十致事。致為臣而歸。則又有納之意與盡之意。凡此皆難以一字通解也。今人謂招致者。亦取之意也。

檀弓。齊穀王姬之喪。穀當為告。古毒反。聲之誤也。告。下告上之辭。故誤為穀。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如當為如字之誤也。言父母之喪。號哭哀。如欲父母之復反。和順于道。而理于義。配義與道。既曰道矣。而又曰義。既曰道德。而又曰理。於義蓋義者。就其日見之行。而中節者言之也。行義以達其道。蓋惟日見之行。而後可以達其道也。窮理盡性。以致于命。命也。性也。理也。皆一事也。在物謂之理。在人謂之性。在天謂之命。至于命者。言盡天道也。蓋陶漸染之功。與講究持論也。互相發明者也。要之。蓋陶之益。過于講究。如此理者。方可以語學也。

家像雜說

乾西北之卦。坤西南之卦。乾坤而有方。所何也。曰。不有方。則不見其用。言方所者。明其用也。孔穎達解貞一字云。正也。一也。因善矣。然不知近世儒者。以貞者中虛無我之為盡善也。春秋之末。凡謀國者。不知禮義。專言利害。上下安之。恬不知怪。季平子將娶于宋。公若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遠其志者。未之有也。卒與之。季平子拔臣也。其迹已見。為樂祁者。宜告其君。以君臣大義。縱未能討。其可與之婚。而崇獎亂人。以自託乎。為宋公者。又不知叛臣之可惡。而輕妻之女。君臣之義。父子之親。是盡矣。

家像雜說

七月之時。凡生物之時。舉日。一之日。發之類是也。成物之時。舉月。七月流火之類是也。四時盡備。獨無三月。蓋三月無專指之事耳。其言春日遲遲。泛言春和時也。而先儒以為春日。則三月也。又以為三月為陰陽之中。亦已鑿矣。

消息位虛之速，惟賢智之士為能察之。治國者惟修其在者，以待時焉可也。如時將有及，事將有聞，天時不作，勿為人客，人事勿起，勿為之始，天節不遠，五年反復，凡此之類，非賢智之士勿能察，非剛健之君不能用也。知時與否，成敗之由，存亡之機，也不肖之君，下愚之臣，則常易之。

論語弟子記孔子之語，都不及治心養性上事。止論目前日用，閑邪去非，孝弟忠信而已。蓋修之于此，必達之于彼，約之于內，必得之於外，知生則知死矣，能盡人則能事鬼神矣。下學則上達矣，聖人之道如是而已。

讓千乘之國，無一言之諾，可以為難矣。以為君子則未也，然則如之何而可謂之君子？曰：利害之心，薄義理之心，勝愛己及物，蕭然慈仁，其心休休焉，無疵文，無矯詐，然後為君子。

天下萬物一理，苟致力于一事，必得之理，無不通也。張長史見公主擔夫爭道，及公孫氏舞劍，遂悟草書法。蓋心存于此，遇事則得之，以此知天下之理本一也。如使長史無意于草書，則見爭道舞劍，有何交涉？學以致道者亦然，一意于此，忽然遇事得之，非智巧所能知也。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其願學者雖不同，其用力以有得則一也。學者盡以張長史學書之志而學道乎？

春秋之世，先王之澤漸遠，然善言相傳，猶有存者。學者得其言，猶可詳思而致力也。謂伍子胥為人，剛戾忍詭，能成大事，趙襄子言君所以置毋帥，為能忍詭也。知忍詭之道，微此數子言之，後人不知也。莊子稱伊尹強力忍詭，亦是道也。後世人自處既厚，而輕用其身，皆不知忍詭之道也。

古之人君，能有君人之言者，如楚恭王謂中公巫臣，其為吾先君之謀也，則忠，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巫臣欺君自子，以成其姦，惡之大者，衆所不赦，而楚恭王以為能諫止其先君之惡，而遂以為忠，記人之功，而忘人之過，絕疵吝之心，開廣大之路，可以為萬世之法矣。古之人君，能為此言者，甚少。李衛公獨取漢武帝說郭解，此其家不貧，謂田蚡遂取武庫，以為能盡事理，折奸人之謀，蓋亦未嘗深究恭王之語矣。使後之人君如漢武帝之徒，聞巫臣事，則必以為欺君濟奸以忠之言為笑矣。安知有此廣大之理邪？此良由古人風俗未壞，先王之澤未遠，善言猶存，人皆相傳，楚恭王未為大賢，猶能為此語也。後世風俗已壞，先王之澤已遠，善言不存，民無所習，雖有過絕人之才，如唐太宗之為君，李德裕之為臣，亦未必能為此言也。

古之善為國者，常勇于不敢，勇于不敢，則天佑之之兆，所以全其國者也。

韓非言非知之難，處知為難矣。所謂處知者，實盡天下事理，今有絕世之才，非常之用，而卒不能濟事，保身者，皆不能處其知者也。如崔浩之徒是也。張子房從容事外人，主不疑，功臣不忌，事未成而身已退，裴清遠真所謂能處其知者也。

世之人方任此一念，則牢不可破，及後念衝前念，則雲散冰消，了無關涉。方知前念後念，本無實事，但方住此念時，則遂以為實耳。如愛富貴，愛榮華，愛聲色，及後識破，方知可笑，如郝超之死，其父念之過甚，及見超與桓溫書，則遂大怒，不復傷悼，此皆後念衝前念，後念既起，前念自去，萬變不同。

各帶形氣，視此理者，其知之矣。易言為善為惡之應，理之必至，則但言自天祐之，自上佑也。自外來也。終來有它吉，皆言非人智之所知，力之所及，而天理自如是也。其道人之意深矣。

韓退之言行而宜之之謂義，義者見于行事者也。事有體有用，義則其用也。道則體也。故曰配義與道，易曰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又曰方其義也，義常別作一事說，正是用處也。

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浹然冰釋，怡然理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

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心之所生，害于其政者，有大小輕重之異，不可以概舉。春秋以一字為褒貶，隨其心術高下，推其功過大小，不為過也。禮禁于未然之前，春秋制于已發之後，聖人之憂患後世至矣。後世儒者注解紛然，同異義難，務未失本，此莊周之徒，所以痛加掎擊也。然周之徒，遂欲罷絕是非，無復輕重，所謂以一字為褒貶者，不復可用，其流遂至于君臣父子之道，無所分別，此周之徒所以為大罪也。

退之施先生墓銘云：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註紛難，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此論豈獨形容施氏有功，蓋于聖人之道有補矣。

學問工夫，全在浹洽涵養，總蓄之久，左右探擇，一旦冰釋理順，自然達源矣。非如世人強襲取之，振苗助長，苦心極力，卒無所得也。

東門襄仲，殺適立庶，魯之君臣，無一人能討賊者。季文子為國正卿，任國之重，亦無一言以正其失，固名教之罪人也。舊僕之事，乃自以為于舜之功二十之一，庶幾免于戾，其亦不自知而無愧恥也。甚矣歷代學者，誦其文而贊美之，亦不能知其過惡有不可赦者，豈不可惜耶？

漢承秦秦之後，誅戮斬伐，情不知怪。君臣上下，莫能推其原，以救其失。淮南厲王之死，在文帝無毫髮之過，公卿議法，亦無失也。而袁盎以為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此為何等語？雖文帝賢君，必無肯從其言之理。然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者，皆藥市濫刑之甚，與秦無異。皆盎言所致，惜乎大亂暴酷之後，士大夫生其時者，不學無術，不能深知前日之非，以所聞見形之議論，以誤天下後世，其害不小也。

左氏宣公六年，亦狄伐晉，圍懷及邢，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賈，將可寇也。而釋文賈晉古忠反，訓出習之，恐有未盡。閔子齊曰：仍舊賈，如之何？先儒以為賈事也。蓋釋詁文，然則盈其賈，亦當依本字讀，而盈其事也，不必作出習之事。

左氏宣公五年，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杜預以為連晉鄰國之臣，厭尊毀列，釋文，厭於涉反，古人用此字者多矣。近世學者，乃以為厭尊毀列，失之甚遠矣。

前輩常教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惟退而自修可也。學記曰：幼者聽而勿問，皆使人自修，不敢輕發，養成德器也。鄴陵之戰，范雎趨進，曰：寒非夷也。陳于軍中，而疏行首，皆楚惟天所授，何患焉。文字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鄴陵有功，鄴人皆喜，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

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勿得事矣。子圖怒之曰：爾何知國有  
大命，而有正卿？孟子言之，將為戮矣。范宣子子產之論，皆切言也。而文子子國深抑之如此者，正恐後生  
輕發未成德器，而先招禍敗，卒無以立也。故此兩人後來所立如此之遠，良由老成教之有素，中有所主  
也。

張子房見黃石公後，從前豪氣，刮磨盡矣。鐵未去，鐵擊之則折，百鍊之鋼，所攻必破。所伐必壞，而無摧折  
之患。鐵盡故也。黃石公所以教子房者，獨去其鐵耳。莊子所謂欲富則練子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  
之道。子房悟此矣。崔浩之徒，不知去鐵，而以自用，所以致夷滅之禍也。

前輩皆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思推究者為可畏耳。又云：讀書只怕尋思，蓋義理精深，惟  
尋思用意，為可以得之。齒牙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論語溫故而知新，先儒以為溫尋也。尋釋故者，又知  
新者，學而不思則罔，先儒以為學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尋釋思就先儒分上所得已多，況真能  
尋釋尋思者乎。

君子氣象難形容，惟平易安和者為近之。書曰：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此近君子氣象也。所謂休休者，  
平易安和，無急躁狠戾貪冒之意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傳稱之曰：一人讓義，百姓休和。鄭未服晉，知武  
子曰：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休和二字，最是無急躁狠戾貪冒之意。故古人數稱之，亦切論也。

春秋之末，貨賂公行，政以斯成。無復義理。故樂桓子求帶于叔孫豹，范獻子請冠于叔孫楷，高爾取貨于  
季氏，荀寅求貨于蔡侯，祁勝行賄于荀躒，子常求馬與于唐蔡，二君當此之時，風俗大壞如此。而諸國  
之君，安于苟且，不能一救其弊，因循陵遲，以至滅亡。莫之能悟也。欲救其弊，固多術矣。然莫如親近正人，  
誘引善類，以為標的，則風俗自變。好惡自定，風俗變，好惡定，則國勢自安，不假它術也。

四體不動，五穀不分，荷篠丈人自謂也。言我方患四體不動，五穀不分，孰能知夫子耶。如此則氣象好，若  
說四體不動，五穀不分，指夫子，則氣象不甚好。觀子路拱而立，則敬之甚至，蓋察其容貌，有得于心矣。其  
氣象不容不好也。

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子路疑以為未仁。夫子以為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如其仁。夫子之意，不以為召忽不必死也，亦不以管仲為可以無死也。特以為事有大子死，則就  
其大者可也。事小于死，則死之可也。不以公子糾君臣之分未正，為不必死也。既事之矣，而所事者，為爭  
國者所殺矣。豈有不死之理。獨管仲之意，以為生民方在塗炭，得我則生，不得我則亡。華夏衰弱極矣，得  
我則有中國，不得我則無中國。故忍死就仇，以成其大。此聖人所深與也。召忽不能若是，則豈有不死之  
理。孔子恐人以必死為是，不以就大者為正。故子貢之問，則又答以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  
于今受其賜。夫一匡九合為天下如此，此孔子深稱管仲之功，所就者大可以如此也。豈若匹夫匹婦之  
為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聖人恐人以必死為賢，不以就大者為正。故又詳為此言以丁寧之也。  
亦豈以忽為不當死哉。學者所以處重微細，正在於此。

管仲不死公子糾之難，聖人以為非者，知其所就者大，可以如此也。至三歸反坫之類，深誣之者，以其  
為無所為也。雖若吝吝者，若淫亦淫，管仲本志如此，而三歸反坫之類，本不為君設。故聖人知其器小，不  
可以入堯舜之道也。

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所謂將者，謂有此意也。有此意者，何由知之，必見于事。事形而未用，欲必就其親，  
已見于事而未成者，若不見于事，而適知其意以為將，則濫刑以選，人皆有罪，有意無意皆可安指。已  
形未形皆可強服。忠良被禍，多由此言。公羊腐儒，妄設此論，自漢以後，準皆用之。為忠良之害甚大。竊謂  
治平之世，當先去此不經之論。然後後世淫暴之君，奸諛之臣，不得用其私意，忠良賴以得免，不可不深  
戒也。

魯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竊而轉以歌，且占諸史墨曰：吾夢如  
是，今日食何也。史墨則對以爲吳入郢之咎。終以勿克，又以入郢必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  
有譎，火勝金，故勿克也。夫日食于上，趙簡子不能戒懼，思所以遷善德惡者，亦亦肆矣。而史墨不能對以  
大義，專明近事，而先及吳楚紛爭之說，此乃占人常談，非為國之言也。後世京房邵顛之徒，其學蓋出于  
此。

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告于諸侯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均以德，德均以下。此語最為害正。天下未有年  
均者，先一日生，則一日之長也。先一時一刻生，則亦一時一刻之長也。聖人重先後之序，如春夏秋冬之  
不可亂，天理也。何謂年均乎。此奸言也。而左氏不能證定，以誤世，陋亦甚矣。又如王后無適，則長幼固有  
定分，長幼定分，亦猶嫡庶之不可亂也。何謂擇立長乎。王子朝為此言，皆尹氏毛召之徒，懷奸助惡，其詞  
錯然也。孟子曰：邪辭知其所難，蓋于王子朝之言見之矣。

左氏嘗言何休作鄭元，兩人引據及詰難之語，盡用漢書或精符之類為證。無識淺見甚矣。而漢末學  
者，咸以大儒推之。吾知漢末諸儒，未嘗學也。公羊淺陋已甚，而何休之徒，又從而逢其惡，如鄭周王傳之  
類，大不近人情。定公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郟，仲孫忌闕文耳，而公羊以為仲孫忌，諱二名，非禮也。  
固已可笑，而何休則以為春秋定哀之閒，文致太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為，諱惟有二名，故諱之。定哀  
之世，大亂之極也，而何休以為文致太平，王者治定，無所復為，諱惟有二名可諱耳。其誣荒謬至此，令人  
憤懣不已。垂世立教者，須取此等妄說，及引用緯書之類，皆當科別而顯黜之，不得與其它諸儒所說並  
行。然後聖人之言，不為蕪漫所覆，坦然可見。

越之謀吳，大夫種獻謀，王不如說或，約而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修吳王之心。吾以下之于天，天若果吳，必  
許善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嘉諾侯之心，既能敵其民，而天奪其食，安受其虐，乃無有命矣。申胥諫  
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中心好吳也，又非備畏我甲兵之強也。大夫種勇而詐謀，將還玩吳國于股掌之  
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益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詞，以縱逸王志，使淫樂于諸侯之國，以自傷也。使  
吾甲兵鈍敝，民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虐。越之殘也，鈍敝其國，多方損壞，使至如焚蕪。



之極不可復然然後舉手取之無毫髮之勞矣此與越成敗大概也越用大夫種之策以成功吳黜中皆之計以滅亡非偶然也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出其戶數簡子誠其子曰晉國有難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其使尹鐸爲晉陽也簡子謂之曰必置其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壘培苟寅士吉射固趙氏爲之者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且曰是昭吾譽也郵無正進見曰以爲鐸之意謂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爲師保吾何爲不增以是以可以鑿而鳩趙宗也簡子說以免難之實實尹鐸及晉陽之固樂欲往長子又欲往耶那襄子皆以爲不可獨以爲晉陽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沈窳產蛙民無畔意若趙簡子可謂知所任矣夫所謂尹鐸之所寬者國之所恃以爲根本如人之元氣元氣苟存不可得而死根本若在不可得而亡後世謀國者偷目前之意而忘後日之慮其得存者幸也然尹鐸之所寬者不但寬賦稅而專扞敵也蓋先去其主之邪意以行其義然後民得以寬也增苟寅吉射之壘動存規戒矣其肯納君子不義乎沈窳產蛙民無畔意種之久矣非一日積也自鄭康成論郊禘之說紛紜不同以爲禘者冬至圓邱祭昊天上帝也郊者孟春南郊祭成上帝也而孔

帝者祭昊天上帝于圓邱也必知此是圓邱者以禘文在郊祭之前郊祭之前惟圓邱耳鄭康成又謂噫噫春夏祈穀于上帝春者祭成上帝于南郊夏即禘祭凡此紛紜皆由康成感于讖緯妖說後之學者不能竭力辨明反爲出力以濟誣僞王肅聖證論力疏鄭短如謂圓邱與郊爲一之類所補甚多然猶有未盡獨陸淳之論坦然明白盡去邪說實有功於聖人學者不可不察也

禮記是月禮中月而禘鄭康成皆以爲非此月而禘於大祥之後月而禘緣此遂有禮制世人以其過于厚者莫之敢改然失禮之正矣王肅以爲是月者此月之中也力攻鄭短實爲至論

儀禮喪服在古書中最高詳盡次輕重皆出天理聖人之意明白可見不可得而改更也子爲父三年父爲子期孫爲祖期祖爲孫九月蓋父祖爲直下子孫降一等報也如旁親爲我期者則亦爲之期爲我大功者則亦爲之大功報施均者旁親之道也近世以來婦爲舅姑三年已大失輕重之序非禮甚矣而舅姑爲婦猶爲九月是降兩等報也悖理特甚

天下無二斬婦人在家爲父既嫁爲夫明無二上也今爲舅姑三年則不得不爲父母三年是一婦人之身有三年之服者五也

世人備禮唯祀典喪服大概後世不可得而變更何者皆出天理非人之私意也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無所事于天地也子爲父斬衰三年本其所生也它人無所用其服也其他輕重皆然如庶母之祭至孫止父母在不爲庶母服皆明大義至重不以私恩曲從也能明此者則知天理矣

今世陰陽家以人姓配五音宮商角徵羽以定災福世固以爲不經可笑然而春秋之世蓋已有此說晉趙鞅卜敗鄭遇水適火占諸史墨史趙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與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益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爲火師姜氏其後水勝火伐姜則可敵則鞅名子則宋姓夫以子爲水位益爲水名炎帝爲火師姜氏其後水勝火伐姜則可此正與今陰陽之術同皆無稽之說也然有此說則有心說相應禍福從之禍福之起生于心念理自如是橫渠說言形則卜如響以是知形質敵固之歸心不能默然自達于性與天道萬事有無皆其分內所固有也雖有出于思慮之表者亦是分內正橫渠所謂形質敵固之歸心不能默然自達于性與天道也莊周言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矣足爲哉此謂有意于養形以存生者也有意于養形以存生則實有不可存生者無意于養形以存生則養形豈有不存生之理莊周又言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夫所謂棄世無累是無意者也至于更生則幾矣則所謂無意于養形以存生者方可以存生也所謂雖不足爲不可不爲也不可不爲者任之而已非實爲也其爲不免矣實爲之而有所爲也故不免此養生之要也

論養生者以神氣相守爲本列子體合于心心合于氣氣合于神神合于無莊子廣成一章皆養生之祖也至謂汎乎若不繫之舟曠然若新生之懷皆是發明此理此理既明能更調出入息久之息住或存想一處心不外馳皆可以卻疾延年也稽叔夜言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勉之至矣

鬼文元法藏碎金云百骸道引貴乎動息久則和柔又云道氣令和引體令柔是知道引以和柔爲至氣和體平疾不得入矣此鬼公親得此味者據其所知而言也然則氣錯雜體強梗乃疾病死傷之本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口能亡人于國不能見于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自古以來能知非省過不與人爲黨如士會者蓋鮮矣後世議者以爲與人長久不計是非邪正皆以爲善其亦未知士會之用心矣

陳太邱以太守受侯常侍之託歸罪于己此君子用心也然不得專謂之正所謂正者不揚其非隱默而去之可也但當時風俗微訐太甚陳太邱不得已而欲矯其弊耳不然亦非所以垂世立教也

文中子稱北山黃公善醫先疑膳而後針藥孫思邈千金方惡疾大風論云難療易療厥在前人不關醫藥又古醫書稱凡病自治八分師治二分觀此數者則所以治疾者亦可知其大概矣

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刻核之論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君子長者之心也以君子長者之心爲心則自無刻核之論如君子不盡人之忠不竭人之歡去其臣也必使可復仕去其妻也必使可復嫁如此等論上下薰蒸則太平之功可立致也芝草生甘露降醴泉出皆是此等和氣薰蒸可生

自古人君道使人諫容受直言亦未必出于至誠爲善也惟明于利害知諫之必有益于己故信納不疑且不以爲難也如趙簡子唐太宗皆是也趙簡子親嘗晉國唐太宗殺兄逼父無所不至至于聞諫則喜

不以爲難者，蓋知納諫有益，而拒諫爲有損，知納諫利于己，而拒諫必害吾身也。今夫病者，起居無禁，飲食無忌，無人勸止，則必死矣。夫勸止固非意乎？惡惡乎？此不待割割而後喻也。唐明皇相李林甫十九年，間無一言忤旨，卒至大禍。夫忤旨與不忤旨，人若果執利乎？然自古人君自非昏惑失志，皆知此理。然且不能用者，亦由奸人逆爲之說，以爲此論者必有所爲，或以爲道名，其說不一。人君甘心信之，而忠言直詞不復可入矣。故至于危亡而不悟也。易曰：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夫所謂合心意者，固已奪其心而盡感之也。忠臣義士寧待而救之耶？

引導滋生，平時不見有力，惟有橫生之疾，則得力矣。引用善良，平時未知其益，惟有卒然之禍，則當知之。所以病危不死，國危不亡者，知此道也。

常人之情，多是私意，而不能自觀者也。如園林花竹，已自種植者，見之意思便別。它人所種植者，雖甚愛之，終無親暱之意。草木無知，猶私之如此，況其親黨之所愛乎？若于此類，盡能觀省，其亦將寡過而得至公之體矣。

從師學問，當知輕重。既知輕重，然後慎擇而謹守之可也。所謂知輕重者，如七十子之徒從孔子，則當事事模範，不當少異。然有不安于心者，猶當詳問以釋其疑，疑釋心安，而後從之。如子路之問孔子，反覆辨難，亦可見矣。孔子以降，性各有偏，見或末至，事事學之，安得不爲大害。此聖人之後，所以多流而入于異端。皆由不知輕重也。然學者從師，使有私心，以己所傳爲是，私心既生，百弊俱出。此固未足以語于學矣。人君取人，不當以一事一言之誤，便爲可去，一事一言之善，便爲可信。要當論其大概，邪正及公議之所去取者耳。自古人君，常失于此，小人取媚于君者，固多端。然大抵必先多爲可信，以中上志，然後編綴補合，以久其權，乘勢高下，以遂其意。大則篡奪，小則敗國，不可不察也。班固論石顯，師丹事，最爲有益。顯內自知權柄，柄在掌握，恐天子納用左右耳目，有以間己，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爲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書示顯。此元帝在顯術中而不悟，其不亡者幸也。人有上書言自古者以龜貝爲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貨，宜可改幣。上問師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爲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後從公卿議，哀帝亦不能察也。師丹傳若不言老人忘其前語，則丹爲反覆無據之人，石顯傳若不言時歸誠取一信以爲驗，則顯罪狀亦不甚明白。惟此數語，然後其人生平忠邪，自可詳致。非班固高識遠見，有益世教，何以及此。人君但以此一事一言，以爲去取，而不

論大概，邪正公議是非，蓋亦不知此矣。而不爲小人所誤，以至收亡者，幸而已矣。

其在東夷北狄，或戎或蠻，雖大曰子，吳子，楚子，之類皆是也。鄭康成以此一節爲九州之外長也。然亦謂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無過子。是以同名曰子，而國語吳語夫命，主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夫所謂吳伯，正謂牧伯之伯，如禮記五官之長曰伯，周禮九命作伯，及周召二伯之類是也。而章昭以爲吳本稱伯，故曰吳伯，大謬妄矣。

李斯李林甫之徒，當極盛時，自知不可，禍必及，察其所言，皆知之矣。如使二人者，知其如此，痛自改悔，變前所爲言之于君，言之于衆，以求自新，則可以變禍爲福，易亡爲存，惟其不能改，所以禍敗危亡必及也。若此者，可謂自棄矣。可謂委其身于劍戟矣。然不得爲下愚不移也。雖然，自古天道察人之不能改，必養成其惡，所謂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如秦之沒世是也。方陳勝未起，外難未作，先有內禍，改用忠良，則基業豈有便壞之理，惟不如此，所以謂之養成其惡也。

列子謂伯昏無人射，列子無言，莫侯侯反，莊子不啻讀如本字也。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無人，申徒嘉與鄭子產同師，伯昏無人，然則伯昏無人自一人也。伯昏無人自一人也。列子既師吳邱子，林友，伯昏無人，乃居南郭，又言師老商氏，友伯昏子，不知老商氏即吳邱子林耶，或別一人也。又不知伯昏子與無人，替人爲一爲二也。此雖禦寇寓言，然據文指事，則自不一，要皆獨立絕塵，高出一時之上者也。

列禦寇謂伯昏無人射引之，位貫張滿，解云：盡弦窮，滿郭象云：位貫猶滿也。措杯水其肘上，張滿云：手停審，故杯水不傾，郭象云：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如此之類，訓釋明白，文詞高古，皆後人所不到，又揮斥八極，神氣不變，郭象以爲德充于內，則神滿于外，遠近幽深，皆明，故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也。如此等語，殆類有得者矣。

莊子聖人之心，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擾心者，故靜也。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蓋言聖人之靜，非以靜爲善，故靜耳。萬物無足以擾心者，則自然靜也。水靜猶明，而況精神，靜之至也。自然之應也。月令：上丁釋菜，周禮：大齊釋菜，合釋釋菜者，不用牲牢幣帛，釋蘋藻而已。禮之輕者，至釋奠則有牲牢幣帛，獨無迎尸以下之禮耳。夫禮于先師先聖，而用禮之輕者，何也？曰：陶匏煇柴，以事上帝，亦貴乎簡也云耳。

李絳對憲宗言人臣生死，係人主喜怒。凡此等語，皆不當對人主輕說。如昏君暗主，便以爲當然，適足以啓其驕心，未有毫髮之補，而有無窮之禍也。不如後漢樊英對順帝言：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焉能貴臣，焉能賤臣之語，能消人主未萌之禍，而長其敬賢之心。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樊英之謂乎。

莊子徐無鬼篇，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姝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爲悅也，而未始知有物也。莊子此論，備見小人心意，小知自足，情狀世人，自私自害，正者無不如是，但論之未盡，不能取信于人，所謂未始有物也者，非學者所當先論也。

莊子稱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雖然如新生之憤，而無聞其故，泛若不繫之舟，齧缺睡寐，神農晝，既自以此論爲極至也。至所謂有千越之劍者，抑而藏之，不敢用也。精神並流四達，上際于天，下蟠于地，則實爲養生要訣。

列子稱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又言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古人所謂學者類如是，其亦異于後人所謂學矣。

李絳對憲宗言人臣生死，係人主喜怒。凡此等語，皆不當對人主輕說。如昏君暗主，便以爲當然，適足以啓其驕心，未有毫髮之補，而有無窮之禍也。不如後漢樊英對順帝言：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焉能貴臣，焉能賤臣之語，能消人主未萌之禍，而長其敬賢之心。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樊英之謂乎。

莊子徐無鬼篇，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姝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爲悅也，而未始知有物也。莊子此論，備見小人心意，小知自足，情狀世人，自私自害，正者無不如是，但論之未盡，不能取信于人，所謂未始有物也者，非學者所當先論也。

莊子稱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雖然如新生之憤，而無聞其故，泛若不繫之舟，齧缺睡寐，神農晝，既自以此論爲極至也。至所謂有千越之劍者，抑而藏之，不敢用也。精神並流四達，上際于天，下蟠于地，則實爲養生要訣。

列子稱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又言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古人所謂學者類如是，其亦異于後人所謂學矣。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與衛無故，對曰：妾聞君之入也，足高氣強，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掛朝也，非而君之徐見，臣而有動色，臣是以知之。公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不為諸侯笑矣。夫心術之動，毫髮不能自隱，必為人所知，不可得而欺也。管仲衛姬之知桓公，亦可見矣。此謂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海上之鷗，舞而不下，彼必有以知之矣。孰謂色莊言厲，而可以自蔽乎？

天下風俗美惡之極，無不由積累而成者。至于人才事業，必因積累之久，互相推激，然後能至微妙。且如漢魏以來，士大夫多以字畫為事，西晉以後尤甚。故積累推激，至王右軍，然後能造微入妙。若魏晉以前，不以字畫為事，右軍縱能書，必不能使至如此之妙。學問工夫，何獨不然？三代聖賢相繼，故聖賢之出，如此之衆，亦有積累推激之功也。

孟子桃應問一章，王介甫謂原父皆不以爲然。劉原父論齊國夏衛曼姑帥圍戚，曼姑受命而立，其不可以圍戚，何也？或問乎孟子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師，瞽瞍殺人，則執之乎？孟子曰：執之。今以刑賈爲瞽瞍，以曼姑爲皋陶，此孟子之義已。曰：孟子未盡于義也。伯夷叔齊讓國不取，餓于首陽之下，終身訥然，以爲求仁得仁，故無怨也。夫不以能有其國家爲貴，而以全其志義爲安，故孔子稱之。舜有天，下瞽瞍殺人，是亦將且循伯夷之義，安在其循有司之法，而以己之貴加其親，此不爲知春秋。歐陽公論柴守禮殺人，事世宗不問爲知權也，以爲天子有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衛，朝廷之嚴，無有稱負而逃之理。范滂夫以此章爲非孟子語也。程正叔以此語有誤處。榮陽公常言介甫原父皆以孟子答之爲非，苟不曰是舜爲天子，瞽瞍殺人，皋陶亦不得執此二公之論也。子開之師友曰：是不然。聖賢立教，務成其善而已，言不委曲，則理不明。今日舜爲天子，瞽瞍殺人，皋陶不得而執，而學者何問焉？若必以是答之，是亦二公而已矣。何以爲孟子？何以知其然？齊宜好樂與勇，好貨與色，以常人論之，皆在所不答，而孟子告之如此，亦委曲以導其志，使其趨于善而已。不然，何以爲孟子？然則桃應之問，孟子之答，亦盡夫世人委曲之意，而使之趨正道云爾。若以爲不然，則問者爲不必問，答者爲不必答也。

歷觀古人爲君帥師而覆敗陷寇者，未嘗以爲深罪，而必使之死而後已也。秦伯之用孟明之類，蓋可見矣。至漢武帝時，李陵敗亡，然後以爲深罪，而當世之人亦以爲隨其家聲也。其後敗亡者，以爲大戮皆起于此。蓋士大夫學術不明，知識淺下，懷詭謀以事君，而忘古人之大義也。夫帥師而戰，敗亡常事，其事有當誅者，有不當誅者，獨論其事之輕重，事之是非，而察其用心何如，而要其歸焉，可也。秦伯之用孟明之類，是也。若以一概論之，以爲可誅，而不究夫用心何如，此秦漢以下庸主之驕心，邪臣之說也。終必有以敗夫國家也。夫力屈而僞降，降有所爲，或在久遠或在密邇，其效必見，安得與夫背主歸賊，反害其主，而脫其死者一例哉？魏黃權降魏，先主以爲負黃權權不負孤也，猶得古人之用心。

春秋之世家，臣而欲張公室者，皆以爲大罪。此必非聖人之本，臣而忘公室，諸侯士大夫而忘王室，猶子之愛其父，而忘其祖也。可乎？家臣而不忘公室者，正也。但當先其所事，使之盡忠于其君焉，可也。其

不肯聽之，則遂去之，可也。苟不以告，而遂圖之，此其所以爲罪也。與抑衛武公刺厲王也，嗚呼！小子未知臧否者，惡厲王敗周室之衰，實之之深也。而歐公詩本義，以爲逼放古人，未有謂君爲小子者。言小子者，武公自謂也。未知臧否者，不度可否也。至于言提其耳，則言刺王之不可教誨，提其耳而告之，欲其聽而王終不聽信也。夫既曰提其耳矣，而不得謂之小子，則若失輕重之序者，考樂詩永矢勿諼，勿告勿過者，怨其君失道，欲與之絕，而不知其不可復改也。然此皆非詩人本意。詩人之意，特欲爲艱難之辭，苦口之語，有以感發之，庶幾其君猶有悔也。先儲之解，未爲善義，而歐公以爲如鄭之說，進則喜樂，退則怨，乃不知命之復人耳，以爲勿諼者，謂頌人居于山澗之間，不以爲狹，而獨言自謂不忘此樂也。勿過謂不復有所他之也。勿告者，自得其樂，不可妄以語人也。歐公之意，以爲君不可怨，怨君非義，故以小子爲自謂，而勿諼勿過，非有及君之意，然而高子以小弁爲小人之詩，曰怨孟子以高子爲固矣，且以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愈疏不孝也。然則事君愈疏而不怨，亦可得爲忠乎？孔子曰：詩可以怨，然則怨者，乃所以甚愛其君也。此固忠孝之道，無所不用其極，有不能忘于心者也。故思之深，則怨之切，念之甚，則痛之深。于常人，有是乎？歐公既未察此義，習見秦漢以來，人君以怨望爲大罪，遂以爲常，遂君臣規戒相與之道，而啓佞人懷利諂敬以事君者之心，且使後世庸主督察臣下，無復人理，使不得議己，皆此等議論，有以發之，不得不詳辨也。

古人褒貶取舍，考其用心，而不計其行事，其心是也，其事非也。君子不以爲非，其心非也，其事是也。君子不以爲是，季札歸吳，蘇君之賊猶在，季子不以爲對，春秋不罪也。何也？知其力有所不足，起而行吾志，則國家之禍，願覆將及，甚而至于亡，其害有甚于前日之惡。故季子隱忍而姑置之，其意必不以是而止也。聖人推明其志，故不以爲不然也。范文子請老，卻克實代之，使之快意于齊，不得爲正也。而古人不以爲非者，范文子知卻克不得志于齊，其禍國家必有大于伐齊者。昏于上，無與同德，衆懷奸于下，無與同力，故亦隱忍而不與之爭。古人推明文子之意，亦不以爲不然也。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聖人

不以管仲爲不當死，特以管仲不死，其所爲者，有大于死也。使王室猶存，中國尚在，著九合之勳，成一匡之業，管仲雖欲死，糾之難安，得而死之，此聖人所以深與之也。周公東征，二公當世大賢，而在朝廷，獨無一言諫止，成王至雷風之變，然後明周公之忠，彼固知未可言則不言，恐害夫大事也。然此等事皆繫夫用心如何，不容有毫髮私心，私心存焉，則事雖是，不免得罪于聖人，使無私心，而有所爲，則無適而不

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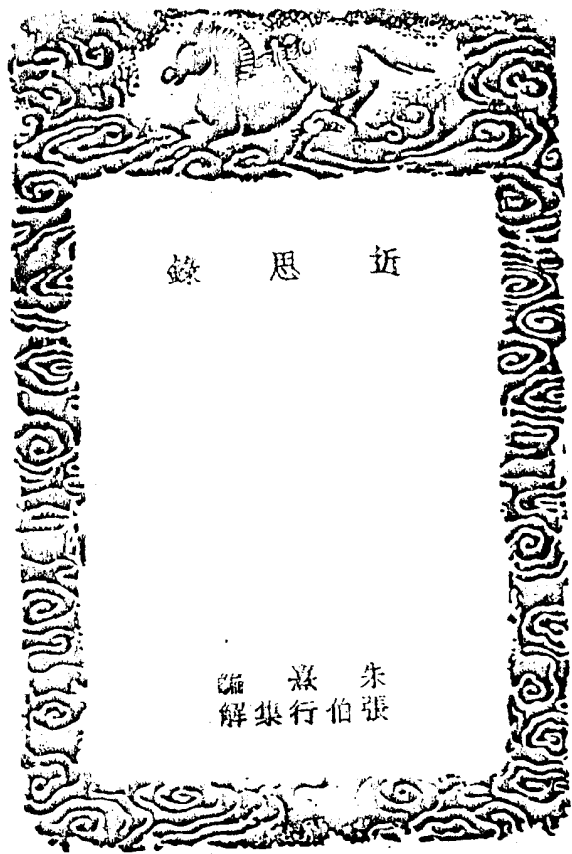
忍之名，一也，而用不同，必有忍，其乃有濟，小不忍，則亂大謀。此皆聖賢之所謂忍，忍于不善，以就善也。所謂吉德也。而世俗之所謂忍，如猜忍剛忍之類，乃是忍于善，而就不善也。所謂凶德也。王導不忍美人之勸酒，恐其見殺，而強爲之飲，此則不忍也。正所謂忍于不善而就善也。非吉德而何？王敦不顧美人之死，而不爲之飲，此世俗之所爲忍，忍于善而不善也。非凶德而何？天之報施，必以其類，觀王導王敦之後，興衰禍福，蓋可見矣。然則不忍者，正人之良心，孟子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是也。而世俗所謂忍

賊義害善之本。殺身復族之由也。項羽爲人不忍。雖不能成事。要之良心猶在。伍子胥爲人剛戾。忍而雖能成事。然良心喪失。盡矣。子家子曰。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王導能忍事。此皆忍不善。以就善之謂也。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以爲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晏子之意固善。然進言于君者。但當言恐懼修省。德之未修。政之未善。用人未明。百姓未安。以騶情縱佚。克伐怨欲之所致。不當言君無穢德。又何禳焉也。凡此皆開人君諱惡遠善之端。末流之弊。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不戒也。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鄭康成以爲天者所感之天神。如周人木德。所感靈威仰也。以后稷配明堂。遍祭五帝。以文王配祭法。有庖氏禘黃帝而郊。則以爲禘者。祭昊天于圓邱。郊則以爲祭上帝于南郊。是則圓邱南郊爲兩事。禘與郊爲兩祭。禘大于郊。圓邱大于南郊。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我將祀文王于明堂。唯辟春及。祈穀于上帝。皆爲此說。又以爲春祈穀。即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祈穀。即左氏龍見而雩。及月令仲夏雩帝以祈穀。月令諛言于仲夏。雖禘太祖。即給禘之禘。禘于宗廟者也。長發大禘也。即祭感生帝之禘。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皆以祭感生之帝。而以祖配之也。凡此皆誕妄不經之甚。無足取信。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天如言國。上帝如言其君也。南郊所以祭天。圓邱即南郊。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則于太祖之廟。而祭所出之帝。故曰不王不禘。祈穀言春夏之間。祭天地。其禮則亡矣。月令之類。皆不足信。雩祭則非所以祭天也。不得以祈穀爲一。春秋書大等。則通言祭天矣。又祭法所記。皆未可信也。

朝廷有伉直之風。然後臨難有死節之士。五代之際。能以端謹厚重。不忌嫉人。不爲中傷。不爲傾陷。已是極至。若責仗節死難。則猶闕焉。曹彬在朝。忠厚寬和。足師表一世。然史家稱其未嘗抗詞忤旨。此乃爲大臣功名之極。勢須如此。然未可以爲事君之法。五代之際。所以無死節之士。良由于此。爲是事君之法。當如宋璟。顏真卿。蕭復。乃是極至。人主必欲有益于國。則當何用。亦曰當用伉直之士。緩急有益于己者耳。不然。累千百人。緩急之際。各自爲計。亦何用哉。然則伉直之風。亦在人主獎進之耳。此是爲國者。切己利害也。唐太宗固知之矣。

勢位使人。往往不能自知。如氣血之盛。詞色舉動。悉與常人不同。而亦不自知也。醉酒者。天地易位。服藥者。喜怒不定。酒消藥散。則復如常。君子思所以自養。不可不察也。



近思錄

朱張  
伯行  
編解

### 原序

集羣聖之成者孔子也。刪定往訓，垂為六經，而道統治法備焉。集諸儒之成者朱子也。採摭遺書，作近思錄，而性功王事該焉。夫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聖，使不得孔子繼起而紹述之，則詩書禮樂雖識大誠小之有人，而殘缺滅裂之餘，誰為闡聖言於來禩？以周子程子張子諸儒之賢，使不得朱子會萃而表章之，則微文大義，所與及門授受而講貫者，即未盡泯沒於廬山之阜，伊洛之濱，關中之所傳始，然而斯人徒與寥落幾何！一脈綿延，安恃不墜，況其時又有介甫之堅僻，楊劉之纖巧，佛老之寂滅虛無，浸淫漸染，卒難剷除，其勢皆足為吾道敵。惟子朱子承先啓後，崇正闢邪，振衰字之心思，開一時之聖聾，亟取周子二程子張子各書，探其關於大體，切於日用者，輯為是錄，俾學者尋繹玩味，心解力行，庶幾自近及遠，自卑升高，而誠淫邪遁不能淆，訓詁詞章不得而汨沒焉。此則許魯齋所稱為入聖之基，而朱子亦謂四子

近思錄 原序

近思錄 原序

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又四子之階梯者也。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羣聖，得孔子而益彰，周子二程子張子雖賢，不亦得朱子而益著哉！我皇上德邁唐虞，學配孔孟，性功與王猷並懋，道統偕治法兼隆，故六經四子而外，每於濂洛關閩四氏之書，加意振興，以宏教育。近復特頒盛典，俎豆宮牆，躋朱子於十哲之次，誠以集羣聖之成者孔子，用是師表於萬世；集諸儒之成者朱子，故能啓佑乎後人也。伯行束髮受書，垂五十餘年，兢兢焉以周程張朱為標準，而於朱子是錄，尤服膺弗失。聞嘗纂集諸說，選為疏解，極知淺陋無當，然藉是以與天下之有志者，端厥趨向，淬厲濯磨，毋厭卑近而驚高遠，毋觀凌躐而遁虛無，然後優柔厭飲，有先後次序，所謂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以不負先儒諄復誨誘之心也。於是乎士希賢而賢希聖，其以維持道脈，光輔聖朝，斯文之盛未艾矣。爰命李生丹桂史生大範校梓，而書此以為序。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仲夏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姑蘇之正誼堂。

近思錄 原序

三

## 尹序

子朱子有言修身大法。小學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誠以二書固聖道之階梯。學者所宜亟盡心也。自人僉詞章。此二書或罕寓目。欲以入道。難矣。余備官淮海。以商士簡。因安定故祠關書院。延余同年友王罕皆太史爲師。既進諸生。屢申小學。尤欲以近思錄與講明而切究焉。縑封張先生集解。致爲曉暢。惜版已漫滅。適與太史商重鐫之。蓋太史故嘗講學於先生之門。而余亦獲交嗣君西銘憲副。竊聞庭訓。得藉手茲編。廣先生教澤。余二人實厚幸焉。按集解舊節四十餘條。先生嘗自有意。顧念後出晚進。未睹朱子原編。茲悉爲增列。採宋葉平巖先生輯注參補之。欲學者得盡見此書之全也。謹序。

乾隆元年丙辰夏五。博陵後學尹會一書於維揚使院。

## 前引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閱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總六百一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己治人。與夫所以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盡見其梗概。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復。優柔厭飲。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彙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朱熹謹識。

## 後引

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抵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次緝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概，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旨。若乃厭卑近而慕高遠，躐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淳熙三年四月四日，東萊呂祖謙謹書。

## 葉平巖先生近思錄集解原序

皇宋受命，列聖傳德，跨唐越漢，上接三代統紀，而天億明道間，仁深澤厚，儒術興行，天相斯文，是生濂溪周子，抽關發牖，啓千載無傳之學，既而洛二程子，關中張子，禮承羽翼，闢而大之，聖學溼而復明，道統絕而復續，猶歎盛哉。中興再造，崇儒務學，適道祖武，是以鉅儒輩出，沿沂大原，考合諸論，時則朱子與呂成公，採摭四先生之書，條分類別，凡十四卷，名曰近思錄，規模之大而進修有序，綱領之要而節目詳明，體用兼該，本末殫舉。至於闢邪說，明正宗，罔不精駁洞盡，是則我宋之一經，將與四子並列，詔後學而垂無窮者也。嘗聞朱子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蓋時有遠近，言有詳約不同，學者必自近而詳者，推求遠且約者，斯可矣。采年在志學，受讀是書，字求其訓，句探其旨，研思積久，因成集解，其諸綱要，悉本朱子舊註，參以升堂紀聞，及諸儒辯論，擇其精純，刊除繁復，以次編入，有闕略者，乃出臆說，朝刪暮

近思錄 葉平庵先生近思錄集解原序

二

輯。繼三十年。義稍明備。以授家庭訓習。或者謂寒鄉晚出。有志古學。而旁無師友。苟得是集觀之。亦可規  
通大義。然後以類而推。以觀四先生之大全。亦近思之意云。淳祐戊申長至日。建安葉采謹序。

近思錄 羣書姓氏

二

橫渠先生文集

橫渠先生易說

橫渠先生禮樂說

橫渠先生論語說

橫渠先生孟子說

橫渠先生語說

### 近思錄羣書姓氏

濂溪先生太極通書

明道先生文集

伊川先生文集

周易程氏傳

程氏經說

程氏遺書

程氏外書

橫渠先生正蒙

近思錄 羣書姓氏

### 近思錄目錄

卷一.....一

道體

卷二.....二九

為學

卷三.....八九

致知

卷四.....二二九

存養

近思錄 目錄



卷五.....一六五

卷十四.....三二七

克治

觀聖賢

卷六.....一八七

家道

卷七.....二〇一

出處

卷八.....二二三

治體

卷九.....二四三

治法

卷十.....二六三

政事

卷十一.....二九一

教學

卷十二.....三〇三

警戒

卷十三.....三二五

辨異端

### 近思錄卷一

子朱子原編

儀封張伯行孝先集解

後學尹會一參訂

道體 凡五十條

此卷論性之本原。道之體統。蓋學問之綱領也。

濂溪曰。無極而大極。此周子因易有大極之辭。默契道體之本原。立象盡意。而復著說以明其蘊也。無極止言其無形。大極者。大而無以復加之至理。此其所以為無以復加之至理也。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沖漠無朕之中。萬象萬化。森然已具。蓋本無形迹。可求而實為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極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大極者。理也。有理即有氣。有氣而機見矣。機一動即為陽。是太極之動也。而已生陽矣。動無終動之理。故動極而靜。機一靜即為陰。是太極之靜也。而已生陰矣。靜亦無終靜之理。故靜極復動。夫動極而靜。是動不一於動。即為靜之根也。靜極復動。是靜不一於靜。即為動之根也。一動一靜。交相為根。循環無端。遂為終始於其中。陰有陰之界。則分陰陽有陽之界。則分陰陽。而陰陽關係兩者相對待而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

時行焉。陰陽既分，兩儀既立，其中遂不相交，而生成之用著矣。陰趨乎陰，則主於收而為變，陰迎乎陽，則主於受而為合。於是陽

五變生土，而陰以十合成之，是生火也。陰以七變成之，是生木也。陰以九合成之，是生金也。陰以六合成之，是生水也。而陰以五合成之，是生土也。而陰以十合成之，是生火也。陰以七變成之，是生木也。陰以九合成之，是生金也。陰以六合成之，是生水也。而陰以五合成之，是生土也。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既有生成，而五行之妙，可見造化發育之具，錯綜變化，無有紀極也。然推本言之，則五行雖清濁異質，而實不外陰陽先後異時，而時不

外陰陽，彼此異位，而位不外陰陽，推之無不皆然。是五行一陰陽也。若陰陽之散見，雖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實乃太極之動靜，是陰陽一太極也。至於太極之所以然，則惟存其理初無變異之可見，是太極本無極也。

一其性。五行同出於太極矣，而其生也有成實，則理隨氣質而具，遂各專於一以成其性。如水以曲直為性，火以無極之真，二

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五行雖各一性，而其本

是實有之理，所謂真也。至於二氣五行，則以其中無非粹然之氣，所謂精也。蓋實之理，精之氣，妙於會合，而凝成成形，則見其屬

之健者，乾道也。實成爲男，而父道以立陰之順者，坤道也。實成爲女，而母道以立。於是理著乎氣，而二氣錯綜變化，以生萬物，是人物之

以氣化而生者，原得理氣真精之妙，而萬物同出於太極也。既氣化成形，而萬物遂各以形氣交感，生生不已，而陽變陰化，應有窮盡，是

人物之形化而生者，又各得理氣真精之妙，而萬物各有一太極也。夫合言之而萬物統體一太極，分言之而萬物各具一太極，則物

之不能離性，而性之隨在。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

各足，不又大明明德乎。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

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此上文言人為萬物之靈，惟人因人物有靈而聖人之教不得不立也。蓋萬物雖同具太

陽之運而爲神者，又發而有其知矣。於是仁義禮智信五性感物而動，或得義理之正，遂乎歸明而爲善，或任血氣之偏，入於陰暗而爲

惡者，發從此分而過事，接物萬變不同，萬事從此出矣。不有以定之，將欲動靜其不同於禽獸者，幾希乎。聖人出氣質清明，尤爲秀

中之秀，乃念人同此性，同此理，於是修造爲教，而定之以大中禮之智，不忍之仁，合宜之義，凡此皆全體太極，無分動靜，其動

亦定者，立人極，以一天下之動。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此上文言聖人全

其成已成物之功，即何大耶。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此言太極之理，非聖人宜全，乃人品所由分，吉凶所由乘，三才者，惟此，故死生亦惟此

能如此，則必修之，敬義夾立，而作德日休。君子所以吉也。不知有此，則相與悖之，肆欲妄行，而作偽日積。小人所以凶也。君子小人之分

止在敬肆，人可不勉力持敬，使靜虛動直，以庶幾聖人之學乎。聖人所以能兼三才之道，通死生之說者，止是實體太極道理耳。故易說

之也。反觀厥終，乃鬼之歸，然猶是陰柔其表耳。太極之靜爲之也。人能兼大說易也。斯其至矣。結言此圖乃所以明易之故也。蓋

通乎此，則三才既備，而終始在我，死生順受，而造化無違，吉凶又不足言矣。廣大悉備，易之書也。而此圖乃易

中之至精，至微，難以言盡，而無以復加者也。既圖其象，復著其說，其示人之意，益深切矣。

濼溪曰：誠無爲。此周子欲人全盡天理，而先指未發之體，使人知本然之至善也。誠者，實無妄之謂，無爲者，實理自然，不涉人爲

也。蓋人生而靜，此理實無妄何爲之有，寂然不動之中，俱覺渾然至善，能守此初之靜，正便是天地之全人，此即

太極。幾善惡。此欲人之慎動也。動之微也。自然之發則爲善，一有所雜，即爲惡。其端甚微，辨之貴早，蓋人心不

曰：義理曰：禮曰：智曰：信。此欲人知性中所具之理而盡之也。道得於身，則謂之德。蓋幾雖有善惡之分，而善乃性中本然之理

也。心之裁制合宜，而義之理可指名也。心之秩序有條理，而禮之理可指名也。心之明智，性焉安焉之謂聖。性則得天獨優，安則自

能周通而智之理可指名也。心之確實有操守，而信之理可指名也。此即五行之性也。此即五行之性也。此即五行之性也。此即五行之性也。

之謂聖人。此誠同此德，而道雖各有不同，自其不思不勉，從容中道，性焉而誠，不待存而自存安焉。全天理聖者，大而化之

而後，不待言而自明，其德純而無虧，雖然問則是爲大而化之之聖人矣。程子所謂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者也。復焉執焉之謂賢。復

反其所固有，執者持之而勿失，賢者才德出來之稱。未能至於聖人，則必盡其思誠之功，而

復焉以返性，性其研幾之學，而後德日以進，爲才德出來之賢人矣。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賢人之復，執固不能如聖人之性安而聖人之妙用，更有可想而像之者。一念方萌，至理已具，發之微妙，而不可見，隨其所成，理無不到

充之周備，而不可窮，則至誠之不爽，與天爲徒，而妙用不測，乃聖而不可知之神矣。夫聖神之極，不易說，而賢人之證，則可勉士誠

希聖而希天，自有所不能已者矣。伊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

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程子引易大傳之文，以證明中庸未發已發之義。言喜怒哀樂，皆性之動而爲情者

寂然不動者，雖曰不動，萬事萬物皆從此出，正是源頭處，故爲天下之大本。及夫喜怒哀樂之發，道理流露，而通如其本然之節，則情之

自然也。以其無過不及，無所偏倚，謂之和，即易所謂感而遂通者，隨其所感，有節恰好，則不待安排，而實天下古今所共由，故爲天下

之達道，要而言之，中者和之體，和者中之用，知即所謂體，以其靜者言也。性也，感即所謂用，以其動者言也。性情非兩事，感非兩理，易與中庸相發明，而程子示人之意切矣。





莫生出來的。所謂論。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此釋生之謂性之意。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生時。其有善無惡。不容說。但只可謂之理。不可謂之性。理是天地人物公共的道理。性是人所以為我所有者。性字從心。才說性時。此理已附於形氣之中。便氣稟而言。不全。是性之本體。強硬硬曰形。便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天地之性。乃性之本體也。其實天地之性。亦不離氣質之中。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就其中認出相雜者而為之也。

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汗。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此釋善固性也。惡亦不可謂性。是就造化而論。言其氣之方動之初。流行賦予。更無別物。只箇善惡。善之理。今人說性。正說此一句。造化之賦予者。本善則我之受於造化而為性者。亦無不善。可知孟子言性善。意本於此。此語極精。然性之原因善。屬乎氣。便有善有惡。如水之流。出而後便有清有濁。所謂繼之者善也者。是專就原本上說來。始以水就下之性言之。水無有不下者。若於流而未下之時。則極其遠近清濁之分。則固不同矣。有流而漸清。無所汗。此無煩人力。漸清而流亦清者。有流而未遠。已為沙塵所濁。漸濁有流之甚遠。然後沙塵。固之而有所濁。又於濁之中。亦有濁多濁少。此皆源清而流不清者。猶人之氣質。皆明純。各有清濁。深也。水之清濁不同。不得以濁者不為非水。故性之善惡不同。亦不得以惡者不為非性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激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濁。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卻只是元初水也。不是將清來換卻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釋不是性中元有兩

之氣稟雖不同。而性之本善則一。非其本體之善。將於何處用功。非其氣稟之有時陷於惡。則亦無所用其功矣。惟其如此。是以宜加激治之功。激治者。操就是也。所以用善力也。用善力。已百人。十已千。則其清速而惡必強矣。若用力緩於前。則其清遲矣。況不用力者乎。夫性之善者。有以激治之而復其本然之善。則只是元初理也。猶水之濁者。激治之而其清。卻只是元初水也。固不是此濁。將清來換濁。亦不是既清之外。另取其濁者。置在一隅。可見水元來清。性元來善。此孟子以性為善之謂也。豈有善與惡並在性中。對立而進行也哉。前曰。性善。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自出來。前就其顯於中者以言也。此就其見於外者以言也。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此又以中庸性道教之旨明之。言此理之有善也。我受天之命以為性。順而循之。因其自然之理。以為日用事物當由之路。則道也。道無過不及。而人不能無過不及。是循其道而制為禮樂刑政以修之。俾各得其本然之善。則教也。故周人所謂道也。出於天命之自然。則自天命以至於教。非人私智所得加損於其間。而要惟聖人為能盡乎性。而至於乎命也。故以舜事明之。舜有天下而不與。依然人生而靜之初。雖然一理。在中所謂性者也。無煩人力之為也。人能如舜之性。則修其善。流焉。可以不用其力哉。

明道曰。觀天地生物氣象。天地間流行之妙。隨處發見。故萬物之生。是一團太和元氣。充塞於上下之內。而不靜之成。之成。之成。不知也。周子謂前章不除。與自家意思一般。正見得天地氣象在我。而我之生理流行。亦切無一息。

明道曰。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此程子欲人於萬物生意起時。體驗仁也。生理周流。生意也。此處尤最好看。蓋萬物之生意。始於元。元即仁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謂之統天。則貫通乎利貞之德。徹於始。是一個元。自當始則其生意勃發。正自此始。然此物體成而未可觀。後此物已散。而不可觀。唯此。而知元為衆善之長。所謂仁者。顯見於此。所以程子言誠難。可以觀仁。切脈可以觀仁。雖難。是生意渟渟。切脈是生意通。而朱子亦云。見諸子入非皆皆。皆謂誠之心。只這些子。便見得仁。到地發政施仁。其仁固廣。然卻難看。皆與此意互發也。

明道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觀子論言。誠發諸子。即誠身也。惻者。傷之深。惻隱之心。即天地萬物一體之心。充塞於天地。天地亦皆是惻隱之心。所以品物流行。各正性命。胡敬言。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惻隱是道心。於人之身者。故程子就人身上指出。見人身是小腔子。天地是大腔子。人身是惻隱之心。所以可寒天地。天地亦皆是惻隱之心。所以品物流行。各正性命。胡敬言。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惻隱是道心。

伊川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流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統天下之物論之。莫不有本末之辨。然即一物之本末。亦具其中。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查理形而上者也。本也。事形而下者也。末也。然事必有理。則即末不能遺。本如流掃應對。本矣。是其然也。必有所以然也。事有本末。理無本末。故不可分本末為兩段。

伊川曰。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凡事皆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此言事物之中。出於天然。可安排也。蓋中無定體。橫平事物之大小輕重。而不可為。為之中。不可為則不為。不為亦不是中。奈何有楊朱者。不知有仁。但知為我。推其心至於一毛而不為。又有墨者。不知有義。但知兼愛。推其心至於摩頂放踵而為之。此二者之中。楊朱亦非

明道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閒。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此言未發之。無不失也。萬物莫不本於天。萬事莫不本於性。善惡與未發之時。天命之性。即此而在。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恰在中間。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程子曰。既久。灼然如一物之在。目見得天地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蓋中便正。正便一。豈不容當作道。其正則出乎中。而自然之理。突然使心有放逸。此理安能無失。必如中庸上文所云。戒慎恐懼。乃是主敬工夫。學者存此心。果無須臾之離。則大本克立。而天下萬事。各得其理。天放曰。唯敬而無失。最盡。

伊川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人心公私之別。天理人欲之分也。蓋天理流行之切。天地萬物。本皆一體。自惟於有我之見。而人欲逐之。斯與天地萬物。啜啜。故人之心。惟公則天理。雖然。雖有親疏遠近等之分。而胞與無間。未有不一者也。若人心一私。各分彼此。則則從懷。懷而有萬殊之勢。不能使之一致。語云。人心不同。如面。正言人各一心。只是私意起。而天理亡耳。然則存理。遠欲之功。為可須與同歸乎哉。

伊川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流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統天下之物論之。莫不有本末之辨。然即一物之本末。亦具其中。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查理形而上者也。本也。事形而下者也。末也。然事必有理。則即末不能遺。本如流掃應對。本矣。是其然也。必有所以然也。事有本末。理無本末。故不可分本末為兩段。

伊川曰。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凡事皆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此言事物之中。出於天然。可安排也。蓋中無定體。橫平事物之大小輕重。而不可為。為之中。不可為則不為。不為亦不是中。奈何有楊朱者。不知有仁。但知為我。推其心至於一毛而不為。又有墨者。不知有義。但知兼愛。推其心至於摩頂放踵而為之。此二者之中。楊朱亦非





萬殊由此生游氣亦不外陰陽游氣是用陰陽是體陰陽之體  
環即所云乾運之變化生人物之萬殊即所云各正其性命也

橫渠曰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吳天曰明及爾出王

吳天曰且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此言天地日在人中人當順理而行也凡言體者猶云體他物也出王者出而有  
所往其亦明也行從容之意此四語大雅極詳蓋天者理而已矣仁即人心所具

之天理物物皆有天理是天為物之體而不遺事事皆從苦心之天理做出是仁為事之體而無不在試思禮禮曲禮三百三千燦然畢  
陳無非愛敬懇惻之心發見於大綱細目之間而非繁文縟節之為則仁之體事而無不在可知矣若夫人之往來游息而天皆與之俱

豈真有物在上自臨在茲哉理無往而不在人無在而非天由詩言觀之則天之體物不遺尤可見矣是故人而不仁必無一事可為而  
稍有威儀禮儀之心即為後罪過天知天則知仁全盡乎天張子之言極其真切所以朱子曰此數句從赤心片片說出  
來豈稍易所能到也

橫渠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 此言鬼神之靈出於理之自然也二氣即陰陽真能言鬼則往來皆理之自然不待安排指畫  
一伸去即生許多事物一屈來即一物無有是屈伸者二氣而其能屈伸者鬼神此所以為

二氣之良能也夫鬼神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一氣以陰陽之流行者言也  
此曰二氣則以陰陽之對待者言而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實氣而理在其中謂為其能張子所以云橫渠此語尤精○此下六條集解  
關今照原編補

橫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 此  
物之聚散消長以明鬼神之理不外一屈伸也物自初生以至少壯氣日至而滋息滋息者生而就滿也自壯以至老氣日反而游散

游散者消而就虛也以其日至而伸故曰神以其日反而歸故曰鬼蓋鬼神一氣機之動靜此其所以一往一來一屈伸而不見其或  
虧所謂兩故化也張子又曰曰天地不窮變於耳矣  
動不窮則伸耳鬼神之實不虛乎二端其義處矣

橫渠曰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  
咸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 此言性為人所同得而大人盡性之非以自私自也萬物本乎

但人皆有性而莫之能盡惟大人能盡已之性則能盡人之性道性本無二也道性為道能盡道矣故曰立必俱立知必周知  
必使人周知愛必兼愛使人得所遂成不獨成使人皆有成四者大人之所存心也立者禮之始知者智之始愛者仁之始成者義之始

自立以至於成學之始終也張子之教以禮為先故首曰立如是而後或禮或樂而不知所以順乎理則亦無  
如之何然其心固欲其同歸乎一源之性也此即大學明明德於天下中庸成己成物之道蓋四端之根本也

橫渠曰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  
行而至不疾而速也 此言聖人之心一不感故隨感而皆通也一謂純一神謂神妙而無不通譬之人身四體本是一物故觸之

即覺不待心之思慮使有所覺而後覺也此正易繫辭傳所謂感而遂通下行而至不疾而速也便未至於統  
一則有間斷而痛癢有所不覺矣蓋天地之為物不忒  
故妙用無方聖人之心不忒故感通其理一也

橫渠曰心統性情者也 此言人心之妙也乎性情皆前聖之所未發而大有功於後學者也統主宰之謂性心之謂情心之  
用心者性情之主也蓋心是神明之舍為一身之主宰性則人所稟受於天之理而具於心者其發於智

識觸於念慮皆性情也朱子曰未動為性已動為情心則其乎動靜而無不在新安陳氏曰性情字皆從心心源蓋此性心統性也心節制  
此情心統性也性如在管之軍情如臨陣之軍皆將實統之學者以是觀焉凡所以靜存而動察者皆心統性之而不可以須臾或放  
張子此言可謂  
深切著明矣

橫渠曰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  
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一 此言人物各具其性而氣不能無異所資盡人以

人與物之所同也但性之靈賦雖同而氣之清濁各異由其氣有通蔽開塞故或靈或蠢有人物之別由其蔽有厚薄故或明或昧而人  
有智愚之別彼塞者得絲之極濁故牢固而不可開此其所以為物也若均之為人而不能無蔽其為蔽之厚者雖非極濁而蔽於濁故

可以開而開之也雖至蔽之薄者亦乎清濁之間則開之也易夫人特不能由學以開之耳開則以察識之明加擴充之力由是上達  
乎天之道不與聖人合而為一乎蓋在人為仁義禮智之性在天為元亨利貞之天道本同一理誠不為氣拘拘而至於開則天人合一聖  
凡同歸人奈何甘自暴  
塞而至下同於物乎

一則有間斷而痛癢有所不覺矣蓋天地之為物不忒  
故妙用無方聖人之心不忒故感通其理一也

橫渠曰心統性情者也 此言人心之妙也乎性情皆前聖之所未發而大有功於後學者也統主宰之謂性心之謂情心之  
用心者性情之主也蓋心是神明之舍為一身之主宰性則人所稟受於天之理而具於心者其發於智

識觸於念慮皆性情也朱子曰未動為性已動為情心則其乎動靜而無不在新安陳氏曰性情字皆從心心源蓋此性心統性也心節制  
此情心統性也性如在管之軍情如臨陣之軍皆將實統之學者以是觀焉凡所以靜存而動察者皆心統性之而不可以須臾或放  
張子此言可謂  
深切著明矣

橫渠曰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  
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一 此言人物各具其性而氣不能無異所資盡人以

人與物之所同也但性之靈賦雖同而氣之清濁各異由其氣有通蔽開塞故或靈或蠢有人物之別由其蔽有厚薄故或明或昧而人  
有智愚之別彼塞者得絲之極濁故牢固而不可開此其所以為物也若均之為人而不能無蔽其為蔽之厚者雖非極濁而蔽於濁故

可以開而開之也雖至蔽之薄者亦乎清濁之間則開之也易夫人特不能由學以開之耳開則以察識之明加擴充之力由是上達  
乎天之道不與聖人合而為一乎蓋在人為仁義禮智之性在天為元亨利貞之天道本同一理誠不為氣拘拘而至於開則天人合一聖  
凡同歸人奈何甘自暴  
塞而至下同於物乎

近思錄卷二一

為學 凡一百一十一條

此卷總論為學之要蓋尊德性矣必道問學明乎道體知所指歸斯可究為學之大凡矣

謙溪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此周子欲學者立志以幾於有成也希期望也道無窮極學貴上達聖人生安之實地位儘高  
猶不自滿足孜孜矻矻思為法天之學是有心無為之聖猶習無心成化之天以為期若斯也

自聖而降則有賢是才德過人者也然亦不敢自意其功必朝夕勤苦以聖人為歸是學知利行之賢亦習生知安行之聖以自動若  
斯也况為士乃人中之秀方入學問之途可不厚自期待求致其勉其行以庶幾賢人之詣乎蓋能刻勵向前則可漸進不已由賢

以希聖希天而無難若不能立志頹廢其功不惟不  
可以進於聖賢非不可以言士矣學者可不勉乎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  
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  
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  
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  
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  
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  
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  
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  
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  
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  
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  
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以其好學之心，若幸而加以平歲之長，則其思慮不日亦將進於能化而而可幾矣。又謂謂學如顏子而不可至於聖耶。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末言後人所學之非，故去聖日遠，非聖不可學也。蓋聖如孔子，皆曰自好學，而顏子亦以好學見稱，此正顏子之善學聖人者也。後人不達其故，以謂聖人之道本生而知，非學力可至，遂相與異其學，而忘其真。顏子曰：「不敢自學聖人，則當其為學之始，而其道固已失矣。」容自己身，不知其可以為聖，而求之於外，執其不可為聖者而好之，日從事於詩書禮樂，徒以供其非聖之資。於是巧詞其文，富麗其詞，以悅人耳目，而為工。雖使光榮華采，衆人服其言，而大本已非，求學之至於道者鮮矣。然則今之儒者，亦非無所學，而與顏子所好之學自不同耳。夫學非所學，即有所好，一齊差卻，徒令聖人之道，架海千載，且謂天地精奧，歷久不一，致其奇，何多難也。抑又思之，程子之學得於周子者，今觀所論宗旨，次第與太極通書諸篇，合其學周子，與顏子學孔子若出一轍，誠有云：「學者當尊孔顏樂處。」又曰：「士當學顏子之所學。」乃今學人，豈無作聖之資乎。願與尋周程之所好，而欲學聖人之道者，請自學程子始。

橫渠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絮於外物，何如？」明道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此見程子知性之學，即周子所謂靜而無動，動而無動之理也。蓋就絮於外物上折辨，而其先與論定性之氣，蓋橫渠亦知吾所得於天之理，本自寧一，無累，而此中究不能不動心，一動而外物即有紛擾之病矣。故問如何而使之無累，亦是其刻苦意多。於性之自然上少理會也。不知性即理也，天下無不定之理，則無不定之性，橫渠求定，便已不是性。程子所以先與之論性之定也，所謂定者，非能使之不動，亦非必離動而後定，理而動，動亦定也。即靜時不過是此理，故靜亦定也。天下無性外之物，何所至於事之往，吾心非無物之性，何所至於事之來，吾性即非外物之理，何所分爲在內之性，凡物即是性內之理，何所分爲在外之物，如是方可語定矣。苟以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內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

姑以己性與外物交接時言之，苟以外物爲外，止處爲外應之者，必牽己性以從乎物，是以己性爲有內外。物時性必不在內矣。然何嘗無在內之性，亦何嘗有在內之性，今必專就內以求定，是有意於絕外誘之物，而不知性與物相通一無二，原無內外也。今既以內爲性，外爲物，不相管攝，是性在內爲一本，物在外爲一本，則感應之際，便有之彼之此之紛，又烏可遽語之定哉。若性則未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夫未知己性，獨不觀之天地乎。性命於天地，天地之常理，即性理也。天地何嘗不妙萬物乎。雖不可以心言，而所以爲主宰爲運用，即其心也。然不過以其心順動而此理此氣已普而萬物而已。復然一如其無心處，是天地之定也。又不見夫聖人乎。聖人亦然天地之性，其常性即我之性也。聖人因亦應萬事矣。雖不可以常情論，而所以爲感通爲字於亦其情也。然不過以其情因應而此理此氣已普而萬物而已。復然一如其無心處，是聖人之定也。故君子之學，莫若擴人以順天地者也。莫若擴其心，使擴然無一私之存，而大公以對待天下之衆，正不求其不，即物之來也。亦隨其自然，因其當然，而順以應之，又何必以己之爲累，而慮其不定哉。此固性之自定，而定性之功，亦莫切於此也。曷曰，其言悔亡，懼憧憧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顯其端無窮，不可得而

除也。又引易以見外誘之難除也。易成卦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言感物之情，得正則吉而悔亡，若繫於私感，憧憧往來，不絕則物各以朋從爾思，可見人心之惑，應原有牽引無窮之勢。苟規規於外物之誘，是除恐則除矣，而一物方去，一物復來，此念猶萌，轉念又然，將見滅於東邊，大西邊又發機矣。不惟日時之人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不足，那得許多除滅。且其端緒紛紜無窮，亦未易以盡去其根而除絕也。

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此文言人情之常，欲以明其不能大公而順應也。人情見理不明，故各有所蔽，而難與入道。大率所患在於自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此一已之私，而欲用其察察之小智，自私則出而應物，凡有所爲，皆欲以己御物，而不肯應乎事物當然之迹。安得有順應之妙。用智則當其存主於中，自負明覺，皆是機心用事，而不能任其本體自然之智。安得有大公之休，今也以外物爲累而惡之，是謂物與性不相關也。私其矣。是謂性中本無物欲於無物之性，求見其所以定也。不幾於用智乎。此猶反其鑑之明，而於背之背者，索其照焉，不可得也。不惟是以絕外物之累，非與其性之定者而蔽之矣。知之何其可也。曷曰，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引良其背，及孟子之言，以證自私用智之不可也。曷曰，良其背，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言人心止於所當止，內不以其私智言性所可惡者，以其勢鑿之見。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何物應物之爲累哉。夫自私用智，則是以物之在外者爲非，而以性之在內者爲是矣。豈知性固無內外乎。與其內祇是萬物之理，在外俱爲性理之推，而內外澄澈貫通，可無事矣。無事則無彼此膠紛擾，而泰然自定矣。定則以理爲主，內外昭灼，無蔽而明矣。則則何物應物，隨宜而何物應物之爲累哉。如是則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一以貫之，定性固未嘗不可動而應物之時，亦未嘗不如其靜矣。朱子曰：「內外兩忘，非忘也。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係一循乎理，不是內而非外也。學不可不知。」

於心而係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此就聖人喜怒，以明定性之不爲物累也。喜怒，情也。情本於性，最足以驗性。聖人何之當怒，何當自私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係於心，適以喜怒哀見性之定也。而喜怒原係於物，亦不得以喜怒於物爲物之累也。是聖人固未嘗自用其喜怒之智以應，而又豈必性之不動，而不應於物哉。夫物之當喜當怒，聖人且不以喜怒爲非，又烏得以從外之物爲非，而更求在內之性乃爲是也。如必謂性以靜而定，動則多爲物累，今試以自私用智者之喜怒，其累於物者多矣。視聖人之大公順應，得其喜怒之正者，相去爲何如哉。則定者自定，不定者自不定，而性之不必離物以爲定也，明矣。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遠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未滅怒之一節，使平心觀理，自見內外之可兩忘也。蓋人之情，易發動而難制，惟怒爲甚。自非定性，不能無累於物。然於怒時，平其心，和其氣，忘其所怒，使之廓然大公，因而返觀乎理之是非，以求物來順應之則，則當怒者怒之，不當怒者自不怒。物定而性亦定，亦可見外物之誘，不能累性，而惡而絕之，多見其膠於內外之見也。如是則定性之全體，於此可見。其於論道，亦思過半矣。夫自私用智，不明也。斯愚迷外志，內自爲物累，而不返而究者，流禍甚於膏澤，以自私自用，則不見其見，而不知其見，其於誠性，建如槩矣。尙有



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傳曰：感者，人之動也。故咸皆就人身取象，四當心位，而不言其心。感乃心也。感之道無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所謂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感以正而通九，而居四，不中不正，不能無私係者，故其辭曰：得正則吉而悔亡。若憧憧往來，則其朋類從爾思而已。得悔解之曰：人之有所感，乃其山靜而動之機也。故咸謂又，皆以一人一身之形取象，四居感之下，正當心位，辭不言感其心，蓋以感乃心為之，不可言心也。感之道無所不通，方見感之大，有所私係，則偏善偏亂，害於感通之正理，所謂悔也。故咸之以貞，言聖人感天下之心，至公至正，如天地寒暑之氣，雨暘之澤，無不有以通於物，而物亦無不化其氣而應者，亦惟得其貞而已。貞者，虛中無我，所謂將萬物而無心者也。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無所不通乎。一隅雖言一處也，言感之問往來憧憧然，牽纏不絕，用其私心以感乎物，則意思所及之物，或有被其感而動者，意思所不及，則不能感之使動也。蓋以有所係著之私心，在我既偏倚，而主於一隅之隘，一事之小矣，豈能廓然洞達，順而能受，而無所不通乎。合感之象辭與九四之文辭而參觀之，可見聖人之善感，止是公正二字。能虛公正大，以存其心，其於感通之道，思過半矣。

伊川曰：君子之遇險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此程子解易卦象辭也。象象內其外坎，山上有水，則見險當止而不進，君子體象之象，以為過險而止者，豈徒止而已哉。君子遇險阻之象，必反而自省其身，凡存心行事，或有所失而致此過乎，如果有失，是在我有所未善於避險乎，何尤則當速改其失，毋知如果無所失，是在我無歉於心，又何困厄之不可安，則當加勉而使之無失，此乃自修其身心之德者也。如是則安處之善，亦無非濟蹇之善也。

伊川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此知行並進之道也。行以知為先，知以行為據，非此心之明，早知事物之所以所當然之則，雖知其所當然之理，而此理亦終無安頓處，則此心之明，畢竟無所用。其明動相資，德業自能進於盛大之休，此亦費卦象辭明以助故豐之義也。

伊川曰：習，重習也。時復思，澆洽於中則說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也。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此程子釋論語首章之義也。學而習者，重復而習之也。時習何以能說，時時詳復思，使義理澆洽於中心，而自從於我，則講習日來，意氣日學，故可樂也。然又言不知不愠，乃為君子，何也。雖樂於及人，而向者則知之，其我者未必知之，未知則難免於誘惑，而我恬然處之，絕不生愠惡之意，是即易所謂不見是而無悶者也。乃所謂成德之君子，然則夫子之言，豈謂學之成己而成，已即有成物，乃成物之後，猶然為己之心而已，豈不學者所能知乎。

伊川曰：古之學者為己，欲得之於己也。今之學者為人，欲見知於人也。學所以明理，非欲以博名，古之學者，凡致知力行，皆成其善，身分內事，故有所學，不過盡

乎己之當然，而外此皆所不計，惟欲此理實得之於己也。今之學者，凡讀書誦道，祇以為門面好看事，其有所學，不過求人之譽，而實理無可問，乃欲見知於人，以虛名為事而已。程子解論語為己為人之意，如此學者，不可不知所務。

伊川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椟還珠之敝，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

此程子欲道輔之窮經以求道也。道輔名某，程子門人也。言學以求道，道以聖人為歸，聖人之道，平正且坦，坦如大路，學者欲行，道所病在未知路頭，不得其門而進耳。若得其門，循其序，不怠其程，無遠之不可至也。夫聖人之道，不可見，聖人傳道之文，則可讀，六經者，聖人之傳道者也。欲求入道之門，不由於經，其可得乎。即今之為學，自誦其言辭，亦不之入，而不得其所以治之之要，譬如買珠者，空買其珠之殼，至其中之珠，則不知取而棄之，此敝人人皆然，豈不大可笑乎。曾不思以所具在，乃無用之詞，如酒之醜醜，無存特與其糟粕耳。將何所益於食飲乎。此治經者所當戒也。

覲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世間學者，有宿德之名，無宿德之實，經以求道，庶幾有得於經，至於勉勉不已，沈沈既久，宗旨可悟，異日見聖人之道，卓然如有立於目前，而不可移，然後欣欣向慕，有不知其手舞足蹈者，此時不必加意勉勵，亦有不能自止之趣，而聖人之道，亦粹然於心，而自餘地矣。程子之策道輔者，如此經學之要道也。

明道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者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此程子因易中修辭立誠一語，發人談話，以為修飾言辭之意，故切指而言之也。言易中修辭立其誠，最是切實工夫，不可不子細理會其立言本意，易之所言，乃謂人能修言辭在外之言辭，便是要立心中之誠意，凡人多言而疎，誠為心中誠意，少耳。果念誠實，那得許多閒言語。若錯認修言辭之義，只是以修飾言辭為心矣。以此為若修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心，即當其修飾之時，已是為偽，誠何處立乎。學者不可不猛省也。

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體當者，體認使之貼合也。言若修者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而然，將日用間凡有所言，便當隨時，恐心不放，若則此中之辭，不期而自名，而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縱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當其言辭之時，即是誠意之立時矣。

夫君子之所以從事於身心內外者，無非欲以求道耳。道之全體，精深廣大，浩浩然，何處著下手工夫。惟是此理本實，則善心亦必積於實，積而為可居之虛，既有可居之根基，則漸而積之，推而廣之，雖富有之大業，亦不外是。故可以修業也。乾，大小事，卻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為實修業處。然則合乾九三之君子觀之，終日乾乾，無他法，卻只是在內存一點誠心，信實之意，以日進厥德，為工夫下手處。而在外又不過修言辭，以立此心之誠意，為修業要緊處。蓋忠信內積，則無言不實，內外交道，止發得一箇誠天下，惟積實功，為可以載道之器。此亦忠信與之君子，所以不得不於此用功也。

伊川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道觀天地之

化乃可知此程子欲學者知寬以居之之道也蓋人之於道原以誠意為期果能有志求道而勤懇切實為心豈不是為學之誠意然

用如健順助靜皆選為終始故入道必由健順助靜而後入道也必由健順助靜而後入道也必由健順助靜而後入道也必由健順助靜而後入道也

伊川曰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此程子教人希賢以希聖之事也學之

賢始然賢人之學各從其資分為工夫又不可不知所擇以為效法之要如孟子顏子皆大賢也孟子才氣高過凡立論行事多據其誠

以為見如言不欺心自仁義以及辨其端明王道之類皆善善規規正大而貼實工夫或少及之學者欲學孟子一時尋不著下手

必無可依據顏子則從博文約禮上用工夫隨擇隨守沈潛切實學之者以之入聖人之道其途較近但看聖人平日論學論道又曰

仁者從切近處起即其自第云下學上達則顏子所事工夫與聖人約略相類而工夫有所持循學者亦不患無用力之地矣

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古來學者何人不可學然氣象廣大者學之恐有疏曠之失繩墨謹守者學之恐有狹隘之失

能親切行之極正大極細密人若依顏子做工夫下梢那有走作處附上課亦曰顏子工夫真百世軌範會此應無入路無住宅故學者須是學顏子

明道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汎濫無功此亦明道教人重內之學

明道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汎濫無功此亦明道教人重內之學也凡事雖無不是學然學

得此心工夫夫大學者用功莫若且名外面繁縟之事但專心致其知以明乎吾心本然之善及善既明而真善已分惟務進此心之誠

使所存無非實無妄之理則知至意誠心德有日新之樂至於充積極盛自能發見而當其可見其見之威儀發為文辭雖不中乎道

理亦所差不遠矣不然若沾沾惟文章是習而無明善誠身工夫則所守無實而不約徒見汎濫失所依歸終歸無功而已學者不可不戒

明道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此程子教人居仁之學也為學工夫其

得以生者此理體物而不遺體事而無不在至公至純至大至聖是雖辨論學者若能認得這箇道理全體明白有得於心方為實有諸

己則私欲淨遠天理流行何所往而不通如此則根柢已全只要把事物上所得之義理時時來栽培使之充實堅固即窮理而求其義

無非是要栽培此理之意則其矣仁道之大學者不可不求而求之者又不可以無養也

明道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周子善論為人故嘗使學者認取孔子顏子所謂樂者所

所期非亦病其安於近而趨成不慮然行之亦須量力才力之所與次序之有漸若不量其力遂不以漸則立志雖大不能如其所願徒

為勞苦其心力是既小而妄受艱難之任其不至於困頓趨者幾何亦終見其敗事而已故明道重以為戒欲學者量力自盡循序漸

進毋陷於遠好大之弊也此欲交友者知其所以取益之大也人之有朋友總以求其有益故易曰君子

明道曰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此欲交友者知其所以取益之大也人之有朋友總以求其有益故易曰君子

明道曰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此欲交友者知其所以取益之大也人之有朋友總以求其有益故易曰君子

明道曰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此欲交友者知其所以取益之大也人之有朋友總以求其有益故易曰君子

明道曰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此欲交友者知其所以取益之大也人之有朋友總以求其有益故易曰君子

明道曰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此欲交友者知其所以取益之大也人之有朋友總以求其有益故易曰君子

明道曰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此欲交友者知其所以取益之大也人之有朋友總以求其有益故易曰君子

明道曰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此欲交友者知其所以取益之大也人之有朋友總以求其有益故易曰君子

明道曰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此欲交友者知其所以取益之大也人之有朋友總以求其有益故易曰君子

明道曰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此欲交友者知其所以取益之大也人之有朋友總以求其有益故易曰君子

明道曰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此欲交友者知其所以取益之大也人之有朋友總以求其有益故易曰君子

明道曰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此欲交友者知其所以取益之大也人之有朋友總以求其有益故易曰君子

明道曰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此欲交友者知其所以取益之大也人之有朋友總以求其有益故易曰君子

明道曰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此欲交友者知其所以取益之大也人之有朋友總以求其有益故易曰君子

明道曰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此欲交友者知其所以取益之大也人之有朋友總以求其有益故易曰君子

明道曰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此欲交友者知其所以取益之大也人之有朋友總以求其有益故易曰君子

明道曰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此欲交友者知其所以取益之大也人之有朋友總以求其有益故易曰君子

明道曰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此欲交友者知其所以取益之大也人之有朋友總以求其有益故易曰君子

分際不難以一人欲之私心，便能交感交子，子盡其道，君盡其道，此理得心安，即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可以得天下，亦有所以為父子君臣者，其天定也。若有分毫私意之起，其中自有多少不可知之處，便不是王者之事矣。此理所以為人倫之至也。

明道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天地生人，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其所受則性只是理，至有所成，則性已兼氣矣。故論性而不即氣以論之，則氣與不同，或有不測之性乎？是於性之義有不該之理。故曰：不備。論氣而不推原乎所性之理，則受中以生，自有不雜夫氣者，所謂性本無所謂善乎？則性之原有所未散，故曰：不明。蓋為理與為氣，皆性中所有，而二之，其說便不是。若合而論之，則性性可以御氣，治氣亦足以復性，是為得性之全者也。朱子曰：論性不論氣，是也。論氣不論性，苟子言性惡，

明道曰：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此明道先生示人以內聖外王之要也。儒者修己必窮所學，窮所學何事？將以全吾日用，皆知其則，然後所學一歸於正也。王者事，必兼禮樂刑政，然後治無他術，惟當不失乎立政之體而已。大體不知，何足言治？故必持體要務，使井田學校，大定規模，風俗人心，勿忘化導，然後所治不流於難也。不然，則謂論學，非聖賢之學，惟謀術數，非帝王之治矣。

明道曰：會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學者所見不大，終日營營，無離處，少有得，及自足，均之病也。聖門曾點所問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曾點已見之，則亦同此意。故聖人均與之。蓋斯理之大，上下天地，亙古亙今，無處不足。無時或窮，能徹乎此，則隨處悅心，物皆得所，而凡理欲公私，義利善惡，更無不瞭然目前。此是何等境界，或見得及，或難自信，志慮雖暫可用，抑又聞之。朱子曰：點點規模，大則更擴，欲學聖人者，須求切實，雖漆雕開，更當知朱子之說，方為入處也。

明道曰：根本須是先培養，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所造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此欲人務本立志用力勉，如一身為萬物之根本，一心為萬事之根本，皆當居敬窮理，若種種然，先加培養，使其根本堅固，然後可立志向前，必以聖賢為期，則趨向既正，趨向既正，便好用力，須知後來所造之淺深，乃由於力之不勉，所造之深，實由於力之勉耳。苟能惟日孜孜，何患心之不正，身之不修，而有志之不克哉。

明道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此示人下學而上達之功也。居敬則心有主，和義則事皆宜，動靜相維，無瞬息之間斷。則工夫自當直前而上行，敬以守之，而內直義以絀之，而外方，表裏交實，無毫釐之走作，則心思專直，日進高明，天德之遠，不自此可借說。

明道曰：憚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道原於天，體道者必與天相契，方全此天理。天行之健，無時或息，故君子自強不息，乃所時。憚意一時，憚一事，便是一事，學道者所當謹者也。以法天，憚意一生，便與道隔，豈非自暴自棄乎？且一有憚意，勿謂後來不得與於道，即一

明道曰：不學便老而衰。天下無不衰之人，而有不衰之學。學，學乎義理者也。義理無窮，故君子學，學理不足，以安心，志不足，以帥氣，至老而後於動，凡事無有衰之意矣。獨不思人，人情樂相尋，直不知老之將至，即若其有歡

死而後已，尚留此不滅之學，以振勵萬古，安可以不學？自謂精神乎？然則無可奈何者，我日斯邁，不能自己，吾至理日新，老當益壯，其必出學也夫。

明道曰：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學期日進，然既學矣，自當有進境，而亦有學而不進者，或謂諸氣質，或託之時勢，皆非也。原其進，何論氣質，有不進者，斷無是理也。學期日進，然既學矣，自當有進境，而亦有學而不進者，或謂諸氣質，或託之時勢，皆非也。原其進，何論氣質，有不進者，斷無是理也。

明道曰：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學以明理，亦以盡性，然理不足，則為血氣所使，而理為所勝矣。性不定，則習俗能質可變也。志必於道，而志以道，習俗無極也。移人而性為所奪，突然此只可責志，若能勇往向前，則能持其志，而志以帥之，氣質可變也。志必於道，而志以道，習俗無極也。

明道曰：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凡人內有不足，方見在外之有餘，中無實得，始覺紛華之可悅，若其樂不改也，學者亦知所重而求有得焉耳。心性為重，則富貴利達，臨之於境，皆在所輕，其榮無加也，所得於

明道曰：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語之立心，皆光大而不雜，而用心當專一而不紛，漢儒董仲舒有云：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蓋義者事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道者日用之當行，功者效驗之自至，正其心以要乎義理之歸，絕無一毫私利自便之謀，致其知以求乎道之當行，不致有預期效驗之計，此心何等清淨，何等光明，處則為德術之歸，出則為王道之大，附而學者居心之要道也。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為法矣。凡人畏葸者，不可與任事，而果敢則又或出於魯莽，拘拘者，不可與任事，而通方則又流於詭隨，立心行己若斯之難也。唐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益勝壯則過事，能斷故欲其大，心細則慮事周密，故欲其小，智周則酌理無滯，故欲其圓，行端則威儀可則，故欲其方。人能體此，則果決而後出之以精細，明通而持之以莊重，何事不可濟乎？此孫子之言，所以可與童子並傳而為法者也。應謂養氣者壯膽之方，讀書者細心之要。

明道曰：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此欲學者心領神會，實得斯理之所以然也。以為是乎，又豈勉強得之而可謂以為安乎？大抵學而識之，深而造之，融會貫通，至於冰釋，理順自然，心契其妙，油然而得，乃自得也。否則安排推測，牽合布置，終是影響附會，心與理未能渾洽，非自得也。豈能實見其精蘊所存，歷久而無失乎？是以君子惟自得之為貴也。

明道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此即所謂格致之功也。天以理與氣賦子於人，而人得耳之聽，心之思，目之視，口之動，手足之動，皆天之靈也。然既屬乎人，則形之踐者，必全乎天性，而物之交也，未必悉合於天。則蓋其中循理而發，則為真，欲而發則為妄。必於此識得，不致然後能知所存，知所過，而動靜可以無違，然則何以識之？惟靜會於未發，以見其本原之正，更體察於已發，以驗其感應之宜，而真妄之分，亦思過半矣。

明道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此示人切己之學也。學所以求道，而道即在身心之中，所謂仁是也。鞭辟近裏，言鞭撻進逼著己，

論其點身也。言爲學之功。若者一毫虛浮。皆外之意。與道離。只要反求諸身心。善其理會。自然能有所得。知子夏言切近思。則仁在其中者。是道也。豈問必求其切實思。勿忽於淺近。則聰明內徹。志意真。心在而理從。此致知之功。近更善已者也。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

衡也。夫然後行。只是是學。進學固在致知。而所以致知。則力尤其重要。願行遠原必自道。而發爲高遠者。便有難行之病。而之邪亦必可行。若曰不忠信。行不篤敬。即是近處者。已雖州里之近。其可行乎哉。且所以求其忠信篤敬者。更須念念不忘。隨其所

在。常若有見。如立則參前。在與則倚衡。然後信其可行。此豈非力行之功。近更善已者乎。夫學莫大乎得仁。而道莫難於可行。乃切近思而仁在。忠信篤敬而行。則此便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而

則一也。承上文言。同此知行而氣稟不同。苟能用力。而成功自一也。蓋求仁求行。既不外切近思。忠信篤敬而得之。學者亦可知所。用力矣。但用力亦關氣質。氣質美者。得天清明。見地容易透徹。當其一二百了。私欲淨盡。自然不難其剛健和順。自與天地同

體。其次未易渾化。則惟端莊恭敬。持養。以俟其熟而自至耳。然及其真積力久。亦自消融。明淨。與天地同體。其造詣固歸於一也。苟能切實爲己。何人不可以勉學哉。

明道曰。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坤道也。此兩引乾坤文言之詞。以明爲學之道也。

乾健而動。一而實。有清明強固之意。故文言於乾九三之學問。言其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誠。德之所以日進。見於外者。無一言之不實。樂之所以可居。此就乾之道而論也。坤順而靜。二而虛。有恭謹肅靜之意。故文言於坤六二之學問。言其主於內者。敬以守之。乃有正直之

道。而氣質剛直者。可以用坤道。至於德業廣敷。則爲忠信。立誠爲敬。直義方無不周備而共貫矣。

明道曰。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此示學者以有非勿忘之功也。著力者。身心切要工夫。得力者。所

然無所持循。非粉飾而無當。則雖而功。既學之後。當有進。若不辨功效。所從來。則悠悠然任其蹉跎。勢必擇焉而不能守。忽焉而無以承其趣。故必知著力處。然後能竭才以成於成。亦必知得力處。然後可習復。以至於熟。大學之知所先後。亦是此意。

有人治園圃役。其知力甚勞。先生曰。蠶之家。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他焉。二者爲己

爲人之道也。此程子引蠶對桑。示人以知所務也。園圃之役。細務也。治之而至於智力甚勞。其人之謙卑。隨其矣。故先生謂蠶之

養。君子觀此而有事。其治民。則必振而作之。使民去其舊染之污。以自新。其自治。則必培而養之。使善德復其本體之明。而不至昏昧。孟

新民者。所以全明德之益。明德者。所以爲新民之本。君子所當有事。惟此而已。餘可無他及矣。夫道貴謀其大者。遠者。二者乃爲己爲人

之道。所謂大人之事也。若園圃之役。其細已甚。智

力之勞何爲乎。此與孔子答樊遲。選穡圃之學同意。

伊川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學所以求

者。非一箇仁在彼。而切求之也。仁即在吾心。亦即在日用事物之間。隨時隨事。博以學之。窮其理也。立志或疏。專其務也。所至至切。辨

其真也。近以爲思。擇其要也。必有事焉。勿忘勿助。則心常在而思不雜。功無間而理自熟。仁即此而在矣。學者自謂子夏之言。試思博學

近思錄 卷二 五五

萬志切近思。何以不言求仁。而仁在其中者。能了悟乎。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蓋形上

即其形下之中。下學即是上達之學。功與心純熟無異。便謂之仁。無內外精粗。一以貫之也。

明道曰。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此程子因西銘而教人以求仁之學也。仁者天地萬物爲一體。四絡所

之義。蓋弘而不毅。則心力或懈。而廣大之量。何能有所植立。而持之以永久。毅而不弘。則

度量狹隘。而周通之意。何能寬以居之。使其恢廓而無外。此弘毅之所以不可偏廢也。

伊川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飲。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卻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此程子辨古今爲學之異。而歎

也。厭飲。沈而飽也。學無古今。一也。而古之學者。當其爲學。未嘗敢以矜誇出之。亦未嘗敢以淺嘗置之。當從容於存心。以俟其動靜

之安。沈而於詩書。以博其義理之旨。故其工夫。有先後之不紊。其條目。有次第之可循。所學何其廣而深也。今之學者。則不然。亦嘗妄希

性命。而探探賦資。亦嘗不憚涉獵。而雜博徒供口實。卻只做一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

然理順。然後爲得也。此引杜預之言。以證古人之優游厭飲也。元凱。字元凱。晉之深也。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

理融液。渙然冰釋之粉解。節日疏通。怡然見條理之直達。終

後爲深遠而自得也。古人之爲學。如是宜其功深而得實也。

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卻總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

又承上文學者之務高。而直指今人之病也。今

之游夏亦小。視之。以爲不足學。而欲駕而上之。獨不思游夏之文學。原不是徒誇虛詞。凡一言一事。即是實見實聞。悟其中之所得。後之

學者。不肯實用工夫。虛空說外。了無所得。或影響其辭。以云深。或張皇其說。以爲大。徒好高耳。譬如坐馳之人。游心千里之外。精神亦若

飄然遙寄。然終屬虛妄。自身卻只在此。未嘗實到彼也。用心無益。亦

是悲。已然則較量古今之學。正是爲己爲人之分。學者不可不知所警哉。

伊川曰。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此欲人之爲

聖賢。而即

引年永命。以其明。明工夫之可恃也。學者不以聖賢自待。皆謂聖賢不可學而至。即勤之以聖賢之功。亦以爲徒虛語耳。不知天下事。止

故程子列之使人知所趨避也蓋仁之爲道取數多而皆各有當若無倫而論之只消說一箇公字而仁之旨已無餘然公字是仁之理如此耳非即仁也理者其中之條理也其理無所不統無所不貫無所不見無事不在無時或息皆有其之故謂仁之道至公則可以公而當作仁則不可惟其本公而以人體之則身心之間實有所同所以能就而實所以能就

我之同然者兼照無道故仁則此心本如彼心即當使彼心通如此心所以能就一體之懷有感觸則之情動所以能愛然則思者彼我一如因其可推之理通其能推之才則仁之施也而愛者滿腔惻隱不忍割過其情不能不直達其顯則仁之用也朱子有云仁得泉之源悲則泉之流出愛則泉之潤澤而公則流通而無滯塞之謂惟

伊川曰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其進退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此言有志爲學者不勢迫緩也峻陡急也人之求道務進其極知人之登山必至其巔所謂有志者必成欲就巔上欲造極則必須勇行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平緩處莫不安闊其步及到峻險處則途遠且阻不前多是趨易而避難遂致而退退耳故須剛決而必往果敢而無畏然後進不已以至於極也學者若能如是

伊川曰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一切事皆所當爲不必待著意緣著意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子人謂要力行不謂要近道也非知之難行則難古人有言矣故人口頭說動口要力行然須知爲之可也但爲之亦自當平常事方行得進退久不待方者固要緊意思一著意要緊便少自然而成一箇私心矣此一點意氣不能支撐幾時子不謂防進休歇而所行終廢矣故當行則隨時隨地力行之不必汲汲汲汲謂要力行也

伊川曰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此與孔子不知好箇同意但孔子歷言進境以示勸程子則歷決其必然以示勉也學以必得爲歸如進學在於致知豈徒然乎豈知得此理之所當然會其所以然而實有以得之須知古人此箇學乃是終身事不得行不盡厥事豈若不得即已求之則必能順其所當然會其所以然而實有以得之須知古人此箇學乃是終身事不得行不盡厥事豈若不得即已

伊川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話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此程子教學之目分也古之時學重爲己務求實得止有儒者一途會儒而外有異端而已今之學者多務爲章章節句觀其大曰訓話之學其三乃爲言坊行求其能已治人之要而曰儒者之學夫曰文章訓話之學而其二係於其外拘正而不顧於時矣然欲大道之歸舍儒者之學斷不可吁學多歧今日之所當講者又不徒異端矣有志進道者可不卓然以振興儒術

問作文害道否伊川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於天地同其大也言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文以載道也後人習氣大盛富麗相誇而不知其去道已遠故程子每言詞章之病或者疑文章亦由性情當使原然大公無息不是天理流行方能與道爲體何謂浩浩文詞之足云凡作文之法心思不專於其中則不能極其工巧若專一著意於是則氣拘神滯志起已局限於此舉廢甚矣又安能剛健含弘與天地同其大雖有詞章亦常前快意適觀而已故尚書曰玩物喪志言玩外物精神離志心志便不寧而喪矣文亦物也爲之而字詞句句雖留戀不舍非玩物而何夫以道爲同登之性情而遂以文詞自矜之亦可笑之甚也

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輪顏氏得心齋古之學者惟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排優而何與叔名大論程子弟子因上文言爲文亦玩物遂引與叔詩以明其不遊也謂而備之病也俳排優伶人之屬也心齋澹其心若齋時也莊子言顏子心齋坐忘與叔實用其語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辯文至相如始類俳學如元凱稱博洽矣而義理不充物而不化方成結辯之詞文至相如顯極矣而道無闕而鮮實始類俳之輩均無足貴也繼之曰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輪顏氏得心齋言爲學而立聖門中別無要緊事所愧未能涵養性情只輪顏子之心章而差到耳與叔之詩如此可見古之學者性情爲重惟中和之養是務其他雖博學能行不厭學今爲文者舍自家性情不務專學摘句濠論美觀以媚悅人之耳目既掩抑其性情而雜以博觀其與排優之修飾聲容取悅於人者相去幾何夫而爲俳優喪志已甚

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撰發胸中所謂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聞者曰文既若是之弊是亦不足學矣古之人亦曾學此否伊川曰文者道之華也道乃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全體皆道其見之文者亦猶寫發其胸中所蘊蓄之理而性情流露自然有條理次第而成文章耳孔子有云有德者必有言益和順積中芙蓉發外理固然也六經之文聖人豈必先學之然後作而傳之哉曰游夏稱文聖人也曰游夏亦何嘗乘筆學爲詞章也問者又曰文苟不足學則古來當無復以文擅其美而聖門子游夏獨以文學顯不覺其才華之長乎此耳亦何嘗乘筆學爲詞章也問者又曰文苟不足學則古來當無復以文擅其美而聖門子游夏獨以文學顯好欲以詞采表見於當世耶其不得以游夏藉口亦明矣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此文引易卦卦辭之詞以明所謂文者非必知今人所學也蓋天下之條然有章者同謂之文如陰陽交錯自然之理乃天之文也君子觀之而可以察四時之變文之變化孰加焉人倫條理各止其分乃人之文也君子觀之而有以成天下之化之文也齊魯就加焉此豈詞章之文乎此豈詞章之文乎此豈詞章之文乎此豈詞章之文乎此豈詞章之文乎此豈詞章之文乎此豈詞章之文乎此豈詞章之文乎

明道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示學者以敬始致知工夫也凡人爲學先求其靜然後心思可用然靜於靜而不不可也但前直非守寂之謂須以一事內端莊以備其外則此心常存可以爲事物之主進學亦非懸虛可得在事即物以究其極隨物以自見則此心常隨有以全其本明之是此君子所以大居敬而貴窮理也居敬窮理相須而進中庸章句則進則學亦是



伊川曰：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

其自棄一也。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天地間道只有一個，無不當之理，人亦只是此等人，無可以不全。

不妨做第二等，此無礙。後來能做第二等與否，才如此說，便早將本分第一等丟卻了。非自棄而何？雖其欲做第二等，猶與自謂不能居仁由義者有別。然此第一等，誰能得？誰能不得？誰而不得？即是自謂不能其果於自棄一也。故言學便當以道為志，道原人人所當盡也。言人便當以聖為志，聖乃人人所可為也。夫道者，第一等事也。聖者，第一等人也。然道之於人，不論得也，聖而道亦曰人也。何多讓與？有志者其勉諸。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明道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此程子恐人以敬為事，是主靜而流為寂守之學也。或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是疑孟子言必有事者，或是當用敬以持之，便是有所事也。程子言敬者，上一無適乃是涵養一邊，事有難不離敬而必有事焉者，須用集義工夫，蓋隨事合宜積累，以獲此心裁制之安，方是有所事。若只知用敬，空澗澗把持在此，不知就事物上體察其所當然之理，卻是都無一事也。何以言必有事乎？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此程子體人以義為在外，故因察其所當然之理，卻是都無一事也。何以言必有事乎？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此程子體人以義為在外，故因察其所當然之理，卻是都無一事也。何以言必有事乎？

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此與明道先生之言敬義意同，或問敬與義，其用既不同，則二者必有分別而後見其道則然耳。義則凡事原有是非，善心處之，便知有是非，順乎至是之理而行，是乃所以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字，以為道則已，不知去事上更用集義工夫，則是身心間都無一事，何所著落？不將與致遠守寂者等乎？學者當早辨之。

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待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承上文守知集義而說孝一事，以明其當然也。蓋言敬者，乃所以為集義地，非敬而集義即在其中也。且如子之事父當孝，是子所當敬守者，孝道也。然孝自有孝之所宜，亦隨事有義也，不成只敬守一箇孝字，便可以事父而無憾，須是知吾所以行乎孝者，自有道焉，於是隨時隨處小心體貼，凡所以隨侍奉養者，當如何遠志，所以冬溫夏凊者，當如何得宜，如何無驕，方有所謂，以敬行孝者焉。如此之類，皆孝中之義，所當集者，體之然後孝道可無愧也。即一孝道而敬義之辨已明，集義之功顯而不重乎。

伊川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是偽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與為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此程子欲人務實而成人以名者之失也。學者有不得，務實則淨而無礙，安能自得？故須是專務實，而無半點為名意思，方是實學。實學則心皆實心，行皆實行，工夫皆實工夫，皆實為己，乃能上達而處則有真學問。出則有真事功。一近名之意，亦偽焉而已。立意既大本已失，勿謂不學，即學亦一齊差，更得真事，人多謂名原是清濁一途，這好的與利的之清濁不同，不知為名與為利，意之清濁雖分，而有所為而為，務以使其入欲之私，立心則一也。此與莊子為善無

近名，謂若相類而實不同，此欲人之務實，彼第欲

明道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意，有少私意，便是不仁。此因孔子稱顏回不違仁，而切言所以為仁之體也。仁者天理渾然，無雜無間，孔子稱回

三月不違仁，乃其克復功深，故此心能歷久純粹，所謂不違者，只是私欲淨盡，無纖毫之為累耳。若有些少私意，則心不純，非渾然之本體。去仁便遠，蓋其矣。仁道之難言也。明道曰：仁者先難後獲，有為而作，皆先獲也。古人惟知為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此因論語仁者先難後獲，而

伊川曰：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其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學莫先於立志，而志必以聖人為歸，有志求為聖人，則與之共學，便能相引於光明，而不至於流於汙下，故必如是，然後可與共學。道由思通，而思必求其善，善則能專於所入，慎於所往，與之同道，自不至驕驕為高，半途而廢，故必如是，然後可與適道。至於能用其思，則心力日進，而有功矣。然體道高深，未易言得，或恍惚失所，據依者有之，惟有所得，則中有定主，乃能不惑於他說，不奪於外誘，與之適宜，則亦可矣。若夫立則所守已固，德性亦自堅定，然執而不化，抑亦入而未化也。惟進於能化，則有所持以得其中，復有所適以適其宜，與之權變，而化裁可以利便，變通可以盡神，是聖人之能事矣。此皆始於微終工。

伊川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物，其終至於喪己。學所以盡性，而性合內外，通物我，不可相遺。兼喪故古之學者，知實功在於己，己於為己之不懈，務窮天下之理，以盡天命之性，其終也己之性盡，物之性亦盡，遂至於成物，而萬物各得其所焉。今之學者，浮氣益而日役於物，亦復為己之不懈，務工一人之術，以爭人世之權，其終也功名不可知，而心術已難問，遂至於喪己，而俯仰亦覺其自慊矣。由是觀之，古之人成物，以完其為己之志，今之人喪己，即在於為物之私，執得執失，何何從學，學必能辨之。

伊川曰：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此勉人以自強不息之功也。學必進乎其極，而造之以漸，自有引異而不同之境，故君子之為學也，必刻勵其







由器會故不免有此疑，或謂既言一又曰分殊，是理與分爲二也。不知以理推之，則並生於天地間者，同體同性，不容以異視，然其

歸咎爲己感，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改者，歸咎其不出改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訂頑明萬物一體之學，又恐日用間言動偶有過差，亦進德修業之累，因作此以較治其德，蓋亦省察之功也。言學貴內外如一，則思誠

改訂頑曰西銘，矻矻曰東銘。頑者暴忍而不仁，矻者昏迷而不智，頑主仁而矻主智，而矻在其中，矻者攝此二則

橫渠曰：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

如改過之不吝。此橫渠因論語不重則不威一章，而明其貫串相因之功也。欲修己者，雖浮觀非任道之器，故必先厚重以自持，厚

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悟耳。實之者，張子門人，世學其法，在存日無時無刻，故學此以自持，固

橫渠曰：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學者立心未定，而欲用其思，則疑起多故，其疑起故，故此

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

橫渠曰：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已。此張子論中庸子論語之言，以明

約禮，下學上達，以此爲策一年，安得不長。學者語學不進者，由不曾實用工夫，故悠悠然，以復一年，觀其志，一似無可

即此不作不轉，著實用得一年，則問學必漸以充，而德性亦漸。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

日所當。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爲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之益也。

當知者也。勿使有俄頃閒度，遂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未復以工夫之無聞者，勉其有成也。求益工夫，勿使有頃刻虛

橫渠曰：載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為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即上去，苟能除去了一副當習，便自然脫灑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

橫渠曰：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語須知此身為三才備屬之身，亦為古今係紐之身，則必自愛而不致濫竽必公正而不致自私。故天地以生為心，變化萬物，而性命因之各正諸君亦以此為心，而參贊位育，必實全其靈性之能事。生民以倫常為道，愛敬其而好德即於天矣。生民之為之植立，而修德為教，必不虛其知覺之先此心此道，聖人修之於身，未必後人皆傳其緒，有以繼之道統乃不中絕。故聖正道，開萬端，為先型已往，雖忘禮之苦心，此心此道，今日即親見之行事，未必利澤之傳於永久。故關心傳道治法為王者起，不學取法之無微，凡此皆先聖先賢畢生之命脈所寄，仰乾坤萬物上下古今而難，以告人者，聖子數語，老實指出，思深言偉，豈是儒者氣象學者於此，拓開心胸，子細思之可也。

橫渠曰：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况德性自廣大，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道在天地之間，而實具於吾心之內，自其得乎道而為心之所蘊者，則為德性。道無由見，惟心能見之，心何以見道，惟德性能體之。道本不離道本不滯道本無私無礙，惟人心為物累，故與道隔耳。須是放開此心，使寬容快利，公善平易，以求斯道，乃可以明其體而著其用。况吾心中所受之德性，本自廣大，而與道為體，安可不盡此心之量以為載道之地乎。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謂窮神知化之道，乃德之極盛者能之也。浩浩然道，豈遠矣哉。心之所可見得乎。

橫渠曰：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為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此言好問乃為學之益也。凡人耳目心思，不能無所不知，不知而問，因終身無以解其惑，而終不知，又或為人平日以道義相推重，以先覺相稱許，自當無所不知，若一旦問人，是見理不明，而有愧其名也。故亦不肯下問。問者不知，不知而問，何妨於老成，何傷於道義，先覺且我既實有不知，又何必以之為諱，因此不肯下問，一端遂不得不掩飾，同輩要痛得人，種種痛痛皆從此出，自甘做箇奸詐之人，寧終身不知，而不亦德之盛乎。

橫渠曰：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闡其所皆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學貴實有所得，乃可以以應不窮。若徒求多聞，謂可以博洽為周知之資，則耳目有限，而天下之故無窮，何足以盡之。苟欲以多聞待天下事變之來，則其道僅足以應其所皆知者，一旦舉其所未嘗聞者而試之，便足以奪其所恃，而使之踴躍無從，則胸無實識，遂窮矣。

橫渠曰：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人生所賦之理，原自至善，而無以離之矣。然則多聞雖學，善事而亦非君子之所貴也。

橫渠曰：文要密察，心要洪放。密詳細也，察明辨也，洪寬廣也，舒張也。密察則見理精細，洪放則志氣從容，如是而外粹美而內安和，文與心洽，統是天理之流行而已。此言學必有疑，方是實工夫也。人之不知所必有所可疑之處，難道所作之事，俱無一節行不去，時有不行處，即是當疑處也。故無疑之中，忽然有疑，則其實作可知，有疑之後，更得無疑，然後無所行而不順矣。

橫渠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人心虛實具衆理，而應萬事，原是廣大的，惟能顯發此心，實乎宏遠，自然處已矣。故學以治心為要也。此下九條集解，今照原編補列，注參本。

橫渠曰：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則雖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此欲學者存心體道，不可有間也。人或有他務，妨礙學問之功，然道體事而無不在，此心操持在已，到處是學，苟念心存則為實行，心不在則為俗事，非二事也。心存亡則同也，然則學者亦何適而不可存其心哉。

橫渠曰：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合內外者，表裏一致，既已而為言也。平物我者，物我一體。合人已而為言也。忠以自盡，恕以與人，而求道不遠矣。

橫渠曰：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揆意，作起事端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古人德成而功業自見，立言立事皆其道之充位，不能以己也。苟方志學而無思有所規建，其於學必有妨礙，既有意則一心偏向功業上去，勢必私私過慮，穿鑿揆意，多事紛擾，其害道也甚矣。是知無質得而進思慮，建猶未能操斤而代匠斲，鮮有不傷手者，可不慎歟。

橫渠曰：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茫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肺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觀艾其弊，歎我吾誠，顧所患目力不足，而未果他為也。此張子反約窮源之學，見功作者之妄也。謂孔

孟漢而微言絕。後人當山博反約。其根源。方有實得。不必汲汲以立言自見也。乃漢唐諸儒。浮淺解實。率意著作。道不足而強為言。不  
過欲博名後世耳。而明者見之。直笑其妄。我方以此為大成。惟默查吾誠。以反乎約。而窮其源。第時日有限。不能盡孔孟之精蘊。何敢  
他為以附會  
作之弊哉。

橫渠曰。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變者。非常行之道。蓋  
權宜之事也。自非見  
理明制義精者。不足以與此。苟學未至而輕於語  
變。則知其學術之謬。已不正。終必流於邪謬矣。

橫渠曰。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行已無擇。則是非善惡。有所取。遂。庶可增益其所求。  
知所未能。苟因爲蔽蓋。恐人之知。是則非求益者也。有人不肯言其道義所  
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不說。人不肯言其知之所行之所至。使人不可得而見者。蓋苟安自足。恐人之非已。  
又非若顏子之知。雖於吾言無所不說者之比也。學者心地光明。磊落。自日務求  
益。豈甘爲自  
覆之計哉。

橫渠曰。耳目役於外。擲外事者。其實是自惰。不肯自治。只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言學當近更著已。不可自寬也。  
人有怠於自治。何暇務外其聰  
明聰慧者。其由心思過敏。自治不切耳。人苟厚於反躬。何暇  
擲人。其弊較短者。豈知當身之責。而學者最宜猛省。

橫渠曰。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志小則易  
於自足。故  
意惰而無新功。氣輕則易於自大。故虛誕而無實得。學者惟不自謙。斯  
日進無窮。不自欺。斯學古有獲。亦在乎虛其心。以自厲其志。氣而已。

近思錄卷三

致知 凡七十  
八條

此卷論致知。知之至而後有以行之。自首段至二十二段。總論致知之方。然致知莫大於讀書。二  
十三段至三十三段。總論讀書之法。三十四段以後。乃分論讀書之法。而以書之先後爲序。始於  
大學。使知爲學之規模次序。而後繼之以論孟詩書。義理充足於中。則可探大本一原之妙。故繼  
之以中庸。達乎本原。則可以窮神知化。故繼之以易。理之明。義之精。而達乎造化之繼。則可以識  
聖人之大用。故繼之以春秋。明乎春秋之用。則可推以觀史。而辨其是非得失之致矣。橫渠易說  
以下。則仍語錄之序。而周官之義。因以具焉。

伊川答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學莫要於致知。致  
知云者。辨其孰爲





旋中而止。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為人不知，旋安排著，使道

難也。此以下又正其言勉強之非，勉強則不樂，樂則樂其理，所以然者，燭理未明故也。欲求其樂，須先明理。理是性中自具，各下

便善循之而行，本無拂逆。如動容周旋，則知手容之宜，宜為樂，知足容之宜，宜為樂，自然以禮為樂，非待安排而使之然也。

意地快活，見其理人只於理有所未知，不免私意穿。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學者須是眞知，纔知得是，便泰然

行將去也。由是其致知之爲要，而所謂知者，非可一概論也。其多少以爲淺深，知得一分則行得一分，知得十分則行

信便自立，泰然行之。日進無疆，雖不無篤信固守之功，而亦何待勉強乎。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

子謂半途而廢者，不能已。朱註謂顏子蓋其知之故，能擇能守，此可以見矣。則行益進，故文義無礙而意味自別，知之有真有不真也。此見程子進德之實，可爲學者之師，而學以致

知爲先，不可不與講耳。

伊川曰：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

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此示人以格物致知之功也。理具於物之中，從統體上推出，萬物同此一理，從散殊上看來，一物

非或論人物，或處事皆當，隨而窮之，其從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

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怎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

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此又因人之問，示以用功次第

不是其務約者，謂窮得一理便到，亦無此容易法門。故答或人曰：怎得便會貫通，蓋到了貫通時候，雖道有萬理，但方格之時，則雖明

若如顏子，亦不敢如此說。只要積集多後，自然見放一物一件者，次第工夫也。脫然貫通者，知至致極極致也。不循其序而達貫其全，則

爲自問，但求盡曉而不期貫通，則爲自甚。又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意而俱到，不可移易。天生萬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

者理也。人有是物，即是有理，故必即理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乎物之極，則事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

已也。呂東萊謂格字，則以爲通徹無間，矣敬庵曰：通徹無間，亦至字之義，然比之至字，較明白而深長，合而觀之可也。

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集多後，自然見去。上積習貫通之說，既示人以窮理之務矣，又言所務於窮理者，非謂聽情措博

貫通之地也。夫理不勝窮，聖人且有所不知，物各有理，執一何以該萬，二者均失，是以窮理之務，無他，止要日積月累，由少至多，則聰

明以漸而開，事理以漸而著，自然豁然，不推測測識，而無不見矣。蓋既不失之於約，斯爲窮理者所當務也。此一節

集解闡原。近思錄 卷三 九五

伊川曰：思曰：思慮久後，容自然生。此欲人善用其思也。思曰：容，洪範篇文，容通微也。人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

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徹著，雖強思亦不通也。能通微則無不通，而或於一事思

思之，不可拘守此一事，強求得，蓋人心是活物，而知識有時暗處者，是於這處被物遮蔽，且暫隱之，後

來，則類類通微，自然去容自然生，若強思力索，則滯於一隅，故人不可不思，尤不可不善用其思也。

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伊川曰：只是致知。若知識明，則力量自進。人之爲學，固要

高則力勇，力量未至，還是知識未明，而知識之所以蔽固者，則推致之功未盡也。故

或以爲問而答之曰：只是致知，蓋致知事理之當然，則力量所進自有不容已者矣。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伊川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理

於物而實管於吾心，故物之理即己之理，天下無二理也。若分觀物察己而二之，謂見物還須反求諸身，則以物我爲二致矣。故不必如

此說，蓋以其述觀之，雖有彼此之分，以其理論之，則明乎彼即曉乎此，內外之道，皆爲性之德，本是渾成合一的，無內之非外，亦無外之

非內。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情性，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欲致知者，近取諸身

讓是非之四端，固可即己之理，以通萬物之理，然一物各具一理，即如一草一木，亦勿放過，須是潛心體察，積集久後，融會

貫通，方算得物格而後知，至故不能合內外之理，無以知天下之理之一，不能釋物物之理，則無以知天下之分之殊。又曰：自一

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人心本有覺，而未免於昧者，惟其於事務之理，理會得少

隨處察理，會得多，則胸次之明，自然有覺情之處矣。○按上段曰：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又曰：積集多後，自然見去。又曰：理

會得多，自然豁然有覺處。再三言之，惟欲學者隨事務窮格，格習既多，於天下事物，各有自見其當然之期，一旦融會貫通，表裏洞徹，則覺

斯道之大原，全潛心之本體，物既格而知且至矣。其在孔門，則顏子卓然之後，曾子一唯之時乎。

伊川曰：思曰：容，容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泓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思慮始皆洞澈，久自明快。復引

之書，以明致思之效，思能通理，聖人是全盡此理，故先其思之容，可以作聖，譬若掘井，漸漸出清，初用其思者，疑慮方

生，心地雖亂，亦不免有洞澈之期，久則則是非判而疑慮消，自然明快，而作聖有基矣。掘井不及其清者，而止，則爲堯井也。

問如何是近思。伊川曰：以類而推。此示人以近思之方，物各從其類，因吾所已知者，以類推之，則心路易通，而思有條理，若

推者，又近思之方也。若遠去律詩，便不切已。朱子以近思名篇，厥旨深哉。伊川曰：學者先要會疑。疑者，信之階也。會疑便是用功於學，或於理上推不去，或不時見理，以爲如此，於這理卻又不合，便自反

**橫渠答范巽之曰**。所訪物怪神效。此非難語。頗語未必信耳。此言近道則明。後學當守其正也。訪問也。物

**橫渠**。答范巽之曰。所訪物怪神效。此非難語。頗語未必信耳。此言近道則明。後學當守其正也。訪問也。物

**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常有常

**不可知**。則學為疑。智為物昏。交來無開。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

**橫渠**。曰。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首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為已

**橫渠**。曰。義理之學。亦須深沈。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

**橫渠**。曰。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處。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處。

**橫渠**。曰。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

九八

**橫渠**。曰。義理有疑。則濫去舊見。以來新意。此合下節。即知所亡。月無所能之意也。義理有疑於心者。只就其而不化。心

**橫渠**。曰。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為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

**伊川**。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

**伊川**。曰。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

**伊川**。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

**伊川**。曰。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

**伊川**。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

**伊川**。曰。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

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緊教深遠得。

聖人之言，正所以明理也。或謂聖人之名，而謂其言必深遠，豈得徒以淺近測之。故程子曉之曰：聖人非能超越於理之外，其發而為言，亦有時就淺處說，有時就深處說。其言深遠處，亦是此理。如近處更自明白，切實，遠處則是以私意臆測而失之。發矣，豈所以為聖人。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願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揚子書於聖人之言，故其善為法言，以聖人之言為遠如天，而以近如地者為賢人之言。豈知聖人包羅無所不盡，語遠而不遠，語近而不遠，遠乎遠，其遠如天，其近如地，不必分遠近而二視之也。自賢人以下，則不免所見之偏，而論於一隅耳。按此條正為德勝深遠者發，聖人只是明理，雖近而指則遠也。

伊川曰：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卻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為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肯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此於孟子書中傳舉見例，人議讀書之法也。讀書大意，看背理之遠，而以爲不泥文義者，固大害。若滯泥不通，而以爲理會文義，則亦徒費心力。如揚子徒鄭及舜完廩浚井二事，孟子只是就事實事，一取其不肯師，一取其善事交，審中文義，不過如此。太泥字句，反生支節，以事君之道律庚斯，以井廩得脫之故語，遂釋此中便，有柄鑿虛空，疑不通，故格物窮理必歸之通也。

伊川曰：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常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學固以類而推，然有不類而實類者，有相類而實不類者。其各有所指，其安可徒以相類之故而泥爲一義。如泥爲一義，不知變通，則字字相梗，矣。惟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別則義自別，義別則文之類者亦不類。如充實之美，既在己，詩稱美刺，說在大同。一美字，非同一般，即可見。猶惟今人解者，借彼影此，徒知掠字句之形，似模模那，反於本處，意指如風馬牛，急當以是正之。

問聲中言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此言說經者要指歸，勿好高守約也。陳忠肅公名瑄，字登中，隋主通字仲淹，號文中子。終日乾乾者，乾九三爻詞，文中子取此一句以蔽全易而聲中愛之，謂其說最盡。又推到文王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若有合於夫子一言蔽三有之義也。

伊川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意，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程子以爲凡經義中，每章每節，皆有道理，不可通融。如不

指取那一語，不可通融，而其實非也。夫易之道，廣大悉備，非終日乾乾一句，便謂完備無餘。據此一句，是說九三爻體之地，事剛不中，欲使占者玩其象，及時進德修業耳。硬將此句推到不已一層，又推到道一層，推廣言之，究極其義，自然是盡，只是箇乾之九三，則有九三一爻的道理，論全易則有全易的道理，不得如此模模糊糊。看也。今人看書，心裏取大意，遂成廓落，正坐此病。

伊川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要須是自見得。此取論語之言，逝者示學者當切已體察也。逝者之可指而易見，莫如川流。故夫子發以示人，亦可以見其理之亦不已之。張釋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妙實與道體契合，而學者所當時時省察，無毫髮之間斷也。故這要須自見得。程子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

怎生一箇無窮，便道了得他。釋字思叔，程子門人，因程子之言，故有見於無窮之義。程子又云：不可以無窮二字，便了此義。蓋往來無窮，終沒巴鼻，故朱子亦曰：固是無窮，須見所以無窮始得。

伊川曰：今人不曾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書。此言讀書之法，當反之於己，致其實用，方爲有得。讀書如夫子之言誦詩者，不可徒乎未讀詩時，不曉風俗之盛衰，政治之得失，未能溫厚和平，長於議論，則其不達於政，不能專對四方，固宜也。若既讀之後，須是一面於風雅頌中，思其義理，一面反到己身上，體驗力行，唯如此方算讀書之益。否則三百篇中，雖無一句受用，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須是未讀詩時，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又引夫伯也者，以例之，未讀周南召南，則於修身齊家道理，不曾理會，固無怪於正牆面也。到讀了後，王道風化之本，既已體認精察，自可見之，行何至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故必不爲昔日之面牆，方是讀二南有驗。以此推之，讀書之非向口耳明矣。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箇箇人，及讀了，後來又只是箇箇人，便是不會讀也。看來讀書無他法，只是既讀之後，非同未讀之前，此便是法。如論語中教人做聖賢，學所以爲人之道，這聖賢學者，實理會務要穿透入去，摸到身上來，自然長進。若未讀是這箇人，讀了又只是這箇人，便與不曾讀一般。枉費工夫，豈不可惜。反乎此，則以我觀書，可處處得益，而有日新不已之功矣。

伊川曰：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爲，乃有益。聖人之言，無一字無下落處，故凡看文字，要其規模之設施次第，了然胸中，方爲明體達用之能，而所謂讀書，實見其益，此亦致知之一事也。

伊川曰：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爾。解經可以不同者，謂文義也。緊要處不可不同者，謂道理也。如心性理各殊，固無其害。夫子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孟子云：吾於武成，取二三策，朱子取胡氏存秋，謂其明大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皆於緊要處留意也。

按初到問爲學之方，伊川曰：公要知爲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而不知其約，書肆耳。字和端約，要也。爲學最重讀書，書是聖賢做過工夫，開示後人讀之，體驗到身上來，豈不受用。然不必多，務博，須得其要，故表理根原，本自貫通，賢論論者，各得節得其要之所在，此處透得，過則處處亦透得。過書雖多，無異道也。若多者，而不知其要，則如蠶食之肆而巳，與書中意，願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

因自道其生平之學以教之。蓋讀書愈多，有類若道切之病，有涉彼南津之病，自記此不得，故程子謂少知如此，今都忘了。是以前所學者非我，我也須將人言熟讀，復玩習，記之於心，令其意味淡冷，然後力行以驗其所知，則所學在我，而山約可以觀多。朱子謂陳正之初極其難，後卻無事，不讀其知約也夫。

伊川曰：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此教人讀書之序。大學三綱領，入條目，於聖之書，無不括盡，而孰者先就者後，混淆不得，倒置不得。初學者最宜依據，故為入德之門。蓋其規模雖大，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語一書，多就事言，而理在其中。蓋天理人事，精蘊無二致。大學一書，即所以上述天理也。孟子言學，宗旨只是性善，言王政之要，只是教養二書。自有要約，故朱子亦謂不先平大學，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須先讀大學，次讀論孟。

伊川曰：學者先須讀語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語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孔子折衷六藝以立言，而孟子得孔子見知之傳，凡所言者，皆切於人倫事務，當然之理，而本於天。無不洞曉，如持丈尺以較長短，用權衡以稱輕重，其於事物必無差錯。若未嘗讀語孟，而遽欲窮他經，猶無量之衡，無寸之尺，亦何所據以取正乎？故朱子用四十年工夫，逐字尋尋，不教偏些子，訂定語孟集注，正要學者仔細讀也。

伊川曰：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論語所載多聖人與諸弟子問答之辭，大約因其氣質而進之以涵養之功也。讀者能思身處地於所問者，如己之求釋其疑於所答者，如己之親聆其益，則自然玩味有得，推之以體孟子亦用此法。意味淡洽，而安之久，將來成一箇絕好氣質，其生猶言絕好也。蓋學之不能變化氣質者，為其誠苦不見其切耳。虛心細心，熱讀而體之於心，當自見功。

伊川曰：凡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大凡讀書，而終身無所得者，以書自書，我自我也。今人看語孟，且須讀之甚熟，玩味之久，咀嚼出意義來，直將聖人言語為切己之事，勿作空言看過。方為善讀語孟。善讀二書，論語致知力行之事，大而君臣父子，小而日用事物，那一句話不切於學者之身，心學者看此二書切己，便終身受用不盡，否則只作聖人說話聽之，存吾庸付釋卷茫然矣。

伊川曰：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一部論語，幾幾讀法，只因用功有深淺，故其所見不同。全無所得也，得一二句喜者，這一二句是入學者由善而好，好以至樂，庶乎聖人之意可得而見歟。

伊川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非謂治語孟便可不治六經，然六經之要旨，備於語孟，先以語孟為本，胸中有

窗丈尺權衡，以此權度事理，自是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容易不洽而明者，猶言易明也。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因概論讀經之法，蓋聖人作經之意，總以明道，聖人之用心，總以先覺覺後覺，聖人之所以至聖人，總以能盡其性，而無損於天命之自然，吾之所以未至者，必行之未盡，吾之所以未得者，必知之未精。就聖人身上，一體究，又反於吾身，一一句句而求之，盡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推勘，當有悟其所以然者，勿作說話讀過去。總以能盡其性，而無損於天命之自然，吾之所以未至者，必行之未盡，吾之所以未得者，必知之未精。就聖人身上，一體究，又反於吾身，一一句句而求之，盡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句句而求，則字辨句析，不失之兩弊，貫通而味，則然復不厭，不失之淺弊。中夜而思，則心理淡洽，不失之扞格，又平其心，不為厭厭時趨之見，只於明白正大上尋討，其氣不為好高浮闊之習，即在切近著實中涵養，其疑不為穿鑿附會之解。俟其融會貫通時，發明如是則聖人之意可得而見矣。聖人之意，即道也，得聖人之意，即知道也。

伊川曰：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論孟二書，日用倫常，至於天人性命，自誠摯應對至於精義入神，之學而已。雖復博涉乎前編之多，終何益矣。有志知道者，宜虛心焉。

伊川曰：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言語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偏錯會處，卻待與整理過。剩，餘也。猶言多也。聖賢語意，包含完滿，後人一篇之見，則未免有破見以語言自為詮釋，恐於聖賢言中言外之意，不能包括無遺，而反失之疏漏。程子因自言昔日曾作論孟解，後來思之又似剩，剩者，本旨尚有餘於所解之外也。故卒不復為，只將先儒傳解，其中有些錯會處，待與整理，使勿復錯而已。其餘不敢復說，古人之懶於解釋，知此世之管窺蠡測，妄妄古者。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然若有得，終不淡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聖人之道，隨處皆有妙處，都要一理會，俟其融貫，體處洞然，自有條理。若欲於語孟中擇其緊要者去看，固亦是好，然揀擇過深，未免有得此遺彼之病。義理單薄，有所得終不洽。如喫飲食者，擇味下筋，則必不充，惟釋氏徒主空寂，一見了便無利義，可再推求，吾道則不然也。朱子曰：此是程子答呂伯約之問。其後曾伯約身坐此病，說得極單入禪學去。

伊川曰：興於詩者，吟詠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欲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象。詩三百篇，抑揚反覆，皆出於人情之自然，然涵養條暢於道德之中，故能鼓動而不自知，便有會點滂沱淋漓之意。蓋會點是見得分之內，萬理畢具。其學無窮，故夫子與之學詩，而有所感發興起，則天地之大，品物之細，寓之於目觸之於心，洋洋灑灑，豈不有此氣象。又云：興於詩，是興起人善，汪洋浩大，皆是此意。夫人學詩而能興者，其以詩人之詞，寬平忠厚，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吟詠之間，都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拿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拿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

慈我思道之云遠。易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伎不求何用不戚歸於正也。

伯淳常談詩並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卻一兩字點撥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明道曰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為解一字不行卻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

明道曰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為解一字不行卻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

明道曰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為解一字不行卻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

明道曰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為解一字不行卻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

明道曰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為解一字不行卻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

明道曰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為解一字不行卻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

明道曰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為解一字不行卻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

明道曰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為解一字不行卻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

明道曰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為解一字不行卻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

明道曰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為解一字不行卻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

通幽明之故蓋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

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

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幾以制器者尚其象以下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

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

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

不備蓋有象斯有辭有理斯有象理至微未形未見者也象至著已形已見者也。

知言者也子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

人不能舉其詞天下後世也夫聖人憂後世之耳目心思不知天地萬物之情而為卦爻之辭以開示之君子又憂後世之章句訓詁多

失聖人言辭之辭而作為易傳以明之同一聖心也。

近思錄 卷三

近思錄 卷三

近思錄 卷三

伊川答張閔中書曰。易傳未傳。自最精力未衰。尙說有少進。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此言理爲象數之本。不可尋逐。末也。張閔中程子門人。易傳既作。而其書猶未傳。閔中必勸使速傳。故答言易理雖虛。自度己之精力尙健。且就月將學與年長。尙有進益。再可改訂。又來書之意。以爲非又由圖畫而設。易之義起於數。而不知非也。易有太極太極者。形而上之理也。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極數知來之道。備焉。理無可見。聖人作易。象者以明理也。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象而知數。是理居象數之先。而爲易義所由起。得其義則象數俱在中矣。故以易之義爲起於數者。其說非也。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尙。非儒者之所務也。若以爲義起於數。則耳目有限。思慮未周。既所虛測。而必欲窮其隱微。盡其毫忽。是之理象數三者。原不相離。探其本則末不能外。測其末則本無有。此程子意也。

伊川曰。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時有盛衰。勢有強弱。知時識勢。惟變所適。此學易之大法。蓋時勢皆遠之自然。知時識勢。則變易以從。適正所謂時中也。

伊川曰。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大畜卦。爻以明識時勢之義也。乾下艮上爲大畜。大陽也。畜。止也。乾之三爻。皆爲其所畜。故以四畜初。以五畜二。初二雖剛健而不足以進。時不利於進。勢又必不能進也。四五兩爻皆柔所應。初二皆剛。似當以初二爲畜。四五爲邪。乃謂陰柔足以止剛者。畜者之時。主乎止。而四五位據乎上。又有可以止之之勢。則其象爲以柔畜而止。大剛也。學者不識此意。必味進止之宜。至於犯災取尤。而不足以得亨。屢慶矣。故時勢爲學易者所當深識也。

伊川曰。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爲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爲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二六五可見。葉平庵曰。二者內卦之中。五者外卦之中。皆中。也。三者內卦之上。四者外卦之下。皆不中也。六爻之位。初三五爲陽。二四上爲陰。以陽又居陽位。陰又居陰位。則爲當位。反此者爲不當位。當位者正也。不當位者非正也。坤六五非正也。而曰黃裳元吉。泰九二非正也。而曰得尚於中行。蓋以中爲美也。雖之三四皆正也。而三則有悔。四則往吝。既濟之三四亦皆正也。而三則有三年之憂。四則有終日之戒。蓋以不中爲過也。正者天下之定理。中者時措之宜。正者有時而失。其中者隨時而得其正。故中之義重於正。於九二六五之可見也。葉誠齋矣。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儲貳使。九四近君。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了。胡致字製之。號安。定先生五爲君位。四近君。故解作太子。而程子云。亦不妨。然易之爲用。無所不得。只看人如何用之。若古者所處之地。當此爻。則可以此爻爲此地位。如當儲貳則儲貳使。亦不害。但聖人作易。務實以待。一卦一爻。是也。無窮之理。不要只以一事拘定。若太拘執。則三百八十四爻。通貫只作三百八十四件事。其餘都推不去。蓋他書是元有這事。方說出這理。易則未嘗有此事先。先說這理。故曰不可爲與。又曰惟聖人所處。

伊川曰。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坤厚載物。人君安可不用。奇偶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只是陰陽錯綜。交換代易。而所處之時既異。其用亦因以異。故若易且要知時。知時則隨各體人隨各體用。不能強同而無所不通。非謂一爻只當得一人用也。即所謂坤卦固是爲臣之事。難道厚德載物。人君不用得者。推之六十四卦。皆可相通在人神而明之耳。

伊川曰。易中只是言反覆往來上下。反覆往來上下者。陰陽之義。在卦有之。在爻亦有之。在卦。則反覆者如歸復之類。往來者如陰陽自來往來者。其來之類。上下者如水火比離之類。蓋反覆往來者。變易也。上下者。不易也。易中只有此一爻。

伊川曰。作易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天地間別有甚事。只是陰陽兩箇字。若是甚麼物事。都離不得。故聖人作易。以示人。大無不包。細無不該。自乾天地離明坎幽之類。以至於微中。無名取類。如昆蟲草木之微物。莫不有合者。陰陽本於太極。其理本一貫也。

伊川曰。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滿。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若添一隻。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天下事變易之中。有不甚底道理。蓋有道理。方有此事。不是人力穿鑿來者。自是添減不得。今人不識此意。只於易之卦辭辭義。巧爲穿鑿。穿作一場念過。若念不熟。以意添減。如不知兀子之方圓。平直。易其常制。都不知覺矣。若識得一物。有一物制度。非理有一定。恰好。必的然見其不可易而後爲得。此事可添減。理那可添減得。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陰陽不測之謂神。易大傳文。謂子曰。兩在故不測。而朱子本義引之。言即陰而道在於陰。即陽而道在於陽。此其所以無方而變化不測也。當日未經發朱之解。原本精深。故以此爲問。伊川微窺定夫之心。未嘗深思。率爾請問。故不答而直攻其心。欲其反已致思也。蓋疑了後問。一與之語。雖能通。極渙然冰釋。久必不忘。自是切問若操擇來問。心沒緊要。口頭說。非從與之言。過難。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易理無窮。經數聖人而後成書。包含天地萬物。今雖熟讀精思。作爲易傳。豈達了無餘。後人推求。故只說得七分。理本生於人心。如一番體究。必更一清明。亦是虛心。亦是實話。

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此程子自序春秋傳之所以作欲學者因此以極聖人之禮復三代之治也。春秋一書即人事以明

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此程子自序春秋傳之所以作欲學者因此以極聖人之禮復三代之治也。春秋一書即人事以明

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若夫三代而下王者迹絕世遠言湮雖有銳意復古之君無

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

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樞紐也。春秋天下萬世之禮也後世不察亦僅

此非明曉通貫不能深知其意也。蓋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或有功宜揭而反仰之或有功宜揭而反仰之或有功宜揭而反仰之

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夫子作春秋之意欲使後世知折衷也。後世苟知此

伊川曰。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

伊川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詩以正情書以

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輕著。故窮理爲要。此言春秋爲窮理之要。然必盡得義理分明。而後可以窮理也。人不能存春秋。守經事

之要若論他經亦可窮理只是論義當知此不若存秋有事

可致是非較然著明尤為易決以為窮理之要洵非無故矣

識得高義理方可看春秋 然欲窮理必須識理未識理而欲窮理則無由窮也

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閒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戶不出則

於此為中事之是非固非乎春秋而春秋以何者為準其無如中庸乎春秋之法即中庸之中也

故無如權須權乎時而不失義理之中始為能讀中庸之書若以高視手較之謂高視手是胼胝未免太急

中出未免太緩較於二者之閒不緩不急而以為中便非義理之宜不當乎時而中矣惟當急時則急當緩時則緩

義也何物為權義也時也只是說得到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往來於事物之閒也此就用上說一事各有一義只好到此若後以上則自用身體處物之義本在於物之理

不可以言盡在人切已體認自看如何耳要之當其可之謂時隨時處宜之謂義義不膠於一定之謂權

謂中中庸明其理春秋見其事反覆言之示人之意切矣

伊川曰春秋傳為案經為斷 孔子作春秋每事只舉大綱而以一字斷是非若其詳則其於史亦甚詳

十時看春秋或曰如何看答曰以傳考經之事 羅整庵謂左氏傳皆有來歷羅整庵信是案此所謂以傳為案經為斷也

伊川曰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與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

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史所以載一代之事也讀者非徒要記事迹須要明理蓋治亂安危與廢存亡之事

立四百年基業若其輕便離屬不事時者為游夢夢誠繁相國以叔孫通制禮樂以張蒼定律令之類則規模遠邁三代

級大臣不克保終皆由於此以此讀史致知之方也昔者伯禽封魯古侯封齊三年報政而其始終強弱明驗不爽

格物窮理登諸 博涉云爾

伊川曰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卻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

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數感應自然之符故先生讀史到一半看其行事如何便掩卷以思揣理懸揣然後看到終局大約不出所料

數感應而成不如許料則許之所謂善惡者恐認不真須更再三細思約見其理之所以然至於其機不為人

近思錄 卷三

果有不能料者先生說以為為衡此先生格致之學也今人無識但隨其成豈知幸而成者好不得藉口

不幸而敗者聖賢不易易論是非不論成敗成者不必若敗者不必若非以此讀史方是胸有千古

伊川曰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 古今治亂必有其機機者治亂未至而動

之說讀史者須於此處加意如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之機也若退 而在此則世將亂之機也若在此則世將治之機也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凡案問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號范祖禹字淳夫作唐鑑按外書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為唐鑑用先生說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蓋歷代史學

議論之學不知王道為何物程子之說得淳夫表章之不是三代下人議論王道藉以復明所以凡案問當置此部

橫渠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蘊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况聖人之於易其間雖無極至精義大慨皆

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備布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

橫渠曰天官之職須懷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

之大必不能得也 周禮六官取法天地四時家密曰天官以其禮御衆官猶天道統理萬物故天官之職必須胸懷

委曲窮究勉強湊合使心量如是之廣大 釋氏錘鍊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啻為大則為事不得若昇之一錢則必

亂矣 承上文言人心之廣大有實體然後有實用若徒言廣大則蹈釋氏之失矣釋氏猖狂錘鍊天地其論性也可謂至大

蓋由其過於虛無則所謂廣大者 又曰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胸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

原非實體故亦不足以致用也

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 周官惟太宰之職最難看蓋無至大之心

全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全用其心力求之方可看得若其他五官便易看以其所司者止一職也

大之心胸乎 此下八 大之心胸乎 此下八

橫渠曰古人能知時者惟孟子為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為艱險求之今以艱險求詩

近思錄 卷三



則已喪其本心，何山見詩人之志。此示人以求詩之法也。古之讀詩者多矣，而能知詩者惟孟子，為其以己之意，通詩之意，是以能知之也。夫詩人之志，有感而發，莫非人情之自然，本為平易，讀詩者不必以艱險求之。今之人以艱險求詩，非出於附會，則出於穿鑿。詩人之性情，溫厚和平，老成，本平地上道著言語，今須以崎嶇求之，是已喪其自然之本心，何山見詩人之志乎。

先其心已狹隘了，則無山見得。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為時事，拂著他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詩本性情，詩厚而無刻薄，和平而無艱險，老成而無輕薄，本平地上道著言語，非有崎嶇，今乃以崎嶇求之，則己之心先狹隘而不廣大矣。蓋詩人之情，本和平，只為所遇之時所值之事，拂其和樂之性，如忠臣不得於其君，孝子不得於其親，故託之詩，而長言詠歌，以見其志，使其心先狹隘，何山見詩人之情，有感而發如此。

橫渠曰：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迄於三代，其曰德曰仁曰敬曰誠，治天下平功業無遠弗屆矣。其規模至大，最為難看，人之胸臆，非若堯舜請聖人之廣大者，不足以知之。若只欲解其文義，則尋章摘句之士，皆能之矣。蓋惟聖人之心，無乎不包，故所見者大，學者之心，亦必無乎不包，而後能見尚書之大也。

橫渠曰：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此言讀書所以存心，惟心存而後理得也。讀書不多，則疑信相半，無由考校得義理精詳。蓋書以維持此心，心使之不放，一時放下，則皆惰乘之德性，即因之有懈。蓋惟讀書則神明不至外馳，而此心常在，使不讀書，則此心不在，虛靈之會，雖義理自在，當亦終看不見矣。

橫渠曰：書須成誦，誦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此示人以讀書之法也。昔須然誦，令可成誦，則文義常留於心，而觸處精思。或在夜中，或在靜坐，皆可得其解。若未能成誦，便不記得，若存者亡，亦思不起矣。但讀書者果能思之至精，通貫書之大原，則理在而辭可據，義明而文可推，而書亦易記。故惟能思而後能記，此其所以交相因，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

必釋之，已有未達必明之，每見是書而每加新益，則學進矣。然學固足以釋疑，而亦貴於有疑。蓋疑則能思，思則能得。惟記與思相因，所以於無疑而有疑，則釋理而學益進矣。讀書者誠由記與思之功，而知所未知，於不疑得疑，則所得於書者，不已深乎。

橫渠曰：六經須循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此言讀六經之法也。古者以易詩書禮樂春秋為六經，宋以易詩書周禮春秋為六經。

橫渠曰：如中庸文字，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中庸文字，一句有一義，須逐句深求玩味，使一書之言，前後互相發明。朱子曰：此真讀書之法，不但可施於此篇也。

橫渠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與。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此言春秋之未易學也。春秋之書，唐虞夏商之世所未有，仲尼因魯史舊文，而為褒貶予奪之大義，固其所自作，後儒孟子論春秋，為能明聖人之大旨，而舉其綱領，自非見理極其明，新義極其精者，殆未可與也。漢唐諸儒未至於理明義精，而遽欲治之，故揣摩臆決，其說多失之鑿。蓋春秋一書，明百王之大法，正萬世之心，非孔子不能作，非孟子不能知，苟未得孔孟之心，學者可易言乎。

存養 凡七  
十條

此卷論存養，蓋窮格之雖至，而涵養之不足，則其知將日昏，而亦何以為力行之地哉。故存養之功，實貫乎知行，而此卷之編，列乎二者之間也。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二為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此論聖學之要在心之一也。誠者，聖人之本，聖人只是誠，故或問聖可學與否，而周子應之曰：可也。學之要，一而已矣。天理誠而無妄，其於人心，一本一原，人心有一人欲之私，以雜之，便是二三，無欲則此心純一不雜，而復乎天理之本然，是以內外俱一，靜而未發之時，靜而不能入，慮內一故也。動而將發之時，惟理是循，物不能撓而直外一故也。靜虛則心無際，動直則事無礙，而通動直則心無偏，而公。公則於遠邇之間，無不周備而溥。溥者，公之極，明通靜而動，公溥動而靜，則又無時不一也。聖人誠無不一，學者求其一，以至於誠，其亦庶幾於聖人乎。信乎聖人可學，而學之有要也。朱子曰：此章之言，最為切學，若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蓋一即太極，無欲即無極之真，靜虛動直之用，則配木居仁，元通配大屬禮字，公配金屬義利，薄配水屬智真合之，即兩儀四象之本，而靜是實動是情，明通公溥是性情之德，故云皆不外乎此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欲，聖人者，其

之又宜以至於無則必誠慎懼於心之至靜之地而後靜無不一頃而動於心之變動之時而動無不一未

有動靜不實致其存養者操之功而自能無欲者既能無欲則與聖人同一至誠無息而天道亦不外於吾身矣

伊川曰：陽始生其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此釋復卦象義也。至日謂冬至也。冬至之日，復氣不固，無以爲發生之本，故先王以是日閉道路之關，使商旅不行，取安靜以養微陽之義。而陽氣以之爲調也。月令：是月齋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在，亦即此意。天地之陽，何藉於閉關之養，而理可相通，所謂天道入事，自爲流貫也。要知天地有大冬至，人心有小冬至。人心當難念微，惡極而善，且初復之時，正此心冬至之關，一無過，居敬涵養，閉關之義也。過此關，漸漸發見，過天地冬至之大關，方能見天地之心，否則反復猶亡，如萌蘗生而牛羊牧其心，天關其於天地之心，終亦不得而見矣。復本以動見天地之心，卻又言靜以養之者，主乎靜以慎其動，尤動根於靜之義也夫。

伊川曰：動息節宜，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此釋頤蒙傳意也。頤卦下艮上，外實內虛，上止下動，故爲頤之象。而以養爲義，養有自養養人二意。程子虛言之，見人乘所養而養不可不得其正，動息節宜之際，血脈周流無滯，渾渾之病，豈非所以養生飲食衣服，口體安適，無餓飽寒暑之傷，豈非所以養形，威儀著於容貌，不剛不柔，而其中和之象，行義見於事業，無過不及，而合禮義之宜，豈非所以養德，已有所欲推以及物，則立達，未有痛癢之關，已有所惡，推以及物，則不傷財，不害民，有節節之道，豈非所以養人，故養得其正，則吉而學者當於此觀之也。按頤之卦，三爻象自養，上三爻象養人，故程傳以養生養形養德，釋蒙中觀其自養，以養人之義，釋蒙中觀其所養意，而朱子本義則以養德養身釋之，是對大義而細言節欲食而配之，其義小矣。

伊川曰：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此釋頤卦象辭也。頤卦口出慎言之者，時然後言，病從口入，節之者，勿爲飢渴所害，二者日用之常，人以其近而忽之，易於縱恣情欲，敗德害身，而不自知，所繫至大，故朱子本義云：養德養身之切務，而程子亦嘗云：能慎言節飲食之道，則可以虛去就之道，則可以虛死生之道，是知養德養身雖不止此，而二者其切務也。

伊川曰：震驚百里，不喪七也。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惟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此釋震卦象辭也。七所酒和體金，所以灌地降神者也。震爲雷，爲長子，震驚百里，取象於雷，以過變而言也。不喪七也，取象於長子，以有主而言也。密之節也。百里之內，人皆震驚，獨主祭者所執之七也，不因而喪，豈非臨以大可畏懼之事，而不失其主之常乎。蓋長子身當主祭，誠敬中存交於神明，不敢懈惰，故動亦定如此。此以見君子於大患難，大恐懼之來，能處之安泰，而不改，故越當度者，亦惟誠敬而已。誠敬則中心有主，外物自不得而播亂之，所謂安然臨之而不驚，然後可以處震之道也。

伊川曰：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長之道，當其背，所見者在背，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此釋艮卦象辭也。艮以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有止於後而不進之意，故爲止人之所當止者。義理也。反乎義理則爲欲，今人所以不能安於義理，而失其止者，動於欲心之動也。欲心一動，則意有所牽，其背則前道進，則能安於其止，故止之道，當主於背，背無欲之地，取其於背，蓋物在前而有所見，斯有所牽，背之爲言，背也，物欲之來，我無從而見。

之止其所不見，則冲淡無欲，一理渾然，以不動爲未動之本。此心清明，不獲其身，不見其形，則忘我也。無我則止矣。此二無成之說，而後乃安於所當止之地而不遠矣。此其背之義也。

不能無我，無可止之道。何謂不獲其身，情態嗜好，所由生，是人因身而有欲，止於當止之地，則無欲，無欲則只見理，而不見我之私，情性來，則欲思無可止之道也。此不獲其身之義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開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何謂此之不見，不獲其身之義也。

如是不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爲无咎也。承上文言，外不見人，則外物不接，內不見己，則內欲不萌，如是則止，行亦止。動靜不失其所，而皆主夫靜焉，乃得止之道。此所謂无咎之義也。要之背非塊然無用之物，徒以枯守爲靜者，誠矣。書云：人之五臟，皆係於背，故雖不動而爲衆動所由係，背之學，非定性者不能。不獲其身，亦定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動亦定也。苟不能定性而欲忘己忘物，非背子之強，則莊子之齊物矣。

明道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程子致明道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明道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明道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居盤孟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顯發意。存養得熟，是謂無可着力下手處。恐學問功夫有所開斷，乃切問也。故程子以敬字開示之，蓋古人無時不敬，其時不養，故其所養之方，其詳且備，樂以平心，使其開而有所敬，禮以節情，使目習之而有所敬，左右起居，盤孟几杖，不敢略也。物之爲養者，其屬而敬心起著之，爲敬使有所養而敬心在，凡一動一息，皆有所養，此心而使之存而勿失，則雖無事而心存，是以顯至於於熱也。今皆廢之，則失其所養之心，但人心不容其誠，古今惟此義理，古之禮樂，皆爲養理而設，則爲今之計，惟有以理義養其心耳。理義如何養，當存此涵養意，勿使物交，惟漸磨，久之自熟，而其工夫要於一敬，敬以直內，誠意精專，無所放逸，不須禮樂而自知識，不待銘戒而自知，即涵養也。古人設養之具，以生其敬心，今人苟能操敬心，以存其養之意，即此便是着力下手處。動靜之問，何適而弗養理之發見哉。

呂與叔嘗言，思慮多不能察除，明道曰：此正如破屋中，懸一木，一人來未遠，西面又一人至矣，左

近思錄 卷四



龜息。即是龜息。蓋不能操存此心。以為一身之主。而徒思慮之多。欲一切掃除屏息。即此欲忘之心。便已不能忘。故程子又曰。有志之心。乃是龜息。此處相發明者。苟能主敬。則自無此患矣。

伊川曰。伯淳昔在長安會中閒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聲言數之。

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心為虛靈之物。惟虛靈故。著意把捉。便有所倚。援而失其虛靈之本體。明道有云。非把捉物事。越把捉。越不定。須是止於事。則自定。能止於事者。其居敬之學乎。

明道曰。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若不倣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

皆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

非自然。君實自謂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為中所繫縛。且中亦何形象。

張天祺名。可馬君實名。此要人以敬持志。而為心作主也。蓋心者身之主。敬又能做心之主。若中無主宰。作主不定。則翻車覆去。正如翻水之車。流轉動搖。無刻停息。夫物之所以感於心者。紛紜萬端。而我之所以應之者。無能做得一箇主宰。何以提聖御煩乎。然所謂作主者。非強制其心。繫縛之謂也。張天祺自約數年。上牀不思量事。是忠心的流轉動搖。而思有以定其心者。畢竟此心何所安頓。必須把心制縛。寄寓一處。必幅倚於一處。所謂欲忘思慮。便是思慮。皆非自然。天祺之作主不定也。可馬溫公自謂得存心之術。只管念箇中字。是又忠心有偏倚制縛之弊。而欲以中之理定之者。畢竟中字何處。提撥有心求中。即為中繫縛。不多著此一念乎。且中有一一定之理。無一定之形。懸空設想。此心先是被動搖。溫公之術。亦未見作主之定也。

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欲為不善。又有差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駭。要之聖

賢必不害心疾。蓋人止一心。若制之係縛者。一心而為所制。所係縛者。又一心。是兩心也。一人而兩心。則是胸中常若有兩人焉。作主不定。胸中交戰之驗也。動其交戰。須先持志。持之云者。義理為主。漁養為功。如尸如靈。勿忘勿助。使神明自定。而氣不能亂。則雖所感萬端。物來順應。天下自紛。吾心自一天下。自動自靜。此大可明驗者。若忠心的流轉動搖。而欲強制係縛之。是害了心疾矣。聖賢順此心之自然。因物付物。必不使心之為累。而自害心疾。所以然者。敬以持志而已。

明道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是學。此見存養工夫。無一息可閒斷。即寫字時。心便當存於寫字之中。非惟寫字

之事。敬之。不可不寫者。正此意也。字之工也。不誠無物。心一息不存。天理即便閒斷。推之事。皆皆然。天子所謂故曰。只是學。不然所學何事乎。

伊川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因。此言心虛

者。神明之舍。虛則明。明則通。聖人胸中不著一物。無心此事。所以虛而能受。當能記事。今人遇事。便攪著心中。物而不化。是先在事以窒

之。所以昏而通不能。此則事已往而此之。不真者。因由不能養其心。事方來而慮之不精者。亦由不能養其心也。昏窒之平且矣。

近思錄 卷四 一三九

日間所思。及不知所以慮之者。到那時分外記憶。分外精細。豈非夜氣之完。而心虛明乎。此處最可想見。

明道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

心不可有一事。不帶於已往。不逆於將來。事至而應。心知止。是謂主敬之學。程子因修橋少長梁。博求而後得之。後遂留心林木。見其佳者。輒生計度。因非私意之為。亦覺有玷。故言之。以為戒。見其不可有一事。無事則定。定期能止於其事。否則心為之擾矣。

伊川曰。人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存敬者。應事須要致知。而非存心。則無以致知。故入道者當先持敬。能持敬。則澄心

存誠矣。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

不可惡也。今人不能以敬存心。而心不定。因恐心為事動。被他牽牽。遂欲屏棄一切。自家繫縛其心。不肯思慮。則是視心如寇賊。不可

制。而惡外物之為累也。此豈真能累心哉。乃自纏結其心。置心於無用之地。使天下事無所繫。心是心累事也。大心為應

事之上。萬物皆備於我。無纖毫小精靈。皆有其自然。與其所自然。那一件是合少得。知其不可不。便當知所以應。如何以為累而惡之。此惡之心。便是敬。所謂害心疾也。然則主敬。以致知。物來而應。豈非入道之要務哉。

伊川曰。人只有一箇天理。卻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合下生來無別物。只是所得於天之正理。與生俱來。卻自不能存得。而後能存曰。戰兢惕息。是存之之法。

伊川曰。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為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

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心不能無慾。必無屏絕思慮之理。只是當思慮而思慮。何至攪擾不寧。其

隨其所當止者。我從而止之。不慮於事之中。不礙於事之外。如大學言。為人君止於仁。仁者君之所當止也。止於仁。則止於君之

事矣。又如舜誅四凶。誅惡者。天子之事也。舜以其可誅而誅之。而非有私意於其間。則止於誅惡之事矣。事之未來。心何所馳。事之既往。心何所滯。此之謂做得

心主定。而思慮自寧也。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為物所役。則是役於

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今人不止於所當止。只管攬他事。如事之所不可為。不為。非我所為。非今日所宜為者。皆是

分。則是御物。不如是。而為物所役。心一而已。物雖有萬難。絲粉皆日不暇給。則是役於物。夫有物必有則。物事也。則也。則其於物。其所當止者也。因物付物。止其所當止。而止於事者也。須是止於事。則所以治事者。即所以定心。那有思慮不寧之患。否則欲屏其所思慮者。而使之。只是添得許多雜亂。

伊川曰。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此言接人處。事皆誠也。誠能動物。如獲上治民信友。順親之類。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誠則無息。如解白不厭。白不厭之類。

近思錄 卷四 一四一

事賦性皆無誠處。何以存誠曰敬而已矣。

伊川曰：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天地生物之心，這時逐物發見，是謂春意。非獨以

靜而定也。靜與天通，隨處體驗，覺春氣萌動，於絳黃黃，眼明看底，耳邊聞底。自然若有物生機之發，昭昭天理之行，明道詩云：萬物靜觀皆自得，即此意也。

伊川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若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

慎獨便是守之之法。此明體信達順之道而約其止於敬也。仁體事而無不在，而非敬無以存仁，所以孔子為仲弓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夫見賓承祭之心，一出門，一使民，便要如此，就其氣象，有無時無事之不宜存仁者。蓋仁根於心，隨於四體，見於動容周旋之間，有一毫人欲之偽，則心必不廣大寬平，體必不安舒自得，動容周旋，必不合於天理自然之節文。孔子舉出門使民為言，要見無不通，所以當守此仁也。然非慎於未出門，未使民，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地，則後

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為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夫敬之為功甚密，而敬之為用甚宏。故聖人言修己以敬，而所以安百姓，即在

其中。中庸言君子自其其恭而天下之平，即在其中。曰安曰平，則其乎位育之理，而天地萬物，和氣休養，統攝乎吾心之內矣。惟上下一於恭敬，便能如此。此體信以達順，其道固自然也。謂運曰：鳳凰麒麟皆在郊，故龜龍在宮，所謂四靈畢至。又曰：體信以達順，朱子曰：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無一毫之偽，聰明容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變帝，蓋學者之患，惟在不敬，則耳目自會聰明，心思達順是濟，而節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容知，皆由是出。自會容知，以之體天地萬物之實理，而達天地萬物之和氣，未有不由此出者。此無敬誠謙聽之心，自可以對越於日，明且之際，則是事天變帝，亦以此而已。天以理言，故曰事，動靜語默，無非事也。帝以主宰言，故曰變，知郊之類。朱子曰：非程子實因持敬而見其效，何以語及此。學者誠能從自己身上體察，何患聰明容知之不及達哉。

伊川曰：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凡人於日用之間，所行未免拘礙者，皆存養未熟之故也。然則心安乎理，發便中節，所以泰然行將去，便覺學問有進益處。胡敬齋曰：通養得本心，熟到清明和暢處，仁可得。

伊川曰：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屋漏，室西北隅，蓋不聞之時也。於此而不密其存者，之功，則天理間於一息，自家

伊川曰：心要在腔子裏。此言心之不可放也。腔子，猶言身子。心本在胸中，只為物欲牽引，思慮纏繞，有物於形骸，而併放而不收，若要在腔子裏，須有檢束工夫，換得此心，便覺天地萬物皆吾體內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都是心之運用神妙，所以心要在腔子裏，而朱子又教人在腔子裏之法曰敬也。

伊川曰：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心不可放而放之，最易。只外面有些隙罅，便縱逸奔馳而不可收。夫視聽言動，何一非隙罅，都是心之運用神妙，所以心要在腔子裏，而朱子又教人在腔子裏之法曰敬也。

伊川曰：人心要靈活，則周流無窮，則不滯於一隅。心本活潑，於物無不活，不活則滯矣。大學言有所謂不得其正者，有所謂非心體之流行矣。二字正是滯字病根。當要他活，必須須養不息，則自然周流不滯無窮。

伊川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此即易之曰天地者，以推明人心之當敬。易謂陰陽之變易，間會地變易，生無窮，天地只是敬也。就人心言之，惟敬然後流行不息，而義理無間斷。若不敬，則所謂不誠無物，安能使成性存存，而為道義之所從出乎。故觀於天行之健，而知敬固健也。君子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明，而後可法天之不息，觀於地勢之順，而知敬固

明道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此即禮之言毋不敬者，以推明事天之義。毋不敬，該諸動靜內外言。當坐端嚴，靜而敬也。隨事檢

明道曰：敬勝百邪。邪與正不兩立，而有相倚伏之勢。如寇從外來，固防不密，彼將乘隙竄發，與我為敵。故必有以勝之，惟當謹嚴

明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此取易坤卦六二文言之辭，而發明之。直者心無私方者事當理。敬以直內者，凡人能敬則

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易不曰以敬直內，而曰敬以直內者，敬只是此心，合得敬，合得存，非有意於以之而欲直其內也。若

明道曰：涵養吾一。一者，誠也。無欲也。無欲則一，有欲則二三。其謂之吾一者，人心一太極，太極本具於吾心，所以不白外面提撕箇

明道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

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此程子見聖心與道為體，而因取論語之言以明之。欲學者知所以

非道者，而其所以然之故，乃天命之流行，有不存一息間斷者。樂人不識天命之本然，是以不能契契而不得，惟聖人全體此心，與天為

一故只心中之通者，周乎日中之通者，以日中之通者會乎天地全體之通者，而不覺於川上有感焉。自漢以來，亂者不以此六則

以為在川言川耳。不知天地之運者。天地之至誠無息。聖人之有德於道者。聖心之統亦不已也。統亦不已者。泯然天理。無私意之...

伊川曰。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復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

萬物。此取易蒙卦六三爻辭而申其意。凡人不可不立己也。以見金夫不有躬。為欲欲其心之。程子謂此不有躬者。是不立己之...

伊川曰。學者思心感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學須靜也。心虛紛亂...

伊川曰。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個善來存著。如...

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此言誠為閑存之要。須由敬以入誠也。人心本誠。誠則有善無不善。緣心不上一...

至於不足。以存內而妄思。外面妄動。雖然不知有以閑之。此人欲所以日長。天理所以日明。學者終身於其中。執理不定。無下手處。...

孟莊存著。豈誠非待外求。我生之初。天理雖然。其實無妄。則其當為善而不當為不善也。深切著明矣。今人之志。平日無過。...

閑邪則誠自存。少一分人欲。便長一分天理。豈閑之者一心存之者又一心。誠。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為誠便存。閑...

邪更著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既言存誠之由於閑邪。恐人別求所以閑之之法。非非蕩蕩。沈無矣...

實理具於心言之謂之性。孟子曰性善。言動善皆內出。誠非外德。本不待存而自存者。今言閑邪以存之。閑邪更著其工...

閑邪工夫。莫過於此。矣。發外別有所謂存誠之方也。誠。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

不之。又不之。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既言...

閑邪工夫。恐人以敬為別。一事以一箇敬。未止此心。故又言敬非他。只要此心常自整頓。而為主乎一也。尚主乎一。則不之東不之...

伊川曰。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閑邪而誠自存。則心固一矣。然心惟一。故邪邪。故思所以閑之。若尚主乎...

伊川曰。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閑邪而誠自存。則心固一矣。然心惟一。故邪邪。故思所以閑之。若尚主乎...

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夫一有甚形影。視之不可得而見也。故有疑其難見。未知如何下工夫者。夫一非他。只是...

有言未成時。知何所寓。伊川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

之道。敬以直內也。人心神妙。不測而應事之時。雖事而存。而非為所繫縛。靜而未感之時。所以應事者在。而非有所偏倚...

伊川曰。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程子恐人誤認。周子主靜之旨。故言此以示學者。蓋周子說主靜。正安人靜定其...

伊川曰。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為使之不慮。此言...

無不思慮之理。只思其所當思。則其所不當思者。不能亂。此聖賢主敬之功。所以不同異學也。蓋學者先務。固在心志之定。紛擾...

智而不識。其體也。又有謂心能照。而多思多亂。不知過絕制。制者。性在道。蓋者。則須如釋氏之坐禪。入定。而不知吾心之大...







者分心之體用而言之耳。今人不

能操存便放去。宜其少亦則也。

伊川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蓋志者心之所之。不持則馳騁汎濫。氣者心之輔。暴則

又曰。凡人多動作。多笑語。力所不及。或事。皆暴其氣也。持志則有所主。於中無暴氣則無

所礙於外。中有主則氣愈充。外無礙則志愈固。故曰。交相養。要只是內無暴志。外無妄動耳。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伊川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慎言語。不安發。此卻可著力。

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辭氣者。辭之氣也。或問曾子是教人於言語上用工夫否。程子曰。曾子之論。以為辭由中出。中得其養。發之詞

者。自然有典有則。推而不諱。是強是調。正而不倍。所謂言不妄發。發必中理。有德者之言也。若於言語上用功。此固學者事。然卻可著力

未為涵養純熟之候。是以君子貴涵養也。

伊川謂釋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沒。四十五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釋

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耶。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欲欲為深取。此見聖賢守身之道。非同修養引年

而老。年猶高。筋骨猶固。蓋由持志養氣之功。充積完備。故辟除有道之氣。不與日月為遠。法。雖釋以為因受氣薄之故。厚自保生。此言

何嘗不也。而不知程子保生之學。非徒斤斤於其血氣之軀而已。此生中虛乾坤。受形父母。如何可忘。忘生而向聲色嗜欲。至於斧斤交

伐。故每日以五行之秀。積萬物之靈。故深以為恥。恥之云者。臨深履薄之意。朝夕惕之心也。

言誠哉。南軒之言曰。他人養生。要強只是利。伊川說出來。純是天理。學者敬體此言。可以守身矣。

伊川曰。大半把握不定。皆是不仁。仁者。純乎天理。其心存而不放。固不須著力把握。自安所止。而有定者也。把握不定。則是理

越不定也。然。越把握。心

伊川曰。致知在格物。致知莫過於寡慾二字。致知在格物。而功實相因。蓋人心之遺。莫不有知。緣為物欲所昏。則無以

昏。故在乎有以養之。而致之之道。莫過於寡慾。寡慾則心境清而天理著。精神完而明容生。知何患不致乎。此與大

學致知在格物。意互相發。大學實指其功。此則探其本。不得其功。本無由顯。學者宜盡心焉。

伊川曰。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言者。心之聲。故因其言。可知其心。重。當慎也。舒。和緩也。輕。淺易也。疾。疎

鄙。直。而安舒自得。無急遽躁率之病。其不

定者。反是。學者非必於言上著力。但須養於中耳。

明道曰。人有四百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四百病。凡見內經。其言曰。四大不調。四百病。一時俱動。四

種病。而宿病為病。程子引此。以為喻言。凡病之來。皆由外感。非自家所能計度。若心則人之神明。所以為其身上。在內不在外。其

操舍須全由我。不可聽其若存若亡。自家放去。或在在外之病。難醫。心不操存。吾恐其在於存。而病無如何矣。

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顯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蓋若

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此見靜坐之法。為涵養入門之要也。扶溝地名。謝上蔡從明道有

之而不存。是空言也。故欲其捨言語之學。行存養之道。及上蔡講事。斯語。而問行之之要。則曰。且靜坐。初學之心。雜念膠結。顯所不免

且學靜坐。收住此心。使無他適。可以補小學培養一段工夫。滋夜息清明之氣。故語之以此。而伊川每見人靜坐。亦便歎為善學。夫心以

定而靜。理以靜而明。靜坐之為用。大矣。朱子曰。收拾得精神。定。道理方有。淡泊處。至成言乎。或以伊川平日。謂只用敬不用靜。朱子亦以

明道教人靜坐。為學。終是小偏。與此。雖似有礙。而不知非也。伊川恐人專要。去靜處。求則道。日用現在。道理。故言敬則無礙。而朱子從

之。若欲制其飛揚之心。消其蠢擾之氣。非靜坐不可。

蓋以靜坐為敬之入門。非以靜坐為敬之全功也。

橫渠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遠。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

我者。此勉學者。以求仁為要也。夫子稱顏子三月不遠仁。其餘日月至焉。而聖子學以示人。使當知不遠與至之辨。蓋仁人之安宅也。居

之三月不遠。是在內而為主。日月至焉。是在外而為賓。學者之始。專其心意。由日月之至。以馴致於三月之不遠。勉勉焉。盡其功。循

循焉。致其漸。以是欲。雖不能過乎。此則大而化之之事。有非可勉強而至者。故曰。幾非在我。然不已。而底於熟。則亦將至之。而不自知矣。

朱子曰。不遠仁者。仁在內而為主。然其未熟。亦有時而出於外。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為賓。雖有時入於內。而不能久也。按朱子之說。是

言仁不遠於己。前說。是言己不

遠於仁。說有不同。其實一也。

橫渠曰。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蓋用

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也。此張子涵養然後。體驗精切。因言心清心亂之辨。復自道

初本來之義理。義理是純粹至善。本清者也。心存義理。不為物欲所擾。故清。物欲是昏濁。本亂者也。義理之心。不足以勝之。故亂。人

往往清時少。亂時多。昏濁之矣。當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自恭。蓋天君微處。而百濁隨之。本亂者也。義理之心。不足以勝之。故亂。人

而視不能明。非無心於聽。而聽不能聰。非無心於拘束其四肢。而四體不能恭謹。亂與清時相反之驗如此。如此者何也。用心於義理者。

不可以不熟也。用心不熟。在外之。是以前善本然之心。則客慮多而常心少。氣習之染。足以勝善真真之心。則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

未完。故清時少。亂時多也。朱子曰。客慮是汎汎。思慮。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

習俗之心。是從來習染。偏勝之心。實心是義理之心。

剛。剛則守得定。不同。進道勇敢。裁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承上文。言人之心。固貴於清。而氣又要得剛。剛。天德也。不剛

定也。人生有善惡人情之常。乃亦有無善惡者。是其本質得柔之氣多。則又要得剛。以變化其氣質。蓋剛者。堅強有力。物不得而屈之。故

守得定。而不同。於以進乎道。勇猛敢為。勇猛者。氣之過。敢為者。勝之決。張子曰。遂以身。致剛於他人。自是勇處多。大勇所以成。故

橫渠曰：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志之一端。戲謔雖小，往往至於害事，且心無誠實而氣多輕浮，氣虛則動志，故志亦為所流，若不戲謔則出於心作於謀者，無過言過動而妄於誠，雖持志工夫不止乎此，亦其一端也。朱子曰：橫渠學力過人，尤勇於改過，獨以戲謔為無妨，一曰：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不知而為之者，至戲謔則皆有心為之也，其為害尤甚，遂作東錄。

橫渠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人惟無成心，故肆欲妄行，無所忌憚，而不得其正，以己心為嚴師，則一動一作，自知自懼，知是心之明，懼是心之誠，明與誠合，愈知愈懼，愈懼愈知，心常在腔子裏，至於一二年之久，堅牢貞固，無少走作，心自然正矣。夫所師之心，與其所欲正之心，無二心也，只要提撕覺，亦隨亦保，所謂誠意以正心者，面立如佛氏本心觀心之學哉。

橫渠曰：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大抵以良為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無由光明。人心靜定而明生焉，蓋不致於妄動，則泰宇定而天光發，苟使紛移變易，撲撲不寧，智識何由而開乎？易之良一則慮微，若煩雜必昏塞矣，此澄源之功，所宜亟講也。○此下三條集解，今照原編補。

橫渠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乃不蔽味而明白，今人從學之久，不見進長，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關己事，而所修亦廢，由聖學觀之，冥冥悠悠，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乎？欲者慎動而自發其光明也，易長卦象辭言：動靜因時，則道自光明，故學者惟時行時止，動靜不失，則心無清雜，靈明自生，不患學無進益，今之因循不振者，雖練不知動靜之有時，而此心雖靈，遂事紛擾，因之內訌之功，俱廢，學則由長進，律以聖學，則是昏昧悠悠，過了一生，終何光明之有，其矣學者當審幾慎動勿失之，不當動而動也。

橫渠曰：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繁閑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此言存仁之熟，其味始見，欲人實體於己也，閑閉疑也，蓋吾心之仁，本敦篤繁閑昏塞而不虛靜，則此心固覺，均非仁矣，故特重存誠，即所以為敦厚而祛除雜染，自可以虛靜，然非工夫純熟者，不知，未可以頓然明悟也，苟知得此理，須是存心之久，實實體驗，然後深知敦篤虛靜仁之本味，有如是也，然則存仁之功，惟在純熟其心而已，兩非誠說者，立有當哉。

近思錄卷五

克治 凡四十條

此卷論力行，蓋窮理既明，涵養既厚，及推於行己之間，尤當盡其克治之功也。

謙溪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

旨深哉。此合乾損益三卦發明，聖人之德而不人以思誠之方也，乾乾健而又健之意，乾卦九三爻辭言乾乾，大象言不息，文曰日中，辭立其誠，則君子則德其意，而曰乾乾不息於誠，蓋修德之本，朱子所謂乾乾不息者，體也，損大義，君子以懲忿窒慾，益大義，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周子又括其辭，而曰：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蓋修德要緊中事，朱子所謂去惡遷善者，用也，非體則用無以行，非用則體無所措，故合而言之，言君子終日乾乾，健而又健，自強不息，以存无妄之誠，然其所以用力之要，則固有在也，必由其難制之慾而懲之，過其易流之慾而窒之，善者人心之天理，遷之不可不勇，過者人心之私欲，改之不可不勇，而後可以至於誠，是則乾乾之用，莫此為善而損其所當損，益其所當益，亦莫有過於是者也，聖人之德，因卦以發，而教人思誠之方，著於三卦之中者，其旨不亦深乎？

言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又引易辭以見人之誠不誠，皆於動處見之，而欺其不可不慎也，聖辭下者，所由以生，四者之中，吉居其一，凶悔吝居其三，是人之所值，福常少，禍常多，可不於方動之時，審之而致其慎乎？慎動則必懲忿窒慾，改之方以得損益之道，而去其不誠，以歸於誠，斯能善乾乾之用者，於聖人作易之旨，庶乎其有得也，所以然者，人生而靜，以上本皆誠

此動而爲念，如火之燎原，而或於足境，動而爲思，如水之漬陸，而或於足境，見有善則結之，見有過則結之，其動於意者，不自憚而自欺，而誠於是，斯所以君子思誠要於慎動，則子孫庶幾歸結大意，至於發爲嗟歎，而不能禁也，誠之能無悛然，

深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此周子因孟子之言而推擴其見，見無欲之即爲聖賢也，孟子恐人不上聖賢之路，且只求人欲，以求此心之存，周子

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者，謂欲宜則心存，而學者克治之要，然以子觀之，所謂養心者，非止於欲之意，而致其存焉已耳，蓋欲不能算則流於不肖之歸，能宜則人心日消，道心日長，必宜之，又宜以至於無，無欲者，誠也，誠則明，明則通，實理具於人心之中者，其體用原是如

此，則實心不雜以入欲之私者，雖聖賢豈外乎此，由無欲而誠立，由誠立而明通，孟子曰：誠立則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明通則不惑知命而向平耳，願矣，故曰：誠立實也，明通聖也，聖賢非有其心，亦遠其所以養之者而已。

伊川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此程子學顏子之學，實微克己復禮工夫，約其大意，著爲訓辭，而引學者使至於聖人之域

也，夫有身則有視聽言動，有視聽言動則非禮之私得而干之，所謂已也，故顏淵問克復之目，夫子以四勿示之，勿者，禁止辭，本善源之意，非強流斷港之謂，乃真克己工夫也，蓋四者身之用，確有所謂常規，常規當動之則是之謂禮，已與禮相敵不克，其非禮之已，無以復乎禮之本然，故視聽言動，爲此心之形見處，固由乎中而應乎外，而勿視聽言動，是就視聽言動上克治，必制於外所以養

顏淵請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其中，上二句言其理，下二句言其功也。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亦要從四勿去做去，泰特而著之心胸，固守而勿失也，於是作箴以自警，蓋顏子而事斯語者，舍伊川其誰，今讀其箴，句句皆制外委

還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此發明非禮勿視之要旨也，視與見異，色突然而入目，何能不見，但我不可有欲求操之之要，先謂視之之則，則視也，心之學在於內，爲天理，視之準見於外，爲天理之節文，天理向明，萬象無障，物交乎前，顯影斯

觀，不去其蔽，心隨以遠是外之失其準，即爲中之失其準矣，惟制其外，日不妄視，以安其內，心泰神定，所謂克己復之以求其誠者，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動容周旋，其理流行，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

邪存誠，非禮勿聽，此發明非禮勿聽之要旨也，聽與聞異，聲突然而入耳，何能不開，但我不可有欲聽之心，故程子之箴，以爲人其內，久而神存，有聽斯受，於天理之正，日就精進，常入於天，然於外，亦不外而忘也，知斯斯應，聲入心動，物化

心之動，因言以宣，發聲謹安，內斯靜專，矧是極機，與戎出好，吉凶聚散，惟其所召，傷易則誨，傷煩則支，己肆物件，出悻來違，非法不道，欲哉訓辭。此發明非禮勿言之要旨也，言者心之感物而有動，何能不言，但我不可不謹

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此發明非禮勿動之要旨也，動者心之符，五性感動而萬物出，何能不動，但我不可不慎所以

一念之動，不敢妄也，動於身而有所爲，則是動之著，惟立志之士，勉勵其行，敬以守之，一事之動，不敢忽也，凡思與爲，以理爲主，順理而

動，必得安裕，苟違乎理，則易縱，縱欲而動，必至危殆，是以履頃之則，當存此念，雖極造次，勿之敢忘，且之際，持守不失，一於戰兢勿

之敢，其習之於己，久而漸熟，與得之於天者，合成自然，則原本本然之性，聖賢同歸，我無異，全其繼起之修，我亦可與聖賢同歸，此

克己之全功，復禮之歸宿也，合而觀之，非顏子不能事斯語，非程子不能作斯箴，聖人原可學而至，惟當以四勿爲進學之要，四勿雖一

復之初九日，不遠復，无祇悔，元吉，伊川易傳曰：陽君子之道，故復爲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此釋復初九爻及夫子繫辭之言，見惟顏子能不遠復，人當學顏子之學也，剝之一陽，窮上返下，而爲復者，陽既去而

復，反以陽爻居非初，故有不遠之象，而無至於悔，爲大善而吉，祇抵也，至也，程子釋之，以爲理人扶陽抑陰，爲小人陽爲君子，而乎此者，自始而到，陰上於內，陽行逆境，今日自初而復，一陽復生，善取去不善以反於

善，又初之爲復之最先者，也失之未遠，能復於善，是不遠而復也，此釋不遠復句意。夫大有所失，則必有所悔，今既失而復，而身以爲无祇悔，元吉者，蓋失者人所時有

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夫大有所失，則必有所悔，今既失而復，而身以爲无祇悔，元吉者，蓋失者人所時有，

悔，乃不遠復也，學問之道無他也，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天下惟聖人無過之可改，彼蓋不特強而自

知，且未達此一節，亦不能無過，然辨於非禮之分者，明足以察其幾，而從事於四勿之別者，剛足以致其決，則則有過而即知，則則既知



明道曰：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七情皆人所不可不治者。怒懼其最難也。怒者氣盛不能自遏。懼者氣弱不能自立。故一朝之忿。有忘身及親者。有怒於室而色於市者。有獨行而懼心者。有見蛇蝎而股慄者。總之不克已故怒多。不明理故懼生。已既克。則躬自厚而薄於人。即可怒而怒亦以物之當怒而何怒。即理明。則可懼而懼亦與道雖千萬人。吾往矣。何懼之有哉。

明道曰：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箇鐵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如此使道理出來。

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如此使道理出來。

伊川曰：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曾為悔。有過自責。君子克治之學也。豈可無乎。然若不是處便改。改後不復行。心胸向前上去。儘好。而若已往之失。長留為悔。則雖悔之。則反為繁。

伊川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所欲如口耳目鼻四肢之欲。豈人所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故不克。

明道曰：子路亦百世之師。本註云：子路入告之。以有過則喜。益聞過而喜。則其改也速。子路以兼人之勇而過於改過。其進德庸。可蓋乎。故子路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而子路亦以為百世師。夫人情畏難苟安。遂非文過。則子路之風。足令傲心。慚心。奮心。消吝。

明道曰：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

明道曰：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孟子稱大舜舍己從人。蓋其大公之心。善與人同。成見定而形迹化。若學者則未免胸中為一己字。量斤斤以為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有戀戀。體其守己者固。而不化從人者勉。強而勉。則難矣。然則從人。則必無難於舍而從之矣。

明道曰：九德最好。虞書皋陶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中。直而溫。簡而廉。剛而毅。莊而敬。齊而莊。謀而忠。信而實。此九德也。然則從人。則必無難於舍而從之矣。

明道曰：飢食渴飲。冬寒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飲食衣服。本天地間公共道理。而為人所得。不可吝。天

然之分。猶其當然。是不廢天職。若清有所私於己。而致一貪字之心。如欲爾等。亦無所容。華之類。便廢當然之職。分而己之私。欲此克己之功。不可不謹也。意與孟子口之於味。節互相發。

明道曰：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旦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

果知未也。此程子以身示教。其治心不可不密也。本註云：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在田野。則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五

伊川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其與道難一。惟聖人為能盡其性。以踐其形。下此則必有賴於克

伊川曰：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曾為悔。有過自責。君子克治之學也。豈可無乎。然若不是處便改。改後

伊川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所欲如口耳目鼻四肢之欲。豈人所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故不

明道曰：子路亦百世之師。本註云：子路入告之。以有過則喜。益聞過而喜。則其改也速。子路以兼人之勇而過於改過。其進德庸。可蓋乎。故子路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而子路亦以為百世師。夫人情畏難苟安。遂非文過。則子

明道曰：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

明道曰：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孟子稱大舜舍己從人。蓋其大公之心。善與人同。成見定而形迹化。若學者則未免胸中為一己字。量斤斤以為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有戀戀。體其守己者固。而不化從人者勉。強而勉。則難矣。然則從人。則必無難於舍而從之矣。

明道曰：九德最好。虞書皋陶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中。直而溫。簡而廉。剛而毅。莊而敬。齊而莊。謀而忠。信而實。此九德也。然則從人。則必無難於舍而從之矣。

明道曰：飢食渴飲。冬寒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飲食衣服。本天地間公共道理。而為人所得。不可吝。天

明道曰：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孟子稱大舜舍己從人。蓋其大公之心。善與人同。成見定而形迹化。若學者則未免胸中為一己字。量斤斤以為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有戀戀。體其守己者固。而不化從人者勉。強而勉。則難矣。然則從人。則必無難於舍而從之矣。

明道曰：九德最好。虞書皋陶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中。直而溫。簡而廉。剛而毅。莊而敬。齊而莊。謀而忠。信而實。此九德也。然則從人。則必無難於舍而從之矣。

明道曰：飢食渴飲。冬寒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飲食衣服。本天地間公共道理。而為人所得。不可吝。天



橫渠曰：實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不尤己者，多非人，苟知所以實己，則不惟可以情恕，可以理遣，實自安有不足處，斷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將備備求免，入尤之不暇，而致尤人乎哉？故學至於不尤人，真能盡存公物，而為學之至者也。

橫渠曰：有精心於道，忽忽為他慮引去者，此氣也，習習纏繞，未能脫脫，畢竟無益，但樂於習習耳。此可入之也，專始後益，世亦有潛心於道者，庶幾知所志矣，然而間思雜慮，不能自禁，此心忽忽知有所失，反彼他事來引，則不專矣，此無異故，志不勝氣也，氣用事則誘於習習，深則積成，習習纏繞，於是心為所繫，不能脫然無事，則然自得本欲求益，畢竟無益，但覺習道之拘，反樂習習之誘。

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為多，故樂朋友之來。欲勝其氣，先在定其心，夫心何由定乎？必得朋友相與觀摩，則有所以輔吾心矣，而由是琴瑟以調養之，使心得其相簡編以涵泳之，使心得其正，常使其心專有所在，而不及乎他，則思慮自除，古人之欲為此者，皆將以求益耳，惟聖人知三者之益，朋友最多，故有朋自遠方來，是以樂也，樂在乎此，必不在乎習習，而講習實善，以為潛心於道之助，其益豈不大哉。

橫渠曰：矯輕矯惰，此欲學者成輕惰之弊也，學以養重為先，輕則失之浮薄，而所學不固，是在有以矯之，禮陶樂淑以變化其氣質，然輕者必惰，二病而實相因，其速殺者其速速，輕與惰之謂矣，不可戒乎。○此下四條集解，今照原編補。

橫渠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欲利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慾。此言求仁之方，道至大而至精，其難成久矣，夫仁本固而有所以難成者，以人人失其所好，所不當好也，蓋公與私不並立，仁者，天理之公，無所為利，欲利欲者，人心之私，願乎天理，今人人有欲利之心，則與為仁之學，分途異運，正相背馳矣，故學者求仁，有要道焉，惟在寡慾而已，紛華靡麗，不以動其心，耳目口體，不致逞其欲，意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其於仁也，何難成之足悲哉。

橫渠曰：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為太柔太弱，至於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客氣，其為人剛行，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此欲人存

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客氣，其為人剛行，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此欲人存

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客氣，其為人剛行，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此欲人存

心則聽言敬且信，所謂視有上下而氣與心隨之者，蓋入身正官之用，視居其先，故曰者，尤人之所常用，且心之神，當於目註之，視之上下，且於目試之，己之恭敬，亦即於所視而見，所以欲下其視者，豈徒致語於視哉，正欲制外以安內，而

借以柔其心也，人能柔其心，則足以受人，人之有朋友，不為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其於聽人之言，必敬且信，而不敢怠惰矣。

肩執袂，以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且相親與，得

效最速。此言交友以謙恭為主，人之有朋友，原非為相習於燕安，所以共勉於存理，過欲而輔佐其仁，今人之交，不能親近直諫之士，但擇其工於媚悅而柔適者，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氣味相合，既非道義之學，則必內相離，一言不合，遂至怒氣相加，豈復成朋友乎，夫朋友之際，在乎取善輔仁，必學以自牧，相下而無厭，方為得之，故惟能主其敬者，且相親與，則彼之善，有以實于我，我之善，有以助乎彼，則善無間，不自知其轉移之捷，其得效為最速也，交友之道，張子言之，德矣，學者宜取法焉。

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欲速成者，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學。此言進學以溫

橫渠曰：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其於親已有物我，不肯

則不能下官長，為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為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

而長，人須一小事消了病，則義理常勝。此言教子弟者，當慎之於始也，古者教人，必先小學，所以收放心，養德性，而積絕其

其甚者，但徇天己之私心，盡喪其本然之義理，此豈有他故哉，也，只為驕惰之病根不去，隨所居之地，與所接之人，積習漸久，為害滋

甚，故人須在精斂力加克治，使事事消除驕惰之病，則人心退縮道心日長，而本然之義理常勝矣，教子弟者，其可不慎之於始乎

伊川曰：幹母之儘不可負。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則子之罪也。此釋幹母九二曰：幹母之儘不可負。蓋言子之於母，本以恩勝，平日當柔巽輔導，輔佐而開導之，使合於事理之當然，乃為善事母者也。若不能巽順，反致悞事，則是子不善輔導之罪也。此九二之於六五，為子幹母之象，而聖人不能不為之辭，其宜者也。從容將順，豈無道乎？若仲已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剛陽之出，事柔弱之君，義亦相近。

伊川曰：繼之九三，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故小有悔，然在巽體不為無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無大咎。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此釋繼九三爻義也。蓋幹父之儘，當以承順為主。九三以陽之德處剛之位，而在下之上，故無大咎。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不得其中，乃剛之太過者也。過剛則為拂逆之病，其小悔所必有，然猶在巽卦之體，不可謂無巽順之意。巽順者，所以事親之根本也。且以陽居剛為得正位，故无大咎。但既小有悔，則與下氣皆色柔順以諷心與之一而未知有違者，不相侔矣。幹繼若九三亦非可謂善於事親者也。

伊川曰：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古今其難於齊家而家之所以齊者，分與情耳。分之不嚴，則舉卑其幼，不能各安其所。而兄弟弟，夫婦夫婦，有快然不致干之名，然後大小相親，上下相維，而家道以正。家道以正，則家道亦正矣。故必正倫理，使父子兄弟弟，夫和妻柔，有旣然不可解之至情，然後天合者不拂，人合者無違，而家道以和家聲亦振。家人之道，孰有過於此乎？

伊川曰：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此見處家之道，不可無剛方之意也。人之處家，所與朝夕者，無非至親之人，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抵動靜義也。惟剛方卓立之人，自能至公無私，不以一個之愛失其至正之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剛者，剛也。剛則義勝，義勝則禮立，禮立則恩適，恩適則情和，情和則家道正矣。

伊川曰：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此釋家人上九爻辭及小象之義也。上九爻辭，有學威如終吉，是謂治家之道，當有威嚴之意。以行之，則齊嚴而終吉。而夫後一家之人畏而服之，而家可齊。若威嚴之意，不先行於一身，則一家將怨其拘束之嚴。子繫象又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乃言欲嚴以治家，當先嚴其身。知視聽言動，與應事接物，皆必敬自持，以為一家之準，而不暇其整齊之教矣。大學言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孟子亦言家之本在正，正是此意。

伊川曰：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當正之道。世人以嫫媿為常，故以貞靜為疑，不知乃當久之道。此釋歸妹九二爻義也。歸妹卦，上乾下兌，有柔順之象。九二爻，柔居柔位，故能守其幽貞。世人以嫫媿為常，故以貞靜為疑，不知乃當久之道。

近思錄卷六

家道 凡二十

此卷論齊家，蓋克己之功既至，則施之家而家可齊矣。

伊川曰：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學文，非為己之學也。此曰：業以養正，聖功也。弟子之職，乃作聖之基。倫常之所當盡者，隨時隨處，力而行之，或有餘裕，當閒暇之時，則留心於詩書六藝之文，以博其義理之趣。然亦正所以廣其見識，養其性情，為力行地耳。非別有他事也。苟不修其弟子之職，分而流於辭章記覽之學，適足以長其浮夸驕外之習，便非切實為己之學矣。後世教弟子者，本行未致，即以科舉之文，期之是當成童而志趨已改，墮了何怪乎。聖學之日遠也。程子即論語之教弟子而重致可嘆。朱子於家道中，首列此條，無非以聖賢人誰無弟子，而使之就遠時趨，以相視其根器，則亦非盡弟子之咎也。

伊川曰：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此因孟子之孝而申其義。明孝道乃人子之分也。古來善養者，必推曾子。然孟子稱之，祇云事親若曾子可也。則雖以曾子之孝，孟子未嘗謂其於孝有餘也。蓋人子之身，即是父母之身，人之自養其身，未嘗以所能為者，為身不當為之事。以子事親，又安得以子身所能為者，為事親不當為之事。所以古來之純孝，祇有事父未能之心，初無當然已盡之意。誠以孝道之大原，無處說得起也。然則如曾子，然後可以事親，而未能如曾子者，其不可為子者，也。普天下子舍中，所當為者何事，所能為者何事，但求盡其分內，亦足矣。

伊川曰：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當正之道。世人以嫫媿為常，故以貞靜為疑，不知乃當久之道。此釋歸妹九二爻義也。歸妹卦，上乾下兌，有柔順之象。九二爻，柔居柔位，故能守其幽貞。世人以嫫媿為常，故以貞靜為疑，不知乃當久之道。



也。此種玩味九二及小象之義也。隨九二又辭，言利國人之貞者，乃兩剛得中，能堅守其剛，則貞靜之德，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以此而歸，故以貞靜之德為貴，而反以貞靜為不貴，不知貞靜乃夫婦常久之不易之道，故孔子擊壤，特表而出之曰，未變當也，所以明貞貞之可貴也。

伊川曰：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係甚重，豈可忽哉。夫婦人倫之始，天地之大，意情之當，但世人往往欲嫁其女，則必鄭重詳擇，其快意者而許之，至於為兒媳婦，又多因循苟且，忽於選擇，竟有不知其賢否而遂訂之者，何其昧於難易輕重之分耶！夫男子在外，言辭接之，則其品行易見，女子居內，門閨遠之中，其德性則難知，且其歸所以承宗祧，古人有以婦之賢否，卜其家之興廢者，其所係甚重，寧可輕易不擇哉！此伊川所以重為之戒也。

伊川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若其慶者可矣。其慶，父母俱存也。言人子初生時，正是此日，更是人子念親彌切之日，故當倍加悲傷痛楚，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哉。

伊川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若其慶者可矣。父母俱存，則人子初生時，正是此日，更是人子念親彌切之日，故當倍加悲傷痛楚，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哉。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伊川曰：後人使將性命別作一般說了，性命孝悌，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行狀明道先生之行狀，伊川所作也，行狀言明道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人倫全處之稱，性命無處見於倫物上見之，後人不知其同條共貫，便將性命看得太深，別作一般道理說了，其實人所交與性，天所賦謂命，微之於孝，則為孝，現微之於弟，則為弟，只是合一統貫底事，就孝弟中盡到無餘，即是盡性至命，如仁義本性中所具，而命於天之理也，現微即所以盡仁，敬長即所以盡義，故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又誰謂盡性至命不白孝弟中見之哉。

如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麤，卻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此又類而推之，以明此理之通一無二也，如灑掃應對，乃事之至微，論其道理，卻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事，雖性命是本，灑掃應對是末，而本即寓於末之中，末即通乎本之原，無有本末也，雖性命為精，灑掃應對為麤，而精必由麤以見，麤亦得精以傳，無有精麤也，即因此理不明，被後來之人穿鑿言之，便把性命別作一般高遠說，使人空言性命，無處尋，故舉孝弟以示之，是就人最切近者言之，若論道理，統貫即灑掃應對，亦無不本於性命，何況孝弟為人根本事乎。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盡性至命，既本於孝弟，則有孝弟之人，宜無不盡性至命矣，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可稱為孝弟之人，而竟有如孟子之所云，其真與性命之理，未嘗不暗合也。

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伊川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不是公，才著些心，便是私也。第五倫，漢時人，字伯

魚。為人長厚誠實，人有問之曰，公有私乎，對曰，昔兄子嘗病，一夜十起，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夜多不眠，豈可謂無私乎，或疑其自謂私者，未必是私，伊川據理答之曰，公私之辨，其微純乎天理，無一毫私意，故謂之公，如倫所說，不待論其安寢與不安寢，方謂之私，只就其有意不起，有意十起，便是私也，子疾既關切，何得不起不起者，畏人讓其私也，兄子之疾，亦同關切，又何必十起，十起，欲人見其公也，即此私意，欲人見其公，便是私意，蓋父子之愛，本是天理，人情之至，才著些私意，見其關切，便是私，即與雖然天理之公不，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開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或又疑倫之視己子與兄子，亦未謂不是因問人情之視己子與兄子，原亦有開否，伊川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則亦何得以為有開。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開然，曰，只為今人以私視之，蓋分形雖微，有開而視之，情其視愛原不當以有開分也。

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為今人小看，卻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為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為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視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治長不及南

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己之子妻公治長，何也，曰，此亦以己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為之配，己之子美，必擇其才美者為之配，豈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為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賢者且不為，況聖人乎。

或又疑父子主恩，原屬天性，即視兄子有開，雖私亦不害其為公，故問天性自有輕重，不同，疑若有開，是有差等，伊川曰，天性本是至公的道理，只為今人偏體私意，遂以私心看卻天理，謂雖存不害，其實不然，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見得子之事，親由於天性，而不害自己，故言父子天性，若統論道理，即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是本天而出，即有此數倫，豈不是天性，只為今人無厭於大公之心，小看卻這些倫理，不能推其本原所由來，故不知其皆出於天，皆性中所固有，故如此分別爾，且知已所生之子，與兄所生之子，所爭幾何，固同出於父，均為父一氣之親也，只為兄弟不能無分形，故以兄弟為手足，究之手足亦合而為一身者也，人多以形既有分，故視愛乎己之子，更過於兄之子，不知己子為父之一脈，兄子亦為父之分脈，既知天理之愛，其為當愛則一耳，異而視之，甚不是也，又問若己子之子，妻公治長，則聖人必不有分於其間矣，乃孔子以公治長之賢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擇其賢者以避兄之嫌，以己之子妻公治長，取其稍遜者，以遠自私自之嫌，若非有開，何必委曲如是，伊川曰，此亦在己先有私心，故以此視薄聖人，遂若若了當日情境耳，在聖人固無此意也，凡人行事，畏人譏議，遂存避嫌之見者，以在內之道理，未真知實得而有所不足，故自己信不及，恐他人亦不信，是以不能不費周旋也，若聖人至公無私，如青天白日，人人共見，何避何疑，而更有所避乎，大凡嫁女之才，亦自有其賢否，各量其才之，高下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則必擇其才之相稱者以配之，不必慮取於賢可知，或己子之才，原為其美，則必擇其才美之配，方為相稱，又妨擇取於賢者可知，豈必委曲周旋求免口實，以避嫌而礙於嫁女之公耶，避嫌即是私意，矣，今試舉而度之，若孔子事，或是年歲之多少，不相同，或是醜醜之時，有先後之異，皆不可知，可執其事，遂以能其親疏，較其厚薄，如以孔子之妻己子與兄子，則避嫌而然，不惟無當於當日事情，非大不是，聖人見議矣，如避嫌之事，倘有學問，若賢人之語，且不為，况聖人天理，而意其避嫌而乃有如此避嫌乎，知聖人之無私而避嫌，則第五倫之不起與十起，皆太著意矣，其不得謂之無私明矣。



橫渠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為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其愛惡略無害理，姑必順之。此見為子之道，當以順親為要，也不順親，不可以為子。順親者，悅親也。古今惟舜為盡事親之道，而有不悅者，其為父頑母嚚，不近人情之故，非舜無以悅親之也。若中人之性，其愛惡未必大拂乎人情，苟略其害於義理，尚可有從之道。姑必順之，不必過執，已見以悅親之心也。

之故，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為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其為而不易，則亦不安矣。順親之道非一，即親之朋友往來，亦足以為悅親之端。如親之快事，為子者當極力招致之於家，以悅親之志。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其奉之也必極盡其力，經營取辦，不可計家中之有無，以貽賓客之羞。然所以盡其奉養者，又須委曲行之，示以優裕，使不知其出於勉強之艱，勞苦之力，苟使其子之所以為此者，原有不易備之數，則親之心亦有所不安，不安則易能悅乎。此養志者所以必盡其道也。

橫渠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此釋詩斯干之辭也。斯干之詩有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乃似之義也。凡人之情，大抵所患者在，我如是而施之，而彼未必如是，以相報，則因之輟，故恩愛之情不能終焉。而不哀，豈知兄弟之恩，不出於性情之自然，而不容已。當然而不可已，不要彼此相視，學其所為，其報不報，俱可勿計。但盡其在己，而以式好之情施之而已。朱子曰：知兄能愛其弟，弟即不吝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吝，而遂忘其愛。但當盡其愛而已。如弟能報其兄，兄即不愛其弟，豈可學兄之不愛，而遂忘其愛。但當盡其愛而已。故式相好無相猶之詩，張子其言之有味而釋之也。

橫渠曰：人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當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隨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論語言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張子以為當深思此言之旨，其切當而不可易。人不能從此行，甚隨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如夫婦居室之間。此而能盡其誠敬，何處不是此誠敬之推。非然，則無以對至親何論及疏。無以通至近，何論及遠。故最要緊者，莫甚於此。而存誠主敬，須從此著脚。程子所謂有關雉驢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亦是此意。

橫渠曰：婢僕始至，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則乘其本心，便習以成性。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耳。此言御婢僕者，須時常警策，使之勿怠勿惰也。提掇者，提用。故當懷勉勉敬心，若在上之人，所提掇更嚴，則彼亦愈加勤謹。或縱而慢之，則彼將乘其初來之本心，久而便習，固以成性。若出仕之人，亦是如此。入治朝則在位多君子，紀綱整肅，不得不勉勉以赴功。故德日進。入亂朝則在位多小人，法度廢弛，亦因循而自隨。故德日退。然則德之為進為退，只觀在上位者，有可學無可學之人耳。仕者且然，況婢僕輩乎。

近思錄 卷六

### 近思錄卷七

出處 凡三十

此卷論出處之道。蓋身既修，家既齊，則可以仕矣。然去就取舍，惟義之從，所當審處也。

伊川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人之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程子釋家乘傳意也。蓋家卦九二，上應六五之而往，為得其中，非于進也。賢者之進，將以行其道耳。豈可自求於君。苟自求之，則君不求我，而我輕身以枉道，彼且將有所快以倣我，安有信用之理。古人所以守不見之義，必待人君內致其敬，外盡其禮，而後往見之者，非故自尊大也。道在我則我為有德者，人君欲有為於天下，必需道德之佐，而不致敬盡禮，如是則其尊德樂道之心未至，安足與有為哉。故惟蒙九二為剛中而孟子亦云：大有為之君，必有其所不召之臣。欲賢者知所以自處也。

伊川曰：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此程子釋需初九象義也。需，須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道之常也。初九以陽剛在下，安靜自守，雖有上進之志，而遠居於郊，其心恬然若將終身，是謂能用其常久之道。彼未進而志先動者，躁也。安也。豈能安其常哉。孔子曰：我待賈者也。其對賈公

曰。從席上之參以  
待聘與此意互相發。

比吉原寧。元永貞无咎。伊川易傳曰。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

而比之。所比得元永貞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

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此程子釋比象辭也。比。親輔也。原。推原也。原。占決也。原筮云者。指來筮之人而借言之。令自推必自為推原占決。得元永貞三者之德。乃所謂可比者也。元。有君長之道。言可以宗而主之也。永。可常久。言其終始如一。無內終廢末之禍也。貞。得正道。言以道相合。而非邪媚諛說之私也。有是三者。則得其道無違。三者則非其道。上之比下。下之從上。皆要審度。然後可以無咎。否則有不自失之悔者矣。人不可不識所比也。

履之初九曰。素履往无咎。伊川易傳曰。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乃貪。驟而動。求去乎貧賤耳。

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此程子釋履初九象辭也。履之為卦。有往進之義。初九陽爻得正。素行之。既不能自安。則謂屬類人。遠道苟合。必不能守其非仁無為。非禮無行之節。其進乃貪。驟而動。求去乎貧賤耳。俾而得之。其淺則驕。器小則溢。必至之理。益發而移者。未有不富貴而淫也。所以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無不善。賢者則不然。夫賢者之學。出處二端而已。當其處也。安其貧賤之素。不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無不善。賢者則不然。夫賢者之學。出處二端而已。當其處也。安其貧賤之素。不

其若為萬機之軌。所謂遠不離道。歸德之志。於何而生。故得其進。則利有攸往。而尤不善。何嘗之有。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其素乎。賢者之進。非為欲貴計也。入止一心。無兩用。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則欲貴之心居其勝。而道必不可行。豈能安履其素。每見近世士大夫。初終作兩截人。論者譏其變節。而不知其素履也。向特未有驕溢之具耳。為行道計。

伊川曰。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大人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否也。此程子釋否六二象辭也。身之否亨。隨乎時。道之否亨。由乎己。大人以道自重。故當否之時。小人眾集。而能守其正節。不入其黨。身雖否而道無否。此大人之所以否亨也。若不守道自重。惟身是謀。枉道以進。其身則道否矣。雖身之亨。苟足貴乎。

伊川曰。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隨之六二。苟係初則失五矣。故象曰。弗兼與也。

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此程子釋隨六二象辭也。人之所隨。邪正是非。無兩從之理。隨之六二。曰。係小。失丈夫。蓋初陽在下。陰急不能自守。將苟且以自比。其勢必隨五之遠。而就初之近。安能兼與之乎。易之取象如此。此戒人當擇其正者而從之。專一靡他。得正則失邪。不能兼與。亦不可兼非而為也。而弗兼深矣。

伊川曰。君子所貴。世俗所賤。君子所賤。故曰。負其趾。舍車而徒。此程子釋賁六二象辭也。君子不以富貴為榮。而世俗以富貴為榮。故易於賤之初九曰。負其趾。舍車而徒。賤之為其。雖下。上。初九剛德明體。自負於下。為負其趾。取居下之義。所以當富貴非分之車。而安於徒步者。由其取當於義利。不以世俗之所貴為貴耳。

世奢則反是矣。故易於賤之初九曰。負其趾。舍車而徒。賤之為其。雖下。上。初九剛德明體。自負於下。為負其趾。取居下之義。所以當富貴非分之車。而安於徒步者。由其取當於義利。不以世俗之所貴為貴耳。

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伊川易傳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

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此程子釋蠱上九象辭也。蠱之上九。以陽剛之才。超然人。世之外。有不事王侯之象。高尚其事。德植躬。抱非非常。而與時未合。且高潔自守者。朱子註云。如伊尹耕於莘野。太公釣於渭濱之時是也。所謂器器於身。待時而動。遂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此一道也。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其有知止不功。成身退明哲保身者。朱子註云。如張良疏廣。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其有量在己之能。度為下之分。自安於不求聞聲而後入。不入而。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其有清風介節於天下。事一切不屑。而以潔身為主者。朱子註後。此又一道也。云。如嚴陵周黨之類是也。所謂不食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又

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格亦異。如可以守而守。可以退而退。其人固無遠慮。若一意不求。不知不屑天下事。亦未免所見者小。而不能無失。然雖有得失小大之殊。要皆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以其進退合道。不為事物勢分所使亂。是法可法則。若夫深身亂。雖以為高尚。則理人亦何取乎。論

伊川曰。避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常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此程子傳意也。避。退也。為卦乾上巽下。二陰浸長。君子固當知微。深戒。見幾而避。以避小人之禍。然乾剛在上。九五當位。而下有中正六二之應。若猶可以有為。故聖人之意。猶未遽已。而有與時消息。欲行其道之心。但未能大正。而利於小而已耳。按朱子本義。小指陰柔小人而言。謂小人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故其勢將盛而後退。於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難彼之進。則其暫安。苟得為之。孔孟之所屑為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

是也。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難彼之進。則其暫安。苟得為之。孔孟之所屑為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

力。幸陽之未盡消。陰之未盡長。而思所以維持之。此謂陽也。彼謂陰也。強此之衰。扶陽而伸君子。難彼之進。則陰而退小人也。凡以圖其暫安。如孔子當周之衰。浮海與。思遲早矣。而東西南北。輒不停軌。幸老於行。孟子於齊梁之君。厭倦倦。至於三窟出。交際不卻。豈非苟得為之。即層層為者乎。三代而下。如王允謝安。雖非聖賢之比。而允值漢之季。董承攬政。安值晉之亂。王敦相逼。相繼。力任其職。盡心匡扶。皆略得賢小利貞之教者也。

伊川曰。明夷初九。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如是則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

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眾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此程子釋明夷初九象辭也。明。陰也。為其顯下坤上離。火之。入坤之地中。明見見。曰明夷。初九。陽剛未顯。人不及。嗾



二、居中得正爲止其勝之象。勝，足趾也。而以過剛不中。九三，止於其上。二體柔，不能往而救正之，不得已而隨從。所謂拯之不得而後隨者也。位有上下，出於君相之措置，蓋當拯隨乎吾心之可安。如處高位者，以正君定國爲任，則有拯無隨。在下位者，羸之所任，則以拯爲職。羸之所不及，則以隨爲義。亦有不得拯而後隨者，謂本欲行遠，道既不行，而身猶未可去，不得不委曲隨從，以爲可拯之地。如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請對陳恆而不問，亦隨之，非依阿苟合也。所居之位然也。

伊川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所歸，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皆出其位也。泥躡分非據乎？此程子釋其卦象辭也。艮爲山，兩山並立，有各止其所之象。位者，所處之分，即所謂所也。天下萬事各有所歸，人所當安，思在位外而反乎位之理，君子思不出其位，則能致專一之思。以精求至善之用，是謂得其所則止而安者也。知行止久速，皆有一定不易爲所當止之位或過或不，則非止於其所而爲出位矣。泥躡，隨也。分，據非所據，又而出位之尤者，可不慎乎。

伊川曰：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艮之上九，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也。故曰：敦艮吉。此釋艮卦上九爻傳也。敦，厚也。上九以剛居止之極，有敦厚於止之象。大凡人之止，難於終如其所居終久不變，其精守定止，至善之極功也。何吉如之。

中孚之初九曰：虞吉，象曰：志未變也。伊川曰：當信之始，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也。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此程子釋中孚初九爻象也。信，信也。虞度也。相信之道，當審於始。初九居中學之始，志有所從，則恐蒙於偏繫之私，而好惡成於中，是非滯於外，必易變動。而失其所度之正矣。何吉之有，故象曰：志未變者，聖人之詞，亦危之詞也。

伊川曰：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命者，窮達屈伸，主之於天，義者，是非可否，斷之於己。賢者就取命，非所計也。死之所以立命者，即在盡義之中。若中人以下，於義未能真知，而以安命之說制之，謂命定，如言求之有道，得於有生之初，非我能爲，則亦不敢越義妄行，乃是以命處義也。語有之曰：義所以爲賢，命所以安人。是也。

伊川曰：人之於患難，惟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卻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此言盡人行乎患難而不顧其外也。人不平而患難，皆天所命，只有一箇處置之方，所謂義也。義者，當處者，義者，當處者，義者，當處者，義者，當處者，義者，當處者，義者，當處者。須盡人事，求之無益如此，則人亦知以命處之，而求之之心，庶乎其已止也。苦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若夫知義之賢者，則固不必信於命而後決其求亦以道耳。謙在其中，亦政有時得之，然必無不當得而得者。其得蓋以義，道即義，道固天之自然，義人人心之裁制。故對求與得而言，其真求以道，則得便是以義，無慮也。所謂道與上言不可妄求，此言揆之於理。

伊川之門人，有居業學而欲歸，應鄉舉者，問其故。曰：蔡人遊習，載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彙舉之道矣。此言入之難，不可有利心也。朝廷設科，以開功名之路，士應舉，其止盡學問之長，伊川之門人，欲爲此，爲決科之利，故不擇僕僕，欲歸耳。即思窮經，將以致用也。聖賢所垂經世之書，祇爲後儒採之，是不知義命而工於謀利者。此心豈可以入道哉。尋，尋以乘相傳之道，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也。茲則謂利，都是人欲，故伊川斥之。夫子

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因引夫子之論子貢者以罪之。夫以見識之高，一心謀食，特於豐約之見，志不充，留情耳。夫財之豐者，富也。財之約者，貧也。命定之矣。子貢留情其間，便非篤信於道者。故聖人謂之不受命。命非人所爲，爲不惟他不受，只苦他計較安排，便是不受有此心事，志趣不高，把持不定，故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也。其計謂子貢問性天後，必不爲此。大約是早年事耳。夫以家計貨殖，即不爲聖人所許，況功名富貴，何所加。愚，即士品之卑，食積，更富行之賤，近世黃絲巧滑，竊嚙苟奔，若狂以視歸應，鄉舉較進，難易者何如。尚可與之入道哉。

伊川曰：人苟有朝聞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與不能，如曾子易簡，須要如此乃安。此程子欲人心安義理而勿安於所不安也。因引論語朝聞夕死之句，以爲道者義理之當然也。聞者，真知義理之端，夕死可矣，存得此志，必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蓋葉義，皆理是所不安，論生荷榮，是安於所不安，聞道之後，無論一日安之，有所不可，即須與安之，亦有所不能。如曾子病革，其妻之夕，只須與耳，必要得正而歸，不肯安於華衾也。如此乃安，是曾子之聞道也。人何不以曾子爲法耶。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大抵人之不能如曾子而安於所不安者，得耳。見即聞也，聞則實見，其是非而得之於心矣。

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卻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竹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之童，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憔悴，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自此以下，反覆推明，皆言人有實見則得於心，其不得於心者，不見也。凡實理得之於心，自有一段磊落俊偉之象，光明正大之氣，與徒耳聞口道者不同。蓋耳聞口道者，不過道聽塗說，心裏終欠明白，所以謂之不見者，見得則心必安於是不安於非，非安於所不安乎。大人無端智慮，當身儘有

所不爲，所謂蓋之也。但能遠於所爲，故至他事又未必然。如士嘗讀書，一且使爲穿鑿，蓋之也。蓋者，蓋之也。亦必既而不爲矣。此心正無穿鑿之心，義之所當先者也。奈何爲他事則有類於穿鑿而亦爲之者，此何說也。又如執卷讀書，禮義是口頭慣說，而爲大公大人者，軒冕已極，亦曾說說，就其言觀之，似能了於義理，富貴之際，及其利害關心，不就義理，卻就富貴，此又何說也。凡如此類，是心無實見耳。所謂實見者，如蹈水火而畏，如探湯而避，惟恐不速，語云：「不善如探湯，是也。誠能如是，見地自別，譬如猛虎三尺童子，皆知畏之，然有經傷於虎者，則與徒架談虎者，又另有一種神色。何則？實見與未實見之殊也。實見水火，不避不能，實見虎，不避不得，實見道，不安不肯，其委實見之者之鮮，其人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隨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苟有其人，是行道而得於心者，則謂之德之人，不待勉強，自安於是不勉強工夫，以求所謂道者而實見之，方不爲富貴利害所移。古人有輕生不惜死者，若非實見，烏能如此。彼實見得義爲重而生爲輕，則生不安而死爲安也。故有殺身成仁，豈以仁爲名而市之哉。只成就一箇是而已。反乎是則爲非，非是之關道之大，開關者聞此而已見者見此而已。人雖不肯，必無甘蹈於非而自以爲是之理，不能察識其本心而做。

伊川曰：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開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此辨義利於心術之說，以發明孟子之意也。無所爲而爲之者，義也。有所爲而爲之者，利也。分以地位之相懸，言則以此之初判言，初判只這處之差，而相懸有千里之器。只爭公私兩箇字。公是天理，私是人欲。天理人欲中間，始立不得，纔出此便入彼。故同一事也，著那計較念頭，便是私心，爲利害起見，而不循天理之安者，若無利害，物來順應，隨往隨來，則計較何用。大抵利害者，人之常情也。常情爲此二字，掛搭不肯放下，是以趨避之術生。有目流於趨而不自知者，聖人則惟見義而已。義所當趨，雖苦不避，義所當避，雖利不可苟得，苟得是命在其中。此聖人定命之學，即聖人精義之學也。舜之爲舜，何以

伊川曰：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入多，亦須漸好。此程子語人以其所存決之也。大凡心爲學問所發出，被深造於道而己其功者，此好學之儒。未敢深造，且只得存心端坐，正好惡，漸進於道而致知力行，尚須深造之功，循序漸進，必假歲月積久之久，但如此等人到底漸好，存心正則無邪念，無邪念則無歧途，無歧途則解德志，以之深造不難矣。能無於斯人有說哉。

趙景平問伊川曰：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

趙景平，程子弟子，故平亦心知聖人之罕言利者，必不獨財利之利，故以爲問。蓋財利之利，淺而易取，而人心上剖析其旨，蓋安存一利

心，便只有己，而已之欲，即如作一事，要尋自家穩便處，便於己者未必便於人，即未必便於理。豈非利心，豈不害義。聖人惟知有義而己，義安處便爲利，所謂利者，義之和也。事理得宜處之而安，乃義之和利。莫大焉。單言義則利在其中，可以不言利。若對義言利，則爲害甚大。夫子所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放，便不是。釋氏空諸色相，非言利，而不知其爲自私自利之尤者也。以人爲爲可以學言之也。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放，便不是。誠絕以山河大地爲見病，皆是要尋自家穩便處，且念佛是要求福，佈施是要免災，得道是要超脫苦海，豈非皆本於利。既無利，則苦海亦空。其儒者所當力闢也。

問那想久從先生，想那無知識，後來極狠，伊川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其利欲之心，便至如此。那想事見國史及語錄，他且勿論，即如洛陽編輿，遺棄所學，又從而違擇之，程子編管涔州，謂其在以爲族子公孫及那忍，知得不真切，易爲利欲所汨沒，而本來義理之心，不足足以致勝。之，是以天理日消，人欲日長，便至如此。聖門所以重克治也。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不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爲人師而試之，必爲此。嫗笑也。湜遂不行。謝湜，程子弟子，儒者有席自對，自謙卑，固已甚，況求爲人師乎。程子買婢之喻，其所以讓之者切矣。嗚呼！女非可試，嫗能爲此言，乃今有求試而不得者，有試難見斥而易衛者，又有全無可試之具，而鑽鑽干謁，巧於鑽進者，蓋不勝江河日下之感矣。謝湜好其途，以見師，聞師言而遂止，豈非君子，可爲今世之儆者乎。

伊川先生在講筵，不許請休，諸公遂讓戶部，問不支俸錢，戶部索前任歷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歷子，遂令戶部自爲出券。此見程子之出處，以道自重而不效請乞之陋習也。即如官之有俸，國家養廉之大典，舊例初入京，即便當雇人繼粟，雇人繼粟，何待於請。向事諸公代爲移券，請給。而戶部以索前任歷子爲辭，蓋以常人之例，例先生也。先生謂起自草萊，無前任歷子，固是據實以對。言外見得莘野磽澆，三聘而來，後車而載，豈是循例領給之比。其抱道自重如此，道後戶部自出券，則禮士之意，自出而已。非干膝亦可受新受之而已。

又，不爲妻求封，范純甫問其故，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爲妻求封之理。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爲本分不爲害，先生曰：只爲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便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

近世士大夫有陳乞封爵之例，先生又不爲妻求封，因門人范純甫之問，而答其所以不爲之故。蓋先生元祐初，以大匡薦，除校書郎，三辭不聽，除殿中丞，未幾除侍講，放三辭然後受命也。已則辭之而爲妻求之，於理可乎。范純甫以乞恩例，無助於今人，皆以爲本分事不爲害，不知乞之一字，此名要領，而范行，豈可辭於士大夫之心。出於士大夫之口，且以爲羞，而令道得箇乞字，公然說說，不知愧動不助又是乞也。純甫又問乞封父祖於義如何，先生以封親與封妻事體不同，答之而不言其當否，至於再三請

近思錄 卷七

二一八

舜終不明白說... 伊川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

伊川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此言士君子出處宜正也。

伊川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此言士君子出處宜正也。

伊川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此言士君子出處宜正也。

伊川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此言士君子出處宜正也。

伊川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此言士君子出處宜正也。

近思錄 卷七

二一九

近思錄 卷七

三三〇

或謂科舉事業，他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

或謂科舉事業，他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

或謂科舉事業，他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

或謂科舉事業，他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

或謂科舉事業，他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

或謂科舉事業，他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

近思錄 卷七

三三一



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飢餓。亦不恤。惟義所在。儒夫不能自立。只當畏人非笑。滿天下都是這般病痛。殊不知今之非笑人者。皆其自可非笑。而以人之非笑為憂者。正其大不足畏也。如不吝車馬。盛惡衣食。所居皆感。乃分之當。何損於我。卑俗心腸。或怕非笑。自家沒見。這箇病痛。以此為憂。正坐不見有義耳義之所在。可生可死。可富可貴。亦可憂之。而執此。只當如此。後忽轉移。惟義之通。大丈夫心。事無愧怍。奚恤人言。有意要人眼。便是。有意畏人言。便是。試觀今之高車駟馬。執務皆榮。或從挑糶而來。或由賤削而得。算廉鮮恥。何等可笑。自不知畏勞。或面繫之。吾不知於此何居。此又今日之大患也。

愚。疏者公易制。天下未有不先其難而可及其易者。而娶其難者之故。大都起於婦人。故易卦之序。睽次家人。而其象傳之辭曰。二女同居。志不同行。立說於兌下。離上。兌為少女。離為中女。合成一卦。以人而言。則是同居。離火炎上。兌澤潤下。水火異性。以人事而言。則是志不同行。婦人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此家人所以多難也。不難則家齊。而治天下有則矣。昔者堯將禪天下於舜。而未知舜之可。否。下嫁二女以試之。試其能利乎。二女則可。利於天下。也是言之。治天下必先親於家。家之本在身故。治家先親於身。身之所以端。由其心之誠。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何以誠。在復其不善之動。以為善。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不善之動。物人欲。違天理。乃私為之妄也。今有以反其妄。則人欲去。天理存。而無妄矣。無妄則實理不虧。而心誠矣。夫心亦莫難於誠耳。誠則能動物。以之修身而身端者此也。以之齊家而親和者亦此也。舉而措之天下。直易易耳。而特患吾心之妄。有以開之。斯誠之難也。故易卦之序。以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對猶順也。言惟先王至誠。無妄。故能盛大其順時育物之功。而天下無不治也。大業之意。不亦深哉。易四卦之旨。而融會其意。無非聖人之蘊示人。以為治之體。有志於治天下者。未嘗不得其本與。則可以復三代之盛者也。

### 近思錄卷八

治體凡二十  
五條

此卷論治道。蓋明乎出處之義。則於治道之綱領。不可不求講明之。一日得時行道。則舉而措之耳。

濂溪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其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於鴻臚。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此篇論治體。而首引周子之論。易卦者以發明之。言治天下者。不求之於天下也。有其本焉。本者。萬事之根本。身之謂也。有本斯有則。則天下所親以為法家之謂也。惟身為天下之本。本欲其端。而心不誠。則身不正。故端本在誠其心。惟家為天下之則。則欲其善。而親不和。則家不齊。故善則在和其親。和親猶親視也。和有二義。不啻而親。不啻而離也。總天下之大勢。論之家於身。近而身。遠而身。而治之。易所以然者。家親而天下疏。耳。親者義難。而

明道嘗言於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此治道難之辨。而舉堯舜以為治天下之準也。天理即仁義之理。仁義之理。何由見。即見於五品人倫之間。然人倫物物。鮮有得其正者。故於仁義或過或不及。而不能盡人倫之至。聖人得其正。則有以全天命之性。極其至。則有以盡修造之教。此所謂堯舜之道也。堯舜之道。豈有他哉。亦曰仁義而已矣。若夫不得天理之正。而用其私心。以依倚乎仁義之偏。則其不盡乎人倫者多矣。蓋不私私私。此霸者之事。非堯舜之道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勤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堯舜之道。豈道也。無偏無岐。有如砥石之不得不然者。無他人情。即天理。禮義即仁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回邪曲之為也。彼五霸者。舍大路而由曲徑。既崎嶇而不直。且反側而不安。準於人情。而失其平衷。以禮義而違其則。非復天理之正。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治道之不同如此。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推原其故。只在誠偽之分而已。堯舜之於仁義。性之也。微內外。貫始終。實心實政。無少間斷。是以與道致治。則王道之宗。而為王矣。霸者之於仁義。假之也。由美名而行。小惠難能。動人終難自信。是以而取威定霸。則王道之降。而為霸矣。欲知其道之所以不同。在審其一念之初而已。初之誠偽。差若毫釐。而治之醇醜。幾以千里。古易辭所深以為戒。論治道者不可不審也。審乎此。而知治天下之本。莫要於誠其心。明矣。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則萬世幸甚。心之誠與不誠。非他人所得與也。在人主耳。誠能得於身。而為。而其道皆備於己。何也。堯舜之道。仁義之道也。仁義命乎天。具乎性。是乎內無待乎外。反求之身而已矣。反身而誠。則存存克治之功。深粹然無復計謀利之念。仁民愛物之意。切切坦坦。皆成乎正直之規。舉斯加彼。推及四海。中身而後。則存存克治之功。復生豈不華哉。觀程子此言。其所謂幾舜其君者。而辨誠偽於心術之微。則亦深切而著明矣。

伊川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算。非君志先立。其德

隱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相。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此三者

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必信。

先王之治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

此程子告君以爲治之本。而尤以君之立志爲責任。求賢之本也。蓋治當世之務。必期於事治。而不相其先者。急務之則事不可得而治。故主治者君也。君志宜先立。輔治者宰相也。宰相宜先責任分治者賢也。賢宜先求。不然而急謀善算。下非無款款之愚誠。而君志不立。則聽用不專。君有聽用之志。而不責其任於宰相。則奉行不力。君相協心。誠稱一德矣。而非賢者分治。則亦執與施於天下。此三者當世之先務也。所謂本也。本立則事治。由是而臨時之宜。酌而應之。皆制於事之用也。未有本不先而用可理者。而三者之中。則尤以立志爲本。志者。宰輔視之。以爲從違。賢才視之。以爲進退。故其所謂立志者。非好事喜功。偏聽偏任之謂。示人以誠。使人不疑。自任以道。使人知學。雖百家之權謀術數。而以聖人之訓爲必可信。遠新術之智名勇功。而以先王之治爲必可行。圖乎久大。不狃於近規。而有潛心殿殿乎。二三不遷於衆口。而有感志。此志一立。股肱實力。軍材器械。三代可期。而其計得也。應按程子此言。乃大人格心之要論。蓋若無勵志毅行者。往往計目前之利害。粗近遠而衆論異同。又從而惑之。故雖有嘉謀善算。亦始用之。終棄之。病根總在不誠。不誠者。信道不篤。故也。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俾哉百乎。

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伊川易傳曰。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

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

此程子因比而發明其比也。蓋有意求比而比之。則人未必比。而無心求比而比之。則人皆來比。而此比也。故以人君比天下之道言之。但當顯明其比之道。非以私恩小惠。要結百姓也。如信誠實之意。以待物。示天下以不欺。推恕己之心。以及人。示天下以無私。發於政者。皆仁之施。示天下以所欲與樂。所惡勿施。而惠澤之遠。此人君所當致意。所以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也。故天下皆在德澤恩惠之中。如萬物覆於天地。則人孰有不親比於上者。

若乃暴其小仁。遠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

若以一念一事之小仁。竊竊然恐人不知。而故爲表暴之。又或遠於常好當不公道。而不度。非易所謂顯比之道也。天下之人早已窺其心而見之。又安能得其比乎。

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爲之者也。

王者則不然。凡其紀綱法度之施。悉皆公平正直之規。蓋自以顯明其比道。而舉心悅服。自然來比。則如赤子投於父母之懷。須臾而撫之。固非欲物之比也。而我先煦煦然求比於物也。如田獵之際。閉一而之。則不合。而用三驅。任彼禽之失。權之不迫。惟其自來。則不拒。而非則於必得也。王道之大如此。此所以政立於上。化處於下。道一非唯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風俗同歸。而莫知爲之者也。爲人上者。烏可不知易乎。

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己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己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命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己也。於鄉黨親

二二七

二二七

二二七

二二七

二二七

二二七

二二七

二二七

二二七

二二七

二二七

二二七

成。於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

又因人君比天下之道。而推言之。見人有求比之私心。則無往而可也。如臣比於君者。也然內其心而忠誠有所必竭。外其職而才力有所必致。顯比之道。則

然。用否在君。非所計也。若阿順面諛。逢迎君意。庶幾君之歡。是容悅也。其可乎。又如朋友亦有相比之義。然終身以正。而計動顯笑之不苟。誠意以接。而忠告善道之不欺。亦顯比之道。則然。顯否在人。非所計也。若巧令譟譟。曲從苟合。以親友之親。我是狎客也。其可乎。至於鄉黨有相相助之道。親戚有同與共患之義。衆人有一視同仁之道。莫不皆然。要非有意於人之比也。此易所謂三驅失前禽之義也。凡爲人者。友烏不可不知易乎。學聖人人生無獨立之理。尊卑貴賤。親疏遠邇。情義義。則人道息。比之時義大矣哉。只是出乎中心之誠。便合天理之公道。光明正大。顯之義也。若有一毫私意。即極味不可告人。我意欲求比於彼。適足以增彼之惡。怨怒恨。遠言比乎。人情物理。誠古如斯。子曰。君子周而不比。朱子釋之曰。周。公而比。私。非私也。有意求比。則爲私耳。程子發明易理。示人之意切矣。

伊川曰。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

士至於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修。億兆之心。交奮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

不亂。難矣。

此言爲治在定民志也。人情莫不慕尊榮而畏富修。無以節制之。則人心貪欲無窮。志不定而難治。今之所以不古者。也。古之時。使人循循然。皆有以自勉。而無健羨苟得之心。故自公卿大夫而下。度德授官。終身居於其職。而無分分之快求。其位不稱德者。舉而進於上。位則自舉之。而非有預於己也。其學雖於家者。不求聞於人。而君自求之。亦非有預於己也。如是。則自庶士至於公卿之志。定矣。等而下之。以及農工商賈。各事其事。則各食其食。皆不敢舍。雖以建而所享之利。必稱其事之勤。則農工商賈之志亦定矣。定者。心自一。三代而上。久安長治。蓋以此也。後世則不然。位不稱德。而妄希超擢。有小人賄貨買爵者矣。舉人知而奮發。有終身奔走形勢者矣。此輩志在尊榮。既汲汲老死而不知。而農工商賈。則又自傷卑賤。徒以貨財相鬻。皆商賈者。越分論進。敢於恣肆。而商賈。未嘗慮其志。蓋爲寒素而乞憐。此輩志在富修。尤隨波而靡。而不知所底。則是自上及下。利之所在。趨走如鶩。兆人亦將使兆其心。熙熙攘攘。孰能一之夫。亂之所由生也。由官利以爲嗜。未有天下之人皆志於利。而心可得而一。世可得而治者。程子所以告古之時而慨然也。

秦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伊川易傳曰。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道。必有包含

荒穢之量。則其施爲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宏之度。有忿疾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

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自古秦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狃智安逸。因循而然。自

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

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爲也。

此程子因秦九二之辭。而發明聖賢保泰之道也。蓋聖賢之治天下也。量欲其寬。不寬不足以容物。用欲其決。不決不足以幹事。時當秦運。務極治矣。然人情狃於安肆。則剛果之量。少。以舒緩而廢弛。因循而無節。亦其弊之必至者。九二以剛柔上。上應六五。正以綱紀政教。而爲法度所由出。庶事所由成。則治之道。不可不備。講

二二九

二二九

二二九

二二九

二二九

二二九

二二九

二二九

二二九

二二九

二二九







天下之政，無不以平昔學術所不為者，而強欲施其政術於天下，與之可深思而自得之矣。此孔孟之學王道也。大節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則政即舉耳，苟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非政之善者矣。而以爲王道之學，可乎？學與政只在空言實事之別，然所謂父母之心者，原非欲託空言也，必須行之於政，視民如己子，則其平居講治之學，必以王道爲準，而不爲秦漢之慘酷少恩五霸之假仁假義也。明矣。由是言之，道學政法豈誠二事哉？故賢之而欲爲朝廷計，不在規規適用於用人行政之間，但能以王道導其君，使君遵父母期民之道，則治必日新，而何政之可謂違道真士而何人之可謂以是行五帝三王之道，不必改途易轍而政術成矣，而聖不外於平昔之道學而得之，非有殊心也。否則學之不明，政於何出，慎勿謂道學爲迂闊不適用也。

### 近思錄卷九

治法 凡二十  
七條

此卷論治法，蓋治本雖立，而治具不容缺。禮樂刑政有一之未備，未足以成極治之功也。

濂溪曰：古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太和，萬物咸若。朱子通書本注云：綱，綱上大綱也。三綱者，夫爲

絕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此濂溪通書樂上篇文也。濂溪言古聖王之聖世也，制爲禮法，使人有可循，修教化之道，使風俗歸於淳厚，三綱之在天地間者，既正而不紊，洪範之所稱九疇者，既順而有敘，天下之百姓莫不時雍而太和，兩則之萬物莫不並育而成，若此可謂治定。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朱子通書本注云：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宜所以達其理之分，平而功成者矣。

方之風氣，使順時有節，因以平天下之情，使之各適其性，自若其天也。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朱子通書本注云：淡者禮之意，和者樂之意，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醇之意耳。○惟樂爲可平天下之情，故先王作之，必求其至，而理取乎至，其本乎大中，樂之出於至正之理，便淡而不至於偏，樂之發得乎大中，便和而不至於淫，以其淡且和之音，入於人之耳，感於人之心，則人心亦將莫不淡且和焉。夫人心特患不能淡耳，淡則天官流而人欲消，欲心有不平者，特患不能和耳，和則正性定而淫念止，除心有不自釋者乎。

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朱子通書本注云：欲心平故中，中，心靜故得中。中，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中。

夫人之心，既靜，則性情便優容柔順，欲心既平，則德性便中正，此乃德之光積，美盛者然也。而樂有以使之。至天下之人，咸化而歸於中道，此又治之至極而不可加者也。而樂有以致之者，是樂本於禮，而禮樂無非易簡之道，故其功效之盛如此。是謂道配天地，而古聖人之作樂，可謂至。

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繁，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怨怒，極而無以復加者矣。

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後君遺親，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朱子通書本注云：縱欲敗度，故其聲不和而怨怒。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怨怒，故增悲而至於後君遺親。○此言後世治法頹壞，故淫樂遂作淫樂，既作，則聽之者淫心日長，而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朱子通書本注云：古今之與，與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此因古今作樂之異而歌之也。由是觀之，同一樂也，古人習舞，審音，原欲以平其心，今人習舞，嬉音，只欲以助其情，古人調氣流和，原所以宣雅化，今人曲懷怨怒，祇以長人之怨，用意一差，其離至此，豈可恨也。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哉。朱子通書本注云：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豈可離其流而不變乎。故豈不相去甚遠哉。

明道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教道，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

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片，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材

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者爲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貢與於大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遜。

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此程子論朝廷取士之法，以端治原也。治天下有法，而法必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欲得賢才，非有以教育之不可，故宜先隆其禮，禮近輔侍之賢儒，以及百執事之職，使盡心訪問，有德性學業充足全備，足爲人親法而無愧師表者，若其人，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若其人，成致恭而延聘之，既重而教道之，萃聚於京師，百善之地，使朝夕講明聖賢之正學，其道必本於人五倫之常，明乎事物同然之理，其學中之教，必有切實工夫，自小學之節，如灑掃應對，循循以進，修其入學出弟之行，忠誠信實之心，與夫周旋禮樂之儀，禮樂中和之旨，無不習熟而切究之，其所以立教之術，必務而按之以一其趨，激而勵之以聚其力，又必漸摩之以俟其自化成就之，以底於純全，凡其養育之道，莫不皆有節片次序，而其要歸在於致知格物，以擇善而誠意正心，以修其身，然後自家及國，教成而化，可通於天下，斯道也，何道也，自鄉人而可新序漸進，以至於聖人之道也，學之久，其所學所行有中於是道者，方是實得於己，而爲有成之德，更取材識之明，教道通達可進於善者，使

朝夕受其學業，畢成則就中擇其學術通明道德尊嚴者為大學之師，以表率之。而其亦分而任之，以教天下各府州縣之學。以廣其傳。又如學中選擇士子入學之法，則自縣而升之於州，自州而舉實與之與送之於大學。於是聚四方所實之士而教之。教成而材為可用，一歲之中，又論其有德而賢者材而能者於朝，以待人主之用焉。此皆仿周禮中樞大夫實與士子與司馬辨論官材之制度。歷歷行之有效。至於選士之法，則所取皆以德行端方清潔，居家孝親弟長，立志有廉恥，誠信能禮讓。內則通明乎聖賢之學，外則曉達乎帝王之道者，然後得與是選。如是則賢才得而風俗正天下安有不治者哉。

明道先生論十事 一曰師傅 二曰六官 三曰經界 四曰鄉黨 五曰貢士 六曰兵役 七曰民食 八曰四民 九

曰山澤 十曰分數 十事經國治民之大事也。師傅者，教導之職。自天子至於庶人，皆不可缺，所以成就德業者也。六官者，天地四時之鄉黨者，比閭族黨州鄉鄰里之屬。所以使民親睦而易治也。兵士者，養秀民於學校，由縣而升於州，由州而實與於太學，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者也。兵役者，兵於農，講武以備不虞，而不至馳兵游民，耗國力以貽大患者也。民食者，耕三餘一，耕九餘三，均民田，豐積，以備荒歉者也。四民者，士農工商各有常職，通財用，習游惰，重本末，以樂其民，使衣食易給者也。山澤者，山虞澤衡，各有常禁，長養之使可久，以阜萬物而豐財用者也。分數者，形器皆變，樂器用各有差等，分別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使有所檢勸，莫敢僭者也。十事皆國家治法之切務，故程子歷陳之，欲詳其利弊者，尚取全文觀之。

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儒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因論十事而反復之，明古治之可復也。蓋此法度無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因論十事而反復之，明古治之可復也。蓋此法度無

者乃聖王之法，亦即生民當然之理也。於此而有所疑，疑於生民之理，有窮盡斷絕之時，則聖王之法，乃可改易，而生民之理，固未嘗窮也。故世有能舉其規模者，其措置則與聖王無異。而時勢則與聖王不同，則聖王之法，乃可改易，而生民之理，固未嘗窮也。小致治安，此皆歷代以來彰明較著之效驗也。在史冊可考者也。蓋古法所遺，固宜通權而達變，而其規可守，無不可守。古而宜今，苟或徒拘泥古法，不能隨時變通以施之於今，或於欲復古之名，而實法美意不能力行而達厥實，其則謂之偽見。迂淺何足以論致治之道。然若反是，而謂今人之俗情，皆已變遷，大異於古人，先王之迹，斷難遵守，再行於今日，只得自便之私，苟安目前，而不必務崇高遠之模，則亦何術苟且非大有為之論，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

伊川上疏曰：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保其身體。此先生除漢政廢教之名義也。蓋三代之時，人君必有三公三孤之官者，人各有司，而義各有取，謂之師者，所以開導而誘掖之，以教訓之官也。謂之保者，所以保其德之官也。德者，所以保其身者也。因其義而官以居，居其官者，不可不盡其職。此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此言後世之補君者，不知自盡其職也。師傳保之官，所以輔明，不知先後輕重之分，故作事皆無根本之計。如出輔君，只知求致治之務，而不知致治之本。在於正君，只知規君之過，而不知規過之本。莫先養德。蓋君正則事莫不正，而致治不難矣。養德則差處自少，亦將無過之可規矣。奈何不求其本，而徒爭之於末乎。

德義之道，固已疏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惟不知輔佐之本，則教訓之要，所失不待言。即德義之官，向者失實，其道因少左右，使君之身心俱散。臣以為保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此即保德義之本也。德義之犯多，因外誘之為與道致治之原乎。乘而私欲之萌，故保德義者，於外之所見所聞，或有非禮，則必防之，於內之嗜欲好樂，或有過差，則必節之。如是則德日純而義日熟矣。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此保身體之本也。身體之虞，又過差，則必節之。如是則德日純而義日熟矣。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此保身體之本也。身體之虞，又過差，則必節之。如是則德日純而義日熟矣。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此保身體之本也。身體之虞，又過差，則必節之。如是則德日純而義日熟矣。

中言勤服食，皆使經筵官知之。又言經筵官，公孤之任，當以樞密重之，以收匡正之益也。蓋今日既不設保傅之官，則人主之左右，親近皆乏正人，惟有經筵官，當講讀不但教訓之道，所由保，即保傅之責，皆惟其人。是則所謂見聞之防，嗜好之節，起居之宜，畏慎之心，無時不講，而慮深宮無異乎對大廷矣。有劉桐之獻，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劉桐之獻，按史記，謂成王與叔虞戲，問桐葉為珪，以此封若，史佚曰：天子無戲言，遂請封叔虞於唐，持養之方，謂持身養身之法也。言經筵官事，與知如有失備之事，如劉桐之獻，則隨事箴規，得隨其事而陳箴規之言，以正之，而不至於誤。或違持養之方，則經筵官之責，又可知也。內而畏慎，外而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此保身體之本也。身體之虞，又過差，則必節之。如是則德日純而義日熟矣。

伊川看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試補，蓋無虛月。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賢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及置待賢吏師，立轅察十人行檢等法。此伊川欲使學中士子，知禮讓勵行檢也。公私試補者，公私皆有試。第其高下而補之也。舊制公私皆有試補之相爭，是教養者適以教爭，大非教養人才之道。自今請改試為課，課其功以知學問之淺深而已。學問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其名次之高下，使知設教之道，原以智禮通為先，而不必沾沾於爭名為也。更制賢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有道德所詣賢者也。設之使學中有所矜式，若四方之士，有行能可教者，資而待之，有通於治道可為吏之師者，館而禮之，故於轅察而外，更置待賢吏師二齋，以廣其教，至於士人之行檢務期端方，不可不有以檢察之，故立檢察等法，使不得飾節而沽名，凡此皆所以養育人才之良法也。又云：自元豐後，設利誘之法，增國學解額至五百人，來者奔湊，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又復後來取士之弊也。自元豐以後，設取士之法者，欲以利誘之，使知所勸。增國學解額之士，數多至五百名，來者奔湊，捨父母之養，而不自顧，遠志骨肉之愛，而不恤，使道路之間，寄居異鄉之遠，以求進取，而功名念重，天性情輕，人心從此日習，習成風俗，此日就於衰薄，豈非利誘之法誤之哉。今欲量留一百餘人，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弟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又曰：三舍升補之法，皆案文責跡，有司之事，非庠序有材，倫秀之道，蓋朝廷授法必達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為，是以事成於下，而下得以

伊川看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試補，蓋無虛月。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賢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及置待賢吏師，立轅察十人行檢等法。此伊川欲使學中士子，知禮讓勵行檢也。公私試補者，公私皆有試。第其高下而補之也。舊制公私皆有試補之相爭，是教養者適以教爭，大非教養人才之道。自今請改試為課，課其功以知學問之淺深而已。學問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其名次之高下，使知設教之道，原以智禮通為先，而不必沾沾於爭名為也。更制賢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有道德所詣賢者也。設之使學中有所矜式，若四方之士，有行能可教者，資而待之，有通於治道可為吏之師者，館而禮之，故於轅察而外，更置待賢吏師二齋，以廣其教，至於士人之行檢務期端方，不可不有以檢察之，故立檢察等法，使不得飾節而沽名，凡此皆所以養育人才之良法也。又云：自元豐後，設利誘之法，增國學解額至五百人，來者奔湊，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又復後來取士之弊也。自元豐以後，設取士之法者，欲以利誘之，使知所勸。增國學解額之士，數多至五百名，來者奔湊，捨父母之養，而不自顧，遠志骨肉之愛，而不恤，使道路之間，寄居異鄉之遠，以求進取，而功名念重，天性情輕，人心從此日習，習成風俗，此日就於衰薄，豈非利誘之法誤之哉。今欲量留一百餘人，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弟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又曰：三舍升補之法，皆案文責跡，有司之事，非庠序有材，倫秀之道，蓋朝廷授法必達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為，是以事成於下，而下得以

伊川看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試補，蓋無虛月。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賢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及置待賢吏師，立轅察十人行檢等法。此伊川欲使學中士子，知禮讓勵行檢也。公私試補者，公私皆有試。第其高下而補之也。舊制公私皆有試補之相爭，是教養者適以教爭，大非教養人才之道。自今請改試為課，課其功以知學問之淺深而已。學問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其名次之高下，使知設教之道，原以智禮通為先，而不必沾沾於爭名為也。更制賢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有道德所詣賢者也。設之使學中有所矜式，若四方之士，有行能可教者，資而待之，有通於治道可為吏之師者，館而禮之，故於轅察而外，更置待賢吏師二齋，以廣其教，至於士人之行檢務期端方，不可不有以檢察之，故立檢察等法，使不得飾節而沽名，凡此皆所以養育人才之良法也。又云：自元豐後，設利誘之法，增國學解額至五百人，來者奔湊，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又復後來取士之弊也。自元豐以後，設取士之法者，欲以利誘之，使知所勸。增國學解額之士，數多至五百名，來者奔湊，捨父母之養，而不自顧，遠志骨肉之愛，而不恤，使道路之間，寄居異鄉之遠，以求進取，而功名念重，天性情輕，人心從此日習，習成風俗，此日就於衰薄，豈非利誘之法誤之哉。今欲量留一百餘人，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弟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又曰：三舍升補之法，皆案文責跡，有司之事，非庠序有材，倫秀之道，蓋朝廷授法必達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為，是以事成於下，而下得以

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解頤太多。禮薄日甚。其法也。今欲酌量於解頤五百人中。止留一百餘人在國學。其餘四百人。則分在各州郡。解頤少。少則安。安則士人得就近肄業。各安其業。其父兄弟之心。非前其奔趨。其為流。其志。風俗亦當漸淳。厚矣。又曰。三舍生升補之法。皆按其詞章。文實其行之。以為去取。此乃有司任役之事。非非序之中。委得人材。豈能選俊秀之道也。仍制三舍諸生。以不見詞條者。為有行之士。考試列於高等者。為才藝之士。按其所作之文。而不考其品行之實。徒資其行。而不察其誠實之心。平日所以預教者。既非養育人才之道。臨時所以取用者。又非論選俊秀之法。則安所得其士而用之乎。至於朝廷之取士也。以一定之法。自上達於下。有必然之規。無隨宜之制。官長守其所授之法。而遵行之。曾不得主張其開。以有所為。是以事局既成於下。而有定例。則多事。而下。或曰。長貳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若防閑詳密。可循守也。殊不知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開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人才乎。或有辨者曰。解頤不必一定取士。雖執成法。是因循矣。然如此為之。官長貳者。本是賢明之司。而得其人。方能盡教育之道。得取士之公司。則善矣。倘或非其人。反不若有所定例。成法。使防閑密之術。詳明周密。為可循守。而不至於壞也。殊不知凡事無治法。而有治人。先王制法。原待人而行。正謂有人而制法。未開立一不待得人之法。使人依法而無弊也。苟長貳非其人。不知所以教育之道。為問徒守虛文之具。其詳密之法。果足以成人人才乎。吾有以知其不能矣。

明道行狀云。先生為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人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伊作明道行狀有云。先生嘗為澤州晉城令。凡民以公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居家須盡孝弟之道。為人須存忠信之心。蓋孝弟者。人倫之土。忠信者。立心之本。人入知所以事其父兄。出知所以事其長上。則本行既敦。風俗從此日厚矣。

川

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忠難相恤。而奸偽無所容。此防奸詐之法也。蓋度鄉村道里之遠近。設為伍保之制。則交相為助。遺難之事。則交相憂恤。如是則事情既。凡孤孀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親友交爭。冷難有奸詐。嗚呼。人亦無所容於其間矣。

疾病皆有所養。此體天地之仁。以補生成之德。而濟遺過之窮者也。凡邑中有孤獨而困瘁。與夫殘疾而廢業者。彼既無所依倚。不使有所庇而不致為惡。先生化民成俗之澤政也。

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此釋萃卦象辭。萃。聚也。至也。萃道之大。莫如王者至於宗廟。以承祖考之時。伊川曰。宗廟之禮。所以聚一己之精神。而祭之。禮達於天下。亦所以聚天下之精神也。天下萃生至矣。立宗廟使之。其一歸。凡人心之出入。莫如其定處。而能以祭祀之。使之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測度也。而盡其誠敬。以致其在。亦能使之來。萃而來。萃。天下萃合生人之心。總攝衆人之志。其道固非一端。而其至大者。莫過於宗廟祭祀之際。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宗廟。以承祖考其萃道。可謂至極而無以復加者也。夫本木之源。思人所向。誠敬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獾能祭。其性然通之。禮明無間。先王以此萃之。其盛為何如。

伊川曰。古者成役。再期而還。今年春。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遣次成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成者。皆在疆圍。乃今之防秋也。此古成邊之法之善也。古者成邊之卒。每兩番而後。再成。復留而未還。以備秋時之警。至過十一月而歸。還家。留是再期。又明年二月。中春。即遣次番之成者。如此。則復始。是每秋與冬。二季。初兩番成。卒皆在疆圍之上。蓋一番留以備秋。一番歸而在道。正值冬月。如此。更番成備。乃與今之另設防者。無異也。所以然者。秋風驟烈。可憂可用。故北狄易侵。風驟烈。可憂可用。故北狄易侵。風驟烈。可憂可用。故北狄易侵。

伊川曰。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此釋復卦大象之辭。至。日也。冬至之日也。冬至一陽復生。其氣甚微。未可以有時令。故得此天心復見之候。必順養無害。以為後來發達之基。此亦後天養之一節也。

伊川曰。韓信多多益善。只是分數明。分數者。管轄之分與多寡之數也。用兵須有統紀。如漢韓信對高祖言。臣多多益善。彼指糧之柄在我。人雖多而法則一。無呼應不致之患。亦無糾察不及之虞。事有動靜。聚散。不逾於用者。乎故多多可以自信也。

伊川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亦能有幾人。管者。管束而統轄之也。大凡統管軍人。須有法度。方善。若徒恃其禁令之嚴。雖不濟事。有不論法。試問當今管兵者。勿論其多。亦勿論其事。即以帥千人言之。又即於千人中。以飲食言之。求其能依晝晚之時。及運送之節。千人一齊得飯喫。能如此者。亦曾有幾人。並非以能用法者之。嘗謂軍人夜驚。亞夫堅臥不起。不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漢景帝時。七國反。這周亞夫下亞夫堅臥不起。有頃。亞夫曰。軍人夜驚。而亞夫鎮靜。堅臥不起。其所以處奇卒之變。則云善矣。然誰為上將。將使軍中不亂。而至於夜驚何也。則是亦有疏漏。而未盡善。故也。然則任軍之道。欲求盡善。而不至於夜驚。必自有詳明謹慎之法。而不徒恃有奇卒之操。矣。



伊川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譜系，氏族之簿籍也。宗子，宗族之綱也。宗子之法，有大有小。古者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為君，其餘庶子，不得稱庶子，因各自立為本族之始祖。其子孫百世皆宗之所屬。大宗也。族人雖五世外皆為之齊衰三月。大宗之庶子，又別為小宗。有小宗有四，其繼高祖之適長子，則與三從兄弟為宗。繼曾祖之適長子，則與再從兄弟為宗。繼祖之適長子，則與同堂兄弟為宗。繼祖之適長子，則與親兄弟為宗。蓋一身凡四宗。與大宗為五也。百在上者欲統攝天下人心，收拾宗族親愛之情，以厚風俗之化，使人不遺忘根本，所由來，須是修明譜牒，以辨其支派之系屬，收世族氏之人，而立宗子之法。庶幾人人知尊祖敬宗，各有所統而情不至於渙散已。

伊川曰：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割分了祖業，使一人主之。宗子之法，所以使人知本木木源之思者也。此法既壞，則人心離散，不自知其宗派所由來之處，以至輕去其鄉，流轉四方，而不恤其親愛之誼未絕，遂爾不相識者，路人者，深可慨也。今欲使天下行其法，亦難矣。且試以一二公卿士大夫家行之，亦謂以風示天下，但其術要得拘守得定方可。須是且如唐時故事，世族立宗廟院，宇以為精神承祭之所，子孫仍不得分割祖業所遺之業，於族中擇一能幹之人，主其事。夫有廟院，則人心有歸屬，而不散，不致離棄，則宗法之善，凡以此也。

伊川曰：凡人家法，須月為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家宗會法，可取也。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為之。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疏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爾。凡宗族之人，須時常相見，則情意親熱，故人家之法，每月須立為一會之規，此乃所以合族乘使之效也。古人中相傳有花樹家宗會法，其善，可取而行之也。其法每有族人自遠方來者，亦為之合族，而一會使之交相熱，或有吉凶事及嫁娶之類，族人更須相與問禮，使親親之情，時常成實，通蓋從來骨肉之親，所以日漸疏薄者，只為久遠不相見，遂至萬感之情，彼此不相接，不再傳而與行道之人無異爾。

伊川曰：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獮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其嘗修六禮，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本註云：庶人立影堂，又云：高祖以上即當祇也。主式見文集。又云：今人以影堂或一龕，蓋不相似，則所祭已非其人，大不便。伊川言冠婚喪祭四者，乃禮之大關，係者，今人都不料理，禮會，使其各各有所當，夫豺獮皆知報本，今士大夫，號稱禮義之家，偏多忽略，豈不羞其面而薄於其先世之祖宗，忘其本，其甚矣。大有可恨。故嘗修六禮之書，其制則凡人家必立廟，以為奉先之所，廟必有主，以為精神之位。而月朔必薦新。本註云：薦後月食。○月朔，每月之朔也。子孫之於祖，則月必敬，忘忘，因思每祭禮可自此行矣。月各有物之新出者，供而薦之，而未獻則為子孫者，不敢先食，所以示尊敬也。時祭用仲月。本註云：止於高祖，旁親無後者，祭之別位。○時祭者，四時之祭也。天道三月而一，冬至祭始祖。本註云：冬至，至陽之始也。始，厥初生時，既易而念其祖，亦人情也。故四時必祭，而祭必用仲月者，蓋以其時之中也。冬至祭始祖。本註云：冬至，至陰之始也。始，厥初生位，合考妣享之。○冬至，陽氣始生之時，始祖子孫立春祭先祖。本註云：立春，立春生物之始也。先祖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亦其所發生之始，祭以此時者，取報本返始之意也。主，謂兩位分享考妣。○立春，春天地生物之氣方且，凡祭始祖以下

近思錄 卷九  
二五五

伊川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也。地美則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易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

所及。此論葬地之宜，以解當世之惑也。葬地，大事也，何可不慎。而卜其宅兆者，卜其地之醇美與醜惡也。地土若醇美，則死者之精神安而所生之子孫亦盛，其理然也。然則為地之醇美，而可用乎其土之色，有光輝潤澤，其地所生之草木，又秀茂美盛，乃其吉氣之徵驗也。而昧於其理者，多所拘忌者，為世俗所惑，必欲擇地之方向，方位，占決日辰之吉慶凶咎，以為去取，其甚者，不以安本先人之體魄為計，而專以利益後人之福澤為心。孝子之安厝其親，其用心固宜若是乎。惟有所謂五患者，不得不謹慎以避之也。五患者，何謂也。使其異日其地不為人所行之道路，不為人所為之溝池，不為人所為之城郭，不為人所為之貴勢所奪，不為耕田之墾，此謂五患者也。此皆切於墳墓之患，而不可不為者。又本註云：一本所謂五患者，謂溝池、道路、城郭、墾田、非也。

正叔云：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佛之教，入深矣。人家居喪，盡用浮圖之說，非深知其理，卓然有落之鄉人，觀感已久，亦有二人家，知佛教之謬化而不用者。此可見天理人心，終不泯滅，有其醒之蓋，未有不悟者也。○謂為公曰：世俗信浮圖，謂僧道設法，務獲遺像，塔廟，曰：此者，誠謂天理，惡必升天堂，不為者，必入地獄，受無邊波陀之苦，殊不知人生含靈，氣知痛癢，或謂刀割髮從而燒研之，已不知苦，況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物，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僧使到燒香，瞻禮，復知之安得有天堂地獄之理。

伊川曰：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宗子之法，有祿，則有世臣，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使宗子之法既立，則人知其所從來之祖，而尊之，尊宗子者，尊祖也。因祖所正出之本而重之，重宗子者，重本也。既知重本，則人心定於一，尊推之何處，不有本之當重宗子者，一族之本，朝廷者，又天下之本也。此意不言而顯，而朝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由不知其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兄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獨，亦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古之時，宗法既廢，故人知尊祖，而子弟之卑幼，一惟父

子弟之壯盛，而不能遂，如此者，由於宗法已壞，人不知重本故也。且如漢高祖時，去古猶未遠，當其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中諸父老，約其父兄，使足以服其眾，而率子弟順從之，又如相如使獨，亦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古之時，宗法既廢，故人知尊祖，而子弟之卑幼，一惟父

命而歸化。由此觀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人有人和顯親長之心，乃易於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度以聯屬其情，安可以化民而成功乎？此宗法所以不可不立也。

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有從根而上，一幹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

此見宗子之法，乃出於自然而非強立也。蓋宗子之法，不惟關繫其大不可不立，且立之亦是本天之理。原有不可易者，譬如木之生長，必有從根而直上一幹，亦必有從旁分出之枝，其直上者本也，其分枝則附於本者也。又如水之流行，必有正出之原頭，亦必有分派為別流之派，其正出者一源相承也，其別流則同其源者也。

此其分由於一而統於正，皆自然之勢，而非有所區別於其間也。然而又有旁枝遠而為幹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尊宗正。正本固枝，不容混亂，出之枝雖來亦可直達而為幹者，故曰古者天子越立侯國，則天子為一宗，諸侯既主其國，則諸侯亦得別自為宗，無非以其有大功德故也。

邢和叔敘明道先生事云：堯舜三代帝王之治，所以博大悠遠，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為，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各國情形山川道路之險

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審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

此見明道之才全而德備也。邢和叔敘明道先生之事云：自古二帝三王之治，所以廣博悠久，遠近上下之聞，直與天地同其流通者，其治法先生固默識會通之於心，至於興造有所規作禮樂於中，和制度文為品節條目之繁，下至行師之紀律，用兵之機括，戰陣之規模，其法無所不講，明而控帶其至極，他如外方諸國之人情形勢，山川道路之險阻，平易邊鄙防戍之守，皮寨之重，城郭之與斥候，皆報之所原之控引，流水之條帶，其要皆之無不窮究而知其宜，其出而為官也，凡吏治之事，操持決斷之才，文移法律之間，以及簿書期會之務，又皆精審而詳明。

伊川曰：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

律者刑書也，八分言其道理未滿是也。主介甫言律乃是八分之書，未能於所以治人者全備無欠缺也。伊川謂介甫此言，乃是見得律中分際明白者也。○朱子曰：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功於教化，但於根本上少有欠缺耳。是他見得蓋許之辭。

橫渠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為能識其遠者大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也。

用兵必有謀略，行師必以法律。然師旅之興，不能無權於天下，聖人乃不得已而用之。其為術見於三王方策，之所垂歷代簡書之所載，惟有志之士仁愛之人為能知其謀律法乃行軍運大之道，其必其求其理，以為戒備而不敢忽也。蓋蓋許謹謹皆近小之見，而臨時無備或臨疏略之失，皆非用兵之所貴也。

橫渠曰：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當念其散之久。

肉辟，即所謂五刑是也。漢文帝時，始罷肉刑，刑止而死刑極其欲取，死刑中情輕者，用肉刑以代之，亦庶幾足以寬民之死。過此當念其散之久。

無術，民心遠散已久，故多刑法，幸思所以正其本，不徒有以緩其死而已也。

近思錄 卷九

二五九

呂與叔撰橫渠行狀曰：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管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

此見井田之當復也。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曰：先生自命不苟，慨然有志，欲復三代之治，以為三代之所以治者，根本只在井田，故論整理人民之先務，未嘗不以井田之經界為要。管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此語誠切當不易，蓋經界正，然後田業無紛爭之病。若不經界，使民貧富不均，而後欲養民，欲言治，其道皆是苟且而已。豈足與語至治之要乎？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服，所病者特上之人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其買田一方，盡為數井，上不

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欽法，廣儲蓄，興學校，救苗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

世之病井田之治，以為難行於今者，大抵以今日之田多歸富人，欲行井田，勢必以數年之閒，不用刑罰一人而便可復矣。所病者特上之人未有實心為改，決然行之耳。豈真有妨於富人而不可行說。張子思治之切，乃更立一官曰：經界，田之法不能行之天下，然有志之士猶可即其美意驗之一鄉。於是欲與學者議古井田之法，其買田一所，經界為數井，數十年家以分耕之，上不失公家之賦稅差役，退則自以其私地，正經界，分屋宅里居，立收斂之法，廣儲蓄之備，興學校於其中，教之使成禮讓之風俗，因之相親相愛，可以共救苗患之至，相率致其本務，抑其逐末之思，如是足以推見先王之遺法，明示當今之可行而無難。此皆先生卓然有志復古。

橫渠先生為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

民不致本即浮華逐末，皆足以為治之病。風俗既澆，家鮮孝弟之行，邑事大抵以此為先。其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為治可謂知所重矣。

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

月吉，月朔也。曾高年而親為勸酬之禮，所以風示老老之典，使民知所尊也。問民疾苦而告以訓戒子弟之意，所以明親民之情，使知官長之以教化為重也。如是而民安有不遵善而遠邪乎？

橫渠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虛遠，目下雖似相疏，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衣服飲食難為得一。

此言宗族異宮，正所以善其睦族之情也。古者族大人，眾則所居之宮有東西南北之分，異其宮室而向其財用，此禮亦可行於今。夫古人之異其宮者，其思慮深遠，自口下論之，述似於疏，不相親愛，以其實言之，必異其宮，乃得睦族而不相親愛之情，反有相親愛者矣。

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為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為父者又烏得而當之。

此言諸父異宮，正所以得盡其為子之情也。同宮者，父與子同居，其間必有相親相愛之情，若父子同居，則父子之情，必不克終者矣。

近思錄 卷九

二六一

167



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

此釋易於卦大衆之辭也。訟之卦象。天上水下。其行相違。君子觀天而

無山生矣。夫豈難無者哉。而實得諸謀始之道。則其義可謂廣大而無以加矣。天下何者。為與訟之由。大抵交結契券之事。為多若能

於初致其謹慎。求其明白。所謂謀始者。即此類是也。而亦不察而自絕矣。

伊川曰。師之九二。為師之主。特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

此釋師卦九二爻義。以九二在師之中。一陽統乎眾陰。為師之主。以陽居陰。而又得中。故為威成進行。隨宜制勝之真將。蓋在師之中。特權專制。則失

又即所謂得中者。申言之。二之所以得中而吉者。何也。凡行師之道。絕律固在於嚴。然必有寬洪之意。以行其將卒一心。乃為善也。情意固當。然必有約束之令。以肅之。步履不愆。乃為得也。能使威和並至。則得剛柔相濟之義而吉矣。

伊川曰。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為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職耳。

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祀周公。得用天子禮樂。孔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世徒好為附會之論。以為周公之勳勞。不比常人。夫惟能為人臣所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以周公而用天子禮樂。似不為過。伊川嚴辨之曰。為是論者。皆不知人臣之大義者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當為周公之事。周公之位。乃人臣之位。人臣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其所當為。非於職分之外有所加也。在周公亦不過自盡其職之當然耳。人不能為人臣之事。則亦不得用之禮樂。其非人臣之道。則明矣。故以天子禮樂祀周公。其非周公之志。亦明矣。

大有之九三曰。公用亨於天子。小人弗克。伊川易傳曰。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於天子。謂以其有為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

此釋大有九三爻義。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當大有而能忘其私。以奉上。故曰。公用亨於天子。小人弗克。伊川傳曰。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有其富盛。雖因天地之運。無非天子之澤。必出其所有而用享。以

通於天子。若謂我國之所有。乃為天子之所有。而非己所得私也。此人臣公爾忘私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

為私。不知公己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小人昧於公私之義。貪鄙成性。使之處大有之時。則專其富有之入。以為己之私。不知己固天子之臣。正當致其身公。己以奉上。乃為人臣之當然。然此

豈貪鄙之小人所能乎。故曰。小人弗克也。

伊川曰。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為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隨之初九。出門而交。則有功也。

此釋初九

九爻義也。人心之私。凡有所從。多出於所親愛之人。蓋常情。情於所向。每不加察。愛之則不問其所為之合理與否。而祇見其是。惡之亦不問其所為之合理與否。而祇見其非。故妻孥所愛者也。凡有所憎。雖出於失。而往往多從之。至於所憎者之言。雖出於善。亦以為惡。而不從也。夫從違自有當然之理。苟徒以親愛之故而從。而從之則祇是私情之所交與。豈合乎是非得失之理。正故隨之初九。未有私主若能用門而交。不私其隨。則有功也。蓋人能忘好惡之私。以合於是非之公。則擇善而從。集益之功。豈淺鮮哉。

隨九五之象曰。孚於嘉吉。位正中也。伊川易傳曰。隨以得中為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悅隨。則不知其過矣。

此釋隨九五小象之義也。言隨五之孚於嘉吉。而象謂其位正中也。何也。隨之道。以得中為善。已得其中。乃能孚人之中。嘉者。中之所隨。而不可失者。恐其過也。過則不中。蓋人心既有所悅而隨。則易繫於一偏。偏則不自知其過矣。五所以能孚於嘉者。以其中正而不偏故也。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伊川易傳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

明處。乃能入也。此釋坎卦六四爻義。樽酒者。一樽之酒。簋二。二簋之食。用缶。以其缶為器。質樸之極。所謂約也。喻人之忠信善道。而歸導之。則約自入。而善言乃能入。人心有所蔽。有所不通。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而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難險之時。終得無咎也。

此上文所明處。而言人心大約有所蔽。亦有所不通。蔽者。氣拘物累。遂至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難險之時。終得無咎也。於昏而通者。本體之明未嘗或失。乃其所有者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以寬其量。求信善道。則易為力。蓋其理之所不昧者。易使之通曉也。故云。納約自牖。人臣能如是。以告君。則隱而善入。聞者足成。而君者無難。雖難險之時。終能有濟而得無咎也。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

因其所明者也。故許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此即納約自牖者。而反覆言之也。蓋人臣於君。於荒遊佚樂。勢固不得不有所諫。然唯其有所蔽。故至於荒樂若是。苟不思善。善之難盡力。諫其荒樂之非。其知之不能感動。何必也。於其所不蔽之事。為之開陳。其是非邪正。然後推類而進。及之。則既明於此。便而能悟其心。使之知返矣。自古能諫者。其君而相與有成者。未有不因其一節之所明。而納之以歸於正道者也。故納諫無術。徒恃其許直不阿。強勁不屈者。率非惟告於君。多闕。而取君之忤。而溫柔謙厚。明辨析。以善其規。諷之道者。其說多聽。從而得行其志。豈非納約自牖之明驗乎。

者如此。為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財是也。此又推納約自牖之義。以通於教也。蓋凡心之明。雖易通。非惟告於君者。其道當如此。即推之於教。亦自

有必然者。夫教之術。豈淺鮮哉。而致之。必就其人之有所長。而後教之。故其教為易入。所長者。即其心之明處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之。了不感。然後推類以及其餘。使之亦皆曉。而後達。此即孟子所謂成德達財是也。成德者。因其德而成就之。達財者。因其材而通達之。皆就其明而通之也。教者如是。餘又可推矣。

恆之初六曰。浚恆。貞凶。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伊川易傳曰。初六居下。而因為正應。四以剛居高。又為



漸之九三曰利禦寇伊川易傳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以正豈惟君子自完其己而已乎亦使小人

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也此釋九三又辭及小象之義漸之九三過剛多失惟利於艱遠耳伊川傳

全其在己之正而已亦使小人固執之正不能相混如所自持以不陷於非義如是以乃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也其利雖在君子實亦在人也

旅之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伊川易傳曰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

辱取災咎也此釋旅初六又義旅之初六陰柔居下當旅之時凡事過為瑣瑣斯其所取災禍也伊川言陰柔志卑之人見地不朗

略細故存大體使志意高潔善處旅之道也

伊川曰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此釋旅九三又義旅之九三過剛不中者也凡事皆不可過剛況在旅時乎在旅

而過剛則剛之氣必為人所尤過剛而自高則驕矜之色必為眾所忌其致困

辱災禍者必然之道也然則謙而自下者其於旅為無傷矣

兌之上六曰引兌象曰未光也伊川易傳曰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雖說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無

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長其無意味甚矣豈有光也此釋兌上六又義兌之上六以陰柔處說之極

徒為牽引未悅其光也伊川言凡人之情極則當止今說既極又引而長之不能有所限制雖其所以說之心不肯便已而事理之可

說者已過而無餘餘亦無足說矣夫事當盛大之時則有光輝可象既極而強引之使其無意味而可厭其矣豈有光輝

之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伊川易傳曰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憫而已天下之事

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此釋中孚大象之議中孚之象上巽下澤風感水受真信可通君子體此以詳議

之惟務盡其忠而不致苟簡以至於冤人死者刑法之最重也頃刻即關存亡君子之決之惟務致其惻恤而不

敢廢念以貽輕易之悔夫天下之無事在不當盡善心之忠而至於議獄緩死則所關最大所當盡心者也

伊川曰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恭過哀過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小過為順乎宜也

能順乎宜所以大吉此釋小過大象之辭言事原不可或過至有時而當過者所以從權而為隨時之宜也然亦不可小過豈可

矣所以小過猶可者謂順乎時宜不助於過也過而能其過乎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三者皆小過所以猶可者大過而為足恭為潔性為潔者則不可

順乎時宜之宜是謂得中之權所以為吉之大者也

伊川曰防小人之道正己為先

小人之於君子志趣不同而行事違分未有助君子之意不可不有以防之然防之之道無他只在正己而已既正則在我無取禍之由在彼亦無可乘之隙故其他防備之道雖當隨

時知戒而大要以為正己為先者何以正己存誠實過分虛偽以無失此己而已

伊川曰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此言聖人之心公平無欲所以為持身處事之本也古今稱任大責重而當

是以為道為道一以當然之道為歸而無財利物欲之端是以危疑之地者其如周公然周公之心却是至公無私未嘗有一毫自私之見

蔽其心思而亂之此所以為聖人之心體而後人莫得及之也其處也憂鬱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

之意所以雖在危處之地而不失其聖也變遷成道德體之貌存誠者志意無他也蕩蕩坦坦易明白之貌言周公以大聖人

而無私妄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內信於己外信於人雖在危疑之地終光明正大不失其為聖人也

大故亦亦為之容凡凡然進退安重無不自得若此可見大聖人之處憂患無欲而存以恭畏之心小心而用出以鎮重之度也此其所以為周公也與

伊川曰探察求訪使臣之大務此見使臣非無當務之念也使臣奉命而往所重者固在使事而一路長征虛閱歲月豈無使

臣所宜留心之處是必於所過地方探察風土民情求訪賢人君子庶幾周知風俗之不同而必以二者為大務亦可知大臣循分稱職無時無不當盡心如此也

明道先生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為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有說願往復

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此見明道立心忠誠公辨故其論事和平待人懇至無

所差錯之處未嘗不盡其忠告之意故更謂師禮曰可為我轉所談之說遠達而通之介甫才我之所論亦未敢自信以為一出於道理

之是而無可易知介甫有說欲辨實是非願更以其說往折證此乃天下公共道理原不是彼私的亦不是我私的果能講明辨別以

歸於是彼我皆有益若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求求得益耳非欲爭勝也似此和平之語雖介甫之執拗亦安得不服乎

天祺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笏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其

德量如此司竹司竹木之任也張天祺在司竹時常愛一卒長任用之及將移任交代親見卒長盜笏皮遂以法處笏無少貸罪

其罪已正天祺待之復如初時略不介於意中其德量和平如此可見天祺之自治其性情者已深故能不以罪為意以為

結息之恩又能不以遷怒存其結怨之見善惡幾乎中節矣

明道因論口將言而噤云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明道因與人論口將言而噤一句云如此情狀最是不

夫辭氣復曠

明道曰：須是就事上學，盡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此見君子之學必求有用，非徒事佔學而無當也。蓋學所以明理，理是就事上學，最為親切。如易學卦大義，君子以振民育德，此二者皆修己治人切要工夫。然必習熟既久，有所真知之後，方能振之。則此是學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乎？此二君子語所見斥於孔子者，然子路欲以事為學，則天下無難事。試之理固是強言明道以學而論，則即是學，而道理自有開歷愈進之境，又是正論，非可一例觀也。

明道先生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常似賢急迫？  
此言急迫非道也。先生見一學者忙迫，欲幾處人事之意，問其故，曰：欲料理幾處人事之繁，故不得不爾。明道化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然處之必有序，應之自有節，從容料理，亦足於人之事，曷常似賢急迫如此也。此不惟性情有所未安，即事體亦富有錯亂，則先生之應事從容，可想見矣。

明道曰：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何有？  
安定，胡瑗字也。曾為湖州教授，置經義治事二齋以教學。實體於治事，便能愛民。稽古愛民者，政事之根本也。安定之門人，既能知此，則其教成矣。於此從政何難之有？明道蓋實見其門人多有如此者，非虛譽也。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明道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此見朋友之道，當誠意交孚，然後可以有言也。明道之於吾心，有所不安，然告之而人不受，吾則言者聽者，俱難釋然矣。將奈何？明道曰：與之處則為親熱之交，而不肯告之過，則之事非盡心交矣。然告之亦自有所以善其告之方耳。要使其誠之意，彼此交通，在於未出言之前，則此心相諒已久，一言出而吾友亦信其無他受之不違矣。

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且責善之意，非徒欲其友亦信其無他受之不違矣。故又曰：責善者，朋友之道也。要使此心相孚，實意常覺有餘，而所告之言，乃是容以已常若不足，則言者重而聞者感，於人有聽受之益，而在我無見疏之辱，斯為善矣。

明道曰：職事不可以巧免。  
居一官則有一官當盡之事，所謂職事也。若欲求免其事，則必巧為規避之術。在為之者方自善其用，何以對上下比之辭職，其情更可惡矣，不可戒哉。

明道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此見君子立言宜體禮節之戒也。好言人過，已非忠厚之道。況大夫者，天子所命，通其為，則為尊，為尊者，諱之。意，則安分守節，亦存厚道，故曰此理最好。

明道曰：克勤小物最難。  
勤猶言謹也。小物，小節目之事也。大節所關，人多矜持，至於細行，則多忽略，能於此，則雖有過，亦不足為難事。蓋非存心功深，義精仁熟，動容周旋，中禮者不能也。

明道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欲當大任者，人多取才，其實不知取德。故須是德行醇篤，立心信實之人，乃可以當之。蓋篤實則事不虛假，有詳審精密之識，氣能鎮靜，有堅忍不拔之操，故能克勝其任，鮮有敗事也。

明道曰：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為人言者，與人辨其是非得失也。以理為主，反覆開陳以喻之，則其事易曉。理之病矣。是以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者，為能言之人。而義理相孚，客氣成消者，亦無不可以感人而使之悟也。

明道曰：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非義也。若論為治，不為則已，如復為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為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  
此亦為下不倍之義也。一王必有一王之法，令士君子居今之時，不安守今時之法，而欲變而後為之，則是自用自專，此意已為僭理之甚矣。又何義之與有？

明道曰：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  
此言上宜須體念下屬，心為治也。今之為監司者，多自恃其權柄，不與州縣官一體之情，為監司專欲伺察州縣之所為，以苛求其罪，故為州縣者，深欲掩飾，以瞞上官之耳目，是上下交相病也。然則為監司者，不若推誠盡公之心，與州縣共議政治，或州縣有所不及之處，其未至於敗壞，尚可有教者，則從而教之，其已難過不可挽回者，可督責之，以懲其後。至於始終蒙蔽，不聽教督者，擇其尤可惡者，去一二人，用以警戒衆人，勿復如彼之所為而已。若以察為公，非上下同心協力之道也。

伊川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  
此言辦事者之非也。易曰：言天下之至賤而不可厭也。奈何！人有因事之多而惡之者，或者不察，以其所惡為無可奈何之思，且相與憫之，不知世間事雖極其多，何一不是歸係生人之事，既係生人之事，不教人去做，則這事誰能做？誰是當做？將更責備誰人使之做乎？

伊川曰：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  
殺身皆足以成仁，舍生者所以取義，而死者之難，亦有不同者。如人有所感，忿激而死，從容就義，無敵於慷慨之迹，以死之所在，乃為義所當然，恬然就之以為安者，此乃義理之勇，非天性醇厚，學問精熟者，不足以與此。豈不難哉。

人或勸伊川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人之相接，自有當然之禮，因近貴而有所加，此則制之德。伊川所當為乎？或人不知此，而以勸先生亦難明言。第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反責以加禮，若以盡禮相責，則怨詞交本，盡在己，或不及知，禮可謂也。以加禮相責，則禮有定分，原不容加，不可言也。善禮至於盡，則亦已矣。豈有可加乎？有所加，則非禮矣。此亦不難而嚴之意也。

或問：薄佐令者也。薄所欲為，令或不從，奈何？伊川曰：當以誠意勸之。今令與薄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此見誠乃服事官長之道也。或問：縣中有主簿之職，所以佐令者也。按令則當依令而行，或簿有所欲為之事，而其令已不從，則奈何？伊川曰：此亦無他術，只當以忠誠之意感動之，使之降心相從而已。凡今之令與簿，所以不和，只是爭私家私氣之意，不知令是邑之長，有父兄之道，簿所以佐之，有子弟之道，若能以事父兄之道推而事之，事有過差則歸己之失，政有美長則必推讓其功，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懇之意，以事長上，豈有不感動得人？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又問：忠天令之不可事，而簿之不可為乎？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己，無含蓄之氣，是氣不平否？伊川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此見器量之所關匪淺也。或曰：固是為氣所使，不能和平，然亦不盡關氣，總是度量淺狹，故只知有己，自覺己之是耳。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亦上文量有廣狹，而推本言之，以為量由於識也。蓋凡人之量，固出於性生，而大要亦隨見識而長。見地高，則度量亦廣，見地低，則度量亦狹。一層顯亦有識見，則其高，一層隱亦有識見，則其低。其長者，究竟是識力所及，尚有影響之處，實於道理之無窮。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此見識量必由養到而然也。大凡人於他事，猶可勉強見長，惟識與量，不可不能然有所包涵。今人有斗智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此皆人之量，各不同而如其。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量，道也。天資也。此又即量之大者，極言之也。雖平器而言量，則又有如江河之量者。江河之量，亦可謂至大矣。然尚有涯，亦可謂之量也。聖人之所以與天地為量者，道為之也。常人之以有量見者，天資為之也。天資有厚薄，則量亦隨而大小矣。天資有量，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郭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使動了，謝安開謝元破苻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此言量有限，必窮，因引古人之矜持不得者，以為證也。郭艾、三國時魏將，與鍾會入蜀，艾請從，率眾八萬，擊秦苻堅，大敗秦兵於淝水。伊川言人之天資，有其本量，既有本量，須有所限。大抵六尺之軀，一身力量，只是如此，徒以虛體強欲，不可得也。如魏郭艾位至三公，年登七十，所處尊貴，俱備，量亦自足，好及因下蜀有功，使動了，不免自恃，以取禍。又晉謝安為太傅，風度自重，聞其姪謝元已破苻堅，時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強自持，及入，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門不覺履齒之折，竟覺強不得也。以其量有限也。然則知艾與安者，可謂天資之量而已。

益恭謹，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為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位所動一也。又以此醉人貴公子矜持之量，非可以言量也。人之量，既者，往往欲於矜持以自廣，不知矜持即是不能忘矣。如人大醉之後，心知不可放肆，故益自持恭謹，只此益恭謹之意，便是為酒

所動。雖與放肆者不同，而其為酒動心則一也。又如貴家公子地位益高，心知其不可驕傲，故益卑下謙退。然惟知道者量以此為卑謙之意，便是為位所動。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位而動心則一也。然則量之狹者，原自矜持不得耳。天資之量，固不可強之使廣，然量益終不可學。惟知得道理無窮，此心亦當與道理為無窮。則量不期其大而自然宏大，不待勉強，而包涵之量自成。今人所見日流於卑污低下者，此無他故，亦是其識量不足，故只見及此，只安乎此耳。然則聖人自然合道，其與天地為量者，固不易言，而求知乎道以擴其所見，則拘迫之量亦未必不可化也。

伊川曰：人縱有意於為公，便是私心。公者，天地之道而生人之理也。人能為公，豈不是好然為之者，只其自選，其子弟係所勸，皆不為理，此乃是私心。與選，與主選舉之事也。勸，勸其勉勵其好，勸也。言昔有人與主選舉，其子弟願用，以為此者，意為公，乃是私心也。夫朝廷選舉，公天下之事也。子弟可選，為之較正，使無妨於舉，亦是為公。若以我之與而避嫌不為理，是以此事為我私去取也。是未能忘私心者也。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承上文避嫌即私心而言。人多以古時淳樸，人皆用直道而行，故不避嫌亦自行得。後世人心不直，每多疑忌，用此不避嫌之法，恐行不得。程子曰：自是人無秉公之心，故怕人避而避嫌耳，非無可秉公之時，必避嫌而後為公也。

君實常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為者？先生曰：初若泛論人材，却可。今既如此，願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司馬溫公嘗問伊川曰：利有給事中，欲除一人補之，未知誰可為者。伊川應之曰：當初若不問其除補，只泛論人材，却好直言其人。今既將補缺，願心雖有其人，可勝此任，亦何可言。言之即是私屬矣。君實尚未語，復言曰：只出於公之口，入於光之耳，則無人知。又何必於事，殊不知我亦未安，雖無人知，亦不當說。況出入口耳，爾我明有涉私之迹，何為知之。故先生終不一言。此可見先生之一私不除也。

伊川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願與持國范夷叟泛舟於穎昌西湖，須臾客將去，有一官員上書謂見大賢，願將為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己。願云：大賢居位，卻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己，是甚道理。此見當以求士得賢為急，而問過引咎，又以見持國之服義也。持國名維，字持國，公之子，為宋門下侍郎。伊川言持國服義不自是，故不可及。曾一日與范仲淹、西湖、范夷叟同往，在坐須臾，傳事之人言有一官員上書，欲求見大賢，大賢者，持國官職之尊稱也。程子疑其有緊急公務，後方知是來求職之書。因詰之云：大賢居位，當以求賢為急，却不能求人，乃夷叟云：只為正叔太執，求職章，常使人有才不見用，倒來求見，知於是甚道理。此乃伊川以職賢為國之公道，支持持國也。



安肯開規自越若故  
程子謂其甚不可得也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更人押申轉運司狀頗不會發國子監自係臺者臺者係

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者倒申外司之理只為從前入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

此見內重外輕朝廷體統所當然不可不謹也先生因言今日在國子監供職只第一件事體便做不得監內吏人不識體統便要押申

詳轉運司狀申者自下奉上之義也程子自謂不曾發押申中狀蓋國子監自係京臺臺者衙門臺者乃係朝廷內官在外諸司有事合

行申詳之狀在內臺者無倒申外臺之理只為從前之人只計較利害遂以外須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

便至禮樂不興是自然往不得言我之所以強欲爭此體統者非無謂也須看聖人為政欲正名分處是為何見得聖人道名

爭重內輕外亦所以正名分也亦自然往不得也奈何隨例發押申狀不顧朝廷之體乎

伊川曰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世務者當世之事務知兵農禮樂

理是欲有用於天下則世務安可不通蓋天下事總是這些人辦譬如一家有多少事非我即彼原推托不得若

不通世務不知其所學何事從未有能濟世者不自格致誠正中來者也亦從未有不能修齊治平而可以格致誠正者也

伊川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引夫子之言而釋之以見人凡事當思慮而豫防也夫子言人無久遠之慮

力能整頓而無輕忽之病若事已迫則神不寧亦不能善其思慮矣近憂之必有不待言也蘇氏

謂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慮在几席之下庶民謂慮不及千百年之遠則慮在旦夕之近固是此意

伊川曰聖人之責人也寬緩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聖人之於人無處不是忠厚之意即以責人論之其用

止豈有責人無已之思乎意當多寬緩使見得聖人只欲其事歸於正當無欲顯

伊川曰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為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為者患人不為耳此凡居官者當盡其所

制之也如今之守令惟制民之產如古井田之法阻於時勢而不得為然止此一事耳其他在法度

制度之中儘有利於今無阻於時而皆其可為者特患人無實心為政多誇之而不為耳可勝慨哉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嘗曰頗常愧此四字視民如傷孟子所稱文王者也作縣者能存得此

心乎愛民猶覺未能視之如傷也推此心也其即文王之心乎意愛民亦甚矣故先生作縣時凡所書坐之處皆

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人情多奸計人短即於論前輩亦不知虛言其短不惟傷忠厚之意

在己亦未見有敢法其長處矣故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者則勸之

曰古人豈無其處故欲論前輩不

如且就其長處取之較為有益也

劉安禮云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明道先生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

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婉屈此見明道之誠能動物也安禮對立之字從幼

行新法改時律令天下言事者攻擊之甚力明道先生嘗被內旨召赴中堂參議政事荆公方怒言者以明道亦以言事之類屬

其顏色以待先生從容言曰天下事乃天下公共道理非一家私議願公平其氣以聽天下言者勿先存怨氣使言者色沮也

荆公聞之為

慚愧屈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曰使民各得輸其情為官當以親民為要臨之以威則民懼不得上聞惟以寬臨之使民有不得已之

其與革之道古人云平易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為上之道固在親民而吏以作弊為奸安可不有以御之安禮故又問御吏

近民民必歸之此之謂也而明道曰御吏亦不在於利罰之嚴與防察之密也已能不貪不虐而所以

自持者正矣則以此御吏亦習見其上之正未有不遷善遠罪以

赴官長之意以致政事之平者是乃所以格物也御吏之善術也

橫渠曰凡人為上則易為下則難然不能為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偽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已習為

之則能使人此言使人之不易也凡人之情當其為上則發號施令殊覺易為使之為下則奉命承旨轉覺甚難然究之事不親歷

已習為之凡所以趨承効力之數雖重緩急無

不了熱心中則能辭勉使之無所往而不當也

橫渠曰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此釋坎卦象辭坎卦上下

皆剛中為心全德之剛則不為物欲所說有心亨之象故行有尚橫渠言難積險之境而處之者

一心有處之而此心亨通不疑則其位而行無非天理雖極難事亦必有濟以是而往自右功也

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即

下無復凝滯之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又以此水之趨下明心亨之理今夫水臨萬仞之山遇

者蓋以水原疏明潤達可分可合可止可行不失其性故也人之居心惟

知有義理而已則此理無通不通然復何有凝滯不通所以無往不通也

萎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雖無，無由作事。

又言情與義縮之事也。蓋所謂為難異於習俗，然苟道所當為之人，亦未必非面壁之正。在己者義理未能見得，是道不足以自勝，則情與義縮不能免。每至自棄耳。夫情與義縮之病，能消去，則義理之心，便

有充長之勢。此天理不容並立者也。若不消則病常在，意思固雖難，無由作事也。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為，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與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為不為？又以氣節之士，明義理之當為則為也，在古氣節之士，未必中乎當然之則，然固然為之，非有志與者莫能如此。況吾既於義理明白，自信則心安事當何所憚而不為？欲行己者，尚其發憤而為雄乎。

伊川曰：婿初六，威家孚臨，闕家方履，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躍，得伸則伸矣。

此釋初六爻義。婿之初六，一陰始生於下，其勢必盛。其可畏也。象威家之義，其誠在於躍，時力未能動，然心未嘗忘所以動也。故至誠在於躍，得伸則伸矣。可不戒乎？君子之於小人，其當防微杜漸亦如是耳。

如李德裕處置閩官，徒知其帖息成伏，而忽於志不忘，察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

按唐武宗時，李德裕為相，君臣契合，其能開導，臣守皆畏服。德裕之事，而陰柔之漸，其當戒益明矣。蓋德裕當時處置閩官，徒知其帖息成伏，無所能為，至於小人處於一時，志不忘遠，則此意德裕而不及，德裕失其幾會，而為所中矣。豈不惜哉！可不懼哉。

### 近思錄卷十一

教學 凡二十 一 條

此卷論教人之道。蓋君子進則推斯道以覺天下，退則明斯道以淑其徒，所謂得英才而教育之，即新民之事也。

濂溪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弱，為無斷。

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此言聖人教人以變化氣質為先也。人性皆善，而所稟氣質之性不齊，稟賦為剛，剛柔之中，又有陰陽，以為善惡之分。故折而中，則之善者為義而能直，而不曲斷而明法嚴毅而強毅，辭事而堅固也。其惡者為猛而暴隘而強強梁而不順理也。柔之善者為慈而順，而巽弱而多疑，奸邪而佞也。然惡者因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唯有陰陽合德，兼得剛柔之善，而為無過不及之中者，氣質清明純粹，發而為善，無所乖戾而和也。中乎天理自然之節也。天下所共由之達道也，是聖人之能事也。故聖人以己性之中，立修造之教，既以身作則，而又訂書禮樂，以品節限制之，凡以使人變化氣質，自易其剛柔之惡，自至於善之中而止。朱子曰：易其惡則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顛邪偏勝之病矣。至其中則其誠為嚴毅。

或為惡順，又皆中節，而無為不及之偏矣。此師道之立，所以順天而有功者也。此章所謂中與中庸不同，而與古之

伊川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

此言教子貴豫，所以養其純心為聖功之基也。禮記曰：子能食則教以右手，能言則教以左手。唯女備是古人之於子，當其初生而教則已行乎其間矣。

自安習若固有之，難以他說惑之，不能入也。

人生十五始入大學，而大學之法，早已寓乎小學之中。蓋以儀為先，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是也。夫人之幼也，其天機全，知慮未開，思慮未紛，胸無偏主之見，教者正易為力，便當以義理之精言，聖賢之至論，日於其前講明開導，雖未慮能知曉，亦不必慮其知之，只當肅其心，曉其耳目，使之所聽腹之所充，皆無他說，久自安而習之，其於善之所教，若素所固有，則亦必能曉而知之矣。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雖有淫詞邪說欲以惑之，而

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

若父兄之教不先，子弟習與年長，內有弊色嗜好之私意，一發而偏，外有羣居終日之邪辭交口而誦，此時難以正道繩之，既得而難制，亦格而不入，欲反其駁以歸於純，補其缺以底於完，雖平難矣。程子曰：為父兄者，各當敬告一通也。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伊川易傳曰：君子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為儀法，故當自慎，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

此釋觀上九爻象。觀者有以示人而為人，所觀也。其亦我九五自我言之謂之我生。上九自人言之謂之其生。微有主實之義。生平行事也。上九剛居尊位之上，不當事任而亦為人所觀，必合君子乃得无咎。象曰：志未平者，不可忘戒懼也。程子曰：取而釋之，謂上九為無位之地，是君子以道自高者，然天下之人，方將奉為師表，觀我之德，於而式之，用以為儀法，則其道不可苟焉而已。故當於一身之視聽言動，無事接物，自慎其得，果其所生，常不失為君子之行。反觀無後，則道德學術，可以備表一世而人之望於我者，不亦其所望而凜然化之矣。此君子所以無一息之戒懼也。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無所事也。

伊川曰：聖人之道如天然，與眾人之誠，甚殊。邈也。門人弟子既親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既若不可及，則趨望之心愈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

此取論語之言而明其意。見聖人新善教也。聖人俯身天理，隨處發見，故其道如天然。與眾人之誠，其相去蓋什伯也。門人弟子親近其德而觀矣，入乎其中，益知其高且遠，故以足發如顛，猶有仰鑽瞻忽之歎。以知來如子貢，猶有不問性天不見美富之說。則若於聖人之道，無可幾及之理。夫聖人原欲使人終日孳孳勉為企及也。既察知為不可及，則趨望之心愈矣。豈聖人意乎？故聖人之教，雖不顯等，亦必俯而就之，不使之徒見高遠而自。事上臨喪，不敢不勉，君子之常行，不困於酒，尤其近也。而以己處之者，不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思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

蓋聖人之道雖大，而實不離人倫日用之間，眾人所能能行也。觀其言，酒因此一事，尤其近也。而徒說以己處之，自歎為何有於我，斯言也。不獨使學者天資之下者，見以為常且近，則有勉焉企及之心，即才之高而失之過者，亦當開言思勉，不敢以為近而忽之。此聖人之教所以垂也。

明道曰：愛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此言教子弟者當以學問為志，而不可有以書之也。蓋子弟之志，固可變，其輕俊者亦可變，其後之人，擇其而好之，則其志也專矣。若令其作文字，好使才氣，其志易變，其求道之志，非所以為訓也。子弟凡百玩好皆得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者，亦自喪志，如王處顏柳聖，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礙，足知喪志也。蓋子弟之志，雖專，凡百玩好皆足以奪之，無論非儒者，專攻於此，亦喪志之一端。前世如下，世之所謂真儒，柳公權善書者，風節槩槩，各有表見，以為好人，則誠有之。然終不可云知道，夫以數君子之資，力非尋常，比其志專乎道，若其志局乎此，不長進，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是故志者力所由生也，平生精力不可誤用，一用於此，便妨於彼，不但荒廢時日，而捨本逐末，才華日長，浮靡日生，於道必有妨害處。足知志為之喪，不可以其為儒者事而專治欲精之也。然則教子弟者，當當植其根本，而以立志求道為切務。

明道曰：胡安定在湖州，設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皆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發為政，皆與水利有功。此言教人者當明治道以通於用也。學所以見之治，治所以行其學，故治道不可不備。為善治水利，後發為政，皆與水利有功。講胡安定為湖州教授時，曾設數科，分為數道，其一也治民，如政教設施之方，治民如行陣止齋之法，水利如江河湖海之利，算數如律曆九章之類，各國其理明材質預先精明，以為為治事應變之用。此種實學也，劉彝安定弟子，安定嘗言其善治水利，其詳明者，其後出為政，益以與水利有功於世。則坐言起行之驗也。今人教子弟，宜勿憚於此，而徒遷延，貽人口實，學者之責，亦教者之責也夫。

明道曰：凡立言欲涵養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立言宜立，教世可以教人也。涵養意思，則義理愈顯於中，越思越精，越理越明，亦不難於此。然此可悟古今轉轉之別。

明道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欲別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教人者必有以興起其好學之心，而後樂之不厭。若未見此中意趣，心多扞格，則古詩三百篇，灑灑然其意味深長，故夫子云樂於詩，又云詩可以興，如首篇關雎之類，尤為正家之始。最極切要當時鄉人，邦國皆用之，正欲使人日聞其詩，有以興其樂之正，而無不為之風也。然此等詩言簡而意深，奧老師宿儒，固得語語而後通，況童子乎。今欲別作易曉之詩，教之以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便習為易能之事，朝夕唱歌，意趣固如，似於小學不為無助。朱子嘗作六經四書中要義，約為韻語，且曰性理詩，以調其子，亦即明道先生別創詩作之意也。

明道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孔子曰：立於禮禮以善，故禮為本。而有節文禮數之詳，故君子以禮為守。此言教最為得之，正欲學者於日用行動之間，得依禮持守之地也。

明道曰：山至著入至簡，可使不得叛而去。子曰：山至著，入至簡，可使不得叛而去。自後關中之學者，多尚氣節，蓋其氣節。

明道曰：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反將理低看了。聖門教不虛傳，苟學者見未到而驟語之，不惟教無由入，學無由明，所聞不深徹，反將妄

明道曰：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己。此言教人必以誠，誠者，體始徹，故射禮雖細事，而所以導其和射，所以正其志，不誠則不能中，射之節，使可見人誠，所以成己也。古聖人立教，合下即使之，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蓋道無窮，本末自灑掃應對至精義入神地位貫通，只一理，所以成己，豈止灑掃應對乎哉。

明道曰：自幼子常視毋誰以上，便是教人以聖人事。說見曲禮，禮與不問，誰欺也。聖人無妄，常示毋誰便是教以聖人功也，勿誤乎。

明道曰：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詳見論語本注，子游問子夏以其小者近者傳於門人小子，而其大者遠者，則俟後之問，故言有所私吝，不知理無異，教必以序，先後者，教人之序也。是教他從小者近者先理會起，漸漸至於大者遠者，非一傳之後，便不復傳，而有心倦教，程子取子夏之意申明如此。

伊川曰：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日說盡，只是教得薄。今人授講，解說動輒說書，不知學者未嘗體會其中奧之講說，只作一場空話，那能融貫，此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非古意也，轉使人薄，學者須要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日說盡，只是教得薄。

伊川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異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此言教養人材，使有定志，方能固志以成德也。人材皆是自幼養成，但當耕時，才之可教與否，尚未可知也。古者大學之中，而業為士，其不肖者，則復之農畝，養其農，蓋才分則業分，士農不異業，而業分則士農判。今之學者，入小學，養其德性，其放心而試其可教與否，迨至十五而其才見矣。於是擇其才之可教者，聚於

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

遺思錄 卷十一

二九七

明道曰：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蓋道無窮，本末自灑掃應對至精義入神地位貫通，只一理，所以成己，豈止灑掃應對乎哉。

明道曰：自幼子常視毋誰以上，便是教人以聖人事。說見曲禮，禮與不問，誰欺也。聖人無妄，常示毋誰便是教以聖人功也，勿誤乎。

明道曰：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詳見論語本注，子游問子夏以其小者近者傳於門人小子，而其大者遠者，則俟後之問，故言有所私吝，不知理無異，教必以序，先後者，教人之序也。是教他從小者近者先理會起，漸漸至於大者遠者，非一傳之後，便不復傳，而有心倦教，程子取子夏之意申明如此。

伊川曰：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日說盡，只是教得薄。今人授講，解說動輒說書，不知學者未嘗體會其中奧之講說，只作一場空話，那能融貫，此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非古意也，轉使人薄，學者須要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日說盡，只是教得薄。

伊川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異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此言教養人材，使有定志，方能固志以成德也。人材皆是自幼養成，但當耕時，才之可教與否，尚未可知也。古者大學之中，而業為士，其不肖者，則復之農畝，養其農，蓋才分則業分，士農不異業，而業分則士農判。今之學者，入小學，養其德性，其放心而試其可教與否，迨至十五而其才見矣。於是擇其才之可教者，聚於

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

遺思錄 卷十一

二九七



橫渠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非唯君心，至於朋游學者之際，

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此因孟子之言而推廣其義，朱註謂：蓋格心者，正本清

源之道也。朱子曰：此是精神靈氣自有感格處，然亦須有箇開導處。不似默然而已。伊川所云至誠以感通之，謀力以扶持之，明理義以致其知，杜蔽惑以遠其意，是也。道全德備之大人，固

以此事若學者於朋友交游之間，亦當準以此道，不必深為辨較於立論之異同，但當探其本心而整頓調理之，使反其不正者而歸於

正，此即所謂格心之非者也。蓋議論之所爭者，小格心之所補者大，至於非心既格，則議論亦終出於正矣。每見

伊川與游者見其聚訟，而終歸於一，誠謂天心術未必粹然一歸於正，惟無能格其非而整理之者也。

橫渠曰：人教小童，亦可取益，料已不出一益也。此言教小學之有益，蓋伊川所謂小學也。蓋人皆以教小童為有妨於

是為辨察已自使不得時常出入，不出入則

少外物之誘，非自己得寧靜之道一益也。

授人數數，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教小童者，必授之以書，且使之不是一時便

之文章，夫讀書以授小童之故，而使之

適當在日，在已又得時習之功，是二益也。

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為愛，則不敢

墮。四益也。且在我之威儀必謹，亦學問要緊工夫也。而教小童，則必正其衣冠，使子弟有所瞻視，使子弟有所取法，是得小

童以攝自己之威儀也。非三益乎。凡人之志氣最易，其有願隨委靡之病，教小童則受人教育之託，常恐因已教壞人之

才質，以此為憂，則必自求其有可教人之本，而不敢自隨其所學，豈非四益乎。

此蓋舊列十卷末，蓋平應云：當在十一卷之末，以所自自是教學事也。今從之。

### 近思錄卷十二

警戒 凡三十

此卷論戒謹之道，修己治人，皆存警省之意，不然則私欲易萌，善日消而惡日積矣。

濂溪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此言知戒警

為先也。子路天資剛果，孟子稱其聞過則喜，若喜其得聞而改之，是勇於自修，而非以博名也。然而名者，重於無聞，至與舜禹並駕，若

子路者，尤為百世之師矣。蓋人幸而有過，雖身之有疾也，過必得人規，始知所以改之之方，疾必得人醫，始知所以藥之之劑。今人有

過必諱，是白掩護其疾，忌醫下藥，必阻滅其身，彼事其甘而不悔悟，豈不可哀之甚

哉。夫子屬意戒謹，三致意而周子又說到誠身，誠性，誠身，誠性，誠性，凡君子各宜猛省。

伊川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險於祿，則難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覆敗者也。此言人當修

之地，為祿過於德者，皆非有心於祿，而祿有不期自至之理。蓋上天無私，惟德是親，修德所以積善，得祿便是有福。德善日積，則福

祿日臻，若天理之公也。故德勝其祿，雖所享者厚，不為過化何樂與人，亦修於下天，道應於上，理有固然，非作故也。若夫德善未積，

所享雖薄，猶懼不償，況隆盛乎。自古以隆盛而致

覆敗者，山失道而無德人，可不汲汲修德乎哉。

伊川曰：人之於豫樂，心說之故。近遊，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

不俟終日，故真正而吉也。此釋豫六二爻象也。豫安樂也，此安樂之地而心說之，不肯決然捨去，故遲之又遲，至於耽戀而

不能已。此常情也。豫六二爻居得正，又無應，特立自守，其德安靜而不躁，動如石之堅，雖有不

可移者，惟其德如是，是以去之之速，不俟終日。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蓋中

正故其守堅，而能辨之早，去之速也。大抵豫雖安樂，然處安思危，不可自以為安，而耽戀且至於久，久則反以溺人而憂至矣。

於便安之境，外物足以奪其守，所以心為昏蔽，事至莫辨。又安能於吉凶禍福未乘之先，早圖而避之。惟中正，淡然無

欲，物不能奪其守，是以能見幾而辨之早，不待日而去之速也。大學曰：安而后能慮，周子曰：靜思則明，其是之謂乎。

伊川曰：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遂豫而不戒，則多致危亡，故制治於未亂，

伊川曰：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聲

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此極言安樂之害，見常人之樂，君子所懼也。蓋方盛之時，乃將衰之漸，雖曰天道，實由人事，驕

侈然不知亂之將至，惟聖人為能思患而豫防之，則

可以久安長治，有天下國家者，奈何不知所戒哉。

伊川曰：復之六三，以陰陽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此釋復六三爻傳也。震下坤上為復，復之六三，以陰居

陽而動，屬失履，而不能固守。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復貴勿失，以安靜而固守，乃

其德者也。釋頻復二字之義。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復貴勿失，以安靜而固守，乃

可知。故曰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屢失，此釋屢字之義。聖人開其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

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失可危而復則可與，聖人欲人為善，故開其遷

善之道，與之之意，及危之之意，覺係於一爻，而

云厲无咎，尤若者，蓋前過也。若曰不幸之中，猶有幸焉，非可以其屢失之故，雖復無益而併戒其復也。蓋以其屢失，使知所戒，以

其屢復，則無咎，使知所戒，或動而後，使人遷善之道，以其過在失而不在復，聖人憐憫之意也。兼釋无咎二字之義。劉賢曰：頻復不

已，遂至速復，蓋久則玩而怠，玩而怠之極，終亦必不

能復。如上六之象，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不可不警也。

伊川曰：啜菽飲水，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幽察而多疑，啜之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

而其才性如此，自啜菽也。此釋上九啜菽二字義也。離上兌下為啜，上之為位，虛啜之義，則為啜。九為陽剛，以剛在，則為剛

處之，故離上又與六三本為正應，實不孤也。但三為二陽所制，未能來合而已。以剛極

明極處啜之位，其才性如此，自啜菽而難合也。雖有正應，亦不合矣。何往而不啜菽哉。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

離。離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蓋人不可過明，過明則多自疑，疑人又不可過幽，過幽則生乖離。如今之人，雖有親離，自語伊戚乎，惟能以此為戚，庶乎先發後合，而不至於離也。

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伊川易傳曰：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為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此釋六三爻義，負者，小人勞力之事，乘者，有德君子所御之器，寇至者，非有所指，信言無其德而居其位，必致見奪於人也。真正也。程子之意，以為解之六三，以陰柔居內卦之上，是為小人竊居盛位，有負且乘之象，雖非其分，然思奪之難使勉為真正之事，然而氣質陰柔，自是卑下，本非可在上位之物，才德不稱，終見來奪也。世之盜得陰謀者，可以戒矣。

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為君子矣。復設一辨，以為小人勉之不已而為大正，則可以免吝吝。因言大正之事，斷非陰柔之質，可勉而能。若能之，則有變化氣質之功，無才無德之小人，且化為有才有德之君子，不得復以小人目之矣。何吝之有，然而必不能也。所云勉為正事者，不過發不自量而為益之招也。

與衆同利，無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方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此釋益上九爻義，蓋下體上為益，益之上九，以陽處極，非能行益於人，而欲自求益之甚，故其益而若或擊之。擊者，也。程子之意，以為利必爭，爭則不可善。公天下之無私者，理也。乘之，公好者，利也。有以至公存心，推而準之，不失乎理之正，則天下之利，與天下共之，已不徒奪於人，人亦欲與之同其利。若偏私私意，尚欲利己，必得而忘義理，雖損人之事，有所不顧，則人之好利，誰不如我。亦必與力爭，不但莫益，更有擊而奪之者矣。夫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曰：不奪不讓，聖賢均與也。

艮之九三曰：其限列其夤，厲薰心。伊川易傳曰：失止道費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強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此釋艮九三爻義，限，身上下之際，即腰際也。列，絕也。夤，夤也。薰，薰也。伊川釋之，以為艮也。三居內卦之上，實內外之分，而過剛不中，當限之處，而其限則一體之中，不得屈伸，上下列隔，如列其夤一，般是強止於所不當止，不能以時而變於一定，其堅強執如此，以此處世必乖違，與物不相合，其危道也。

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忿戾，焚燒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薰心，謂不安之勢，薰燥其中也。因取處薰心之，固一隅以為止，而舉世之大，至莫與之相宜者，則身之所處，艱而多阻，蹇而多難，有所不得則忿，有所不得則戾，如火之將焚，如木之見焚，安適於中，豈有安舒寬裕之理。此其所以厲薰心也。本求靜也，而動反隨之。本求安也，而危益甚焉。厲薰心，謂不安之勢，薰燥其中也。故而極言之，拘

見內也。夫心者，一身之靈，以為止而不得其宜，遂至於此，可見理則安，失道則危，當止不當止之間，亦爭乎理而已矣。

近思錄 卷十二

三〇七

伊川曰：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此釋歸妹六三爻義，兌下震上為歸妹，少女也。兌以少女從震之長男，又兌與震動是其情以說而動，人情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況從欲而定，遂乎故程子推廣之，謂大凡以說而動，皆本有不失其正性者，所當深戒也。

伊川曰：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義，此常理也。若徇情肆欲，惟說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逞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此釋歸妹三節象辭，男女交媾，本天尊地卑之序，夫婦配合，乃倡隨隨隨之義。此理之常，當即正也。宜剛者失其剛，宜順者忘其順，傷身敗德，豈人理哉。此歸妹之所

以因而往，無利也。故君子重以爲戒，而發乎情必止乎禮義焉。

伊川曰：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巧言者，巧佞之旨，令色者，善柔之色，皆工為媚說，以大舜之聖，且猶以此爲畏，況其下焉者乎。凡說之道，易入而可畏，莫不如此，此不以其道不說者，斷必歸之君子。

伊川曰：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捨己從人，盡天下之誠，則不能成其功。堯方命圻族者所不能乎。此言任天下之大成，成天下之大功者，非一人私智所能集也。如堯之時，洪水滔天，擇人而治，此非易任，必以至公之心，不矜不伐，用人由己，使天下有一得之謬，皆得自盡於前，是以迄有成功。如四岳所薦之鯀，乃命圻族之人，豈能勝此大任乎。方不順也。命，天理也。圻，族類也。上，不順乎天理，下，不依

乎人情，自謂已賢，自謂已智，任意而行，烏能有濟。舜雖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敬，故其自任益強，嗚呼！圻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其惡益顯，而其功卒不可成也。大舜所少者，非才也，蓋所治，固非尋常他人所可比。凡人而無才，猶不敢師心自用，惟少有才，其功略有可敘，謂人莫己若，故其自任益強，嗚乎！情，反乎理，敗壞乎族類，日益甚，於是公議隔而得矣。莫聞，人心離而事業莫共矣。是以當時雖之，其惡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觀書所云：其與爭功，莫與爭能，帝之所以發

焉者，其即鯀之所以敗事乎。

伊川曰：君子敬以直內，徵生高所枉雖小而害直則大。此發明論語所言之意，君子居敬以直其內，不容有一毫私曲也。為有曲意徇物，多少周旋，自欺欺人，所枉者事。雖小而有害於直，則甚大，故聖人因以立敬。

伊川曰：人有怨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剛以理為主，有以勝物，而常伸於萬物之上者也。人若有慾，則為物壓得頭低，常屈屬於慾，而剛上萎矣。剛與慾正相反，其於論語剛德之辨，辨之精矣。

伊川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君子小人之分，分於仁不仁之間而已。故人不

近思錄 卷十二

三〇八

近思錄 卷十二

三〇九

近思錄 卷十二

近思錄 卷十二

近思錄 卷十二

同其過亦當各以其類辨之。君子失於厚，過於愛，或為無心之感，觸不能自禁，或為事勢之逼，迫不敢自白，如此之類，雖亦為過，知當自止而歸，若小人則一於薄與忌，肆行墜入刑獄，中矣，過豈可論乎？夫子所以有觀過知仁之論也。

明道曰：富貴驕人，困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人有驕心，無一而可以富貴驕人者，此俗輩也。氣盈謙虛，卑卑何足深論，是驕何從生，立心為人起見，便是移外之學，一段浮氣，恰似更是甚處。

學問驕人，亦極害事，蓋君子之學為己而已，義理無窮，動學好問，見不見之端，招招皆學，自家永無邊益，其為害豈細哉！故成其美處之不可也。

明道曰：人以料事為明，便駸駸入逆，詐僞不信去也。料事，揣料事機也。逆者，未至而逆之。僞者，未見而意之。詐，謂事之無以揣料時事為明，因未必悉中乎事，即幸而偶中，我已自處於詐不信以待事之來，豈非漸入逆德去耶？周子曰：謂能料事，則何曾千里學，當以誠而明，勿學此等人也。

明道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要恰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卻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卻已先不好了也。外物，聲色、味以及一切貨利皆是也。既謂之外，何須要好，自家身心不好，便不可復值，忘生不要好，已先為物風，物好則身心已不好了矣，可笑之。

世人無識，於外面討好者，謂其可以奉身耳，豈知復自家之身心，幹辦沒緊要之外物，欲以奉身，可哀之甚，此即孟子所謂以小害大賊害貴也。

明道曰：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為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卻最是。人心自有天理，故流行而天機於焉發動，何至昏暗不明，只為在外之嗜慾，入而亂之，便昏暗了，雖嗜慾亦人不能無，而向之則為入欲，欲二者常相消長，故莊子有云：嗜慾深者，其天機淺，莊子固與此言卻最是，蓋嗜此而忘之，又豈則天理自漸漸明矣。

伊川曰：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機事，謂機巧之事，機心，謂機詐之心，莊子曰：有機巧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蓋當其閱機事之時，見為巧，欣然有助於中，是喜之心也，既以此為喜，便好行小慧，如種田者下一種子，久而自熟。

伊川曰：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周羅，猶俗云包攬也，心不物來順應，則於事之可信不可信，當為不當為，皆於其事之至而立決之，那有疑病與周羅之病，人心有二病者，其根皆伏於未有事之先，心本直也，而有以障之，則疑端伏矣，心本虛也，而有以擾之，則周事之端生矣，是皆為心之病，故事之至也，必有不當疑而疑，不當說而說，惟居敬窮理而已。

伊川曰：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事無大小，惟理是視，若計較於大小之間，則有苟成成就之心，便是利根，必至害道，其弊也有託為所屈者，小所伸者大，如陳代枉尺直尋之說，謂功利為可徵，謂道義為可較，其病不可勝言矣，原其初心，止為計較大小，自然為之，遂至於此，最宜深省。

伊川曰：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均是人也，雖然與天地同其體，何以謂之小人小丈夫，彼自小之耳，易於氣質，曰：利欲所為，豈七尺之身，自安於小而不小之，夫豈其性惡哉！孟子曰：從

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此之謂也。

伊川曰：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此辨公私於心術之微也，事雖為公，而所以為之之意則私，這便是私，所謂有所為而為之者，皆利也，聖門於假仁假義者，辨而斥之，其論觀人則曰：察其所當正心也。

伊川曰：做官奪人志。葉平巖曰：仕而志於富貴者，固不必言，或雖警乎是非子審之境，而此志動於富貴與樂之私，誠雖於建功而仕，當則為不為利，不為害，固位釋單，若立榮之則，而此志陷於計度區畫之巧，皆足以奪其志，愚謂此為德未成者言也，若理義素明，操持堅定，學論可行，志就而奪之，如可奪則亦不得謂之志矣。

伊川曰：驕是氣益，吝是氣歎，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事皆不足，必有歉歎之色，此香與驕同病，學不可不戒也，蓋驕者於吝，故為氣益，吝者於驕，故為氣歎，惟其氣歎，是以常不足，於財如是，於事亦如是，終身有歉歎之色，而無至大至剛心，廣體勝氣，故驕吝皆學問之累，而吝者吝之本根，人當善養浩然之氣，使其氣常充，則自無此病也。

伊川曰：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為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為，則駭且懼矣。人不學不知道道者，是是非非，一毫不容走作，世上胡行亂走，誠疑於道理上不明白，如人後，灼見理，回思前日所為，大是錯謬，豈不自為駭懼，又何異醉夢中，雖然一覺，若若於不學，學生沈沈成性，而不自覺，而人駭之，已不自覺，而人懼之，則亦妄人也已矣。

邢恕云：一日三點檢，明道曰：可哀也哉，其除時理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明道責之，邢曰：無可說，明道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曾子三省之學，非是一日只三省，其餘都不事無處，不宜用其心，今邢恕泥著三字，做其意而為之說，曰：一日三點檢，又不言所點檢者何事，明道以為可哀，其放肆之時多，修省之時少也，故曰：除時理會，其甚蓋與古人之誨除實於古人之意若錯，可見自己不曾踏實用功，若曾用功過來，便知此身那一刻可放，鬆那一件不要理會，安得只云：一日三次，又奸向人面前說一般大話，其若動學不修者，明道責之之意，尚欲其過已體認，引伸其改也，乃含糊答覆，謂無可說，作不認罪心，選就欺明道，謂無可說，便不得不說者，猶言即此三字，便不得不為之辨正也，其裁抑之之意深矣。

橫渠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欲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論衣食之閒，燕遊之樂耳。禮義者，生人之出也，民不知學，不得以禮義為之事，實之則亦姑處勿論可也，既為學者，便當為上等之人，乃亦捨禮義而不講，飽食以終日，所謀何欲，所為何事，衣冠士類，竟與下民一般，其所事只是衣食，則志趣可厭，其所樂只是燕遊，則品地可知，未足與語也。

橫渠曰：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意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惑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為物所移耳，欲入戒海音以養聽，而絕嗜也，豈聲音之

移入至易，而人心之感復難，非徒音韻之異，而音韻則漸就懈弛，因之離違不檢，其受感也甚於珍玩奇貨，被以目捷，固足喪志，此以耳受是移心，凡百嗜好，從此來探矣。所以孔子必放而絕之，亦由入耳感心深見其然，但聖人主察定口，能不不移耳，否則滅天理而窮人欲，其究有不勝言者，君子其鑒。

橫渠曰：孟子言反經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先立，心中初無作，惟是左右顧人，情不欲違一

生如此。經常世古今不易之常道也。天下是非非必有定理，而人心好善惡無自定見，今鄉原浮沈俯仰，無所可適，其義理不立，中無所主，惟務悅人，以是終身，乃亂常之尤者。君子反經復其常道，則是非昭然而鄉原偽善偽行，不得以感之矣。此孟子特揭以警世，而張子欲人知所自立也。

近思錄卷十三

辨異端凡十四條

此卷辨異端，蓋君子之學雖已至，然異端之辨，尤不可以不明。苟於此有毫釐之未辨，則貽害於人心者甚矣。

明道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此言世變愈甚，邪說愈熾，不得不詳而論之也。楊，楊朱也。墨，墨翟也。申，申不害也。韓，韓非也。諸公亦各別名法術之學，佛本西域之人，以竊滅為宗。漢時其教始入中國，老子名聃，周柱下史，其書論清淨無為之道，周禮以來，聖學衰微，異端熾起，若是以譭世惑民，然論其害，則有甚不其之殊。蓋至佛老而虛奪離絕之情，險巧僞淨之態，雖服衣冠通令言者，亦受其感而莫之悟也。

已。楊氏為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開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此中言楊墨，疑似於無欲之仁，實是自私而不仁，兼愛疑似於無私之義，實是泛濫而不義。蓋非仁非義者易明，疑仁疑義者易惑，不有以圖之，恐為人心之害，而流入於禽獸。此孟子所以昌言排之也。若申不害韓非之徒，不過精巧名法術，以弋爵祿取功利耳。淺陋易見，不足為害。一本作：為我疑於兼愛，疑於仁，謂楊朱一身之外，雖然弗恤，疑於義，而不知有攻身之術，而非義矣。墨無所不愛，疑於仁，而愛無差等，視至親無異於人，則非仁矣。語勢更順。

所以為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此中言佛老之害也。佛老把入倫物理，滅滅掃蕩，其遠道而愈心，而不知仁義禮智為心性之所固有者，老其以虛無為道，而不從日用所當行處體察其所以然，則言心性通害心性，言道德害道德之惑人也。聖人其迷時，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古者楊墨深詬，孟子詳而闢之，原知也。此楊子之害，所以襲孟子者，今獨無孟子其人乎。聖道不終息，斯民有先覺辨析，伊川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於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

是也。此見正道不可有毫髮之差，儒者當慎之於始也。始之不慎，所差不過其微，而千里之纒，有不可救正於終者。如聖門子張子夏，皆潛心正道之儒，即夫子時為過不及，亦以中道律之。略有些子差，耳然由子張之才高意廣，泛愛容則漸至兼愛，由子夏之篤信謹守，規模徐緩，則便至為我。初為儒者，未就異端，可畏也。就是楊墨之異端，尚疑疑仁疑義之說，豈敢說親君父大倫，而孟子窮兼愛之極，必至以路人視其父，為我之極，致必至自私自利，而不知有君，豈是善論善乎。胡敬齋之言曰：入頭最怕差，將來無救處，下手又偏偏，將來偏到底，放程子教人讀大學曰：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其教人讀中庸，又曰：子思恐其久而差也，聖賢兢兢如此。

明道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外於道也遠矣。此見順理處倫，所以為德。誠親法，所以為禮。禮之正之也，蓋天下無性外之物，循其性而行之則為道，故道

體之類，皆所謂道，欲欲與離之而有不可者，今釋氏以地水火風為四大，謂四大幻假而成人身，截滅幻根，斷除一切，則是毀棄人倫，而不知有親疏去四大而不知有己，不知有親身於何來，不知有己心於何存，身心俱滅，道於何寄，其外於道也不亦遠乎。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夫天下原不能遺物，當的道理，不可以一毫私意與乎其間，故君子無意於可而必欲為，無意於不可而必欲不為，惟義所可，從而可之，義所不可，從而不可之耳。此君子無須臾之離道，而與道為無間者也。今釋氏以寂滅為可，而以是非事物為不可，是以莫生適心，不比義視道有差缺之處，而有所開闢矣。豈知道無在而不任，現有無色相，何能斷除色相，現在世間，何能脫離世間，出家乃可求道，則必在無世，亦覺其背天地之理，而於天地全體之流行，未嘗見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末之有也。就釋氏之學論之，習定此心，收斂虛靜，亦若吾儒常惺惺之法，與所云敬以直內者相合。然天下事理，各有當然之義，一切掃滅，不求精察，則有體無用，吾儒所云義以方外者，末之有也，既無方外之義，則

敬之云者，亦只是一箇空覺，無所主宰，猶無。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放肆，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惟其不知內外合一之道，故其為或偏於敬，或偏於放，今人為其所感，而不之辨，一味拘滯固執，不化者，則勞筋骨，費居屨，乞鉢入於枯槁，而無人道，其破破白惡境，諸通

不



遺棄則淨無遺故趨避而後天地是皆外物以爲道之名名爲大白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通以見佛教之證也若吾儒則率性之謂道動靜各正體用無間既不閉於拘亦不失於肆其所謂曰天命以至於我無加損焉者而其理聖人於易篇之夫易廣大矣其言精義入神言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言有天地然後有萬物及有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歸之類凡以見天地之間無道非道者多矣雖離此道則列於河漢矣

明道曰釋氏木怖死生爲利豈公道

此言釋氏不知死生之理不識性命之源不曉爲善之公皆以利己私心成爲異學爲教者也其家放死死者無能復生無能復死無能復生無能復死無能復生無能復死

開斷非道也。凡釋氏之說豁然頓悟立地成佛若超出於道德性命之上者係地快捷然道器不相離而眼都是實理那能發得下

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夫道散於事物具於心而原於性孟子曰盡其性也即大學所謂物格知至也彼釋氏誠心恍惚之則其見心影子未嘗見其面許多道理故不肯實用存養之功若孟子所謂存其心養其性一段說話彼固曰出家獨善

便於道體自不足。使釋氏論所謂知性則知道在人倫庶物無一可道本非不足在家處中儘有許多可學可達者豈肯蔑視君親

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尙有不化豈有立爲教而人可化乎

明道曰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駭駭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爲邦孔子既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非而復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人然而於己則危

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直誦言說只是須著如此戒慎恐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

色之增進學欲者道不相而論其爲害則一且須如此屏絕否則有漸入其中而不自知者蓋學者不消言信以顯子之賢孔子既告以四代禮樂而猶或以放鄭聲遠佞人且明斥其弊大聲與心通淫自內出戒之宜也不彼佞人者口給與人是他一邊

也。似非切已病痛然已不能進而退之則危所以然者以能變亂是非使人移其所守故危也不獨夫子告顏淵即禹亦曾以巧言令色戒矣然其言曰何畏乎何也畏者戒慎之謂豈有巧言令色在不消言畏者只是中無主宰使著戒慎恐不免說善儒於身心性命道理未能原始反終實見人倫日用無道非道則雖曰以釋氏爲戒而未嘗不繫於其中故學者不消言常戒只要反求自信到自信後便如冰炭之不相入不能以彼之非亂我之是也程子曰云知玉知石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知也

明道曰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替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

只爲從那裏來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替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此言釋氏不知萬物一體之理所以欲脫根塵而不知皆私妄之見決無是理也人

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知萬物一體之無礙何至於形氣之私而不能相通只爲將自己軀殼上安起意心算理是私私之

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待故卻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爲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

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販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沈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明道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餬食口用不違衣服飲食所以養生也不有不謂則傷生之事出其中是故寒暑因乎運後天而奉天時機獨得其正不以口腹之害爲心上

此窮究釋氏之病源而告之也蓋他許多說話名爲捨身實是愛身始於有我之私爲這軀殼無礙故得故設爲盡去根塵一切淨蕩之說皆如蟲之爲物至小者也爲食負販不勝其重更復取物在身越多越重又如抱石投河

不知放下石頭只嫌其重終日沈溺而已厭惡煩難容煩煩惱怨欠快活若克去己之私探此身所從來則身一日生即一日備萬物之理而不放其身於枯木死灰終不知人人生在世無一事可廢無一物可少那

此窮究釋氏之病源而告之也蓋他許多說話名爲捨身實是愛身始於有我之私爲這軀殼無礙故得故設爲盡去根塵一切淨蕩之說皆如蟲之爲物至小者也爲食負販不勝其重更復取物在身越多越重又如抱石投河

以導氣延年聰明之士爭慕效之故人亦有以爲此問程子者不知術非君子所貴而理則口用不違衣服飲食所以養生也不有不謂則傷生之事出其中是故寒暑因乎運後天而奉天時機獨得其正不以口腹之害爲心上

此窮究釋氏之病源而告之也蓋他許多說話名爲捨身實是愛身始於有我之私爲這軀殼無礙故得故設爲盡去根塵一切淨蕩之說皆如蟲之爲物至小者也爲食負販不勝其重更復取物在身越多越重又如抱石投河



引取論其開，指為大道，乃其俗迷之天下，致善惡智愚，男女咸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開氣，生則翫耳目，恬智之事，長則帥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駭，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述，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入耳，上無禮以防其僂，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誠淫邪通之辭，竊然並與，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

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太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

佛敎自漢明帝入中國，至梁武帝，則益盛，蓋遠之天下矣，儒者未得容其窺觀學之門，蓋已為佛說引取論其開，遂指其說為大道，迷而不悟，致使天下從風，人人著信而不往，縱有英才，則生則翫其耳目，恬智之事，長則帥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駭，其驅率乃謂不假修為，立地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不修而至，故謂不必求其述，不必事其文，此人倫庶物所以不明，而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入耳，上之同治者不修先王之禮，則無以防其僂，下之為士者非通聖人之學，則無以稽其奸，使波淫邪通之辭，藉合興起，皆出佛氏之門，蓋千五百年於茲，文人名士，胸無主見，往往陷溺其中，即精神不慮者，亦不能辨析，蓋正言顯斥，佛說之害人，久矣，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而有太過人之才，曷能以卓然立於邪說橫行之日，而與之較其是非計得失哉。此其所以為非計得失哉。

至梁武帝，則益盛，蓋遠之天下矣，儒者未得容其窺觀學之門，蓋已為佛說引取論其開，遂指其說為大道，迷而不悟，致使天下從風，人人著信而不往，縱有英才，則生則翫其耳目，恬智之事，長則帥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駭，其驅率乃謂不假修為，立地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不修而至，故謂不必求其述，不必事其文，此人倫庶物所以不明，而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入耳，上之同治者不修先王之禮，則無以防其僂，下之為士者非通聖人之學，則無以稽其奸，使波淫邪通之辭，藉合興起，皆出佛氏之門，蓋千五百年於茲，文人名士，胸無主見，往往陷溺其中，即精神不慮者，亦不能辨析，蓋正言顯斥，佛說之害人，久矣，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而有太過人之才，曷能以卓然立於邪說橫行之日，而與之較其是非計得失哉。

近思錄卷十四

觀聖賢 凡二十 六條

此卷論聖賢相傳之統，而諸子附焉，斷自唐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道統相傳，至於孔子，孔子傳

之顏曾，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遂無傳焉，楚有荀卿，漢有毛萇，董仲舒揚雄諸葛亮，惟有

王通，唐有韓愈，雖未能傳斯道之統，然其立言立事，有補於世教，皆所當致也，迨於宋朝，人文再

開，則周子唱之，二程子張子推廣之，而聖學復明，道統復續，故備著之。

明道曰：堯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

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此段論堯舜禹湯文武，以為聖人之德，非品第其優劣也，堯曰欽明，舜曰濬哲，禹曰稽古，湯曰建國，皆無精窮，然自古未有以定之者，直到孟子，以為堯舜為性之，以湯武為反之，分別出來，後人方知有生與學之別，蓋性之善，得全於天，無所汙染，不假修為，生知安行之事也，反之者，

性，其體道以復其性，學知利行之事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則而究未嘗別，文王之德，誠不虛不知，順帝之則，則亦生知之性也，故曰似堯舜，夫子之贊禹曰：無疆，其明德遠矣，顧得精一執中之傳，而為堯舜之見，且其克勤克儉，不矜不伐，則亦學而能之以復其性者，故曰似湯武，聖人為能盡其性，性無不盡，則初雖有安勉之分，及其成功，一也，故曰皆是聖人，然則堯舜之功，以全性之，聖人無不盡於行法俟命之君子乎。

明道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

此反復形容聖賢氣象，欲人潛心體認，反求諸己，而學之也，夫子陰陽合德，不剛不柔，太和充滿，理通如一元之氣，渾渾淪淪，自然見其止，即其驗也，孟子亦亞聖之才，而有所謂明覺毅齊莊肅之意，如諸侯不往見，管仲不肯為，所謂併秋殺盡見者，亦於此驗也，仲尼無所不包，顏子亦不達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齷其材，蓋亦時然而已，元氣貫通乎四肢，則無所不包，此仲尼之道，全體備，非一善可名者也，存意於生，則有自然之和氣，此顏子之不達如愚，與聖人合德，令後世可以想見，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秋爽氣清，高瞻軒朗，此孟子之英氣，發越為露，其才蓋亦曠國之時，異端熾熾，又無夫子主盟其上，故其衝道之難，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

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天地無心而成化，雖日發育萬物，人莫得窺其迹者也，仲尼之一理，渾渾淪淪，曲當如是，豈已風雲變，化雖不知其所以然，而微有迹可見，如顏子為仁之問，明之默，庶乎可以窺測其微也，泰山巖巖，立萬仞，其中涼物，昭布列，如孟子一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是弟，孟子儘是雄辯，大抵聖賢所造，非學者可及，孔子儘善發揮，透徹不留餘蘊，其迹著明也。

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此言曾子學聖人之學，心聖人之心，所見者大，象高明也，曾子立志誠實，反身循理，情一貫之，已傳聖人之學矣，後來德日進，而不可及，幾至聖人地位，如易翼之時云：吾得正而驚，又何求焉，非其心聖人之心，所行不踰矩者，安能為此言，學者且勿於言語文字上求之，看他一息尚存，樂善不飽，是何氣象，豈不極好，由其平日嚴嚴兢兢，臨深履薄，真見得天地間只有一理，造次顛沛，皆必於是，一或不正，無以中處，乾坤而成其為人，所見之大如此，故其氣象，從容自得，人雖能勉強說幾句好言語，亦若有得於道，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者，蓋循理則日進高明，篤實而後有輝光，氣象不從外得也，程子又曰：曾子易翼之際，與行一不義，一不孝，而得天下不為者，同心非以其所見之大，可以博於聖人之域哉。

明道曰：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

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經所以明道也。一字一句之差，則失明道之本指。而與諸儒說得以前之故，係以爲雅。孔子

門人弟子各分支派。精相師授。未免拘文牽義。於已見之偏。惟子思得曾子之傳。作為中庸。孟子又得子思之傳。作為七篇。理實厥正。如性道。致仁智勇。以及性善養氣。崇仁義。黜霸亂之論。實可以昌明大道。得聖人傳經之志者。若此二人。和繼述。提綱舉。領則幾乎

明道曰。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荀卿者。魯國也。爲魯國陳。然揚雄字子雲。爲漢光祿。爲蜀郡太守。其言高。論作書。數

明道曰。荀子極偏。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已有不識性。更說甚道。此言荀揚本然之性。本

明道曰。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卽至揚雄。規模又窄狹矣。此評次漢儒

明道曰。林希謂揚雄爲祿隱。揚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揚子雲失身事莽。大節已

明道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

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諸葛亮字孔明。東漢末。輔劉先主。志欲掃除寇讎。興復漢室。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表

明道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三代而下。尚稱許。急功利。雖有經濟幹辦才。少儒者氣象。蜀武侯隆中抱膝。承詔三顧而

明道曰。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文中子卽王

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

此分明。韓愈字退之。在唐爲吏部侍郎。程子以爲豪傑之士者。蓋生於道學興。之時。無師友講明之助。然於有見。扶正闢邪。實超乎

凡民之上。而爲豪傑者。所著原道諸篇。其中如言博愛之謂仁。但言其用。而未及其體。言道德爲虛位。俱辨其名。而未究其實

明道曰。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未至。遂有所得。德本也。文末也。古之學者自見於外。所謂有德者必有言。退之學文而後見道。是由末以及本。卻倒學了。然不知今之學文者。竟忽其本意。或因禮而無所適。蓋因學文日求未至。觀其論得之於心。雖之於手。先醇後肆。仁義之人其言固皆優游涵泳之功。功積既久。遂有所得。如原道原性時。既謂其言。皆度越乎前。而不知其無用之賢言。朱子曰。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只是不肯向裏面看。不肯就身上細密做工夫耳。

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天理周流。本無罅隙。中有未淨。故多條索。周子心契天極。其胸中精靈明徹。不疑所行。實有以耶。故李延平每誦此言。以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而朱子作周子贊。亦曰。風月無邊。其為政精密嚴整。務盡道理。觀其為政。事交與向非真有得於道。而後學。則其胸中灑落。已若灑落之謂乎。

伊川撰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此形容明道廣大詳密。渾化純全。是太賢以上事。非伊川不。理本原。固受之周子。而通達淵源。發明理致。雖然天成。不假人力。則有充然自得者。可直溯孔孟而上。接道統之傳。是以伊川詳言之。蓋謂其所得於天者。充養謂其所存於己者。此二句為一篇之綱領。蓋賢非中和。後來成就雖好。能造其極。而不能合於中。養有未充。則雖天資高。而精微折恐有所未。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以其天資之高。得天地清淑之氣。如金玉不凡。凡物而又加以鍛。養與學齊到。所以非諸儒可及。

忠誠實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其於於也。接物之色。盎然其和。如春陽發達。萬物受。其於動也。不知有道之氣象。如此所謂溫溫君子者。也。如時雨之潤。入人之言。漸滲不迫。如萬物得時雨之潤。有德。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滄溟之無際。是其由內達外。皆德之符。而得見之。無從而測之。蓋胸懷洞然。則洞開門戶。徹底發明。表裏如一。而其學識之。所積蓋則深博無涯。如滄溟之浩溟。無所不知。朱子所謂賢者德其益而學者未至。則不可測之者乎。極其德。美言不足以形容。德之可以一善名者。則因其所近而形容之。若夫善者。雖有美言。善者。雖有美言。先生行己。內。反先其質。故伊川於極其形容之下。又為贊不盡言之辭。自此以上。皆其實貌之詳。充養之厚也。

主於敬而行之以恕。綜先生之行己而論之。敬以持身。無妄。恕以接物。惟心。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勿施於人。心。敬其本也。恕其用也。本立而用行。以行放心。存而理得也。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行有常。乎已也。謂立之曰。先生聞人一言。嘗嘆獎。惟恐其不為。伊川若若出諸己句合。心之所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不處於狹隘。身之所行。以是非可否為法。不由於邪僻。皆必以實。不為虛。存理之。則行必以度。不為奢。奮義之行。則有常。自此以上。皆先生行己之本末也。

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汎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綜先生之為學而論之。世方尚科舉之業。助功奮志。未必切合於修己治人之道。先生十五六時。濶溪為南安軍。司理參軍。先生奉父命受學於周子。聞其論道。遂厭舉業。慨然以道為志。自言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苦與點也之意。蓋其所志者大。即夫子十五而志於學也。又不欲廢聞見擇善之功。博求於多。以歸於一。故以諸家之同異。老釋之虛無。亦皆汎濫出入於其間。窮其說。其意。如是者幾十年。知其不可以為。則退而求諸六經。明道之書。內聖外王。精蘊畢備。滄溟涵泳。至久而自得之。蓋學之博而擇之精。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是準六經之旨。以窮其理。而知道不外於庶物。公論之。間。明之。而有以識其當然。即夫子之所謂不惑也。

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山通於禮樂。本六經之理。以隨其事。而知道不外於孝弟禮樂之要。心所以為性。性所發出。為命人之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根於性命之自然者。為孝弟。孝弟為仁。義。知仁義之實。則知為盡性至命之本矣。神。天德也。化。天道也。化。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行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與禮通乎禮。則知大化散殊之理。通乎樂則窮流行合一之神矣。此則知天知人合一之者也。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古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人之

之理。明則是非之辨。真蓋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者。往往以似亂其真。自信不則。則無以為辨之之本。而人心之惑。既久。何由能開。先生蓋守定。聖道於論。論之會。秦漢以來。未有能及之者也。其自附孟子之後。身任斯文之統。發而為言者。事雖可見矣。初言異端。汎言之也。指揚墨申韓言之也。今之言。指佛老言之也。指墨申韓之言。淺近。但足以惑迷暗之人。而自為窮神知化。而高明之士。猶知其非。至佛老則推而高之。聖而深之。聰明才智。反為附會。天下皆受其惑矣。此之不可不辨也。

不足以開物成務。蓋彼之所謂高深者。是乃所以為卑陋也。據其邪道之說。自以為通達奧妙。於天地神化之真。能無不窮而知之。而人亦事理。顛倒錯亂。不足以有為於天下。則與吾道之明庶物者。異矣。言為無不周。實則外於倫理。自以為周知法界。一理中。現現三千大千世界。其言無不周。而廢三綱五常。把交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子若臣天地上下之理。珍誠。是外於倫理也。則與吾道之察人倫者。異矣。

堯舜之道。又以為窮深極微。超出階級之外。為不生不滅之說。而不知無淺非顯。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大中正。天下之。其為教。易明而事。易行也。宋。宋。行。使不可入。堯舜之道。則與吾道之性命必本於孝弟。神化。山通。堯舜。異矣。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起。塗生民之耳目。滄天下於汙濁。離高才。明。膠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蔽。關之。而後可以入道。大抵天下之學者。不得六經旨要之。

所存是以其迷暗者既為名利之衝，謂其貪之，其淺陋固不足以為明道，而其非迷暗者，則好高喜遠，必入於此種虛無幻之說，而道將何自明乎？夫惟道之不明也，其弊最為害於世，使民有耳目而不聰明，如或使之使民有心思而多汗，則如神而不自知，不能善用才智，以為習見，則膠黏不化，生則如醉，則如與生俱來之理，則大夢，其端原始反終之義，是皆於光明正大之路，多其繁雜，為學入道之門，其行其難者於此之時，欲使學者由斯路出入斯門以進乎道也，非駭然之不可，先生之言若此，其辨異端以正人心，與正先生進將登斯人，退將明之責，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子距極難同功也。

先生為一時之人心計，則將以斯道為斯世之人心計，則將明之責，以未示來者，乃進既不大用於時，退而著書，亦不就所傳耳。先生年僅五十四力皆未及今所存者，其辨別明析，至精至善，令世人可奉為規，慎守勿違，則皆其時從遊之學者，疑難發達，循循師傳云耳，使天假之年，其明正道，當何如，自此以上皆言其為學固邪之本末也。

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教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流傳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闕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

綜先生之教人論之，先生之學大而有本，故其為教，進必以平易易知，實者神而明之，則自進無礙，而應者亦有所循以適，是皆極其益也，譬如河水，挾取不窮，各隨飲者之量，量有大小，皆隨而往，實而歸，不盡其不充足，其教人不倦如此，然則教無難事，如教人以求知也，則自學問思辨，實誠致知之學，以至於真知所當止之地，以約理一分殊之希，其教人以力行也，則自好惡慎，實誠致知之學，以至於真知所當止之地，中問功效次第，如所先後，凡中問之學，中使人從微而漸，對工夫微，自自然然，漸而上至，至於窮理盡性而止，所謂道必自其簡而漸，又如此，正為近世之學者，其心空，有舍近趨遠，下闕高之病，輕於自大，發理法，所以開示親切，使學者有以識其門庭也，此一節，首其教人之道也。

先生接物，辨而不聞，感而能通，是非必辨，不為苟同之見，而物我無間，不以其人之異於我而遂生嗔也，感，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教人各因其資，不強以難知難能之而能通，所謂心如洪爐，小即則小，大即則大，嗚呼！

賢惡善惡，咸得其心，以萬物一體之懷，擴民胞物與之量，賢惡，狡僞者獻其誠，暴平氣和，不忿其怨，不阻其新，故人不怨，善惡，仁者無不愛也，故威有以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

其憂德所孚，無間遠近，故遠者聞風，則切切行之，私誠，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心，醉，服而非飾情，近者觀德，則太和之醇心，醉而無厭，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

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德之好，人心同然，故難共事之小人，漸趨本不同，且為利害起見，君子之終，已為後患也，利公與先生論事不合，而皆謂先生忠信，先生為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綜先生之為政論之，不備嚴苛，雖而惡人，寬以待之，是其驗也，自以此以上皆言其接物之道也，使自新未嘗絕人，而善之路，其不惡而嚴之表乎，不事核算，雖處極煩，則裕得其要領，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

自見後游，取之依其居，行隨之義，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眾人愛以為為甚難，而先生為之沛然，法令易以繩人，居下位者，不得自行己志，相率為惡文，逃責而已，先生按之以理，申之以心，則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非以

為端也，故言自曰：嗟事不可以巧免，人惟為法令所拘，是以多言，嗟先生處之，雖然不拘於法，亦未嘗於法，故其自曰：人雖異之，不至指為狂人，惟以法為重，是以千難萬難，唯先生為之沛然，雖嚴得聞，無事不從容，故其自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是謂雖當倉卒，不動聲色，志不足以帥氣，則倉卒急迫，不能自持，往往動於聲色之際，先生理素明而志氣定，及乎事變之來，不失其常，所謂靈焉百里，不喪七也，先生有焉，所以然者，敬而已矣，方監行所無事者乎。

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法，併且引以為重，凡有較施，交相倚賴，所以然者，誠而已矣。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

先生行行道長而民自從，不待禁令之煩，至誠動人而人自和，如在約陶之中，盡其在我，不求物應，而應之者不疾而速，信在言前，未嘗施信，而信之者不言而喻，此其德盛化神，幾於聖人地位，非其所慕之粹所養之厚，高者若是，是豈人可及哉，自以此以上皆言為政之道也，讀伊川此文，條分縷析，而反覆深思之，則知明道先生與道為體，一剛和氣，統是天理，誠成，初無求異於人，而其不得不異者，則有時而獨異，雖不得高以深天下，而以斯道倡之於人，使人知佛老之為非孔孟大道，得先生而後，得補助天地，厥功成焉，他日伊川謂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天地之大德曰生，所以生者，仁也，方當春時，生意發育，自有會於心，所以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本註云：子厚觀鶯鳴，亦謂如此，按明道言：窗前草茂，覆地成之，交曰：不可，當欲觀造物生意，伊川諫折，初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舍而觀之，可見元者善之長也，大成乾元，萬物資始，自古聖賢，無時不默察其本心之仁，而惟恐傷之也。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者，食便不美，仁者以天地之心為心，故己之休戚，與萬物之休戚，相為流通，君子作四德，以見孰者而不甘食，即西銘意也，蓋賢見得性，則分明，大君為善，父母，宗子，又凡天下之福，無不皆告者，皆吾兄弟，則聞生皇子而喜，隨所感，動於中而不可遏，非有所作意而為之也，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

於此處講此事，千載上下，皆此心此理，則當日各有如此人，講論亦各有如此事，當時二先生終日講論，今亦不知其何事，而乃於未嘗其人，體究此事，惟德守先待後之意，無在不誠，亦可慨見矣。

謝顯道曰：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坐如泥塑人，靜而不偏不倚之中也，接人渾是和氣，動而中節之和也，總是主敬功深，故其動靜之間，非強強聯合，而人

侯師聖云：朱公接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揚初見伊川，伊川睜目而坐，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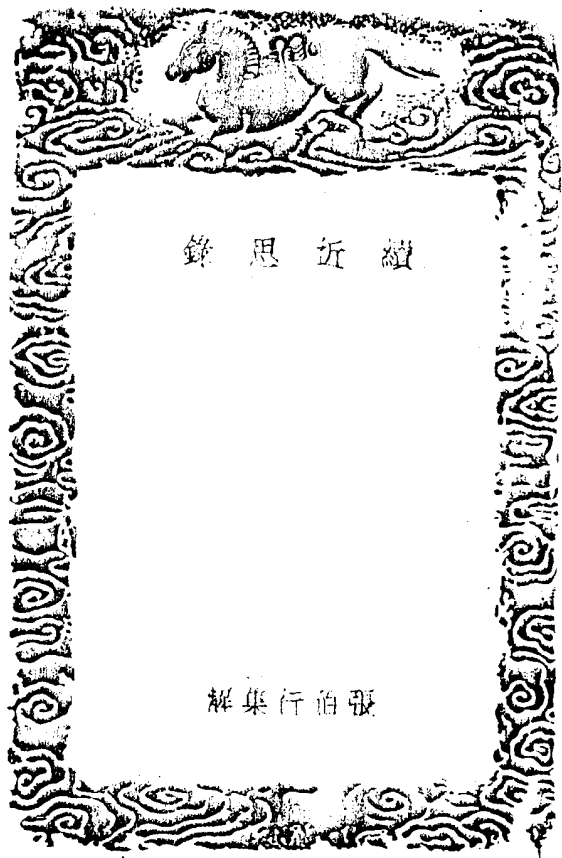
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

之。此一節，言張子之德性，感而不疑，躬自厚而薄於人也。蓋其氣質剛毅，則不屬於物欲，而持性如始。其德盛則先養有道，而氣質不足，足以限之。其貌雖則正大之氣所積，而發自有感之可畏，然與人居久而日親者，誠心懇惓，恆愛恆敬也。凡其入而治家，出而接物，皆正己以爲感人之本，不責人之未信，反求諸身，安意而行之人，雖終有未喻，而已不以爲悔。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盛道是也。故能得人心之畏服，不敢以非義及之。伊川答張子書，嘗謂其無資裕溫厚之氣，更恐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當自煥暢。若以此節論之，何嘗不寬裕溫厚，想有得於程子之言而益加進者乎。張子真可謂天下之大勇矣。

橫渠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銳然欲學聖人。志於學者希矣。況語及聖人，則羣生退讓，孰敢以此爲學。不知何得五行之秀

到純熟便是。故學聖人，不要從聖人身上起意，須從自家身上硬立根脚。十四五時，正當志學之年，而二程先生即銳然以此爲學，真有得於周子希聖希天之旨者。周子每令二先生尋仲尼顯子樂處所樂何事，蓋亦早以聖人期之。宜其後來優入聖域也。孟子云：人皆可以爲堯舜，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古人不肯以第一等事讓第一等人，而今人只是日慚氣短，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續近思錄

張伯行集解

續近思錄序

自朱子與呂成公探摭周程張四子書十四卷，名近思錄。嗣是而考亭門人蔡氏，有近思續錄，勿軒熊氏，有文公要語，瑣山邱氏，有朱子學的，梁溪高氏，有朱子節口，江都朱氏，有朱子近思錄，屋溪汪氏，又有五子近思錄，雖分輯合編，條語微各不同，要皆做朱子纂集四子之意，用以彙訂朱子之書者。余於四子近思錄，服膺有年，業為集解一書，因又念朱子會通羣儒之大成，卷帙繁多，諸先正前後攪輯，不遺餘力，其倦倦為道之心，可謂至矣。夫斯道期於不孤，故承先啓後，吾黨之責。朱子虛窮鄉晚進之有志於學者，或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而輯近思為入德之門，蔡氏熊氏以至汪氏六先生，又恐朱子之書遺難卒讀，爰擇其精粹明顯，關於身心，切於行習者，各出己意而纂集之，務使全體大用，靡不具備，固亦猶是朱子之意也。獨怪世之躬列儒林者，不為俗學之卑陋，則為曲學之支離，冥然惛然，如失舵之舟，日飄泊於順風巨浪中，與時浮沈茫然莫知所止，噫，是不惟獲戾四子，而實重負朱子，其亦不思而已矣。竊嘗念學聖之道，莫要近思，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程子謂近思者，以類而推，而真西山又以為不馳心高遠，就其切近者而思之，則知義類精微，未有不由於真，切平實之地，玩索尋繹，而凡行遠自邇，升高自卑，殊非躐等凌節，空虛無據者所得與也。信乎聖學之階梯，日用躬行之科級，非四子近思錄無從入，非朱子

續近思錄 原序

續近思錄目次

- 卷之一 道體七十四條
- 卷之二 論學八十三條
- 卷之三 致知五十七條
- 卷之四 存養四十二條
- 卷之五 克治四十六條
- 卷之六 家道四十五條

續近思錄 目次

續近思錄 原序

續近思錄，不尤為學者一大憾事哉。第余往歲輯濬洛關書集解，其於朱子文集語類諸書，略勘摭拾，不無散見於諸先正各集中者，茲錄雅不愛其重出，故於諸先正集中，或刪或補，未能強同，要其關於身心，切於行習，備乎全體大用，條分類別，精實而詳明，當亦無殊旨也。爰不揣固陋，謬為詮釋，冀有發明於前人未盡之意，且期無負乎朱子誨誘後進之深心。夫然後正學光昌，聖人之門庭昭然在目，而登堂入室，庶不患其難幾及焉。吾深願天下學者，自周程張四子而外，亟與恬吟密咏乎斯編。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仲秋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姑蘇之正誼堂。

卷之七

出處三十九條

卷之八

治體二十八條

卷之九

治法二十五條

卷之十

政事五十一條

卷之十一

教學二十五條

卷之十二

戒警四十四條

卷之十三

辨別異端三十一條

卷之十四

總論聖賢四十九條

共六百三十九條

續近思錄卷之一

道體

此卷論道體。黃勉齋所謂無物不在，無時不然，流行發用，無少間斷者，是也。學者溯本原而窮其究竟，則學問之綱領在是矣。

張伯行集解

朱子曰：這道體浩浩無窮。浩浩，廣大流行之意。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是道亦有形體之可見也。然有與道為體者，如天地之所  
以高厚，日月之所以運行，山川之所以流峙，人物之所以變蕃，莫非自然之理，為之主宰乎其中。程子  
所謂活潑潑地者，乃道體之本然，無一毫虧欠，無一息間斷。因浩浩然廣大流行而無窮者也。學者即形下之器，以求形上之道，切而  
驗之身心性情之地，實而體諸倫常日用之間，存養者察致知力行以顯數字位育參贊之效，庶道體之浩浩無窮者，即在吾身而不  
遠存於宇宙矣。此朱子親切示人之旨，與夫子川流之嘆，子思處魚  
之際，同詳歎軒關孟子左右逢其原，可見道體之無窮，正此意也。

朱子曰：道體渾然，無所不具，而渾然無不具之中，精蘊本末，實主內外，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故雖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初不害其本體之渾然也。...

朱子曰：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為天地之理。...

朱子曰：天命之性，處處皆是，但只尋時，先從自己身上尋起。所以說性者，道之形體。天下無性外之物，凡有一...

朱子曰：仁只是箇渾然溫和的，其氣則天地陽春之氣，其理則天地生物之心。元亨利貞天之四德，則元者善之...

朱子曰：聖人之道，如飢食渴飲。此言道之切於人而不可須臾離也。夫人非食無以充，非飲無以解，聖人之道存乎人，...

朱子曰：聖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聖人之道，精蘊本末，雖無二致，然有高遠處，如中庸所謂位育參贊，配天地之...

朱子曰：天理固固然，然謂之理，便是有箇條理的。故其中仁義禮智，合下便各有一理，不相混雜。以其未...

朱子曰：在天地則為陰陽，在人則為善惡，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善處便是陰，善處便是陽。...

朱子曰：在天地則為陰陽，在人則為善惡，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善處便是陰，善處便是陽。...

朱子曰：在天地則為陰陽，在人則為善惡，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善處便是陰，善處便是陽。...



做得熱便是性。今人往往指有知覺者爲性。只說得箇心。此言性只是理。欲見性者。仍於情之發處驗之。此言性而不

之不同也。命字有兩義。天命謂性之命。則是指善成性。全賦於我。初無限量者。指所秉之理而言。理蓋無不各足也。性也有命之命。則

朱子曰。命字有兩義。天命謂性之命。則是指善成性。全賦於我。初無限量者。指所秉之理而言。理蓋無不各足也。性也有命之命。則

朱子曰。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只是窮理格物。性自在其中。不須求。故聖人望言性。必見人當窮理以盡性

朱子曰。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只是窮理格物。性自在其中。不須求。故聖人望言性。必見人當窮理以盡性

朱子曰。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只是窮理格物。性自在其中。不須求。故聖人望言性。必見人當窮理以盡性

朱子曰。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只是窮理格物。性自在其中。不須求。故聖人望言性。必見人當窮理以盡性

朱子曰。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只是窮理格物。性自在其中。不須求。故聖人望言性。必見人當窮理以盡性

朱子曰。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只是窮理格物。性自在其中。不須求。故聖人望言性。必見人當窮理以盡性

朱子曰。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只是窮理格物。性自在其中。不須求。故聖人望言性。必見人當窮理以盡性

朱子曰。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只是窮理格物。性自在其中。不須求。故聖人望言性。必見人當窮理以盡性

朱子曰。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只是窮理格物。性自在其中。不須求。故聖人望言性。必見人當窮理以盡性

朱子曰。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只是窮理格物。性自在其中。不須求。故聖人望言性。必見人當窮理以盡性

朱子曰。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只是窮理格物。性自在其中。不須求。故聖人望言性。必見人當窮理以盡性

朱子曰。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只是窮理格物。性自在其中。不須求。故聖人望言性。必見人當窮理以盡性

朱子曰。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只是窮理格物。性自在其中。不須求。故聖人望言性。必見人當窮理以盡性

朱子曰。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只是窮理格物。性自在其中。不須求。故聖人望言性。必見人當窮理以盡性

朱子曰。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只是窮理格物。性自在其中。不須求。故聖人望言性。必見人當窮理以盡性

朱子曰。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只是窮理格物。性自在其中。不須求。故聖人望言性。必見人當窮理以盡性

朱子曰。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只是窮理格物。性自在其中。不須求。故聖人望言性。必見人當窮理以盡性

朱子曰。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只是窮理格物。性自在其中。不須求。故聖人望言性。必見人當窮理以盡性

朱子曰。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只是窮理格物。性自在其中。不須求。故聖人望言性。必見人當窮理以盡性

朱子曰。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只是窮理格物。性自在其中。不須求。故聖人望言性。必見人當窮理以盡性

朱子曰。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只是窮理格物。性自在其中。不須求。故聖人望言性。必見人當窮理以盡性

朱子曰。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只是窮理格物。性自在其中。不須求。故聖人望言性。必見人當窮理以盡性



五行之有土，至於四時，而五行之有信，實乎四德，亦猶是矣。

朱子曰：物物運動益然。若與人無與，而人之仁義禮智之粹然者，物則無也。

人之受天地節制之氣，稟仁義禮智之德，凡飲食男女之類，皆能以理制欲，而粹然於中者，物則無也。然則人之所以異於物者，只爭此有無之閒耳。若併其有者而亦無之，又何自別於物類哉。

朱子曰：無私以閒之則公。公則仁矣，如水。若一些子礙，便成兩截。須是打併了障蔽，便滔滔地去。

也。若少已私以閒之，何以能公，故惟無私則公。公則仁矣，如水。若一些子礙，便成兩截。須是打併了障蔽，便滔滔地去。

時盡是溫厚之氣，仁便是這般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是春生之氣行乎其中。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復禮，私欲盡去，純是溫和沖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也。

此時之氣，然亦未可輕易看過。且如春夏秋冬，備四時之氣者，即所謂元亨利貞也。春時乾元亨利貞，夏時乾元亨利貞，秋時乾元亨利貞，冬時乾元亨利貞。

心，則亦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工夫，乃私欲盡去，天理流行，純是溫和沖粹之氣，而蓄心全其生理，則萬物皆有生意，是亦在時氣稟賦是秋，而全體乎天地生物之心也，仁以難知者哉。

問：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朱子曰：如肺肝五臟之心，却是實有一物。若今學者所論操舍存亡之心，則自是神明不測，依五臟之心受病，則可用藥補之。這箇心則非萬物伏苓所可補也。

一欲可指假形而下者。至所謂操舍存亡之心，自是至虛至靈，空闊無物，而極其至，則可以彌綸天地，囊括古今，神明默成，不可窺測也。由是觀之，五臟之心，倘有受病之虞，猶可用茯苓等藥，以培補之。若操舍之心，一有受病，便邪氣交侵，元神虧損，雖有虛扁，求如之何？豈用問如此則心之理乃是形而上者，曰：心比性則微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

問人當無事時，其中虛明不昧，此是氣自然動處，便是性。朱子曰：虛明不昧，便是性。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闕，便是性。感物而動，便是情。橫渠說得好：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說。合處與氣，有性之名；合性則知覺，有心之名。是就人物上說。

無事時虛明不昧者，本體洞然，所謂在天之靈也。故便是心而非氣也。然心何以能虛明，諸此理具足，是於中者無少欠闕也。故便是性。至於感物

而動，則非性也。而已發而為情矣。此心所以統性情而體用其攝其中也。惟橫渠說得最好，其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一則言其形體，一則言其周流。此即天與道名義。蓋體也。其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一則以理氣而論者，一則以理心而論者，是就人物上說。此正理氣與心名義也。此亦可曉然矣。

朱子曰：有這性，便發出這情。因這情，便見得這性。因今日有這情，便見得本來有這性。

朱子曰：心主宰之謂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則泯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情，非僞制與性情為一物而不分別也。

何以立天下之大本而行天下之達道乎。故所謂有主宰者，動靜皆然也。言主宰則凡其湛然虛寂者，稷之為性，發之為情，皆有以統攝之而無不具在其中，又豈備此一物而於性情全無區別哉。此言心之所以靜為存動為察，而君子務先立乎其大本也。

問：心性之辨，朱子曰：程子曰：心譬如穀種，其中具生之理。是性。陽氣發生處，是情。推而論之，物物皆然。心如五穀種子，有此種則也。蓋生理在內，便是性。陽氣發生，致於發達，便是情。所謂未發之前，種種脈絡已發之後，發皆皆種，推而論之，物無不然而也。而心性情意可知矣。

朱子曰：天命之性，不可形容。不須贊歎，只得將他骨子實頭處說出來。乃於言性為有功。故某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

能固言以求其意，而知道之大原，出於天者，實可退求諸己，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非異人任矣。

朱子曰：性者，即天理也。萬物稟而受之，無一理之不具。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動。志者，心之所之。比於情意尤重。氣者，即吾之血氣，而充乎體者也。比於他則有形器而較靈者也。又曰：舍心無以見性，舍性無以見心。

此解性、心、意、情、志、氣、六者之義也。性，即天所賦之理。萬物同出一原，非有我之得私，稟而受之，而在念慮之微。情者，心方觸而動，為情。則見於事物之際。志者，心之所向。比於情意二者，又較著力矣。氣者，即吾之血氣，從心運轉，而充於乎百體之間者也。比於五者，則屬之形器而較為靈連矣。凡此皆人生所自具，而心與性為尤要者。是故性端端在存心，存心即無以見性，而盡心由於知性，舍性亦無以見心。一盡則知性知天，舉凡意情意氣，莫不受治。此吾人一心所以統攝乎性情，而意於此，誠志於此，此誠志於此，此誠志於此，心之為用大矣哉。

問：仁與道如何分別？朱子曰：道是統言。仁是一事，如道路之道，千枝百派，皆有一路去。故中庸分道曰





雖有見於目前而可得而擇之也。如是見道是其端蓋之見其端蓋之所謂道乎？抑其見道只是日用道理。如此則不  
是事事理會得。一箇見道。此即道之所在也。如手澤。則是。不獲即不是。推之。事事皆然。道豈在別處乎？  
朱子曰。人生之初。未有成時。便是渾然天理。及其有成。便是此理之發。此見性善而情亦善也。人生之初。物欲未  
然在中。不以未感而論於無也。及其有感。則仁而發為惻隱。義而發為辭讓。智而發為是非。無所假借。無所矯揉。若火  
然則向來達。未發而渾然天理性中也。天下之大本也。隨感而動。理便隨情而和也。天下之達道也。君子之戒懼慎獨。致中致和。亦  
求無失其生初  
之理而已矣。

宋子曰。夫謂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爲道者。正以道未嘗亡。而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  
謂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爲道者。正以道未嘗亡。而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謂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爲道者。正以道未嘗亡。而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  
天理流行。其氣象正如是耳。因非  
特有見於外面。而能自得於中也。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天地古今而已矣。其是非可否之不齊。決於公而已矣。道者天下之公理。天地古今皆道之  
決之。公則於道無不合。  
故言道者亦決於公而已矣。

朱子曰。天之生物也。一物與一無妄。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靜中有動。動中有靜。凡所以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生一物  
體物不遺如此。然則仁之  
體無不在者亦可見矣。

朱子曰。此身只是箇軀殼。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人之生也。感陰陽之氣以成形。而後有血氣。然但就此身觀之。只是  
而人生百年。日在氣中也。人苟知所以愛身。  
可不想此氣之充塞於天地間。而養其發哉。

因說神怪事。朱子曰。人心平。鋪著便好。若做弄便有鬼怪出來。天地之心平而已。人心平鋪著。則順乎天理之自然  
而何所容其奸乎。若做弄用機巧。滿腔是人欲私心。則我非人也。而此心實鬼怪。出。鬼怪出。則  
爲鬼怪者。安得不以鬼之自指也。聖人語。人而不語怪力亂神。聖人自平其心而已。

朱子曰。大抵天下事物之理。停當均平。無無對者。惟道爲無對。然以形而上下論之。則亦未嘗不有對也。  
對。配偶也。天下事物之理。調劑停當。無不有一一則必有對。無無對者。惟道則無對。大極。無極。無對。無比。無  
偏之。然對形而上下論之。則形上謂道。形下謂器。是亦道與器對。而無無對也。對之時。其大矣哉。

朱子曰。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道心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也。人心之靈。虛靈不昧。故其心之靈動。無不各具其靈。其  
之靈。學者不  
可不察也。

朱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物之理也。形而下者。謂之器。物之物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以物之理言  
也。又曰。形而下者。謂之器。謂其體成。以物之物  
言也。聖人於物。無形。無物。本於理而有象。故以稱軒曰。易之論道。特以一形之上下而言。其道非器。而道必託於器。非玉帛  
而禮不可以禮。非鐘鼓而樂不可以禮。作道器。而後行。器得道而無弊。在道不滯於器。在器不滯於道。此亦不離物而  
也。

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朱子曰。此言最的當。設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開斷了。所以明道  
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閒。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以形言者。謂事  
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即事即物。雖見得道理。故此言最的當也。明道云。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設若有形無形言。便是物與理  
相開斷了。夫明道所以謂截得分明者。只在上下之閒。分別得道器界止。明白然有此器則有此理。有此理則有此器。故亦道亦  
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一而二。二而一。若指器爲道。而  
道滯於有。雖器亦道。而道滯於無。豈所謂形而上下者哉。

朱子曰。只是眼前切近。起居飲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處。便是這道理。只就近處。行到熟處。見得自  
高。有人說。只據眼前近處行。便是了。又成苟簡卑下。有人說。掉了這箇。上面自有一箇道理。亦不是。下  
只是說人。聖人說。下學上達。卽這箇到熟處。自見精微。聖人與凡庸之分。只爭箇熟與不熟。工夫即在平常。

只是說人。聖人說。下學上達。卽這箇到熟處。自見精微。聖人與凡庸之分。只爭箇熟與不熟。工夫即在平常。  
故只是眼前切近處也。夫起居飲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閒。聖人與凡庸之分。只爭箇熟與不熟。工夫即在平常。  
熟處。見得自高。雖自實。但學者有兩弊。有說近處行。便是行之不極。其說則道理斷。又成苟簡卑下。過卑之見也。有說離了  
切近。向別處尋求道理者。理既不是。便難檢檢。下情只是說人。過高之見也。惟聖人說出下學上達。最是真落功效。下學者日用人倫  
之事也。上達者天理也。理只在此事中。故即此切近上。天徹到底。始處平。是處結。凡之分爭。固然不熟者。凡人必待思勉聖  
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自從容  
而中道也。人可不學爲聖人哉。

問。萬物當然。豈同不同。朱子曰。理只是這一箇。道理則同。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  
萬物當然。豈同不同。朱子曰。理只是這一箇。道理則同。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  
君臣之理。仁義禮智。那得箇同。而其理則一而已。然道理雖同。其所處之分。自各不同。惟分不同。則隨物而理。以應之。如君臣有  
君臣之理。仁義禮智。是也。父子有父子之理。慈孝是也。以此類推。一物有一物之理。萬物有萬物之理。其理然者。仍歸於一而已矣。

朱子曰。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閒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  
已發者。人心。而  
已發者。人心。而  
已發者。人心。而  
已發者。人心。而  
已發者。人心。而

凡未發者皆其性也。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不息，天運不窮，所以體用精蘊，動靜本末，洞然無一定之閒，而為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發者發此而已。此即道體之流行，示人以存養之方也。道無所不周，而為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發者發此而已。此即道體之流行，示人以存養之方也。道無所不周，而為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發者發此而已。此即道體之流行，示人以存養之方也。

朱子與湖南諸子書曰：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為已發，性為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全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情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非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此書言所見實精，而後加功之有地也。朱子自謂前此之時，於未發已發，兼遺諸說，俱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時為未發，則知當此之時，此心寂然不動者，即其體而天命之性備具，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中者心之所以為體也。及其感而遂通則喜怒哀樂之見於情者，此心隨處發見，即其用也。以其無不中節，無所非戾，故謂之和。和者心之所以為用也。此以知人心之正實動靜，該寂感而喜怒哀樂之情也。情性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掉兌，已發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銳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為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然未發之前，動者本然之體，既不可奪，寬已發之後，所為感而遂通者，自然之用，又不容安排，但平日持其敬，深其養，加功既至，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勝於其中，則其未發也，如鏡之明，靜深如水之止，而其發也，自是垂拱不中節，即是裏面本領工夫。即至外來隨事逐物，亦必以是為存養克治之本也。夫然後於已發時觀之，則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辨，極其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為言。又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即在致知。蓋為此也。季明名頤，故程子之答蘇季明也。論辨極詳，其言不一，而其旨惟一，曰：敬所以中。曰：向來講論思案，直以心為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胸中平日常語，使人胸中優優，無深

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閒，亦當急迫浮誇，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向來講論思案，其因執心為已發之見，遂以人生知識，無刻刻停息，一向從於議論，既處下工夫，於程子所謂淵養，外無雍容深厚之風，所見一差，害。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卻指心體流行而言，非謂事物思慮之交也。然與中庸本文不合，故以為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為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程子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處卻指心體流行上說，非是。事物思慮之交，與中庸未發已發之義，文意不相符合，故因其未當而正之，特不可執一言而盡疑其說，亦不可因未當而不究其所指。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聖賢論性，無不因材施教，若欲專言之，則是所謂無極，而不容言者，亦無體段之可名矣。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原性體以上不容說，性便不是性，正見專言性不得也。大抵聖賢論性，無不因材施教，專言性之則亦無體段，可以名狀矣。誠知夫性情之妙，變遷於心，而動靜之功，實散於物，則所見既精，雖不言性，而無非性也。

續近思錄卷之二

論學

此卷總論為學之要，蓋非學無以入道，希聖希賢，其功其在，知所適從之路，得其進為之方，然後可以言學，故備著之，以俟天下後世之立志能自循者。

朱子曰：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為志。孔子自言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其所志者，乃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此時國民以來未有之人，其志亦是生民以來未有之志，吾輩今日讀書，便當思所志何學，若立志不定，終不濟事。子曰：吾學便以道為志，吾人便以聖為志，聖賢將第一等聖賢，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學者，念宜猛省。朱子曰：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足下，聖人之所以為聖也，祇是好學下問，舜自耕稼陶漁，以至於帝，無非取諸人以為善，孔子說：禮吾聞諸老





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何謂約。禮是也。禮者。履也。謂昔之節而說者。至是可踐而履也。博約者。聖門之教。夫博

當反約。蓋先王詩書六藝之文。皆後人之所當學。博約其詞。講究其意。亦云博矣。而無以約之。則沉澁不知所歸。非所以爲學也。故孟子

謂博學而詳說之者。非欲以誇多而顯博也。將以反而說約也。禮之爲言。禮也。言者之所隨。隨者無非爲

力行之資。至是可踐之而履其事也。若徒博而不約。則正誦空言。而不能履實事。雖多亦奚以爲哉。

朱子曰。古人說。學有緝熙於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緝

去。學有緝熙於光明。此句周頌成王之言。朱子引之言。天生人而予以心。本自光明。不容一些塵昧。只爲利欲所引。遂至昏蔽。日深

將去。所宜用學問工夫。後從有利欲之念。即從塵昧。遂我本體光明。而今其出諸將去。以至無時不明。此即大學明明德之事。而

盤銘所謂初日新日

日新又日新之意也。

朱子曰。自道學不明之久。爲士者狃於儂薄浮華之習。而詐欺巧僞之姦作焉。善德之學。必以忠信爲本。而講於

誠意者。自道學不明。人心日壞。相沿已久。爲士者不務爲誠實篤實之行。而復於儂薄浮華之

習。於是欺詐者生。巧僞者出。浸淫成風。漸不可返。有心斯道者。正不得不思所以挽救之也。

朱子曰。心熟後自然有見理處。然則心精微不見理。只緣是心竊。人心只爲一向馳逐。將去放於開事。卻於道理

然可見理。竊然則心竊而不動。微細而不淨。故可以見理。大凡人之

不能見理者。只緣平日心竊。故也。收其放心。時時存則自精細而無不熟矣。

朱子曰。人須打疊了心。下閒思雜慮。如心中紛擾。雖求得道理也沒頓處。須打疊了後。得一件方是一件。

兩件方是兩件。人只有此心。若被閒思雜慮佔住了。雖有道理。亦沒處安頓。道理與欲不並立。必須打疊得此心乾乾淨淨。使無一

理之流行。而思慮之紛擾者。不待打疊之。自不

知消歸何處矣。此學者所以必用主一之功也。

朱子曰。聖賢之言。當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看時有書。看過則如無書。讀時有書。讀過則如無書。想時有書。想過則

其味無窮。探對不盡。一刻也不容放下。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如無書。或作或輟。工夫全不接續。所以終不得力。處却知聖賢之言

此則道理。胸中自然冰釋。怡然理順。自不難以我之心。上合聖賢之心。斯稱善學者也。

朱子曰。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閒此心安頓在義理上。少在閒事上。於義理卻熟。於閒事卻熟。凡心止有

此必。若於彼。彼實實爲己工夫。則此心刻刻在義理上。何暇理閒事耶。惟其不肯爲己。日用之間。其心在義理上。少在閒事

之見明守定。乃可以變化其不美之氣質。而入於

道德之途。聖人教人。不過如此。學者宜用力焉。

朱子曰。思索譬如穿井。不懈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卻自會清。學而不思則罔。故常用慎思之功。然

其常。不學則心地全不明。以之看理。便於於一個而不惹地周市。拘於狹隘而不惹地廣大。出之塵率而不惹地細密。而應事逐多弊

節矣。豈知此理不是從外來。底乃自家合下。亦來自有之物。變異性之此理。完完全全。一些無欠。故不戰戰爲而行。無不得湯武反之。便

已有些子失。但能修其身。道以復其舊底。所以幾舜揖讓。其處事純乎天理。湯武征伐。其處事亦合乎天理也。夫所謂學者。正欲學以復

為賢位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 聖門教人惟此日用常行工夫

朱子曰：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得定... 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

朱子曰：人之為學至於有以自立其心... 而不為物之所轉

朱子曰：聖賢之學不可以淺意量... 然學之者必自其近而易者始

朱子曰：今之學者大概有二病... 一以為古聖賢亦只此是了

朱子曰：若論為學治己治人... 有多少事至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

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 正在於此

損益相萬萬矣天文如日月星辰之類... 地理如五嶽四瀆之類

多端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以及軍旅刑法... 無非著實有用之事業

朱子曰：世衰道微士不知學其溺於卑陋者固無足言... 其有志於高遠者或竟於虛名而不求古人為己

朱子曰：吾儕講學欲上不得罪於聖賢中不誤一己... 下不為害於將來

朱子曰：凡論學當先辨其所趨之邪正... 然後可察其所用之能否

朱子曰：聖賢之言平鋪放著自有無窮之味... 於此從容沈潛默識而心通焉

朱子曰：為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 久久自有見處

朱子曰：精思力行朝夕不怠... 久而若有得焉則時昔所聞一言之善融會貫通

莊簡。我求自得於已。而其功則非一日之必也。精思以識其知。力行而勉其為。朝夕不怠。遲之又久。而後若有所得。則即此精微。積少成多。進平日所聞一善。而融會貫通。覺其理皆為我用。由是積之踐履之間。自然精明強固。而日以莊嚴矣。蓋功至精專之候。始能會理於一。身此也。善學者自知之也。

朱子曰。為學須是切實為己。則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縱使探討得去也。承載不住。為學若做切實為己。則其心安。其氣平。其志去。其外無紛馳。一味只向聖賢路上行去。自然深遠自得。居安資深。而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之人。毫不可著。已近聖賢。縱使探討得去。亦不能久。其氣不固。其志不立。其心不專。其理不實。其學不為己也。

朱子曰。萬事須是有精神方做得。又曰。須磨厲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又曰。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其物事皆透過。凡人一生做事。全靠精神力量。有全副精神。全副力量。以此任天下。即天地之精神力量也。許多萬事。無不在氣成動陶之中。人若能自強不息。則亦與天地合其德矣。何事之不可為哉。

朱子曰。學問之道無他。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深淺。但到日前。即與理會到底。學問之道。非有他術。不過學問。理會。盡力理會。到底。不覺少有。草率含糊。如此。其理力久。自然事無不明。理無不得。而豁然貫通矣。何學問之不達哉。

朱子曰。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當自家之德。古人皆有得於心。而後筆之於書。以授來學。今日讀之。則理日明。義日著。而如未嘗讀焉者。此則曰。耳之學耳。是與書學哉。

朱子答劉仲則曰。不以講學問辨為事。則恐所以持身接物之際。未必皆能識其本原。而中於機會。此子路人民社稷。何必讀書之論。所以見惡於聖人也。試以治民理事之餘力。益取聖賢之言而讀之。而思之。當自覺有進步處。然後知此言之不妄也。所以講學問辨者。正以窮究事物之理。使於持身接物之際。皆一知其本原之知所之。其能令身成宜乎。此子路何必讀書之論。聖人所以深惡之也。今試以治民理事之暇。稍存餘力。益取聖賢之言而思之。則見識益明。事理益透。當自覺有進步處。其得力不淺。然後知此言之不妄也。豈可謂書不必讀哉。昔子夏亦云。仕而後學。遊學問之事。原無止期。理在獲益。所以無時不可讀書。無處不可讀書。未便以居官而遂忽之也。

朱子曰。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

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學問只有一箇大道理。有某

朱子曰。只從今日為始。隨時提撕。隨處收拾。隨物體究。隨事討論。則日積月聚。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為學

朱子曰。聖賢之言。則本是欲人易曉。而其中自然有含蓄耳。聖賢之言。如四書六經之類。其意本明白。易知。約而有蘊

朱子曰。讀書大抵就事上理會。看他語意如何。不必過為深味之說。卻失聖賢本意。自家用心。亦不得

朱子曰。大抵古書有未安處。隨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遺改之以沒其實。則安知其果無未盡之意耶。

古人之事於理有未安者，止隨其非而論者明白，使人知所適從可矣。若遺其非而遺古人之

實則或古人之中尚有深意，安知其非出於意不盡言耶？其矣。謂書者不可不闕疑而審慎也。

朱子曰：文字且虛心平看，自有意味，勿苦尋支蔓。穿穴孔穴，以汨亂義理之正脈。汨沒也。大凡文字皆有義理

之難，且慮其心平易以觀之，而意味自出，可以自我領略，無不可解之辭與不可通之旨也。若不從正大明

白處求，而苦尋支蔓，穿穴孔穴，另瓶一解，致使義理之正脈，反為其所汨亂，此其性迷不悟，不可以為訓也。

朱子曰：近世學者，不能虛心退步，徐觀聖賢之所言以求其意，而直以己意強實其中，所以不免穿鑿破

碎之弊。使聖賢之言，不得自在，而常為吾說之所使，以至劫持束縛而左右之，甚或傷其形體而不恤也。

如此則自我作經可矣。何必曲躬俯首而讀古人之書哉？此朱子言當時解經之弊，而戒人之妄作也。古人之言，皆有

以意逆志是為得之。今世學者，曲辨離率，不能虛心退步，徐觀聖賢之言，以求其用之所在，而全不相入，直欲自立一見，以私意強實

其中，是以不免穿鑿其理，破碎其辭，風聲之言，俯仰從我之說，且欲伸我之說，而遂大背聖賢之言，以至劫持束縛而左右之，知聖人

之拘繫程格，不得自由，甚或傷其形體，并非其本來面目有所不順也。夫其妄意自用者，此則自我作經可矣。何必俯首讀古人

之書，致古人不幸而遭此屈折哉？其矣。吾不易解，解書更不易也。彼別尋意見者，適足得理於古人，而為後學所嘆矣。耳。可不戒歟。

朱子曰：為學十分要自己著力，然亦不可不資朋友之助，要在審取之耳。為學者身心性命，皆自己之事，故要十

分著力，不可一念留餘於人。若所以助己，朋友講學之助，亦不可少，但不能盡取，則淫朋邪友何以為克

治之藉，故又在取之，而後適有與規，善有與勸，有以收匪淺之益耳。

朱子曰：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底。知學問方無所欠闕，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

添底事看了。學問所以學古聖人致知力行，是自己合做底工夫，苟能著實用功，即未盡到聖賢地位，亦可成德品行，不枉過了一

生。若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身上底事，所謂愛我者莫能助也。知學問則於自家身上方無欠闕，所謂忘我者莫

能助也。今人皆把學問做外面添底事，看得與自家無涉，豈可以為己哉？

朱子曰：人生諸事，大抵且得隨緣順處，勉力讀書，省節浮費，令稍有贏餘，以俟不時之須乃佳耳。人情能

欲發奮者所為，曠者欲同貧者所用，不知誠實，至於不給，一有急需，問知所措，將好讀書日子，從廢於經綯衣食之中，真可嘆也。故朱子

謂人生諸事，且得隨所遭之緣，順以處之，安分自足，但當勉力讀書，專其心於讀書大義，而無聲色貨利之擾，凡日用酬應一切無益

之浮費，宜省者省之，宜節者節之，令稍有贏餘，以俟不時之用。庶幾道學致意於此，而

學業可以無荒，乃為佳耳。世之學者，其可不戒者，從儉去華，誠實以為讀書地哉。

朱子曰：近世儒者於聖賢之言，未嘗深求其義理之極致，而惟以多求劇讀為功，故往往遂以吾學為容

遠而稅駕之日除也。聖賢之言，不必多求，隨學一二，其非義理之偏，故雖終身用之，亦有不備處。今之學者，未嘗深求其精微

以厭其意，而所以進賢功除實病者，反謂而來之於彼，是其厭常習性，吾正謂邪，其為愚陋甚矣。夫人將通千里之途，必先明乎從

入之始，乃今迷於所向，若此，將迷步日遠，視察日昏，不知其何所底止也。嗟乎，學術之日非，實自儒者其之，不亦深可惜哉。

朱子曰：學者須是耐煩耐辛苦，又曰：這道理若不操生藥死去理會，終不解得。道理無窮，不是輕易可得，故必

不怕勞力，吃緊挨上方能苦盡甘來，且其中深微曲折處，若不操生藥死去理會，則所

見止局皮膚終不能入其國奧，故學者定須下一番死工夫，不可以其難而自誤也。

朱子曰：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為此所侮，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其弊

人志。科舉之學，非此無以進身，故士人一入門，便學作文取功名，至有老死而不能卒業者，其為累人不淺，而人之為其所侮也亦已

甚矣。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思位俸一當以得請，不得請此為階級，故不可不勉為之耳。其實人之志，惑於此，自少志

舉，而無暇一勞及也，其可惜也夫。

朱子曰：今學者之病，最是先學作文干祿，使心不寧靜，不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之閒，不復能

察其界限分別之際，而無以知輕重取舍之所宜，所以誦數雖博，文詞雖工，而祇重為此心之害，要須反

此，然後可以議為學之方耳。學術與心術相同，學術之不正，足以壞人心術，今學者之病，最是一入門先學作文干祿，使此心

古今之學，義利界限，未能辨別分明，昧乎輕重取舍之宜，惟務為趨時干進之地，所以誦數雖博，文詞雖工，而祇重為此心之

害，終不得其正也。豈知聖賢言語，開口便教人務義利，而取功名利祿之資，而於自己身心，全不理會，今欲大去其病，必須

反其所為，使趨向克定，然後講明義理，可以議為學之方而微聖賢事業耳。不然，心術既非，學術愈為之壞，誠不知其何所底止也。噫，朱

子此言，其所以警學者深矣。愚謂人苟能立志，則即作文一途，亦是闡發聖賢義理，固無妨乎其為學也，而特無如其心之多不

可聞。

朱子曰：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也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

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

自家身子些子事。聖賢言語，皆之於身，其所說底，即是自家身上所做底事，今專做時文底人，所說底，都是聖賢說話，如說廉他

不義，與所說底全然相反，不啻天淵，此是何故？緣他平日用功，惟是專做時文，故將許多好話，只就紙上敷衍一番，廉是題目上合說，

義是題目上合說，不過是等語說當日說話，與自家身子毫無干涉，所以做底終不是說底也，則使移此工夫，實用之於身心，便是聖

賢事業，豈平其精神徒費於筆墨閒也。

所謂科舉之學，累人不淺者，實其然乎。



朱子答呂子約曰。示喻日用工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得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閒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說說求其放心。實卻茫茫無把握處也。所謂見得大頭腦者。即指心也。人存則無以檢其身。故為學工夫要領。須於日用閒常見得大頭腦分明。方於操舍有用力處。至於操之之功。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使一息正作。此方是求放心。非是空空說求而其實卻茫茫無把握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極。惟心之謂與。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先立乎其大者。其小者不能奪也。此心者。實把持則日用工夫俱無頭腦。是故存主敬之功。刻不容緩也。

朱子曰。果有所得。出言吐氣。便自不同。縱見如此分疏解說。欲以自見其能。而唯恐人之不信。便是實無所得。學問之事。惟求誠心。自得其已。然果有所得。則出言吐氣自有安詳溫養之致。便自不同。若分疏解說。實無無限議論。欲以自見其能。誇示於人。而唯恐人之不信。是其輕浮淺露。專於逐外而聲名。便知其胸中實無所得矣。此即學者為己為人之別也。

朱子曰。曷言語儘多了。前輩說得分曉了。學者只將已來聽命於他。切己去做。依古人說的行出來。便是我底。何必別生意見。硬自立說。此是學者大病。不可不深戒。

幸但當實心地。切己向去。依古人說的言。身體力行出來。便是我底。希聖希賢工夫。最為至要。且何處別生一番意見。硬自立新奇之說。以誇示於人。究竟不是。路頭既誤。自己復誤他人。此是學者大病。不可不深戒也。唯古人雖道。大道猶存千載而上。千載而下。此心同此理同也。我輩但能格致而自明之足矣。若妄出意見。俱為真。論思欲掩古人而上之。究之古人卒不可掩。從自為名教之罪人。也不亦惑哉。

朱子曰。近來彼中學者。未嘗理會讀書。便先懷取一副當功利之心。未嘗出門踏著正路。便先做取落草由徑之計。相引去無人處。私語密傳。以為奇特。直是不成模樣。故不得不痛排斥之。

也君子之學。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所望者體得己之念而已。近年以來。學術不明。奔馳逐逐。學者未嘗理會體得己。先存道取功利之心。人未出門。踏著正路。便思落草由徑。為圖利計。向無人處。私語密傳。以為奇特。直是不成模樣。故不得不痛排斥之。一些羞惡之心。後生輩若存此等心術。作此等伎倆。便壞了終身人品。所以不得不深戒而痛斥之。恐其轉相傳教。而無所底止也。

朱子曰。如今工夫。須是一刀兩段。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捆一掌血。使之歷歷分明開去。莫要含糊。不用一工夫。則終不得。須是實實落落。一棒一條痕。一捆一掌血。好如起一念。則辨其孰為公。孰為私。孰為非。孰為公。則存之。私則退之。是則為之。非則去之。若除體動。使之歷歷分明開去。不容有一毫含糊。此方是斬釘截鐵手段。而學問方為得力也。朱子曰。學者最怕因循。又曰。為學正如撐水上水船。一篙不可放鬆。因循者。草草之意。即所謂放鬆也。一篙則進不。力擡去。撐得一篙。便是一篙。切莫放鬆了。手不到。頭不肯。此方是善學者也。

朱子曰。莫說要待一箇頓段工夫方做得。如此便遲過了。只今便要去做。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雷者。事之賊也。雷即等待之意。天下惟等待一念。最是誤人一生。今日待來日。明日待來日。將有限光陰。盡數錯過。後雖欲為。已無及矣。故君子為學。莫說等待一箇頓段工夫。方做得。莫說遲過了。其且只今日下。就要向前用力做去。立志既定。斷然不疑。即此當下。暫往鬼神。亦速其致。何學問不進者。一有等待。遲延不決。便多害事。所謂雷者。事之賊也。不可不知所戒。

朱子曰。人多言為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為不能使船嫌深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無時不可讀書。故富貴之時。正好講明道理。今人每言為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為不能使船嫌深曲者也。豈講學本以明理。其工夫即在處事上。見如遇富貴。就富貴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做工夫。順理而行。處之各求其當。即此無非講學。何有於相妨哉。兵法。有云。因其勢而利導之。便是善用兵者。學者亦然。能隨其遇而導之。便是善為學者。古今來豈有難事之學乎哉。

朱子曰。近來學者。多是以自家做底事。報與人知。如有做不將來自。只要鋪攤在門前。要人知我家裏有飯。打疊得此意。盡方有進。自家做底事。於人何與。惟其心。總是為人。故雖是己事。亦要與人知。如有做不自。而得後為富貴工夫。方能有進益也。

朱子曰。據某君學問之道。祇在眼前日用底便是。初無深遠幽妙。又曰。只是這箇道理。見得是自家合當做底。便做將去。不當做底。斷不可做。只是如此。學問之道。不必他求。只此眼前日用之間。行著察察。無非所當由的道理。初無所為。幽深高妙。難知難行者也。俱在日用道理之中。而自不覺其誠。見得道理。是如此。並無別箇自家合當做的。便向前去做。不合當做的。便斷然不做。明其是非。決其取舍。循乎天地而不徇。乎人。欲即聖賢莫大之學問。亦不過是矣。孔子曰。道不遠人。子思子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皆是此意。豈欺我哉。

朱子曰。一箇大公至正之路。甚分明不肯行。卻尋得一線路。與自家私意合。便稱是道理。今人每每如此。古今止有一箇道理。大公至正為衆人所必由之路。而為聖賢所不。即不外此。此其分明。人人可行。卻不肯向前去。行而別尋一線路。走不顧天下之公。且但求合己之私。便自稱是道理。率意妄為。而不知陷於邪僻。而不可返也。今人每每如此。不亦可哀之甚哉。

朱子曰。為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是者天下之公理。非者人心之私曲。衆人惟徇乎私。故不辨是非。而所行多不直。若聖賢為學之要。祇是事。非至公無私。必審求其是。而決去其非。於天理人欲之間。不使少有毫釐之差。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應萬事。而萬事皆得其理。天地以之生萬物。而萬物日出。不問惟此而已。然則士希賢聖。希天之學。不過審求其是。以回歸於一而已。夫豈有他道哉。

朱子曰。故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願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竊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

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銖積絲繁，分寸踏準，以幸其蘊知理義之實，不為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悚然大懼，日力之不足，思得求助於當世有道之君子，以速其進而未得也。

此朱子自序其為學之始終也。謹言自少求實，愚鈍，非事不能及人，豈敢有所他往。其知遠從，求之多不得，蓋有會近而驚乎遠，處下而窺乎高，不務近實者已，而馳情於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徒勞無功，不可謂不久矣。既乃困而自悔，自其用力之誤，始復退而求之句讀文義之間，究前聖之精蘊，發之於己，自修而日夕孜孜，終其一得，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銖積之積，如絲之聚，得一分則進一分，得一寸則進一寸，勉力鑽研，以幸蘊知理義之實，或不至為小人之歸，而歲月云邁，齒髮頓衰，自顧生平，無一長可告知己，是以此心慷慨大懼，日力之無多，將終至於泯沒，思求助於當世有道君子，少加權策，以速其進，而正恐其見棄，不得領受其教益也。是竊之重自愧，慮者如此，何敢以教人為言哉。觀朱子此言，其即我夫子不知老死之心也。夫而所以歎勉乎後學者，亦已深矣。

### 續近思錄卷之三

致知

此卷論致知，而所謂致知者，在即物而窮其理也。然窮理之方，程子謂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是。故其工夫實未易盡，而尤莫大於讀書。學者由四書而遞及五經，又會通乎濂洛關閩之指歸，以與經書從事，然後推以觀史而辨其是非得失之致焉。則真所謂窮理以進其知者矣。

朱子曰：古之學者，潛心乎六藝之文，退而考諸日用，有疑焉則問，問之弗得弗措也。古之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如此。古人為學，皆求實用，讀一書則必退而論諸事，日用者當，皆即其六藝之文，參考其成法，而講事理之當然，有所疑難未達，則必質問，必有得焉而後已。弗得弗措，所謂自負其功也。古之傳道授業解惑，此之謂也。後世學者，雖兢兢

極博而潛心，實用者鮮矣。

朱子答王子合曰：所喻思慮不一，胸次凝滯，此學者之通患。然雖驟革，莫若移此心以窮理，使向於彼者專，則繁於此者，不解而自釋矣。

見道未明，故思慮不一，而胸次凝滯，向以超然沒到，此學者之通患，而非可以因循之。思慮其俗智也，莫若移此思慮之心，以研窮義理，使向於彼者專一，不於然後胸中灑然，解而自適，然冰釋矣。故窮理要緊。

濬德化，則雜思妄慮，繫於此者，將不

朱子曰：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契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

此示實用功也。聖賢之教，天道性命，雖極精微，要皆自具於吾身。學者誠能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研求潛思，而實其力焉，則自然默契心通，觸處洞然。凡在天有四時，在人有四德，而為天道性命者，皆引為吾身切己之圖，而舍是豈有他求哉。

朱子曰：日用之間，止教此心常明，而隨事觀理以培養之，自富有進。

學問之道，在明心以見性，故凡日用間，能使此心不昏於物欲，而本體常明，則學為有本矣。然後困事觀理，使源源以培養之，使日新不已，心與理融，將不期進而自富有進也。

朱子曰：天下之理萬殊，然其歸則一而已矣。不容有三三也。知所謂一，則言行之間，雖有不同，不害其為一。不知其一而強同之，猶不免於三三。况遂以三三者為理之固然，而不必同，則其為千里之謬，將不俟舉足而已迷錯於庭戶間矣。

萬殊者，理之散也。一者，理之合也。三三者，意見之私也。天下事理，莫有不齊，而其歸則一。豈容有三三之見，故人之言行，不必皆同者，正以其殊途同歸，不害其為一理之合也。便欲強同之，猶未免為意見之私，而不察其理之一，遂以三三之見，為理之固然，而輒謂不必同，此其千里之謬，可勝言哉。

又曰：侯舉足而始得迷錯於庭戶之間也。人果知事理之同異，無不統於一，則不為三三之見所惑矣。

王子充問：某在湖南，見一先生只教人踐履。朱子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今人多教人踐履，皆是自立標致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聖人作箇大學，便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非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

日用倫常之行，視乎義理耳。義理不明，所行何以處道，故必見得然後行得。不見如何行，行路且不可，况為學乎。彼自立德教人者，或有好資質底人，尚可闕了窮理工夫，任實以往，否則未有不顛蹶也。然聖人大學之教，入路日中，首在格物致知者，原要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以達入於聖賢之域耳。非能獎得好資質之人，擇而教之也。若用格致工夫，講明道理，則孝弟忠信之道，無不習熟胸中，凡事親事兄交友之間，在在皆行乎其不得不，不然尚何患踐履不至乎。君子教人，務使學者有

以為受教之益而何得立標致以個人耶

朱子曰見道極明白故其言之極平易似淺近而實深遠卓乎義不可及也

朱子曰天下之事巨細幽明莫不有理未有無理之事無事之理不可以內外言也

朱子曰惟其察而精之也入毫芒是以擴而充之也塞宇宙

朱子曰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即彼非此非即彼是不容竝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

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

朱子曰講學正要反覆研窮方見義理歸宿處

朱子曰今之人知求難夫而不知求其放心固為大惑然苟知其放而欲求之

然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

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此體人知求之心以為居敬窮理之地也

曾真去者所以道理不出徒見其填塞而不虛膠擾而不靜而已

朱子曰天下事一身親歷過更就其中屢省而深察之方是真窮理

朱子曰博雜極害事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工夫想見將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過

朱子曰博雜極害事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工夫想見將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過

朱子曰博雜極害事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工夫想見將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過

朱子曰博雜極害事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工夫想見將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過

朱子曰博雜極害事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工夫想見將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過

朱子曰博雜極害事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工夫想見將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過

朱子曰博雜極害事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工夫想見將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過

朱子曰博雜極害事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工夫想見將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過

朱子曰博雜極害事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工夫想見將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過

朱子曰博雜極害事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工夫想見將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過

性情而真味洋溢之爲有德之言，又與尋常好吟咏者迥然不同也。大抵入能根本乎道，而後發之爲枝葉，則無乎不可矣。

朱子曰：致知者，誠意之本也。誰獨者，誠意之助也。所見不真，必不能實爲善以去惡，故致知爲誠意之本，知既至則大端足以累善，而遂入於不誠，是以誦獨之功，尤爲誠意之助，而君子所必致力以收致知之效也。

洪慶將歸，朱子召入與語曰：如今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全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自然過刃而解。

洪慶姓石字餘，此朱子亦因其病而藥之也。爲學者須發肯致知之助，故且端莊存養，靜觀此心昭曠之原，不得全靠紙上鑽紙，游刃有餘，較之勞勞。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著處。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是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也。

會文字，又隨於空疎不實，故恐他且看文字掩箇入門也。大抵文字能不作紙上空言，直引向自家性分上理會，則得之矣。

朱子曰：理會道理，到衆說紛紛處，卻好定著精神看一看。理一而衆說紛紛，此處不同之極，致必有是非，各出精義，定著精神，仔細一看，然後能有所擇，而不爲衆說所亂，是亦致知一法也。

朱子曰：讀書是格物一事。古今只此道理，其備於書而天下之名物，數亦爲焉。善人讀書，將窮達天下之事，物之理，以致吾心之知也。故是格物一事，不可不講其讀書之法乎。

朱子曰：讀書須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讀書者與聖賢相對，便思學爲聖賢，不可有憂心，不可有吟，寬以居之，虛心涵泳，會古人於意言之裏，切己體察，引自己於明處之中，衆說紛紛者，而後聖賢之精神與我相注，沈潛玩味，未有不能得其理而體其事者，是讀書之法也。

朱子曰：讀書只一循，讀時便作焚舟計，止此相別，更不再讀便記得。焚舟事，秦伯伐晉，孟明濟河，焚舟，示不再舉也。習之又習，至於熟於焚舟計，止此相別，更不再讀，已自記得如此，用功自然淡洽於中，而非涉獵無得者比矣。

朱子曰：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見得真味。讀書須熟讀深思，虛心涵泳，直讀到不忍舍處，其真味自生，有無限快意，方見得真味也。見得真味，不忍舍矣。

意就其虛字實字，着他血脈貫通處爲之解釋，理明即止，不妄己意，不自說道理，虛心細心，方能體貼得出。朱子嘗自謂其解經，理會四十餘年，中間逐字研尋，不教偏些子，即此意也。

朱子曰：解經不可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義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只說得自一片道理，經意都差過了。要之經之於理，亦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經明則可無傳，經所以明理也，理明則可無經。

古人作經者，傳以垂訓後人，後人表章經傳，以昭示學者，若不得已，而有言也，故凡解經者，不可做文字，反使理晦，止合原文解義，由辭得意，理明即足。若做文字，自立別解，自說道理，經意都差過了。大抵經以明理，猶之傳以解經，經明可以無傳，理明可以無經，凡天地間之不可勝說者，理而已，非徒爲文字以悅人也。

一學者苦讀書不記，朱子曰：只是貪多，故記不得。福州陳正之極魯鈍，每讀書只讀五十字，必二三百遍方熟，積習讀去，後來卻無書不讀。讀書不記，學者通病，然受病之原，亦無他故也。只爲貪多務博，故記不得，其益多則心泛，其取數甚約，又必讀二三百遍，其用力甚勤，方能熟記於心，因從此日積月累，漸次習讀去，到得後來，卻無書不讀，被絕不貪多，而積之既久，所得仍不少，世之貪多者，反不足以及之，讀此之道，此可爲法矣。

朱子曰：論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論語二十篇，孟子七篇，取數既約，易於習讀，所謂工夫少也。然而其間易尚書詩春秋禮樂諸經，爲數既廣，習讀講解尤難，所謂工夫多也。然其所說皆道法治法之大，奧旨宏深，之詞事肆而體隨之則得效少焉。學者察乎此，亦可以知先後次第之序矣。此以下因類其分論讀經之事。

朱子曰：昔五峯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讀論語，五峯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篇爲要。龜山曰：事事緊要。龜山示五峯讀書法，先讀論語者，蓋所說皆孔門答問求道之方，無不具備也。又示以非事緊要，見得二十篇中，至精至粹，無一語不當熟讀深思。龜山最得讀書之法，故朱子述之以教學者。朱子又嘗言論語一部，自學而時習之，至發身都是做工大處，與此意正相發明也。

朱子答任子卿曰：深探聖賢之言，以求仁之所以爲仁者，反諸身而實用其力焉，則於所以不遠不害者，皆如有物之可指，而窮通得失之幾，脫然其無與於我矣。聖賢言仁，要在身體力行，學者果能研窮聖賢深探其立言

所謂無終食以違之，無求所以害之者，皆如有最重之一物，切於吾身，可以指名而窮通得失，作萬變之來，脫然無與於我，何所往而非仁哉。然則成名君子，志士仁人，則在思求義理，尤宜乎身體而力行之也。

朱子曰：孟子說四端處，極好思案玩味，只反身而自驗其明味淺深如何。仁義禮智，性之德也，則是有的名目，詳讀是非，指點親切處，極好洗滌思案，細心玩味，人能自驗當身，而反觀其心之明味理之淺深如何，自此察識以擴充之，則當必有以盡其才而四德在我矣。

朱子曰：大學在明明德一句，須常常提醒在這裏。他日長進處在這裏。大學經傳，一明明德之明，明於己，窮其極，是故在明明德一句，須常常提醒在這裏。他日長進處在這裏。此者明於己，止至善者，人之明德各處即在道。蓋內聖外王，無不統貫。胡敬齋所謂工夫在大學，效驗則見於二南也。

朱子曰：見得義當為，卻說不做也無害。見得利不可做，卻說做也無害。便是物未格，知未至。見得義當為，決為之，利不可做，決是不做。心下自肯自信，便是物格知至。此言格致之實學也。分別義利，為學者第一要。特思不替無害。此則何嘗真知實見，便是物未格，知未至也。惟於義利界限，見得十分透徹，十分斷截，義當為，決為之，利不可做，決是不做。心下安然自肯，自然自信，便是物格知至。工夫效驗，一齊俱到矣。

朱子曰：只是見不透，所以千言萬語，費盡心力，終不得聖人之意。大學說格物，都只是要人見得透。且如楊氏為我，墨氏兼愛，他欲以此教人，他豈知道不是，只是見不透。如釋氏亦說教授徒，他豈道自不是，只是不曾見得到。但知虛而不知虛中有理存焉。此大學所以貴窮理也。

只是不曾見得到，但知虛而不知虛中有理存焉。此大學所以貴窮理也。不見聖人之意，何以爲學，然學者窮深，窮遠，盡心力，終不得其意。其大學說格物，正欲人見得聖人之意透也。且如楊墨之爲我兼愛，忠仁孝義，彼實見不透，烏能自知其不是。又如釋氏授徒，以虛無幻化立教，亦豈言自道不是，都緣見未透徹，徒知爲虛，不知虛中有實理，乃是聖人大本領處耳。此大學所以從格物窮理也。枉費心力者，不可惜乎。

朱子曰：中庸末易讀，其說雖無所不包，然其用力之端，只在明善講學。所謂明善，又不過思慮應接之間，辨其孰爲公私邪正而已。此窮理之實也。若於此草草放過，則亦無所用其存養之力矣。

朱子曰：中庸末易讀，其說雖無所不包，然其用力之端，只在明善講學。所謂明善，又不過思慮應接之間，辨其孰爲公私邪正而已。此窮理之實也。若於此草草放過，則亦無所用其存養之力矣。中庸一書，書性言道，未易讀也。順其說，知中而位育，以至達道達德，九經天道之屬，雖無所不包，而其善端用力之地，則只在學問思辨明其善，成德成性，其端也。至所謂明善，切要處，又不過自思慮方明及事物應接，則辨善惡之孰爲公私，此非之孰爲邪正而已。是乃其真窮理工夫也。若於此處淺涉，草草放過，則於其說之統貫包舉者，茫無緒，而亦何所用其存養之力乎。此讀中庸之要法也。

朱子曰：易之爲書，文字之祖，義理之宗。易始於伏羲一畫，故爲文字之祖。而天道地道人道無所不備，故曰義理之宗。蓋聖人參贊化育之書，亦即君子恐懼修省之書也。學者博考文字，原其義理，就有過於此者哉。

朱子曰：一至十爲河圖，虛其中以爲易，一至九爲洛書，實其中以爲筮。河圖洛書，俱以五爲中數，而內外正偶之數，與五者，象太極也。故聖人則之以爲易，一至九爲洛書而實其中，十與五者，主建極也。故聖人則之以爲筮，可圖奇偶相對，雖有十而不用，洛書奇偶相乘，雖無十而橫皆成十。此河圖洛書所以相爲表裏而旋轉變化於不窮也。天

朱子曰：易有象然後有辭，筮有變然後有占，象之變也，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辭則各因象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所值之辭而決焉。其示人也，益以詳矣。周易一書，有象有辭，有占，凡以爲人設計也。然易必有陰陽老少之象，然後有卦爻之辭，筮必有七八九六之變，然後有吉凶悔吝之占。順自象之變也，尚存理之自然，而未形於人事之著者也。辭則各因自然之象，而指其事之吉凶，占則又因吾卜筮所值之辭，或吉或凶，而決其趨避焉。其示人至爲詳備矣。此聖人所以與民同患，而正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也。

朱子曰：尚書曰通猶是第二義，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所難通。讀尚書者，當求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則曰予畏上帝之類，儘有無窮轉語，故若止值貫通，猶是第二義，而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也。況其中亦有可通者，亦有難通者，不妨姑闕其疑，則以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所難通，恐以附會穿鑿之見，反失聖人當日立言之旨。

朱子曰：詩之爲經，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具。詩，理性情者也。然其爲經也，風俗之美惡，與治亂政化之盛衰，是上而天道備於上，下而人事浹於下，而無一理之具。治之得失，是下而人事浹於下，上而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具。而不具，而可爲觀感怨怒之資者也。

朱子曰：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妙不容言，不待安排措措，務自立說，只恁虛心平讀，意思自足。上蔡云：學詩須先得六義體面，而諷詠以得之。此是讀詩要法。讀詩之法，非可以取檢檢之心，遇詩人之性情，浹洽於其中，自覺盎然太和之氣，從胸中流露出來，其備得之妙，有未易以言傳者。然亦不待安排措措，務自立說，強於名物上尋求義理，但虛心平讀，可以與觀感怨怒，思自然滿足。故上蔡云：學詩須先得六義體面，六義即其立言之體，而後游讀詠以得之。則三百十一篇，中人皆世態，凡曲盡於感。歎感思者，無不應歷在目也。此直是讀詩要法矣。

朱子曰：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之大意。孔子作春秋，每以見義，其詳則具於史，史後世既亡，遂惟聖筆獨存。左氏必曾見國史來，故其作傳皆有來歷，雖難盡信，終是案底。是以看春秋者，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之大意。非只舉其大綱，其義理之權衡，與夫當時事之大意，昭然在目也。此讀春秋之法也。

朱子曰：古禮非必有經，蓋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達閭巷，其儀品有章，動作有節，所謂禮之質者，皆踐而履之矣。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則豈必簡策而後傳哉。其後禮廢，儒者借之，乃始論著爲書，以傳於世。

禮廢，朱子謂便是儀禮中，士冠禮，士昏禮，士祭禮，士喪禮，士虞禮，大節有三百條，蓋經禮也。威儀，朱子謂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小節，有三千條，蓋曲禮也。此言古禮非必著於簡策，蓋先王之世，自朝廟以達閭巷，皆踐而履之矣。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則豈必簡策而後傳哉。其後禮廢，儒者借之，乃始論著爲書，以傳於世。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小節，有三千條，蓋曲禮也。此言古禮非必著於簡策，蓋先王之世，自朝廟以達閭巷，皆踐而履之矣。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則豈必簡策而後傳哉。其後禮廢，儒者借之，乃始論著爲書，以傳於世。

品有章，動作有節，所謂禮之實者，皆實踐而躬行之矣。子思子所謂禮，誠感得其人而後行者，何嘗必布在方策而後傳其信品之章，動作之節哉。自後世禮廢，而求禮之信者，每憤憤之，乃始於論說，以為成法，以傳於世，所謂天高地下，萬物咸睹，而禮則行焉者也。朱子曰：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全書，其他皆是講說。儀禮誠其事者也，故學禮先須看儀禮，蓋儀禮是禮經本也，其他若有得義，皆所以明其理也。惟先學儀禮，而後求其理，則得之矣。

朱子曰：周禮一書，廣大精密，周家之法度在焉。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信則也。周禮一書，本天理而定為條則，以立萬世之常經，精博而宏，大精深而細密，許多立法制度，具在其中，此周家禮樂之所以明備也。

朱子曰：孝經只前面一段，是曾子問於孔子者，後面皆是後人綴緝而成。孝為德之本，教之所繇，生先王之至德，只前面一章，是曾子問於孔子者，後面十七章，皆是後人綴緝孔子之言，而成一書也。

朱子曰：周子通書，近世道學之源也，而其言簡質若此，與世之指天畫地，喝風罵雨者，氣象不侔矣。周子四十章，與太極圖說相表裏，凡其誠懇憤勵之理，以及禮樂利政之端，其述至大，其義至精，其味甚長，真近世道學之源也。而其言乃簡約質樸，若此，視世之指天畫地，喝風罵雨，故為大言，以欺世者，氣象迥然不侔，故宜與六經四書並重，今古矣。

朱子曰：修身之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小學是做人底樣子，故修身之法，具備於其中，而近思錄乃周子實錄，何也，不則聖賢地，位有志者自辨之矣。

朱子曰：須看孔孟程張四家文字，方始講究得著實，其他諸子，不能無過差。孔孟程張四家文字，擇之精，讀之詳，一容編入，真箇著實地，故學者須看此四家文字，解析秋毫，優游厭厭，方始講究得著實，其他諸子，則擇其而不精，詳而不詳，或言理而遺事，或言事而遺理，皆不能無過差矣，慎毋憚然以從事也。

朱子曰：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近思錄雖六百一十二條，分十四卷，皆撮取其關於大體無明師真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曲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大辨異端聖賢之大略，皆於此見其梗概，故最好看也。是以四書簡易平實，六經與古宏深，學者必先四子而後六經，則四子者，六經之階梯也。近思錄語體要切於日用，沈潛玩索，隨讀隨悟，然後可以求四子之書，則近思錄者，四子之階梯也。

朱子曰：讀書先以經為本，而後讀史。聖賢之道，理其備於經，其詳而正也。帝王之行事，具載於史，其廣而博也。故讀書者必先行事，是非得失，無不互相參考，如是則吾心既無遺理，而古人皆可借資，豈非讀書之要法乎。

問：為學祇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說，皆不必看，如何。朱子曰：如此即不見古今成敗，經以明理，史以見事，非若其讀六經語孟，而於史亦雜讀，不之省，則何以見古今之成敗，使是非得失，瞭若指掌，通乎勢而謀時宜乎，故讀史一事，亦窮理格物者所必及也。

朱子曰：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大倫理，所謂三綱五常也。大機會，如用人行政之類。大治亂得失，凡有關係於此三者，而史書之政治人物，統貫無遺矣。

或問綱目主意，朱子曰：在正統。綱目，朱子所作，蓋因司馬溫公通鑑而修之也。正統者，所以大一統之義也。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註以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歲者，天之甲子年，表歲首年者，表其甲子，以冠一年之首也。統者，國之位號，因年者，統者列其國號，以系一歲之下也。大書，直記之也。分註，旁載之也。表歲首年，因年者，統則有以得其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大書提要分註備言，則有以見其辭之詳略，議論之同異，其通貫曉析，不如指掌之明且易乎。李方子曰：取學史之長，合諸儒之精，繼春秋而作，未有若此書之盛者，讀此是言也。

### 續近思錄卷之四

#### 存養

此卷論存養，蓋存養之功，實貫知行，故編此以列乎二者之間，見致知涵養，互發兼修，不可偏廢，而後有以爲力行之地也。

朱子曰：欲應事先當窮理，而欲窮理，又須養得心地本原，虛靜明徹，方能察見幾微，判斷煩雜，而無所差錯。天下事必有理，理不明，何以處事，故欲應事者，必先窮理，然不能持敬以爲窮理之本，則心慮雜，理愈紛，而事亦愈差，故必加涵養之功於存主之際，使心地本原，淵然虛靜，然後能深研幾微，察見幾微，有以通天下之志，而成天下之務，自然斷煩雜，無所差錯矣。此涵養與致知有五

朱子曰：主敬者存心之要，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發焉，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舊習之非，自將日

改月化於冥冥之中矣。敬者始而終之學。故主敬為存心之要。知者初學入德之門。故致知為進學之功。二者相資。不可偏廢。須能彼此交發而優游厭厭於其中。則知明守固。日新月異。而造道不難矣。又有為敬之非。不漸修。而欲於沈潛體玩中。若偏致其功。則或流於寂。或務於紛。未見其能底有成也。

朱子曰。主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齊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

整齊肅敬。整思慮者。敬之主乎內也。嚴威儼恪。動容貌。正衣冠。尊瞻視者。敬之主乎外也。易曰。敬以直內。穆子曰。主一之謂敬。皆所以言敬也。然有知主敬。亦不必多言。但熟味齊肅。嚴威儼恪。而實地加功。驗諸身心。形則維持之久。熟漸生。凡所謂直內。所謂主一。確有定分。自然不待安排。而身心肅然。就表裏無不一矣。加意涵養之功。就有外於是哉。

朱子曰。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

禮樂之道。其相須者也。然樂主和。而所謂樂者。亦其胸中從容不迫。無事物之擾。而自和樂耳。非著意放開。則非不敬。胸中必覺煩擾。何能和樂。蓋和是靜底敬。敬是合樂底和。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自然云者。即此而在也。而周子亦曰。禮先而樂後。禮也。樂本於禮。則和亦可見矣。

朱子曰。讀書涵泳。義理。久之有味。自不見得世間利害榮辱之有異也。

滋味不深。則世情不能皆淡。或使讀書涵泳。義理。久之而深。知其味矣。彼世間一切利害榮辱。何所容心。適然而安之。固自不存。真念於中也。此其用功得力之處。具在伊川所謂優游厭厭。有先後次序。杜元凱所謂江海之浸。春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時乎。

朱子曰。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知大體。而後敬以守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顛倒繆亂之不一。亦何以察夫大體而知之耶。

敬之一字。所以為聖學成始成終之要。蓋凡天下之理。有所未知。非敬則多所難。未竟而無得。何以能知之。於始。有所已知。非敬則多所遺。未竟而無得。何以能守之。於終。若曰。進學之始。姑無用敬。必先知得大體所在。而後敬以守之。則彼繆亂不敬者。雖欲求知。而其心已顛倒繆亂。無緒。又何以察夫大體所在。一一而知之。之既不精。即未有守之。而能固者也。此所以成始成終。不外一敬也。

朱子答呂伯恭曰。承諭整頓收斂。則入於我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按程子嘗曰。亦須要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日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

耳。伯恭名祖謙。開封人。學者稱東萊先生。朱子友也。整頓收斂之法。從容游泳之功。二者皆不可廢。然一則苦費力。一則隨悠悠。此正學者通患。但整頓收斂。初學宜可少此工夫。故程子嘗曰。亦須要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從容也。今亦當就整頓收斂處著力。只是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功效欲速。則不遠。即成弊病。惟於齊莊整斂之中。時時從容游泳之致。斯為佳耳。

楊道夫曰。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為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清有云。既思即是已發。與前所舉有礙否。

羅先生名從彥。字仲素。李先生名侗。字墨中。羅延平先生進學之力。亦養心之要。故延平稱之。但程子遺清云。既思即是已發。則靜坐若此。氣象既涉於思。以謂之未發。是以疑其有礙。

黃直卿曰。此問亦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况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為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

直卿名幹。亦開人。直卿以為此問。因切。然明自羅先生於未發氣象。探本原。洞見道體。亦並行而不相悖。我於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見其氣象。仍然思慮未萌。何礙於未發。惟蘇季明以求字為問。則大發思慮。尚得謂之未發乎。伊川所為力辨其差耳。朱子曰。公雖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為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會靜得固好。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

羅先生說。雖如此分解出來。之說。靜坐。上蔡之言。多著靜。一小偏。則其病皆同。蓋靜時。萬理具備。是謂平動之用。動時。事得其理。是謂靜之體。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無物不有。無處不然。學者只是靜存。動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無物無處不是道理。雖日用常行。皆至微至小處。皆道理所寓。便當以道理處之。何必專在靜處尋求乎。故伊川說。只用敬不用靜。敬原該動靜兼體用者也。便說得七八。非附麗有得者。焉能見及。若以世之紛紛擾擾人。比例觀之。會靜。豈不是好。講明此學。則當要於萬全無弊。不可使有毫髮之偏也。大抵未發之前。須探得密已發之後。須察得精。道理原自不偏。工夫務在周匝耳。

朱子曰。思義義理。涵養本原。天下事物。無非義理所存。必精以研之。而理思求之。則深入無間。自渙然冰釋矣。吾人一心實為本原之地。必欲以主之。而用涵養之功。則操存不失。自然理順矣。此存心致知之學。二者不可偏廢者也。

朱子曰。思義義理。涵養本原。天下事物。無非義理所存。必精以研之。而理思求之。則深入無間。自渙然冰釋矣。吾人一心實為本原之地。必欲以主之。而用涵養之功。則操存不失。自然理順矣。此存心致知之學。二者不可偏廢者也。

朱子曰：更宜加意涵養於日用動靜之間，不然徒爲空言，無益而有害也。涵養之功，不可一刻間斷，吾人日用間，物交接，更宜加意於此，凡日用動靜，無時無處而不養焉。斯天理常存，而人欲自不得妄矣。若不實致其功，而徒託諸空言，少有間斷，私墨乘之，非惟無益，亦且有害也。大抵涵養工夫，只於靜坐上來，便有規程，子曰：涵養須用敬，使專於靜處用功，豈動作云爲而遂可不敬乎？朱子謂更宜加意者，正指出涵養本源之地，在在當求，勿墮入空虛窟內也。

朱子曰：凡人所以立身行己，應事接物，莫大乎誠敬。誠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謂也。敬者何？不怠慢不放蕩之謂也。子思云：不誠無物。夫子云：修己以敬。是誠與敬乃立身行己應事接物之要，而不可須臾離者。學莫大乎是。何以謂誠？惟不自欺則必求自慊而不妄，又所以誠也。何以謂敬？惟不怠慢則必敬足以勝之而不放蕩，又即攝其肆心也。誠與敬之爲立，有他哉？然則子嘗謂誠則無不敬，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學者之加功，亦不可不知也。

朱子曰：道心爲主，即人心自不能奪，而亦莫非道心之所爲矣。然此處極難照管，須臾間斷，即人欲便行矣。朱子嘗答李通曰：世薄之心，則固未以爲惡，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爲疑，致內省，然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爲邪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此所以爲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是故理欲原不並立，道心爲主則一動作果是理耶？是人欲耶？或本是道心之數，終未離人心之境，耶？須臾間斷，即人欲便行，非得精明純固，審幾決克，盡私欲，全復天理而欲其一，一，謂皆不誠難哉。

朱子曰：學者喫緊是理會這一箇心，那紙上說底全靠不得。頃讀詩書，特紙上之說言耳，若不反之於心，何以知人，何是理會道一箇心，使有箇主宰，然後以彼證我，事物之來，自然次第就理。若全靠那紙上說底，則而而不化，徒生膠擗，雖讀萬卷，亦奚以爲哉。

朱子曰：人之心惟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人之易放者，心也。惟敬則此心常存，不敬則放失而不存。學者所當無時無刻，其可以或忽乎哉。以論世，現體體親親，切引爲身，性命之借實乎，故喫緊。

朱子曰：毋不敬，是正心誠意之事。思無邪，是心正意誠之事。毋不敬者，戒慎恐懼，畏敬中存，所以遏欲全理，而爲正心誠意之事，以成德而實也。誠意之事，以進德而言也。思無邪者，廓然大公，邪妄盡，微，則是欲盡，理純而爲心正。

朱子曰：思之過苦，恐心勞而生疾。折之太繁，恐氣薄而少味。皆有害乎涵養踐行之功耳。人之一心，如夫和直柔而無害也。若夫道理無窮，固不可不有以思之，但思之過苦，則精神憔悴，天君不寧，故恐其心勞而生疾也。事物當前，亦不可不有以折之，但折之太繁，則意見橫生，天真不固，故恐其氣薄而少味也。凡此者，皆有有害乎涵養踐行之功，非誠修息遊之道也。

朱子曰：閒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閒中靜坐，則者懸淡之煩，無外纏之患，收斂身心，則深養德之念，致存養之功，故於此頗覺得力，而可以馴至純然之地也。

朱子曰：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曰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敬字是體，始微終微，上徹下底，道理，故須該貫動靜看始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於中，不容少懈，及其應物而酬酢萬變，可以無非敬之所爲也。敬之爲用，大矣哉。

朱子曰：人自從生來受天地許多氣，自是浩然，只緣見道理沒分曉，漸漸衰蕩了。若見得真是真非，要說一直說去，要說一直做去，這氣自浩然。人自生以來，氣以成形，天地之塞其體，是受天地許多氣也。故自浩然，而太虛分曉，那得不漸漸衰蕩。若果見得真是真非，直養無害，自反而縮，要說一直說去，吾人所不敢言，要說一直做去，行人所不能行，光明正大，勇往無前，這氣自浩然也。人可無見於道哉。

朱子曰：他本自光明廣大，只著些子力去照管，他便是不不要苦著力，著力則反不是。他謂心也，心是神明之舍，本自廣大，只合優游涵養，著些子力照管，便復其初，若著力而妄意推求，則是矯揉以賊之，卻反不是矣。學者深體乎此，自知持敬即照管之道，無他方法也。

朱子曰：若先不得箇本領，雖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是添得許多雜亂，只是添得許多騷吝。人能涵養其心，則日用事物當然之道，皆可實地會精切不差矣。若不先得箇本領，而中無定主，雖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是得涉強說，於我無與，徒添許多雜亂，亂於吾心而已。學所以先立乎其大地也。

胡季隨曰：學者須當令胸中通透流落。朱子曰：通透流落，如何令得，纔有一毫令之心，則終身只是作意助長，欺己欺人，永不能到得灑然地位矣。此是見識分明，涵養純熟之效。須從真實積聚功用中來，胡

隨名大時，通透流落，如周濂溪之舜月光風，胸中方是灑然地位，豈容易事，如何可令得，必欲令之，則彼終身不復知有積漸之功，只是作意助長，強作解事，強作超越，直欺己欺人，永不到灑然地位，其爲貽誤學者多矣。蓋通透關於誠，而誠係乎養，故必是見識分明，涵養純熟之後，漸見功效出來，方可說此也。學者加功之始，亦惟真實積聚，俟其自至，然後胸中乃得此境界耳。學問之道，豈可以作而致之也哉。

朱子曰：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拂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導詳款，聽之者心諭慮移，而無起爭見卻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體之以身，揆之以時，則無偏蔽之失也。要於事物上驗學力，若有窒礙，翻船，即深求病源所在而勤去之。此言學者當於

而後見居敬窮理之功也。人惟持養久，則漸致純然，而氣和，氣和則心平也。而溫裕有容，婉順可親，望之者自然忿怒之意俱消矣。惟體察久，則浸然冰釋，而理明，則吐辭爲經，而論議之言，婉而善入，詳款之語，直而有體，聽之者自然爭卻之心頓移矣。且復參觀自



然之物理，深察必至之人，情之設身以處地，發時以度分，則正大而可以無蔽也。要惟於事物上驗學力，而後工夫之疏密可得而知也。若處事接物，雖有靈靈靈點之處，則是吾涵養體察之功，尚未至而必求其探存之益，察理之益，精而後已也。故又深考其病源所在而勤去之，而吾學乃庶幾於純全矣。

李伯誠曰：打坐時意味也好。朱子曰：坐時間是好，須是臨事接物時，長如坐時方可。坐時意味好者，以其檢點接物時，便逐件疏忽，照管不到，安得終日長坐，求意味之好乎？故須是隨事致道，精明不亂，使動時意味與靜時意味一般，方是長進工夫，而徒求之靜者，失之矣。

問：操則存，朱子曰：心不是死物，操存者，只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處，應事不是，便是心不在。若只兀然守在這裏，若有事來，操底便散了，卻是舍則亡也。心是活物，操則存者，無他道也。只於應事接物時，操得存，若不於應事接物上見之，只兀然靜守，及事物乍投，操底即淡散了，則兀然之操，與不操何異，卻是舍則亡也。操舍之分，列於此矣。

或問心之體，與天地同其大，心之用，與天地流通。朱子曰：又不可一向去無形迹處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書指意，思得失上做工夫，即精靈表裏，融會貫通。心之用，與天地同流，固是先無間處道理，然又不可一向遺亦，豈得遺而避之，能與之符合，故惟日用事物以體其事，經書史傳以究其理。摸風捉影，去無形迹處尋求，豈心體離自廣大，其用雖自流通，亦豈得遺而避之，能與之符合，故惟日用事物以體其事，經書史傳以究其理。

朱子曰：持志比存心字較緊，只持其志，便內外肅然，存心是收斂入裏工夫，持志是用力向外工夫，故較為緊，志不定，然而恣欲，皆隨圖矣。便收斂無一持其志，則存心之所，皆有現形事端，內外固自肅然。

朱子曰：凡人多動作，多笑語，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便是養氣之道。孟子曰：暴其氣，則動志，如騶者，趨者，類也。然自此而推之，但使凡人多動作而妄為，多笑語而妄言，於力所不及底事，偏好勝而恃氣以往，皆暴也。故須事事節約，本分之外，毫無嬉嬉造作，莫使過當於理，養氣之道，即此而足矣。此孟子之慎其所為，明取之非而成功，助之之善。

朱子曰：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蓋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奧，正當交相為用，而各致其功耳。窮理涵養，此致知存心之學也，不窮理則涵養虛於虛，不涵養則窮理多未盡，二者所宜交致其功，而不可偏廢者也。學者誠能互致其功，亦安有不心存而理得者哉。

朱子曰：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為刺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

以病乎敬者益深矣。敬之一字，先儒訓之者甚多，至程子以主一之謂敬，無過之謂一，兩言訓之，始為的切，然學者苟能於存養存心，力雖言敬日多，而心日益雜，其所以病乎敬者，益深矣。朱子言此，欲學者之猛奮用力，以涵養其心也。

朱子曰：此心整然，全無私意，則是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爾。整然，不雜也，起動也，息也，此心整然，則全無私意，以雜之，則是寂然不動之本體，至虛至靈，足以其理而應萬事，及其順理而動，心與理既順，而息理與心融，無意必固我之私，略略胸次，斯乃所以神明默成，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爾。若果能涵養純然，於持運化，則此心之所以後。

朱子曰：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這話頭高，急難湊泊，故伊川只說箇敬字，庶幾執提得定，有下手處。言學聖以一為要，而曰一者無欲也，蓋以人心有欲則雜，無欲則純，理固是矣。然宋元語頭太高，學者驕難湊泊，故不若伊川只說箇敬字，尤可把握得定，庶幾涵養此心，學者有下手處，惟敬則可以宜欲，亨之又宜，以至於無，自然靜虛動直，明道公溥無欲也，敬也，同歸於一而已矣。

朱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只此是存心之法。凡人日用間，不外居處執事與人三者，心在於恭敬，則無往不存矣，豈非存心之法。然三者之中，又不外於言行，故一句語，必求其是，做一件事，必求其是，若不是，便不敢說，不敢做，則言有物，行有恆，居處執事與人，亦無往不得，只此是存心之法，而何必他求哉。

朱子曰：此心自不用大段拘束，他只爭箇醒與不醒耳。人若醒時，耳目聰明，應事接物，自然無差錯處，若被私欲引去，一似睡著相似，只與他喚醒，才醒便無事。大凡涵養此心，因要敬，然自不用大段拘束，所爭者在醒不醒耳。蓋一念發明，萬變畢照，人若醒時，各有耳目，即各有聰明，應事接物，自無差錯，只為私欲引去，一似少昏，昏則無醒，無性其然也。惟有與他喚醒一注，纔得醒來，便耳目依舊聰明，便無差錯，故此心只爭醒不醒也。人慎毋得作夜夢過一生成。

問：敬易間斷如何。朱子曰：覺得間斷，便已接續，習得熟，自然打成一片。敬自間斷不得，當恐人不覺其覺得間斷時，便接續將去，始雖投檢點強持之勞，一到習熟，自然不知不覺，心與敬打成一片，隨處皆是矣。尚何間斷為慮哉。

朱子曰：君子之心，如一泓清水，更不起些微波。此論君子於涵養純然於持運化之時也。凡入之心，沒法翻動，所以堪隨清冰，任他疾風雷雨，無端乍至，更不起些微波。依然潔淨無塵也。此其所以不可及哉。

朱子曰：君子之心，如一泓清水，更不起些微波。



朱子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以學者稱

問：遇事時亦知理之是非。到做處又卻為人欲引去，做了又卻悔。朱子曰：此便是無克治工夫。須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知之而又行之，而又悔，是平日全沒剛斷力量。而天理之公，不勝其人之私矣。故朱子謂無克治工夫，是遇著事時知其義理，便與克下，其存一些遲回顧慮之見，苟且放過，使之私意無所容，自然退而漸消矣。大抵處事明理為先，即當行以勇猛，當下洗滌，方能精進，不然氣不足以勝私，終被私引去。雖明理，亦何濟於事哉。

朱子曰：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分上立得腳住，則儘長進在。理欲之界甚微，一有游移，便立腳不住。能於此處立定腳根，牢固穩當，則天理不為人欲所勝，從此處去。工夫自然日進一日，而不可基矣。

朱子曰：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天理人欲不容並立，未有夾雜於其間而可以有為者。從天理則人欲不期而自去，徇人欲則天理不期而自滅。蓋存亡之說，勝負之說，只爭毫末，學者須於此處用體認省察工夫，不可少有間斷也。

朱子曰：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譬如劉頂相拒築陽成皋之間，我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要牢，割定腳，逐旋推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劉漢高祖，項羽也。理欲進退之勢，正如劉項用兵，兩相對拒。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勝負全在此處。略一回頭不得。初學正當此牢固割定，隨時隨事，逐漸推將去。務將去，莫放此心游移退轉。終須可以勝私，到得勝時，氣象自覺與前不同。雖戰者只管猛力向前，自然得勝。勝時便有許多威武也。

朱子曰：未知學問，此心渾為天欲。既知學問，則天理自然發見，而天欲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纖微尤要密察。學問未到，天理見不明，此心渾是天欲。既知學問，則天理欲之界見之已淨，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當決絕，不可管帶，即纖微不合理處，便是人欲所伏。尤要密察者，此心游移退轉，終須可以勝私，到得勝時，氣象自覺與前不同。雖戰者只管猛力向前，自然得勝。勝時便有許多威武也。

朱子曰：義利之閒，誠有難擇，但意所疑，以為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看得親切，卻看舊事，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義利每多夾雜，有似義之利，亦有似利之義。若非學問功深，窮到至極至微處，誠有難為別擇。初學但於意中所疑，其近利者，即便舍去，勿為所惑。自少向後工夫既到，看得義理親切，卻看舊

事。只有於義上見未盡，利上舍未盡者，大段已自無當，不至有過當之弊也。若初不肯舍，畢竟要義，則其害義者必多。後雖知之而已，不勝其遺憾矣。故義利之閒，苟未能擇，則莫知能舍之為得也。

朱子曰：事無大小，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了，其間便包得有多少利私在。所謂以善為之而不知其道者，皆是也。事無大小，皆有義利，存乎其間，必須判得分明。做得決然，令人做好底事，自是處義一端，但其間更包得有多少利私在。則是不斷利之見也。所謂所謂為善而不知其意，猶未免有私者。天下比比皆是也。此義利之辨，固不容與學者不可不細加檢矣。

朱子曰：須於日用閒，合所謂義了然明白，或言心安處便是義，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豈可以安為義也。無事無義，須於日用閒察合義之所在，了然明白於胸中，然後不至為私欲所奪。此中有精察工夫。或言心安處便是義，則大不然。蓋惟見得分明，方能安其所當安，而可以為義。若見得不分明，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者。豈可以安為義乎？以知辨之不可不精也。

朱子曰：將天下正大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之便私。凡事自有正大道理。天下古今之所同，然以不計也。若稍參以自家意見，則便私而不可為矣。此君子所以無適無莫而惟義之與比也。

朱子曰：閒居無事時，且試自思之。其行事有於所當是而非，當非而是，當好而惡，當惡而好，自察而知之，亦是工夫。閒居無事時，將自家平日所行底事，細為檢點一番。其間有當是而非，當非而是，當好而惡，當惡而好。有當好而惡，當惡而好，意見之不得其正者，能自察而知之，識得是病，便是樂工夫。即從此而在矣。何事能求哉。

處多而處事多失之。必先就其氣質偏處。加以克治。然後以之為事。方不至有偏倚之見。而復天理。

朱子曰。人做不是底事。心卻不安。此是良心。但被私欲蔽固。雖有端倪。無力爭得出。須是大段著力與他。

戰。不可輸與他。知得此事不好。立定脚跟硬地行。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欲自住不得。濶溪曰。果而確無。

難焉。凡人做事。有不是處。自家心裏不安。此是其心所在。不能遂誠。但一種牽。後被私欲蔽固。雖有端倪。無力爭得出。

難。依然陷溺去了。此所以終不能成人也。須是大段著力。與後起私欲爭戰一番。不可輸。知得此事不是。即便立定脚跟。

真向彼行。從好路去。如此強力支持。久久漸到純然。而私欲自然退。不能以勝我矣。故因子曰。果而確無。

私。吾人能決其行。堅確其守。則為有為。而人做不能善之。自無難於克己之誠也。此可見學者宜自用功也。

朱子曰。學者須實做工夫。且如見一事不可為。忽然又要去做。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要做。又卻終不肯。

是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為之時。此是其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蔽固了。此須自去。

體察。最是一件大工夫。學者平日須是著實用功。自家檢點。知見此事不可為。何以又要去做。既知好事要去。何以終不肯。

又不好。也須就其處。自去體察。初起念頭。毋為後起所奪。最是為學第一件。

緊要工夫。不然悠悠。全無不著自家病痛所在。則終無進益之日矣。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才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

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

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不知不覺。自會變。不消得費力。人之氣質。不備無偏。因其偏而又欲著一物事。

安能於自家病痛。一對誠。其要緊工夫。只須於大底道理。看教分明。覺得大段如此。平日偏處。自見。如入暗室。取物。但用火。

照。即見。若只暗中摸索。徒費心力。何益。且大底道理。既明。自家病痛。便不知不覺。漸漸轉。不消費力。治之。而自無不治矣。故學者用功。

在於得大頭腦。而不。

必徒為救正之計也。

朱子曰。人性偏急。發不中節者。當於平日言語動作間。以緩持之。持之久。則所發自有條理。

不中節者。即須因病自醫。當下檢點。凡平日言語動作之間。皆當以緩持之。勉強從寬。持之。

既久。漸成自然。則所發自有條理。不至於偏急矣。此即古人佩章之意。亦欲偏之一道也。

朱子曰。為血氣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游泳。自然隨事有別處。

人於此事。多為血氣所使者。只是見義。

理不達。而客氣動於中。惟平日於性。

血氣用。蓋惟理足以勝私學。者。讀書養氣之功。正自不可少也。

問。己私有三。氣質之偏。一也。耳目口鼻之欲。二也。人我克之類。三也。孰是夫子所指。曰。三者皆在裏面。

看下文。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為多。氣質之偏。得於生初。耳目口鼻之欲。具於靈明。人已克之。類。形於交。

後者。而當身日用之間。惟耳目口鼻之欲。最難助。夫之告顏淵。以非禮勿視聽言動。則知此項。最難助。

能於此。皆除得淨盡。則氣質之偏。亦自可化。而克之。亦自可化。而克之。此程子因立論以示人。而學者所當著力也。

朱子曰。克伐怨怒。須從根本上除治。克而好勝。伐而自誇。怨而忿憤。欲而貪得。四者皆心之病。而人之所以不能無者。若困於其。

光明。純乎天理。此。

朱子曰。懲忿如摧山。窒慾如止水。山之勢甚難摧。猶人慾之所。其氣甚大。亦。

情沈溺。亦難填塞也。知其難。則知所以摧之。填之。而不留餘力矣。火之勢。可以燎原。急宜救止。猶人慾之所。其氣亦宜救止。

也。水之勢。可以滔天。急宜防備。猶人慾之所。其情。其情。亦宜防備也。知其難。則知所以救之。防之。而不留餘力矣。然此皆治其末。

之本。則自可無患矣。

朱子曰。某看人也。須是剛。剛則柔。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為君子。陰柔為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

少剛。都不會振奮。只會困倒了。

君子。遇事全無力量。不會振奮。

朱子曰。人未說為善。先須疾惡。能疾惡。然後能為善。今人見不好事。都只恁不管他。民之秉彜。好是懿德。

不知這秉彜之良心。往那裏去。也是可怪。善與惡本不相容。能為善之人。未有不疾惡者。蓋良知之可疾。則其疾之也。必。

度外。全無疾惡之意。則豈有為善之基乎。夫天之生人。與之以秉彜之性。無不好是懿德。

者。若見惡不疾。則必見善亦不好。善亦不知其秉彜之良心。將於何去也。不亦深可怪哉。

朱子曰。人貴剖判心下。令其分明。善理明之。惡念去之。若義利。若善惡。若是非。毋使混淆。不別於其心。譬。

如處一家之事。取善舍惡。又如處一國之事。取得舍失。處天下之事。進賢退不肖。皆疑而不決者。其終不。

成。人處天下國家之事。全在此心。必須剖判心下。令其善惡分明。若善之。善理則明之。惡念則去之。凡義利善惡是非。皆。

中無疑。便斬釘截鐵。斷然行去。自可無事不成。若此心。做不得主。善惡莫決。斷。

將紛紛。清濁亦安能有所辨哉。故處事。莫要於治心。而治心。尤必先於明理也。



如此雖非有意之私，究亦不合理的。而於事物之間，多未得其宜也。由前則失之於執，由後則失之於偏，學者當思所以去二者之失而可也。

朱子曰：謂聖人以喜怒動其志，固為不可。若謂都無所動，則是聖人心如木石，而喜怒之見於外者，特為偽耳。豈有是理哉。

聖人亦猶常人之情耳，其所以不同於常人者，以其當喜而喜，當怒而怒，得乎喜怒哀樂之正，而不以動其志也。謂聖人所動固不可，今反其說而謂聖人無所動，則是聖人無心矣。如木石之然，然則喜怒哀樂之見於外者，特為偽耳。夫豈有是理哉，其為謂聖人也亦甚矣。

朱子曰：若果見得端緒，常切提撕，不少自恕，則氣質昏弱，非所病矣。人之患，在不能見自家病痛所在耳。若果見得自恕之心，則昏者可知，弱者可強，何氣實之不自我變化成人，亦自勉之可矣。

朱子曰：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為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靜中無事，而私意往來，橫生不絕，此學者通患。多不自知，能省察至此，可見自知之明，甚不易得。得知何事而起，就其重處，痛加懲窒。工夫大，其少縱容寬假，如此則自有主而自治，自然私意漸消，而不有橫生之患矣。

朱子曰：持敬固是本原，然亦須隨事省察。敬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根本也。持敬工夫，固是為學本原。然此其大綱也。若其條目所在，亦須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方為動靜交修，而不流於空虛無用之舉耳。

朱子曰：若不用躬行，只是曉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去。然則孔門諸子，皆是默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再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

為學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若若無不用躬行之功，只是曉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去。然則孔門諸子，皆是默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再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

當時從事孔子，但消兩日，便可說盡。何用許多年追隨不去。難道孔門諸子，都是默的不成。必不然矣。蓋古人說得就要行得，故日夜汲汲皇皇，向自家身心理會，用切己的工夫，到得做事業時，但就平日得力處，隨之而行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再求之藝，各因其學之所出之自足見用者，從之隨之，而不說躬行。則空言無實，不惟無益於身，究亦何補於世。聖人無是學也。

朱子曰：謹守規矩，朝夕模之，不暫廢。積久純熟，則不待模擬而自成方圓矣。人之行，所以當滿缺者，以平日無之，則常以之為模範，不暫廢。積久純熟，則不待有所模擬，而所行無不中。如自方圓矣。此則聖人於禮之教，而程子所謂習慣成自然者，學者不可不知。

朱子曰：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卻易制伏，只是那不大段計利害，往來來底念慮，繼續不斷，難為驅除。今看來是如此。

此朱子述其師字中之言也。嘗言人為學，先要在養此心，打掃得乾淨，不為私意所擾，然後能一於理。但人心念慮多端，大段惡念起處，自家覺得不足，就便收斂下來，卻也容易制伏。是則惡念，只是那不大段計利害，假沒緊要，而無時無刻，忽往忽來，底念慮，相續不絕，豈有難以驅除者。李先生此言，乃從靜處中說出。人人病痛所在，今看來，莫如此。此等惡念，尤宜著力斬斷，學者當察克治之功，所以不容少緩也。

朱子答馬作肅曰：所論懲創後生妄作之弊甚善，然亦不可以此而緩於窮理。但勿好異求新，非人是己，則知誠益明而無穿鑿之害矣。若固陋著疑，不為勇決之計，又非所以矯氣質之偏而進於日新也。

朱子曰：某平生不懶，雖甚病，一心只要向前做事，自是懶不得。今人所以懶，未必是真箇怯弱，自是牙有畏縮之心，才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為，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為也。

天地間惟懶最為害事，凡有所能為底，平生不曾懶，雖甚疾病，總不肯休，一心只要向前做事，何從得懶惰。豈真生來是箇怯弱力量，不得事只同畏縮之心，先在於中，一見事來，未嘗去，便自料其難成，不肯向前，所以習成怯弱，終於懶廢地而不能有為也。夫人皆有能為之氣，一振作便可自新，安可以懶自慢其。

朱子曰：然學晚無似，徒以少日習聞父兄師友之訓，稍知用力於句讀文義之間，臨臨自守，欲其過而未能。朱子自言所學，遲存無成，不足見晚，徒以少少之日，亦曾習聞內而父兄師友之訓，稍知所以用力於古人，並教後世，句讀文義之間，不敢差，朝夕考究，臨臨之意，聊備往訓，以為砥礪。庶幾自守其身，欲求至於至道之地，而功力未深，多獲以有不能自信者，蓋至於今，亦惟是益用改政而已，其政少，與其初志乎。晚說於此，可以見其難自不足之心矣。

朱子曰：某此問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汝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汝自去讀，道理用汝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箇引路底人，做得箇證明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

此朱子勉諸門人之言也。嘗舉問之事，全無不得他人之力之處，即某亦無如何也。

朱子曰：某平生不懶，雖甚病，一心只要向前做事，自是懶不得。今人所以懶，未必是真箇怯弱，自是牙有畏縮之心，才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為，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為也。

天地間惟懶最為害事，凡有所能為底，平生不曾懶，雖甚疾病，總不肯休，一心只要向前做事，何從得懶惰。豈真生來是箇怯弱力量，不得事只同畏縮之心，先在於中，一見事來，未嘗去，便自料其難成，不肯向前，所以習成怯弱，終於懶廢地而不能有為也。夫人皆有能為之氣，一振作便可自新，安可以懶自慢其。

朱子曰：然學晚無似，徒以少日習聞父兄師友之訓，稍知用力於句讀文義之間，臨臨自守，欲其過而未能。朱子自言所學，遲存無成，不足見晚，徒以少少之日，亦曾習聞內而父兄師友之訓，稍知所以用力於古人，並教後世，句讀文義之間，不敢差，朝夕考究，臨臨之意，聊備往訓，以為砥礪。庶幾自守其身，欲求至於至道之地，而功力未深，多獲以有不能自信者，蓋至於今，亦惟是益用改政而已，其政少，與其初志乎。晚說於此，可以見其難自不足之心矣。

後起以人合者。天屬惟父子兄弟。而人合則居其三形。然天屬者三者以相成。故非夫婦則天屬無以成。非朋友則天屬無以正。此所以為人道之綱。立生人之極。固行連通。一不可。今人每日所接。若五倫中人。每日所行。若五倫中事。豈可不求其道。而為天地間之孤人哉。

朱子曰。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為而然哉。人之一身。資始於父。成形於母。一體攸分。血脈聯絡。故雖強暴。見子則憐。雖嬰兒。見父則笑。若天性至情。相親相愛。出於自然。而然者。觀此則知父無不慈。子無不孝。而有不慈不孝者。人欲累之也。人何不可以父母生我之見。隨父母愛我之心。而跟以後起之私。喪其本然之天良哉。

朱子答陳簡仲曰。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為憂。此固無可奈何。然只此便是用工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合。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剪除。則為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事理卻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士人為學。讀書。不過以明理處事耳。今人多以家務叢委為妨學問。不知此正可實地用工處。古者治平道理。不外修身齊家。家中事務。件件俱有道理存焉。但能每事看得不差。順理而行。勿輕易忽略放過。又於其中。省察自己平日病痛何在。實下克治工夫。痛加剪除。即此便是學問。古人為學之道。孰有加之者哉。若惡其叢委而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全不向道理上理。實自家中檢點。則是兩截道理。讀書何所用之。要知事中有理學問之非。即在理處。事上見所謂無一事而不學。非必讀書然後為學也。

或云。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義。朱子曰。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便自然有親。有君臣便自然有義。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乃自然而然。合下便是如此。欲之云者。則是有所勉強作為。而非出於天理人心之公矣。故朱子非之。

### 續近思錄卷之六

#### 家道

此卷論齊家。蓋由己及人。莫先於家。倫常日用。乃斯須不可離者。誠克治之功既至。則施之家而家可齊矣。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而其實所自來。則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人倫之間。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莫不各有當盡之則。孔子所謂道不遠人。是也。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又豈可以為人哉。人亦可以自返矣。

朱子曰。父子兄弟為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綱紀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五倫之中。有與生俱來。以天屬者。有出於

朱子曰。父子相親。天理人情之至也。凡事在天理人情所當然。循而行之。則不直矣。如父子相親。此順天理。合乎人情之至者也。直而行之。說於所論於父子間哉。

其如何則非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父母愛子之心。出於天性。自不能已。此天下之正理。人人之所同也。但當審其功名如何。富貴如何。爵祿意外之求。以朝夕期望之。則此心。便是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正矣。此理欲之間。正當審決。勿生妄想。今之為父母者。恐未能免此也。

葉誠之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朱子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公若舜如何。後來此樣事

多有，只是爲人子止於孝。繼母異兄弟，不能相容者多，人生遭此，誠大不幸，然自古已有樣子，如舜便是第一箇孝繼母異兄弟

不可事之親，無不可友之兄弟，人誠誠繼母如生，而視異母兄弟如同胞，亦何患其不能相容哉。

余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朱子曰：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避去之

理。觀舜之爲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余隱之所論仲子之旨，則是兄或不友，猶可以避，母或不慈，猶可以離也。然天下無不是

的，父母無相愛的兄弟，即使不慈不友，亦安有避去之理。若其可離可避，則舜當日處父

頑母，豈容已極人倫之變，而何以不出此耶。觀舜之克諧以孝，烝蒸乂不格，而終化其親於尤，若以爲法於天下，

而立人倫之極者，則知父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兄雖不友，弟不可以不友，此情理之當然，正不得有所藉口也。

朱子曰：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其生於父母，形雖異而氣則同，人自少至老，惟兄弟當首之目爲

關切，非可等於尋常，而世有視之，反不如友生者，其亦不思之甚矣。

朱子曰：兄弟之不相親，由於內，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富辰曰：兄弟雖有

小忿，不廢醜視。兄弟同氣之親，出於天性，雖不幸或因小忿，爾後從之，然亦偶然如此，非有必成之心也。一遇外侮之來，則

不知不覺，自相親切，而同心以禦之，前此之忿，竟不知消歸何處矣。雖有真朋，豈能若兄弟之親切而有助乎。所謂

舉有不能廢醜視者也，入試以是而思，焉有不爲於友愛者哉。

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於事君上說忠字。朱子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

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須於此說忠，卻是就不足處說。

實心之謂忠，人倫日用之道，何者不皆實心，而獨以屬之事君者。蓋父子兄弟夫婦，天性至親，其相愛相敬，乃情理自然，而不待勉強，

人無有不盡其心者，惟君臣之分，雖亦理之所宜，然因以義合，便自情意不親，容易苟且，空克盡心，故須於此說忠，卻就人之不足處

爲言，正所以勉勵之也。

朱子答胡伯達曰：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閑之中，庶席

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端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

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終於咸，禮大昏而時以二南爲正始

之道，其以此與，則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其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

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夫婦居室，至親之事也，而天命之原，人倫之始，紀綱之首，王化之端，萬事萬物之理

人所不見，難處之上，情所易窮，人欲所易之，則天命有所不行，而君臣朋友，皆無以立矣。此君子之道，所以端端於夫

婦之微密，而其至則可以察乎天地之高深也。故惟君子能知其微，而後能守其極，而不致有所虧損，非

是鮮有不流於人欲之私而失其正者。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終於咸，禮大昏而時以二南爲正始，正夫婦之儀，

欲人之無忽於其始，而謹於其終，故也。初五所著書名知言，亦曰道之精微，即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其流者，多然爲至近而

不知之知，又曰：夫婦之際，接之不可御也，宜知有禮焉，交之不可廢也，宜知有道焉，惟心一於敬者，能常守之，

而不失人倫之正耳。斯言亦此意也。然則觀古聖賢立言之意，後之人其可視夫婦爲泛常而不知所慎哉。

朱子曰：夫婦之至親至密者也。人之所爲，蓋有不可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者。人事之至近而道

行乎其間，人倫之親密莫如夫婦，惟其親密，故禮之至，凡有所爲，不可以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者，蓋如父兄猶知所敬畏，而於妻

則全無愧恥也。則此便非利於子之道人，而從常存敬懼畏長，雖至親密之地，亦不敢有誑語戲態之形，此即敬懼慎獨不弛

所謂君子之道端端乎夫婦者，不其然哉。

之道，其以此與，則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其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

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夫婦居室，至親之事也，而天命之原，人倫之始，紀綱之首，王化之端，萬事萬物之理

人所不見，難處之上，情所易窮，人欲所易之，則天命有所不行，而君臣朋友，皆無以立矣。此君子之道，所以端端於夫

婦之微密，而其至則可以察乎天地之高深也。故惟君子能知其微，而後能守其極，而不致有所虧損，非

是鮮有不流於人欲之私而失其正者。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終於咸，禮大昏而時以二南爲正始，正夫婦之儀，

欲人之無忽於其始，而謹於其終，故也。初五所著書名知言，亦曰道之精微，即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其流者，多然爲至近而

不知之知，又曰：夫婦之際，接之不可御也，宜知有禮焉，交之不可廢也，宜知有道焉，惟心一於敬者，能常守之，

而不失人倫之正耳。斯言亦此意也。然則觀古聖賢立言之意，後之人其可視夫婦爲泛常而不知所慎哉。

朱子曰：夫婦之至親至密者也。人之所爲，蓋有不可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者。人事之至近而道

行乎其間，人倫之親密莫如夫婦，惟其親密，故禮之至，凡有所爲，不可以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者，蓋如父兄猶知所敬畏，而於妻

則全無愧恥也。則此便非利於子之道人，而從常存敬懼畏長，雖至親密之地，亦不敢有誑語戲態之形，此即敬懼慎獨不弛

所謂君子之道端端乎夫婦者，不其然哉。

朱子曰：夫婦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狎玩之地，自欺於人不知之境，倘知造端之

重，隱微之際，戒謹恐懼，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爲力而有功矣。人生五倫之中，惟夫

婦，人情不知爲人倫之大倫，忽而視之，母不致就，純以私欲之見，行其狎玩之情，而於暗室屋漏人所不知之境，自欺無所不至，則

正始之本全矣。而君子之道，端端在此，其甚重隱微之際，不流於人欲之私，戒謹恐懼，相敬如賓，無少狎玩，是皆人所不知而已

所獨知者，其工夫直從裏面做出，於此不歇，則真能敬之至，而移其心以事父兄，處朋友，

皆易爲力，而有功矣。則是此一倫者，正爲衆倫之始，而人所當加謹焉者也。安可忽諸。

朱子曰：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爲夫婦者，當勉以同心，而不宜至於有怨。

一陰一陽，二氣交和，而後雨澤降焉，其於人也，則爲夫婦，感暗隨和好，而後家道成焉。故夫婦而內助有人，婦得夫而其身有

主，所當各盡其道，治外治內，心心以成厥家，而不可有反目之怨也。觀天地之氣，偶有不和，遂生陰風旱暵之災，可不戒與。

問：妻有七出，却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朱子曰：然，妻者，與也，德與我齊，而助理於內，以成乎家道者也。若其不孝淫妒長舌

成，勢不得不出，故七出之條，亦是正當道理，非屬權宜。古

來聖賢亦有行之者，朱子以爲然，則後人可以不疑矣。

朱子曰：有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有惡，女子以順爲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惟

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滌酒







這無所關之也。凡此皆見於待入者也。其本則衣食僅足以供口體。終止僅足以蔽風雨。人所不堪。而慮之密如此。則其見於處己者也。夫其內外人已。無事接物。大節既端。而細行亦克。蓋無毫髮之可議。非朱子其孰能若斯也哉。

朱子曰：士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行有可觀。有行有言。而後其節義有可貴。此士君子立身行道。次第始卒之常。而不可易者也。然人之所慕不同。而其所道亦異。故得於身者。或無以驗其事。成於終者。或無以考其初。此論世尚友者。所以每恨全德之難。而欲擇其所從者。又不免有多歧之感也。士之道明德立者。要當益其生平之始末。完完全全。

體用具足。乃可無不備之德。而豈易言哉。必也其終久而有學。淵源深而後。而後其言也。為吉人之辭。其行也。為庸德之節。有行矣。有言矣。而後全其節。可以蓋兩間。蓋其義可以彌六合。此士君子所以自立其身。德行其道。有次第。有名後世。而古今不易者也。但人之稟性有偏全。其所得於天既不同。而遭時有隆替。其所成於人亦復異。故或獨善一身者。無以驗之。事為。或廣而後。成者。無以溯厥初。而後人論世尚友。千古之隆。輒歎息痛恨於立德之難全。即後之學者。追蹤往哲。欲擇其所從。又不免於次第始卒。則他岐紛紛。往往遂感也。噫。人苟有志向。上其生平。所願學者。豈易言哉。

朱子曰：人有些狂狷。方可望聖人。思狂狷尚可為。若鄉愿則無說矣。今之人。纔說這人不誠時之類。便有些好處。纔說這人固執識體之類。便無可觀矣。此言入仕途者。不可為狂狷也。狂狷非中行。然實可望其有為聖人之思。狂狷以此也。若為鄉愿。則何說乎。蓋狂狷者。獨行其是。雖流俗汙世。我雖我。皆所不恤。而鄉愿則同流合汙。雖然如世。惟恐得與一人。故設這人不誠時之類。即是狂狷之徒。便有些好處。雖說這人固執識體之類。即是鄉愿一流。人便無可觀矣。未世入仕途者。非固執之類。不足以博名。而取高位。故宦途中之賊德者。大約鄉愿居多焉。

出處

此卷論出處之道。蓋身既齊。家既齊。則可以仕矣。然去就取舍。惟義之從。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所

取宜審處也。

朱子曰：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言入仕斯世。當據斯世。則庸古入官。自本分事。然古之君子。亦必量己之才。可以濟世。以濟世。審處之。躬。安。譬。比。於。則。當。當。直。各。當。其。不。至。處。謂。取。宜。取。取。得。者。幾。何。也。故。君。子。不。附。也。學。者。毋。輕。言。仕。哉。

朱子曰：觀聖人出處。須看他至誠懇切處。及灑然無累處。聖人出處。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觀聖人者。須看他至誠懇切處。一毫不肯假借。及灑然無累處。一毫不肯執著。如則月三年之願。猶不舍之情。是其懇切處也。川舍無異於已。行藏安於所遇。是其無累處也。

朱子曰：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讀聖賢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應舉。亦不累人。科舉為進身之階。有志實學者。疑其相累。不知科舉非能累人也。但人念於功名。只思涉獵。俾得自為其所累耳。夫既讀聖賢書。沈潛玩索。深達原諷。胸中所有。而發為文章。以應之。不以衡文之取舍。為吾之得失。以衡文之好惡。為吾之利害。直是度外置之。則雖終日應舉。仍皆隨處。隨地。隨時。隨事。隨人。平何管累人乎。有志者自辨之。

朱子曰：以科舉為為親。而不為為己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為妨實學。不知會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舉為為親者。意在博利祿。以奉養父母。然君子學求在我。不為為己之學。則正誼明道之心。不敵其謀利計功之念矣。何以獲策向上。豈非無志矣。以舉業為妨實學者。意在工文詞。則不為為己之學。不知心性命之理。即在日用飲食間也。若以為妨實學。亦曾妨飲食否。故只是無志也。夫舉業若可見道。但果立志。則本性命工夫。真實學問。發揮於文章。以之應舉。而為親。不可者。初何有於妨哉。

朱子曰：纔出門去事君。這身便不是自家底了。貪生怕死。何所不至。事君致身。從者自讀書時。便講明大義。曉然於權君之命矣。豈論是自家底身。但恐貪生怕死。則凡論以金龜者。何所不至。而臨利害。過難危。尚諱其能出死力。以守社稷。衛蒼生乎。豈不然矣。

朱子曰：近臣以舉薦為體，遠臣以廉退恬靜為體。近臣如蘇轍等職，近於君者，遠臣即郭外官，遠於君者，近臣風節，操守故廉退恬靜，孤介以餽物，節取以臨民，絕去趨奉，勤更爲得其體也，得其體而當官，安有離遠之嫌哉。

朱子曰：今人只爲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進就，下梢頭只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處。聖賢之學，就天理本原上用功，進而上進，上進而上下，相照容會，普濟以故發爲議論，往往見卑陋，無可把持，只得多方進就而已。究竟功名事業，無一可觀，下梢頭只成就一箇私意，全於天理上濶濶空談，不植自思，也更有甚好處，而必出此紛紛，逐逐過一生平。

朱子曰：天下事誰被你算得盡，今人須要耐較到有利無害處，所以人欲愈熾而義理愈滅。天下事者，屬勢，即使無道，已非應事之方矣。況算不得盡乎。今人必存計較利害之心，自謂可得勝算，究竟私意熾起，隨倒倒，所以人欲愈熾而不見天理，愈滅而不復生，生亦必滅，而心術已大壞矣。使見得天理本原，而應天下之事，又何用計較於利害哉。

朱子曰：今士大夫或徒步至三公，然一日得志，則高臺深池，插錦舞女，所以自樂其身者，惟恐日之不足，雖更有餘粟，府有餘錢，能毋爲州里災，則足矣。固未暇以及人也。今士大夫或徒步至三公者，當樂惟恐日之不足，其理固甚，其德固甚，其才固甚，其德固甚，其才固甚，其德固甚，其才固甚。

朱子曰：古人之所謂學者，豈讀書爲文以干利祿而求涓飽之云哉，亦曰明理以修身，使其推之可以及夫天下國家而已矣。學也者，讀書明理，學爲大人，而體用具備。內聖外王，一以貫之者也。故古人之學，豈惟讀書爲文，干利祿而已矣。今之學者，則當其爲學之初，便志在高官，何謂功名。

朱子曰：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風俗不好，直道而行，便有窒礙，然在吾人分上，只論得一箇是與不是，此外利害得失，不足言也。大凡行止去就，未可輕進，處之以耐，或亦一法。然事有不當耐者，即耐不得，耐得之者，而後已也。風俗頹廢，行直道者，因多窒礙，在吾人分上，自有義理主張，豈可耐得而隨俗，故只論是與不是，耐得與耐不得，無心則與耐前耐後，何礙礙之爲乎。然所以耐得是者，又在平見之明矣。

朱子曰：吾人不合偶得一官，遂以官爲業，一日投閒，便食不足之歎，彼此皆然。官者，貴也。貴者，天之通於貴者，於吾人以是爲業，惟恐失之，則一日投閒而歸家，遂以官爲業，一日投閒，便食不足之歎，彼此皆然。

朱子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變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業乎其官，則當一日立乎其位，則當一日守其官守之，則一日不致立乎其位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

朱子曰：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以自媒而求薦。朝廷設官求賢，才以任衆職，故在上者推擇賢而舉，方是爲國得人，不當以人之請託而薦之也。士人立身守禮義，以養廉恥，故在下者立其身以待方是爲道自重，不當干進自媒，自求薦也。蓋請託多樹私恩，而自求薦者，必先爲賤行，而枉已，故能正人，此其與爲士者，慎勿陷此弊端，而各持其大體焉，則得之矣。

朱子曰：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宰相位至尊，而權至重，然職則在於用人，必欲得士，而其所守則不可輕，故尚廉節，重禮義，乃以不自失爲貴。然則職則在於用人，必欲得士，而其所守則不可輕，故尚廉節，重禮義，乃以不自失爲貴。

朱子曰：惟不得今日士大夫，是他心裏無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自然只隨利欲走，則有務記誦爲詞章者，又不足以救其本心之陷溺，所以箇箇如此，只緣無所用心。朱子曰：惟不得今日士大夫，是他心裏無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自然只隨利欲走。則有務記誦爲詞章者，又不足以救其本心之陷溺，所以箇箇如此，只緣無所用心。

朱子曰：貪汙者必以廉介者爲不是，趨諛者必以恬退者爲不是，由此類推之，常人莫不皆然。貪汙者必以廉介者爲不是，趨諛者必以恬退者爲不是，由此類推之，常人莫不皆然。

朱子曰：人當有以自樂，則用舍行藏之閒，隨所遇而安之，聖人於用舍甚輕，沒些子緊要，用則行，舍則藏，如晴乾則卷，雨下則亦脚。此言知命樂天，當以聖人爲法也。人當學先賢遠，則然有自樂之，則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隨在皆可順適，隨在皆可順適，隨在皆可順適，隨在皆可順適。

朱子曰：今日人才之壞，皆由於既排道學，治道必本於正心修身，實見得想地，然後從這裏做出，如今士人之心也，學者亦恐其在我也已。今日人才之壞，皆由於既排道學，治道必本於正心修身，實見得想地，然後從這裏做出，如今士人之心也，學者亦恐其在我也已。

大夫但說據我逐時恁地做也。做不得事業，說道學說正心修身，都是閒說話。我自消得用此，若是一人又手並脚，便道是矯激，便道是邀名，便道是做岸，須是如市井底人，拖泥帶水，方始是通儒賢才。人之所

以壞道不明學不講也，而道所以不明，學所以不講，則皆由於此。此者之過也。不思修身正心之道，與治均平實從此做出，亦必講學明道，然後見得恁地，見得恁地，後做得出。今士大夫講學，與我目前這時，應務已自做得事業，這學說正心修身許多閒話，何得用。惟其如是，所以一人又手並脚，明道講學，便自口交談，謂之道名，謂之德性，必然終決去之。而後已推其意，須是如市井無賴，滔滔濁濁，始是進德實才，方可有用。俗尚如此，世安得有人才也。

朱子曰：頂平父曰：時論一變，盡言者得禍，求全者得謗，利害短長之閒，亦明者所宜審處也。世風日下，時論多取禍，而求全者反以得謗，士君子身當此時，不可無保身之智，自立之方，是故利害短長之閒所宜審處也。

朱子曰：患難之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為彼所動，乃見學力。士之能知自好者，平居無事，或不至大有差失，一時患難之際，則難得把持得住，殊不知患難之際，正所以

朱子曰：人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卻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道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其卑其說，以為何至此。後來臨事，卻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若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者，皆緣見理未深，深養未到，是以心氣動與不學之人無異也。延平先生謂利害當難若排道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更有大難堪者以之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誠一法矣，但未深歷焉，則不知故始難其卑，其說到得利害，殊有得力處。先生之言，其可敬乎。噫！好學如朱子，猶於排道利害處如此用工，世之學者當於此益加者。

朱子曰：仕宦祇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廉以持，勤以固，二者居官之要，至於位之守，而無所容心者，若欲謙遜以救僥倖，而取高位，則必趨承運合，以悅乎人，而吾身廉潔精勤之操，終不能以自主矣，仕宦之深戒也。

朱子曰：答進者，則曰：易黃結繩，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講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此是緊要處。易黃事見檀弓，結繩事見家語，此皆論古人者，蓋欲充古人之禮法，終身以之，不因死而變易，則君子之所守可知矣。學者觀此而知充其所守，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如孟子所云也。此是體工夫，最緊要處，而何暇論其優劣哉。

朱子曰：人之所以成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若見得這箇道理，貧賤不能損，得富貴

不忤得，只要知道道理，外遇何物，榮枯代謝，而所無可加損者，皆性中自有道理也。故人之所以成於貧賤，汲汲於富貴，損者，皆時勢不足入其胸中，只與於此道理，知之益真，見之益確，無一時肯放過，無一事肯放過，此惟聖賢時自白之矣。

朱子曰：方耕道曰：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方耕道名渠，凡人於事，不必執私任術，飾志矯情，但能循理守法，平心處之，自然守法之當然，平其心無激無固，以應之，便自正大給當，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問：比干之死，以理論之，可謂正命；以氣論之，恐非正命。朱子曰：如何恁地說，盡其道而死者，皆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卻是失其正命，公冶長雖在繯綯之中，非其罪也。若當時死於繯綯，不成說他不是正命，有罪無罪，在我而已。古人殺身以成仁，身已死矣，又成箇甚底，直是要看此處。人受天命以生氣，以成形，而理亦賦，所謂道也。道自包理與氣在內，正命而死，正命正命，古人殺身成仁，雖其死也，若必以氣論，則身已死矣，又成箇甚底，然則比干之死，孔子舍微子箕子而稱之為三仁，蓋不以其死不死，亦以各當其理而各成其仁者也。此理垂千古則此氣自與兩，學者當是看此處，而何疑於正命之說乎。

朱子曰：今人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只緣見得道理。天下只有一條道理，認真做去，勇往直前，可生可死，趨之不得，避之不能，無慮者一趨計較也。今人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殊不知古之人雖刀鋸鼎鑊有所不顧，只緣於道理上認得真，所以見有此不見有彼，直視之如無物耳，而何曾容心計較。蓋趨避避乎人，可以無見於道哉。

問：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朱子曰：明哲只是見得道理分明，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非趨利避害，儉以全軀之謂也。今人以邪心看了，先占取便宜，必至於孔光之徒而後已。如揚子雲說明哲，旁燭無

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一生被這幾句誤。古人到舍生取義處，不如此說。明哲保身，即是行藏舒卷，處大道理，聖賢作用，非有容心，但見得道理分明，順著此理，自然這纔，豈計利害，以全軀之謂哉。今人純以順情異體之邪心看取明哲，先占便宜，必至於孔光之徒而後已。即如揚子雲所謂明哲，燭四圍，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身歷三朝，浮沈下位，屈體弄賢，則以至於美新授圖，一生作偽，都被這幾句誤也。若古人到舍生取義處，浩然正氣，不顧身，這云遜不虞，以保天命，斷斷乎不如此說矣。明哲明哲，真易言哉。

朱子曰：今世人多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某謂三代而下，惟東漢人才大義根於心，利害生死，不變其節。



朱子疾且革，尤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為言。翌日，門人侍疾者請教。朱子曰：「誤諸君遠來，但堅苦問學，道理亦不過如此。」問：「溫公喪禮。」曰：「疏略，問儀禮，頌之已，而正坐，衣冠，就枕而逝。」朱子疾且革時，尚手為書，其子在門人范念德黃幹其所言，惟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為言，語明且侍疾，諸門人請教，乃答之曰：此疾不起，是謂諸君遠來也，但堅苦問學，道理亦不過如此。何事遠來，門人又問治喪之禮，用溫公喪禮何如？答之曰：疏略，及問儀禮，則頌之，正坐，衣冠，就枕而逝。朱子雖沒，而所以水斯道之傳，使後學得所依歸者，為不淺矣。

### 續近思錄卷之八

#### 治體

此卷論治體，蓋明乎出處之義，則得時行道，務在提綱挈領，端厥治原，庶使天下知儒術之非迂疎而寡效也。

朱子曰：「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從與，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閒，或失其正而已。」人主深居高拱，則見無所取資，則隱微易於離遠。古先聖王，師傅有官，賓友有位，諫諍有職，其所以立之設之，蓋之者，凡以或先或後，與開陳或左或右，維持保護，惟恐此心頃刻之閒，未免有鑽芥之隙，遂至之私，或失其正，而必至於精神耗白，無少暇舒而後已也。此其流風餘烈，所由為後世法程。

或失其正，而必至於精神耗白，無少暇舒而後已也。此其流風餘烈，所由為後世法程。

朱子曰：「惟聖盡倫，惟王盡制，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為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為準。」君臣父子之倫，人所

同備養生安之德，為能守之制，代有其宜，惟祖述之主，為能守之，固非常人之聰明才力所及。然聖為倫物之主，王為綱治之始，後世立心於本原之地，必當以是為法，求其固本而不忘，且自安以不盡者為準，則以是立政，庶乎道日盛而治日隆矣。

朱子曰：「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為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機，而天下之事日入於壞，均之二者皆失也。」事以布政，立政以宜，方為善。今天下之事，有當緩者，當急者，必各不同。則朝廷之政，亦各隨其當緩當急之宜也。若使事急緩而動其喜功，必至於繁細苛察，大體不存，而傷朝廷寬大之氣，又或事當急而政緩，則既傷國體，必至於於繁細苛察，失事機而壞天下重之事，是二者一則失於繁核，一則失於委靡，其為弊均也。立政者，可勿隨時勢而制宜哉。

朱子曰：「大臣者，人主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為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閒於其閒，無以克濟。」此言大臣當正直光明，和衷以體國也。大臣者，事惟敬，乃人主所自非大臣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坦然無彼此之見，而其所舉，惟以國家為念，而不以私意閒之，則欲進賢也，彼必以為妨己而沮之，欲退不肖也，彼必以為傷己而用之，其於天下之事，決裂敗壞，亦何以濟乎。夫大臣者，必廓然大公，物我無間，而後能相與有成也。

朱子曰：「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人君理天下之事，一日二日，萬幾是似千變萬化，蓋惟正心誠意以為治之本，則人主以渺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乘輿指之瞻影，而不可掩，則為邪為正，宜若不可測矣。然而政事之數端，紀綱之張弛，其符驗宜著於外者，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意，是以古先聖王有鑒乎此，而欲持其端，務其業，持守此心，而不致於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

舍器用財賄，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辨人之道之危微者，必求其精之一之防理，欲之趨避者，必求其克之復之心志，齊肅如對神明，察察如臨淵谷，其為存心，未嘗敢有須臾之意也。自此而由內及外，自微至著，天下之事，不治於人主之一心而

朱子曰：「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人主一心為政治之本，故天下之大綱，小紀不能自立也。

人主之心術。誠恐有原。然正大無偏。無反顧。私累私私。然後把網。故有所禁而立。為禁人。人心之山。故有心亦不能以自正也。必別於臣而信任之。請明表裏之端。培獎主德。遠小人而屏去之。則其私邪之端。進絕紛華。然後心志清明。乃可得而正邪。君子正。則天下安。有不容者乎。

朱子曰。須是自開門枉席之微。積累至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言法度之行。所以網羅萬物。必由於風化之有本。而化行自近。尤在宮闈始也。故須自開門枉席之微。凡其親戚於我者。皆宜慎。蓋其親戚。漸次積累。直到薰蒸洋溢。自內而外。而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薰蒸。而後化然後起網羅。令一為數。而九州六合。無不周官之法度。至是乃大可用也。此即程子所謂有開門枉席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者也。

朱子擬上封事曰。臣所讀者。不過孝經語孟之書。所學者。不過堯舜周孔之道。所知者。不過三代兩漢以來治亂得失之故。所謂明者。不過仁義禮樂天理人欲之辨。所遵守者。又不過國家之條法。考其歸趣。無非欲為君者忠。為子者孝而已。此朱子自明其生平之所學。乃今日之所以致君者。望人主之行其道也。讀孝經語孟之書。則日用之理無不該。學堯舜周孔之道。則道法之原無不正。知三代兩漢治亂得失之故。則可以防微杜漸。而聖明之辨。則可以整綱節制。而致乎其用。遵守國家之條法。則可以準今酌古。而不至於過。然其體無非欲為君者忠。為子者孝。自備其道而已。觀朱子此言。皆正心誠意大本領。而人主之所宜致意者也。

朱子曰。做宰相只要辨一片心。一雙眼。眼明則能識得賢不肖。心公則能進退得賢不肖。為宰相者。輔佐人君。進德定人物之權衡。故只須辨一片心。一雙眼也。惟眼明則天下之賢不肖。難離露出。真偽相參。皆得而別識之。而不至於混淆。惟心公則天下之賢不肖。不致有差。或千差萬誤。皆得而進退之。而不至於失當。公以行其明。則以濟其公。一片心知。一雙眼知。其斯真宰相也已。

問。論治便當識體。朱子曰。然。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許。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為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賊吏。除暴斂。均力役。道都是定格局合如此做。如為天子近臣。合當容諍。正直。又卻恬退。及至處鄉里。合當閉門自守。躬履退之節。又卻向前要做事。便都傷了大體。

必先求其體要之所在。故論治者當識體。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許。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若其已之聰明。悉民之疾苦。也。消朋黨者。送折其奸。助也。為大吏。便須求賢才。而己不旁也。去賊吏者。除貪以風有位也。除暴斂。均力役者。惜財力以賑窮。凡此皆一定之局。不可移者也。至於為天子近臣。則當容諍。以行其正。直者。立朝之風節也。又卻寬容。而居於恬靜。隨時俯仰。委蛇。而趨及至處鄉里。則當閉門自守。躬履退之節。以自貴重。偏又向前做事。於已而傷物。如此二者。都傷了大體。欲識體者。識之於此而已。

朱子曰。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三代以下。為君者多驕侈而不恭儉。故其政治皆無足觀。文帝天資醇茂。淳厚。雅和。絕無驕侈之氣。而禮賢愛民。皆有誠意。存乎其間。可謂恭儉之主矣。情無道學之臣以佐之。亦僅能為一時之盛安。而不可以追三代之盛也。

朱子曰。為政不在用一己之長。而貴有以來天下之善。天下之事多端。非一人所備。任也。為政者自用則小。故不在於用一己之長。惟好善則優於天下。故貴有以來天下之善。集思廣益。兼聽並進。所為庶幾。或然而己不勞也。

朱子曰。人主當務聰明之實。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證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天降下民而作之君。故其聰明。往往為天所縱。然有名與實之不同。則人主之聰明當務其實。而不可求其名也。如居公孤之位者。有大臣。惟是信任之。專日與圖事。每進一言。輒覺其言。反證其言。其言不實。則其目之見。聞。日。廣。智。日生。此所謂聰明之實也。若在左右近習之人。心意言。謂聰明之名也。名實之別。固不可不審也。

朱子曰。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路判矣。心為萬事之宰。故人主制事。本乎一心。而其心之所主。又有與善。豈道心天理也。人心人欲也。二者危微之閒。公私邪正之判。然各別。此身與萬物。以相稱。心法有可得其統宗者矣。

朱子曰。詩曰。秉心塞淵。騶化三千。此見人之所以成其富強之業者。非必權謀計數之為務。而在於誠實深厚之中也。泰。黃。淵。深也。為七尺以上為陸。閭闔者之富。數萬以對陸。花來多。而衛國之富可知也。觀節之區。誠。水於求。心。塞。淵。可。見。人。之。所。以。成。其。業。者。非。必。權。謀。計。數。以。恣。意。行。私。之。為。務。而。在。於。處。心。積。誠。誠。實。深。厚。之。中。也。欲。歛。大。業。者。幸。何。以。聽。送。於。權。謀。之。口。實。乎。哉。

朱子曰。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為急。而其所以致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博收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賢門牆。勸獎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天下之事。當與天下之人共之。一八臂力有限。惟能衆思。則其益自廣。君子與衆。而又不必博。而後徐收其效。自無事之不成也。使平。日。未。嘗。其。人。而。一旦。欲。盡。其。用。則。可。得。哉。



舉道功德。以爲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虛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誠與不誠。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乎隱微。而寢極乎光大耳。君子志在天下。則必於致天下之賢。然其所以求賢者。豈欲使之趨言。而後己哉。道一人之見聞有限。思慮難周。恐處已接物或未盡善。將使賢人在側。有以正我也。於是博以求之。厚以禮之。誠以待之。皆出於不得不然。要使天下之賢。無不誠言。聞風。願見。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之德業。則心無愧。而究極乎光明正大之歸耳。有志天下者。所以求賢如是其誠哉。

朱子曰。治天下當以正心誠意爲本。人君一心所繫於天下甚重。而意即心之所發也。心一有不正。意一有不誠。則未免入於不期治而自治。此千聖之心傳。百王之要道也。

朱子曰。天下國家所以長久安寧。惟賴朝廷三綱五常之教。建立修明於上。然後守藩述職之臣。有以稟承宣布於下。所以內外相維。小大順序。雖有強猾姦宄。無所逞志。不然以一介書生。置諸數千里軍民之上。亦何所憑恃。而能服其衆哉。天下國家之治。繫於一人。惟朝廷正而禮樂興。政教明而法令立。斯分藩之臣。承流宣化。內外相維。小大順序。而風俗所及。無不自備清。此所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而成久安長治之業也。自非政在威權。遠播數千里之外。則一介書生。何所憑恃。而能彈壓衆心。使無思不服哉。信乎治本之所繫於天下國家者甚大也。

朱子曰。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聖王作民君師。體天地之心。而設官分職。以長治斯民。惟是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使之親義。則序信爲教之目而已。蓋五者天下之達道。與天地相終始。由其道則治。反其道則亂。聖王立教勸民。豈有他術哉。

朱子曰。國計所資。爲甚廣。而民情所慮。爲甚深。若不檢案弊原。別行措畫。竊恐民力日困。亦非國家久遠之利。此見是國尤在愛民。而生財當有大道也。國家經費之資。其原甚廣。民生窮與之患。甚深。資廣則賦役益繁。患深則輸將莫繼。爲之上者。審目前時艱。若不根案弊端。以制其流。別行措畫。以開其源。竊恐有窮之民力。日困於餽料之下。而顧沛流離。則有非不足者。孰與是。亦非國家久遠之利也。夫誠欲國久遠。當其是。民以足。國而善。求措畫之方哉。

之人。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說。平日無事之時。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仗節死義之事也。此言知人貴。明用人貴。早而後能。使臣民不爲忠臣也。仗節死義之士。不以忠難死。生動其心者。彼當平居無事時。似若無用。然古之人。君所以求之之念者。誠以如此。人心正氣剛。則則不屈。臨患難而能外死生。盡忠節。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外死生。盡忠節。在平世必能輕爵祿。意謂難不作。何至真有仗節死義之舉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才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爲不務矯激。則適適用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招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惟其平日幸無事。自得安寧。便謂此等人才。必無所用。不能如古之汲汲以求。而所求者。又專取一種不講道理。學識淺薄。重爵祿而輕名義之人。反以爲不務矯激。則適適用。而任意尊顯之。是以政俗偷。禍生不測。卒之平日所信用之人。交臂降叛。遂致於此。誰可同患難者。然後前日招棄流落。所爲輕爵祿而不說之人。偏難坐觀成敗。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於此而時。始見節義世亂乃顯忠貞。亦已晚矣。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皆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顛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滅族而不悔。如巡遠吳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遇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爲仗節死義之舉哉。試以明皇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皆戚近幸之臣。一種無學識。重爵祿而輕名義者。皆已頓顛賊庭。全賴保妻子矣。至於起兵討賊。殊不悔。如張巡。許遠。顏果。潘元。或死守孤城。或噴血罵賊。大義昭昭。則固隨隨空。下邑微臣。人主所不識而用者。如此之人。明皇若早得遇等而用之。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不說。豈難銷患於未萌。即彼若早得見用。明皇必能正君善俗。折奸弭亂。又何至爲仗節死義之舉。而補報於忠魂。設信乎。人主擇臣。知之實明用之貴耳。

朱子曰。欲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實畏爲先務。聲色貨利爲至戒。然後乃可爲者。欲圖勳業之重大者。當謹於微。欲微之地。應漸實畏。則上畏天命。下畏民節。理將自存也。聲色貨利。則內而損德。外而損壽。欲將日繼也。故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實畏爲先務。使彼色貨利爲至戒。使絕去其外誘。若心正。然後乃可當實有爲。自強不息。弘位育之功。而成不世之大業也。幾微之地。豈可忽乎哉。

朱子曰。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紀綱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紀綱。辨賢否以定

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此見人皆可為善。故有以經道處之也。夫以天下之人。各挾其意見之偏。欲行其自便自利之私。而上之人。乃能操其良心。以導其弟。弟之信之。整齊其法度。示以仁義道德之準。使各循其理。而悉知善惡者。則以有紀綱風俗以持之。所謂紀綱者。上下自有定分。辨其善否。而舉罰得宜。則實乎至公。核其功罪。而黜陟允當。所謂風俗者。使人皆知善之當為。而必為。不善之當去。而必不為。然後有以一其心志。而端其趨向也。

朱子曰。朝廷要無黨。須是分別得君子小人分明。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云無黨。是大亂之道也。孔子曰。君子黨而不黨。則君子與君子為黨。而亦嘗有黨。固不可以黨名也。故朝廷要無黨。須是認得君子小人極明。分別白黑。是非務使真偽判然。無可混淆。然後小人則黨之。得以黨數。則除朝綱自理矣。若不能辨此。而猥云無黨。實見有賢哉。混處之朝。當此相傾。擄引。而不以黨成。禍隨乎是。大亂之道也。噫。源正則流清。豈不操之自上哉。

朱子曰。世間人多言君子小人常相半。不可太故去他。若要盡去他。反激其禍。且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蓋是君子道盛。小人自化。皆革面做好人了。非必勸滅之也。有君子即不能無小人。勢也。故常參制小人者。理也。又何必至激其端乎。况小人亦有人心。豈盡惡沒。且如舜之舉皋陶。湯之舉伊尹。而不仁者自遠。則是君子道長之會。大化流行。上下交而萬物通。小人自然傾心奉命。消除舊習。而悔其天良矣。固非必勸滅之。而何處乎。激成其禍也。大抵堯舜時。世原不能無小人。而君子於此。則自有微補。焉用以為激移。歎者之道也。

朱子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切要處。如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誠。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昧根本之歸。則是腐

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天下萬事有大根本。如木之有根株也。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處。如木之有幹而後發之為枝葉也。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正其心術。而所謂切要處。則如立政。養民。治軍。用人。四者。要須任賢相。杜私門之變。擇良吏。以弘撫字。輕賦役之徵。求選將帥。不奪耳目。於近習。樂聞警誠。不喜導諛之候。每事皆依此為幹。然後枝葉茂。綱舉目張。萬幾所以就理也。雖然。事固有要而大本不立。勢無以與此。此古之人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平天下之本也。夫徒言正心。而不識體要者。固是腐儒迂闊之論。然精覈事情。而昧根本者。亦成俗士功利之談。豈足與論當世之務哉。要之務。則本有不一。以實之者也。

朱子曰。古者聖明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使義理所存。纖微畢照。不容毫髮之隱。自然意誠心正。而有

以應天下之務。此見治體。視乎人君之學。而學不可不端其本也。查古者聖明王。一日三日萬幾。所以應務有餘者。賴有遠志時敏之學耳。然學亦非他。必先窮至事物之理。以推極吾心之知。凡其明庶物。察人倫。克知灼見。所謂窮至事物元始。盡其所以然之義。類。致其極。昭。不容毫髮隱。既於其明。夫然後足以窮理。智足以明善。自然意可格誠心可得正。雖然。大公物來順應。其於天下之務。何難之有哉。甚矣。聖學為王道之本也。

### 續近思錄卷之九

#### 治法

此卷論治法。蓋治本既立。則治具宜張。舉凡用人行政兵農學校利弊之故。經權之宜。皆不可不講。以成極治之功也。

朱子曰。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但看利害分數如何。立一法。便生一弊。故天下制度。豈有全利而無害底。但須權衡其分數。或利多而害少。則雖難亦必圖其有成。若利少而害多。則雖便斷不可以輕動矣。

朱子曰。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為所擠。而目以為黨。漢唐紹聖之已事。未遠也。君子與君子為類。小人與小人為徒。一似有黨者。上之人。但察其賢否忠



朱子欲舉者皆實論淨以通於用故其尤尚書之文切實其鄉鄰得人之區既則以爲所取士之資於人物取舍之際非謂遠避...

奇。此是今日莫大之弊。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爲法。此亦正人心作...

十氣之一事也。科舉文字。國家用以取士。功令所在。固不可廢。但流弊滋甚。不暇貼實道理。惟圖弄自家...

朱子曰。今科舉所取文字。多是輕浮。不明白著實。最可愛者。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東...

朱子曰。今科舉之弊極矣。鄉舉里選之法。是第一義。今不能行。只就科舉法中與之區處。人之德行。出...

朱子學校實舉私議曰。古之教者。莫不以德行爲先。若鄉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胥子。皆此意...

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爲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爲近之。及...

可。不以其漸。此朱子教學校實舉之非古。不得見用於時。以行其法。而作此私議。欲以備採擇也。蓋古者立教。皆以德行爲先。...

人。倍其取人分數。殿試各升一甲。其不中人。且令往學。以俟後舉。其行義有虧。學術無取。舉者亦當議...

朱子曰。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

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游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饉。額...

朱子曰。照對在法。義倉穀惟充賑給。不得他用。即擅支借移用。以違制論。竊惟常平之法。所以準備災傷...

計。非苟徇目前姑息之私者所能知也。竊者常平之設。皆之州縣。所以備災傷。爲賑計。其法。官用不得借。用者。以違制...



東轉運。故知州。奉旨先行。經界。乃謂其可行之事宜。合乎人情。士俗。得其所用之人物。果能實心任事者。并及販賣丈量之法。測悉本末。條上於朝。務使權弊盡清。公私兩利。而當時土居勢豪之家。占田隱稅。徒流計罰者。深懼此法。一行無所容其奸。益大為不便。遂置廢。吳濤以其勢力。圖通朝右。官事沮抑。使不果行。雖地方之不幸。而先生憂民之心。已自白於天下後世矣。

朱子曰。誠以天下之事。為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天下之本在一人。人臣誠以身任天下之事。則當先格君心以端其本。所謂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也。然欲引君當道。當思自家之道何在。欲成君德。當思自家之德何在。故又當自身始。惟正心誠意。務求所以感格之道。則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此大臣事君之要也。

朱子曰。修身事君。初非兩事。不可作兩般看。士人一出而受爵祿。則此身非己之身。而君之身矣。故當夙夜慎修。置其身於作兩般。從古未有能修身而不體事君者。是以人臣之責。必以正己為急。

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乘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披撥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亡。不敢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與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共成事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其職之所當為。夫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

古之君子。一遇諸居大國之位。則任大責重。其於天下之事。皆有不辭之故。故當應務之來。為己所見。真誠定。應任論。快者則必汲汲乎惟恐後時。而勇往為之。即或一人之見有所闕而未明。一己之力有所阻而不足。亦非敢隱諱無可如何。而僅游坐視也。則咨訪其利弊於人。講求其得失於己。以益其聰明。又必披撥列之。其汲引在下之賢。以資其助。豈如救火追亡之念。而不敢少有緩焉。益其心上必欲其君為舜。而不敢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必欲其民為堯。而不敢以為不足以與教化。中則視士大夫。皆可以為吾同寅。而論之。而不敢以為不足共成事功。屹然中立。其則光明正大。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以釋其職分之所當為。是其兼知仁勇之德。而又能康己求賢。合衆人之長。以成其長者。此夫是以志足以行道。而致君澤民。道足以濟時。而安天下。建特出之功。立不世之勳業。而不愧乎古大

臣之風烈也。豈備位者之所能及哉。

朱子曰。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奸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杜門。杜絕。孤立。自好。此一介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為也。若宰相者。天子所與共天下。則當避賢退不肯。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故必公其體。隨其延。始稱職。正不在避賢。疑難。接引。以示無私也。

朱子曰。人材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士有一善。即當扶掖導誘。以就其器業。此亦吾輩將來切身利害。蓋士不素養。臨事倉卒。非所以為國遠慮。而能無失於委任之閒也。人才。國平風俗。造就人才。正所以轉移風俗。然全才不易得。士有一善。即當扶掖導誘。俾器業有所成就。豈吾輩以人事有成。就得一好人。將來便可相助代理。轉移風俗。此亦切身利害。不可不預養之也。若養之不預。一旦臨事。講才其學業。必適得其人。非所以為國家慮遠。而委任或至於失當。將難歸此任。國事者不可不於人材加之意也。

續近思錄卷之十

政事

此卷論臨政處事。蓋明乎治體而通乎治法。則施於有政矣。凡居官任職。事上無下。待同列。審時宜。經世之道。濟物之方。無不具於斯焉。

朱子曰。只有一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公平正大。行將去。其濟不濟。天也。古人做得成者。不是他有智。只是偶然。其他費心費力。用智用數。牢籠計較。都不濟事。都是枉了。

正。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居官。處事。只有一箇道理。但當格道。此謂公平正大。順理行去。不可存一毫私作聰明之心。其事之濟不濟。則自有天存焉。非人謀所得與也。蓋功名事業。古人做得成者。不是他有智計安排。亦只是偶然耳。若不順理應天。而費心力。用智數。牢籠計較。干般造作。究竟無濟於事。枉自心勞力拙也。念及此。亦何益之有哉。子思子云。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倖。此語可與此章參看。

朱子曰：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歟。是其意思。回互者。周旋委曲之意也。言古人之私也。豈是若國家大事。關係死生存亡之際。難以徑情直行。故不得不為詳慎。周旋委曲。使其執權執重而後行。此亦一為之。權而不失其正者也。若論天下事體。原有個正當道理。自然可行而無礙。自不必存游移之見。今則藉口古人所為。事事俱用回互。是其執權執重之心。惟知計較利害。將必不顧義理。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歟。不知其甚甚。而必欲作此見也。

朱子曰：小人為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如嫉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小人之惡多端。不獨如嫉助贊一事。而仁人獨深惡於無窮。其為惡之大。莫有甚於此者。仁人所以必重其罪而不宥也。惡此者。蓋以善人國之紀也。民之望也。而小人必多方挫折而陷之。得無地可以自容。良既喪。國事日非。民不得被其澤。而禍流於無窮。其為惡之大。莫有甚於此者。仁人所以必重其罪而不宥也。

朱子答張敬夫曰：所疑小人不可其事固然。然堯不誅四凶。伊尹五就桀。孔子仕於季孫。惟聖人有此作用。而明道或庶幾焉。觀其所在為政。而上下響應。論新法而荆公不怒。同列異意者亦稱其賢。此等事類。非常人所及。所謂元惡大臣。竊與共事。蓋實見其可而有是言。非傳聞之誤也。然力量未至此。而欲學之。則誤矣。張敬夫名熹。學者稱南軒先生。朱子之友也。君子之待小人。有含弘包荒之量。而無疾之已甚之心。故能博愛感誠而無厭。雖與之共事。無不可者。此惟聖人有此作用。如堯之不誅四凶。伊尹之就桀。孔子之仕季孫是已。而明道亦庶幾近之。觀其平日所在為政。處之醇然。上言言為悅矣。而百姓無不心服。聖論病法。民反令則公。從容就己。商確而不急。當時同列。意向異者。雖邪正不同。而莫不交口稱其賢。此等事。皆是盛德感人。不言之化。妙用類非常人可及。其所言元惡大臣。當與共事者。蓋以明道之力。故實見其不難自我轉移而有是言。非傳聞之誤也。然在明道則可。若力量未至此者。而欲學之。則恐至於同流合汙。且為彼所轉移矣。安能轉移乎。彼我之明道所道。是大賢以上。若我輩則學伊用之。剛方正直。不至於有誤也。

朱子曰：今日有一般議論。只云不要矯激。遂至凡事回互。都揀假風聲響處立地。卻笑人慷慨奮發。以為必陷矯激之禍。此風更不可長。固是矯激者非。只是不做矯激底心。亦是私意。大凡只看道理合做與不合做耳。如合做。豈可避矯激之名而不為。俗尚曰非。大抵聖和光自照。胡凡事不宜矯激。自有此一乾議論。遂習成一副心腸。遇事便作回互之見。只揀無是非。沒風波處。礙礙自謂得計。卻笑人慷慨。論事無從直前。以為必陷矯激之禍。若與眾為成。何太自苦。此風最為壞事。更不可長。大凡於矯激者。固非。而此立定不做矯激之心。亦何莫非私意。蓋天下事自有箇大中至正道理。只看道理合做與不合做耳。若合做的。自當向前去做。豈可一味回互。觀其矯激之名。而不為耶。必若此。則人皆畏縮。退避國家大事。誰與齊當用力。世豈同流合汙。綱常名教。與植立扶持。甚矣此者之壞人。不淺也。

維新思想 卷之十

一七九

朱子曰：凡事自有恰好處。理之正當處。則之恰好。一分不得。誠一分不得。過一。則不得。不及一。則亦不得者也。天下間凡事莫不有理。自有個正當恰好處。以聽人之所行。特人到不得恰好地位耳。

朱子曰：天下事須論一箇是不是。後卻又論其中節不中節。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者須還他是。非者須還他非。方是自然之平。若不分邪正。不別是非。而但欲其平。決無可平之理。此元祐之調停。元符之建中。所以敗也。是非者天下之公理。凡事自有一箇是非。此邪正所由分者。我輩論事。只論其是非。與不是而已。是非定後。然後論其中節不中節。豈天下事多不平者。皆因是非不明。故邪正不辨。不知理之所在。是者須還他是。非者須還他非。惟理可以服人。方是立決無可平之理。勢必至於決裂。而不可救止。此元祐之調停。元符之建中。所以敗之由。而令人扼腕也。然則君子持身處世。婚歡曰非。反之而為善。固更不。是惟當本一理以周旋而已。

朱子曰：天下事。亦要得危言者。亦要得寬緩者。皆不可少。隨其所見。看其人議論。如狄梁公辭雖緩。意甚懇切。如中邊皆緩。則不可。翁受敷施。九德成事。聖人便如此做。天下事勢不可執一而論。亦要得危言者。剛正以不可少。隨其所見。看其人議論。如狄梁公對武后言。辭雖寬緩。而意甚懇切。故可以感動其心。而使之悅。從中邊皆緩。則一味柔軟。全無挽回作用。便不可矣。故翁受敷施。九德成事。聖人所以能剛柔之美。而不偏於一偏也。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當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它日臨事不至趨面。朱子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幾條許多聰明。自做得幾條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

或人之問而善學之。當立其本也。夫學以明義理為本。若平日講究義理。胸中了然。明白則他日臨政處事。便從此以為量度。自然泛應曲當。用之不窮。所謂本立而道生也。蓋凡人之力量。每隨其識以為消長。有一分見識。即有一分力量。知人有幾條聰明。自能做幾條事業。不待一一理會。而後趨者。又況事變難以逆料。而隨機應變。存乎其人。非可以預定者乎。今世學者。儘能說國家利害。時政得失。開講空言。何濟於事。不若當此開眼無事之時。相與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但得曉義理之人多。則一旦出用。皆能有所作為。何患政治不舉。又豈必一一自我而學之耶。固知為學惟在急於本務。而無事作涉窈之見也。

因論人好習古今治亂典故等學。朱子曰：亦何必苦苦於此用心。古今治亂。不過進君子。退小人。愛人利物之類。今人都看巧去了。古今治亂典故。雖不可不知。然徒用心於此。將有玩物喪志之病。且恐於世故。未必不巧於立身也。故朱子曰：何必如此。古今治亂之數。大約可以類推。不過進君子。退小人。愛人利物之類。則治。以是

維新思想 卷之十

一八一







李補民命所係，因本救國。當此危急存亡之秋，不特死傷猶恐不足，若知赤子無辜，含有同人交，母心痛淚盈眶。當此危急存亡之秋，不特死傷猶恐不足，若知赤子無辜，含有同人交，母心痛淚盈眶。當此危急存亡之秋，不特死傷猶恐不足，若知赤子無辜，含有同人交，母心痛淚盈眶。

朱子曰：粟廩於倉而民飢於室，或將發之，則上下請賑。為費已不貲矣。官吏來往，又不以時，而出納之際，陰欺顯奪，無弊不有。大抵人之所得，概歸於半，而償以精糶。計其候伺亡失諸費，往往有過倍者。是以貧者病焉。

朱子曰：吏之遇事畏法者，視民之瘠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儲，遞相付授。至或聚數十年不一替者，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此論常平義倉之法而深恨夫奉行不替也。常平創於歐陽，首實心任事，周恤民艱，往往封儲遞相付授，全其封儲，遞相付授，至或聚數十年不一替者，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

朱子曰：凡事須小心實畏，仔細體察。思慮到人所思慮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此大凡當小心實畏以敬待之，而又仔細體察以慎將之。思慮到人所思慮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

朱子曰：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久之理方去做，不能則謹守常法。凡事自有其勢之所宜，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久之理方去做，不能則謹守常法。

朱子曰：為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更張則所更之事未成，必凶然成擾。卒未已也。為政貴持大體，成國計，法論可免於無過，而不至有過。此論是亦處事之方也。

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謹慎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當如對陣，須學這樣底方，可令人率負才，以英雄自待，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更要謹密。未聞驕魯關略而能有成者。

朱子曰：今之將帥，率皆膏粱駿子，賄役凡流，物望素輕，既不為軍士所服，徒以苞苴結託為事，所得差遣，費已不貲。以故到軍之日，惟務浮斂刻剝，經營賈販，百般搜羅，以償債負。債償既足，則又別生希望，愈肆謀求。蓋上所以奉權貴而求降擲下，所以飾子女而快己私。皆於此乎取之。至於招收前關，調習撫摩，凡係軍中急務，往往皆不暇及。軍士困於役使，能者不見優異，其無能者或反親寵。平時既皆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而恃。

朱子曰：今日置之，須先正經界。賦入既正，總見數目，量入為出，罷去冗費，而悉除無名之賦，方能救百姓於湯火。若不認百姓是自家的，便不相恤。經界不正，則稅賦不得以隱微，而豪強遂肆其肆。上既有困於國，下亦有困於民，此公私所以交困也。故今日欲免賦之虞，必須先正經界。正則賦稅之所入者，數

朱子曰：今日置之，須先正經界。賦入既正，總見數目，量入為出，罷去冗費，而悉除無名之賦，方能救百姓於湯火。若不認百姓是自家的，便不相恤。經界不正，則稅賦不得以隱微，而豪強遂肆其肆。上既有困於國，下亦有困於民，此公私所以交困也。故今日欲免賦之虞，必須先正經界。正則賦稅之所入者，數

日歐察司兩其多也。出入爲出。雖去一切無益完費。則國用不至不足。而於額外無名之賦。苛索於民者。亦數悉除。方能救百姓於湯火。而困窮庶有起色。蓋良爲理本。本固則末上之人。當視百姓如子。有無休戚。原不可以不相關。若不認是自家的百姓。而置之。便覺痛癢不關。恩恤不至。而苦之。等。等。於上則矣。爲民上者。其思之。出於此哉。

朱子曰。嘗見吳公路作縣。不敢作旬假。謂一日假。便積下一日事。到底自家要做。轉添繁劇。且多粗率。不仔細。豈不害事。居官一日有一日公事。非可以暇因得閒。更非可糊塗了局。必須持持精神。遇事到頭。逐件料理。將去。庶不至繁雜。有誤。至在縣令者。首見放。則或居。則尤不容一刻閒暇。若寬下一日假。便積下一日事。真作不及。爲後件又復。疊至。到底自家總推不去。定要做。的。因前此寬假下來。一時清集。雖行不開。轉添許多繁劇。徒自勞苦。且忙亂中。多半粗率了當。不及仔細檢點。豈不有害於事。何若隨時隨處。因事措置。不啻閒適於前。自不至忙迫於後乎。此吳公路不敢作旬假者。可以爲居官注。而朱子之所亟稱也。

朱子曰。竊聞仰窺令甲。私計以爲依舊制。募饑民修水利。微於數外有所增加。以爲興役之資。則救災與利一舉兩得。又近日巡歷。親見原野極目蕭條。惟是有陂塘處。則其苗蔚茂秀。實無以異於豐歲。於是益知水利之不可不修。若得奉詔悉力經營。令逐村逐保。各有陂塘之利。則民間永無流離餓殍之患。而國家亦永無竭誠難濟之費。所捐不至甚多。而可以成永久之利。

此朱子因賑飢行部。自賑陂塘私計。用民以興水利。費不多而事易舉。可以永無旱荒。免於凶饑。而百姓俱享無窮之益也。蓋民飢務在得食。令者發倉廩以賑濟之。至賑日。既毫無所涉。不如依舊舊制。即窮民以修水利。於所賑數外。略增其額。以爲興陂塘之資。則既可救饑饉之災。而又可興陂塘之利。此一舉而兩得者也。邇來巡歷所至。見大原野之間。其被旱者。陂塘極目。大都係無陂塘之亦所致。惟是有陂塘處。則苗蔚茂秀。實無異豐歲。迥與他處不同。於是益知田必資水。有水則旱不能爲災。其利甚大。不可以不修也。若得奉詔。便宜行事。悉力經營。當令逐村逐保。各興陂塘。以便灌溉。無慮旱乾。則人力可補天時。水深自致土茂。自益用登。三。隨自給。民間不至於流離餓殍。而上亦可永無竭誠難濟。是此時損募之費無幾。而異日水久之利無窮。國家之急務莫過於此。朱子所爲觸目。經心而後之。爲國爲民者。宜各知所留意也。

### 續近思錄卷之十一

#### 教學

此卷論教人之道。見師之所以教者。卽弟子之所以學。惟在辨邪正。定從違。使之循循焉。由下學而上達。將希賢希聖。自可廣其傳於無窮也。

朱子曰。後生初學。且看小學書。是做人底樣子。此朱子教人第一步工夫。卽伊川所謂以豫爲先也。小學書出聖賢。良知良能。皆有可用。且看小學書。熟讀精玩。便曉得做人底樣子。以爲持敬之方。從此涵養本原。講明義理。而作聖之功。於此立其基矣。

朱子曰。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鶴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

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此教人之法也。古者十五入大學。使使之學先禮樂。以禮中而陷和。是非惟教之。蓋禮樂而後可以

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迄於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計。然

其用心必有在矣。楊龜山。熙寧中舉進士。得官。聞河南二程子之道。即往從之。學既受。歸以其說教授。東南如官餘杭及廬山。

氏請見於餘杭。則其告之。亦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

何爲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李西山。名郁。字光祖。請見龜山於餘杭。其告之。意亦然。大抵

而公之語學者。亦曰。學者於經。讀之又讀。而於其無味之處。益

致思焉。至於疑難並與。疑食不置。然後始當驟進耳。公自漢然有得之後。其語學者。亦曰。學者於經。讀之又讀。不知其味

計近功。如此積案。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漸。根本相立。而有可據之地。學貴通志。故讀書以研窮其理。則

朱子曰。今朋友之不進者。皆有彼善於此爲足矣之心。而無求爲聖賢之志。故皆有自恕之心。而不能痛

去其病。故其病常隨在。依舊逐事物流轉。將來其彼善於此。亦不可得矣。朋友取諸羅澤君子。以之爲言也。而今

好也。然變化滄海。要在學者自勉之耳。

有少年試教官。朱子曰。公如何須要去試教官。如今最沒道理。是教人懷牌來試討教官。某嘗經歷諸州。

士子也。歸心他。教也必不苟。又云。只見泉州教官卻老成意思。教官所以模範多士也。彼少年試教官者。必爲輕浮

朱子曰。劉元城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劉元城名安世。字器之。元城人。此甚

得教人且把敬爲主。收斂身心方可。此言持敬乃教人切要之方也。敬者。敬上徹下工夫。小學大學皆不可少。但古人小學。只

朱子與魏應仲曰。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隨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

索不通。即置小冊子。逐一鈔記。以時省閱。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質問。而終身受此點貽。以自欺也。此教

經史之法也。總史皆有旨趣。若深欲讀過。急於記誦。則我不能見古人。古人亦不見我。何益哉。故凡所讀經史。務要反復不厭。極其精





未德發於道，雖者大抵皆其利計功之私明之也。正其誼不謀其利，則一切虛偽貪汙之念，無所動於中，而惟道是視，明其道不計其功，則一切虛偽貪汙之思，無所發於內，而惟道是求，自一事以達之萬事，皆以道為自期而處之，無有不當矣。此處事之要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擇物之要，朱子原註：○推行不忍，無以為應物之用，自反不力，無以為審物之本。已無類於人，人己兩忘，其道在我，此擇物之要也。是規詳而有體，約而有章，行之萬世，而無弊者，皆此也。每臨諸必性性若，人能以此為學，以是為教道之，與行不重有類哉。

### 續近思錄卷之十二

#### 戒警

此卷論戒警之道，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知戒警則善日積，不知戒警則惡日滋，凡修己治人者，皆不可不存此意也。

朱子曰：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讀書開卷，與聖賢相晤對，似求與聖賢相似，方是著意向上工夫。聖賢之事，究與身心何補，語言思之，所說多矣，豈可不自鞭策乎。大抵學者用心，須是未開卷時，先將聖賢言行反之於己，互證參觀，思與之齊而後已。此纔是真實讀書，不然，豈惟與聖賢不相似，且其學無功，及開卷又可得也。

朱子曰：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書可以熟讀而記，義可以細思而精，雖或不能不精，猶容易著力也。惟是人之

為學，存乎其志，志不立，則無勇往直前之氣，而有因循退縮之心，更從何處著力乎。祇如今貪利祿而不實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然志之所以不立者，不知利祿之所在而切慕之，終無由欲以有為也。人若欲得病勇猛向上，貪道義作好人，一切利祿宜，不足以動其心，志斯立矣。如今之人，祇是貪利祿不貪道義，要作貴人，不要作好人，此皆受病之源，宜其志不立而無著力之處也。故學者祇須貴志。

朱子曰：夫人飽食逸居而無所作，為於世，則益然天地之一蠶也。故人不可以無作，然作而不敬，其所作也終無成矣。人之生也，遇性命之理，至於位天地，育萬物，其所作為亦大矣。若徒飽食逸居，無所事事，則為益然天地之一蠶，生何裨益於世也。然或既有作為矣，而不能齊莊整肅，內無宏思，外無宏動，以收效於此，則亦益然天地之一蠶，究竟無成。雖然者未必不頑然也，人慎於為天地之虛生可哉。

朱子答吳直翁曰：人須先拽轉了自己趨向始得。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既志於義理，自是無惡，雖有未善處，只是過耳，非惡也。人若趨向不端，則所志非其志，安能去惡而從善，故先須拽轉了自己趨向始得也。孔子志仁無惡，之旨，所以立其趨向也。惟志仁則既於義理上用工，雖不能無過，然只是一時之過，可以改圖於後，而豈在為惡之輩乎。理反常，終身莫顧乎。

由此推之，志於仁則無惡，志於義則亦無仁，彼滿腔都是利欲，壞壞假假，善事亦偶然未惡，退之良心耳。要其處心積慮，固無一念不在利欲上也。世之志利欲與志理義之人，自是不干事。志利欲者，便如趨富貴之徑，志理義者，便是趨正路。要之利欲理義，志既異，趨即判然兩途，不相干涉，所謂道不同不相可通，皆必消形匿影以赴之。若志理義者，正大光明，不賢不佞，便是趨理之正路，無非日用所當行也。人欲立志，可不慎哉。

朱子曰：今日士大夫，惟以苟且排去為事，上下相欺，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會，且怨鶴突，才理會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負能聲，及少經挫折，卻悔其大慳慳了。一切利方為圓，隨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見長，風俗如此，可畏可畏。此朱子歎事功之渺，宣途之衰也。程子嘗曰：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蓋以家得而後言國家事，大之亦，原難事，成此豈可隨人步趨，與與正大有極衡也。乃今日士大夫，一味苟且相推，上下所欺者，惟以勿生事，不要分明，做不得官，或成，或有少負能聲，才足任事，突而一經挫折，推排之後，又自悔其慳慳了，分別白黑之過，當於是方正廉隅之概，易而為圓活通，隨俗苟且，卻道是年高隨世已深，見識長進，頑風俗，莫此為甚，此不特道義如即功名亦無濟，不過爾爾，溫飽其下者耳，可畏哉。

朱子曰：人須有廉恥，有恥則能有所不為，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腳不住，不知廉恥，則

亦何所不至。呂舍人詩曰：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某觀今人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遠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人有不為而後可以為者。恥之於人也。若不從安則無廉。無廉則無恥。其平日奮發之氣。如霜如雪。銷磨而無以自安。能立即得往。自此沈溺不返。居下流而墜深淵。則亦何所不至。誠為知造人自求。即百非皆非。咬菜根則百事可做。今人不能自求。而甘受其辱。卑辱鮮曉。俛首以求。則何違其本心至也。然實不能安貧之故。其學道者安貧守志。是第一關。試之勉之。

朱子曰：康節詩云：閒居慎莫說無妨。蓋道無妨便是有妨。要做好人。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爾。閒居慎莫說無妨者。總為把不住耳。若把得住。則刻刻皆有。些處不肯放過。士希賢。賢希聖。進一步道有住。放行在欲則。而邵子所謂閒居慎莫說無妨者。固即君子戒慎恐懼之意歟。

朱子曰：總有順適底意思。便是人欲。人欲易流如木石。居於所處之安。若是順適底意思也。然豈待觀之奔放。流決之。後地而嚴加存遏。庶幾有以自克也夫。

朱子曰：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不是義。便不可入堯舜之道。須勤勤提省於纖微毫忽之間。不得放過。義之理惟精惟一。推而至於平。非百姓。風動時。只是無自安自利之心。況利者義之反。若每事必求自家安。利。便與堯舜之道背馳。然亦不在大也。但纖微毫忽之間。稍稍放過。已自潛滋暗長。及不及覺。而將其能自禁。使非勤力提省。固心術難以自決其幾。尚於道義何望哉。有志者當常存敬畏之心也。

朱子曰：游從紛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此曹交處之當慎也。天下之易親狎者。莫如小人。若逐逐於遊從紛雜中。日與此輩交處。不覺益入其羣。親之狎之。而驕慢之心滋焉。然無復有齊莊臨聘之念。既非所以養成德。而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

朱子答黃冕仲曰：向說小善不足為重。輕非是以小善為不足為。但謂要識得大體有用功處。不專恃此為本領耳。善之所在。即當從之。固不可以其小而忽之也。君子為善。固不以小而不為。但謂識得大體者。為能於本領處用功。則自知為善之可樂。固不以小而不為。則雖微也。然則學貴知要。而亦何嘗謂小善之可忽乎。

朱子曰：且道專讀詩文。是要做甚樣人。屢試不得。到老只浮沈鄉曲。若因做時文得官。只是一味鹵莽。不

說虛心奉職。為國為民。與利除害。心心念念。只要做向上去。逐人鑽刺。求舉薦。無所不至。古今不朽之業。莫如立德立功。方成商人品。今人終日。唯為轉請。且道專讀詩文。是要做甚樣人。倘舉試弗售。到老浮沈。徒寂滅。雖則其幸而因此得官。又只一味。唯求非。凡憂國愛民。心所宜。亦與利除害。為者。顧外。至其日。夜圖維。惟是鑽刺。多方。縱以干。上。雖。然。苟。亦。甘。心。為。之。獨。不。自。思。不。知。其。此。身。何。等。也。事。世。酒。酒。情。不。知。怪。殊。堪。嘆。惜。已。

朱子曰：凡是名利之地。退步便安穩。只管向前。便危險。事勢定是如此。名利者。人所同欲之物。即人所交爭之地也。為人所怨。便安穩矣。若一味前去。以功名爭先。以利害人。所同欲者而一。取之。遂至。忘。怨。生。而。讒。害。交。作。危。險。立。至。此。事。勢。之。必。然。人。所。當。深。戒。也。

朱子曰：只理會此身。其他都是閒物事。緣我這身。是天造地設。底擔負許多道理。盡得這道理。方成箇人。方可托天踏地。方不負此生。若不盡得此理。只是空生空死。空具形骸。空吃了世間人飯。見得道理透。許多閒物事。都沒要緊。要做甚麼。天地人謂之三才。則吾人一身。上柱天下。踏地。要支撐得住。其所以支撐得住者。道理也。與金物事。全無干涉也。故。只。理。會。此。身。不。能。輕。設。踐。履。惟。有。擔。當。許。多。道。理。可。以。綱。維。天。地。方。是。全。受。全。歸。方。不。枉。生。世。上。若。於。此。理。涉。步。生。無。補。於。時。死。無。傳。於。後。直。空。具。形。骸。而。已。然。則。見。得。道。理。透。者。充。塞。天。地。至。大。至。剛。視。一。切。渣。滓。皆。閒。物。事。有。甚。緊。要。做。其。用。也。男。子。挂。天。踏。地。成。箇。人。於。朱。子。此。言。三。復。思。之。當。亦。然。然。然。然。然。也。

朱子曰：不付實做自家本分工夫。故亦不能知異端說淫邪遁之害。淫僻之興。異端之害。如霜之不可合。但不知實做自家本分工夫。則先不知淫之為分。安能辨。之。與。先。不。知。冰。之。為。凝。安。能。辨。邪。道。之。生。心。害。政。發。政。事。者。烏。足。以。知。之。其。矣。人。當。思。所以。自。善。而。實。用。其。力。也。

朱子曰：向來一番前輩。少日纔有時。晚來往往不滿意。正坐講學不精。不見聖門廣大規模。小有所立。即自以為事業止此。更不求進。荆公所謂末俗易高險險難盡者。可念也。聖門廣大規模。如顏之若無者。皆未見其止。臨深履薄。則安。則守。足。天下。後世。法。無。窮。也。若。少。時。有。時。識。晚。來。不。滿。入。意。直。是。駭。於。末。路。耳。所以。然。者。實由。講。學。不。精。未。有。深。造。不。曾。見。得。聖。門。廣。大。規。模。故。甘。於。小。就。不。復。求。進。所。謂。末。俗。易。高。險。險。難。盡。者。荆。公。之。言。不。洵。可。念。哉。然。則。公。之。前。身。隨。之。則。仍。是。講。學。不。精。蓋。其弊。也。此。夫。子。所。由。以。學。之。不。滿。為。憂。歟。

朱子曰：視聽與見聞不同。聲色接於耳目。見聞也。視聽則耳目從乎聲色矣。不論心受與不受也。存乎人者。耳目為小。他人皆謂視聽與見聞一而已。而不知其為耳目所司者。實有不同。何也。聲色自外而接於耳目。見聞也。若視聽則耳目從乎聲色。而自出於心。心之受與不受。尚未暇論也。夫非聽之。不能聲外之。不來。而聽聲內之。不往。此。克。復。四。物。之。功。所。以。在。視聽。而。不。在。於。受。也。



朱子曰：人固有終身為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如此，而裏面不如此者，方為自欺。蓋中心欲為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是打掃得盡，此策人以戒欺慎獨之功也。自欺云者，不但外面然而裏面不然，方為自欺。以知私欲之牽縛也。只為不能實用其力，決去其私欲耳。須是打掃得盡，亦惟力拔其私欲之根而已矣。人可不慎，慎以決其說哉。

朱子曰：吾人所處著箇道理二字，便是隨衆不得。張子嘗言：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又曰：必物之同者，已則其矣。必物有依據持循，便是隨衆不得。朱子此言，所以發明張子之意者較爲深切。學者處世，當以理自處，慎勿同流合汙，流入惡惡之歸也。

朱子曰：凡事不可著箇且字。鮮有不害事。且者，苟且自安之意。凡事須用一番精神，猛若努力，盡之所至，氣必壯，若力不盡，則必敗。學者處世，當以理自處，慎勿同流合汙，流入惡惡之歸也。

朱子曰：見有善輩臨終，多以不能終養與卒學爲恨。若大段以爲恨也，是不順理否。朱子曰：也是如此。善人生臨終，見有善輩臨終，多以不能終養與卒學爲恨。若大段以爲恨也，是不順理否。朱子曰：也是如此。善人生臨終，見有善輩臨終，多以不能終養與卒學爲恨。若大段以爲恨也，是不順理否。朱子曰：也是如此。

朱子曰：以干祿蹈利爲事，至於語聖賢之微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主之所以異於凡民者，以其志氣高遠，不爲利祿所惑，而能探聖賢之旨趣，究學問之本原，知所以用其心者。若舉無以異於凡民，主之所以異於凡民者，以其志氣高遠，不爲利祿所惑，而能探聖賢之旨趣，究學問之本原，知所以用其心者。

朱子曰：事只有箇是非，只揀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卻自定。此言有獨斷之道也。天下事只有箇是非，但恐揀不到耳。若揀得是處行去，便自心安理得，必要入人道好，委曲回互，豈有此道。此道心術之理，究之公是非者，直道不泯，人心同然，則此道之是非，久後自論定也。然則制行以己，豈以同乎人哉。

朱子曰：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然而爲之，則雖甲兵財穀，豈有司之事，皆爲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糜膚，獻車服馬，亦爲人耳。此言爲己爲人之學，列之於心術之微也。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然而爲之，則雖甲兵財穀，豈有司之事，皆爲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糜膚，獻車服馬，亦爲人耳。

朱子曰：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

朱子曰：楊精用而大臣損音樂，誠屬御人豈可不養素自重耶。籍字公權，唐時人性清，頗處一室，左右圖書，雖及大器中用以爲相，而大臣之榮者，率皆擢然改行，居則損音樂，出則減御，由是觀之，儉德可風，已足以儉有位人，奈何不養素自重哉。

朱子曰：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聖賢胸次，天寬地闊，無所不可，故海可浮也，浮海可從也。天子養之爲太子，路聞之爲喜，此等氣象，可以謂一世紛擾之場，亦可以消百千狂鬧之塵，山谷稱羨。

所不得不爲，則雖甲兵財穀，豈有司之事，皆爲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糜膚，獻車服馬，亦爲人耳。此言爲己爲人之學，列之於心術之微也。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然而爲之，則雖甲兵財穀，豈有司之事，皆爲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糜膚，獻車服馬，亦爲人耳。

朱子曰：謙之爲卦，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蓋太極中本無物，事業功勞，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謙之爲卦，天地人鬼皆好尚之者，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盛而衰伏，寒凝而暴來，是天道之虧盈益損也。水滿而溢，陸滿而涸，地道之盈虛消息也。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鬼神之吉，蓋福謙也。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人道之惡盈好謙也。然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蓋太極中本無物，事業功勞，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

朱子曰：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

朱子曰：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

朱子曰：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

朱子曰：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

朱子曰：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

朱子曰：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

朱子曰：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

朱子曰：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

朱子曰：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成敗之念矣。此示人處窮之道也。惟者內力未充，學問未到，若遇困窮，宜守外則，則窮亦不覺。若內力未充，學問未到，若遇困窮，宜守外則，則窮亦不覺。

朱子曰：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當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欲舍此拙法，別求妙解也。此示人去病之良方。為進學者警也。凡日用間，不知病痛所在，則情性精神元氣任其銷磨，若堅守是心，常恐其復為所侵，時時覺便是矣。假或以此為拙法而舍之，則求愈即愈，推尋本必有此妙解之良劑也。

朱子曰：答楊子直曰：學者墮在語言，心實無待。固為大病。然於語言中罕見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蓋資質已是不及古人，而工夫又草草，所以終身於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恃之實。子直名方，閩人。學求心得，墮在語言，實無所得。固大病也。然學者多務涉獵，即求其語言中善為解，徹頭徹尾，究其源委，亦有見之者。蓋高明沈潛之實，已是不及古人，而勤學好問之工夫，又復草草了也。所以終身於此若存若亡，墮學之實，未有深造於其中，而默識心融，卓然可恃者，俗學之弊，可勝歎哉。

朱子答林擇之曰：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為之理。此學者修己治人之學也。此學明，然後舉而措之，可以應天下事。無難，不則則味苟且，決未有能濟者。故君子必以講學為急務也。

朱子答許順之曰：今時學者輕率大言，先將恭敬退讓之心壞了，不是大病。若實有為己之意，先去此病，然後可耳。順之名升，閩人。善談說，諒之道也。必存是心，方能受益。今之學者，輕浮驕率，大言不慚，先將敬讓之心壞了。於己而做，自足而不求進，此非大病也。若此病不除，不可以為學。有志為己者，所宜痛加檢點耳。

朱子曰：前賢語默之節，更宜詳味。吾輩祇為不理會此等處，故多悔吝。是曰，吾人之詳章，人之詳以情適也。故當詳而詳，默而默，而自白，之節，深宜詳味。吾輩言多妄發，雖為不理會此等處，即所謂將板者其辭，中心疑者其辭，其辭之節，深宜詳味。吾輩言多妄發，雖為不理會此等處，即所謂將板者其辭，中心疑者其辭。

朱子曰：前賢語默之節，更宜詳味。吾輩祇為不理會此等處，故多悔吝。是曰，吾人之詳章，人之詳以情適也。故當詳而詳，默而默，而自白，之節，深宜詳味。吾輩言多妄發，雖為不理會此等處，即所謂將板者其辭，中心疑者其辭。

朱子曰：前賢語默之節，更宜詳味。吾輩祇為不理會此等處，故多悔吝。是曰，吾人之詳章，人之詳以情適也。故當詳而詳，默而默，而自白，之節，深宜詳味。吾輩言多妄發，雖為不理會此等處，即所謂將板者其辭，中心疑者其辭。

朱子曰：前賢語默之節，更宜詳味。吾輩祇為不理會此等處，故多悔吝。是曰，吾人之詳章，人之詳以情適也。故當詳而詳，默而默，而自白，之節，深宜詳味。吾輩言多妄發，雖為不理會此等處，即所謂將板者其辭，中心疑者其辭。

朱子曰：前賢語默之節，更宜詳味。吾輩祇為不理會此等處，故多悔吝。是曰，吾人之詳章，人之詳以情適也。故當詳而詳，默而默，而自白，之節，深宜詳味。吾輩言多妄發，雖為不理會此等處，即所謂將板者其辭，中心疑者其辭。

朱子曰：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成敗之念矣。此示人處窮之道也。惟者內力未充，學問未到，若遇困窮，宜守外則，則窮亦不覺。若內力未充，學問未到，若遇困窮，宜守外則，則窮亦不覺。

朱子曰：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當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欲舍此拙法，別求妙解也。此示人去病之良方。為進學者警也。凡日用間，不知病痛所在，則情性精神元氣任其銷磨，若堅守是心，常恐其復為所侵，時時覺便是矣。假或以此為拙法而舍之，則求愈即愈，推尋本必有此妙解之良劑也。

朱子曰：答楊子直曰：學者墮在語言，心實無待。固為大病。然於語言中罕見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蓋資質已是不及古人，而工夫又草草，所以終身於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恃之實。子直名方，閩人。學求心得，墮在語言，實無所得。固大病也。然學者多務涉獵，即求其語言中善為解，徹頭徹尾，究其源委，亦有見之者。蓋高明沈潛之實，已是不及古人，而勤學好問之工夫，又復草草了也。所以終身於此若存若亡，墮學之實，未有深造於其中，而默識心融，卓然可恃者，俗學之弊，可勝歎哉。

朱子答林擇之曰：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為之理。此學者修己治人之學也。此學明，然後舉而措之，可以應天下事。無難，不則則味苟且，決未有能濟者。故君子必以講學為急務也。

朱子答許順之曰：今時學者輕率大言，先將恭敬退讓之心壞了，不是大病。若實有為己之意，先去此病，然後可耳。順之名升，閩人。善談說，諒之道也。必存是心，方能受益。今之學者，輕浮驕率，大言不慚，先將敬讓之心壞了。於己而做，自足而不求進，此非大病也。若此病不除，不可以為學。有志為己者，所宜痛加檢點耳。

朱子曰：前賢語默之節，更宜詳味。吾輩祇為不理會此等處，故多悔吝。是曰，吾人之詳章，人之詳以情適也。故當詳而詳，默而默，而自白，之節，深宜詳味。吾輩言多妄發，雖為不理會此等處，即所謂將板者其辭，中心疑者其辭。

朱子曰：前賢語默之節，更宜詳味。吾輩祇為不理會此等處，故多悔吝。是曰，吾人之詳章，人之詳以情適也。故當詳而詳，默而默，而自白，之節，深宜詳味。吾輩言多妄發，雖為不理會此等處，即所謂將板者其辭，中心疑者其辭。

朱子曰：前賢語默之節，更宜詳味。吾輩祇為不理會此等處，故多悔吝。是曰，吾人之詳章，人之詳以情適也。故當詳而詳，默而默，而自白，之節，深宜詳味。吾輩言多妄發，雖為不理會此等處，即所謂將板者其辭，中心疑者其辭。

朱子曰：前賢語默之節，更宜詳味。吾輩祇為不理會此等處，故多悔吝。是曰，吾人之詳章，人之詳以情適也。故當詳而詳，默而默，而自白，之節，深宜詳味。吾輩言多妄發，雖為不理會此等處，即所謂將板者其辭，中心疑者其辭。

朱子曰：前賢語默之節，更宜詳味。吾輩祇為不理會此等處，故多悔吝。是曰，吾人之詳章，人之詳以情適也。故當詳而詳，默而默，而自白，之節，深宜詳味。吾輩言多妄發，雖為不理會此等處，即所謂將板者其辭，中心疑者其辭。

些子存只是存著這些子。學者所當深察也。孟子又言庶民君子去之存之只爭毫釐者蓋這些子實判聖愚一毫正作不  
得學者將爲庶民乎抑爲君子乎抑存之乎所當深察致思留神在胸  
次中烹治收煉使這理成熟勿只做一場  
話說也次宜但區區方寸者果云爾哉

朱子曰杜陵七歌豪宕奇崛詩流少及之者顧其卒章歎老嗟卑則志亦陋矣人可以不聞道哉。詩理性情  
若與道俱  
未爲不可程子將穿花點水句惜工部一生爲閒管無用亦惜其未聞道也今朱子以杜陵所作七歌可謂壯矣宜爲詩流所不能及  
顧其在卒章歎老嗟卑則豪宕奇崛之氣依舊灑灑無色何志學之卑陋乃爾乎使其與陶斯道而安斷不至是信乎人不可以不聞  
道也特此意恐未  
易爲詩流所遺耳

朱子曰龜有衣食之資便免俯仰於人敗人意思此亦養氣之一助也但不可汲汲皇皇役心規利耳。衣  
所以養生有缺則不免俯仰於人而氣爲之銳安得不敗人意思故曰龜足但可自立而養命之與  
龜然勃然其能推此亦養氣之一助也然但當順受而得之有道不可役心規利至喪所守耳

朱子曰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厚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此朱子據  
道而有得於心據者執而守之也特是世之人語道術則無往不通一若行之有餘者談性命則疑其獨得之說難以窮盡尚不堪自信  
於心形天性道一原豈有異理惟其才氣氣厚於外而薄於內故無以爲崇之地并所得者亦恐差而失之而難與日新  
而不可已也學者  
可易言據說

朱子曰匪忠曷勸匪孝曷程吾爾學子永觀厥成。此明倫堂銘詞欲人顧名而思其義也人有五倫而君親爲大君親忠  
則天下之事者何以爲勸匪孝則天下之事者何以爲程爾學  
道之子相與樂此宜講此樂以水觀厥成  
成也可使名存實亡歎世學之不講哉

朱子曰言思惑動思躓過思棄端爾躬正爾容一爾衷。此言思也易於言則思動惑動則思躓小有過則思  
損而從善凡此皆關其躬也端其身正其容一其心志凡  
此皆存其誠也學問  
本原之功端在此矣

朱子曰養君中和之正性禁爾忿欲之邪心乾坤無言物有則我獨與子鉤其深。此言誠也虛中而實則彼則可  
以陶養其正性忿欲思欲  
則可以禁爾其邪心乾坤不言而化爲物乃有則以相和故我與子獨與子鉤其深而心誠心誠之也按蘇氏琴傳云若  
云絃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云聲在指頭上何不於指上聽朱子意在言中蘇氏意在言外亦可互參

朱子曰前聖後師文不在茲如或見之有儼其思。此言講學之詞也昔道之絕續互古迄今絲絲延延者皆安寄乎前者  
之遺後者之師得與斯文豈不在茲如或見之有儼其思  
物其思蓋朱子自任之重誠難已  
於中而繼往開來者之斷有屬矣

續近思錄卷之十三

辨別異端

此爲辨異端蓋異端不辨則正學不明故必於其彌近理而大亂真者嚴析之於毫釐然後人心  
不爲所惑而世道庶乎其日隆也

朱子曰今人容易爲異說引去者只是無見誠聖人之書非細心研究不足以見。觀理既明卓有定見則他故  
引去者非有他故只是胸中全無見識耳蓋聖人之書皆所以明道理苟非平日細心研究實下體認工夫  
則茫無所得不足以見聖人胸中一箇異說便主宰不定若不覺悅而入之矣故學者必以致知爲急務也

朱子曰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廢三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此朱子斷佛老  
所逃也蓋其爲學異端不待深與之辨而自明者如人生在世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是謂三綱三綱既立而仁義  
禮智信之德行於其間是謂五常今佛老既無夫婦則無父子君臣又何有於仁義禮智信而三綱五常廢盡矣夫人所以得爲人



一著。能格物則知無不至。而非邪正。自不得以混我。故朱子曰。謂數日來。開學古昔聖人所以教格物工夫。當在這裏。若不固  
 則別得是非邪正。何爲格物。今人都無這格物工夫。所以胸中茫然。見講學。而當爲邪說所引去也。然則格致之學。豈可緩哉。  
 朱子曰。釋氏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是許多來來去去。更不由他造化。生生。必無是理  
 也。凡人之生。受氣於父。成形於母。皆造化運化。而後有也。所謂自無而有也。及乎氣盡形散。則歸而爲鬼。所謂自有而無也。此  
 鬼。即伸消長之理。主宰於天地者也。今釋氏謂人死爲鬼。鬼又復生爲人。是天地間來來去去。常是許多入鬼自爲輪迴。而無所歸  
 其權。更不必由造化矣。我之於理。寧有是乎。且人既死。而爲鬼矣。彼何由知其鬼復爲  
 人也。不過欲肆其幻妄。而以輪迴之說。誑無識之愚民耳。其其逃君子之明鑒哉。

朱子曰。必有親切慾實。可以循序而進者。乃爲吾儒之學。如其不然。恐未免陷於佛老之邪說。理本切近而  
 則有次第。故學者必於日用之間。求其親切慾實。可以循序而進者。乃爲吾儒之學。如其不然。恐未免陷於佛老之邪說。

或曰。永嘉諸公。多喜文中子。朱子曰。然只是小。他自知定學做孔子不得了。才見箇小家庭。便悅而趨  
 之。譬如泰山之高。他不敢登。見箇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文中子王雱。名通。時未仕。教授河汾。所著書。雖曰中說。  
 永嘉諸公。多喜之。故或以爲問。朱子曰。謂公只是所見  
 者小耳。蓋孔子之道。至大。他自知不能學。因見箇小家庭。便悅而趨之。如人不敢登泰山之高。而於土堆子。則便放步  
 行上去也。要只是所見者小耳。夫言學。當以道爲志。言人當以聖爲志。所謂取法乎上。雖得乎中。也若其自小。如此所以流於卑下。而不  
 得爲孔  
 子徒與。

朱子曰。釋氏止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卻不曾仔細見得真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  
 政使有存養之功。亦祇是存養他見得影子。而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  
 心性之真耳。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所自具之理也。理實之學。真見得心性中真實道理。萬物皆備  
 而加以存養之功。故能達於達天知命地位。若釋氏所爲。明心見性者。止是清淨空寂之虛。大略見些影子。遂謂盡道  
 了。遂悟入箇中。不曾真見得心性中許多道理。若何。他亦曾做存養功夫。然亦止是存養其素所見些影子耳。遂被  
 之。見其所見非實。所謂所見也。彼之存養。其所謂養也。是與於心性之真乎。而妄得存養之說。以立言也。

朱子曰。近世學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爲卑。而不滿於其意。顧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則又不能  
 盡撥。吾說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胸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  
 物言者。則挽而附之於己。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於彼。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於  
 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此朱子直窮佛學之心術。而指其失也。聖賢之言。平淡無奇。不過此大中至正  
 日用常行道理。近世學者。溺於佛學。其心。心實好之。而厭吾道爲卑。近不滿意

意。特以君臣父子夫婦。乃天理民彝所在。雖容說說。又不能言反。豈以歸於彼。因之顛倒。此兩者交戰胸中。遂無定主。於是歸趨  
 儒之名。爲佛之真。乃取兩邊相似。而合之。俾附會之說。凡言格物者。則混之於己。言存心者。則混之於心。但求兩  
 深。與佛不異。以使其出此入彼。依違兩可之。蓋其心自以吾之所見。已高於聖賢。可以唯嗟指顧而左右之矣。  
 五。雖知非聖之本意。而不顧也。其爲佛亦說矣。

又況推而高之。隨而深之。使其精神氣象。有過於前。則吾又爲有功於聖賢。何不可者。而不自知其所謂  
 高且深者。是乃所以卑且陋也。此近世雜學之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但講說異同之閒而已。且其心自以  
 高且深者。是乃所以卑且陋也。此近世雜學之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但講說異同之閒而已。且其心自以  
 高且深者。是乃所以卑且陋也。此近世雜學之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但講說異同之閒而已。且其心自以

朱子曰。釋氏之捨身飼虎。雖公而不仁矣。仁者。雖以萬物爲一體。然推之有本行之有方。豈無所差等。而至視身爲輕。  
 物。反置若釋氏之捨身飼虎。彼意以爲至公。而不知仁者。必先自愛其身。身之  
 不愛。何能愛物。其爲不仁甚矣。夫吾儒無從非救人之人。而猶子有廢取。故利  
 天下之愛。若釋氏者。則之流亞而儒之加人。歎此爲吾儒者。不可不爾其端也。

朱子答陳衛道曰。嘗見龜山先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運水搬柴。語來。誇孟子徐行後長。義意其語  
 未免有病。何也。蓋如釋氏說。但能搬柴運水。即是神通妙用。此即來喻所謂舉起處。其中更無是非。神  
 運水搬柴。此龐居士佛家語也。龐山引以證孟子徐行後長之義。以釋解。其說不能無病。蓋釋氏不知有理。惟認知覺運動爲性。故謂  
 運水搬柴。即是神通妙用。而一味草草妄行。將將理字。掉卸一邊。全沒分別。但求其爲作用者。此即所謂舉起處。其中更無是非者。  
 若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即便不是。所以格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微細辨別。令同  
 用閒。見得天理流行。而其中是非黑白。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非者便是逆著此理。胸中洞然無  
 纖毫疑礙。所以才能格物致知。便能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兩事也。若言儒則須講明道理。  
 先長則非是。故用格致工夫。就從此處。微細辨別。常見日用天理流行。是非昭著。是者便是順理。非者便是逆理。胸中  
 洞徹明白。絕無纖毫疑礙。所以才能格致。便能誠正。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此孟子即徐行一端。而謂運水之理。此是也。

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  
 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略無餘欠。非虛語也。凡古聖賢所言性命。非虛空濛濛。皆就君臣父子三  
 綱五常實事上說。盡性是盡得此道。而不含有留

餘者性但是發得此道而無所作為以害之其理至微其至者一以貫之略無餘欠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非虛語也彼釋氏之自以為神運用者不過知覺運動之能也知覺性中有自實理實事必知之明而行之當不是空作用可了者哉而何以佛說道

朱子曰學貴於知道蘇氏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蘇氏謂賦性也蘇張謂蘇張張儀也蘇氏謂蘇氏也蘇張謂蘇張張儀也蘇氏謂蘇氏也蘇張謂蘇張張儀也

朱子曰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詞意矜誇誇誇亦若非知道君子所欲聞也蘇氏所著文辭因律律近世罕有其匹欲作文者似不妨取為模範然其詞意矜誇誇誇亦若非知道君子所欲聞也

朱子曰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閒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卻是吾儒與釋氏同一箇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彼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

理皆空陸子靜名九淵學者與象山先生其學近於釋者也嘗與王順伯論佛謂其所見與吾儒同其義利公私之閒不能無少異耳夫義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吾儒之學正當不謀利至公而無私若其同也則信釋止此箇道理又有義利之不同乎所以然者只為源頭處自不同吾儒源頭處是心而皆實釋氏源頭處是心而皆虛心而皆虛故萬理一切道盡而皆空相去矣

朱子曰陸學固有似禪處然發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一旦豁然大悟也陸子靜之學遠卻格致工夫

似禪處但邇來朋友則又專事其聞識情外察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存養工夫蓋其徒道問學而不知得德性故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而欲返之身心稍稍端靜不致妄動然後安詳靜觀方得於義理之閒知所決擇此則因病發藥雖其大過而進其不及非欲其學陸之兀然靜坐無所作為以希一旦之冥悟也

問釋氏有豁然頓悟之說不知倚靠得否朱子曰某也曾見道林中言頓悟者後看這人只尋常如陸子靜門人初見時嘗云有所悟後來所為卻更顛倒錯亂看來所謂豁然頓悟者乃是當時略有所見覺

得果是潔淨快活稍久卻漸漸淡去了何嘗倚靠得蓋林氏所居也釋氏之說專以頓悟為主或問其所得力處不知尋常非能真知性命和陸子靜之學亦尚頓悟蓋與釋氏同門人學其學者初見時嘗云有所悟後來則更顛倒錯亂

電光石火恍惚為象而已安能倚靠得長久耶若吾儒性命之理至精至微細入毫芒無一非實有所見自終日用之不離於此可謂日用道

朱子曰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詩窮理為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味不可知之地以偽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為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詞氣之閒修己

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聖賢之學全在讀書窮理以求深遠自得之形於容貌詞氣大之見於修己治人矣不有其實工夫存焉乃近來一種學問直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其法

朱子答吳公濟曰來書云夫子專言人事生理而佛氏則兼人鬼生死而言之其謂不知生死人鬼為一乎為二乎若以為一則專言人事生理者於死與鬼神固已兼之矣不待兼之而後兼也若須別作一頭

項窮究則是始終幽明欲有間隔也人鬼生死原無二理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然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窮究則是分而為二而始終幽明卻有間隔也夫佛氏地獄輪迴報應之說皆言死言鬼好為怪誕不經而於人事生理反茫然全無理

朱子曰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因為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性即理也理衷各足萬理皆備固大公無私者也

朱子稱李延平先生曰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說淫邪道之所以然者蓋辨之於

鑄砂忽之閒而儒釋之邪正分矣言延平先生平日其於異端之學非聖人之道者既無所入於其心矣然其說橫流無所不至而先生一聞其說即能知其說淫邪道之所以然者蓋辨之於鑄砂忽之閒而儒釋之邪正分矣

問昔有一僧，每自喚主人翁，惺惺若謝氏，亦有當惺惺之說，是同是異？朱子曰：謝氏之說，於身心事物上，皆有工夫。若禪家所見，只見得個主翁便了，其動而不中禮者，俱不管矣。且如父子天性，父被他人無禮，子須去救，他則不然。子若有救之心，便是被愛牽動，便是心昏。主人翁若如此惺惺，成何道理？主人翁，指心也。

惺惺者，常惺惺之使，不至於昏昧也。禪家以明心為教，故一覺每自喚主人翁，惺惺而上。蓋謝氏亦有是說，或人疑之，而問是問是異。此個惺惺相似，而實不同者。朱子因辨之曰：謝氏所謂常惺惺者，是今日存誠主敬，於心身事物上，念念或懼時，時時察察，欲其不至懈忘昏昧。若有實落工夫，非如禪家所見，只是冥然寂守，撒弄精神，得箇主翁，便謂一了百了。此外人偷日用，許多事務，動不中禮者，以為俱可這。然而不管矣。即舉一事言之，且如父子天性，至親若父，後人加以無禮，子須去救，方是心之安，彼則不然。一往救，便受所牽動，即是心昏。必也寂守此心，聽之不暇，方可夫所當乎？主人翁者，以能處事順理，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若但如此惺惺，則滅絕天性，一槓木死灰而已。成何道理？此世釋大相懸，正學者所當深察而不可誤認為同也。

朱子曰：禪學最害道。老莊於義理絕滅猶未至盡，佛則人倫已壞，禪則又將許多義理，掃滅無餘，故其為害最深。若莊禪學，俱係異端，與吾道為敵。而其害之大者，則惟禪學最甚。蓋老莊雖主清淨無為，然猶託於道德之說，於義理未盡。滅絕，佛則盡去父子夫婦，已大壞人倫矣。及一變而之，則更說幽渺名義，明心見性，而實則虛無寂滅，將天地間許多當然道理，一切掃蕩無餘。其說相近，而大亂於不齊，可以愚庸之耳目，欺其不知，而且可以惑賢聖之心，思迷而不解，為害甚深。所謂掃滅之，以為斷道計也。

既為今世人，即當修今世之事。臣忠子孝，兄弟恭，夫婦順，皆此生不可不為者也。而今乃徒釋教圖去之，必欲種因果為來生計，曰：吾以修後世也。夫後世茫茫不可知矣，會其職現在之事，而圖為未來無形之修，抑何惑之甚耶？朱子所以深闢之也。

朱子曰：某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以為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亦未甚晚耳。非敢遽絕之也。乃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即有諸己，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

朱子自言其在少時，於釋氏之說，亦嘗奉其人而師之。學其道而尊之，求之可謂切至矣。然究竟無得，及從延平先生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以為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亦未甚晚耳。非敢遽絕之也。乃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即有諸己，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

教夫大學問先後緩急之序，於是知聖賢大中正道理，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以為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亦未甚晚耳。非敢遽絕之也。乃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即有諸己，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

此可見人之處於異端者，必其未嘗有得於吾道，而自得其大中至正之理，則彼之說自不難於立辨。而相之惟恐不至矣。向何處之有，豈唯正則庶民與庶民無邪惡，有志斯道者，向其各務反疑之學也。夫。

### 續近思錄卷之十四

#### 總論聖賢

此卷論聖賢相傳之統，而諸子附焉。蓋自堯舜以來，傳之孔子，孔子傳之顏付，付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遂無傳焉。楚有荀卿，漢有董仲舒，揚雄，諸葛亮，隋有王通，唐有韓愈，雖未能傳斯道之統，然其立言行事，有補於世教，皆所當攷也。迨於宋朝，諸儒崛起，時則周子倡之於先，二程子張子遂從而推廣之，而聖學復明。自龜山親受業於程門，載道而南，若羅若李，一脈授受。至我朱子，集其大成，一時師友相承，幾上擬於洙泗，蓋天開斯文之會也。朱子嘗輯近思錄，終以四子，以明道統之復緒。今輯續近思錄，終以朱子，以見道統之攸歸。學者誠由是而入焉，則庶乎其不

差矣。

朱子曰：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道，後之聖賢，遂著書立言以  
 示後世。二帝，堯舜也。三王，禹湯文武也。典，五典也。禮，五禮也。所謂天理者，與天秩有禮是也。昔儒者之教，自有天地以來，帝王相傳，所以  
 達天理之本然，順人心之固有，為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道，後之聖賢，遂著書立言以開闢其遺蘊而  
 昭示乎後世，使人知所遵守，蓋古今無二道，即無二教。  
 前帝有聖賢，統緒相承，源流貫貫，可考而知。

朱子曰：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道一而已。孔顏思孟，一脈相承，豈能各是以為學哉。故  
 可不  
 與。

朱子曰：古之聖賢，從根本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  
 未嘗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資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  
 或中或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  
 一、精者，擇之明也。古之聖賢，從立地根本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不參於疑似，不問於  
 美惡，由學問到也。若後來英雄，一進平日本無下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出沒不一，資美者，率性而行，亦能於善處有所暗合，而隨其  
 所合分數之多寡，以各有所自立。然究竟欠得執之功，故或中或否，而終未能盡善，則一而已。蓋聖賢自是聖賢地位，英雄止是英雄本  
 色，故學者必以道  
 之於道為貴也。

朱子曰：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豈立千仞底。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  
 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  
 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難，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人最不易  
 事，以無任道之勇，故非誠道之學，若曾子平日是箇剛強不風，雖有力，豈知虛立千仞，做此所習，士不可以不弘毅  
 等事，可見其做工夫處，雖比不得顏子，然因他本來資質，原是剛毅，人雖力，豈能把握得定，故能一力向前，不為他  
 所惑，而卒以傳夫子之道與顏子  
 矣。故學者必以剛毅為貴也。

朱子曰：子思別無所考，只孟子所稱，如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  
 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天下最貴重者，道德也。然非剛毅的人，便無擔當力，豈鮮不為勢利所屈。若子思標使者之  
 事，與答魯公之語，大有威立千仞，觀一切之概，且何曾有當日語，俟如此嚴毅，方真

是能以道自重者，曾子思而後，惟孟子有  
 此氣概，可知聖道相傳，專賴有此種人也。

朱子曰：孟子說滕文公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為善必力，去惡必勇。性命於天，無有不善，故人  
 人皆可以為善，人之不  
 肯為善去惡者，只其氣味，其本原，孟子見滕文公使道性善，欲其先曉得一箇本原所在，以見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幾  
 憤為難力於為善，勇於去惡，以復其本然之初。此是孟子教人得大頭腦處，當時那說性善，言性不一，惟孟子以性為善，令人認取本原  
 可謂得  
 所宗矣。

朱子曰：學者須要有廉隅，雖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為不善，直是不  
 入，此大者立也。問子路此箇病，何以終在。曰：當時也須大段去做工夫來，只打聽不能得盡，再求比子路  
 大爭。廉，有分辨也。隅，如物之有隅而端方也。將與惡界，則也。學者須要有廉隅，雖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所  
 謂人有不為而後，可以有為也。如子路生平，凡世間病痛的事，他都沒了，至親於其身為不善，直是不入，觀其所言，可以知其  
 氣概。此大者立也。如子路，何患不成人。問者謂子路既知不善不入矣，而未免仕於權門，此個病何以終在。朱子曰：子路當時也須  
 大段去做工夫來，但本調純神地位，打坐不能得，雖然畢竟不病，且阿附若丹，有為季氏，其氣概比子路大爭矣。大凡操守不立之人，終不  
 可與任事，故觀人  
 必於其所守也。

朱子曰：孟子後荷揚淺，不濟事，只有王通、韓愈，好不全。  
 孟子既沒，聖學失傳，有說雖俱不盡性，所見甚淺，不濟於事。  
 只有王通、韓愈，而大本領，不曾通會，韓愈學見原本而  
 工夫未純，故雖好而不全也。然唐三百年，盡正  
 學者，惟一昌黎，較之文中子，又似為過之也。

朱子曰：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  
 漢四百年，盡正學者，惟一董仲舒。今觀所言，正其不謀其利，明其道  
 不計其功，心術何等純粹。學術何等正大。漢唐以下，清儒皆不能及，亦  
 可稱一代  
 大儒矣。

朱子曰：諸葛武侯常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  
 是亦庶乎先王之政矣。  
 王政不施小惠，大綱舉，細目舉，事繁而民不煩，觀孟子說子產惠而不知為政，可見諸葛武侯治世  
 以大德，不以小惠，庶幾為治大體。至其治蜀，則又不忽庶務，凡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  
 未嘗告勞，庶幾合乎先王之政矣。  
 子謂其有王佐之才者，其信然乎。





朱子曰。五峯云。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隨。此天下之至言也。胡五峯嘗以此三語。朱子歎以為至言。蓋孔門之學。不外此約。二端。學不博則無以考究事物。故

朱子曰。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約有鐵也。漢唐宗廟。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此以物之醇雜喻人之醇雜也。聖人純粹以精。其品最上。鐵金中之金。無少雜者也。學而未

問。用心行事。有合於理者。是其天資好。猶鐵中之金也。若曹操劉裕之徒。則雜好惡。至於聖者。其行宜不愆。無夾雜。猶金中向有鐵也。漢高祖唐太宗。雖為英主。然不知聖人之道。全失本心。誠是一塊頑鐵而已。天資不可得見。而頑鐵比比皆是。入不可不以物為鑒哉。

朱子曰。范文正傑出之才。又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文正公名仲淹。字文公。傑出於天下。為己任。厥後出入中外。位無將相。顯名事業。冠絕一時。其傑出之才也。至好成就人材。培

朱子曰。陳忠肅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資。而其燭理之精。陳義之切。則學之功有不可誣者。忠肅公名瑋。字公純。號東隱。其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資。而其燭理之精。陳義之切。則學之功有不可誣者。

朱子曰。李忠定公雖以譏開廢斥。流九死。而愛君憂國之志。終不可得而奪。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忠定公名綱。字伯起。欽宗時。金人來。綱與諸將議。謂公當以死守。後又欲出師興復。由是不合。被議廢斥。流九死而不悔。高宗立。首召

朱子曰。前賢遺跡。正爾何關人事。而使人想象愛慕不能忘。雖不復至其處。而猶欲見之圖畫之間。使其流傳之廣且遠。而未至於泯滅。然則為士君子者。其可不力於為善哉。此因前賢遺跡。人不能忘。而見善之不可不為也。夫愛慕好善之心。人所同具。故於遺跡

朱子曰。呂居仁學術雖未純粹。然切切以禮義廉恥為事。所以亦有助於風俗。今則全無此意。呂本中。字居仁。以文學著

朱子曰。張無垢始學龜山之門。而後信以歸於釋。其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張九成。字子韶。後因學佛。自號無垢。始受業於龜山先生之門。既而逃入

朱子曰。張無垢始學龜山之門。而後信以歸於釋。其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張九成。字子韶。後因學佛。自號無垢。始受業於龜山先生之門。既而逃入

朱子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識之。吾與李通言而未嘗狀也。李通。字元定。學者稱爲四山先生。朱子所親者。友。不啻在弟子之列。李通於書無不讀。無不究。凡

朱子曰。同父。才高氣盛。故文字不明。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陳亮。字同父。自言擴開萬古心胸。推倒一世。實

朱子曰。呂伯恭。舊時性極褻。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如此好。呂東萊。平日性極褻。無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句。忽然有省。以後遂如此好。是個變化其氣

朱子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此道不是小事。須喫些苦方可望。直卿。黃氏。名特。號勉齋。朱子門人。直卿

朱子曰。吳伯豐明敏過人。儘能思索。從事州縣。隨事有以及民。而自守勤正。不為時勢所屈。甚不見得。伯豐。名大。朱子門人。天資高。明敏過人。而復能思索。加功深遠。其學之勤如此。遠從事州縣。本其生平所得力。而隨事設施。皆能

朱子曰。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能味。同門之士。亦鮮見其比。漢卿。名

朱子曰。呂居仁學術雖未純粹。然切切以禮義廉恥為事。所以亦有助於風俗。今則全無此意。呂本中。字居仁。以文學著

朱子曰。張無垢始學龜山之門。而後信以歸於釋。其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張九成。字子韶。後因學佛。自號無垢。始受業於龜山先生之門。既而逃入

朱子曰。張無垢始學龜山之門。而後信以歸於釋。其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張九成。字子韶。後因學佛。自號無垢。始受業於龜山先生之門。既而逃入

朱子曰。張無垢始學龜山之門。而後信以歸於釋。其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張九成。字子韶。後因學佛。自號無垢。始受業於龜山先生之門。既而逃入

後世學術，因趨於極端之偏，其於宗教公之一語，上面千古聖賢，學術為所迫，而天下萬世人心，為所惑，不知其禍何如也。

朱子曰：子游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卻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卻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為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密，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狹窄，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陸九淵字子靜，子靜之兄也。朱子嘗見其兄弟氣象甚好的，但其病，卻是盡廢講學，全不用致知功夫，而即從靜去事功，一旦頓然覺悟，亦是禪家機一派，與吾儒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實功相去，奚啻天淵。然其操守實實，表裏如一，則是天資好處，實有以過乎人，使肯加以以學，何患不是成道之器。惜乎自信太過，以己之所見為是，而規模狹窄，不復取人之善，雖與之言，終不見聽，於其病而不自知也。此鵝湖會後之定論，而朱子之相懸於此，可大見矣。

朱子曰：子靜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上面著不得一字，人只被私欲遮了。若識得箇心，萬法流出，都無許多事。他是實見得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他說得動人，使人都快活，便會使人都恁地。

放蕩放狂，某也會恁地說，使人便快活，只是不敢，怕壞了人。若有這箇直截道理，聖人那裏教人恁地步做上去。子靜之學，止教人這一箇心，常常空空，則萬法從此流出，都無許多事。聖人工夫，在是實見得如此，所以說將箇心來，作那胡叫胡喊，便是上天下地，惟我獨尊，說得精神，人亦被他說得快活，也都恁地放蕩狂放起來。故朱子云：我也會說，也會使人恁地快活，但恐如此作弄，全無實際，怕教壞了世人。若果有這箇直截道理，則古來聖人，何不也這樣直截教人，卻恁恁地從下學工夫，步步將上去，豈非只知有心，而不知有性，只知心之靈明，可以靜中養其性，而不知性之靈明，可以動中致其知，而後力行，此其學所以多入於禪。

朱子曰：陸子靜之學，看他千病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他只說儒者絕斷了許多利欲，便是千丁百當，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氣稟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滾將去，如何都把做心之妙理。道害事不害事，君子靜時，只見他許多癡底意思，其徒都是這樣。人之氣稟，不備無雜，故必藉學問以變化之，而後見之行，方備有。若無學問，子靜之病，全在不知有氣稟之雜，彼謂學者，但能斷去利欲，豈非心一且，有情，便是千丁百當工夫，任意做出，無非妙理，而不知氣稟有不好者，平時未嘗學問，一齊將夾雜的滾將出來，豈不害事。但彼自是已見，執迷不悟，若他之學，無非許多癡底意思，而其徒學之，都是如此，既以自誤，又以誤人，良可歎也。

朱子作周子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孔孟既歿，千有四百餘載，大道絕矣，無傳聖人，道而微言，不有先覺之賢，孰為繼往，聖以開來學，周子奮然崛起，不由師授，獨能有所心，得立圖者，蓋天人之神，探性命之源，陶流離，而化無量，遺教其不盡，實不盡意，令學者玩味而自得之，至於人品甚高，如風月。

之無邊，庭草之交翠，陶中流，轉乎天壤流行，其在聖門，亦頗曾之流，與後之遺教者，皆周子其遺教也。

程伯子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實大規模，廣闊其見於世，曾說辭賦之國者，乘相濟，和易可親，所謂揚休山立，玉色金聲也。蓋天地元氣會合，為生斯人，故其氣象，渾成自然，粹美如瑞日祥雲之圓，和風甘雨之清，所以歸附之，德居正中之位，澤其教澤，及無窮，令人愛而敬之，則而效之，漸而化之，而其知其所不可及者也。

程叔子贊曰：規圖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屢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伊川氣質，寬裕，其持身行己，如規圖矩方，繩直準平，然不可干也。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允矣君子之品，屢也大成之謂也。至其發為文章，見諸臨論，則即事明理，確實精切，布帛菽粟，平涉無奇，而大文意味存焉。卒無有以過之者，特世知其德之可貴者，希矣。故惟以道自淑，體諸生，徒不得於其身而傳於其後，嗚呼，亦天意也哉。

張子贊曰：蚤悅孫吳，晚迷佛老，勇徹泉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厥居。橫渠功悅孫吳，早悅孫吳，晚迷佛老，勇徹泉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厥居。橫渠功悅孫吳，早悅孫吳，晚迷佛老，勇徹泉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厥居。橫渠功悅孫吳，早悅孫吳，晚迷佛老，勇徹泉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厥居。

朱子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于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開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此朱子自道其所學也。凡人持身涉世，惟此禮法仁義，畢生不可不講，而又不能。若行爲善，至到此地位，工夫雖然，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故朱子謂從容乎禮法之場，所貴真不中節，沈潛乎仁義之府，所貴非良心。此惟知行交致者，能之。予自顧生平，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其敢有良心乎，惟是佩格言，奉往範，惟日學，徒慰其固然之修，以庶幾其一至，而不負乎斯語而已。嗚呼，朱子之言，其即予之求道求。

朱子曰：余年十六七時，屏山劉先生，字余以元晦而視之，其詞曰：木晦於根，春容曠敷，人晦於身，神明內映，余受其言，而行之不力，涉世犯思，如海而歸，然後知其言之有味也。屏山劉先生，名子翥，字彥沖，朱子交遊之。七先生以元晦字之，而以視圖曰：木晦於根，春容曠敷，人晦於身，若無可見，而神明內映，豈欲其英華不露，其欲深藏，以爲積厚流光也。朱子自謂當時受其言而行之，不知用力於沈潛運思之源，以至涉世犯思，如海而歸，然後知其言之有味也。

味而不香若藥石也。此雖曰謙之詞然亦可見其得力矣。

朱子曰：平生自知無用，只欲修葺小文字以待後世。庶有小補於天地之間。此朱子自謙之詞，言平生自知其才無適於用，既不足見之行事，姑欲託

之空言，固是修葺文字，剛明往訓，以待後世學者，或可因文見道，庶幾小補於天地之間，不致為眾人而已。嗟乎！朱子所著諸書，傳本本義，等古今文章，莫大於此。為萬世所共相，豈曰小補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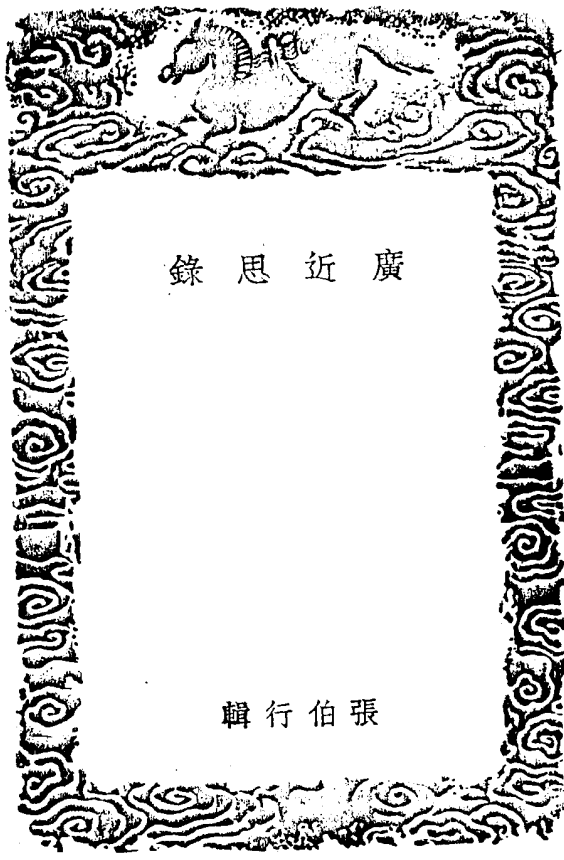
朱子曰：縵動册子，便覺前人闕略病敗，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此朱子自明其著述之由也。前人所著之書，其中每多闕略病敗，時一纏悶，便覺分曉，欲舉其失以告人，而人鮮好深思無可告者，或恐相沿不覺為誤後學，故又未免輒起著述之念，思有以發明其正耳，非敢妄為作也。此亦夫子遠而不作之意。

朱子曰：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零碎剝剔，及此暮年，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處。此朱子自明其得力也。言一生辛苦讀書，於古聖賢言，不但舉其大綱，而微細揣摩，不但得其大凡，而零碎剝剔，錄其寸草，日新月異，及今暮年，方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條理詳辨，脈絡分明，枝枝相對而不紊，葉葉相當而靡遺，無一字無下落處。學者須根究其頭腦，尋味其曲折，甚不可草草看過也。蓋非朱子之研究功深，亦安能早有所見，而言之親切著明若是與。

朱子曰：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的不出。此朱子本意以教學者也。學則有尺寸之功，始有尺寸之效。若未嘗實下工夫，直門外漢耳。安知此中深淺之數。故朱子謂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不出其所得力者何在。途面上之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不出聖賢所成者何等。此可與知者進，雖為未至者言也。今其書具在，後之學者可不熟讀深思，以想見其當日用心之所存。

朱子曰：某當時講學，也覺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得見道理在這裏。今年便覺勝似去年，去年便覺勝似前年。此朱子自言其學之隨時進益。夫子言十有五章之意，言某自當初講學，便就時時加功，不敢少懈，私心豈期到得這裏。幸天假之以年，日積月累，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得見道理在這裏。隨時進益，今年較勝去年，去年較勝前年，更有意外所不及料者，適可以自信也。夫以朱子之學力，而老猶加蓋天之所生，以披孔孟之統者，嗚呼！豈偶然哉。

朱子曰：某當時講學，也覺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得見道理在這裏。今年便覺勝似去年，去年便覺勝似前年。此朱子自言其學之隨時進益。夫子言十有五章之意，言某自當初講學，便就時時加功，不敢少懈，私心豈期到得這裏。幸天假之以年，日積月累，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得見道理在這裏。隨時進益，今年較勝去年，去年較勝前年，更有意外所不及料者，適可以自信也。夫以朱子之學力，而老猶加蓋天之所生，以披孔孟之統者，嗚呼！豈偶然哉。



廣近思錄

張伯行輯

廣近思錄羣書姓氏

張南軒先生

文集

史論

呂東萊先生

文集

別集

集錄

黃勉齋先生

文集

講義

經說

許魯齋先生

文集

廣近思錄 羣書姓氏

廣近思錄 羣書姓氏

遺書

薛敬軒先生

文集

讀書錄

胡敬齋先生

文集

居業錄

羅整庵先生

文集

困知記

廣近思錄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輯

道體

張南軒曰太極所以形性之妙也。性不能不動。太極所以明動靜之蘊也。極乃樞極之義。聖人於易。特名太極二字。蓋示人以根柢。其義微矣。若只曰性而不曰太極。則只去未發上說之。不見功用。曰太極。則性之妙都見。

張南軒曰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物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者也。原物之始。亦豈有不善者哉。其善者天地之性也。而孟子道性善。獨歸之人者何哉。蓋人稟二氣之正。而物則其繁氣也。人之性善。非被命受生之後。而其性旋有是善也。性本善而人稟夫氣之正。初不陷其全然者耳。若物則為氣所昏。而不能以自通也。

張南軒曰程子所謂聖人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蓋有往則有復。以天地言之。陽氣之生。所謂復也。固不可指此為天地心。然於其復也。可見天地心焉。蓋所以復者是也。其在人有失則有復。復賢者之事也。於其復也。亦可見其心焉。若夫聖人生知純全。無俟乎復。則何所見其心焉。

張南軒曰未發已發。體用自殊。不可溷泮無別。要須精析。體用分明。方見貫通一源處。有生之後。豈無未

廣近思錄 卷之一

發之時。正要深體之。若謂有生之後。皆是已發。是味夫性之所存也。

張南軒曰。樂記人生而靜一章。曰。靜曰性之欲。又曰。人欲靜者。性之本然也。然性不能不動者。成於物則動矣。此亦未見其不善。故曰性之欲。是性之不能不動者。然物之成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流為不善矣。至此則豈其性之理哉。一己之私而已。於是而有人欲之稱。對天理而言。則可見公私之分矣。譬諸水。泓然而激者。其本然也。其水不能不流也。流其性也。至於因其流激。汨於泥沙。則其濁也。豈其性哉。

張南軒曰。仁者聖學之樞。而人之所以為道也。有見於言意之淡。而後知吾儒真妙義。配天無疆。非異端空言比也。

張南軒曰。探其本。則未發之前。愛之理存乎性。是乃仁之體者也。察其動。則已發之際。愛之施被乎物。是乃仁之用者也。體用一源。內外一致。此仁之所以為妙也。

張南軒曰。仁之意至親切。而親切不足以形之。仁之體至廣大。而廣大不足以名之。然求之之方。夫豈遠乎。即吾視聽言動之著。不可掩也。有能於此。達其端而會其源。超然得之於形器之表。則洋洋上下。體物不遺。入仁而道不窮矣。

問。不可息者。非仁之謂歟。張南軒曰。仁固不息。只以不息說仁。未盡。程子曰。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使以公為仁。須於此深體之。

張南軒曰。愛固不可以名仁。然體夫所以愛者。則固求仁之要也。此孔子答樊遲之間。以愛人之意。張南軒曰。愛敬之心。由一本而施有差等。此仁義之道。所以未嘗相離也。易所謂稱物平施。稱物之輕重。而吾施無不平焉。此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若墨氏愛無差等。即是二本。

張南軒曰。仁其體也。以其有節而不可過。故謂之禮。禮運人者。天地之心之言。其論禮本仁而言之也。張南軒曰。仁人心也。率性立命。知天下而宰萬物者也。今夫目視而耳聽。口言而足行。以至於食飲起居之際。謂道而有外。夫是烏可乎。雖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毫釐之差。霄壤之繆。此所以求仁之難。必貴於學以明之。

張南軒曰。孝悌者。天下之順德。人而與於孝悌。則萬善類長。人道之所由立也。譬如水有源。木有根。則其生無窮矣。

問。平居以利物為心。然後此道廣。張南軒曰。若常以利物為心。是外之也。曰。公天下萬物而不私其己焉。則可矣。

張南軒曰。事物之始。無有不善。然二氣之運不齊。故事物之在天下。亦不容無善惡之異。謂之惡者。非本惡。因其不齊而流為惡耳。然亦在天理中也。所貴乎人者。以其能保其性之善。不自流於惡為一物耳。

張南軒曰。盡於己為忠。形於物為信。忠信可以內外言。亦可以體用言也。要之形於物者。即其盡於己者也。

張南軒曰。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饗於廟曰鬼。就人物而言之。聚而生為神。散而死為鬼。又就一身而言之。魂氣為神。魄為鬼。凡六經所稱。蓋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誠而已。張南軒曰。自聖學不明。語道者不親夫大全。卑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不參乎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僅出乎私意小智之為。豈不可歎哉。惟周子生乎千有餘年之後。超然獨得乎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息。天理流行之體。無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關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

呂東萊曰。龜山之論。疑未完粹。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貞也。所謂道體也。若曰知逝者如斯。則知有不逝者。異乎此。是猶曰不已者如斯。則知有貞者異乎此。其可乎。

呂東萊曰。中和之中。以人言也。中庸之中。以理言也。遺書所論在中之義。蓋當喜怒哀樂之未發。此時則在中也。

呂東萊曰。指其用則曰愛。指其理則曰公。指其端則曰覺。學者由此皆可以知仁。若直以愛以為仁。則不識仁之體。此所以非之。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則仁之體也。程子以為性非與孟子不同。蓋對情而言。情之所發。不可言心。程子之言。非指仁之體。特言仁屬乎性爾。

呂東萊曰。目耳所接。疾痛凍餒。惻然動心。蓋仁之端。至於時位。則有所止。乃仁之義也。

呂東萊曰。生不生窮者。則未嘗亡也。散則氣耳。

呂東萊曰。有聚則有散。理之常也。須是將來統體看。不私這一箇身。如此始得。言語不濟事。呂東萊曰。聖人之心。如處空谷之中。靜室之內。苟有一動一靜。無不知。常人之心。如處市井。雖大聲疾呼。亦且不知。

黃勉齋曰。太極只是極至之理。不可形容。聖賢只說到一陰一陽處住。只是箇一陰一陽底道理。所以天地寒暑晝夜生死。千變萬化。都只是一樣。分而言之。則一物各具一陰陽。合而言之。則萬物總是一陰陽。

黃勉齋曰。太極本體。難以形容。緣氣察理。溯流求源。則可知矣。一靜一動。靜動初終。此氣之流也。是孰為之。說理也。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其所乎。孰主孰是。孰綱孰維。是主張綱維之謂乎。有是理故有是氣。理如此。則氣亦如此。體用所以一源。顯微所以無間。

黃勉齋曰。春夏陽之動也。秋冬陰之靜也。方其靜也。一物不生。萬類不鳴。木反於根。冰凝於澗。不若是。無以嘘養陽而生萬物。及其動也。物各付物。天何心哉。天且無心。欲何有焉。不若是。無以肅陰陰而成歲功矣。天且不運。而況於人乎。

黃勉齋曰。金木水火四者。金水陰也。火木陽也。金水皆素。其形質於天地之間。非有所附麗假借而後有也。火以木而後成。木因土而後發。木土之氣。盡則火木亦隨而滅。蓋陰質陽氣。其分如此。

黃勉齋曰：天地之間，不過陰陽交感，扞格而不交，則為旱，交感之太過，則為雨，陽有餘陰不足為燥，陰有餘陽不足為寒，四者加以急疾，則為風。

黃勉齋曰：五行，一曰水，五事，一曰貌，貌曰恭，恭作肅，貌之恭而能為心之肅，肅齊嚴肅，則心便一也。心之一也，其猶水之止而靜歟？此敬所以為入道之始，而水所以為五行之本也。

黃勉齋曰：天之道不外乎陰陽，寒暑往來之類是也。地之道不外乎柔剛，山川流峙之類是也。人之道不外乎仁義，事親從兄之類是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雖若有不同，然仁者陽剛之理也，義者陰柔之理也，其實則一而已。

黃勉齋曰：元者春之生，而其行為木，亨者夏之長，而其行為火，利者秋之成，而其行為金，貞者冬之藏，而其行為水。

黃勉齋曰：元之德於性為仁，亨之德於性為禮，利之德於性為義，貞之德於性為智，天地而非元亨利貞，不能以行四時，生萬物，人而非仁義禮智，又何以充四端，制百事。

黃勉齋曰：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太極之理已具，其根於心也。未發則為仁義禮智之性，已發則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其施於身也，則為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其見於事也，則為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與凡百行之當然者，是其稟賦之初，內外之分，固莫非天理之所具。

黃勉齋曰：人之一身，仁禮為陽，義智為陰，兩儀也。仁為木，禮為火，義為金，智為水，四象也。形而上者也，肝心為陽，腎肺為陰，兩儀也。肝為木，心為火，肺為金，腎為水，四象也。形而下者也。

黃勉齋曰：道之在天下，一用而已。體則一本，用則萬殊。一本者，天命之性，萬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教化，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川流。惟其大德之教化，所以語大莫能載，惟其小德之川流，所以語小莫能破。語大莫能載，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語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萬物統體一太極，此天下無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此性無不在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自性觀之，萬物只是一樣，自道觀之，一物各是一樣，惟其只是一樣，故但存此心，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具備，惟其各是一樣，故須窮理致之，而萬事萬物之理，方始貫通。

黃勉齋曰：天地之闢闢，古今之往來，人物之所以生，風俗之所以成者，以有斯道存焉耳。斯道不立，則不惟吾身失其所以為人者，而凡天地之間，往往乖戾拂迷，而不自理，吁！其亦可畏也。夫堯舜禹湯文武，所以兢兢業業於上，孔子子思孟子周子程子張子，所以講明於下者，凡以為此。

黃勉齋曰：常將四箇字形容此身，只是形氣神理，理精於神，神精於氣，氣精於形，形則一定，氣能呼吸，能冷能熱，神則有知覺，能運用，理則有知覺，能運用，上許多道理，然有形斯有氣，有氣斯有神，有神斯有理，只是一物，分出許多名字，知此則心性之類，皆可見矣。

黃勉齋曰：道體流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春陽已盛，生意條達，尤足以見道體發見之妙，竹點言志，乃

欲從容游泳於其中，其氣象詞旨，雍容自得，各止其所，足以見其天資高明，洞見道體，渾然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累，以此而施諸天下，則堯舜事業，亦不過此，此夫子所以與之也。

黃勉齋曰：高明廣大者，天理之公也。語曲偏暗者，人欲之私也。

黃勉齋曰：乾，天道也，至健而動，故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以言其自強而不息，故雖憂危而實无咎也。坤，地道也，至順而靜，故曰直方，以言其守正而不撓，故所蓄者大，而不習無不利也。

黃勉齋曰：性稟於天，故在人無不善之性，情發乎性，故在人無不善之情，所以不善者，氣質之欲汨之也。道其氣清而欲窒，則善端未有不油然而生者，性善故也。

黃勉齋曰：性即理也，理無不善，氣質之稟，不能皆同，則所受之理，亦隨以異，此善不善之所由分也。商書之言常性，孟子之言性善，此指理而言也。周書之言節性，孔子之言相近，此指氣而言也。所指雖異，亦何害其為同哉？荀揚佛氏，則放為異論，而不顧者也。謂之惡則性無善矣，謂之混則善惡相對而生也，此豈理之本然者哉。

黃勉齋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為心者也。四序之運，莫非生意之流行，此心之妙，亦孰非仁道之流行乎？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弟恭，夫婦義，婦從，與夫交，朋友之信，不仁而能若是乎？苟盡此心，則安富尊榮，亦理之所必然也。

黃勉齋曰：仁義性所有也。夫子言性不可得聞，而孟子道性善者，夫子教人無非仁義之道，使人油然而入於仁義而不自知也。孟子憫斯世之迷惑，故開啓鑰，直指人心而明告之也。五常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義又何也？仁蓋總其名，而五常百行其支派也。孟子提綱挈領，使人由是而推之，無往而非仁義也。

黃勉齋曰：人之一身，虛靈洞徹，而所具之理，乃所謂德也。指虛靈洞徹而謂之德，固不可，舍虛靈洞徹而謂之德，亦不可。於虛靈洞徹之中，而有理存焉，此心之德也。乃所謂仁也。曰義禮智，亦心之德，而獨歸之仁，何也？義禮智者，德之一端，而仁者德之全，獨仁足以當之也。曰仁之包乎四者何也？天地之間，一生意而已，為夏為秋為冬，皆春生之意也。專言仁而義禮智在其中矣。故仁之為德，偏言之，則與義禮智相對，專言之，則不及義禮智，而四者無不包也。

黃勉齋曰：仁者善之長，禮者仁之極，義者仁之施，智者善之始。禮者舒之極，義者飲之始，智者飲之極。

黃勉齋曰：人性本善，氣質之稟，一昏一明，一偏一正，故有善惡之不同，其明而正者，則發無不善，昏而偏者，則發有善惡。

黃勉齋曰：天理之節文，此是從裏說出入事之儀則，此是從外說入理虛無物可見，節是有上下高低。

黃勉齋曰：周子之言造化至五行處，是一關隔自五行而上，屬乎造化，自五行而下，屬乎人物，所以太極圖說到四時行焉，卻說轉從五行說，說太極，又從五行之生各一其性說，出至變化無窮，蓋天地造化

分陰陽至五行而止。五行既具，則由是而生人物也。有太極便有陰陽，有陰陽便有五行。三者初無斷際。至此若不說合，卻恐人將作三件事事認了，所以合而謂之妙合。合者非昔開而今合，莫之合而合也。至於五行既凝，而後有男女，男女既交而後生萬物，此卻是有次第，故自五行而下，節節開說。然其理其氣未嘗有異，則恐未嘗不合也。

許魯齋曰：齊天有寒暑晝夜，物有生榮枯瘁，人有富貴貧賤，風雨雷霜，無非教也。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亦無非教也。此天地所以造化萬物，日新無敵者也。

許魯齋曰：聖人之道，惟仁與義。仁則物我兼該，義則職業有分，體用參錯，莫可相離。故語仁而不及義，非仁也。其流必入於兼愛，語義而不及仁，非義也。其弊必至於為我，考西銘理一分殊之說，尤為著明。

許魯齋曰：古之聖人，以天地人為三才。天地之大，其與人相懸，不知其幾何也。而聖人以人配之，何耶？蓋上帝降衷，人得之，以為心，心形雖小，中間蘊藏天地萬物之理，所謂明德也。虛靈明覺，神妙不測，與天地一般。故聖人說天地人為三才。

問：一元之氣，變於四時，在人亦然。人生四變，嬰兒少壯老耄死亡。許魯齋曰：此是邵先生所言，豈止人萬物皆存四段。

許魯齋曰：南北東西，是定體相對。春夏秋冬，是流行運用。卻便相循環，一體一用。

許魯齋曰：霜降曰：天道二氣，此一氣消縮，彼一氣便發達。此一氣來，彼一氣必往，無俱往並發之理。陰氣方長，陽便伏，又嚴霜以肅之，使陽氣必伏。

許魯齋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彼受其德性，虛靈不昧，人皆有之。是衆來取，皆得求之，即與之所得，深淺厚薄，分數在乎人為也。此說是理一也。雲行雨施，是施恩澤也。在乎氣，在乎氣者是命也。不在彼來求取，與不與在乎天。天者君命也。此說是分殊也。

許魯齋曰：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而已。

許魯齋曰：太極圖只是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而理為之主。

薛敬軒曰：無極而太極，非有二也。以無聲無臭而言，謂之無極。以極至之理而言，謂之太極。無聲無臭，而至理存焉，故曰無極而太極也。以性觀之，無兆朕之可窺，而至理成具，即無極而太極也。統體一太極，即萬殊之一本，各具一太極。即一本之萬殊，統體者，即大德之教化，各具者，即小德之川流。

薛敬軒曰：即無極而太極，觀之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所謂體用一源也。即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觀之，而此理無所不在，所謂顯微無間也。

薛敬軒曰：先儒月映萬川之喻，最好喻太極。蓋萬川體是一月光，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川川各具一月光，物物各具一太極也。

薛敬軒曰：誠者聖人之本，誠為太極。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天命為太極，天下無性外之物，而

性無不在，性為太極。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為太極。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仁義中正，即太極。以主宰而言，謂之帝。帝即太極。以妙用而言，謂之神。神即太極。以理而言，謂之天。天即太極。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一為太極。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為太極。心統性情，心為太極。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衷為太極。繼之者善也，善為太極。太極者，至大至極，至精至妙，無以加尚，萬理之總名也。

薛敬軒曰：或問太虛。程子曰：亦無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質於理者。朱子曰：天下之理，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天理者，寓於至有之中，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觀程朱之言，可以知道矣。

薛敬軒曰：天不以隆冬大寒而息其生物之機械，人不足以熟寢大寐而息其虛靈之知覺。

薛敬軒曰：天人一理。湯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武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學記所謂人生而靜，為天之性。孔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知性知天，皆有以見天人之一理。後世大道不明，論天者不及於人，言人者無涉於天，由是分天人為二致。惟

董子有道之大原出於天之言，亦可見天人之一理。至周子作太極圖，明人物出造化之一原，而張子程子朱子，各有發明，天人一理之說，大道於是復明。

薛敬軒曰：人讀書果能於聖人之言，句句皆體之身心而力行之，即是顏子亦足以發之意。

薛敬軒曰：一理古今完具，而萬物各得其一理，如日月之光，小大之物，各得其光之一分，物在則光在物，物盡則光在光。

薛敬軒曰：教本於道，道本於性，性本於命，命者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也。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

薛敬軒曰：鸞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之空缺處。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是道理無一息之閒斷處。

薛敬軒曰：滿天地是生物之心，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天道元而已，人道仁而已。

薛敬軒曰：論性不論氣，不備有二說。專論性不論氣，則性無安泊處，此不備也。知性之本善而不知氣質有清濁之殊，此不備也。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有二說。如告子以知覺運動之氣為性，而不知性之為理，此不明也。如論氣質有清濁之殊，而不知性之本善，此不明也。二之則不是。蓋理氣雖不相離，亦不相離。氣外無性，性外無氣，是不可二之也。若分而二之，是有無氣之性，無性之氣矣。故曰二之則不是。

薛敬軒曰：朱子太極圖解曰：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孟子言性善，指理之在人心者言。易言繼之者善，指理之在造化者言。其實一也。

薛敬軒曰：元亨利貞仁義禮智八箇字，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充塞天地，貫徹古今，日用須臾不可離也。

薛敬軒曰：程子性即理也之一言，足以定千古論性之疑。程子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性一而已矣。氣質清粹而無所蔽，則皆以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所謂善固性也。



氣質濁雜而有所蔽。則仁流為耽溺。義流為殘忍。禮流為矯偽。智流為譎詐。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薛敬軒曰。凡石稟質。皆當以仁義禮智信五者。細細體會。旁通之久。則彼此互相發明。可以見天下道理之名雖多。而皆不外此五者矣。

薛敬軒曰。仁義禮智之謂性。率性而行之謂道。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全是德而真質無妄之謂誠。薛敬軒曰。心者氣之靈而理之樞也。

薛敬軒曰。鳥獸皆知寒暖飢渴。牝牡利害之情。而不知禮義之當然。乃氣體昏塞之甚而不能通也。朱子所謂知覺運動之靈。然者。人與物同。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正謂此耳。

薛敬軒曰。人皆知鬼神隱於茫昧不測之間。殊不知天地四時。日月星辰。雨露風雲。霜雪山川草木人物。鳥獸。皆鬼神之著者。

薛敬軒曰。張子曰。鬼神二氣之良能。是其自然能伸能屈之妙。朱子曰。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靈即所謂良也。

胡敬齋曰。太極理也。道理最大。無以復加。故曰太極。凡事到理上便是極了。太是尊大之義。極是至當無以加也。

胡敬齋曰。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動靜者理氣之妙運也。

胡敬齋曰。只是這箇道理。更有甚事。聖賢隨其所指分別出來。貫通後萬理只一理。以其流行不息。賦與萬物者謂之命。萬物各有稟受。而此理無不全具。謂之性。性中生意粹然。為衆善之長。謂之仁。裁度斷制。處得其宜。乃性中之義。儀章品節。天秩燦然。不亂。乃性中之禮。分別是非。條理分明。乃性中之智。實有此理。元無虛假。謂之信。見於日用。各有所當。行者謂之道。通天地人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總謂之道。其所以闢闢天地。始終萬物。無窮無盡。謂之太極。無非是這道理。

胡敬齋曰。一物之中。便有兩儀。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如天本屬陽。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地本屬陰。又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豈不是一各含兩之義。故邵子加一倍法。是易數之本。五行雖是五。除了土作沖氣。又只成四箇。四箇又只成兩箇。陰陽。水是太陰。火是太陽。木是少陽。金是少陰。沖氣是陰陽會處。會則和矣。故土居中。天下無一物無陰陽。火雖屬陽。亦有陽火陰火。丙丁是也。水雖屬陰。亦有陽水陰水。壬癸是也。餘皆然。以動靜言之。動屬陽。靜屬陰。以始終言之。始為陽。終為陰。以先後言之。先為陽。後為陰。以方所言之。東為陽。西為陰。以屈伸言之。屈為陰。伸為陽。大而闢闢。小而呼吸。程子言無無對者。相對處。便是陰陽。只有太極無對。太極合得有動靜之理。在中自有對也。凡事前一截屬陽。後一截屬陰。萬物頭屬陽。尾屬陰。上屬陽。下屬陰。左屬陽。右屬陰。

胡敬齋曰。夫人即那天命不已。乾道變化中來。底吾之性。即是那各正性命底。故天命之性。盡在於我。無毫髮少欠。若存得吾心。養得吾性。則天命全體渾具於中。發而應事。各得其所。則吾身天道亦流行而

無開矣。蓋天許多道理。我盡有之。但盡得吾身之理。則天道亦盡。今不來吾身做工夫。反去思想天道。愈見二了。豈能合天人之理乎。故程子曰。天人本一。言合。天人已。言著。一箇合字。

胡敬齋曰。天依形地附氣。此二語。說得天地規模最親切。凡有氣者。盡屬天。有形者。盡屬地。凡物皆然。氣屬陽。形屬陰。天只是氣。有甚形質。地則有形質。地雖有形質。非附乎氣。必不能存立。天之氣。亦必依地之形以行也。

胡敬齋曰。道理本原。只在天命之謂性上。萬事萬物之理。皆在此處流出。

胡敬齋曰。性即理也。故孟子言性善是也。論性不論氣。不備。故程張兼氣質而言。自程子之說出。荀楊韓之說不辨而自明。故朱子以程子為密。

羅整庵曰。天地之化。人物之生。典禮之彰。鬼神之祕。古今之運。死生之變。吉凶悔吝之應。其說殆不可勝窮。一言以蔽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羅整庵曰。理一也。必因感而後形。感則兩也。不有兩則無一。然天地間無適而非感。應是故無適而非理。羅整庵曰。神化者天地之妙用也。天地間非陰陽不化。非太極不神。然遂以太極為神。以陰陽為化。則不可。夫化乃陰陽之所為。而陰陽非化也。神乃太極之所為。而太極非神也。為之為言。所謂莫之為而為者也。張子云。一故神。兩故化。蓋化言其運行者也。神言其存主者也。化雖兩而其行也。常一。神本一而兩之中。無非在焉。合而言之。則為神。分而言之。則為化。故言化則神在其中矣。言神則化在其中矣。言陰陽則太極在其中矣。言太極則陰陽在其中矣。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學者於此。須認教體用分明。其或差之毫釐。鮮不流於釋氏之歸矣。

羅整庵曰。命之理一而已矣。舉陰陽二字。便是分殊。推之至為萬象。性之理一而已矣。舉仁義二字。便是分殊。推之至為萬事。萬象雖衆。即一象而命之全體存焉。萬事雖多。即一事而性之全體存焉。

羅整庵曰。須知此心雖寂然不動。其沖和之氣。自為感應者。未始有一息之停。故所謂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自不容有須臾之閒。此則天之所命。而人物之所以為性者也。愚故嘗曰。理須就氣上認取。然認氣為理。便不是。此言殆不可易哉。

羅整庵曰。朱子嘗言神亦形而下者。又云。神乃氣之精英。須會實下工夫。體究來。方信此言確乎其不可易。不然。則誤以神為形而上者有之矣。黃直卿嘗疑中庸論鬼神有誠之不可揜一語。則是形而上者。朱子答以只是實理處發見。其義愈明。

羅整庵曰。陽動陰靜。其大分固然。然自其流行處觀之。靜亦動也。自其主宰處觀之。動亦靜也。此可為知道者道爾。

羅整庵曰。道心寂然不動者也。至精之體。不可見。故微。人心感而遂通者也。至變之用。不可測。故危。羅整庵曰。天之道。莫非自然。人之道。皆是當然。其當然者。皆是自然之不可違者也。何以見其不可違。順之則吉。違之則凶。是以謂天人一理。

羅整庵曰：富貴賤死生壽夭之命，與性命之命，只是一箇命。皆定理也。明乎理之一，則有以知夫命之一矣。誠知夫命之一，則修身以俟之一語，豈不簡而易守乎。

羅整庵曰：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其名易知，其理未易明也。白道體言之，渾然無間之謂仁。截然有止之謂義。白道者言之，心與理一之謂仁。事與理一之謂義。心與理一，則該貫動靜。事與理一，則動中有靜。斯截然矣。截然者，不出乎渾然之中。事之合理，即心與理一之形也。心與理初未嘗不一也。有以開之，則二矣。然則何修何為，而能復其本體之一耶。曰：敬。

羅整庵曰：明道先生嘗定性，有云：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內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此數句最緊要，最要體認。若認得分明，則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工夫方有下落。性無內外云者，內外只是一理也。

羅整庵曰：天之道，日月星辰為之經，風雨雷霜露為之緯。經緯有常，而元亨利貞之妙在其中矣。此造化之所以成也。人之道，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為之經，喜怒哀樂為之緯。經緯不忒，而仁義禮智之實在其中矣。此德業之所以成也。

羅整庵曰：理只是氣之理，當於氣之轉折處觀之。往而來，來而往，便是轉折處也。夫往而不能不來，來而不能不往，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而使之然者。此理之所以名也。易有太極此之謂也。

廣近思錄卷之二

為學

張南軒曰：學之難明也久矣。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其用極天地，而其端不遠乎視聽食息之間。識其端則大體可求，明其體則妙用可充。

張南軒曰：學莫強於立志。莫進於善思。莫害於自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

張南軒曰：學者當以聖賢為準，而所進則當循行有序。亦如致遠者以漸而至也。若志不先立，即為自棄。尚何所進哉。

張南軒曰：善學者志必在乎聖人，而行無忽於卑近。不為驚怪恍惚之見，不舍乎深潛縝密之功。伊洛先覺謂學聖人當以顏子為準的，誠明訓也。

張南軒曰：聖人教人，不越致知力行。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遺，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致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為力行也，豈但見於孝悌忠信之所發行於事而後為行乎。自息養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內外之實也。

張南軒曰：致知力行，要須自近步踏實地，乃有所進。不然，貪慕高遠，終恐無益。近來士子亦往往有喜聞正學者，但多徇名遺實，反覺害事。聞有肯作工夫者，又或不耐苦辛，長遠若非走作，即成間斷。亦何

益也。

張南軒曰：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也。知有精蘊，必由蘊以及精。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內外交正，本末不遺，條理如此，而後可以言無弊。

張南軒曰：升高自卑，陟遐自邇，學者多忽遺乎所謂卑與邇者。而涉茫慮度，夫所謂高與遠者，是以本根不立而卒無所進。彼蓋未自聖賢本末精蘊非二致，而學之有始有卒也。

張南軒曰：白孔孟沒，而其微言僅存於簡編。更秦火之餘，漢世儒者號為窮經學古，不過求於訓詁章句之間。其於文義，不能無時有所疑。然大本之不究，聖賢之心，鬱而不章，而又有顯從事於文辭者，其去古益以遠。經生文士，自歧為二塗，及天措之當世，施於事為，則又出於功利之末，智力之所營，若無所與於善者。

張南軒曰：古之人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灑掃應對獻酬交酢，以至於坐立寢食之間，無一不在德焉。至纖至悉也。所以成其天理而已。蓋毫釐之閒不至，則毫釐之閒天理不在。故學而時習之，無時而不習也。念念不忘天理也。此所以至德以凝道也。及其久也，融然無閒，渙然和順，而內外精蘊，上下本末，功用一貫，無餘力矣。

張南軒曰：人具天地之心，所謂元者也。由是而發見，莫非可欲之善也。其不由是而發，則為血氣所動，而非其可矣。聖人是心純全，渾然乾知大始之體也。故曰乾聖人之分。可欲之善，屬焉。在賢者則由積習以復其初，坤作成物之用也。故曰坤學者之事也。有諸己之信，屬焉。今欲用工，宜莫先於敬。用工之久，人欲寢除，則所謂可者，益可得而存矣。

張南軒曰：舜跖之分，善與利之閒而已矣。譬之途焉。善則天下之正途，而利則山徑之邪曲也。人顧舍其正而弗由，以自陷於崎嶇荆棘之閒，獨何歎。物欲蔽之，而不知善之所以為善故耳。蓋二者之分，其端甚微，而其差則甚遠。學校之教，將以講而明之也。故自其幼，則使之從事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以固其肌膚而束其筋骸，又使之誦詩讀書，講禮習樂，以涵泳其情性，而興發於義理，師以導之，友以成之。故其所趨，日入於善，而自遠於利。及其久也，其志益立，其知益新，而明夫善之所以為善，則其於毫釐疑似之閒，皆有以詳辨而謹察之。如駕車結駟，餘行正途，所見日廣，所進日遠，雖欲驅之而使由於徑，不可得已。

張南軒曰：正大是指其體，要須有下手處。宏毅兩字，乃學者下手處也。與正大本相須，就其體言之。天理渾然正且大也。推其用言之，散在事物之閒，精微曲折，正大之理，無不存焉。學者當默存其體，而深窮其用。則所謂宏毅之功，不可以不進也。然就學者用工，常患於偏。欲其宏則懼夫肆，欲其毅則懼夫拘。是非宏毅之正也。氣習之所乘也。在學者初用工，亦無怪其有此。然要知其為病，而致吾存養窮索之力耳。

張南軒曰：學也者，所以成身也。無以成其身，則拘於氣質而不能以自通。雖曰有是善，而其不善者固多。

矣。抑其所謂善者亦未免日論於私意而不自知也。就其中雖有所異。特異於衆者。其事業終有盡。量爲可惜。何者。天理不明。本不立故耳。

張南軒曰。所爲進學之方。則有道矣。古之人於此。蓋終身焉。若升高之必自下。若陟遐之必自邇。此其用力。豈苟然而已哉。予又病夫學者之不拙也。勞窺而竊取耳。受而口傳。恃態度而整空虛。雖之不困而惟獲之計。序之不循而惟至之必。久之不務而惟速之欲。若是而欲有諸其躬也。難矣。予是以病夫學者之不拙也。

張南軒曰。學不躐等也。譬諸燕人適越。其道里之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阻修。風雨之晦冥。必一一實履焉。中道無盡。然後越可幾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茫。車不發輪。而欲乘雲駕風以途抵越。有是理哉。

張南軒曰。德之在人。各具於其性。人病不能求之耳。求之之方。載於孔孟之書。備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孝弟之行。始乎閨門。而形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以澤民。是則無負於國家之教養。而三代之士風。亦不越是而已。

張南軒曰。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以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爲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

張南軒曰。後之學者。貪高慕遠。不循其本。終何所得乎。故予願與同志之士。以顏子爲準的。致知力行。履實務本。不忽於卑近。不遺於細微。特以縝密而養以悠久。庶乎有以自進於聖人之門牆。

張南軒曰。學者之病。固非一端。以予觀於近世。其大者有二。爲貪高慕遠。則不能循序而有進。負己自是。則不能降心以從善。

張南軒曰。讀書欲自博而趨約。此固前人規模。其序固當爾。但旁觀博取之時。須常存趨約之意。庶不至溺心。又博與雜相似。而不可不察也。

張南軒曰。生死鬼神之說。須是胸中見得灑落。世間所說。不得放過。有無是非。一教分明。方得。若有絲毫疑惑。未斷將來。被一兩件礙著。未必不被異端搖動引去。

張南軒曰。來論於主一用工。此正所望。若實下手。乃知其間艱難曲折甚多。要須耐苦。辛長遠而勿會時。則沒有味。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張南軒曰。近世學者。徇名忘實之病。此實區區所憂者。但因學者徇名忘實。而遂謂學之不必講。大似因嗜廢食耳。後世盜儲爲害者多矣。因夫盜儲之多。而遂謂儲之不可爲可乎。

張南軒曰。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懼夫私勝之流也。故推明其理之一以

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礙矣。

張南軒曰。西銘須是全篇渾然體認涵泳。所謂理一而分殊者。句句皆是也。人只被去軀殼上起意思。故有許多病痛。須是體認公共底道理。此所貴日用間做實工夫。卻不可想象態度。

張南軒曰。困乎齋銘曰。嗚呼。困乎性命之微。言之實難。孰探其源。匪言之艱。天高地下。而人其心。在躬者神。統乎高深。其端伊邇。曷能以視。當落其華。而究斯理。嗚呼。信其爲困乎也。

張南軒曰。蒙齋銘曰。乾坤既畫。八卦是生。八卦相乘。萬象以明。下坎上艮。其卦曰蒙。其蒙伊何。源泉在中。泉之始萌。其行未達。雖則未達。而理執過。君子體之。於以果行。勉躬行動。畏天命。泉之始萌。其勢則止。止乃日激。源源不已。君子體之。於以育德。篤敬不渝。靜保天則。惟養於中。大本攸立。惟敏於外。達道攸

傷。內外交修。相須以成。久而有常。則能日新。我銘蒙齋。敢越斯義。惟言之難。實以自厲。凡百君子。有觀於斯。毋忽乎近。尙其懋之。

張南軒曰。願齋銘曰。人之立身。言行爲大。惟言易出。惟行易忘。伊昔君子。聿思其艱。嚴其樞機。立是防閑。於其有言。則願厥爲。寔益之浮。則爲自欺。克謹於出。內而不外。確乎其言。惟實是對。於其操行。則願厥言。須臾弗弛。則爲己愆。履薄臨深。戰兢自持。確乎其行。惟實是依。表裏交正。動靜迭資。若唱而和。若影而隨。伊昔君子。胡不懋德。勉哉。勿論是敬是保。

張南軒曰。四益箴曰。若古有訓。聽德惟聰。聞過以改。聞善以從。匪是之聞。則爲無益。謔言敗德。嗟哉。勿忘。敬其朝夕。卓爾有定。聽斯不惑。朝夕之間。何莫非事。事所當事。是爲君子。惟欲之動。則亂於爲。營營何益。擾擾孰知。止之有道。當收放心。易喻其工。履薄臨深。異說害道。我則弗聽。浮文妨質。我則弗貴。而況末俗。就論俚辭。當絕於前。勿亂於思。潛心聖賢。博考載籍。聞見之多。於以蓄德。大倫惟五。友居其一。我觀古人。敬戒無斁。以狎而比。以順而同。德惟日喪。友亦易終。必端爾心。忠信是親。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呂東萊曰。散髮歌謔。蓋學者同病。而操存體驗之要。近歲師友間講之亦甚詳。往往病猶自若者。正是實下手處。欠工夫耳。嘗記胡文定有語云。但持敬到十年。自別。此言殊有味。大抵目前學者。用工。甫及旬月。未見涯涘。則已遂巡。遂卻不復自信。久大德業。何自而成。經訓所載。若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若曰。克升利于不息之貞。若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正謂學者。多端顛慮者。衆。一意勇往者。少。故每倦倦於此也。

呂東萊曰。大抵論致知。則見不可偏。論力行。則進當有序。並味此兩言。則無籠統零碎之病矣。

呂東萊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當不夫故家氣味。所向者正。所存者實。信其所當信。恥其所當恥。持身謹遜。而不敢虛。遇事審細。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

呂東萊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工夫如此，然後能可久可大。呂東萊曰：先入之說，非敢固執，但查有未安，要須反覆講論，至釋然無疑而後止。如孔門之間仁智，至於再三往復，古人為學，大抵皆然，蓋主於求益而非立論也。

呂東萊曰：道味往年喜合惡離之誦，誠中其病，推原病根，蓋在徒恃資稟，觀書盡得味，即坐在此病處，不復精研，故看義理，則汗漫而不別白，遇事接物，則頹弛而少精神。今乃覺氣質濃厚，思慮寡少，元非主敬工夫，而聖賢之言，本未完具，意味無窮，尤不可望洋向若而不進也。

呂東萊曰：大抵舉業若能與流輩相追逐，則便可止，得失蓋有命焉，不必數數然也。

呂東萊曰：某退藏里間，略無復餘念，新歲來方欲再理舊書，為十年調度，但無它撓使，得極意講磨，志願已畢，過是皆非所及也。

呂東萊曰：詞章古人所不廢，然德盛仁熟，居然高深，與作之使高深者，則有開矣。

呂東萊曰：人之於學，避其所難，姑為其易者，斯自棄矣。夫學必至於大道，以聖人自期，而猶有不至者焉。呂東萊曰：今人讀書，全不作用，且如人二三十年讀聖人書，及一旦遇事，便與閭巷人無異，或有一聽老成人之語，便能終身服行，豈老成之言過於六經哉？只緣讀書不作用，看故也。

呂東萊曰：大抵為學不可令虛聲多，實事少，非畏標榜之禍也。當互相激揚之時，本心已不實，學問已無本矣。

呂東萊曰：人能以應科舉之心讀書，則書不可勝用矣。此無他，以實心觀之也。

呂東萊曰：或問五峯何以為學，曰：求仁，曰：居敬，何以居敬，曰：心不在焉，是謂不敬。

呂東萊曰：學者不進則已，欲進之則不可有成心，有成心，則不可與進乎道矣。故成心存則自處以不疑，成心亡然後知所疑矣。小疑必小進，大疑必大進，蓋疑者不安於故而進於新者也。

呂東萊曰：為學只為放過處多，因舉孟子撰難一段，須是不放過始得，人才說這大且恁他，後次改，此等人後次定不會改。

黃勉齋曰：志者，心之有所之也。心者，天地之蘊，化育之機，人之所得以生者。人有是心，極其所之，則人道可立。雖參天地，贊化育，亦豈有所假於外哉？甚矣夫人之輕視其心也。之於名之於利，何其卑且陋耶？之於道者美矣。用之不專，進之不立，持之不堅，猶無所之也。如適千里之塗，紛然而多歧，忽然而中止，安能有志乎？

黃勉齋曰：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賢相傳，啓悟後學，言知必曰知至，言意必曰意誠，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不實。曰至與誠，其精一之謂歟？知與行者，學之塗轍，至與誠者，學之歸宿。有志於道者，可不學乎？求止於是歟？

黃勉齋曰：古人敬義兩字，且就念慮上用功，敬是持養此心，而欲其存於內者，無不直義是省察此心，而欲其應於外者，無不方。居敬集義，乃是要檢點自家身心。

廣近思錄 卷之二 二七

黃勉齋曰：聖賢門戶，廣大而精微，高明而中庸，得其大旨而毫釐之不審，是猶屋外觀屋，固見其巍然大矣。而門庭堂奧，皆莫知其所向，則恐未得其所居之安也。自門而庭，自庭而堂，自堂而奧，精辨而實履焉，則亦不待觀於其外，而所謂濼濼翼翼者，皆在吾心，日步趨之閒矣。

黃勉齋曰：古人為學，大抵先於心，上用功，如危微精一之旨，制心制事之語，敬勝意，義勝欲之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慾而已。然學問之方，難以人口授，故必載之方策，而義理精微，亦難以意見揣度，故必參之聖賢初學之法，且令格物窮理，考古驗今者，蓋欲知為學之方，求義理之正，使知所以居敬集義，而無毫釐之差，亦卒歸於檢點身心而已。

黃勉齋曰：為學是終身事，須是大著心胸，不可迫切，然發軔之初，亦須防檢拘束，乃能脫於流俗，庶幾心志凝定，見識明達，所慮夢寐顛倒，意況不佳，此當於吾心地上觀之。若是日晝所為，主一無適，則夜氣虛靜，自不至若是。

黃勉齋曰：斯道之顯晦，係於人物之盛衰，蓋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子然獨立而無與為侶，則學問廢而識見淺，繩約弛而意慢生。古之人所以重朋友之樂者，豈不以此歟？

黃勉齋曰：人以一身任斯道之責，其要有三：吾心之靈，萬善畢備，察識存養，以立其本。詩書載籍，嘉言具列，玩索涵泳，以博其知。賢人君子，懷才抱德，量其大小，皆有可取，按羅拔，以廣其輔。循是三者而固守之道之不明，非所患也。

黃勉齋曰：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刊落世間許多利欲外慕，見得榮辱是非，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無愧無懼，方且見之動靜語默，皆是道理。不然，則浮湛出入，渾滑膠擾，無益於己，見窺於人，甚可畏也。

黃勉齋曰：入之道，莫切於學，學之道，莫切於居敬而窮理。舉世昏昏，莫知學問之方，而世所謂儒者，又多虛言以欺人，而實自欺，然亦以此劫取高官大職，而後生為其所惑，甚可憐也。

黃勉齋曰：如許重爵，亦須奮不顧身，方能負荷。若沈浮世間，與庸人奚異？百年之身，世間利害，所直幾何？若不勇猛向前，則二三十年途，無此身矣，可不懼。

黃勉齋曰：學之有志，猶三軍之有帥也。約東既明，申令既審，鼓行而前，有進無退，磨礪乎義理之刃，而斬刈乎利欲之場，先登乎道德之郭，而策勳乎聖賢之府，非有志而能若是乎？異端性備，背公營私，鼓之以仁義，則氣索而不進，脅之以利害，則手戰而請降，氣馬逸而不可收，心地蹙而不可復，非器不利，帥之罪也。然則為學之方，舍此宜無急焉者矣。

黃勉齋曰：居敬集義，博文約禮，皆不可廢。朋友切磋，固欲相觀而善，然講習一事，尤為至切，須將聖賢言語，逐一研究，不可以為非切己。若不自此用功，則義理不明，生出無限病痛。

黃勉齋曰：喜怒哀樂，為人心，以其發於形氣之私也。仁義禮智，為道心，以其原於性命之正也。人心道心，相對而言，猶易之言器與道，孟子之言氣與義也。人心既危而易陷，道心復微而難明，故當精以察之。

廣近思錄 卷之二 二九

則喜怒哀樂之間皆見其有當然之則又當一以守之使之無一念而不合乎當然之則然後信能守其中而不失也

黃勉齋曰孔門之求仁孟氏之求放心所求何事顏子之不違曾子之忠恕所學何義及其參前倚衡左右逢源所見何物參諸天命之賦予驗諸吾身之稟受察諸日用之流行蓋有操之甚約用之甚博而不可須臾離者

黃勉齋曰古先聖賢言學無非就心上用工入心道心直內方外都未說近講學處夫子恐其識見易差於是以博文約禮對言博文先而約禮後博文易而約禮難後來學者專務其所易而常懼其所難此道之所以無傳須是如中庸之旨戒懼謹獨為終身事業不可須臾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且正耳若但務學而於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學問也

黃勉齋曰以貧為苦此吾人所通思然平生亦只有此一字可以上答吾君與父師耳必欲求足則須是棄其所學乃可是何異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邪

黃勉齋曰善學者先立其本文詞之末遠而已矣然本深者末必茂不務其本而末焉是先未見其能工也

黃勉齋曰學者之患在於志卑氣弱度量淺狹規模褊陋則雖與之細講恐終無任道之意故須是有大規模又有細工夫方成箇人物

黃勉齋曰一命之備人未有輕辭之者十金之產人未有輕棄之者以其可貴也聖賢之道其為可貴豈直一命之儔十金之產哉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聞堯舜禹湯數聖人之道居禮義之國而得大賢以為依歸豈可不誦之終身而遺忘之乎昔者孔孟之教人曰守死善道曰舍生取義夫死生亦大矣至於道義之可樂則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則於聖賢之道如飢者不忘食渴者不忘飲行者不忘歸病者不忘起猶未足以喻其切也

黃勉齋曰言之於口不若會之於心者其旨深玩之於書不若體之於身者其理實

黃勉齋曰朋友所以輔吾仁而非志於仁則亦無以盡朋友之道人之生同稟此氣同具此理大吾心而達觀之不見其為異也朋友之交亦去其物我之私而已有善焉公為之有過焉公改之資人以成已推其所以望於已者而勉人也盡其心平其氣毋阻毋拒毋徇毋惡則故舊之情將銘諸心而不能忘也

黃勉齋曰學者或溺心淺近或馳志高遠此正今日之通病然自陰陽雜氣貫萬端自生民以來使已如此今豈能使之一一皆就塗轍所貴於朋友者正所以箴規切磋矯其偏而歸之正不可使生厭惡若以二者為非而別求方法則恐有矯枉過中之病書不可不讀義理不可不求身不可不修心不可不正明誠兩立敬義夾持俛焉孳孳學問之道如此而已

黃勉齋曰嘗記師說西銘自乾稱父以下至順連無告如非局自子之翼也以下至篇末如人下恭未暇

其說丁卯下三衢舟中因思之方知其然乾父坤母子混然中處此四句是綱領言天地人之父母人天地之子也天地之帥寒為吾之體性言吾所以為天地之子之實民吾同胞至順連無告言民物並生天地之間則皆天地之子而吾之兄弟黨與特有差等之殊吾既為天地之子則必當全吾之體養吾之性愛敬吾之兄弟黨與然後可以為孝不然則謂之背逆之子于時保之以下即言人子盡孝之道以明人之所以事天之道所以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之道盡於此矣

黃勉齋曰老來閒居益知學問至重至切苟生而為人不知義理則天之所以與我而謂之人者亦已昏寒廢放祖而不靈無以自別於物矣及其周旋斯世自少至老紛紛擾擾不過情欲利害之閒而無復義理之準及其甚也則三綱之淪九法之斲將亦何所不至哉若其所以為學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四語者無復加矣

黃勉齋曰山居閒靜若不至大段空寂且宜閉門讀書縱未能忘應舉亦宜以一經窮研少讀精思博諸說以求其當其中自有會於吾心可以受用處不但徒鑽故紙涉獵浮泛卒無所有也

許魯齋曰學之於人其大矣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夫夫婦長幼朋友亦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此人倫也苟無學問以明之則遠遠人道與禽獸無異以禽獸無異之材汲汲焉求處衆人之表吾見其謬悠荒唐之言率陷於自欺而後已也

許魯齋曰心之所存者理一身之所以者分殊

許魯齋曰人與天地同是甚底同人不過有六尺之軀其大處同處指心也謂心與天地一般又曰天下事只有二不是自己事便是他人事學者當先已後人成已成物是也

許魯齋曰可以為萬世法者當學孔子雖學不至亦無弊也又曰象數莫過於邵先生義理莫過於程先生

問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許魯齋曰從自己身上用力克己復禮是矣

問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許魯齋曰膽欲大者勇於義也心欲小者是事謹慎也智欲圓者知者樂水如水之周流無滯齊人歸女樂膳肉不至孔子行見幾而作是也行欲方者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各得其所止之方所也

許魯齋曰茅愈鋤治愈旺不治三年則塞死物有此理人之心力亦然心常思則義理出力常運則百事可做

許魯齋曰張侯論為世所貴則張禹之學過於蕭望之章質輩何晏集諸家之善則又質於禹然視其所為乃爾則聖人之道當真知當踐履當求之於心章句訓詁云乎哉

許魯齋曰德不孤必有鄰處事接物只要於德性上發出不要血氣為主既是德性上發出則無不善此既善則彼善亦應無所往而非善德不孤矣一有不善於血氣上發出則彼亦動其血氣以不善相應

論得於因禍而不悟也。未有我為善而彼以不善報之也。感應之理如此。

許魯齋曰：格物是知底頭，誠意是行底頭。

許魯齋曰：文之一字，後世目詞章為文，殊不知天地人物文理粲然，不可亂也。孔子稱斯文也，豈詞章而已矣。三代聖人立言垂訓，皆扶持斯文者也。君臣父子五教，人文之大者也。下至事物皆有文，人有事不順者曰錯了，既曰錯了，是文理差舛故也。既文理差舛，則事不成矣。

許魯齋曰：夫古既遠，天下之俗日趨於薄，風靡波靡，一往而不可復，其開能以古道自重，卓然不為流俗所移，其亦賢乎。況又益資學問之力以進乎道，則厚也不為徒厚，其正也不為徒正，體用具行而於出處窮達無施而不當，其亦賢乎。

許魯齋曰：夫人思不博古而博古者，或滯於形迹而不可用於時，人思不知今而知今者，或徇於苟簡而有害乎道。二者雖異皆末也，惟學古適用，隨時中理，其庶幾乎。

薛敬軒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外此便是世俗之學。

薛敬軒曰：聖人之所以教賢者，所以學性而已。

薛敬軒曰：德行道藝，皆不如古人，豈可不自勉。

薛敬軒曰：經書所載，皆天地間事，天地間事，皆吾分內事，知天地間事，皆吾分內事，則德盛而不矜，功高而不伐矣。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乃有進。

薛敬軒曰：程子曰：有主則中，謂心中無物也。又曰：有主則中實，謂心中有理也。

薛敬軒曰：穠收斂身心，便是居敬，穠收思義理，便是窮理。二者交資而不可缺一。

薛敬軒曰：盡心工夫，全在知性知天，蓋性即理，而天即理之所從出，人能知性知天，則天下之理無不明，而此心之體無不貫，極其廣大無窮之量矣。

薛敬軒曰：為學最要務，實知一理則行一理，知一事則行一事，自然理與事相安，無虛泛不切之病。

薛敬軒曰：行第一步心在第一步上，行第二步心在第二步上，第三步第四步無不如此，所謂敬也。至若寫字處事，無不皆然，寫一字心在一字上，為一事心在一事上，件件專一，便是敬。程子所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歟。

薛敬軒曰：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使書味深則心自熟，久則其者盡而熟者化矣。

薛敬軒曰：體認之法，須於身心之所存所發者，要知其孰為中，孰為和，孰為性，孰為情，孰為道，孰為德，孰為仁，孰為義，孰為禮，孰為智，孰為誠，又當知如何為主敬，如何為致恭，如何為存養，如何為省察，如何為克，如何為復，如何為戒慎恐懼，如何為致知力行，如何為博文約禮，於凡天理之名，皆欲識其真，於凡用功之要，皆欲為其事，如此則見道明，體道力，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弊矣。

薛敬軒曰：為學是時時處處做工夫，雖至鄙至陋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

薛敬軒曰：讀正書，明正理，親正人，存正心，行正事，斯無不正矣。

薛敬軒曰：先儒謂讀書只怕得思，近看只得得思二字最好，如聖賢一句言語，便反覆得思，在吾心上，何者為是在萬物上，何者為是使聖賢言語皆有著落，則知聖賢一言一語，皆是實理而非空言矣。

薛敬軒曰：精蘊本末兼盡，所以為聖賢之學，若舍本末而求精，精未而求本，所謂語理而遺物，語上而遺下，鮮不流為異端。

薛敬軒曰：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於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

薛敬軒曰：秉心寡欲，可以為精德之要，思無慮，思無數，可以為進學之要，思無邪，乃誠身之要。

薛敬軒曰：聖賢之文，乃道之精華。

薛敬軒曰：巽卦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巽而能入也，人之思索義理，亦必至巽其志乃能入。

薛敬軒曰：無一時一事而無理，故當無一時一事而不習，此學而時習之也，今人特以執卷誦習為習，此特習所知之一端耳，又豈能盡時習之功哉。

薛敬軒曰：作詩作文寫字，皆非本領工夫，惟於心上用力最要，身心之功有餘力，游焉可也。

薛敬軒曰：用力於詞章之學者，其心荒而勞，用力於性情之學者，其心泰然而樂。

胡敬齋曰：不學聖賢，則學無歸宿。

胡敬齋曰：學不為己，雖博觀廣取，義理無從泊處。

胡敬齋曰：學無他，只要存得天理，去得人欲，天理是人物所以生底道理，有生之初，所稟得底道理，人欲是有生之後，因氣稟之偏，情慾之感，事物之交，利害相形而生，故天理是本然之善，天所付底，人欲是失其理，動於物，縱於情，乃人為之偽，非人之固有也，然閑邪存誠，所以保養天理，關防人欲，本原上工夫，克治省察，所以辨明天理，決去人欲，發用上工夫，故操存涵養，克治省察之功，愈精愈密，愈少間斷，則天理常存，物欲盡去矣。

胡敬齋曰：古人做工夫，極切實，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工夫本原，只在主敬存心上，致知力行，皆在這裏。

胡敬齋曰：古今聖賢說敬字，曰欽，曰寅，曰恭，曰畏，曰敬，曰戰兢，曰齊莊，字雖不同，其實一也，洪範貌曰恭，是外面之敬也，至曰恭作肅，則心亦敬也，內外一致也，臨深履薄，形容戒懼之意，最切，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畫出一箇敬底樣子出來，與人做，程子言整齊嚴肅，是入敬處，朱子曰：畏字是敬之正意，程子主一無適，是就存主處說，謝氏惺惺法，是就敬之精明處說，尹氏收斂身心，不容毫髮事，又以人到神祠致敬為喻，即是孔子見大賓承大祭之意，形容得最親切，朱子敬齋說得全備，毫釐有差，便流於禪定，故朱子有三綱九法教之戒。

胡敬齋曰：心無主宰，靜也不是工夫，動也不是工夫，靜而無主，不是空了天性，便是昏了天性，此大本所

以不立也。動而無主。若不猖狂妄動。便是逐物徇私。此達道所以不行也。已立後自能了當得萬事。是有主也。

胡敬齋曰。存諸中莫若忠。施於人莫若恕。忠是盡己之事。為萬事之根。天命之性。即此而存。天下之大本。即此而立。恕是推己之事。措諸物欲。消除私吝。使天理流通。物我俱得其所也。先儒言無忠做不得恕。是先有體而後有用也。

胡敬齋曰。持敬無間斷則誠矣。故程子曰。未能誠者由敬以入誠。

胡敬齋曰。定性無內外。無將迎。明道所見端的。又工夫完備。非去地不遠不能如此。常驗之。無內外工夫。猶可能。無將迎。非心性已定。無一毫牽引之私。不能也。

胡敬齋曰。若窮理到融會貫通之後。雖無思可也。未至此當精思熟慮。以窮其理。故上蔡何思何慮。程子以為太早。今人未至此欲屏去思慮。使心不亂。則必流於禪學空虛。反引何思何慮而欲強合之。誤矣。胡敬齋曰。觀書須有感發奮勇之意。方有進。觀書有悅懌之意。所入必深。

胡敬齋曰。敬以直內。是養得仁義禮智之性在內。不偏不倚。故曰中。曰大本。義以方外。是達得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各得其宜。故曰和。曰達道。直內是內裏正當。非僻之于無自入矣。方外是外面處置得當。條理分明。各有體面。各有準則。移易不得。

胡敬齋曰。讀書一邊讀一邊體驗。做得一兩處到身上來。然後諸處亦漸湊得來。久則盡湊得到身上來。此則是大賢。

羅整庵曰。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蓋以舜自期也。舜做模範。若將終身。顏子輩食瓢飲。不改其樂。本原之地。同一無累。如此則顏之造於舜也。其孰能禦之。孟子曰。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此希聖希賢之第一義也。

羅整庵曰。忠信二字。吾夫子屢以為言。此實入道之本也。常人無此。猶不可自立於鄉黨。況君子之學。期於成己成物者乎。若於忠信有所不足。則終身之所成就從可知矣。

羅整庵曰。此理誠至易誠至簡。然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乃成德之事。若夫學者之事。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廢一不可。循此五者以進。所以求至於易簡也。苟厭夫問學之煩。而欲徑達於易簡之域。是豈所謂易簡者哉。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為此說者。適有以投其所好。中其所欲。人之靡然從之。無怪乎其然也。然其為斯道之害甚矣。可懼也夫。

羅整庵曰。樂記所言欲與好惡與中。庸言喜怒哀樂同謂之七情。其理皆根於性者也。七情之中。較較重。蓋惟天生民有欲。順之則善。逆之則怒。得之則樂。失之則哀。故樂記獨以性之欲為言。欲未可謂之惡。其為善為惡。係於有節與無節爾。

羅整庵曰。天人一理。而其分不同。人生而靜。此理固在於人。分則屬乎天也。感物而動。此理固在乎天。分則屬乎人矣。君子必慎其獨。其以此夫。

羅整庵曰。先儒言情是性之動。意是心之發。發動二字亦不相遠。卻說得情意二字分明。孟情是不待主張而自然發動者。意是主張如此發動者。不待主張而發者。便有公私義利兩途。須要詳審二者皆是慎獨工夫。

羅整庵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工夫即是一般。但告樊遲者較分明易下手。年來常自點檢。只此數語。都不曾行得成片。如何便敢說仁能守之。

### 廣近思錄卷之三

致知

張南軒曰。講學而明理。則執天下之物不固。而應天下之變不膠。吾於天下之物無所惡。而物無以累我。皆為吾役者也。吾於天下之事無所厭。而事無以汨我。皆吾心之妙用也。豈不有餘裕乎。

張南軒曰。天下之事業矣。非一一而窮之。則無以極其理之著。然所謂窮理者。貴乎能有諸己者而已。張南軒曰。理有會通。而為一。通則有萬。釐分縷析。各有攸當。而後所謂一貫者。非溟滓臆度矣。此學所以貴乎窮理。而吾儒所以殊夫異端也。

張南軒曰。理明則有以精其知。敬立則有以宅其知。從事於斯。涵泳不舍。則其胸中將益開裕和樂。而所得日新矣。

張南軒曰。天理人欲。學者皆能言。有是二端也。然不知以何為天理而存之。以何為人欲而克之。此未易言也。天理微妙而難明。人欲洶湧而易起。君子亦豈無欲乎。而莫非天理之流行。不可以人欲言也。常人亦豈無一事之善哉。然其所謂善者。未必非人欲也。故大學之道。以格物致知為先。格物以致知。則天理可識。而不為人欲所亂。

張南軒曰。知字用處不同。蓋有輕重也。如云知有是事。則用得輕。匹夫匹婦可以與知之類是也。如說知

庶事則用得宜知至至之知是也。在未識大體者且當據所與知者為之。則漸有進步處。工夫若到則知至矣。當至之知終矣。當終之則工夫愈有所施而無窮矣。

張南軒曰：所謂不知其得失者，當窮究其得失果何如。求其闕與者，當窮究其闕與果何如。講論問辨，深思熟慮，必使其是非淺深了然於胸次，此乃致知之要。入德之方，豈可含糊閃避而已也。

張南軒曰：大抵讀書，須平心易氣，涵泳其間，若意思稍過，當亦自失卻正理。

張南軒曰：大學誠意是下工夫要切處。

張南軒曰：論語首篇所記，大抵皆欲學者體文華，趨本質，篤躬行，循序而進。

張南軒曰：論語曰：夕玩味，覺得消磨病痛，變移氣質，須是潛心此書，久久愈見其味。

張南軒曰：鄉黨中聖人衛生之學，豈是自私自利，蓋理合如是耳。

張南軒曰：自孟子沒，聖學失傳，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不知尊孔孟而誦六經，至考其所得，則不越於訓詁文義之間而已。於聖人之心，所以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況諸其大全者哉。

張南軒曰：孟子答公都子一章，要須如此方為聖賢作用。此意某見得，但力量培植未到，要不敢不勉耳。張南軒曰：讀史之法，要當考其與壞治亂之故，與夫一時人才立朝行己之得失，必有權度則不差也。欲權度之在我，其惟求之六經乎。

張南軒曰：世俗之好怪也，雖指紳大夫之賢者，不免焉。此無他，不明理之故也。使其知始終消息之故，有無虛實，皆究其所以然，則豈得而惑之哉。

張南軒曰：齊銘曰：物之感人，其端無窮。人為物誘，欲動乎中，不能反躬，殆滅天理，聖昭厥獄。在知所止，天心存然，道義俱全。是曰至善，萬化之源。人所固存，易自遠之。求之有道，夫何遠而四端之著。我則察之，豈惟慮思，窮以遠之。工深力到，大體可明。匪由外鑠，如春發生，知既至矣，必由其知。造次克念，戰兢自持，事物雖衆，各循其則，其則匪他，吾性之德，動靜以時，光明篤實，良止之妙。於斯為得，任重道遠，時不我留，嗟我同志，勉哉勿休。繫我小子，懼弗克力，咨爾同志，以起以掖。

呂東萊曰：致知與求見不同。人能朝於斯夕於斯，一旦豁然有見，卻不是端的，易得消散，須是下集義工夫，涵養體察，平穩安貼，釋然心解乃是。

呂東萊曰：讀書有思，索人往往不，不曾讀書與會讀書，讀理趣者，觀其所為便可見。

呂東萊曰：謹思明辨，最為急務。自昔所見少差，流弊無窮者，往往皆高明之士也。

呂東萊曰：悼典庸禮，秩然而不可廢者，此其倫歟。致知格物瞭然而不可掩者，此其要歟。未有不知其倫要而能造其本原者也。本原既造，故小可舉大，而宏闊深大之言不能誘也。近可即遠，而荒疏茫昧之說不能惑也。一可知萬，而二本兼愛之學不能入也。

呂東萊曰：朝夕省察，所存者果常不遠乎。所感者果皆正乎。日用飲食之間，果皆不離節乎。疏密生熟，歷歷可見。於此實用力焉。工夫自無不進之理。

呂東萊曰：學者當先治一經，一經既明，則諸經可觸類而長之也。史當自左氏至五代史依次讀，則上下首尾，洞然明白。至於觀其他書，亦須自首至尾，無失其序。為善若雜然並列於前，今日讀某書，明日讀某傳，習其前而忘其後，舉其中而遺其上下，未見其有成也。

問：詩之有周南召南，猶易之有乾坤，不知是取其坤有承乾之義否。呂東萊曰：固是，亦不止如此。周召乃詩之綱領，乾坤其易之門戶。

呂東萊曰：為學，耳皆是做工夫處。關雎是成德處。三詩當合看。當時三詩並歌。

呂東萊曰：三代詩書多說天，見得天人之際相近。秦漢以下不識此理。

呂東萊曰：後生看先儒議論，則覺得厚。

呂東萊曰：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承接耳。

呂東萊曰：看史須看一半便掩卷，料其後成敗如何。其大要有六：擇善警戒、闡範、治體、議論、處事、呂東萊曰：讀史既不可隨其成敗以為是非，又不可輕立意見，易出議論，須揆之以理體之，以身平心，熟看參會，積參，經歷，語練，然後時勢事情，漸可識別。

黃勉齋曰：道難明而易晦，彼馳心俗學，略無見解者，是誠無望焉。爾有志於道者，又幸多自執己見，安於速成，然於聖賢之學，不可以毫釐差者，其為亡羊一也。以是益覺師友講貫，虛心求益，不可須臾忘也。

黃勉齋曰：致知乃入道之方，原非易事，要須默認實體，方見端的。不然則只是講說文字，終日說說而實體段，元不會識。故其說易差，而其見不實，動靜表裏，未能合一。雖曰為善，而卒不免於自欺。

黃勉齋曰：人心如火，遇木即焚，遇事即應。惟於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分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為之動，而所謂持守者，始易為力。

黃勉齋曰：人得是氣以為體，則亦是理以為性，又必有虛靈知覺者存乎其間，以為心。事物未接，思慮未萌，虛靈知覺者，感而遂通，一寂一感，而是理亦為之寂感焉。使夫虛靈知覺者，常肅然而不亂，惘然而不昏，則寂而理之體無不存，感而理之用無不行矣。

黃勉齋曰：凡吾一念之發，必精以察之。曰是合於道乎，抑離於道乎。其純粹而無疵乎，抑猶有毫釐之差乎。無一念而不合乎理，無一理而不造其極，若是而後可以謂之精也。

黃勉齋曰：易之為道，不過於推明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之理。人物之所以生，聖賢之所以立，然其道已具於天地，而其論蓋本於乾坤一健一順，而萬化萬事，由是生焉。聖人作易，蓋本乎此。

黃勉齋曰：一部易書，原其本意，卻只為教下筮而作耳。蓋下筮自非小事，吉凶生大業者，蓋出於此。況上古之世，民淳俗質，誨以義理，亦未必深曉，使之一舉一動，皆取決於下筮，則事非而民弗疑，而教人之意，又未嘗不行乎其中。

黃勉齋曰：禮主於敬，敬勝則乖，乖則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和，和勝則瀆，瀆則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敬。

黃勉齋曰：禮主於敬，敬勝則乖，乖則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和，和勝則瀆，瀆則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敬。

黃勉齋曰：禮主於敬，敬勝則乖，乖則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和，和勝則瀆，瀆則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敬。



始之以禮教也。終之以樂教也。

黃勉齋曰：語孟近思是初讀書用工緊要處。須是熟讀精思。真可為聖賢意思。則以此讀世間書。是非得失。方有尺度。不至於汎然徒為誦記而已。

黃勉齋曰：中庸之書。首言戒懼謹獨。次言知仁勇。終之以誠。此數字括盡千古聖賢所以教人之旨。黃勉齋曰：學者立心。當以持養省察為主。至於講學窮理。而持養省察之意。未嘗少懈。乃所以使吾敬愈因而養愈精。

許魯齋曰：凡行之所以不力。只為知之不真。果能真知。行之安不力者乎。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只是要箇知得真。然後道篤行之。一。

許魯齋曰：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

許魯齋曰：若能明德。卻總了。心知性。

問窮理至於天下之物。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許魯齋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此解說箇窮字。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此說箇理字。所以然者是本原也。所當然者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當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要所以然所當然。

許魯齋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在大學所謂物格知至是也。知到十分善處。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在大學所謂意誠心正是也。行到十分善處。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謂奉承而不違也。常存養其德性。而發為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情。不使少有私意變遷。夫如是。乃所以事天也。或天或壽。一聽天之所為。不敢有二心。此則盡心知性之功。至修身以俟之。則事天以終身。此之謂立命也。

問開物成務。傳云：物。凡物也。務。事也。開。明之也。成。處之也。事無大小不能明。則何由能處。許魯齋曰：此是聖人之事也。在大學開物是知也。成務是行也。非但開發自己。要開發他人。只要開發得是。

問窮神知化。許魯齋曰：聖人之事也。在大學窮神是知也。知化是行也。窮盡天地神妙處。行天地化育之功。精透入神以致用也。傳云：精。義。積也。致。用。施也。許魯齋曰：精微義理入於神妙。到致用處。是行得熟。百發百中。

許魯齋曰：南軒意於行字上。責得重。謂人雖能知不能行也。程門取人。先論知見。次乃考其所為。伊川曰：少說話。便過人。常言人專論有行。不論知見。世人喜說某人只是說得行。不得正。叔言只說得好話。亦大難。好話亦豈易說。

許魯齋曰：春秋壞於三傳。此說固矣。然盡去三傳而不讀。吾恐擬議之失。又甚於三傳。書壞於漢儒之序。此說固矣。然盡欲去之而不讀。吾恐逆度之差。又甚於漢儒之序。程朱以來。講明究析。其可信可疑。

廣近思錄 卷之三

四七

亦略有說。蓋自焚滅之後。歷千餘歲。其間變故。又復不少。遺脫舛誤。焉能盡如洙泗之舊。雖語孟二書。亦有可疑。學者但當求其旨意。以身體之。日積月聚。庶或有益。至於此等疑義。姑闕之可也。

許魯齋曰：閔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為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為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為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為非。以此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

許魯齋曰：石史書當先看其人之大節。然後看其細行。善則效之。惡則以為戒焉。所以為吾躬行之益。徒記其事而誦其書。非所謂學也。

薛敬軒曰：或讀書或處事。或論人物。必求其是處。便是格物致知之功。蓋是者。天理也。非者。人欲也。得其是。則天理見矣。

薛敬軒曰：程子論恭敬。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蓋人能恭敬。則心肅容莊。視明聽聰。乃可以窮衆理之妙。不敬則志氣昏逸。四體放肆。雖蠶淺之事。尚茫然而不能察。況精微之理乎。以是知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而居敬又窮理之本也。

薛敬軒曰：窮理之言出於易。以致知格物為窮理。始於程子。

薛敬軒曰：經書皆聖賢言也。由其言得其心。則在人焉耳。經書形而下之器也。其理形而上之道也。滯於言詞之間。而不會於言詞之表者。章句之徒也。

薛敬軒曰：四書五經周程張朱之書。道統之正傳。舍此而他學。非學也。

薛敬軒曰：自有大學以來。發明致知格物為窮理之事者。程子而已。繼程子而發明其義者。朱子一人而已。

薛敬軒曰：大學三綱領八條目。於千聖之書無不括盡。

薛敬軒曰：物理之極處。即性之一原也。天下之物。皆造乎極處。則吾心所知無不至矣。

薛敬軒曰：論語一書。聖人多就事言。而理在其中。其答問仁處。亦只以求仁之方。為仁之資。告諸子。至於仁之理。則未嘗言及也。此所謂無迹也歟。

薛敬軒曰：道體至中。庸發明顯著矣。

薛敬軒曰：程子謂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蓋始言一理。即天命之性也。中散為萬事。即達道達德九經。天道人道之屬。無非天命之性。末復合為一理。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即天命之性矣。

薛敬軒曰：孟子論王政大要。不出教養二端。

薛敬軒曰：學至於知性知天。則物格知至矣。

薛敬軒曰：周以上易雖不可見。觀經傳論載之語。蓋皆專主卜筮。文王周公之易。則皆發明伏羲卜筮教人之意。尤著。至孔子則始詳於義理。而不遺卜筮。程子之傳。專主義理。朱子本義。則推原伏羲教人卜

薛敬軒曰：孟子論王政大要。不出教養二端。

薛敬軒曰：學至於知性知天。則物格知至矣。

薛敬軒曰：周以上易雖不可見。觀經傳論載之語。蓋皆專主卜筮。文王周公之易。則皆發明伏羲卜筮教人之意。尤著。至孔子則始詳於義理。而不遺卜筮。程子之傳。專主義理。朱子本義。則推原伏羲教人卜

薛敬軒曰：孟子論王政大要。不出教養二端。

薛敬軒曰：學至於知性知天。則物格知至矣。

薛敬軒曰：周以上易雖不可見。觀經傳論載之語。蓋皆專主卜筮。文王周公之易。則皆發明伏羲卜筮教人之意。尤著。至孔子則始詳於義理。而不遺卜筮。程子之傳。專主義理。朱子本義。則推原伏羲教人卜

薛敬軒曰：孟子論王政大要。不出教養二端。

薛敬軒曰：學至於知性知天。則物格知至矣。

薛敬軒曰：周以上易雖不可見。觀經傳論載之語。蓋皆專主卜筮。文王周公之易。則皆發明伏羲卜筮教人之意。尤著。至孔子則始詳於義理。而不遺卜筮。程子之傳。專主義理。朱子本義。則推原伏羲教人卜

薛敬軒曰：孟子論王政大要。不出教養二端。

薛敬軒曰：學至於知性知天。則物格知至矣。

薛敬軒曰：周以上易雖不可見。觀經傳論載之語。蓋皆專主卜筮。文王周公之易。則皆發明伏羲卜筮教人之意。尤著。至孔子則始詳於義理。而不遺卜筮。程子之傳。專主義理。朱子本義。則推原伏羲教人卜

薛敬軒曰：孟子論王政大要。不出教養二端。

薛敬軒曰：學至於知性知天。則物格知至矣。

薛敬軒曰：周以上易雖不可見。觀經傳論載之語。蓋皆專主卜筮。文王周公之易。則皆發明伏羲卜筮教人之意。尤著。至孔子則始詳於義理。而不遺卜筮。程子之傳。專主義理。朱子本義。則推原伏羲教人卜

薛敬軒曰：孟子論王政大要。不出教養二端。

薛敬軒曰：學至於知性知天。則物格知至矣。

薛敬軒曰：周以上易雖不可見。觀經傳論載之語。蓋皆專主卜筮。文王周公之易。則皆發明伏羲卜筮教人之意。尤著。至孔子則始詳於義理。而不遺卜筮。程子之傳。專主義理。朱子本義。則推原伏羲教人卜

薛敬軒曰：孟子論王政大要。不出教養二端。

薛敬軒曰：學至於知性知天。則物格知至矣。

薛敬軒曰：周以上易雖不可見。觀經傳論載之語。蓋皆專主卜筮。文王周公之易。則皆發明伏羲卜筮教人之意。尤著。至孔子則始詳於義理。而不遺卜筮。程子之傳。專主義理。朱子本義。則推原伏羲教人卜

薛敬軒曰：孟子論王政大要。不出教養二端。

薛敬軒曰：學至於知性知天。則物格知至矣。

薛敬軒曰：周以上易雖不可見。觀經傳論載之語。蓋皆專主卜筮。文王周公之易。則皆發明伏羲卜筮教人之意。尤著。至孔子則始詳於義理。而不遺卜筮。程子之傳。專主義理。朱子本義。則推原伏羲教人卜

薛敬軒曰：孟子論王政大要。不出教養二端。

薛敬軒曰：學至於知性知天。則物格知至矣。

薛敬軒曰：周以上易雖不可見。觀經傳論載之語。蓋皆專主卜筮。文王周公之易。則皆發明伏羲卜筮教人之意。尤著。至孔子則始詳於義理。而不遺卜筮。程子之傳。專主義理。朱子本義。則推原伏羲教人卜

薛敬軒曰：孟子論王政大要。不出教養二端。

薛敬軒曰：學至於知性知天。則物格知至矣。

筮之意於千古之上，讀易者各即其意而觀之可也。

薛敬軒曰：朱子曰：大槩看易，須謹守象象之言，聖人自解得極精，密平易，竊觀朱子解文王象辭，惟主孔子。

薛敬軒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理同也，是皆物形雖異而理則同，衆人見物形之異，聖人明物理之同。

薛敬軒曰：剝盡為坤，陽生為復，夫盡為乾，陰生為姤，聖人於陽曰復，於陰曰姤，扶陽抑陰之意也。

薛敬軒曰：治亂無不自微以至著，復姤初爻可見。

薛敬軒曰：易雖古於書，然伏羲時但有卦畫而無文辭，文辭實始於書，故凡言德、言聖、言神、言心、言道、言中、言性、言天命、言誠、言善、言一之類，諸性理之名，多見於書之後，乃有易之辭，及諸經書聖賢發明性理之名，雖有淺深不同，實皆原於書也。

薛敬軒曰：人君之德，惟明為先，書稱堯曰欽明，舜曰文明，禹曰明明，湯曰克明，文王曰若日月照臨，皆言明也，明則在己之理欲判然，在人之邪正別白，處己處人，萬事皆得其當矣。

薛敬軒曰：舜之兢兢業業，禹之祇台德先，成湯之慄慄危懼，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謹之謂也。

薛敬軒曰：詩困於小序之牽強，晦於諸儒之穿鑿，至朱子集傳一洗相沿之陋習。

薛敬軒曰：春秋字字謹嚴，句句謹嚴，全篇謹嚴。

薛敬軒曰：春秋辭簡而旨微，欲盡得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難矣。

薛敬軒曰：觀史不可以成敗優劣人，只當論其是非。

薛敬軒曰：自古作史者，苟非大公至正之人，愛憎取舍之間，失其質者多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莊周曰：儒者偽辭，劉靜修曰：紀錄紛紛已失其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求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欺子之言，曲盡作史之弊。

薛敬軒曰：朱子綱目，是非定，天理明，三綱五常，立國之本，循之則治，違之則亂。

胡敬齋曰：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人事上得之，讀書得之雖多，識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人事得之最實。

胡敬齋曰：天下古今事物之理，皆具於吾心，知者心之神明妙此理者也，故人一心足以知天下古今之理，以其元具在內，涵養者所以發其知也，窮理者所以致其知也。

胡敬齋曰：一本而萬殊，萬殊而一本，學者須從萬殊上一窮，然後會於一本，若不於萬殊上體察，而欲直探一本，未有不入異端者。

胡敬齋曰：良知出於天，致知在乎人，養知在於寡欲，保其知而勿喪，在於誠敬。

胡敬齋曰：窮理須事事窮究窮來窮去，又只是一箇理，讀書須要章精熟，精熟後亦只是一箇理，此所謂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也。

廣近思錄 卷之三

胡敬齋曰：當然處即是天理。

胡敬齋曰：窮理須得心專一，方有細密工夫，方見得透徹，若不專一，則蕪草雜略，縱敏者亦略見彷彿而已。

胡敬齋曰：讀書須著實理會，既曉其文義，便其去做，務要令此書自我身上發。

胡敬齋曰：四書六經之理，皆相貫通，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今讀其書，徒誦其文義，不實究其理，則四書六經文字，各是一般，體用千頭萬緒，雖皓首亦無如之何矣，惟察其理而實體之於身，而體用一貫，又何難哉，程子所謂論孟既治，六經可不治而明，誠哉言也。

胡敬齋曰：朱子註四書詩傳，先訓釋文義，然後發明其正意，又旁引議論以足言內之意，或發明言外之意，此深得釋經之意。

胡敬齋曰：為學規模節序，無如大學，造化規模節序，無如先天圖。

胡敬齋曰：工夫在大學，效驗則見於二南。

胡敬齋曰：論語一書，堯舜氣象，孟子一書，三代氣象。

胡敬齋曰：中庸一圖，謂之變，雖變亦是常理，故曰中庸。

胡敬齋曰：中庸可以盡易之理。

胡敬齋曰：易是君子而時中之道。

胡敬齋曰：天下之變無窮，惟易可以盡之，蓋易陰陽奇偶，變易無窮，若天地之闔闢，氣運之盛衰，日月之更迭，寒暑之往來，陰陽之消長，人物之生死，國家之興亡，世道之今古，其消息盈虛，升降屈伸，吉凶消長，進退存亡，幽明終始，善惡邪正，皆是此理，雖萬變無窮，足以盡之，蓋易自造化中寫出來，故也，其餘諸經，或因時制作，隨時記錄，天理人事，無不詳盡，所以垂世立教，無不精切，但天下古今之變，惟易能盡也。

胡敬齋曰：觀堯典，見得聖人作事，只是公天下之心，無一毫私意。

胡敬齋曰：有太極便有陰陽，有陰陽便有天地，有天地便有人物，有人物便有性情，有性情則形於言語，詠歌自不容己，此詩之所以作也，詩既作，又足以正性情，辨得失，興教化，感人心，動天地，格鬼神，此詩之本末功用也。

胡敬齋曰：春秋之時，王道絕矣，聖人作經，以明王道，王道即天理也，因亂世之事，裁以天理，如當時諸侯不王，必書王正月以正之，周王不天，必書天王以正之，此皆立萬世之法，不但為當世而作也。

胡敬齋曰：古今說春秋者，惟孟子、程子、精切，深得聖人作經之意，蓋其學鄰於聖人，故能得聖人心中事，其曰：春秋天子之事，古今作傳者，亦惟程子第一，胡傳雖祖程子，不及程子簡當，發明有力，故春秋當以程傳為主，以胡傳及諸儒之說以輔翼之，則聖人正大精微之意，不中不遠矣。

胡敬齋曰：春秋天理之準，使孔子得行其道，必參酌百王之法，大備典制，為萬世準則，道既不行，故當

廣近思錄 卷之三

二百四十二年行事於魯史中。乃天理之準的也。

胡敬齋曰：近觀三禮，皆是憑天理上裁制出來。蓋聖人之心，理一而用殊，天下之事，萬殊而一本。故許多制度節文，皆自聖人胸中流出。天下後世取以爲法，學者則當由是以窮理。

胡敬齋曰：學經有得，方可看史。經無得，而先看史，未免流於功利。看史能別其是非，乃窮理之要。不然，則徒記故事，反成博雜。

胡敬齋曰：經是史之尺度，斷例是經之應驗事。爲經純史雜，故經不明，不可看史。

胡敬齋曰：左氏傳博洽，記載當時行事及言論，煞有是處。其陋處，好以成敗禍福論人。

胡敬齋曰：今更有理賢出其說，不過於大學論孟中庸。此後書莫過於小學。近思錄，學者果能於此處與知實踐，他書不讀無憾也。

羅整庵曰：格物之格，二程皆以至字訓之。呂東萊釋天壽平格之格，以爲通徹無間。吳敬齋曰：通徹無間，亦至字之義。然比之至字，其意味尤爲明白而深長。朱子曰：一日一作者，格物工夫次第也。脫然貫通者，知至效驗極致也。不循其序而遽責其全，則爲自罔。但求羅曉而不期貫通，則爲自畫。合是數說觀之，程子之意了然矣。

羅整庵曰：人心虛靈之體，本無不該。惟其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明於近而暗於遠。見其小而遺其大。凡其所遺所暗，皆不誠之本也。然則知有未至，欲意之誠，其可得乎？故大學之教，必始於格物，所以開其蔽也。

羅整庵曰：緊辭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此學易之功也。占也者，聖人於其變動之初，適推其理勢必至於此，故明以爲教。欲人豫知所謹，以免乎悔吝與凶。若待其象之既成，則無可免之理矣。使誠有得於觀玩，固能適裁制之宜，其或於卜筮得之，亦可以不迷於趨避之路。此人極之所以立也。是則君子之玩占，乃其日用工夫。初無待於卜筮。若夫卜筮之所尚，則君子亦未嘗不與衆人同爾。聖人作易之意，或者有在於是乎。

羅整庵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程子有是言矣。至其答門人之問，則又以爲求之情性，因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

羅整庵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發明此理。有志於學者，必須熟讀精思，將一箇身心入在聖賢言語中，翻來覆去，體認窮究。方得道理出。從來諸儒先君子，皆是如此用工。其所得之淺深，則由其資稟有高低。爾自陸象山有六經皆是註腳之言，流及近世，士之高欲速者，將聖賢經書，都作沒緊要看了。以爲道理但當求之於心，書可不必讀，讀亦不必記，亦不必苦求，解看來若非要作應舉用，相將坐禪入定去，無復以讀書爲矣。一言而貽後學無窮之禍，象山其罪首哉。

羅整庵曰：程子論大學，則曰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論語孟則曰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論中庸則曰善學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爲人之意，何其倦倦若

是哉。

羅整庵曰：大學誠意，是一刀兩段工夫。正心修身，是磨稜合縫工夫。

羅整庵曰：中庸首言戒懼慎獨，即大學正心誠意工夫。似少格物致知之意何也。蓋篇首即分明指出道體。正欲學者於言下領會，雖不言知而知在其中矣。末章復就下學立心之始說起，卻少知字不得。所以說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曰：近，曰：自，曰：微，皆言乎其本體也。性也，曰：遠，曰：顯，皆言乎其發用也。道也，知此則有以見夫內外本末，初無二理。戒懼慎獨，方有著力處。故曰：可與入德矣。大學所謂知至而后意誠，心正，其致一也。

羅整庵曰：孟子盡心一章，實與大學相爲表裏。蓋盡心知性，乃格物致知之驗也。存心養性，即誠意正心之功也。修身以俟，則其義亦無不該矣。孟得聖學之傳，實惟在此。始終條理，甚是分明，自不容巧爲異說。且學而至於立命，地位煞高，非平生心事無少愧怍，其孰能與於此。

羅整庵曰：孟子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一章，語意極爲完備。正所謂理一而分殊也。當時孟子與告子論性，皆隨其說而折難之，故未暇及此。如使告子得聞斯義，安知其不悚然而悟，倏然而伏也。

羅整庵曰：程子言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緊辭。蓋子貢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緊辭發明始盡。學者苟能有所領會，則天下之理皆無所遺。凡古聖賢經書微言奧義，自然通貫爲一，而確乎有以自信。

羅整庵曰：秦誓一篇，有可爲後世法者。二孔子所以列之四代之書之終，悔過遷善，知所以修身矣。明於君子小人之情狀，知所以用人矣。慎斯道也，以往帝王之治，其殆庶幾乎。

羅整庵曰：詩三百十一篇，人情世態，無不曲盡。燕居無事，時取而諷誦之，歷歷皆目前事也。其可感者多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其言誠有味哉。

羅整庵曰：孔子作春秋，每事只舉其大綱，以見意義。其詳則具於史。當時史文具在，觀者便見得是非之公。所以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其後史既亡，逸惟聖筆獨存。左氏必曾見國史來，故其作傳，皆有來歷。雖難於盡信，終是案底。

張南軒曰：思慮時極之患，此正是合理會處。其要莫若主一。遺書中論此處甚多，須反覆玩味。用功譬如汲井，漸汲漸清。如所謂未應事前，此事先在。既應之後，此事尚存。正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須是思此事時，只思此事。做此事時，只做此事。莫教別底交互出來，久久自別。

張南軒曰：所謂收斂則失於拘迫，從容則失於悠緩。此學者之通患。於是二者之間，必有事焉。其惟敬乎。拘迫則非敬也，悠緩則非敬也。但當常存乎此。本原深厚，則發見必多，而發見之際，察之則必精矣。若謂先識所謂一者而後可以用力，則用力未篤，所謂一者只是想像，何由意味深長乎。

張南軒曰：理義固須玩索，然求之過當，反害於心。涵泳栽培，日以深厚，則玩索處自然有力也。張南軒曰：程子教人居敬，必以動容貌整思慮為先。蓋動容貌，整思慮，則其心一，所以敬也。今但欲存心，而以此為外，既不知此用工，則心亦為得而存。其所謂存者，不過強制其思慮，非敬之理矣。此其未知內外之本一故也。今有人容貌不莊，而曰吾心則存，不知其所為不莊者，是果何所存乎。

張南軒曰：所謂雖閒有平帖安靜之時，意思清明，四體和暢，念慮不作，覺無所把摸，遇事接物，則渙散矣。此蓋未能持敬之故。所謂平帖安靜者，亦只是血氣時暫休息耳。且既曰覺無所把摸，烏得為安靜乎。敬則有主宰，涵養漸熟，則遇事接物，此意思豈容渙散乎。

張南軒曰：古人教人自灑掃應對進退禮樂射御之類，皆是栽培涵泳之類。若不下工，坐待有得而後存養，是枵腹不食而求飽也。

張南軒曰：孟子以集義為本，程子以居敬為先。皆其深造自得者然也。學者於是二者，朝夕勉焉，循循不已，則所謂浩然之氣者，淺深當自知之。若不如此下工，遽欲氣象強氣體使之充，正是助長之甚者，其害反大矣。

張南軒曰：伊洛先生所謂主一無適，真是學者指南深切著明者也。故某欲其操舍之間，體察而居，毋越思事，靡他及，乃是實下手處。此正謂有捉摸也。若於此用力，自然漸覺近裏趨約，意味日別。見則為賢，見得則為實得，不然徒自談高拽妙，元只在膠膠擾擾域中，三二十年，恐只是空過了，至善之則，烏能實了了乎。

張南軒曰：某自覺向來於沈潛處少工夫，故本領尚未完。一二年來，頗專於敬字上勉力，愈覺周子主靜之意，為有味。程子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此意。須深體之。

張南軒曰：人秉天性，其生也直，克順厥彝，則履有忒，事物之成，紛紛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勿失，驗厥操捨，乃知出入，為其敬妙在。主一，為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於中，匪忘匪逸，斯須遺次，是保是精，既久而精，乃會於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張南軒曰：敬者，天之性也。人心則存，聖愚異敬，肆是分事有萬變，總乎心君。一類其綱，抵焉絲芥，自昔先民，修己以敬，克持其心，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薄臨深，不味厥理，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質卓然，不與俱往，動靜不遠，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

廣近思錄卷之四

存養

張南軒曰：心宰事物而敬者，心之道所以生也。生則萬理森然，而萬事之綱，纏繫於此。凡至乎吾前者，吾則因其然而酬酢之。故動雖微而吾因經緯乎事之先，事雖大而吾處之若起居飲食之常，雖雜然並陳，而益分縷析，條理不紊，無他，其綱既立如鑑之形物，各止其分而不與之俱往也。此所謂居敬而行簡者歟。

張南軒曰：古之人起居飲食之間，精察主一，不知有外物之可慕，他事之可為，不知富貴之可喜，憂患之可戚，蓋其中心汲汲於求仁而已。

張南軒曰：居敬集義工夫並進，相須而相成也。若只要能敬，不知集義，則所謂敬者，亦塊然無所為而已。烏得心體周流哉。集訓積事事物物莫不有義，而著乎人心，正要一事一件上集。

張南軒曰：所謂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來治心，則不可。蓋主一之謂敬，敬是敬此者也。若謂敬為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為助長之病。

張南軒曰：謂心有出入者，不識心者也。孔子之言，特因操舍而言出入也。蓋操之則在此，謂之入可也。舍則亡矣，謂之出可也。而心體則實無出入也。此須深自體認。

知勿懼其親，而或怠忽，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於微。忿怒之萌，則杜其源，有過斯改。見義則趨，是則天命，不遇於躬，魚躍鸞飛，仁在其中，於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敬止，成己成物，匪曰二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誌同志。

張南軒主一齋銘曰：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歧。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攝威儀，澹以滌，儼若思。主於一，復何之。事物來，當其幾，應以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昭厥微，靜不偏，動靡違。嗟哉！自邇卑，惟勿替，日在茲。

張南軒石銘曰：正爾衣冠，毋惰爾容，謹爾視聽，毋越爾躬。爾之語言，式循爾衷，爾之起居，式蹈爾庸。敬爾所動，毋望其通，貞爾所存，毋失其宗。外之云，肅收保於中，中之克，固外斯率從。天命可畏，戒懼難終，勸銘於石，用儆爾懈。

呂東萊曰：日用閒，不須著意，要坐即坐，要立即立，凡事如常，便是完養。若有意完養，則是添一重公案矣。恐有忿戾，始須銷半，覺有凝滯，始須開豁。病至則服藥，不必預安排也。涵泳義理，本所以完養思慮，政恐舊疾易作，自涵泳而入於研索，自研索而入於執著，或反為累耳。陶靖節不求甚解，雖其淺深未可知，要是不得枝摘葉也。

呂東萊曰：須令曾次開廓舒泰為佳。

呂東萊曰：敬之一字，固難形容，古人所謂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此兩語當深體也。

呂東萊曰：大槩以收斂操存公平體察為主。

呂東萊曰：主一無適，誠要切工夫，但整頓收斂，則易入於著力，從容涵泳，又多墮於悠悠，勿忘勿助，長信乎其難也。

呂東萊曰：初學須是去精濟收斂上做工夫。

呂東萊曰：浩然之氣，須有集義工夫，則自生矣。今人一事無愧於心，胸中體休休然，彼亦未必俱合於義，而況集義久而熟者，安得不浩然乎。

呂東萊曰：為學須存己之心，持養之功甚妙，常常提起，自有精神，持養之久，自有不可掩者，當以居敬為本。

黃勉齋曰：良心者，虛靈不昧，其萬善而應萬事者也。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亦只是發著此理，物之感人而人，人之好惡無節，此心既無主宰，則逐物流轉，所具之善，既不行，而所應之事，亦悖而無所不至矣。

黃勉齋曰：直內方外，本是兩項工夫。直內主心，敬是收斂精神，使存於心者，無邪曲之擾，義是裁度事宜，使應於事者，無偏誠之病。然敬該夫動，則方外者，乃敬之流行，義主於心，則直內者，乃義之

根本二者未嘗不相為用也。要之學者，自當各用其力，此心所存，無一息而不敬，至於應事接物，則又當裁度而使之得宜也。

黃勉齋曰：持守之方，無出主敬。前輩所謂常惺惺法，已是將持敬人心胸內事，摹寫出了，更要去上面生支節，只恐支離無緣脫灑。

黃勉齋曰：存養玩索，不可偏廢。世之學者，往往墮於一偏，是以空虛而卒無得也。黃勉齋曰：善學者，要當深明夫內外輕重之分，在內者重，在外者輕，在內者愈重，真積力久，胸中泰然，天理流行，一毫物欲不能為之累，顏子之簞瓢陋巷，曾點之鼓瑟浴沂，儼然悠然，蓋將與造物相為酬酢，天下之至貴，無以復加於此。

黃勉齋曰：人惟一心，而攻之者衆，聲色臭味交乎外，榮辱利害動乎內，隨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夫心之所以易放而難操者，以其有欲也。塵去則鏡明，風靜則水止，凡天下之可喜可嗜者，舉不足以為吾之累，則心之虛靈，澹然泊然，有不待操而自存矣。

許魯齋曰：人之一身，實萬事萬物之所本，於此有差，則萬事萬物亦從而差焉。豈可不敬乎。蓋惟敬，故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無施不可。此古人修身必本於敬也。

許魯齋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物來不亂，物去不留，用工夫主一也。主一是持敬也。

許魯齋曰：人稟天命之性，為明德本體，虛靈不昧，其衆理而應萬事，與堯舜神明為一，但衆人多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本性不得常存，或發出一件善念，便有被氣稟物欲之私昏蔽了，故臨事對人旋安排把捉，未臨事之前，與無人獨處，卻便放肆為惡，故中庸教人存養省察，蓋不睹不聞之時，戒慎恐懼以存之，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之須臾離道，此所謂致中也。存養之事也，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者，一念方動之時也，一念方動，非善即惡，惡是氣稟人欲，即過之，不使滋長，善是性中本然之理，即執之，不使變遷，如此則應物無少差謬，此所謂致和也。省察之事也。

許魯齋曰：靜時德性渾全，要存養動時，應事接物要省察。

許魯齋曰：為學之初，先要持敬，靜而敬，常念天地鬼神臨之，不敢少忽，動而敬，自視聽色貌言事，疑忿得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之大略也。

許魯齋曰：東萊嘗云：南軒言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客談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繼有開斷便是不敬。

許魯齋曰：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許魯齋曰：欲淡則心清，心清則理見。許魯齋曰：常沈靜則含養，義理深而應事有力。許魯齋曰：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許魯齋曰：須要有包含則有餘意發露太盡則難繼。

薛敬軒曰：聞事不喜不怒者，可以當大事。

薛敬軒曰：戲言無實，最害道。易曰：修辭以立其誠，必使無一言妄發。斯可學道。苟信口亂談而發笑諷，其遠道遠矣。笑諷不惟亂氣，而且亂心。言謹則氣定心一。

薛敬軒曰：心誠色溫，氣和辭婉，必能動人。

薛敬軒曰：莊子曰：嗔怒深者，天機淺。蓋嗔怒昏亂此心，則理無自而見。故周子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其至矣。

薛敬軒曰：養之深則發之厚，養之淺則發之薄。觀諸造化可見。窮多大寒，天氣閉塞，而元氣蓄藏既固，至春則發達充盈，而不可遏。若冬煖元氣，露泄則春亦生物不盛而疫癘作矣。

薛敬軒曰：平日虛明之氣象，有難以語人者，惟無妄者能識之。

薛敬軒曰：一息不可不涵養，涵養只在坐臥作止動靜語默之間。

薛敬軒曰：操心之法，一則義理昭著而不昧，一則神氣凝定而不浮。養德養身，莫過於操心之一法也。

薛敬軒曰：志固難持，氣亦難養。主敬可以持志，少欲可以養氣。廣大虛明氣象，無欲則見之。

薛敬軒曰：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不露。

薛敬軒曰：方為一事，即欲人知，尤淺之尤者。

薛敬軒曰：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

薛敬軒曰：愈收愈愈，充拓愈細，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

薛敬軒曰：促迫褊窄，淺率浮躁，非有德之氣象。

薛敬軒曰：言要緩，行要徐，手要恭，立要正，以至作事有節，皆不暴其氣之事。

薛敬軒曰：涵養之道，須深潛篤實，方能制其飛揚之心，消其蠹腐之氣。

或問存養在致知之先，在致知之後，胡敬齋曰：未知之前，非存養則心昏亂，義理之本原已喪，何以能致知。既致知之後，非存養則亦放逸偷惰，天理隨失，何以保其知。先儒言未知之前，非敬無以知，既知之

後，非敬無以守。又曰：敬者，理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

胡敬齋曰：程子發明一敬字於學者，最有力量。而整齊嚴肅，是敬下手處。外不亂則內自有主，內有主則外自整齊。此敬之功，所以貫內外動靜分而言之。則靜為涵養，動為省察。總而言之，則動與靜，皆所以存

吾心，養吾德也。

胡敬齋曰：學者能知操存省察，德方有進。

胡敬齋曰：道理只要熟，熟則純，純則誠，誠則心與理一。所發必不差，所發不差則萬事順治。主一之久，至無間斷則熟矣。

胡敬齋曰：心不可放縱，亦不可逼迫。故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為存心之法。雖借用孟

子之言，其義尤精。此自然之理，非有毫髮私意，故與鸞飛魚躍同活潑潑地。

胡敬齋曰：心不操即無主，放者固馳於外，不放者亦入於空無。

胡敬齋曰：理氣不相離，心與理不二。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益明。理明氣清，則心益泰然矣。故心與氣須

養，理須窮，不可偏廢。

胡敬齋曰：今人言心，便要尋求本體，察見寂然不動處。此皆過也。古人只言涵養，言操存，苟常言求見察

見，若欲求察而見其心之體，則內裏自和攪亂，反無主矣。然則古人言提撕喚醒，非欺曰：才提撕喚醒，則心暢然而存，非察見之謂也。

胡敬齋曰：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

胡敬齋曰：必有事焉，是孟子最善做工夫處。人無所事，則心悠悠蕩蕩無歸著，必至外馳。程子取以明持

敬之道，其義尤精。孟子雖是說築義，亦以見敬為養之體也。

胡敬齋曰：理無不實，心無不正之謂誠。故荀子以養心莫善於誠，周程護其不誠誠，誠如五穀已成，果實

已熟，又焉用養。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無欲即誠也。心與理為一也。

胡敬齋曰：心有主，雖在鬧中亦靜。故程子以為金革百萬，與飲水曲肱一也。然必知之深，養之厚，心方不

胡敬齋曰：先儒言合內外之道，又曰表裏交正。曰內外交養。曰本末相資。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曰動靜

相涵。曰敬義夾持。此等處最宜理會。此處見破，則知所用力。

胡敬齋曰：看有才氣底人，老年多不及少年，是他無學問持養工夫。

羅整庵曰：存養是學者終身事，但知既至與知未至時，意味迥然不同。知未至時，存養非十分用意不可。

安排把握，靜定為難，往往久而易厭。知既至時，存養即不須大段着力，從容涵泳之中，生意油然而有。

不可遏者，其味深且長矣。然為學之初，非有平日存養之功，心官不職，則知亦無由而至。朱子所謂誠

明兩進者，以此省察是將動時更加之意，即大學所謂安而慮者，然安而慮乃知止後事，故所得者深。

若尋常致察其所待，終未可同日而語。大抵存養是君主省察乃輔佐也。

羅整庵曰：理無往而不定，不定即非所以為理。然學者窮理須是看得活，不可滯泥。先儒多以善觀為言，

即此意也。若看得活時，此理便活潑潑底常在面前。雖然如此，要添一毫亦不得，減一毫亦不得。要極

高一，分亦不得，放下一分亦不得。以此見理無往而不定也。然見處固是如此，向使存養之功未至，則

此理終非己有，亦無得他受用。故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羅整庵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子思此言，所以開示後學，最為深切。蓋天命之性，無形象可視，無方

體可求。故即喜怒哀樂以明之。夫喜怒哀樂，人人所有而易見者，但不知其所謂中，不知其所謂天下

之大本，故特指以示人，使知性命即此而在也。上文戒慎恐懼，即所以存養乎此。

胡敬齋曰：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雖曰形容有道氣象，終帶了些清高意思。如曰心廣體胖，曰晬面盎背，

曰允質光輝，此真有道氣象。

胡敬齋曰：先儒言合內外之道，又曰表裏交正。曰內外交養。曰本末相資。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曰動靜

相涵。曰敬義夾持。此等處最宜理會。此處見破，則知所用力。

胡敬齋曰：看有才氣底人，老年多不及少年，是他無學問持養工夫。

羅整庵曰：存養是學者終身事，但知既至與知未至時，意味迥然不同。知未至時，存養非十分用意不可。

安排把握，靜定為難，往往久而易厭。知既至時，存養即不須大段着力，從容涵泳之中，生意油然而有。

不可遏者，其味深且長矣。然為學之初，非有平日存養之功，心官不職，則知亦無由而至。朱子所謂誠

明兩進者，以此省察是將動時更加之意，即大學所謂安而慮者，然安而慮乃知止後事，故所得者深。

若尋常致察其所待，終未可同日而語。大抵存養是君主省察乃輔佐也。

羅整庵曰：理無往而不定，不定即非所以為理。然學者窮理須是看得活，不可滯泥。先儒多以善觀為言，

即此意也。若看得活時，此理便活潑潑底常在面前。雖然如此，要添一毫亦不得，減一毫亦不得。要極

高一，分亦不得，放下一分亦不得。以此見理無往而不定也。然見處固是如此，向使存養之功未至，則

此理終非己有，亦無得他受用。故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羅整庵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子思此言，所以開示後學，最為深切。蓋天命之性，無形象可視，無方

體可求。故即喜怒哀樂以明之。夫喜怒哀樂，人人所有而易見者，但不知其所謂中，不知其所謂天下

之大本，故特指以示人，使知性命即此而在也。上文戒慎恐懼，即所以存養乎此。

開鮮不為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為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為。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則一而已。

張南軒曰。有所偏黨。則不正矣。有所係吝。則不大矣。是二者皆私也。纖毫之萌。則正大之體亡矣。是當涵冰乎義理之中。敬恭乎動靜之際。察夫偏黨係吝而克去之。則所謂正大者。蓋可存其體而得其用矣。

張南軒曰。省過矯偏。但覺平日以為細故。疏者。乃是深失。銷磨。雖庶幾兢兢。惟恐乘閒之竊發耳。張南軒曰。天理之微。為難存。氣習之偏。為難矯。譬諸射者。在此有秋毫之未盡。則於彼有尺尋之差。

張南軒曰。禮者天之理也。以其有序而不可過。故謂之禮。凡非天理。皆己私也。私克則天理存。仁其在是矣。然克之有道。要當深察其私。事克之。今但指吾心之所愧者。必其私而其所無負者。必夫禮。苟工夫未到。而但認己意為則。且將以私為非私。而謂非禮為禮。不亦誤乎。

張南軒曰。閨門之間。不過於嚴毅。則過於和易。交游之際。厚者不失於玩。則失於過。紛紛擾擾。滅於東而生於西。要須本用上用工。其道固莫如敬。若於敬字有進步。則弊當漸可滅。

張南軒曰。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不可改也。若一毫私意亂之。則顧藉牽滯而卒失其正矣。

張南軒曰。所謂義理與客氣。看消長分數。為君子小人之別者。謂一日之間。察其所發。孰多孰少爾。天理只是天理。人欲只是人欲。都無夾雜念慮。毫釐之間。得操分焉。此昔人所以戰兢不敢少弛也。

張南軒曰。凡心之病。固多端。大抵皆由其偏而作。自一勺而至於稽天。則若人雖生。無以異於死也。聖賢之經。皆妙方也。察吾病之所由起。而知其然。審處其方。專意致精。而藥之。則病可去。

張南軒曰。人所以有喜怒哀樂。亦志動氣也。但曰喜怒哀樂之氣。而志益不能自寧。是氣復動志也。蓋常人志動氣。而氣復動志。無窮已耳。然自其始動而言。只可謂之志動氣也。惟趨驟與樂也。酒也。則是氣先之也。

張南軒曰。心本無鄙詐易慢。而鄙詐易慢生焉。猶水本清。為泥沙忽雜之也。此須自體之。知其自外入也。張南軒曰。三省四勿。皆持養省察之功。兼焉。大要持養是本。省察所以成其持養之功。

張南軒曰。去私之難。常用大壯之力。然力貴於壯。而工夫貴於密。若工夫不密。雖勝於暫。終不能持於久。而銷其端。觀顏子沈潛積習之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工夫篤至久且熟者。其能若是。

張南軒曰。學者苟有一毫驕外之心。其工夫未得為真實。但才不近裏。便是驕外分毫之間。最為難察。張南軒曰。荒忽因循。則非游泳之趣。感迫寡味。則非矯揉之方。此正當深思於主一上。進步。要是常切省勵。使凝斂清肅。時浸多。則當漸有向進。不可求近功也。

張南軒曰。先覺謂惟思為能察欲。某謂懲忿亦然。若謂正當發時。最好看吾本心。此卻有病。本心須是平日涵泳。庶幾私意漸可消磨。若當其發時。如明道先生所謂。遺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可。若直待此事若吾本心。則天理人欲不相參。恐無力也。

張南軒曰。衣冠不整。舉止或草草。此恐亦不可作小病看。古人衣冠容止之間。不是要作意矜持。只是循

### 廣近思錄卷之五

克治

張南軒曰。自非上智生知之資。其氣稟不容無所偏。學也者。所以化其偏而若其善也。氣稟之偏。其始甚微。惟夫習而不察。日以滋長。非用力之深。末由返也。

張南軒曰。嘗敬者。莫甚於人欲。自容貌顏色辭氣之間而察之。天理人欲。絲毫之分耳。遏止其欲。而順保其理。則敬在其中。引而達之。廣而充之。則將有常而日新。日新而無窮矣。

張南軒曰。人之所以私偽萬端。不勝其過失者。格於氣。動於欲。亂於意。而其本體以陷溺也。雖日陷溺。然非可遂殄滅也。譬諸牛山之木。日夕之間。豈無萌蘖之生乎。患在人不能識之耳。

張南軒曰。語所謂一言而可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而其道乃在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已。要須從事於此。乃知聖人之言。真為要切也。涵泳體察。久而勿舍。則氣之暴者。可得而平。量之隘者。可得而擴。思其近於薄者。將日趨於忠厚。思其失於易者。將積而為敦篤。是則強矯之功也。

張南軒曰。夸勝為害。可見省察之功。正當用力自克也。克之之要。須深思夸勝之意。何自而生。於根源上用功。銷磨乃善。

張南軒曰。凡有所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

他天則合如是為尋常因循怠弛故須著勉強自持

張南軒克齋銘曰惟人之生父乾母坤允受其中天命則存血氣之萌物欲斯誘日削月蝕意鮮能久思其云為匪我之自營營四馳捷捷萬事聖有誤訓克己是宜其克伊何本乎致知其致伊何格物是期動靜以察其夕以思良知固有匪緣事物卓然獨見我心微日物格知至萬理可窮講事克己日新其功莫險於人欲我其平之莫危於人心我其安之我視我聽勿蔽勿流我言我動是出是由涵濡泳游不競不絀尤蹈錄則靡息厥修逮夫既克曰人而天悠久無疆匪然而為仁之功於斯其至我稽古人其惟顏氏於程聖學其有始終循循不舍與天同功請先致知以事克己仁遠乎哉勉旃吾子

張南軒復齋銘曰惟聖作易研幾極深推卦有復於昭天心六爻之義各隨所乘其在於五敦復是明其致如何篤志尤蹈履保其中而自放我觀交義厥有戒辭君子體之敬戒是資人欲易萌天理難存毫釐之間消長所分凡百君子奈何不敬祇於夙宵以若天命惟積惟久匪俟乎外敢曰无悔庶幾寡悔

呂東萊曰大凡人之為學最當於鷄揉氣質上做工夫如懦者當強急者當緩視其偏而用力焉呂東萊曰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百事安穩無違情拂志而可以成就則君子當滿天下矣惟其不然所以貴於用心剛而進學勇也

呂東萊曰多欲者畏人亦多少欲者畏人亦少無所不欲者無所不畏無所欲者無所畏呂東萊曰大抵根柢未盡氣稟偏重處不免時時露見政當激之又激耳呂東萊曰學者以務實躬行為本語言枝葉政自不急呂東萊曰知猶識路行猶進步若謂但知便則釋氏一超直入如來地之說也呂東萊曰為學必須於平日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疏通頑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是未得力耳

呂東萊曰培養克治殊不可緩私意之根若尚有矜忽未去畢日遇事接物助發滋養使張王不可剪截其害非特一身也要須著實省察令毫髮不留乃善呂東萊曰公私之辨尤須精察呂東萊曰驅山塞海未足為勇惟收不可斂之氣伏槽安流乃真有力者也呂東萊曰人皆知欲辨義利輕重須識得所以輕所以重方能惡衣惡食在衆中不愧方可呂東萊曰做事須是著實做暴戾者必用力於和順吝嗇者必用力於寬裕而後可以言學呂東萊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

黃勉齋曰人受天地之中無非此性惟之以氣質撓之以習俗不能親師取友以致其學問之功雖有此性亦未免於晦而不明窒而不通矣黃勉齋曰損益之義大矣聖人獨有取於德忿慾欲遷善改過何哉正心修身者學問之大端而齊家治

國平天下之本也古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此賢愚所由分而聖人之所深戒

黃勉齋曰人思無志耳士固有志於聖賢之學而為氣所勝未能退易其習尚之偏者然志氣之伸苟有其志氣亦安能幸勝之耶人之氣稟固有剛柔之異然剛者易折而柔者難扶安知前日為吾病者不反以資吾今日自治之決耶

黃勉齋曰耳目口鼻之欲喜怒哀樂之私皆足為吾心之累此心一為物欲所累則絳逸流蕩失其正理而無所不至矣是以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靜存動察如履薄冰如奉盤水不使此心少有所放則成性存存而道義行矣

黃勉齋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湛然純一如水之止如衡之平則其本靜矣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而欲生焉欲熾而益蕩感物而動者既失其節寂然不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頃刻寧動靜相因展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

黃勉齋曰閒居玩理想不為無見頗疑晚益覺為學須是驗之於心體之於身見得天理漸復人欲漸消方是有得若只是將言語說過習不濟事黃勉齋曰人生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貨賤吾夫子許顏淵子路兩箇若是行處打不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閒話

黃勉齋曰容貌之莊言詞之謹非致飾於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輕淺浮躁其中可知矣何以究此理之精微存此心之純一哉世之學者溺心於文詞功利之末固非大學之所當務志於學而不得其要則又捨近趨遠憚拘檢而樂放肆其於學亦豈能有得耶

黃勉齋曰忠義之心人誰無之願志皆於義氣憤於利則畏懼者縮不能以克此心耳黃勉齋曰當初只帶得一團血氣并一點虛靈生在世間今亦他無所用心只得檢點身心令明淨純潔交還天地父母耳

黃勉齋曰衰病之餘益覺世味無足留戀百事紛來與化俱逝獨義理一途與天地通誠不可不力行也許魯齋曰人於患難間只有箇處置放下有天之所為有人之所為合處置者在乎人之所為以有義也合放下者在乎天之所為以有天命也先盡人之道義內省不疚然後放下委之於命也

問不遷怒許魯齋曰是聖人境界之事也如何便到得且自忿思難為始許魯齋曰每事須要成人之事在己者雖不得可也今人只是成己雖難知自克終不能克也只要成己事別人雖壞了不恤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成己便成物聖人所為又全別

許魯齋曰坎不盈既平无咎人行到發患處如水要到流得滿然後行過去小些子不滿過去不得所以要弘毅堅重如舜事瞽瞍只得竭力供子職負罪引愆而已到底豫時是阮坎才滿然後流得出天



下事到行不得處皆如此。

許魯齋曰。人之良心。本無不善。由氣稟所拘。物欲所蔽。私意妄作。始有不善。聖人設教。使覺其良心之不善。去其私意之不善。其善者可以入聖。其次者可以為賢。又其次者不失為善人。

許魯齋曰。氣陰陽也。蓋能變之物。其清者可變而為濁。濁者可變而為清。美者可變而為惡。惡者可變而為美。

許魯齋曰。喜怒哀樂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為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忿氣劇熾。火焚如。徒自傷。爛米勿與。說事過心清涼。

許魯齋曰。聖人之心。固天地之心也。然其處事接物。必以己義制之。初不問彼之天命何如也。

許魯齋曰。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或問心中思慮多奈何。許魯齋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即當斬去。在自知之耳。人心虛靈。無精木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於可思慮處。

許魯齋曰。夫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君子所以終身守之者。誠知大中正。極不可去。薄俗昏愚。鮮克由禮。昔為師友。今為路人。滔滔者皆是也。

許魯齋曰。聖賢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戰戰兢兢。至死而後知免。只是大化恁地流行。只得隨他恁地。許魯齋曰。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人偽。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於死生禍福。則一歸之天命而已。

許魯齋曰。自貴以至於聖賢地面。何暇有工夫責人。

許魯齋曰。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為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

許魯齋曰。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耳。不能日益也。

許魯齋曰。辨出於不得已。得已而不肯自己者。是易言也。易言則難信。難信則人亦不信。病其不信也。力辨之。辨之愈力而愈不信。較勝不已。至於忿爭。敵日益多。力日益困。至其敗也。猶或辨之不止。此豈辨之不至。辨之已甚也。

許魯齋曰。天下之善。必原於謹厚篤實。天下之惡。必始於浮薄淺露。

許魯齋曰。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治最難。

許魯齋曰。少欲覺身輕。

許魯齋曰。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為有己。為有己。故計較萬端。許魯齋曰。誠不能動人。當責諸己。

許魯齋曰。穢欲修辭以立誠。則言自簡。是向也。以可言者少也。許魯齋曰。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

廣近思錄 卷之五

七九

妄人也。又何較焉。

薛敬軒曰。安於故習。則德不新。

薛敬軒曰。易搖而難定。易昏而難明。人心也。惟主敬則定而明。

薛敬軒曰。非力所及而思者。妄也。故君子思不出其位。

薛敬軒曰。一語一默。一坐一行。事無大小。皆不可苟。處之必盡其方。程子作字甚敬。曰。只此是學。蓋事有大小。理無大小。大事謹而小事不謹。則天理即有欠缺。開斷。故作字雖小事。必敬者。所以存天理也。

薛敬軒曰。虛心接人。則於人無忤。自滿者反是。

薛敬軒曰。天賦人以才德。本無不備。才德全始。稱爲人之名。初無一毫加於本分之外。乃知自矜自伐者。皆妄也。

薛敬軒曰。人知天下事皆分內事。則不以功能誇人矣。

薛敬軒曰。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緩當矯之以寬。燥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露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者而悉矯之。久則氣質變矣。

薛敬軒曰。上蔡有一視極愛之。遂屏去。此可爲克治之法。

薛敬軒曰。只寡欲便無事。無事心便澹然。

薛敬軒曰。余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至息必自省曰。一日所爲之事。合理否。

薛敬軒曰。不以禮制心。其欲無涯。

薛敬軒曰。惟無欲最高。有欲則卑矣。

薛敬軒曰。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耶。如靜中一念之刻。即非仁。一念之貪。即非義。一念之慢。即非禮。一念之詐。即非智。此君子貴乎慎獨也。

薛敬軒曰。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宜深體玩。蓋莊敬則志以帥氣。卓然有立。爲善。慳慳不倦。而不知老之將至。安肆則志氣昏惰。柔懦無立。玩愒歲月。悠悠無成矣。

薛敬軒曰。日之逐物。最能喪德。故四勿以視居先。

薛敬軒曰。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縱與人不合。即尤人。縱不得於天。即怨天。其心多少。忿忿勞擾。

廣近思錄 卷之五

八一

大完密。則才德全矣。

胡敬齋曰。日用間事。省察。從天理上行。縱覺私意起。便克去。此進學之要。

胡敬齋曰。不合理事。便不可為。故曰非禮勿動。

胡敬齋曰。人有英氣。方肯進取。勇猛奮發之後。須得箇常久工夫來做。不使閒斷。方能實有所進。不然。一時意氣。強他不得。

胡敬齋曰。見善不能勇為。見惡不能勇去。雖終身從事於學。無以有諸己。

胡敬齋曰。古人云。宴安如飢。甚可懼也。惟莊嚴肅敬。戰兢惕厲。可以勝之。

胡敬齋曰。某在補聖觀。見壁間題曰。逆則處處生顛倒。順則頭頭合自然。因加兩字。曰。逆理則處處生顛倒。順理則頭頭合自然。

胡敬齋曰。私於己者。必害於己。與衆同利者。利莫大焉。

胡敬齋曰。聞人之謗。當自修。聞人之譽。當自懼。

胡敬齋曰。事一差。心便愧。心一愧。氣便餒。氣一餒。道義便虧。此是一串事。只集義便無此病。必有事焉。是要無閒斷。

胡敬齋曰。今人不去學自守。豫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立。

羅整庵曰。顏子克復。殊未易言。蓋其所謂禮者。見得已極分明。所謂如有所立卓爾也。惟是有我之私。

猶有纖毫。消融未盡。消融盡。即渾然與理為一矣。然此處工夫最難。蓋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若吾徒。

之天資學力。去此良遠。但能如謝上蔡所言。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即是日用間切實工夫。士希賢賢。

希聖。固自有次第也。

羅整庵曰。程子有云。世人只為一齊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滯執泥。既使事事轉動。不得沒著身處。此。

言於人。甚有所警發。但不知如何出脫得也。然上文已有物各付物一言。只是難得到此地位。非物格。

知至而安意及此。其不為今之狂者幾希。

羅整庵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動以天之謂真。動以人之謂妄。天人本。

無二。人只緣有此形體。與天便隔一層。除卻形體。渾是天也。然形體如何除得。但克去有我之私。便是。

除也。

羅整庵曰。格致學之始也。克復學之終也。仁本人所固有。而人不能體之為一者。蓋物我相形。則惟知有。

我而已。有我之私。日勝。於是乎遠道日遠。物格則無物。惟理之是見。已克則無我。惟理之是由。沛然天。

理之流行。此其所以為仁也。

羅整庵曰。操舍之為言。猶俗云提起放下。但常常提操此心。無令放失。即此是操。操即敬也。孔子常言敬。

以直內。蓋此心常操而存。則私曲更無所容。不期其直而自直矣。

羅整庵曰。人之常情。有多喜者。有多怒者。有多懼者。有多憂者。但一處偏重。便常有此一物橫在胸中。未。

免礙卻正當道理。此存養省察之功。所以不可須臾忽也。

羅整庵曰。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喻於義。斯上達矣。喻於利。斯下達矣。

上達。則進於聖賢。下達。則其遠禽獸也不遠矣。有人於此。或以禽獸斥之。未有能甘心受之者。至於義。

利之際。乃或不知所擇。果何說耶。

### 廣近思錄卷之六

家道

張南軒曰。惟人之生。受之天地。而本乎父母者也。然則天地其父母乎。父母其天地乎。故不以事天之道。

事親者。不得為孝子。不以事親之道事天者。不得為仁人。

張南軒曰。自視聽言動之不莊。不欽。以至朋友之不信。事君之不忠。蔽官之不敬。皆謂之非孝。凡一毫有。

虧乎其中。則為有辱乎其親。為其有以害於性故也。故君子戰戰兢兢。每懼或失之。凡欲以順保其性。

以無失其身。而無辱乎其親。

張南軒曰。致諸聖賢之訓。所以顯揚其親者。蓋有其道。惟反求於身而勉焉已。

張南軒曰。家庭事。於己見有阻礙。其開曲折萬端。乃是進修深切處。大要返求吾身而已矣。

張南軒曰。喪事。謹朝夕之奠。不用異教。甚善。此乃為以禮事其親。若心知其非。而徇於流俗之議。則為欺。

偽。不敬莫大焉。惟致哀。遺禮。小心。畏忌。以守之。鄉曲之論。久當自學。勉為在我者可也。

張南軒曰。祭不可疏也。而亦不可數也。古之人。豈或忘其親哉。以為神之之義。或謂焉。則失其理故也。

張南軒曰。考之周禮。則有家人之官。凡祭於墓。為尸。是則成周盛時。固亦有祭於其墓者。雖非制禮之本。

經。而出於人情之所不忍。於義理不至甚害。則先王亦從而許之。

呂東萊曰：就正身治家上理會，最是親切處。

呂東萊曰：處家之道，導之以禮，示之以法，養之以恩，雖蕭遜佛之風，可以維持百年而不息，苟或未然，則聚族既眾，羣居終日，當慮者豈止一事哉。

或問人無祖產，後來自買田產，而兄弟欲分之，奈何？呂東萊曰：身也者，父祖所生之身也，身為父祖有，而財非父祖之財乎。

呂東萊曰：處家之道，須是量度人之根器，固是綱紀不可不正，且肅恐有人受不得時，卻是敗壞，譬如水滿平堤，便須量其勢，放一二版水以洩其盛，不然崩潰四出，不可救矣。處家平時不放一分，他日卻用放五分不得。

呂東萊曰：毀不滅性，禮經所戒，兼古今人氣稟厚薄，亦自不同，如疏食水飲之類，更當量體力所宜，不可便致疾病，殊非守身之孝也。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一毫不用其極，則非事天之道。

呂東萊曰：大凡親戚或有末中節，正當盡誠規勸，不可萌責望心。若胸中有一毫責望，則聲色之間，必有不可檢而作人疾者，此尤是緊切用工處。

呂東萊曰：大抵房族間，只要消平收斂，令小，不要展轉蔓延，令大，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所謂人者，指他人言，若親戚，則孟子所謂涕泣而道之，不可以己正而勿問也。政當盡誠委曲，曉譬感切之尤須防爭氣，若有毫髮未去，則招拂激怒，所傷者多矣。若事果不可回，當體不可貞之義。

呂東萊曰：內植根本，乃萬事之元，圖範一書所宜詳閱，精思而力行之。若門內尚有可愧，外雖奮振束厲，終亦無力。

呂東萊曰：禮曰：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夫禮者理也，理無物而不備，故禮亦無時而不足，在山而待魚鼈以為禮，是禮有待於外也，非隨處而足也。在澤而待鹿豕以為禮，是禮有待於外也，非隨處而足也。在山則禮足於山，在澤則禮足於澤，在貧賤則禮足於貧賤，在富貴則禮足於富貴，隨處皆足而無待於外，彼謂小官不足以行志，必官達然後可行志，則居不足以自見，必臨事然後可自見，烏足知此理哉。

呂東萊曰：大抵培養孝友，根基深厚，愛既篤則慮自周，幾微萌芽，一一自見，懇惻動導，蓋有不能已者。仲尼所謂忠焉能勿誨乎是也。若視之漠然不相干，或遲疑畏縮而不發，皆是於忠愛上少欠耳。既發於忠愛，則語言誠懇，慈祥，自無責善傷恩之病，斟酌彌縫，亦自然深淺得所。若至傷筋犯骨，只是本原未深厚，故易得兩弊，疎漏耳。

呂東萊曰：吉卜已有定所，竊謂少闕略陰陽拘忌之說，議乃易合。

呂東萊曰：田間雖曰伸縮自如，然治生之意太必，則與俗交涉，敗人意處亦多。

呂東萊曰：當以世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須於此等處常常體察，惟此最可驗學力。

呂東萊曰：今人須是就治家上理會，這裏不治，如何是為學，竟稱舜讓以天下，如何止說刑于二女，四岳舉舜不及，其他止言克諧以孝，若今人須說舜有經綸大業，濟世安民之事。

呂東萊曰：與人交際，須是通情，若直以言語牢籠人情，豈能感人，須是如與家人婦子說話，則情自通。

黃勉齋曰：五典者，天敘之常理，人道之大端也。析而言之，則君臣夫婦朋友者，人之屬，而天屬之親，惟父子兄弟為然，其四肢百體，皆一氣之所生，其入孝出悌，為萬善之根本，則兄弟之義，可不重乎。

黃勉齋曰：古風之日遠，而流俗之益薄，人欲之日熾，而天理之浸微，粹然生物之心，與天地為一體者，斷喪淪泯，臨小利害，未嘗髮比，則家庭婦子，反面若不相識。

黃勉齋曰：風俗之薄甚矣，不但詳語德色之可畏也，視其親如仇讐，如路人者，有之，孩提之童，不學而能者，安在哉。願我復我出入腹我，而且若此，況敢望其追念數十世之丘墓乎。

黃勉齋曰：人稟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凡在覆載之內者，皆所當愛也。況族系之所自出，雖枝分派別，推而上之，皆吾祖宗之一氣耳，可不知所愛乎。

黃勉齋曰：所貴乎士者，以能深明同氣之義，而不失其天性之至愛耳。若夫利欲膠固，橫目自營，一室之內，乖離鬪恨，則雖通今博古，高談天人，亦何足為士哉。

黃勉齋曰：世間惟有樹木可以觀人家，天倫之屬，木之根，即吾之祖吾之父也。析而為兩幹，即兄弟也。又抽而為小枝，即子孫也。為子孫而不敬其祖父，是自伐其根也。一幹獨盛而一幹枯，是兄弟相推殘也。小枝之有盛衰，是子孫有異心也。今有木焉，自本根至枝葉，蒼然茂盛而無尺寸之枯人，必皆以為為木之美者也，使一幹一枝獨枯，則彼之獨盛者，亦不得為全木矣。人家何以異此。

黃勉齋曰：古人以為父之兄弟，皆吾父也。而有少長之分，故呼父之兄，則曰伯父，呼父之弟，則曰叔父。猶曰大父小父，今人呼叔伯而去父字，則全無義理矣。儀禮子夏曰：傳云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則姪者，姑呼其兄弟之子之名也。古人視兄弟之子，猶子也，故亦以子呼之。今乃謂之姪，則失之矣。自兄弟之子，不呼叔伯為父，則不知敬其叔伯矣。自叔伯父不呼兄弟之子為子，則不知愛兄弟之子矣。

黃勉齋曰：禍福窮通之來，要有定理，若其冒歿勢利，使妻妾相誦於中庭，孰若姑守所志，而能使其室家相安。

黃勉齋曰：古之禮，非今之所謂禮也。其歲月必相往來，吉凶必相慶弔，出入必相隨勞，禍患必相調，亦其理宜也。世降俗末，利害交攻，一室之內，同姓之中，倘有爭毫末相鬪鬪者，況於異居別族之親乎。

黃勉齋曰：古之人於其鄉黨，平居則相友相助，有急則相救相調，其情誼之厚如此，故其暇日，相與為飲酒之禮，以致其緼縵之情，而因以寓其尊長卑幼之序，如是風俗安得不厚。

黃勉齋曰：士大夫席父兄之業，擁高貨，鮮有不習尚浮靡，食榮嗜利，恃氣凌物，以累其身，辱其先者。

黃勉齋曰：不用浮屠，自世俗視之，則為難，自吾人觀之，此至易事。治喪乃吾家自事，外人議論何足恤，須

是見得以薄道事其親，乃所以為不孝。以先王之禮事其親，孝莫大焉。使自然胸中無疑。黃勉齋曰：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此身心無一不在其親及親之殺也。升屋而號，設重以祭，則祖宗之精神魂魄，亦不至於遽散朝夕之莫悲慕之情，自有相感通而不離者。及其歲月既遠，若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為祖考之氣，未嘗不流行於天地之間。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於所以為祖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

黃勉齋曰：始子為兒童，從先生長者游，相告語必以氣節。鄉人有貧者，皆鄙賤而不與之齒。士大夫官至監司郡守，子孫至無以為食人猶敬之曰：此賢者後也。今老矣，視俗之所尚，大與曩者異。一節若尉而求田問舍之計畢矣，人爭慕之，若不可及，不若是，則子孫倖然而為賤役者有之，榮辱之殊如是，孰肯以此而易彼哉？然官思之廉而貧，賢也，貧而子孫能自立，則又賢也，富而子孫驕且驕，習見其父祖之所為而效之，其為盜可勝既耶？

黃勉齋曰：韓晉受學於晦菴先生，其所教人，以孝弟為人道之大端，已而辱在子婿行，家庭宰祀，邱墓展省，皆得與執事之列。齋戒陳說，雜滯烹飪，皆曲盡其誠敬。奉觴薦俎，追慕感慨，泣涕如雨。三十年間，如一日焉。凱風寒泉之思，蓋天資之美，學力之到，有以充其良知良能以至此也。

許魯齋曰：父子君臣，皆天所命，能順而不失，則人道備矣。其利與鈍成與否，雖古人不能必，吾豈可不聽天命而苟為哉？或問天說許魯齋曰：胡氏一說好，如父母嗔怒，或是子婦有所觸瀆而怒，亦有父母別生憂惱，時為子者皆當恐懼修省，此言殊有理。

許魯齋曰：天下皆以陽者為天，為君，為夫，陰者為地，為臣，為婦，陽尊而先下求於陰，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夫先乎婦者，合乎理也。其在下陰求乎陽，止有二焉：一則為臣在遭難中不能自保者，一則童蒙求師發蒙者，除此皆不可求也。

許魯齋曰：小學內明父子之親，此篇言凡為人子為人婦幼男與未嫁女子，皆當盡愛敬，不敢自專，專親之道也。

許魯齋曰：為人臣者當存心於君，以君心為心，承順不忘，願國家之事都成就，即是至公心，可謂仁也。於自己為臣之分，各有所當職，常保守其分，不教虧失，可謂義也。為人子者，常存心於父，以父心為心，願一家之事都成就，即是至公心，可謂仁也。於自己為子之分，各有所當職，常保守其分，不致虧失，可謂義也。仁義之心不存，非臣子之道也。或曰：此即是心之所存者理一身之所行者分殊否？曰：便是。許魯齋曰：養老須酒食之精者，老人宜少食精粹，不宜多食粗糲，蓋氣弱而不服糲食故也。古人於飲食必謹慎，氣體係焉，不得不謹，食不飽則氣不充，氣不充則體為之弱，古人以養老為大事。

長有所賜與，心敬而受之，實而藏之，至如果肉不敢棄核與骨，則人之所受於天地於父母者，至貴至靈，有不可形容者，反慢而易之，不知顧惜，是何心哉？弗思爾矣。

許魯齋曰：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為能刑于四海，固結人心，舍此則法術矣。

許魯齋曰：兄弟同受父母一氣所生，骨肉之至親者也。今人不明義理，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同異域，居雖同室，迹如路人，以至計分毫之利，而棄絕至恩，信妻子之言而結為死怨，豈知兄弟之義哉？

許魯齋曰：天地間為人為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不可過求，亦不得過用，暴殄天物，得罪於天。

薛敬軒曰：家人卦，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三曰：家人，婦，婦，厲，吉。上九曰：有孚，威如，吉。大率治家過嚴，雖非中而吉。

薛敬軒曰：家人卦，治天下之本備焉。

薛敬軒曰：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不明諸此，往往於仕宦中冒昧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為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錫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況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如宋之呂文穆、范文正諸公，以塞微致位，將相富貴兩極，皆皆賴於先世之遺財乎。然則取不義之財，欲為子孫計者，惑之甚矣。

薛敬軒曰：富貴利達，在天無可求之理。德業學術，在人有所求之道。誠欲厚其子孫，以可求者教之善矣。欲以不可求者厚之，豈非愚之甚耶。

薛敬軒曰：待左右當嚴而惠。

薛敬軒曰：便辟側媚，小童最能順人志意，使人不覺，傾向幾至，心不能持，自非明理剛特，有守之君子，鮮不為所移者。以是知古人比頑童之訓，其慮深矣。

薛敬軒曰：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侈用無節，甚至和衣皆綾綺之類，宜其顛覆之無日。此余有目視其事者，可以為貪侈之戒。

薛敬軒曰：婦人女子之言，不可聽，余見仕宦之人，多有以是取敗者，不可不以為戒。

胡敬齋曰：夫婦人倫之首，至教之端，人事之至切近者。君子之修身齊家，造端乎此。故孔子錄詩錄正風於始，所以勸也。又錄變風，所以戒也。

胡敬齋曰：陰不能獨立，必依乎陽。故女以男為家，陽不能獨立，必資乎陰。故男以女為室。

限制多者數百畝固當割地以奉先推財以立廟

胡敬齋曰葬可以無槨無蟻之地則可江南多蟻必須槨依家禮用灰隔尤妙貧甚不能具者用石灰

炭末三四石用小石子或石屑和拌以周棺可也然不必為蟻蟻所食

羅整庵曰曾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而婿之父母死已葬使人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

嗣為兄弟女氏許諾而弗收嫁禮也婿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婿成昏婿終守前說而不取而後此女嫁於他族

亦如之陳澧集說謂婿祥禫之後女之父母使人請婿成昏婿終守前說而不取而後此女嫁於他族

若女免喪婿之父母使人請女家不許婿然後別娶此於義理人情皆說不通何為謬也安有婚姻之

約既定直以喪故需之三年之久乃從而改嫁與別娶耶蓋弗取弗許者免喪之初不忍遽爾從吉故

辭其請亦所謂禮辭也其後必有往復昏禮乃成聖人雖未嘗言固可以義推也澹之集說未為無

功於禮但小疏失時復有之然害理傷教莫此為甚

羅整庵曰喪禮之廢莫甚於近世更不忍言其所以異於平人者僅衰麻之在身爾況復有墨其衰以營

營家計者

廣近思錄卷之七

出處

張南軒曰君臣之義要須自盡積其誠意庶幾感通無間若有一絲毫未盡則誠意已分烏能有動乎孟

氏敬王之義所當深體也

張南軒曰昔之君子其出處屈伸之際蓋各有義故當困之時則有居困之道當屯之時則有亨屯之法

時不我用則晦處自修危行而言遜其進不可苟也若乃居位則思其艱而慮其周扶持根本漸固其

濟其為不可驟也

張南軒曰昔之人不以窮達得失累其心聽天所命而行其性命之情故或仕或不仕皆非有所為也於

其身所處之義當然也自後功名之俗興而避就趨避之說起三綱始墮而不得其正雖豪傑之士一

為功名富貴所誘失其性者多矣可勝歎哉

張南軒曰人位不以犯顏取諫為難而忠誠篤至之為貴士君子不以一時名節為至而進德終身之可

貴

張南軒曰近世議論真所謂謀其身則以枉尋直尺為可以濟事謀人國則以忘親苟免為合於時變世

間號為賢者政墮在此中況其他哉此風方熾正道墮微率獸食人甚可懼也吾曹但當相與講明聖

學學明於下庶幾有正人心承三聖事業耳

呂東萊曰將堯舜事業橫在胸中此傳說所謂有其善者也孔子夢見周公則心潛誠篤寤寐無聞者也

呂東萊曰偶記荀子論儒者進退處有一言云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怨頗似有味賦澹之水涓涓安流初

何足言惟三峽九河抑怒溢而為伏槽循岸乃可貴可重耳

呂東萊曰凡出處進退之際實消長否泰之端儻誠意交孚元氣可復則因當身任天下之重先後本末

自有次第不必徇匹夫之小諒避世俗之小嫌苟或未然則道不可輕用物不可苟合謂宜明去就之

義以感悟上心風示天下使後進有所矜式於吾道固非小補也

呂東萊曰所蓄既厚所養既深海內之士其後應聘而起以觀儒者之效

呂東萊曰儻得如志閉戶為學殊為偉偉或致迫迫而出亦當以心之所安條對然後徐度進退之宜要之

所學未成輕犯世故招尤取累不若退處之為得也

呂東萊曰勉為一行以致吾義焉盡誠意而猶不合卷而懷之進退固有所裕也

呂東萊曰正道不絕如繩惟驚思碩果不食之義為斯民少風憂國之念過於潔身則所願望

呂東萊曰善類衰微元氣薄稍稍有萌動政當扶接導養雖如孔孟交際苟善末有不應之者若到官後

或有黜黜則卷舒固在我也

黃勉齋曰：聖賢之學，固求為可用，而求之常在己，欲施於有用，而得之係乎天。求之在己，則內外一致，而所造者正，得之在天，則窮通一視，而所處者安。

黃勉齋曰：韓嘗謂天地之間，無獨必有對，以天言之，則貧對富，貴對賤，窮對通，泰對否，以人言之，則出對處，進對退，隱對見，仕對止，古之人惟義所在，隨遇而安，未嘗有所擇也。比年以來，士大夫風俗，只揀一邊好的，都不要一邊不好底，於己則利矣，其如義何？此風一長，望其舍生取義，殺身成仁，決無此理。況出處去就，雖是相對，然去與處，乃其常，出與就，又是偶然之變，今乃以變為常，以常為大不幸，殊不可曉。至於利害之際，則留連眷戀，而不肯舍，至於可恥可賤，發於羞惡之本心者，一切不問，此又豈異於俗人哉。

黃勉齋曰：人之所以自立者，亦以天之所以付予於我者，不可不盡其分，初未嘗以世之用不用人之知，不知而有所加損也。

黃勉齋曰：時論變遷，吾人只當靜以處之，改節者固不足道，不改節者亦以躁得罪，皆非所宜也。

黃勉齋曰：吾輩既未能脫然一意講學，出而應世，又覺民窮已極，州縣間法度無一如人意，何能有補於百姓，真虛度歲月也。

黃勉齋曰：少而為學，志趨卑鄙，意思凡庸，無可用之實，壯而從宦，營私背公，揮煩習惰，諛不知其所職，至於決性命之情，以饜富貴，則左拿右攫，東馳西騖，無所不用其力，中州大邑，滔滔皆是，固無以責夫起荒下國也。

黃勉齋曰：生平本不作榮進之想，直以為貧如為人備，姑就斗升之祿耳，樂則行，憂則止，誘與不誘，用與不用，亦何足計，顧彼誘者固非也，汲汲解其誘者亦非也，置此身於天地間，以聽天之所命，但得不得罪於當世之善人君子足矣，他何足戀，他何足畏哉。

黃勉齋曰：韓還家杜門，百念灰冷，惟有舊學不敢忘也，想且留城中，與朋友講學，知此身之至重，義理之至貴，知歲月之不可復得，早夜以思之，不思其不進也。

許魯齋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為，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為，處無所守，所志所學，將何為。

許魯齋曰：天地間當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為阻礙，貴為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為匹夫，不必慮，當知古昔志士成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

許魯齋曰：人處富貴貧賤，如天之春夏秋冬，人行春夏秋冬，人有春夏秋冬衣服，人行春夏秋冬衣服，冬寒夏葛，即其義也，天有命，人有義，雖處貧賤富貴，各行乎當為之事，即義也，只有一箇義字，都應對了，隨遇而安，便是樂天知命也。

謂施勞如張大其功勞者，然則二子豈名利所能動者乎？道不同，不相為謀，今與貪名利者游，而曰吾於名利非所好，豈能相為謀，宜其與世疏闊矣。

許魯齋曰：惟仁者宜在高位，為政必以德，仁者心之德，謂此理得之於心也，後世以智術文才之士君國子民，此等人豈可在君長之位，縱文章如蘇黃，也服不得，不識字人有德，則萬人皆服，是萬人共尊者，非一藝一能服其同類者也。

薛敬軒曰：進將有為，退必自修，君子出處，惟此二事。

薛敬軒曰：君子窮以義達，以義窮達皆天理也，小人窮以利達，以利窮達皆人欲也。

薛敬軒曰：朱子曰：為科舉之文者，亦能言義，及其所行，則不廉不義者多矣，蓋惟從事於紙上之虛文，而不知反求諸身心之實也，欲習舉業者，讀聖賢之書，必行聖賢之道，以其充積者，發而為義理之文，以應科目，他日行其學於有位之時，必名實相符，不至如朱子之所謂。

薛敬軒曰：科目進身者，有一節之後，四書本經，悉置而不觀，則身心事業，從可知矣。

薛敬軒曰：聖賢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縱與人不合，即尤人，縱不得於天，即怨天，其心忿忿，勞擾無一時之寧，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

薛敬軒曰：挺特自守者，必君子，攀援附和者，必小人。

薛敬軒曰：孔子周流四方，欲行其道於天下，豈不如長沮桀溺之徒，知道之終不能行，但聖人仁民之心，即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不以窮大寒而已，其生物之心，聖人亦豈以時世變亂而已，其行道之心，正言齊之失，其亦善學孔子者歟。

薛敬軒曰：雖富奈千金而心為物役，寒冰焦火，猶不樂也，顏子雖簞瓢陋巷之窶，而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中，俯仰無愧，胸次灑然，樂可知矣。

薛敬軒曰：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使達而在上，則有天下而不與矣。

薛敬軒曰：伊川為講官，以三代之主望其君，從與否則在彼而已，其肯自貶其道以徇之哉。

薛敬軒曰：魯齋召之，未嘗不往，往則未嘗不辭，善學孔子者也。

薛敬軒在內閣時，見曹石用事，欺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遂引疾致仕，石亭素敬先生，欲為請救主鄉里教事，資以為養，先生曰：昔元世祖賜許魯齋敕，令歸設教，魯齋歸，縣屋梁及卒，發視乃敕也，令設教以為己，易若不辭官為愈乎，即日就道至直姑，飢不能舉火，神色自若，曰：我道固亨也。

胡敬齋曰：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然欲道之行，治之善，非真儒不能。

胡敬齋曰：道理只是這箇道理，功名事業是偶然。

胡敬齋曰：聖賢生於治世，有治世事業；生於亂世，有亂世事業。事業雖殊，其道則一。胡敬齋曰：人要做事業，亦是私意。君子之學，只是明理應事。事當為處，則汲汲為之；不為處，則澹然不為。故馮稷髮而顏子樂也。

胡敬齋曰：君子與小人勢不兩立，互為消長。此治亂所由分。君子者，所當精察明辨以進退之。出仕者亦當自守，不可誤入小人之黨。與小人為黨，終必敗也。

胡敬齋曰：君臣不以道合，而以功利相濟者，鮮能保其終。胡敬齋曰：今人自置身於卑汗苟賤之中，卻要去外面求貴。

胡敬齋曰：天下人才，要聖人出來，得位收拾，隨其所長而用之。苟無聖人在上，裁而用之，則清高者多隱逸，才智者多趨功名，曠大者多入異端。

胡敬齋曰：聖人有憂世之心，無忿世之心。蓋世道既衰，上無明主，聖人在下，只得隨時盡心拯救，不可忿世而長往也。

胡敬齋曰：今人不去學自守，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胡敬齋曰：張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有所成，遂肯發憤。蓋思叔家貧，須如此，然後貧賤富貴不足以累其心，方立得志住。死生重於貧富，彼死生且不易其志，貧富又何足較哉。宜乎思叔有所感動奮發也。

羅整庵曰：有志於道者，必透得富貴功名兩關，然後可得而入。不然則身在此，道在彼，重藩密障以閉乎其中，其相去日遠矣。夫為其事必有其功，有其實其名自附。聖賢非無功名，但其所為皆理之當然，而不容己者，非有所為而為之也。至於富貴不以其道得之，且不處，矧從而求之乎？苟此心日逐逐於利名，而兩談道德以為觀聽之美，殆難免乎謝上蔡鸚鵡之譏矣。

羅整庵曰：人物之生，本同一氣，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理之當然。自有不容己者，非人為之使然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行吾義，即所以盡吾仁。彼溺於富貴而忘返者，固無足論。偏守一節以為高者，亦未足與言仁義之道也。

羅整庵曰：不仕固無義，然事之可否，身之去就，莫不有義存焉。先儒之論，可謂明且盡矣。矧求之聖門，其有成法，為其學者，或乃忽焉而不顧，將別有所見耶。

羅整庵先生每訓諸子，必曰：勢位非一家物，須要看破。仲子謁遠，未嘗通書，故魯頌行的厄酒訓之曰：前程有分定，惟安義命便是。

羅氏將廢辭家宰之命不赴，人謂有鳳凰翔於千仞氣象。

### 廣近思錄卷之八

#### 治體

張南軒曰：學者要須先明王霸之辨，而後可論治體。王霸之辨，莫明於孟子。大抵王者之政，皆無所為而為之，霸者則莫非有為而然也。無所為者，天理義之公也；有所為者，人欲利之私也。攷左氏所載齊威晉文之事，其間豈無可喜者，要莫非有所為而然，攷其迹而歸其心術之所存，固不可掩也。

張南軒曰：古人論治，如木之有根，如水之有源。言治外，必先治內；言治國，必先齊家。須是如此，方為善治。張南軒曰：俎豆之修，則軍旅之事，斯循序而不忒；教化興行，則禍難之氣，坐銷於冥冥之中。

張南軒曰：所謂惻隱者，惻然有隱云耳。嗟夫，是心乃子民之本也。一日夕之閒，凡事物之至乎吾前，與夫講論之所及，思慮之所萌，所謂惻然以隱者，如源泉之遠，續而無窮，新而有常，流行而不可以已。則其履度也，豈有越思而施於四境之內者，雖不中不遠矣。

張南軒曰：人之情，於其始也，惻惻然懼其不克也；汲汲然憂其不及也；察民之從違而未敢安也，則是心之不存焉者寡矣。及其久也，於意之得而偏於譽之聞而矜於令之行而忽，則所謂隱然者，將汨於因循而息於驕肆，政之所廢墮也。

張南軒曰：樂敵者，天下之大患也。古之明王，所以致治者，亦去此而已矣。其道莫先於虛己，莫要於任賢。

慮已則弊蔽消於內。任賢則弊蔽撤於外。內外無蔽而下情畢通。秦治所興與也。

張南軒曰。蕭何佐高帝定一代規模。高帝征伐多在。外何守關中。營紵根本。漢所以得天下者。以關中根本先壯故也。此何相業之大者。又何為相之初。首薦韓信為大將。而三秦之計遂定。此亦得為相用人之體。

張南軒曰。今日大患。是不悅儒學。爭馳乎功利之末。而以先王嚴恭寅畏事天保民之心。為迂闊遲鈍之說。

張南軒曰。自熙寧相臣。以釋老之似。亂孔孟之真。其說流遁。蠱壞士心。波瀾風靡。中間變故。使節死義之臣。鮮聞焉。論者知其有所自來也。

張南軒曰。自熙寧相臣。以釋老之似。亂孔孟之真。其說流遁。蠱壞士心。波瀾風靡。中間變故。使節死義之臣。鮮聞焉。論者知其有所自來也。有所先。則弗敢成。見雖云獨。亦靡敢輕。幽隱之枉。是遠是申。空齋之疑。是析是明。俾爾寡弱。無有或困。於爾強。靡議靡遁。及得其情。又以勿喜。古人於此。恕有餘地。我名於齋。意實在茲。嗟嗟來者。尚克念之。

呂東萊曰。管子子小諒者。或畏避太甚。而善意無人承領。遂至消歇。或隔限太嚴。而豪俊無以自容。遂至飛揚。惟為於忠厚者。視世間。豈然無非生意。故能導迎淑氣。扶養善端。

呂東萊曰。講論治道。不當言主意難移。但當思臣道未盡。不當言邪說難勝。但當思正學未明。蓋工夫到此。則必有此應。元不在外也。

呂東萊曰。先天下而勞者。聖人之求賢也。後天下而逸者。聖人之任賢也。側席之勞。所以兆垂衣之逸。垂衣之逸。所以償側席之勞。

呂東萊曰。百圍之木。近在道隅。不收為明堂清廟之用。此自將作大匠之責耳。如彼木者。生意灌漑。未嘗不自若也。

呂東萊曰。宣王當大旱之際。夜觀星象。惻然有憂於中。而百姓使知宣王之見憂。仍叔因此作詩。後之人雖有宣王之憂。而民莫之知。何也。蓋緣周之時。法度修備。人才務實。人君一有此心。則上下相應。百度畢舉。自然天下知之。玩百姓見憂四字。甚有味。

呂東萊曰。光武治天下。規模不及高帝。其禮嚴光。用卓茂。所以養得後來許多名節。

呂東萊曰。為人細碎。則大體處多失。雖諸葛亦有此患。

呂東萊曰。昔者歐范余尹之去。韓稚圭袖手於其間。又為諫官於旬日之後。亦未嘗傲然。暴自從容調議。迄用有濟。前輩非無此樣。然此段實難。必須沈厚堅實。六轉在手。操縱伸縮。無所差失。目前人不得加思。他時人無所歸怨。乃可。

黃勉齋曰。王者之道。本乎人心。循乎天理。人均具此心。心均具此理。即是理而行之。三綱既正。九疇既敘。則人皆知尊其君。親其上。治安之效。猶泰山而四維之也。

黃勉齋曰。朝廷以天下為一體。監司以一路為一體。何瘵疾痛。見於肢節之閒。而此心未有不為之動者。既動其心。則將必有以處之矣。

黃勉齋曰。有國有家。有身有心。聖賢一言一字。皆可師法。從之則吉。違之則凶。緊要一著。只要信得篤。行得力耳。

黃勉齋曰。心者萬化之根本。此心不正。則欲足以敗度。縱足以敗禮。雖一身之內。亦且顛倒錯繆。而不合其宜矣。又何以齊家治國而平天下哉。是以古之帝王。雖居萬乘之尊。享九州之富。而兢兢業業。如履薄冰。左史則書其言。右史則書其動。至於聲氣之高下。若無害焉者。亦有御管以識之。盤盪則有銘。几杖則有戒。升車行步。莫不有節。無非檢防其心。使之無一念不合乎道也。

黃勉齋曰。元后者。民之父母也。父母之於子。必先有以養之。而又有以教之。然後為之子者。得以全其父母之身。今也為民父母。聽其自生自死。自愚自智。莫之問也。又倡為功利之說。以斲喪之。豈為民父母之道也。

黃勉齋曰。天下之勢。如人一身。外邪客氣干吾之一節。而心腹耳目手足無不同其憂者。憂則慮。慮則病。可愈矣。

黃勉齋曰。通天地亙古今。只是一箇生意。此心流行。未嘗間斷。於當官處。見得尤分明。自朝至暮。無一息不是。此心發見處也。今之士大夫。徇私忘公。怠惰苟且。皆不能擴而充之者也。

黃勉齋曰。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使夫子之教行。則進賢退不肖者。必不肯用民之賊。為監司守令者。必不肯為民之賊。富民必不肯兼井。細民亦不肯相率而為不義。如是則不惟盜賊可弭。雖使人有士君子之行可也。

黃勉齋曰。去古既遠。淺陋之習。陷溺乎人心。一聞正大之論。則羣起而非之。下之既自賊其本然之善。為政者又舉其善俗之道。而棄之。儒風治效。浸不如古。非此之故歟。

許魯齋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奪命。作之君師。使之首出庶物。而表正萬邦。此蓋天下以至難任之。非子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下之所昇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為難。則難或可易。不知其為難。而以易處之。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為者矣。

許魯齋曰。古人立國。規模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為治也何有。

許魯齋曰。御吏接物。只是愛敬兩字工夫。

許魯齋曰。如何惡人欲害善人。只為善人疾他惡人。故致如此。聖人說不如此。故曰疾之已甚。亂也。又謂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

許魯齋曰。天地只是箇生物心。聖人只是箇愛物心。與天地心相似百端。用意只是如此。禮樂刑政皆是。



也。刑法家說便不如此。便失了聖人本心。便與事物為敵。一切以法治之。無復仁息。

許魯齋曰。凡人之情。敬慎於憂危。惴惴於暇豫。聖人不如。此堯舜。堯舜無已時。憂危暇豫。處之如一日。二日萬幾。何得惴惴。程先生謂惟慎。獨可以行王道。初未然之。徐而思之。不如此。不得行王道。蓋工夫有開斷。故也以太宗之英明。猶於此不能進。兩漢文帝光武。敬慎終身。然聖學不足以成就之。惜哉。

許魯齋曰。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人之心。賢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難合。況姦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為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何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耶。

許魯齋曰。號令數變。無他也。喜怒不節之故。是故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既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故號令簡而無悔。無悔則無不中節也。

許魯齋曰。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李星之類。未易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內殷富。黎民樂業。移許之風。為淳厚之俗。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基。

許魯齋曰。民志定則不亂。下知分則上安。夫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也。民志定則士安於為士。農安於為農。工商安於工商。則在上。一人有可安之理。民不安於自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恥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為寒心哉。

許魯齋曰。任用人。才與作事功。在己已有一定之見。然不可獨用己意。務於兼取諸人。以為善然後可。許魯齋曰。人之揣君。必於喜怒。知君之喜怒。莫如近愛。是以在下希進之人。求託近愛。近愛不察。乃與之為地。

許魯齋曰。姦邪之人。其為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隱萬徑。而人莫能測。人若不察。以誤為恭。以詐為公。以欺為可信。以佞為可近。喜怒愛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不可者。而姦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也。所謂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亦難乎。許魯齋言於世祖曰。為天下國家。有大規模。規模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

薛敬軒曰。先儒謂知人安民。皋陶一篇之體要。竊謂允迪厥德。又知人安民之本源也。蓋允迪厥德者。實踐此德於身也。至若知人。安民。仁之事。則皆此德之推行耳。苟非實踐此德於身。則私欲盛而天理微。知人之知何自而明。安民之仁何自而行哉。故曰允迪厥德。又知人安民之本源也。

言明也。明則在己之理欲判然。在人之邪正別白。處己處人。萬事皆得其當矣。

薛敬軒曰。君德明為本。居敬窮理則明矣。薛敬軒曰。書言敬者最多。敬乃治天下之本。孔子曰。修己以敬。中庸曰。為恭而天下平。皆此意也。薛敬軒曰。聖人論治。有本有末。正心修身其本也。建國立法其末也。

薛敬軒曰。王者自一念一慮。一心一身。形於妻子。達之家國。天下無非仁義禮智之充周。初無內外隱顯遠近之別也。程子所謂有天德者。便可語王道。天德即仁義禮智之德。王道即是德。推之政事。遂之家邦。天下者是也。謂之新者。形之念慮。身心者。無非人之私。施諸政事。征伐者。則假夫仁義之名。其內外隱顯遠近名實。判然不相須矣。此王霸誠偽之所以不同也歟。

薛敬軒曰。為治舍王道。即是窮道之卑陋。聖賢寧終身不遇孔孟。不自貶以徇時者。為是故也。薛敬軒曰。三綱五常。禮樂之本。萬事之原。

薛敬軒曰。禮只是序。樂只是和。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各得其分。而不相侵越。所謂序也。序則禮立矣。君仁臣敬。父慈子孝。兄弟友愛。夫婦義睦。朋友有信。所謂和也。和則樂生焉。是則人倫禮樂之本。人倫不序。不和。則禮樂何自而興哉。

薛敬軒曰。如數人在坐。尊卑貴賤。各得其序。自無爭爭。失序則爭矣。以是知禮先而樂後。薛敬軒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如堯舜利世之功。大矣。而其心則為常。自以為大哉。使有一毫自大之心。則與乾始利天下。不言所利。不同。而非所以為堯舜矣。

薛敬軒曰。自古興亡治亂之幾。皆由於心之存亡。薛敬軒曰。天下大慮。惟下情不通。為可慮。昔人所謂下有危亡之勢。而上不知。是也。薛敬軒曰。唐虞三代之治。皆自聖人一心推之。無非順天理。因人心而立法。

薛敬軒曰。唐虞百揆之職。揆之一字。最有深意。政事可止可行。莫不揆度其宜。可則行。否則止。此所以政出於一。而下無廢事也。

薛敬軒曰。書載堯舜之行。皆先德行而後事功。事功之大者。莫大於用人之一事。觀諸二典。可見矣。薛敬軒曰。三代王佐事業。皆本於道德。後世輔相事功。多本於才氣。

薛敬軒曰。東漢之規模。不如西漢者。政以光武好吏事。不如高祖得人君之體也。薛敬軒曰。漢詔多引咎責躬。恤民之意。最為近古。薛敬軒曰。為政當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於嚴。弛而不張。則流於廢。一張一弛。為政之中道也。

薛敬軒曰。余讀秦否卦辭。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為秦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為否。因是以念諸葛武侯之言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覆。嗚呼。豈獨漢室也哉。歷觀數千載以來。國家天下之治亂興亡。未有不原於此者。若武侯之言。可謂深得大易之旨。

薛敬軒曰：寒中有一半陽，暑中有一半陰。此造化相掩接處。故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

薛敬軒曰：士無氣節，則國勢奄奄以就盡。西漢之季是也。

胡敬齋曰：五倫萬古不易之道，經界萬古不易之利。人才萬古為治之本。法度則可因時損益。

胡敬齋曰：天下無道外之物，故政刑文章皆須出於道。

胡敬齋曰：皇極訓大中，雖不甚哲理，終不親切。惟朱子訓皇為君，調極為至極之義，標準之名，然後見人君以一身為天下法。王道根本在於此。此義至精至切，得箕子之旨矣。

胡敬齋曰：天地只是一箇生物之心。聖人全天地之心，故仁民愛物，自不能已。

胡敬齋曰：天地之情正大，聖人之情亦正大，故不為煦煦之仁，子子之義。

胡敬齋曰：不愧屋漏，便能到得不費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窮恭而天下平。

胡敬齋曰：王道只是公，霸道只是私。王道一於天理之公，一者誠也，故其光明正大，上下與天地同流，而萬物各遂其性。霸道假公以濟其私，假者偽也，故其光暗，雖不為無功，乃功業之卑者。

下此則奸雄小人。

胡敬齋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甚事出得，雖是霸者，亦要假仁義方做得事成。若背仁義則敗亡至矣。

胡敬齋曰：先儒言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此推其極而言也。

胡敬齋曰：觀堯典見得聖人作事，只是公天下之心，無一毫私意。

胡敬齋曰：論舜無為而治，一則德盛而民化，二則得賢才以任兼職，自古為治之道，不出乎修德、任賢、兩事為要。

胡敬齋曰：作事雖要人才，然人才一半是天生出來，一半是聖人作與出來。如伊傅周召是天生出來，如曰愷曰暉君子，遐不作人，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是聖人在位作與出來。

胡敬齋曰：聖人作事動循天理，動中機會，循天理則人心服而化，中機會則事當而易治。

羅整庵曰：圖治當先定規模，乃有持循積聚之地。規模大則大成，規模小則小成，未有規模不定而能有成者也。然其間病源所在，不可不知。秉德二三，則規模不定，苟無其病，於致治乎何有。

羅整庵曰：規模寬大，條理精詳，最為難得。為學如此，為政亦如此。斯可謂真儒矣。

羅整庵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然古禮古樂之亡也久矣。其遺文緒論，僅有存者。學者又鮮能熟讀其書，深味其旨，鮮觀其會通，斟酌其可行之實。遂使先王之禮樂曠于百年而不能復。其施用於當世，類多出於穿鑿附會之私而已。可慨也夫。

羅整庵曰：漢武帝表章六經，而黃老之說遂熄。吾道有可行之兆矣。然終帝之世，未見其能有行。豈其力之不足哉。所不足者，圖維麟趾之化，爾善乎汲黯之言曰：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黯之學術不可知。然觀乎此言，非惟切中武帝之病，且深達為治之本。

羅整庵曰：論治道當以格君心為本。若伊尹之輔太甲，周公之輔成王，皆能使其君出昏即明，克終厥德。商周之業賴以永延，何其盛也。後世非無賢相，隨事正教，亦多有可稱。考其全功，能庶幾乎伊周者，殊未多見。蓋必有顏孟之學術，然後伊周之相業可希。然則作養人才，又誠為治之急務。欲本之正而急務之不知，猶臨河而泛舟楫，吾未見其能濟也。

### 廣近思錄卷之九

治法

張南軒曰：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義禮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而為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為弟為子之職，而躬乎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絃歌誦讀之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進焉。至於物格知至，而仁義禮智之彝得於其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皆以不亂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跋及者也。

張南軒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為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供織紉之勤，相與咨嗟嘆息，服習乎艱難詠歌，其勞若此，實王業之根本也。

張南軒曰：古者諸侯各得祭其境內之山川，山川之所以為神靈者，以其氣之所蒸，能出雲雨，潤澤羣物。是故為之壇壝，立之祝史，設之牲幣，所以致吾禮祀之實，而交孚乎隱顯之際。誠之不可掩也如此。

張南軒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與利為市，固所不論，而或務知巧以為聰明，持姑息以惠姦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威懼之。

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平者抑多矣。

張南軒曰。獄。重事也。欲恤之義。著於虞書。其命咎繇曰。明於五刑以弼五教。蓋古者刑罰之設。教化未嘗不存乎其中。聖人之心。固期於天下之無刑也。

呂東萊曰。楊炎變租庸調為兩稅。只取一時之便。不知變壞古法。最不可者。租庸調略有三代之意。至楊炎時。只為暴賦橫徵。名色之多。皆在租庸調之外。故炎都併來均作二稅。二稅之外。不許誅求一錢。它卻不知如何保得後來不誅求。且如租庸調之法。尚在。自是無害於民。外有暴賦橫徵。只為罪與緊急。及暴君汗吏所為。使有賢君。使無事與。則此等自可罷去。卻如何將舊法壞了。大凡治財最不可壞舊法。最不可並省名目。名目既省。則後來復置。容易矣。孟子言粟米之征。便是租。布縷之征。便是調。力役之征。便是庸。此三件自來源流如此。但古者或緩其二。或緩其一。至唐太宗都征了。

呂東萊曰。財賦官催者。恐當加意督趣令整辦。尋常士大夫或誤認弛縱為恤民。殊不知不及時拘催。使民間拖欠積壓。異時忽遇苛刻之吏。一並趣辦。則民受大害。

呂東萊曰。前此弊齊汙濁。非用嚴固無以濟。今威令既行。綱紀既立。則慈祥樂易之意。教化漸摩之本。宜次第出之。使封內。證吾之本心。

呂東萊曰。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為猾吏所御。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閒。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呂東萊曰。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解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致謹。又可不要知也。

黃勉齋曰。學校之設。以明道也。夫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太極之妙。周流不窮。凡關於造化之內者。鈞稟是氣。則鈞其是理。人為萬物之靈。則受中以生。純粹至善。而日用常行。各有當然之則。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適而非此道之寓也。聖人參天地以立極。既為之發明其蘊。而經理斯世者。又設為學校。以教之上。自王國都而下。至里衛。蓋將與一世之人。凡有血氣心知者。莫不周旋涵泳於吾道之中。願安有遠近內外之閒哉。

黃勉齋曰。朝廷資人才以共治。諸侯擇其賢且能者以獻於上。亦曰貢得其人。則足以建功立業。否則蠶國害民。尤不可以無用者貢也。

黃勉齋曰。自古謀臣策士。各出所見。以裨其上。其言豈必皆當哉。或是或非。在上之人。與所親信者。決擇之耳。

黃勉齋曰。古者禮義之教。素明。士之所自養者。莫非有用之實。後世以文詞取士。則皆空言而無實用矣。是以君子少而小人多。治日少而亂日多。

黃勉齋曰。簿書財賦。獄訟甲兵。俗吏誇之以為能。而儒生所不道。禮樂教化。儒生喜談以為名高。而俗吏見謂迂闊。事不根理。理不該事。而數千年閒。一無善治。

黃勉齋曰。古者取民之法。惟稅而已。其他山澤之利。皆與民共之。茶鹽酒權之禁。古無有也。後世國用匱乏。權一時之宜。以紓目前之急耳。

黃勉齋曰。聚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處已接物。度之而無有餘不足。方之謂也。富者連阡陌而餘梁肉。貧者無置錙而厭糟糠。非方也。社倉之創。擬此之有餘濟彼之不足。聖矩之道也。

黃勉齋曰。聖賢事業。固難悉言。而上合天意。下順人心。盡體國之忠。絕自私之念。則大經大本。未有舍此而能自立者。諸葛孔明所謂宮中府中俱為一體。劉陟咸否不宜異同。只此數句。便可得三軍之死命。卻司馬仲達而奪之氣也。至於管仲之於齊。范蠡之於越。雖霸國之事。而其規模經畫。亦有次第。皆守邊者之所當講明。弱而能使之強。貧而能使之富。蓋爾之地。而能使敵人惴惴而不敢窺伺。雖使羊陸復生。計無出於此者。

黃勉齋曰。成周比閭族黨州鄉之法。上下相維。脈絡相關。隄防密而姦宄不生。法制嚴而馴服有素。是以人心有所統攝。而緩急不敢以自肆。後世保伍之法。猶有成周之遺意。然州縣之閒。未嘗舉行。不過保正寧追。皆戶長掌租稅而已。以一家而總數十里之地。以一身而任數百戶之責。又每一二年而輒易。此豈足以總攝人心。使之久安而無變哉。

黃勉齋曰。保伍之法。乃所以總攝人心。防閑變故。而為緩急之慮也。苟法制素守。人心既孚。因其農隙。教以武事。則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可以漸復。而戰攻守禦之習。亦無不精。不惟不至於寇。而又足以禦寇。亦何憚而不為乎。

黃勉齋曰。州郡之有城。猶人家之有牆壁。家無牆壁。雖無盜賊。何以為家。況設險守國。思患預防。當無事之日。不可不為有事之備。

許魯齋曰。先王設學校。養育人材。以濟天下之用。及其弊也。科目之法。愈嚴密。而士之進於此者。愈巧。以至編摩字樣。期於必中。上之人。不以人材待天下之士。下之人。應此者。亦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雖得之何益。於用。上下相待。其弊如此。欲使生靈蒙福。其可得乎。

許魯齋曰。生民休戚。係於用人之當否。用得其人。則民賴其利用。失其人。則民被其害。自古論治道者。必以用人為先務。用既得人。則其所謂濟政者。始可得而行之。以善人行善政。其於為治也。何有。

許魯齋曰。提學者。師表之任也。儀刑多士。檢正學業。實風化人才之所自緣。

許魯齋曰。賢者識事之體。知事之要。與庸人相懸。蓋什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百職具舉。宰執總其要。而臨之。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用。或已知其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能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

許魯齋曰。用人立法。今雖未能遠如古昔。然已仕者。便當頒降俸給。使可養廉。未仕者。且當寬立條格。俾就序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糾察汙濫。內專吏部。考訂資歷。則非分之求。斷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而舉下。則人材儲位。略可平矣。合此則堆積壅塞。參差懸戾。苟延歲月。莫知所期也。

許魯齋曰：臨卦大象，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教之使知道理，容養保護使之安樂，父母之於子，不

過是矣。詩云：禮佛君子，民之父母。以此臨民，其有不安者乎？

許魯齋曰：禮先天地，如父子兄弟夫婦長幼，禮應如法，不可妄意增損。簡易者略之，細密者過之，皆非也。

禮者，人事之儀則也。天理之節文，聖人之於儀則節文，乃所以當然者，不可易也。

許魯齋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司徒之職，教以人倫而已。凡不本於人倫，皆非所以為教。樹

之君以立政，謹此教也。作之師以立教，教以此也。先王皆本於人心之所固有，不強以其所無，有故人

易從而風俗美。非後世所謂學所謂教也。文公小學四書次第本末甚備，有王者起，必須取法。

許魯齋曰：後世功名之士，到禮樂制度便進不去，蓋到此稍細密，亦精力有所不及，故須別用一般人物，

許魯齋曰：大聖大賢本末具舉降此一等材料，稍大，便不謹細，謹於細小者，或不識大體，不能謀大事，

用人者宜知之。

薛敬軒曰：帝王為治之本在德，其次莫先乎用賢才。修治法，治法者，禮樂刑政是也。

薛敬軒曰：為政以法律為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已，又可治人。

薛敬軒曰：皋陶謨典刑賞罰四者，萬世為治之大經，不出於此。

薛敬軒曰：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為之，防範禁制也。當以公平正大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可因一時之

怒而立法，若然則不得其平者多矣。

薛敬軒曰：昔人謂律是八分書，蓋律之條目，莫非防範人欲，扶翼天理，故謂之八分書。

薛敬軒曰：法者，天討也。玩法所以玩天也。

薛敬軒曰：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薛敬軒曰：春秋最重民力，凡有興作，小大必審，聖人仁民之意深矣。

薛敬軒曰：物之相比，莫過水與地。故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取其義，他物相比，猶有間，惟水與地無間。

薛敬軒曰：武以止戈為文，是用兵乃聖人之不得已也。觀三代之行師，可見矣。

薛敬軒曰：養民生，復民性，禁民非治天以之三要。

薛敬軒曰：聖人以四代禮樂告顏子，使其得位，則於前代之法，必有因有革，未必盡泥古法也。

薛敬軒曰：今之守令，或以積勞而陞，或以避選而除，為民擇人之法，亦已詳矣。夫何向有能備官墨，不稱

其職者多歟？監司有御史，有按察，有巡撫，大臣吏有不職者，皆得去之。夫何人尚冒犯不知等畏，而

巧文以苟免者衆歟？

薛敬軒曰：止未作，禁游民，所以致財利之源，省安費，去冗食，所以裕財利之用。

薛敬軒曰：救荒必考於古，而宜於今，用兵必得其正，而禁火必當世之學所當講也。

薛敬軒曰：用人當取其長而舍其短。若求備於一人，則世無可用之才矣。

薛敬軒曰：為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坐視民之冤抑，一切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所者多矣，可不戒

哉。

薛敬軒曰：朱子論宗廟之制，宜為法。

薛敬軒曰：五嶽四瀆，五鎮四海，神號之正，本於宋儒之議論。

胡敬齋曰：君道在養民，井田不可不復古，教民之道在學，故學當復古。兵民既分，食者衆，生者寡，故寓兵

之法當復古。三者復古，其餘則隨時酌量，以適宜可也。

胡敬齋曰：天下之田地，足以供天下之衣食，天下之山澤，足以供天下之財用，但力要勤，用要節，取要時

而已。

胡敬齋曰：天下之衣食，盡出於農工商，不過相資而已。故程子舉先王之法，合當八分人為農，二分

人為工商。今以數計之，工商居半，又有待哺之兵，及僧道尼巫巫尸祝富盛之家，皆不耕而食，機織本女

子之事，今機匠以男為之，耕者少，食者多，天下如何不饑困？宜自百官士人之外，止將一分人作工商，

以通器用貨財，無其餘盡驅之於農，既盡生財之道，又免坐食之費，四海必將殷富矣。

胡敬齋曰：古者民有九年之食，則水旱凶災無患，是謂太平。今無一年之食，多只吃得半年，又去糶貸，這

半年食始能接新穀，若有水旱，便難存活。

胡敬齋曰：天下只有公私義利兩端。周官泉府，買貨之滯於民者，及民之急於用則出而賣之，皆所以救

民其心，公其事，義後世有市易和買皆私利於己，古有平糶，穀賤則糶之以厚農，穀貴則以原價糶之

以救民，皆公而義後世則至於和糶強配，皆私而利。

胡敬齋曰：欲天下治，須得賢才，欲得賢才，須行推訪選舉法。其本在於君身修，君心明，欲君身修在於學，

胡敬齋曰：得賢之道，須如周禮賓與明道選舉方無所遺，其次莫如搜訪薦舉，如舜舉於歷山，伊尹舉於

莘野，傅說舉於巖下，太公舉於渭濱，孔明舉於南陽，皆因求訪薦舉而得，蓋不世出之才，道高名重，苟

訪求之，無不可得，但恐才德未著者，須用賢與選舉法，方可無遺，非但無遺，又有作與掖勵之實，使賢

才日盛，今之科舉，非徒不能得賢，反廢人進修之實，或謂程明道朱文公皆出於科第，豈可不為得人

曰：使科舉果可得賢，則程朱為狀元矣。

胡敬齋曰：今之科舉文字，乃取富貴之具，與修己治人之道無干涉。

胡敬齋曰：今天下第一無用是老釋，第二無用是俗儒，所作詩對與時文，如農工商買賣皆有用處，皆有益

於世，如農之耕，天下賴其養，工之技，天下賴其器用，商雖末，亦要他通貨財，如老釋與俗儒，在天下非

但無用，又害了人心，昔見一俗儒作詩賀人壽，過數日，其人將去，糊窗壁，此儒嘆曰：吾也只好糊窗

不好人自往不得。

胡敬齋曰：兵刑皆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德政未孚，頑暴未化，只得著如此處置。故二者皆極其矜恤戒懼。胡敬齋曰：古之聖王，心同天地，其生物之心，敵國皆知之。雖或誅暴禁亂，不得已而與師，彼之人民皆心服。誰肯與我為敵？此是箇大兵法。人不識，只有孟子識得透。

胡敬齋曰：黃石公素書始終只是一箇私。或曰：素書先說道德仁義禮如何謂之私？曰：道德仁義禮非私。石公以私見窺之，私意用之，故私。然所窺所用，非其道德仁義禮也。

胡敬齋曰：人君不務學，便以禮樂制度為瑣碎不足為，而欲徼趨功利，殊不知天生聖人，代天以施教化。聖人制禮樂，代天以成教化，是天假手聖人，故天不言而萬物安，聖人假手於禮樂，故已不勞而教化行。

胡敬齋曰：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舜為治手段。後世所當法也。然搜揚賢才而用之，則四門關矣。得賢明忠直之士，而寄以耳目，廣詢博訪，以求直言極諫，則四聰達，四目明矣。

胡敬齋曰：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周禮：泉府買貨之滯於民者，欲有益於民也。王安石行市易法，肯苗錢是欲益上損下也。故周公行益道，安石行損道。

羅整庵曰：作養人材，必由於學校。今學校之教，純用經術，亦云善矣。但以科舉取士，學者往往先詞藻而後身心，此人才之所以不如古也。若因今之學校，取程子教養選舉之法，推而行之，人才事業，遠追商周之盛，宜有可冀。所謂養賢之智急先務，其不在茲乎？其不在茲乎？

羅整庵曰：作人才，厚風俗，非復鄉舉里選之法不可。科舉取士，惟尚辭華，不復考其實行，其所得者，非無忠厚正直之士。任重致遠之才，然而頑鄙鄙薄，蕩無繩檢者，由之而進，亦不少也。官吏既多若人，風俗何由歸厚？治不古若，無足怪也。誠使鄉舉里選之法，行則人人皆務修飾，居家有善行，居鄉有令名，則居官必有善政。其於化民成俗，豈不端有可望者哉？

羅整庵曰：取士之法，宜有變通。士行修然後民德歸厚，治安之本，無切於此。羅整庵曰：為治者常患於乏才，才固未嘗乏也。願求之未得其方，蓋必各舉所知，然後天下之才畢見於用。孔子告仲弓云：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此各舉所知之義也。今舉賢之路殊狹，未仕者既莫得而舉，已仕者自藩臬以至郡邑，以一道計之，其人亦不少矣。而其賢否，率取決於一二人之言，以此而欲求盡天下之才，其可得乎？非有以變而通之，乏才之歎，何能免也。

羅整庵曰：制度立然後可以阜俗而豐財。今天下財用日窘，風俗日敝，皆由制度廢廢而然也。故自衣服飲食宮室輿馬，以至於冠婚喪祭，必須費賤有等，上下有別，則物無妄費，而財可豐。人無妄取，而俗可阜。此理之不易者也。然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是在朝廷而已矣。

羅整庵曰：井田勢不可復，限田勢未易行。天下之田，雖未能盡均，然亦當求所以處之之術，不然，養民之職，無時而舉矣。今自兩淮南北，西極漢沔，大率土曠人稀，地有遺利，而江浙之民，特為蕃庶，往往無田

可耕，於此有以處之，其所濟亦不少矣。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學道愛人之君子，豈無念及於此者乎。然漢之芻蕘，得行其策於寒下，宋之陳靖，不得行其說於京西，此則係乎上之人明與斷何如爾。

羅整庵曰：唐府兵之法，最為近古。范文正公嘗議欲興復，而為衆說所持，道之興廢，信乎其有命也。恐於此頗皆究心，竊以此法之行，灼然有利而無害，揆之人情事勢，亦無不可行之理。顧其脈絡之相聯屬者，非一處，條目之相管攝者，非一端，變通之宜，要當臨時裁酌，非一言所能盡也。然須推廣其制，通行於天下，使郡邑無處無備，緩急斯有所恃，以無虞。其老弱無用坐食之兵，皆歸之農，自然國用日舒，民力日裕，此灼然之利，非籛筆舌之空談也。

政事

張南軒曰：吏者，分天下之民而治焉。受天子之土而守焉。一日之間，所為酬酢事物者，亦不一端矣。幾微之所形，紀綱之所寓，常隱於所忽而壞於所因循，纖毫之不謹而萬緒之失，其機方寸之不存而千里之受其害，又况欲動而乘，意快而形隨，其所差繆，何可勝計，可不畏哉。

張南軒曰：今之為吏，其號為能者，則或以察為明，以刻為公，以不卹為能任，而其號為賢者，則又或以姑息為惠，以縱弛為寬，以模稜為善處，故其能適以買怨貽毒，擷害邦本，而其賢反以流弊基患。及於後日，嗟乎，此豈真所謂賢能也哉。

張南軒曰：國之所恃者人才耳。以當時晉室之勢，獨任一謝，安足以當符秦百萬之師。以子觀之，非特安方略之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直欲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勳業。誠與才合故也。大抵立大事者，非誠與才合，不足以濟。

張南軒曰：觀稼穡之勤勞，而念民生之不易，其時之不可以奪，其力之不可以不裕，而又謹視其苗之肥瘠，時夫雨暘之節，以察吾政事之若否，幸而一稔，則又不敢以為己之能，而益思勉其不可以怠者，閔閔然，皇皇然，無須臾而寧於心，其庶矣乎。

廣近思錄 卷之十

張南軒曰：兵政之本，在於仁義。其為教根乎三綱，然至於法度紀律，機謀權變，其條不可紊，其端為無窮。非素致索，烏能極其用。一有所未極，則於酬酢之際，其失將有不可容變者，不可不慮也。

張南軒曰：百姓甚易擾動，未論州郡所行，只如知縣妄行，出一文字，鄉間擾害百姓，有不可勝言者。

張南軒曰：士大夫希世求合者，固不足問，苟雖有言而懷不自盡，皆徇情情已，非為臣之義也。

張南軒曰：小人大抵喜更作，務生事，其意欲奪時利而已，寧為國家生民計耶。

張南軒曰：天下事豈獨智力能辦，通都會邑，豈無可器使者，恐吾特聰明以忽之，彼無以自見耳。

張南軒曰：為吏者受天子之士與民，不幸遭變故，守死其職，亦理之所當然也。然方世之衰，蘇倫漢復，節義頹廢，於是而有能特立其間，不為之變者，其可貴豈特於星鳳鳳比哉。

張南軒曰：所謂靜思與臨事有異，要當深於靜處下涵養之功，本立則臨事有力也。

張南軒曰：所謂事最忌激觸者，要當平心易氣，審處其理，期於中節而已。若欲遷就回互於所當然，而不免枉尋以求直尺，而曰吾所畏者激觸也，無乃終墮於姦邪之域，人欲愈肆而天理愈滅歟。

呂東萊曰：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言：公事難決者，必沈思靜慮，奈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惟不苟者能之。

呂東萊曰：處事者不以聰明為先，而以盡心為急，不以集事為急，而以方便為上。

呂東萊曰：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消詳斟酌之爾。然求合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為己也。

呂東萊曰：事有當死不死，其語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義命輕重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

呂東萊曰：忍之一字，乘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憤憤動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嗔得三斗醪，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呂東萊曰：居官臨事，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蓋內外相應，毫髮不差。只有反己兩字，更無別法也。

呂東萊曰：諫之道有三難焉。曰：遠曰：疏曰：驟。遠則勢不接，疏則情不通，驟則理不究。其言之不行也固也。彼周設師氏之官，淵乎其用意之深乎。師氏之官，實居虎門之左，而詔王以儆者也。其勢近，其情親，其言漸，若江海之浸，行澤之潤，日加益而不知焉。周公之設官三百六十，官必掌一事，事必寓一意。而師氏獨列地官之屬，皆周公致意之深者。想夫成周之際，出入起居同歸於欽，發號施令同歸於威者，師氏抑有助焉。昔周太史辛甲命百官箴王闕，而廣人之箴獨傳，竊意師氏之所獻，必反覆細繹，辭辭順意，箴足以為百代箴規之法。然求之於蘆書漆簡之中，雖斷章片辭，邈不可得，是可歎已。

呂東萊曰：自古合天下於一者，必以撥亂之志為主。志之所嚮，可以排山嶽，倒江海，開金石，一念之烈，無能禦之者。

呂東萊曰：折肱之餘，飽於語，惟培養本原，使忠愛之心益厚，則斟酌調劑，羊腸蟻封，蓋自有餘地也。

呂東萊曰：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夫人之作文既工矣，必知其所以工，處事既當矣，必知其所以當。為政既善矣，必知其所以善。苟不知其所以然，則雖一時之偶中，安知他時之不失哉。

呂東萊曰：君子之動靜語默，雖毫釐間有未到處，要當反求其所以然。蓋事雖有巨細大小，為本根之病，則一也。

呂東萊曰：一行作吏，豈得盡如人意。惟耐事忍煩，乃佳耳。

呂東萊曰：在我者果無徇外之心，其發必有力而不可禦。至於周旋調護，宛轉入細，政是意篤見明，於本分條理，略無虧欠。若有避就回互籠絡之心，乃是私意，彼此以私意相角，一口豈能勝衆舌乎。此毫釐之察，不可不精察也。

呂東萊曰：要當共講其遠者大者，使異日天下受其賜。至於目前事，正其綱領足矣。

呂東萊曰：處大事者必至公血誠相期，然後有濟。若不能察人之情而輕受事任，或雖知其非誠而將就借以集事，到得結局，其弊不可勝言。所謂吾知國事而已，安得行吾私於其間哉。私本不當有。若云不行己是第二義，若又云以國事而不得行吾私，又是第三第四義也。

黃勉齋曰：天下之人物，潔廉忠信者，未必通於世務。通於世務者，未必潔廉忠信者也。徒潔廉忠信者，而不通於世務，謂之賢可也。民有不被其害者乎。通於世務而潔廉忠信之不足，則所謂世務者，豈能盡出於公且正乎。

黃勉齋曰：奉朝廷之命，膺民社之寄，而四境之內，乃有倚恃豪俠，吞陷鄉民，使之哀號怨憤，無所赴愬，為民父母，安忍坐視。憶或顧一身而不恤百姓，則上負朝廷下負所學。

黃勉齋曰：學校養士，本是美意，為郡守教官者，不知以道義訓誨諸生，但欲增添俸錢，增置學產，以取士子之虛譽，所謂教養之義安在哉。

黃勉齋曰：世間最緊要事，甚不多，為聖賢為賢為堯舜為湯武為伊為周，皆從此出。若捨卻這些子緊要處，而論功業，便教做出漢高祖唐太宗，蕭曹房，杜亦何足道哉。若於此曉解世間利祿，真是蒼壇世間事業，真是太空一點浮翳也。何足把玩哉。

黃勉齋曰：臣子之義，亦豈不願趨事赴功，但事有本末，未易悉言。世之妄以功名自許也，皆欺君者也。

黃勉齋曰：當大任者，亦須伸縮自由。言聽計行，然後乃可為。若謀之於外而制之於內，人之所見不周而事無十全之利，以吾之焦勞計慮，而或者乃安坐而指其小疵以議之，則決無可為之理。齊威之於夷

五旬踐之於范蠡。皆舉國以聽之。而事業之就。僅能如許。則亦可鑒矣。

黃勉齋曰。漢世良吏往往以開渠灌田。立名後世。如召伯埭甘棠湖之類。民到於今稱之。使爲國者可以一切取必於天。則何必若是之屑屑哉。

黃勉齋曰。守令之職。不惟治獄訟。理財賦。正欲崇學校。養人才。使教化行而風俗變。

黃勉齋曰。小民常豐穰之歲。亦必父子竭作。然後可以易一飽。迨至凶荒。雖有技藝已無所售。安得有數倍之資。可以糴米。則亦有相與枕藉而死耳。夫事固有若老生常談。而確然不可易者。廣儲蓄是也。然人皆知其不可易。而不早爲者。病在因循而已。

黃勉齋曰。夫民生不見禮義之及。而困於衣食之不足。幸當樂禍。以圖還其不平之憤。則去爲盜賊。而焚殺縣邑。賊害良民者。勢使然也。知盜之所由興。起於不悅學。則弭盜安民之術。舍學何以哉。

黃勉齋曰。食人之祿者。當任其事。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數十年來。風俗日異。謀身之意。多於謀國。爲私之心。急於爲公。上之人既不能明示好惡。以力變之。或反推波助瀾。使人安之以爲當然。所謂廉恥節義。至是掃地矣。國將何恃而能自立耶。

黃勉齋曰。今之爲政者。不務御民。但求利己。視其外則若汲汲於事功。而誕謾欺罔。使百姓怨入骨髓。誠不忍爲也。

黃勉齋曰。天地萬物。本吾同體。疴瘵疾痛。皆切吾身。痿痺不仁者。不惟莫之卹。而反禍之。豪傑之士。不爲天下宰相操生殺之權。以除民之蠶。而全其壽。則亦爲大醫士。左提籃。右秉藥。餌以去陰陽寒暑之爲民害者。

黃勉齋曰。仁人君子之遇事。如權衡然。蓋亦平其心。而非有所輕重於其間也。然毫釐之際。有所未察。則亦容有不得其平者。

黃勉齋曰。政成事簡。百里蒙惠。亦非小事。均氣同體。在天地間。不忍之心。人所共有。得以行吾志。豈不樂哉。

黃勉齋曰。天下事惟求其是。若每事合理。俯仰無愧。人自心服。

黃勉齋曰。士大夫而知禮義。知廉恥。則必知君之當尊。民之當愛。祿之不可苟食。而職事之不可苟廢。黃勉齋曰。自古諸賢。其事未有不和。攻排者亦足以見君子之不比不同也。但與人交處。亦且若是何等色。日人若是吾輩。則雖有小失。亦只得將順正救之。不必至於已甚。

黃勉齋曰。農文曰。爾爲農耕。窮困勤苦。孰知之。孰愈之。苦而烈日汗背。寒而嚴霜侵膚。雖炎熱不能避。雖冰凍不可逃。四民惟農最勤。獨耕甚苦。爾農之害。又不一而足。使爾父子輕於相乘。夫婦輕於相離。兄弟輕於相訟。轉徙飢餓。不安其生。可哀也哉。縣令既不能爲爾興利除害。其可無以勉爾乎。爾既不能不衣食而生。天地之間。又不能不耕桑而爲衣食之計。則莫若勤。勤則不匱。爾之求衣食之略。甚被。爾之享衣食之奉。甚難。則莫若儉。儉則易足。人之視爾。甚弱。而爾之敵。人。

甚拙而難勝。則莫若忍。忍則寡爭。能佩斯言。庶可以苟安於斯世矣。

許魯齋曰。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惟人事。在天道亦不計。夫月。陰魄也。借日爲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納臣遠於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思澤出於君也。刑人亦然。思感豈可使出於己。使人知恩威出於己。是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爲光。及近日卻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

許魯齋曰。後世臣子諫於君。只說利害。有如此。以利害相恐動。則利害不應時都不信了。只當言義理。與不可當與不當。

許魯齋曰。每臨事且勿令人見喜。既令人見喜。必是偏於一處。隨後便有弊。蓋喜悅非久長之理。既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便是得中。

許魯齋曰。恐害己者。必思所以害人。也。豈知利人則未有利於己者也。至於推勘公事。已得大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亦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爲心。謂之陰陽。予曰不然。履正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有違於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顯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於神明。願陰德何有焉。

許魯齋曰。事有大小。時有久近。期小事於遠。則遷延虛曠。而無功。期大事於近。則急迫倉皇。而不達。許魯齋曰。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己的。由自己的。有義在。不由自己的。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

許魯齋在中書。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世祖命舉自代者。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泛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許魯齋曰。人要寬厚。包容。卻要分限。分限不嚴。則事不可立。人得而侮之矣。魏公素寬厚。及至朝廷事。懷然不可犯也。所以爲當世名臣。今日寬厚者。易犯。威嚴者。少容。於事業之際。皆有病。

或說趨競。許魯齋曰。此上之人。有以召之也。上之人。喜於政柄在手。能進退人。沾沾自喜。曰。我爲某成就。此事已得其名。人得其利。及天下人。翕然趨之。卻無所措置。所以一人得進。百人生怨。此是造命之所。君主當專之人。或竊之。不詳莫大焉。作福作威。豈凡人所專者。景帝謂田蚡曰。卿除吏盡。未嘗亦欲除吏。此因道也。作福作威。因害隨之。必不得已。在此地位。一切當歸之君。主。如王者用刑賞。亦曰。天討有罪。天命有德。猶歸之天。如何竊威福之柄。爲己私乎。宜限以辟舉之法。不稱則罪舉。主。以革趨競之弊。之。則所失者多矣。交朋友。事官長。皆然。

薛敬軒曰。相業自大學經學中來者。深。自史學俗學中來者。淺。要見古人之相業。伊傅之書。宜熟讀。薛敬軒曰。恭而不近於諛。和而不至於流。事上處柔之道。

薛敬軒曰。不欺君。不賣法。不虐民。此作官持己之三要。

薛敬軒曰：韓魏公、范文正公諸公，皆一片忠誠為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者，而名譽學動於天下後世之人。薛敬軒曰：儒士固當禮接，或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謀進，一與之款洽，即隨其術中，如房瑄為相，因一琴工黃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為非，遂為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疏接，亦清心省事之一助。

薛敬軒曰：人已一也，彼人之脂膏以自肥，何其不仁如是哉。

薛敬軒曰：正以處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此居官之七要也。

薛敬軒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莫非分所當為，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之受惠者多矣。

薛敬軒曰：作官一事不可苟。

薛敬軒曰：世有賣法以求賄者，此誠何心哉。天法所以治奸頑也，奸頑有犯，執法以治之，則良善者獲伸矣。若納賄而縱釋奸頑，則良善之冤抑，何自而伸哉。使良善之冤抑不伸，是不惟不能治奸頑，而又所以長奸頑也。處高位，戴顯名，乘三尺者，忍為此態乎。

薛敬軒曰：清而有容，乃不自見其清，清而不容，是自有其清，而心反為其所累矣。

薛敬軒曰：以己之廉病人之貪，取怨之道也。

薛敬軒曰：為政通下情為急。

薛敬軒曰：以其能治不能，以其賢治不賢，設官之本意不過如此。有假官威制民以自奉者，果何心哉。

薛敬軒曰：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弊者，則播告之。既立之後，謹守無失，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之所畏而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於下，既而見其有不可行者，遂復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為不信之具矣。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薛敬軒曰：惟寬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載物。

薛敬軒曰：膽欲大，見義勇為，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圓，應物無滯，行欲方，毅然有執。

薛敬軒曰：凡事皆當推讓功於人，不可有一毫自德自能之意。

薛敬軒曰：凡慎動當先慎其幾於心，次當慎言，慎行，慎作事，皆慎動也。

薛敬軒曰：作事謹其始，所以慮其終，所謂永終知敝是也。不能謹始，慮終，乘快作事，後或難收拾，則必有悔矣。

薛敬軒曰：伊尹曰：接下思恭，豈惟人君當然哉。有官君子於臨衆處事之際，所當極其恭敬，而不可有一毫倣忽之心。不惟臨衆處事為然，退食寢息之時，亦當致其嚴肅，而不可有頃刻褻慢之態。臨政持已，內外一於恭敬，則動靜無違，人欲消而天理明矣。

薛敬軒曰：盆成括小有才，而不知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蓋人知大道，則明於進退存亡吉凶消長之理，必不至於輕率逞才妄為以取禍也。

薛敬軒曰：李景讓母鄭氏曰：士不勤而祿，猶災其身，雖婦人之言，亦可以為居官息職者之戒。

薛敬軒曰：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為人不能為之事功。

薛敬軒曰：近看得處事有二法，知以別可否，義以決取舍，斯無過舉矣。

薛敬軒曰：事貴審處，古人謂天下甚事不困忙後錯，了真名言也。

薛敬軒曰：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薛敬軒曰：人須有容，乃大古謂山藏疾，川澤納汙，璞瑜掩瑕，有容之謂也。

薛敬軒曰：以誠成人者，人亦以誠應；以詐御人者，人亦以詐應。

薛敬軒曰：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

薛敬軒曰：事未至先無一物在心，則事至應之不錯；若事未至先有三端兩緒在心，則先自撓雜矣。應事安得不錯乎。

薛敬軒曰：張南軒無所為而為之之言，其義甚大。蓋無所為而為者，皆天理有所為而為者，皆人欲。如日用間大事小事，只道義合當如此做，做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般，便是無所為而為。若有一毫求知利之意，雖做十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與聖人之心絕不相似。

薛敬軒曰：唐郭子儀竭忠誠以事君，故君子無所疑，以厚德不露圭角處小人，故讒邪不能害。

薛敬軒曰：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為而為也。尚名節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其次也。

胡敬齋曰：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心亦自泰然。若不以義理為主，則遇難處之事，越難處矣。

胡敬齋曰：只不愧屋漏，則是吾之職分已盡。若夫富貴貧賤禍福，皆當處之以義，不可累吾心也。

胡敬齋曰：智計之人，多不能保其身者，其智易窮也。何以易窮，以非天地間正理也。明哲保身是正理，非智計也。

胡敬齋曰：三代以下事業皆出於才智，有暗合道理處，是天資之美。

胡敬齋曰：泥古則關於事情，徇俗則傷於苟簡，二者皆非天理時中。

胡敬齋曰：君盡天下事，只要不失其本心，心為主，事為客，以主待客，則我不勞而事治，蓋處之各得其所也。程子曰：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事。

胡敬齋曰：修己後，自能教人，能治人，此合內外之道。

胡敬齋曰：處事應物，不可徇己偏好，須省察當為與不當為，當理與不當理。

胡敬齋曰：聖賢處事，每斷之以義，不顧利害。智謀之士，專計利害，不顧義理。然義理者，人心之同，然聖賢制事以義，故人心自然歸仰。智謀之士，多失人心，以致禍害。



胡敬齋曰：事推尋義理以處之，非惟事治，學益進，德益修。

胡敬齋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凡天下之事，得其理則吉，失其理則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然，雖

否困蹇剝之時，苟處之有道，在我亦有吉亨之理。

胡敬齋曰：格君心者，須分邪正，明義利辨王霸，使君心瞭然知王道之當行，不安於竊功之小，庶可與之

有為。

胡敬齋曰：楊龜山言王荆公離內外，判心跡，使道常無用於天下，此最說出荆公學術偏處。

胡敬齋曰：宰相以不蔽賢不忌功為賢，故曰其心休焉。

胡敬齋曰：處小人不可一向疾惡之，須先以善養之，養之不格，然後從而處置之。

羅整庵曰：世道升降繫於人不繫於天，誠使吾人顧惜廉恥之心，勝於營求富貴之念，三代之盛，未有不

可復者。

羅整庵曰：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是五十者鮮不衣帛，七十者鮮不食肉也。今之稱項黃餓殍，歲得一布

袍，朝夕得一盂蔬食，苟延殘喘，為幸已多。何衣帛食肉之敢望耶？少壯之民，窮於衣食者常八九，飢寒

困苦之狀，殆不可勝述。中間一二歲計租給，或稍有贏餘，貪官汙吏又從而侵削之，受役公門，不過一

再，而衣食之資，有不蕩然者鮮矣。此皆有目者之所共見，誠可哀也。仁人君子，能不思所以拯之之策

耶？

羅整庵曰：處事所謂無意者，無私意爾。日用應酬之常，以至彌綸參贊之大，凡其設施運用斟酌裁制，

莫非無意也。云胡可無，惟一切循其理之當然而已，無預焉。斯則所謂無意也已。

羅整庵曰：忠告善道，非惟友道當然，人臣之進言於君，其道亦無以易此。故矯激二字所宜深戒。夫矯則

非忠，激則未善。欲求感格難矣。然激出於忠誠，猶可。如或出於計數，雖幸而有濟，其如勿欺之戒何哉？

羅整庵曰：吾自一邑觀之，為政者苟非其人民，輒生慢易之心，雖嚴刑峻法無益也。一旦得賢者而臨之，

民心即翕然歸向，其賢不肖亦不必久而後信，但一嘯笑一舉措之間，民固已窺而得之。風聲之流，不

疾而速，其向背之情，自有不約而同者。乃感應之常理也。故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大臣之業，一

正君而國定，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斯可以為政矣。政與德無二道也。

羅整庵曰：凡事皆有漸，其漸方萌，是即所謂幾也。易曰：知幾其神乎。

### 廣近思錄卷之十一

#### 教學

張南軒曰：師道之不可不立也久矣。良才美質，何世無之，而後世之人才，所以不古如者，以夫師道之不

立故也。凡所謂士者，固日以孔孟為宗，然而莫知所以自進於孔孟之門牆，則亦沒世窮年，俛俛然如

旅人而已。幸而有先覺者，出其傳於千載之下，私淑諸人，使學者知夫儒學之真，求之有道，進之有

序，以免於異端之歸。去孔孟之世雖遠，而與親炙之者，固亦何以相異，獨非幸哉。

張南軒曰：學者博觀載籍，論古人，攷迹而有以觀其用，察言而有以求其心，則其相去久遠，雖越宇宙，

猶恨其不得身親而炙之，而況接吾耳目，近出鄉黨，而其模範典刑，足以師表後學者哉。

張南軒曰：某邇來思慮，只覺向來所講之偏，惕然內懼，不敢不勉。蓋諸君子往往因有所見，使自處高，執

之固，後來精義更不可入。故未免有病。若二程先生，其猶一氣之周流乎？何其理之該而不偏，辭之平

而有味也。

張南軒曰：後生願當當議前輩，然講學不可不精於決擇。雖毫髮亦不容放過。

呂東萊曰：學者氣質各有利鈍，工夫各有淺深，要是不可限以一律。政須隨根性，識時節，箴之中其病，發

之當其可，乃善。固有恐其無所仰望而先示以踐徑者，亦有必待其憤悱而後啓之者，全在斟酌也。

呂東萊曰：竊嘗思時事所以艱難，風俗所以澆薄，推其病源，皆由講學不明之故。若使講學者多，其道也自上而下，為勢固易，雖不幸皆窮，然善類既多，氣焰必大，亦可蒸蒸日上，而有轉移之理矣。

呂東萊曰：移世以文士名者，一船一詠，互相標榜，傲誕縱弛，至自以不謹細行自居，嗚呼！文與行果兩物，而文之所以為文，既於是歟？記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學者蓋深釋之。

呂東萊曰：士生於三代之後，所見未必皆正人也。所聞未必皆正言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其為善難矣。處此者有道，善者以為法，不善者以為戒。善者以為法，是見其善而從其善也；不善者以為戒，是因其不善而知其善也。在人者雖有善不善之殊，在我者一歸於善而已矣。如此則所遇之人，無非碩師，所聽之言，無非法語，何入而不自得哉？

呂東萊曰：教小兒當以正，不可便使之情資日開。

呂東萊曰：科舉之習，於成已成物誠無益，但往在金華，兀然獨學，無與講論切磋者，閱卷士子，捨舉業則望風自絕，彼此無緣相接，故開舉業一路，以致其來，卻就其開擇賢美者告語之，近亦多向此者矣。

呂東萊曰：世衰道微，正欠人擔荷，此事幸而有之，惟願其進德修業，日新又新，使學者有所矜式而已。

呂東萊曰：子弟有不學教當如何？曰：只當反求諸己，直是如此，始是教之道。

呂東萊曰：孟子教人，最於初學為切，如第一章說利字，自古至今，其病在此。

黃勉齋曰：古者教人，八歲入小學，教之以六藝，十有五歲而後大學之教行焉。夫必先之以小學，而習之以七年者，蓋其切於日用之實，不若是無以博其識，登其心而為進德之基。其登高者既忽之而不習，而卑者又與大學而併廢之，不惟不習而反笑人之習，則其不如古也宜哉。

黃勉齋曰：周程夫子，出繼斯道不傳之緒，二三大儒，又從而相與推明之。於是古先聖賢教人為學之道，至是而復明，然講明之精，記問之博，而不能反躬實踐者，既不足以造夫道，脫略章句，馳心高妙，以為聖人之道，不假學問，可以一蹴而入者，又未免於空虛無據之失。

黃勉齋曰：日來講學，想日有新功。朱先生集前修之大成，設教垂世，其大綱無以復加矣。願學者之為學，則亦須隨其氣質，察其所偏，與其所未至，擇其最切者而用吾力焉。譬如用藥，古人方書，亦言其大法耳，而病證多端，則亦須對證而選擇之也。

黃勉齋曰：朱先生一生辛苦，盡取洙泗濂洛之學，為之解剖而發明之，如日月之經天也。學者志氣卑狹，守章句者，不知存養之為切，談存養者，不知玩索之不可緩，各守一偏，於先生之道，卒無得焉。甚哉大義之將乖，微言之將絕也。

黃勉齋與鄭叔叔曰：應舉工夫，不可不勉，得失窮通，則勿以累其胸次為佳。不然，則與庸人何異哉？人家之興替，人命之亨否，固有定命也。鄉間朋友，漸知趨向者多，更願成叔振放激昂之使，師傳不廢，莫大之幸也。人生無幾，米鹽鎖碎，不足以浼吾靈臺也。

黃勉齋曰：自舉業為士子銅疾，不惟義理全不明，而文字亦全無綱紀，補綴委弱，亦無次序，如醉人說話。

滔滔皆是也。

黃勉齋與葉叟書曰：朱先生諸書宜勤讀，而所謂求放心者，尤宜篤於用工。人生萬善具足，只要在人持守，若只講說得，不濟事也。吾友雖貧，可以為足，不可太柔弱，反為人所陵辱。常使在我有毅然不可犯之色，乃佳。庚四哥，更望勤教誨之。三郎情性，比舊差勝，只是輕便浮靡之習難除。做工夫不勤苦，如開講度日，亦望與之切磋也。韓處晚又旬，若得歸，使灑掃精舍，不復與世交矣。雲叟以隻身任仰事俯畜之責，誠不為易。依本分教人子弟，以活其家，此最為上策，但亦須自治讀書為文，令有教人之具。又須專心致志，以思所以教人之方，則書會庶可以長久也。家間諸事，盡諸子未免嚴治之。如此一二年，亦稍成人家新歲，書館有定所否？士人只有此科可入，外此皆是非義。

許魯齋曰：當其幼時，若不先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又其年長，若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先之以小學者，所以立大學之基本，進之於大學者，所以收小學之成功也。三代盛時，賢才輩出，風俗醇厚，蓋由盡此道也。

許魯齋曰：小學之書，吾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

許魯齋曰：先賢言語皆格言，然亦有一時一事有為而言者，故或不可為後世法，或行之便生弊。惟聖人言語，萬世無弊，雖有為而言者，皆可通行而無弊。

許魯齋曰：聖人之道，至大且遠，而學者所得有深淺。

許魯齋曰：為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己事。如六經語孟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不合於六經語孟中，便須改之。

許魯齋曰：教人，不止各因其材，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之。

許魯齋曰：教人，必先使有恥無恥，則無所不為。既如此，又須養其知恥之心，督責之使有所畏，榮耀之使有所慕，督責榮耀皆其所以為教也。到無所畏，不知慕時，都將去。

許魯齋曰：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可喜身心，即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是如何果能終身為樂乎？果能不墮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為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之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隨處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回，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慎乎？

許魯齋曰：宋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實理者亦少。世所謂瀾近理而大亂真，宋文章多有之，讀者須須著眼目。

許魯齋曰：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未工，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善，人能為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

許魯齋曰：凡取友必須向正當切確，庶有益於己者。若乃邪僻卑污，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為非者，慎勿近之。

許魯齋曰：優孟學孫叔敖，楚王以為真叔敖也。是寧可貴以叔敖之事，文士與優孟何異。

許魯齋曰：伊川易傳，晦庵論孟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於中。聚學者謂之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開進學之序，若必欲和從，當悉乘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流傳，庶對以為進學之基。不然，則當求他師。衆皆曰：唯。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

許魯齋曰：聖人教人，只是兩字，從學而時習為始。使只是說知與行兩字，不感知命耳順，只是箇知字，只是精義淺深之別耳。耳順是並無逆於心者，到此則何思何慮，不思而得也。從心不踰矩，則不勉而中。而見聖人只是與發達推廣，就他原有的本領上進將去，不是將人心上元無的強去安排裁接。如雕蟲小技，以此學校廢壞，壞卻天下人才。

許魯齋曰：橫渠教人以禮，使學者有所據守。程氏教人窮理居敬，然橫渠之教人，亦使知禮之所以然，乃可禮豈可勿耶。制之於外，以資其內，外面文理都有攬得是，一切整暇，心身安得不泰。然若無所見，如喫水扎相似，卻是為禮所窘束，知與行二者當並進。

許魯齋曰：天理不可諱，聖言不可忽，非是聖人姑為一等繩墨之語約束人。天命人心當然之理，不容已也。

或論古今文字，許魯齋曰：二程朱子不說作文，但說明德新民，明明德是學問中大節目。此處明得三綱五常九法，立君臣父子，非井有條。此文之大者，細而至於衣服飲食起居流墮應對，亦皆當於文理。今將一世精力，專意於文鋪敘轉換極其工巧，則其於所當文者，闕漏多矣。今者能文之士，道堯舜周孔曾孟之言，如出諸其口，由之以責其實，則背壞矣。使其無意於文，由聖人之言求聖人之心，則其所得亦必有可觀者。

許魯齋曰：教之一字，為人倫生。如本末字為木設，源流字為水生。而後世皆通用之，教之一字亦猶是也。學者不知教之所自學之所以設，則差之豈千里之遠哉。

許魯齋曰：聖賢立教，明白懇切，直欲天下萬世之人，皆入於聖賢之域。

薛敬軒曰：古者詩書禮樂，多就事上教人，而窮理亦就物上窮究。故所學精蘊本末兼該，而無弊。後世或論理太高，學者踐履未盡，近而議論已極精深，故未免有弊。

薛敬軒曰：聖人教人，皆略啓其端，使學者深思而自得之。如夫子所謂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孟子所謂引而不發，躍如也。程子曰：易傳只說得七八分，待人自去體究。朱子釋顏樂章曰：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如此之類甚多。聖賢之心，非不欲一言而使學者盡得其義，其實道體深妙，有非一言所能盡者。而之輕適足以使聽之者易，彼必不能深思而自得也。故必略啓其端，使彼深思而自得之。則守之固而不忘矣。後之人有於聖賢引而不發者，極論其底蘊，使學者一見之頃，即謂吾已盡領其妙，而不復致思。其實不能真得於心，而徒增口語之譁耳。以是知聖賢立教為慮深遠，而有益於學者甚大。

薛敬軒曰：觀孔門諸弟子之言，從容和毅，皆勇猛夫子之氣象，乃聖教涵煦而然也。

薛敬軒曰：看聖門教法，只是有序無序便差。聖人教人，只是文行忠信，未嘗極論高遠。

薛敬軒曰：聖人無行而不示人，以至理。理即作止語默之則也。人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故聖人無行而不示人者，皆天理流行之實也。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信，散而為萬善，當於聖人作止語默間，一一默識其何事是仁，何事是義，何事是禮，何事是智，信無不了然於心，而無疑庶可以知聖人所以為聖矣。

薛敬軒曰：朱子曰：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蓋作與語是動，動即太極之用，所以行也。止與默是靜，靜即太極之體，所以立也。用之行中與仁是也，體之立正與義是也。作止語默，皆太極之道，所謂無非教也。

薛敬軒曰：聖人發無言之教，以示學者。當求聖人之道於一身動靜應事接物之間，不可專求聖人之道於言語文字之際也。

薛敬軒曰：聖人只教人求仁，蓋人之性雖有四，而仁無不統。能求仁而克盡己私，復還天理，則四者之性無不全，而天下之萬善豈復有加於此哉。

薛敬軒曰：孔子教人，多就事上用功，鮮有指出本原者。至孟子則指出本原矣。

胡敬齋曰：孔門之教，只是求仁，而堯舜事業盡在此。

胡敬齋曰：忠信篤敬，則隨動隨靜，心自存理自明。

胡敬齋曰：孔門之教，惟博文約禮二字。博文是讀書窮理事，不如此則無以明諸心。約禮是操持力行事，不如此則無以有諸己。

胡敬齋曰：孟子才高，在心性源頭處理會。曰：存心養性，曰：求放心，曰：充四端之類。其曰：操曰：存曰：養曰：求曰：擴充，孟子工夫，便在此下手。非有孟子天資，便無可依據。故孔子只教人忠信篤敬，博文約禮，使有依據持循，而心性工夫亦無不盡矣。伊洛之教，實祖孔子，故主敬主一，齊莊嚴肅整衣冠，齊容貌，格物窮理，益詳益盡，學者亦不思無依據下手處矣。

胡敬齋曰：程朱開聖學門庭，只主敬窮理，使教學者有入處。

胡敬齋曰：今人才氣高者，便入異端。自小學之教不行，學者無基本。大學之教不行，無進步處。皆以虛靜存心，懸空求道，故有此病。古人存心之法，具於小學入道之門，由於大學。

胡敬齋曰：昔在南康，何太守言當今秀才難教，某對曰：只有兩箇人教不得，他問是誰，曰：白晝自棄者。

而不發顯如也。程子曰：易傳只說得七八分，待人自去體究。朱子釋顏樂章曰：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如此之類甚多。聖賢之心，非不欲一言而使學者盡得其義，其實道體深妙，有非一言所能盡者。而之輕適足以使聽之者易，彼必不能深思而自得也。故必略啓其端，使彼深思而自得之。則守之固而不忘矣。後之人有於聖賢引而不發者，極論其底蘊，使學者一見之頃，即謂吾已盡領其妙，而不復致思。其實不能真得於心，而徒增口語之譁耳。以是知聖賢立教為慮深遠，而有益於學者甚大。

薛敬軒曰：觀孔門諸弟子之言，從容和毅，皆勇猛夫子之氣象，乃聖教涵煦而然也。

薛敬軒曰：看聖門教法，只是有序無序便差。聖人教人，只是文行忠信，未嘗極論高遠。

薛敬軒曰：聖人無行而不示人，以至理。理即作止語默之則也。人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故聖人無行而不示人者，皆天理流行之實也。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信，散而為萬善，當於聖人作止語默間，一一默識其何事是仁，何事是義，何事是禮，何事是智，信無不了然於心，而無疑庶可以知聖人所以為聖矣。

薛敬軒曰：朱子曰：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蓋作與語是動，動即太極之用，所以行也。止與默是靜，靜即太極之體，所以立也。用之行中與仁是也，體之立正與義是也。作止語默，皆太極之道，所謂無非教也。

薛敬軒曰：聖人發無言之教，以示學者。當求聖人之道於一身動靜應事接物之間，不可專求聖人之道於言語文字之際也。

薛敬軒曰：聖人只教人求仁，蓋人之性雖有四，而仁無不統。能求仁而克盡己私，復還天理，則四者之性無不全，而天下之萬善豈復有加於此哉。

薛敬軒曰：孔子教人，多就事上用功，鮮有指出本原者。至孟子則指出本原矣。

胡敬齋曰：孔門之教，只是求仁，而堯舜事業盡在此。

胡敬齋曰：忠信篤敬，則隨動隨靜，心自存理自明。

胡敬齋曰：孔門之教，惟博文約禮二字。博文是讀書窮理事，不如此則無以明諸心。約禮是操持力行事，不如此則無以有諸己。

胡敬齋曰：孟子才高，在心性源頭處理會。曰：存心養性，曰：求放心，曰：充四端之類。其曰：操曰：存曰：養曰：求曰：擴充，孟子工夫，便在此下手。非有孟子天資，便無可依據。故孔子只教人忠信篤敬，博文約禮，使有依據持循，而心性工夫亦無不盡矣。伊洛之教，實祖孔子，故主敬主一，齊莊嚴肅整衣冠，齊容貌，格物窮理，益詳益盡，學者亦不思無依據下手處矣。

胡敬齋曰：程朱開聖學門庭，只主敬窮理，使教學者有入處。

胡敬齋曰：今人才氣高者，便入異端。自小學之教不行，學者無基本。大學之教不行，無進步處。皆以虛靜存心，懸空求道，故有此病。古人存心之法，具於小學入道之門，由於大學。

胡敬齋曰：昔在南康，何太守言當今秀才難教，某對曰：只有兩箇人教不得，他問是誰，曰：白晝自棄者。

胡敬齋曰周子合程子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要求見仲尼顏子人欲淨盡天理渾然處故有此樂  
朱子恐人只去望空尋樂不知天理之實必流於異端故又教以博文約禮之論以至欲罷不能而竭  
其才今人不去此處做工夫妄去自己身上尋樂故猖狂不實

胡敬齋曰日用之間無非此道之流行近自瀛海應對事親接物之閒推而至於仁民愛物無所用而不  
周無所施而不利特由教養無方人自不察耳

胡敬齋曰古之學者必以修身爲本修身之道必以窮理爲先理明身修則推之天下國家無不順治今  
之學者務必用功於此虛心一意絕去雜慮而於聖賢之書熟讀精思明辨反之於身而力行之又於  
日用之閒凡一事一物必精察其理一動一靜必實踐其迹則所學在我而於酬應之際以天下之理  
處天下之事必沛然矣又何古人之不可學哉

胡敬齋曰今人只將聖賢之書資口語作文章與自己身心全無干涉  
胡敬齋著白鹿洞規六條正趨向以立其志主誠敬以存其心博窮事理以盡致知之方審察幾微以  
爲應事之要克治力行以盡成己之道推己及物以廣成物之功

羅整庵曰論語首篇首以學爲言然未嘗明言所學者何事蓋當時門弟子皆已知所從事不待言也但  
要加時習之功爾自今觀之予以四教文行忠信夫子之所以教非學者之所學乎是知學文修行皆  
要時時習之而忠信其本尤不可須臾失焉者也註所謂效先覺之所爲亦不出四者之外若如陸象  
山之說只一箇求放心便了然則聖門之學與釋氏有何異乎

羅整庵曰自宋至南遷朱張二三大儒相與講明理學以爲天下倡近本周程之緒論上以接乎堯舜精  
一執中之傳四方開風而興者實繁有徒而書院之建亦由此日盛然而因人以立門戶也易由已以  
躋堂奧也難是非道之難明善學者之難得爾蓋或以利祿分其志或以言語文字膠其見或以虛無  
寂滅之說亂其真競枝葉而遺本根向空談而略事實皆未必其有以自得其於聖人經世之大用又  
安得而輕議也然則吾儒之學求之其可以不一講之其可以不精哉

羅整庵曰天下之民有四士其一焉士亦民耳而獨貴於農工商者命於天者厚修諸己者備也天之生  
此民也降衷惟均然而往往擢孤秀於羣庸寓獨靈於衆衆故其知覺特異器能亦殊而所業者有以  
極天下之精所任者有以極天下之大

羅整庵曰庠序之士日呻其佔畢至於飽德飲史著爲文字雖有條理可觀輒倖倖自負以謂其學已至  
而孰知其未能無愧於聖賢之學邪蓋吾嘗試求之始末論其遠且大者其孝悌忠信見稱於宗族鄉  
黨要亦未可多得至其所行與其所學常背而馳者則不幸屢有見焉其記誦雖多詞藻雖麗而根本  
固窮然矣見之於用果能有益天下國家也邪

羅整庵曰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此萬世爲教者之則也漢王之命君牙則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此  
萬世爲教者之本也身之克正敷教之克教且寬焉而人不相與化服以歸於中正而成其可用之材

者未之有也然舜之所謂寬本欲因其人之材質所宜不強其所未及而優游以俟其化蓋不舍乎規  
矩自從容於規矩之中豈如今之所謂寬者弛銜縱勒任其放逸自恣遂至於爲所不爲也哉

### 廣近思錄卷之十二

戒警

張南軒曰義利交戰卒爲利所奪君子小人相好卒爲小人所汨蓋亦理勢之必然

張南軒曰常人之情往往忽於小而暗於大銳於始而怠於終睹其著而不原於微望於人者常深而約  
於己者常不盡

張南軒曰孟子謂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士之處憂患也日兢兢焉蹈難而履危有所忍而不敢肆生云  
者言其良心苗裔之發是固生道也若夫由乎安樂之中而不知省察狂於安則怠流於樂則肆志且  
肆則放僻邪侈所由起其苗裔滋灌而本心淪喪矣

張南軒與朱子書曰人心易偏氣質難化君子多因好事上不覺乘快偏了若曰偏則均爲偏耳又慮元  
晦學行爲人所尊敬眼前多出己下平時只是窺規他人見他人不是覺己是處多他人亦憚元晦辨  
論之勁排闥之嚴縱有所疑不敢以請深恐諛言多而拂論少萬一有於所偏處不加省察則異日流  
弊恐不可免念世間相知孰能於元晦切礎之義其敢後於他人

呂東萊曰日用閒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怠惰之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  
矣

呂東萊曰：今既應物涉事，步步皆是體驗處。若知其難而悉力反求，則日發精明。若畏其難而日益偷惰，則向來意思，悉冰銷瓦解矣。習俗中易得汨沒，須當以法語格言，時時洗滌。然此猶是暫時排遣，要須實下存養克治工夫，真知所止，乃有可據依自進，進不能已也。

呂東萊曰：豪俊輕俠，恣陵玩侮，以儒爲戲，而真儒碩學，與受其恥，浮于堯之徒，至譏評子思以病孟軻久矣。儒者之不見信於世也，如漢高帝宣帝世，所謂英主，槩以儒者爲無益於治亂之數，開登用一二以備故事，貌敬而心不隨，特以爲朝廷之羽儀。太平之盛觀而已。上以名求之，下以名應之，其不見信者之效也宜。

呂東萊曰：學者不可起長歎之聲。此意思最易得斷續。某與公相聚許時，何嘗有此。

呂東萊曰：人情物態，向背離合，古今所同。惟說兩蒙包納，不見畦畛，以消消彼此異同之端，衆正之福也。

呂東萊曰：前輩言論風旨日遠，記錄難說。後出者往往失其真，恐此亦不得不爲之整頓也。

呂東萊曰：從前病痛，良以嗜欲蠱薄，故卻欠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卻欠操存激定之力。積善未厚，而發用太濶，涵泳不足，而談說有餘。

呂東萊曰：近時論議者，非頹惰即孟浪，名實先後，具舉不偏，殆難乎其入。此有識者之所深憂也。

呂東萊曰：羣陰斷續，陽氣斷續，理自應爾。然以反己之義論之，則當修省進步處甚多，未可專咎彼也。

呂東萊曰：根本不實者，所宜深察。往時固有得前輩警語，以藉口而行，則不掩焉。如學問者，往往指摘此輩，以懈吾道。紹興之初是也。雖有教無類，然聖門固自有可語上不可語下之辨。況今日此道單微，排毀者舉目皆是，恐尤須謹嚴也。

呂東萊曰：某自遭變故，窮苦危迫，雖有困而反則意思，頗知前此汗漫之非。

呂東萊曰：諸俗以自便，有此病痛者，滔滔皆是。談空以爲高，眼前卻不多見。蓋其教架點者皆盡，而士人多墮在苟且委靡，鮮有能自開戶牖者。今所患者，吾道之未明，而異端則非向時之熾然也。

呂東萊曰：要須公平觀理，而撤戶牖之小，嚴敬持身，而戒防範之疎。周密而非發於避就，精察而不安於小成。凡此病痛，皆吾儕彼此所素共驗點者耳。義理無窮，才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然放下政自非易事也。

呂東萊曰：喜事則方寸不凝定，故擇義不精，衛生不謹。

黃勉齋曰：火陽剛故趨上，然人狎而避之，水陰柔故就下，然人狎而玩之，人性亦然。將趨上乎，抑就下乎，將爲人所狎乎，抑爲人所狎乎，將趨上則不必求人，至於爲人所狎，則不可不思吾之所處也。然則趨上者當自安，趨下者當自省也。

黃勉齋曰：世之學者，事口耳飾容貌，若可觀矣。而實行不若市人，其謹畏自將者，惟足寡過，而貧富窮通榮辱死生之變，鮮不悖謬。其守者則區區細行，亦何足道哉。況於不學者哉。

黃勉齋曰：富貴之毒人也甚於鴆，惟其嗜之美也。而其毒愈深。蚶蚶甘帶，鴟鴞嗜鼠，彼豈知爲臭腐哉。

黃勉齋曰：舉世滔滔，病在於以古人行事，非今人所能爲。遂甘心沒溺，但欲合今人而遂己。至於苟且無恥而得富貴，則揚揚自得，以爲其說之勝。百年之閒，醉生夢死，計其所得，亦復幾何。回視古人行事，非難爲也。因言以求其心，即事以求其迹，充積涵養，弊而後已。則亦何事之不可爲哉。

黃勉齋曰：人心蠱壞至此極矣。如三十年痼疾，非一二服平胃散所能療。孟子將作乞兒斥罵，以樂正子之賢，尙有誦嘖之譏。則其他可知。讓利上須是先見得分明，方不至拖泥帶水也。

黃勉齋曰：陳太丘送張讓父之喪，人以爲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前輩亦以爲太丘道廣，皆竊疑之。如此則枉尺直尋而可爲歟。士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爲法。天地如此其廣，古今如此其遠，人物如此其衆，便使東漢善類盡爲宦官所殺，世亦易嘗無善類哉。若使是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阮落者。皆斯人爲之也。

黃勉齋曰：義理不明，人心不正，舉世滔滔，聚一大團私意於天地間。如濃膠厚漆，牢不可解。吾輩且戲呼太息於其間，亦愚矣哉。

黃勉齋曰：貧賤憂戚，是人之所惡也。聖賢之論，乃獨以是爲進德之地。何哉。恐懼者，常生於憂患。驕奢淫佚，必起於安妥。當窮窮困窮之餘，其操心危，其慮患深，其刻厲奮發以進於善，有不期而然者矣。

黃勉齋曰：世之苟賤無恥行若狗彘者，人皆置而不論。至若名在儒學之籍，則一舉足必議其短。此古之道學者所以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至死而後知免也。

黃勉齋曰：死生且盡之常也。古之人天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耳。曷嘗置喜戚於其閒哉。鄙夫庸人，生既無益於世，而徘徊顧戀，猶冀其久存。蓋其識見既陋，而貪鄙之習，沈痼而不能以自脫也。

黃勉齋曰：鄉間風氣淺薄，不賢者不足道。賢者往往量狹而氣輕，量狹則易足，氣輕則不能任重。人莫不知聖賢之可慕，道德之可貴。易嘗有一人終日歎然，常有不足之意。慨然嘗有必至之念。因循歲月，給其身爲常人者，狹故也。小才小慧，殊不足道。稍足以異於流俗，便沾沾自喜。識者視之，政可一笑。只此意思，隔了多少好事，此無他，輕故也。

黃勉齋與葉雲叟曰：暇日千萬莫廢讀書。士人惟此可以立身，不須管閒事。議論人物，徒生悔吝，不若閉門自修之爲妙也。

黃勉齋曰：今人只見攜書走四方，得錢差易，故往往舍館地而事干謁。不知此與乞人何異。豈有士人而甘爲乞人之所爲乎。

黃勉齋曰：韓少不自量，好從當世名勝游。既冠而執經於晦庵先生，荷其一見，便有相教誨之意。未數年而授之以室，又數年而授之以官，又數年而爲之築室處，相約終老相從之計。其屬託之意，則曰微言易曉，汝其保之。今先師之亡，十有六年矣。韓奔走仕途，東道書於高閣，手未嘗披，目未嘗睹也。每一念

之如負芒刺無面目以見朋友死亦何以見先師於地下耶勉強從事固足以恤孤窮活孳累然一行試吏百事俱廢又於心實有所不安也

許魯齋曰人生所遇或厚或薄理有當然故聖人救戒正要於此益盛益壯不可怯懦自安也積學力行始亨之端

許魯齋曰論君子者必以德論小人者必以詐以德度德則君子之優劣見焉以詐挾詐則小人之勝負分焉德也詐也雖有善惡之殊然各就其中開論之則未始不以深造者為得也為君子者而不至於善之長為小人者而不至於姦之雄則未見有以過人者

許魯齋曰不聽父命者則為不孝不聽君命者則為不忠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命或時可否之閒設教者猶曰勿逆勿怠況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不受命乎

問常人求進務要在人之上許魯齋曰清者宜在上濁者宜在下豈不見水清在上水濁在下雖撓之不分濁濁不多時必又清者在濁者在下更有易見者天清在上地濁在下

許魯齋曰前人謂得便宜事莫得再做得便宜處不得再去休說莫得再只先一次已是錯了世閒豈有得便宜底理汝既多取了他底便是欠下他底隨後卻要還他世閒人都有合得底分限爾爾如何多得他便宜萬無此理愚鄙之人妄意尋便宜處做是無義命也又人道得便宜是落便宜實是如此所得便宜無幾而於天理人心欠闕不可勝道天理也不容汝人心也放汝不過外面事不停當反而求之此心歉然於義理所欠多矣如何得安稍能自思自反者此理不難見也其反報甚速大可畏也可為愛便宜者之戒

許魯齋曰天下事常是兩件相勝負從古至今如此大抵只是陰陽剛柔相勝前人謂如兩人角力相抵彼勝則此負此勝則彼負但勝者不能止於其分必過其分然後止負者必極甚然後復各不得其分所以相報復到今不已

許魯齋曰草木到秋精氣展盡葉頭縮故風霜亦搖落之人精神耗散故疾病侵之到德行虧時便患難及之人若德行充實雖遇禍患不害也禍患自外來中閒充實無侵思慮如何有害孟子有浩然之氣只是德行充實裏頭縮一分外面侵一分福自內積禍由外來人當積實無虧欠人有召禍之由則凡物皆能為祟難防備

許魯齋曰或言有一兵衆辱其尉尉欲怒一老將拒止之曰是必有故尉當自思尉怒即解凡人無故為人辱者必我有可乘之隙也我無覺也人不敢易也君子求諸己

許魯齋曰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為益己以存心養性為枉枉不喪德強身而不已惟君子為能見微而知著遠人欲於將萌

許魯齋曰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  
許魯齋曰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蓋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特以利欲驅之故失正

理其始甚微其終至於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懲其昏暗無知誤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之地言之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憾而吾之言亦自為長厚切要之言善迹既著即從而美之不必更求微微主為一定之論在人聞之則樂於自勉在我則為有實驗而又無他日之弊也

許魯齋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不虞無故而致譽也無實而得譽可乎大譽則大毀至小譽則小毀至必然之理也惟聖賢得譽則無所可毀大名之下難處在聖賢則異於是無難處者無實而得名故難處名美器也造物者忌多取非忌多取忌夫無實而得名者

許魯齋曰巧言令色人欲勝天理滅矣人但當修身自理不問與他合與不合果能自修天下人皆能合若只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

許魯齋曰人謀孔賊亦可以保天命人能攝生亦可以保神氣自暴自棄而有凶禍皆自取之也  
許魯齋曰曾貴榮顯固人之所愛然鶴之乘軒車之乘墉反足以買禍而召怨曾不若安守貧苦之為愈也

許魯齋曰嘗默念為此七尺之軀費卻聖賢多少言語於此而不能修其身可謂自賊之甚矣  
許魯齋曰因讀朱文公與子受之書念之念之夙夜無忝所生之言不勝感發興起中心惘然必欲不為一事之惡以忝先人

許敬軒曰人心有一息之意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  
許敬軒曰吾於所為之失雖即知而改之然不免再萌於心因謂有不善未嘗不知易知之未嘗復行難

許敬軒曰聖賢之言如法律條貫循之則安悖之則危其有不然者幸不幸耳  
許敬軒曰習於見聞之久則雖事之非者亦莫覺其非矣

許敬軒曰欲事之合理誠難但細微一一能謹或少過舉矣  
許敬軒曰人能於言動事為之閒不敢輕忽而事事處置合宜則浩然之氣自生

許敬軒曰擬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偷惰而勝人欲一有頹靡不立之志則甘為小人流於卑汙之中而不能振拔矣

許敬軒曰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辭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侈用無節宜其顛覆之無日

許敬軒曰程子曰吾以欲傷生為深恥學者體此則可以保身矣  
許敬軒曰斯須照管不至則外好有潛句竊引之私不可不察人欲知寇敵專以窺吾之虛實斯須防閑不密則彼乘間而入矣

許敬軒曰敬以持己謙以接人可以算過矣  
許敬軒曰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知不可急與之合

薛敬軒曰：是命家最誤人。君子得吉卜，固若常事，而不廢其修省之功。小人得吉卜，則曰吾命素定矣，雖為不義之事，可無傷也。恃此敗者多矣。

胡敬齋曰：人有過貴於能悔而不改，徒悔而已，於己何益。改過最難，須著實做得，操存省察工夫，使吾身心謹密，放僻之心不生，則大本堅固，過失隨覺而不行也。若欲防患於豫，須以敬為主，不使須臾慢忽，又觀書求義，浸灌此心，悅懌使過失不萌更妙。

胡敬齋曰：人之大病有三：一曰蕩惡，二曰輕浮，三曰昏弱。

胡敬齋曰：志不可放，身不可放，弱程子曰：解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朱子曰：才悠悠便是志不立。

胡敬齋曰：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以至貴賤賢愚，皆有一定之分，乃天理之當然。故曰天秩天秩，有一毫不盡處，便是不會盡得天分，有一毫背戾處，便是違天。至於死生亦天分也，不安於死者，亦是不安天分。故曰沒吾事也，當貧賤亦天分也，故曰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胡敬齋曰：人之所以為人者，理也。苟不存得此理，只營營於利以養血肉之軀，豈不愚哉。

胡敬齋曰：雖昏亂之世，公論猶存，此見人性之善處。此見秉彝之不可泯處。

羅整庵曰：夫子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言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喻於義，斯上達矣。喻於利，斯下達矣。上達則進於聖賢，下達則其遠禽獸也不遠矣。有人於此，或以禽獸斥之，未有能甘心受之者。至於義利之際，乃或不知所擇，果何說耶。舜命禹也，子遠汝躬，汝無面從，退有後言，禹豈面從後言者耶。益之告舜，則以遠道從欲為戒。禹則以慢游傲虐為戒。皋陶則以叢勝為戒。舜亦為常有此數者之失耶。

蓋其君臣相與至誠懇切，惟欲各盡其道，而無毫髮之欺，故常致謹於未然之防。讀書者能識處，廷交相敬戒之心，斯可以事君矣。

羅整庵曰：人莫貴於自反，可以進德，可以寡怨，可以利用安身。其說已備於孔曾思孟之書，但少見有能尊信者耳。若每每怨天尤人，而不知反求諸己，何但出門即有礙耶。

### 廣近思錄卷之十三

辨別異端

張南軒曰：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乎萬物者也。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有間斷。聖人盡之，而亦非有所增益也。未應不是，已應不是，後立則俱立，達則俱達。蓋公天下之理，非有我得之得私。此仁之道，所以為大，而命之理，所以為微。若釋氏之見，則以為萬法皆吾心所造，皆自吾心生者，是味夫太極本然之全體，而返為自私自私天命不流通也。故其所謂心者，是亦人心而已，而非識道心者也。知言所謂自滅天命，固為己私，蓋謂是也。

張南軒曰：無欲者，無私欲也。無私欲，則可欲之善著，故靜則虛，動則直。虛則天理之所存，直則其發見也。若異端之談，無欲，則是拔根拔本，泯棄彝倫，淪實理於虛空之地，此何翅得塊之異哉，不可不察也。

張南軒曰：今日異端之害，烈於申韓。蓋其說有若高且美，故明敏之士樂從之。惟其近似而非，遂影而迷，真憑虛而舍實，拔本按根，自謂直指人心，而初未嘗識心也。使其果識是心，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是乃人道之經，而本心之所存也，其忍斷棄之乎。

張南軒曰：經乃天下之常經，所謂堯舜之道也。經正則庶民曉然趨於正道，邪說不能入矣。但反經之妙，乃在我之事，不可只如此說過也。自唐以來，名士如韓歐輩，攻異端者非不多，而卒不能屈之者，以諸

君子猶未能進夫反經之學也。如後周李唐及世宗。蓋亦皆變其說矣。旋即興復而愈盛者。以在上者未知反經之政故也。

張南軒曰。聖門實學。循循有序。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非若異端驚奪籠罩。自謂一超徑詣。而卒為窮大而無所據也。近世一種學者之弊。渺茫虛度。更無講學之功。其意見只類異端一超徑詣之說。又出異端之下。非惟自誤。亦且誤人。不可不察也。五季所謂此事是終身事。天地日月長久。斷之以勇猛精進。持之以漸漬薰陶。故能有常而日新。誠至言哉。

張南軒曰。近來士人雖亦有漸向裏者。然往往為邪說引取。大抵是不肯於鈍處下工。要求快便。故差錯耳。新州之說。淺陋不足動人。自是伯諫天資低所致。若臨川其說方熾。此尤可慮者。吾曹惟當務勉其在己者。若立得無一毫滲漏。則自是孚信。有非口舌所能遊說挽回也。

張南軒曰。王氏之說。皆出於私意之鑿。而其高談性命。特竊取釋氏之近似者而已。夫竊取釋老之似。而濟之以私意之鑿。故其橫流。蠱壞士心。以亂國事。學者當講論明辨。而不屑焉可也。

張南軒曰。所論尚多駁雜。如云知無後先。此乃是釋氏之意。甚有病。知有淺深。致知在格物。格字敦有工夫。又云儻下學。而不加上述之功。此尤甚謬。上述不可言加功。聖人教人以下學之事。下學功夫浸密。則所為上述者愈深。非下學之外。又別為上述之功也。致知力行。皆是下學。此其意味深遠無窮。非驚怪恍惚者比。學者且當務守。非拘迫之謂。不走作也。守得定。則天理發明。若強欲驟開拓。則將窮大而失其居。無地以崇德矣。惟收拾氣。毋忽卑近。深厚積密。以進窮理居敬之功。則所望也。

問。為佛學者。言人當存此心。今日用之。則眼前常見光燦燦地。此與吾學所謂操則存者。有異同否。南軒曰。佛學所謂與吾學之云存字雖同。其所為存者。固有公私之異。吾學操則存者。收其放而已。收其放則公理存。故於所當思而未嘗不思也。所當為而未嘗不為也。莫非心之所存故也。佛學所謂存心者。則欲其無所為而已矣。故於所當有而不之有也。於所當思而不之思也。獨憑藉其無所為者。以為為宗。日用間將做作用。其云今日用之。則眼前常見光燦燦地。是弄此為作用也。目前一切以為幻妄。物則盡廢。自利自私。此其不知天故也。

張南軒曰。垂諭足見細繹不輟。所謂一陰一陽之道。凡人所行。何嘗須臾離此。此則固然。然在學者。未應如此說。要當知其所以不離也。此則正要用工夫。主敬窮理是已。如飢食渴飲。晝作夜息。固是義。然學者要識其真。孟子只去事親從兄。指示最的當。釋氏只為認揚眉瞬目。運水搬柴。為妙義。而不分天人。人欲於毫釐之間。此不可不知也。

問。奔逸絕塵在乎思。張南軒曰。如此等語。皆涉乎浮夸。不穩貼。夫思者沈潛縝密。優游涵泳。以深造自得者也。今而曰奔逸絕塵。則有虛度採取之意。無乃流入於異端一開便悟。一起直入之弊乎。非聖門思。容作聖之功也。推此類察之。

呂東萊曰。釋氏只管說空說悟。吾儒不道者。政把做尋常事看了。

呂東萊曰。世說彼何次道學。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聞數千戶。卿尚不能得。卿乃圖作佛。不亦大乎。

呂東萊曰。邪說誠行。辭而闕之。誠今日任此道者之責。竊嘗謂異端之不息。由正學之不明。此盛彼衰。互相消長。莫若盡力於此。此道光明盛大。則彼之消滅無日矣。

呂東萊曰。陸九齡子壽。篤實孝友。兄弟皆有立。世所學稍偏。近過此相聚。日亦甚有間道四方之意。每思學者所以徇於偏見。安於小成。皆是用工不實。若實用工。則動靜語默。日用間自有去不得處。必悚然不敢安也。

黃勉齋曰。告子之言。其語審矣。但孟子攻之太峻。而語不及詳。故其指有未甚明者。請試論之。夫性者。人物所得乎天之理。仁義禮智之屬是也。生者。人物所得乎天之氣。有知覺而能運動者是也。性者。萬物之一原。有生之類。各得於天。固無少異。但所稟之氣。則或值其清濁美惡之不一。故理之所賦。不能無開塞偏正之異。此人物之所以分也。然以氣而言。則所稟雖殊。而其所以為知覺運動者。反無甚異。以理而言。則其本雖同。而人之有是四端。所以為至靈至貴者。非庶物之可擬矣。告子之學。不足以知此。但見其蠢然之生。即以爲性。而又謂凡得此者。無有不同。則是不惟不知性。亦不知氣。不惟觀於外者。亂於人獸之別。而其反於身者。亦昧於天理人欲之幾矣。

黃勉齋曰。後世楊墨之患。而佛老之說。興至於今。且千有餘歲。棄天常。滅人類。習異端之教。非先王之遺。蓋不待其流之弊。而與禽獸無異矣。學士大夫。不惟不能斥而遠之。而溺其禍福之說。曾其荒唐之教。甚者。則文之以聖賢之言。以為與吾道無異。學者從而信之。以自絕於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其爲天下後世之害。豈淺淺哉。

黃勉齋曰。自佛老之說。行於中國。且數千年。深山長谷之民。信奉尤篤。至於死生大故之際。忘其焦腎乾肝之苦。而爲於梵唄膜拜之習。甚至舉其親之遺體。古人所以重衾復斂。必誠必信者。而投之烈燄之中。曰。佛教然也。豈不大可哀者耶。

許魯齋曰。後世法術功利與異端之教。賊天明。亂聖法。行之者。殃及其身。於子孫福澤無有也。而怪誕之士。繼踵不絕。以欺世惑衆。如武帝。凡誅數人。而來者。猶不止。可哀也。謬妄如此。而後世猶惑之。可哀也。士君子當以聖道爲心。有補於天地生靈斯可矣。不然。亦天地鬼神之所不與也。其受禍非不幸也。法術如中商。縱橫如儀秦。欺誑如方士。惑亂如異端。皆非所以爲學也。君子慎所學。

許魯齋曰。學仙長年一說。世所決無。決不可得。世間萬事。有樣子可做。只此無樣子。古仙者不可見。長年者亦無有。若誰做樣子。今富貴者見有樣子。其所以取富貴者。又皆可學可做。然終身盡智力。有不可得。況微倖無可做者乎。

許魯齋曰。讀伊川復其註。二氏亦漸無著落。凡物興盛時。是下面人捧擁裏面人。和膝相推。故與今彼下面無入尊信。裏面又自不相信。不相推讓。此是衰謝氣象。易下卦。凡物在下者。皆屬內。每



與造功業者皆由下起。由內順。此理皆然。韓文公原鬼。雖義理未當。亦見其不惑神怪。高出諸人遠甚。世豈有所謂仙人。武帝詔書自悔其狂悖可知也。人寄天地間。每有死生變較。大故以為異。要之亦常事也。一消一息。常理如此。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許魯齋曰。德性用事。物欲不行。能隨時變易。以合於道。在楚漢時。便能為子房。伎倆。在孝文地位。自能塞心銷志。恭儉淵默。幾致刑措。老氏道德仁義皆失。然後放於禮。謂禮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又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又謂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非老氏所見之智也。孟子開口便說仁義。豈不可須臾離也。

許魯齋曰。老氏言道德仁義禮智。與吾儒全別。故其為救大異。多隱伏退縮。不肯光明正大。做將去。吾道大。公至正。以天下公道大義行之。故其法度森然。明以示人。

薛敬軒曰。老子言道德而外仁義。果可謂之道德乎。韓子謂其去仁與義而言道德。亦可謂深知老子之失矣。

薛敬軒曰。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夫仁義即大道也。大道既廢。又豈有仁義乎。至分道德仁義禮為五。皆理不明也。

薛敬軒曰。老氏雖翻騰道理。愈弄一世。奇詭萬變。不可摸擬。卒歸於自私。與釋氏同。

薛敬軒曰。將欲翁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皆竊春夏之闕。而為秋冬之圖。程子所謂老子竊弄圖闕者以此。

薛敬軒曰。道無往而不在。釋氏乃謂出家求道。則是在家無道。家外有道。而道為有所方之物矣。其失可一笑而揮也。

薛敬軒曰。天者萬物之祖。生物而不生於物者。釋氏亦人耳。其四肢百骸。固亦天之所生也。豈有天所生者。而能擅造化之柄耶。若如其說。則天不在天而在釋氏矣。

薛敬軒曰。萬物始終。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釋氏乃有輪迴之說。則萬物始終。不在造化而在釋氏矣。

薛敬軒曰。金剛經只欲說形而上之道。以形而下者為幻迹。此所以偏於空虛也。聖人則道器合言。所以皆實。

薛敬軒曰。釋子塵芥六合。然六合無窮。安得塵芥之渺。幻人世。然人世皆實理。安得夢幻之。

薛敬軒曰。荀子以人性為惡。則是誣天下萬世之人。皆為惡也。其味於理如是之甚。

薛敬軒曰。陳仲子無親戚君臣上下。其廉為小節。釋氏滅天理人倫。以潔其身。果何道哉。

薛敬軒曰。釋氏不問賢惡。惡只順己者便是。

薛敬軒曰。聖人之心。如天。物有違忤者。終無私惡也。釋氏極言其神妙無方。慈悲忍辱。至於一有毀謗。其害不啻其教者。即報之以種種之罪。又何量之小。而心之伎耶。

薛敬軒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物也。而其人倫之理。即性也。佛氏

之學。有曰。明心見性者。彼既舉人倫而外之矣。安在其能明心見性乎。若果明心見性。則必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必不舉人倫而外之也。今既如此。則偏於空寂。而不能真知心性。體用之全。善矣。程子謂其言為無不周備。實則外於倫理。不其信與。

薛敬軒曰。聖人雖澤及四海。功被萬世。而無一毫自滿之意。釋氏動輒言其功德無量。何耶。

薛敬軒曰。周程張朱。真儒也。四子辨佛老之非。至矣。學者讀四子之書。而乃匍匐佛老之奴隸。是豈真知四子而能讀書者哉。

胡敬齋曰。老氏既說無。又說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混混沌沌。其中有物。則是所謂無者。不能無矣。釋氏既曰空。又說有箇真性在天地間。不生不滅。超脫輪迴。則是所謂空者。不能空矣。此老釋之學。所以顛倒錯謬。說空說虛。說無說有。皆不可信。若吾儒說有。則真有。說無則真無。說實則真實。說虛則真虛。蓋其見道明白。精切。無許多邪遁之辭。老氏指氣之虛者為道。釋氏指氣之靈者為性。故言多邪道。

胡敬齋曰。儒者養得一箇道理。釋老只養得一箇精神。儒者養得一身之正氣。故與天地無間。釋老養得一身之私氣。故逆天悖理。

胡敬齋曰。老氏雖背聖人之道。未敢侮聖人。莊子則侮聖人矣。莊子雖侮聖人。未敢侮天地。釋氏則侮天地矣。

胡敬齋曰。聖賢一循乎天理。故無繁累。今山林隱士。欲脫去塵俗世利。以求無累。異端欲屏去人事思慮。以求無累。山林隱士。雖自遂一偏之高。不足以盡天下之理。然未至甚害理。其清高之風。猶足以激汗俗。異端則天理滅絕。顛倒尤甚。高士一變則為異端矣。

胡敬齋曰。荀子只性惡一句。諸事壞了。是源頭已錯。末流無一是處。孟子言性善。在本原上見得是。故百事皆是。荀子在本原上見錯。故百事皆錯。

胡敬齋曰。世之愚者。莫愚於老佛。至愚之人。也。曉得箇天地父母妻子。也。曉得有箇己身。今禪家以天地為幻妄。己身為幻身。離父母妻妻子。離天地六合之大。也。曉不得。故言一粒粟中藏世界。陳獻章又要塵微六合。豈非愚之甚乎。

胡敬齋曰。莊周所謂自然。非循乎理之自然。乃一切棄而不管。任其自然。所以曠蕩不法。禮樂政刑。皆無所用。反謂聖人。不死。大盜不息。欲割斗折衡。使民不爭。

胡敬齋曰。秀之亂苗。紫之亂朱。皆以其相似而難辨。與儒道相似。莫如禪學。此最害道者。後之學者。做存心工夫。不得其真者。多流於禪。所謂高者入於空虛。蓋天資高邁者。多厭世事之汨冗。而樂於靜虛。又好奇妙。而忽卑近。又力去做靜中工夫。掃除物欲。屏絕思慮。是在內裏先做空了。不覺流於禪學。只緣在小學四書近思錄。不曾實體。而於窮理工夫不到。故如此。

胡敬齋曰。今人有過去思慮。以為心不放者。有常拘制。看住心在這裏。以為存者。皆非聖賢存心之法。所以流於異學。聖賢只說戒謹恐懼。則心存。何嘗看住此心。不許他走。只整齊嚴肅。則心使。何嘗過

絕思慮以求不雜。主一只是常要整肅。非是尋得箇物事來照管不失。堯曰欽則本心自明。不

是要見得此心光明。如一物在此。儒釋之分正在此處。宜深察明辨也。

胡敬齋曰。釋氏之存心有二。一是習為虛靜。絕滅思慮。使之無雜。一是常照住此心不令走。殊不知聖

賢教人。自鴻博應對周旋禮樂。孝悌恭敬。皆是存心之法。如九容九思。亦是存養之法。故心存理得而

事治。釋氏之存心。適以壞其心之體。絕其心之用。其害莫大焉。

胡敬齋曰。天下古今。只著一箇利字。害了天體。秀才讀書。便要求中科。釋子誦經。便要求一箇福。釋

子坐著禪。便要求自己一箇快樂。那裏尚有天理。

胡敬齋曰。陸子靜天資高。力量大。用力甚切。但其見理過於高大。存心過於簡易。故入於禪。其自幼與伊

川不合者。伊川收斂謹密。其言平實精確。象山必有凌虛蹈空之意。故聞伊川之言。似有傷其心。其晚

年身在此處。能知民間事。又豫知死期。則異學無疑。其門人楊簡以問答之間。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

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此非儒者之傳授。其行狀言。四時之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

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亦過高之言矣。

胡敬齋曰。陳公甫言。靜中發出端倪。又云。藏而後發。是將此道理安排作弄。都不是順其自然。

胡敬齋曰。陳公甫言。才覺便覺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是我有二理矣。

羅整庵曰。吾儒之關佛氏有三。有真知其說之非而痛闢之者。兩程子。張子。朱子。是也。有能深知其說而

常喜聞之者。篤信程張數子者。有陰實常用其說而陽闢之者。蓋用禪家阿佛罵祖之機者。也。夫佛

氏似是之非。因為難辨。至於阿佛罵祖之機。則其辨之也。愈難。吁。可畏哉。

羅整庵曰。今之道家。蓋源於古之巫祝。與老子殊不相干。老子誠亦異端。然其為道。主於深根固蒂。長生

久視而已。道德五千言。在於凡祈禳禁禱。經咒符籙等事。初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立教。乃推尊老

子。置之三清之列。以為其教之所從出。不亦妄乎。古者用巫祝。以事神。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蓋誠有

以通乎幽明之故。故專其職。掌俾常一其心志。以導迎二氣之和。其義精矣。去古既遠。精義浸失。而淫

邪妖誕之說起。所謂經咒符籙。大抵皆秦漢間方士所為。其派誠而不傳者。計亦多矣。而終莫之能絕

也。今之所傳。分明遠祖張道陵。近宗林靈素輩。雖其為用。不出乎祈禳禁禱。然既已失其精義。則所以

交神明者。率非其道。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為世道之害。爾望其消災而致福。不亦遠乎。蓋老子之善

成其私。固聖門所不取。道陵輩之譎張偽幻。又老子之所不屑為也。故攻老氏者。須分爲二端。而各明

辨其失。則吾之說為有據。而彼雖築點。亦無所措其辭矣。

羅整庵曰。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蓋虛靈知覺。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

真也。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為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其所謂空。空即虛也。既

則欲其即相即空。而契其所謂覺。即知覺也。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即靈也。凡釋氏之言

性。窮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然此三者皆心之妙。而豈性之謂哉。

羅整庵曰。愚自受學以來。知有聖賢之訓而已。初不知所謂禪者何也。及官京師。偶逢一老僧。問何由

成佛。渠亦漫舉禪語為答云。佛在庭前柏樹子。既而得禪家證道歌一編。讀之如合符節。自以為至奇

至妙之理矣。後官南雍。則聖賢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知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

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體認。日復一日。積數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乎心性之

真。而確乎有以自信。朱陸之學。於是乎僅能辨之。良亦鈍矣。

羅整庵曰。有楊簡者。象山之高弟也。嘗發本心之問。遂於象山言下。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

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有得早民者。從遊象山。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

心已復。徵象山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蓋惟禪家有此機軸。試觀孔曾思孟之相授受。曾有一

言似此否乎。其證佐之分明。脈路之端。雖有善辨。不能為之脫矣。

羅整庵曰。白沙詩教。開卷第一章。乃其病革時所作。以示湛甘泉者也。所舉經書。曾不過一二語。而遂及

於禪家之杖喝。何耶。殆熟處難忘也。所云莫杖莫喝。只是掀翻說。蓋一悟之後。則萬法皆空。有學無學

有覺無覺。其妙旨固如此。金針之譬。亦出佛氏以喻心法也。誰撥云者。殆以領悟者之鮮其人。而深屬

意於甘泉耳。觀乎莫道金針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深之句。其意可見。註乃謂深明正學。以闡釋氏之

非。豈其然乎。溥博淵泉而時出之。道理自然。語意亦自然。曰藏而後發。便有作弄之意。未可同年而語

也。四端在我。無時無處而不發。見知皆擴而充之。即是實地上工夫。今乃欲於靜中發出端倪。既一味

靜坐。事物不交。善端何由發見。退伏之久。或者忽然有見。不過虛靈之光景耳。朝聞夕死之訓。吾夫子

所以示人。當汲汲於謀道。庶幾無負此生。故程子申其義云。問道。知所以為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

也。今顧以此言為處老處病處死之道。不幾於侮聖言乎。道乃天地萬物公共之理。非有我之所得私

聖賢經書。明若日星。何嘗有以道為吾為我。惟佛氏妄誕。乃曰天上下地。惟我獨尊。今其詩有云。無窮

吾亦在。又云。玉臺形我我何形。吾也我。註皆指為道也。是果安所本耶。然則所謂縱覺我大而物

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正是惟我獨尊之說。姑自成一家可矣。必欲強合於吾聖人之道。難矣哉。

羅整庵曰。陽明答蕭惠曰。所謂汝心。卻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又答陸原靜書。有云。

佛氏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渠初未嘗諱禪。為其徒者。必欲為之諱之。何也。

羅整庵辨晚年定論云。詳朱陸定論之編。蓋以其早歲以前所見。未真。爰及晚年始克有悟。乃於其論學

書。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主於向裏者。以為得於既悟之餘。而斷其為定論。斯其所擇宜亦精矣。第不

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為定。偶考得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六。後二年丁酉。

而論孟集註或開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為晚年定論。至於集註或問。則以為中年未定之

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又所取答黃直卿一書。監本止云。此是向來差誤。別無定本二字。

今所編刻。增此二字。當別有據。而序中又變定字為舊字。卻未詳本字同所指否。朱有答呂東萊一書。

皆及定本之說。然非指集註或問也。

羅整庵曰：湛甘泉嘗輯道錄一編，而自爲之序，云：道道者何？道明道也。明道兄弟之學，孔孟之正脈也。夫既曰兄弟矣，而所道者獨明道何耶？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此明道之言也。物所受爲性，天所賦爲命，此伊川之言也。中庸則測於天命之謂性，旁註云：命脈之命，雅語又加一語曰：命門之云，雅語又曰：於穆不已，是天之命根，凡此爲道明道耶？道伊川耶？余不能無惑也。定性書有云：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哀樂，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雅語乃云：天理只是吾心本體，豈可於事物上討？然則明道之言，其又何足道耶？名爲道道而實則相反，不知後學將安所取信也。

### 廣近思錄卷之十四

#### 總論聖賢

張南軒曰：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霸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

張南軒曰：子房之心，非以功利也，始終爲韓，而漢之得祿不足，以稱廢之。

張南軒曰：漢之儒者，自叔孫通師弟子，固皆以利祿爲事。至於公孫丞相，取相印封侯，學士皆欲慕之。流如夏侯勝之剛果，猶有明經取青紫之言，況他人乎？蓋其習俗尚儂之陋，一至於此。

張南軒曰：賈誼英俊之才，若董仲舒則知學者也，治安之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乎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天人之對，雖若緩而不切，然反復誦味，淵源純粹，蓋有餘意，以其自學問涵養中來也。

張南軒曰：名節之稱，起於衰世，昔之儒者，學問素充，其施於用，隨事著見，不漸於立節，而其節不可奪，不斲乎殉名，而其名隨之，在己初無一毫加意也。至於世衰道微，於陵遲委靡之中，而有能拔然自立者，則世以名節歸之，而士君子道學未至，則亦以此自負，吁亦小矣。然而名節之稱，雖起於衰世之中，實亦有賴乎此，使竝與是焉而俱亡，則亦無以爲國矣。

張南軒曰：李膺、杜密、陳蕃輩，卓然一時，其天資可謂剛特不羣矣。然惟其未知從事於聖門也，故所行雖正，立節雖嚴，未免發於意氣之所動，而非循乎義理之安出於惡其聲之所感，而未盡夫惻隱之實處，之有未盡，固其宜也。豈非於學有不足歟。

張南軒曰：陳太邱在諸君子之中，持心最平，蓋天資又加美焉耳。而其所處張讓之事，亦非中節，在當時隱迹自晦，豈無其方。何至遂官者之葬，此又爲矯失之過，以此免禍，君子亦不貴也。郭有道識高而量洪，才俊而慮遠，是爲當時人物之領袖，然收效之功，猶未之盡，要亦於學有欠也。黃叔度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溫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爲最高乎。使在聖門，作成之當居顏氏之科矣。

張南軒曰：方天下雲擾之初，諸葛武侯獨高臥，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經，陳紀而不爲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爲，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意，類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沒自表之辭，則天下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

張南軒曰：所貴乎權者，謂其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秋仁傑是已。其始終之論，皆以母子天性爲言，拳拳然日以復廬陵王爲事，然其所以紆徐曲折而卒成其志者，則用功深矣。潛授五龍，夾日以飛，仁傑必功業於其身者哉。

張南軒曰：濂溪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

張南軒曰：周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實自得於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化之行，而明主靜之爲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修爲者。由秦漢以來，蓋未有臻於斯也。故其所養內充，闡然而日章，雖不得大施於時，而莅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飾萬物。

張南軒曰：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而於先王發政施仁之實，聖人天理人倫之教，莫克推尋而講明之。故言治者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周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理有其宗，萬物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皆非私知之所出，孔孟之意，於以復明。

張南軒曰：道之不明久矣。自河南二程先生始得其傳於千有餘載之下。今二程先生之言，雖行於世，然誠其真者或寡矣。夫二程先生之言，凡以明孔孟之道而已。孔孟之道，其博厚高明，雖曰配二儀之無疆，然其端豈遠於人心而欲他求哉。人病不能推而充之耳。世之聞二程先生之言，而驚疑竊怪者，固不足道。而其間有慕高遠者，則又憊悅虛矜，而不循其實，亦爲失其真而已。竊考二程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

居敬窮理二事取其善反復觀之則可以見孟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益精窮理發明則其所居者益有地二者蓋互相發也爲人之要孰向於此學而不知其要則泛濫而無功二者言之雖近而意味工夫無窮其間曲折精微惟能用力者當漸知之耳升高自下涉遐自邇務本循序而進久自有所至不可先起求成之心起求成之心則有害於天理孔子之所謂正者政此病也

張南軒曰二程先生倡明道學論仁義忠信之實著天理時中之妙述帝王治化之原以續孟氏千載不傳之道其所以自得者雖非師友可傳而論其發端實自濂溪先生

張南軒曰龜山師事河南二程先生得中庸飛魚躍之傳於言意之表踐履純固卓然爲一世儒宗伊川先生嘗稱其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而楊公亦謂公心傳自到誠於中形於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而知其爲成德君子也

張南軒曰胡康侯公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公及謝楊二君子游而講於其說自得之與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疎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

張南軒曰五峯先生自早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於沒齒惟其進德之日新故其發見於辭氣議論之間者亦月異而歲不同

張南軒曰爲翁忠義剛大之氣高出一世及觀此帖處事精密不忽於細微益知前輩工夫非苟然也張南軒曰伯恭愛繫精神於閒文字中徒自指何益如編文海何補於治道何補於後學徒使精力困於翻閱亦可憐耳

張南軒傳心開銘曰惟民之生厥有彝性情動物遷以隨厥命惟聖有作本乎天心修道立教以覺來今執謂道遠始卒具陳俾爾由學而聖可成鄒魯云邁章句有師一經皓首語道則迷惟子周子崛起千載孰深其源以識其大立象盡意闡教明微聖學有傳不曰在茲惟二程子實嗣其微既自得之又光大之有渾其全則無不總有析其精則無不中曰體曰用著察不遺曰隱曰顯莫問其幾於皇聖心如日有融於赫心傳來者所宗有屹斯開尤溪之演翼翼三子繪事孔明儼然其秋溫然其春揚名傳心詔爾後人咨爾後人來拜於前起敬起恭永思其傳於味其言於考其爲體於爾躬以會其歸爾之體矣循其至而爾之至矣道其異而傳心之名千古不渝咨爾後人無替厥初

呂東萊曰孔子防範寬孟子嚴孔子如提轄孟子如提轄孔子只言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言上下交征利不奪不廢

呂東萊曰子路管仲執賢固是子路擇術正管仲主功利然須見得子路力量不同管仲只孟子與明道特拈出來古人論人直是事理俱到

呂東萊曰從容則子房而正大則孔明

呂東萊曰汲黯蕭望之之不欲補外蓋心在王室發於至誠非重內輕外之徒也

呂東萊曰伊川中夜以思不知手足足蹈不是歡喜正是生生之本

呂東萊曰論孟精義可以見伊洛各人工夫

黃勉齋曰道原於天具於人心著於事物載於方策明而行之存乎其人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三綱既正九疇既敘則安且治聖賢不作道術分裂邪說譭民充塞仁義則危且亂世之有聖賢其所關繫者甚大生而榮死而哀乘彝好德之良心所不能自已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之傳歷萬世而可考也

黃勉齋曰聖賢之生斯世盛德至善血氣之屬莫不尊親者豈自外至哉乘彝好德良心之不自已也學者之於聖賢思其居處而起敬焉豈特聞風而悅之哉曾德樂道志於學者之不能已也

黃勉齋曰孟子當戰國之際其告人者不曰堯舜則曰湯武豈固勉人以其所不能哉蓋人性皆善聖神者亦全吾性之所固有爾學者豈以不能爲忠哉忠不爲也

黃勉齋曰或問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者何也曰性善者以理言之稱堯舜者質其事以質之所以互相發明也其言蓋曰知性善則有以知堯舜之必可爲矣知堯舜之可爲則其於性善也信之愈篤而守之益固矣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猶有不得而聞者而孟子之言性善乃以語夫未嘗學問之人得毋凌節之甚耶曰性命之理若究其所以然而論之則誠有不易言者若其大體之已然則學者固不可以不知也蓋必知如此然後知天理人欲有賓主之分趨善從惡有逆順之殊孟子所謂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

黃勉齋曰秦漢以來斯道晦蝕天理不明人心不正事物當然之則昧沒而不彰方策不刊之訓殘闕而將墜周程張子既推明其大端而傳訛襲舛浸失本真迨我文公稟高明之資厲強毅之志潛心密察篤信力行精蘊不遺毫釐必辨至其德盛仁熟理明義精歷代相傳之道粲然昭著故雖窮鄉僻壤亦皆知有聖賢教人之旨然則公之生於世有功於斯道大矣

黃勉齋曰韓文公尋墜緒於支離駁雜之餘而卓然有見自比於聖賢以冀斯道之傳宜矣公固以道自任後之稱公者亦以道歸之約六經之旨以起八代之衰排二氏之非以濟天下之溺諫官市貶諫佛骨又貶流離困頓瀕死而不悔公如策州逐公者皆甲人爲公危之公以理開諭皆俛首聽命非有道能若是乎

黃勉齋作尹和靖祠堂記曰嘗考先生之所學篤於踐行不爲虛語未嘗求人之知人亦莫能窺其所蘊也今其可見者經進進講門人紀錄耳惟即其所遇於世者觀其所取舍然後知先生之於道卓乎不

可及矣。利害者人心之私。理義者道心之公。公私之閒。迭為勝負。一取一舍。而賢不肖可知也。至於歷險難之極而不變。處貴顯之驟而不動。抱仁履義終其身而不悔。非盛德能若是乎。理義充於中。則禍福成敗榮辱得喪。膠轕萬變。日陳乎前。而此心自若也。程子之門。從遊之士。皆閎博偉偉。極天下之選。而於先生兩稱之。其察之審矣。顏淵退然如愚。而夫子稱之。亦曰賢。而陋巷不改其樂。又曰庶乎屢空。然則先生者。程門之顏氏歟。

黃勉齋曰。晦庵先生以道德為學者師。最少不自量。得與弟子列。竊覓其容貌端莊。儼然終日未嘗懈。玩索理義。片詞隻字。未嘗忽。厲志聖賢。以身任道。未嘗忘。誘掖後進。寸長一善。未嘗棄。端居一室。世之玩好無所嗜。安貧自樂。世之富貴無所慕。篤信善道。世之毀譽無所恤。臨事度義。世之利害無所擇。其精微高遠者。非末學所可知。其可知者。亦人所共知也。四方學者。從游者數百人。今其存蓋無幾。先生之書。則家藏而人誦之。讀其書者。未必通其義。通其義者。未必明諸心。懷懷乎微言之絕大義之乖也。

黃勉齋曰。蔡始受學於晦庵先生。首識西山蔡公。先生之門。從游者多矣。公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床不暇寢。從先生游者。歸必過公之門。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蓋公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

黃勉齋曰。自先生講道。武彙學者紛然。迨今觀之。非俊偉卓犖。方嚴正直。亦何足以費夫子之雕飾。彼頑鈍醜陋。脂韋軟美。雖日聞善知寡。未有不見善則避。見利則趨者也。

黃勉齋曰。不顯行狀曰。人之所以溺於利慾之私。而忘其天理之樂。姿不美而學不足也。世之所謂學者。無不欲取科第聲名。則反以濟其利欲。而斷喪其良心。若若者。乃能於大海之濱。荒蕪之野。超然知以從師問道為事。而不惑於世俗尋常之見。豈不賢於人乎哉。

許魯齋曰。傳記中人材。傑然可觀。以道理觀之。只是偏才。聖人則圓融渾全。百理皆具。古今人材。多是血氣用事。故多偏。聖人純是德性用事。只明明德。使自能圓成不偏。

許魯齋曰。惟聖人言語。萬世無弊。許魯齋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應得甚閒暇。他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能禦其勃然之勢。必不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卑。道存而不亢。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

許魯齋曰。孟子辭曰。惟公之生。運適周衰。正途廢。大道沒。分承三聖。力辨羣疑。奮鞅揚墨。妾婦秦儀。宜載於典。宜配先師。敢修庶品。敬薦於時。

許魯齋曰。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真。當時只以復漢討賊為當然。至於成敗利鈍。歸之天而已。只得如此做。便是聖賢之心。

許魯齋曰。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許魯齋曰。史臣首敘堯舜禹之事。有乾坤之道焉。堯曰。欽明。舜曰。重華。禹曰。祗承。則堯舜為乾。禹為坤。可見帝降而王。始以此歟。

薛敬軒曰。堯之克明峻德。以至黎民於變時雍。舜之慎徽五典。以至烈風雷雨弗迷。與孔子之立之斯立。道之斯行。梭之斯來。峻德之斯和。皆聖人作用神速功效。

薛敬軒曰。舜處父子兄弟之變。湯武處君臣之變。周公處兄弟之變。聖人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亦惟盡乎天理之當然而已。

薛敬軒曰。讀成有一德之書。則知伊尹之學。極其精密。成湯以元聖稱之。有以也夫。

薛敬軒曰。鄉黨一篇。皆聖人之時中。

薛敬軒曰。聖人未嘗有自聖之心。後世儒者未有所至。即高自品置。如揚雄之法言。王通之續經。皆以孔子自擬者。二子非特不知聖人。亦不自知其為何如人矣。

薛敬軒曰。孟子之言。光明俊偉。如答景春大丈夫章。讀之再三。直使人有壁立萬仞氣象。

薛敬軒曰。漢四百年。誠正學者。董子。唐三百年。誠正學者。韓子。

薛敬軒曰。宋道學諸君子。有功於天下萬世。不可勝言。如性之一字。自孟子以後。至於程子。性即理也。之說出。然後知性本善。而無惡。張子氣質之論。明。然後知性有不善者。乃氣質之性。非本然之性也。由是性之一字。大明於世。其功大矣。

薛敬軒曰。使堯舜禹湯文武孔顏曾思孟周程張子之道。昭然明於萬世。而異端之說。莫能雜者。朱子之功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子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之下。

薛敬軒曰。魯齋出處。合乎聖人之道。

薛敬軒曰。朱子之後。大儒真西山。大學衍義。有補於治道。劉靜修高士也。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興起。薛敬軒曰。朱子門人。陳北溪。論理切實。

胡敬齋曰。天地生人物。賴聖人為綜理。然後能遂其性。得其所。聖人理人物。又必賴禮樂政教之施。然後風化美。治功成。然則成天地之功者。聖人也。成聖人之功者。禮樂政教也。或曰。聖人不得位。禮樂政教不可行。如何。曰。此聖人之功。所以難成也。不得已。得述先王之典。而修明之。以垂教於後世。使後世之欲修己而治人者。從此而學焉。故聖人代天而理物。禮樂政教。代聖人而行事。經籍代聖人而傳道。事雖不同。其功一也。故曰。孔子賢於堯舜。孟子之功不在禹下。

胡敬齋曰：孟子程子不付枉做了工夫，如孟子擴充四端，程子主一無適，直在心境上做。胡敬齋曰：自孟子後，千四百年，無人見得此道分明。蓋子見其大意，孔明有天資暗合處，韓退之揣見影。歸至程子方見得盡，自朱子後，無人理會得透徹。真西山庶幾。

胡敬齋曰：程子天資高，其於聖賢經義，涵泳以得之。朱子天資大直，索窮究到底，不肯放過。

胡敬齋曰：周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是他天資高，然開示下學工夫，使聖學門庭，曉然可入。二程全之。胡敬齋曰：朱子行狀學問道理，本末精蘊詳盡，吾每令初學讀之，明道行狀，形容明道廣大詳密，然渾化純全，非工夫積累久，地位高者，領會不得。吾每欲學者先讀朱子行狀，有規模格局，方好讀明道行狀。

胡敬齋曰：行在知之，後故子路之強勇，司馬君實之篤行，皆有差，使致知之工夫至，則二賢何可及也。故程子以為若遂，便是堯舜氣象。

胡敬齋曰：范文正公作事，必要盡其方，曰為之在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則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此范公有胸合聖賢處，故其進退出處，超然無累，行藏卷舒，過於他人。

羅整庵曰：六經之中，言心自帝舜始，言性自成湯始，舜之四言，未嘗及性，性固在其中矣。至湯始明言之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孔子言之加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又曰：性相近，子思述之，則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孟子祖之，則曰性善，凡古聖賢之言性，不過如此，自告子而下，初無灼然之見，類皆想像以為言，其言益多，其合於聖賢者殊寡。卒未有能定於一者，及宋程張朱子出，始明白而言之，孰為天命之性，孰為氣質之性，參之孔孟驗之人情，其說於是乎大備矣。

羅整庵曰：邵子因學數推見至理，其見處甚超，殆與二程無異，而二程不甚許之者，蓋以其發本要歸，不離於數而已，其作用既別，未免與理為二也。故其出處語默，揆之大中至正之道，時或過之。程伯子嘗語學者云：賢者某如此，某賢用工夫，蓋必反身而誠，斯為聖門一貫之學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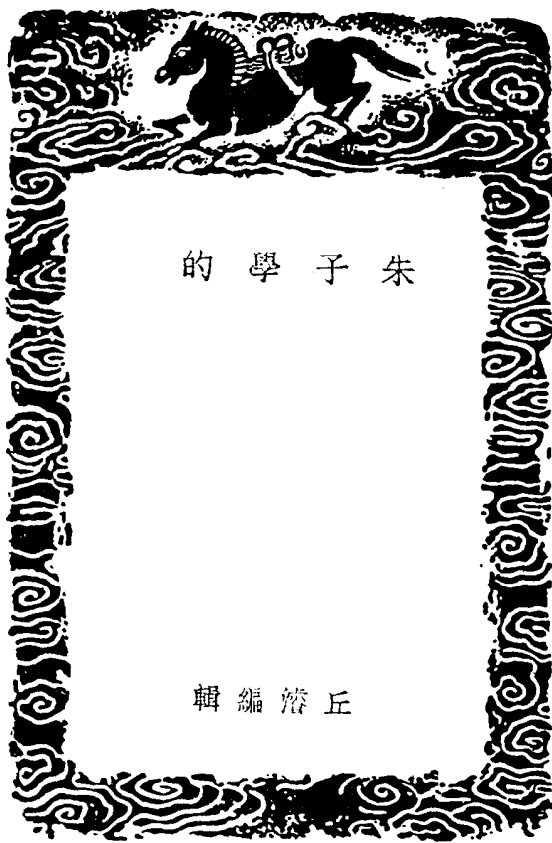
羅整庵曰：程叔子易傳已成，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則曰：自益精力未衰，尚說有少進爾。朱子年垂七十，有於上面猶隔一膜之歎，蓋誠有見乎義理之無窮，於心容有所未慊者，非謙辭也。

羅整庵曰：元之大儒，稱許魯齋與草廬二人，魯齋始終尊信朱子，其學行皆平正篤實，遭逢世祖，致位通顯，雖未得盡行其志，然當其時而儒者之學不廢，虞伯生謂魯齋實啓之，可謂有功於斯文矣。草廬初年篤信朱子，其進甚銳，晚年所見，乃與陸象山合，其出處一節，自難例之魯齋，若夫一生惓惓焉羽翼聖經，終老不倦，其志亦可尚矣。

羅整庵曰：劉靜修之說，許魯齋頗傷於刻，苟能無失其正，雖進退無恆，未為過也。竊謂魯齋似曾子，靜修似子路，其氣象既別，所見容有不同。

羅整庵曰：讀書錄有云：韓魏公、范文正、諸公皆一片忠誠為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乎動於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其言甚當，辭文清蓋，有此心，非徒

能為此言而已，大抵能主忠信以為學，則必有忠誠以事君，事君之忠，當素定於為學之日。羅整庵曰：蔡介夫中庸引論鬼神數段極精，其一生做窮理工夫，且能力行所學，蓋儒林中之傑出者。春秋論斷，其辭尤確，獨未知盡合聖人之意否也，然其博而不雜，如此可敬也夫。羅整庵曰：邵二泉先生言，願為真道學，不願為假道學，此言尤可敬也。



朱子學的

丘濬編輯

原序

自考亭朱子倡明絕學由周張二程上溯孔孟迄明憲宗之世二百餘年當其時金谿之說未熾也而文莊丘氏依倣論語二十篇采朱子言次爲學的以爲吾道之體要聖學之統宗下學上達之旨天德王道之全靡不兼收條貫會歸於斯集蓋文莊之所纂輯即文莊之所得力者故蒼萃先訓昭示來茲或原或委若此其深切著明也迨金谿之學盛姚江新會並起爭衡羣言淆亂莫知所宗學者罕能窺於道德之要又豐都以制科之帖括煥亂以剽竊之詞章然後朱子之學日以益晦烏乎其不達於聖人之的後之學者宜其蔽與夫欲工於射而閉其目雖彀蒙不能發一矢欲入其室而惜其途雖回賜不能有所就今使學者省拓於度以從事於是編精於思而不惑純於氣而不亂其知之明極之窮神達化而無所不通其才之充推之修齊治平而無所不得其道之行至於化俗其教之成至於勸衆則朱子之的亦藉是以顯明夫朱子之的固周張二程之的周張二程之的固孔曾思孟之的也朱子集周張二程之言作近思錄爲孔曾思孟之階梯文莊作學的爲周張二程之階梯學者誠由學的以求周張二程從近思錄以求孔曾思孟而由是以造乎聖人之道猶善射者操弓挾矢命中於百步之外吾知其必有合也是以不辭重錢而爲之序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仲春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朱序

瓊山丘文莊采文公朱先生之言次之爲學的授先生之九世孫訓導禎之子經歷燿受而藏之乃請於黎令郭謙因爲之梓藏於家歲久滲漫版幾盡廢燿之曾孫諸生崇沐以鈇先生語類近思錄及全集楚詞注家禮韓文考異諸書之暇旁及於采先生言若經濟文衡者而并鈇是集余因得以竊觀焉善乎丘文莊之言先生也曰學以聖人爲的先生於中和位育推而言曰此萬化之本原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如射者之的行者之家然則由下學而上達先生之的也窺的在目的在力中的在巧夷以滑爲的尹以任爲的惠以和爲的孔以時爲的而孟子皆目之曰聖人先生之學蓋以孔孟爲的者也的在是學在是故夫析之有以極其精者先生之所爲發矢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者先生之所爲中鵠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吾道所爲一貫也先生之學不求直截必由下學以至其言近而可道格而可據株守於章句固有所不爲馳驟於玄虛則有所不敢理必折諸聖人教必軌乎成法博文約禮循循先後用力一原收功百倍而終之以非全放下終難濳泊然則先生之所爲終身嚴學者即先生所爲萬世標的欲學聖人而不於先生成法是守是猶不能決捨而欲舍矢如破也不可幾矣先生之學未嘗顯勸一家如楊王諸人而散見於六經語孟庸學諸編文莊準論語而集之微情深意見於跋述其用心之勤蓋以己之得於先生者而欲後人皆有以知先生非知先生也知聖人之學之的也知先生之的則知學知先生

之學。則知聖人。然則視是編者。其亦有志敬之思也。夫時萬曆丙午歲冬月之吉。宗後學高安朱吾弼題。

### 蔡序

聖人可學而至。學者以聖人爲的。猶射者以正鵠爲的也。昔孟子以巧力論智聖。而曰猶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明中之之難也。一日又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蓋恐人情相誘於難。而教以操原。弓挾矢之道焉。漢唐以來。鮮知此意。至宋周子始言太極。言中正仁義。是示學者以的也。程子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是告學者以中的之法也。迨朱子出。復推本此意。而神明之以卓爾爲的。以禮文爲法。以一貫爲的。以忠恕爲法。凡威儀容貌之必肅。亦如射者進退周還之求合於禮也。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謂爲學之要。無以易此。亦如射者之內志正。外體直也。謂大學之道。莫先格物。而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亦如射者之持弓矢審固。而後可以言中也。用力若此。成功若彼。朱子之學。不誠中的矣乎。數百年後。有瓊山。丘文莊先生。雅撫其言。分上下卷。以擬小學。總二十篇。以擬論語。上篇自下學以至天德。由事以達理。而終之以章齋。所以紀朱子之生平言行。猶論語之有鄉黨也。下篇自上達以至斯文。由理而散事。而終之以道統。所以紀濂洛關閩之學之所由來。猶論語之有堯曰也。則所謂中的者。不既彰彰較著。而所謂操原。弓挾矢之道者。不於茲揭其乎。學者有志聖人。舍下學而別求神智。何異射百步之外。舍敬率而別求巧力。無怪乎中的之難也。願與三復夫是編。

### 明史本傳

邱濬字仲深。瓊山人。幼孤。母李氏教之讀書。過目成誦。家貧無書。嘗走數百里借書。必得乃已。舉鄉試第一。景泰五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濬既官翰林。見聞益廣。尤熟國家典故。以經濟自負。成化元年。兩廣用兵。濬奏記大學士李賢。指陳形勢。纒纒數千言。賢善其計。聞之帝。命錄示總兵官趙輔。巡撫都御史韓雍。雍等破賊。雖不盡用其策。而濬以此名重公卿間。秩滿。進侍講。與修英宗實錄。進侍講學士。續通鑑綱目。成擢進士。遷國子祭酒。時經生文尙險怪。濬主南畿鄉試。分考會試。皆痛抑之。及是。課國學生。尤諄切告誡。返文體於正。尋進禮部右侍郎。掌祭酒事。濬以真德秀大學衍義。於治國平天下條目未具。乃博採羣書。補之。孝宗嗣位。表上其書。帝稱善。費金幣。命所司刊行。特進禮部尙書。掌詹事府事。修憲宗實錄。充副總裁。弘治四年。書成。加太子太保。尋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尙書入內閣者。自濬始。時年七十一。矣。濬以衍義補所缺。皆可見之行事。請摘其要者。奏聞。下內閣議行之。帝報可。明年。濬上言。臣見成化時。彗星三見。偏墜三垣。地震者五。飛禽者三。今乃屢見於二十年之間。甚可畏也。願陛下體上天之仁愛。念祖宗之艱難。正身清心。以立本而應務。謹好尙。不惑於異端。節財用。不至於耗國。公任使。不失於偏聽。禁私謁。明義理。慎儉德。勤政務。則承風希寵。左道亂政之徒。自不敢肆其奸。而天災弭矣。因列時弊二十二



事。帝納之。六年。以目疾免。朝參。溶在位。嘗以寬大啓上心。忠厚變士習。頗性褊隘。嘗與劉健議事不合。至投冠於地。言官建白不當。輒面折之。與王恕不相得。至不交一言。六年。大計羣吏。恕所奏能二千人。溶請未及三載者復任。非貪暴有顯跡者勿斥。聞九十一人。恕爭之不得。求去。太醫院判劉文泰嘗往來溶家。以失職許恕。恕疑文泰受溶指。而言者譁然。言疏稿出。溶手。恕竟坐罷。人以其大不直。溶給事中毛瑄。御史宋庶周津等。交章劾溶不可居相位。帝不問。踰年。加少保。八年。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諡文莊。溶廉介。所居邸第極湫隘。四十年不易。性嗜學。既老。右目失明。猶披覽不輟。議論好矯激。聞者駭愕。至修英帝實錄。有言于謙之死。當以不軌書者。溶曰。己巳之變。微于公。社稷危矣。事久論定。誣不可不白。其持正又如此。正德中。以巡按御史言。賜祠於鄉。曰景賢。

- 古者第十二
- 此學第十三
- 仁禮第十四
- 爲治第十五
- 紀綱第十六
- 聖人第十七
- 前輩第十八
- 斯文第十九
- 道統第二十

### 朱子學的目錄

卷之上

- 下學第一
- 持敬第二
- 窮理第三
- 精蘊第四
- 須看第五
- 鞭策第六
- 進德第七
- 道在第八
- 天德第九
- 韋齋第十
- 卷之下
- 上達第十一

### 朱子學的卷之上

瓊臺丘 溶仲深編輯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下學第一 總論爲

朱子曰。下學者事也。上達者理也。理只在事中。

朱子曰。所謂學者。始乎爲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也。伊川先生有言。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

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乎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

朱子曰。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又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此是古今學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朱子曰。聖人教人爲學。非使人綴緝語言。造作文辭。但爲科名爵祿之計。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於齊家治國。可以平天下。方是正當學問。

朱子曰。學之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又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學之事。所謂學者。有所效於彼。而求其成於我之謂也。以己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

朱子曰：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又曰：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體用本末，無不該備。問涵養在致知之先，曰：涵養合下在先。林擇之問且涵養去，久之自明，曰：亦須窮理。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二事。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發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才見成兩處便不得。

朱子曰：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知與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

朱子曰：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教，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為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後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為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問大學首云明德，卻不曾說主敬，莫是已具於小學否？曰：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卻是帶補一敬字。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卻當以敬為本。

朱子曰：古人設教，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氣，以從事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銷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為入德之階。今既無此矣，惟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為攝伏身心之助。

朱子曰：古人於小學，自能言便有教，一歲有一歲工夫，而今都躉過了，不能更轉去做，只得而今地頭，便倒住立定腳跟，去做後來根株填補，日欠缺。此心此理，原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為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便當用力。

朱子曰：為學先須立志，志既立，則學問可次第著力，立志不定，終不濟事。又論學者曰：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為志矣，志字最有力，要如飢渴之於飲食，纔悠悠，便是志不立。

朱子曰：學問亦無一超直入之理，亦是銖積寸縷，做將去。某是如此，辛苦從漸做來。學費時習，須是心心念念在上，又曰：無一事而不學，無一時而不學，無一處而不學。

朱子曰：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游厭飲，久之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始，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為學不厭卑近，愈卑近，工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為高遠者反是。學者當自博而約，自易而難，自近而遠，乃得其序。

朱子曰：道不難於求，而難於致。故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朱子曰：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明，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

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麤而論也。須是中外本末，隱顯精麤，一周遍，方始是儒者之學。

朱子曰：古之學者，始乎為士，終乎聖人，知所以為士，則知所以為聖人矣。朱子曰：學者，學夫人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則固天理也。形而上者也，學是事而通其理，即夫形而下者，而得夫形而上者焉，非達天理而何？以上分持敬第二節須

朱子曰：人之為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此程夫子所以有持敬之語。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自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箇敬字。孔子曰：修己以敬，此是最緊要處。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為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為說焉。

朱子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自秦以來，無人識敬字，至程子方說得親切。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故此合而言之，董整卿問主一無適，曰：主一只是心專一，無適只是不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著衣時只著衣，理會一事，只理會一事，了此一件，又作一件。

或問敬當何訓，曰：是不得而訓也，惟畏庶幾近之。問敬何以用功，朱子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問下手工夫，朱子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要走作。又云：但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程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容容貌為先。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威儀儼格，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問九容九思，曰：即此便是涵養本原。坐如尸，立如齊，頭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氣容肅，皆敬之目也。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此心如何，意惟愴然，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

問持敬，朱子曰：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邪？為人欲邪？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差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

朱子曰：人之心，惟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身是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雜。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明道先生言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好，只此是學。方其無事，而存諸中不懈者，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敬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工夫，皆從此出，方有據依。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

也。又云未知則敬以知之。已知則敬以守之。

問未應事接物時如何。朱子曰。未應事接物。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卻

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舊見李先生常教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

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而不存。程子言存養於未發之

前。則可。又謂善觀者。卻於已發之際。觀之。此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者也。

朱子曰。敬之一字。真聖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麤之別。敬則天理常明。自然入

欲慾潔清。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伊洛拈出敬

字。真是聖學真的要妙工夫。學者只於此處著實用功。則不思不至聖賢之域矣。聖賢千言萬語。大

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然後修身齊家。舉而措之天下。爾

或問所謂敬者。若何而用力。朱子曰。程子於此。皆以主一無適言之矣。皆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

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此數說。足

以見其用力之方矣。

朱子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

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周周。罔敢或輕。不東以面。不南以背。當

事而存。雖他其適。勿武以二。勿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隨。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

須臾有閒。私欲萬端。不冰而寒。空蓋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呼小子。念此敬

哉。畏卿司戒。敢告靈臺。以上分

窮理第三 在致知 進學則

朱子曰。窮理以虛心靜慮為本。人人德處。全在格物致知。格物是窮細說。致知是全體說。致知格物。

只是一事。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

朱子曰。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是大學最初用功處。大學不說窮理。只說格物。要人就事物上

理會。凡事事物物。各有一箇道理。有是物必有是理。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見。於物上窮

得一分之理。則我之知亦知得一分。物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一理。纔明彼。即曉此。

因其所已知。推之至於無所不知。謝上蔡說格物只是尋箇是處。甚好。須是於其一二分。直尋到十

分是處。方可。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即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

須窮到十分處。

朱子曰。上面無極太極。下至於一草一木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

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一件與他理會過。道之大原。固要理會。纖悉委

曲處。也要理會。制度文為處。也要理會。古今治亂處。也要理會。精麤大小。無不當理會。程夫子云。窮

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遇著一件

事。便且就這事上思量。合當如何。謂陳安卿曰。凡看道理。須要求箇根源處。如為人父。如何便止

於慈。為人子。如何便止於孝。為人君。為人臣。如何便止於仁與敬。如言性。則當推其如何謂之性。如

言心。則當推其如何謂之心。只此便是格物。

問伊川說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工夫如何。朱子曰。如讀書。今日看一段。明日看一段。又如今日理會

一事。明日理會一事。積習多後。自然貫通。昔聞延平先生之教。以為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為

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

一事。如此既久。積聚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窮理且令有切己工夫。若只泛窮天下萬物之理。不

務切己。即遺書所謂游騎無歸矣。窮理須有先後緩急。久之亦要窮盡。

朱子曰。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

日中理會。夜裏卻去靜坐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法去做。真是不同。

朱子曰。萬理只是一理。學者且要去萬理中。千頭萬緒都理會。四面轉合來。見得是一理。

朱子曰。讀書是格物一事。讀書之法。在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又曰。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於前。

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又曰。先須熟讀。使其言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

皆若出於吾之心。

朱子曰。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滅裂割莽。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

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泛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之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源。則一而

已。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遲毋速。

朱子曰。且讀一書。先其近而易知者。字字考驗。句句推詳。上句了。然後及下句。前段了。然後及後段。先

須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字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旨。有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

做出來一般。方能玩味。反復向上。有通透處。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學者只是要熟工夫。純一面

已。讀時熟看。時熟玩味。時熟。聖賢之言。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連。熟讀之所。謂沈潛乎訓義。

反復乎句讀。須有沈潛反復之功。方得。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

朱子曰。讀書別無法。只要耐煩。子細是第一義。讀書須教細看。心縝性急。終不濟事。嚴立功程。寬著

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也。

朱子曰。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觀書當從大節目處看。程子有言。平其心。易其氣。

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讀書先且虛心。考其文詞。指意所歸。然後可以要其義理之所在。近見學

者多先立己見。不問經文向背之勢。而橫以義理加之。其說雖不悖理。然非經文本意。凡讀書須看

上下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又曰。須看他文勢語脈。觀書但當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

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其可疑。雖或傳以為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看文字不可

先懷權斷於胸中。看文字只要虛心。橫渠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言最有理。

朱子曰：讀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疑，中則節節是疑，過了這一番，後漸漸釋，以至融貫會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無疑者須要有疑，有疑者卻要無疑。

朱子曰：大抵思慮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卻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

朱子曰：看文字須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不恕他。朱子曰：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見得真味。

朱子曰：讀書遺忘，此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思，令其意味潛洽，當自有功矣。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付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卻去讀書，遂一覽無遺。

朱子曰：聖賢心事，今只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又云：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這道理須是見得如此了，驗之於物，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這道理須是見得如此了，驗之於物，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這道理須是見得如此了，驗之於物，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

朱子曰：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朱子曰：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當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蘊，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

朱子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也。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若理會得此四書，何事不可說，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讀此四書，然後看詩書禮樂，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之後，莫大於春秋，然此兩書皆未易看。論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未始及易，夫子常所教人，只是如此。今人便先為元妙之說。

朱子曰：大學是為學綱領，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誠意正心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格物致知是窮此理，誠意正心修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推此理。要做三節看。致知誠意是學者兩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又云：誠意是人鬼關。看大學且遂章理會，先將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又曰：若來看去，不用或

朱子曰：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旨，無所不究，而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廣之功。集註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集註至於訓詁，皆子細者，蓋要人字字思索，則莫要只作尋常閒便了。

朱子曰：中庸工夫，規模大，或問何以言誠為中庸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中庸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此理之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不越乎誠之一言也。讀中庸者，毋疑於高，毋疑於奇，必沈潛乎詞，讀文義以開，以會其歸，必戒謹恐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游厭飲，真積力久，而於博原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

朱子曰：詩之為經，人事治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以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指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勸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或讀開雖問其訓詁名物，皆不能言，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曰：若如此，讀詩只消此八字，更添思無邪十一言，後便無話可說。三百五篇，皆成查滓矣。讀詩必如三復白圭，方是有味。

朱子曰：尚書貫通，猶是第二義，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所難通。求聖人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讀豈不見湯之心，欽之一字，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高宗尚學於甘盤，六經至此，方言學字。

朱子曰：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金書，其他皆是講說。儀禮是經，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儀禮載其事，禮記明其理。禮儀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之

朱子曰：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金書，其他皆是講說。儀禮是經，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儀禮載其事，禮記明其理。禮儀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之

朱子曰：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金書，其他皆是講說。儀禮是經，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儀禮載其事，禮記明其理。禮儀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之

問，只看章句便了，久之又只石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了。讀大學豈在他言語，正欲試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惡惡臭，隨之吾心，果能如此乎？閑居為不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善，則猛勇奮躍不已，必有長進，今不知如此，自責自我，何益之有。

朱子曰：孔門答問，曾子問得底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問得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卻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順便，但患自家不去用心。或問與點一段，曰：論語一部，自學而時習之，至堯舜，都是做工夫處。昔五峯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讀論語，五峰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為要，龜山曰：事

事緊要，看此可見。朱子曰：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只要日熟讀，又曰：孟子說得段段痛切。孟子句句的確，有必然之效。

朱子曰：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旨，無所不究，而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廣之功。集註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集註至於訓詁，皆子細者，蓋要人字字思索，則莫要只作尋常閒便了。

朱子曰：中庸工夫，規模大，或問何以言誠為中庸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中庸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此理之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不越乎誠之一言也。讀中庸者，毋疑於高，毋疑於奇，必沈潛乎詞，讀文義以開，以會其歸，必戒謹恐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游厭飲，真積力久，而於博原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

朱子曰：詩之為經，人事治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以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指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勸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或讀開雖問其訓詁名物，皆不能言，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曰：若如此，讀詩只消此八字，更添思無邪十一言，後便無話可說。三百五篇，皆成查滓矣。讀詩必如三復白圭，方是有味。

朱子曰：尚書貫通，猶是第二義，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所難通。求聖人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讀豈不見湯之心，欽之一字，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高宗尚學於甘盤，六經至此，方言學字。

朱子曰：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金書，其他皆是講說。儀禮是經，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儀禮載其事，禮記明其理。禮儀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之

朱子曰：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金書，其他皆是講說。儀禮是經，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儀禮載其事，禮記明其理。禮儀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之

朱子曰：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金書，其他皆是講說。儀禮是經，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儀禮載其事，禮記明其理。禮儀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之

朱子曰：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金書，其他皆是講說。儀禮是經，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儀禮載其事，禮記明其理。禮儀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之

朱子曰：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金書，其他皆是講說。儀禮是經，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儀禮載其事，禮記明其理。禮儀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之

朱子曰：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金書，其他皆是講說。儀禮是經，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儀禮載其事，禮記明其理。禮儀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之

朱子曰：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金書，其他皆是講說。儀禮是經，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儀禮載其事，禮記明其理。禮儀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之

朱子曰：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金書，其他皆是講說。儀禮是經，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儀禮載其事，禮記明其理。禮儀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之

類。大節有三條。威儀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齋之類。皆是其中小節有三千條。朱子曰。樂記文章頗粹。樂記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與焉。必是古本流傳。得此箇文字。

朱子曰。周禮一書。廣大精密。周家之法度在焉。

朱子曰。易之為書。文字之祖。義理之宗。易有兩義。一是變易。是流行底。一是交易。是對待底。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為寓言也。伏羲畫卦。止有奇偶之畫。何嘗有許多說話。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亦是為卜筮設。到孔子方說從義理去。太極兩儀四象八卦。此乃易學綱領。開卷第一義。易有精有蘊。如師貞丈人吉。此聖人之精。畫前之易。不可易之妙理。至於容民畜衆等處。因卦以發。皆其蘊也。看易者須識理象數辭四者。讀易之法。先讀正經。不曉。則將象象繫來解。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辭義之所指。以為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有可用。昔嘗有人問程子。胡安定以九四一爻為太子者。程子笑之曰。如此三百八十四爻。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件事。此說極是。程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缺。只是於本義不相合。某解易只作卜筮之書。沈元用問尹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最切要處。尹云。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處。方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說此。豈不誤他。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密云。

朱子謂甘叔懷曰。曾看河圖洛書數否。無事時好看。且得自家心流轉得動。一至十為河圖。虛其中以爲易。一至九為洛書。實其中以爲範。或問先天數曰。大傳詳矣。乾坤者。六十四卦之祖也。河圖洛書者。數之宗。聖人畫卦之原也。又曰。大極爲理之原。圖畫爲數之祖。

朱子曰。孔子之史。莫大於春秋。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是於一字上定褒貶。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見。得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詞與義。使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惡瞭然在目。觀者知所勸懲。故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致犯耳。春秋是明道正誼之書。今日只較齊魯伯業優劣。反成謀利。大義都晦了。余國秀問三傳優劣。朱子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公羊穀梁考事甚疏。然理義卻精。往往不曾見國史。

朱子曰。孝經只前面一段是曾子問於孔子者。後面皆是後人綴緝而成。朱子曰。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其力於此。以上分十六節

須看第五

朱子曰。須看孔孟程張四家文字。方始講究得著實。其他諸子。不能無過差。朱子曰。修身之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小學書是做人底樣子。小學是教之以事。如事君事父事兄處友之類。大學是發明此理。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近思錄窮鄉晚進。有志於學。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

朱子曰。太極圖立象盡意。剖析精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太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通書近世學道之原也。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潤澤。且其所論。則不出乎修己治人之事。未嘗遽譎無極之先。文字之外也。朱子曰。定性書大綱。只在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兩句。程子四箴。宜子細玩味。四箴舊見。只見平常說話。近乃覺其旨意之精密。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摺一掌血。

朱子曰。西銘之言。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爲尤得盡時。便是聖人。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惟稱字便見異也。西銘一箴。大要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橫渠之意。是將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同。西銘之書。橫渠所以示人。至爲深切。而伊川又以理一分殊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正蒙規模廣大。欲盡窮萬物之理。

朱子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邵子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朱子曰。易之爲書。最不易讀。某作啓蒙。正謂見人說得支離。竊謂易中所說象數。聖人已言者。不過如此。今學者但理會得此數條。則於易略通大體。而象數亦皆有用。此外紛紛。皆不須理會矣。問爲學只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說。皆不必看。如何。朱子曰。如此。即不見古今成敗。讀書先以經爲本。而後讀史。或問看史。曰。亦草率不得。須當看人物是如何。治體是如何。國勢是如何。皆當子細上蔡看。明道看史。逐行看過。不躐一字。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或問綱目主意。朱子曰。在正統。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註以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貫析。如指諸掌。

朱子曰。諸子百家書。亦有說得好處。朱子曰。統論道理。固是一般。然其中名字位分。又自不同。若只一般。聖賢何故說許多名字。若曉得名字訓義之不同。方見其所謂同。朱子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天即理也。又云。天者。理之所從以出者也。程子云。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分而言之。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

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張子云。合一不測為神。推行有漸為化。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道猶路也。又云。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命猶令也。性即理也。伊川云。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理一也。自天所賦于萬物言之。則謂之命。以人物所稟受於天言之。則謂之性。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律然至善。未嘗有惡。又云。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氣即體之充也。心者身之所主也。又云。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心者人之知覺。主於身而應於事者也。指其生於形氣之私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之公者而言。則謂之道心。志者心之所之也。意者心之所發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性者心之所具之理情者。性之感於物而動者也。才猶材質。人之能也。又云。才者德之用也。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在道則為實有之理。在人則為實然之心。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天之降命而其仁義禮智之理。無所偏倚。所謂中也。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律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於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四方之所取正者也。程子云。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唯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其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又云。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云。仁者本心之全體。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又云。義者人心之裁制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又云。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或云。中心為忠。如心為恕。側者傷之切。隱者痛之深。羞者恥己之不善也。惡者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欽恭敬也。恭主容。敬主事。又云。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弟為弟。又云。善兄弟曰友。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悔自因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直者心無私曲之謂。和者從容不迫之謂。經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典常也。諛諛也。道之顯者謂之文。德合天地稱帝。聖通明也。又云。聖人神明不測之號。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君子成德之名。賢者才德過人之稱。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愚者知不足。厚有餘。術謂法之巧者。先生父兄也。又云。學士長者之稱。學之為言效也。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齊之為

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貳之名也。一者純一而不雜也。又云。純不雜也。粹無疵也。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微。因其微而與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經者理其緒而分之也。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錯者雜而互之也。綜者條而理之也。張之為綱。理之為紀。異端者。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也。其曰體用一原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沖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其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即事即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朱子曰。夫道體之全。渾然而至。而精蘊本末內外賓主之分。粲然於其中。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言。所以或合或離。或異或同。而乃所以為道體之全也。朱子曰。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繆。以上分十三節

鞭策第六

朱子曰。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朱子曰。誦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蓋深恥之。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己復禮。與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須就自家身上體看。我實能克己復禮。與主敬行恕。吾件件如此。方有益。

朱子曰。呂與叔云。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幽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某年十五六時。見此段解得痛快。讀之未嘗不悚然。警厲奮發。人若有向學之心。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

朱子曰。自古聖賢教人。只是就心上用工。或問為學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切己便的當。

朱子曰。學問之事。因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

問心如何得在腔子裏。曰。敬便在腔子裏。

朱子曰。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

周子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裏理會。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得。一念起處。萬事根源。尤更緊切。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縱覺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

此體認省察之。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儘長進在。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與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靈靈顯。一時穿貫。中心欲為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打疊得盡。纔有順底意思。便是人欲。戒懼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存養是靜工夫。省察是動工夫。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是於方動之時審之。動箴順理則裕。從欲惟危。兩句最緊要。這是生死路頭。

朱子曰：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卻易制伏。只是那不大段。計利害。往來底惡念。繼續不斷。難為驅除。今看來是如此。問不緊要底惡念。不知何以制之。曰：只覺得不當思慮底。便莫要思。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或若私意紛擾。自惟其心無主張。故為私意所勝。

朱子曰：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宰始得。持其志則氣自清明。所謂求放心。非是別去求箇心來存著。只纔覺放心便在此。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自去點檢一日。此心幾箇時在內。幾箇時在外。心存時少。亡時多。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不費力。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問存心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而今與人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只是存心之法。所謂存心者。或讀書以求義理之要。別是非以求至當之歸。只那所求之心。便是已存之心。問心要在腔子裏。若到那應物時。心當如何。曰：思慮應接。亦不可廢。但身在此。則心合在此。曰：然則方其應接時。則心在事上。事去則此心亦合管著。曰：固是要如此。理只在一心。此心一定。則萬理畢見。

朱子曰：心有所用。則心有所主。只看如今。纔讀書。則心便主於讀書。纔寫字。則心便主於寫字。若是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者。心纔繫於物。便為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箇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箇在心上不能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

朱子曰：范氏云：害其所以發心者。不在於大。此語尤痛切。人最怕陷溺其心。果如鴛鴦悅我口否。方是得。理義之說我心。猶鴛鴦之悅我口。讀此句。須知義理可以悅我心否。朱子曰：學者常用提醒此心。使如日之方升。羣邪自息。心既常惺惺。而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相養之道也。

朱子曰：人不自知其病者。是未嘗去體察警省也。古人為學。大學體察自家病痛。就上面克治將去。人之氣稟有偏。則所見亦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或失之大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或失之太柔。須是克治氣稟偏處。克己固是學者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處立定脚跟。凡是己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是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問遇事時亦知理之是非。到做處又

卻為人欲引去。做了卻又悔。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須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問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曰：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須用淨盡截斷了。問己私有三。氣質之偏一也。耳目口鼻之欲二也。人我忌克之類三也。孰是夫子所指。曰：三者皆在裏面。下文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為多。

朱子曰：耳目口鼻四肢之欲。雖人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以上分

進德第七

問進德之方。朱子曰：大學要修身窮理。若修身未上。未有工夫。亦無窮理處。又問修身如何。曰：且先收放心。如心不在無下手處。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內外交發。動靜不遠。所以為修身之要也。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此修身之要也。

朱子曰：人須是逐一理會。身上許多病痛。都要關防。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此不思難之故也。克伐怨欲。須從根本上除治。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又云：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明道言凡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於怒時。遺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此前輩大公順應之要法也。朱子曰：聖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門戶。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尤為親切。真當佩服。古人終日只在禮中。欲少自由。亦不可得。捐者三樂。惟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鴆毒也。

朱子曰：今人身上大節目。只是一箇容貌言語。容貌辭色之間。正是學者持養用力之地。又嘗訓其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趨步。務要凝重。不嫖輕。以害德性。

朱子曰：君子慎言語。節飲食。養德養身之切務。諺云：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此語前輩曾用以解頤之象。慎言語。節飲食。

朱子曰：人謹言語。不安發。即求仁之端。善言之出於口。宜也。巧言如簧。則豈可出於口哉。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恥也。若聽則自是。力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朱子曰：人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當咎其不可行。當反求盡其道。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泛泛地過。則又不可。合道理處。便與果決行去。勿顧慮。若臨事見義。方復遲疑。則又非也。學者當下工夫。須是日日為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理會取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日如此。常事做將去。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問事有最難底。奈何。曰：亦有數等。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槩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遂事上自有箇道理。世間事。纔有苟且意。底。鮮有不害事。雖至小之事亦然。

朱子曰：問接人待物之道如何。朱子曰：知所以處心持己之道。則所以待人接物自有準則。禮步兆問接人待物之道如何。朱子曰：知所以處心持己之道。則所以待人接物自有準則。

朱子曰：須是慈祥而厚爲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

朱子曰：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

朱子曰：事有不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

朱子曰：人須有廉恥，有恥則能有所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腳不住，不知廉恥，則亦何所不至，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人須知恥，方能過而改。

朱子曰：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最要在速字上著力。凡有過，若從今日便改，則善可自此而積，今人只是憚難，過了日子，事之有失，人以爲言，固當即改，然亦更須細審其本末，然後從之爲善。苟欲

聞過，但當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必辨是非，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問莫是纔遷善，便是改過否？曰：不然，遷善字輕，改過字重，遷善者，但見人做是一事，強似我心有所未安，即便遷之。若改過，須是大段勇猛始得。見人之善，而矜己之善，見人之惡，而矜己之惡，如此方是有益。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常相須，然後真可以修德辨惑，而成德義。

崇德之功。

朱子曰：人不可以爲惡，一失其身，縱有善，不足以自贖。一失其身，人所怨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有時而悟，是以無往而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可不戒哉。

朱子曰：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更無話可說也。

朱子曰：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有失也。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簞食豆羹，則不能出諸其戶者，其識致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下矣。

朱子曰：學者常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邪？某觀今人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何不戒哉。纔枉其小，便害其大。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

朱子曰：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得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或言近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避，曰：此是就命上理會，更須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上蔡先生有言：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非是小事，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此言深可畏耳。學者要是此處立得腳

定，然後博文約禮之功，有所施耳。

朱子曰：爲學之要，先須持己，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令趨向不差，是大節目。義利二字，乃儒者第一義。學者做切己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如私一事，非特財利利欲，只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是。義利之間，只得著力分別，不當豫以難辨爲疑，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正義未嘗無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先以功利爲心耳。

朱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用之，不窮。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腳立定是敬，纔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物便是義。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自然透徹。

朱子曰：學者爲其所不得不爲者，至於人欲盡而天理全，則仁在是矣。若云我欲以此去爲仁，便是先獲也。

朱子曰：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然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雖有司之事，皆爲己也。以爲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處烹，車馬亦爲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焉，則以察乎義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以上分二節。

道在第八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性，而不可以一日離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綱紀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

朱子曰：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沒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或言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義，曰：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便自然有親，有君臣，便自然有義。

朱子曰：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哉。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爲孝矣。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人子愛親之心，亦當體步不忘。父母在不遠遊，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疏，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即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人子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古之君子，思所以顯其親者，惟立身揚名之爲是恃，是以不求諸人，而求諸己，不務其外，而務其內。或問盡其道謂之孝，曰：夫以一身推之，則身也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幾諫只是漸漸細密，不要峻暴硬要攔截。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此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

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何如？朱子曰：從古來自有那樣子，公看舜如何，只是爲人子，止於孝。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天下無不可事之親，如我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余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曰：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避去之理，觀舜之爲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嘗解詩論魯莊公之母，引趙子之言，或問子可以制母。

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若莊公者，哀痛以口，誠敬以事，母成刑以取，下車馬僕從，莫不俛命，夫口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是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口耳。問歸既被誅，禹又出面委質，不



知如何曰蓋前人之愆。又問以蘇爲有罪。又蓋其愆。非顯父之惡否。曰且如今人其父擊碎人之器物。其子買而償之。豈是顯父之愆。

問父母之於子。有窮窮憐愛欲其聰明成立。此之謂誠心耶。朱子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非矣。此天理人欲之閒正當審決。叔度以正率其家。而子弟無一人敢爲非義者。古人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不失其爲教。又嘗訓其子曰。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苦雖不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爲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

朱子曰。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兄弟設有不幸。鬪恨於內。然有外侮。則必同心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問齊家治國之道。斷然是父子兄弟足法。而後入法之。然變舜不能化其子。周公不能和其兄弟。是如何。朱子曰。聖人是論其常。堯舜是處其變。看他蒸黍。又不得不格。至於晉陵底。便是他有以處那變處。

朱子曰。大宗法既立不得。亦當立小宗法。處鄉黨宗族。見有疑理處。只得無忿嫉之心。

朱子曰。夫婦人倫之至親至密者也。人之所爲。蓋有不可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者。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中。夫婦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狎玩之地。自欺於人不知之境。倘知造端之重。隱微之際。戒謹恐懼。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爲力而有功矣。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爲夫婦者。當勉以同心。而不宜至於有怨。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志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爲多。

朱子曰。有非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爲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愿之事也。惟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暮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婦人無外事。惟以貞信爲節。一失其正。則餘無足觀。

問妻有七出。卻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朱子曰。然。

朱子曰。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所藉以維持此理。而不使悖焉者也。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職。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稱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問必擇勝己爲友。則勝己者必以我不如己。不吾友矣。曰。我求勝己者爲友。不如己者又來求我。即匪我求。豈蒙蒙求我也。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擇矣。泛交而不擇。取禍之道。子服之言。泛交。亦未嘗不擇。蓋初無拒人之心。但其開自有親疏厚薄耳。凡收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

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

朱子曰。朋友不善。自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或問原壤母死而歌。夫子爲弗聞而過之。曰。若要理會不可。但已。只得且休。

問人倫不及師。朱子曰。師與朋友同類。而勢分等於君父。惟其所在而致死焉。又云。人倫不及師者。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夫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資。亦豈能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

朱子曰。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謂之君。則必知撫其民。謂之民。則必知識其君。其位置名號。自足以相成而相持。

朱子曰。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東西南北。惟命之從。此古今不易之理也。問忠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於事君上說。曰。君臣是義合世之人。便易得苟且。故於此說忠。是就不足處說。仕所以行君臣之義。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

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柳子厚有言。食君之祿。畏君之威。不厚。今。擲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今日吾言之不行。今人多是此般見識。臣子無愛身自佚之理。近臣以審講爲體。遠臣以廉退恬靜爲體。誠以天下之事。爲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修身事君。初非二事。不可作兩般看。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爲先。務聲色貨利爲至戒。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則欲致其君爲堯舜之君。下則欲使其民爲堯舜之民。至於諫不行。言不聽。而潔其身。以去。豈其心之所樂哉。

朱子曰。君道貴剛。太柔則廢。當以威濟之則吉。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蓋必常於接物好惡不偏。然後有以正倫理。篤恩義。而齊其家。其家已齊。事皆可法。然後有以立標準。督教誨。而治其國。其國已治。民知興起。然後可以推己度物。舉此加彼。而平天下。

朱子曰。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體以上。即能言之。臨利害。輒己失其所守。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德。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耳。

朱子曰。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柔剛。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以上分

天德第九  
朱子曰。敬天德也。敬使徹上徹下。與天無間。

朱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太極云者，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中，而蘊於三者之內者也。正以其究竟無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極，無以加此云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

朱子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

朱子曰：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變化無窮矣。

朱子曰：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合而言之，萬物體統，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

朱子曰：天地之間，雖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小大之分，親疏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

朱子曰：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得之於靜。

朱子曰：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

朱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

朱子曰：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若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於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

朱子學的 卷之上

三五

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或問性，朱子曰：程子言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張子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自古論性，至程子方始明備。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而一本者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者也。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

朱子曰：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己。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為也。其至切而近者，則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己。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外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所降之衷，蒸民所秉之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

朱子曰：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性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心主乎身，其所以為體者性也，所以為用者情也。是以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為中也。寂然不動者，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皆中節，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中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始學所當議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家，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

朱子曰：儒者之道，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

朱子曰：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其希元賢論此而繼之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分二

朱子學的 卷之上

三七

章齋第十

章齋師豫章羅從彦與李愿中爲同門友。開楊中立所傳河洛之學。獨得先古聖賢不傳之遺意。於是益自刻厲。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朱子學問淵源有自來矣。朱子八歲通孝經大義。書八字於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開從羣兒嬉游。獨以沙列八卦默視之。嘗指日間章齋曰。日何所附。曰。附於天。又曰。天何所附。章齋奇之。十歲自知力學。聞長者言。輒不。忘。年十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

章齋疾亟。囑曰。藉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朱子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朱子曰。某以童子侍屏山先生疾。一日。請問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吾之三字符也。汝尙勉之。朱子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至延平。從學李愿中。師事延平久。益不懈。皆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張南軒呂東萊道同志合。同時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辨難。以一其歸。

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望之者雖憚其貌莊而言厲。卽之者常樂其心和而氣平。其閉居也。未明而起。深夜幅巾方履。拜於宗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祇寒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離。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

奉親極其孝。無下極其慈。閨庭之閒。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遠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戚。哀成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且望則歸奠几筵。朱子母夫人忌日。著膝墨布衫。其中亦然。問今日服色何謂。曰。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朱子長子卒。報至卽以繼體服斬衰。朱子以子喪不舉盛祭。就廟堂內致薦。用深衣幅巾。祭畢。反服哭其子。則至慟。朱子曰。家閒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

賓客往來。無不延過。稱家有無。常盡其禮。於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周卹問遺。恩無所闕。嘗因呂氏鄉約四條。及取他書。附以己意。稍增損之。俾通於今。又稱爲月旦集會讀約之禮。朱子所居之鄉。每歲歲夏之交。豪戶閉糴。居民乏屨。強奪動相賊殺。易至挺變。遂因前所貸米。辦立社倉。在同安蒞職。動輒悉必親。苟利於民。雖勞無憚。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

說聖賢已治人之道。在南康憫愛民。如己隱憂。與利除害。惟恐不及。奸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復建白鹿書院。乃約聖賢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以示人者。爲說以勉之。其五教之目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爲學之序。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修身之要。曰。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處事之要。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接物之要。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漳州習俗。未知禮。乃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人。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男女聚僧。虛爲傳經會。及女不嫁而私爲庵舍。以居者。悉爲之禁。俗大變。

將趨君命。問李先生所宜言。以爲今日三綱不立。義利不分。故人皆趨利不顧義。而主勢孤。朱子首用其說以對。當孝宗朝。陞對者三。上封事者三。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爲出治之大原。其後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稍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爲言。其後封事之上。則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鯁。蓋所望於君父愈深。故其言愈切。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朱子曰。吾平生所學。止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朱子嘗進說於其君。載呂大臨解中庸果能此道章。而終以臣少時讀書。偶於此語。深有省焉。奮厲成慨。不能自己。自此爲學。方寸進。食芹而美。敢以爲獻。先生嘗兩進絕和議。柳佖倖之戒。雖擢用。狎至不敢就。出處之際。慷慨不可易者。周子充薦先生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時會觀已死。王朴已逐。甘昇尙在。先生力論之。孝宗曰。昇尙有才。先生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上之眷愈厚。而嫉之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

丁內艱。被召。以未終喪辭。復召。以祿不及養辭。四年之間。辭者六。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居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退。趙丞相既退。朝權悉歸韓侂胄。朱子自念身雖閒退。尙帶侍從職名。不敢自默。遂草書萬言。極言姦邪蔽主之禍。詞旨痛切。諸生更諫。不聽。請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朱子默然。退取諫藁焚之。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

朱子平居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朱子自同安歸。家居幾二十年。開闢貧困。不以耐心。涵養充積。理明義精。見之行事者。益奮然矣。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暇。諸經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關。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至於一字未安。一辭未備。亦必沈潛反覆。達旦不寐。或數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

從游之士。迭誦所習。以決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示之以精微。開之以博大。廣之以聞見。約之以踐行。扶而掖之。惟恐其不進。培而植之。惟恐其不立。講論經史。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諸生問辨。則脫然

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儒學之禁起。有勸以謝道生徒者。朱子笑而不答。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怠於小成。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直。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養深積厚。於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為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懷然有不足之意。

朱子疾且革。諸生入問疾。朱子起坐曰。誤諸君遠來。然道理亦止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著足。方有進步處。問溫公喪禮。曰。疏略。問儀禮。額之。已而正坐整冠衣。就枕而逝。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哲人之萎。豈小變哉。

### 朱子學的卷之下

#### 上達第十一

朱子曰。聖人只是理會下學。而自然上達。

朱子曰。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氣行而理亦行。太極立則陽動陰靜。而兩儀分。兩儀分則陽變陰合。而五行具。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乎天者也。

朱子曰。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為二。則為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始終。莫不皆於是焉。

朱子曰。陰陽非道也。一陰又一陽。循環不已。乃道也。問一陰一陽之謂道。便是太極否。曰。陰陽只是陰陽。一乃是太極。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為陽。陽氣凝聚即為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陰陽若論流行底。則只是一箇對待底。則兩箇。如日月水火之類。皆是兩箇。一氣氣之分。即一氣之運。天地變化。不為無陰。陰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為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張忠定公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屬乎陽。著字以後。屬乎陰。似覓見此意。

朱子曰。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五行之序。木為之始。水為之終。而土為之中。又曰。天地生物。先輕清以及重濁。水火二物。在五行最輕清。金木次之。土最重濁。朱子曰。盈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於此。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固有以超然默契於其心矣。

問太極便是人心之至理。朱子曰。事事物物。各有箇極。是道理之極至。或曰。如君之仁。臣之敬。便是極。曰。此是一事一物之極。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

朱子曰。動靜相循。如環無端。而聖賢之學。必主乎靜。蓋火之宿也。用之壯。水之濬也。決之長。其理然也。

朱子曰。靜極而動。聖人之復。惡極而善。常人之復。問一陽之復。在人言之。只是善端萌處否。曰。以善言之。是善端方萌處。以惡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處。便是復。

朱子曰。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為來者之息。

朱子曰。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乾男坤女。當為氣化之人。其下化生萬物。乃為形化者耳。天之生物。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

朱子曰。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天理。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舉目無不在焉。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為之飛。而戾于天者。此也。在下則為之躍。而出于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這道體浩浩無窮。

朱子曰。大而天地之終始。小而人物之生死。遠而古今之世變。只是一箇盈虛消息之理。

朱子曰。鬼神者。造化之迹。神者伸也。鬼者歸也。以其歸也。又曰。鬼神自有迹者言之。神只言其妙而不可測。天地間如消息是鬼。息底是神。死底是鬼。四時春夏為神。秋冬為鬼。人之語為神。默為鬼。動為神。靜為鬼。呼為神。吸為鬼。鬼神二事。古人誠實於此。真見幽明一致。如在其上下左右。非心知其不然。而姑為是言以設教也。叔恭問何謂二氣良能。曰。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陳安卿因說鬼神。曰。鬼神事自是第二著。無形影難理會。且就日用緊切處做工夫。

朱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子思此三句。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物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方見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胸中流出。不假他求。易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情有善惡。性則全善。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性善。故人皆可為堯舜。必稱堯舜。所以驗性善之實。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朱子曰。命只是一箇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與人者。是理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為衆人言也。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曰。命也。是為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為子瑕說。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無可奈何處。何須說命。

朱子曰。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義禮智。只是四件。問元亨利貞。自有次第。仁義禮智。因感而發。則無次第。朱子曰。發時無次第。生時自有次第。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須先識得元與仁。是箇甚物事。更就自家身上看。甚麼是仁。甚麼是義。禮智。

朱子曰：健順之體即性也。合而言之，則曰健順。分而言之，則曰仁義禮智。仁禮健而義智順也。周仁義體用動靜何如？曰：仁固為體，義固為用。然仁義各有體用，各有動靜。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朱子曰：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同性之所自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

朱子曰：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旺焉。其理亦猶是也。

朱子曰：惻隱羞惡心也。能惻隱羞惡發揮之至於仁義，不可勝用者，才也。才出於氣，氣清則才亦清，氣濁則才亦濁。

問意志。朱子曰：橫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

問浩然之氣與血氣如何。朱子曰：只是一氣。義理附於其中，則為浩然之氣。不由義理而發，則只為血氣。朱子曰：人之一心，浩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為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哀懼隨感而應，妍蚩俯仰，隨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常人之性，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

朱子曰：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人心是人身發出來底。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如饑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隱之心是。問：人心可以無否？曰：如何無得，但以道心為主，而人心每聽道心區處，方可。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罔念作狂。

朱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此四句，說得道心之體用始終。其安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閒處可安頓之意。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如求放心是也。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如擴充四端是也。大抵一收一放，一闢一闢，道理森然。

敬之問天壽不貳。朱子曰：不貳是不疑他。若一日未死，則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立命。

問：雖而言乘，何也。朱子曰：渾然一理，其於吾心，不可移奪。若乘執然。

朱子曰：堯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當如此做。做得來恰好，所謂中也。中即平常也。湯武亦然。如當盛夏時，須要飲冷衣葛。隆冬時，須要飲湯重裘。不如此，便失其中，便是差矣。庸是依本分不為怪異之事。堯舜孔子所為，只是庸。夷齊卻不是庸了。或問：伊川云：中無不正，正未必中。如何？曰：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乎不中，即正未必中。又曰：中重於正，正不必中。

朱子曰：誠者物之終始，誠是實理。徹上徹下，都是這箇。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為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

朱子曰：誠者實有之理，自然如此。忠信以人言之，須是人體出來，方見得。忠信只是一事，而相為內外始終本末。

問：忠恕之別。朱子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為恕矣。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

問：思無邪，毋不敬。朱子曰：毋不敬是正心誠意之事。思無邪是正心誠意之事。

朱子曰：天地之間，自有一定不易之理。要當見得不假毫髮意思安排，不著毫髮意見來雜。自然先聖後聖，如合符節，方是究竟處。

朱子曰：治心修身是本。灑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蘊本末，皆是一貫。朱子曰：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之者，猶曰察之云耳。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委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可容言之妙矣。

古者第十二

朱子曰：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穉之時，欲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教小兒只說箇大槩，只眼前事，或以灑掃應對之類作段子，亦可。每疑曲禮衣毋撻，足毋蹴，將上堂，毋必揚，將入戶，視必下，此等叶韻處，皆是古人教小兒語。列女傳孟母又添兩句曰：將入門，問所存。教女子如曹大家女誡，溫公家範亦好。

朱子曰：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躡等之弊。教道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與起開發之方，得只任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耳。若中間二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

朱子曰：古人教人，非獨教之，亦須有以養之。古者玉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自成童入學，四十而出仕，所以養之者備矣。理義以養其心，舞蹈以養其血氣，故其才高者為聖賢，下者亦為吉士。由養之至也。

朱子曰：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蕩。

朱子曰：劉元城有言：子弟軍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

昔李起居成季見其姪漢老之文曰：汝於文吾不能有所與，但勿求人知耳。余嘗愛其言，每為士友誦之。朱子曰：科舉之習，前賢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追時好，則心地恬愉，自無憾迫之累。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則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終日應舉，亦不累人。

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孝弟忠信，但用之非耳。若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則安矣。

朱子曰：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為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為也。所以凡為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作棄若乃身外之物，榮悴休戚，即當聽天所為，而無容心焉。

朱子曰：聖賢之言，其在方冊，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為之指其門戶。

表其梯級而先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亦甚易而無難矣。

朱子曰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孔門學者於聖人幾間仁問智終身事業已在此今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卻無落泊處此不熟之故也夫子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孟子又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又教人格致誠正程子又發明一敬字各自觀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只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許聖賢之道如一室雖門戶不同從一處行來都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

朱子曰學者只是不為己故日開此心安頓在義理上少在開事上多於義理卻生於開事卻熟學須是做自家的看便是切己今人讀書只要科舉用已及第則為雜文用其高者則為古文用皆做外面看

朱子曰士患不知學學矣而知所擇之為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內不顧於己私外不牽於習俗此又難也為學須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所到何事不成

朱子曰為學須是專一吾儒惟專一於道理則自有得無事則專一嚴整以求自己之放心讀書則虛心觀理以求聖賢之本意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己則務循其迹念念向前不輕自恕

朱子曰學問之道不敢自是虛以受人則自有得世上有一種人心下自不明只是怕人道不會不肯問人

朱子曰今之學者多好說得高不喜平殊不知此乃合當做底事務反求者以博觀為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為狹隘墮於一偏此學者之大病也

朱子曰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為己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為先而急於聞道是以文勝其實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底止大抵今人讀書不廣索理未精乃不能致疑而先務立說此所以徒勞苦而少進益也

朱子曰人之為學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不於身心上著功體認則又何益程允夫問覺得如此講論都無箇歸宿處曰講了便將來踐履即有歸宿

朱子曰某舊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量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德地縣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卻又理會不得道亦無元妙只在日用閒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

朱子曰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閒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程子云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朱子謂此君子所以學學然愛日不倦而就尺寸之陰也

而其資報也欲然常若有所不足所以善日消而惡日長卒以陷溺於利欲之橫流而不自知也問自覺賦性偏駁處事不洪未能克去如何朱子曰但以義理優游涵養漸漸克去若便要盡銷磨轉成急迫矣問氣質弱如何涵養到剛勇曰只是一箇勉然化氣質最難朱子曰言有教助有法豈有為習有得息有養皆有存此語極好朱子曰古人說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為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下緝熙字人心惟定則明

朱子曰虛心看物物來便知是與非朱子曰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是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

王近思問曰平時無事是非之辨似不能感事至而應則陷於非者十七八雖隨即追悔後來之失又只如故今欲臨事時所謂可喜可畏可沮者不能勝其平時之心其道何由朱子曰此是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之病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閒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安且固矣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

董襲卿曰程子謂近思只是比類推去朱子曰程子說得推字極好又曰比類莫是比這一箇意思推去曰固是如為子則當止於孝為臣則當止於忠自此節節推去

朱子曰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須是說得分明然後行得分明

朱子曰天下萬事皆有一定之法學之者須循序而漸進朱子曰大率議論要得氣象寬宏然其中自有精密透漏不得處方有餘味大著心骨不可因一說相礙

朱子曰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卻能盡快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尋箇是處初無彼此之閒不容更似世俗遮掩回護愛惜人情纔有異同便成嫌隙

朱子曰讀古書而能別其真偽者一則以其義理之當否而知之一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文字元來真是難看彼才得一說終身不移者若非上智即是下愚也

朱子曰解經但可略釋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乃為有益耳尹和靖云解經而欲新奇何所不至聞之令人悚然汗下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釋處解經不必作文字止合解釋得文義通則理自明意自足某之解經只是解聖賢語意若其血脈貫通處為之解釋不敢自以己意說道理

朱子曰大抵古書有未安處隨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遊改之以沒其實則安知其果無未盡之意邪朱子曰學者輕於著書皆是氣識淺薄所謂聖學作今所貴者資便熾皎厲今去道遠而

朱子曰：論事當視己之所處，與所論之事，所告之人，而為淺深，則無失言失人之患。出位曠官之責矣。吾學若果未至，若果未明，既不能自信，且不為人所信，則寧退而自求耳。論事只當言其理之是非，不當計其事之利害。

朱子曰：伊川先生云：立言當含蓄意思，不可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此言深有味。

朱子曰：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朱子曰：良之六五，以中正而言有序，而呂氏亦曰：志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然而言貌固皆內德之符，不惟可以觀人，學者雖以自省可也。

朱子曰：世間萬事，其開義理精妙無窮，皆未易以一言斷其始終，須看得玲瓏透脫，不相妨礙，方是格物之驗。

朱子曰：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所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曾中泰然，豈有不樂。

或問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異？朱子曰：此以反身窮理為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至彼以徇外誇多為務，而不嚴其表裏真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嚴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為人為己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以上分四

此學第十三

朱子曰：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為之理。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君臣父子之間，起居食息之際，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而暫廢。故聖賢有作，立言垂訓，以著明之，巨細精微，無所不備，讀其書者，必當講明究索，以存諸心，行諸身，而見諸事業，然後可以盡人之職，而立乎天地之間。

朱子曰：學以知道為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無往而不得其正焉。

朱子曰：天生一箇人，便須管天下事。

朱子曰：事變無窮，機會易失，酬酢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繆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大。

朱子曰：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

問：明德是自己事，可以做得到極好處，若新民則在人，如何得到極好處？朱子曰：且教自家先用得盡，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如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如此變化他，自解到極好處。

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以有位者言，如一介之士，如何得如此？朱子曰：若教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理，如

一日克復，如何便得天下歸仁，為有此理故也。

朱子曰：天人初無間隔，而人以私意自為障礙，故孔孟教人，使之克盡己私，即天理不期復自復，惟日用之間，所以用力，循循有序，不凌不濫，則至於日至之時，廓然貫通，天人之際，不待認而合矣。問：天未始不為人，而人未始不為天者，何也？曰：只是言人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之間，莫不有當然之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得是，則便合天理，天人本一理，若理會得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小也。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為，默與道契，後天奉時，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

朱子曰：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又曰：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焉。至於遺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惟大聖大賢，為能不失其正，而非衆人之所可及也。

經有不可行處，而至於用權，此權所以合經也。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底，問中便是時措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似秤，權是將這秤去稱量，中是物得其平處。

朱子曰：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皆無難為者，及居大位，遺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已也。世間事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

朱子曰：天下之事，利必有害，得必有失。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為力，揀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為功。

朱子曰：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況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為之不難乎。

問：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仁以守之，非勇以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為先。朱子曰：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自力也。

朱子曰：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才有一毫私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

朱子曰：吾人所處，著箇道理二字，便自是隨衆不得。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必當為，與義理之必可恃。

朱子曰：大抵人若不透得上頭一門，則萬事俱低。人須於大原本上看透，自然心骨開闊，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人若見道分明，便不為利祿動。

朱子曰：今日仕宦既未免出來，只得忍耐，勉其力之所及而已。隨分仕宦，不起患得失之心，何處不是安地。用舍無預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蓋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了。人當有以自樂，則用舍行藏之間，隨所寓而安之，和靖先生云：如霧即行，如潦即止，此言有味。或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曾閔漆雕開亦能之，曰：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難。

朱子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官卑祿薄，雖不快意，然比之一介寒士，區區仰食於人者，則已為泰矣。若以為不足，而妄有覬覦，恐所得無幾，而後日之悔，將有不可追矣。

朱子曰：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為，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朱子曰：位卑者人責不加，使言高則罪矣。故可以姑守其職，此為貧而仕之法也。若夫立乎人之本朝，則當以行道為任，道不行而竊其位，君子之所恥也。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

朱子曰：未嘗行之不可逆料，今日之不可行，且事亦頗理之所在何如耳。理在當行，不以行之難易為作輟也。盡心竭力而為之，不幸而至於真不可行，然後已焉，則亦無所憾於吾心矣。

朱子曰：天下有道則見，不必待十分太平，然後出來。譬如天之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一向明去，天下無道則隱，亦未必十分大亂，譬如日之將暮，雖未甚昏，然自此一向暗去，則其將來必不可支持，亦須見幾而作。

朱子曰：不合而去，則雖吾道不得施於時，而猶在，是異時猶可以有為也。不合而苟焉以就之，不惟吾道不得行於今，而亦無可往於後矣。名義不正，則事不可行，無可為者，有去而已。問由之死，疑其甚不明於大義，豈有子拒父如是之逆，而可以仕之乎？朱子曰：然誤處不在致死之時，乃在於委質之始。

朱子曰：前世固有草茅草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耳。

朱子曰：出處語默固不必同，然亦有不得不同者，皆適於義而已。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

朱子曰：風俗不好，直道而行，便有窒礙，然在吾人分上，只論得一箇是與不是，此外利害得喪，有所不足言也。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者須還他是，非者須還他非，方是自然之平，若不分邪正，不別是非，而但欲其平，決無可平之理。大抵事只是箇是非，是非既定，卻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護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卻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懼，仰不愧，俯不作，別人道好道惡管他。

朱子曰：以聖賢之言為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為必可行，則世俗小利利害，不能為吾累矣。今人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只緣見得這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人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卻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舉其說，以為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卻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患難之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為彼所動，乃見學力。

朱子曰：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時，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作，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身殞命，有不懈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彼為此者，其始有以樂乎此，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

朱子學的 卷之下

五九

朱子學的 卷之下

六一

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乃其心中自有打不處，不忍就彼以害此，所以成仁者，但以其良心之所安而已。守死而不足以為善其道，如荆軻攝政之死，徒死而已，比干之死，乃能善其道。蓋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生死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朱子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以上分三節。

程子曰：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答問，說著便是仁，何也？朱子言：列聖相傳，到此方漸說到親切處。

朱子曰：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仁義雖對立而成，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節制，智者仁之分別。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

問仁。朱子曰：聖賢之言，有說自然道理處，如仁人心是也，有說做工夫處，克己復禮是也。朱子曰：求仁之要，去其害仁者而已矣。或問某欲克己而思未能，曰：人思未知耳，既知之，便合下手做，更有甚商量？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聖門之學，必以求仁為要，而語其所以行之者，則必以孝弟為先，論其所以成之者，必以巧言令色為甚。

朱子曰：人之性，惟五常為大，五常之中，仁尤為大，而人之所以為是仁者，又當守敬之一字。又曰：學者最是一事為要，所以孔門只是教人求仁。求仁只是主敬求放心，若能如此，道理便在這裏。為仁之要，固不出乎聖賢之言，若子夏所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夫子所謂克己復禮，所謂恭敬忠恕，可以備見其用力之始終矣。

或問仁與公之別。朱子曰：仁在內，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後能公。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極至處。故惟仁然後能公，理甚分明。熟底是仁，生底是恕。

朱子曰：親親仁民愛物，三者是為仁之事。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朱子曰：心之全體，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

朱子曰：禮即理也，但謂之理，則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為禮，則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矣。凡禮有本有文，其所施於家者，則名分之守，愛敬之質，其本也。冠婚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則有家日用之常情，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也，皆所以紀綱人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



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者也

朱子曰人之生無不本乎祖者故報本反始之心凡有血氣者之所不能無也古之聖王因其所不能無者制為典禮所以致其精誠篤其恩愛有義有數本末詳焉人之氣傳於子孫如木之氣傳於實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

朱子曰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為四龕以奉先世神主旁親無後者以其班祫並祭日具祭器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出入必告至正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事則告 蓬立簋豆之器乃古人所用故當時祭享皆用之今則燕器代祭器常饋代俎肉楮錢代幣帛是亦以平生所用是謂從宜也

朱子曰祭祀須用宗子法 非嫡長子不敢祭其父若與嫡長同居則死而後其子孫為立祠於私室 古人宗子越在他國則不得祭而庶子居者代之今人主祭者游宦四方或貴仕於朝又非古人越在他國之比則以其田祿修其廬享尤不可闕不得以其身去國而使支子代之也宗子所在奉二主以從之於事為宜但支子所得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不得隨宗子而徙也 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令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為宜向見說前輩有如此而相去遠者則兄家設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又曰禮物品物亦當少損或但一獻無視可也 凡祭主於受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有無疾則量筋骨而行之財力可及者則當如儀

祭祀之禮亦只得依本子做誠敬之外別未有著力處也 問而今士庶亦有始基之祖莫亦只祭得四代但四代以上則可不祭否曰若是始基之祖想只存得草祭 李堯卿問墓祭之禮於親盡之墓合祭否曰墓祭無明文雖親盡而祭恐亦無害又問自高祖至禰忌日之衣服飲食當如何曰主祭者易以懸素之輩可也

朱子嘗戒子勉曰吾不孝為先公棄捐不及供養事先妣四十年然恐無識知所以承顏順色甚有乖戾今思之常以為終天之痛無以自贖惟有歲時享祀致其謹潔猶是可著力處汝輩及新婦等切宜謹戒凡祭肉樹割之餘及皮毛之屬皆當存之勿令殘毀變慢以重吾不孝

陳安卿問貧者舉事有費財浩潮者不能不計度繁約而為之裁處此與正誼不謀利意相妨否朱子曰當為而力不及者權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為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

或問士人欲行婚禮而彼家不從如何朱子曰這也只得婉轉使人去與他商量但古禮也省徑人何苦不行

朱子曰喪禮須從儀禮為正

朱子曰古者葬地擇日皆決於卜筮今人不曉古法且從俗擇之可也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禮也

朱子曰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於新死者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自虞

以後方謂之祭故禮家又謂奠為喪祭而奠為吉祭蓋漸趨於吉也

朱子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後也須知得這意思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之事

朱子曰卒哭之禮近世以百日為期蓋自開元失之今從周制葬後三歲而後卒哭得之矣 卒哭之後便除几席則孝子之心豈能自安乎 大戴禮諸侯遷廟篇云君及從者皆元服則是三年大祥之後既除喪而後遷矣其詞但告遷而不言祔是既祔之後主復於祔而至此方遷於廟矣 遷主禮經所說不一竊意當以大祥前一日祭當遷之主告而遷之然後次日撤几筵奉新主人廟似亦稍合人情

朱子曰按喪禮凡喪父在父為主則父存子無主喪之禮又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註云各為妻子之喪為主則是凡妻之喪夫自為主以子為喪主未安 古人居喪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平日之所為皆不廢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未安 卒哭葬後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 問子為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曰今禮几筵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但小祥之後夫即釋服大祥之祭夫亦恐須素服以祭但改其祝詞不必言為子而祭也 問妻喪踰期主祭曰此未有考但馬氏大小祥祭已除服者皆與祭則主祭者須已除服亦何害於與祭乎但不可純用吉服須如弔喪及忌日之服也 寶文卿問子之所生母死題主當何稱祭於何所附於何所曰若避嫡母止稱亡母而不稱妣以別之伊川云祭於私室 問夫在妻之神主宜書何人奉祀曰旁註施於所尊以下則不必書也

問祔主朱子曰天子諸侯有太廟夾室則祔主藏於其中今士人家無此祔主無可置處禮記說藏於兩階間今不得已只埋於庭所

朱子曰薦新告廟吉凶相襲似不可行未葬可廢既葬則使輕服或已除者入廟行禮可也 四時大祭既葬亦不可行如韓魏公所謂節祠者則如薦新行之可也又云正祭三獻受昨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惟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昨也

朱子曰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非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意猶存豈可謂宗法廢而諸子皆得為父後乎 曾擇之間三年喪而復有期喪者當服期喪之服以臨其喪幸事則反初服或者以為方服重不當改衣輕服不知如何朱子曰或者之說非是 李晦叔問程氏祭儀謂凡配正以正妻一人或奉祠之人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母配曰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嫡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

朱子曰出妻人廟決然不可無可疑者為子孫者只令歲時就其家之廟拜之若相去遠則設位望拜可也 族祖及諸旁親皆不當祭有不可忘者亦放此例足矣

朱子曰朋友之喪古經但云朋友麻則如弔服而加麻經耳然不日數至於祭奠則溫公說開親戚之喪者但當為位哭之不當設祭以其神靈不在此也其大槩如此亦當以其厚薄長少而為之節難以

一定論也。

開改葬。朱子曰：須告廟而後告墓。方啓墓以葬，葬畢奠而歸，又告廟哭而後畢事。

朱子曰：伯有爲厲，伊川云：別是一般道理。爲其人氣未盡而強死，自是能爲厲。如子產爲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爲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

朱子曰：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之鬼神屬焉。看來爲天子者，這箇神明是多小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下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以上分二。

爲治第十五

朱子曰：爲學與爲治，只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

朱子曰：士之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非才則無以濟其志，非術則無以輔其才。古之君子，未有不兼是三者，而能有爲於世者也。

朱子曰：凡事須是敬，則能立。纔有慢心，事日趨於弊壞。或問論治便要識體，朱子曰：然且以一縣言之，則治告訐，勸農桑，抑末作，其體也。若不識得體時，正大體事都不管，所爲皆是細碎之事。

朱子曰：仕宦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守官只是律己公廉，執事勤恪，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思，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細微處亦須照管，不可忽略。因循怠惰，又云：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馭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

朱子曰：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朱子曰：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平易近民，爲治之本。或問爲政必當以寬爲本，而以嚴濟之。朱子曰：某嘗謂當以嚴爲本，而以寬濟之。居上克寬，蓋自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非廢弛之謂也。今人說寬政多是事事不管，某謂壞了這寬。爲政必有規矩，使奸

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當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大於此者乎。

朱子曰：爲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更張則所更之事未成，必闕然成擾，卒未已也。治道去泰甚，誠出於黃老之意，然吾言亦頗有近似者，但在用者如何。若看得準，則定當不可易處，然後隨其深淺而

不求備焉，此則儒者之去泰甚也。

朱子曰：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爲之，必無不濟。許公自言吾作縣有八字法，請問之，則曰：開收人丁，推攤稅而已。版籍不正，田稅不均，雖若小事，然其實最爲公私莫大之害。頃在同安見官戶

富家，吏人中戶，典買田產，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困破買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

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

政伸理，此最弊之大者。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爲先，今井地之制，未能盡講，莫若令逐州逐縣各具

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汎科率又幾何？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絕矣。是則雖未能遽復古

人井地之法，而於制民之產之意，亦勞瘁其萬一。

朱子曰：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

朱子曰：凡天下疲癯殘疾，俾獨蘇蘇，皆兄弟鄰里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爲政，宜要主張這等人。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尤宜憐恤。

朱子曰：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佞賤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弟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

朱子曰：南康軍榜示其民，略曰：天性人心不易之理，在昔既有，今豈無之？患在師帥不良，不加敦勸，是致類類日陷偷薄。今請管下士民，鄉鄰父老，歲時集會，並加教戒，間或因事反復丁寧，使後生赤子，咸知修其孝弟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上，敦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卹，庶幾風俗之美，不愧古人。問鄉學如何？曰：皆是農隙而學，曰：孰與教之？曰：鄉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事者，教之

之，則傳者苦其多，習者思其博，而莫能窮也。莫若取自州縣官所應用者，參以近制，別加纂次，錢版模印，而頒行之州縣，各爲三通，皆積藏之，守視司察，體如詔書，而民庶所用，則又使州縣自鈐之版，正歲則模而揭之市井村落，使知之，則可以永久矣。

朱子曰：縣事大要三刑獄詞訟財賦也。

朱子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嚴刑罰，則所謂號令者，徒挂牆壁耳。與其不道，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其百，與其覆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毋犯。

朱子曰：凡有訟獄，必先論其符卑上下長幼親疏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奸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情實，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爲平，是乃所以大不平也。

朱子曰：爲守令第一便是民事爲重，其次便是軍政，今人都不理會。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卹民，而

卹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

朱子曰：屯田實邊最爲寬民力之大者，但恐疆理不定，因循就簡，則誕欺者易以爲奸，而積聚者難於得實，此卻難就今日邊郡官田，略以古法畫爲丘井溝洫之制，亦不必盡如周禮古制，但以孟子所言爲準畫爲一法，使試行之邊郡之地，已有民田在其間者，以內地見耕官田易之，使彼此無疆場之爭，軍

民無雜爭之擾。此則非惟利於一時。又可漸為復古之緒。

朱子曰。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不病於凶。微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其法亦未嘗不善也。自古救荒。只有兩說。一是威召和氣。以致豐者。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飢。餓時。理會更有何策。救荒之政。獨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

朱子曰。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待其所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裏來。大學篇末言。苗莠並至。無如之何者。蓋怨已結於民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為無及於事之悔也。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飢餓。亦肩黃巾。葛榮黃巢之徒。其已事可見也。

朱子曰。人為萬物之靈。王者之所天也。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朱子曰。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為大吏。使須求賢才。去賊吏。除暴斂。均力役。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拔援汲引。以求其助。上不敢恐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與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共成事功。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至公。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圖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誠服。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互校量。用之於有事之日。

朱子曰。有志天下者。求士必於無事之時。宰相以得士為功。下士為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為貴。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銜嚙以求薦。人才既少。風俗頹壞之時。士有一善。即當扶掖導誘。以就其器業。

或曰。未當其任。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朱子曰。權力所及。則察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為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掩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

朱子曰。集眾思者。易為力。專己智者。難為功。問若經世一事。向使先生見用。其將何先。朱子曰。只是隨時。問今法亦有弊而當更者。曰。亦只是就其中整理。

論其難其慎。朱子曰。君臣上下。極與甚難。以上身紀綱第十六。

朱子曰。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人主所以制天下

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路判矣。修德之實。本乎去人欲。存天理。不必聲色貨利之娛。宮室觀游之侈也。但存諸心。小失其正。便是人欲。存祗懼之心。以畏天。擴寬弘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己。同不循偏見。而謂衆無足取。不甘受僂人。而外敬正士。不狃於近利。而昧於遠猷。

朱子曰。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修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朱子曰。人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心正身修。義理昭著。而於人之賢否。孰為可任。孰為可去。事之是非。孰為可疑。孰為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微。絕其蔽惑。故方寸之間。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為道義之正。而不可違。孰為民心之公。而不可拂。皆有以處之。不失其理。而毫髮私意。不入於其閒矣。

朱子曰。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資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從與。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其正而已。朱子曰。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為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為而必為。所不當為而必止者。莫非循天理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

朱子曰。治道別無說。使人主甚儉好善。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心。必求諸非道。這如何會不治。這別無說。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直是如此。朱子曰。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修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承接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男子正位乎外。為國家之主。故有知則能立國。婦人以無非無儀為善。無所事者。哲則適足以獲國而已。婦人與奄人。常相倚而為奸。不可不并以為戒也。歐陽公常言。宦者之禍。甚於女寵。其言尤為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朱子曰。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

朱子曰。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為先。而不以功利為急。朱子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有各切要處。朱子曰。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天理民彝之大。有國有家者。所以維繫民心。紀綱政事。本根之要也。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為安。

朱子曰。為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易之計。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

目而一其心志。

朱子曰：須是自開門徑庶之微，積聚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

朱子曰：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法度不正，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仁義無所措，仁義無所措，則聖人之用息矣。

朱子曰：人主當務聰明之賢，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極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

朱子曰：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妄安耽逸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為，尚當兢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審微於未形，御變於將來，非知道者孰能。

朱子曰：名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

朱子曰：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

朱子曰：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爲政不在用一己之長，而貴有以兼天下之善。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爲急。

朱子曰：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

朱子曰：人主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又云：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己，而不求其正己，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爲事，而以趨利承意爲能，不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容身固寵爲術，則宰相失其職矣。

朱子曰：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賢不篤，賈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爲眩惑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爲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奸途，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信，御下蔽上之奸，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爲國家之害，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君子小人，迭爲消長，直諫多聞之士，遠則諛諂而諛之人，至理勢然也。

朱子曰：仗節死義之士，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奸萌，消銷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仗節死義之事。方天下無事時，則端人正士，行義謹節之士，爲小人排擠，不能一日安於朝廷，遷竄貶謫，及擾攘多故之秋，所謂忠臣義士者，犯水火，蹈白刃，以捐其軀，而小人者，平世固是他草

富貴及亂世亦是他的獨寬縱橫顛倒，無非是他得志之日，君子者常不幸，而小人者常幸也。朱子曰：小人爲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如疾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

朱子曰：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其志，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紀綱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化之於下也。何謂紀綱，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紀綱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

朱子曰：天敝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達閭巷，其儀品有章，動作有節。

朱子曰：聖人作樂以養性情，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

朱子曰：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人君當黜勳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

朱子曰：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振。陸宣公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瘵，而根柢屢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爲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爲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有國家者，可不鑒哉。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乾坤廣大之心，聖賢親切之訓。蓋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有財斯有用，則君誰厚效，亦不濟事。以利爲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廢，以義爲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惟義之安而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爲利，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正謂此也。

朱子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家鄉，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他慕。小學之教廢，而人之行藝不修，大學之教廢，而世之道德不明，學校之政不立，而思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

朱子曰：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違於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閒，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有過非私恩，其刑放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養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父子罪不相及，而賞則遠延於世，其善善長而惡惡短，聖人之法有盡，而心無窮，或有所疑，常屈法而伸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

朱子曰：先王之制，內有六鄉六遂都鄙之民，外有方伯連師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兵法以能分合爲變，不獨一陣之閒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則吉，不威則凶。

朱子曰：人主之行，與天地相為流通，故行有善惡，則氣各以類而應。古之聖王，遇災而懼，修德立事，故能變災為祥。

朱子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更當致其丁寧之意，以監其前事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聖人之深戒也。

朱子曰：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備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統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以上分三節

聖人第十七

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湯曰聖敬日濟，禹執中，只是要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禹入聖域而不復，漢儒見得此意思好，詩稱成湯，言聖敬日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皆自這處進去。

朱子曰：成湯當放桀之初，便說惟皇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武王伐紂時，便說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暨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傳說告高宗，便說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見古聖賢朝夕，只見那天在眼前。

朱子曰：箕子為武王作洪範，首言五行，次便及五事，蓋在天則是五行，在人則是五事。問洪範諸事，曰：此是箇大綱，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槩備於此矣。又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為治之心法，周禮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

問聖人無不可為之時，且以人君言之，堯所以處丹朱而禪舜，舜所以處父母兄弟之間，與所以處商均而禪禹，以人臣言之，伊尹所以處太甲，周公所以處管蔡，可見聖人無不可為之時。朱子曰：然，封之有庠，是富貴之，是不以公義廢私恩，所以為仁之至，使吏治其國，納貢賦而不得肆暴，是不以私恩廢公義，所以為義之盡。後世漢文之於淮南，景帝之於梁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窘治之甚，不得謂之義，皆兩失之。

朱子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計其他，茲其所以為至德。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亡，歷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若是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

朱子曰：太伯之事也，太王季文王之事，權而不失其正，則並行而不相悖矣。問魯之郊禘，自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不曼了，後世子孫，合如何而改，朱子曰：時王之命，如何敢改，曰：恐不可自改，則當請命於天王而改之，否，曰：是。

朱子曰：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戰國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出而平定天下，隋末殘虐尤甚，太宗出而掃除，以致貞觀之治化，二者豈非仁者之功邪。秦以苛虐禍世，故高祖不得不寬大，隋以拒

諫失國，故太宗不得不聽人言，皆是他天資高，見得利害分明。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

朱子曰：三代而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

朱子曰：武帝病痼固多，然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為，惜乎無真儒輔佐，不能勝其私欲之多。

朱子曰：今人只是不善推其所為，范氏言明皇友兄弟，而一日殺三子，只是正以不能推此心也。

朱子曰：周世宗規模雖大，然性迫，無甚寬大氣象。

朱子曰：天下為一，諸侯朝覲，獄訟皆歸，便是正統。

朱子曰：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朱子曰：孟子曰：執之而已矣，非洞見皋陶之心，不能言。

朱子曰：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朱子曰：六經說學字，只是自傳說方說起來。

朱子曰：夷惠高似伊尹，伊尹大似夷惠。

問夷齊之遜，使無中子不成，委先君之國而棄之，必有當立者。朱子曰：伊川說叔齊當立，看來叔齊雖以父命終非正理，只當立伯夷，曰：伯夷終不肯立，奈何。曰：國有賢大臣，必請於天子而立之，不問其情願矣。看來二子立得都不安，以正理論之，伯夷稍優。

朱子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

朱子曰：君子之於人，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猶必有師者，況如屈子乃千載一人哉。又曰：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

朱子曰：賈誼之學，難他本是戰國縱橫之學，只是較近道理。

朱子曰：仲舒本領純正，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

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驕率。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疏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

朱子曰：太史公書疏爽，班固書密塞。

朱子曰：讀通鑑至班固論郭解，有溫良汎愛絕異之資，而不入於道德，以至於殺身亡宗處，方為之掩卷太息，以為天理人欲之閒，毫釐一差，其為禍福之不同，乃至於此。

朱子曰：揚雄說明哲煌煌，勞瘁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他望這幾句說。

朱子曰：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如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為非常人，後來杖策滿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

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能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陣，須學這樣時

方得。又曰：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謹密，未聞龜魯闕略，而能有成者。

或問：黃憲不得似顏子。朱子曰：畢竟是賢，好又問：若得聖人爲之依歸，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志嚮如何。顏子不是箇衰善底人，看他多少聰明，便敢問爲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

朱子曰：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越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烈，不知建安以後，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卻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驅之也。

朱子曰：荀彧之死，胡安定引宋景之說，以爲劉繇之宋齊丘之比，最爲得其情狀之實，無復改評矣。

朱子曰：義和之大命，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處。豈其學有未足故邪？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是亦庶乎先王之政矣。

朱子曰：南軒論諸葛瞻權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賢國者耳。此論甚精，愚所不及。

朱子曰：陶元亮自以晉世幸輔子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榮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爲莫能及也。

朱子曰：文中子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量其力，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王通也有好處，只是無本原工夫，卻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

朱子曰：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卻說見大體。問：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信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卻少一氣字。原性人多忽之，卻不見他好處。如言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甚實。

朱子曰：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滅騎御，則人豈可不有以養素自重邪？

朱子曰：如五代馮道，真鄉原也。

朱子曰：范文正傑出之才，又云：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許多事業。

朱子曰：韓魏公爲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爲宰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莫大於是。

朱子曰：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

朱子曰：溫公可謂知仁勇，他那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溫公只恁地行將去，無致知一段。歐陽司馬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然其所守皆不失儒者

之舊，特恐有所未盡耳。

朱子曰：王介甫資雖清介，而氣本褊狹，志雖高遠，而學實凡近。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術足以害人，豈可謂非其罪。莊生語云：其所謂道非道，則所言趨不免於非。此正王氏之謂也。

朱子曰：蘇氏之學，大抵不知天命人心，爲禮義本原之正，而橫邪曲直，惟其意之所欲，此則蘇氏資有沈痼之疾。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箇物事，不知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嘗論蘇氏易解曰：性命之理甚明，而其爲說至簡，今將言之，而先曰不可言，既指之，而又曰不可見，足以眩夫未嘗學問之庸人矣。由學者觀之，豈不適以爲未嘗見未嘗知之驗哉。

問：荆公與蘇公之學，朱子曰：二公之學，俱不正，荆公取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仗人主之威，行空言之教。蘇氏蚤拾蘇張之緒，晚醉佛老之糟粕，二人之學，皆謂之不知道可也。

朱子曰：文定從龜山求見上蔡，畢竟文定之學，後來得於上蔡者爲多。胡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可謂豪傑之士。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黃直卿言五峯說好惡性也，本是要說得高，卻反說得低了，曰：依舊是氣質上說，某嘗與他改云：所以好惡者性也。五峯云：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此天下之至言也。

朱子曰：陳忠肅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資，而其燭理之益精，陳義之益切，則學問之功，有不可誣者。陳了翁說人當自試以觀己之力量，陳了翁曾作諫官，及被謫，猶著白布衫，繫麻鞋，赴旬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不受天命也，而可乎？

朱子曰：李忠定公雖以譏諷見斥，瀕九死，而其愛君愛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又曰：李綱入來，方成朝廷。

朱子曰：趙丞相中興名臣一人而已。

朱子曰：張無垢始學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其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

朱子曰：辛丈今日如此人物，豈易可得，向使早向裏來，有用心處，則其事業俊偉光明，豈但如今日所就而已邪？

朱子曰：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狀，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

朱子曰：洪氏釋懷沙曰：知死之不可惜，則舍生而取義可也。所惡有甚於死者，豈復愛七尺之軀哉。其言偉然，可立懦夫之氣。此所以忤棺相而既死也。可悲也哉。近歲風俗頹敗，不復聞有道此等語者，此又深可畏云。

朱子曰：歐公之言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蓋俗情之好惡，雖有長短，而公論之光明，終不泯滅。此古之君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以上分五

前章第十八

朱子學的 卷之下

朱子曰：前輩固不敢議論，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

議。孟子後荀揚濂濟不得事，只有王通韓愈好，又不全安。卿曰：他也只是見不得十分，不能止於善

也。曰：也是。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困苦，無精彩極好處，也只有正誼明道兩

句。下此諸子皆無足道。如張良諸葛亮固正，只是氣。武侯名義俱正，無所隱匿，其為漢復讎之志，如

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為武侯之所為則難，而子房投閒抵隙，得

為即為，故其就之易耳。可見李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子房不若孔明之正大。文中子論

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董仲舒才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張子房近

黃老而隱晦不露。王通於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為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大體處卻有病，韓

退之於大體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為處卻不曉。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陸宣公，公語練多學

更純粹。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韓退之卻有些本領，非歐公

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問本朝人物，曰：韓當規模大，又蘇溫公差細密，又小。了翁有濟時之才，道卿純粹，才不及也，使了翁得

志，必有可觀。王近思曰：崔光小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以為不知。馮拔戒諸子以口過，而妻屢之禍，乃口過之所致

也。二人之編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邪。朱子曰：宋荊采非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為己師法，正不當如此論

也。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為力，不知事到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

朱子曰：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有治世

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志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義理無得焉，則

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文章須正大，須教天下後世見之，明白無疑。有典有則，方是

文章。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為好文章，詩亦然。

朱子曰：古人文章，只是平熟，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澀，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

理之至當，不容有二，若以必自己出，而不蹈前人為高，則私意而已。

朱子曰：仲舒為人寬緩，其文亦如其人。揚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揚較獵之流，而羅變其音節，初非實

為明道講學而作也。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韓退之議論，正規模大，柳子厚較

精密。問韓柳二家，文體孰正，曰：柳文自高古，但不甚醇正。杜詩佳處，有在用事造語之外者。歐

公文字，大綱好處多。六一文一唱三歎，令人如何作文。某未冠而讀南豐先生之文，愛其詞嚴而

理正，居嘗誦習以為人之為言，必當如此，乃為非苟作者。東坡之言曰：吾之為文，必與道俱，則是文

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裏面，此是他大病處。文士巧於語言，為人所說，易入邪

徑，如近世陳無己之不見章甯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絕無值有之為可貴也。

朱子曰：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主於文辭少閒，卻是邊頭帶得些道理，其本意終是可見。文章

到歐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荆公文暗。

朱子曰：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為新

奇，此是今日莫大之弊。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為法，此亦正人心

作士氣之一事也。或問應舉之法當如何，曰：略用體式，而隨括以至理。

朱子曰：當世學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便先入者為主，而又驅之以

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為所欺，而復以欺人。文字之工，辯說愈巧，

而其為害愈甚。

朱子曰：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

若只如此讀書，又若不讀之為愈也。

朱子曰：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為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

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為得，蓋亦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詞氣之間，條已

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

朱子曰：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為，神退自守為事，故其為說，常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

實，其為治，雖曰我無為，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老子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

後義，若離了仁義，便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是道。老莊之學，不問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其間，以

為全身避禍之計。君子不以人廢言，言有可取，安得而不取之。如莊子所謂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語

甚的當，不可盡以為虛無之論，而妄費之也。莊子說子之於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

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那君臣之義，卻似逃不得，不奈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齊

為一體處。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會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

關莊老子。周謨曰：平時慮為異教所汨，未嘗讀老莊等書，今欲讀之，何如曰：自有所主，則讀之何害，

要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何如耳。

朱子曰：佛氏盡出老莊。列子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何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嘗

在何處之所出也，他若此類甚衆。

問佛與老莊不同處，朱子曰：老莊絕滅義理，人倫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楊墨直是

硬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處。

朱子曰：釋氏虛吾儒實。釋氏二吾儒一，釋氏以事理為不緊要，不理會，又云：儒釋之異，正為吾心與理為

一，而彼以心與理為二耳。釋氏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間常是許多來來去去，更不由

他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雖自以為為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為為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

殄滅倫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為罪。釋氏本惡人欲，併與天理之公者去之，吾儒去人欲，

所謂天理者昭然矣。上蔡云：釋氏之論性，猶儒者之謂心。釋氏之論心，猶儒者之謂性。此語剖析極精。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略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

朱子曰：不盡其善，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而欲斷其曲直，何能果於自決，而使之心服也。俗儒不知天命之大，故為異說所迷，反謂聖學知人事而不知死生，豈不誤哉。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奇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謂可以不論於罪戾也，而天下之備奴隸、婦、賤、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聖門之學，下學上達，至於窮神知化，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不同矣。天下之理，其本有正而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故天下之勢，正而順者常重，而無待於外，邪而逆者常輕，而不得不資諸人。此理勢之必然也。胡不以今世佛學觀之，吾所以拒彼者至矣。彼未嘗不求自附於吾儒，蓋不如是，則尤反側而無以自安也。其理之悖，說之窮，於此亦可槩見。為吾學者，深拒力排，未嘗求合於彼，而為彼學者，支辭蔓說，惟恐其見絕於我，是於其心疑，亦有所不安矣。

朱子曰：孟子平時論楊墨，亦平平耳。及公都子一為好辯之問，則遂極言之，以至於禽獸，蓋彼之惡既愈深，則此之辯當愈力。其擒縱低昂，自有準則。蓋亦不期然而然，禽獸之云，乃其分內，非因激而增之也。不討賊而謂人勿討者，兇逆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聖賢立法之嚴，至於如此，可不畏哉。出邪則入正，出正則入邪，兩者之間，蓋不容髮也。雖末知道，而能距楊墨者，是心術向正之人，所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問夷之請見，而孟子終不見之，何也。曰：孟子雖以關邪說為己任，然不過講明其意，傳之當世，使聞者有以發悟於心，而自待之耳。固不輕接其人，交口說辯，以屈吾道之尊也。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無論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向來見人陷於異端者，每以攻之為樂，勝之為喜，近惟覺彼之愚昧為可憐，而吾道之不振為可憂，誠實痛傷，不能自己，不知是年老氣衰而然耶，抑亦漸得性情之正而然耶。有李伯聞者，舊嘗學佛，自以為有見，論辯桑年，不肯少屈。近嘗來訪，復理前語，某因問之，天命之謂性，公以此句為空無一法，耶，為萬理畢具，邪若空則浮屠勝，果實則儒者是，此亦不待兩言而決矣。渠雖以為實，而猶疑著，前見則謂因前所謂空者，而講學以實之，某又告之曰：此實理也，而以為空，則前日之見誤矣。今欲真窮實理，亦何藉於前日已誤之空見，而為此二三邪，渠遂脫然肯捐舊習，而從事於此，此人氣質甚美，內行修飭，守官亦不苟，得其回頭，吾道殊有賴也。程子曰：學不欲佛，是見得他小，自然不學，真知言哉。

朱子曰：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閒，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養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道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

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為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為主，以上十

斯文第十九

朱子曰：斯文既在孔子，孔子便著做天在。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備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性之所近，此說甚好。問孔子當周衰時，可以有為否。曰：聖人無不可為之事，又問聖人固無不可為之事，有不可為之時否。曰：聖人無不可為之時，若時節變了，聖人又自處之不同。曰：孔子豈不知時者必不能用己。曰：聖人豈有逆料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不復夢見周公，與吾已矣夫。聖人自知其不可為矣。春秋之時，三綱淪矣，孔子請討弑逆，此天下之大難也。斯事一正，三綱可整，天下事可次第舉矣。沐浴而朝，敬其事以下天意也。戴少望謂顏淵死，聖人觀諸人，事，鳳不至，闕不出，聖人察之天理，不夢周公，聖人驗之吾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這意思也好。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此見孔子渾是天理。問聖人恐不從下學中來，曰：不要高了聖人，越說得低，越有意思。

問顏子所樂何事，朱子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爾，克己之私則樂矣。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著工夫否。曰：然。

朱子曰：仲弓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剛明。

朱子曰：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曾子三省，看來是當下便省，有不是處便改。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莫若子夏。

朱子曰：子路仕衛之失，卻是見不到，非知其不義而苟為也。

朱子曰：曾點開闢漆雕開深穩。曾點之志，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學者須是有三子之事業，又有曾點之襟懷，方是不偏。子思別無所考，只孟子所稱，如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

朱子曰：孟子集義上工夫多，養氣只是一箇集義。孟子說滕文公，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為善必力，去惡必勇。

朱子曰：孟子教人，多言義理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人。孔子曾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飢食渴飲，時措之宜，異耳。

朱子曰：明道言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或問顏子之微有迹處，曰：如願無伐善，無施勞，皆是。孟子則則動矣，未幾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曾子子思，孟子大略皆相似。程子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

朱子曰：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三子志潔行高，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



朱子曰：周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要領。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皆發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暗及性命之際，未嘗不因其說。黃庭堅言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延平先生稱其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朱子曰：明道先生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巧，明道之言，發明理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懇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卻不到。尹氏言程先生踐履，盡一部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伊洛拈出敬字，直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又曰：程先生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且學伊川橫渠。伊川謂性即理也一句，直自孔子後推伊川說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

朱子曰：橫渠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微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氣質之說，始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故張程之說立，而諸子之說泯矣。程張二先生，固可仕而仕，然亦未嘗不可止而止也。

朱子曰：康節心地虛明，所以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說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

長儒問先生：須得邵堯夫先知之術，朱子久之答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目睛後，日雨吾安得知耶。

朱子曰：周子從理上看，邵子從數上看，邵子只是這理，劉砥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

朱子曰：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上蔡先生頗以該洽自多，講貫之際，旁引傳說，終篇成誦，程子笑曰：子可謂玩物喪志矣。先生聞之，乃盡棄所學而學。又曰：如以生意論仁，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其命理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則於夫子教人之法，又最為得其綱領。楊龜山言飢食渴飲，手持足行，便是道，是認欲為理也。龜山天資高，樸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某嘗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或問呂游揚侯四子之說孰優，曰：此非後學之所敢言也，但以程子之言論之，則於呂稱其深潛縝密，於游稱其穎悟溫厚，謂揚不及游，而亦每稱其穎悟，謂侯生之言，但可隔壁聽，今且熟復其言，究其意，而以此語證之，則其高下淺深，亦可見矣。

朱子曰：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孟一人而已，延平先生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其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

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在於是。延平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神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毅然不可犯者。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議論，又方病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朱子曰：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純實，使人望而敬之。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問益為多。呂伯恭舊時性褻急，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如此好。呂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

朱子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此道不是小事，須喫些辛苦方可望。又與直卿書云：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所望於賢者不輕。

朱子曰：季通有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季通學行之餘，尤達律歷，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噉然一新，而溯其源流，皆有成法。

朱子曰：陳清菴來甚進，異日未可量也。朱子問周舜弼游屏山曰：國雖佳，而人之志則荒矣。正思任道勇而用力專，又云：小學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卻是一部大綱雅也。吳伯豐相從桑年，明敏過人，儘能思索，從事州縣，隨事有以及民，而自守勤正，不為時勢所屈，甚不易得，今乃不幸短命而死，甚可傷悼。又云：自其亡亡，念之不已，蓋朋友中敏悟未見其比，意其他日可以任傳付之責者，非獨為游好之私情也。子合純篤，廣仲疏敏，演卿身在郡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同門之士，亦鮮有見其比者。李敬子志尚堅苦，不易得，但看義理未甚明徹細密耳。伯崇精進之意，反不逮前，而擇之見趣，特愈見精密。

朱子與仲默帖曰：書來未有分付處，議定綱領，便與下手為佳。正甫趨嚮持守，甚不易得，但看文字亦多強說處，此學者之通患，前輩亦或不能免，先聖謂寬以居之，子張謂執德不弘，正為救此病耳。至之少精深，豈卿少寬心，二病正相反。

朱子因諸生請問不切，曰：羣居最有益，而不相講貫，如何得長進。嘗誨學者曰：聖賢教人，無非下學工夫。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上，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聖賢只是做人當為底事，盡做到聖賢，止是恰好，不是過外。苟能復其本有之性，為聖為賢，不負天地生成以上二十

道統第二十

朱子曰：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

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

朱子曰。韓子言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

朱子曰。由堯舜至孔子。率五百餘歲。而聖人一出。所以異世同心。歷聖同道。道統繩繩相續不絕者。實賴同時之見而知之者。知之於先。而異世之聞而知之者。得以知之於後耳。

朱子曰。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周子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後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程伯子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程叔子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張子贊曰。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傲皋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朱子曰。後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子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懿訓。惟開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

朱子曰。因論道理曰。某自十四五歲。便覺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愛了。

朱子曰。某十六歲便好理學。十七歲便有如今學者見識。

朱子曰。蓋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為為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修道之教。而必以戒謹恐懼為始。然後得夫所以致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為先。然後得夫所以明德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為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

朱子曰。舊讀程子之書。有年矣。而不得其要。比因講中庸首章之旨。乃知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

朱子曰。平生自知無用。只欲修養小文字。以待後世。庶有小補於天地之間。

朱子曰。繙動冊子。便覺前人闊略病。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

朱子曰。某一生只看得大學。蒙文字透。見前賢所未到處。溫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又曰。某作通鑑綱目。後世君子必有取焉。

朱子曰。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零碎剝削。及此暮年。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處。

朱子曰。不用某許多工夫。亦若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若聖賢底不出。

朱子曰。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得見道理在這裏。今年便覺勝似去年。去年便覺勝似前年。

朱子曰。精力有限。而道體無窮。人欲易迷。而天理難復。懷乎日以憂懼。蓋未知所以脫於小人之歸。

黃直卿曰。先生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自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又曰。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澀。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皆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為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

黃東發曰。謂易本卜筮。謂詩非美刺。謂春秋初不以一字為褒貶。皆曠世未聞之高論。

熊去非曰。公之修三禮。自家鄉至邦國。王制六經。詳法略則。悉以屬之門人。黃氏幹曰。如用之。固當盡天地之變。酌古今之宜。而又通乎南北風氣。損文就質。以求其中可也。

李正叔曰。先生集小學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

許平仲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他書雖不治可也。

黃東發曰。敬齋箴。先生自警者。作聖工夫。於斯為至。

黃直卿曰。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絜。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又曰。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稽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為之莫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一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為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德繇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先生既為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見識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至於星歷地志。曲藝小數。不可以悉究。騷人墨客。窮年卒歲。僅見其可稱。莫不折之以理。而各造其極。

李彥中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

蔡伯靜曰。先生晚年閒居。於大本大原之地。充養敦厚。人有不得其窺際者。

蔡茲為考官。得朱子所試策。歎曰。三策皆欲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孝宗問陳俊卿識朱某否。俊卿對曰。今日正當得此等人。布之朝列。所謂猛虎在山。藂藂不探。汲黯在朝。淮南疑謀者也。

黃裳為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裳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述古先哲王。須用天下第一等人。光宗問稱誰。對曰。朱某也。

張敬夫答陸子壽曰。元晦卓然特立。真金石之友也。

黃東發曰。乾道之盛。晦庵南軒東萊。稱三先生。獨先生年最高。講學最久。門人最多。能去非曰。文公之學。聖人全體大用之學也。本心身則為德行。舉而措之家國天下。則為事業。又曰。公之身雖諱於時。而公之道。幸信於其後者。天也。

胡炳文曰。朱子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然則所謂百世之下。必

有神會而心得之者。朱子亦當自見其有不得辭者矣。

黃直卿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

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

真希元曰：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

孟子之傳，若合符節，豈人之所能為也哉！天也。

劉夢吉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則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

李正叔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發斯闕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

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又曰：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

黃直卿曰：公平正大者，先生之心。剛毅勇決者，先生之氣。嚴威嚴恪者，先生之容。精深廣博者，先生之學。

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朽，質諸聖賢而無疑也。

熊去非曰：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李正叔曰：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

可也。

學的為而作，擬論語也。昔人僭擬論語，得罪聖門，為效之。王通自著書，以己擬孔子，愚則采

輯朱子語而竊推之，以繼孔子之後，非效通也。效曾子有子之門人也。豈謂僭哉。朱子之言，天下

後世家傳而人誦之，何用此為。朱子平生著述，多是闡明聖經賢傳之旨，未嘗自為一書。此愚所以

不揆寡陋，而妄有所輯也。今所輯者，多經書傳註中語，學者既已熟聞之矣，而又贅之者何。此亦

朱子輯近思錄，采程氏周易春秋傳文之意也。名以學的者，何學以聖人為的，龜山楊子之言也。

而朱夫子於中庸或問論中和位育處，亦以是為言。喻學者之必志於為聖賢，亦如射者之必志於

中的也。愚於九篇載之不無意焉。自昔性理諸書，皆始於太極。今先下學何書為初學者作也。

論語編次無倫，今有次第者何。論語之書，成於衆賢之所記，而愚此書則采夫子之成書故也。所

謂次第者何。姑以首篇言之，人之為學，必自下學。人事始下學，則可以上達矣。是則儒者之學也。儒

者之學，學所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其要莫先於為己為人之辨。大學一書為己之學也。欲為己之

學，必先效法於人，而後用功於己。其用功之要，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也。以此立

志用功，循序積學，則知與行皆進。心與理昭融，中外本末，隱顯精蘊，一周備，是則儒者之學矣。古

之學者，始乎士而終於聖人，不過下學而已矣。若通論其一書，則首篇是其凡，其第二篇三篇

是其用功之要，是則程子兩語也。蓋今人既無小學工夫，須必先於持敬，敬不可不立，而理不可以

不窮，彼夫四書五經，以及近世諸儒之書，窮理之具也。必欲窮理，而又不可不知理之所以名，故以

字訓繼焉。既窮理矣，由是而治心，由是而治身，以之正倫理，成治功，以至於窮神知化，參天地，贊化

首，而極其功用之全，是則所謂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也。學者下學人事，而至於上達天理，如此

豈非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乎。此四篇至九篇之大意也。其第十篇微論語之鄉黨，舉朱子平生言行

出處，示學者以標的也。前十篇固已備矣，而又續以後十篇，何。上編如小學之內篇，下編則其外

篇也。上編由事以達於理，下編則由理而散之事，一以進德言，一以成德言也。自昔先儒論敬，皆

自內而之外，而今反之何。自學者言，使有下手處爾。窮理略於格物而詳於讀書，何。讀書亦格物

之一事，今之學者無師授，而欲舍讀書以窮理，吾見其泛無歸宿矣。六經次第，皆始易次書詩春

秋禮，而今先詩書禮而後及易春秋，何。由淺以及深也。人倫次第，皆先君父而後夫婦長幼朋友

今以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為序，何。由近以及遠也。上編既言敬矣，而下編又專以仁禮為一

編，何。孔門教人，以仁為先，求仁之要，由禮而入，言禮則敬在其中矣。終篇序道統，載周程張四子

贊，而不取邵馬何黃直卿論朱子道統之所以傳，亦云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而不及邵馬

其意蓋本諸此，非愚敢妄為去取也。愚編此書，成恐或者不能無疑，竊觀勉齋先生作朱子行狀

擬答或人之疑於後，因效之書此於卷末，蓋志所見耳，非敢竊比大學中庸之或問也。觀者尚於其

志，而無備責云。天順癸未春正月壬辰，後學瓊臺丘濬謹識。

### 附前刻學的記

學的一書瓊臺丘先生所集本齋謝先生欲翻刻以廣其傳，弘治辛酉因朱夫子九世孫訓導貞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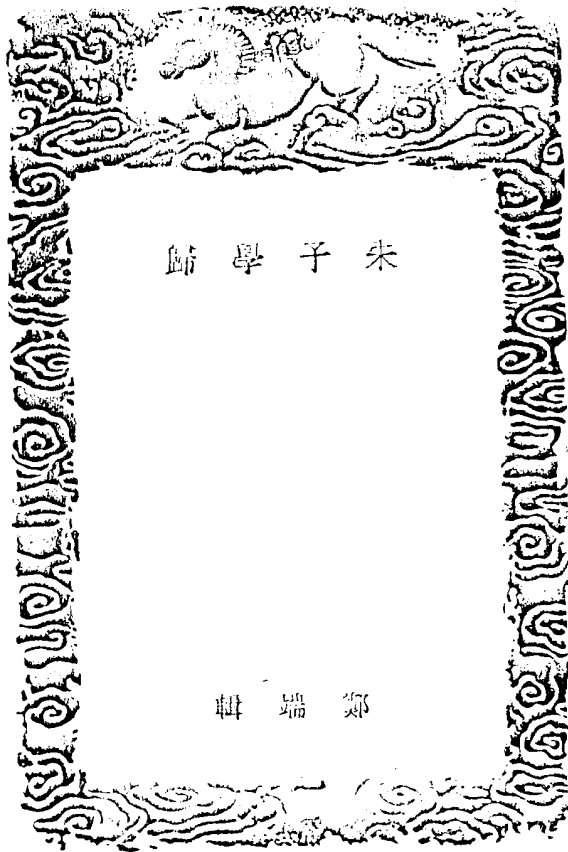
滿抵京授以舊本，屬歸刊行，無何貞辛未克歸，就正德丁卯夏，謙以鉅鹿知縣蒙欽調發源謁廟之

餘貞子燾，捧是書具言，願末因命工繕梓，藏其家，願俾世守之。其作書之由，丘先生已有序說，若夫

朱夫子之道，本諸心見於書，流行於天下，人人所共仰，謙何所容喙。姑此以記歲月云耳。正德三年

戊辰歲秋九月九日後學郭謙記

康熙癸亥夏六月戊子聚強後學鄭端謹序。



朱子學歸

鄭端輯

### 朱子學歸序

古之爲學者一，今之爲學者三。訓話也，詞章也，儒者也。佛老刑名之說不與焉。欲正所學，必以真儒爲歸。欲歸真儒，必以聖賢爲則。聖言之戒於四子五經者，如日月之經天，如江河之行地，昭示流布，幽明巨細，靡不畢該。後之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爲求道而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循流味源，泥文忘義，甚至象數名物，尙有不能盡知者。又安能遵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自宋儒周程、張、朱五子者出，發微言，闡大義，直探孔孟不傳之旨，於是聖學晦而復明，道統絕而復續。故朱子傳註經書，已集大成。又撮取周張二程遺文，爲近思錄，書成，直命曰：四子五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明儒高景逸亦取朱子文集語類，做近思錄爲節要，而序曰：學者欲知前聖後聖符合處，此其要也。自宋明以來，集五先生之書者多矣，未有如近思節要之精粹而切實者。余讀近思錄最久，求節要數年，不得。得朱子文集語類，見其廣大闡博，若無津涯，將欲從之，心口交困，時時作時懶，而不得所由入也。因擇吾力所及知者，隨筆摘錄，積而成篇，其所不及知者，則闕焉。以俟後之君子，義例大概，做近思，而間有增損，輯成二十三卷，繕寫將半。天台楊廣文郵致節要一冊，取以相質，亦不至大相刺謬。至於學業精粗，用心疎密，則有不可強同者。嗚呼！景逸節要，進乎道矣，吾所錄者，猶未離乎器也。然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吾將以茲錄爲節要階梯，因節要近思，以達於四子五經，舍朱子其誰與歸。

### 朱子學歸目錄

- 德性
- 訓義
- 講學
- 格物
- 讀書
- 天地
- 聖賢
- 異端
- 存心
- 持敬
- 主靜
- 克治
- 家道

出處 政事 治道 禮樂 刑罰 井田 荒政 學校 教化 詩教

### 朱子學歸卷一

德性

朱子曰：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為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為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謂縱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

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後是理有所附著。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營為，皆氣也。而理存焉，故發而為孝弟忠信仁義禮智，皆理也。然而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向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鳥之知

二

張強鄭端輯

孝，猶之知祭，天但能守禮，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然就人之所稟而言，又有昏明清濁之異。故上知生知之資，是氣清明純粹，而無一毫昏濁，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學而能。如堯舜是也。其次則亞於生知，必學而後至。又其次者，資稟既偏，又有所蔽，須是痛加工夫，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後方能及亞於生知者。及進而不已，則成功一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物之所以異，只是爭這些子。若更不能存得，則與禽獸無以異矣。

問堯舜之氣，當清明神和，何以生丹朱、商均？曰：氣固然如此，如堯舜生舜是也。曰：堯舜之氣，有時而清明，有時而昏濁。曰：天地之氣，與物相通，只借從人軀殼裏過來。又曰：人氣便是天地之氣，然就人身上透過，如魚在水，水入口出腮，但天地公共之氣，人不得擅而有之。此身只是箇軀殼，內外無非天地陽陰之氣。如魚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水，鱖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只一般。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才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

自天地言之，只是一箇氣，自一身言之，我之氣即祖先之氣，亦只是一箇氣，所以才感必應。大抵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與實也。此質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

答連嵩卿曰：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為非，但不知為此說者，以天地為主耶，以我為主耶？若以天地為主，則此性即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為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使曰為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卻去上頭，別說一般元妙道理，雖若澆淡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為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

答廖子晦曰：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己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在此。非謂盡得我之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為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為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攝蕭灌

豐。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惻但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淺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則此性遂為吾有。雖死而猶不滅哉。然自為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禦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於今。其重併積。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耳。非以為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安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

問鬼神以祭祀而言。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兼以理言之。人之先祖。則大概以理為主。而亦兼以氣魄言之。若上古聖賢。則只是專以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必有是氣。不可分說。都是理。都是氣。那箇不是理。那箇不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則畢竟是自家精神。否。曰。祖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設許多禮儀。不成是無此姑設為之。人家子孫。負荷祖祭許多業。此心便與祖考之心相通。祭義所謂春禘秋嘗者。亦以春陽來則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退。故於是時而設祭。初問聖人亦只是略為禮。以達吾之誠意。後來遂加詳密。

問下武詩。三后在天。先生解云。在天言其既歿而精神上合於天。此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用之云。恐只是此理上合於天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或曰。想是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故其死也。其氣上合於天。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說。要人自看得。世間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這箇道理活。又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文王。真箇在上帝之左右。真箇有箇上帝。如世間所塑之象。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如周公金縢中。乃立壇墠一節。分明是對鬼。若爾三王。是有不子之責於天。以且代某之身。此一段。先儒都解錯了。只有是說得。他解不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云以且代某之身。言三王若有侍子之責於天。則不知以我代之。我多才多藝。能事上帝。武王不若我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不知且留他在世上。定你之子孫。與四方之民。文意如此。伊川卻疑周公不應自說多才多藝。不是如此。他止是要代武王之死爾。

太極說。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闕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者。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靜。陰復本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實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爾。故一動一靜。皆

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皆中節。則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為中也。寂然不動者。心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元亨利貞說。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以貞藏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怒。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又曰。天地以生物為心。亦謂此也。

盡心說。○天者。理之自然。而人所由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體。而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精於形器之私。滯於間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日。會貫通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心。廓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為性。與天之所以為天者。皆不外乎此。而一以貫之矣。

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實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書曰。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曰。心為已發。性為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工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性情之德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

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止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為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為言。又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為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皆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其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子門未嘗備言，蓋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並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為四，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個個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緣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之發最可驗，故由其側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其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迥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義也，而禮則仁之著，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然春夏秋冬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而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為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為，但分別其為是為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的道理，而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而二氣則初末皆相離也。是以學者求仁精義，亦未嘗不相為用。其求仁也，克去己私，以復天理，初不外乎日用之間，其精義也，辨是非，別可否，亦不離乎一念之際，蓋無適而非天理人心體用之實，未可以差

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賅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仁說○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子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讓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謂，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皆惻然離絕，而不相管轄。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願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爲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間，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蹙，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皆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答呂伯恭曰：仁說固太淺，少含若，然竊意此等名義，古人之教，自其小學之時，已有自直分，明訓說，而未後世許多淺陋玄空，上下走作之弊，故其學者亦曉然知得如此名字，但是如此道理，不可不著實踐履。所以聖門學者，皆以求仁爲務，蓋皆已略曉其名義，而求實造其地位也。若似今人，茫然理會不得，則其所汲汲以求者，乃其平生所不識之物，復何所向望愛說，而知所以用其力邪。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即所謂仁，而於其間，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間，不可差繆，即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末皆相離也。是以學者求仁精義，亦未嘗不相爲用。其求仁也，克去己私，以復天理，初不外乎日用之間，其精義也，辨是非，別可否，亦不離乎一念之際，蓋無適而非天理人心體用之實，未可以差

殊觀也。孟子告齊王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嗚呼！此求仁之方也。而精義之本在焉。孟子其可謂知言之要矣。

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益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其至切而近者，則心之爲物質，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外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所降之衷，蒸民所秉之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之仁，臣之忠，是一箇公共底道理。德便是得此道於身，則爲君必仁，爲臣必忠之類，皆是自有得於己，方解恁地。堯所以脩此道而成堯之德，舜所以脩此道而成舜之德，自天地以先，義黃以降，都即是這一箇道。亘古今未嘗有異，只是代代有一箇人出來做主，做主便即是得此道於己，不是堯自是一箇道理，舜又是一箇道理，文王、周公、孔子，又別是一箇道理。老子說先道而後德，他都不識，分做兩箇物事，便將道做一箇空無底物事看。吾儒說只是一箇物事，以其古今公共，是這一箇，不著人身上說，謂之道德，即是全得此道於己。他說先道而後德，先德而後仁，先仁而後義，若離了仁義，便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是道。

所謂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箇道理，非是別有一箇道，被我忽然看見，攬掣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日用底道理，恁地是恁地，不是事事理會得箇是處，便是道也。近時釋氏，便有箇忽然見道底說話，道又不是一件甚物，可摸得入手。

尊德性齋銘：「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子之。曰：義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執昏且狂，苟賡汗卑，淫視傾聽，惰其四肢，喪天之明，慢人之紀。廿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監此，祗栗厥心，有幽其室，有林其臨，執玉奉盃，須臾顛沛，任重道遠，其敢或忘。」

### 朱子學歸卷二

#### 調義

朱子曰：「統論道理，固是一般，然其中名字位分，又自不同。若只一般，聖賢何故說許多名字。若曉得名字調義之不同，方見其所謂同。」

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又曰：「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

易之爲義，乃指流行變易之體而言。此體生生元無間斷，但其間一動一靜，相爲終始耳。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

程子云：「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分而言之，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

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又曰：「貞而不固，則非貞。」又曰：「元不生於元，而生於真。蓋天地之化，不



禽聚則不能發散。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張子曰：『一而二，二而一，謂之神。』推行有漸，為化。

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賦命也，所賦者氣也，受者性也，所受者氣也。

命猶謂物性，猶謂施心則其人也。

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

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

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陰陽。

性便是心之所有之理。心便是理之所寓之地。

性是理，心是包含該載，敷施發用底。

問心之動，性之動曰動。動處是心，動底是性。

問處處是心，抑是性曰靈。靈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

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為邪，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使

能知覺，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

心者氣之精爽。

心不是這一塊，此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甯也。

人多說性方說心，看來當先見心。古人制字，亦先制得性字，性與情皆從心。以人之生言之，固是先得道

道理，然才生這許多道理，皆與其在心裏，且如仁義自是性，孟子則曰：『仁義之心，惻隱羞惡自是情。』孟子

則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義性即心之理，情即性之用。』今先說一箇心，便教人識得箇情性底，纔教人

問情與才何別。曰：『情只是所發之路頭，才是會恁地去做底，才猶材質，人之能也。』又曰：『才者，德之用也。

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動，志者心之所之。比於情意尤重，氣者，即吾之血氣，而充

乎體者，比於他，則有形，而較理者也。

志是公然主張要做底事，意是私地潛行開發處，志如伐，意如伎。

問知與思於人身最緊要，曰：『二者也。』只是一事，知與手相似，思是交這手去做事也，思所以用夫知也。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

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道是統名，理是細目。

善者，天所賦之自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

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

天之降命，而其仁義禮智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衷字看來，只是箇無過不及，恰好底道理。天之生人

物，箇箇有一副恰好無過不及底道理降與你，所謂天然自行之中。

問難而言，亦何也。曰：『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倖，若未孰然。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智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

物者也。

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又曰：『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

盡已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或云：『中心為忠，如心為恕。』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

之用。如曾子所言，則聖人之忠恕也，無非極致，二程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變化草木蕃者，正所

以發明此義也。如夫子所以告學者，與子思中庸之說，則為學者言之也。故明道先生謂曾子所言，與遠

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蓋動以天者，事皆處極，曾子之所言者是也。學者之於忠恕，未免參校彼己，推己

及人，則宜其未能誠一於天，安得與聖人之忠恕者同日而語也。若曾子之所言，則以聖人之忠恕言之，

而見其與性與天道者，未嘗有二，所以為一貫也。然此所謂異者，亦以所至之不同言之。猶中庸安行利

行之別耳，苟下學而上達焉，則亦豈有所隔闕哉。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在道則為實有之理，在人則為實然之心。又曰：『一心之謂誠，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

之謂信。

側者傷之切，隱者痛之深，羞者恥己之不善也，惡者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

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

欲恭故也，恭，主敬，敬，主事，又曰：『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

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

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

悔自囚而趨吉，各自吉而向凶。

直者，心無私曲之謂。

和者，從容不迫之謂。

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忒之名也。

因其生而節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義。因其後而與之以所當得者，謂之秩。

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其曰：『體用一原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渾漠無

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其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即事即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

樂記動靜說：『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何也。曰：『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

有者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成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即有是形，有是

形，則即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即所為情

也。又曰：『物至而至，知而後好，好惡形焉。何也。曰：』言性情之別，此指情之動處為言，而性在其中也。物至而

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何也。曰：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覺知，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理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溢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也，庶乎其可制矣。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之機，固不容息處。惟其反躬自省，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何也。曰：上言情之所以流，此以其流之甚而不反者言之也。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而至於無節，宰制萬物，人之所以為貴也。而反化於物焉。天理惟恐其存之不至也，而反滅之，人欲惟恐其制之不力也，而反窮之，則人之所以為人者，至是盡矣。然天理乘茲，終非可殄滅者。雖化物窮欲，至於此極，苟能反躬以求天理之本然者，則初未嘗滅也。但染習之深，難覺而易味，難反而易流，非廣知恥之勇，而致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初爾。

皇極辨○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為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脈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為中之準，則可，而使訓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為天極，春棟之為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為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繆繆，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但即經文而讀皇為大，讀極為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為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幅湊，而內而環視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純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而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推之，以三德，審之以下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累黍，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為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為五福之所聚，而又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敘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為五福之所聚，而又以言夫民，親戚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其曰：惟時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以為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使之長為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云者，則以言夫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德，有以為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云者，則以言夫君既立極於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

極云者，則以言夫人之有能革而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賢，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為極，而勉其質也。其曰：無虐於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為善，使奉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以言夫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善，則人材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則以言夫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始欲教之，以修其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惟有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其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己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己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己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於極矣。其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極，而布命於下，則其所以為常為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絕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能作億兆之父母，而為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統御人羣，而履天下之極尊矣。是書也，原於天之所以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詞之宏深奧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嘗試虛心平氣，而再三反復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為大中，又見其詞多為含洪寬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為含糊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為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釐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為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為至寬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賢亂，而禍敗隨之，尚何敘福錫民之可望哉。嗚呼！孔氏則誠誤矣，然迹其本心，亦曰：姑以隨文解義，為口耳佔畢之計而已，不知其禍之至此也。而自漢以來，迄今千有餘年，學士大夫，不為不衆，更歷世變，不為不多，幸而遺經尚存，本文可考，其出於人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乃無一人覺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者，使其患害流於萬世，是則豈獨孔氏之罪哉。予於是竊有感焉，作皇極辨。

要知天之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遜之心非人也。今人非無惻隱羞惡是非辭遜發見處。只是不省察了。若於日用間。試省察此四端者。分明迸發出來。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只為從前不省察。此端才見。又被物欲汨了。所以乘株不可磨滅處。雖在。而終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

為學功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元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當用力。

此心此理。元無間斷虧欠。聖賢道訓。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備安排。只從今日為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時討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學者之志。固不可以不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為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頗為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盡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踴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嚮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謂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為仁。又以先事後得。為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為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

大抵入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為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卻為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為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即事即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自聖。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

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強盛之氣。而為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惟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為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今為賢者計。且當就日用間。致其下學之功。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耐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察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相立。而有可據之地。

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為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

### 朱子學歸卷三

#### 講學

朱子曰。聖賢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修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餉。說修身。又將聖賢許多說修身處。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為學。卻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用著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耳。

聖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其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功夫。進趨向上去。大有事在。所謂志者。不道將這些意氣去。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真實道理。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這些道理。更無走作。只是一箇性善。可至堯舜別沒去處了。

今之為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始得。若要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聖賢為標準。直做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功夫自然勇猛。自然接續。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為聖賢之心。只見因循荒廢了。

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與今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爲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爲怪怪懸絕之言。以相高。甚者。至於周行御立。瞬目揚眉。內以自欺。外以惑衆。此風肆行。日以益甚。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反爲荒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可懼也。

答汪尚書曰。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爲哉。又况侯之而未必不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散。虛度歲月。而復假耳。易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甯煩毋略。甯下毋高。甯淺毋深。甯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之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醜醉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充。此其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爲優劣。然此一面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之矩。而與不及者。亡以異也。窮極深遠也。反蓋大本既立。準則自明。此孟子所以知言。而說淫邪。道接於我者。皆不能逃其鑿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熹自年十四五時。即嘗有志於此。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臆度。所幸內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全此純忠。以至今日。反復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卻是自家帖體出來者。真不妄也。

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零碎括剔。及此暮年。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處。若學者能虛心遜志。游泳其間。自不患不見入德門戶。

勤勞半世。泯沒於章句訓詁之間。勉於規矩繩約之內。卒無高奇深渺之見。可以驚世而駭俗者。獨幸年來。於聖賢遺訓。粗若見其坦易明白之不安。而必可行者。私竊以爲。儻得當世明達秀穎之士。相與講之。抑彼之過。強此之不及。吾道庶其明且行乎。

世間萬事。須臾變滅。不足置胸中。惟有致知力行。修身俟死。爲究竟法耳。

先生疾革。訓門人曰。爲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

白鹿洞書院學規○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己。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楹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乘。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學古齋銘○浦城周侯嗣恭。其先大父徽猷公。所作學古齋。以教齊宗族子弟。爲題其榜。又來請銘。則推其意。乃作銘曰。相古先民。學以爲己。今也不然。爲人而已。爲己之學。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意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爲人之學。爛然奉華。誦數是力。纂組是務。結駟懷金。煌煌煒燁。世俗之榮。君子之鄙。維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綿弗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來裔。此齋何有。有圖有書。厥裔斯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絕今不爲。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匪匪徐。我其銘之。以警厥初。

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事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流補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為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學之道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夫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其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修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為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為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

思慮不一。胸次凝滯。此學者之通患。然難驟革。莫若移此心以窮理。使向於彼者專。則繁於此者。不解而自釋矣。

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致知者。推致其知識而至於盡也。將致知者。必先有以養其知。有以養之。則所見益明。所得益固。欲養其知者。惟寡欲而已矣。欲寡則無紛擾之雜。而知益明矣。無變遷之患。而得益固矣。

人多把這道理。作一箇懸空底物。大學不說窮理。只說箇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如此方見得實體。所謂實體。非就事物上見不得。且如作舟以行水。作車以行陸。今試以衆人之力。共推一舟於陸。必不能行。方見得舟果不能以行陸也。此之謂實體。

世間之物。無不有理。皆須格過。古人自幼便識其具。且如事親事君之禮。鐘鼓鏗鏘之節。進退揖遜之儀。皆目熟其事。躬親其禮。及其長也。不過只是窮此理。因而漸及於天地、鬼神、日月、陰陽、草木、鳥獸之理。所以用功也易。今人皆無此等禮數。可以講習。只靠先聖遺經。自去推究。所以要人格物主敬。便將此心去。體會古人道理。循而行之。如事親孝。自家既知所以孝。便將此孝心。依古禮而行之。事君敬。便將此敬心。依聖經所說之禮而行之。一須要窮過。自然淡洽貫通。如論語一書。當時門人弟子。記聖人言行。動容周旋。揖遜進退。至為纖悉。如鄉黨一篇。可見當時。此等禮數。皆在。至孟子時。則漸已放棄。如孟子一書。其說已寬。亦有但論其大理而已。

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蒸之讓說。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知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傳記。內外本末。反復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恐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夫

### 朱子學歸卷四

格物

朱子曰。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為為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修道之教。而必以戒謹恐懼為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為始。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為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樂而玩之。固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夫外慕哉。

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諸如人之兩足。左足行則右足止。右足行則左足止。又如一物懸空中。右抑則左昂。左抑則右昂。其實只是一事。

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為先。行之為後。無可疑者。如孟子所謂知皆廣而充之。極其至也。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如子夏教人以洒掃應對進退。為先。程子謂未有致知而不在。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弟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天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有君之則，臣有君之則，君之則也，為人君止於仁，君之則也，為人臣止於敬，臣之則也，如耳有耳之則，目有目之則，視遠惟明，目之則也，聽德惟聰，耳之則也，從作又言之則也，恭作肅，貌之則也，四肢百骸，萬物萬事，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子細推之皆可見。致知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透，最不可，凡事不可著箇且字，且字其病甚多。

伊川論致知處云：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蓋於此處既理會不得，若專一守在這裏，卻轉昏了，須著別窮一事，又或可以因此而明彼也。致知一章，此是大學最初下手處，若理會得透徹，後面便容易，故程子此處說得節目最多，皆是因人之資質耳，雖若不同，其實一也。見人之敏者，太去理會外事，則教之使去，父慈子孝，處理會，曰：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若是人專只去裏面理會，則教之以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如草木有榮枯，時時收地之理，地之理，要之內事外事，皆是自己合當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若是工夫中半時，已不可，現在外工夫多，在內工夫少，那此尤不可也。

行夫問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源，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曰：近而一身之中，遠而八荒之外，微而一草一木之衆，莫不各具此理，如此四人在坐，各有這箇道理，某不用假借於公，公不用求於某，仲思與廷秀亦不用自相假借，然雖各自有一箇理，又卻同出於一箇理，爾如排數器水相似，這盂也是這樣水，那盂也是這樣水，各各滿足，不待求假於外，然打破放盂，卻也只是箇水，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所以謂格得多後，自能貫通者，只爲是一理。

問一理通則萬理通，其說如何。曰：伊川嘗云：雖顏子亦未到此，天下豈有一理通，便解萬理皆通也。須積累將去，如顏子高明，不過聞一知十，亦是大段聰明了，學問卻有漸，無急迫之理。有人嘗說：學問只用窮究一箇大處，則其他皆通，如某正不致如此說，須是逐旋做將去，不成只用窮究一箇，其他更不用管，使都理會得，豈有此理。爲此說者，將謂是天理不知，卻是人欲。

今日學者所謂格物，卻無一箇端緒，只似尋物去格，如齊宣王因見牛，而發不忍之心，此蓋端緒也，便就此擴充，直到無一物不被其澤，方是致與格，只是推致窮格到盡處，凡人各有見識，不可謂他全不知，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以至善惡是非之際，亦甚分曉，但不推致充廣，故其

見識終只如此，須是因此端緒，從而窮格之，未見端倪，發見之時，且得非敬涵養，有箇端倪發見，直是窮格去，亦不是整空尋事物去格也。又曰：涵養於未發見之先，窮格於已發見之後。須先涵養清明，然後能格物，亦不必專執此說，事到面前，須與他分別去，到得無事，又且持敬，看自家這裏，敬與不敬如何，若是不敬，底意思來，便與屏撤去，久之，私欲自留不得，且要切己做工夫，且如今一坐之頃，但有許多話，豈不是動才不語話，便是靜，一動一靜，循環無已，便就此窮格，無有空閑時，不可作二事，看某向時亦曾說，未有事時，且涵養，到得有事，卻將此去應物，卻成兩截事，今只如此格物，便只是二事，且如言忠信，行篤敬，只見得言行合如此，下一句，豈猶之邦行矣，便未須理會及其久也，只見得合如此言，合如此行，亦不知其爲忠信篤敬如何，而忠信篤敬自在裏許好。

聖人只說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物，若靜若動，凡居處飲食言語，無不是事，無不各有箇天理人欲，須是逐一驗過，雖在靜處坐，亦須驗過敬肆，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如居處便須驗得恭與不恭，執事便須驗得敬與不敬，有一般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卻七顛八倒，到了又牽動他寂然底，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卻於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如居仁便自能由義，由義便是居仁，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能義以方外，便是徹上徹下，表裏洞窮理如性中有箇仁義禮智，其發則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只是這四者，任是世間萬事萬物，皆不出此四者之內，問有可一底道理否，曰：見多後自然貫，又曰：會之於心，可以一得心，便能齊，但心安後，便是義理。

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爲萬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逐事說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面八方，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太煞分明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推上，則是此心之仁，仁即所謂天德之元，元即太極之陽動，如此節節推上，亦自見得大總腦處，若今看得太極處分明，則必能自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箇道理，元無虧欠也。

或問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先生問每當如何看，廣曰：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是指理而言，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是指人心而言，曰：下句只是指事而言，凡事固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者，然又當求其所以然者，何故其所以然者，理也，理如此固不可易，又如人見赤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其事所當然而不容已者，然其所以如此者何故，必有箇道理之不可易者，今之學者，但止見一邊，如去見人，只見得他冠冕衣裳，卻元不曾讀得那人，且如爲忠爲孝，爲仁爲義，但只據眼前理會得箇皮肉便休，都不曾理會得那徹心徹髓處，以至於天地間造化，固是陽長則生，陰消則死，然其所以然者，是如何，又如天下萬事，一事各有一理，須是一理會教做不成，只說道天吾知其高而已，地吾知其深而已，萬物萬事，吾知其爲萬物萬事而已，明道詩云：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觀他此語，須知有極至之理，非册子上所能載者，廣曰：大至於陰陽造化，皆是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所謂太極，則

是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曰固是人須是自向裏入深。去理會此箇道理。才理會到深處。又易得似禪。須是理會到深處。又卻不與禪相似。方是今之不為禪學者。只是未會到那深處。才到那深處。定走入禪去也。譬如人在淮河上立。不知不覺。走入番界去定也。只如程門高弟游氏。則分明是投番了。雖上蔡。龜山也。只在淮河上。游海深。深終看他未破時。去他那下。探頭探腦。心下也須疑他。那下有箇好處。在大凡為學。須是四方八面。都理會教通曉。仍更理會向裏來。譬如喫菓子一般。先去其皮殼。然後食其肉。又更和那中間核子。都咬破始得。若不咬破。又恐裏頭別有多滋味在。若是不去其皮殼。固不可。若只去其皮殼了。不管裏面核子。亦不可。恁地則無緣到得極處。大學之道。所以在致知格物。格物謂於事物之理。各極其至。窮到盡頭。若是裏面核子未破。便是未極其至也。如今人於外面天地造化之理。都理會得。而中間核子未破。則所理會得者。亦未必皆是。終有未極其至處。因舉五峯之言曰。身親格之。以精其知。雖於致字。得向裏之意。然卻恐遺了外面許多事。如某便不敢如此說。須是內外本末。隱顯精粗。一一周遍。方是儒者之學。

### 朱子學歸卷五

讀書

朱子曰。學問就自家身上。上切要處。理會方是那讀書底。已是第二事。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會外面添得來。然聖人教人。須要讀這書時。蓋為自家雖有這道理。須是經歷過。方得。聖人說底。是他曾經歷過。這讀書便是做事。凡做事。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善處事者。不過稱量其輕重耳。讀書而講究其義理。判別其是非。臨事即此理。

學者讀書。須要傲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己體察。少看熟讀。反覆體驗。不必想像計獲。只此三事。守之有常。凡人看文字。初看時。心尚要走走。道理尚見得未定。猶沒奈何。他到看得定時。方入規矩。又只是在印板上面。說相似。都不活。不活則受用不得。須是玩味反覆。到得然後。方始會活。方始會動。方有得受用處。若只恁生記去。這道理便死了。

讀書看義理。須是胸次放開。磊落明快。恁他去。第一不可先責效。縱責效。便有憂愁底意。只管如此。胸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日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學者須是熟。熟時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著旋思。索到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

中年精力有限。與其汎觀而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得尺吾尺。得寸吾寸。始為不枉用功力耳。讀書遺忘。此亦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耳。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卻去讀書。遂一覽無遺。

楊志之思。讀史無記性。須三五遍方記得。而後又忘了。曰。只是一遍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得。有一士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說則焚了。讀第二板。則又焚了。便作焚舟計。若初且草讀一遍。華擬三四遍讀。便記不牢。又曰。讀書須是有精力。志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又曰。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

開中讀書。卻有味。但口已偏。其未旨者。亦日益昏。披閱頗艱耳。緣此閑坐。卻有恬養工夫。始知前此文。字上。用力太多。亦是一病。蓋欲應事。先須窮理。而欲窮理。又須養得心地本原。虛靜明徹。方能察見幾微。剖析煩亂。而無所差。若只如此終日馳驚。何緣見得事理分明。程夫子所謂學莫先於致知。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正為此也。濂溪諸書。亦多是發此意。

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為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為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註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為補助耳。不當以彼為重。而反輕疑定收斂之質。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為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為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為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俱在彼。以了悟為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為不可讀。此以記覽為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為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誤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遠勝。固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邪。

嘗聞之師友。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為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原體用之大略。然後徐考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條制不同。功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胸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為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尙異。為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為學問之實耳。伊洛文字。亦多。恐難遍覽。近思錄乃其要領。只此一書。尚恐理會未徹。不在多看也。近又編小學一書。備載古人。事親事長。灑掃應對之法。亦有補於學者。

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或問看史。曰。亦草率不得。須當看人物。是如何。治禮是如何。國勢是如何。皆當仔細。上蔡說明道。看史。逐行看過。不疑一字。

通鑑要。詳不能備。首尾略不可供檢閱。此經目之書所為作也。揚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彊之類。獨於揚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卒世。

似涉曲筆。不免卻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揚雄死。以為是以嗚夫喪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卻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彧為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贊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為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彧為操謀臣。而劫遷九錫二事。皆為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穆之之類。而宋齊丘於南唐事亦相似。此論竊謂得之也。

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為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卻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毆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滿貫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或。則遂為唐衡之塔。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為非矣。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因虛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曝而聽之者。不覺其為非。而真以為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予哉。年來讀書。只覺得此意思分明。參前倚衡。自不能舍。雖知以是為人所惡。而終窮以死。其心誠甘樂之。不自以為悔也。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而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於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以行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歛為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為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積以記誦剽掠為功。而不及乎窮理修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指書。而相與馳騁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皆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與。

讀唐志。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不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論之。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

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為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為。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皆本趨末。不知求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為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中商孫臏之術。蘇張范滂之辯。列禦寇莊周荀悅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誼董仲舒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惟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為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雖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為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甚。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為也。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煜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詭譎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為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為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祖聖伏之嘆。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為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為為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為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

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疑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論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也。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為一耶。為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非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蓋少時猶頗及見前輩。而聞其餘論。視其立心處已。則以剛介質直為賢。當官立事。則以強毅果斷為得。至其為文。則又務為明白磊落。指切事情。而無含糊胡憚。雖肝側媚之態。使讀之者。不過一再。即曉然知其為論某事。出某策。而彼此無疑也。近年以來。風俗一變。上自朝廷。下及閭巷。章布相與傳習。一種議論。制行立言。專以醜藉裝。固熟軟美為尚。便與之居者。窮年而莫測其中之所懷。聽其言者。終日而不知其意之所鄉。回視四五十年前之風聲氣俗。蓋不啻寒暑晝夜之相反。是孰使之然哉。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曹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為一編。而附於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為詩之



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為一編。以為之羽翼與。且以李杜詩之類。如李之古。與出。漢。魏。石。漢。日。或。漢。詩。則。如。王。維。李。商。隱。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且。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存。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為。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

至樂齋銘○葉古讀書齋寺。取歐陽子詩語。名其齋曰至樂。紫陽仲晦父實為之銘。呻吟北窗。氣鬱不舒。我讀我書。如病得姓。客問此書。中作何味。君乃嗜之。如此其至。趣為子語。無味乃然。是有味者。乃適乃稍。天下之樂。我不敢知。至歐陽子。乃歐斯詩。我思古人。實感我心。惟日情情。式鈞且深。

### 朱子學歸卷六

#### 天地

朱子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天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

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無天地。無人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

問。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未有人時。此理何在。曰。也。只在這裏。如一海水。或取得一杓。或取得一擔。或取得一碗。都是這海水。但是他為主。我為客。他較長久。我得之不久耳。

問。天地未判時。下面許多。都已否。曰。只是都有此理。天地生物。千萬年。古今。只不離許多物。

問。自開闢以來。至今未萬年。不知已前如何。曰。已前亦須如此。一番明白來。又問。天地會壞否。曰。不會壞。只是相將人無道極了。便一齊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盡。又重新起。

問。生第一箇人時。如何。曰。以氣化二五之精。合而成形。釋家謂之化生。如今物之化生者。甚多。如蠶然。天地統是一箇大陰陽。一年。又有一年之陰陽。一月。又有一月之陰陽。一日。一時皆然。

天一自是生水。地二自是生火。生水只是合下。便具得溼底意思。木便是生得一箇槩底。金便是生得一箇槩底。

問。金、木、水、火、體質屬土。曰。正蒙只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卻不屬土。問。火附木而生。葉亦屬土否。曰。火自是箇虛空中物事。只溫熱之氣。便是火。

水。火清。金木濁。土又濁。土寄旺四季。每季皆十八日。四箇十八日。計七十二日。其他四行分四時。亦各得七十二日。五箇七十二日。共湊成三百六十日也。

陰以陽為質。陽以陰為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橫渠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若言之謂。天運轉周流不已。便是那箇。而今說天有箇人在那裏。批判罪惡。固不可說。道全無主之者。又不可這裏要人見得。

陰陽只是一氣。陽消處便是陰。不是陽退了。又別有箇陰生。陰剝陽。每日剝三十分之一。一月方剝盡。而成坤。坤初六。陽已萌了。每日長三十分之一。一月方成一陽。故冬至為復。不是直至冬至。一陽方生也。

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為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問。天地之心。天地之理。理是道理。心是主宰底意思。曰。心固是主宰底意思。然所謂主宰者。即是理也。不是心。外別有箇理。理外別有箇心。又問。此心字。與帝字相似否。曰。人字似天字。心字似帝字。

問。上帝降衷於民。天將降大任於人。天佑民。作之君。天生物。因其才而篤。作善降百祥。作不善降百殃。天將降非常之禍於此世。必預出非常之人。以擬之。凡此等類。是若若在上者。真有主宰如是耶。抑天無心。只是推原其理如此。曰。此三段只一意。這箇也只是理如此。氣運從來。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循環去。無有衰而不盛者。所以降非常之禍於世。定是生出非常之人。邵堯夫經世吟有云。義性堯舜。湯武桓文。皇帝霸父子。君臣四者之道理。限於秦降及兩漢。又歷三分。東西倣。南北紛紜。五朝十姓。天紀幾替。非唐不濟。非宋不存。千世萬世。中原有人。蓋一治必又一亂。一亂必又一治。

極亂之後。五代之時。又卻生許多聖賢。如祖宗諸臣。是極而復者也。如大睡一覺。及醒時。卻有精神。天地初開。只是陰陽之氣。這一箇氣。運行。磨來磨去。磨得急了。便撈許多渣滓。裏面無處出。便結成箇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為天。為日月。為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只在中央不動。

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爾。天以氣而運乎外。故地確在中。間。雖然不動。使天之運。有一息停。則地須陷下。

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地之下。與地之四邊。皆海水周流。地浮水上。與天接。天包水與地。

海水無邊。那邊只是氣蓄得在。天包乎地。其氣極緊。試登極高處。驗之。可見形氣相催。緊束而成體。但中間氣稍寬。所以容得許多品物。若一例如此。氣緊。則人與物皆消磨矣。

春夏間天轉稍慢，故氣候緩散昏昏然。至秋冬則天轉益急，故氣候清明。宇宙澄曠。天日月星，皆是左旋。只有遲速。天行較急，一日一夜，遠地一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進過一度。日行稍遲，一日一夜，繞地恰一周，而於天為退一度。至一年，方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年一周。天月行又遲一日一夜，繞地不能匝。而於天常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九日，半強，恰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月一周。天月只是受日光。月質常圓不虧缺。如圓球，只有一面受日光。望日，日在西方，月在卯。正相對，受光為盛。天積氣上面動，只中間空。為日月來往地。在天中不甚大。四邊空有時。日在天中央。日在地中央。則光從四旁上受於月。其中昏暗，便是地影。望以後，日與月行便差。背向一畔，相去漸漸遠。其受光而不正，至朔行又相遇。日與月正緊相合，日便無光。月或從上過，或從下過，亦不受光。問月受日光，只是得一邊光。日、月相會時，日在月上，不是無光。光都載在上面一邊。故地上無光。到得日月漸漸相遠時，漸漸擦。月光漸漸見於下。到得望時，月光罩在下面一邊。望後又漸漸光向上去。問月中黑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若來理或有之。然非地影。乃是地形倒去，遮了他光耳。如鏡子中，被一物遮住其光，故不甚見也。蓋日以其光，加月之魄中間，地是一塊實底物事。故光照不透。而此黑影也。問日光從四邊射入月光，何預地事，而礙其光。曰：終是被這一塊實底物事隔住。故微有礙耳。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

五星皆是地上木火土金水之氣，上結而成。卻受日光。星不是貼天。天是陰陽之氣在上面，下面人看見星隨天去耳。北辰在北極五星之旁，一小星是也。此星獨居天軸，四面如輪盤環繞旋轉。此獨為天之樞紐。天形如鷄子旋轉，極如一物橫互居中，兩頭秤定。一頭在北，上為北極。居中不動。衆星環向一頭，在南。是為南極。在地下人不可見。南極北極，如磨磨然。此是天之中至極處。如人之臍帶也。天明則日月不明。天無明，夜半黑。滓滓地天之正色。

夜明多是星月。早日欲上未上之際，已先燦退了星月之光。然日光猶未上，故天欲明時，一霎時暗。風只如天相似，不住旋轉。蓋或旋在那邊，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此亦可見。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

問高山無霜，其理如何。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霧氣，都吹散了。所以不結。若雪，則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處雪先結也。道家有高處，有萬里剛風之說。便是那裏氣清潔，低處則氣濁。故緩緩散，想得高山更上去，立人不住了。那裏氣又緊故也。離騷有九天之說。注家妄解，云有九天，據某觀之，只是九重。蓋天運行有許多重數，裏面重數較慢，至外面則漸硬。想到第九重，只成硬殼相似。那裏轉得又愈緊矣。問龍行雨，龍水物也。其出而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但尋常雨，自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為也。密雲不雨，尚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覆蓋，無發洩處，方能雨。

雷如今之爆杖，蓋鬱積之極，而迸散者也。問雷電或以為有神物，曰：氣聚則須有然。幾過便散。如雷斧之類，亦是氣聚而成者。但已有奔澤，便散不得。此亦屬成之者性。張子云：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即此理也。虹非能止雨也。而雨氣至是已薄，亦是日色射散雨氣了。

伊川說：世間人說，是蜥蜴做。初恐無是理。看來亦有之。只謂之全是蜥蜴做，則不可耳。自有是上面結作成底，也有是蜥蜴做底。某少見十九伯說：親見如此。十九伯誠確人，語必不安。又此間王三哥之祖，參議者云：嘗登五臺山，山極高寒。夏盛攜綿被去。寺僧曰：官人帶被來少。王甚怪之。寺僧又為借得三兩條與之。中夜之間，寒甚，擁數牀綿被，猶不煖。蓋山頂皆蜥蜴含水吐之為雲。少間風雨大作，所吐之雲，皆不見。明日下山，則見人言：昨夜甚大作，問皆如寺中所見者。又夷堅志中載：劉法師者，後居隆興府西山。修道山多蜥蜴，皆如手臂大。與之餅餌皆食。一日忽領無限蜥蜴入庵，井中之水，皆為飲盡。飲訖即吐為雲。已而風雨大作，所吐之雲皆不見。明日下山，則人言所下之雲，皆如蜥蜴所吐者。蜥蜴形狀亦如龍。是陰劇。是這氣相感應，使作得他如此。正是陰陽交爭之時。所以下雲時必寒。今雲之兩頭皆尖，有稜道，疑得初間圓。上面陰陽交爭，打得如此碎了。雲字從雨從包，是這氣包住，所以為雲也。山本同而未異，水本異而未同。

天下之山，西北最高。自關中一支，下函谷以至嵩山、東盡泰山。北是一支，又自嶧家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閩廣。江西山皆自五嶺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關中卻是自北而南，故皆順。關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故江浙冬寒夏熱。仙霞嶺在信州分水之右，其脊脈發去為臨安，又發去為建康。

太行山一千里，河北諸山皆旋其趾。潞州上黨，在山脊最高處。過河便見太行。在半天如黑雲然。上黨即今潞州。春秋赤狄潞氏，即其地也。以其地極高，與天為黨，故曰上黨。上黨太行山之極高處。平陽、晉州、蒲坂山之盡頭，堯舜之所都也。河東、河北諸州，如太原、晉陽等處，皆在山之兩邊窠中。山極高，關山後是折代，諸州、泰山卻是太行之虎山。

堯都中原，風水極佳。左河東，太行諸山相連，海島諸山，亦皆相向。右河南，遠直至泰山、淡海。第二重，自蜀中出湖南，出廬山諸山，第三重，自五嶺至明越，又黑水之類，自北纏繞至南海。冀都是正天地中間，好箇風水。山脈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豈立為虎。自華來至中為嵩山，是為前案。遂過去為泰山，豈於左，是為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為第三四重案。問周公定豫州為天地之中，東南西北各五千里。今北邊無極，而南方交趾，便際海。道里長短，何以云各五千里。曰：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說到極邊與際海處。南邊雖近海，然地形則未盡。如

海外有島夷諸國。則地猶連屬。彼處海猶有底。至海無底處。地形方盡。周公以土非測天地之中。則豫州爲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至於北遠而南近。則地形有偏耳。所謂地不滿東南也。禹貢言東南西北各二千五百里。不知周公何以言五千里。今視中國四方相去無五千里。想他周公且恁大說教好。若如堯舜所都冀州之地。去北方甚近。是時中國土地甚狹。想只是略相編廢。至夏商已後。漸漸開闢。如三苗。只在今洞庭彭蠡湖之間。彼時中國已不能到。三苗所以也。負固不服。唐太宗用兵至極北處。夜亦不曾太暗。少頃即天明。謂在地尖處。去天地上下不相遠。掩日光不甚得。地有絕處。唐太宗收至骨利幹。置堅昆都督府。其地夜易曉。夜亦不甚暗。蓋當地絕處。日影所射也。其人髮皆赤。通鑑說。有人適外國。夜熱一羊脾而天明。此是地之角尖處。日入地下。而此處無所遮蔽。故常光明。及從東出而爲曉。其所經遮蔽處。亦不多耳。

### 朱子學歸卷七

#### 聖賢

朱子曰。至德之論。論語中只有兩處。一爲文王而發。則是對武王誓師而言。一爲泰伯而發。則是對太王窮商而言。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爲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不然。則又有武未盡善之嘆。且以夷齊爲得仁耶。前此諸儒。說到此處。皆爲愛惜人情。宛轉回護。不敢窮究到底。所以更不敢大開口說。令人胸次憤憤。自欺自誑。此病不小。以伊尹爲天民。蓋以其事言之。如耕莘應聘之事。即分明見得有此蹤蹟也。治亦進。亂亦進。是指五就湯五就桀而言。乃是就湯之後。以湯之心爲心。非不待可行而進行之謂也。傳說是大賢。比伊尹須少貶。其見可而後行。雖同。但所以行者。或不及耳。周孔又高。直是正己而物正之事。可行而行。亦有所不足道矣。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軟。皆有興起。此孟子之善想像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此程夫子之善想像也。子思別無所考。只孟子所稱。如操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

易筮事。據曾子自言。則非不知者。蓋因季孫之賜而用。雖有所緣。然終是未能無失。但舉扶而易之。當下便冰消凍釋耳。子晦所謂使無童子之言。則曾子亦泊然委順。未足以病其死。惟童子之言。一入其聽。而士死於大夫之管。則有所不安。故必舉扶而易之。然後無一毫愧心。而安其死。此數句甚善。但謂大夫有賜於士之禮。則未知所據。似未安也。子合所謂大夫之管。季孫安得賜諸曾子。曾子亦安得受諸季孫。曾子曰。我未之能易。則其平日蓋欲易之矣。此論亦善。但謂曾子辭季孫之仕。則亦無據。而曰不欲爲已甚。而勉勉以受其賜。則又生於世俗委曲計較之私。而非聖賢之心矣。又云。死生之際。則異於是。蓋有一毫不正。則有累於其生。如此則是人之生也。可無不爲。必將死而後始爲計也。此亦必不然矣。今但平心而論。則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或者因仍習俗。苟有是事。而未始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事切要處。只在此毫釐頃刻之間。固不必以其受之爲合禮而可安。亦不必以爲與世周旋不得已而受之也。况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豈有平時勉勉徇情。安於僭禮。必俟將死。而後不肯一毫之差。而足以善其死耶。且若如此。則聖賢臨死之際。事緒紛然。亦不勝其改革矣。若曾子之事。計其未死之前。有人言之。則必即時易之。而不俟將死之日矣。然就二說論之。謂受贊合禮者。但失之輕易粗略。考之不精。而謂勉勉周旋者。其巧曲支離。所以爲心術之害者。甚大。恐不止於此一事。要當推類究索。按本寒源。然後心得其正。而可語聖賢之學也。子路不能變化氣質之論。言之不難。政權行之不易。是以難輕言耳。周子有言。聖人之教。使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已。爾爾竊意。如子路者。可謂能易其惡矣。若至其中一節功夫。則雖夫子每每提撕。然未見其有用力處也。子房用智之過。有微近諸處。其小者。如端足之類。其大則扶漢以爲韓。而終身不以語人也。若武侯即名義俱正。無所隱匿。其爲漢復讐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爲武侯之所爲。則難。而子房投間乘隙。得爲即爲。故其就之爲易耳。頃見李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而子房不若武侯之正大也。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是亦非乎先王之政矣。太極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惟程子爲能受之。程子之秘而不示。疑亦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道聽塗說。其弊必有甚焉。觀其答張閔中書云。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第思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微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知天。即近以明遠。於學者之用。爲尤切。非若此書。詳於天而略於人。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其周子程子之謂乎。

明道言當與元豐大臣共政。乃是聖賢之用。義理之正。非姑爲權譎。苟以濟事於一時也。蓋伊川氣象。自與明道不同。而其論變化人材。亦有意。易傳於賤之初爻。亦有不絕小人之說。足見此事自是正理。當然非權譎之私也。然亦須有明道如此廣大規模和平氣象。而其誠心昭著。足以感人。然後有以盡其用耳。常人之心。既不足以窺測此理。又無此等力量。自是信不及。設有信者。又不免以權譎利害之心爲之。則其悖理而速禍也。爲尤甚矣。此今之君子。所以不能無疑於明道之言也。胡氏所說。亦未可與推者。耶。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洩。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卻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卻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問象山說克己。不但克利欲之私。只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然則舜舜兢兢業業。周公思兼三王。孔子好古敏求。顏子有爲若是。孟子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他只是禪語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要如此。然豈有此理。

濂溪先生贊。○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誓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明道先生贊。○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伊川先生贊。○規員矩方。細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橫渠先生贊。○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畫像自贊。○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是子蓋將有慧焉。而力莫取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

前烈之餘矩。惟闢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

### 朱子學歸卷八

異端

朱子曰。異端害正。罔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養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學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如此然後能距楊墨。而列於聖賢之徒。不然。謔譎相營。以客氣爭勝負。是未免於前輩自蔽之譏也。

孟子答公孫丑問氣一節。專以浩然之氣爲主。其曰。是集義所生者。言此氣是積累行義之功。而自生於內也。其曰。非義襲而取之也。言此氣非是所行之義。潛往掩襲。而取之於外也。其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言言心有不慊。即是不合於義。而此氣不生也。是豈可得而掩取哉。告子乃不知此。而以義爲外。則其不動心也。直強制之。而頑然不動耳。非有此氣而自然不動也。故又曰。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然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即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人。因孟子之言。卻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於學問辨之所得。皆指爲外。而以爲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爲。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裎也。由其所見之偏如此。故於義理之

精微氣質之偏蔽皆所不察而其發之暴悍狂率無所不至其所慨然自任以為義之所在者或未必不出於人欲之私也

心固不可不誠然靜而有以存之動而有以察之則其體用亦昭然矣近世之言識心者則異於是蓋其靜也初無持養之功其動也又無體驗之實但於流行發見之處認得頃刻間正當底意思便以為本心之妙不過如是擊芳作弄做天來大事看不知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此頃刻間意思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耶

答廖子晦曰詳來論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即所謂無極之真所謂谷神不死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像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為根本功夫至於學問踐履零碎湊合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相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事故不得為實見耳此其意則善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緊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捉要常在目前以為直截根源之計而卻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元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為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為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功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後別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來書又云事事物物皆有實理如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從天命中來須如顏子洞見全體即無一不善此說雖似無病然究其意指亦是以天命全體者為一物之渾然而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是其中零碎渣滓之物初不異於前說也且曰洞見全體而後事無不善則是未見以前未嘗一一窮格以待其貫通而直以意識想象之耳是與程子所說對塔而說相輪者何以異哉此是學問功夫微上徹下細密謹切處蓋性命之理雖微然就博文約禮實事上若亦甚明白正不須向無形象處東撈西摸如捕風繫影用意愈深而去道愈遠也

答陳衛道曰釋氏所見較之吾儒彼不可謂無所見但卻是從外面見得箇影子不會見得裏許其實道理所以見處則儘高明脫灑而用處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儒者則要得見此心此理原不相離雖密密絲忽忽不容略有差舛才是用處有差便是見得不實非如釋氏見處打戒兩截也嘗見龜山先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運水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長義竊意其語未免有病何也蓋如釋氏說但能搬柴運水即是神通妙用此即來論所謂舉起處其中更無是非若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即便不是所以格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微細辨別令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而其中是非黑白

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非者便是逆著此理胸中洞然無纖毫疑礙所以才能格物致知便能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兩事也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略無餘欠非虛語也

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略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真是有味聖門所謂則道則只是見開玩笑而自得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元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蓋所謂性即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曷嘗不在而豈有我之所能私乎釋氏所云真性不知其與此同乎否也同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為非欲其死而常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妄心見真性惟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

讀大紀○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為性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有以得於心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間而其所以修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之不差所行之不謬則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為學之本心正為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己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己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勢亦已逆矣然以其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為至元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亘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背然其一無所觀也雖自以為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為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為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為說之窮然後乃有不舍一法之論則似始有為是道詞以蓋前失之意然亦其乘虛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窮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有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為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元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回之說而自謂可以不論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備奴嬰婢踈覓盜賊亦旬旬而歸之矣此其為說所以張皇輝赫燦爛千古而為吾徒者方且遜焉鞠躬屏氣為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問世之傑乃能不為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祇以為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為主則既



則亡。於是乎有動而無時。莫知其鄉。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謀。舍如何耳。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其安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入。別無別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有時者。為心之正。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不應卻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人有此心。便如有此身。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待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裏。

且體認自家心。是何物。聖賢說得極分曉。孟子恐後人不識。又說四端於此。尤好玩索。

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編束。而自入規矩。只為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炯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心平則氣自和。惟心粗一事。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粗。一息不存。即為粗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哉。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涵養之則。凡非禮勿視。聽言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今於日用空閒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是執權衡以度物。

收拾向裏。向為急務。但亦當虛以待之。則心體自存。善端自著。不可一向拘遏安排也。

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卻反成不靜也。

問靜坐時思一事。則心倚靠。在事上。不思。豈則心無所倚靠。如何。曰。不須倚靠。

答呂伯恭曰。道問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功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強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

答陳廣仲曰。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為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為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然所謂涵養功夫。亦非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

答王子合曰。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今欲自識此心。是猶欲以鏡自照。而見夫鏡也。既無此理。則非別以一心。又誠一心而何。

定性說。○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擴然而大公。公者。仁之所以為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為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為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智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性

### 朱子學歸卷九

存心

朱子曰。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別。蓋自其根本而已。然非謂氣之所為。有過不及。而後流於人欲也。然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為悉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為便致凶咎。但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為邪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為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故必其致精。一於此兩者之間。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為一身萬事之主。而私而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為。不待擇於過與不及之間。而自然無不中矣。初且當論其善不善也。尤執厥中。則無過不及。而自中矣。非精一以求中也。

答黃子耕曰。人心道心之說。甚善。蓋以道心為主。則人心亦化而為道心矣。如鄉黨所記飲食衣服。本是人心之發。然在聖人分上。則渾是道心也。

答游誠之曰。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也無不善矣。舍

儘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願以惡外物爲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儘儘而不自知也。良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智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尙何事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智。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爲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強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呂子約問曰。誨論工夫。且要得見一箇大頭腦。便於操舍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我手裏。不是漫說收其放心。某蓋嘗深體之。此箇大頭腦。本非外面物事。是我元初本有底。其曰。人生而靜。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曰。寂然不動。人汨汨地過了日月。不曾存息。不付實見此體段。如何會有用力處。程子謂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智者又看做智了。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此箇亦不少。亦不賸。只是人看他不見。不大大段信得此話。及其言於勿忘勿助。長問認取者。認乎此也。認得此。則一動一靜。皆不昧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之著也。操存久則發見多。忿懼憂患好樂恐懼。不得其正也。放舍甚則日滋長。記得南軒先生。謂驗厥操舍。乃知出入。乃是見得主腦於操舍間。有用力處之實話。蓋苟知主腦不放下。雖是未能常常操存。然語默應酬間。歷歷能自省驗。雖非實有一物。在我手裏。然可欲者是我的物。不可欲者。非是我物。不可留藏。雖謂之實有一物。在我手裏。亦可也。若是說說。既無歸宿。亦無依據。縱使強把捉得住。亦止是襲取。夫豈是我元有的耶。愚見如此。敢望指教。答曰。此段大概甚正。當親切操存。久則發見多。放舍甚則日滋長。此二句甚好。

持敬  
朱子曰。大抵爲學。只是博文約禮兩端而已。博文之事。則講論思索。要極精詳。然後見得道理。巨細精粗。無所不盡。不可容易草略放過。約禮之事。則但知得合要如此用功。即便著實如此下手。更莫思前算後。計較商量。所以程子論中庸未發處。答問之際。初甚詳密。而其究竟。只就敬之一字。都收拾了。其所謂敬。又無其他元妙奇特。止是教人每事習箇專一而已。都無許多閒說話也。

致知。敬。克己。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己則是拒盜。致知卻是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便自有克。如誠。則便不消言閑邪之意。猶善守門戶。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以涵養對克己言之。則各作一事。亦可。涵養則譬如將息。克己則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則自無病。何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何用克己。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故敬則無己可克。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須是功夫都到。無所不用其極。

近來覺得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



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為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為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自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考其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當說話。到孟子又卻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著。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今說此話。卻似險難說。故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箇敬字上。虛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爾。

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處。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理粲然。無一分著力處。亦無一分不著力處。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問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坐如尸。立如齊。頭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氣容肅。皆敬之目也。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儉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大抵身心內外。初無間隔。所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於外者。亦即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振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則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

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擾亂。曰。如何都靜得。有事須著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要無事。除是死也。自早至暮。有許多事。不成說事多。擾亂我。且去靜坐。敬不是如此。若事至前。而自家卻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是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為之心煩。此卻是自擾亂。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敬中須有體察功夫。方能行著習察。不然兀然持敬。又無進步處也。觀夫子答門人。為仁之問不同。然大要以敬為入門處。正要就日用純熟處識得。便無走作。非如今之學者。前後自為兩段。行解各不相資也。近方見此意思。亦思未得打成一片耳。

以敬為主。則內外肅然。不助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為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實能把握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真能把握得住乎。

問一向把握。待放下便覺恹恹。不知當如何。曰。這箇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握。若要去把握。又添一箇要把握底心。是生許多事。若知得放下不好。便捉撥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當如何。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麼事。若是好事。合當做底事。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著思量。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才覺得如此。這敬便在這裏。

問持敬思不能久。當如何。曰。某俸時亦曾如此。思量。要得一箇直截道理。元來都無他法。只是習得熟。則自久。

問持敬易間斷。如何。曰。思不省察耳。覺得間斷。便已接續。何難之有。操則存。舍則亡。只在操舍兩字之間。要之。只消一箇操字。到緊要處。全不消許多文字言語。若此意熟。雖操字亦不須用。

人心至靈。主宰萬變。而非物所能宰。故操有執持之意。即是此心先自動了。此程夫子所以每言。坐忘即是坐馳。又因默數倉柱。發明其說。而其指示學者。操存之道。則必曰。敬以直內。而又有以敬直內。便不直矣之云也。蓋惟整齊嚴肅。則中有主。而心自存。非是別有以操存乎此。而後以敬名其理也。

今所謂持敬。不是將箇敬字。做箇好物件。塞放懷裏。只要胸中常有此意。而無其名耳。

道著敬。已多了一字。但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學者當知孔門所指求仁之方。日用之間。以敬為主。不論感與未感。平日常是如此涵養。則善端之發。自然明著。少有間斷。而察識存養。擴而充之。皆不難乎為力矣。造次顛沛。無時不習。此心之全體。皆貫乎動靜語默之間。而無一息之間斷。其所謂仁乎。

問主敬時。私欲全不萌。此固是仁。或於物慾中。打一覺悟。是時私慾全無。天理盡見。即此便是仁之全體。否。曰。便是不如此。且如在此靜坐時。固敬。應事接物。能免不差否。只才被人叫時。自家便隨他去了。須於應事接物上。不錯方是。這箇便是難。

答許順之曰。聞有敬字不活之論。莫是順之敬。得來不活否。卻不干敬字事。唯敬故活。不敬便不活矣。此事所差毫釐。便有千里之遠。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著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敬時如何。坐如尸。立如齊。不敬時如何。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

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行是義。合口是敬。開眼見物便是義。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辨別一箇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義不是兩事。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

敬齋箴○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常事而在，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 朱子學歸卷十一

主靜

朱子曰：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閑時須是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閑思慮，則此心浩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浩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雖然無頭項，何以得專一。

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卻就居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為人自然用事，君親朋友，撫妻子，御童僕，不成相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三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荒，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為動為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

且如潘菴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此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隨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工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為是耶？

靜時要體認得親切，動時要別白得分明。  
楊道夫曰：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為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與前所舉有礙否？先生曰：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為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會靜得固好，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喫也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略提撕，令自省覺便是。  
問：靜中有物，曰：只知覺便是，伊川卻云：才知覺便是動，恐說得太過，若云：知箇甚底，覺箇甚底，如知寒覺暖，便是知覺一箇物事，今不曾知覺甚事，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為靜？  
答：黃子耕曰：病中不宜思慮，凡百可且一切放下，專以存心養氣為務，但趺坐靜坐，目視鼻端，注心臍腹之下，久自溫暖，即漸見功效矣。

答蔡季通曰：旋運只是勞心之所致，小試參同之萬一，當如牛刀割雞也。  
又曰：參同之說，子細推尋，見得一息之間，便有晦朔弦望，上弦者氣之方息，自上而下也，下弦者氣之方消，自下而上也，望者氣之盈也，日沈於下，而月圓於上也，晦朔之間者，日月之合乎上，所謂舉水以滅火，金來歸性初之類是也，眼中見得了如此，但無下手處耳。  
參同契說：按魏書首言乾坤坎離四卦，爻象之外，其次即言屯蒙六十卦，以見一日用功之早晚，又次即言納甲六卦，以見一月用功之進退，又次即言十二辟卦，以分納甲六卦而兩之，蓋內以詳理月節，而外以兼統歲功，其所取於易以為說者，如是而已，初未嘗及夫三百八十四爻也，今世所傳火候之法，及以三百八十四爻為一周天之數，以一爻直一日，而爻多日少，則不免去其四卦二十四爻，以俟二十四氣之至，而漸加焉，已非出於自然配合之度矣，且當日所用之爻，或陰或陽，初無次第，不知功夫有何分別，又况一日之間，已周三百六十之數，而其氣所加，僅得一爻，多少輕重，不相權準，及此二十四者，進增微減，遞減衰疾，無復往來循環之勢，恐亦後人以意為之，未必魏君之本指也，竊意此書大要在於坎離二字，若於此處，得其綱領，則功夫之節度，魏君所不言者，自可以意為之，但使不失其晝晚之期，進退之節，便可用功，不必一一拘舊說也，故今推得策數一法，似亦齊整，其與爻數之法，雖若魏君所不言，然

此爲粗有理也。蓋月以十二卦分之，卦得二日有半，各以本卦之爻，行本爻之策，自八月觀卦以爲正，月否卦陽用老三十四策，陰用少三十二策，陽即注意運行，陰即放神冥寂，日舒氣以休息之，十二卦周，即爲一月之功。十二月周即爲一歲之運，復復循環，無有餘欠，其數如左方。

震五	復三	臨三	泰六	壯八	夬十一	乾十一	姤十六	遯十八	否二十	觀二十	剝二十	坤三十
一陰	一陽	二陰	三陰	四陰	五陰	六陰	一陰	二陰	三陰	四陰	五陰	六陰
三十	二十四	十八	十二	六	一	一	六	十二	十八	二十四	三十	三十六
陽生						陰生						

此說欲與季通講之，未及寫寄，而季通死矣。偶閱舊書，爲之泫然。戊午臘月十六日，其妙無窮，孰其尸之，不幸之功，豈以天行，非予敢議守一處和千二百歲。

### 朱子學歸卷十二

克治

朱子曰：存養是靜功夫，省察是動功夫。

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是於方動之時審之。

戒懼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

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裏理會，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得。

一念起處，萬事根源，尤要緊切。

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

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

中心欲爲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打疊得盡。

纔有順適底意思，便是人欲。

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卻易制伏，只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繼續不斷，難爲驅除，今

看來是如此。

問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只覺得不當思慮底。便莫要思。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或苦私意紛擾。曰。惟其心無主張。故為私意所勝。

要作好人。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爾。

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為己事之所當然而為之。則雖甲兵財穀。蓮豆。有司之事。皆為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為之。則雖割股。應敵。車馬。亦為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為己者。無所為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

或問義利之別。曰。只是為己為人之分。緣為己。這許多便自做一邊去。義也是為己。天理也是為己。若為人。那許多便自做一邊去。

須於日用間。令所謂義了。然明白。或言心安處便是義。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豈可以安為義也。事無小大。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了。其間更包得有多少利私在。所謂以善為之。而不知其道皆是也。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

人只有一箇公私。天下只有一箇邪正。

將天下正大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之。便私。只是理會箇是與不是便了。又曰。是便是理。

閑居無事。且試自思之。其行事有所當是而非。當非而是。當好而惡。當惡而好。自察而知之。亦是功夫。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身上做工夫。若只管說不過一兩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且如人雖知此事。不是不可為。忽然無事。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不要做。又卻不知不覺。自去做了。是

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是要做。又卻終不肯做。是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為之時。此是真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即蔽翳。之不教他發。此須自去體察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不失其本心。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但看天理私欲之消長如何。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為始終。只此一心。

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未知學問。此心渾為人欲。既知學問。則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

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微尤要密察。

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息於下也。為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既往而來反也。夫大德敦化。而川流不息。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為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唯人亦然。太和保合。善端無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棄之善。而刷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存。固然而善。自有不能已耳。嗚呼。聖人於復之卦。所以

贊其可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為德之本者。其不以此歟。歲前看通書。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轉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

近看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服。淵。淵。公。明。儀。正。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道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與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功夫。不然。即是畫脂鍊冰。無其實得力處也。

大抵學問工夫。看得規模定後。只一向著力。挨向前去。莫問如何。若何。便是先難後獲之意。若方討得一箇頭緒。不曾做得半月十日。又卻計較。以為未有效驗。遂欲別作調度。則恐一生只得如此。移東換西。終是不成家計也。

要須把此事。來做一平常事看。樸實頭做將去。久之自然見效。不必如此大驚小怪。起模畫樣也。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欲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著工夫。庶幾有益。

學者先須置身於法度規矩中。使持於此者。足以勝乎彼。則自然有進步處。如孔子之告顏淵。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為。克。己。之。目。亦。可。見。矣。若。自。無。措。足。之。地。而。欲。搜。羅。抉。剔。於。隱。微。思。慮。之。中。以。求。所。謂。人。欲。之。難。克。者。而。克。之。則。亦。代。禽。代。張。沒。世。窮。年。而。不。能。有。以。立。矣。

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間哉。答周叔謹曰。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為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為說以害之也。

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恐。亦。未。免。於。昏。憤。難。挽。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卻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領。則固當以敬為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蓋有不待著意安排。而無昏憤難挽之病。上蔡所謂去卻不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

故過貴勇。而防思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修德辨惑。而成健義崇德之功矣。徐子融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強。若人欲。只緣有愛之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奈何。曰。此亦未能真知而已。又問。真知者。還當真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不。是。去。就。克。伐。怨。欲。上。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看。得。大。底。道。理。要。去。求。勝。做。甚。麼。要。去。矜。夸。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麼。耳。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

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如冰消凍解。無有痕迹矣。  
 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譬如劉項相拒。楚陽成阜之間。我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要牢。割定脚。遂旋推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  
 人做不是底事。心卻不安。此是良心。但被私欲蔽翳。雖有端倪。無力爭得出。須是大段著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知得此事不好。立定脚跟。硬地行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欲自住不得。  
 有一種切己病痛。日用功夫。只在當人著實向前。自家了取。本不用與人商量。亦非他人言說所能干預。縱欲發覺同志。只合舉起話頭。令其思省。其聞之者。亦只合猛省。提撥向自己分上著力。不當更著言語。論量應對。如人有病。只合急急求藥。既得藥。只合急急服餌。不當更著言語。形容此病。更著言語贊歎。此藥也。  
 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成一場閑話說矣。

### 朱子學歸卷十三

#### 家道

朱子曰。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闇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中於成復。禮謹大婚。而詩以二南為正始之道。其以此與。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

答陳府仲曰。承以家務委。妨於學問為憂。此固無可奈何。然只此便是用工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容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剷除。則為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道之念。則事理卻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

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自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功。與為多焉。

與劉子澄曰。向讀女戒。見其言有未備。及鄙淺處。伯恭亦嘗病之。問嘗欲別集古語。如小學之狀。為數篇。其曰。正靜曰孝。愛曰和。睦曰勤。儉曰儉。自寬惠曰謙。學辨長。可取者。亦刪取之。如正靜篇。

即如杜子美。秉心忡忡。防身如律之語。亦可入。凡守身事夫之事。皆是也。和陸謂宜其家人。寬惠謂逮下無疾妬。凡陛下之事。病倦不能檢閱。幸更詳此目。有無漏落。有即補之。而輯成一書。亦一事也。  
 答許順之曰。閣中安好。想亦能甘澹泊。相助經家務也。修身齊家。只此是學。更欲別於何處留心耶。  
 又曰。既有室家。不免略營生理。此固不得不爾也。粗有衣食之資。便免俯仰於人。敗人意。此亦養氣之一助也。但不可汲汲皇皇。役心規利耳。  
 又曰。人生諸事。大抵且得隨緣順處。勉力讀書。省節浮費。令稍有贏餘。以俟不時之須。乃佳耳。  
 嘗解詩。論魯莊公之母。或問子可以制母乎。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况國君乎。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往往乎。夫人之往也。則是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行耳。

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  
 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待臣僕。如子弟。待子弟。如臣僕。伯玉之使孔子與之坐。陶淵明監與。用其子與門人。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夫子之釣弋。有若之三踊。於魯大夫之庭。再有子卻齊。以入其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也。古之人。執干戈衛社稷。躬耕稼穡。與陶漁之事。皆是也。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職。為恥。此風日變。不可復也。士君子知此。為學者言之。以漸率其子弟。庶幾可少變乎。

與魏應仲曰。三哥年長。宜自知力學。以副親庭責望之意。不可自比兒曹。虛度時日。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而後看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即更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冊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資問。而終身受此暗昧。以自欺也。又置簿記。逐日所誦說起。止。以俟稽考。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忘。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剽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閑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親自點檢所習之業。每句休息。將一句內。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訓子帖。○塗中事。離家後。凡事不得縱恣。如在父母之側。逐日食後。或晚間三兩次。出則徐行。共約十餘里。以寬僕夫之力。登高歷險。皆須出轍。以防不測。遇過津渡。切勿爭先。舟人亦多。寧少須後。戒戒僕從。勿與人爭。尋店不可大迫。險險及侵水際。晚間少食。夜間早睡。留親僕在房內。以防寇盜。過州縣市井。擇曠僻清淨店舍安泊。閉門靜坐。不可出入。離店。勿與人接。尋常到店。自有一種閑人。來問。或同行出入。未有可戒之酒食之肆。博戲之場。皆不可往。其類則不得妄費錢物。買飲食雜物。到發州。為所誤者。可戒之酒食之肆。博戲之場。皆不可往。其類則不得妄費錢物。買飲食雜物。到發州。事師如事父。凡事咨而後行。始受其書。切勿下氣。朋友年長。以倍。丈人行也。十年以長。兄弟之。年少於已。而事業賢於己者。厚而敬之。初到便稟先生。合做甚功夫。自寫一節。日逐日早起。夜眠。道依。趁。日間勿接閑人。說閑話。尋常文字。亦只可專意。辦。自。功。則。自然。智。德。進。益。矣。不。可。不。慎。也。早。晚。授。業。請。益。

隨來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子隨手割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謂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割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亦錄取歸來，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堅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恭敬，不得恣肆。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喧嘩。凡事謙恭，不得尙氣凌人。自取恥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動差錯，失已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於先生之前，尤不交遊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疎之辨。此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篤厚忠信，能攻吾過，益友也。其詭譎輕薄，傲慢狎，導人為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在薄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好師長，亦無救自家處矣。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記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己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而咨問之。思與之齊然後已。惟善是取。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為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為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即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汨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有為，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先生遺此門人，東萊呂先生門云云。

君子將祭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為四齋，以奉先世神主。旁親無後者，以其班祔。祭器，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出入必告。至正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事則告。

向見趙丞相，日於影堂行昏定之禮。或在燕集之後，竊疑未安，故每常只循舊禮。晨謁而已。蓮豆盞筮之器，乃古人所用，故當時祭享用之。今則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楮錢當幣帛，是亦以平生所用，是謂從宜也。

始祖先祖之祭，伊川方有此說，固足以盡孝子慈孫之心。然皆疑其禮近於禘祫，非臣民所得用。遂不敢行。德厚者流，尤德薄者流，卑故古者大夫以下，極於三廟。而於祫可以及其高祖。今用先儒之說，通祭高祖，已為過矣。其上世久遠，自合遷毀不當更祭也。

古人雖有始祖，亦只是祭於大宗之家。若小宗則祭止高祖而下。然又有三廟、二廟、一廟祭之者。其尊卑之殺，極為詳悉。非謂家家皆可祭始祖也。

古人廟室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向。室西南隅為奧，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詩所謂宗室牖下者是也。主既在西壁下，即須東向。故行事之際，主人入戶西向致敬，試取儀禮特牲少牢饋食等篇讀之，即可見矣。凡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惟祫祭之時，羣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之時，則太祖之主仍舊東向，而

羣昭南向，羣穆北向，列於太祖之前。此前代禮官所謂太祖正東向之位者。為祫祭時言也。非祫時，則羣廟之主，在其廟中，無不東向矣。廟則初不東向也。

古者一世自為一廟，有門有堂，有殿，凡屋三重，而牆四周焉。自後漢以來，乃為同堂異室之廟。一世一室，而以西為上。如韓文公家廟碑，有祭初室，祭東室之語。今國家亦只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無一世一廟之法。而一世一室之制，亦不能備。故溫公諸家祭禮，皆用以右為尊之說。獨文潞公嘗立家廟，今溫公集中，有碑載其制度頗詳，亦是一世一室，而以右為上。

遷主禮經所說不一，亦無端的儀制。竊意恐當以大祥前一日，祭當遷之主，告而遷之。然後次日撤几筵，奉新主入廟，似亦稍合人情。

耐與遷自是兩事。耐者，奉新死之主，以祭於其所當入之祖廟，而并祭其祖。若告其祖，以將遷於他廟，耐與遷於夾室矣。而告新死者，以將遷於此廟也。既告已，則復新死者之主於影，而祖亦未遷。比至於練，乃遷其祖入他廟，或夾室，而遷新死者之主於其廟耳。其未遷於廟與既遷而未祥饋羞，自如他日如此，則廟自不虛，寢亦有饋。

三年之喪畢，則有祫祭，而遷祖父之主，以入他廟，奉新死者之主，以入祖廟。橫渠說三年後祫祭於太廟，因其祭畢，遷主之時，遂奉新主歸於夾室，遷主新主，皆歸於其廟。此似為得體。

祿主，今士人家無夾室，宜置何處。曰：禮記說藏於兩階間，今不得已，埋於墓所。焚黃，近世行之，莫次。不知於禮何據。張魏公贈諡，只告於廟，疑為得體。

李晦叔問：程氏一妻耐祭之說，曰：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嫡母，無先後，皆當並耐合祭。出妻入廟，決然不可。為子孫者，只合歲時就其家之廟拜之。若相去遠，則設位望拜可也。族祖及諸旁親，皆不當祭。有不可忘者，亦做此例足矣。

而養之，不幸而無以為家，則築室於外可也。

宗子有公之子之宗，有大宗，有小宗。國家之衆子，不繼世者，若其間有適子，則衆兄弟宗之為大宗。若皆庶子，則兄弟宗其長者為小宗。此所謂公之子之宗者也。別子即是此衆子。既沒之後，其適長者，各自繼此別子。即是大宗。直下相傳，百世不遷。別子之衆子，既沒之後，其適長子又宗之，即為繼嗣之小宗。每一易世，高祖廟毀，則同此廟者，是為祖免之親，不復和宗矣。所謂五世而遷也。

古禮廟無二主。皆原其意，以為祖考之精神既散，欲其萃聚於此，故不可以二。今有祠版，又有影，是有二主矣。古人宗子承家主祭，住不出鄉，故廟無虛主，而祭必於廟。惟宗子越在他國，則不得祭，而庶子居者代之。祝曰：孝子某，祭于某，使介子某，某，執其常事。然猶不敢入廟，特望為增以祭。蓋其好祖敬宗之嚴如此。今人主祭者，遊宦四方，或責任於朝，又非古人越在他國之比。則以其田祿修其薦享，尤不可闕不

得以身去國而使支子代之也。禮意終始全不相似。泥古則關於事情。徇俗則無復品節。必欲酌其中制。適古今之宜。則宗子所在。奉二主以從之。於事為宜。蓋上不失奉祖考精神之義。精神不分矣。則下使宗子得以山祿薦享。祖宗宜亦欲之。處禮之變。而不失其中。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蓋如此。但支子所得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不得隨宗子而徙也。

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為宜。向見說前輩有如此而相去遠者。則兄家設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也。問冠昏之禮。如欲行之。當須使冠昏之人。易曉其言。乃為有益。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曰。只以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

問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曰。婦既歸。姑與之為禮。喜於家事之有承替也。姑反置酒以勸飲。婦姑坐客位。而婦坐主席。姑降自西階。婦降自南階。

問程氏昏儀。與溫公儀如何。曰。迎婦以前。溫公的是。婦入門以後。程儀是。溫公儀。親迎。只拜妻之父兩拜。便受婦以行。卻是程儀。偏見妻之黨。則不是。溫公儀。入門使廟見。不是。程儀。未廟見。卻是。

叔器問昏禮。溫公儀。婦先拜夫。程儀。夫先拜婦。或以為妻者齊也。當齊拜。何者。為是。曰。古者。婦人與男子為禮。皆使拜。每拜以二為禮。昏禮。婦先二拜。夫答一拜。婦又二拜。夫又答一拜。冠禮。雖見母。母亦使拜。昏禮。用命服。乃是古禮。如土乘墨車而執轡。皆大夫之禮也。冠帶只是燕服。非所以重正昏禮。不若從古之為正。

問古人納幣五兩。只五匹耳。恐太簡。曰。計繁簡。則是以利害言矣。且吾儕無望於復古。則風俗更教誰變。君子曰。婦與而論財。君子不入其罪。

趙培親迎禮大略。○前期。女氏使人張陳其婿之室。及期具饌。設椅桌。置於堂中。東西相對。各置杯七。著蔬果於桌上。酒壺在案。席之後。別置桌子於席南。注子置其上。婿盛服。乘馬。至女氏之門下。馬俟於次。女尊長子之禮。出迎婿於門外。揖遜而入。至於廳事。主人升自南階。立西向。婿升自西階。北面再拜。向內拜。主人不答拜。姆奉女出中門。至於廳事。婿揖之。至婦前。舉簾以俟。姆奉婦登車。下簾。婿揖主人。主人不降。送婿乘馬。在前。婦車在後。皆以二獨前導。以行。婿先至廳事。俟婦下車。揖。遂導以入。婦從之。贊者導婿揖婦而先。婦從之。適其室。婦從者布席於闔內東方。婿從者布席於西方。婿立於東席。婦立於西席。婿拜。婿答拜。婿為婦舉頭。說婦坐。婿為婦酌酒。婿揖婦同祭。酒畢。飲從者置。贊者揖婦。

同祭。殺食畢。又揖。舉飲。不祭。三揖亦如之。此參酌古人合牢之禮。乃微儀。按喪禮。凡喪。父在。父為主。則父在。子無主喪之禮也。又曰。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注云。各為妻子之喪為主。則是凡妻之喪。夫自為主也。以子為喪主。似未安。

問子為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曰。今禮。凡筵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但小祥之後。夫即釋服。大祥之祭。夫亦恐須素服以祭。但改其祝詞。不必言為子而祭也。

問妻喪。除期主祭。曰。此未有考。但司馬氏大小祥祭。已除服者皆與祭。則主祭者雖已除服。亦何害於與祭乎。但不可純用吉服。須如弔喪及忌日之服也。

問夫在。妻之神主。宜嘗何人奉祀。曰。勞註施於所尊。以下則不必嘗也。祖在。父亡。祫母死。亦承重。

嫡孫承重。庶孫是長。亦不承重。資文卿問子之所生母死。題主當何稱。祭於何所。曰。若避嫡母。止稱亡母以別之。伊川曰。祭於私室。庶母自謂父妾。生子者。士服總麻。而大夫無服。若母。則儀禮有公子為其母之文。今令甲。其下亦明有注。字曰。謂生己者。則是不問父妻父妾。而皆得母名矣。故注中。則有嫡母之文。又以名此生己者。正為母也。至如封敝封贈。亦但謂之所生母。而不謂之庶母也。

女子適人。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既葬而歸。歸謂歸夫家也。或在母家。彼此有所不便。不可以待練之久。歸而不變其居處飲食之節可也。衣服則不可不變。

女已適人。為父母服期。若有舅姑。難以發哀於其側。從祭。但略去華盛之服可也。百日卒哭。乃開元禮。以今人葬。或不能如期。故為此權制。王公以下。皆以百日為斷。殊失禮意。古者。士臨月而葬。葬而虞。虞而卒。自有日數。但今人家諸事不辦。自不能及此期耳。若過期未葬。自不當卒哭。未滿一月。則又自不當葬也。

曾擇之問。三年喪。而復有甚喪者。當服甚喪之服。以隨其喪。卒事則反初服。或者以為方服重。不當改輕服。不知如何。曰。或者之說。非是。

問改葬。曰。須告廟。而後告墓。以葬。葬畢奠而歸。又告廟。哭而後畢事。問改葬。總鄭元以終總之月數而除。王肅以葬畢便除。如何。曰。禮宜從厚。當如鄭氏。問鄭氏。以只有三年服者。改葬服總三月。非三年服者。弔服加麻。葬畢除之。否。曰。然。

喪葬之時。只當以素食待客。祭饌宜食。只可分與僕從。答廖子。曰。所問葬法。大概得之。但後來講究木椁。澁青。似亦無益。但於穴底。先鋪炭屑。築之厚一寸許。其上之中。即鋪沙灰。四旁即用炭屑。側厚寸許。下與先所鋪者相接。築之既平。然後安石椁於其上。四旁又下三物。如前。椁底及四旁。上面復用沙灰質之。俟滿加蓋。復布沙灰。而加炭屑於其上。然後以土築之。盈坎而止。蓋沙灰以隔蟻。愈厚愈佳。頃嘗見籍溪先生說。嘗見用灰葬者。後因遷葬。則見灰已化為石矣。炭屑則以隔木根之自外入者。亦里人改葬者所親見。故須令常在沙灰之外。四面周密。都無縫罅。然後可以為固。但法中不許用石椁。故此不敢用金石。只以數片合成。庶幾不戾法意耳。

嘗見前輩說。大凡誌石。須在城上二三尺許。即他日或為春鋪誤及。猶可及止。若在城中。則已暴露矣。雖或見之。無及於事也。此說有理。

陰陽家說。前輩所言。固為正論。然恐幽明之故。有所未盡。故不敢從。然今亦不須深考其書。但道路所經。

耳目所接。有數里無人煙處。有欲住者。亦住不得。其成聚落。有宅舍處。使須山水環合。略成氣象。然則欲掩藏其父祖安處。其子孫者。亦豈可都不揀擇。以為久遠安寧之慮。而幸意為之乎。但不當極意過求。必為富貴利達之計耳。此等事自有酌中恰好處。便是正理。世俗固為不及。而必為高論者。似亦過之也。問居喪讀書。曰。居喪初無不得讀書之文。古人居喪廢業。業是業。廢上版子。廢業謂不作樂耳。人死雖是魂魄各自飛散。要之魄又較定。須是招魂來復。這魄要他相合。復不獨是要他活。是安聚他魂魄。不教便散了。聖人教人子孫。常常祭祀。也是要聚得他。

問死者魂魄既散。而立主以主之。亦須聚得些子氣在這裏否。曰。古人自始死。形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續他些子精神在這裏。古者登龜用牲血。便是見那龜久後不靈了。又用些子生氣去接續他。史記上龜策傳。占春將雞子就上面開卦。便是將生氣去接他。便是登龜之意。又曰。古人立尸。也是將生人生氣一接他。

問祖考精神既散。必須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方得他聚。然其聚也。倏然其聚。到得禱祠既畢。誠敬既散。則又忽然而散。曰。然。

凡祭主於愛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有無。疾則量筋骨而行之。財力可及者。則當如儀。朝旦家廟用酒果。望日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類。皆名俗節。大祭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只就家廟。止二味。朝旦俗節。酒止一上。斟一杯。

忌日祭。只祭一位。

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於新死者。亦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自虞以後。方謂之祭。故禮家又謂奠為喪祭。而虞為吉祭。蓋漸趨於吉也。

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為。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

一合於古禮。即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尚多。即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略放左傳杜注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左亦廢祭也。但卒哭之期。須既葬立主。三虞之後。下日而祭。以成事方可耳。節文甚詳。可以然矣。若神祇在。而欲以百日為斷。墨衰出入。則決然不可。

答曾光祖曰。家問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唯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

墓祭不可考。先儒說。恐是祭土神。但今俗行拜掃之禮。其來已久。似不可廢。又墳墓非如古人之族葬。若只一處。合為一分。而遙祭之。亦似未便。此等不若隨俗各祭之為便也。

答陳明仲曰。祭禮已隨事釐正。如配祭只用元妃。繼室則為別廟。或有庶母。又為別廟。或妻先亡。又為別

廟。弟先亡無後。亦為別廟。與伯叔祖父兄之無後者。凡五等。須各以一室為之。不可雜也。冬至已有始祖之祭。是月又是仲月。自當時祭。故不更別祭。其他俗節。則已有各依鄉俗之文。自不妨隨俗增損。但元旦則在官者有朝謁之禮。恐不得專為精於祭事。鄉里卻止於除夕前三四日行事。此亦更在斟酌也。忌日服制。王彥輔。唐史。載富鄭公。用垂脚懸紗。幘頭。懸布衫。脂皮帶。如今人禮服之制。

先生戒子塾曰。吾不孝。為先公藥。捐不及供養。事先妣四十年。然愚無知識。所以承顏順色。所有乖戾。至今思之。常以為終天之痛。無以自贖。惟有歲時享祀。致其謹潔。猶是可著力處。汝等及新婦等。切宜謹戒。凡祭肉。割之餘。及皮毛之屬。皆當勿殘。破與。以重吾不孝。

答汪尚書曰。宋公以外祖無後。而歲時祭之。此其意可謂厚矣。然非族之祀。於理既未安。而勢不及其子孫。則為慮亦未遠。易若訪其族親。為之置後。使之以時奉祀。之為安便。而久長哉。但貧賤之士。則其力或不足以為此。或雖為之。而彼為後者。無所顧於此。則亦不能使之致一於所後。若宋公。則其力非不足為若為之。而割田築室以居之。又奏授之官。以祿之。則彼為後者。必將感吾之誼。而不敢乏其祀矣。此於義理甚明。利害亦不難曉。竊意宋公。特欲親奉嘗之。以致吾不忘母家之意。而其慮遠不及此耳。若果如此。則使為後者。主其祭。而吾特往助其饋奠。亦何為而不可。

先生問居。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匙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披衾而坐。或至達旦。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所舉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



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因論人，好習古今治亂典故等學，曰：亦何必苦苦於此用心。古今治亂，不過進君子，退小人，愛人利物之類，今人都看巧去了。

人須是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為。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節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又言：今人只見管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管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宏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得，我以吾義。吾何懼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難。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亦永遠。又如論語：必先說富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

風俗不好，直道而行，便有窒礙。然在吾人分上，只論得一箇是與不是，此外利害得喪，不足言也。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辰，檢點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

問：比于之死，以理論之，可謂正命；以氣論之，恐非正命。曰：如何恁地說。盡其道而死者，皆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卻是失其正命。公冶長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若當時死於縲紲，不成說他不是正命。有罪無罪，在我而已。古人殺身以成仁，身已死矣，又成箇甚底。直是要看此處。孟子謂舍生取義，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學者須於此處見得定。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斬到也。須壁立萬仞，而今人有小利害，便生計較，說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

答范伯崇曰：蓋嘗問先生：管輅殺人，先生曰：刪贖父子，只為無此心，所以為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誦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然此亦只是論其心爾。豈容他如此去得。問：先儒八議之說，如何。曰：此乃蔽罪時事。其初須著執之不執，則士師失其職矣。蓋嘗以先生之意，參諸明道及文定之說，明道說：見師問文，竊謂刪贖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只看輅之心如何。倘若輅有拒父之心，則固無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刪贖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或輅賢而國人聽其去，則為輅者，又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間，道並行而不相悖，亦必有道。苟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蓋至於此，已極精微，但不可有毫髮私意於其間耳。來諭以

### 朱子學歸卷十四

出處

朱子曰：大抵人當有以自樂，則用行捨藏之間，隨所遇以安之。和靖先生云：如齋則行，如潔則休。此言有味也。

觀聖人出處，須看他至誠懇切處，及澹然無累處。

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再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

多是要求濟事，而不知自身已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心若一毫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一點黑，下便有一撲黑，上有一毫差，下便有尋丈深。今若見得十分透徹，待下梢遇事轉移，也只做得五六分若，今便只就第四五著理會，下梢如何。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當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他日臨事，不至瞞面。口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

謂酬賻之來。諸大夫當身任其責。請命於天子。而以逆命討之。是矣。已嘗有天子之命。而命亦不可。但云。輒不與謀其事。避位而聽於天子。則恐不免有假手於大夫。而陰幸天子之與己之心。掩耳盜鐘。為罪愈大。自宋私手情。理尤不好也。又云。遽然與師。以脅其父於人子之心。安乎自衛。國言之。則與師以拒。得罪於先君。而不當立之世。子之義。自輒言之。則雖己不與謀。而聽大夫之所為。請命於天子而討之。亦何心哉。來論本欲臣子之義。兩得。立意甚善。但推而言之。便有此病。似是於輒之處。心緊要處。看得未甚。灑落。所以如此。孟子所謂不得於言。勿。故惡。惡謂輒之心。但當只見父子之親。為大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自始至終。自表至裏。只是一箇進而去之。便無一事。都不見其他。方是直截。不審伯崇以為如何。連嵩卿問。楚令尹子南之子乘疾。雍糾之妻。一告而殺夫。一不告而殺父。二者亦不幸而遇此。然當如何。為正。答曰。居二者之間。調護勸止。使不至於相夷者。上也。勸之不從。死而以身悟之。次也。舍是亦無策矣。諸葛武侯未遇先主。只得退藏。一向休了。也沒奈何。孔子弟子。不免事季氏。亦事勢不得不然。捨此則無以自活。如今世之科舉亦然。如顏閔之徒。自把得住。自是好。不可以一律看。人之出處。最可畏。如漢魏之末。漢末之所事者。止有簡曹氏。魏末之所事者。止有簡司馬氏。皆逆賊耳。問子路之事。輒與樂正子從子。放相似。曰。不然。從子放更無說。

兩魏之分。東則高歡。西則宇文。已非復有魏室矣。當是之時。見微之士。固已不立乎其位。不幸而立乎其位。其賤者乎。則亦去之可也。其貴者乎。則左右近臣。從君於西。社稷大臣。守國於東。而皆必思所以為安。國靖難。與復長久之計。不濟則以死繼之而已。此外復何策哉。

名義不正。則事不可行。無可為者。有去而已。然使聖人當之。又不知如何。恐於義未精也。鹿中沮沒墜墮了人。須是忙裏早晚提撕。時以書冊灌漑。勿令斷絕。為庶幾耳。

僻遠之鄉。官事簡少。可以讀書進學。若如此實做。得三年功夫。比之奔走塵埃。俯仰應接。殊未為失計也。答黃子耕曰。今日仕宦。只是如此。既未免出來。只得忍耐。勉其力之所及而已。日用之間。更看自家分內。許多道理。甚底是欠闕。底隨處操存。隨處玩索。不妨自有餘樂。何至如此焦躁耶。

今日上下相迫。勢亦存不得已者。故事之從違。可否。常在。人而不可必。唯審時量力。從吾所好。為在己。而可以無不如志爾。

居今之世。唯有一味退後。勿求人知。為上策耳。官卑祿薄。雖不快意。然比之一介寒士。區區設學。仰食於人者。則已為泰矣。若以為不足。妄有說說。恐所得無幾。而後日之悔。將有不可追者。仕宦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

職事固不可不盡心。然凡百亦宜稍。勿太向前。為佳。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為人寮。處世俗常禮。有不可廢者。亦且得隨例。不須大段立異。不濟得事。徒為人所指目。憎嫌。卻費調護。求寬假。所屈愈多也。

答廖子晦曰。事已如此。不若且靜以聽之。吾人所學。正要 處呈驗。若看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卻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思雖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為何至此。後來臨事。卻覺得力處。不可忽也。

答任伯起曰。蒸病之軀。飲食起居。尚未能如舊。流竄放逐。久已置之度外。諸生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若欲行遣。亦須符到奉行。難以遽自匆匆也。詳觀來喻。似有仰人鼻息。以為慘舒之意。若方寸之間。日日如此。則與長戚戚者。無以異矣。若欲學道。要須先去此心。然後可以語上。

上蔡先生有言。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非是小事。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此言深可畏耳。

答韓尚書曰。蒸猶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疎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已志。所願欲者。不過修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中間懇辭召命。反誤寵。初亦不敢奉承。既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質。而欲假以閔勞。惠養之恩。故少進其官。益其祿。而卒許以投閒。似若有可受者。以故懇辭。避諱年而終於拜受。私竊以為是足以上承朝廷之美意。而下得以自絕於名宦之途。自是以往。其將得以優游卒歲。就其所業。而無蹙迫之慮矣。而事乃有大變。不然者。蒸亦安得默然而亡言哉。夫以蒸之狃介迂疎。不能俯仰世俗。固已開風而疾之矣。獨賴一時賢公名卿。或有誤而知之。然聽於下風。考其行事議論之本。未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者。尚多。今若不辭而受。則實主之間。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免者。無益於治而適所以為羣小嘲笑之資。且蒸之私願。所欲就者。亦將汨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人亦必以為己試不驗之書。而不之讀矣。又况今日一出。而前日所以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且黯然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知之深。愛之厚。則長為不求所以伸其志。全其守。而必脅縱縱。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

若蒸者。向既以辭召命。而得改官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此授。蒸若受而不辭。則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避。安坐而必致之也。近世以來。風頹俗靡。士大夫倚託欺。以取辭位者。不可勝數。獨未有此一。流耳。而蒸適不幸。諸公必欲強之。使充其數。蒸雖不肖。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清議者。得以唾罵而噬鄙之也。

與鄭參政曰。蒸山野抗拙。處世不諧。然自少日。即蒙當世一二鉅公。教誨期許。待以國士。居常厲志。不敢少貶。以辱其門。亦庶幾得因際會。少有毫髮。以自效於當世。不意暮年。此志不遂。而又適遭時論大變。感。福下移。忠賢奔散。海內震駭。病中聞之。憤悶鬱結。覓死無路。亟欲草疏。自通。幾或開悟。而子弟諸生。交謁更謀。以為如此。適增國家之累。而無益紛繁。累日疾勢遂。此乃窮命使然。是亦無足言者。今若得因病辭官。并脫無名之職。則與世長辭。含笑入地。無所恨矣。

先生平居惓惓，惟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謙遜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欲以苟安。故與世動輒離，自筮仕以至屬職五十年間，歷仕四朝，任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而已。

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於事君上說忠字？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義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須於此說忠，卻是就不足處說。

問：君臣父子，同是天倫，愛君之心，終不如愛父何也？曰：離畔也只是庶民，賢人君子，便不如此。韓退之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此語何故程子道是好？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卻如此說，是非欺誑衆人，直是有說，須是有轉語，方說得文王心出。看來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見得是君臣之義處。莊子云：天下之大戒二命也，義也。子之於父無適而非命也，臣之於君無適而非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舊嘗題跋一文字，曾引此語，以為莊子此說，乃楊氏無君之說，似他這意思，便是沒奈何了。方恁地有義，卻不知此是自然有底道理。又曰：臣之視君如寇讐，孟子說得來怪，卻是那時說得。如云：三月無君則弔等語，似是逐旋去尋箇君，與今世不同。而今卻是只有進退，如有去之之理，只得退去。又有一種退不得底人，如貴戚之卿是也。賈生弔屈原文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及為懷王傅，王墜馬死，諫自傷，傳王無狀，悲泣而死。張文潛有詩譏之，當時諠何不去，直是去不得，看得諠當時年少，也只是胡說。

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乃是後來事。說朋友功效如此，人自與人，同類相求，牛羊亦各以類相從，朋友乃彝倫之一。

問：與朋友交接，後知其不善，欲絕則傷恩，不與之絕，則又以匿怨而友其人，曰：此非匿怨之謂也。心有怨於人，而外與之交，則為匿怨。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為親，故者毋失其為故者也。

問：人倫不及師何也？曰：師之義即朋友，而分則與君父等。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又問：服中不及師何也？曰：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平居則經。

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為天之所敎，而非人之所能為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為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結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為天之所敎，而非人之所能為者也。然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資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若甚重，其分若疎，而所關若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若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為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

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難出於情物事勢，而不能自己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顧，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為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資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疎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資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嗚呼！其亦可為寒心也已。非夫強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察而顛反之哉。

### 朱子學歸卷十五

#### 政事

朱子曰：學者所志固當大，至於論事，則當視己之所處，與所論之事，所告之人，而為淺深，則無失言失人之患。出位曠官之責矣。吾學若果未至，見若果未明，既未能自信，且不為人所信，則寧退而自求耳。言而背其所學用，而不副其言，皆不可也。

世間論於議者，則為君子，喻於利者，即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為君子，而其為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其心矣。

君子之於小人，固不當過為忿疾，然無交和之理。韓富當時事，力蓋不足以勝二姦，非固欲與之和也。元祐誠有過甚處，然當時事勢，恐不如此，亦不免禍。要當有以開悟人主之心，乃絕後患耳。

大率天下只有一是非，是者須還他是，非者須還他非，方是自然之平。若不分邪正，不別是非，而但欲其平，決無可平之理。此元祐之調停元符之建中，所以敗也。

自家持守處，固是不可放過。至於應世接物，同異淺深，豈容固必，但看得過，把得定，自不妨各隨分址。應副將去，何必如此懷不平之心，而浪自苦哉。縱有此等意思，恐亦便是本原有不察處，政不可作兩截看也。

處已接物。內外無二道也。得於己而失於物者無之。故凡失於物者。皆未得於己者也。然得謂得此理失謂失此理。非世俗所謂得失也。若世俗所謂得失者。則非君子所當論矣。

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血氣人欲之私。然只似此。亦是合不正理。

先生愛說恰好二字。凡事自有恰好處。

天下事。須論一箇不是後。卻又論其中節與不中節。

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爲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明。氣忿則招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爲不可。考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即是心有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

今人大抵皆先自立一箇意見。若其性寬大。便只管一向見得一箇寬大底路。若性嚴毅底人。便只管見得一箇廉介底路。更不平其心。看事物。自有合寬大處。合嚴毅處。

因說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接物。胸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異。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放令規模寬闊。使人人各得盡其情。多少快活。

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至公而勿牽於內。顯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固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只有一箇正。其諛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公平正大。行將去。其濟不濟。天也。古人做得成者。不是他。有知只是偶然。其他費心費力。用智用數。平籠計較。都不濟事。都是枉了。

論事只當言其理之是非。不當計其事之利害。

作事者。須利害。其終末有不陷於害者。

凡事須小心。宜畏。仔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

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成之理。方去做。不能則謹守常法。

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謹厚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陣。須學這樣底方可。今人率負才。以英雄自待。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越要謹密。未聞粗鹵闊略。而能有成者。

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做得來也精采。便是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只沒下稍。

做守令。如督吏沈滯公事。邀求於人。其弊百端。須嚴立程限。決要如期。他限日到。自然邀索不絕。大抵做官。須令自家常閑。吏行常忙。方得。若自家被文字。蓋了。討頭不見。吏行便來作弊。

當官須有旁通歷。逐日公事。開項逐一記錄。了卽句之。未了須教了。方不廢事。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卻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扣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編綴異聞。乃爲修業也。

答范伯崇曰。官事擾攘。想不得一向靜坐看書。然暇時。須收斂身心。或正容端坐。或思泳義理。事物之來。隨事省察。務令動靜有節。止有常毋使放逸。則內外本末。交相浸灌。而大本可立。衆理易明矣。此外別無著力處。官事有可以及人處。想不憚出力。然檢身以下。尤不可不留意也。

大抵守官。只要律己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也。官所不比鄉居。凡百動有利害。諸事切宜畏謹也。

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微細處。亦須照管。不可忽略。因循怠墮。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

爲政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警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積弊不舉之虞。人之蒙惠於我者。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濼。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

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己。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非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考古今。然後知也。則可不謂之利害乎。且其害於人。則不可不謂之利害也。

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嚴刑罰。則所謂號令者。徒挂牆壁耳。與其不道。以梗善治。苟若懲其一以戒其百。與其覆實檢察於其終。易若嚴其始而便之。毋犯。今時仕宦之人。不務恤民。多是故縱吏胥。畏懼權豪。凡有公事。略加點檢。無不坐此二病者。

丞事如過割一條。亦是民間休戚所係。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吏人市戶。典買田業。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坐困破賣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皆見友人陳元滂說。昔年趨事吏部。許公於邵陽。許公自言。吾作縣有八字法。請問之。則曰。開收人丁。推割產稅而已。此可謂知爲政之本者。

凡天下疲癯癯疾。惻獨縶縶。吾兄弟頗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爲政。要主張這等人。今人獄事。只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姦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

其情實。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

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感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為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

聽訟。只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厭其多。不與分別。愈見事多。

凡聽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詞。

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如盜賊入獄。而加以桎梏箠楚。乃是正理。今欲廢此以誘其心。欲其歸恩於我。便是挾私任術。不行衆人公共道理。况恩既歸己。怨必歸於他人。彼亦安得無忿疾於我耶。此等事。病根不淺。

天下事所以終做不成。只是壞於懶與私而已。只如經界。就行也。安得盡無弊。然十分弊。也須革去九分。所餘者。一分半而已。今人卻情願受十分重弊。才有一人理會。便去搜剔那半分一分弊。來瑕疵之。以為決不可行。都是這般見識。分明只有一箇天下國家。無一人肯把做自家物事看。為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議更張。則所更之事未成。必罔然成擾。卒未已也。

人才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士有一善。即當扶掖導誘。以就其器業。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銜鬻而求薦。生平守此。越見。故為小官時。不敢求薦。後來身冒刺舉。亦不敢以舉劄應副人情。官吏亦不敢挾書求薦。其在閒居。非無親倚在官。亦未嘗敢為人作書求薦。唯老成淹滯。實有才德之人。衆謂當與致力者。乃以公論告之。

問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若是有。一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為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卻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卻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又如人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喚他取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人。當薦舉之。卻緣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遂避嫌不舉他。又如有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彼卻有事。當治。卻怕人道。因前怨治他。遂休了。如此等。皆踉過多了。

晦庵先生。為治所至。必以興學校。明教化。為先。中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蒞職。勤敏。纖悉必親。職兼學事。選邑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為表率。日與講說聖賢。己治人之道。後差發遣南康軍事。慨切愛民。如己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至奸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強斂戢。閭里安靜。數詣郡學。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知漳州。以習俗未週。禮探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禁僧尼之教。俗為大變。

### 朱子學歸卷十六

治道

朱子曰。治道別無說。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心。必求諸非道。這如何會不治。這別無說。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直是如此。

存祗懼之心。以畏天。擴寬宏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己同。不循偏見。而謂衆無足取。不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不狃於近利。而昧於遠猷。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

人主當務聰明之實。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

婦人與奄人。常相倚而為奸。不可不并以為戒。歐陽公嘗言。宦者之禍。甚於女寵。其言尤為深切。有國家者。不可不戒。

賈誼作保傅。其言曰。天下之命。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之定論也。

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耽溺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畏向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忘

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帥民而帥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從這裏來

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饑饉赤眉黃巾葛榮黃巢之徒其事已可見也

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此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紀綱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紀綱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

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

論治固有程序然體用亦非判然各爲一事無今日言此而明日言彼之理如孟子論愛牛制產本末雖殊然亦得其說於立談之間大抵聖賢之言隨機應物初無理事情粗之別其所以格君心者自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爲恐彼逆疑吾說之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試之也若必如此則便是世俗較計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氣象耶

先生言於孝宗曰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人主以渺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流風餘烈猶可以爲後世法程也

與趙尙書曰今日之事第一且是勸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事爲念然後可以講磨治道漸次更張如其不然便欲破去因循苟且之弊而奮然有爲決無此理既無此理則莫若且靜以俟之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其一悟此外庶事則唯其甚害於君心政體而立致患者不得不因事救正若其他閑慢非安危存亡所繫者皆可置而不論然欲爲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上心之悟者又在反之於身以其所欲陳於上者先責於我使我之身心安靜精神專一然後博延天下之賢人智士日夕相與切磋琢磨使於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見其是非得失之正而深得其所以處處更革之宜又有以識其先後緩急之序皆無毫髮之弊然後并心一力潛伺默聽俟其間隙有可爲者然後徐起而問之乃庶幾乎其有益耳

答張敬夫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及誠事物之要或精數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說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吾人向來非不知此却是成己功夫於立本處未甚端緜如不知先道而後求其論此使人主亦無下功夫處今乃知欲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爲先務聲色貨利爲至戒然後乃可爲者

又曰所謂德者當如何而修所謂人才者當如何而辨所謂政事者當如何而立此須一一有實下功夫處愚謂以誠實恭畏存心而遠邪佞親忠直講經訓以明義理爲之輔凡廷臣之狡險逢迎輒熟趨和者以漸去之凡中外以欺罔刻剝生事受寵者一切廢斥而政令之出必本於中書使近習小人無得假託以紊政體此最事之大者

今天下事只礙箇失人情使都做得不得蓋事理只有一箇是非今朝廷之上不能辨別這是非如宰相固不欲逆上意上亦不欲忤宰相意令聚天下之不敢言是非者在朝廷又擇其不敢言之甚者爲臺諫習以成風如何做得是

紀綱不正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大率習爲醜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唱則唱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排擯誣辱必使無所容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而向復忍言之哉

古之君臣事做得成緣是親愛一體周禮天官兼贊御宦官飲食之人皆總之則其於飲食男女之欲所以制其君而成其德者至矣豈復有後世宦官之弊古者宰相之任如此

宰相擇長官長官御擇其寮今鈐曹注擬小官煩劇而又不能擇賢每道只令監司差除亦好某做時且精選一箇吏部尚書使盡搜羅天下人才諸部官長得自辟屬官卻要過中書朝官次第闕人卻令侍從以下各舉一人二人只舉一二人彼亦不敢以大段非才者進

朝廷只當擇監司太守自餘職幕縣官容他各辟所知方可責成天下須是放開做使候候有餘地乃可每路只須置一刺史正其名曰按察使合舉州縣官吏其下卻置判官數員以佐之如轉運刑獄農田之類而刺史總之稍重諸判官之權判官有事欲奏聞則刺史爲之發奏刺史不肯發許判官徑申御史臺以分刺史之權豈不簡徑省事而無煩擾耗蠶之弊乎

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

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問論治使當識體。曰然。如州縣。使當治。若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如立朝廷。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

朋黨。如為大吏。使須求賢才。去貪吏。除暴政。均力役。這都是定格局。合如此做。如為天子近臣。合當審諤

正直。又卻恬退寡默。及至處鄉里。合當閉門自守。躬廉退之節。又卻向前要做事。便都傷了大體。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

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板按汲引。以求其助。如抹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

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誦其民。以為不足以與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以成事功。一日立

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

不敢為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為其職之所當為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

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做宰相。只要辨一片心。一雙眼。眼明。則能識得賢不肖。心公。則能進退得賢不肖。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為念。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與道功

以待用。乃始欲泛然求己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嘗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

宜奈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禮際所及。則親之厚。皆不及。則稱之譽。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

而猶以為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掩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文公

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

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

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予觀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君子。則何難知

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

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子嘗竊推易說。以觀天

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

稍放為迷亂昏暗之態。以調柔之。反使之氣豪意健。旁若無人。敢於干祿之章。肆為經善之語。而朝廷亦不之問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為是。而有黨者為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哉。豈不勝慮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為己任。其果賢且忠邪。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不賢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為黨。而不憚以身為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為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為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庶幾乎。

又曰。前輩有論。嘉祐元豐兼收並用異趣之人。故當時朋黨之禍。不至於朝廷者。世多以為名言。蓋嘗謂此乃不得已之論。以為與其偏用小人。而盡棄君子。不若如是之禍。為愈耳。非以為君子不可專任。小人不可盡去。而此舉真可為萬世法也。若使當時盡用韓富之徒。而并細王蔡之屬。則其所以卒就慶曆之宏規。盡革熙寧之稅政者。豈不盡善而盡善乎。後之覽者。得其言而不得其心。知退守其所為不得已之論。而不知進求其盡善盡美之策。是以國論日卑。而天下之勢。卒至於委靡不振。此可悲也。至如元祐。則其失在於徒知異己者之非君子。而不知同己者之未必非小人。是以患生於腹心之間。卒以助成仇敵之勢。亦非獨章蔡之能為己禍也。然則元祐之失。乃在分別之未精。而丞相以為太甚。黨禍有所未喻也。

又曰。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投隙抵隙。已足為患。况居侍從之列乎。况居丞弼之任。而潛植私黨。布滿要津乎。蓋三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為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問於其間。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者。彼以爲害己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爲助己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同。不待勉爭力辨而後決。但於相與進對之間。小為俯仰。前卻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

答曹立之曰。輔養人主心術。與開陳善道。排抑佞邪。正是相資為用。不可作兩事看。如公仲之事。則人主本有畏和畏義之心。而近習之智尚淺。故其為弊也。未深。是以幸而有濟。若使趙侯之歌者。先覺其所薦之能害己。而有以問之。則公仲者。又如何而為計耶。元祐諸公。不能開導君心。固為有罪。然謂不當斥逐小人。使至相激。則亦未通。但當時施行。有過當處。此則不可不監耳。陳太師亦是不當權位。故可以透進亂世。而免於小人之禍。若以其道施之朝廷。而無所變通。則亦何望其能有益於人之國哉。

答陳同甫曰。教云。其說雖多。然其大概。不過推尊漢唐。以為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為與漢唐不殊。而其所以為說者。則不過以為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為法。但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則其所為雖不盡合義理。亦自不妨為一世英雄。然又不肯說此。不是義理。故又須說天地人並立。為三不應天地獨運。而人為有息。今既天地常存。即是漢唐之君。只消如此。已能做得人底事業。而天地有所賴。以至

今其前後反覆。雖縷多端。要皆以證成此說而已。若熹之愚。則其所見。固不能不與此異。然於其間。又有不能不同者。今請因其所同。而核其所異。則夫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可得而言者矣。來書心無常法。無常廢一段。乃一書之關鍵。鄙意所同。未有多於此段者也。而其所以異。亦未有益於此段者也。蓋有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法。固無常法常廢之理。但謂之無常法。即是時而泯矣。謂之無常廢。即是有時而廢矣。蓋天理人欲之並行。其或斷或續。固宜如此。至若論其本然之妙。則惟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也。若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也。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也。所謂人心唯危。道心唯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格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於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為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為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常泯也哉。夫堯舜禹之所以相傳者。既如此矣。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曾參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軻者。亦此也。故其言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此其相傳之妙。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為天下雖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子既沒。而世不復知有此學。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其所以為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而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便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業。聖學功夫。又見有此一種道理。不要十分是當。不礙諸般作為。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貴。於是心以為利爭欲慕而為之。然又不可全然不顧義理。便於此等去處。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為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比隆。而不察其所以為之田地本根者。之無有是處也。夫三才之所以為三才者。固未嘗有二道也。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蓋義理之心。頃刻不存。則人道息。人道息。則天地之用。雖未嘗已。而其在人者。則固即此而不行矣。不可但見其存者。常運乎上。頽然者。常在乎下。便以為人道無時不立。而天地賴之以存之驗也。夫謂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為道者。正以道未嘗亡。而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非謂苟有是身。則道自存。必無是身。然後道乃亡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為堯。然必堯之道行。然後人紀可修。天地可立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皆堯。然亦不必人人皆堯。而後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也。但主張此道之人。一念之間。不似堯而似桀。即此一念之間。便是架漏度日。牽補過時矣。且曰。心不常泯。而未嘗有時之或泯。則又豈非所謂半生半死之蟲哉。蓋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所謂非道亡也。幽厲不山也。正謂此耳。惟聖盡倫。惟王盡制。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為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為準。故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而况謂其非

今其前後反覆。雖縷多端。要皆以證成此說而已。若熹之愚。則其所見。固不能不與此異。然於其間。又有不能不同者。今請因其所同。而核其所異。則夫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可得而言者矣。來書心無常法。無常廢一段。乃一書之關鍵。鄙意所同。未有多於此段者也。而其所以異。亦未有益於此段者也。蓋有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法。固無常法常廢之理。但謂之無常法。即是時而泯矣。謂之無常廢。即是有時而廢矣。蓋天理人欲之並行。其或斷或續。固宜如此。至若論其本然之妙。則惟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也。若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也。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也。所謂人心唯危。道心唯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格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於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為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為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常泯也哉。夫堯舜禹之所以相傳者。既如此矣。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曾參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軻者。亦此也。故其言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此其相傳之妙。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為天下雖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子既沒。而世不復知有此學。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其所以為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而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便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業。聖學功夫。又見有此一種道理。不要十分是當。不礙諸般作為。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貴。於是心以為利爭欲慕而為之。然又不可全然不顧義理。便於此等去處。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為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比隆。而不察其所以為之田地本根者。之無有是處也。夫三才之所以為三才者。固未嘗有二道也。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蓋義理之心。頃刻不存。則人道息。人道息。則天地之用。雖未嘗已。而其在人者。則固即此而不行矣。不可但見其存者。常運乎上。頽然者。常在乎下。便以為人道無時不立。而天地賴之以存之驗也。夫謂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為道者。正以道未嘗亡。而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非謂苟有是身。則道自存。必無是身。然後道乃亡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為堯。然必堯之道行。然後人紀可修。天地可立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皆堯。然亦不必人人皆堯。而後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也。但主張此道之人。一念之間。不似堯而似桀。即此一念之間。便是架漏度日。牽補過時矣。且曰。心不常泯。而未嘗有時之或泯。則又豈非所謂半生半死之蟲哉。蓋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所謂非道亡也。幽厲不山也。正謂此耳。惟聖盡倫。惟王盡制。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為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為準。故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而况謂其非



蓋斯人以爲倫。非盡世以爲制。是則雖以宋書之辨。固不謂其絕無欺人。而世之心矣。欺人者人亦欺之。而人者人亦困之。此漢唐之治。所以雖極其盛。而人不服。終不能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也。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卻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爲一也。今若必欲撤去隔障。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爲準則。而求諸身。卻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有以得之於我。不啻聖謨既往之迹。追飾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爲全體。而謂其真不異於古之聖賢也。並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蓋舉其始終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少。而不合者常多。合於義理者常小。而不合者常大。但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功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爲無害於理。抑或以爲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

王氏經說。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爲不然。而但爲模倣。放散。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有所發明。此有志爲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願乃挾其窺覷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願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己任。則其用心。爲已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拮据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爲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影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自納於吳楚僇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

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難於中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可勝嘆哉。

### 朱子學歸卷十七

#### 禮樂

朱子曰。位天地之間。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二氣之終始盛衰而已。陽生於北。長於東。而盛於南。陰始於南。中於西。而終於北。故陽常居左。而以生育長養爲功。其類則爲剛。爲公。爲義。而凡君子之道。屬焉。陰常居右。而以夷傷殺殺爲事。其類則爲柔。爲暗。爲私。爲利。而凡小人之道。屬焉。聖人作易。畫卦繫辭。於其進退消長之際。所以示人者深矣。而又於其制禮之時。所以依象取類而立教者。亦莫不審諸此。故凡吉禮。則尚左。其變則尚右。自夫手之拱以拜也。以及夫祝號詔相之所由也。咸率是而分焉。蓋不唯其理象之然。有不可易者。抑所以使夫天下之人。平居暇日。宗廟朝廷之上。族黨庠序之中。君臣父子師友賓主之間。一拜一揖。一進一退。視其所向。而有以不忘乎君子之道焉。此其所以立教之微旨。夫又豈不深切而著明哉。

跪坐拜說。○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其膝。而坐於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其爲肅拜。則又拱兩手而跪。下之至地也。其爲頓首。則又以頭頓於手上也。其爲稽首。則又仰其手。而以頭著地。亦如今之禮拜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儀禮曰。坐取爵。曰坐奠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軫。老子曰。坐進此道之類。凡言坐者。皆謂跪也。若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楊當膝處。





人寢苦枕塊，飲水食粥，泣血三年，真若居父母之喪哉。今臣民之服，如前所陳，則已有定說矣。獨庶人軍吏之符者，則無責乎其全。雖以白紙為冠，而但去紅紫華盛之飾，其亦可也。至如飲食起居之制，則前所謂參度人情者，正欲其斟酌古今之宜，分別貴賤親疎之等，以爲降殺之節，且以婚姻一事言之，則宜自一月之外，許軍民三月之外，許士吏復士之後，許選人，府廟之後，許承議郎以下，小祥之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許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大中大夫以上，則並須祭，然後行吉禮焉。官卑而差遣職事高者，從高。選官者從新。貶官者從舊。如此則亦不悖於古，無害於今，庶乎其可行矣。

滄洲精舍釋菜儀○前期獻官以下，皆盛服。祭器於神座前，每位各左一簋，右一豆。今用漆盤，設儀尊一，於堂上東南隅。加勺器，設燭四於堂中。二於東西從祀位之前，設洗二，於東階之東。洗在東，一於洗東，桌上箱二，中設獻官位於堂下北面分奠者二人，次之諸生又次之。皆北向。西上及期，獻官以下序立於西廊下，掌儀帥執事者升堂，實酒饌，贊者一人引獻官升堂，點閣，降就堂下位分奠，官及諸生各就位。贊者一人離位少前，再拜訖，進立於主人之右，西向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掌儀視司尊者，皆升，掌儀立於東序西向，祝立於階上西向，司尊者立於尊南北向，贊引獻官詣盥洗之南北向，立盥手，祝手，焚香，再拜，降再詣盥洗如初。詣爵洗南北向，立洗爵，以授贊升詣尊所，西向立贊以爵授獻官，司尊者舉爵酌酒，獻官以爵授贊，俱詣先聖前，獻官北向跪，贊跪授爵，獻官執爵三祭，奠爵於籩之間，俛伏與少立，祝詣獻官之左，東向跪讀祝訖，與復位。獻官再拜，次詣盥洗，爵如初，洗諸配位。爵訖，贊者以盤兼捧升酌，詣配位如初，儀但不讀祝。獻官復位，當獻官詣配位酌獻時，贊者二人各引分奠官，分行東西從祀禮。盥洗以下，並如配位之儀。東先，後分奠訖，復位在位者，皆再拜。退。

社壇說○州縣社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階，壇如社壇之制，五寸方一尺，刻其上，培其下，午四門，同一壇，二十五步，壇飾各異，方色。瘞坎於壇之北，壬地，南出階，方深取足容物。右出階和五禮新儀，第二十一卷，淳熙中曾有印本，放行州郡，又以行事儀考之，二壇東西相並，坐南向北，社壇石主在壇上之南方，北門壇外空地，須令稍寬，可容獻官席位，空地之北，乃作齋廳，以備風雨，設獻官位，向獻官南。

州縣社壇，方二丈五尺，四步等每步至北二丈五尺也。後段內二十高三尺，既言壇高三尺，又言壇分三級，則是以一尺爲一級也。四出階，此階之級，即壇之級也。但於四面階之兩傍，各以石砌作慢道隔斷，使其中爲階級，外爲壇級，可也。

社主，舊法惟社有主，而稷無主，不曉其意，恐不可以意增添，其言壇上之南方，非壇之中也。蓋神位坐南向北，而祭器設於神位之北，故此石主當壇上南階之上，更宜詳考，畫作圖子，便可見若在壇中央。

即無設祭處矣。四門同一壇，二十五步。壇方二十五步者，亦是徑二十五步，謂從東至西，二十五步，從南至北，二十五步，以丈計之，六尺爲步，則爲十五丈也。四角築土爲壇，高三尺許，使壇上與齊，庶幾行禮執事之人，往來寬展，不相妨礙。兩旁各立一華表，高一丈許，上以橫木貫之，如門之狀，雖有如此者，或恐易損，亦得請更依此步數丈數，界作方眼，中間以紙剪作兩壇貼之，便見四面壇脚，取壇丈數，但壇面二丈五尺，乃最上一級之數，下面更兩級，一級須展一尺，即壇脚須徑二丈九尺。

壇飾，古者社壇不屋，有明文，不用磚砌，無所考，然亦不言磚砌者，中原土密，雖城壁亦不用磚，今南方瘞坎於壇之北，壬地，南出階，方深取足容物。瘞坎在壇之北，壬地，即是合在北壇門內，兩壇邊，各於中央下日隔取壬地，各用磚石砌作一小天井，深闊三四尺許，其南作踏道上下，閑時以土質之，臨祭即令人取去土，掃令潔淨，祭畢，即使人持幣及祝版之屬，從踏道下，送入坎中，然後下土築實，依條差人守視燎壇。古者祭天以燎，燎祭地以瘞，埋，古今禮制，社稷風雨雷神各有壇，又各有方位，社稷於西方，風師於東北，雨雷於東南，大略如此。今州縣亦皆別有壇，但方位多不合古植木。按周禮社各植之以土之所宜木，今當以本府之所宜木植之。

壇壇等亦是禮制，當用古尺，不當用大尺。按社實山，林川，深邱，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祇，而后土，句龍氏其配也。稷則專爲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而后稷周棄氏其配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是皆著於周禮，領於大宗伯之官，唯社稷自天子之都，至於國里，通得祭，而風雨之神，則自唐以來，諸郡始得祀焉。至於雷神，則又唐制所與雨師同壇，其牲而祀者也。國朝禮文，大抵多襲唐故，故今郡國祀典，自先聖先師之外，唯是五者，蓋以爲二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流行於覆載之間，以育萬物，而民生賴焉者，其德唯此爲尤盛，是以於其壇壇時日之制，牲幣器服之品，降登饋奠之節，莫不參訂討論，著之禮象，頒下郡國，藏於禮官，有司歲舉行之，而部刺史又嘗以時循行，察其不如法者，蓋有國家者，所以昭事明神，所以降祥錫福於下，其勤如此，願今之爲吏者，所知不過簿書期會之間，否則觸豆舞歌，相與放焉，而不知反其所敬畏崇飾，而神事之者，非老子釋氏之祠，則妖妄淫昏之鬼而已，其於先王之制，國家之典，所以治人事神者，曷嘗有概於其心哉。嗚呼！人心之不正，風俗之不厚，年穀之不登，民生之不遂，其不亦以此與。

答廖子晦曰，律呂之說，凡十二律，各以本律爲宮，而生四律，如黃鐘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是黃鐘一均之聲也。若林鐘爲宮，則南呂爲商，應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是林鐘一均之聲也。各就其宮，以起四聲，而後六十律之聲備，非以黃鐘定爲宮，太簇定爲商，姑洗定爲角，林鐘定爲徵，南呂定爲羽也。但黃大，太夾，姑中，蕤林，夷南，無應，爲十二律長短之次，宮商角徵羽，爲五聲長短之次。

黃鐘一均。上生下生。長短皆順。故得各用其全律之正聲。十二律名。今俗樂亦用之。合字即是黃鐘。但其律差高耳。筆談言之甚詳。可呼俗工問之。自林鐘之宮。而生太簇之徵。則林鐘六寸。而太簇八寸。徵反長於宮。而聲失其序矣。故以十二律而言。雖當為林鐘上生太簇。而以五聲而言。則當為宮下生徵。而得太簇。半律四寸之管。其聲方順。又自太簇半律四寸之徵。而生南呂五寸有奇之商。則於律雖本為下生。而於聲反為上生矣。自南呂五寸有奇之商。而生姑洗七寸有奇之羽。則於律雖本為上生。而於聲反用其半。而為下生矣。自姑洗半律三寸有奇之羽。而生應鐘四寸有奇之角。則於律雖為下生。而於聲反為上生矣。其餘十律皆然。孔疏蓋知此法。但言之不詳耳。牛律杜佑通典謂此是古法。但後人失之。而唯存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四律。有四清聲。即此半聲是也。變宮變徵。始見於國語注中。及後漢樂志。乃十二律之本聲。自宮而下。六變七變而得之者。非清聲也。如黃鐘為宮。則第六變得應鐘。為變宮。第七變得蕤賓。為變徵。如林鐘為宮。則第六變得蕤賓。為變宮。第七變得大呂。為變徵是也。凡十二律。皆有二變。一律之內。通前五聲。合為七均。祖孝孫。王朴之樂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調者。蓋每律各添此二聲而得之也。新書此說甚詳。候氣之說。其中亦已論之。蓋理管雖相近。而其管之長短。入地深淺有不同。故氣之應有先後耳。非以方位而為先後也。但畫一圖朝夕看。仍於指掌間輪之。久久自熟。乃見其妙。此又可驗凡事皆然。別無奇巧。只是久而習熟。便是妙處也。

聲律辨○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為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為商。為角。為變徵。為徵。為羽。為變宮。而皆以為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為土。在五常為信。在五事為思。蓋以其正當樂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為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樂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居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以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為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沈濁者。為黃鐘。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為應鐘。及其旋相為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黃鐘之與餘律。其所以為貴賤者。亦然若諸半聲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為樂矣。蓋黃鐘之宮。始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鐘之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上。而不可為樂者也。所謂始之中也。然則聲自應鐘以下。亦當有十。二正變半律之為者。但無聲氣之可紀耳。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鐘。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鐘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為本律之宮也。今有極論宮聲之妙。而無曰黃鐘者。則恐其於聲法制之間。猶有所未盡也。夫以聲法制之粗。而猶有未盡。則雖有黃帝大舜之君。恰倫后髮之佐。亦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議大樂之和哉。又有為宮當配

仁之說者。恐亦非是。蓋以其所以。蓋以仁當四德之元。而有包四者之義耳。夫仁木行而角聲者也。以之配宮。則仁既不安。而信亦失據。然以為可包四者。則不害其有是理也。夫五行之序。木為之始。水為之終。而土為之中。以河圖洛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皆陽之生數。而不可易者也。故得以更迭為主。而為五行之綱。以德言之。則木為發生之性。水為貞靜之體。而土又包育之母也。故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也。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反本。而藏於此也。若夫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也。故孔子贊乾之四德。而以貞元舉其終始。孟子論人之四端。而不敢以信者。列序於其間。蓋以為無適而非此也。是則宮之統五聲。仁之包五常。蓋有並行而不悖者矣。何必奪彼以予此。然後快於其心哉。

### 朱子學歸卷十八

刑罰

朱子曰。介甫言律是八分書。律所以明法禁。非有助於教化。但於根本上。少有欠闕耳。八分是其所長。處二分乃其所闕。此言是他見得者。蓋許之之詞。非護之也。虞書論刑最詳。而舜典所記尤密。其曰。象以典刑。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律夫元惡大愆。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曰流宥五刑者。流放竄殛之類。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也。四內正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官府學校之刑。以待夫罪之輕者也。曰金作贖刑。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疑後世始有贖五。此五句者。從重及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曰。眚災肆赦。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當贖之刑。則亦不罰其金。而直赦之也。刑設存秋。肆大眚。則過誤之大。入於典刑者。亦肆之矣。所以為失刑也。又曰。估終賊刑者。估謂有特。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當宥之法。則亦宥以流。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入重。猶今律之有名例。又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欲欽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以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

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矣。夫豈一於輕而已哉。又以舜命皋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而已。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唯其當。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銜冤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姑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為空言。以誤後世也。其必不然也。亦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特以為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為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強暴賊滿之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宮刑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為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况君子得志而有為。則養之之具。教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不養不教為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前也。

臣下不匡之刑。蓋施於邦君大夫之喪國亡家者。君臣一體。不得不然。如漢廢昌邑王賀。則誅其羣臣。而本朝太祖下嶺南。亦誅其亂臣。與澄樞李托之類是也。澄樞等實亡劉氏。乃飛廉惡來之比。誅之自不為冤。若昌邑羣臣。與賀同惡者。固不得不誅。其餘。正可當古者墨刑之坐耳。乃不分等級。例行誅殺。是則晝光之私意也。

舜典象刑說○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舉不出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為處賞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與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者。亦不能無小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也。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苟已瞭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故其賞也。必察其言。審其功。而後加以車服之賜。其刑也。必曰象以典刑。畫象而示民。以懲。剕。剕。宮。大辟。五等肉刑之常法也。其曰。流宥五刑者。放之於遠。所以寬夫犯此肉刑而情輕之人也。其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所以馭夫罪之小而麗於五刑者也。其曰。金作贖刑。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贖夫犯此鞭扑之刑而情之又輕者也。此五者。刑之法也。其曰。黃災肆赦者。言不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其曰。怙終賊刑者。言有恃而不改者。則賊而刑之。此二者。法外之意。猶今律令之名例也。其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者。此則聖人畏刑之心。因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唯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於其不教無知。而抵冒

至此也。嗚呼。詳此數言。則聖人制刑之意可見。而其於輕重淺深。出入取舍之際。亦已審矣。雖其重者。或至於斬斷。而不少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所以施於人者。亦必當有如是之酷矣。是以聖人不忍其被酷者之銜冤負痛。而為是以報之。雖者甚慘。而語其實。則為適得其宜。雖以不忍之心。投刑之甚。而不得赦也。唯其情之輕者。聖人於此。乃得以施其不忍畏刑之意。而有以宥之。然亦必投之遠方。以禦魘魅。蓋以此等所犯。非殺傷人。則亦或淫或盜。其情雖輕。而罪實重。若使既免於刑。而又得便還鄉里。復為平民。則彼之被其害者。寡妻孤子。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人。髮膚支體。了無所傷。又將得以遂其前日之惡。而不知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又有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文也。若夫鞭扑之刑。則雖刑之至小。而其情之輕者。亦必許其入金以贖。而不忍輒以真刑加之。是亦仁矣。然而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扑。贖專以待鞭扑。而不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又未嘗不致詳也。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乎五者之內。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旨。則常通貫乎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反復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一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為也。而或者之論。乃謂上古惟有肉刑。舜之為流。為贖。為鞭。為扑。乃不忍民之斬戮。而始為輕刑者。則是自堯以上。雖犯鞭扑之刑者。亦必使從黑劓之坐。而舜之心。乃獨不忍於殺傷淫盜之凶賊。而反忍於見殺見傷。為所侵犯之良民也。聖人之心。其不如是之殘賊偏倚。而失其正。亦已明矣。又謂周之穆王。五刑皆贖。為能復舜之舊者。則固不察乎舜之贖。初不上及於五刑。又不察乎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也。且以漢宣之世。張敞以討光之役。兵食不繼。建為入殺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品也。而蕭望之等。猶以為如此。則當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三代之隆。而以為得哉。嗚呼。世衰學絕。士不問道。是以雖有粹美之資。而不免一偏之弊。其於聖人公平正大之心。有所不識。而徒知切切焉。飾其偏見之私。以為美談。若此多矣。可勝辨哉。若夫穆王之事。以子料之。殆必由其巡游無度。財賈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為計。乃特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自豐。而又託於輕刑之說。以遠道而干譽耳。夫子存之。蓋以示戒。而程子策賦。皆發問焉。其意亦可見矣。或者又謂。四囚之罪。不輕於少正卯。舜乃不誅而流之。以為輕刑之驗。殊不知其兇。則姑寬之。遠方。亦正得其宜耳。非故為是以輕之也。若少正卯之事。則忽不常待之。雖有負犯。不為咎。則姑寬之。遠方。亦正得其宜耳。非故為是以輕之也。若少正卯之事。則予嘗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苟况言之。是必魯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夸其權耳。吾又安敢輕信其言。而遽藉以為決乎。聊並記之。以俟來者。

今四五十年人無智愚皆知經界之為利而不以為害。經界之法當別差大小正副甲頭專一打量每都大約不過二三十戶見役保正副等先納逐都四至之內圍徑幾里南至北幾里約計田園大概頃畝大約約幾畝其狀中縣以憑分畫方界定差大小甲頭將來定差之後打量營造並委甲頭管轄其見役保正若非合充甲頭之人即依舊只管煙火不預經界事務。

打量紐算設立土封標界至分方造帳畫魚鱗圖結基簿及供報官司文字應千式樣見已講究見得次第且夕當行鑄版散下諸縣庶幾將來經界大小甲頭等人各通曉免至臨時顧募他人重有所費朝廷推行經界本為富家多置田業不受租產貧民業去產存枉被追擾所以打量步畝從實均攤即無增添分文升合雖是應役人戶目下不免小勞然實為子孫永遠無窮之利其打量紐算之法亦甚簡易昨來已印行曉示今日又躬親按試要使民戶人人習熟秋成之後依此打量不過一兩月間即便了畢想見貧民無不歡喜只恐豪富作弊之家見其不利於己必須撰造語言妄有扇搖今仰深思彼此一等皆是王民豈可自家買田收穀卻令他人空頭納稅非惟官法不容亦恐別招陰謀不須如此計較生事沮壞良法。

井田類說○漢文帝十三年六月除田租荀氏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富人占田逾倍有則半輸其賦大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篡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強也今不正其本而惟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夫土地者天下之大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是自尊封也賈賈由己是自專其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常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然三十頃有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時地廣民稀勿為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既富列在豪強卒而規之並起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末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以防兼井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綱紀大略其致一也本志曰古者建步立畝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出入和交也其後疾病相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更耕之換易其處也何休曰可謂明也其後不得獨樂樂境不得獨苦而三年一換土易居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有賦有稅賦謂計口發財志願注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子之費稅給祭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充實以下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中弗得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積如寇盜之至環廬種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蔬蒔於畦畔雞豚狗豕無失其時女修蠶織五十則可以衣帛七十則可以

### 朱子學歸卷十九

井田

朱子曰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為先今井地之制未能遵講而財利之柄制於聚斂措克之臣朝廷不恤諸道之虛實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為州縣者又不復知民間之苦樂蓋不唯學道不明仕者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相逼只求事辦雖或有此心而亦不能施也此由不量入以為出而反計費以取民是以末流之弊不可勝揅愚意莫若因制國用之名而遂修其弊明降詔旨哀憫民力之彫悴而思所以膏澤之者令逐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泛科率又幾何一縣內逐鄉里不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修舒亦不至大相絕矣陸宣公論州稅利甚微雖事亦不至大相絕矣理據於詳備似可採用也是則雖未能遵復古人井地之法而於制民之產之意亦彷彿其萬一如此然後先王不忍人之政庶乎其可施也。

經界之法當時舉行人亦驚恐扇搖眩惑怨謗紛然及至打量田土攢造圖帳一都不過二十餘人遠者不過數月之久即便結局應役之戶雖不免有勞費然結局之後田土狹闊產錢重輕條理粲然各有歸著在民無業去產存之弊在官無逃亡倚閣之欠豪家大姓不容僥倖隱瞞貧民下戶不至偏受苦楚至

食肉。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戶。比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爲大夫矣。於是閭有序。而鄉有庠。庠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奉令民畢出於野。其詩云。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冬則畢入於邑。其詩云。同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春則出民。閭閻畢出。坐於左塾。比長坐於右塾。畢出而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齋。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出者必持。不得入。冬則民既入。婦人同巷。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燭火。同工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而相與歌詠。以言其情。是月餘子亦在序室。而徵從。入歲入小學。學六甲四方五行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如以下十五入大學。學先王禮樂。而知朝廷之事。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備。別之以射。於國學。以下。然後命爲士。孟春之月。羣居將散。行人振木鐸以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使民聞求詩。鄉於邑。邑於國。國於天子。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績。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曰登。故三考黜陟。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至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由此道也。九年以下。唯天秩有禮。天罰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罰而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衆。衆作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地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司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坑塹城池邑居園圃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馬車徒千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卒牧五年大簡輿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連帥以下。並依開阡陌辨。漢志言。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之意。皆以開爲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故白居易云。人稀土曠者。宜修阡陌。戶繁鄉狹者。則復井田。蓋亦以阡陌爲秦制。井田爲古法。此恐皆未得其事之實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爲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橫從。以通人物之往來。卽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漕上之塗。漕上之道也。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考之。則當以後說爲正。蓋陌之爲言百也。遂漕從而徑。亦從則遂。閭百畝。漕閭百夫。而徑遂爲陌。阡之爲言千也。溝漕從而徑。亦從則溝。閭千畝。漕閭千夫。而徑遂爲阡。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漕。漕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其橫從而命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漕八尺。漕二尋。則丈有六尺。

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虛棄之也。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有洩備水旱。爲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其意深矣。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爲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力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則其歸授之際。必不免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井買賣。以盡人力。聖廟棄地。悉爲田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卽爲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爲田。而田皆出稅。以盡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爲計。正猶楊炎疾浮戶之弊。而遂破租庸。以爲兩稅。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故秦紀鞅傳皆云。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詳味其言。則所謂開者。乃破壞割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姦也。所謂靜生民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以是數者。合而證之。其理可見。而蔡澤之言。尤爲明白。且先王疆理天下。均以予民。故其田間之道。有經有緯。不得無法。若秦既除井授之制矣。則隨地爲田。隨田爲路。尖斜屈曲。無所不可。又何必取其東西南北之正。以爲阡陌。而後可以通往來哉。此又以物情事理推之。而益見其說之無疑者。或乃以漢世猶有阡陌之名。而疑其出於秦之所置。殊不知秦之所開。亦其曠僻。而非通路者耳。若其適當衝要。而便於往來。則亦豈得而盡廢之哉。但必稍侵削之。不使復如先王之舊耳。或者又以董仲舒言。富者連阡陌。而請限民名田。疑田制之壞。由於阡陌。此亦非也。蓋富者一家。而兼有千夫百夫之田耳。至於所謂商賈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亦以千夫百夫之收而言。蓋富是時。去古未遠。此名尙在。而遺迹猶有可考者。顧一時君臣。乃不能推尋講究。而修復之耳。豈不可惜也哉。



成之後，抵納元錢，亦一助也。此等為災傷甚處，乃行之，想亦不至甚多也。

早曠之歲，朝廷檢放秋苗成法，具在而面上中等戶，無不力陳，必求其放免而後已。縱使官吏有弊，亦須及半，下戶無力陳告，惟於所費故皆不投帳，守令慮不及此，則有帳者次第減放，無帳者多至全催，糧食之儲，既絕望於其前，追租之吏，又驅迫於其後，回視屋宇，器皿布帛，不可食者，皆不可售，進退皇皇，朝常不能相保，今若不待投陳檢視，凡下等之苗，先此全免，放則見存者，其志益堅，而已逃者，各思反其鄉里，空早秋州縣，合差官徧往鄉村檢視，每見差出官員，多是過數將帶人從，反行需索，搖動村落，以納冊為名，不論人戶高低，每畝科配頭畝頭牲之類，又不親行田畝，從實檢校，反將訴荒人戶，非理盤察，勒令服熟，殊失救荒恤民之意。今斟酌每官一員，止得帶隨子一名，吏貼一人，當直八名，本州縣計日給錢米，各自齋行，並不許分毫擾擾，保正副及大小保長，須親行田畝，從實檢放，如有違誤，許人戶陳訴，追治施行，照得合賑糶人戶，並不見聲說，見住地名去處，恐有漏落，增添情弊，難以稽考，合行下逐縣，將逐都場畫地圖，畫出山川水陸路徑，人戶住止去處，數內不合賑糶人戶，用紅筆圈欄，合賑糶人戶，用青筆圈欄，合賑濟人戶，用黃筆圈欄，逐一仔細填寫姓名大小口數，令本都保正長等，參考諸實，繳申切待，差官點摘管實。

### 朱子學歸卷二十

荒政

朱子曰：自古救荒，只有兩說。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饑饉時理會，更有何策。

救荒之政，獨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又曰：下手得早，亦得便宜。

今歲之旱，其勢甚廣，竊思今日應天之實有四：曰求直言，曰修闕政，曰除邪佞，曰舉正直。恤民之大者有六：曰重放稅租，之行下諸路監司深州郡不受曰通放米船，乞下江西湖南路仍詳下流曰勸分賑乏，曰截留綱運，曰嚴禁盜賊，曰糾劾貪懦。

今日救荒恤民之急，不過視部內被災之郡，使之實檢放捐通租，寬今年夏秋二稅，省限各展一月，其以條目言之於朝，而其可直行者，一面行下，然後謹察州縣奉行之勤惰得失，而誅賞之，使愁嘆亡聊之民，猶復有所顧藉，而不忍肆其猖狂悖亂之心，以全其首領，保其家族，靖其鄉閭，此則今日救荒恤民之急務也。此外則視荒損尤甚之鄉，使之禾米得入而不得出，有餘之處，則許其通融糶販，稍勸富民，平價出糶，勸民廣種大小蕎麥、苧、蔬菜之屬，以相接續，其貧甚者，使更互相保，而別召稅戶保之，借以官本收。

一差寄居見任官三十五員，前去各縣，監轄賑濟，及要各縣當職官，分場巡察，不得容令隨行人，并保正長作弊，并監轄糶官，每月支見任官食錢二貫文，米六斗，寄居官錢三貫米一石，并逐場差撥人吏，共三十五名，每月支食錢一貫五百文，米三斗。

一印給賑糶戶牌頭，并賑濟人口牌面，發下三縣交管，於賑糶賑濟前一月，出榜曉示人戶，定某日前來本場，請領牌頭，出榜後半月，委各場監官，就本場當官審實，依總簿內千字文號，批鑿牌頭，給付人戶，附簿交領。

一見置場賑糶米穀，合於賑糶賑濟前十日，勸逐都保正，將置場處，用棘刺夾截作兩門，兩重極小，只通一人來往，外門之內，裏門之外，須極寬，可容一場賑糶賑濟人，門外之側，為一窗，後來截交錢位子一間，依使軍立去樣式，告示保正夾截。

契勘賑糶賑濟人戶，米穀已下場，差官及合干人，監轄外，逐場先出榜，分定都分先後，仍於外門外及裏門外，各依先後資次，排定都分，上戶坐處，近都先交錢後請米，至日天明，監官入場，開官入交錢位子，隨行人非有不得入門，保正大保長，各將旗號，引本都保下輪糶賑濟人，赴場外門，依資次旗座下，定以監官逐隊，叫名，保正以旗引保長，保長以旗先行，賑濟人戶，以次詣衙前，呈牌，開官以入門，印其左手，訖，撥入門，監官逐隊，叫名，保正長引賑濟人，以次請米，訖，監官用支米訖，印於牌下日子之左，以溼布拭去手印，即時出門，次引賑糶人戶，詣衙交錢，上戶錢銀自行交外更不附盤交訖，用紅印於歷內，本日合糶米數下之右，如錢數不足，分明批上實糶之數，卻付人戶，以入門，印其左手，入門，監官逐隊，叫名，保正長引賑糶人，以次糶米，訖，監官用糶米訖，印其歷內，交錢印之左，仍用溼布拭去手印，即時出門，一保畢，又

引一保如前。賑糶人戶。遂都各置旗旗一面。止用小組一編約長。逐保各置小旗一面。各書鄉鄰數。逐保各置小旗一面。各書鄉鄰數。逐保各置小旗一面。各書鄉鄰數。

總簿式○使軍今給總簿一面付某縣某場照給賑糶賑濟牌字仰照此字號批鑿牌牌對填米數給付人戶今就此簿交領逐次賑濟用支訖印於本日窺眼內其糶不足者實填所糶米數候結局日繳中年月日給

天字號某都某保某人逐次給米若干訖姓名押

賑糶賑頭樣○使軍所給賑頭即不得質當及借貸與不係今賑糶之人如覺察得或外人陳告其與者受者並定行斷罪今給歷付縣鄉都人戶大人小兒口每五日齋錢赴收糶如糶米大人一升小兒半升如糶穀大人二升小兒一升並五日并給

右給歷頭照會年月日給牌面印紙式○某縣某鄉第都人戶五日一次赴場請賑濟米每五日一次賑糶切慮其間尙有人戶不能措辦五日錢一頓收糶合續添賑糶歷一本立式行下三縣關報逐場如有人戶願自赴場收糶米解者即仰齋元立歷頭赴巡察官粘連印押付人戶逐日收糶賑濟孤老殘疾等入若依每月作六次支給又恐冬寒趁日分赴場請米不及孤老殘疾疾人所請米次數可改作每月初一日十六日作兩次預行支給庶幾不至失所

糶過米式○某處賑糶場今其某月某日糶過米數下項一本場本日合糶人戶計若干共糶米若干大人若干合糶若干小兒若干合糶若干一本日實到糶米人戶若干共糶過上戶某人米若干如是糶官米即說官米大人若干糶過米若干小兒若干糶過米若干一比合糶米數不到人戶若干少糶米若干大人若干合糶米若干小兒若干合糶米若干右謹具申 附

建甯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于居崇安之開羅鄉知縣事諸葛侯廷瑞以書來屬予及其鄉之者支左朝奉即劉侯如愚曰民饑矣盡爲勸募民發糶粟下其直以振之劉侯與予奉書從事里人方幸以不饑俄而盜發浦城距境不二十里人情大震糶粟亦且竭劉侯與予憂之不知所出則以書請於縣於府時數文閣待制信安徐公嘉知府事即日命有司以船粟六百斛泝溪以來劉侯與予率鄉人行四十里受之黃亭步下歸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奉受粟民得遂無饑亂以死無不悅歡呼聲動旁邑於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利而束手就禽矣及秋徐公奉祠以去而直敷文閣東陽王公推轂之是冬有年民頗以粟價官廩里中民家將登載以歸有司而王公曰歲有凶穰不可前料後或艱食得無復有前日之勞其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府劉侯與予既奉教及明年夏又請於府曰山谷鄉民無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出借稱之息貸食家右而官粟積於無用之地後將紅腐不

復可食願自今以來歲一歉散既以紆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又可以抑僥倖廣儲蓄即不欲者勿強歲或不幸小饑則弛半息大侵則盡蠲之於以惠活縹緲塞禍亂原甚大惠也請著爲例王公報皆施行如章既而王公又去直龍圖閣儀真沈公度繼之劉侯與予又請曰粟分贍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請放古法爲社倉以儲之不過出捐一歲之息宜可辦沈公從之且命以錢六萬助其役於是得籍坂黃氏廢地而鳩工度財焉經始於七年五月而成於八月爲倉三亭一門儲守倉無一不具司會計董工役者貢士劉復劉得與里人劉瑞也既成而劉侯之官江西莫府予又請曰復與得與皆有方於是倉而劉侯之子將仕郎琦皆佐其父於此其族子右修職郎璋亦廉平有謀請得與并力府以子言悉其書禮請焉四人者遂皆就事方且相與講求倉之利病其爲條約會丞相清源公出鎮茲土入境問俗子與諸君因得具以所爲條約者迎白於公公以爲便則爲出教俾歸揭之相聞以視來者於是倉之庶事細大有程可久而不壞矣予惟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尙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饉漸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爲法太密吏之避事設法者視民之瘠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儲遞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替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不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爲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鉤校彌密上下相通其害又必有甚於前所云者是

吾人得以及是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遂能爲鄉閭立此無窮之計是豈吾力之獨能哉惟後之君子視其所遭之不易者如此無計私害公以取疑於上而上之人亦毋以小文拘之如數公之心焉則是倉之利夫豈止於一時其視而後之者亦將不止於一鄉而已也因書其本末如此刻之石以告後之君子云

社倉事目○一逐年十二月分委諸部社首保正副將舊保簿重行編排其間有停藏逃軍及作過無行止之人隱匿在內仰社首隊長覺察申報尉司追捉解縣根究其引致之家亦乞一例斷罪次年三月內將所排保簿赴鄉官交納鄉官點檢如有漏落及妄有增添一戶一口不實即許人告審實申縣乞行根治如無欺弊即將其簿紐算人口指定米數大人若干小兒減半候支貸日將人戶請米狀拖對批填監官依狀支散

同鄉官入倉，據狀依此支散。其保明不實，別有情弊者，許人告首，隨事施行。其餘即不得妄有遊阻，如人戶不願請貸，亦不得妄有抑勒。

一收支米。用官桶官秤，依公平量。其監官鄉官人從，逐應只許兩人入中門，其餘並在門外，不得近前。挨撈撥奪人戶所請米斛，如違許被撥人當應告覆，重作施行。

一豐年。如遇人戶請貸官米，即開兩倉，有留一倉若遇饑歉，則開第三倉。專賑貸深山窮谷耕田之民，庶幾豐荒賑貸有節。

一人戶所貸官米，至冬納還。不得過十月下旬，先於十月上旬，定日中府乞依例差官，將帶吏尉前來，公共受納。兩平交量，舊例每石收耗米二斗，今更不收上件耗米，又慮倉故折閱，無所從出，每石量收三升，準備折閱及支吏尉等人飯米，其米正行附歷收支。

一申府差官訖，即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交納。先近後遠，仰社首隊長，告報保頭，保頭告報人戶，遞相糾率，造一色乾硬糙米，其狀保內有人逃亡，即同保均納。赴倉交納，監官鄉官吏尉等人，至日起倉受納，不得妄有阻節及過數多取，其餘並依給米約束施行。次年夏支貸日，不可差換。

一收支米訖，逐日轉上本縣所給印歷，事畢日具總數申府縣照會。

一每遇支散交納日，本縣差到人吏一名，社倉算交司一名，倉子兩名，每名日支飯米一斗，約牛月發遣裹足米二石，共計米一十七石五斗，又貼書一名，貼斗一名，各日支飯米一斗，約牛月發遣裹足米六斗，共計四石二斗。縣官人從七名，鄉官人從一十名，每名日支飯米五升，共計米八石五斗，已上共計米三十三石二斗。一年收支兩次，共用米六十四石四斗，逐年蓋糶，并買糶糶，修補倉版，約米九十石，通計米六十九石四斗。

一排保甲戶，大人若干口，小兒若干口，居住地名某處，或產戶開設產錢若干，或白煙耕田，開店買賣，士著外來，係某年移來，逐戶開列。

一社倉支貸，交收米斛，合係社首保正副，告報隊長保長，隊長保長告報人戶，如闕隊長，許人戶就社倉陳說告報，社首依公差補，如闕社首，即申尉司定差。

一簿書鎖鑰，鄉官公共分掌，其大項收支須監官簽押，其餘零碎出納，即委鄉官公共掌管，務要均平，不得徇私容情，別生齟齬。

一如遇豐年，人戶不願請貸，至七八月，而產戶願請者聽。

一倉內屋宇什物，仰守倉人常切照管，不得毀損，及借出他用，如有損失，鄉官點檢，勒守倉人備償，如些小損壞，逐時修整，大段改造，臨時其因依中府乞撥米斛。

奏劄節略○有願置立社倉者，州縣並支常平米斛，責與本鄉出等人戶，主執做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鄉士居官員，有行義者，與本縣官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即送元米還官，鄉將息米做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如有鄉士風俗不同者，

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為久遠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擾擾。答劉翰仲曰：社倉條目，適平父讎，以見過，已商量一一奉報矣。大體最是關防隨行人，滅剋乞覓之弊，此為最急，向來其在倉中，專治此一事，其他亦無甚事也。

社倉發斂之政，世俗不能以為疑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為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為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急疾之意，而不以憐恤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於悔其已甚，而有激也。

建陽之南里曰招賢者，三地接順昌甌甌之境，其陞多阻，而俗尤勁悍，小遇饑饉，輒羣起肆暴，率不數歲一發，紹興某年歲適大侵，姦民處處羣聚，欲博哺呼，若將以踵前事者，里中大怖，里之名士魏君元履為言於常平使者，侯復一得米若干斛以貸，於是物情大安，姦計自折，及秋將斂，元履又為請，得築倉長灘，廢置之旁，以便輸者，且為後日凶荒之備，毋數以煩有司，自是歲小不登，即以告而發之，如是數年，三里之人，始得飽食安居，以免於震擾夷滅之禍，其後元履既沒，官吏之職其事者，不能勤勞恭恪，如元履之為，於是粟腐於倉，而民飢於室，或將發之，則上下請賂為費，已不貲矣，官吏來往，又不以時而出納之際，陰欺顯奪，無弊不有，大抵人之所得，批糖居半，而償以精鑿，計其候何亡失，諸費往往有過倍者，是以貸者病焉，而良民陳陳於凶，猶前日也。淳熙十一年，使者宋侯若水，聞其事，且知邑人宣教郎周君明仲之賢，即以元履之事，移書屬之，且下本臺所被某年某月某日制書，使得奉以從事，蓋歲以夏貸而冬斂之，且收其息什之二焉，行之三年，而三里之間，人情復安，如元履亡志時什二之收，歲以益廣，周君以予嘗有力於此者，來請文以為記，予念昔元履既為是役，而予亦為之於崇安，其規模大略放元履獨歲貸收息為小異，元履常病予，不啻祖刑符聚斂之餘謀，而予亦每憂元履之粟，久儲速腐，惠既狹而將不久也，講論餘日，杯酒從容，時以相警，而說不能以相誦，聽者從旁抵掌觀笑，而亦不能決其孰為是非也，及是宋侯周君，乃卒用予所請事，以成元履之志，而其效果如此，於是論者遂以予言為得，然不知元履之言雖疏，而其忠厚懇惻之意，固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豈予一時苟以便事之說，所能及哉，當時之爭，蓋予之所以為戲，而後日之請，所以必曰息有年數，以免者，則猶以不忘吾友之道教也，因并書之以視後人。

始予居建安之崇安，嘗以民饑，請於郡守徐公嘉，得米六百斛以貸，而因以為社倉，今幾三十年矣，其積至五千斛，而歲斂散之，里中途無凶年，中間蒙恩召對，輒以上聞，詔施行之，而諸道莫有應者，獨閩帥趙公汝愚，使者宋公若水，為能廣其法於數縣，然亦不能遠也，紹熙五年，常州宜興大夫高君商老賢始為之於其縣，善舉開寶，諸鄉凡為倉者十一，合之為米二千五百有餘斛，擇邑人之賢者，承議郎趙君善石周君林承直周君世德以下二十有餘人，以典司之，而以書來屬余，余因而告之曰：有治人，無治法，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

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今同行之其法亦未嘗不善也然考之於古則三登泰平之世蓋不常有而驗之於今則常平者獨其法令簿籍簿籍之備存耳是何也蓋無人以守之則法為徒法而不能以自行也而況於所謂社會者聚可食之物於鄉非荒閑之處而主之不以任職之吏取之不以流徒之刑苟非常得聰明仁愛之令如高君又得忠信明察之士如今日之數公者相與并心一力以謹其出納而杜其姦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已日而見之矣此又余之所身試者故并書之以告後之君子云

匹夫單行而遇疾病無有妻孥之養親舊之託與夫室處枕席之具醫藥食飲之須則其與輿驅馳暴露飢渴而轉於溝壑也必矣先王之政道路廬舍委積之法至詳至密而不問其及此豈有司者因失其傳耶國朝受命覆冒區宇涵育黎元百有餘年至於崇甯大觀之間功成治定惠澤洋溢隆盛極矣而上聖之心猶軫一夫之不獲始詔州縣立安濟坊居養院以收痾疾病癯老之人

潮東大德命先生提舉常平茶院先生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獨其征及至客舟已幅輳日與倣屬詢訪民隱至廢寢食分晷既定案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一身所需皆自磨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懼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使者歷其境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戡盜捕蝗與水利為急

### 朱子學歸卷二十一

#### 學校

朱子曰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禮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序庠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為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策而相與嬉其間有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為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觀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為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焉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為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為至推其本則禮義之所以養其心者故在也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為而彼之久為又豈非學者之罪哉

嘗謂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古今之異蓋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實與之其德六曰智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是於學者日用起居飲食飲之間既無事而非學於其羣居修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為用而無所偏廢此

先王之世所以人材眾多風俗美盛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國家建立學官周備海內其所以望於天下之士者豈不亦若先王之志而學者無以識其指意之所在於其日用之間既設設而不知所以學其羣居講習之際又不過於割裂裝綴以為能而莫或知其終之無所用也是以其趨日以卑陋而唯利祿之知幸而一二傑然有意於自立者則又或窮高極遠而不務力行之實或循常守舊而不知其義理之所以然也是以其說常倚於一偏而不得以入於聖賢之域於是時也異端雜舉之士阿世徇俗之流又或鼓其乖妄之說而乘之嗚呼吾道之亡特民之乘彘有不可得而絕滅者耳

周禮三德說○或問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何也曰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舉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強志力行奮德廣業之舉行則理之所當為日可見之迹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為者也至德以爲德以知逆惡則無愧於仲車之徒是已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爲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為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爲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於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何也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修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於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因非教者所得而預言也唯孝德則其事為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為友順之曰以詳教之以爲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况其又能即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泝其源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爲教也亦然而已詳

三代盛時自家以達於天子諸侯之國莫不有學而自天子之元子以至於士庶人之子莫不入焉則其士之處於學官者宜數十倍於今日而考之禮典未有言其費出之所自者豈當時爲士者其家各已受田而其入學也時故得以自食其食而不仰給於縣官也歟至漢元成間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增學官弟子至不復限以員數其後遂以用度不足無以給之而至於罷夫謂三千人者聚而食於孔子之家則已妄矣然養士之需至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則亦豈可不謂難哉蓋自周衰田不非授人無常產而爲士者尤厄於貧反不得與爲農工商者齒上之人乃欲聚而教之則彼又安能終歲糗飯而學於我是以其費雖多而或取之經常之外勢固有所不得已也

學校貢舉私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早夜孜孜唯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焉見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為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為法制之密又足以為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為法不然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其弊則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為教之得失蓋皆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甯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能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於制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入道所當為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為增益而欲為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為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胥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為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為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向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於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不變而欲變之又不可不以其漸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額之半而又折其半以為德行之科如解額百人則以二十五人為德行科蓋法行之初恐考明立所舉德行之日如八行專委逐縣令佐從實搜訪於省試後保明津遣赴州守俸審實保明中部於當年六月以前以禮津遣限本年內到部撥入太學而優其廩給仍免課試長貳以時延請詢考至次年終以次差充大小職事又次年終擇其尤異者特薦補官餘令特起明年省試比之他人倍其取入分數如餘人二十取一則此科十而殿試各升一甲其不中人且令住學以俟後舉其行藝有虧學術無取舉者亦當議罰則士知實行之可貴而不專事於空言矣所以必能詩賦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詩賦又空言之尤者其無益於設教取士章章明矣今當直能無可疑者如以習之者衆未欲遽罷則限以三舉而選其取人之數俟其為之者少而後罷之則亦不駭於俗而其弊可革矣所以必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者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為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況今樂經亡而禮經缺二戴之記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焉蓋經之所以為教者已不能備而治之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

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則於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於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時務之大者如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謀刑法之屬亦皆當世所須而不可闕皆不可以不之習也然欲其一旦而盡通則其勢將有所不能而卒至於不行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故今欲以易書詩為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之禮為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為一科而酉年試之為其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一論則分諸子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則計如荀子論衡王韓者莊之屬及本朝諸家文字當策則諸史時務亦然一科通經為一科通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為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為一科新唐書五代史為一科通典為一科以次分年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為當世之用矣其治經必專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於人之一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奧爾雅而不可以臆斷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故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謬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其是則為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注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為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主司不唯不知其謬乃反以為工而置之高等習以成風轉相祖述慢侮聖言日以益甚名為治經而實為經學之賊號為作文而實為文字之妖不可坐視而不正也今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為主令應舉人於家狀內及經義卷子第一行內一般開說將來答義則以本說為主而旁通他說以辨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牽己意而必有據依矣其命題所以必依章句者今日治經者既無家法其穿鑿之弊已不可勝言矣而主司命題又多為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於所當斷而反連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大抵務欲無理可解無說可通以觀其倉卒之間趨附離合之巧主司既以此倡之舉子亦以此和之平居講習專務裁剽經文巧為簡衍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為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不止於家法之不立而已也今後出題須依章句不得妄有附益裁剽如有故違糾舉則則主司不敢妄出怪題而諸生得守家法無復敢肆妖言矣又按前賢文集策問皆指事設疑據實而問多不過百十字今但條陳所問之疑略如韓歐諸集之為者則亦可以觀士子之管學矣其必使答義者通貫經文條陳衆說而斷以己意者其說已略其於家法之條矣蓋今日經學之難不在於治經而難於作義大抵不問題之大小長短而必欲分為兩段仍作兩句對偶破題又須借用他語以暗貼題中之字必極於工巧而後已其後多者三二千言別無他意不過止是反復敷衍破題兩句之說而已如此不唯不成經學亦復不成文字而使學者卒歲窮年枉費日力以從事於其間甚可惜也欲更其弊當更寫卷之式明著問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約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又次旁列他說而以己意反復辨析以求至當之

歸。但令直論聖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實，不必如今日經義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每道止限五六百字以上，則雖多增所治之經，而答義不至枉費辭說，日力亦有餘矣。其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謬濫之思，以塞利誘之塗者。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爲義而不爲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仁宗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真可爲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嘗是時，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甯以來，此法浸壞，師生相視，漠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祇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恥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爲人師者，以爲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義，以教訓其學者，而又考察諸州所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爲虛設，而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爲而至矣。至於取人之數，則又嚴爲之額，痛減分數，嚴立告賞，以絕其冒濫。其諸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充，而責以教導之實，則州縣之學，亦稍知義理之教，而不但爲科舉之學矣。至於制舉，名爲賢良方正，而其實但得記誦文詞之士，其所投進詞業，亦皆無用之空言，而程試論策，則又僅同覆射兒戲，初無益於治道。但爲仕官之捷徑而已。詞科則又習於詔誥誇大之詞，而競於駢儷刻雕之巧，尤非所以爲教。至於武舉，則其弊又不異於儒學之陋也。欲革其弊，則制科當詔舉者，不取其記誦文詞，而取其行義器識，能去詞業六論，而直使待對於廷，訪以時務之要，而不窮以隱僻難知之事，詞科則當稍更其文字之體，使以深厚簡嚴爲主，而能以辨析利害，敷陳法度爲工。武舉則亦使學官放經義論策之制，參酌定議，頒下武經綱要等書，而更加討論，補其遺逸，使之誦習而立其科焉。則庶乎小大之材，各得有所成就，而不爲俗學之所病矣。夫如是，是以教明於上，俗美於下，先王之道，得以復明於世，而其遺風餘韻，又將有以及於方來，與夫規規然固守末流之弊法，而但欲小變一二於其間者，利害相絕，固有間矣。草茅之慮，偶及於此，故敢私記其說，以爲當路之君子，其或將有取焉。

### 朱子學歸卷二十二

#### 教化

朱子曰：童蒙之學，始於衣服冠履，次及語言步趨，次及灑掃涓潔，次及讀書寫文字，及有雜細事宜，皆所當知。今逐目條列，名曰童蒙須知。若其修身治心，事親接物，與夫窮理盡性之要，自有聖賢典訓，昭然可考。當次第曉達，茲不復詳著云。

衣服冠履第一 ○大抵爲人，先要身體端整。自冠巾衣服鞋襪，皆須收拾愛護，常令潔淨整齊。我先人常訓子弟云：男子有三緊，謂頭緊、腰緊、腳緊。頭謂頭巾，未冠者總髻，腰謂以條或帶束腰，腳謂鞋襪。此三者要緊束，不可寬慢。寬慢則身體放肆，不端嚴，爲人所輕賤矣。凡著衣服，必先提整衿領，結兩衽，紐帶不可令有闕落。飲食照管，勿令污壞，行路看顧，勿令泥漬。凡脫衣服，必齊整摺疊箱篋中，勿散亂頓放，則不爲塵埃雜穢所污，仍易於尋取，不致散失。着衣既久，則不免垢膩，須要勤勤洗滌，破綻則補綴之，儘補綴無害，只用完潔。凡盥面必以巾帕遮護衣領，捲束兩袖，勿令有所溼。凡就勞役，必去上簡衣服，只着短便，愛護勿使損污。凡日中所着衣服，夜臥必更，則不藏蟲蚤，不即敝壞，苟能如此，則不但威儀可法，又可省費衣服。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雖意在以儉化俗，亦其愛惜有道也。此最飭身之要，毋忽。

語言步趨第二 ○凡爲人子弟，須要常低聲下氣，語言詳緩，不可高言喧鬧，浮言戲笑。父兄長上有所教

督。但當低首聽受。不可妄自議論。長上檢責。或有過誤。不可便自分解。姑且隱隱。久卻徐徐細意條陳。云此事恐是如此。向者當是偶爾遺忘。或曰當是偶爾思省未至。若爾。則無傷。惟事理自明。至於朋友分上。亦當如此。凡聞人所為不善。下至婢僕違過。宜且包藏。不應便爾聲言。當相告辭。使其知改。凡行步趨。須是端正。不可疾走跳躑。若父母長上。有所喚召。卻當疾走而前。不可舒緩。

灑掃清潔第三。凡為人子弟。當灑掃居處之地。拂拭几案。常令潔淨。文字筆硯。凡百器用。皆當嚴肅整齊。頓放有常處。取用既畢。復置元所。父兄長上坐起處。文字紙硯之屬。或有散亂。當加意整齊。不可輒自取用。凡借人文字。皆置簿錄諸名。及時取還。窗壁几案文字。不可書字。前輩云。壞筆汚墨。瘵子弟職。書几書硯。自歸其面。此為最不雅潔。切宜深戒。

讀書寫文字第四。凡讀書須整頓几案。令潔淨端正。將書冊整齊頓放。正身體。對書冊。詳緩看字。子細分明。讀之。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謂讀得熟。則不待解說。自曉其義也。余嘗謂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不看你。心既不散。則口不誦。決不能記。記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豈不到乎。凡書冊須要愛護。不可損污。瀋陽江祿嘗讀宋竟。雖有急。必待掩束整齊。然後起。此最為可法。凡寫文字。須高執墨錠。端正研磨。勿使墨汁汙手。高執筆雙鉤。端楷書字。不得令手楷書。凡寫字。未問寫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筆一畫。盡正分明。不可潦草。凡寫文字。須要子細看本。不可差誤。

雜細事宜第五。凡子弟須要早起晏眠。凡喧鬧鬪爭之處。不可近。無益之事。不可為。謂如賭博。賭錢。弄筆。弄墨。凡此等事。皆無益。不可為。

凡飲食有則食之。無則不可思。索但粥飯充飢。不可闕。凡向火勿迫。近火傍。不惟舉止不佳。且防焚蒸衣服。凡相揖。必折腰。凡對父母長上朋友。必稱名。凡稱呼長上。不可以字。必云某丈。如弟行者。則云某姓某丈。凡出外及歸。必於長上前作揖。雖暫出亦然。凡飲食於長上之前。必輕嚼緩嚥。不可聞飲食之聲。凡飲食之物。勿爭較多少。美惡。凡侍長者之側。必正言拱手。有所問。則必誠實對。言不可妄。凡開門揭簾。必徐徐輕手。不可令震驚響。凡坐必敬身。勿廣占坐席。凡侍長上出行。必居路之右。住必居左。凡飲酒不可令至醉。凡如廁。必去上衣。下必浣手。凡夜行。必以燈燭無燭。則止。凡侍婢僕。必端嚴。勿得與之嬉笑。執器皿。必端嚴。惟恐有失。凡危險。不可近。凡道路遇長者。必正拱手疾趨而揖。凡夜臥。必用枕。勿以疑衣覆首。凡飲食。舉匙必置筯。舉筯必置匙。食已。則置匙於案。雜細事宜。品目甚多。姑舉其略。然大概具矣。凡此五篇。若能遵守不違。自不失為謹愿之士。必又能讀聖賢之書。恢大此心。進德修業。入於大賢君子之域。無不可者。汝曹宜勉之。

跋程董二先生學則。凡學於此者。必嚴期望之儀。其日味爽。直日一人至。擊板。始聲。成起盥漱。總歸衣冠。再聲。皆着深衣。或涼衫。升堂。師長帥弟子。詣先聖像前。再拜焚香。訖。又再拜退。師長西南向立。諸生之長者。率以次東北。再拜。師長立而扶之。長者一人。前致辭。訖。又再拜。師長入於堂。諸生以次環立。再

拜。退各就案。

謹晨昏之令。常日擊板如前。再聲。諸生升堂序立。俟師長出戶立定。皆揖次。分兩序。相揖而退。至夜將寢。擊板。會揖如朝。會講。會茶。亦擊板如前。朝揖會講。以深衣。或涼衫。餘以道服。褙子。居處必恭。居有常處。序坐以齒。凡坐必直身正體。毋箕踞傾倚。交脛搖足。疑必後長者。既寢。勿言。當盡勿疑。

步立必正。行必徐。立必拱。必後長者。毋背所尊。毋踐闕。毋跛倚。視聽必端。毋淫視。毋傾聽。言語必謹。致詳審。重然諾。肅聲氣。毋輕毋誕。毋戲謔。誼諱。毋及鄉里人物長短。及市井鄙俚無益之談。容貌必莊。必端嚴。疑重勿輕易放肆。勿驕豪。狠傲。勿輕有喜怒。衣冠必整。勿為詭異。華靡。毋致垢弊。簡率。雖燕處。不得裸袒。露頂。雖盛暑。不得輒去鞋襪。飲食必節。毋求飽。毋貪味。食必以時。毋耽酒食。非節假及尊命。不得飲。飲不過三爵。勿至醉。出入必省。非尊長呼喚。師長使令及己。有急幹。不得輒出學門。出必告。反必面。出不易方。歸不踰期。讀書必專一。必正心肅容。謹記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須成誦。遍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務泛觀。毋務強記。非聖賢之書。勿讀。無益之文。勿觀。寫字必楷敬。勿潦草。勿欹傾。

凡業必整齊。位置有倫。簡帙不亂。書筒衣篋。必謹。扇。室室必潔淨。逐日直日。再擊板如前。以水灑堂上。良久。以箒掃去塵埃。以巾拭几案。其餘悉令齋僕掃拭之。別有穢汗。悉令掃除。不拘早晚。相呼必以齒。年長者。以父十年長者。以兄。年相若者。以字。勿以爾汝。書問稱謂亦如之。接見必有定。凡客請見師。坐定。直日擊板。諸生始具服。升堂。序揖立侍。師長命之。退則退。若客於諸生中。有自欲相見者。則見師長。就其位見之。非其類者。勿與親狎。修業有餘功。游藝以適性。彈琴。習射。投壺。各有儀矩。非時勿弄。博奕。鄙具。不宜觀學。使人莊以怨。而必專所聽。擇謹愿勤力者。莊以臨之。恕以待之。有小過者。訶之。甚則白於師長。懲之。不俊。衆業師長道之。不許直行己意。苟日從事於斯。而不敢忽。則入德有方。庶乎其近矣。跋曰。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况於家塾。黨序。遂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羣居終日。德進業修。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由此故也。番陽程端蒙。與其友生董銖。共爲此書。將以教其鄉人子弟。而作新之。蓋有古人小學之遺意。余以爲凡爲岸塾之師者。能以是而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將復見於今日矣。於以助成。后王降德之意。豈不美哉。

增損呂氏鄉約。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有齒







若使其年齒尚少，容貌未衰者，各歸本家，聽從尊長之命，公行媒妁，從便婚嫁，以復先王禮義之教，以符人道性情之常，息虛佛之妖言，革淫亂之汚俗，豈不美哉。

勸農文○今以中春之月，祇率典常，躬載酒食，出郊行田，延見一二父兄，同舉此觴，父兄其強食自愛，謹身循理，以教子弟，使之孝敬父母，慈愛骨肉，和睦鄉鄰，救災恤患，輸納苗稅，畏懼公法，專心致力，於農桑之務，而勿為飲博遊惰，爭鬪論訟，一切非理違法之事，以陷刑辟，其子孫之敬秀者，則又教令讀書講學，使知先王禮義之教，既以上副國家，長育人才之意，而爾之門戶，亦將與有榮焉。

朱子學歸卷二十三

詩教

朱子曰：頃以多言害道，絕不作詩。兩日讀大學，誠意章有感，至日之朝，起書此以自箴，蓋不得已而有言云：○神心洞元，鑒好惡審薰，稽云何反自詛，因默還包羞。今辰仲冬，節愍歎得隱憂，心知一寸光，豈彼重泉幽。明來自茲始，森陰逸難留，行迷亦已遠，及此旋吾輟。

仁術○在昔賢君子，存心每欲仁，求端從有術，及物豈無因。惻隱來何自，虛明覺處真，擴充從此念，福澤遍斯民。入非倉皇際，牽牛蠶棘反，向來看楚越，今日備吾身。

開善決江河○大舜深山日，靈襟保太和，一言分善利，萬里決江河。可欲非由外，惟聰不在他，勇如爭赴壑，進豈待盈科。學海功難並，防川患益多，何人親祖述，耳順肯同波。

奉酬敬夫贈言並以為別○我昔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龜，要眇難名論。謂有甯有迹，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自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測，惕然初不煩。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涓涓始欲遠，已被黃流吞。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共無斁，此語期相敦。

故思室作示諸同志○吏局了無事，橫舍終日閑，庭樹秋風至，涼氣滿窗間。高閣富文史，諸生時往還，縱談忽忘倦，時觀非云懶。詠歸同與點，坐忘庶希顏，塵累日以銷，何必棲空山。

病中呈諸友○窮居值穰穰，抱疾獨齋居，行稀草生徑，一雨復旬餘。交親各所營，曠若音塵疎，始悟端居樂，復理北窗書。讀誦興已闌，起坐方踟躇，綠樹滿空庭，策策涼颼初。良時不復停，煩若未云祛，還思對君子，日夕色軒車。

齋居感興二十首○余讀陳子昂感遇詩，愛其詞旨幽遠，音節豪宕，非當世詞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碧水碧，雖近乏世用，而實物外難得，自然之奇寶，欲效其體，作十數篇，頗以思致平凡，筆力萎弱，竟不能就，然亦恨其不精於理，而自託於仙佛之間，以為高也。齋居無事，偶書所見，得二十篇，雖不能探索微眇，追迹前言，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言亦直而易知，既以自警，且以貽諸同志云：○昆侖大無外，旁礴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極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為我重指掌。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絃中，前際既無始，後際那有終。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驚盲聾。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冰亦焦火，淵淪復天飛。至人乘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神光燭九垓，元思徹萬微，塵編今寥落，歎息將安歸。靜觀靈臺妙，萬化此從出，云胡自癡穢，反受衆形役。厚味粉未頤，姦姿坐傾國，崩奔不自悟，馳鶩靡終畢。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所祈詩，徐方御宸極。涇舟膠楚澤，周網已陵夷，况復王風降，故宮黍離離。元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以黯，反袂空漣洏。漂淪又百年，僭侯荷荷珪，王章久已喪，何復嗟歎為。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乃迷先幾。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茲穢，五族沉忠良。青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凶悻，炎精遂無光。桓桓左將軍，仗鉞西南疆，伏龍一番龍，鳳雛亦飛翔。祠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魏，後賢盡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晉陽啓唐祚，王明紹集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塵聚瀆天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淫毒穢宸極，唐儀燔蒼穹，向非狄張徒，誰辦取日功。云何歐陽子，乘筆迷至公，唐禮亂周紀，凡例孰此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蒙。朱光徧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文明味

講獨得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綿綿，掩身事齋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絕彼柔道牽。微月墮西嶺，爛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太一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三辰還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滅無邊方。放助始欽明，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猶歎歎日躋，程穆歌敬止，戒榮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吾聞包犧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仰觀元軍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嶺然千古存。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勤行當不息，敬守思彌敦。大易隱象隱，詩書簡編訛，禮樂剝交喪，春秋魯魯多。堯空寶匣，絃絕將如何，興言理徐韻，龍門有遺歌。聖子既居，顏生弟四勿，竹日子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綱，偉哉鄒孟氏，雄辨極馳騁，換存一言要，為爾報聖。

丹青著明法，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

獨衣錦思尚綱，偉哉鄒孟氏，雄辨極馳騁，換存一言要，為爾報聖。

多堯空寶匣，絃絕將如何，興言理徐韻，龍門有遺歌。聖子既居，顏生弟四勿，竹日子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綱，偉哉鄒孟氏，雄辨極馳騁，換存一言要，為爾報聖。

除無人說所。元亨播華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世人逞私見，覺智道彌昏。豈若林  
 居子，幽探萬化原。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元命祕，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丹圭  
 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跡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距能安。西方論綠葉，車車喻翠松。流  
 傳世代久，梯接凌虛虛。願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願彼榛蕪途。誰  
 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聖人司教化，爨序育羣材。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鼓既昭陳，人文亦霽開。  
 云何百代下，學絕教養乖。羣居競葩藻，爭先冠倫魁。淳風反淪喪，擾擾胡爲哉。童蒙貴養正，孫弟乃其  
 方。鷄鳴成盥櫛，問訊謹暄涼。奉水勤播灑，擁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劬書劇嗜炙，見惡逾探  
 湯。庸言戒謹誼，時行必安詳。聖途雖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志於學，及時起高翔。哀哉牛山木，斤斧日  
 相尋。豈無萌蘖在，牛羊復來侵。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欲互攻奪，孤根孰能任。反躬良其背，肅容正  
 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穹林。元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潛溫。彼哉夸毗子，咕囁  
 徒啾喧。但逞言辭好，豈知神聖昏。曰余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  
 卜居○卜居屏山下，俯仰三十秋。終然村墟近，未愜心期幽。近聞西山西，深谷開平疇。芴茨十數家，清川  
 可行舟。風俗頗淳樸，曠土非難求。舊指三徑資，往遂一壑謀。伐木南山巔，結廬北山頭。耕田東溪岸，濯足  
 西溪流。朋來即共懽，客去成孤遊。靜有山水樂，無身世憂。著述俟來哲，補過希前修。茲焉暮暮景，何必  
 營菟裘。

天○氣體蒼然故曰天，其中有理是爲乾，渾然氣理流行際，萬物同根此一源。  
 鬼神○鬼神即物以爲名，屈則無形伸有形，一屈一伸端莫測，可窺二五運無停。  
 命○妙合之機不暫停，自然氣化與流形，原於妙合名爲命，即此而思得性靈。靜思二五生人物，新者  
 如源舊者流，流自東之源不息，始終聚散即斯求。  
 性○謂之性者無他義，只是蒼天命理名，論性固當惟論理，談空求理又非真。  
 心○性外初非更有心，只於理內別虛靈，虛靈妙用由斯出，故主吾身統性情。  
 情○謂之情者無他思，只是吾心初動機，又把動時分析出，入當隨發察其幾。  
 意○意乃情專所主時，志之所向定於斯，要須總驗心情意，一發而俱性在茲。  
 道○如何率性名爲道，隨事如由大略行，欲說道中條理具，又將理字別其名。  
 中庸○過兼不及總非中，離卻平常不是庸，庸字真將容易看，只斯爲道用無窮。  
 太極圖○性載其源學失真，異端投隙害彌深，深原氣稟山無極，只此一圖傳聖心。  
 先天圖○不待安排自整齊，只緣太極本如斯，試將萬事依圖看，先後乘除可理推。  
 動靜之間起至微，終日欬嗽看不足，其中間處是真機。  
 學○軻死如何道乏人，緣知學字不分明，先除功利虛無習，盡把聖言身上行。  
 困學○葆真安心苦覺心，捐書絕學費追尋，困衡此日安無地，始覺從前枉寸陰。困學工夫豈易成，斯

名獨恐是虛稱，傍人莫笑標題誤。庸行庸言實未能。  
 體用○體用如何是一源，用猶枝葉體猶根。當於發處原其本，體立於斯用乃存。  
 西銘○人因形異種私根，不道其初同一源。直自源頭明說下，盡將父母屬乾坤。  
 仁○心無私泮與天同，物我乾坤一本中。隨分而施無不愛，方知仁體合言公。義兼禮智由仁出，接物  
 當先主在仁。方有四端隨用發，譬之四序始於春。天理生生本不窮，要從知覺驗流通。若知體用元無  
 間，始笑前來說異同。  
 居敬○大哉程子明居敬，千聖同符入德門。試把功夫橫豎看，總來不出欲斯存。但得心存斯是敬，莫  
 於存外更加功。殷勤夫子明斯意，約禮之時已在中。  
 靜○心惟動與靜相乘，當靜之時乃動源。所以功夫先要靜，動而無靜體難全。莫專靠靜偏於靜，須是  
 深加格物功。事到理明隨理去，動常有靜在其中。  
 致此○此心原自有知存，氣蔽其明物又昏。漸漸剔開昏與蔽，一時俱透理窮源。  
 克己○本體元來只是公，自將私意混其中。雖顏造聖無他事，惟在能加克己功。莫道公私未判然，自  
 憂一日用功難。便隨明處猛分擺，志在希顏即是顏。寶鑑當年照膽寒，向來埋沒太無端。祇今垢盡明  
 全見，還得當年寶鑑看。  
 戒謹恐懼○防慾當施禦寇功，及於未至立崇墉。常求四者無他法，依舊同歸主敬中。  
 求放心○不察予心重似雞，更兼放處只緣私。纔知用理維持際，不待追求便任茲。  
 下學上達○學在事時斯是理，盡於事上每尋思。但令下學功夫到，上達之機便自知。  
 夜氣○理則無形氣是乘，氣隨夜息理斯存。息時無感猶當驗，豈不能清夜亦昏。  
 體認○雖云道本無形象，形象原因體認生。試驗操存功熟後，隱然常覺在中明。  
 喚醒○爲學常思喚此心，喚之能熟物難昏。昏自覺中如失，猛省猛求明則存。  
 爲人○辛勤盡作求聞計，沾得過情聲譽來。自外而觀爲可喜，此心已失實堪哀。  
 三省○曾子尚憂三者失，自吾日致省身功。如何後學不深察，便欲傳心一唯中。用功事上實根源，三  
 省真傳入道門。理即是心隨事顯，事能盡理始心存。  
 十五志學○工夫一進十年期，斷自聖言當致思。豈不欲人躋聖速，只緣科級蓋如斯。  
 小學○灑掃庭室職是供，步趨唯諾備儀容。是有理今休問，敬謹端詳體立功。  
 存心○功夫但欲存心爾，底事存心條緒多。直使聖賢更剖析，只緣私意費消磨。  
 養性○性初不假增加力，養字原非別用功。只要關防并省察，莫要私意害其中。  
 心之官則思○一身胡屬此心微，只爲能思擇所爲。底事虛靈成暗塞，獨於物欲用其思。  
 莫知其鄉○此心活動元無定，或出他鄉入此鄉。猛省不知誰是主，只因操舍有存亡。存以公兮亡以  
 私，存亡恍惚忽動時。機莫教事過方纔省，辨析須嚴念慮微。

人心道心○自從載籍傳流後。此是論心第一條。剖析精明為訓切。如何心學尚寥寥。因形與理別。心其實隨形有存。幾與理遠。形獨用便為物欲理皆昏。莫道惟危便為惡。只緣衆欲起於形。常須急把理來救。亦要少從危處行。

知天命○假借立言雖似是。知非我出枉勞功。苟從立志循而得。方信真知味不同。

故者以利害為本○論性無非日用間。何須虛誕與深艱。昭昭萬事皆其理。只是功夫欲艱難。

參前倚衡○理隨心見不曾離。苟有斯心便在茲。果似有形君信否。用心熟後自能知。

汶上○仕非其地常無仕。此事還他德行人。彼以勞逸吾自遊。丈夫無欲氣常伸。

山徑之蹊○苟能用力可充微。一息皆忘功便虧。老矣方知深自警。幾番茅塞徑之蹊。

不能使人巧○學求入處須師授。此外難為盡業師。但向行時無息處。進前曲折自能知。

觀瀾○眇然方寸神明舍。天下經綸具此中。每向狂瀾觀不足。正如有本出無窮。

良知○孩提自幼良知發。此日心蒙尚未開。既壯蒙開趨物欲。良心反喪亦哀哉。

動心忍性○不當拂處常逢拂。不合空時亦至空。處順不如常處逆。動心忍性始成功。因窮拂動雖天

意如舜何須增不能。上知雖明事之理。也須親到事中行。

芻蕘悅口○食中有味知斯悅。知是能加咀嚼功。行處心安思慮得。餘甘常溢齒牙中。

先難○為學須教效自形。但專一意使功深。哀哉狹隘頻求效。仰止仁人後獲心。

謹獨○為學無功由間斷。其如間斷費關防。方知謹獨功誠切。多是此時心易忘。

鸞飛魚躍○此理充盈宇宙間。下窮魚躍上飛鸞。飛斯在上躍斯下。神化孰尸本自然。神化孰尸本自

然。盡將此意反而觀。試將事上深加察。縱著些私便不安。

勿忘勿助長○忘則無功助則私。不助不助正斯時。是中體段須當察。便是鸞飛魚躍機。

樂在其中○夫子亦將貧對樂。只因人苦處貧難。苟非天理能推啟。只向私心重處安。

不改其樂○已私既克本心存。到處逢源與理行。不待有心求樂道。此心之樂自然生。

逝者如斯○如何物卻能形道。只為皆存理一端。偶感斯川存助理。故言逝者可同觀。岷源萬古只如

斯。東注曾無間斷時。後學不因川上嘆。安行體用亦難窺。

牛山○此心此理自天根。不待栽培觸處生。只要關防人欲伐。莫須著意察滋萌。

任重○氣無強弱志為先。努力便行休放肩。推得一藩難境界。便添脊背一番堅。

萬物皆備於我○萬物當須以理觀。不離太極是其源。故須萬類皆我具。只為中心太極存。

難言○難言非謂不容言。謂狀其中體段難。須是從成天地寒。卻將正直反而觀。

四五十無間○聖人接物本於仁。罕以深言拒絕人。不足畏辭嚴且甚。急將此意省吾身。

九思○人之進學在於思。思則能知是與非。但得用心純熟後。自然發處有思隨。

辭達而已○方識聖門辭達旨。作文之法在其中。但將正意由辭出。此外徒勞苦用功。因辭可以驗人

心地開明辭必明。試把正人文字看。何許巧滯與根深。

君子去仁○誰云貧賤人難處。只為重輕權傾持。約謂耕莘皆往轍。聖賢不法我何歸。

就有道而正○差以毫釐大亂真。苟差就正墮終身。不惟枉費窮年力。反作滔天禍世人。

出門如見大賓○凜然敬立體斯存。容貌常如見大賓。此是聖門持守法。必須心在可為仁。

必有鄰○德者人心之所同。苟能有德類斯從。不須閉戶嗟寥落。但立誠心自用功。

竹點○春服初成履歷遲。步隨流水玩清漪。微吟緩節歸來晚。一任輕風拂面吹。

浴沂○只就吾身分上思。相呼童子浴沂歸。更無一點閒思想。正是助忘俱勿時。

言志○莫道車裘事亦輕。仲由勇義乃能行。欲知其微為難易。試把車裘驗世情。

斐然成章○學須隨器有成形。方可裁中設率繩。假借變移無定止。縱逢大匠亦何成。

安仁利仁○語利猶能安則難。且從利做莫空安。懸知等級無他義。去盡私心只一般。

一貫○一貫明言忠與恕。教人之意已昭然。當於用處求其一。慎勿懸空想聖賢。

卓爾○顏淵不日趨於化。此境甯容末學知。細讀師言強思索。獨於博約語無疑。

聞知○見固能知聞亦知。雖聞如與見同時。只緣一本元無二。千聖已亡心在茲。

絕四○在人四者要皆無。絕盡聖心天與俱。敢爾單提希聖術。力除私欲是功夫。

莫我知也夫○心即是天。天即理。無行不與理相隨。故言惟有天知我。天豈真如人有知。天怨人尤兩

不形。欲然下學是功程。了無可使人知處。盡日相酬理與心。聖心端似涉修踐。俛首無言但疾馳。學者

須常存此意。自能退絕為人私。

子欲無言○妙道皆形日用間。即斯可見不須言。試將天象明人事。希聖功夫萬古存。

吾無隱乎爾○聖道雖云妙莫窺。初非恍惚與希夷。分明說在吾行處。後學無於行外思。

化○春冰融盡絕漸微。徹底冰壺獨萬幾。靜對春風感形化。聖心體段蓋如斯。從心所欲皆天理。具體

顏淵能不能。所謂不思并不勉。舜由仁義即非行。

吾知免夫○常懷四體昊天恩。自是冰淵恐懼深。一息尚存憂未免。死而後已即斯心。

博約○事來身向禮中行。事過將心去。學文局定更無他。罅隙得斯二者老吾身。

事天○皇天命理以為人。理有存亡繫我心。存養上還天所賦。終身履薄以臨深。

偶題○門外青山翠紫堆。幅巾終日面崔嵬。只看雲斷成飛雨。不知雲從底處來。壁開蒼峽吼奔雷。萬

斛飛泉湧出來。斷梗枯槎無泊處。一川寒碧自縈回。步隨流水覓溪源。行到源頭卻惘然。始悟真源行

不到。倚筇隨處弄潺湲。

觀書有感○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昨夜江邊春水

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仁○天地本來生物心。先儒特指此為仁。五行運轉功歸木。四序周流氣屬春。一膜不通身且痺。寸私未

去道非純。有能克己工夫。腔子中間隱隱真。○現有當為在必為事。皆當處得其宜。當非以道窮窮忍。身可成仁。死莫辭。取子截然分界限。是非斷不謬。毫釐要知此道。觀元化。天地嚴凝肅殺時。

○天澤初分。禮已基。三千三百持其儀。分山父子君臣定。恭豈聲音笑貌為。理在人心陰有節。民知天則犯無思。聖門問曰皆根底。四勿當先克己私。

○察慧為明。類管窺。此惟公是與公非。事行無事惡乎鑿。知極先知覺自微。明德功夫山格物。窮神造化可研幾。始條理至終條理。入聖優於聖城歸。

○有諸己者。若為名道。在參前與倚衡。尤是四端非外。雖一理與俱生。五行主以中央土。萬善歸於此。誠實理流通。該造化。天何言處。四時行。

○實理根源。帝降衷。渾然太極具胸中。不思不勉聖而化。則著則形。天者融。一性毫釐無矯揉。兩間化育妙流通。學知未造斯誠地。主一功夫要擴充。

○虛靈知覺。本無私。物誘其間易轉移。理義擴充無限量。賢愚異向只毫釐。精神收斂歸方寸。功用彌綸極兩儀。一念少差微亦顯。誰云暗室可容欺。此身有物宰其中。虛微靈臺萬境融。敏自至微充則大。寂然不動感而通。五官本以思為主。一竅須防慾外攻。不睹不聞穹壤隔。盡於謹獨上加工。

○進德功夫。邇尋常。惺惺地。主吾心。精神收斂。敬天常在。氣象森嚴。帝實臨。文者在宮。先致肅。堯雖至聖。尚能欽。帝王心法。皆由此。學者須盡用力深。

○此性凝於二五。精天之命。我本來純。只因氣質分清濁。遂使賢愚有等倫。誠則踐形非用力。學能克己始為仁。盡人盡物皆吾事。本本元元祇一真。

○未發之時。皆是性。動而感物乃為情。欲如可欲。仁非遠。思或妄思。邪易生。萬想不搖。心正大。四端既發。善流行。隄防意馬。如防寇。謹獨功夫。要講明。

○二五之精。判混元。厥初本體自純全。配乎是道。生乎義。惟則皆人。養則天。平日清明常不撓。兩儀充塞。浩無邊。死生禍福。誰能攝。聽命於心。即聖賢。

○方寸中間。微兩儀。規模全在立心時。希賢希聖。惟吾適。行帝王視所之。有則竟成功。易集。儲而無立事難為。始焉趨向。尤當辨。舜驥其徒。易背馳。

○賦子皆原造化。功胡為定。分香雜。窮性根於我。元無異。氣稟之天。有不同。道在何須言。壽夭。身修只合任窮通。聖賢順受。無非正義。在當為命在中。

○方寸中間。貫兩儀。五事本乎思。慎慎合謹。朋從戒。聖聖無忘。內省時。理欲兩端。分界限。聖狂異向。只毫釐。思誠若達。何思地。不問生知與學知。

○萬事皆從有意。生念頭。纔起是根萌。聖能毋我先應絕。學欲正心。須自誠。百慮經營。行此志。一機成發。屬乎情。濂溪不去。窗前草。此意分明。養得成。

○粉華補遺。性善情外。樂何如內。樂真。禮義悅心。裏有得。窮通安分。道常伸。曲肱自得。宜尼趣。陋巷何嫌。顏子貧。此意相關。對語。濂溪庭草。一般春。

○富貴何須。內外求。樂天知命。本無憂。事關職分。思無曠。德在吾身。思不修。流涕賈生。深淡。慮。擗眉杜老。為唐愁。困心衡慮。終無益。療病還須。藥必瘳。

○鐵壁金城。硬脊梁。夜流劍氣。凜寒芒。三軍莫奪。匹夫志。九鼎難摧。壯士腸。毅若參乎。宜有勇。慾如根也。豈為剛。要須集。義功夫。到。血氣何如。志氣強。

○溫和如玉。益如春。義理薰蒸。淑此身。粹德常存。鄉善士。嘉猷樂入。國良臣。但推寬厚。慈祥意。肯作脂韋。軟媚人。張禹孔光。何等習。巧言令色。鮮其仁。

○正體原從。不倚生。亭亭當。當理分明。帝王相投。皆惟一。夫婦雖愚。可與行。載在義經。推二五。寓諸麟史。即權衡。果能此道。經斯世。天地中間。掌樣平。

○事物秤量。易一偏。權為善。用乃為權。一心酬酢。中常主。萬變縱橫。理自然。不是反經。求合道。要非膠柱。可調弦。若將變化。參乾道。正氣流行。四序遷。

○萬事根源。肇自微。當知微者。著之幾。安危理勢。乘除頃。禍福機械。倚伏時。智者未形。先預料。常情已著。鮮能知。茫茫善利。尤當辨。舜跖其徒。易背馳。

○太極中涵。注生分。六君子者。得心得心。無形超出。流行表。不物來從。有物先。龍負龜呈。開妙蘊。鸞飛魚躍。會真。空經綸。一息無。斯道圓。蓋方輿。特塊然。

○此德根於。此性真。四端萬善。足吾身。出窟似。舜天之合。懋敬如。湯日又新。細行不。矜。珪有玷。寸私無累。玉其純。雲行雨。施乾元。普。宇宙中間。物物春。

○天德胚胎。自渾淪。乾分四者。可名言。元工肇始。斯仁普。亨道為。通庶類。審。利則有。華皆就。實。貞而無物。不歸根。流行四序。周而始。試貫其中。是本源。

○四者本無。端可窺。一機感發。善隨之。欲知本體。胚胎處。著在良心。發現時。情動始。能視。朕兆。性初元。自有根基。火燃泉達。充而廣。此理生。生無盡機。

○一物中間。一理存。欲窮是理。見須真。川流不息。應知道。穀種能生。始驗仁。製錦可觀。為邑者。新輪能悟。讀吾人。此身有物。先須格。萬物從來。備我身。

○宵貌均之。造化功。聖惟和。順積諸躬。聲而為。律身為度。目自能。明耳自聰。但見從。容時中道。何須踞。履上加功。物皆各盡。天然則。一理純乎。四體充。

○以極為中。義未安。示民標準。有相關。萬殊本。本元元地。一理淳。淳當當。問。棟木在中。翠木拱。辰星居所。乘星環。九章統。會歸諸。五。千古箕。時彝訓。頌。

○內不自欺。忠是體。推而及物。恕行焉。人能勉。此幾於道。聖則純乎。動以天。探本窮源。誠是主。視人猶己。理固然。聖門一貫。知誰會。獨自參。平得正傳。

中和○喜怒哀未形中固在發而中節乃為和粹然本自性情出舍此其如禮樂何正若罔察論矯亢柔如  
 光禹失依阿不偏不倚中庸調理學功夫要琢磨  
 陰陽○形而下者謂之器天道無陰不使陽動則陰陰俱發育靜而萬物盡歸藏密方伏處潛萌地冰欲  
 擊時自履霜但使陽明勝陰濁此身先自要平章  
 變化○流行造化者難窺物有推移道不移草木春花秋實際際禽雀尾毳毛時太虛瞬息陰晴雨浮世  
 殺毒壯老衰本體尚存形迹異化焉形迹亦無之  
 夜氣○時當嚮晦寂無營是氣分明養得成收斂精神安夢寐流行且盡亦清明五官泰定邪難入一室  
 中虛善自生存得滿腔天理在從他鼻息響雷鳴  
 謹獨○一念根萌自隱微外無形迹可容規迹雖未動機先動人不能知我自知顏燭夜燃防慾縱熾金  
 暮斥畏天欺豈知為學求諸內不但幽居暗室時  
 聖○胸中何慮亦何思妙在從容中道時自是性之非力強純乎天者豈人為一私不累大而化萬境俱  
 融生則知孰謂神明難造惟狂克念聖之基  
 神○聖固非人可得為至神尤更奇難知心功默與天同運造化全無迹可窺陰陽開機孰使風飛雷  
 厲令如馳無方無體純乎易禍福昭昭未判時  
 人心○不是人心與道遠先儒特謂此心氣成形後有知識物誘吾前易轉移理欲兩端分界限聖任  
 一念判毫釐若人無有天賦者物則依然具秉彝  
 道心○方寸中存無極真纖毫物慾外難侵至精至粹純乎理無智無愚有是心誠實本來消衆妄陽明  
 原自絕羣陰帝王精一相傳法獨向危微妙處尋  
 明明德○一真洞洞在中局人不知必學成克去己私無晦蝕還他本體自光明薄除泥滓泉斯潔拂  
 拭塵埃鏡乃清性分本來非外得斯明原自內中生  
 止至善○邱嗣黃鳥詠綿蠻止道光明體良山物與俱生皆有得德雖至大不踰閑敬仁盡乃君臣分慈  
 孝敬於父子間知止乃能安汝止明誠學力本相關  
 君道○制世非徒勢位尊克艱厥后止於仁九經統會先修己萬化綱維在得人政出中書權在我利捐  
 內帑富藏民大公至正無私呢宇宙中間物物春  
 相道○金鼎調元贊化工此心端合與天同宗初大計韓忠獻遐邇清名司馬公造化無私參衆論格君  
 有道竭精忠綴衣趨馬皆吾屬不問宮中與府中  
 師道○賈賡謹開一性真要將斯道覺斯民明知處舜先敷教聖若宜尼善誘人夜立伊川門外雪風生  
 明道坐中春帝王亦有師承益廣風華儒日新  
 吏道○仕非其義仕奚為一命當懷及物思清白居官皆可紀忠勤謹職敢求知理財有道唐劉晏用法  
 持平漢釋之硬著脚跟行實地班資何必計崇卑

求放心○放蕩難大欲求難內省何須用力艱出入不踰方寸地操存尤只片時間當知本體皎然在不  
 是良心去復還人思弗思思則得可容且旦伐牛山  
 契矩○物我由來總一般四方八面要平看己如欲立人俱立民既相安我始安異體莫如同體視彼心  
 當即此心觀有能強恕功夫到不信推行是道難  
 干祿○顯孫為學太匆匆便欲邀求祿位門不想利名中著意盡於言行上加功常將關處思危殆每把  
 其餘慎始終寡悔寡尤牢記取自然有祿在其中  
 日用自警示平父○圓融無際大無餘即此身心是太虛不向用時勤猛省卻於何處味真履尋常應對  
 尤須謹造次施為更莫疎一日洞然無別體方知不枉費工夫  
 奉答景仁贈別之句○古人一去心不傳舉心誰復知其天奔趨嗜欲名利境浩蕩勢若飄風旋嗟子慨  
 此其已久矧復痼疾纏雲煙禪關夜扣手刺啄丹經盡誦心精專十年齊楚得失真醉醒夢覺今超然迷  
 心味性啞坐學貪生惜死悲方仙如何懶惰行不力日月遊矣義和鞭祇今已自遠元象漢子正似方來  
 川何憂功名與事業但要博博而淵泉不見君家鼻祖開聖學照耀令古書三篇六經說命篇  
 讀機仲景仁別後詩語因及詩傳綱目復用前韻○道有默識無言傳向來誤矣空談天只今斷簡窺蘊  
 似似向道蓋看蟲旋始知古人有妙處未遑泰谷隨飛煙終然世累若妨奪下帷發憤那容專一心正爾  
 思鶴至兩手欲救驚頭然書空且復罷咄咄屢舞豈暇陪仙仙兩首詩功名况乃身外事我馬肆兀甘  
 同鞭解頰果值得水井兩詩陸古亦會朝宗川兩詩兩公知我不罪我便可築室分林泉十年燈下一夜  
 語四日共賦春容篇



讀朱隨筆

陸隴其輯

原序

自精一執中之傳閱世相承至我夫子而集其大成及門中踐履篤實唯曾氏子者得中庸之統與子思相授受而歸諸孟氏遞相傳述迨相發明至今聖道賴以不墜者則思孟之力居多也然自孟氏沒而微言遂絕佛老清虛之談月露風雲之作充斥於漢晉隋唐之世雖以韓文公發笑之所揮無能使三舍避也至有宋諸先生出而後聖道復明不啻撥雲霧而覩青天理學之盛於斯而極南渡以後朱陽朱子而集厥成焉其學之純粹無疵實與曾氏後先默契同時如金溪陸氏相為方圓冰炭後代餘姚王氏祖金溪之學而不敢顯背乎紫陽乃倡為晚年定論之說議者因有援儒入墨之譏夫朱子之學以敬為主以格物窮理為要以存養省察為功其生平之所論著彙積盈箱無非闡明斯旨但學者得其書苦於卷帙之繁而不能備讀而不得其解陽附而陰畔之者又往往而是也稼書陸先生生於陽明之鄉而不為時風所染其制行精純卓然為一代大儒實得力於朱子之書其讀朱子之書也隨其所得而創記之於詩賦劄子二十九卷人所共知者不再加發明自三十卷至一百卷勿迫別續諸集則究研探討務見其精意而得其生平三變之學問每條之末綴

以愚按數言其詞約而不煩其意暢而曲盡其於金溪姚江之所異者不必過為排擊而辨晰入微使人不惑而朱子之全書遂已得其要領靈珠真玉可使家握而人抱之則謂朱子之書即先生之學可也始余服膺先生所見先生之書如困勉錄四書大全三魚堂文集恨未親其全也丁亥之夏奉

命撫閩道過嘉禾囑別駕項君求先生未刻書項君從先生之壻曹公名宗柱者盡搜其家藏乃得是編及讀禮志疑問學錄松陽鈔存四種然後先生之書悉出因並刊而傳之俾世之學者人有其書由先生以溯紫陽由紫陽以溯先聖正學昌明斯文日盛是余之志也夫康熙四十七年戊子端午日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書序

讀朱隨筆先內父讀朱子全書時隨筆登記之書也自一卷至二十九卷僅讀劄子未及訂定自三十卷至一百卷及續集別集皆隨閱隨錄後附愚按一條以備參考其他已刻未刻等書悉完朱子辨別同異自尼家出仕時晨夕手錄無敢稍暇也惟困勉錄一書或為少年創記或出一時意見雜附說統之有沒後及門傳寫不無增補附會實係先內父未定之書因坊人述於刊刻遂至講傳海內茲蒙 大人先生究心理學表揚遺著誠為千古盛事擬將此書剖析同具另行刊播不獨存沒均感實後學之折衷也尚祈後學曹宗柱全男煥謹識

讀朱陸學卷之一  
當湖陸陸其孫清甫輯

鄭麟陳汝成

儀封張伯行考先訂 後學宜與羅運昌全校

海寧陳世倬

第三十卷

答汪帥論兩蘇云語道學則述大本論事實則尚權謀術  
浮華忘本實通達賤名檢此數語盡兩蘇之學與汪  
帥論學凡三書學者皆當玩味庶不為眉山兄弟所溺  
又卷四十六答詹元善云蘇氏兄弟乃以儀秦老佛合爲  
一人其爲學者心行之禍最爲醜烈

答汪尚書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開蓋自理而言則即體而  
用在其中所謂一原也自家而言則即顯而微不能外所  
謂無開也此數語已見太極圖解中而此尤覺簡明

與張欽夫書云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  
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  
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  
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爲未發  
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  
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復爲已發而非  
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  
開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  
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  
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知是而已  
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按  
朱子自注云此書非是但存之以見該論本末耳而劉念  
堂聖學宗傳取此以爲中和說之一且評云說得大意已  
是狹不是限於一時拘於一處念臺雖如此非朱子定論  
然深有契焉則以與其學合也

與張欽夫論程集改字云試思前聖人入大廟每事問存  
與朱陸學

雖字謹閱又迷而不作信而好古深戒不知而作教人多  
聞顯疑之心爲如何而視今日紛更專執之意象又爲如  
何又云漢儒釋經有欲改易處但云某當作某後世猶疑  
非之況漢改乎且非符漢儒而已孔子刪書血流漂杵之  
文固而不改孟子繼之亦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終  
不刊去此文以從已意之便也此一段可爲校書者之深  
戒朱子於大學孝經雖皆判定而必存其舊真萬世法也

第三十一卷

答張敬夫云汎然之問略不曾經思索谷之未竟而遽已  
更端者亦皆一一酬酢此非惟於彼無益而在我者亦不  
中語默之節矣愚按答問之際不可不思此言  
答張敬夫云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爲人  
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用功卻恐不免長欲速好徑  
之心潛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愚按玩此段則知  
類書之學有益於人而誤人亦不淺又一書答敬夫云謂  
類聚言仁亦恐有病者正爲近日學者厭煩就簡避注求  
捷此風已盛方且日趨於險薄若又更爲此以導之恐益  
長其計獲欲速之心方寸愈見促迫紛擾而反陷於不仁  
自然卻不思所類語說其中下學上達之方蓋已無所不  
具苟能深玩而力行之則又安有此弊今家來論始悟前  
說之非敢不承命然猶恐不能人人皆肯如此懲實用功  
則亦未免尙有過計之憂不知可以更作一後序略來此  
意以警後之學者否不然或只盡載此諸往返議論以附  
其後亦庶乎其有益耳噫朱子之恐學者之避過求捷懼  
倦如此而今學者以類書作本領何哉

答張敬夫云太極中正仁義之說若謂四者皆有動靜則  
周子於此更列四者之目爲顯語矣然然玩四字指意自  
有動靜其於道理極是分明蓋此四字便是元亨利貞四  
字愚按謂四者皆有動靜亦可但非周子此處正意耳  
答張敬夫云程子所云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此語更可

與朱陸學

玩味夫所謂只一箇中字者中之義未嘗不同亦曰不  
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已矣然用不同者則有所謂在中之  
義者有所謂中之道者是也蓋所謂在中之義者言善極  
哀樂之未發渾然在中亭亭當當未有箇偏倚過不及處  
其謂之中者蓋所以狀性之體段也有所謂中之道者乃  
即事即物自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其謂  
之中者則所以形道之實也所謂在中之義猶曰在裏面  
底道理云爾非以在中之中字解未發之中字也愚按此  
一段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總解已發未發之中與時解  
稍異存以俟考

答張敬夫云謂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裏面此恐亦非文  
意蓋既言未發時在中則是對已發時在外矣但發而中  
節即此在中之理發形於外如所謂即事即物無不有箇  
恰好底道理是也一不中節則在中之理雖曰天命之直  
奔而當此之時亦且漂蕩淪胥而不知其所存矣但能反  
之則又未嘗不在於此此程子所以謂以道言之則無時  
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也所以又謂善觀者卻於  
已發之際觀之也若謂已發之後中又只在裏面則又似  
向來所說以未發之中自爲一物與已發者不相涉入而  
已發之際常挾此物以自隨也愚按此書注云壬辰冬而  
中和舊說序在壬辰八月則此處固朱子定論也

答張敬夫云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不助而心自存  
不知以敬爲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  
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小勝其擾擾矣就  
使實能把握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真能把握得住  
乎儒釋之異亦只於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燦燦地  
便是有兩箇主宰了不知光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  
愚按此段與觀心說相發明

與朱陸學



語雖若少揚而意實已深自抑矣愚按如此說甚安不知集註何以不從乃主謙而又謙之說似與若聖章矛盾者注中又並不將兩章合說明明白白直待韓季儀氏委曲說得明明畢竟可疑

答張敬夫論平李維州之事云還其地可也縛悉悉悞謀使肆其殘酷則亦過矣愚按如此處分方是恰好

答張敬夫云近日一種向外走作心悅之而不能自己者皆準止酒例戒而絕之似覺省事此前輩所謂下士晚間道聊以掃自修者愚按處浮華之時不可不謹持此戒

答張敬夫云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卻是盡廢講學而算務踐履卻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為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實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愚按以悟本心為踐履切中象山之病

答敬夫集大成說按敬夫所解孔子之謂集大成句原有二說一說集合也言合眾理而大備於身也一說或曰集請合樂成謂樂之一變此即以樂譬之也朱子於此並未嘗斷從其說

答敬夫孟子說疑義云按此解之體不為章解句釋氣象高遠然全不略說文義便以己意立論又或用外字體貼而無脈絡連綴使不曉者展轉迷或礙者一向支離如此數章論性其病尤甚蓋本文不過數語而所解者又過數倍本文只謂之性而解中謂之太極凡此之類將使學者不暇求經而先坐困於吾說非先賢說經之體也且如易傳已為太詳然必先釋字義次釋文義然後推本而索言之其淺深遠近詳密有序不如是之過遠而繁雜也大抵解經但可略釋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乃為有益耳愚按此一段說解經之法最詳朱子於前一書又云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可與此段參看

又云夜氣不足以存此句之義非謂夜氣之不存也凡言存亡者皆指心而言蓋人皆有是良心而放之矣至於日夜之所息而平日之好惡與人相近者則其夜氣所存之良心也及其且盡之所為有格亡之則此心又不可見若格亡反覆而不可已則雖有日夜之所息者亦至微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矣非謂夜氣有存亡也若以氣言則此章又意首尾衝決殊無血脈意味矣愚按今人只管自立意見不啻首尾衝決朱子用此四字最妙

又云大體小體章不曾提擡著立字而只以思為主心不立而徒思吾未見其可也愚按此條朱子尚未說得如何樣立

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日就有道而正焉謂異世而求之書本文未有此意恐不須過說或必欲言之則別為一節而設問以起之可也愚按朱子解經必就本義解之所不同於諸家

又論無適莫日異端有適有莫蓋出於程子之言然議其無適莫而不知義亦謝氏之說言雖不同而各有所指未可遽以此而非彼也愚按朱子兼取程子謝氏之說而後無適莫之意始備

又論一以貫之日聖人之心於天下事物之理無所不該雖有內外本末隱顯之殊而未嘗不一以貫之也此一段可悟一貫之說

又論自行束脩以上日辭氣容色之間何其非海也固不保其往耳誨字之意恐未說到辭氣容色之間亦未有不保其往之意也蓋吾無隱乎爾乃為二三子以為有隱而發不保其往乃為門人疑於五鄉童子而發皆非平日之常言不應於此無故而及之也若以禮來者不以一言告之而必俟其自得於辭氣容色之間又先簡不保其往之意則非聖人物來順應之心矣愚按此與就有道而正條同大抵南軒多發明言外之意而朱子則務求本文之旨

論子所遺言日性與天道亦豈外是而他得哉固是如此然未須說亦同此

南軒解行藏章曰其用也豈有意於行之其舍也豈有意於藏之朱子答曰聖人固無意必然亦謂無私意期必之心耳若其藏時及物之意皇皇不啻豈可謂無意於行之哉至於舍之而藏則雖非其所欲謂舍之而猶無意於藏則亦過矣若果如此則是孔顏之心漠然無意於應物推而後行曳而後往如佛老之為也聖人與異端不同處正在於此不可不察也程子於此但言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詳味其言中正敬密不為矯激過高之說而語意卓然自不可及按朱子此條與前論無適莫一條及中庸或問駁龜山喜怒哀樂之說皆相發明

又論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日形體且不可傷則其天性可得而傷乎此亦過高之說非曾子之本指也且當發明本文之意使學者深思保其形體之不易而盡心焉是則曾子所為丁寧之意也又論子張問行日人雖不見知而在己者未嘗不行夫子之言言其常理目人雖不知別是一段事未應遽說以亂夫子之意向後別以己意推言則可目愚按朱子與敬夫論癸巳論語說都是要就本意說不要將言外之意來亂去文之意故又云溫公謂揚子作玄本以明易非敢別為一書以與易說今讀此書雖名爲說論語者然考其實則幾欲與論語競矣此最可為看書者之戒

又如敬夫解三德章日言而當其可非養之有素不能也朱子曰聖人此言只是戒人言語以時不可妄發未說到此地位也又解子謂伯魚日為者躬行其實也朱子曰如此說意極切但尋文義恐不然耳為只是誦讀講貫

又敬夫於志士仁人章云仁者人之所以生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為哉朱子曰此解中常有一種意思不以仁義忠孝為吾心之不能已者而以為畏天命謹

天職欲全其所以生者而後為之則是本心之外別有一念計及此等利害重輕而後為之也誠使真能舍生取義亦出於計較之私而無設誓自盡之意矣大率全所以生等說自他人旁觀者言之以為我能如此則可若挾是心以為善則已不妥帖况自言之豈不益可笑乎按此等處朱子看得真是十分細密

第三十二卷

答敬夫論中庸說云大率學者須更令廣講經史乃有可據之地然又非先識得一箇義理踐徑則亦不能讀惟此處為難耳玩此段則知博約先後正難執一

答敬夫云日前所見象書所陳者只是僿侗地見得箇大本達道底景象便執以為是了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領湫洞海底氣象日間但覺為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以故慮事接物處但覺蠢蠢勇果增倍於前而寬裕雍容之氣略無毫髮離羈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王宰相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愚按此條所謂主宰未曾明指想必是指心念臺取此以為中和說二而以爲指天命之性則失之矣後一書又云天理人欲之判中節不中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與不宰可見其指心 卷四十二答石子重云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立語固有病然當時之意卻是嬰兒自家主宰處所謂大化須就此識得然後驚飛躍觸處洞然若但茫然指天指地說箇大化便是安宅安宅便是大化卻恐顛倒僞侷非聖門求仁之學也

答張敬夫云既察本原則自此可加精一之功愚按玩此則不但精一是功夫即人心道心二句亦自有功夫但此察字要看得與觀心之觀字有別方好

答張敬夫問目內論盡心知性曰心體廓然初無限量惟

其格於形器之私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克己之私以窮天理至於一旦脫然私意剝削則廓然之體無復一毫之蔽而天下之理遠近精蘊所擴充無不通達性之所以為性天之所以為天蓋不離此而一以貫之無次序之可言矣孔子謂天下歸仁者此意也又論存心養性曰心性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能存養而格亡之則非所以事天也夫心主乎性者也敬以存之則性得其養而無所害矣此君子之所以奉順乎天蓋能盡其心而終之之事類再所以請事斯語之意也然學者將以求盡其心亦未有不由此而入者故敬者學之終始所謂徹上徹下之道但其意味淺深有不同爾又論歎壽不貳曰盡心者私智不窮萬理洞貫斂之而無所不具擴之而無所不通之謂也學至於此則知性之為德無所不該而天之為天者不外是矣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事者事此而已生死不異其心而修身以俟其正則不拘乎氣稟之偏而天之正命自我立矣愚按此朱子所解與集注大不同其為未定之論無疑明季諸儒多主此為說自以為獨得其亦未嘗深考也

又答張敬夫問目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忠也敬也立大本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恕也義也行達道也按此看敬字與前所謂敬者學之終始又不同

又答張敬夫問目曰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離常運者而求太極離常發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釋老之荒唐也愚按此條猶是中和舊說

又答張敬夫論有志於仁曰夫舉指自吾仁中出而俯仰無所愧作更無打不過處此惟仁者能之爾曾其猶病諸今以志於仁者便能如此亦不察乎淺深之序矣愚竊以為志於仁者方是初學有志於仁之人正當於日用之間念念精察有無打不過處若有即深懲而痛改之又從而

究夫所以打不過者何自而來用力之久庶乎一旦廓然而有以知仁矣雖曰知之然亦豈能無打不過處直是從此存養十分純熟到顏曾以上地位方是入此氣象然亦豈敢自如此擔當只是誠心恭己而天理流行自無間斷爾今說才志於仁便自如此擔當了豈復更有進步處那又且氣象不好亦無聖賢意味正如張子韶孝經首云直指其路急策而疾趨之此何等氣象耶愚按此處朱子極力發揮言外之旨蓋即圍外注意與前論癸巳論語說專欲就本文說者不同固各有當也

與敬夫論仁付後語說真西山讀書記象而附於仁說之後最妙但內有自注一段云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為仁體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物倘不能有以相愛況能無所不溥乎按此一段發明公之一字不可直指為仁體最為深切不慮刪卻又論仁說云仁只是愛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則於其所當愛者反有所不愛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為一體而無所不愛矣若愛之理則是自然本有之理不必為天地萬物同體而後有也按此一段亦可見公之一字不可直指為仁體○按學語通辨張敬夫卒於淳熙庚子先朱子之卒二十載

又答張敬夫云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存養之差千里之謬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所學則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灑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睹矣按此書即念臺所謂中和說三而此一較則其所判者也通一書大抵言心有動靜而非復如中和舊說矣此與答湖南諸公

一書意同其為朱子定論無疑而公學謂此是朱子已見得後仍用純根工夫則是欲俾已見而巧於抑朱子之說也

第三十三卷

答呂伯恭云謹嚴之誨敬聞命矣但以是心至者無拒而不受之理極知其間氣質不無偏駁然亦未嘗不弱微警之慮幾不負友朋之責御聞門下多得文士上之有時名者其議論非僻流聞四方大為學者心術之害使人愛歎不自己亦嘗聽其邪偽否按玩此條有志於誨人者不可不

又答呂伯恭云科舉之教無益誠如所論然請欲以此致學者而告語之是乃釋氏所謂先以欲勾牽後令人佛習者無乃枉壽而尺之甚尤非淺陋之所敢聞也按此條當與舉業不患功但患奪志之說參看

又答呂伯恭云學校之政名存實亡徒以陷溺人心敗壞風俗不若無之為愈聞嘗有所釐正然當置意於立教屬俗之本乃為有補若課試末流小小得失之間則亦不足深較也愚按今之教官一途雖愛禮存羊者所務惜然不有以釐正之則溺人心敗風俗有不可勝言者有心世道者可不留意哉

又答呂伯恭云近見建陽印一小册名精駢云出於賢者之手不知是否此書流傳恐誤後生叢讀書愈不成片段也雖是學又亦當就全篇中考其節目關鍵愚按此可為今日亂操選政者之戒

又答呂伯恭云近看吳才老論語說論子夏言必謂之學矣一章與子路何必讀書之云其弊皆至於廢學不若行有餘力則以學又疏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之類乃為聖人之言也願覺其言之有味按此等處是朱子論學主歸又答呂伯恭云遺書節本已寫出愚意所刪去者亦須用草紙鈔出逐段略注刪去之意方見不草草處若只照地

刪卻久遠卻誠人也記論語者只為不曾如此讀下家語至今作病痛也愚按有刪定之志者不可不知此法

第三十四卷

又答呂伯恭云近年一種議論專務宛轉回互欲以潛回主意陰轉事機此在古人固有以此而濟事者然皆足礙世事昏主不得已而然者愚按危言孫言固當因時

又答呂伯恭云雅鄭二字雅恐便是大小雅鄭恐便是鄭風不應兼以風為雅又於鄭風之外別求鄭聲也愚按今人有謂鄭聲與鄭風不同者不知朱子已經辨過

又答呂伯恭云平生性直不解微詞廣譬道人於善故見人有小失每忍而不欲言至於不得已而有言則衝口而出必至於傷事而後已愚按此非朱子之內自省不知

又答呂伯恭云子語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為學之病多說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即只是定本嘉論統論為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果從云正為多是邪意見開諸論

又答呂伯恭云近看吳才老論語說論子夏言必謂之學矣一章與子路何必讀書之云其弊皆至於廢學不若行有餘力則以學又疏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之類乃為聖人之言也願覺其言之有味按此等處是朱子論學主歸又答呂伯恭云遺書節本已寫出愚意所刪去者亦須用草紙鈔出逐段略注刪去之意方見不草草處若只照地

第三十五卷

又答呂伯恭云聖賢之言雖各有所不容一句都道得盡故中庸首章言中和之所以異一則為大本一則為達道是雖有善辯者不能合之而為一矣愚按離合

又答呂伯恭云近看中庸古注極有好處如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來雜佛老而言之者豈能如是之

又答呂伯恭云近看中庸古注極有好處如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來雜佛老而言之者豈能如是之

又答呂伯恭云近看中庸古注極有好處如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來雜佛老而言之者豈能如是之

又答呂伯恭云近看中庸古注極有好處如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來雜佛老而言之者豈能如是之

又答呂伯恭云近看中庸古注極有好處如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來雜佛老而言之者豈能如是之

又答呂伯恭云近看中庸古注極有好處如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來雜佛老而言之者豈能如是之

又答呂伯恭云近看中庸古注極有好處如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來雜佛老而言之者豈能如是之

又答呂伯恭云近看中庸古注極有好處如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來雜佛老而言之者豈能如是之

瞻也蓋伊川氣象自與明道不同而其論變化人材亦有此意易傳於歐之初又亦有不絕小人之說足見此事自是正理當然非權譎之私也然亦須有明道如此廣大規模和平氣象而其誠心昭著足以感人然後有以盡其用耳常人之心既不足以窺測此理又無此等力量自是信不及設有信者又不免以權譎利害之心為之則其悖理而遠禍也為尤甚矣比今之君子所以不能無疑於明道之言也邵子又晚著此書於其早歲之所遠聞者年月先後容或小差若諸意本末則不應全誤愚按此則東林之激豈得朱所許哉顧涇陽自謂濂洛關閩之清議而非顧廚俊及之清議吾未敢信也 朱子答劉子澄書云趙子直在此講求臨汀鹽法利病甚悉竟以諸司議論不一而難甚可惜然亦是果合下不與漕司商量之過不可專罪他人也此即明道之意

又云折柳事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人而春秋有傳疑之法不應遽削之也且伊川之諫其至誠惻怛防微慮遠既發乎愛君之誠其涵養善端培植本又合乎告君之道皆可以為後世法而於輔導少主尤所當知至其餘味之無窮則善學者雖以自養可也故區區鄙意欲存之若必以為病則但在其下云某人云國朝講筵儀制甚肅恐無此事愚按朱子於淵源錄詳酌如此固學者所宜細玩也

答劉子澄云知言之書用意精切但其氣象急迫終少和平又數大節目亦皆差悞如性無善惡心為已發先知後微之類皆失聖賢本指愚按所謂氣象急迫者惜朱子未實指一二段言之此及下條自注云云

又答劉子澄云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又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為條例司官不以為悅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可謂不

讀朱子書

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權較為死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為同耶伊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及學者只當以此為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愚按其道同者中而已矣造德各異者氣質不同而所以為中者不可一也故中之為道不但當隨事而異隨時而異而又當隨人氣質而異然則善學明道者伊川也

又答劉子澄云近看濂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當錮諸賢趙死不避為尤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神是當錮殺戮之禍有以歐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滿述於董卓尊命之朝及其孫或則逃為居衡之堵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為非矣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論而至此百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聞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為非愚按黨錮之賢極似東林建安以後之人極似今日

卷五十四答孫季和亦論及荀或事曰人家祖父豈立千仞子孫猶自倒東來西視大上制行如此其才流之弊為賦任命亦何足怪哉

又與劉子澄云妾州自伯恭死後百怪都出至如子約別說一戒差異底話全然不是孔孟規模卻做管商見識令人駭然亦非伯恭自有些拖泥帶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子靜一味是禪卻無許多功利術數目下收斂得學者身心不為無力然其下稍無所據依恐亦未免害事也又一書云作恭無差時說史學身後為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解窮謀利計功更不可聽子約立腳不住亦曰吾兄蓋常言之云爾中間不免極力

排之今幸少定然其福不可令者猶未肯登降幡也子靜寄得對語來語意圓轉渾浩無滯滯處亦是東所得效驗但不免有些禪底意思昨答書處之云這些子恐是慈願帶來果定不伏然實是如此諱不得也此二書皆在伯恭後而與象山相左如此

又與劉子澄論學者當於別後借取光陰須看較滿肚疑難不能得相見相見後三五日說不透方是長進也愚按此段最可想見顏子仰鑽瞻之志光景真如軍士有起距投石之勇自然戰無不勝也

又與劉子澄云若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則謂德業者卻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編綴異聞乃為修業也愚按此與程子作字甚敬之意同

第三十六卷

朱子答陸子美論太極西銘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論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之根此二語後來與子靜反復辨論此卻是根

答子靜云邇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此朱子自言其日用得力非言其頓悟得也其篇首固云道理雖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見聞之外學部通班於此書亦看得未透

答子靜書中如云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又如云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為實字至為虛字蓋曰心之所知無不到目在文言則知為虛字至為實字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地耳此等語真箇是搗撲不破

答陳同甫云去年十論大意亦恐援溺之意太多無以存不親授之防耳愚按此意講經濟者不可不知

朱子所以嚴規同甫者大意不過欲其離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

又答同甫云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欲於規矩準繩不致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有負其能者

也此數語說盡養氣一章大旨又答同甫云大字甚荷不鄙但尋常不欲為寺觀寫文字不欲破例此亦拘儒常態想又發一笑也愚按此可見朱子之謹於言行如此

朱子與陳同甫書惟提金銀銅鐵為一器及點鐵成金二篇最詳前篇云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為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比隆而不察其所以為之田地本根者之無有是處也後篇云來論所謂三代做得盡淺唐做

得不盡者但論其盡與不盡而不論其所以盡與不盡卻謂聖人事業去就利欲場中比並較量見有彷彿相似便謂聖人樣子不過如此愚按此二段又是同前所以養利

變行王霸並用之根又答陳同甫辭其歲道分存問按同甫於朱子如冰炭不相入而其執禮之恭又如此

第三十七卷

與龜溪胡原仲云官居廉食之況不敢問物情時變必已了然於胸中矣如有用我而將奚先此則區區所欲聞也

按朱子於故舊不問其私而惟以道義相期如此朱子呼胡龜溪為丈丈不知當時是何等樣人方用此稱

朱子與范直閣書稱李延平亦只稱得李愿中文與范直閣書云胡丈書中復主前日一貫之說甚力但云

若理會得向上一著則無有內外上下遠近遠際廓然四通八達矣真謂此語深符鄙意蓋既無有內外遠際則

何往而非一貫哉愚按此解一貫似與集注合近日呂晚却解一貫云譬之德象來只是此象但受象之人有虛有

實百陸有陽所以證候不同而方法亦別又謂朱子云忠是一恕是貫此是分體用說其實恕也只是是一忠是盡處

一恕是推處一晚即此說大背朱註記得梓亭曾如此說愚不敢信

又與范直閣云所謂忠恕者乃曾子於一貫之語默有所契因門人之問故於所見道體之中指此二事日用最切

者以明道之無所不在所謂已矣者又以見屬焉各足無非全體也愚按此說得曾子借忠恕明一貫之意最了然推此并可知夫子言仁而各指一二事言之之意

與房國卓夫人云州縣小吏等般般相承職事相轄一日履慢則罪民及之故住於州縣者常曉事而少過愚按今人以人翰林為榮上無職事了辦之責下無吏民窺伺之憂

而州縣守俸勢及出已下榮則榮矣然以朱子此書觀之果足為幸乎與黃瑞明書自謂待人接物之際溫厚和平之氣不能勝

其驕厲狂起之心嗚呼朱子猶自責如此吾人當如何耶又此書尾云敢以書先於將命者而立於庶下以聽可否

之命則是將欲見之而先之以書也待達尊之禮當然與王龜齡一書全從涵養來韓蘇上執政書有此等氣味

石誠並請之何啻砥礪之與美玉與龔實之一書可為取人以言者戒與劉其父論校正二程集言其主張太過便說恐此私意

根株消磨不去隨事滋長為害不細亦不專為二先生之文也朱子於朋友開防微杜漸如此與劉其父論訪問人材一書自在以天下之重者不可不

知此與陸學字上錄同意內云勤勞惻惻但雖盡於艱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思慮功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喻乎賢士大夫之心此二語於答張敬夫書中亦曾舉之蓋即指其父也緣其不能留意人材故其所成就如此吁可戒也

答鄭景望云范忠宣救蔡新州及元祐流人熹竊論此矣以為元祐諸賢憂確之不可制欲以口語擠之固為未當而范公乃欲徵為自全之計是亦未必於自私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邵子文以為明道所見與忠宣合正恐徒見所施之相似而未見所發之不同愚按此條當與答陳同甫三代漢唐之辨相發明

與鄭景望論與用刑云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矣夫豈一於輕而已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愆而反忍於銜冤抱痛之良民也愚按小民冤痛不可不伸然當上下御府之時有欲伸一人之冤而拖累什百無辜之人使之破家喪身數年不得休息

則司獄者又當有以權衡乎其間矣答鄭景望云示諭明道程文不必見於正集考求前此固多如此然先生應舉時已自開道今讀其文所論無非正理非如今世舉子阿時徇俗之文乃有愧而不可傳也愚按為應舉之文若能如明道之可傳而無愧斯為不負舉業矣

綱目揚雄荀彧書法見於答尤延之二書考之可以見筆削之嚴答程可久云史記索隱引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曰河南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今以遂人之法考之當以復說為正也遂人鄭注徑從彭橫採從道橫今考一徑之

之習以故破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投本塞源以一學者之靈庶乎其可以障狂瀾而束之若方且繼之而又遂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舍之聞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是則執事者之所宜憂也愚按節取是學成後事若初學為之則不免為所化矣

答鄭景望云范忠宣救蔡新州及元祐流人熹竊論此矣以為元祐諸賢憂確之不可制欲以口語擠之固為未當而范公乃欲徵為自全之計是亦未必於自私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邵子文以為明道所見與忠宣合正恐徒見所施之相似而未見所發之不同愚按此條當與答陳同甫三代漢唐之辨相發明

與鄭景望論與用刑云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矣夫豈一於輕而已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愆而反忍於銜冤抱痛之良民也愚按小民冤痛不可不伸然當上下御府之時有欲伸一人之冤而拖累什百無辜之人使之破家喪身數年不得休息

則司獄者又當有以權衡乎其間矣答鄭景望云示諭明道程文不必見於正集考求前此固多如此然先生應舉時已自開道今讀其文所論無非正理非如今世舉子阿時徇俗之文乃有愧而不可傳也愚按為應舉之文若能如明道之可傳而無愧斯為不負舉業矣

綱目揚雄荀彧書法見於答尤延之二書考之可以見筆削之嚴答程可久云史記索隱引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曰河南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今以遂人之法考之當以復說為正也遂人鄭注徑從彭橫採從道橫今考一徑之

之習以故破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投本塞源以一學者之靈庶乎其可以障狂瀾而束之若方且繼之而又遂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舍之聞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是則執事者之所宜憂也愚按節取是學成後事若初學為之則不免為所化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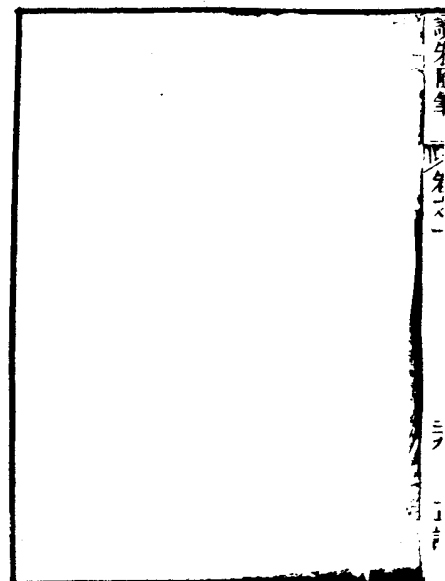
內爲田百畝一畝之內爲田百夫而徑深皆從節所謂南  
北之隔一畝之內爲田千畝一道之內爲田千夫而畛道  
皆橫節所謂東西之阡也其立名取義正以夫畝之數得  
之愚按講阡陌便合得徑深畛道此之謂通貫古今  
答程可久云謂四象爲乾坤初二相錯而成則恐立言有  
未安者蓋方其爲兩儀則未有四象也方其爲四象則未  
有八卦也安得先有乾坤之名初二之辨哉愚按朱子解  
太極則云即在兩儀之內解兩儀則云在四象之先此當  
探玩

答陳龜仁云樂乃爲詩而非詩爲樂而作也又云凡聖  
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又云得其志而不  
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此皆足  
破鄭夾深之說夾深雖云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然卻  
云仲尼編詩爲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又  
云不幸僞儒之說起齊魯韓毛四家各爲序訓而以說相  
高義理之說既勝則聲歌之學日微如此則卻似詩乃爲  
樂而作安在其爲本乎若其所謂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  
則繫於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如河  
水所招之類此卻近之然又須知逸詩之中亦必有得其  
聲而不得其義者

請朱陸筆卷之一終

侯官楊 凌雪澹總校  
侯官張亨嘉愛鈞覆校  
侯官陳玉寶朝和分枝  
閩縣張鐵鈞梅臣分枝

正宜



請朱陸筆卷之二

當湖陸隴其稼書甫輯

鄞縣陳汝成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後學宜興蔣運昌全枝

海鹽陳世儀

第三十八卷

答袁機仲云兩儀如今俗語所謂一雙一對云爾自此再  
變至生第三畫八卦已成方有乾坤之名當爲一畫之時  
方有一奇一偶只可謂之陰陽未得謂之乾坤也愚按觀  
此則知兩儀八卦之次第然以誠通誠復論之則一元亨  
利貞已管盡終古不知何時是兩儀時節此當意會蓋就  
陰陽內推一箇兩儀其實不是另有兩儀時節此書末又  
云大抵曰儀曰象曰卦皆是指畫而言而謂機仲直以天  
地爲兩儀之非愚按儀象雖是指畫而言然亦必是天地  
間有是理而後畫以象之朱子此言亦當意會

解蒙一書乃易之綱領如法律之有名例

又答袁機仲云自初未有畫時說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  
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天  
之學也愚按先天如律後天如例先天如爵後天如官先  
天如魚鱗册後天如黃册

朱子又云辟蒙之書非喜之說乃康節之說非康節之說  
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但當日諸儒既失  
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爲丹竈之術至於希夷康  
節乃反之於易而後其說始得復明於世愚按朱子取希  
夷之說謂其原出於孔子陽明之徒取佛氏之說亦謂其  
出於孔子其言顯同而真偽相去遠矣

又答袁機仲書云謂濃厚之氣盛於東南巖巖之氣盛於  
西北者禮家之說也謂陽生於子於卦爲復陰生於午於  
卦爲姤者慈家之說也謂巽位東南乾位西北者說卦之  
說也此三家者各爲一說而禮家慈家之言猶可相通至

於說卦則其卦位自為一說而於彼二者不相謀矣又云乾於文王八卦之位在西於十二卦之位在南坤於文王八卦之位在西於十二卦之位在北此位置迥然不同又云論十二卦則陽始於子而終於巳陰始於午而終於亥論四時之氣則陽始於寅而終於未陰始於申而終於丑此二者雖若小差而所爭不過二位蓋子位一陽雖生而未出乎地至寅位泰卦則三陽之生方出地上而溫厚之氣從此始焉巳位乾卦六陽雖極而溫厚之氣未終故午位一陰雖生而未害於陽必至未位避卦而後溫厚之氣始盡也其午位陰已生而嚴凝之氣及申方始亥位六陰雖極而嚴凝之氣至丑方盡義亦放此蓋地中之氣難見而地上之氣易識故周人以建子為正雖得天統而孔子之論為邦乃以夏時為正蓋取其陰陽始終之著明也又云坤之上六陽氣已生乾之上九陰氣已生但一日之內一畫之中方長得三十分之一必積之一月然後始滿一畫而為復方是一陽之生耳夫之一陰為乾為過義亦同此蓋論其始生之微固已可名為陰陽然便以此為陰陽之限則其方盛者未替方生者甚微所以未可截自此處而分陰陽也此乃十二卦中之一義又云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彌消而退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為柔剛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為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為事作長為生斂藏為殺此剛柔之所以為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瞭然而彼揚子雲之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之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為一義但不可以雜乎此而論之也又云易中卦位義理層數甚多自有次第逐層各是一箇體面而不可牽強合為一說學者須是旋次理會會上層之時未要攪動下層直待理會得上層都透徹了又卻輕輕揭起下層理會將去當時難以

遲鈍不快人愈積棄之久層層都了卻自見得許多條理千差萬別各有歸著豈不快哉若不問淺深不分前後混成一塊合成一說則彼此相妨令人分疏不下徒自紛紛成肉林矣此是平生讀書已試之效不但讀書為然也愚按讀易語雖多只是要分別一箇層數朱子與袁機仲論易謂其有訛訛之聲音顏色則其堅確可知

答周益公論范歐第二書田折詳盡可為讀書論世之法至論歐公極贊其本論唐八臣傳而云真韓公所謂仁義之人者未可謂其全不學追而直以燕許楊劉之等期之也觀此則歐公之入孔廟亦不為妄

答薛士龍云聞慶歷開取湖學規制行之太學不知當時所取果何事也求諸故府必尚有可考者得令書史錄以見賜幸甚朱子之關心前賢成憲如此 又答薛書云垂論湖學本未不勝感歎而所論胡公之學蓋得於古之所謂灑掃應對進退者尤為的當警發深矣此蓋薛既答前書而朱子又答之者也

答江元適云詩人之稱文王雖曰不識不知然必繼之曰順帝之則孔門之稱夫子雖曰無意無我然後之得其傳者語之必曰絕四之外必有事焉蓋體用相循無所偏滯理固然也又云中庸之終所謂無聲無臭乃本於上天之載而言則聲臭雖無而上天之載自顯思按無聲無臭等語須如此看然後與學不得而借

又答江元適云孟子曰物皆然心為甚此求仁之方也而精義之本在焉愚按用精義二字於此最妙

答李季章云漢儒之學有補於世教者不小如國君承祖父之重在經雖無明文而康成與其門人答問蓋已及之且於賈疏其義甚備若已豫知後世當有此事者愚按此因言儀禮經傳而及之其書未自言明歲已七十則知朱子於晚歲乃倦倦於漢儒之學如此姚江之晚年定論豈

一派而然耳

第二十九卷

答林密云足下之詞當矣其主意立說高矣然類多採摭先儒數家之說以就之耳足下之所以自得者何如哉夫子所謂德之業者蓋傷此也愚按今之好著述者須自度果非迫曉塗說乎

又答林密云凡讀書且虛心看此一處又義令語意分明趣味涉洽乃佳切不可妄引他處言語來相雜非惟不相似且是亂了此中正意血脈也愚按此段與袁機仲論易要分別層數一例姚江之良知山陰之樞獨無論其所指不是即使所指不差亦如其相雜何

答楊宋卿論詩性視志之所向高下至於用韻屬對比事遺辭之善否魏晉以前諸賢之作未有用意於其間者愚按今人所謂詩之工拙非朱子所謂工拙矣

答柯國材云謂之自得則是自然而得豈可強求也哉今人多足認作獨自之自故不安於他人之說而己已出耳愚按獨自之自以人對我而言自然之自以我對理而言

答許順之云所有發明條示數端得反復焉亦勝空書往來耳愚按吾人於同志之友書信往來不可不知此

又答許順之云夫子二字古人用之本非尊稱如伐顛與之季氏毀仲尼之叔孫皆得以稱然以孔門弟子稱仲尼以此故後之人往往避其號蓋不惟不敢使人以是加諸己亦不敢以是加諸人也愚按此則夫子二字自孔子而後人皆不當稱猶之朕字是古人之通稱後世非天子則不敢稱也 按卷四十二答石季重云順之終有桑門伊

蒲塞氣味又寄書與此開親戚問湖中議論而曰諸釋氏者不須寄來愚按觀此則順之全是佛學

取耳目其說在石丈書中更有一絕云半畝方塘一鑑開  
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一  
云大學之說近日多所更定舊說極陋處不少大抵本領  
不足只管妄作自誤誤人深為可懼耳一云細讀一書如  
所謂棲心淡泊與世少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  
真者一一勤過只此二十餘字無一字不有病痛夫人心  
是活物當動而動當靜而靜動靜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  
矣是乃本心全體大用如何須要棲之淡泊然後為得且  
此心是箇什麼又如何其可棲也即聖賢之言無精蘊巨  
細無非本心天理之妙若真看得破便成已成物更無二  
致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豈獨為資吾神養吾真者而設哉  
若將聖賢之言作如此看直是全無交涉愚按讀後一書  
始知前二書所謂源頭所謂本領非棲心淡泊之謂不然  
則本領源頭等字與姚江金齋之學何異哉  
又答許願之云心一也探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  
而亡則物欲肆而謂之人心自人心而收回便是道心自  
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頃刻之間恍惚萬狀所謂出入無  
時莫知其鄉也愚按此則孔子所謂心亦即孟子所謂仁  
義之良心而非空指知覺之心也晚邨謂孔子是指心之  
為物與孟子指仁義之良者不同恐未是  
又答許願之云舊說太高之弊如君子不謂命止見以所  
值於外者而言如舜之於瞽瞍文王之於紂嬰之於孔  
子孔子之不得時位之類不須說氣質不同愚按集注既  
引程子所稟之說又引張子學聖智矣之說乃是兼所稟  
所值言  
又答許願之云順之既有至家不免略營生理此固不得  
不爾也蘇有衣食之資便免俯仰於人敗人意思此亦養  
氣之一助也但不可汲汲皇皇役心規利耳愚按此即魯  
齋所云學者以治生為急也但魯字要看得好不要認做  
汲汲皇皇之意

又答許願之云相見似無可說別後又覺得有無限說話  
合商量愚按此二語曲盡朋友閒光景  
答陳齊仲云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  
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豈遠以為存心於一草木  
器用之間而忽然忽忽懸悟也哉且如今為此學而不窮天理  
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  
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  
愚按明季講學之儒亦多以知本講格物然與朱子所謂  
緩急先後之序則又不同不可不辨  
答徐元聘云周公東征不必言用權自是王至至親與諸  
侯連衡背叛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帥師征之乃  
是正義不待可與權者而後能也若馬鄭以為東行避諱  
乃鄙生腐儒不達時務之說不可不辨而自明愚按朱子於  
此說得斬截如此乃蔡氏書傳則不從朱子而從馬鄭未  
知何故  
王近思問霍光小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以為不知馬  
援戒諸子以口過而裏屍之禍乃口過之所致二人之禍  
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耶答云采封采非無以下體取八  
之善為己師法正不當如此論也愚按知此則隨所見聞  
皆可取益矣  
答魏元履云欲為春秋學甚善但前輩以為此乃學者取  
後一段事蓋非理明義精則止是較得失考同異心緒轉  
雜與讀史傳據故實無以異愚按此可見讀書之次序  
又云自家身心倘且奈何不如下如何說得行道救時底話  
愚初看此卻與吾斯之未能信相似細看知緣離所言也  
有身心信不遍處也有身心信得過而救時行道信不遍  
處  
又答魏元履云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璋迎降之  
際不能取荆州烏在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  
而出於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

取之乃是用權之善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一物  
也子房用智之過有微近誦處其小者如躡足之類其大  
則挾漢以為韓而終身不以語人也若武侯即名義俱正  
無所隱匿其為漢復仇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  
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愚按此論先主孔明最明  
但不知當日孔明何以不諫先主卻未論及  
與魏應仲一書切中小學工夫可與程氏讀書日程參看  
答范伯崇第三篇論禍福父子事最詳明  
范伯崇云乾元亨利貞言性仁義禮智答云此語甚穩  
當愚按性是人人所同若乾與坤則便不同此不知當如  
何看  
又答范伯崇論在喪廢祭酌最精另見讀禮隨筆  
第四十卷  
答吳耕老云忠恕便已在一貫之中若耕老之說則是  
魚龍躍內外精靈合為一貫矣而一貫之外零卻忠恕二  
字恐非聖賢之意也愚按耕老之意謂飛躍不同其實則  
一是一貫而朱子以為非則知近來晚邨之解一貫未  
可據矣  
答何叔京云李先生教人大抵介於中體認大本未發  
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  
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  
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  
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愚按此書恐尚未  
是朱子定論其後又答何叔京一書云昔聞之師以為當  
於未發已發之幾默識而心契焉然後又義事理觸類可  
通莫非此理之所出不待區區求之於句章訓詁之閒也  
向雖聞此而莫測其所謂由今觀之始知其為切要至當  
之說而竟亦未能一躍而至其域也此正與前一書意相  
同而後書之首有杜門奉親之語則知其為朱子親在時  
語而非其晚年之論也 按年譜朱子四十歲丁母祝夫



又與何叔京論二程語錄云大抵劉質夫李端伯所記皆明道語餘則雜有至永嘉諸人及楊遵道唐彥思張思叔所記則又皆伊川語也愚按觀此則二程語亦必有原不可分別者

又答何叔京云孟子論養浩然之氣以為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為集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曰其心儼然常若有所事云爾愚按今集註解必有事焉似不專以敬為說

又答何叔京云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即涉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愚按此書之首亦有奉親遺日之語則亦是中年以前之論尚未定論也其中段又云所論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某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如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易若默會諸公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耶此等語亦易為姚江之徒所借

又答何叔京云大學之序格物致知至於知至意誠然後心得其正今只持志便欲心正義明不亦太草草乎愚按此因叔京云持志則心自正心正則義自明故以是箴之觀此亦可見孟子之持志在知言之先矣

又答何叔京云為飛魚躍明道以為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閉斷處有下功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至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愚按此書陳清潤以篇首無釋事考之知亦是中年未定之論

又答何叔京云存心養性便是正心誠意之事然不可謂全在致知格物之後但必物格知至然後能盡其道耳愚按大學八條目之次序皆當如此看

又答何叔京云公羊分陟之說可疑蓋陝東地廣陝西只是關中雍州之地耳恐不應分得如此不均周公在外而其詩為王者之風召公在內而其詩為諸侯之風似皆有礙陳少南以其有礙遂創為分收東西之說不惟穿鑿無據而召公所分之地愈見促狹蓋僅得今隴西天水數郡之地耳恐亦無此理愚按陝以東不必直管到東海只主近畿而言公羊之說似不必疑

又答何叔京云二先生拈出敬之一字真聖學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麤之間固非謂但制之於外則無事於存也愚按此以敬為存養之要法則存養固不止於敬乎

又答何叔京云所論先存其心然後能視聽言動以禮則是存則操亡則舍而非操則存舍則亡之謂也愚按觀此則知所謂操存不專是內面工夫又答何叔京云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內外元無間隔今日專存諸內而略去外則是自為間隔而此心流行之全體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愚若動靜語默由中及外無一事之不敬使心之全體流行周流而無一物之不徧無一息之不存哉觀二先生之論心術乎小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曰虛靜淵默而必謹之於衣冠容貌之間其亦可謂言近而指遠矣按此即前一書之意 又別集卷四有與叔京書曰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亦此意

又答何叔京云濂溪之子元翁與蘇黃游學佛談禪蓋失其家學之傳已久愚按濂溪之子一變至此而程朱之子則不然者蓋開邪之功有嚴有不嚴哉又答何叔京云未發之前太極之靜而陰也已發之後太極之動而陽也其

未發也敬為之主而義已具其已發也必主於義而敬行焉愚按觀此則知敬義之於動靜是迭為賓主的

又答何叔京云能不改變樂仁便在此亦未安惟仁故能不改變耳愚按如此說則孔顏樂方有把柄

又答何叔京云天命之謂性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裏許故曰性便是理之所會之地非謂先有無理之心而後與來會於此也但以伊川性即理也一句觀之亦自可見矣又云天下之理皆宗本於此則是天下之理從性生出而在性之外矣其為兩物不亦大乎記得前書所引程呂答問者似已盡之愚按前書云呂與叔云中庸之道之所由出程子以為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內別為一物此段發明性即理也之意最明然中庸首章註講大本云天

下之理皆從此出者蓋此是以理之體對理之用言而非以理與性對言也

第四十一卷

答馮作肅論吾亦欲無加諸人云博施濟眾之間與此語先後不可考疑卻因能近取譬之言用力有功而有欲無加人之說也其實謂欲立人欲達人即子貢所謂欲無加

入仁之事也愚按此於先後無考之中推出一箇先後來非精義如朱子便易入於鑿

答連嵩卿云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為非但不知為此說者以天地為主耶以我為主耶若以天地為主則此性即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

之性

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  
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為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  
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目爲己性把持作  
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尙何  
足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  
之點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卻去上頭別說一線玄  
妙道理雖若淺深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  
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每各有界  
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  
而爲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愚  
按此段發明死生之理十分透徹尤妙在起手將天地爲  
主我爲主兩意反詰之與論語何哉爾所謂達者同一法  
又各通萬物論克己復禮云仁其統體而禮其節文耳愚  
按觀此可想顏子問目之意大抵一部儀禮一部周禮皆  
是此禮之目約而言之則視聽言動而已猶之論治者總  
而言之則曰實心實政分而言之則曰清慎勤又分言之  
則曰抑強扶弱興利除弊  
又答程允夫大洵云蘇公早治蘇張之緒餘晚際佛老之精  
粕愚按此雖指子由言其實子瞻亦是如此又云古史中  
論堯舜禹湯子路管仲曾子子思孟子老聃之屬皆  
不中理僕數年前亦嘗感焉近歲始覺其謬蓋蘇氏之辨  
雖朱子早歲亦不能無惑其說人也有  
又答程允夫云二程之學始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  
老及其反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爲是哉如蘇  
氏之學則方其年少氣豪固嘗安賦禪學如人悲閣中和  
院等記可見矣及其中歲流落不偶鬱鬱失志然後備嘗  
而歸焉正楊子先病後瘳先瘳後病之說愚按答程允夫  
論蘇學諸書當與第三十卷答汪帥書同看  
程允夫問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以養其心無一毫  
私念可以言直矣由此心而發所施各得其當是上謂義

此與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  
和相表裏中庸言理易言學朱子答云此說是也愚按言  
理言學即工夫本體之謂  
又答程允夫言竿頭進步狂妄之言非長於譬喻者愚按  
此可見譬喻之法  
程允夫問克己之道篤敬致知而已非禮勿視聽言動焉  
敬也所以知其爲非禮者致知也朱子答云克己乃篤行  
之事固資知識之功然以此言之卻似不切只合且就操  
存持養處說方見用力切要處愚按觀此則註雖明健並  
言而就此章言則自重健  
程允夫問張子曰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其  
爲物一也觀張子之意似謂水凝而爲冰一凝一釋而水  
之性未嘗動氣聚而爲人一聚一散而人之性未嘗動此  
所以以冰論人水性論天性也然極其說恐未免流於  
釋氏朱子答云程子以爲橫渠之言誠有過者正謂此等  
發耳觀孔子子思孟子論性似皆不如此康節云性者道  
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郭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  
舟車也愚按張子冰水之論似指義理之性言不指氣言  
然朱子亦謂其過不知何故  
程允夫問濂溪橫渠之學不知所造就深朱子答云此未  
易窺測亦非學者所當輕嘆也愚按觀此可知朱子教不  
識等之意  
又答程允夫云魏公好佛敬夫無如之何愚按觀此則曹  
月川夜行燭一書其精神力量豈是尋常  
答黃子厚云忠信只是一事但自我而觀謂之忠自彼而  
觀謂之信此先生所以有盡己爲忠盡物爲信之論也愚  
按以子以四教觀之恐此說尙未妥  
第四十二卷  
答胡廣仲云來論謂動靜之外別有不與動對之靜不與  
靜對之動此則尤所未諭動靜二字相爲對待不能相無

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若不與動對則不名  
爲靜不與靜對則亦不名爲動矣愚按此等說漸盡葛藤  
又答胡廣仲云上蔡雖說明道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卻從  
敬入然其記二先生語卻謂未有致知而不入敬者又自  
云諸君不須別求見處但敬與窮理則可以入德矣二先  
生亦言根本須先培擁然後可立趨向又言莊整齊肅久  
之則自然天理明五峯雖言知不先至則敬不得施然又  
云格物之道必先居敬以持其志此言皆何謂邪嘉慶謂  
明道所謂先有知識者只爲知邪正謙趨向耳未便遽及  
知至之事也上蔡五峯既推之太過而來論又謂知之一  
字便是聖門授受之機則是因二公之過而又過之試以  
理賢之言考之似皆未有此等語意卻是近世禪家說話  
多如此若必如此則是未知以前可以怠慢放肆無所不  
爲而必若曾子一唯之後然後後可以用力於敬也此說之  
行於學者日用工夫大有所害恐將有談玄說妙以終其  
身而不及用力於敬者非但言語之小疵也上蔡又論橫  
渠以禮敬人之失故其學至於無傳據二先生所論卻不  
如此蓋曰子厚以禮敬學者最善使人先有所據守但議  
其說高虛一失使人向別處走不如且道敬曰此等處上  
蔡說皆有病如云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尤未穩  
當愚按朱子置敬字於八條目之先最是學問本領姚江  
之徒不但認知字差從知做起便先差  
又答胡廣仲云願虛心平氣勿以好高爲意毋以先入爲  
主而熟察其事理之實於日用之閒則其得失從違不難  
見矣蓋謂天命爲不固於物可也以爲不固於善則不知  
天之所以爲天矣謂惡不可以言性可也以爲善不足以  
言性則不知善之所自來矣知言中此等議論與其他好  
處自相矛盾者極多卻與告子楊子釋氏蘇氏之言幾無  
以異愚按五峯之學亦本程子而其極如此若非朱子則  
混儒釋而一之豈待金齋姚江也哉

又答胡廣仲云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靜字形容則反偏御性字矣記以靜為天性只謂未成物之前私欲未萌靜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為性之妙也伊川所謂其本真而靜者真靜兩字亦自不同蓋真則指本體而言靜則但言其初未感物耳愚按此因胡氏謂靜字所以形容天性之妙故答之如此即前不與動對不名為靜之說也

又答胡廣仲云程子所謂無哉然為陰為陽之理即周子所謂互為其根也程子所謂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若即周子所謂分陰分陽也兩句相須其義始備愚按字內事莫不皆然

又答胡廣仲云孟子知覺二字卻恐與上蔡意旨不同蓋孟子之言知覺謂知此事覺此理乃學之至而知之盡也上蔡之言知覺謂識痛癢能酬酢者乃心之用而知之端也二者亦不同矣愚按大學之致知是孟子所謂知也姚江之致良知是上蔡所謂知也

又答胡廣仲云大抵天下事物之理亭當均平無無對者惟道為無對然以形而上下論之則亦未嘗不有對也蓋所謂對者或以左右或以上下或以前後或以多寡或以類而對或以反而對反復推之天地之間真無一物兀然無對而孤立者此程子所以中夜以思不覺手舞而足蹈也究觀來教條目固多而其意當主於別有一物之無對故凡以左右而對者則扶起其一邊以前後而對者則截去其一段既強加其所主者以無對之貴名而於其所賤而列於有對者又不免別立一位以配之於是左右偏枯首尾斷絕位置重疊條理交併凡天下之理勢一切奇容贅廢側峻尖斜更無齊整平正之處凡此所謂陰陽動靜善惡仁義等說皆此一樞中脫出也愚按明季講學之弊往往多此類

答吳晦叔云春秋書正據伊川說則只是周正建子之月

但非春而書春則夫子有行夏時之意而假天時以立義耳文定引商書十有二月漢史冬十月為證以明周不改月此固然矣然以孟子考之則七八月乃建午建未之月暑雨苗長之時而十一月乃建戌建亥之月將寒成梁之候又似並改月號此又何耶或曰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但春秋既是國史則必用時王之正其比商書不同者蓋後世之稱文而秦漢直稱十月者則制度之濶略耳愚按二者並行之說最確後又有答吳晦叔一書云夫時則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穫此即止是今時之秋蓋非酉戌之月則未有以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穫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若謂周人初不改月則未有明據故文定只以商秦為證以彼之博洽精勤所取猶止於此則無他可考必矣愚按此一段亦發明程子則人改月不改時之意然愚意改月不改月二者既並行則改時不改時二者亦應並行

又答吳晦叔云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為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為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愚按陽明之徒所以議朱子者朱子固已自辨之矣彼自將章句便看耳

又答吳晦叔云仁者性之德而愛之理也愛者情之發而仁之用也公者仁之所以為仁之道也元者天之所以為仁之德也仁者仁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於不仁故為仁者必先克己克己則公則仁仁則愛矣不先克己則公豈可得而徒存未至於仁則愛胡可以先體哉至於元則仁之在天者而已非一人之心既有是元而後有以

成夫仁也若夫知覺明習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元者四德之長故兼亨利貞仁者五常之長故兼義禮智信此仁者所以必有知覺而不可使以知覺名仁也太凡理會義理必先訓析得名義界分各有歸著然後於中自然有貫通處愚按此一段當與仁說同看

答石子重云視聽與見聞不同聲色接於耳目見聞也視聽則耳目從乎聲色矣不論心受與不受也愚按如此分別甚細石子重問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伊川解以為仁語錄以為恕而未仁二義不同朱子答云二先生說經如此不同處亦多是時有先後或是差舛當以義理隱度而取捨之如此說則當以解為正蓋其義理最長而亦先生晚年所自著尤可信也愚按今人觀朱子之

讀朱居業 卷之二

二十四

書亦當如此分別

第四十三卷

與陳明仲云過割一條亦是民間休戚所係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吏人市戶典買田業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坐困破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愚按市人以持久困村民為吏者不可不體此情

答陳明仲云苟欲問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必生辨爭恐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愚按修身者固當如此若言他人之過則豈可不辨虛實乎

答陳明仲云學固以至聖為極習固是作聖之方然恐未負如此說且當理會聖賢之所學者何事其習之也何術乃見入德之門所謂切問而近思也愚按切近二字如此看即是循序漸進之意蓋惟切近乃所以為廣遠之階也答李伯諫云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為主而於吾儒之說近於釋者取之異於釋者在孔孟則多方遷就以曲求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愚按此書所指正與嘉隆以來儒者之弊同

又答李伯諫云來書云韓退之排佛而敬大顛則亦未能排真佛也蓋謂退之稱大顛頗聰明識道理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而已其與原道所稱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不當者果何如耶愚按朱子辨別古人之語真如繭絲牛毛使異端一毫不可假借

又答李伯諫云釋氏果能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缺一不可今日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怨矣然其意不然所謂有

論朱陸筆

卷之二十一

三

下宜處

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耳但其用力卻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他卻全不管著此所以無方外之一節也固是有根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則生五穀之枝葉華實而可食穉穉之根株則生穉穉之枝葉華實而不可食此則不同耳愚按觀謂釋氏能直內猶之謂象山能尊德性耳皆是後一層說明道謂釋氏唯務上達而無下學亦然

答李伯諫引上蔡云釋氏之論性猶儒者之論心釋氏之論心猶儒者之論意此語剖析極精愚按上蔡二語括盡儒釋之道

答林擇之云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卻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辭氣往往全不加工設使真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何異又況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為先又言未有其蹠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愚嘗喜魏莊長之言敬然終不若朱子此段之親切

答林擇之云三代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考之則商人但以建丑之月為歲首而不改月號以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說考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為正月而不改時以書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類考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之云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若如胡傳之說則是周亦未嘗改月而孔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月下所書之事卻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皆相若兩月恐聖人制作之意不如是之紛更煩擾其所制作亦不如是之錯亂無章也愚見如此而考之劉氏天說亦云先書春王正月而後書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似亦以春字為夫子所加但魯史本謂之春秋則又似元有此字而杜元凱左傳後序載汲冢竹書乃晉國之史卻以

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則又似胡氏之說可為據此間無竹書煩為見拙齋叩之或有此書借錄一兩年示及幸甚幸甚又漢書元年冬十月注家以為武帝改用夏時之後史官追正其事亦未知是否此亦更煩子細詢考也愚按此條當與四十二卷中答吳晦叔書參看 又按卷五十八答胡平一論正朔大略與此相同

答林擇之云須把此事來做一平常事看樸實頭做將去久之自然見效不必如此大驚小怪起模畫樣也且朋友相聚逐日相見語語目擊為益已多何必如此切切動形紙筆然後為講學耶如此非惟勞擾無益且是氣象不好其流風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可試思之非小故也愚按嘉隆以後儒者講學多是大驚小怪所以其弊不可勝言又答林擇之云龜山所云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已發之際能得所謂和此語為近之然未免有病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為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孤負此翁耳愚按所云李先生論此最詳者蓋指觀未發氣象之言也所云後來所見不同者蓋指中和舊說也後又答擇之云近看南軒文字大抵都無前面一截工夫也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又云湖南諸友其病亦似此此皆翻中和舊說之論也

答林擇之云不成章不達此通上下而言所謂有節次者是也伊川所引充實光輝特舉一事以明之非必以成章專為此地位也愚按今人以大面有本分貼成章後達者觀此可以知其悞矣

第四十四卷

答方伯諫云志於道志字如有向望來索之意大學格物致知即其事也愚按格致不專是志而志則在格致中又答方伯諫云楚詞鈔得數卷大抵世間文字無不錯誤

論朱陸筆 卷之二十二 三 下宜處

可歎也愚按今人欲求宋版書然在朱子節款已如此如何如何

答江德功云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為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為飽則其飽者病也愚按此將致知格物竟看作一件

又答江德功云絮矩者度物而得其方也以下文求之可見今日度物以矩則當為矩絮乃得其義矣愚按此處今人皆誤看

又答江德功云盛德至善盛也至也皆無以復加之詞而上下文規模氣象皆聖人事則此不得復為賢人事矣且賦詩斷章此但取其咏歎不忘之意與衛武公初無干涉也愚按此處今人亦多誤看

又答江德功云聖賢之意旨深遠子細反覆十年二十年尚未見到一二分豈可如此纔方檢兀看得一過便敢遽然立論似此恐不但解釋文義有所差錯且是氣象輕淺直與道理不相類似且放下此意思將聖賢言語反覆玩味直是有不通者處方可權立疑義與朋友商量庶幾稍存沈浸醞郁氣象所繫實不輕也愚按此與答林擇之論講學大驚小怪一段俱切中今日學者之弊

又答江德功云絕學捐書是病後看文字不得正緣前日費力過甚心力俱衰且爾休息耳然亦覺意思安靜無牽動之擾有省察之功非真若莊子所謂也愚按觀此則凡朱子主靜之語別學俱不得而借矣

答曹子野云伐燕一節史記以為潁王通鑑以為宣王史記卻是考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溫公平生不喜孟子到此又卻信之不知其意如何愚按朱子於此一節蓋亦未敢斷也 胡三省通鑑注不辨及此不知何故

讀朱陸筆卷之二終

- 侯官楊 凌雪檣總校
- 侯官陳則誠 龍蟾覆校
- 侯官林廷楨 學亭分校
- 侯官陳庭仁 曉山分校

讀朱陸筆卷之三

當湖陸龍其 孫書甫輯

儀封張伯行 孝先訂 後學宜興蔣運昌 全校

海寧陳世倌

第四十五卷

答吳伯起云一時音氣易得消歇正要朝夕講求義理以培植之不可專恃此便為完兒也愚按一時音氣即中庸之曲是也

答李深卿云聖賢論雖未嘗不推尊前輩而其是非非之際亦未嘗有毫髮假借之私若孟子之論伊尹夷惠抑揚其辭不一而足亦可見矣若呂氏之學在近世則亦近正矣然觀正獻對神祖空寂之問則以堯舜所知所急為兩途觀原明述正獻學佛之事則見正獻所學所言為二致諸若此類不可殫舉蓋猶未免於習俗之蔽而以前輩之故一例推尊禁不得復議其失是孔子不當論藏文仲之不仁不智且當直許子文文子以仁然後為可也愚按今人有謂不應議姚江山陰者亦未考於朱子之言也

答吳德天云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功夫既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日大體未正而便欲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噉而問無齒決之議也愚按觀此則知八條目不是截然做完一件方做那一件者其間各自有淺深先後

又答吳德夫云易之為義乃指流行變易之體而言此體生生元無間斷但其間一動一靜相為始終耳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此體在人則心是已其理則所謂性其用則所謂情其動靜則所謂未發已發之時也此其為天人之分雖殊然靜而此理已具動而此用實行則其為易一也若其所具之理所行之用合而言之則見易之有太

極者昨來兩節當謂大極所以明動靜之德蓋得之矣末論以不易交易為未發已發恐未安按此則易是氣大極是理可見

答廖子晦云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氏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以為說雖多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情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是而出焉故學者於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耳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極力尋究忽然有感如來論之云然後為得也必若此云則是弱於佛氏之學而已然為彼學者自謂有見而於四端五典良良知良能天理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略見矧辨甚者披根拔本顛倒錯繆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慮慮混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耳與聖門真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愚按此一條說中和界限最明與中和舊說不同此必是朱子四十以後之言大抵朱子與象山此時猶未甚冰炭其論象山處尚屬中年未定之見蓋緣此時象山山未破也而其自家用功則固已本末兼備確有定見矣故學部通辨所論朱子之學三變以朱陸異同而言也魏莊梁與余子積書所論朱子之學三變以朱子自家用功而言也東中成朝書

又答廖子晦云鸞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當勿忘勿助之謂天理流行正如是耳若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之影則性是一物物是一物以此照彼以彼入此也橫梁先生所謂若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竹自性者正誤此耳愚按此等處最精微

又答廖子晦論設主立尸熾蕭蕭也一書最可悟理氣之辨又答廖子晦云所論詩說先滿本謂周公制作時所定者為正風雅其後以類附見者為變風雅耳固不謂變者皆非美詩也愚按此說省了許多葛藤

又答廖子晦云智主含藏分別有知覺而無運用冬之象也愚謂有運用前之知覺有運用後之知覺如冬之在秋後春前也

又答廖子晦引東坡潮州伊川涪陵及陳了翁被逮一書可以處排遣不去之事

又答廖子晦云高聖前後者顏子始時之所見也博文約禮者中開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者後來得力之效驗也愚按如此分析開架最明

又答廖子晦論寬嚴言為政須有綱紀文章此一條最切於居官者

又卷末答廖子晦一書論工夫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最可破異學直截之說與陳齋記中和舊說皆迥然不同 按此書篇末言韓文者異考異成於晚年則此為晚年之論無疑

第四十六卷  
答呂道一云萬物散為太虛之說雖若有以小異於輪回之陋然於天地之化育蓋未得為深知之也愚按此朱子之說與正宗小異處

答黃商伯云經文物格猶可以一事言知至則指吾心所知處不容更有未盡矣程子一日一作者格物工夫次第也脫然貫通者知至效驗極致也不當其序而遽責其全則是自問但求蠶蠶而不期貫通期為自盡愚按格致本是兩個條目向見朱子往往作一件看甚疑之今閱此乃曉然矣卷五十二答汪長弼御又云一物之理格即一事之知至卷七十二雜學辨亦然

答廖元善最後一書是子靜後復之語學部通辨編於卷末

丑紹熙四年蓋緣此書有旅櫬經由之語而子靜則卒於壬子十二月也此最是確證

答潘叔度云所謂有為若如是如舜而已者必自有的實平穩下工夫處非是徒然書思夜度以己所為較舜所為而切切然惟恐不如舜也愚按此段可想見志道志學等處皆是如此

答潘叔昌云中年以後血氣精神皆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喜以目昏不敢著力讀書閉中靜坐收斂心身頗覺得力愚按此亦必有為而言恐非至當之論

又答潘叔昌云易傳陰陽交和恐非是指君子小人而言君子之於小人固不當過為忿疾然無交和之理韓富當時事力蓋不足以勝二姦非固欲與之和也元祐誠有過甚處然當時事勢恐不如此亦不免禍要當有以開悟人主之心乃絕後患耳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然當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為力不知事到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寶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尤五王之禍也愚按觀此則幸存錄之論東林亦有未必盡然者

朱子與黃直卿往復之書不知何故如此少

第四十七卷  
呂子約論三年無改云夫不幸而有所當改是乃吾平日之拳拳而未嘗字於吾親者今也哀痛之深固有所幹旋改移於不動營氣之中者矣朱子答云此說甚好但謂回有幹旋改移於不動營氣之中者此句未安喜舊來亦嘗有此意後看史書見有居官不改前人之政但因事遷就使人不見其遷者必大悅之以為代人居官猶有能如此者況於所天乎因此問於李先生先生曰此意雖好但每事用心如此恐駭駭然所失卻多聖人所謂無改者亦謂尚可通行者耳若不辛而有必不可行者則至誠哀痛

讀未歸筆

而改之亦無可奈何不必如此回互也此意竊謂學者不可不知愚按論事如此方纔不偏天下事豈可執一法以處之 又五十一卷董叔重論此句云存得此心則於事有不得不改者吾迫於公議不得已而改之亦無害其為孝矣朱子答云此說得之當與此條同看

又答呂子約云讀書且立下一箇簡易可常底程課日日依此積案工夫不要就生疑慮既要如此又要如彼枉費思慮言語下稍無到頭處昔人所謂多歧亡羊者不可不戒也愚按程課只宜以程氏分年日程為式

又答呂子約云承論專看論語浸覺滯固因復看易傳及繫辭此愚意所未喻蓋前書布此曲折已再三矣似已略蒙聽察不知何為而復蹈舊轍也夫論語所記皆聖人言之要果能專意玩索其味無窮豈有滯固之理竊恐卻是不曾專一故不見其味而反以為滯固耳至如讀書亦當遵用程子之言卦爻變辭自有先後今亦何所迫切而手忙脚亂一至於此耶所謂主一主事之不同恐亦未必然

主一只是專一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驚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以為主一者也觀程子書中所論微處類集而考之亦可見矣若是有所係戀卻是私意雖似專一不恰然既有係戀則必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支離此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同直是相反今比而論之亦可謂不察矣愚按此段論讀書之當專一與前段正相發明而於敬字之義亦最了當

呂子約問主忠信之言後於不重則不威其意如何答云聖賢所言為學之序例如此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握起來不如今人動便說正心誠意卻打入無形影無稽考處也愚按克己復禮只在視聽言動上亦是如此

又答呂子約云不以事親從兄為本分當然之事而特藉之以為知仁之資則方其事親從兄之時其心亦不專於

所事而又別起知仁之想矣愚按此段最可見古人樸實頭工夫

又答呂子約云凡言學多指講論誦讀言之故以習為思釋思按此但可言中庸博學之學而非所以言學而時習之學此必非定論 下卷有一書便云首章之義實當兼踐履而言

又答呂子約云陸子靜之賢聞之蓋久然似聞有脫略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旨又如何耳愚按此是朱子未與象山相會前之語蓋朱子之學雖初中晚不同至於不肯脫略文字則未嘗有初中晚之殊也

又答呂子約云伯恭詞氣之閒雅其未免有隱主釋氏之意但其德性深厚能不發之於口耳此非小病愚按朱子於朋友間能發其不言之私而藥之真是秦越人手段

又答呂子約云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為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為不可讀此以記覽為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為不足觀又曰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為補助耳不當以彼為重而反輕濫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論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為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為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正大高明簡易明白之域也愚按此切中呂氏之病而言蓋古今事變非不當考但以此羽翼六經則可知如反重此而輕彼則謬矣

呂子約讀書過苦而病朱子云不知是讀何書若是聖賢之遺言無非存心養性之事決不反至生病恐又只是太史公作崇耳愚按若以就書之故遂忘飢渴寒暑雖聖賢之書亦可致病故不但要問所讀何書要問如何樣讀

又答呂子約云所論為學之意比向來儘正當矣但所謂省節視聽及開得心地半時便是半時工夫者卻似微有

趨靜之偏愚按朱子之學不專於靜如此

第四十八卷

又答呂子約云向見說書有推曲說變衍太多此是大病若是初學便遭如此纏繞即展轉迷悶無復超脫之期矣要當且令看得大意正當精約則其趣味自長不在如此支離多說也愚按說書貴有貫串之妙而又當知纏繞之弊此段當與前論張敬夫祭已論語說同看

又答呂子約云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為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目之有視為一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為未發故程子以有思為已發則可而記者以無見無聞為未發則不可愚按此段當與四十二卷答石子重論視聽聞見一條同看如此看未發方不似坐禪入定 又一書答呂子約云若必以未有見聞為未發則洪範五事當云貌曰儻言曰啞視曰盲聽曰聵思曰塞乃為得其性此一段尤明

呂子約云尹氏學在己知不知在人微有立我之病朱子答云尹氏說未見立我之病此章是說初學入道之門未須大段說得立妙也愚按此章今人因君子二字便說涉支妙都不是又如敬事而信子約云敬以事言而信則無不盡也朱子答云信是與民有信期會實罰不欺其民淺言之則魏文侯之期獵商君之徒木亦其類也不須如此高說失聖言之本意按書有不必深言者皆此類

又答呂子約云大抵為學只是博文約禮兩端而已博文之事則講論思索要極精詳然後見得道理巨細精蘊無所不盡不可容易草略放過約禮之事則但知得合要如此用功即便著實如此下手更莫思前算後計較商量所以程子論中庸未發處答問之際初甚詳密而其究竟只就敬之一字都收拾了其所謂敬又無其他立妙奇特止是教人每事習箇專一而已都無許多閒說話也愚按此段講約禮最明可見此約字與萬殊一本之意自別

曾子易簣一事非大賢不能但其初何故受之王子合以爲是不欲爲已甚而勉勉以受其賜朱子謂如此則生於世俗委曲計較之私而非聖賢之心矣平心而論則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或者因仍習俗當有是事而未

能正耳恩按朱子最看得直截若欲爲曾子緣飾則不免於巧曲支離矣  
又答王子合云窮理之學只是要識如何爲是如何爲非事物之來無所疑或耳非以此心又識一心然後得爲窮理也愚按此一條當與觀心說同看 又五十卷答潘文叔云知行之說恐古人說知字不如此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乃是即事物上窮得本來自然當然之理而本心知覺之體光明洞達無所不照耳非是回頭向壁隙間窺取一霎時間已心光影便爲天命全體也

又答王子合云今時學者未論外誘多只是因循怠惰自放倒耳愚按因循之病甚於外誘  
又答王子合云繼之者善本是造化發育之功明道此處却是就人性發用處說如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也愚按先儒用成語多有假借者不可不知又答王子合云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便更無話可說也愚按此語當讀書座右須於此立得腳住然後可以言學  
又答王子合云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愚按此五字是功效然所以說此五字者卻是爲做工夫而發  
又答王子合云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亦必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後我自不忍耳愚按此因經界一事而言凡爲政者類如此  
答陳廣仲云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學麥州朋友專

事間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勤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選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愚按此必中年之言所以猶欲兼取其善  
第五十卷  
答潘端叔云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工夫修得只集注屢改不定御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愚按四書大全所以不載論語或問極有見  
又答潘恭叔云聖人之門不使人逃世避人以爲潔故羣弟子多仕於亂邦然若子路冉有之徒亦太不擇矣愚按不逃世不徇世後世之許平仲其庶幾乎  
又答潘恭叔論師商云二子晚年進德雖不可知然子張之語終有慷慨激揚之氣子夏終是謹守規矩也楊墨之說恐未然楊氏之學出於老聃之書墨子則受子時已有其說也非二子之流也愚按楊墨之說是其學之偏非關氣質也有爲楊墨而過者也有爲楊墨而不及者  
又答潘恭叔云胡氏大紀所論用之屬亦多出臆斷不及注疏之精密愚按朱子於注疏未嘗不取之  
各程正思云服門州見責之意敢不敬承蓋錄舊日曾學禪宗故於彼說雖知其非而不免有私嗜之意亦是被兼愛而不知其至於無父無君雖知其無父無君亦不知其便是禽獸也夫冬因其徒來此狂妄兇狠手足盡露自此乃始顯然鳴鼓攻之不復爲前日之唯阿矣愚按此條亦必是晚年爲象山而發後又有答程正思一書云子靜將朱子答書勝本四出冊已載於學語通辨

讀朱陸集

則鄉黨篇可廢矣愚按制外養中最是得朱用功大綱并可知鄉黨一篇不必遽求聖人德盛仁熟處且看聖人外面氣象如何  
董叔重問西伯職察舊說多指文王惟陳少南呂伯恭粹奉陸吳才老以爲武王朱子云此等無證據可且闕之愚按此可見讀書之慎  
又答董叔重云九江之說今亦只可大槩而言恐當時地入三苗禹亦不能細考若論諸水上流其數不止於九若實計入湖之水只是湘沅澧之屬三四而已又不能及九也愚按今蔡傳九江之說朱子亦未敢輕斷也  
董叔重問云程先生論中庸爲飛魚躍處云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先生有說蓋謂程子所引必有事焉與活潑潑地兩語皆是指其實體而形容其流行發見無所礙礙倚着之意今說則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處活潑潑地云者方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所礙礙之妙蓋以道之體用流行發見雖無間息然在人而見諸日用者初不外乎此心故此心之存然後方見得其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活潑潑地略無礙礙耳朱子答云舊說固好似涉安排愚按四十五卷答廖子晦論爲飛魚躍一條似尚屬舊說

第五十一卷  
董叔重問張子韶謂溫良恭儉讓固不可以不學要當學聖人之道以求其自然發見者錄謂容色辭氣之閒亦學者所當用功之地而致知力行之原朱子答云如張氏說

董叔重問史記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序說兩存之孔叢子恐是偽書似不必引朱子答云孔叢子雖偽書然與趙岐亦未知其孰先後也姑存亦無害愚按孔叢子畢竟不引爲是又答黃子耕云主敬方是小學存養之事未可便謂篤行須修身齊家以下乃可謂之篤行耳愚按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只說主敬致知者蓋以敬包行耳又答黃子耕云格物只是就一物上窮盡一物之理致知便只是窮得物理盡後我之知識亦無不盡處若推此知識而致之也此其文義只是如此纔認得定便依此用功

董叔重問張子韶謂溫良恭儉讓固不可以不學要當學聖人之道以求其自然發見者錄謂容色辭氣之閒亦學者所當用功之地而致知力行之原朱子答云如張氏說

董叔重問張子韶謂溫良恭儉讓固不可以不學要當學聖人之道以求其自然發見者錄謂容色辭氣之閒亦學者所當用功之地而致知力行之原朱子答云如張氏說



但能格物則知自至不是別一事也又云格物致知只是窮理聖賢欲為學者說盡曲折故又立此名字今人反為名字所惑生出重重障礙塗枝接葉無有了期要須認取本意而就中看得許多曲折分明便依此實下功夫方見許多名字並皆脫離而其功夫實處卻無少闕且愚按此一條當與第四十六卷答黃高伯論格致處同看

又答黃子耕云率性之謂道非是人有此性而能率之乃謂之道但說自然之理循將去即是道耳道與性字其實無異但性字是渾然全體道字便有條理分別之殊耳修道之謂教乃是聖人修此道以為教於天下如禮樂刑政之類是也愚按如此說則性道二字分不得已發未發

又答黃子耕云病中不宜思慮凡百可且一切放下專以存心養氣為務但踞坐目視鼻端注心膈膈之下久自溫暖即漸見功效矣愚按此不知是何時語或只為病中言之耳

答曹立之論元祐諸公施行有過當處云此理亦姑論其理之當然若意自為之則必有甚於元祐諸公之所為而陷於范滂陽球之禍必矣愚按今人只好談古人孰能如朱子之自省察乎

萬正浩問至誠非特如天如淵卻是說至聖不如至誠豈有此理朱子答云至聖王誠非有優劣然聖字是從外說誠字是從裏說愚按如此則博博淵淵四字亦從外說矣當更詳之

又萬正浩問君子不愧屋漏是所謂知遠之近知風之自也必謹其獨是所謂知微之顯也遠之近者以事物而言則其理未嘗不具於吾心風之自者以人倫而言則其用未嘗不本於吾心朱子答云得之愚按此段在看似與章句稍異然書中明謂章句之義固已明白若更以此意參之則上下語脈愈益通貫精密矣而朱子許其得之則章句所指原自如此

又答萬正浩云仁義不足以盡道游揚之意大率多如此蓋為老莊之說陷溺得深故雖親聞二先生之言而不能虛心反覆審意稱停以要其歸宿之當否所以陽離陰合到急處則便只是以此為主也近得龜山列了說一編讀了令人皇恐不知何故直到如此背馳也愚按游揚之在宋猶高顯山陰之在明乎

又答萬正浩曰易卦交辭本只是各著本卦本爻之象明吉凶之占當如此耳非是就聖賢地位說道理也故乾六爻自天子以至庶人自聖人以至愚不肖筮或得之義皆有取愚按此是易學之綱領

又云越時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愚按伊川教人看易只須看王弼注胡安定王介父解此是未有程易前說話

第五十二卷  
吳伯豐問云齊地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史記索隱曰按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為太公受封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其說如何朱子答云穆陵在密州之西無棣是今棣州更考地志可見索隱恐非愚按朱子於地志亦留心如此今詩傳主服說

又答吳伯豐曰為人察屬世俗常禮有不可廢者亦且得隨例不須大段立具不濟得事徒為人所指目惟懼卻費調護求寬假所屬愈多也愚按此亦孔子微較之意

排淮泗而注之江沈存中輩之說朱子皆嘗辨過故於孟子集注獨斷其誤斬盡蕪蕪所答吳伯豐可見

又答吳伯豐曰今世為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略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其過高者固為有害然猶為近本其外馳者詭論狼狽更不可言吾惜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卻涵養本原工夫此不可不自反也愚按朱子所謂徑趨簡約與所謂欠卻涵養本原工夫者又自不同

吳伯豐問程子曰良易直也又曰良乃善心朱子答云或問多此等處後來不能修改蓋已廢之久矣良乃善心立語太泛不如易直之為切當也愚按此則論語或問乃朱子之所已廢

吳伯豐問周氏於君子無所爭君子不器皆曰君子以仁成名者也恐解經不當如是之拘朱子答曰此是王氏說經之弊大抵熙豐以來多此病愚按解經之病只是一箇拘拘即偏也不知者卻以此為橫

又答吳伯豐曰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為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愚按良知家之弊正如此

又答吳伯豐云少得會看文字者不免令熟看注解而徐思其義只尋正意毋得支蔓似方略有頭緒然卻恐變秀才為學究又不濟事耳愚按吾輩為學正當合學究秀才之業而一之偏做不得

吳伯豐問孟子集解序說引史以傳以為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先生謂二說不同史記近是而於滕文公首章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辭又於第四章決汝漢處注曰記者之誤不知如何朱子答曰前說

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愚按觀此則孟子集注亦有修得未盡一處

吳伯豐問明道曰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卻只是守觀顏子之學具體而微矣然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守之固也如此不知明道放開之說抑何謂耶上蔡亦曰學者須是肯虛擺脫得開始得講讀固滯狹隘固不足以適道然不如學者以存養踐行之實而遽以此為務此曾點之學非顏子之學也朱子答曰明道之語亦上蔡所記或恐須字是必然之意言既得則自有此驗不但如此拘拘耳非謂須要放開也曾點之曾懷灑落亦是自然如此未必有

謂須要放開也曾點之曾懷灑落亦是自然如此未必有

意擺脫使開也有意擺脫則亦不能得開而非所以為會  
點矣上蔡說恐不縝密生病痛也愚按朱子於二程之語  
真是字字稱量過

朱子答吳伯豐論孟子博學詳說云橫渠所云未博學而  
先守約即程子未有致知而不在致之意亦切要之言也  
愚按此卻與集注不同

答姜叔權曰所謂識察此心乃致知之切近者此說是也  
然亦須知所謂識心非徒欲識此心之精靈靈覺也乃欲  
識此心之義理精微耳欲識其義理之精微則固當以窮  
盡天下之理為期但至於久熟而貫通焉則不待一一窮  
之而天下之理固已無一毫之不盡矣愚按此段與觀心  
說相表裏并可想見一貫光景玩所謂久熟而貫通則知  
別無一貫之法止有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法顏子所謂如  
有所立卓爾亦即是一貫境界亦止是由博文約禮之功  
而得之但雖曰貫通與夫子之耳順從心則必有間 又  
卷五十四答王季和第一書亦可見一貫之由又卷七十  
內有讀蘇氏紀年亦當同看

又答姜叔權論江西學問氣象曰賢者天資慈詳故於惻  
隱上發彼資稟屬腐故別生一種病痛大抵其不穩帖而  
輕肆動盪則不相遠也愚嘗謂陽明之學其病各隨氣質  
而不同亦是此意

又答汪長孺云明道所謂全體此心者蓋謂涵養本原以  
為致知格物之地而已如云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求其  
放心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亦此意也未可說得太  
深亦不是教人止於此而已也愚按此條看求放心向屬  
舊說與勉齋黃氏所說不同

又答汪長孺論江西氣象曰其徒有今日悟道而明日醉  
酒罵人者皆學界生論胡及語戲之愚按金溪派頭上達  
而後下學其弊必至此

第五十三卷

答劉公度云謂彼中朋友只有季章一人可望此未論其  
許與之當否然其言之發亦大輕矣舊見公度不如此只  
此便是新學效驗向見伯恭說孔子順答魏王問天下之  
高士而曰世無其人此一句似全不是孔子家法此言有  
味愚按此段說輕之弊最警切三復之可以當南容之白  
圭

又答劉公度謂君舉卻欲包羅和會眾說不令相傷其實  
都曉不得眾說之是非得失自有合不得處也葉正則亦  
是如此可歎可歎愚按今人言三教合一者豈非朱子之  
所歎然又有謂三教不可合而各有其妙不妨並存者則  
又是以不合為合尤巧於包羅和會者也

又答劉公度云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合下先求頓悟  
之理但更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則自有安穩受  
用處且愚按金溪之學亦所謂合下先求頓悟者也  
又答劉季章云論湯武則其反之至與未至恐須有別此  
等處雖非後學所敢輕議然今但讀其書恐亦不待問其  
樂而後知之也愚按朱子於湯武亦云有優劣然非若蘇  
氏武王非聖人之論也 又卷五十七李堯卿問中庸三  
知三行既謂之成功則一而見於樂又有不同之實何也  
朱子答曰性之反之成功雖一然武王地位終是覺得有  
須處在

劉季章云未可與雜集注之末有云然以孟子處淵援之  
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辨謂天下之事只有一  
箇理所重在此則其理不外乎此當變通之時只合援  
之以手雖出於急遽不得已之為乃天理人事之不容已  
者也今云有辨謂此一線路恐學者因以藉口而小小走  
作不暇自顧矣如何朱子答云既云急遽不得已之為即  
是權不可常而經可常自有不容無辨處若只說權便是  
經都無分別卻恐其弊不止開一線路而已愚按程朱論  
權不同總是一個愛世之念

第五十三卷

又答劉季章云江西人尚氣不肯隨人後凡事要自我出  
愚按此病豈獨江西哉

答許景陽論未發之中曰只是此理對惡而言則謂之善  
對善而言則謂之清對四苟而言則謂之中初非有二物  
愚按此數語括盡許多注疏

答胡季隨云中庸本意欲人戒懼以存天理之實而已非  
是教人揣摩氣象以求見此理之影也愚按此等語俱與  
誠心說相表裏

訪季隨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即天命之謂性也發  
而皆中節謂之和即率性之謂道也朱子答曰詳程先生  
說率性之義恐不如此愚按此當與卷五十一答黃子耕  
論率性條同看 中庸大全雲峯胡氏謂率性為天下之  
達道其亦未考於此歟

又答胡季隨云遺書所云釋氏有盡心知性無存心養性  
亦恐記錄者有誤要之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  
影子卻不會子細見得真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  
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他所見底影子因  
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  
性之真且愚按知此則一切改頭換面之說俱不得而附  
會矣

又答胡季隨云文義之失猶是小病卻是自欺強說乃心  
腹膏肓之疾觀朱子之錄矻如此其於象山豈好辨哉  
又答胡季隨云論灑落二字才有合之心即便終身不  
能得灑落蓋緣有此意便不自然其自謂灑落者乃是疏  
略放肆之具名耳又曰灑落二字本是黃太史語後來延  
平先生拈出亦是且要學者識箇深造自得底氣象以自  
考其所得之淺深不謂一再傳後而其弊乃至於此愚按  
此段當與卷五十二答吳伯豐論明道既得後須放開一  
條同看皆是教人專心下學之意

答沈叔晦云尋常實有似是而非之論不幸恐人傳由異

日或能亂道誤人爲可懼耳愚按觀此則學藝通辨一書  
信朱子功臣也

又答沈叔晦云近日一派流入江西歐路董仲舒而推尊  
管仲王猛愚按此爲日子約之流弊言之而明季之學大  
都如此

第五十四卷

答孫季和云明道伊川論性疏密固不同然其氣象亦各  
有極至處明道直是渾然天成伊川直是精細平實正似  
又王治岐周公制禮之不同又似馬援論漢二祖也愚按  
觀此則二程之不可軒輊也明矣

又答孫季和云讀書玩理外考證又是一種工夫所得無  
幾而費力不少向來偶自好之固是一病然亦不可謂無  
助也愚按如沈希程大昌之徒朱子皆有取焉此朱學之  
所以大也

答諸葛誠之曰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  
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  
實竊笑以爲正使真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力  
盛未可遽以片辭取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滿也愚按觀  
此可想見朱子語默之節

答項平父論尊德性道問學一書此陽明所取以爲晚年  
定論者也然此書之前又有答項平父一書云示諭此心  
原是聖賢只要於未發時常常識得已發時常常記得識  
得記得不知所識所指何物而言若指此心則識者記  
者復是何物心有二主自相攪奪聖賢之教恐無此法也

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即未  
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愚見如此不知子靜相報  
如何然則所謂子靜尊德性者亦即是此自相攪奪者而  
已一篇觀心說正指此病但朱子此時猶看子靜未破耳

又答項平父云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是即是義之所  
安其不慊處即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今人

因孟子之言卻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  
心之慊與不慊亦有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  
故於學問問辨之所得皆指爲外而以爲非義之所在遂  
一切棄置而不爲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  
步五十步之閒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讓裸裎也愚按告  
子於義亦不是竟不求只是以爲心在則自能合義

又答項平父曰今人讀書不子細將聖賢言語都錯看了  
又便將此草本立一切法橫說豎說說說紛紛生恐其罪不  
止如范甯之議王弼而已也愚按象山所謂六經皆我注  
腳分明自供認此

答周叔謹曰某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  
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閑  
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  
著實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養未須大  
段着力考索也愚按所云減去文字者豈盡拋書冊之謂  
哉只是欲循序漸進耳

答路德章曰謂東萊遺言有涉於經濟維持者別爲一事  
而異於平日道學之意則恐亦未免有累於東萊也龜山  
嘗議王氏之學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  
世之務皆私智之鑿正謂此耳愚按王氏之學離內外判  
心迹象山陽明則又是離而強合之判而強結之其實則  
仍是離而判也

又答路德章曰謂僞遺漢祖唐宗亦須有學不得且放過  
處方寸之地只有一毫此等見識便是枉尺直尋底根株  
若果如此即孟子果然迂闊而公孫衍張儀真可謂大夫  
夫矣愚按朱子於此等處其正誼明道心腸直是與日月  
爭光

又答路德章云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羸暴嫌飲食不如  
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閉着忽  
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

之法愚按伯恭之變化氣質從讀書體認中來故能進步  
如此比之今日悟道而明日罵人者相去遠矣若夫讀書  
而於文字議論上用功多於性情義理上用功少至於身  
心放縱心慮羸後斯不善學伯恭者矣

又答路德章云讀書亦須隨章逐句子細研窮方見意味  
若只用蠅心但求快意恐終無以滌蕩塵埃剝除鱗甲也  
愚按此正與伯恭之變化氣質者相反

答時子雲曰向編近思錄欲入數段說科舉壞人心術處  
而伯恭不肯今日乃知此箇病根從彼時便已栽種培養  
得在心田裏了愚按此亦不是舉業盛而聖學亡底話頭  
只是要人於此剖析一個義利耳

答趙幾道書所謂近乃深覺其弊不免直截說破者是必  
指象山之學而言

答楊簡卿曰所論趙師書在吾友妙年何遽汲汲如此平  
生不敢爲此故亦不欲以此施之於人不喜人宛轉爲人  
求知故亦不欲作此等書反復思之無以應命但有一言  
爲贈冀賢者抗志高明有以自拔於流俗乃所望耳井伯  
雖實相愛然似未知所以相愛也又答吳宜之曰某身在  
閒遠豈能爲人宛轉求館求試若能如此則親戚聞如黃  
直卿輩當先爲圖得矣兼平生爲學只學箇窮守道一事  
朋友所以遠來相問亦正爲此今若曲徇宜之之意相爲  
經營則是師生之閒去仁義而懷利以相接矣豈相尋同  
學之本意耶觀朱子此二書真是立得脚定

答趙昌甫曰文士巧於言語爲人所悅易入邪徑如近世  
陳無己之不見章雷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絕無而  
僅有之爲可貴也愚按君子不但不可輕求人即使人來  
引己亦豈可遂墮坑落堦哉

答徐茂章曰老釋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動是猶常寐不  
覺而棄有用於無用聖賢固弗爲也今說於動而欲無天  
下之靜是猶常行不止雖勞而不得息聖賢亦弗爲也蓋

王說

其失雖有彼吐之殊其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正理則一而已嗚呼學者能知一陰一陽一動一靜之可以相勝而不能相無又知靜者為主而動者為客焉則庶乎其不昧於道體而日用之閒有以用其力耳愚按所謂說於動而欲無天下之靜此以寂滅為嫌而欲廢靜雖不言其說之詳大約是看未發已發皆屬動耳

第五十五卷

答潘謙之曰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愚按以此觀之則大學首節注虛靈不昧四字只是知覺二字 又黃氏曰鈔載答潘謙之云伊川亦有時教人靜坐然孔孟以上卻無此說要須見得靜坐與觀理兩不相妨乃為的當

答李時可曰定靜只是知止之效不須言養之以定靜又別做一項工夫也愚按此節存疑所謂知邊靜也

答包詳道痛關其必要豁然頓悟然後漸次修行之說不知高景逸何以尚指一貫為起手工夫也又答顏子聖曰所謂古人學問不在簡編必有所謂統之宗會之元者則僕之愚於此有未論也愚按高子所謂一貫豈非即子堅所謂統宗會元乎

答安仁吳生一書非有萬物一體之懷不能下此策也豈非所謂不屑之教誨答趙然道一書亦如此又可見朱陸晚年之同異

第五十六卷

答徐載叔曰放翁之詩讀之爽然近代惟見此人為有詩人風致愚按朱子推許放翁如此亦宋代一人物也

答方賓王語曰性即理也今以為萬理之所自出又似別是一物康節先生曰性者道之形體此語卻似親切也愚按此當與卷五十三答胡季陵論未發一條同看 又後卷五十九答陳術道性只是理一條亦當同看合而觀之則未發已發分性情則可分性道則不可

方賓王問曰吾無隱乎爾一章詎謂聖人之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惟聖人然後能之蓋聖人全體是此理無物不體無時不然也故以此語二三子亦道其實爾若如謝氏楊氏之說則如我與二三子其此理其仰觀俯察與夫百姓日用者莫非此理之流行則恐舉物而遺其則將有運水搬柴揚眉瞬目之意不知如何朱子答曰善愚按天何言哉一章亦當如此看

第五十七卷

李堯卿謂樊遲問知告以敬鬼神而遠之在三代之時民間所謂鬼神士則有五祀與其先祖此樊遲之所當祭想無後世之所謂淫祠者告以敬而遠之其只以五祀為戒也朱子答曰鬼神固不謂淫祠然淫祠之鬼神既不當其位未能除去則亦當敬而遠之耳愚按堯卿看得切實朱子所答則又是為後人言之耳

答陳安卿曰立是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之效不止是用工夫不誠知命是意誠心正而所知日進不已之驗以至耳順則所知又至極而精熟矣愚按依此則立處已是一貫了然以可與立未可與權觀之則立恐未是知至一貫安卿後一書亦疑於此而朱子答云細思此章只得做學者事看而聖人所託則是他自見得有略相似處今窺測他不得也正如曾子借忠恕兩字發明一貫之妙答得甚鶻突

陳安卿問顏子無所不說與終日不違間一知十語之不清等類若以知上言之則此時方只是天資明睿而學力精敏於聖人之言皆深曉默識未是於天下之理廓然無所不通猶未得全謂之物已格知已至而復其本心光明知覺之全體處蓋是時猶有待於聖人之言故也至於所謂卓爾之地乃是廓然貫通而知之至極與聖人生知意味相似矣不審是否朱子答曰恐是如此愚按此條分別顏子地位最明

讀朱陸筆卷之三

侯官楊 浚雪槍總校  
侯官蔣錫璠魯士覆校  
侯官黃心渠子銘分校  
侯官吳春霖壽諱分校

諸朱陸集卷之四

當湖陸隴其祿書兩輯

鄧懋陳汝成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後學宜興蔣運昌全校

海寧陳世儀

第五十八卷

答張仁叔曰霍光臨大節亦有虧欠處愚按霍光大節欠處莫甚於許后之事亦自其平日家庭間不能正身化家以致妻子驕淫釀成大禍故欲大節之無虧必自謹小慎始

答徐子誠曰有性無性之說殊不可曉當時方叔於此本自不曾理會率然隨等揀難底問若照管得到則於此自合不答且只教他子細熟讀聖賢明白平易切實之言就已分上依次第做工夫方有益於彼而我亦不為失言卻不合隨其所問率然答之致乘一向如此狂妄此意之罪也愚按於此最可見朱子教人之不苟當與卷五十五

答安仁吳生等書同看  
又答宋深之曰五峯之書知言為精然其闕亦不能無小小可議處其他往往又不能及故向來敬夫不欲甚廣其傳今想廣仲之意恐亦有所難言者非歎惜也南軒文此開錢版有兩本其一喜為序者差不雜黃州亦有官本篇秩尤多然多是少作可恨也愚按古人於師友之文不欲輕為傳布如此何等慎重

答葉味道言陸子靜居親喪直欲於卒哭而耐之後做其几筵而反以朱子耐與遷自是兩事之說為不然愚按子靜之薄於親亦自其學術之差來

鄧衡老問孔顏之所樂者循理而已矣朱子答云此等處未易一言斷且宜虛心玩味兼考聖賢為學用力處實下工夫方見得如此硬說無益於事也愚按言循理亦不甚差但朱子最怕人硬說不切身體貼

鄧又問曾點濬離開已見大意朱子亦云須實下工夫真有見處方有意味耳

答鄧衡老言韓魏公論不當使道士於正殿設醮而不知設醮之非愚按今人論治往往如此

鄧又問程先生論封建願取柳子厚之說而范唐鑑亦推廣之至胡氏管見乃力詆子厚并排蘇范其說反與程門不合何也朱子答曰遺書中只有一條論封建而取柳子厚者其他卻不如此恐此一段乃記錄之誤也范氏說多苟簡不足為法胡氏之論雖正然其言利害亦有所偏要之封建郡縣互有利害但其理則當以建封為公耳此類且徐講之非今日所急也愚按論封建者明沈一貫人皆雖不不然其言卻多可採

答張敬之論必有事焉一段曰此一段依孟子本文只合就養氣上說集注言之備矣明道先生移就持敬上說卻是養氣以前一段事工夫雖密然恐不若且依孟子看也愚按朱子雖有取程子之言而主講孟子則不依其說是何等權度 卷六十一答林德久亦云孟子上下文無敬字只有義字程子是移將去敬字上說非孟子本意也

第五十九卷

答吳斗南曰良集程門諸公行事項年亦嘗為之而未就今邵武印本所謂淵源錄者是也當時編集未成而為後生傳出致此流布心甚恨之比來深考程先生之言其門人恐未有承當得此衣鉢者愚按觀此則淵源錄乃朱子未定之書

答陳衛道曰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為性而不生不滅也愚按此亦性字切要之辭又曰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說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光明

答余正叔曰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為不可一

向專靠書冊故稍稍放勢虛防務要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尤是根本所在不可昏惰雜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養立小主宰其實只是個提攝警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外之別非以動靜直為判然二物也愚按觀此條則凡朱子所立內外動靜處可見其未嘗有所偏安果齋李氏所謂晚見諸生繼幾於文義之閒始頗指示本體者亦是此意而豈如姚江所謂晚年定論也哉

第六十卷

相傳朱子易贊時尚改誠意章注然文集卷六十答周南仲二書即是今誠意章首一節注一字無差不知何故

答章季忠曰聖賢之教不遺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熟講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通貫約禮則只欲之一字已是多了愚按約禮似向有力行意朱子於此卻以敬該之恐未安

答汪易直曰管仲事程子所推聖人本意恐已得之蓋其不死于糾而從桓公乃是先迷後得如今叛逆而遭赦宥自無可死之理然此事夫子當時不曾明言但今以其言專取其功而略無譏貶之詞可以推見之且若果有罪則聖人必有微詞以見功過不相掩之意不特如此說矣故疑程子此義講之甚精而鄙意所疑則其曰若當死而不死則後雖有功亦不復取此則未安耳功自功過自過若過可以掩功則功亦得以掩其過矣康節先生論學春秋者當先定五伯之功罪而以五伯為功之首罪之魁此語最為切當然非徇論古事然也見諸行事則操賞罰之權持黜陟之柄者亦當以是為心乃能盡用一世之材以濟天下之務而不失其正耳仁之一字以其德而言則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其功則惟利澤及人有恩有惠便可稱之初不計其德之如何也愚按論一管仲便

是唐虞黜陟之法此是何等樣會次  
潘子善問云知則仁之施受則仁之用施與用不知如何  
分朱子答云知之所施施其愛耳不知則雖有愛而不能  
及人也愚按忠字界分向未明言

又答潘子善云所謂論為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  
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  
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若箇  
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略綽提撕令自  
省覺便是工天也愚按魏莊渠論敬多用略綽提撕四字  
蓋本朱子

第六十一卷

答林德久曰大學歸來不暇整理蓋此等多因朋友辨論  
閒彼此切磨說得細密今無事時自作文字卻有搜索不  
到處思按夫子所謂學字正是如此又曰昨在玉山學中  
與諸生說話司馬宰令人錄來當時無人劇論說得不痛  
快歸來偶與一朋友說因其未論及復曉譬卻說得詩盡  
所謂朋友疑即是卷五十八答陳器之問玉山講義

又答林德久曰嘗愛韓子說所以為性者五而今之言性  
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高近理  
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  
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  
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愚按高顯陽陽  
明無善無惡之說亦只說得虛空底包四者而已

又答林德久曰橫渠及原之說程子蓋嘗非之今東見錄  
中不可以既反之氣復為方伸之氣此類有數條皆為此  
論發也愚按橫渠原之說雖與釋氏覺性常存老  
氏老而不亡之說不同而與程朱之意亦異  
答歐陽希道曰孔子只是說箇為仁工夫至孟子方解仁  
字之義理如仁之端仁人心之類然仁字又兼兩義非一  
言之可盡故孔子教人亦有兩路克己即孟子仁心之

讀朱陸集

說愛人即孟子惻隱之說而程子易傳亦有專言偏言之  
說如喜說釋又是孟子子義疏愚按此條當與仁說同  
看

歐陽希道問程子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  
言性善是也近觀先生答嚴時亨所問云易大傳言繼之  
者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與程子  
之說似若有異朱子答曰明道之言高遠宏闊不拘本又  
正意如此處多若執其方而論則所不可通者不但此句  
而已愚按明道講必有事焉繼之者善之類與朱子絕不  
同而不害其為道統相承者以其本領處無不同也若高  
景逸之講一貫知本則不得以此為例矣

答嚴時亨曰發已自盡但謂凡出於己者必自竭盡而不  
使其有尚餘不盡之意耳非奮發之謂也循物無違謂言  
語之發循其物之真實而無所背戾如大則言大小則言  
小言循於物而無所違耳愚按此看信字專就言上說  
嚴時亨亦疑明道所謂繼之者善只近思錄一書皆是則  
取諸先生精要之語以先後學入德之門戶而首卷又是  
示人以道體所在編入此段必不是誤慢處朱子答曰明  
道先生如此處多若以本文論之則皆不可曉矣要當忘  
言會意別作一格看可也愚按葉氏近思錄集解於此條  
絕不說破別自一格處殊疏

嚴時亨論曾點一段大約言點不是道遠物外不屑當世  
之務者乃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無入而不自得者  
孟子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蓋先理會自家身心自  
得無欲常常神清氣定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識者所以  
知堯舜事業曾點固優焉之也三子規規事為之末則所  
謂不知其仁也朱子謂此一段說得極有本末愚謂曾點  
之自得又須看得與姚江良知不同方好所以朱子又繼  
之曰學者立志要當如此然其用力卻有次第又答歐陽  
希道曰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幾不錯若一向先求

百點見解未有不入於佛老也  
第六十二卷  
答張元德拾曰近與學者講論尤覺精果成誦之說最為  
捷徑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者處不  
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  
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為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發之不  
精則亦未免在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卻如此溫習  
乃為佳且愚按此書之首有勸陽二語想已聞之恐更有  
追削禁錮之類等語蓋黨禍貽言也而勸人讀書成誦如  
此孰謂朱子晚年專事本體哉  
又答張元德論介甫只是見理不明用心不廣一時諸賢  
不向源頭與之商量便以不可以有為待之而不察其所  
欲勝之流俗亦真有未盡善處此論最公  
又答張元德曰大抵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  
句脈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權時替換  
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歷如  
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  
和無開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愚按此是朱子解經高於  
諸儒處觀其與張南軒商訂癸巳論語說都是此法明之  
先輩作經義多阻述此故其制雖如於安石其體雖定於  
王唐聖辭而其法實本於朱子明乎朱子此法方為真經  
義誰謂舉業盛而聖學亡哉  
張元德問人心雖未有喜怒哀樂而物欲之根存焉則固  
已偏於此矣故於其所偏者得之則喜且樂失之則怒而  
哀無復顧義理也朱子答曰此段說得是但物欲之根存  
焉之說恐未然人固有偏好一物者然此一物未上心時  
安得不謂之未發之中乎欲下工夫正當於此看取愚按  
物欲之根即陽明所云隔日癡也然其論工夫則與朱子  
不同學者辨之  
朱子與張元德諸書論春秋者止狩河陽許世子一事不

說其不是想其所作春秋傳必多可觀  
又答張元禮曰明道教人靜坐蓋為是時諸人相從只在  
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  
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則却是禪子坐禪矣但只著一  
敬字通貫動靜愚按卷五十一有教黃子耕靜坐一書亦  
是明道之意耳

張元禮問語孟或問乃丁酉本不知後來改定如何朱子  
答曰論孟集注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甚相應又無  
工夫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且就正經上玩味有  
未通處參攷集注更自思索為件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  
以為是也愚按五十二卷答吳伯豐觀之則知大全中不  
載論孟或問全本固自有見

甘吉甫問曰蔡文云天根是好人之情狀月窟是小人之  
情狀三十六宮是八卦陰陽之爻其疑人物二字恐未可  
便以善惡斷之又喜三十六宮都是春即月窟亦為春也  
朱子答曰陽善陰惡聖賢如此說處極多蓋自正理而言  
二者固不可以相無以對待而言則又各自有所主康節  
所詠恐是捕生物之源而言則正氣為人偏氣為物為陰  
陽之殺李通所論卻是推說然意亦通也甘又問云疑康  
節先言天根月窟是合偏正而言後言以為都是春者是

專以正者言之不知是否朱子答曰看遺書中善惡皆天  
理及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不可以濁者不謂之水等語及  
易傳陽無可盡之理一節即此意可推矣更以事實考之  
只如鴉臭蠅蠅毒草毒藥還可道不是天地陰陽之氣所  
生不愚按陳旉亭論羅整庵理氣合一之說亦引程子善  
惡皆天理為說蓋即康節所云三十六宮俱是春也性理  
大全雖載康節此詩而小註殊不分明讀者不知其為何  
說是最疏略處

答杜仁仲曰仁仲反躬克己之意甚切雖未知所病者何  
事然既知其病即內自訟而亟改之耳何暇咕咕語言以  
正直也

答既往之失而求改過之名哉今不亟改而徒言之又自  
表其未有改之之實也則是病中生病名外取名不但無  
益而已愚按此病今人多有之被朱子一點破使人無地  
容身矣

答傅敬子曰且自看有疑處方好商量若只如此泛問不  
濟事又云所欲大字及二卦說尤是兒戲若真實做工夫  
何用此等裝飾愚按此等虛語見朱子不屑之教誨當與  
答安仁吳生同看

答常鄭卿曰頃年見黃叔張在此作教官時教小學生誦  
書旬日一試似亦有益愚按此法居教職者當知之  
答李晦叔曰第一也主於心者則為志氣主於形體者即  
為血氣范氏本說蓋如此向來誤去其本文兩字後來覺  
得未穩故改從舊說愚按觀此尤可見大學首節注虛靈  
不昧四字是以象言

余國秀問官因求放心而謂視聽思慮由己時是心存不  
由己時是心放李敬子以為合理時是心存且謂其有認  
氣為心之病朱子答曰孟子說存其心養其性只是要人  
當操守此心不令放逸則自能去講學以明義理而動靜  
之間皆有以順其性之當然也愚按李敬子所云與黃龜  
齋之說合朱子此答似尚屬舊說

李敬子問婦因與朋友論及冒貫赴試事以為豈可不攻  
獨獨秀以為不須攻幸一言以定眾志朱子答曰不知要  
如何攻若只經官陳狀乞泛行約束即不妨若指名告示  
聚眾毆擊則非所宜矣愚按處鄉黨惡俗當如此  
又李敬子問至善乃萬理盡明各造其極然後為至朱子  
答曰至善是自然底道理如此說不得愚按今人解至善  
多似李敬子話頭亦未之考耳

李敬子又云周舜敬以為知止者非萬理併皆昭融然後  
謂之知止一事便有一理即其所知而求得其止所謂  
能得者非是動容周旋各當其則一事得其所止如仁敬

孝慈之類皆為王善若必以動容周旋當則言之將使學  
者及世窮年無復可以知止而得其所止矣朱子答曰經  
之所言是學之等級然知有淺深得有大小存乎其人難  
以一槩論也愚按朱子之答未嘗以則說為不是也至知  
至善非萬理明盡之謂矣

答李敬子曰四游之說則未可知所謂六合之外存而不  
論也然卻云如禮記月令疏及晉天文志皆不可不讀  
第六十三卷

答孫敬甫曰世衰道微異說叢起其間蓋有全出於異端  
而猶不失於為己者其他則皆飾私反理而不足謂之學  
矣愚按為己而異端者象山是也然則論語所謂君子儻  
所謂古之學者其浸深同異固不可一槩論乎  
答孫敬甫論陸學瞋目切齒一書書百有稔年老態等語  
真可為破晚年定論者一確證當全看

答孫敬甫論格物傳曰蓋嘗欲效此體以補其闕而不能  
就故只用己意為之蓋無驅市人以戰之才只得用趙人  
也愚按朱子文字亦每喜使事如此  
答吳元士論樂律一書當同律呂新書看  
第六十四卷

與肇仲至論古今之詩凡有三變卻先云偶記頃年學道  
未能專一之時亦嘗問考詩之原委看其下語何等地步  
又與肇仲至論平淡二字曰古人之詩本豈有言於平淡  
哉但對今之狂怪雕鏤神頭鬼面則見其平對今之肥膩  
腥臊酸鹹苦澀則見其淡耳自有詩之初以及魏晉作者  
非一而其高處無不出此謂水落石出自歸此路則吾未  
見終身習於鄭衛之哇淫而能卒自歸於英莖韶護之雅  
正者也愚按東坡謂絢爛之極乃造平淡如朱子之說則  
是平淡之後乃能絢爛蓋其所謂平淡者各有所指而不  
同也

又答肇仲至曰直卿久不得書聞有他家之興此固所欲  
也

但於集聚徒之計則恐失之便無以為生亦須細商量耳  
論作官則誠不若聚徒之為安也愚按觀此直卿亦是以  
聚徒為生

又答肇仲至曰世亦嘗聞先人說家闢亦嘗有之以兵火  
失去然則世闢亦須有本但今見於諸經注疏者恐亦  
或出附會假託未必可憑據正亦不必苦求耳愚按先秦  
之書多有不可憑據者

朱子於聚星閣照壁畫陳太丘見荀明陵事亦言三對酌  
其位次可見其凡事不苟

答江彦謀曰道之極致物我固為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  
也愚按此雖以一貫言之然論仁體者亦當知此

與胡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此即今臺中所謂中和說四端  
答或人曰孟子論因端只欲人擴而充之則仁義禮智不  
可勝用不言當此之時別起一念以體其何物也無垢此  
言猶是禪學意思只要相像認得此箇精靈而不求之踐  
履之實若曰一面擴充一面體認則是一心而兩用之亦  
不勝其煩且擾矣愚按此似破祭議端倪之說

或問程明道立門庭以慎獨兩字朱子曰慎獨固操存  
之要然明道教人本末具備亦非偏此二字而已愚按劉  
公臺以慎獨為講學宗旨是豈知明道之意哉

又答或人曰龜山立言卻似有意於含蓄而不盡意多假  
借寄託之語殊不快人意聖賢之言則本是欲人易曉而  
其中自然有含蓄且愚按言不可有含蓄求約如此

又答或人曰學者講論思索以求事物義理聖賢指意則  
當極其博若論操舍存亡之間則只此毫釐之閒便是天  
理人欲死生存亡之分至簡至約無許多比並較量思前  
算後也愚按觀此則山木一章歸結到操存只是要人敬  
以直內是指示人直截之法若窮理集義本末具備之功  
則又不可如此論矣

朱子語類

又答或人曰鄉原是有一種小康曲謹阿世徇俗之人愚按  
張禹孔光真其人矣

第六十五卷  
尚書序注曰大抵書又訓誥多奇詭而誓命多平易蓋訓  
誥皆是記錄當時號令於眾之本語故其間多有方言及  
古語在當時則人所共曉而於今世反為難知誓命則是  
當時史官所撰擇括潤色雖有體製故在今日亦不難曉  
且愚按此最足以破今古文不同之惑

第六十六卷  
著卦考誤當與易學啓蒙同看琴律說當與卷六十三內  
答吳元士書及律呂新書同看

第六十七卷  
易象說亦是易學之綱領  
中庸首章說以敬以直內為致中義以方外為致和最明  
已發未發說此與胡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是一時筆  
明道論性說定性說蓋此二條是明道要緊底話故朱子  
特為之說

觀心說仁說此二篇是朱子要緊文字但集中詩載張南  
軒仁說而反以朱子仁說為序仁說載在張說之後愚嘗  
見別本無前篇真西山講書記亦明以前篇為南軒仁說  
王氏續經說一篇可為輕於著書者之戒

第六十八卷  
觀井田類說儀禮釋官二篇可見朱子每講一事必先究  
其綱領

學校貢舉私議一篇真足為今世之藥石

第七十卷  
讀呂氏詩紀彙中篇是詩學之綱領 另有讀詩記序在  
卷七十六  
讀唐志一篇闢辭章之學讀大紀一篇闢釋氏之學讀兩  
陳諫議遺墨關王氏之學皆是要緊文字分別集卷八釋

朱子語類

氏論二篇可與讀大紀參看惜其多缺字  
讀蘇氏紀年一篇最可體會一貫蘇黃門言吾老年於義  
理無所不通蓋悟孔子一以貫之旨又曰夫子之道一  
以貫之惟一為能萬變而不窮又曰每夜熟寐至五鼓初  
即披衣起坐此即所謂天下何思何慮之時也蓋天下本  
自無思慮但人不具此眼目不能識之爾又曰曾子以一  
為忠恕則知門人之不足告也孔子既曾子傳之子思  
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吾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  
中節謂之和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一之與中正是  
矣朱子曰聖人之所謂道者天而已矣天大無外造化發  
育皆在其間運轉流行無少間息雖其形象變化有萬不  
同然其為理一而已矣聖人生知安行與天同德其於天  
下之理幽明巨細固無一物之不知而日用之間應事接  
物動容周旋又無一理之不當然非物物而思之事事而  
勉之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固非塊然以守一物於象罔  
之間如所謂五鼓振衣何思何慮者遂指以為妙道之極  
又曰天下何思何慮正謂雖萬變之紛紜而所以應之各  
有定理不假思慮而知也今以中夜起坐斯須之頃當之  
則是日出事生之後此何思何慮者遂為閑廢之物而無  
所用矣彼所謂得一貫之旨者殆不過此豈不陋哉又曰  
謂曾子以門人不足告而始以忠恕為言則是不知忠恕  
之相為體用正所以明夫一貫之實矣愚按以五鼓振衣  
何思何慮者為一則是一為虛無寂滅之一而非一理渾  
然之一矣

第七十一卷  
記和靖先生五事其一云先生日誦金剛經一卷曰是其  
母所訓不敢違也愚按論語所謂無違恐不如是若和靖  
果有此事不如曹月川遠矣

記林黃中辨易西銘謂太極是生兩儀不是包兩儀包如  
人之懷子子在母中生如人之生子子在母外愚按包與

朱子語類



生二字講學者當理會  
記據傳云國史載太極圖說乃云自無極而為太極不  
知其何所據而增此自為二字也愚按史臣不明理其弊  
如此

偶讀記內如論子華子之偽孟子排淮濶之誤與夫疾  
疾之不當避學者皆不可不知未後修禮書一條想是朱  
子初修原本與後來改定本故有此論

於永叔則考其事蹟於伊川則定其年譜此是朱子論世  
之學

第七十二卷

北辰辨律律辨開阡陌辨九江彭蠡辨皇極辨皆是經史  
之綱領

尹和靖手筆辨皆是言語錄之不可廢此遺書所為述也  
觀雜學辨所辨蘇氏易解諸條真尹和靖所謂訓經而欲  
新奇無所不至矣歐陽公事蹟曰公嘗謂前儒注者經性  
其所得之多故能獨出諸家而行於後世而後之學者各  
持好勝之心務欲掩人而揚己故不止正其所失雖其是  
者一切易以己說欲盡廢前人而自成一派此學者之大  
患也故公作詩本義止百餘篇而已其餘二百篇無所改  
易曰毛鄭之說是也復何云乎嗚呼此其用心公正豈子  
瞻所及哉宜朱子之有取焉

雜學辨辨蘇黃門老子解曰聖人所謂上達兼本末精蘊  
而一以貫之也蘇氏之所謂達則舍器而入道矣愚按此  
當與卷七十讀蘇氏紀年并五十二卷答姜叔權論誠心  
同看

雜學辨辨呂氏大學解曰致知格物大學之端始學之事  
也一物格則一知至其功有漸積久貫通然後為中判然  
不疑所行而意誠心正矣然則所致之知固有淺深愚按  
此與卷四十六答黃商伯不同

第七十三卷

詳朱陸等

卷之四

二

正誼堂

胡子知言疑義曰遺書中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蓋  
言其流如此而性之本然者亦未嘗不在也愚按理氣合  
一之論只可如此說此當與卷六十二答甘吉甫天根月  
窟一條同看

性無善惡心無生死此兩言誠是知言中大病  
知言謂欲為仁必先識仁之體朱子曰此語大可疑觀孔  
子答門人問為仁者多矣不過以求仁之方吉之使之從  
事於此而自得焉耳初不必使先識仁體也又曰孟子指  
齊王愛牛之心乃是因其所明而導之非以為心如此然  
後可以求仁也夫必欲因苗裔而識本根孰若培其本根  
而聽其枝葉之自茂耶愚按觀此則程子之所謂識仁至  
可不善者

第七十四卷

更同安縣學四齋名曰如彙征之名乃學優而仕之事非  
學者所宜先也揭而名之是以利祿誘人豈學者之意  
哉今欲復四齋之舊以志道據德依仁游藝自之愚按朱  
子惟恐人不知義利之辨故隨處指示如此

觀同安縣論學者數條及策試坊論真足破俗吏之習  
白鹿洞學規玉山講義增損呂氏鄉約皆學者所當熟玩  
而滄洲精舍論學者一條尤足合初學與起

第七十五卷

困學記問編序曰困也者行有不得之謂也知其困而學  
焉以增益其所不能此困而學之事也愚按朱子以困  
學名無居之室而目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其自勵深  
矣今人不但不能學非不自知其困何怪其不如朱子哉

戊午歲議序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  
必報之錄此二語斷盡南宋諸臣之策  
論孟精義序曰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  
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愚按  
朱子之言如此今人竟置注疏不讀何哉

中和舊說序當與魏莊乘與余子積書同看  
王梅溪文集序注云代劉嘉父作今人代筆文字蓋朱子  
所不能免程子文集中心亦有代人作者

第七十六卷

傅伯拱字說發明吉禮尙左之義最好

第七十七卷

存齋記所云存而久而久而熱心之為體必將瞭然有見乎  
參倚之間此似觀心說所議者其為未定之論無疑  
通鑑室記曰大者綱提領學細者縷析毫分此二語是讀  
書要法

建陽縣王簿歷記曰縣之屬有玉簿秩從九品縣一人掌  
縣之簿書凡戶租之版出內之會符檄之委獄訟之成皆  
總而治之句檢其事之稽違與其財用之亡失以贊令治  
愚按主簿之職如此誠任之而使克盡其職豈不有以分  
令之煩哉此當與武教民稿文同看

第七十九卷

婺源縣學三先生祠記曰三先生之道則高矣美矣然此  
婺源者非其鄉也非其寓也非其所管遊宦之邦也愚按  
朱子之言如此然近世刊程朱關里誌者何與

瓊州學記曰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  
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  
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  
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以導之使不忘乎其初  
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為之擇其民之  
秀者聲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而成之以  
禮樂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  
窮者蓋亦非固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外  
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如其施之之博至於  
無遠之不暨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為盛

大德書院 卷之四 正誼堂

而非後世所能及也愚按觀此記則知所謂不可使知之者非不欲其知明矣

詔州濂溪先生祠記曰秦漢以來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為學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空虛優於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愚按此數語說盡古今為學之弊又云濂溪先生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熾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為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

蔡州金華社倉記曰凡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為說耳以子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為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驟不以漸其藏之也以官更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厚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愚按論社倉者必明於青苗之弊而後可又建陽縣長難社倉記曰昔元履既為是役而予亦為之於崇安其規模大略放元履獨歲貸收息為小異元履常病予不當租則舒聚斂之餘謀而予亦每憂元履之乘久儲速磨恩既狹而將不久也然元履之言雖疏而其忠厚懇惻之意諒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愚按朱子不苟從人而又不掩人善如此

第八十卷  
鄂州州學稽古閣記此一篇足破六經皆我註脚之論此是癸丑年作又可見其晚年之論矣

第八十二卷

跋李後主詩後此寥寥數語日卻可見其與端之流毒跋余最起集云近年以來風俗一變上自朝廷播紳下及閭巷章布相與傳習一種議論制行立言專以醜藉襲蔽圓熟諛美為尚使與之居者寧年而莫測其中之所懷其言者終日而不知其意之所歸回視四五十年之前風聲氣俗蓋不啻寒暑晝夜之相反是孰使之然哉愚按此極似今人病痛然懲此而一禁以剛介質直為尚又恐有東漢黨錮之病君子之言行其必務乎中乎

第八十三卷  
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云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此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規戒卑切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末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愚按此條當與程子作字甚敬同看

跋程少瞻帖云顏公剛毅忠烈得之天資與其學之不飽而詣道後備自不相掩有志於道者師其所當師而戒其所可戒可也愚按當鄭公趙清獻皆當以此例看

跋范翁先生詩謂學詩且當以文選樂府諸篇為法庶幾不失古人本分體製向後若能成就變化固未易量乃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也愚按此是朱子晚年之語以此言之則王季子之學漢魏未可全非但不當背理目為經義者又豈可舍成以嘉隆之規矩而思立異以為高哉

朱子題跋在偽學禁後者為多大抵不欲以文自見而聊書數語以應人之求此亦可見朱子苦心

第八十五卷

調息箴不知是何年作

第八十六卷  
刊四經成告先聖文可見其鄭重丙云前清火燬燼之厄後罹漢儒穿鑿之謬不惟微詞舉旨莫得其傳至於篇帙之次亦復淆亂朱子此刊所欲正者不過篇帙之次如易之十翼當自為卷詩書小序不當冠於篇首

涪州精舍告先聖文曰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日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愚按惟張邵司馬乃可云殊轍同歸若金船姚江是通越而北趨百何同歸之有

第八十七卷  
朱子祭南軒文其四篇一詁而祭一葬而祭一祭於祠一祭於墓其友朋之情亦篤矣

第八十八卷  
劉珙神道碑從容言於上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竊獨以為高帝之明其所不悅特高儒之俗學耳誠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必將諫然敬信而功烈所就不上此矣愚按此論最公又堪因上齋居請雨一夕而應諸公皆贊公曰陛下誠心感格其應如響此足以見大人相與之際真有不容髮者矣然則隱微之間纖介之失其應豈不亦猶是乎臣願陛下祭此而益謹其獨焉則天下幸甚上為疎然改容愚按此可為納約自備之法

第九十三卷  
朝散黃公墓誌銘言黃諱瑀福州郡閩縣人子幹從學考宋史新編蓋即勉齋之父也又按誌稱瑀卒乾道四年即以其年葬其長子某後公十二年卒然則此誌蓋作於葬後而非埋於域中者也又按誌中向未言以女妻直卿

第九十四卷

章壽遷墓記云府君將設葬崇安之五大卒之明年遂

受其里靈於院側時童幼未更事卜地不詳既體湯之  
不獲其安乃以乾道六年某月日遷於里之白水營子峯  
下又云祝瑞人後二十七年卒又祝瑞人墳誌云瑞人乾  
道五年九月卒明年正月葬於建寧府建陽縣後山天湖  
之陽東北距先君白水之北百里而遠恩按朱子於章齋  
之葬遷之於二十七年之後又與祝瑞人之墓相去百里  
不知何故 又卷九十八有章齋行狀云公平之明年葬  
於崇安縣五夫里之西塔山而願人別葬建陽縣崇安里  
後山鋪東寒泉塢然公所藏地勢卑溼乃卜以慶元九年  
遷於武夷鄉上梅里安厝山中峯僧舍之北

第九十五卷上

張德遠行狀中直言宰相李綱以私意論議議大夫宋齊  
愈屢斬絕不為李公諱又後張公論蔽曰淵雖輕疏亦嘗  
為國任事上用公奏綱得內從輕疏二字似亦足服李公  
又將西行奏曰小人進說以快其私經營規測我隊伺  
間固不正明其事顯斥其人也或因隊談語之說或假託  
市井之論彘附會其端甚微此說得小人之情狀最透

第九十六卷

陳俊卿行狀論小人招種納賄曰此輩未必能於陛下之  
前明有論薦或恐探知聖意而傳報於外耳此當合前並  
德遠之言看

第九十九卷

在南康日按圖經古述行標像屬如陶侃劉憲之類  
一一訪問最得大體  
以孝經庶人章正文五句註解示俗最足破異端之說當  
與下卷勸諭相同看

約束差公人及朱鈔事云軍機倉庫送納過人戶錢米經  
日不得朱鈔仰人戶赴軍陳訴愚按朱鈔即今之串票也  
今傳亦有朱鈔字樣又社倉事目內有印歷字樣蓋即印  
簿也古人謂票為鈔謂簿為歷

第一百卷  
以居喪之禮教民極文最得整齊風俗之本  
勸女道還俗栢尤有益於風化

別集卷一

與魏元履書云近日逐去洪邁稍快公論愚按洪景廬不  
滿於朱子如此  
又與魏元履云孟子說向官編集雖已終編但苦無人商  
量閒因人或來問檢視之輒有不滿意處未欲傳出以誤  
後生也愚按吾儒未定之書輕易傳出此最宜戒

別集卷二

與劉其甫云某自羅禍罰號慕之餘無復外事稍得濳習  
舊學苦淡寂寞之中時有絲髮之見乃知前日所謂學問  
者極為草草而欲以此仰希聖賢下脫塵俗亦已難矣愚  
按此書內言及荆州事蓋是乾道五年其父為湖北路安  
撫使以後語正朱子居喪時也可見朱子經一番發故學  
問愈加不同又按此書內言及孔明擇婦得醜女似其甫  
為人不免聲色之累者

又與其甫託以元履之弟誠之欲其以不費之惠哀憐之  
此亦不免有時俗通融之意然說得甚委曲非欲其以恩  
掩義也

與方若水云士民薦舉之類某久居閭處見此等無非迎  
合以是心當惡之愚按居官者不可不知此

與魏某云俚俗謂坂為富向見荆南田官說營田處地名  
長富即劉先主為曹操追及處史所謂富陽長坂也然則  
以坂為富南北通語愚按此字甚奇

別集卷三

與方耕道云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  
如盜賊入獄而加以桎梏蓋楚乃是正理今欲廢此以誘  
其心欲其歸恩於我便是放私任術不行眾人公其道理  
況恩既歸已怨必歸於他人彼亦安得無忿疾於我耶愚

按居官者不可不知此  
又詹尚賓問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又曰捐  
者有所不為不為之言則同不為之意似有別矣答云捐  
者但能不為而不能有為亦其氣質習尚之偏耳知其偏  
而反之豈有終不足與有為之理愚按觀此則狂者進取  
只是介有不為而能有為之人蓋有不為者未必能進取  
而進取者未必不本於不為朱子又云鄉愿亦無不可愛  
之理但恐其陷溺已深不肯變耳此言又深得孔子過門  
不入之意

別集卷三

與林擇之云來此間非苦案牘即有賓客之擾止於退食  
則形神俱疲只得瞑目危坐收拾魂魄以待事之復來殊  
不得看一字平生論著用盡心力皆已有緒今乃墮此紛  
擾中不得卒其業精力又已衰耗如此大以為懼朋友中  
有知識者亦皆為某危之乃知伊川先生做得易傳卻是  
得涪州一行氣力也愚按居官與讀書自是一事此子夏  
所以言仕而優則學也

又與林擇之云貧而病殊迫亦只得萬事減節欲夫頗以  
刊書為不然卻云別為小小生計卻無害此殊不可曉別  
營生計願恐益壞下耳愚按觀此則朱子貧時亦嘗以刊  
書為生計矣

又與林擇之云適因舉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江民表云腔  
子是甚底諸諸公下語已各有說更請擇之亦下一語  
便中早見論也愚按此惻隱之心塞乎天地之間在腔子  
滿腔子在天地滿天地

別集卷四

至樂齋記最可見小學大學之次第蓋必有心平氣和之  
象然後去讀書窮理則理之至者不至并格不入而其  
處而不平者不得感而入焉

別集卷五

別集卷五

釋奠申禮部檢狀此因清熙六年頒降編類祭祀儀式而  
申內云一祭器並依舊崇義之禮圖樣式某伏見政和年  
中議禮局鑄造祭器皆考三代器物遺法制度精密氣象  
清古足見一時文物之盛可以爲後世法今仍舊氏舊圖  
之陋恐未爲得感按此則舊氏圖非朱子所取  
同原解元啓云顧念朝家設科以取士本務得賢然而學  
者挾策以讀書但期干祿伊欲一新於敝俗不能無望於  
羣公愚接朱子於四六文字中無非儒者氣象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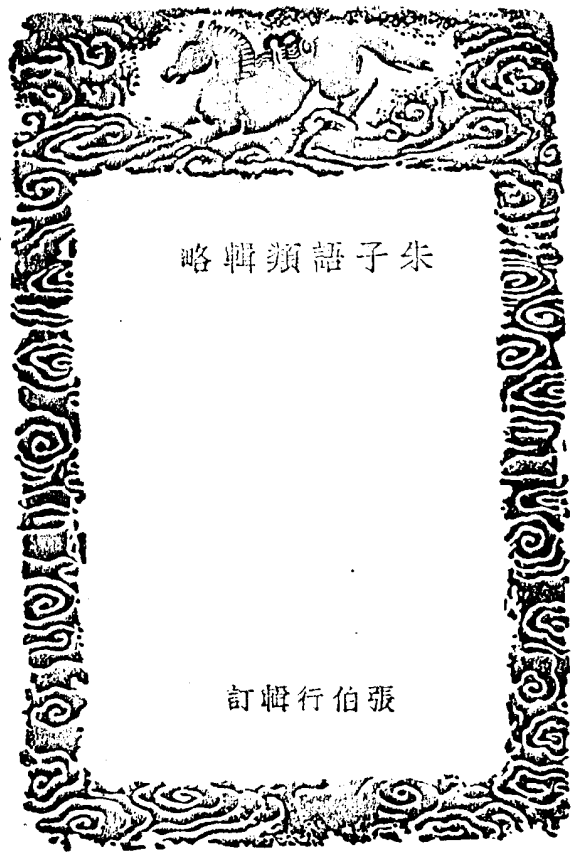
讀朱陸筆卷之四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施鑑祭聘侯覆校  
侯官楊廷傳心貺分校  
閩縣鄭 炳秋渚分校

讀朱陸筆

讀朱陸筆四卷

國朝陸隴其撰隴其有讀禮志疑已著錄是編乃其  
讀朱子大全集時取所心得隨筆標記於正集二  
十九卷以前凡詩賦劄子人所共知者即不復置  
論自正集三十卷起至別集五卷止則摘其精蘊  
分條纂錄而各加案語以申之其書初無條目  
熙茂子儀封張伯行從隴其之壻曹宗柱索得索  
本因爲刊行於福州隴其之學一以朱子爲宗在  
近儒中最稱醇正是編大意尤在於闢異說以羽  
翼紫陽故於儒釋出入之辨金溪姚江蒙混之弊  
凡朱子書中有涉此義者無不節取而發明之其  
剖析疑似分別異同頗爲親切其他一字一句亦  
多潛心體察而深識其用意之所以然蓋於朱子  
之書誠能融會貫徹而非徒以口耳佔舉爲事者  
雖不過一時簡端題識之語本非有意著書而生  
平得力所在亦概可見矣



朱子語類輯略

張伯行輯訂

原序

竊惟千古斯道之傳，首重在其見知。其次莫如聞知。見知則親承其盛，如七十子之於孔子，無行不與，不獨言說之聞而已也。聞知則去聖日遠，不獲睹其音容，所賴者言說之存。論大識小，以私淑艾而已。是二者均道之所寄，而未始有先後之分者也。顧嘗思之，論道而專求諸語言文字之間，則道晦矣。抑論學而不求之語言文字之間，則道亦泯矣。所以孔門之教，不離乎論語上下篇以相授受。在當時門弟子，則見而知之。後此舉皆聞知者也。其由來遠矣。有宋文公朱夫子出，上接孔孟之真傳，於四子之書，有集註有章句，有精義或問等書，剖抉精蘊，無復遺憾。即以上班顏曾之列，其深契道妙，不過如是。至於平生言有教勳，有法聲為律身為度，則又莫備於語類一書。蓋當時與諸門人問答之辭，淺深互發，無所不盡。是亦猶孔門之有論語也。夫道一而已矣。士生千載而下，不及見孔子，見朱子如見孔子焉。孔子性與天道，所未易聞。聞朱子之言，則可知孔子之言矣。然則語類也者，其誠為大道之航筏，而聖門之階梯也。寧非急務哉。余慕古志，既編輯朱子文集，而復重訂語類，以公同好。念窮鄉僻壤，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苟能於此而究心焉，則亦何異於登仁智之堂，考紫陽之鏡，而日聞警款也乎。願所慮者，章句之徒，泥於訓詁，無由知有弘通簡易之至理，矜才者肆其夸誕，無與適乎仁義中正之經。涂則雖有前聖往哲，與之觀面周旋，亦一交臂失之，而況於語言文字之間，能沈潛玩味乎。語言文字且不可得，而況可望於無聲無

朱子語類輯略 原序

朱子語類輯略 原序

臭之中，而神明會通也乎。是以每歎士生今日，載籍甚盛，而讀書不及古人。議論甚多，而識見不及古人。學問甚博，而根本不及古人。總之病在浮華鮮實耳。今試與讀朱子語類之書，理無微而不析，道無往而不貫，學無弊而不究，開卷如耳提面命，循循善誘，各極其量。然後知聖學之規模，至大至正，孔孟之指趣，有本有原，所謂見知如此而已，所謂聞知，聞此而已，是何也。夫道一而已矣。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季秋月，儼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朱子語類輯略目錄

卷之一

理氣

鬼神

人物之性氣質之性

性情心意等名義

仁義禮智等名義

卷之二

小學

總論為學之方

論知行

讀書法

持守

卷之三

朱子語類輯略 目錄

力行

孔孟周程張子

周子書

卷之四

程子書

張子書

邵子書

程子門人

延平李氏

南軒張氏

卷之五

自論為學工夫

論自註書 剛外任 內任 雜語言行

論治道 附論取士 論兵刑 論民 論官

訓門人

卷之六

訓門人

卷之七

總訓門人

論諸儒

論諸子 老釋附

卷之八

論本朝人物

歷代

戰國漢唐諸子

雜類

論文

拾遺

### 朱子語類輯略卷之一

清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輯訂

理氣

太極天地

問。太極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箇渾成之物。是天地萬物之理。總名否。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問。太極解。何以先動而後靜。先用而後體。先感而後寂。曰。在陰陽言。則用在陽而體在陰。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今只就起處言之。畢竟動前又是靜。用前又是體。感前又是寂。陽前又是陰。而寂前又是感。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為先後。不可只道今日動便為始。而昨日靜更不說也。如鼻息言呼吸。則靜前不可道吸呼。畢竟呼前又是吸。吸前又是呼。問。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理。如何。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

太極只是一箇理字。人

問。理與氣。曰。有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而今且從理上說氣。如云。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

不成動已前便無靜。程子曰：動靜無端。蓋此亦是且自那動處說起。若論著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如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道繼字便是動之端。若只一開一闔而無繼便是闔殺了。又問：繼是動靜之開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得到冬月，萬物都歸窠了。若不生來，年便都息了。蓋是貞復生元，無窮如此。又問：元亨利貞是備箇動靜陰陽之理，而只是乾有之。曰：若論文王易，本是作大亨利貞，只作兩字說。孔子見這四字好，便挑開說了。所以某嘗說易難看，便是如此。伏羲自是伏羲，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因文王底說，又卻出入乎其間也。論說

或問：必有是理，然後有是氣，如何？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卻推其所以來，則須說先有理。然理又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為金木水火，理則為仁義禮智。人問：天地之心亦靈否？還是漠然無為？曰：天地之心不可道是不靈，但不如人恁地思慮。伊川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

退夫言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無心，近思之病，謂天地無心，仁便是天地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慮。有營為，天地為營，有思慮來，然其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者，蓋以其合當如此便如此，不待思慮。此所以為天地之道。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何，如公所說，祇說得他無心處。爾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卻自定。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他這名義自定，便是他箇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為心，中間欽夫以為某不合如此說。某謂天地別無旬常，只是一生物為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略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曰：這是說天地無心處，且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於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為哉？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說得最好。問：普萬物，莫是以心周備而無私否？曰：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為人之心。物得之，遂為物之心。草木禽獸接著，遂為草木禽獸之心。只是一箇天地之心，爾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只恁定說不得。大

帝是理為主。論說

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爾。天以氣而運乎外，故地惟在中間，然不動使天之運有一息停，則地須陷下。大

季通云：地上便是天。論說

地有絕處，唐太宗收至骨利幹，當摩尼都督府，其地夜易曉，夜亦不甚暗，蓋當地絕處，日影所射也。其人皆皆亦。論說

通鑑說：有人適外國，夜然一羊腓而天明，此是地之角尖處，日入地下，而此處無所遮蔽，故常光明。及從東出而為曉，其所經遮蔽處，亦不多耳。論說

問：康節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曰：理無內外六合之形，須有內外。日從東畔升，西畔沈，明日又從東畔升。

這上面許多，下面亦許多，豈不是六合之內，歷家算氣，只算得到日，其辰運行處，上去更算不得，安得是無內外。論說

問：自開闢以來，至今未幾年，不知已前如何，曰：已前亦須如此一番明白來。又問：天地會壞否？曰：不會壞，只是相將人無道極了，便一齊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盡，又重新起，開生第一箇人時如何？曰：以氣化，二五之精，合而成形，釋家謂之化生，如今物之化生甚多，如蠶然。論說

數只是算氣之節候，大率只是一箇氣，陰陽播而為五行，五行中各有陰陽，甲乙木丙丁火春屬木，夏屬火，年月日時無非五行之氣，甲乙丙丁又屬陰陽，陽只是二五之氣，人之生適遇其氣，有得清者，有得濁者，貴賤壽夭皆然，故有參錯不齊如此。聖賢在上，則其氣中和，不然，則其氣偏行，故有得其氣清，聰明而無福祿者，亦有得其氣濁，有福祿而無知者，皆其氣數使然。堯舜禹稷，文武周公，得其正孔孟，夷齊得其偏者也。至如極亂之後，五代之時，又卻生許多聖賢，如祖宗諸臣者是極而復者也，如大睡一覺，及醒時卻有精神。論說

陰陽是氣，五行是質，有這質，所以做得物事出來。五行雖是質，他又五行之氣，做這物事方得，然卻是陰陽二氣，做這五箇，不是陰陽外別有五行，如十干甲乙，甲便是陽，乙便是陰。論說

五行相為陰陽，又各自為陰陽。論說

氣之精英者為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為金木水火土者是神，在人則為理，所以為仁義禮智信者是也。論說

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康節卻糴推出來。論說

水火清，金木濁，土又濁。論說

論陰陽五行，曰：康節說得法密，橫渠說得理透，邵伯溫載伊川言曰：向惟見周茂叔語及此，然不及先生之有條理也。論說

問：四時此火，何為季夏又取一番，曰：土旺於未，故再取之。土寄旺四季，每季皆十八日，四箇十八日，計七十二日，其他四行分四時，亦各得七十二日，共湊成三百六十日也。論說

陰以陽為質，陽以陰為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橫渠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論說

問：同度同道，曰：天有黃道，有赤道，天正如一圓，兩相似，赤道是將天橫分為許多度數，會時是日在赤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卻是將天橫分為許多度數，會時是日在那黃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兩橫著，照時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子，一箇在午，皆同一度，謂如月在華十一度，日亦在華十一度，雖同此一度，卻南北相向，日所以蝕於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被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蝕，望時月蝕，固是陰數與陽數，然歷家又謂之暗處，蓋火日外影，其中實暗，到望時恰當著其中暗處，故月蝕。論說

天一日周地一遭，更過一度，日即至其所趕不上一度，月不及十三度，天一日過一度，至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則及日矣與日一般。是為一期。

天行至健。一日一夜一周天。必差過一度。日一夜一周。恰好。月卻不及十三度有奇。只是天行極速。

日稍遲一度。月必遲十三度有奇。因舉陳元濤云。只似在圓地上走。一人過急一步。一人差不及一步。又一人甚緩。差數步也。天行只管差過。故歷法亦只管差。時昏且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差似差及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卻在斗。

天最健。日一周而過一度。日之健於天。一日恰好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但比天為退一度。月比日大。故緩比天為退十三度有奇。但歷家只算所退之度。卻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

假法。故有日月五星行之說。其實非有行也。橫渠曰。天左旋。處其中者。胎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最好。書疏璣衡。禮疏星回於天。漢志天體。沈括律儀議。皆可參考。

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日月皆從角起。天亦從角起。日則一日運一周。依舊只到那角上。天則一周了。又過角些子。日日乘上去。則一年便與日會。次日仲默附至天說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離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

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離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相生焉。故一歲四會。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會。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會。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會。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先生以此示義。剛曰。此說也分明。

問。日行得遲。如月。日。正是月行得遲。問。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日。歷家是將他退底度。較為遲底度數。天至健。故日常不及他一度。月又遲。故不及十三度有奇。且如月生於西。一夜一夜。漸漸向東。便可見月退處。問。如此說。則是日比天行遲了一度。月比天行遲了十三度有奇。日。歷家若如此說。則算著那相去處度數。多。今只以其相近處言。故易算。問。季通云。西域有九執歷。卻是順算。月體常圓無闕。但常受日光為明。初三四。是日在下。照月在西。邊明大。在這邊。只見在弦光。十五六。則日在地下。其光由地四邊而射出。月被其光而明。月中是地影。月古今人皆言有闕。惟沈存中云。無闕。

月無缺。闕人看得有。盈闕蓋每日。則月與日相照了。至初三。方漸漸離去。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光方圓。因云。禮運。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

問。如此則氣不和。時便無月。恐無此理。其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彼必不會以理推之。若以理推之。則無有盈闕也。畢竟古人推究事物。似亦不甚子細。

日食。是為月所掩。月食。是與日爭。月。日。方好無食。

問。月本無光。受日而有光。季通云。日在地中。月行天上。所以光者。以日氣從地四旁周圍空處迸出。故月受其光。先生曰。若如此。月何緣受得日光。方合朔時。日在上。月在下。則月面向天者有光。向日者無光。故人不見。及至望時。月面向人者有光。向日者亦有光。故見其圓滿。若至弦時。所謂近一遠三。合只有許多光。又云。月常有一半光。月似水。日照之。則水面光。倒射壁上。乃月照也。問。星受日光否。曰。星恐自有光。

或問。月中黑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看來理或有之。然非地影。乃是地影倒去。遮了他光耳。如鏡子中被一物遮住其光。故不甚見也。蓋日以其光加月之魄。中間地是一塊實底物事。故光照不透。而有此黑影也。問。日光從四邊射入。月光何預地事而礙其光。曰。終是被這一塊實底物事隔住。故微有礙耳。

夜明。多是星月。蚤日欲上。未上之際。已先鑿退了星月之光。然日光猶未上。故天欲明時。一霎時暗。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人言極西高山上。亦無雨。雪。

雪花所以必六出者。蓋只是散下被猛風拍散成六出。如人擲一團爛泥於地。泥必潰開成稜瓣也。又六者。陰數。太陰。元精石。亦六棱。蓋天地自然之數。

問。龍行雨之說。曰。龍。水物也。其出而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但尋常雨。自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為也。密雲不雨。尚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洩處。方能有雨。橫渠正蒙。論風雷雲雨之說。最分曉。

今之造歷者。無定法。只是趕趁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鐘律。紐算。寸分毫釐絲忽。皆有定法。如今符契。皆自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思之如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為之也。意古之歷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歷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季通常言。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疾速。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為天之所運。則其疏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閒。不出乎我。此虛寬之大數。縱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季通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歷者。其為數窄狹。而不足以包之附。

先生嘗言。數家有大小。陽九道夫。問。果爾。則有國家者。何貴乎修治。曰。在我者。過得他一二分。便足以勝之。遠。

海水無邊。那邊只是氣蓄得在。

朱子語類輯略 卷之一

九

429



海水未嘗溢者。莊周所謂沃焦土是也。明  
蔡伯靖曰。山本同而末異。水本異而末同。  
冀都。是正天地中間好箇風水。山脈從雲中發來。雲中止。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西河  
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豈立爲虎。自華來至中爲嵩山。是爲  
前案。遂過去爲泰山。登於左是爲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爲第三四重案。  
或問。天下之山。西北最高。曰然。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山。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蟠家漢水之  
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蓋乎兩浙閩廣。

鬼神

或問鬼神有無。曰。此豈卒乍可說。便說。公亦豈能信得及。須於衆理看得漸明。則此惑自解。樊遲問。知子  
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人且理會合當理會底事。其理會未得底。且推向一邊。待日用  
常行處。理會得透。則鬼神之理。將自見得。乃所以爲知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亦如此。  
天下大底事。自有箇大底根本。小底事。亦自有箇緊切處。若見得天下亦無甚事。如鬼神之事。聖賢說得  
甚分明。只將禮禮熱讀。便見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如今世俗所謂鬼神耳。古來聖人所制祭祀。皆是  
他見得天地之理如此。  
鬼神不過陰陽消長而已。已過毒化育。風雨晦冥皆是。在人則精是魄。魄者鬼之靈也。氣是魂。魂者神之靈  
也。精氣聚而爲物。物而無鬼神。游魂爲變。魂游則魄之降可知。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才動  
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通。  
問鬼神便只是此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  
兩風露帶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若所謂有嘯於梁。觸於臂。此則所謂不  
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祈之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也。世  
間萬事皆此理。但精粗小大之不同爾。又曰。以功用謂之鬼神。即此便見。  
因說神怪事。曰。人心平鋪著。便好。若做弄。便有鬼怪出來。  
問生死鬼神之理。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有理。而後有氣。雖是一時都有。畢竟以理爲主。人得之。以有生。  
氣之清者爲魂。濁者爲魄。知覺運動。陽之爲也。形體陰之爲也。氣曰魂。魄曰魄。高誘淮南子註曰。魂者  
陽之神。魄者陰之神。所謂神者。以其主乎形氣也。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靈時。盡  
則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也。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  
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爲一物。但人分上。所  
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雖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威格之理。先祖世  
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必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復

聚。釋氏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便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  
理。至如伯有爲厲。伊川謂別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嘗盡而強死。自是能爲厲。子產爲之立後。使有  
所歸。遂不爲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  
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霹靂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  
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爲怪。不知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爲怪異。如家語云。山之  
怪曰魃。魃。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犢。皆是氣之雜糅乘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爲無則  
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便謂之怪。孔子所  
以不語學者。亦未須理會也。

問魂魄。曰。氣質是實底。魂魄是半虛半實底。鬼神是虛分數多。質分數少底。  
先儒言。口鼻之喘吸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也只說得大槩。卻更有箇母子。這便是坎離水火。煖氣便是  
魂。冷氣便是魄。魂便是氣之神。魄便是精之神。會思量計度底便是魂。會記當去底便是魄。又曰。見於  
目而明。耳而聰者。是魄之用。老氏云。載營魄。營是品。營之義。魄是一箇晶光。堅凝物事。釋氏之地水火  
風。其說云。人之死也。風火先散。則不能爲鬼。蓋魂先散而魄尚存。只是消磨未盡。少間自塌了。若地水  
先散而風火尚存。則能爲鬼。蓋魂猶存。又曰。無魂則魄不能以自存。今人多思慮。役魂都與魄  
相離了。老氏便只要守得相合。所謂致虛極。守靜篤。全然守在這裏。不得動。又曰。專氣致柔。不是守字。  
却是專字。便是專在此。全不放出。氣便細。若放些子出。便蠢了也。  
魂屬木。魄屬金。所以說三魂七魄。是金木之數也。  
人之能思慮計畫者。魂之爲也。能記憶辨別者。魄之爲也。  
魂散。則魄便自沈了。今人說虎死則眼光入地。便是如此。  
問人死時。是當初稟得許多氣。氣盡則無否。曰。是。曰。如此。則與天地造化不相干。曰。死生有命。當初稟得  
氣時便定了。便是天地造化。只有許多氣。能保之亦可延。且如我與入俱有十分。我才用出二分。便收  
回。及收回二分時。那人已用出四分了。所以我便能少延。此即老氏作福意。老氏惟見此理。一向自私  
其身。

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託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著那生氣。便再生。  
然非其常也。伊川云。左傳。伯有之爲厲。又別是一理。言非死生之常理也。  
光祖問。先生所答。松楸樹云云。如伊川又云。伯有爲厲。別是一理。又如何。曰。亦自有這般底。然亦多是  
得其死。故強氣未散。要之。久之。亦不會不散。如漳州一件公事。婦殺夫。密埋之。後爲祟。事才發覺。當時  
便不爲祟。此事恐亦免死。遂於申請司狀上。特批了後。婦人斬。與婦人通者。校以是知刑獄裏面。這  
般事。若不與法罪償命。則死者之冤必不解。又曰。氣久必散。人說神仙一代說一項。漢世說甚安期生。  
至唐以來。則不見說了。又說鍾離權。呂洞賓。而今又不見說了。看得來。他也只是發得分外。終

久亦散了。孫  
問。游魂爲變。則有爲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游字。是漸漸散。若是爲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若是疴瘋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復更鬱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又如其取精多。其用物弘。如伯有者。亦是卒未散也。橫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下萬物。萬事自古及今。只是箇陰陽消息。屈伸。橫渠將屈伸說得貫通。上蔡說卻似不說得。循章意思。幸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注。謂口鼻呼吸爲氣。耳目聰明爲魄。風屬陽。魄屬陰。而今有人說。眼光落。這便是魄。今人將死。有云魄落。若氣只升而散。故云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道家修養有這說。與此大段相合。孫

莫弘死三年。血化爲碧。此所謂魄也。如虎威之類。弘以忠死。故其氣凝結如此。廣  
論及坐人治鬼。而鬼亦效坐人所爲以敵之者。曰。後世人心。姦詐之甚。感得姦詐之氣。做得鬼也。姦巧。論。性即是理。不可以聚散言。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氣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古今常存。不復有聚散消長也。曰。只是這箇天地陰陽之氣。人與萬物皆得之。氣聚則爲人。散則爲鬼。然其氣雖已散。這箇天地陰陽之理。生而不窮。祖考之精神魂魄。雖已散。而子孫之精神魂魄。自有些小相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得祖考之魂魄。這箇自是難說。看既散後。一似都無了。能盡其誠敬。便有感格。亦緣是理常在。在這裏也。孫

問。鬼神以祭祀而言。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兼以理言之。人之先祖。則大槩以理爲主。而亦兼以氣魄言之。若上古聖賢。則只是專以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必有是氣。不可分說。都是理。都是氣。那箇不是理。那箇不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則畢竟是自家精神。否。曰。祖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禮儀。不成是無此。結體爲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基業。此心便與祖考之心相通。祭義所謂春禘秋嘗者。亦以春陽來。則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退。故於是時而設祭。初問。聖人亦只是略爲禮。以達吾之誠意。後來遂加詳密。孫

自天地言之。只是一箇氣。自一身言之。我之氣。即祖先之氣。亦只是一箇氣。所以才感必應。  
陳後之問。祖宗。是天地間一箇統氣。因子孫祭享而聚。故曰。這便是上蔡所謂。若要有時便有。若要無時便無。是皆由乎人矣。鬼神。是本有底物事。祖宗。亦只是同此一氣。但有箇總腦處。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脈貫通。所以神不散。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爲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下之主。諸侯者山川之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主

得他。便是他氣又總統在我身上。如此便有箇相關處。孫  
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卻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先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卻在這裏。盡其誠敬。則亦能呼召得他氣聚在此。如水波樣。後水非前水。後波非前波。然卻通只是一水。波子孫之氣。與祖考之氣。亦是如此。他那箇當下自散了。然他根卻在這裏。根既在此。又卻能引聚得他氣在此。此事難說。只要人自看得。問。下武詩。三后在天。先生解云。在天。言其既沒。而精神上合於天。此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用之云。恐只是此理上合於天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或曰。想是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故其死也。其氣上合於天。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說。要人自看得。世間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這箇道理活。又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文王真箇有箇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如周公金縢中。乃立壇壝一節。分明是對鬼。若爾三王。是有不子之責於天。以且代某之身。此一段。先儒都解錯了。只有鬼以道說得好。他解不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云。以且代某之身。言三王若有侍子之責於天。則不如以我代之。我多才多藝。能事上帝。武王不若我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不如且留他在世上。定徐之子孫與四方之民。文章如此。伊川卻疑周公不應自說多才多藝。不是如此。他只是要代武王之死。爾用之間。先生答廖子晦書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問。根於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無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周禮所謂天地人鬼。雖有三樣。其實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則不成無子孫底。他氣便絕無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亦自浩然日生無窮。如禮記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太公封於齊。便用祭甚爽鳩氏。季荊。逢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然聖人制禮。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便是理合如此。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晉侯夢黃熊。入襄門。以爲歸之神。亦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襄門。以爲歸之神。亦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祭句芒。他更是遠。然既合當祭。他便有些氣。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然。如其上。如其左右。虛空。信然。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所以明道答人鬼神之問云。要與賢說。無何。故聖人卻說。有要與賢說。賢又來問某。說只說到這裏。要人自看得。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而今且去理會緊要道理。少閒看得道理通時。自然曉得上蔡所說。已是煞分曉了。孫

問。祭祀之理。還是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否。曰。鬼神之理。即是此心之理。孫  
祭祀之誠格。或求之陰。或求之陽。各從其類。來則俱來。然非有一物。積於空虛之中。以待子孫之來也。但主祭祀者。既是他一氣之流傳。則盡其誠敬。感格之時。此氣固寓此也。孫

問子孫祭祀。盡其誠意。以聚祖考精神。不知是合他魂魄。只是感格其魂氣。曰。精附祭脂。所以報氣。灌用

敬既散。則又忽然而散。曰。然。子孫之氣在。則他便在。然不是祭祀時。如何得他聚。

問。死者魂氣既散。而立主以主之。亦須聚得些子氣在這裏否。曰。古人自始死。弔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

是將生人生氣去接他。

問。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可命。中靈與門。行人之所用者。有動有靜。有作有止。故亦有陰陽鬼神之

問。天地山川。是有箇物事。則祭之。其神可致。人死。氣已散。如何致之。曰。只是一氣。如子孫有箇氣在此。畢

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風俗尚鬼。如新安等處。朝夕如在鬼窟。某一番歸鄉里。有所謂五通廟。最靈怪。衆人捧擁。謂禍福立見。居

論鬼神之事。謂獨中灌口二郎廟。當初是李冰因開離堆有功立廟。今來現許多靈怪。乃是第二兒子

語云。我向來封爲王。有血食之奉。故威福用得行。今號爲真君。雖尊。凡祭我以素食。無血食之養。故無

威福之靈。今須復我封爲王。當有威靈。魏公逢乞復其封。不知魏公是有此夢。還復一時用兵。此爲此

二箇神。似乎割據了兩川。大抵鬼神用生物祭者。皆是假此生氣爲靈。古人覺靈靈。皆此意。

問。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鬼神之事亦然。世間有正之鬼神。謂其無此理。則不可。曰。老子謂以

道殺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修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了。

問。人物之性。氣質之性。這箇簡字。自古聖賢上下數千年。呼喚得都一般。畢竟是聖學傳授不斷。故能如此。至春秋時。此箇道理

而氣異。此一句。是說方付與萬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

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爲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爲形。若人品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

問。氣質有昏濁不同。則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謂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則盡見之。若在蔭

或說人物性同。曰。人物性本同。只氣質異。如水無有不清。傾放白碗中。是一般色。及放黑碗中。又是一般

色放青概中又是一般色。又曰：性最難說，要說同亦得，要說異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長短大小，自是不同，然卻只是此日。

人物之生，天賦之以此理，未嘗不同，但人物之稟受，自有異耳。如一江水，你將杓去取，只得一杓，至於一桶一缸，各自隨器量不同，故理亦隨以異。

某有疑問呈先生曰：人物之性，有所謂同者，又有所謂異者，知其所以同，又知其所以異，然後可以論性。夫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物生，人與物俱本乎此，則是其所謂同者，而二氣五行，細細交感，萬變不齊，則是其所謂異者，同者其理也，異者其氣也，必得是理，而後有以爲人物之性，則其所謂同者，固不得而異也，必得是氣，而後有以爲人物之形，則其所謂異者，亦不得而同也。是以先生於大學或問，因謂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以或貴或賤，而有所不能齊者，蓋以此也。然其氣雖有不齊，而得之以有生者，在人物莫不皆有理，雖有所謂同而得之以爲性者，人則獨異於物，故爲知覺運動者，此氣也。爲仁義爲禮智者，此理也。知覺運動，人能之，物亦能之，而仁義禮智，則物固有之，而豈能全之乎？今告子乃欲指其氣而遺其理，格於其同者，而不知其所謂異者，此所以見於孟子，而先生於集註，則亦以爲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非物之所能全也。於此則言氣同而理異者，所以見人之爲貴，非物之所能並，於彼則言理同而氣異者，所以見太極之無虧欠，而非有我之所得爲也。以是觀之，尚何疑哉？有以集註或問異同爲疑者，答之如此，未知是否否？先生批云：此一條論得甚分明，昨晚朋友正有講及此者，亦已略爲言之，然不及此之有條理也。

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

天下之物，至微至細者，亦皆有心，只是有無知覺處爾。且如一草一木，向陽處便生，向陰處便憔悴，他有箇好惡在裏，至大而天地生出許多萬物，運轉流通，不停一息，四時晝夜，恰似有箇物事，積踏踏地，去天地自有箇無心之心，復卦一陽生於下，這便是生物之心。又如所謂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天道福善禍淫，這便自分明有箇人在裏主宰相似，心是他本領，情是他箇意思，又問：如何見天地之情？曰：人正大，便也見得天地之情正大，天地只是正大，未嘗有些子邪處，未嘗有些子小處。

問：理是人物可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曰：固是有理，如舟只可行於水，車只可行於陸。

草木都是得陰氣，走飛都是得陽氣，各分之草，是得陰氣，木是得陽氣，木堅走獸是得陰氣，飛鳥是得陽氣，故獸伏草而鳥棲木，然獸又有得陽氣者，如猿猴之類，是也，鳥又有得陰氣者，如雁鴨之類，是也，惟草木都是得陰氣，然卻有陰中陽陽中陰者。

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曰：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默見，若我賦之便枯悴，不復悅悅，亦似有知者，嘗觀一般花樹，朝日照耀之時，欣欣向榮，有這生意，皮包不住，自進出。

朱子語類輯略 卷之一

二二

來。苦枯枝老葉，便覺憔悴，蓋氣行已過也。問：此處見得仁意否？曰：只看我賦之便彫瘵，亦是義底意思，因舉康節云：植物向下，本乎地者，親下，故渴，動物向上，本乎天者，親上，故渴，渴猴之類，能如人立，故特靈怪，如鳥獸，頭多橫生，故有知無知相半。

冬間花難謝，如水仙至晚，弱亦耐久，如梅花、蠟梅，皆然。至春花則易謝，若夏間花則尤甚矣。如葵、榴、荷花，只開得一日，畢竟冬時，其氣真固，故難得謝，若春夏間，縱發便發盡了，故不能久。又云：大凡花頭大者，易謝，果實小者，如梨、樹極易得，將死時須猛結一年實了，死此亦是氣將脫也。

看茄子內一粒是箇生意，乃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後是理有所附著。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營爲，皆氣也。而理存焉，故發而爲孝弟忠信仁義禮智，皆理也。然而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靈之不同，自一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靈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則象天，足方象地，方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鳥之知孝，猴之知羞，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然欲人之所稟而言，又有昏明清濁之異，故上知生知之資，是氣清明純粹，而無一毫昏濁，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學而能，如堯舜是也，其次則亞於生，知必學而後，知必行而後，至又其次者，資稟既偏，又有所蔽，須是痛加工夫，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後方能及於生知者，及進而不已，則成功一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物之所以異，只是爭這些子，若更不能存得，則與禽獸無以異矣。某年十五六時，讀中庸人己百人已千一章，因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讀之未嘗不悚然警厲，奮發人若有向學之志，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

論氣質之性，曰：稟賦性時，便有些氣質在裏，若無氣質，則這性亦無安頓處，所以繼之者，只說得善，到成性之者，便是性。

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未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而性卻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是氣，性自是性，亦不相夾雜，至論其偏體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粗，莫不有是理。

性即理也，當然之理，無有不善者，故孟子之言性，指性之本而言，然必有所依而立，故氣質之稟，不能無淺深厚薄之別，孔子曰：性相近也，兼氣質而言。

問：趙書記一日問：如何是性，浩對以伊川曰：孟子言性善，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趙云：安得有兩樣，只有中庸說天命之謂性，自分明曰：公當初不曾問他，既謂之善，固無兩般，纔說相近，須有兩樣，便自說不得。因問天命之謂性，還是極本窮原之性，抑氣質之性，曰：是極本窮原之性。

朱子語類輯略 卷之一

二五

433

天之所以命，只是一般。緣氣質不同，遂有差殊。孟子分明是於人身上挑出天之所命者說與人，要見得本原皆善。

問：孟子言性善，伊川謂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伊川謂是氣質之性，固已瞭然。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不知是極本窮原之性，是氣質之性，曰性也，只是一般。天之所命，何嘗有異。正緣氣質不同，使有不相似處。故孔子謂之相近。孟子恐人謂性元來不相似，遂於氣質內挑出天之所命者，說與人道性無有不善，即子思所謂天命之謂性也。

孟子未嘗說氣質之性，程子論性，所以有功於名教者，以其發明氣質之性也。以氣質論，則凡言性不同者，皆冰釋矣。退之言性亦好，亦不知氣質之性耳。人在氣中，如一箇明珠在水裏，性在清底氣中，如珠在那清底水裏面，透底都明。理在濁底氣中，如珠在那濁底水裏面，外面更不見光明處。問物之寒得甚者，雖有那珠，如吞深泥裏面，更取不出。曰：也是如此。

問：李通主張氣質太過，曰：形質也是重，且如水之氣，如何似長江大河，有許多洪流，金之氣，如何似一塊鐵，恁地硬，形質也是重。被此生壞了後，理終是拗不轉來。又曰：孟子言人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不知人何故與禽獸異。又言天之性，猶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不知人何故與牛犬異。此兩處似欠中間一轉語，須著說形氣不同，故性亦少異始得。恐孟子見得人性同處，自是分曉直截，卻於這些子未甚察。又曰：了翁云，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與李通說正相反。若論其至，不可只靠一邊。如了翁之說，則何故自古有許多聖賢，如李通之說，則人皆委之於生質，更不修為，須是看人功夫多少如何。若功夫未到，則氣質之性，不得不重。若功夫至，則氣質豈得不聽命於義理也。須著如此說方盡。

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而羞惡辭遜是非之心為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則羞惡之心常多，而惻隱辭遜是非之心為其所塞而不發。水火亦然。惟陰陽合德，五行全備，然後中正而為聖人也。

先生曰：人有敏於外而不敏，又有敏於內而不敏。如何。曰：莫是稟氣強弱。曰：不然。淮南子曰：金水內明，日火外明，氣偏於內，故內明，氣偏於外，則外明。問：人有強弱，由氣有剛柔。若人有技藝之類，如何。曰：亦是氣。如今人看五行，亦推測得些少。曰：如才不足，人明得理，可為否。曰：若明得盡，豈不可為。所謂克念作聖，是也。然極難。若只明得一二，如何做得。曰：溫公論才德如何。曰：他便專把樸者為德，殊不知聰明果敢，正直中和，亦是才，亦是德。

問：天命謂性之命，與死生有命之命不同。何也。曰：死生有命之命，是帶氣言之。氣便有稟得多少厚薄之不同。天命謂性之命，是純乎理言之。然天之所命，畢竟皆不離乎氣。但中庸此句，乃是以理言之。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是兼氣稟食色言之。命也，有性焉，此命是帶氣言之。性善，又是超出氣說。

問：子罕言命，若仁義禮智五常，皆是天所命。如貴賤死生壽夭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稟得精英之氣，便為聖賢，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稟得清明者，便英爽，稟得敦厚者，便溫和，稟得清高者，便貴，稟得豐厚者，便富，稟得久長者，便壽，稟得衰頹薄濁者，便為愚不肖，為貧為賤，為夭。天有那氣生一箇出來，便有許多物隨他來。又曰：天之所命，固是均一，到氣稟處，便有不齊。看其稟得來如何，稟得厚，道理也備。皆謂命，譬如朝廷諸職，心皆如官人一般。差去做官，性皆如職事一般。郡守便有郡守職，縣令便有縣令職，事職事只一般。天生人，教人許多道理，便是付人許多職事。氣稟譬如俸給，貴如官高者，賤如官卑者，富如俸厚者，貧如俸薄者。壽如兩三年一任，又再任者，夭者如不得終任者。朝廷

差人做官，便有許多物，一齊趁後來。橫渠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如稟得氣清明者，這道理只在裏面，稟得昏濁者，這道理也只在裏面，只被昏濁遮蔽了。譬之水清底裏面，纖毫皆見，渾底便見不得。孟子說性善，他只見得大本處，未說得氣質之性。細碎處，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論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孟子只論性不論氣，便不全備。論性不論氣，這性說不盡。論氣不論性，性之本領處又不透徹。荀揚韓諸人，雖是論性，其實只說得氣。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揚子見半善半惡底人，便說善惡混。韓子見天下有許多般人，所以立為三品之說。就三子中，韓子說又較近。他以仁義禮智為性，以喜怒哀樂為情，只是中間過接處，少箇氣字。

問：顏淵不幸短命，伯牛死，曰：命矣夫。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如此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無分別否。曰：命之正者出於理，命之變者出於氣質。要之，皆天所付予。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但當自盡其道，則所值之命，皆正命也。因問：如今數家之學，如康節之說，謂皆一定而不可易。如何。曰：也只是陰陽盛衰消長之理，大數可見。然聖賢不曾主此說。如今人說康節之數，謂他說一事一物，皆有成敗之時，都說得磨滅了。

履之說，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因問：得清明之氣為聖賢，昏濁之氣為愚不肖，氣之厚者為富貴，薄者為貧賤。此固然也。然聖人得天地清明中和之氣，宜無所虧欠。而夫子反貧賤何也。豈時運使然耶。抑其所稟亦有不足耶。曰：便是稟得來有不足。他那清明也，只管得做聖賢，卻管不得那富貴。稟得那高底，則貴稟得厚底，則富。稟得長底，則壽。貧賤夭折，是夫子雖得清明者，以為聖人，然稟得那低底，薄底，所以貧賤。顏子又不如孔子，又稟得那短底，所以又夭。又問：一陰一陽，宜若停勻，則賢不肖宜均。何故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曰：自是他那物事駁雜，如何得齊。且以撲錢譬之，純者常少，不純者常多。

自是他那氣較雜或前或後所以不能得他恰好如何得均平且以一日言之或陰或晴或風或雨或寒或熱或清或濁或一日之間自有許多變便可見矣又問雖是嚴寒畢竟不過一陰一陽二氣而已如何會怨地不齊曰便是如此若只是兩箇單底陰陽則無不齊緣是他那物事錯揉萬變所以不能得他恰好又問如此則天地生聖賢又只是偶然不是有意矣曰天地那裏說我特地又生箇聖賢出來也只是氣數到那裏恰相湊著所以生聖賢及至生出則若天之有意焉耳又問康節云陽一而陰二所以君子少而小人多此語是否曰也說得來自是那物事好底少而惡底多且如面而前事也自然是好底少惡底多其理只一般

敬子問自然之數曰有人稟得氣厚者則福厚稟得氣之華美者則富盛衰短者則卑賤氣長者則壽氣短者則夭折此必然之理問神仙之說有之乎曰誰人說無誠有此理只是他那工夫大段難做除非百事棄下辦得那般工夫方做得又曰某見名寺中所畫諸神人物皆魁偉雄傑宜其傑然有立如此所以妙喜贊某禪師有曰當初若非這箇是是箇箇裏魁觀之信然其氣貌如此則世之所謂富貴利達聲色貨利如何籠絡得他住他視之亦無足以動其心者或問若非佛氏收拾去能從吾儒之教不知如何曰他又未是那無文王猶與底只是也須做箇特立獨行底人所為必可觀若使有聖人收拾去可知大段好只是當時苦道黑漆漆地只有些章句詞章之學他如龍如虎這些惑解都束縛他不住必決去無疑也煞被他引去了好人可畏可畏

性情心意等名義

問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別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爲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則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是如此否曰然孫  
性即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  
鄭問先生謂性是未發善是已發何也曰說成箇人影子許多道理便都在那人上其側隱便是仁之善羞惡便是義之善到動極復靜處依舊只是理曰這善也是性中道理到此方見否曰這須就那地頭看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在天地言則善在先性在後是發出來方生人物發出來是善生人物便成箇性在人言則性在先善在後或舉孟子道性善曰此則性字重善字輕非對言也文字須活看此且就此說彼則說不可死看牽此合彼便處處有礙

諸儒論性不同非是於善惡上不明乃性字安頓不著  
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爲耶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如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燭問心之發處是氣否曰也只是知覺  
問心是知覺性是理心與理如何得貫通爲一曰不須去著貫通如何本來貫通曰理無心則無著處

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  
心性、理、括著一箇則都貫穿。惟觀其所指處輕重如何。如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存雖指理言。然心自在其中。操則存。此存雖指心言。然理自在其中。  
在天爲命。稟人爲性。既發爲情。此其脈理甚貫。仍更分明易曉。惟心乃虛明洞徹。統前後而爲言耳。據性上說。寂然不動處是心。亦得據情上說。感而遂通處是心。亦得。故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文義可見。性則具仁義禮智之端。實而易察。知此實理。則心無不盡。盡亦只是盡曉得此心者。由知其性也。大履之間。未發之前。心性之別。曰心有體用。未發之前。是心之體。已發之際。乃心之用。如何指定說得。蓋主宰運用底。是心。性便是曾恁地做底理。性則一定在這裏。到主宰運用卻在心。情只是幾路子。隨這路子恁地做去。卻又是心。  
或問靜是性。動是情。曰大抵都主於心。且如天命之謂性。要須天命箇心了。方是性。漢神問。心如箇藏。四方八面都恁地光明皎潔。如佛家所謂六箇中有一猴。這邊叫也。那邊叫也。應曰佛家說心處。儘有好處。前輩云。勝於楊墨。  
舊有五峯說。只將心對性說。一箇情字。都無下落。後來看橫渠心統性情之說。乃知此話有大功。始尋得箇情字著落。與孟子說一般。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仁性也。惻隱情也。此是情上見得心。又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此是性上見得心。蓋心便是包得那性情。性是體。情是用。心字只一箇字。母。故性情字皆從心。

皆從心

橫渠心統性情語極好。又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則恐不能無病。便似性外別有一箇知覺了。孟子道性善。善是性。合有底道理。然亦要子細識得善處。不可但隨人言語說了。若子細下工夫。子細尋究。自然見得。如今人全不曾理會。纔見一庸人胡說。便從他去。嘗得項平甫書云。見陳君舉門人說。儘釋只論其是處。不問其同異。須敬信其說。此是甚說話。元來無所有底人。見人胡說。便感將去。若果有學。如何謾得他。如舉天下說生靈。揀待我喫得真箇辣。方敢信。胡五峯說性。多從東坡子山門見識說去。  
伊川性即理也。橫渠心統性情。二句頗撲不破。  
心主宰之謂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則混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情。非備個與性情爲一物。而不分別也。  
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曰。運用是發了。問。情亦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  
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  
性者。即天理也。萬物稟而受之。無一理之不具。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動。志者。心之所之。比於情意尤重。

問。意志曰。橫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

志是公然主張要做底事。意是私地潛行開發處。志如伐。意如旋。

問。情與才何別。曰。情只是所發之路。陌才是會恁地去做底。且如憫隱有懇切者。有不懇切者。是則才之

有不同。又問。如此。則才與心之用相類。曰。才是心之力。是有氣力去做底。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之所

以爲大也。心管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濫也。

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稟於天。才稟於氣是也。只有

性是一定。情與心與才。便合著氣了。心本未嘗不隨人。生得來便別了。情則可以善可以惡。

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情與才。絕相近。但情是遇物而發。路陌曲折恁地去

底。才是那會如此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

仁義禮智等名義

問。道與理如何分。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裏面許多理脈。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

至德至道。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己之所獨得。盛德至善。盛德以己之所得而言。至善以己之極至而言。

誠忠字信。一之謂誠。盡己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

誠實理也。亦誠也。由漢以來。專以誠警言誠。至程子乃以實理言。後學者乘誠警之說。不觀中庸亦有

言實理爲誠處。亦有言誠警爲誠處。不可只以實爲誠。而以誠警爲非誠也。

問。誠信之別。曰。誠是自然底質。信是人做底質。故曰。誠者。天之道也。是聖人之信。若衆人之信。只可喚做

信。未可喚做誠。誠是自然無妄之謂。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仁。徹底是仁。義。徹底是義。

問。一與中與誠。浩然之氣。爲一體事否。曰。一只是不雜。不可將做一事。中與誠。與浩然之氣。固是一事。然

其分各別。誠是實有此理。中是狀物之體段。浩然之氣。只是爲氣而言。

問。向蒙戒論說仁意思。云。義禮智信上著不得。又須見義禮智信上少不得。方見得仁統五常之意。大雅

今以樹爲喻。夫樹之根。固有生氣。然貫徹首尾。豈可謂與枝花與葉。無生氣也。曰。固然。只如四時春

爲仁。有箇生意在。夏則見其有箇亨通意。在。秋則見其有箇實意在。冬則見其有箇貞固意在。夏秋

冬生意何嘗息。本雖彫零。生意則常存。大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字出來。四者以五行

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禮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重。以明終始之

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終則無以爲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窮。此所謂大明

終始也。

吉甫問仁義禮智立名。適有意義否。曰。說仁。便有慈愛底意思。說義。便有剛果底意思。聲音氣象。自然如

此。直卿云。六經中專言仁者。包四端也。言仁義而不言禮智者。仁包禮。義包智。方

仁。禮。屬陽。義。屬陰。袁機仲卻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

仁。禮。屬陽。義。屬陰。袁機仲卻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

仁。禮。屬陽。義。屬陰。袁機仲卻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

仁。禮。屬陽。義。屬陰。袁機仲卻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

仁。禮。屬陽。義。屬陰。袁機仲卻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

底意思。收斂凝縮。便是那陰底意思。他只念得於仁也。至於義也。剛兩句。便如此說。殊不知正不如此。

又云。以氣之呼吸言之。則呼爲陽。吸爲陰。吸便是收斂底意思。鄉飲酒。溫厚之氣。盛於東南。此天地

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

百行。皆仁義禮智中出。

四端。猶四德。逐一言之。則各自爲界限。分而言之。則仁義。又是一大界限。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如乾

文言。既曰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正淳言。性之四端。迭爲賓主。然仁智其總統也。恭而無禮。則勞。是以禮爲主也。君子義以爲質。是以義爲

主也。蓋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人默而識之。曰。說得是。

學者。疑問中。謂就四德言之。仁。卻是動。智。卻是靜。曰。周子太極圖中。是如此說。又曰。某前日答一朋友書

云。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

仁字。須兼義禮智看。方看得出。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知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

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生意之生也。夏則生意之長也。秋則生意之成也。冬則生意之藏也。自四而

兩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又曰。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

而終。猶元爲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窮聚則不能散也。仁智交際之

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昭合無間。故不貞則無以爲元也。又曰。貞而不固。則非貞。貞如板築

之有條。不貞則無以爲元。又曰。文言上四句。說天德之自然。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元者。乃衆善之長

也。亨者。乃嘉之會也。會。猶齊也。言萬物至此。通暢茂盛。一齊皆好也。利者。義之和處也。貞者。乃事之積

誠也。體仁足以長人。以仁爲體。而溫厚慈愛之理。由此發出也。體猶所謂公而以人體之之體。嘉會者

嘉其所會也。一以禮文節之。使之無不中節。乃嘉其所會也。利物足以和義。義者。事之宜也。利物則

合乎事之宜矣。此句乃翻轉義字。愈明白。不利物。則非義矣。貞固以貞爲骨子。則堅定不可移易。

公在前。恕在後。中間是仁。公了方能仁。私便不能仁。

仁。將公字體之。及乎脫落了公字。其活底是仁。

公不可謂之仁。但公而無私。便是仁。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便是中。

做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便是仁。

仁是根。惻隱是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處。

問。先生答湖湘學者書。以盡字言仁。如何。曰。緣上蔡說得。得字太重。便相似說禪。問。龜山卻推惻隱二字

曰。龜山言萬物與我爲一云云。說亦太寬。問。此還是仁之體否。曰。此不是仁之體。卻是仁之量。仁者。固

能愛。謂得爲仁。不可仁者。固能與萬物爲一。謂萬物爲一。爲仁。亦不可。

問。程門以知覺言仁。克齊說乃不取。何也。曰。仁雖愛不得。上蔡諸公。不把愛做仁。見伊川言博愛非仁也。

仁是性。愛是情。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

仁是性。愛是情。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

仁是性。愛是情。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

仁是性。愛是情。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

分曉。門人只領那意，便專以知覺言之。於愛之說，若將渙焉，遂踐過仁地位去說。將仁更無安頓處。見儒子俯仰將入井，皆有懼惕惻隱之心。這處見得親切，聖賢言仁，皆從這處說。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將知覺說來冷了，覺在知上卻多，只些少搭在仁邊。仁是和底意，然添一句，又成一重，須自看得便都理會得。

義，如利刀相似，曾中許多勞勞，擡擡，到此一齊割斷了，聖賢雖千言萬語，千頭萬項，然一透都透。如孟子言義，伊川言敬，都做上放下。恭主客敬主事，有事著心做，不易其心而為之，是敬。恭形於外，敬主於中，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為切。

### 朱子語類輯略卷之二

#### 小學

古人自入小學時，已自知許多事了。至入大學時，只要做此工夫。今人全未曾知此，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去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會。

小學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取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規矩做去。大學是發明此事之理。

古者，小學已自暗養成了。到長來，已自有聖賢坯模，只就上面加光飾。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為主，收斂身心，卻方可下工夫。又曰：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既無本領，只去理會許多閒骨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

器遠前夜說，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卻未嘗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終始是一箇敬。如說欽明文思頌堯之德，四箇字，獨將這箇敬做辨初頭。如說恭己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

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弟子，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人至灑掃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即教做對，稍大即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某嘗思欲做一小學規，使人自小教之，便自有法。如此亦

須有益。先生曰：只做禪苑清規樣，做亦自好。教小兒讀詩，不可破章。

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底樣子。弟子職一篇，若不在管子中，亦亡矣。此或是他存得古人底，亦未可知。或是自作，亦未可知。竊疑是他作內政時，士之子皆為士，因作此以教之。想他平日這樣處，都理會來，然自身又卻在規矩準繩之外。

#### 總論為學之方

這道體，浩浩無窮。道體用雖極精微，聖賢之言，則甚明白。

聖人教人，大概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

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

聖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子對顏淵曰：克己復禮為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是定本。

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為聖賢位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

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他地頭，所說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其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盡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

這箇道理，各自有地頭，不可只就一面說。在這裏時，是恁地說；在那裏時，又如彼說。其資本彼此之勢，各自不同。

學者工夫，但思不得其要，若是尋究得這箇道理，自然頭頭有箇著落，貫通浹洽，各有條理。如或不然，則處處窒礙。學者當談多說，持守未得其要，不知持守甚底，說擴充說體驗，說涵養，皆是揀好底言語做。

為學須先立得箇大腔當了，卻旋去裏面修治，譬教綿密。今人多未嘗知得箇大規模，先去修治得一開半房，所以不濟事。

識得道理頭頭，便是地盤。如人要起屋，須是先築教基址，堅牢。上面方可架屋。若自無好基址，空自今日買得多少木去起屋，少間，只起在別人地上。自家身已自沒頓放處。

須就源頭看，教大底道理，透開闢基址，如要造百間屋，須著有百間屋基。要造十間屋，須著有十間屋基。緣這道理，本同，甲有許多，乙也有許多，丙也有許多。

裏面小節曰：須先理會那大底，理會得大底了，將來那裏面而小底，自然通透。今人卻是理會那大底不得，只去投磚。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



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會點漆離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日道他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才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方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孫

成己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己之中，須是如此推去，方能合義理。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去，如灑掃大廳大廊，亦只是如灑掃小室，模樣掃得小處淨潔，大處亦然。若有大處開拓不去，即是於小處便不會盡心。學者貪高慕遠，不肯從近處做去，如何理會得大頭項底？而今也有不曾從實做底，外面也做得好，此只是才高以智力勝將去，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無不載，小者便是大者之驗，須是要謹行謹言，從細處做起，方能充得如此大。又曰：如今為學甚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卻是從頭起，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事底道理，在大學只是推將開闕去，向來小時做底道理存其中，正似一箇坯素相似。明

學者做工夫，莫說道是要待一箇頓段大頭目工夫後方做得，即今逐些零碎，積聚將去，才等大頭目後方做，即今便踐過了，學者只今便要去做，斷不以不疑，鬼神之需者事之賊也。孟

如今學問未識箇入路，就他自做個不覺，惟既識得箇入頭，卻事事須著理會。且道世上多多少少事，江文卿云：只先生一言一語，皆欲為一世法，所以須著如此。曰：不是說要為世法，既識得路頭，許多事都自是合著如此。不如此不得，自是天理合下當然。孫

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些路頭，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頓頓起來，費多少力，如雞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若把湯去盪，便死了。若抱才住，便冷了，然而實是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自要做去，他自得些滋味了，如喫果子相似，未識滋味時，喫也得，不消喫也得，到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孫

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沈迷而不反，聖人為之屢言，方始肯來，已是下惡了，況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禽獸而已。蓋人為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與禽獸何別？大

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底。知學問，則方無所欠闕。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孫

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為底事，盡令做到聖賢，止是恰好，又不是過外。道

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不道將這些意氣去蓋他人，只是直截要學堯舜。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真實道理，只是一箇性善，可至堯舜，別沒去處了。下文引成醜顏子公明儀所言，便見得人人皆可。

為此學者立志，須教勇猛，自當有進志，不足以有為，此學者之大病。孫

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直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修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兩句，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兩句，說修身，又將聖賢許多說修身處諷誦而已。或撥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為學，卻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要著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爾。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要做人，是也。孫

學者須是立志，今人所以悠悠者，只是把學問不曾做一件事看，遇事，則且胡亂恁地打過了，此只是志不立。孫

問：人氣力怯弱，於學有妨否？曰：為學在立志，不干氣稟強弱事。又曰：為學何用憂惱？但須令平易寬快去。萬舉聖門弟子，惟稱顏子好學，其次方說及曾子，以此知事大難，曰：固是如此。某看來，亦有甚難，有甚易，只是堅立著志，順義理做去，他無礙也。孟

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便得些人處，自後方滋味接續，浮浮沈沈，半上落下，不濟得事。孫

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似聖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會得透，自可超凡入聖。孫

今之學者全不會發憤，孫

為學不進，只是不勇，孫

不可倚靠朋友，孫

不要等待，孫

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開有事，午間無事，則午間便可下手，午間有事，晚間便可下手，卻須要待明日。今日若尚有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尚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直須來年，如此何緣長進？孫

不會說話。方可休也。因舉浮屠語曰。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行。

宗果云。如載一軍兵器。逐件取出來弄。弄了一件。又弄了一件。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只有寸鐵。便可殺人。

爲學。極要求把箇處著力。到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著力不放。令倒。方是向進處。爲學。正如撐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鬆。直須著力撐上。不待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

學者爲學。譬如煉丹。須是將百斤炭火。煨一箇方。好將微火。煨成成就。今人未嘗將百斤炭去煨。便要將微火。煨將去。如何得會成。

須磨礪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萬事須是有精神。方做得。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著一重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

不帶性氣。底人。爲僧不成。做道不了。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閑事上時多。於義理卻生。於閑事卻熟。

今學者要緊。且要分別箇路頭。要緊是爲己。爲己者。直拔要理會這箇物事。欲自家理會得。不是沒恁地理會。且恁地理會。做好看。教人說道。自家也曾理會來。這假饒理會得。十分是當。也都不關自身己事。要須先理會這箇路頭。若分別得了。方可理會文字。

今之學者。直與古異。今人只是強探向上去。古人則逐步實做將去。只是實去做工夫。議論多。轉關了。

爲學。須是切實爲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

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和親。久之。與己爲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

須是在己見得。只是欠闕。他人見之。卻有長進方可。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爲先。不可雜而無統也。

於顯處。平易處。見得。則幽微處。自在裏許。學者須是熟時。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著旋思索。到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見須是見得確定。

須是心廣大。似這箇。方包裹得過。運動得行。最怕纏着了。便易走入不好處去。

未有耳目。而心廣者。其說甚好。大凡學者。無有徑截一路。可以教他得了。須是博洽歷涉多。方通。

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都來添著。這裏看也。須易曉。讀也。須易記。力大本不立。小規不正。可。

割落枝葉。栽培根本。開闔中。又著細密。寬緩中。又著謹嚴。

常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若只是握得一箇。鶴輪。底果子。不知裏面是酸。是鹹。是苦。是澀。須是與他嚼破。便見滋味。

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學問之後。斷以寬居。信道篤。而又欲執德弘。者。人之爲心。不可促迫也。人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

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卻能盡快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

今人言道理。說要平易。不知到那平易處。極難。被那舊習纏繞。如何便擺脫得去。譬如作文一般。那箇新巧者。易作。要平淡。便難。然須還他新巧。然後造於平淡。又曰。自高險處。移下平易處。甚難。

今學者之於大道。其未及者。雖有遲鈍。卻須終有到時。惟過之者。使不肯復回來耳。學者議論工夫。當因其人。而示以用工之實。不必投辭。使人知所適從。以入於坦易明白之域。可也。若汎爲端緒。使人迫切而自求之。適恐資學者之病。

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爾若中間。三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既有以喻之於始。又自勉之於中。又其後。得人商量。是正之。則所益厚矣。不爾。則亦何補於事。

或論人之資質。或長於此。而短於彼。曰。只要長善。救失。或曰。長善。救失。不特教者當如此。人自爲學。亦當如此。曰。然。

切須去了外慕之心。行。有一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兩分力。文。

看得道理。熟後。只除了這道理。是真實法外。見世間萬事。顛倒迷妄。耽嗜戀著。無一不是戲劇。真不堪著眼也。又答人書云。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修身。爲究竟法耳。

論知行。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

聖賢說知便說行。大學說如切如磋。道學也。便說如琢如磨。自修也。中庸說學問思辨。便說篤行。顏子說博我以文。謂致知格物約我以禮。謂克己復禮。

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如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明自作兩脚說。但只要分先後輕重。論先後當以知為先。論輕重當以力行為重。

所謂窮理。大底也窮。小底也窮。少間都成一箇物事。所謂持守者。人不能不牽於物欲。才覺得便收將來。久之自然成熟。非謂截然今日為始也。

思索義理。涵養本原。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纔見成兩處便不得。

擇之問。且涵養去。久之自明。曰亦須窮理。涵養。窮索。二者不可廢一。如車兩輪。如鳥兩翼。如溫公只恁行將去。無致知一段。

人須做工夫。方有疑。初做工夫時。欲做此一事。便沒理會處。只如居敬窮理。兩事便相礙。居敬是箇收斂執持底道理。窮理是箇推尋究竟底道理。只此二者。便是相妨。若是熟時。則自不相礙矣。

致知。克己。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己。則是拒盜。致知。卻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便自有克。如誠。則便不消言閑邪之意。猶

善守門戶。則與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以涵養對克己言之。則各作一事。亦可涵養。則譬如將息。克己。則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則自無病。何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何用克己。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故敬則無己。可克。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須是功夫都到。無所不用其極。

萬事皆在窮理。後經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這空○以下論知為先。

有人專要理會躬行。此亦是孤。論知為先。

王子充問。某在湖南見一先生。只教人踐履。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今人多教人踐履。皆是自立標致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聖人作箇大學。便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

而今人只管說治心修身。若不見這箇理。心是如何地治。身是如何地修。若如此說。資質好底。便養得成。只是箇無能底人。資質不好。便都執縛不住了。傳說云。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做。問古訓。何消讀他。做甚。蓋聖賢說出道理。都在裏。必學乎此。而後可以有得。又云。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惟學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自古未有入說學字。自傳說說。

起。他這幾句。水漲不人。便是說得密。若終始典于學。則其德不知不覺自進也。人爲學。須是要知箇是處。千萬萬定。知得這箇徹底。是那箇徹底。不是。方是見得。見得是。則這心裏方有所主。且如人學射。若志在紅心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帖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梁上。志在梁上。少間都射在別處去了。

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不切。且如人要做好事。到得見不好事。也似乎可做。方要做好事。又似乎有箇做不好事底心。從後面牽轉去。這只是知不切。

這箇道理。與生俱生。今人只安頓放那空處。都不理會。浮生浪老。也甚可惜。要之。理會出來。亦不是。差異。底事。不知如何理會。箇得些少。看他自是甘於無知了。今既要理會。也須理會取透。莫要半青半黃。下梢都不濟事。

人生天地間。都有許多道理。不是自家硬把與他。又不是自家鑿開他肚腸。白放在裏面。心包萬理。萬理具於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理不能盡得。心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

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爲物塞了。而今竊。法須是打疊了胸中許多惡雜。方可。張子云。義理有疑。則灌去舊見。以來新意見。人多是被那舊見。懸不肯捨除。是大故。聰明見得。不是便翻了。

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爲萬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逐事說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面八方。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太繁分明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推上。則是此心之仁。仁即所謂天德之元。元即太極之陽動。如此節節推上。亦自見得大總腦處。若今看得太極處分明。則必能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箇道理。元無虧欠也。

今之學者。自是不知爲學之要。只要窮得這道理。便是天理。雖聖人不做。這天理自在。天地開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天地間只是這箇道理。流行周備。不應說道聖人不言。這道理便不在。這道理自是長在天地間。只借聖人來說一遍過。且如易只是一箇陰陽之理而已。伏羲始畫。只是畫此理。文王孔子。皆是發明此理。吉凶悔吝。亦是從此推出。及孔子言之。則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

所以動天地也。可不謹乎。聖人只要人如此。且如書載堯舜禹許多事業。與夫都俞吁咈之言。無非是至理。

心然後。自然有見理處。熟則心精微。不見理。只緣是心微。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豎看。儘入深處。有在。道理有面前底道理。平易自在。說出來底便好。說得出來。崎嶇底便不好。今人凡事所以說得他地支離。只是見得不透。

若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有功效處。若於上面添些元妙奇特，便是見他實理未透。夫便是看義理難，又要寬著心，又要緊著心，這心不寬則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之細密。若拘滯於文義少間，又不見他大規模處。

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自去窮理，只是你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在道。

思案譬如穿井不解，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卻自會清。其務反求者，以博觀為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為狹隘，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道

讀書法

讀書已是第二義，蓋人生道理合下完具，所以要讀書者，蓋是未曾經歷見得許多，聖人是經歷見得許多，所以寫在冊上與人看，而今讀書只是要見得許多道理，及理會得了，又皆是自家合下元有底，不是外面旋添得來。

為學之道，聖賢教人，說得甚分曉，大抵學者讀書，務要窮究，道問學是小事，要識得道理去做人，大凡看書要看了又看，逐段逐句，逐字逐理，仍參諸解，傳說教通透，使道理與自家心相肯，方得。讀書要自家道理浹洽透徹，杜元凱云：優而柔之，使自得之，厭而飲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

讀書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方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

讀書須是看著他那縫罅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縫罅，無由入得，看見縫罅時，脈絡自開。學者初看文字，只見得箇渾渾淪淪物事，久久看作三兩片，方是長進，如庖丁解牛，目視無全牛，是也。

看文字，須大段著精彩看，發起精神，樹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劍在後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譬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方始是，不可按册子便在掩了册子便忘，卻看注時便忘了正文，看正文又忘了注，須這一段透了，方看後版。

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擱一掌血，看人文字，要當如此，豈可忽略。看文字，當如高樓大廟，順風張帆，一日千里，方得。如今只糞離小港，便著淺了，濟甚事，文字不通，如此看，

讀書看義理，須是胸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責效，縱責效，便有憂愁底意，只管如此，胸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日且放置開事，不要閉思，且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

讀書須是知貫通處，東邊西邊都觸著這關捩子，方得。今認下著頭去做，莫要思前算後，自有至處，而今

說以前不會做得，又怕遲晚，又怕做不成，又怕那箇難，又怕性格遲鈍，又怕記不起，都是閒說，只認下著頭去做，莫問遲速，少閒自有至處，既是已前不會做得，今使用下工夫去補填，莫要瞻前顧後，思量東西，少閒自開一生，不知年歲之老。

天下書儘多在，只恁地讀幾時得了，須大段用著工夫，無一件是合少得底，而今只是那一般合看過底文字也未看，何況其他。

大凡看文字，少者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覆體驗，二也，理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當守此。

守此

書宜少看要極熟，小兒讀書記得，大人多記不得者，只為小兒心專，一日授一百字，則只是一百字，二百字則只是二百字，大人一日或看百板，不忌精專，人多看一分之十，今宜看十分之一，寬著期限，緊著課程。

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如會讀得二百字，只讀得一百字，卻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字細，讀誦教熟，如此不會記性人，自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若汎汎然念多，只是皆無益耳，讀書不可以兼看未讀者，卻當兼看讀已者。

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正龜云：欲將諸書循環看，日不可如此，須看得一書，看了一書，若難兼並進，卻反為所困，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力，便可拽滿，已力欺他過，今學者不付自己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

讀書是格物一事，今日須逐段仔細玩味，反來覆去，或一日，或兩日，只看一段，則這一段，便是我底腳踏這一段了，又看第二段，如此逐旋旋去，磨得多了，卻見頭頭道理都到，這工夫須用行思坐想，或將已曉得者，再三思省，卻自有一箇曉悟處，出不容安排也，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一次見識，所以某書一番看，有一番解，亦有已說定一番看，一番見得穩當，愈加分曉，故某說讀書不貴多，只貴熟爾，然用工亦須是勇，做近前去，莫思退轉，始得。

讀書且就那一段本文意上看，不必又生枝節，看一段，須反覆看來看去，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方快活，令人都不愛去看別段，始得人多是向前趨去，不曾向後反覆，只要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曾去補釋前日已讀底，須玩味反覆，始得用力深，便見意味長，意味長，便受用牢固，又曰：不可信口依稀略說，過須是心曉。

其始也，自謂百事能，其終也，一事不能。溫公答一學者書，說為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案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誦書，亦記誦數，貫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誦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案。

山谷與李幾仲帖云：不審諸經諸史，何者最熟，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

餘力然後讀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先生深

喜之以爲有補於學者若  
學者貪做工夫便看得義理不精讀書須是子細逐字逐句要見著落若用工靈幽不務精思只道無可  
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大抵爲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究竟  
其義若年齒向晚卻須擇要功用讀一書便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理會須沈潛玩索究極至處可也  
蓋天下義理只有一箇是與非而已是便是是非非便是非既有著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浹洽省記不  
忘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

書只貴讀多自然曉今即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  
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然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開曉不得底自然曉  
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注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臥心常  
在此自然曉得若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  
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脆脆不安一似倚得人來守屋相  
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  
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  
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著如此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摹寫他言

語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熟讀別無方法  
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  
如何置所以後漢吳侯欲殺書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車兩昔馬援以薏苡與勝  
干陽以衣囊微名正此謂也如王嵩在獄中從夏侯勝受書凡再讀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除非首尾  
熟背得方得至於講誦者也是都背得然後從師受學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  
晁以道嘗欲得公發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書苟簡

今之學者看了也似不曾看不曾看也似看了  
今人讀書未到此裏心已在後面才看到這裏便欲捨去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  
不欲捨去方能體認得又曰讀書者譬如觀此屋若在外面見有此屋便謂見了即無緣識得須是人  
去裏面逐一看過是幾多間架幾多窗櫺看了一遍又重重看過一齊記得方是方

讀書著意玩味方見得義理從文字中進出  
讀書須看他文勢語脈  
讀者不可有欲了底心才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處了無益  
讀書不可不先立程限政如農功如農之有畔爲學亦然今之始學者不知此理初時甚銳漸漸去盡  
而都不理會了此只是當初不立程限之故

近日真箇讀書人少也緣科舉時文之弊也纔把書來讀便先立箇意思要討新奇都不理會他本意著  
實纔討得新奇便擬作時文使下稍弄得熟只是這箇將來使雖是朝廷甚麼大典禮也胡亂信手  
捻合出來使不知一掃百碎前輩也是讀書某曾見大東萊之兄他於六經三傳皆通親手點注並用  
小圈點注所不足者並將疏楷書用朱點無點畫草某只見他禮記如此他經皆如此諸呂從來富貴  
雖有官多是不赴銓亦得安樂讀書他家這法度卻是到伯恭打破了自己既弄時文少有肯如此讀  
書者

人之爲學固是欲得之於心體之於身但不讀書則不知心之所得者何事  
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心目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  
限不見悅處恐終無益  
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在橫渠有言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其何  
可廢  
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只是才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是接續某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  
理日間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滾則此心易得汨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  
便可喚轉來

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  
固矣  
讀書須將心貼在書册上逐句逐字各有著落方始好商量大凡學者須是收拾此心令專靜純一日用  
動靜間都無馳走散亂方始看得文字精審如此方是有本領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會收得如何記得  
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卻去讀書遂一覽無遺  
立志不定如何讀書

讀書有箇法只是剝削淨了那心後去看若不曉得又且放下待他意思好時又將來看而今卻說要虛  
心如何解箇虛而今正要將心在那上面  
讀書須是身心都入在這一段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  
近思如何卻說箇仁在其中蓋自家能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卻一邊去看  
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如放下了文字待打盡教意思靜了卻去看

學者觀書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功夫未齊致只是以紛擾雜亂心去看不會以湛然凝定心去看若不  
先涵養本原且將已熟底義理玩味待其浹洽然後去看書便自知只是如此老蘇自述其學爲文處  
有云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出其言用意與己大異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  
固當然者此是他於學文上功夫有見處可取以喻今日讀書其功夫亦合如此又曰看得一兩段卻

且放心胸寬闊不可貪多又曰陸子靜嘗有旁人讀書之說亦可且如此不可終日思量文字恐成硬將心去馳逐了亦須空閒少頃養精神又來看

大凡讀書且要讀不可只管思口中讀則心中閒而義理自出某之始學亦如是爾更無別法學者讀書須要身正坐緩緩微吟虛心涵泳切已省察又云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又云文字是底固當看不是底也當看精底固當看蠱底也當看

看文字須是虛心莫先立己意少刻多錯了又曰虛心切已虛心則見道理明切已自然體認得出聖人言語皆天理自然本場易明白在那裏只破人不虛心去看只管外面捉摸及看不得便將自己身上一般意思說出把做聖人意思

觀書當平心以觀之大抵看書不可穿鑿看從分明處不可尋從隱僻處去聖賢之言多是與人說話若是曉曉卻教當時人如何曉

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理義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册上求不就自家身上求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

讀書之法有大本大原處有大綱大目處又有逐事上理會處又其次則解釋文義學者不可用己意遷就聖賢之言

因求講學言論傳之答曰聖賢之言明如日月又曰人有欲速之病舊嘗與一人讀詩集每略過題一行不看題目卻成甚讀詩也又嘗見兗州之轎中只著一册文字看此其尊靜也且云尋常出外轎中著三四册書看一册賦又看一册此成甚功夫也

為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梢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近日學者多喜從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考驗其約如某人好約今只做得一併了得一身又有專於博上求之而不反其約今日考一制度明日又考一制度空於用處作工夫其病又甚於約而不博者要之均是無益

浩曰趙書記云自有見後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學皆不必看其說謂買金須問賣金人雜賣店中那得金銀不必問也曰如此即不見古今成敗便是荆公之學書那有不可讀者只怕無許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卻在這邊自若也要有主觀得破皆是學

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推將去不學得不成文王猶勤而況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懸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耳將精義諸家說相比並求其是使自有合辨處

大凡人讀書且當虛心一意將正文熟讀不可便立見解看正文了卻著深思熟讀便如己說如此方是今來學者一般是專要作文字用一般是要說得新奇人說得不如我說得較好此學者之大病譬如聽人說話一般且從他說盡不可勸斷他說便以己意見抄說若如此全不見得他說是非只說得自家底終不濟事久之又曰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

卻將注解看方有意味如人飢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飢不渴而強飲食之終無益也又曰某所集注論語至於訓詁字子細者蓋要人字字與某著意看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閒看過了

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注解成誦精熟注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透處若不如只是虛說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為己之學也

曾見有人說詩問他關雎篇於其訓詁名物全未曉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某因說與他道公而今說詩只消這八字更添思無邪三字共成十一字便是一部毛詩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因憶頃年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

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得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嘗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

凡看文字諸家說有異同處最可觀謂如甲說如此且擗扯住甲窮盡其詞乙說如此且擗扯住乙窮盡其詞兩家之說既盡又參考而窮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

經之有解所以通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時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語言之少也乃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不親切愈少愈不達矣某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注解但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好

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揚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

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擊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

解書須先還他成句次還他文義添無緊要字卻不妨添重字不得今人所添者恰是重字聖賢說出來底言語自有語脈安頓得各有所在豈似後人胡亂說了也須玩索其旨所以學不可以不講講學固要本綱正然其間子細處亦不可以不講只緣當初講得子細既不得聖賢之意後來胡亂執得一說便以為是只胡亂解將去

凡學者解書，切不可與他看本。本則心死在本子上，只教他恁地說，則他心便活。亦且不解，失了。  
 人讀史書，節目處須要背得。如讀漢書高祖解沛公處，義帝沛公入關處，韓信初說漢王處，與史  
 智過秦論之類，皆用背得方是。若只是略看，心下似有，無濟得甚事。讀一件書，須心心念念，只  
 在這書上，令徹頭徹尾讀教精熟。這說如何，那說如何，這說同處如何，不同處如何，安有不  
 長進。而今人只辦得十日讀書，下著頭不與開事，管取便別莫說十日，只讀得一日，便有功驗。人若辦  
 得十來年讀書，世間甚書讀不了，今公們自正月至臘月三十日，管取無一日專心致志在書上，又云  
 人做事須是專一，且如張旭學草書，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悟，若不是他專心致志，如何會悟。

持守

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為本。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  
 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

纔出門，便千枝萬葉，若不是自家有箇主宰，如何得是。  
 心在，羣妄自然退避。

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做甚麼人。  
 人精神飛揚，心不在，酸子裏面，便害事。

人心常惴惴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為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  
 提督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惴然在矣。心既常惴惴，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資之道  
 也。

古人醫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無時不然，便被他恁地炒，自是使人住不著。大抵學問須是警省。  
 且如瑞巖和尚，每日開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卻不如此。

人不自知其病者，是未嘗去體察弊省也。  
 試定精神看，一許多暗昧，烟烟各自冰散瓦解。太祖月詩曰：未離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萬國明。日未  
 上時，黑漫漫地，才一絲線路上，便明。

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道裏，似擔百斤擔相似，須硬著筋骨擔。  
 學者為學，未問其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箇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  
 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令有低昂，即見得義理自端的。自  
 有欲能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間，無所主宰，縱說得亦何益。

學者須是求放心，然後識得此性之善。人性無不善，只緣自放其心，遂流於惡。天命之謂性，即天命在人，  
 便無不善處。發而中節亦是善，不中節便是惡。人之一性，完然具足，二氣五行之所稟賦，何嘗有不善。  
 人自不向善上，茲其所以為惡爾。韓愈論孟子之後不得其傳，只為後世學者，不去心上理會，堯舜相

傳，不過論人心道心精一執中而已。天下只是善惡兩端，譬如陰陽在天地間，風和日燠，萬物發生，此  
 是善底意思，及羣陰用事，則萬物彫悴，惡之在人亦然。天地之理固是抑遏陰氣，勿使常勝。學者之於  
 善惡，亦要於兩夾界處，攔截分曉，勿使纖惡開絕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持養久之，自然成熟。  
 但操存得在時，少閒，他喜怒哀樂，自有一箇則在。  
 持養之說，言之則一言可盡，行之則終身不窮。  
 人之一心，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使好人。  
 平居須是儼然若思。

大凡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靈一事，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靈，一息不存，  
 即為羶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盡，其庶  
 幾矣。

人能操存此心，卓然而不亂，亦自可與入道。況加之學問探討之功，豈易量耶。  
 人心本明，只被物事在上蓋蔽了，不曾得露頭面，故燭理難。且做了蓋蔽底事，待他自出來行兩箇，着他  
 既喚做心，自然知得是非善惡。  
 心須常令有所主，做一事未了，不要做別事。心廣大如天地，虛明如日月，要開心，心卻不開，隨物走了，不要  
 開心，卻開有所主。

心得其正，方能知性之善。  
 學者工夫，且去翦截那浮泛底思慮。  
 把定生死路頭。

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  
 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當說話。到孟子又卻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  
 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道夫曰：泛泛於  
 文字間，祇覺得異，實下工夫，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從在裏。聖賢之道，  
 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

今說此話，卻似險難說。故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率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  
 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這敬字上捱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聖之智只  
 要人於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於心上求功。遂覺累  
 墮不快活。不若眼下手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醒，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  
 見效，且易而省力，只在念不念之間耳。何難而不為。

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心性，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如釋老等人，卻是能  
 持敬，但是他只知得那上面一截事，卻沒下面一截事。覺而今恁地做工夫，卻是有下面一截，又怕沒

那上面一截，那上面一截，卻是箇根本底。  
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  
敬則萬理具在。

敬勝百邪。

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浩然。天理榮然，無一分著力處，亦無一分不著力處。  
敬是箇扶策人底物事。人當放肆怠惰時，才敬便扶策得此心起。常常會恁地，雖有些放僻邪侈意思也

問敬曰：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

問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威儀恪動容貌，燈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工焉。

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

坐如尸，立如齊，頭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氣容肅，皆敬之目也。

今所謂持敬，不是將箇敬字做箇好物件，樣樣放懷裏，只要胸中常有此意，而無其名耳。

動出時也要整齊，平時也要整齊，方問，乃是敬貫動靜。如頭底人言語，無不貫動靜者。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人心浩然虛定者，仁之本體。把捉不定者，私欲奪之而動搖紛擾矣。然則把捉

得定，其惟篤於持敬乎。

問：人如何發其誠敬消其欲。曰：誠只是去了許多偽，敬只是去了許多怠慢。欲只是要窒，此是極處了。

問持敬與克己工夫。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則和根打併了。教他盡淨。

問：嘗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為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眼目靜坐時，艾遣思慮不去，或云：只眼目時

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為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

靜坐時不曾敬，只是敬更甚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曾做得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

敬，豈把做一件事看。只是收拾自家精銳，專一在此。今看來諸公所以不進，緣是但知說道格物，卻於自

家根本上煞欠關精神。意思都恁地不專一，所以工夫都恁地不精銳。未說道有甚底事，分自家志慮。

只是觀山玩水，也煞引出了心，那得似教他常在裏面，好如世上一等閒物事，一切都絕意，雖似不近

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辨別一箇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不是兩事。明

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

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

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閒思

慮。則此心浩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滿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

件。如此則雖然無頭項，何以得他專一。只觀文王，雖離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

只是如此。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故方其渾瑯時，加帶之禮，至於學詩學樂舞，學弦誦，皆要專

一。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他馬步數皆然。今既自小不曾做得

不奈何，須著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這工夫，卻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柱處

今且說那營營底心，會與道理和人否。會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為要立箇基址，得此心光

明，有箇存主處，然後為學，便有歸著不錯。若心難然昏亂，自無頭當，卻學從那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

故程先生須令就敬字上做工夫，正為此也。

一之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卻都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

為人，自然用事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

可只茫然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

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

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

時也做工夫，兩莫相並。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



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博

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則儘長進在道。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大

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

滎陽成皋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則要牢割定脚。與他推得一步

去。則逐旋推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道

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

比一心。但看天理私欲之消長如何。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為始終。只此一心。讀書亦

不須牽連引證以為工。如此纏繞。皆只是為人。若實為己。則須是將己心驗之。見得聖賢說底與今日

此心無異。便是工夫。大

義理身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復之。當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況

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為聖賢。利害甚明。人心之公。每為私欲所蔽。所

以更放不下。但常常以此兩端體察。若見得時。自須猛省。急擺脫出來。道

事無大小。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了。其間更包得多少利私在。所謂以善為之。而不知其道。皆是也。道

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道

人只有一箇公私。天下只有一箇邪正。道

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之。便私。道

凡事只去看箇是非。假如今日做得一件事。自心安而無疑。便是是處。一事自不信。便是非處。道

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說。不過一兩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且如人。雖知

此事不是。不可為。忽然無事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不要做。又卻不知不覺。自去做了。

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是要做。又卻終不肯做。是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為之時。此是真心

發見之端。然縱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即蔽翳之。不教他發。此須自去體察存養。得此最是一件大工

夫。道

佛經云。佛為一大事因緣。出見於世。聖人亦是為這一大事出來。這箇道理。雖人所固有。若非聖人。如何

得如此光明盛大。你不曉得底。我說在這裏。教你曉得。你不會做底。我做下樣子在此。與你做。只是要

扶持這箇道理。教他常立在世間。上柱天下柱地。常如此端正。才一日無人維持。便傾倒了。少間。脚柱

天。頭柱地。顛倒錯亂。便都壞了。所以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天只生得

你。付得這道理。你做與不做。卻在你。做得好也由你。做得不好也由你。所以又為之立君師。以作成之。

既無養你。又教導你。使無一夫不遂其性。如堯舜之時。真箇是寵綏四方。只是世間不好底人。不定盡

底事。才遇堯舜。都安貼平定了。所以謂之克相上帝。蓋助上帝之不及也。自秦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

### 朱子語類輯略卷之三

#### 力行

學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道

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去。不然。則

孔門諸子。皆是默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

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遠。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使用

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道

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都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你自去讀。道理用你自去

究索。某只是做得箇引路底人。做得箇證明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道

人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脚跟不點地。道

問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亦自見得。若不去實踏過。卻懸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層。

不曾理會得。道

天理人欲。分數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便也是天理裏面做出來。雖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問。莫是本

來。全是天理否。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卻是後來沒巴鼻生底。道

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開有得其一。而師道則絕無矣。事備  
 教導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恐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夫  
 某嘗言今教導之法皆失。真無一箇人曉得。說道理底盡說錯了。說從別處去。做文章底。也只學做那不好底文章。做詩底。也不識好詩。以至說禪底。也不是他元來佛祖底禪。修養者也非老莊之道。無有是者。備

事無非學。文  
 或說事多。且世無時是了。且揀大段。無甚緊要底事不要做。又逐旋就小者。又揀出無緊要底不要做。先去其甚。卻去其精。磨去一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如中庸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先且就睹處與聞處做了。然後就不睹不聞處用工。方能細密。而今人每每跳過一重做事。略處與聞處。元不曾有工夫。卻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下稍一齊擔閣。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便做得。須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做起。方得。明

且須立箇穩底根脚。卻正好著細處工夫。今人於無義理底言語儘說了。無義理底事儘做了。是於穩底根脚猶未立。卻求深微。縱理會得。于己甚事。明  
 多是要求濟事。而不知自身已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心若一毫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一點黑。下便有一撲黑。上有一毫差。下便有尋丈差。今若見得十分透徹。待下稍遇事轉移。也只做得五六分。若今便只就第四五著理會。下稍如何。孫

要做好事底心。是實。要做不好事底心。是虛。被那虛底在裏夾雜。便將實底一齊打壞了。孫  
 須是信得及這件物事。好笑。不信。便了不得。士  
 今人未有所見時。直情做去。都不見得。一有所見。始覺所為。多有可寒心處。孫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者。可  
 無所為於前。無所冀於後。孫

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於枉尊直尺。而利亦可為歟。是甚意思。孫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糗。下飲黃泉底。卻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才  
 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便替父與君也敢。孫  
 古人尊貴。奉之者愈備。則其養德也愈善。後之奉養備者。賊之而已矣。方  
 為氣血所使。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處。手  
 須是慈祥。和厚為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明  
 周旋回護。底議論。最害事。明

事至於過當。便是僞。避俗。只是見不透。方  
 叔蒙問。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況聖人乎。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為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卻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卻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又如人遣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他取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人。當薦舉之。卻緣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不是說親戚。親戚自是礙法。但以相熟。遂避嫌不舉他。又如有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彼卻有事當治。卻怕人說道。因前怨治他。遂休了。如此等皆避嫌過了。孫

因說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接物。胸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異。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放令規模寬闊。使人各得盡其情。多少快活。大  
 問。待人接物。隨其情之厚薄輕重。而為酬酢邪。一切不問而待之。以厚邪。曰。知所以處心持己之道。則所以接人待物。自有準則。孫

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明  
 學者須也有廉隅。隨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為不善。直是不入。人之所以成。成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道理。若見得這箇道理。貧賤不能損得。富貴不能添得。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孫  
 以小惠相濡沫。覺見氣象不好。方  
 作事先要成。所以常恩恩。方  
 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卻易為力。舉業。乃分外事。倒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孫  
 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卻。況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蓋不關為己也。聖人教人。只是為己。孫

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道目上合說。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已些子事。孫

告或人曰。看今人心。下自成兩樣。如何卻專向功名利祿底心去。卻全背了這箇心。不向道理邊來。公今赴科舉。是幾年。公文字。想不為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都到了。到今又卻不得。亦可自見得失不可必如此。若只管沒溺在裏面。都出頭不得。下稍只管疑場。若將這箇自在一邊。須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卻未必不得。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

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非禮義是專道禮義是不好。世上有這般人。惡人做好事。只道人做許多模樣。是如何。這是他自德地。這箇更不通與他。說得自棄底也。自道義理是好。也聽人說。也受人說。只是我做不得。任你如何。只是我做不得。這箇是自棄。終不可與有為。故伊川說。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拒之。只是說道。沒這道理。絕之以不為。是知有道理。自割斷了。不肯做。自暴者。有強悍意。自棄者。有懦弱意。

語或人曰。公且道不去讀書。專去讀些時文。下稍是要做甚麼人。赴試。屢試不得。到老只恁地衰頹了。沈浮鄉曲。閉若因時文。做得一箇官。只是恁地。齒牙都不說。著要為國為民。與利除害。盡心奉職。心心念念。只要做得向上去。便逐人背後。鑽刺。求舉。竟無所不至。

士人亦有略知向者。然那下重。掉不得。如何如此。下事。如今疑神靜慮。積日累月。如此。尚只今日見得一件。明日見得一件。未有廓然貫通處。況彼千條萬緒。支離其心。未嘗一日用其力於此者耶。

說修身應舉重輕之序。因謂今有恣為不忠。不孝。冒廉恥。犯條貫。非獨他自身不把作差。異事。有司也不把作差。異事。到得鄉曲鄰里。也不把作差。異事。不知風俗如何。壞到這裏。可畏。某都為之寒心。

不赴科舉。也是匹似閒事。如今人纔說不赴舉。便把做做天底大事。某看來。才著心去理會。少閒於那邊。便自沒緊要。不知是如何。看許多富貴榮達。都自輕了。如郭子儀二十四考中書。做許多大功名。也只是如此。

問。科舉之業。妨功。曰。程先生有言。不患妨功。惟恐奪志。大以科舉為親。而不為己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為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

舉業亦不害為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才以得失為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邪。

宜之云。許叔重太貪作科舉文字。曰。既是家貧親老。未免應舉。亦當好與他做舉業。舉業做不妨。只是先以得失橫置。何中卻害道。

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他格式。槩括自家道理。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向來做時文。只羅羅恁地直說去。意思自周足。且是有氣魄。近日時文。屈曲纖巧。少刻留在裏面。只見意氣都衰塌了。也是教化衰。風俗壞到這裏。是怎生。

今人皆不能修身。方其為士。則役使求仕。既仕。則復忠祿之不加。趨走奔馳。無一日閒。何如山林布衣之士。道義足於身。道義既足於身。則何物能要之哉。

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孔孟周程。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箇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箇孟子。也未

有分曉。孟子後。數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見在史策者。便是說夢。只有箇韓文公。依稀說得略似耳。

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唐子西嘗於一郵亭。梁開見此語。李通云。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二程。亦不得。

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存許多不得。一日。因語又說。今覺見朋友間。都無大精神。

戰國秦漢。開孔子言。語。存者尚多有之。如孟子所引仁不可為。衆。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又如劉向所引之類。

或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為否。曰。聖人無有不可為之事。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將逐符行。近溫左氏傳。見定哀時。煞有可做底事。問。固是聖人無不可為之事。聖人有不可為之時否。曰。便是聖人無不可為之時。若時節變了。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又問。孔子當衰周。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己。曰。聖人無此心。豈有逆料。人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吾不復夢見周公。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時。聖人亦自知其不可為矣。但不知此等語。是幾時說。據陳恆獄。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時。是幾時。聖人猶欲有為也。

問。看聖人汲汲皇皇。不肯沒身。逃世。只是急於救世。不能廢君臣之義。至於可與不可。臨時依舊裁之以議。曰。固是。但未須說急於救世。自不可不仕。又問。若據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等語。卻似長沮桀溺之徒。做得是。曰。此為學者言之。聖人做作。又自不同。又問。聖人亦明知世之不可為否。曰。也不是明知不可。但天下無不可為之時。苟可以仕。則仕。至不可處。便止。如今時節。蓋諫固不可做。州縣也。自做得。到得居位守職。卻教自家枉道廢法。雖一簿尉。也做不得。便著去位。

某嘗疑。誅少正卯。無此事。出於齊魯。陋儒。欲尊夫子之道。而造為之說。若果有之。則左氏記載當時人物。甚詳。何故有一人如許。勞攘。而略不及之。史傳。不足信事。如此者甚多。

問。自孔子後。何故無聖人。曰。公且看三代而下。那件不薄。文章。字畫。亦可見。只緣氣自薄。浩龜山謂。孔子如知州。孟子如通判。權州。也是如此。通判。權州。畢竟是別人事。須著些力去做。始得。

問。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候。顏子合下。大只是未粹。要索學以充之。此莫是才具有異。曰。然。孟子子。便有動蕩底意思。

那漢臣問。顏淵。仲尼不同。曰。聖人之德。自是無不備。其次。則自是易得。不備如顏子。已是煞周全了。只比之聖人。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則偏於溫。而少顏子。剛明之意。若其他弟子。未見得。只如曾子。則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腳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

子。便有動蕩底意思。

那漢臣問。顏淵。仲尼不同。曰。聖人之德。自是無不備。其次。則自是易得。不備如顏子。已是煞周全了。只比之聖人。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則偏於溫。而少顏子。剛明之意。若其他弟子。未見得。只如曾子。則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腳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

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著。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  
 樸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  
 孔門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孔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脚跟  
 底人。定立不住。  
 曾點開關。漆彫開深。編  
 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會見得。只從日用閒應事接物上。積集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底了。  
 點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卻又欠闕。如一座大屋。只見廳堂大梁裏面房室。元不曾經歷。所以夷考其行而  
 有不掩。卒歸於狂。  
 曾子說話。盛水不漏。  
 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整高。然終不及曾子。如一唯之傳。此是大體。畢竟他落腳下手立得定。壁立  
 萬仞。觀其言。如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可以託六尺之孤。士不可以不弘毅之類。故後來有子思孟子。其  
 傳永孟子氣象尤可見。  
 子張是箇務外底人。游是箇高簡虛曠。不屑細務底人。子夏是箇謹守規矩。嚴教底人。因觀荀子論三  
 子之賤。備亦是此意。蓋其末流必至是也。

子路全義理。管仲全功利。  
 看來人全是資質。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備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  
 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為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向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貴公聽並觀。求  
 一箇是當處。不肯徒執己自用。今觀孔子諸弟子。只除了曾顏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程子諸門人。  
 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病。無病者。或問。也是後來做工夫不到。故如  
 此。曰。也是合下見得不周備。差矣。又曰。而今假令親見聖人說話。盡傳得聖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  
 聖人之心。依舊差了。何況猶不得其言。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害其為同。如曾子說話。比  
 之孔子。又自不同。傳曾子之學。比之曾子。其言語亦自不同。孟子比之子思。又自不同。然自孔子  
 以後。得孔子之心者。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後來非無能言之士。如揚子雲法言。模倣論語。王仲淹中  
 說。亦模倣論語。言愈似而去道愈遠。直至程子。方略明得四五十年。為得聖人之心。然一傳之門人。則  
 已皆失其真矣。

孟子比之孔門原憲。謹守必不似他。然他不足以及人。不足以任道。孟子便擔當得事。  
 鄒子禮問。孟子恁地而公孫。萬章之徒。皆無所得。曰。也只是逐孟子上上下下。不曾自去理會。又曰。孔子  
 於門人恁地提撕。覺尙有多少病痛。  
 周子看得道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箇箇字都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鄒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道理。砥曰。

舉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  
 間。明道之學。後來固別。但其本自濂溪發之。只是此理推廣之耳。但不如後來程門受業之多。曰。當時既  
 未有人知。無人往復。只得如此。  
 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純。則以為官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為襟懷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  
 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獨知之。這老子所見如此。宜其生兩程子也。只一時。程氏類多好人。舉橫渠。蔡太  
 中。弟云。父子參。又祭明道女兄云。見伯淳言。汝讀孟子有所見。死生鬼神之。無不洞曉。今人為卿  
 相大臣者。尚不能知。先生笑曰。此事是說當公。寶開。韓公一家氣象如此。曰。韓公天資高。但學識淺。故  
 只做得到那田地。然其大綱皆正。又云。明道當初。想明得容易。便無那渣滓。只一再只濂溪。當時又  
 不似而今。有許多言語出來。不是他天資高。見得易。如何便明得。明道。道書中載明道語。便自然酒  
 落明快。自是他見得容易。伊川易傳。卻只管修改。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作。想無許多事。  
 汪端明嘗言二程之學。非全資於周先生者。蓋通書人多忽略。不曾考究。今觀通書。皆是發明太極。書雖  
 不多。而統紀已盡。二程蓋得其傳。但二程之業廣耳。

明道語宏。大伊川語親切。  
 明道說話。一看便好。轉看轉好。伊川說話。初看未甚好。久看方好。  
 明道曾看釋老書。伊川則莊。列亦不曾看。先生云。後來須著看。不看無緣知他道理。  
 因論司馬。文。呂。諸公。當時尊伊川太高。自宰相以下。皆要來聽講。遂致蘇孔諸人紛紛。曰。宰相尊賢如此。  
 甚好。自是諸人難與語。只如今賭錢吃酒等人。正在無禮。徐卻將禮記去他邊說。如何不致他惡。  
 有各伊川著書。不以示門人者。再三誦之。先生不以為然也。因坐復歎。先生曰。公恨伊川著書。不以示人。  
 某獨恨當時提撕他不緊。故當時門人弟子。布在海內。炳如日星。自今觀之。皆不滿意。只今易傳一  
 書。散滿天下。家置而人有之。且道誰曾看得他箇。果有得其意者。否。果有行得他箇否。  
 開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敦。皆有與起。此孟子之善想像者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巖雲也。孟子。  
 泰山巖巖之氣象也。此程夫子之善想像者也。今之想像大程夫子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  
 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豈徒想像而已哉。必還以驗之吾身者。如何也。若言論風  
 旨。則誦其詩。讀其書。字字而訂之。句句而議之。非惟求以得其所言之深旨。則併與其風範氣象得之  
 矣。

吾無所不讀。事無所不能。若作強記多能觀之。誠非所以形容有道之君子。然在先生分上。正不妨。書之  
 當讀者無所不讀。欲其無不察也。事之當能者無所不能。以其無不通也。觀其平日辨異端。開邪說。如  
 此之詳。是豈不讀其書。而以耳剽法之耶。至於鄙陋之事。雖瑣屑。然孰非天理之流行者。但此理既得。  
 自然不習而無不能耳。故孔子自謂多能鄙事。但以爲學者不當。自是以求之。故又曰不多也。今欲務  
 於強記多能。固非所以爲學。然事物之間。分別太甚。則有修飾邊幅。簡忽細故之病。又非所以求盡心

朱子語類輯略 卷之三

朱子語類輯略 卷之三

朱子語類輯略 卷之三

朱子語類輯略 卷之三

朱子語類輯略 卷之三

朱子語類輯略 卷之三

也。叔器問橫渠似孟子否。曰一人是一樣規模各不同。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孟子是箇有規矩底康節。安卿

曰他宏闊中有縝密處。每常於所謂不見諸侯。何也。曰不敢也。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此兩處見

得他存心甚畏謹。字義甚縝密。曰固是至之曰。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橫渠儘做文章。如西銘及應用之文。如百榘箴詩甚敏。到說話卻如此。雖曉。怕關西人語言自如此。橫

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

問孔子六經之書。盡是說道理內實事。故便覺得此道大。自孟子以下。如程張之門。多指說道之精微。學

之要領。與夫下手處。雖甚親切。易見。然被他開了四至。便覺規模狹了。不如孔子六經氣象大。曰後來

緣急欲人曉得。故不得不然。然亦無他不得。若無他說破。則六經雖大。學者從何處入。而橫渠最親切。

程氏規模廣大。其後學者少有能如橫渠輩用功者。近看得橫渠用功最親切。直是可畏。學者用功。須

是如此親切。更有一說。奉祝老兄言語更多些。更須刪削。見簡潔處。方是。大

今且須看孔孟程張四家文字。方始講究得著實。其他諸子。不能無過差也。

周子之書 太極圖。只是一箇實理。一以貫之。太極分開。只是兩箇陰陽。括盡了天下物事。

無極而太極。只是說無形而有理。所謂太極者。只二氣五行之理。非別有物為太極也。又云。以理言之。則

不可謂之有。以物言之。則不可謂之無。無極而太極。極是極至無餘之謂。無極是無之至。至無之中。乃至有存焉。故云無極而太極。曰本只是

箇太極。只為這本來都無物事。故說無極而太極。如公說無極。恁地說卻好。但太極說不去。曰有字便

是太字地位。曰將有字訓太字不得。太極只是箇理。曰至無之中。乃萬物之至有也。曰亦得。問動而生

陽。靜而生陰。注太極者。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機。太極只是理。理不可以動靜言。惟動而生陽。靜而

生陰。理寓於氣。不能無動靜所乘之機。乘如乘載之乘。其動靜者。乃乘載在氣上。不覺動了。靜了。又

動。曰然。又問。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那箇動又從上面靜生下。上面靜又是上面動生來。今姑把這箇說

起。曰然。又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不是相生否。只是陽變而助陰。故生水。陰合而陽盛。故生火。木金各

拍卻。只守得箇空蕩蕩底。公更看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拍。卻似狹。充其量是甚麼樣大。合下便有

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已便如此。形體便是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此。吾與是如此。

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如此。於時保之子

之策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品節。次第。又如此。橫渠這般說話。體用兼備。豈似他人只說得一邊

問。自其節目言之。便是各正性命。充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曰然。又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

主靜。曰此是聖人修道之謂教處。因云。今且須涵養。如今看道理未精進。便須於尊德性上用功。於德

性上有不足處。便須於講學上用功。二者須相體道。庶得互相振策出來。若能德性尊尊。便德地廣大。

便德地光輝。於講學上須更精密。見處須更分曉。若能常講學於本原上。又須好。覺得年來朋友於講

學上。卻說較多。於德性上說較少。所以講學處不甚明了。孫

或問太極。曰未發便是理。已發便是情。如動而生陽。便是情。或問太極。曰未發便是理。已發便是情。如動而生陽。便是情。

問。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曰這不可說道有箇始。他那有始之前。畢竟是箇甚麼。他自是做一番天地了。壞

了後。又恁地做起來。那箇有甚窮盡。某自五六歲便煩惱道。天地四邊之外。是什麼物事。看人說四方

無邊。某思量也須有箇盡處。如這壁相似。壁後也須有什麼物事。其時思量得幾乎成病。到而今也未

知那壁後是什麼物。或舉天地相依之說。云只是氣。曰亦是。古如此說了。素問中說。黃帝曰。地有馥乎。岐

伯曰。火氣乘之。是說那氣浮得那地起來。這也說得好。

問太極圖何以不言禮智。而言中正。真是此圖本為發明易道。故但言中正。是。否。曰亦不知是如何。但中

正二字較有力。

或求先生揀近思錄。先生披數版云。也揀不得。久之。乃曰。無極而太極。不是說有箇物事光輝輝地在。那

裏。只是說這裏當初皆無一物。只有此理而已。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既有此氣。便分陰陽。以此生許多

可做了。及至春來，又流行出來，又是繼之者善。譬如禾穀一般，到秋收冬藏，千條萬種，各自成一箇物。事及至春，又各自發生出，以至萬穀皆是如此。且如人方其在胞胎中，受父母之氣，則是繼之者善，及其生出，又自成一箇物，成之者性也。既成其性，又自繼善，只是這一箇物，事今年一年生了，明年又生出一副物，事來又繼之者善，又成之者性，只是這一箇物，事將去，所以仁者見之謂之仁，只是見那發生處，智者見之謂之智，只是見那成性處，到得百姓日用而不知，則不知道事物矣。所以易只是箇陰陽交錯，千變萬化，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凶生大業。聖人所以說出來時，只是使人不迷乎利害之途。又曰：近思錄第二段說誠無為，幾善惡，誠無為，只是自然有實理，恁地不是人做底，都不犯手勢，只是自然一箇道理，恁地幾善惡，則是善裏面，便是五性，所以為聖，只是這箇，又曰：下面說天下大本，天下達道，未發時便是靜，已發時便是動，方其未發，便有一箇體在那裏了，及其已發，便有許多用出來，少間一起一倒，無有窮盡，若靜而不失其體，便是天下之大本，動而不失其用，便是天下之達道，然靜而失其體，則天下之大本便錯了，動而失其用，則天下之達道便乖了，說來說去，只是這一箇道理。

周子留下太極圖，若無通書，卻教人如何曉得，故太極圖得通書則始明。大  
直卿云：通書便可上接語孟，曰：比語孟較分曉精深，結搆得密，語孟說得較闊。方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此統言一箇流行本源，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之流行出來，各自有箇安頓處，如為人也是這箇誠，為物也是這箇誠，故曰：誠斯立焉。譬如水，其出只一源，及其流出來，千派萬別，也只是這箇水。聖

問：陰陽氣也，何以謂形而下者？曰：既曰氣，便是有箇物事，此謂形而下者。又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何以分繼善成性為四載？曰：繼成屬氣，善性屬理，性已兼理氣，善則專指理，又曰：理受於太極，氣受於二氣五行。植

問：誠是五常之本，曰：誠是通體地盤。方  
問：果而確者，陽決，確者陰守，曰：此只是一事，而首尾相應，果而不確，即無所守確而不果，則無決，二者不可偏廢，猶陰陽不可相無也。殊

濂溪言誠無為，幾善惡，才誠便行其所無事，而幾有善惡之分，於此之時，宜當窮察，誠得是非，其初有毫忽之微，至於窮察之久，漸見充越之大，天然有箇道理，開裂在那裏，此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若於此分明，則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誠，意誠而心正，身修而家齊，國治天下平，如激湍水，自己已不得，如田單火牛，自止不住。孟

問：性者獨得於天，如何言獨得？曰：此言聖人合下清明完具，無所虧失，此是聖人所獨得者，此對了復字說，復者已失而反其初，便與眾人獨得處不同，安字對了執字說，執是執持安是自然，大率周子之言，稱等得輕重極是合宜，因問周子之學，是自得於心，還有所傳授否？曰：也須有所傳授，渠是陸說增濫。

公深水記開載陸說，是箇寬實長厚底人。殊  
問：通書言誠者五其義同否？曰：當隨所在看，曰：神只是以妙言之否？曰：是且說感而遂通者，神也。橫渠謂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因指造化而言，曰：忽然在這裏，又忽然在那裏，便是神，曰：在人言之，則如何？曰：知覺便是神，觸其手，則手知痛，觸其足，則足知痛，便是神，神應故妙。淵  
問：誠精故明，先生引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神之卻是自明而誠，曰：便是看得文字，疏疏，周子說精字最好，誠精者，直是無些夾雜，如一塊銀，更無銅鉛，便是通透好銀，故只當以清明釋之，志氣如神，即是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之意也。人傑因曰：凡看文字，緣理會未透，所以有差，若長得一格，便又看得分明，曰：便是說倒了。傑

問：通書解論周子止於四象，以為水火金木，如何？曰：周子只推到五行，如邵康節不又從一分為二，極推之，至於十二萬四千，縱橫變化，無所不可，如漢儒將十二辟卦分十二月，康節推又別。學  
問：無思，本也，思，通也，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知聖人是有思耶？無思耶？曰：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必思而後無不通，是容，時舉云：聖人寂然不動，是無思，才感便通，特應之耳，曰：聖人也不是塊然，由人撥後方動，如莊子云：推而行曳而止之類，只是才思便通，不待大故地思索耳，時舉因云：如此則是無事時，都無所思事，至時才思而便通耳。學

是事之端緒，有端緒，方有討頭處，這方是用得思。植  
舉通書言通微無不通，舉李先生曰：梁惠王說好色，孟子便如此說，說好貨，便如此說，說好勇，便如此說，皆有箇道理，便說將去，此是盡心道理，當時不曉，今乃知是無不通底道理。方  
問：又問：志伊尹之志，乃是志於行，曰：只是志於私，今人仕宦只為祿，伊尹卻祿之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也，又云：雖志於行道，若自家所學，元未有本領，如何便能舉而措之天下，又須有那地位，若身處貧賤，又如何行，然亦必自修身始，修身齊家，然後達諸天下也，又曰：此箇道理，緣為家家分得一分，不是一人所獨得而專者，經世濟物，古人有這箇心，若只是我自會得，自卷而懷之，卻是私。明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志固是要立得大，然其中又自有先後緩急之序，致廣大而盡精微，若曰未到伊尹田地，做未得，不成塊然喫飯，都不思量天下之事，若是見州郡所行事，有不可人意，或百姓遭酷虐，自家寧不惻然動心，若是朝夕憂慮，以天下國家為念，又那裏教你休地來，或曰：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蓋有並行而不相悖者，如此方得，曰：然便是怕人倒向一邊去，今人若不塊然不以天下為志，便又切切然理會不干己事，如世間一樣學問，專理會典故世務，便是如此，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合下學便是學此事，既曰：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成只恁地空說，裏面有幾多工夫。淵

問：通書注云：而其制作之妙，真以得乎聲氣之元，不知而今尚可尋究否？曰：今所爭祇是黃鐘一宮耳，這裏高則都高，這裏低則都低，蓋難得其中耳，問：胡安定樂如何？曰：亦是一家。殊  
杜游問：濂溪言道至貴者，不一而足，曰：周先生是見世間愚輩，為外物所搖動，如墮在火坑中，不忍見他。

故如是說不一。世人心不在發子裏。如發狂相似。只是自不覺。漸開只是權講功利之淵藪。二三十年後。其風必熾。為害不小。某六七十歲居此世不久。且夕便死。只與諸君子在此同說。後來必驗。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濂溪看易。卻須看得活。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易本未有許多道理。因此卦遂將許多道理搭在上面。所謂因卦以發者也。問。聖人之精。聖人之蘊。曰。精是精微之意。蘊是包許多道理。又問。伏羲始畫而其蘊亦已發見於此否。曰。謂之已具於此。則可。謂之已發見於此。則不可。方其初畫也。未有乾四德意思。到孔子始推出來。然文王。孔子。雖能推出意思。而其道理亦不出伏羲始畫之中。故謂之蘊。蘊如衣。衣之蘊。是包得在裏面。

問。仁何以能包四者。曰。人只是這一箇心。就裏面分為四者。且以惻隱論之。本只是這惻隱。遇當辭遜。則為辭遜。不安處。便為羞惡。分別處。便為是非。若無一箇動底。底底在裏面。便也不知羞惡。不知辭遜。不知是非。譬如天地。只是一箇春氣發生之初。為春氣發生得過。便為夏。收斂便為秋。消縮便為冬。明年又從春起。渾然只是一箇發生之氣。

### 朱子語類輯略卷之四

程子之書

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須先識得元與仁是箇甚物事。便就自家身上看。甚麼是仁。甚麼是義。禮。智。既識得這箇。便見得這一箇能包得那數箇。若有人問自家如何一箇便包得數箇。但應云。只為是一箇問。直卿曰。公於此處。見得分明否。曰。向來看康節詩。見得這意思。如謂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正與程子所謂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同。故曰。仁者與物無對。以其無往非仁。此所以仁包四德也。曰。元只是初底便是。如木之萌。如草之芽。其在人如惻然有隱。初來底意思便是。所以程子謂看雞雛。可以觀仁。為是那嫩小底。便是仁底意思。在問。如所謂初來底意思。便是。不知思慮之萌。不得其正時。如何。曰。這便是地頭著賊。便是那元字上著賊了。如合施為而不曾施為時。便是地頭著賊了。如合收斂而不曾收斂時。便是利底地頭著賊了。如合貞靜而不曾貞

靜時。便是貞底地頭著賊了。以一身觀之。元。如頭。亨。便是手足。利。便是胸腹。貞。便是那元氣所歸宿處。所以人頭亦謂之元首。穆姜亦曰。元者。體之長也。今若能知得所謂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上面一箇元字。便是包那四箇。下面元字。則是偏言則一事者。恁地說。則大煞分明了。須要知得所謂元之元。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者。蓋見得此。則知得所謂只是一箇也。唐傑問。近思錄既載鬼神造化之迹。又載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似乎重了。曰。造化之迹。是日月星辰風雨之屬。二氣良能。是屈伸往來之理。人性無不善。雖桀紂之為窮凶極惡。也知此事是惡。但則是我要恁地做。不奈何。便是人欲奪了。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理是在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在於此物上。自家處置合如此。便是義。義便有箇區處。

問。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曰。且如這棹子是物。於理可以安頓物事。我把他如此用。便是義。終日乾乾一段。從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說起。雖是無聲無臭。其固關變化之體。則謂之易。然所以能固關變化之理。則謂之道。其功用著見處。則謂之神。此皆就天上說。及說到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是就人身上說。上下說得如此子細。都說了。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皆是此理顯著之迹。看甚大事小事。都離了這箇事不得。上面天地鬼神離這箇不得。下面萬事萬物。都不出此。故曰。微上微下。不過如此。形而上者。無形無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狀。是此器。然謂有此器。則有此理。有此理。則有此器。未嘗相離。卻不是於形器之外。別有所謂理。亙古亙今。萬事萬物。皆只是這箇。所以說。但得道在。不係今與後。已與人。叔蒙問。不出這體用。其體則謂之性。其用則謂之道。曰。道只是統言此理。不可便以道為用。仁。義。禮。智。信。是理。道。便是統言此理。直卿云。道字看來。亦兼體用。如說其理。則謂之道。是指體言。又說。率性則謂之道。是指用言。曰。此語上是就天上說。下是就人身上說。直卿又云。只是德又自兼體用言。如通書云。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曰。正是理雖動而得其正。理便是道。若動而不正。則不是道。和亦只是順理用而和順。便是得此理於身。若用而不和順。則此理不得於身。故下云。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只是此理。故又云。君子慎動。

問。此一段自浩然之氣以上。自是說道。下面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知如何。曰。一段皆是明道體無乎不在。名雖不同。只是一理。發出是箇無始無終底意思。林易簡問。莫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底道理否。曰。不可如此。類泥著。但見硬硬耳。某嘗見伊川說。仁。令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看。看來恐如此不得。古人言語。各隨所說見意。那邊自如彼說。這邊自如此說。要一。來比並不得。又曰。文字且子細逐件理會。待看得多。自有箇見處。林曰。某且要知。審許多疑了。方可下手做。曰。若要知了。如何便得。知了。不如此。且就知得處。逐旋做去。知得一件。做一件。知得兩件。做兩件。貪多不濟。事如此。用工夫。恐怕輕費了。時月。某謂少看有功。卻多。汎汎然多。看全然無益。今人大抵有貪多之病。初來只是一箇小沒理會。下梢成一箇大沒理會。

問。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明道又云。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如此。則惡亦是氣稟不干性事。如何說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曰。既是氣稟惡。便也引得那性不好。蓋性只是搭附在氣稟上。既是氣稟不好。便和那性壞了。所以說濁亦不可不謂之水。水本是清。卻因人穢之故濁也。

問。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一段。曰。人生而靜以上即是人物未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未得。此所謂在天曰命也。縱說性時。便已不是性者。言縱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墜在形氣之中。不全性之本體矣。故曰。便已不是性也。此所謂在人曰性也。大抵人有此形氣。則是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縱是說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氣質。不得為性之本體也。然性之本體。亦未嘗離人。就此上面見得其本體。元未嘗離。亦未嘗離耳。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言性不可形容。而善言性者。不過即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理固可默識矣。如孟子言性善與四端是也。

問。無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者。聖人謂聖人為無妄。則可謂聖人為不欺。則不可。又問。此正所謂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否。曰。然。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味道問。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曰。非無妄故能誠。無妄便是誠。無妄是四方八面都去得。不欺猶是兩箇物事相對。

明道言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應而已。蓋陰陽之變化。萬物之生成。情偽之相通。事為之終始。一為感。則一為應。循環相代。所以不已也。

問。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程子之意。是指心之本體。有善而無惡。及其發處。則不能無善惡也。胡五峰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先生以為下句有病。如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心之仁也。至三月之外。未免少有私欲。心便不仁。豈可直以心無不仁乎。端蒙近以先生之意推之。莫是五峰不曾分別得體與發處言之否。曰。只為他說得不備。若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心之本體無不仁。則意方足耳。

心生道也。人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生道也。如何。曰。天地生物之心。是仁。人之稟賦。接得此天地之心。方能有生。故惻隱之心在人。亦為生道也。

明道答橫渠定性。未能不動一章。明道意言不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今人惡則全絕之。逐則又為物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汎應曲當。則善矣。蓋橫渠有意於絕外物而定其內。明道意以為須是內外合一。動亦定。靜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物。苟只靜時能定。則動時恐卻被物誘去矣。

問。聖人定處未詳。曰。知止而後有定。只此一句。便了得萬物各有當止之所。知得則此心自不為物動。曰。舜號泣於旻天。象髮亦豈象喜亦豈喜。當此時。何以見其為定。曰。此是當應而應。當應便是定。若不當應而應。便是亂了。當應而不應。則是死了。

來而順應。學者卒未到此奈何。曰。雖未到此。規模也是德地。擴然大公只是除卻私意。事物之來。順他道理應之。且如有一事自家見得道理是德地。卻有箇偏曲底意思。要為那人便是不公。便過了道理。不能順應。聖人自有聖人大公。賢人自有賢人大公。學者自有學者大公。又問。聖賢大公固未敢請。學者之心當如何。曰。也只要存得道箇在。克去私意。這兩句是有頭有尾說話。大公是包說順應是就裏面細說。公是忠。便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順應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明道以上蔡記誦為玩物喪志。蓋為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闢虛為能。若明道看史不謹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為己為人之分。

問。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使得情性之正。記曰。禮主其誠。樂主其盈。禮誠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恐誠與盈。是禮樂之體本如此。進與反。卻是用功處。否。曰。誠是退讓。禮節收斂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進者力行之謂。盈是和說。舒散。快滿意。是樂之體如此。反者退斂之謂。禮主其誠。卻欲進一步向前著力去做。樂主其盈。卻須退斂節制收斂歸裏。如此則禮誠而卻進。樂盈而卻反。所以為得情性之正也。故曰。誠而不進則消。盈而不反則亡也。因問。如此則禮樂相為用矣。曰。然。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這體字。是事理合當做處。凡事皆有箇體。皆有箇當然處。問。是體段之體。否。曰。也是如此。又問。如為朝廷有朝廷之體。為一國有一國之體。為州縣有州縣之體。否。曰。然是箇大體。有格局當做處。如州縣便合治告誡除盜賊勸農桑。抑未作而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為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賊吏。除暴斂。均力役。這箇都是定底格局。合當如此做。或問。云云。曰。不消如此說。只怕人傷了那大體。如大事不會做得。卻以小事為當急。便害了那大體。如為天子近臣。合當審諤正直。又卻恬退寡默。及至處鄉里。合當閉門自守。躬廉退之節。又卻向前要做事。這箇便都傷了那大體。如今人議論。都是如此。合當舉賢才而不舉。而曰我遠權勢。合當去姦惡而不去。而曰不為已甚。

仲思問。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曰。最是他下得夾持兩字好。敬主乎中。義防於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雲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直上者。無許多人欲牽惹也。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道義如何分別。曰。道義是箇體用。道是大綱說。義是就一事上說。義是道中之細分別。功是就道中做得功效出來。

楊問。膽欲大而心欲小。如何。曰。膽大是千萬人吾往處。天下萬物。不足以動其心。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皆是膽大。心小是畏敬之謂。文王小心翼翼。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是也。問。橫渠言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何如。曰。此心小是卑陋狹隘。事物來都沒奈何。打不去。只管見疑。皆是病。如要敬則礙和。要仁則礙義。要剛則礙柔。這裏只看得一箇。更著兩箇不得。為敬便一向拘拘。為和便一向放肆。沒理會。仁便煦煦。姑息。義便厲暴決裂。心大便能容天下萬物。有這物則有這道理。有那物則有



那道理。並行而不相悖。並育而不相害。

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非以公為仁。須是公而以人體之。伊川曰。不可以公為仁。世有以公為心。而慘

刻不恤者。須公而有惻隱之心。此功夫卻在人字上。蓋人體之以公。方是仁。若以私欲。則不仁矣。

公而以人體之為仁。仁是人心所固有之理。公則仁。私則不仁。未可便以公為仁。須是體之以人。方是仁。

公愛。皆所以言仁者也。公在仁之前。想與愛在仁之後。公則能仁。仁則能愛。能恕故也。

或問。力行如何是淺近語。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又問。何以淺近。曰。他只是見聖賢所為。心下硬愛依

他行。這是私意。不是當行。若見得道理時。皆是當行。又問。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是如何。曰。久

時將次。只是恁地休了。

問。學者做工夫。須以聖人為標準。如何卻說得不立標準。曰。學者固當以聖人為師。然亦何須得先立標

準。才立標準。心裏便計較思量。幾時得到聖人田地。又如何。便有箇先獲底心。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也。只是如此平說。教人須以聖賢自期。又何須先立標準。只恁下著頭做

少閒。自有所至。

程子之書二

明道曰。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而為正之也。亦雖且恁去。其說蓋曰。雖

是必有事而勿正。亦須且恁地。把捉操持。不可便放下了。敬而勿失。即所以中也。敬而無失。本不是

中。只是敬而無失。便見得中底氣象。此如公不是仁。然公而無私則仁。又曰。中是本來底。須是做工夫

此理方著。司馬子微坐亡論。是所謂坐馳也。他只是要得恁地虛靜。都無事。但只管要得忘便。不忘是

馳。明道說。張天祺不思量事。然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又只

管念箇中字。此又為中所制縛。且中字亦何形象。他是不思量事。又思量箇不思量底。寄寓一箇形象

在這裏。如釋氏教人。便有些是這箇道理。如曰。如何是佛云云。胡亂掉一語。教人只管去思量。又不是

道理。又別無可思量。心只管在這上。行思坐想。久後忽然有悟。中字亦有何形象。又去那處討得箇中

心本來是錯亂了。又添這一箇物事在裏面。這頭討中。又不得。那頭又討不得。如何會討得。天祺雖是

硬捉。又且把定得一箇物事在這裏。溫公只管念箇中字。又更生出來。緒多他所以說終夜睡不得。又

曰。天祺是硬捉。溫公是死守。旋旋去尋討箇中。伊川曰。持其志。所以教人且就裏面會。譬如人有

箇家。不自作主。卻倩別人來作主。

伯豐說。敬而無失。則不偏不倚。斯能中矣。曰。說得慢了。只敬則無失。便不偏不倚。只此便是中。

問。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何也。曰。聖人之心虛明。便能如此。常人記事忘事。只是

著意之故。

李德之問。明道因修橋尋長梁。後每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學者。心不可有一事。某切謂凡

事。須思而後通。安可謂心不可有一事。曰。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於心。可也。明道肚裏有一條梁。

朱子語類輯略 卷之四 一〇七

不知今人有幾條梁柱在肚裏。佛家有流注想。水本流將去。有些滲漏處。便留滯。

或問。心要在腔子裏。曰。人有箇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以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

日放去。一箇心。恰似箇無柄工底船。流東流西。船上人皆不知。某嘗謂人未讀書。且先收拾得身心在

這裏。然後可以讀書。求得義理。而今硬提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去。如何得會長進。

李丈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如何。曰。易是自然造化。聖人本意。只說自然造化。流行。程子是

將來就人身上說。敬則這道理流行。不敬便開斷了。前輩引經文。多是借來說。已意。如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忽忘。勿助長。孟子意是說做工夫處。程子卻引來。為飛魚躍處。說自然道理。若知得。為飛魚躍。便

了此一語。

問。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何也。曰。己不立。則在我無主宰矣。雖向好事。亦只是見那事物好。隨那

事物去。便是為物所化。

問。主一曰。做這一事。且做一事。做了這一事。卻做那一事。今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

萬緒。

問。程子謂有主則虛。又謂有主則實。曰。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理義甚實。便是實。

問。伊川言。靜中須有物。始得。此物云何。曰。只太極也。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問。曰。心之本體。湛然虛明。無一毫私欲之累。則心德未嘗不存矣。把捉不定。則

為私欲所亂。是心外馳。而其德亡矣。曰。如公所言。則是把捉不定。故謂之不仁。今此但曰。皆是不仁。乃

是言惟其不仁。所以致把捉不定也。

心定者。其言重以符兩句。言發於心。心定則言必審。故的確而舒遲。不定則內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故

淺易而急迫。此亦志動氣之驗也。

安卿問。伊川言。目與尖物。此理須克去。室中率置尖物。必不刺人。此是如何。曰。疑病每如此。尖物元不會

刺人。他眼病。只管見尖物來刺人耳。伊川又一處說。此稍詳。有人眼病。管見獅子。伊川教他見獅子。則

捉來。其人一面去捉。捉來捉去。遂不見獅子了。

問。孟子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

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

程子之書三

或問。尹和靖言。看語錄。伊川云。某在。何必看此。此語如何。曰。伊川在。便不必看。伊川不在了。如何不看。只

是門人所編。各隨所見。淺深。卻要自家分別。他是非。前輩有言。不觀語錄。只看易傳等書。自好。天下

亦無恁地道理。如此。則只當讀六經。不當看語錄。孟矣。天下事。無高無下。無小無大。若切己下工夫。件件

是自家底。若不下工夫。擇書來看。亦無益。先生又言。語錄是雜載。只如閒說一件話。偶然引上經史上。

便把來編了。明日人又隨上面去看。直是有學力。方能分曉。

朱子語類輯略 卷之四 一〇九

問遺書中有十餘段說佛處。似皆云。形上直內與聖人同。卻有一兩處云。要之。其直內者。亦自不是。此語見得甚分明。不知其他所載。莫是傳錄之誤。曰。固是。纔經李端伯。呂與叔。劉質夫。記便真。至游定夫。便錯。可惜端伯與叔。夫早喪。使此三人者在。於程門之道。必有發明。可學。謂此事所係非輕。先生盡作一段文字。為辨明之口。須待為之。因說萬國器。云。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如何要排佛。曰。只為無二道。故著不得他。佛法只是作一無頭話。相欺誑。故且懸地過。若分明說出。便窮。  
 記錄言語難。故程子謂若不得某之心。則是記得他底意思。今遺書某所以各存所記人之姓名者。蓋欲人辨識得耳。今觀上蔡所記。則十分中自有三分以上。是上蔡意思了。故其所記。多有激揚發越之意。游氏所說。則有溫純不決之意。李端伯所記。則平正質夫所記。雖簡約。然甚明切。若得來。劉質夫那人煞高。惜乎不壽。  
 楊志仁問明道說話。曰。最難看。須是輕輕地接傍他。描摸他意思。方得。若將來解。解不得。須是看得道理大段熟。方可看。

先生問近來全無所問。是在此甚做工夫。義剛對。數日偶看遺書數版入心。遂乘興看數日。先生曰。遺書錄明道語。多有只載古人全句。不添一字底。如曰。思無邪。如曰。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皆是亦有重出者。是當時舉此句。教人去思量。先生語至此。整容而誦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皆是聖人也要神明。這箇本是一箇靈聖底物。自家齋戒。便會靈聖。不齋戒。便不靈聖。古人所以七日戒三日齋。胡叔器曰。齋戒只是敬。固是敬。但齋戒謹於戒。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到湛然純一時。那肅然警惕也無了。  
 既得後。須放開。此亦非謂須要放開。但謂既有所得。自然意思廣大。規模開擴。若未能如此。便是未有得。只是守耳。蓋以放開與否。為得與未得之驗。若謂有意放開。則大害事矣。上蔡謂則恭叔放開太早。此語亦有病也。

論遺書中說放開二字。先生曰。且理會收斂。問。昨日論橫渠言。得尺寸守尺。得寸守寸。先生卻云。須放寬地步。如何。曰。只是且放寬看。將去。不要守殺了。橫渠說自好。但如今日所論。卻是太局促了。  
 先生問。遺書中欲夾持這天理。則在德一段。看得如何。必大對曰。中庸所謂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先生默然久之。必大問。如何。曰。此亦說得。然只是引證。畢竟如何是德。曰。只是此道理。因講習躬行後。見得是我之所固有。故守而勿失耳。曰。尋常看據於德。如何說。必大以橫渠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對曰。須先得了方可守。如此說上。依舊認德字未著。今且說只是這道理。然須長提。令在己者。決定是做得如此。如方獨處。默坐。未曾事君親。朋友。然在我者。已渾全是一箇孝弟忠信底人。以此做出事來。事親則必孝。事君則必忠。與朋友交。則必信。不待旋安排。蓋存於中之謂德。見於事之謂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正謂以此德而見諸事耳。德成於我者。若有一箇人在內。必定孝弟忠信。斷不肯為不孝不弟。不忠不信底事。與道家所謂養成箇嬰兒在內。相似。凡人欲游事。這箇人斷不肯教自家做。曰。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謂雖未曾說出來。時存於心中者。已斷是如此了。然後用得戒謹。恐懼。存養工夫。所以必用如此。存養者。猶恐其或有時間斷。故耳。程子所謂須有不言而信者。謂未嘗動時。已渾全是箇如此人。然卻未有迹之可言。故曰。言難為形狀。又言。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无不利。自初學者言之。他既未如此道理。則教他認何為德。故必先令其學文。既學文後。知得此道理了。方可教其進德。聖人教人。既不令其躐等。故進德工夫。不令其止於學文而已。德既在己。則以此行之耳。不待外面勉強旋做。故曰。有德則不習。无不利。凡此工夫。全在收斂近裏而已。中庸末章。發明此想。至為深切。自衣錦尚絀以下。皆是只暗暗地做工夫去。然此理自掩蔽不得。故曰。固然而日章。小人不曾做時。已報得滿地人。知然實不曾做。故曰。然而日亡。淡而不厭。而文溫而理。皆是收斂近裏。知遠之近。知微之顯。一句緊一句。先生再三誦此六言曰。此工夫。似淡而無味。然做時。卻自有可樂。故不厭。似乎簡略。然大小精微。秩然有序。則又不至於簡而已。溫而理。溫厚似不可曉。而條目不可亂。是於有序中。更有分別。如此入細做工夫。故能知遠之近。知微之顯。夫見於遠者。皆本於吾心。可謂至近矣。然猶以己對物言之。知風之自。則知凡見於視聽舉動者。其是非得失。必有所從來。此則皆本於一身而言矣。至於知微之顯。則又說得愈密。夫一心至微也。然知其極分明顯著。學者工夫。能如此收斂。方可言德。然亦未可便謂之德。但如此則可以入德矣。其下方言尚不愧於屋漏。蓋已能如此做工夫。知得分明了。方能謹獨涵養。其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不動不言時。已是箇敬信底人了。又引詩不顯維德。予懷明德。德輿如毛言之。一章之中。皆是發明箇德字。然所謂德者。實無形狀。故以無聲臭終之。  
 心要活。活是生活之活。對着死說。活是死理。死是人欲。周流無窮。活便能如此。  
 蔡問程子曰。要思慮。便是不思慮。慮曰。思慮息不得。只敬便都沒了。  
 問蘇季明治經傳道一段。曰。明道只在居業上說。忠信便是誠。曰。誠字說來大。如何執捉以進德。曰。由致知格物。以至誠意處。則誠矣。曰。此是聖人事。學者如何用功。曰。此非說聖人。乃是言聖人之學。如此。若學者。則又有說話。乾言聖人之學。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坤言賢人之學。故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忠信便是內。修辭是在外。問。何不說事卻說辭。曰。事尚可欺。人辭不可欺。故曰。言順行。行順言。曰。既分聖賢之學。其歸如何。曰。歸無異。但著乾所言。便有自然底意思。坤所言。只是作得持守。終無自然底氣象。正如孔子告顏淵以克己。而告仲弓以敬恕。曰。伊川云。敬則無己。可克則又與顏淵無異矣。曰。不必如此看。且各就門戶做。若到彼處。自入得。尤好。只是其分界自如此。  
 呂舍人記伊川說。人有三不幸。以為有高才。能文章。亦謂之不幸。便是這事。少開盡。被這些子能解。擔開了一生。便無暇子細理會義理。只從外面見得些皮肉。便說我已會得。筆下便寫得去。自然無暇去講究。那精微。被人扛得來。大又被人以先生長者目。我更不去下問。少開傳得滿鄉滿保。都是這般種子。橫渠有段說。人多為人以前輩見處。每事不肯下問。壞了一生。我事終是不知此段最好看。

問遺書云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何謂也曰此是心之理今則分明昭昭具在面前

問伊川臨終時或曰平生學底正要今日用伊川開目曰說要用便不是此是如何曰說要用便是兩心

程先生幼年屢說須要井田封建到晚年又說難行見於暢潛道錄想是他經歷世故之多見得事勢不可行

程先生謂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莊子云嗒然深者天機淺此言最善

又曰謙禮不遜者深看莊子然則莊老之學未可以為異端而不之講耶曰君子不以人廢言言有可取安得而不取之如所謂嗜慾深者天機淺此語甚的當不可盡以為虛無之論而妄嘗之也謾曰平時慮為異教所汨未嘗讀莊老等書今欲讀之如何曰自有所主則讀之何害要在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如何爾

外書錄伊川語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卻只開了都無用處又明道嘗至禪房方飯見其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二說如何曰此皆歎辭也前說歎後之學者不能著實做工夫所以都無用處後說歎吾儒禮儀反為異端所竊取但其開記錄未精故語意不圓所以為可疑耳

問昨日先生說佛氏但願空諸所有此固不是然明道嘗說胸中不可有一事如在試院推算康節數明日問之便已忘了此意恐亦是空諸所有底意曰此出上蔡語錄中只是錄得他自意無道般條貫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孟子必有事焉而勿忘何嘗要人如此若是箇道理須著存取只如易緊說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亦只是難欲從之未由也已之意在他們說便如鬼神變怪有許多不可知底事

張子之書

問無非教也都是道理在上面發見曰然因引禮記中天道至教聖人至德一段與孔子子欲無言一段天地與聖人一般精底都從那鐵底上發見道理都從氣上流行雖至靈之物無非是道理發見天地與聖人皆然

問仁體事而無不在曰只是本理會得仁字若理會得這一字了則到處都理會得今未理會得時只是於他處上下文有些相貫底便理會得到別處上下文隔遠處便難理會今且須記取做箇話頭久後自然曉得或於事上見得或看讀別文義卻自知得

敬子問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求字似有病便有箇先獲底心精義入神自然是能利吾外何待於求曰然當云所以利吾外也

問德不勝氣一章曰張子只是說性與氣皆從上面流下來自家之德若不能有以勝其氣則祇是承當得他那所賦之氣若是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所以受其賦于者皆是德故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

天之德其所以賦于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惟死生修天而已蓋死生修天富貴貧賤這卻還他氣至義之於君臣仁之於父子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箇卻須由我不由他了

橫渠云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又曰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蓋天大無外物無不包物理所在一有所造則吾心為有外便與天心不相似

林間一問西銘只是言仁孝繼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比乾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曉者明其所難曉者耳

居甫問心小則百物皆病如何是小曰此言狹隘則事有窒礙不行如仁則流於姑息義則入於殘暴皆見此不見彼

問顏子心既之說恐太過否曰顏子比之衆人純粹比之孔子便靈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他細膩如此然猶有這不善便是靈伊川說未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便是一說說得好

問橫渠說客慮多而常心少習俗之心勝而實心未完所謂客慮與習俗之心有分別否曰也有分別客慮是汎汎思慮習俗之心便是從來習染偏勝底心實心是義理底心

問浩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曰浩一是一未成物之時浩然純一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曰攻取是攻取那物否曰是

問橫渠太虛之說本是說無極卻只說得無字曰無極是該貫虛實清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虛字落在一邊了便是難說聖人熟了說出使恁地中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卻有時偏了明道說氣外無神外無氣謂清者為神則濁者非神乎後來亦有人與橫渠說橫渠卻云清者可以該濁虛者可以該實卻不知形而上者還是理形而下者還是器既說是虛便是與實對了既說是清便是與濁對了問無極且得做無形無象說曰雖無形卻有理又問無極太極只是一物曰本是一物被他恁地說卻似兩物

言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分截作兩段事聖人不如如此說只說形而上形而下而已故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陰陽雖是器而與道初不相離耳道與器豈各是一物乎

問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他便把博物多能作聞見之知若如學者窮理豈不由此至德性之知曰自有不由聞見而知者

或問橫渠先生清虛一大之說如何曰他是據那大底說話來該攝那小底卻不知道總是恁說便偏了便是形而下者不是形而上者須是兼清濁虛實一二小大來看方見得形而上者行乎其間

問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實如何曰只看中虛中實字便見本質之異中虛是無事時虛而無物故曰中虛若有物則不謂之中虛自中虛中發出來皆是實理所以曰中實

橫渠云以道體身非以身體道蓋是主於義理只知有義理卻將身只做物樣看待謂如先理會身上利害是非便是以身體道如顏子非禮勿視便只知有禮不知有己耳

橫渠云。學者識得仁體後。如讀書講明義理。皆是培壅。且只於仁體上求得一箇真實。卻儘有下工夫處也。

邵子之書

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方

伊川之學。於大體上。雖徹於小小節目上。猶有疏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卻於大體上。有未盡處。用之云。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皆有節與橫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話。某

嘗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

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欲慕邵堯夫之為人。曰。邵子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卻恃簡甚。後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帝伯大鋪舒。可謂人豪矣。

大雅

問。康節學到不惑處否。曰。康節又別是一般聖人。知天命以理。他只是以術。然到術之精處。亦非術之所能盡。然其初只是術耳。

邵康節看這人。須極會處置事。被他神閒氣定。不動聲氣。須處置得精明。他氣質本來精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那心時。都在緊要上用。被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嘗於百原深山中。開書齋。處其中。王勝之嘗乘月訪之。必見其鏡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差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如此精明。只是他做得出來。須差異。季迪嘗云。康節若做定是四公。八辟。十六侯。三十二卿。六十四大夫。都是加倍法。想得是如此。想見他看見天下之事。才上手來。便成四截了。其先後緩急。莫不有定。動中機會。事到面前。便處置得下矣。康節甚喜張子房。以為子房善藏其用。以老子為得易之體。以孟子為得易之用。合二者而用之。想見善處事。問。不知其箇用時如何。曰。先時說了須差異。須有些機權術數也。

直卿問康節詩。皆有莊老之說。如何。曰。便是他有些子這箇。曰。如此。莫於道體有異否。曰。他嘗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體用自分作兩截。曰。他又說。經綸如何。曰。看他只是以術去處。得這事。恰好無過。如張子房相似。他所以極口稱贊子房也。二程謂其粹而不雜。以今觀之。亦不可謂不雜。曰。他說風花雪月。莫是會點意思否。曰。也是見得眼前這箇好。曰。意其有與自家意思一般之意。曰。也是他有這些子。若不是。卻淺陋了。

問。程子謂康節空中樓閣。曰。是看得四通八達。莊子比康節亦髣髴相似。然莊子見較高氣較豪。他是事

事識得了。又卻蹴踏著。以為不足為。康節略有規矩。然其詩云。賓朋莫怪無拘檢。真藥攻心不奈何。不知是何物攻他心。

康節之學。近似釋氏。但卻又挨傍消息。益虛者言之。問。壁壘序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否。曰。蓋自家都不犯手之意。道是指陰陽運行者言之。曰。然則與楊氏為我之意何異。先生笑而不言。

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為底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為之。縱覺難。便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

論皇極經世。乃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一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三十日。一日統十二辰。是十二與三十迭為用也。

易。是下筆之書。皇極經世。是推步之書。經世以十二卦。管十二會。綱定時節。卻就中推吉凶消長。堯時正是乾卦九五。其書與易自不相干。

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邪邪。身者心之區宇。物者身之舟車。此語雖說得盡。畢竟大概好。文性者道之形體。今人只汎汎說得道不付見得性。

才卿問性者道之形體。曰。道是發用處。見於行者。方謂之道。性是那道骨子。性是體。道是用。如云。率性之謂道。亦此意。

或問康節云。能物物。則吾為物中之人。伊川曰。不必如此說。人自是人。物自是物。伊川說得終是平。先生曰。自家但做箇好人。不怕物不做物。

三十六宮都是春。易中二十八卦。翻覆成五十六卦。惟有乾、坤、坎、離、大過、頤、小過、中孚、八卦。反覆只是本卦。以二十八卦。演此八卦。故言三十六也。

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直卿云。其詩多說閒靜樂底意思。太煞把做事了。曰。這箇未說聖人。只顏子之樂。亦不恁地看他詩。篇篇只管說樂。次第樂得來厭了。聖人得底。如喫飯相似。只飽而已。他卻如喫酒。又曰。他都是自私自利底意思。所以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之說。

先生誦康節詩曰。施為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或問。千鈞弩如何。曰。只是不安發。如子房之在漢。設說一句。當時承當者。便須百碎。

因論學者。輕俊者不美。樸厚者好。因說章惇。那想當時要學數於康節。康節見他破。不肯與之。揚因問。當時邵傳與章。使其知前時事。須不至如此之甚。曰。不可如此說。後又問云。使章那先知之。他更是放手做。是虎而翼者也。又因說康節當時。只是窮得天地虛消息之理。因以明得此數。要之。天地之理。卻自是當知數。亦何必知之。伊川謂。言自起處起。何必推知其所起處。惟有孟子見得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但有今日。都不須問前事。但自盡明日死。也不可更二三十年在世。也不可只自修。何必豫知之。

康節謂章子厚曰。以君之才。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康節消散。曾中豁然無一事。乃可相授。

了。他們只睜見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

學者氣質上病最難救。如程門謝氏。便如師也。過游與楊。便如商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向見無為一際者。善用鍼。管云。是病可以鍼。而愈。惟胎病為難治。大

蔡云。不知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揚亦不久親矣。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存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稟便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須是喫些苦極方得。蔡云。上蔡也難佛老。曰。只他見識又高。蔡云。上蔡老氏之學多龜山佛氏之說多。游氏只難佛。呂與叔高於諸公。曰。然這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若不早死。也須理會得到。蔡又因說律管云。伊川何不理會。想亦不及理會。還無人相共理會。然康節所理會。伊川亦不理會。曰。便是伊川不肯理會這般所在。

程門諸子。在當時親見二程。至於釋氏。卻多看不破。是不可曉。觀中庸說中可見。如龜山云。吾儒與釋氏。其差只在杪忽之間。某謂何止杪忽。直是從源頭便不同。伯豐問。崇正辨如何。曰。崇正辨亦好。伯豐曰。今禪學家亦謂所辨者皆其門中。自不以為然。曰。不成吾儒守三綱五常。若有人道不是。亦可謂吾儒自不以為然否。又問。此書只論其迹。曰。論其迹亦好。伊川曰。不若只於迹上斷。畢竟其迹是那裏出來。胡明仲做此書。說得明白。若五峯說話中辨釋氏處。卻糊塗。關他。曰。皇王。大紀中。亦有數段。亦不分曉。

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底見解。如灑掃應對處。此只是小子之始學。程先生因發明雖始學。然其終之大者。亦不離乎此。上蔡於此類處。便說得大了。道理自是有小。大有初有終。若如此說時。便是不安於其小者。初者。必知其中有所謂大者。方安為之。如曾子三省處。皆只是實道理。上蔡於小處說得亦大了。記二先生語云。才得後便放開。不然。只是守。此語記亦未備。得了自然開。如何由人放開。此便是他病處。諸家語錄。自然要就所錄之人看。上蔡大率張皇不安。更如游揚解書之類。多使聖人語來反正。如解不亦樂乎。便云。學之不講為憂。有朋友講習。豈不樂乎。類亦不自在。大率諸公雖親見伊川。皆不得其師之說。

朱公接文字有幅尺。是見得明也。方呂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稱其深潛縝密。可見他資質好。又能涵養。某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矣。五福說壽為先者。此也。友看呂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德。定貢法。以取賢敏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與能備用。立舉法。以覈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先生曰。其論甚高。使其不死。必有可用。上蔡語雖不能無過。然都是確實做工夫來。

謝自謂去得於字。後來於依舊在。說道理愛揚揚地。

上蔡云。釋氏所謂性。猶吾儒所謂心。釋氏所謂心。猶吾儒所謂意。此說好。叔器問。上蔡說鬼神。云。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初看此二句。與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一般。而先生前夜言上蔡之語未穩。如何。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便是合有底。我若誠則有之。不誠則無之。道有便有。道無便無。便是合有底。當有合無底。當無上蔡而今都說得盡了。合當道。合有底。從而有之。則有。合無底。自是無了。便從而無之。今卻只說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則不可。上蔡曾有手簡云。大事未辦。李先生謂不必如此。死而後已。何時是辦。方

草堂先生及譚元城龜山之出。時已七十歲。卻是從蔡攸薦出。他那時覺得這逸扶持不得。事勢也極。故要附此邊人。所以薦龜山。初緣蔡攸與蔡子應說。令其薦舉人才。答云。太師用人甚廣。又安討甚。慶人曰。緣都是勢利之徒。恐緩急不可用。有山林之人。可見告他。說某只知鄉人鼓山下。張舜子柔直。其人甚好。蔡攸曰。家開子姪。未有人教。可屈他來否。此人即以告張。張即從之。及教其子弟。儼然正師。弟子之分。異於前人。得一日。忽開論其子弟以奔走之事。其子弟駭愕。即告之曰。若有賊來。先及汝等。汝等能走乎。子弟益驚駭。謂先生失心。以告老蔡。老蔡因悟曰。不然。他說得是。蓋京父子。此時要喚許多好人出。已知事變必至。即請張公叩之。張言天下事勢至此。已不可救。只得且收舉幾箇賢人出。以為緩急倚仗耳。即令張公薦人。張公於是薦許多人。龜山在一人之數。今龜山墓誌云。曾有告大臣。以天下將變。宜急舉賢以存國。於是公出。正謂此。張後為某州縣丞。到任。即知倭人入寇。必有自海道至者。於是買木為造船之備。時。果然倭自海入寇。科州縣造舟。倉卒援援。油灰木材。莫不備。獨張公素備不勞而辦。以此見知於帥憲。知南劍。會葉鐵入寇。民大恐。他即告諭安存之。率城中諸富家。令出錢米沽酒買肉。為蒸糊之類。遂分民兵作三替。遂替燕窩酒食。授以兵器。先一替出城與賊接戰。即擒第二替出。先替未倦。而後替即得助之。民大喜。遂射殺賊首。富民中有識葉鐵者。即厚勞之。勿令執兵。只令執長鎗。上縣白旗。令見葉鐵。即以白旗指向之。乘上了替。即其所指而發。途中之後都統任某欲爭功。亦讓與之。其餘諸盜。卻得都統之力。放賊之叔父。以成反間。

問。橫浦語錄。戒張子韶。戒不食蟹。高抑崇相對。故食之。龜山云。子韶不殺。抑崇故殺。不可。抑崇退。龜山問子韶。周公何如人。對曰。仁人。曰。周公驅猛獸。兼夷狄。滅國者五十。何嘗不殺。亦去不仁以行其仁耳。先生曰。此時見其非不殺耳。猶有未盡。須知上古聖人。制為網罟。佃漁禽獸之肉。但君子遠庖廚。不暴殄天物。須知此說。方切事情。

和靖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學者。但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進講。少開悟啓發之功。紹興初入朝。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亦無大開發處。是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云。不知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他作什麼。只說得此一。言然只如此說。亦何能開悟人主。大抵解經。固要簡約。若告人主。須有反覆開導。推說處。使人自主自警。省。蓋人主不比學者。可以令他去思量。如孔子告哀公。

朱子語類輯略 卷之四

顏子好學之間。與答李康子。詳略不同。此告君之法也。錄  
 尹子之學有偏處。渠所見伊川。將朱公按所鈔語錄去。想是他為有看不透處。故伊川云。某在何必觀  
 此書。蓋謂不如當面與他說耳。尹子後來遂云。語錄之類不必看。不知伊川固云。某在不必觀。今伊川  
 既不在。如何不觀。又如云。易傳是伊川所自作者。其他語錄。是學者所記。故謂只當看易傳。不當看語  
 錄。然則夫子所自作者。春秋而已。論語亦門人所記也。謂學夫子者。只當看春秋。不當看論語。可乎。  
 湖南一派。譬如燈火要明。只管挑。不添油。便明得也。即不好。所以氣局小。長汲汲然張筋努脈。方  
 或說胡季隨才敏。曰。也不濟事。須是確實有志而才敏。方可。若小小聰悟亦徒然。  
 五峰諸子。不著心看文字。恃其明敏。都不虛心下意。便要做大。某嘗語學者。難得信得及。就實上做工夫  
 底人。  
 李延平

李延平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墮頤之氣。  
 延平先生氣象好。  
 李延平初聞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在鄉若不異於常人。鄉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箇善  
 人。他也略不與人說。待問了。方與說。  
 人性下急。發不中節者。當於平日言語動作間。以緩持之。持之久。則心中所發。自有條理。因說李先生行  
 郊外。緩步委蛇。如在室中。不計其遠。嘗隨至人家。才相見。便都看了壁上碑文。先生俟茶罷。即起向壁  
 立。看了一廂碑。又移步向次壁看。看畢就坐。其所持專一。詳緩如此。初性甚急。後來養成至於是也。  
 方

李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長。遂開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然  
 甚齊整。瀟灑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嘗為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類  
 如也。真得龜山法門。方  
 舊見李先生云。初問羅先生。學春秋。說得自好。後看胡文定春秋。方知其說有未安處。又云。不知後來  
 到羅浮山中。靜極後見得又如何。某頗疑此說。以為春秋與靜字不相干。何故須是靜處。方得工夫長  
 進。後來方覺得這話好。蓋理義自有著力看不出處。然此亦是後面事。初問。亦須用力去理會。始得若  
 只靠著靜。後聽他自長進。便卻不得。然為學自有許多階級。不可不知也。如某許多文字。便覺得有箇  
 喫力處。倘有些道病在。若還更得數年。不知又如何。  
 李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訥。某當時為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云云。李曰。不要如是廣  
 說。須窮其言也。訥。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方  
 李先生言事雖紛紛。須還我處置。方

張南軒  
 朱子語類輯略 卷之四  
 二二七

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敏底。祇學得他  
 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著。摸某則性鈍。讀其極是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為高遠之論。蓋為是  
 身會親歷。故不敢以是責人。爾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夫  
 學者於理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之說。敬敬夫為人明快。每與學者說話。一切顛倒說出。此非不可。但  
 學者見未到此裏。見他如此說。便不復致思。亦甚害事。某則不然。非是不與他說。蓋不欲與學者以未  
 至之理耳。  
 王壬問。南軒類聚言仁處。先生何故不欲其如此。曰。便是工夫不可恁地。如此則氣象促迫不好。聖人說  
 仁處。固是緊要。不說仁處。皆無用。亦須是從近看將去。優柔玩味久之。自有一箇會處。方是工夫。  
 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辯。篤行。聖人須說博學。如何不教人便從慎獨處做。須是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始得。  
 南軒語孟子。嘗說他道文字不好看。蓋解經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字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  
 上做文字。少開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卻差過了。要之經之於理。亦猶傳之於經。傳所  
 以解經也。既通其經。則傳亦可無。所以明理也。若曉得理。則經雖無亦可。嘗見一僧云。今人解書。如  
 一盞酒。本自好。被這一箇來添些水。那一人來又添些水。次第添來添去。都淡了。他禪家儘見得這樣。  
 只是他又忒無註解。問陸氏之學。恐將來亦無註解去。曰。他本只是禪。問。嘗看文字。多是虛字上無  
 緊要處。最有道理。若做文。疏疏解解。這般意思。卻恐都不見了。曰。然。且如今說乘。乘這箇道理。卻在事  
 字上。乘字下。所以莊子謂批大郤。導大窾。便是道理。都在空處。如易說。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通便是  
 空處。行得去。便是通。會便是四邊合湊來處。問。莊子云。開解牛得養生。如何可以養生。曰。只是順他道  
 理去。不假思慮。不去傷著他。便可以養生。又曰。不見全牛。只是見得骨節自開。問。莊子此意如何。曰。也  
 是他見得箇道理如此。問。他本是絕滅。如何有所見。曰。他也是就他道理中。見得如此。因歎曰。天  
 下道理各見得。恁地剖析開去。多少快活。若只鴉突在裏。是自欺而已。又問。老子云。三十幅共一轂。有  
 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亦是此意否。曰。某也敢謂與此一般。便也是他不得到這裏。  
 龍泉簿范伯崇寄書來云。今日氣象。官無大小。皆難於有為。蓋通身是病。無下藥處耳。安得大賢君子。正  
 其根本。使萬目俱舉。吾民得樂其生耶。嚴陵之政。遠近能言之。蓋惻隱之心。發於誠。然加之明敏。何事  
 不立。方  
 南軒從善之說。先生嘗與閒坐立。所見什物之類。放得不是所在。并不齊整處。先生說言之。雖夜後亦即  
 時令人移正之。  
 朱子語類輯略 卷之四  
 二二九

朱子語類輯略 卷之四  
 二二七

是喫了多少辛苦，讀了得，今人卒乍便要讀到某田地，也是難，要須積蓄著力，方可。某今老而將死，所望者，但願朋友勉力學問而已。夫道

讀書最多，最是大病。下梢都理會不得，若到開時，無書讀時，得一件書看，更子細，某向為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在客邸借文字，只得借一册孟子，將來仔細讀，方尋得本意見，若他初開如此問，又如此答，待再問又恁地答，其文雖若不同，自有意脈都相貫通，句句語意都有下落。孫

看文字卻是索居獨處，好用工夫，方精專，看得透徹，未須便與朋友商量。某往年在同安日，因差出體究公事處，夜寒不能寐，因看得子夏論學一段分明，後官滿，在郡中等批書，已道行李，無文字看於館人處，借得孟子一册，熟讀，方曉得發氣一章語脈，當時亦不暇寫出，只逐段以紙簽簽之云，此是如此說，簽了，便看得更分明，後來其開雖有修改，不過是轉換處，大意不出當時所見，如設人底議論，某少年亦會說，只是終不安，直到尋箇穩實處方已。曾

某舊時讀書，專要揀好處看，到平平汎汎處，多闕略，後多記不得，自覺也是一箇病，今有一般人看文字，卻只模得些渣滓，到有深意好處，卻全不識。孫

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為得，何者為失，所以為得者，是如何，所以為失者，是如何。學

看道理，若只恁地看過一個便了，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看過了後，無時無候，又把起來思量，一偏，十分思量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起來看，恁地將久，自然解透徹，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卻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其箇是不同。明

器之問，皆讀孟子求放心章，今每覺心中有三病，籠統不專一，看義理，每覺有一重似籠籠遮蔽，又多有苦心不舒快之意，曰：若論求此心，放失，有千般萬樣病，何止於三，然亦別無道理醫治，只在專一，果能專一，則靜則明，明則自無遮蔽，既無遮蔽，須自有舒泰寬展處，這也未會如此，且收斂此心，專一，漸自會熟，熟了自有此意，若來百事只在熟，且如百工技藝，也只要熟，熟則精，精則巧，器之又問，先生往時初學，亦覺心有不專一，否曰：某初為學，全無見成規模，這邊也去，理會轉討，那邊也去，理會轉討，向時諸前輩，每人各是一般說話，後來見李先生，李先生較說得，有下落，說得較縝密，若看如今，自是有見成下工夫處，若來，須是先理會箇安著處，譬如人治生，也須先理會箇屋子安著己身，方始如何經營，如何積業，漸漸須做成家計，若先未有安著身己處，雖然經營，畢竟不濟事，為學者不先存此心，雖說要去理會東東西西，都自無安著處，孟子所以云收放心，亦不是說只收放心便了，收放心，且收斂得箇根基，方可以做工夫，若但知收放心，不做工夫，則如近日江西所說，則是守箇死物事，故大學之書，須教人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節節有工夫。孫

道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此，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如某所見，所言又非自會說出來，亦是當初於聖賢與二程所說推之，而又驗之於己，見得真實如此。

### 朱子語類輯略卷之五

自論為學工夫

某向非角讀論孟，自後欲一本文字，高似論孟者，竟無之。友

某中數歲時，讀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為聖人亦易做，今方覺得難。孫

讀書須讀到不忍捨處，方是見得真味，若讀之數過，略曉其義，即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蓋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離精神，終日著意，看多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為懶倦，則精神自是懶惰，只恁昏塞不通，可惜某舊日讀書，方其讀論語時，不知有孟子，方讀書而

第一，不知有為政第二，今日看此一段，明日且更看此一段，看來看去，直待無可看，方換一段看，如此看久，自然洞貫，方為浹洽，時下雖是鈍滯，便一作了得一件，將來卻有盡理會得時，若據東劉西徒，然看多，事事不了，日暮途遠，將來荒忙不濟，事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真會經歷來，更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事事不了，何益。大

某是自十六七時，下工夫讀書，彼時，四旁皆無津涯，只自恁地硬著力去做，至今日，雖不足道，但當時也

夫遊

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懣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此等議論恰如小兒則劇一般只管要高去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為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為若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語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只如孔子答顏子克己復禮為仁據他說時這一句已多了又況有下頭一落索只是顏子才問仁便與打方是及至恁地說他又卻諱某常謂人要學禪時不如分明去學他禪和一棒一喝便了今乃以聖賢之言夾雜了說都不成箇物事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子靜齋年也不如此後來弄得直恁地差異如今都教壞了後生箇箇不肯去讀書一味顛倒沒理會處可惜可惜正如荀子不睹是還快胡罵亂罵教得箇李斯出來遂至焚書坑儒若使荀卿不死見斯所為如此必須自悔使子靜齋猶在見後生輩如此顛倒亦須自悔其前日之非又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鍼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不是卻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隨人露說試官為某說動了遂得舉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卻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為人簡重卻是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開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卻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漏百出

某自十四五歲時便覺得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愛了某不敢自昧實以銖銖寸積而得之方因言讀書用功之難諸公覺得大故淺近不曾著心某奮時用心甚苦思量這道理如過危木橋子相去只在毫髮之間才失腳便跌落下去用心極苦五十歲已後覺得心力短若見道理只爭絲髮之間只是心力把不上所以大學中庸語孟諸文字皆是五十歲已前做了五十已後長進得甚不多而今人看文字全然心虛未論說道理只是前輩一樣文字亦是用幾多工夫方做得成他工夫更多若以他這心力移在道理上那裏得來如韓文公答李翊一書與老蘇上歐陽公書他直如此用工夫未有苟然而成者歐陽公則就作文上改換只管磨磨逐旋推將去久之漸漸磨磨得光老蘇則直是心中都透熟了方出之於書若他們用工夫更難可惜若移之於此大段可畏若來前輩以至敏之才而做至鈍底工夫今人以至鈍之才而欲為至敏底工夫涉獵看過所以不及古人也故孔子曰參也魯須是如此做工夫始得

先生多有不可為之歎漢卿曰前年侍坐聞先生云天下無不可為之事兵隨將轉將遂行行今乃謂不

可為曰便是這符不在自家手裏

周啟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如某而今如此老病衰極非不知每日且放晚起以養病但是自心裏不穩只交到五更初自便睡不著了雖欲勉強睡然此心已自是箇起來底人不肯就枕了以此知人若能持得這箇志氣定不會被血氣奪凡為血氣所移者皆是自棄自暴之耳

先生患氣痛脚弱泄瀉或勸晚起曰某自是不能晚起雖甚病纔見光亦便要起尋思文字纔稍晚便覺似安妥焉便似箇懶惰底人心裏便不安須是早起了卻覺得心上鬆爽

某氣質有病多在忿懣

因語某人好作文曰平生最不喜作文不得已為人所託乃為之自有一等人樂於作詩不知移以講學多少有益符舜功曰趙昌父前日在此好作詩與之語道理如水投石

論自注書

傳至叔言伊洛諸公文字說得不甚分曉至先生而後大明先生曰他一時開都是英才故撥著便轉便只須恁地說然某於文字卻只是依本分解注大抵前聖說話雖後面便生一箇聖人有未必盡曉他說者蓋他那前聖是一時開或因事而言或主一見而立此說後來人卻未見他當時之事故不解得一與之合且如伊川解經是據他一時所見道理恁地說未必便是聖經本旨要之他那箇說卻亦是好說且如易之元亨利貞本來只是大亨而利於正雖有亨若不正則那亨亦使不得了當時文王之意祇是為卜筮設故祇有元亨更無有不元亨祇有利貞更無不利貞後來夫子於象既以元亨利貞為四德又於文言復以為言故後人祇以為四德更不做大亨利貞說了易只是為卜筮而作故周禮分明言太卜掌三易連山歸藏周易古人於卜筮之官立之凡數人秦去古未遠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得今人纔說易是卜筮之書便以為辱累了易見夫子說許多道理便以為易只是說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無不在也夫子見文王所謂元亨利貞者把來作四箇說道理亦自好故恁地說但文王當時未有此意今若以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與來卜筮者言豈不大糊塗了他要之文王者自不妨孔子之說孔子者自不害文王之說然孔子卻不是曉文王意不得他又自要說一樣道理也

某釋經每下一字直是稱等輕重方敢寫出

方伯諫勸先生少著書曰在世間喫了飯後全不做得些子事無道理伯諫曰但發大綱曰那箇毫釐不到便有差錯如何可但發大綱

安卿問曲禮外言不入於闈內言不出於闈一段甚切何故不編入小學曰此樣處漏落也多又曰小學多說那恭敬處少說那防禁處



修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

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

近思錄。逐篇綱目。一。道體。二。為學大要。三。格物窮理。四。存養。五。改過遷善。六。克己復禮。七。齊家之道。八。出處進退辭受之義。九。治國平天下之道。十。制度。十一。君子處事之方。十二。教學之道。十三。改過及人心疵病。十三。異端之學。十四。聖賢氣象。

近思錄一書。無不切人身心。救人病者。看近思錄。若於第一卷未曉得。且從第二卷第三卷看起。久久後。看第一卷。則漸曉得。問盡。近思錄看如何。曰。所疑甚多。曰。今猝乍看這文字。也是難。有時前面他地說。後面又不是他地。這裏說得如此。那裏又卻不如此。子細看來。看去。卻自中間有箇路。通得四五十條後。又卻只是一箇道理。伊川云。窮理豈是一日窮得盡。窮得多後。道理自通徹。

問。正統之說。自三代以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之正者。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統者。曰。何必他地論。只天下為一。諸侯朝覲。訟獄皆歸。便是得正統。其有正不正。又是隨他做。如何他地論。有始不得正統。而後方得者。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猶未得正統。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統。晉初。亦未得正統。自秦廢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滅陳後。方得正統。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三國。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統。某嘗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說。此書。今未及修。後之君子。必有取焉。溫公只要編年。號相續。此等處。須把一箇書。帝。書。崩。而後書。主。書。崩。既不是他。臣。子。又不是他。史。官。只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態。此等處。合只書。甲。子。而附注年號於其下。如魏黃初幾年。蜀章武幾年。吳青龍幾年。之類。方為是。又問。南朝謂漢後。當以蜀漢年號繼之。此說如何。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亦是正統之餘也。問。東周如何。曰。必竟周是天子。問。唐後來多藩鎮割據。則如何。曰。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

綱目。於無正統處。并書之。不相主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箇為主。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為某王。某公。范曄。卻書曹操自立為魏公。綱目亦用此例。

與陳尉說治盜事。因曰。凡事須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又曰。凡事須是小心。實畏。若恁地。心。心。去不得。又曰。某嘗作郡。來。每見有賊。發。則。揚。然。皇。恐。便。思。自家是長民之官。所以致此。是何由。遂百種。為。收。捉。提。便。自。歡。喜。提。不得。則。終。夜。皇。恐。下。外。任。

馬子嚴莊甫見先生言。近有人作假書。請託公事者。先生曰。收假書。而不見下書之人。非善處事者。舊見吳提刑達公路當官。凡下書者。須令堂廳投下。卻將書於背觀之。觀畢。方發付其人。令等回書。前輩處事。詳密如此。又某當官時。有人將書來者。亦是法以相待之。須是留其人。喫。當。面。拆。書。若。無。他。方。令其去。

楊通老問。趙守斷人立後事。錯了。人無所訴。曰。理卻是心之骨。這骨子不端正。少閒。萬事一齊都差了。如一箇印刊得不端正。若印在甚麼所在。千箇萬箇都鳴。斜。不知人心如何。恁地暗昧。這項事。其義甚明。這般所在。都是要自用。不肯分委。屬官。所以事。難。離。處。豈。不。暇。胡。亂。斷。去。某。為。守。一。日。詞。訴。一。日。著。到。合是第九日。亦詞。訟。某。卻。罷。了。此。日。詞。訟。明。日。是。休。日。今日。便。刷。起。一。句。之。內。有。未。了。事。一。齊。都。要。了。大抵做官。須是令自家常閒。吏胥常忙。方得。若自家被文字。來。蓋。了。討。頭。不。見。吏。胥。便。來。作。弊。做。官。須是立綱紀。綱紀既立。都自無事。如諸縣。發。簿。歷。到。州。在。法。本。州。點。對。自。有。限。日。如。初。開。是。本。州。磨。算。司。便。自。有。十。日。限。卻。交。過。通。判。審。計。司。亦。有。五。日。限。今。到。處。不。管。著。限。日。或。遲。延。一。月。或。遲。延。兩。三。月。以。邀。索。縣。道。直。待。計。點。滿。其。所。欲。方。與。皇。州。初。過。磨。算。司。使。一。番。錢。了。到。審。計。司。又。使。一。番。錢。到。俸。廳。發。回。皇。州。呈。覆。吏。人。又。要。錢。某。作。簿。知。其。弊。於。南。康。及。漳。州。皆。用。限。日。他。這。般。法。意。正。好。後。來。一。向。埋。沒。了。某。每。到。即。以。法。曉。諭。定。要。如。此。亦。使。磨。底。磨。得。子。細。審。底。審。得。子。細。有。新。簿。舊。簿。不。同。處。便。批。出。理。會。初。開。吏。輩。以。為。無。甚。緊。要。在。漳。州。押。下。縣。簿。付。磨。算。司。及。審。計。司。限。到。滿。日。卻。不。見。到。根。究。出。乃是交點司未將上。即時決兩吏。後來。卻。每。每。及。限。雖。欲。邀。索。也。不。敢。遲。延。縣。道。知。得。限。嚴。也。不。被。他。邀。索。如此。等。事。整。頓。得。幾。件。白。是。省。事。此。是。大。綱。紀。

先生須更被大任用。在曰。某何人。安得有此。然亦做不得。出來便敗。且如在長沙城。周圍甚廣。而兵甚少。當時事未定。江上洶洶。萬一兵潰。必趨長沙。守臣不可去。只是浪戰而死。此等事。須是有素定家計。魏公初在五路治兵積粟。為五年計。然後大舉。因敵人攻犯。准。旬。不。得。已。為。奉。制。之。師。事。既。多。遂。魏。公。久。廢。晚。年。出。來。便。做。不。得。欲。為。家。計。年。老。等。不。得。了。只是。逐。急。去。所以。無。成。某。日。亦。等。不。得。了。規。模。素。不。立。才。出。便。敗。

公等他日仕宦。不問官大小。每日詞狀。須置一簿。穿字號。錄判語。到事亦作一簿。發放文字。亦作一簿。每日必句了。要一日內許多事都了。方得。若或做不辦。又作一簿。記未了事。日日檢點了。如此方不被人瞞了事。今人只胡亂隨人來理會。來與不來。都不知。豈不悞事。

六月四日。周揆令人諭意云。上問朱某。到已數日。何不請對。遂詣閣門。通進榜子。有旨。初七日。後殿班引。及對上。慰勞甚渥。自陳昨日浙東提舉日。荷聖恩保全。上曰。浙東救荒。煞。究。心。又。言。蒙。除。江。西。提。刑。衰。朽。多。疾。不。任。使。令。上。曰。知。卿。剛。正。只。留。卿。在。這。裏。待。與。消。要。差。道。再。三。辭。謝。方。出。奏。劄。上。曰。正。所。欲。聞。口。奏。第一。劄。意。言。犯。惡。逆。者。近。來。多。奏。裁。減。死。上。曰。似。如。此。人。只。貸。命。有。傷。風。教。不。可。不。理。會。第四。劄。言。科。罰。上。曰。聞。多。是。羅。織。富。民。第五。劄。言。制。將。之。權。旁。出。奄。寺。上。曰。這。箇。事。卻。不。然。盡。是。探。之。公。論。如何。由。他。對。曰。彼。雖。不。敢。公。薦。然。皆。託。於。士。大。夫。之。公。論。而。實。出。於。此。曹。之。私。意。且。如。監。司。守。臣。處。屬。吏。蓋。有。受。宰。和。諛。諛。風。旨。者。況。此。曹。好。偽。百。出。何。所。不。可。臣。往。慶。賜。對。亦。嘗。以此。為。說。聖。諭。謂。為。不。然。臣。恐。疏。遠。所。聞。不。審。退。而。得。之。士。大。夫。與。夫。防。夫。走。卒。莫。不。謂。然。獨。陛。下。未。之。知。耳。至。去。者。未。遠。而。復。還。問。上。曰。陛下。知。此。人。否。上。曰。固。是。但。洩。漏。文。書。乃。是。他。子。弟。之。罪。對。曰。豈。有。子。弟。有。過。而。父。兄。無。罪。

朱子語類輯略 卷之五

朱子語類輯略 卷之五

朱子語類輯略 卷之五

朱子語類輯略 卷之五

朱子語類輯略 卷之五

朱子語類輯略 卷之五

然此特一事耳。此人挾勢為奸，所以為盛德之累者多矣。上曰：高宗以其有才，薦過來。對曰：小人無才，向可。小人有才，鮮不為惡。上因舉馬蘇論才德之辯云云。至當官者懷其私以蔽賢，奏曰：陛下以曾任知縣人，為六院察官，則取以充之。雖曰親擢，然其塗轍一定，宰相得以先布私恩於合入之人，及當官者往往懷其私恩，豈肯言其過失。上曰：然近日一事可見矣。至知其為賢而用之，則用之惟恐其不速，聚之惟恐其不多，知其為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早，去之惟恐其不盡。奏曰：豈有慮君子太多，須留幾箇小人在裏人之治身亦然。豈有慮善太多，須留些惡在裏，至軍政不修，士卒怨怒，曰：主將劉劄士卒，以為苞苴，陸轉階級，皆有成價。上曰：卻不聞此。果有時，豈可不理。卿可細探，卻來說。末後辭云：照對江西，係是盜賊，刑獄浩繁去處，久闕官正，臣今迺遞前去之任，不知有何處分。上曰：卿自詳練，不在多。囑下內任。

有客游二廣多年，知其山川人物風俗，因言廉州風俗極好。先生笑曰：被贊說得好，下梢不免去行一番。此時黨事方起，又因問舉業。先生笑曰：某少年時，只得十五六篇義，後來只是如此發舉及第人，但不可不會作文字及其得也。只是如此，今人卻要求為必得，豈有此理。雜說言以下

某嘗言吾儕講學，正欲上不得罪於聖賢，中不誤於一己，下不為來者之害。如此而已。此外非所敢與。夫有親戚託人求舉，先生曰：親戚固是親戚，然薦人於人，亦須是薦賢。始得。今鄉里平平等人，無可稱之賢，某都不與發書。恐人況某人事母如此，臨財如此，居鄉曲事長上如此，教自家舉薦他甚麼得。因問所託之人，公且與撰幾句可薦之迹，將來是說得說不得。假使說道向來所為不善，從今日自新，要求舉狀，是便有此心，何可保。孫

擇之勞先生人事之繁，答曰：大凡事只得耐煩做將去。纔起厭心，便不得。先生病中應接不倦，左右請少節之。先生厲聲曰：你懶惰教我亦懶惰。孫

先生病起，不敢峻補，只得平補，且笑曰：不能與我撥亂，只得扶我補。孫

近日百事都如此，醫者用藥也，只用平平穩穩底藥，亦不能為害，亦不能治病。是他初不曾識得病，故且如此酌中。世上事都如此，扁鵲視疾，察見肺肝，豈是看見裏面如何，也只是看得證據極精，纔見外面，便知五臟六腑事。孫

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不暍，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跌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記，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賦，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并詩，并杜子美數詩而已。孫

先生嘗立北橋，忽有非游手數人，悍然突過，先生傲視橋側，避之。每開行道間，左右者或辭人，先生即厲聲止之曰：你管他作甚。先生每徒行拜謁，步履而意專，不左右顧，及無事，傾諸生游說，則徘徊顧瞻，緩步微吟。先生有疾，及諸生省問，必正冠坐，揖各盡其情，略無倦接之意。諸生有未及壯年者，待之亦周詳。先生病少愈，既出寢室，客至必見，見必降階，肅之去，必送至階下，諸生夜聽講，退則不送，或在坐有

外客，則自降階送之。先生於客退，必立視其車行不復顧，然後退而解衣。孫

先生嘗所居之桃符云：愛君希道泰，憂國願年豐。昔竹林精舍桃符云：道遠前聖統，朋誤遠方來。孫

陳同父一子，一培，與康同來求銘文，先生是時例不作此，與寫有宋龍川先生陳君同父之墓十二字，蔡源李參仲於先生為鄉舊，其子亦來求墓銘，只與跋某人所作行實，亦書有宋龍川先生李公之墓與之。孫

先生語朋舊，無事時，不妨將藥方看，欲知得養生之理也。

論治道

天下事，自有箇大本處，每事又各自有箇緊要處。孫

天下事，當從本理會，不可從事上理會。方

問：或言今日之告君者，皆能言修德二字，不知教人君從何處修起，必有其要。曰：安得如此說，只看合下心，不是私，即轉為天下之大公，將一切私底意盡屏去，所用之人非賢，即別搜求正人用之，間以一人耳目，安能盡知天下之賢，曰：只消用一箇好人作相，自然推排出來，有一好臺諫，知他不好人，自然住不得。孫

後世封建郡縣，何者為得。曰：論治亂，畢竟不在此，以道理觀之，封建之意，是聖人不以天下為己私，分與親賢共理，但其制則不過大，此所以為得。買置於漢，言兼建諸侯而少其力，其後主父偃竊其說，用之於武帝。孫

諸生論郡縣封建之弊，曰：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箇人，則法雖不善，亦占分數多了。若非其人，則有善法，亦何益於事。且如說郡縣不如封建，若封建非其人，且是世世相繼，不能得他去。如郡縣非其人，卻只三兩年任滿便去，忽然換得好底來，亦無定。范太史唐鑑論，大率皆歸於得人。某初嫌他恁地說，後來思之，只得如此說。又云：革弊，須從源頭理會。孫

柳子厚封建論，則全以封建為非，胡明仲輩破其說，則專以封建為是，要之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恃，郡縣則截然易制，然來來去去，無長久之意，不可恃以為固也。如役法亦然，荆公只見差役之害而免役之利，先生曰：差役時皆士著家戶人，州縣亦較可免，免役則浮浪之人，靖康開州縣亦有守令要守，而吏民皆散去，無復可恃，然其弊亦不勝其多。孫

先生言論間，猶有不滿於五峰論封建，井田，數事，皆疏其說以質疑。先生云：封建，井田，乃聖王之制，公天下之法，豈敢以為不然。但在今日，恐難下手，假使強做得成，亦恐意外別生弊病，反不如前，則難收拾耳。此等事未須深論，他日讀些多歷事久，當自見之也。孫

居今之世，若欲盡除今法，行古之政，則未見其利，而徒有煩擾之弊，又事體重大，阻格處多，決然難行，要之，因祖宗之法，而精擇其人，亦足以治，只是要擇人。范淳夫唐鑑，其論亦如此，以為因今郡縣，足以為

治。某少時常鄙之。以為苟簡因循之論。以今觀之。信然。

立一箇簡易之法。與民由之。甚好。夏商井田法所以難廢者。固是有聖賢之君繼作。亦是法簡。不似周法繁碎。然周公是其時。不得不懇地。惟繁故易廢。使孔子繼周。必能通變。使易簡。不至如是繁碎。今法極繁。人不能變通。只管築寨在這裏。

聖人因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然勢不到他做。亦做不得。

審微於未形。御變於將來。非知道者孰能。

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

不能。則謹守常法。

天生一世人才。自足一世之用。自古及今。只是這一般人。但是有聖賢之君在上。氣燭大。薰蒸陶冶得別。

這箇自爭八九分。只如時節雖不好。但上面意思略轉。下面便轉。說乎聖賢是甚力量。少開無狀底人。

自消鑠改變。不敢做出來。以其平日為己之心。為公家辦事。自然修舉。蓋小人多是有才底。

荀悅曰。教化之行。挽中人而進於君子之域。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於小人之塗。若是舉世恁地各舉其

職。有不能者。亦須勉強去做。不然。也怕公議。既無公議。更舉無忌憚了。

天下人。不成盡廢之。使不得從政。只當講學。庶得有人漸有好事者。庶有可以為天下之理。方

今日人材。須是得箇有見識。又有度量人。便容受得。今日人材。將來截長補短。便

後世只是無箇人樣。

汎言人才曰。今人只是兩利。謹密者多退避。俊快者多疏。夫

世間有才底人。若能損那有餘。勉其不足。時節卻做得事。卻出來擔當得事。與那小廉曲謹底不同。

貪汙者。必以廉介者為不是。趨競者。必以恬退者為不是。由此類推之。常人莫不皆然。

今人材舉業。沒纖弱尖巧。恐是風氣漸薄。使然。好人或出於荒山中。

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揆去為事。揆得過時且過。上下和味。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會。事且恁

鴉突。才理會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負能聲。及少經挫抑。卻悔其大。握握了。一切剗方為圓。且

恁隨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見識長進。當官者。大小上下。以不見吏民。不治事。為得策。曲直在前。只不理

會。庶幾民自不來。以此為止訟之道。民有冤抑。無處伸訴。只得忍過。便有訟者。半年過歲。不見消息。不

得了。決民亦止得休和。居官者。遂以為無訟之可聽。風俗如此。可畏。可畏。

今日人才之壞。皆由於詆排道學。治道。必本於正心修身。實見得恁地。然後從這裏做出。如今士大夫但

說。披我逐時恁地做。也做得事業。說道學。說正心修身。都是閒說話。我自消得用此。若是一人又手

並脚。便道是矯激。便道是過名。便道是做岸。須是如市井底人。拖泥帶水。方始是通儒。實才。

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

古人立法。只是大綱。下之人得自為。後世法皆詳密。下之人只是守法。法之所在。上之人亦進退下之人

因論郡縣政治之乖。曰。民雖衆。畢竟只是一箇心。甚易感也。

吳英茂質云。政治。當明其號令。不必嚴刑以為威。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

牆壁爾。與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嚴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

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為心。

或問為政者。當以寬為本。而以嚴濟之。曰。某謂當以嚴為本。而以寬濟之。曲禮。謂在官行法。非禮。威嚴不

行。須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為寬。則非也。

古人為政。一本於寬。今必須反之。以嚴。蓋必如是。始而後有以得其當。今人為寬。至於事無統紀。緩急

子奪之權。皆不在我。下稍卻是。好豪得志。平民既不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

問。為政更張之初。莫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曰。此事難斷定說。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要過於嚴。今所

難者。是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底人。歷練多。事難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應之。人自然

畏服。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已。又怕人慢已。遂將大拍頭去怕他。要他畏服。若

自見得。何消過嚴。便是這事難。又曰。難難。

問治亂之機。曰。今看前古治亂。那裏是一時做得。少是四五十年。多是一二百年。醜釀方得如此。遂便首

太息。

因說子張學于祿曰。如今時文。取者不問其能。應者亦不必其能。只是位紙便可得。推而上之。如除撥皆

然。禮官不識禮樂。樂官不識樂。皆是吏人做上去。學官只是備員考試而已。初不是有德行道藝。可為表

率。仁義禮智。從頭不識到尾。國家元初。取人如此。為之奈何。

今人作經義。正是醉人說話。只是許多說話。改頭換面說了。又說不成文字。

今人為經義者。全不顧經文。務自立說。心雖膽大。敢為新奇詭異之論。方試官命此題。已欲其立奇說矣。

又出題目。定不肯依經文成片段。都是斷章牽合。是甚麼義理。三十年前人猶不敢如此。只因一番者

試出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型文王三句。後遂成例。當時人其駭之。今遂以為常矣。遂使後生輩。遠背

經旨。爭為新奇。迎合主司之意。長浮說薄。終將若何。可慮。可慮。王介甫三經義。固非聖人。意然猶使學

者知所統。不過專念本經。及看注解。而以其本注之說為文辭。主司考其工拙。而定去留耳。豈若今

之遠經背義。恣為奇說。而無所底止。哉。當時神宗介甫。造三經義。意思本好。只是介甫之學不正。不

足以發明聖意。為可惜耳。今為經義者。又不若為詞賦。詞賦不過工於對偶。不敢如治經者之亂說也。

一問題中。科舉能。即曉示云。後舉於某經某史命題。仰士子各習此業。使人心有所定。止專心看一經一

史。不過數舉。則經史皆通。此法甚好。今為主司者。務出隱僻題目。以乘人之所不知。使人弊精神於檢

閱。茫然無所向。方是果何法也。

時有報行遺試官。奉令破碎出題目者。或曰。如此行遣一番。也好。曰。某嘗說。不當就題目上理會。這箇都

是道術不一所以如此。所以王介甫行三經字說。說是一道德。同風俗。是他真箇使得天下學者盡只念這物事。更不敢別走。別胡說。上下都有箇據守。若是有才者。自就他這腔子裏說得好。依舊是好文字。而今人卻務出箇辭難曉底題目。以乘人之所不知。卻如何教他不杜撰。不胡說。或曰。若不出難題。恐盡被人先牢籠做了。曰。莫管他。自家依舊是取得好文字。不悞遠方觀聽。而今卻都是杜撰胡說。破壞後生心術。這箇乖。某常說今日學校科舉不成。法上之人分明以賊盜遇士。士亦分明以盜賊自處。動不動便鼓譟作鬧。以相迫脅。非盜賊而何。這箇治之無他。只是嚴挾查傳義之禁。不許繼續少開。自沙汰了一半。不是秀才底人。他亦自不敢來。雖無沙汰之名。而有其實。

今科舉之弊極矣。鄉舉里選之法。是第一義。今不能行。只是就科舉法中與之區處。且變著如今經義格。子使天下士子各通五經大義。一舉試春秋。一舉試易詩書。精核抉出題目。便寫出注疏。與諸家之說。而斷以己意。策論則試以時務。如禮樂兵刑之屬。如此亦不為無益。之本

乙卯年。先生作科舉私議一通。付過看大概。欲於三年前。曉示下次科場。以某經某子某史。試士人。如大義每道只六百字。其餘兩場亦各不同。後次又豫前以某年科場。別以某經某子某史。試士人。蓋欲其逐番精通也。過欲借錄不許。之本

先生云。禮書已定。中間無所不包。某常欲作一科舉法。今之詩賦。實為無用。經義則未離於說經。但變其虛浮之格。如近古漢。直述大意。立科取人以易。詩書為一類。三禮為一類。春秋三傳為一類。如子年以易。詩。書。取人。則以前三年。舉天下皆理會此三經。卯年以三禮。取人。則以前三年。舉天下皆理會此三禮。午年以春秋三傳。取人。則以前三年。舉天下皆理會此春秋三傳。如易。詩。書。稍易理會。故先用此一類取人。如是周而復始。其每舉所出策論皆有定所。如某書出論。某書出策。如天文地理樂律之類。皆指定。令學者習。而用以為題。賀孫云。此法若行。但恐卒未有考官。曰。須先令考官習之。之本

科舉種子不好。之本

因說科舉所取文字。多是輕浮。不明白著實。因歎息云。最可憂者。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糊。是非都沒理會。之本

坐中有說赴賢良科。曰。向來作時文。應舉。雖是角虛無實。然猶是白直。卻不甚害事。今來最是喚做賢良者。其所作策論。更讀不得。緣世上只有許多時事。已前一齊話了。自無可得說。如策酒。似第一番淋了。第二番又淋了。第三番又淋了。如今。只管又去許多糟粕裏。只管淋。有甚麼得話。既無可得話。又只管要新。最切害處。是輕德行。毀名節。崇智術。尚變詐。讀之。使人痛心疾首。不知是甚世變到這裏。可畏。可畏。這都是不祥之兆。隆興以來。不恁地。自隆興以後。有恢復之說。都要來說功名。初不曾濟得些事。今看來。反把許多元氣。都耗卻。管子。孔門所不道。而此言猶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如今。將禮。義。廉。恥。一切掃除了。卻來說事功。之本

趙昌父相見。因論兵事。先生曰。兵以用而見其強弱。將以用而見其能否。且如本朝諸公。游陝西者。多知

邊事。此亦是用兵之故。今日諸生坐於屋下。何以知其能。縱有韓白復生。亦何由辨之。可舉○以下論兵刑

問。選擇將帥之術。曰。當無事之時。欲識得將。須是其大眼力。如蕭何識韓信。方得不然。邊警之時。兩兵相抗。恐時人才自急。且如國家中興。張韓劉岳。突然而出。豈平時諸公所嘗識者。不過事期到此。爾擲出來耳。之本

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為惡爾。何福報之有。昔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於欽恤之說。以為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當殺者。必多為可出之塗。以俟奏裁。則率多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貫。舞法而受賂者耳。何欽恤之有。罪之疑者。從輕。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惟此一條。為然耳。非謂凡罪皆可以從輕。而凡功皆可以從重也。今之律令。亦有此條。謂法所不能決者。則俟奏裁。今乃明知其罪之當死。亦莫不為可生之塗。以上之。惟壽皇不然。其情理重者。皆殺之。之本

建寧迎神。先生曰。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令人心都塌了。所以如此。泉州一富室。捨財造廟。舉室乘舟。往廟所。致祭落成。中流舟溺。無一人免者。民心不得其正。眼前利害猶曉不得。況欲曉之以義理哉。必大○

某常謂。宰相是舜。禹。伊。周。差道。下此亦須房。杜。姚。宋。之徒。方能處置得天下事。後之當此任者。怪他不能當天下之事。不得。是他人品。只如此。力量有所不足。如何強得。○以下論官

國子司業。學官。尚可為天下人材所聚。庶幾有可講學成就者。然今日為之。明日便當改作。使士人毋以利為心。若君無尊德樂道之誠。必不能用。之本

某嘗謂。今做監司。不如做州郡。做州郡不如做一邑。事體卻由自家。監司雖大於州。州雖大於邑。然都被下面做翻了。上面如何整頓。夫

為守令。第一是民事。為軍。其次則便是軍政。今人都不理會。夫

有一朋友。作宰。通監司。書先說無限道理。陳公亮作帥。謂之曰。若要理會職事。且須此迂闊。某以為名言人。夫

前輩說話可法。某嘗見吳公路云。他作縣。不敢作旬假。一日假。則積下一日事。到底自家用做。轉添得繁劇。則多蠲率。不子細。豈不害事。夫

謂李永思曰。衡陽訟牒。如何。永思曰。無根之訟甚多。先生曰。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厭其多。不與分別。愈見事多。夫

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時。做得來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也只得箇沒下梢。立

如看道理。辨是非。又須是自高一著。方判決得別人說話。如堂上之人。方能看堂下之人。若身在堂下。如

何看見子。又如今兩人斷少。自家要去決斷他。須是自家高得他。若與他相似也。斷他不得。況又不  
如他。又回方今做官人。幾時箇箇是閑人。多是要立作向上。那箇不說道。先著取吏。少閒。無有不掛  
手聽命於吏者。這只是自家不見得道理。事來都區處不下。吏人弄得慣熟。卻見得高於他。只得委在  
之。其

某與諸公說。下梢去仕官。不可不知。須是有旁通歷。逐日公事。開項逐一記了。即句之。未了。須理會教了。  
方不廢事。  
當官文書簿歷。須逐日結押。不可拖下。

訓門人

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為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

次日。又云。雖是涵養於未發。源清則流清。然源清則未見得。被他流出來。已是濁了。須是因流之濁。以驗  
源之未清。就本原處理會。未有源之濁而流之能清者。亦未有流之濁而源清者。今人多是偏重了。只  
是涵養於未發。而已發之失。乃不能制。是有得於靜而無得於動。只知制其已發。而未發時不能涵養。  
則是有得於動。而無得於靜也。

或謂誠敬二字云云。先生曰。也是如此。但不去做工夫。徒說得不濟事。且如公一日開。曾有幾多時。節去  
體察理會來。若不會如此下工夫。只據册上寫底。把來口頭說。雖說得是何益。某常說與學者。此箇道  
理。須是用工夫。自去體究。講論固不可闕。若只管講。不去體究。濟得甚事。蓋此義理。儘廣大無窮。盡今  
日恁地說。亦未必是。又恐他只說到這裏。入深也更有在。若使領略將去。不過是皮府而已。又不入思  
慮。則何緣會進。須是把來橫看豎看。子細窮究。都理會不得底。固當去看。便是領略得去者。亦當如此  
看。若來看去。方有疑處也。此箇物事極密。毫釐開便相爭。如何恁地疏略說得。若是那真箇下工夫到  
田地。底人說出來。自別。

廣云。昨日。聞先生教誨做工夫底道理。自看得來。所以無長進者。政緣不曾如此做工夫。故於看文字時。  
不失之膚淺。則入於穿鑿。今若據先生之說。便如此著實下工夫去。則一日須有一日之功。一月須有  
一月之功。決不到虛度光陰矣。先生曰。昨日也。偶然說到此。某將謂凡人讀書。都是如此用工。後來看  
得。卻多不如此。蓋此箇道理。問也問不盡。說也說不盡。頭緒甚多。須是自去看。若來看去。則自然一日  
深似一日。一日分曉似一日。一日簡易似一日。只是要熟。孟子曰。仁在乎熟之而已。熟則一喚在面  
前。不熟時。縱被人問着。便須旋去尋討。迨尋討得來時。意思已不如初矣。

先生論廣曰。今講學。也須如此。更須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著處。都不是  
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為我有。卻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才主一便覺意思  
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沒意思。廣云。到此待教誨三月。雖昏愚。然亦自覺得與前日不同。方

始有箇進修底田地。歸去當閉戶。自做工夫。曰。也不問在這裏不在這裏。也不說要如何頓段做工夫。  
只自腳下。便做將去。固不免有散緩時。但才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節多。散緩之時少。  
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箇心來存著。只才  
覺放心。便在此。孟子又曰。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某常謂雞犬猶是外物。才放了。須去外面  
捉將來。若是自家心。便不用別求。才覺便在這裏。雞犬放。猶有求不得時。自家心。則無求不得之理。因  
言。橫渠說做工夫處。更精切似二程。二程言。莫高潔淨。不大段用工夫。橫渠言。莫有偏駁夾雜處。他大  
段用工夫。來觀其言。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約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  
說得來。大段精切。

或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卻容易制。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之思慮。不知何以制  
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慮底。便莫要思。便從腳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  
如人坐不定者。兩腳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少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  
輩有欲激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  
於器中。初時白豆少。黑豆多。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  
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緊事  
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過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  
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冷落消弭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  
此。隔夕皆有為去意見之說者。此皆是不耐煩去修治他。箇身心了。作此見解。譬如人做官。則當至  
誠去做。職業卻不耐煩去做。須要尋箇伴門去。鑽道鑽得這裏透時。便可以超躡將去。今欲去意見者。  
皆是這箇心。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真妄。存其真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真妄。盡欲除之。所以游  
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  
人做得微。微時。也不大驚小怪。只是私意剝落淨盡。純是天理融明爾。又曰。與於詩。立於禮。成於  
樂。聖人做出這一件物事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歡喜。情願上這一條路去。四方八面。攬撥他去。這路上  
行。又曰。所謂致中者。非但只是在中而已。纔有些子偏倚。便不可。須是常在那中心十字上。立方是致  
中。譬如射。雖射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側。亦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為中也。廣云。此非常存戒謹恐  
懼底工夫。不可。因是只是箇戒謹恐懼。便是工夫。廣云。數日敬聽先生教誨做工夫處。左右前後。內  
外本末。無不周密。所謂盛水不漏。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  
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

人說道。頓段做工夫。亦難得。頓段工夫。莫說道。今日做未得。且待來日做。若做得一事。便是一事工夫。若  
理會得這些子。便有這些子工夫。若見處有積案。則見處自然貫通。若在存養處有積案。則存養處自然  
透徹。

大雅。謁先生於鉛山觀音寺。納贊拜謁。先生問所學。大雅因質所見。先生曰。所謂事物者。各得其所。乃所謂時中之義。但所說大意。卻錯雜。如此說。乃是欲求道於無形無象之中。近世學者。大底皆然。聖人語言甚實。且即吾身日用常行之間。可見。惟能將求經義。將聖賢言語。虛心以觀之。不必要著心去看他。久之。道理自見。不必求之太高也。今如所論。卻只於渺渺茫茫處。想見一物。懸空在。更無摸捉處。將來如何頓放。更沒收殺。如此則與身中日用。自然判為二物。何緣得有諸己。只看論語一書。何嘗有縣空說底話。只為漢儒一向尋求訓詁。更不將聖賢意思。所以二程先生。不得不發明道理。開示學者。使激昂向上。求聖人用心處。故放得稍高。不期今日學者。乃捨近求遠。處下窺高。一向縣空說了。打得兩脚都不著地。其為害。反甚於向者之未知。尋求道理。依舊在大路上行。今之學者。卻求捷徑。遂至鑽山入水。吾友要知。須是與他古本相似者。方是本分道理。若不與古本相似。盡是亂道。

因說。僧家有規矩嚴整。士人卻不循禮。曰。他卻是心有用途。今士人雖有好底。不肯為非。亦是他資質。然如此要之。其心實無所用。每日閒慢時多。如欲理會道理。理會不得。便掉過三五日。半月日。不當事。鑽不透。使休了。既是來這一門鑽不透。又須別尋一門。不從大處入。須從小處入。不從東邊入。便從西邊入。及其入得。卻只是一般。今頭頭處處鑽不透。便休了。如此。則無說矣。有理會不得處。須是皇皇汲汲。汲汲。無有理會不得者。譬如有人有大寶珠。失了。不著緊尋。如何會得。

色容莊嚴。曰。心虛則容莊。非是外面做那莊出來。向徐節孝見胡安定。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節者。自思。不獨頭容要直。心亦要直。自此便無邪心。學者須是如此始得。

先生偶觸氣發。慙然曰。觀某之疾。如此非久於世間者。只是一兩年閒人。亦欲接引後輩。一兩人。傳續此道。荷公們遠來。亦欲有所補助。只是覺得如此苦口。都無一分相啓發處。不知如何橫說豎說。都說不入。如昨夜才卿問程先生如此謹嚴。何故諸門人皆不謹嚴。某答云。是程先生自謹嚴。諸門人自不謹嚴。于程先生何事。某所以發此者。正欲才卿深思而得。反之於身。如鍼之刺身。皇恐發憤。無地自存。思其所以然之故。卻再問某李先生資質如何。全不相干涉。非惟不知鍼之刺身。便是刀鐮在身。也不知痛了。每日讀書。心全不在上。只是要自說一段文義。便了。如做一篇文義。相似。心中全無所作。為恰似一箇無圖之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若是在上面底人。說得話來自別。自相湊合。取說公們無一日心在上面。莫說一日。便十日心也不在。莫說十日。便是數月心也不在。莫說數月。便是數年心也不在。每日讀書。只是讀過了。便不知將此心去體會。所以說得來如此疏。先生意甚不樂。

須是看得那物事有精神。方好。若看得有精神。自是活動。有意思。跳躍叫喚。自然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道箇有兩重。曉得文義是一重。識得意思好處是一重。若只是曉得外面一重。不識得他好意思。此是一件大病。如公看文字。都是如此。且如公看詩。自宣王中興諸詩至此。公於其他詩都說來。中間有一詩最好。如白駒是也。公卻不曾說。道箇便是公不曾看得那物事。出謂之無眼目。若是具眼底人。此等詩如何肯放過。只是看得無意思。不見他好處。所以如此。又曰。須是踏過了船。通身都在那水中。方看得出。

袁州臨別講教。先生曰。守約兄弟。皆太拘謹。更少放寬。謹固好。然太拘。則見道理不盡。處事亦往往急迫。道理不只在一邊。須是四方八面。看始盡。

邵武人箇箇急迫。此是氣稟如此。學者先須除去此病。方可進道。先生謂方子曰。觀公資質。自是寡過。然開闔中。又須縝密。寬綽中。又須敬謹。

前日得公書。備悉雅意。聖賢見成事。迹一一可考而行。今日之來。若捨六經之外。求所謂玄妙之說。則無之。近世儒者。不將聖賢言語。為切己之事。必於上面求新奇可喜之論。屈曲纏繞。詭秘變怪。不知聖賢之心。本不如此。既以自欺。又轉相授受。復以欺人。某嘗謂。雖使聖人復生。亦只將六經語孟之所載者。循而行之。必不更有所作為。伏羲再出。依前只畫八卦。文王再出。依前只行六十四卦。禹再出。依前只是洪範九疇。此外更有甚說。事。如今要緊。只是將口讀底。便做身行底。說出底。便是心存底。

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為己為人。之別。直見得透。卻旋旋下工夫。則思慮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漸漸。自然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為文日工。終做事不得。見比浙間朋友。或自謂能通左傳。或自謂能通史記。將孔子置在一壁。卻將左氏。司馬遷。駁雜之文。鑽研推尊。謂道箇是盛衰之由。謂道箇是成敗之端。反而思之。干你身己甚事。你身己有多少多少底事。合當理會。有多多少少底病。未曾去。卻來說其盛衰。興亡。治亂。這箇直是自欺。

先生因學者少寬舒。意曰。公謂書地。縝密固是好。但恁地。迫截成一團。此氣象最不好。這是偏處。如一項人。恁地不子細。固是不成箇道理。若一面。緊密。下梢。卻展拓不去。明道一見。顯道曰。此秀才展拓得開。下梢可。又曰。於辭氣。開亦見得人氣象。如明道語言。固無甚激昂。若來便是寬舒意思。龜山人只道恁地寬。看來不是寬。只是不解理會得。范純夫語解。比諸公說理。最平淺。但自有寬舒氣象。最好。

一件事走過眼前。甚似閒。也有箇道理。也有箇是非。緣天地之間。上蟻下。都無別事。都只是這道理。如今理會道理。且要識得箇頭。若不識得箇頭。只恁地。散散。遂段說。不濟事。假饒句句說得。段段記得。有甚精微奧妙。都理會得。也都是閒話。若識得箇頭。上有源頭。下有歸著。看聖賢書。便句句下著。實句句為自家身己說。如此方可以講學。要知這源頭。是甚麼。只在身己上看。許多道理。盡是自家固有底。仁義禮智。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這箇是源頭。見得這箇了。方可講學。方可看聖賢說話。

恰如人知得合當行。只假借聖賢言語作引路一般。不然徒記得說得。都是外面開語。聖賢急教人。只在這些子。纔差過那邊去。便都無些子著身己。都是要將去附合人。都是為別人。全不為自家身己。纔就這邊來。便是自工夫。這正是為己為人處。公今且要理會。志趣是要如何。若不見得自家身己道理分明。看聖賢言語。那裏去捉摸。又云。如今見得那道理了。到得進處。有用力懲實緊密者。進得快。有用力慢底。便進得鈍。何況不見得這源頭道理。便緊密也徒然不濟事。何況慢慢地。便全然是空。如今拽轉亦快。如船逆風吹向別處去。若得風翻轉。是這一截不問甚麼物色。一齊都拽轉。若不背轉時。一齊都不轉。見說毋不敬。便定著毋不敬。始得見說思無邪。便定著思無邪。始得書上說毋不敬。自家口說毋不敬。身心自恁地意慢放肆。詩上說思無邪。自家口說思無邪。心裏卻胡思亂想。這不是讀書。口即是心。心即是口。又如說是容重。須著重。是天理合下付與自家。便當重。自家若不重。便自壞了天理。手容恭。須著恭。是天理合下付與自家。便當恭。自家若不恭。便自壞了天理。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直。坐容正。云云。把聖賢說話將來學。便是要補填得元初底教好。又如說。非禮勿視。自是天理付與自家。便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自是天理付與自家。一箇口。不會教自家言非禮。縱言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言。自是天理付與自家。一箇口。不會教自家動非禮。縱動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動。自是天理付與自家。一箇口。不會教自家動非禮。縱動非禮。便不是天理。

賀孫請問語聲末後低。先生不聞。因云。公仙鄉人。何故聲氣都恁地。說得箇起頭。後面懶將去。孔子曰。聽其言也厲。公只管恁地。下梢不好。見道理不分。將漸入於幽暗。含含糊糊。不能得到正大光明之地。說話須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要見得是非。

先生問時。觀書如何。時舉自言。常苦於蠶率。無精密之功。不知病根何在。曰。不要討甚病根。但知道蠶率。便是病在這上。便更加子細。便了。今學者。亦多來求病根。某向他說。頭痛。頭痛。頭痛。病在這上。只治這上便了。更別討甚病根也。

早拜。先生說。諸友相聚已半年。光陰易過。其間看得文義分明者。所見亦未能超詣。不滿人意。兼是為學。須是自己分上做工夫。有本領。方不作為。若無存養。儘說得明。自成兩片。亦不濟事。況未必說得明乎。要須發憤忘食。痛切去做。身分上工夫。莫在荏苒歲月。可惜也。是日間時舉看詩外。別看何書。時舉答。欲一面看近思錄。曰。大凡為學。有兩樣。一者是自下面做上去。一者是自上面做下來。自下面做上去者。便是就事上旋。循循道理。湊合將去。得到上面極處。亦只一理。自上面做下來者。先見得箇大體。卻自此而觀事物。見其莫不有箇當然之理。此所謂自大本而推之遠道也。若會做工夫者。須從大本上理會。將去便好。此說某不欲說與人。卻恐學者聽去。便做虛空。認了。問。早上開先生賜教云。諸生工夫。不甚超詣。時舉退而思之。不知如何便得超詣。曰。只從大本上理會。亦是逐旋去。自會超詣。且如今學者考理。一如在淺水上撐船相似。但覺辛苦。不能向前。須是從上面放得些水來添。便自然撐得動。

不用費力。滔滔然去矣。今有學者。在某門者。其於考理。非不精當。說得來。置水不瀾。直是理會得好。然所為。卻顛倒錯繆。全然與所知者相反。今世俗人。往往有全曉不得者。他之所說。非不精明。然所為。背馳者。只是不曾存源頭上用力故也。往往他一時明敏。隨處理會。便自曉得分明。然源頭上。不曾用力。只是徒然耳。時舉因云。如此者。不是知上工夫。乃是行上全然欠耳。曰。也緣知得不實。故行得無力。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沈潛思。又曰。讀書如鍊丹。初時烈火。鍛鍊然後漸漸慢火。資又如煮物。初時烈火。資了。卻須慢火。資讀書初勤敏。著力子細窮究。後來卻須緩緩溫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

學問亦無箇一超直入之理。直是銖積寸累。做將去。某是如此。喫辛苦。從漸做來。若要得知。亦須是喫辛苦了。做不是。可以坐談。僥倖而得。

於今為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有見處。尊所聞。行所知。則久久自有至處。若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特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自有撞著處。公既年高。又做這般工夫。不得。若不就此上面著緊用工。恐歲月悠悠。竟無所得。

某嘗喜那鈍底人。他苦是做工夫。透徹時。極好。卻煩惱那敏底人。只是略略看過。不曾深去思量。當下說也。理會得。只是無滋味。工夫不耐久。如莊仲便是如此。某嘗煩惱這件底。少聞不濟事。敏底人。又卻要做那鈍底工夫。方得。

問。色容莊。持久甚難。曰。非用功於外也。心虛而容莊。問。若非聖人。說下許多道理。則此身四肢耳目。更無安頓處。曰。然。古人固嘗言之。非禮。則耳目手足無所措。

讀書之法。既先識得他外面一箇皮殼了。又須識得他裏面骨髓。方好。如公看詩。只是識得箇模樣如此。他裏面好處。全不見得。自家此心。都不曾與他相黏。所以耗燥無汁。漿。如人開澗而無水。如此讀書。何益。未論詩。古人書。且如一近世名公詩。須也知得他好處。如何知得他好處。亦須吟哦諷詠。而後得之。今人都不曾識。好處也不識。不好處也不識。不好處以為好處。好者亦未必以為好也。其有知得某人詩好。某人詩不好者。亦只是見已前人如此說。便承虛接響。說取去。如接子看戲相似。見人道好。他也道好。及至問著他。那裏是好處。元不曾識。舉世皆然。只是不曾識。讀後自然見得。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今公讀二南了。還不能正牆面而立否。意思都不曾相黏。濟得甚事。前日所舉韓退之。蘇明允。二公論作文處。他都是下這般工夫。實見得那好處。方做出這般文章。他都是將三代以前文字。熟讀後。故能如此。如向者。呂子約書來說。近來看詩。甚有味。錄得一册來。書是寫他讀詩有得處。及觀之。盡是說詩序。如關雎。只是說一箇后妃之德也。為甚。只是說得箇后妃之本。與化天下以婦道也。自關關雎鳩。葛之覃兮。已下。更不說著。如此讀詩。是讀箇甚麼。呂伯恭大事。

朱子語類輯略 卷之五

紀亦是如此。蓋是編排詩序書序在上面。他們讀書。盡是如此草草。以言事則不實。以立辭則害意。郭得元告行。先生曰。人若於日間。閒言語。省得一兩句。問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讀得書。人若逐日無事。有見成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大凡人須是存得此心。此心既存。則雖不讀書。亦有一箇長進處。後一放。則放下書冊。便其中無一點學問氣象。道夫曰。心不存。雖讀萬卷書。亦何所用。曰。若能讀書。就中卻有商量。只他連這箇也無所以無進處。

道夫辭拜還侍。先生曰。更硬著脊梁骨。怒實有志。而又才敏者。可與為學。道夫曰。苟怒實有志。則剛健有力。如此。雖愚必明矣。何患不敏。曰。要之。也是恁地。但怒實有志者。於今實難得。

### 朱子語類輯略卷之六

訓門人

談於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卻知用力克除。覺方寸彙者。頗勝前日。更當如何。曰。此只是強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不知也。問。五峰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須這理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飢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欲。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尋著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得名義。儘分曉。畢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有用工夫處。蓋天理在人。互萬古而不泯。甚如何。蔽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沙礫中。零星星星。逐時出來。但只於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簇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靡。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充長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闢。縱一時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意。後別尋一箇道理。主執而行。才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如一件事。見得如此。為是。如此。為非。使從是處行將去。不可只恁休。誤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孟子說牛山之木。既曰。若此其濯濯也。又曰。萌蘗生焉。既曰。且盡。亡。又曰。夜氣所存。如說求放心。既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為這道理。根於一性者。渾然

至善。故發於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誠得。雖至惡人。亦只思他。頑然不知省悟。若心裏稍稍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禽獸者。幾希。庶民於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著這些子。存。只是存著這些子。學者所當深察也。誤再三稱贊。先生曰。未可如此。便做領略過去。有些說話。且留在曾次。烹治餼餼。教這道理成熟。若只一時以為說得明白。便道是了。又恐只做一場話說。

寒泉之別。請所以教。曰。議論只是如此。但須務實。請益。曰。須是下真實工夫。未幾。復以書來。曰。臨別所說。務實一事。途中曾致思否。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不可不知也。

既受詩傳。併力鈔錄。頗疏侍教。先生曰。朋友來此。多被册子困。倒反不曾做得工夫。何不且過此說話。彼皆紙上語。爾有所面言。資益為多。又問。與周茂元同邸。所論何事。曰。周宰云。先生著書。立言義理精密。既得之熟讀深思。從此力行。不解有差。曰。周宰才質甚敏。只有些疏。不肯去細密處求。說此便可見。載之前。縱說得甚分明。那似當面議論一言半句。便有通達處。所謂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說到透徹處。何止十年之功也。

問。未知學問。知有人欲。不知有天理。既知學問。則克己工夫。有著力處。然應事接物之際。苟失存主。則心不在焉。及既知覺。已為開斷。故因天理發見。而收合善端。使成片段。雖承見教如此。而工夫最難。曰。此亦學者常理。雖顏子亦不能無開斷。正要常常點檢。力加持守。使動靜如一。則工夫自然接續。問。中庸或問。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以理之實而言也。不誠無物。以此心不實而言也。謂此心不存。則見於行事。雖不悖理。亦為不實。正謂此歟。曰。大學所課。知至意誠者。必須知至。然後能誠其意也。今之學者。只說操存。而不知講明義理。則此心憤憤何事於操存也。某嘗謂誠意一節。正是聖凡分別關鍵。去處若能誠意。則是透得此關。後滔滔然自在。去為君子。不然。則崎嶇反側。不免為小人之歸也。致知所以先於誠意者。如何。曰。致知者。須是知得盡。尤要親切。尋常只將知至之至。作盡字說。近來看。得合是作切至之至。知之者。切。然後貫通得誠意底意思。如程先生所謂真知者是也。

日同舜。躬游屏山。歸因說山園甚佳。曰。園雖佳。而人之志則荒矣。

魏元壽問大學。先生因云。今學者不會看文章。多是先立私意。自主張已說。只借聖人言語。做起頭。便把自己意。接說將去。病痛專在道。上。不可不戒。又云。近有一學者來。欲說盡極。某令他說。都不相近。只做一个箇大中字說了。便更無可說處。不知自孔孟以後。千數百年。閒讀書底。更不仔細。把聖人言語。略思量。看是如何。且人一日。閒。此心是起多少私意。起多少計較。都不曾略略回心轉意。去看。把聖賢思量。不知是在天地間。做甚麼也。

天下無不可說底道理。如為人謀而忠。朋友交而信。傳而習。亦都是眼前底事。皆可說。只有一箇熟處說不得。除了熟之外。無不可說者。未熟時。頓放這裏。又不穩帖。拈放那邊。又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裏更著力。始得到那熟處。頓放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顛八倒。無不是。所謂居之安。則資之深。



資之深。則左右逢其原。譬如梨、柿、生時酸澀。喫不得。到熟後。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閒。

講究義理。不下得工夫。也不得。如舉業。不下得工夫。也不解精。老蘇年已壯。方學文。煞用力。到所謂若人之言。固當然者。這處便是悟。做文章合當如此。亦只是熟便如此。恰如自家們講究義理。到熟處。悟得爲人父。確然是止於慈。爲人子。確然是止於孝。

諸友問疾。請退。先生曰。堯卿安。卿且坐。相別十年。有甚大頭項工夫。大頭項疑難。可商量處。潘曰。數年來。見得日用閒大事小事。分明件件都是天理流行。無一事不是合做底。更不容換推閃避。撞著這事。以

理斷定。便小心盡力做到尾去。兩三番後。此心磨刮出來。便漸漸堅定。雖有大底。不見其爲大。難底不見其爲難。至礪礪。至勞勞。不見其爲礪礪。勞勞。橫逆境界。不見其有憾恨底意。可愛羨難割捨底。不見其有黏滯底意。見面只是理。覺如水到船浮。不至有甚慳澀。而夫子與點之意。顏子樂底意。漆雕開信底意。中庸鸞飛魚躍底意。周子酒器。及程子活潑潑底意。見都在面前。真箇是如此。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無一節文非天理流行。易三百八十四爻時義。便是就日用上剖析箇天理流行底條目。前聖後哲。都是一揆。而所以爲此理之大處。卻只在人倫。而身上工夫切要處。卻只在主敬。敬則此心常惺惺。大綱卓然不昧。天理無時而不流行。而所以爲主敬工夫。直是不可少時放斷。心常敬則常仁。先生曰。恁地說。也容易久之。曰。只恐勞心落在無涯可測之處。因問向來所呈與點說一段。如何。曰。某平生便是不愛人說此話。論語一部。自學而時習之。至堯曰。都是做工夫處。不成只說了與

點。便將許多掉了。聖賢說事。親便要如此。事君便要如此。事長便要如此。言便要如此。行便要如此。都是好用工夫處。通貫浹洽。自然見得在面前。若都掉了。只管說與點。正如喫飽頭。只撮箇尖處來喫。下面餛飩許多滋味。都不見。向來此等無人曉得。說出來也好。今說得多了。都是好笑。不成模樣。近來覺見說這樣話。都是閒說。不是真積實見。昨廖子晦亦說與點及鬼神。反覆問難。轉見支離。沒合殺了。聖賢教人。無非下學工夫一貫之旨。如何不使說與曾子。直待他事事都曉得。方說與他。子貢是多聰明。到後來方與說。女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此意是如何。萬理雖只是一理。學者且要去萬理中。千頭百緒都理會。四面湊合來。自見得是一理。不去理會那萬理。只管去理會那一理。說與點。顏子之樂。如何。程先生語錄事。事都說。只有一兩處說。此何故說得恁地少。而今學者何故說得恁地多。只是空想像。程先生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恐人不曉栽培。更說。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呂晉伯問伊川。語孟且將緊要處理會。如何。伊川曰。固是好。若有所得。終不淡洽。後來曾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聖賢立言垂教。無非著實。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如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如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等類。皆一意也。大抵看道理。要得寬平廣博。平心去理會。若實見得。只說一兩段。亦見得許多道理。不要將一箇大

底言語。都來實了。其閒自有輕重。不去照管。說大底。說得太大。說小底。又說得都無巴鼻。如昨日說破斧詩。恐平日恁地任用心處多。潘曰。昨聞先生教誨。其他似此樣處。無所疑矣。曰。學問不比做文字。不好便改了。此卻是分別善惡。邪正。須要十分是當。方與聖賢契合。如破斧詩。恁地說也不錯。只是不好說得。一角不落正腔。真鳴。若恁地看。道理淺了。不濟事。恰似撐船。放淺處。不向深流。運動不得。須是運動游泳於其中。潘曰。聖人千言萬語。都是日用閒本分合做底工夫。只是立談之頃。要見總會處。未易以一言決。曰。不要說總會。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文便是。要一用。到自得。方是總會處。如顏子克己復禮。亦須

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深造以道。便是一用。到自得。方是總會處。如顏子克己復禮。亦須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不成只守箇克己復禮。將下面許多都除了。如公說。易。只是大綱說箇三百八十四爻。皆天理流行若如此。一部周易。只一句便了。聖人何故作許多。十翼從頭說。大哉乾元。云云。至哉坤元。云云。聖賢之學。非老氏之比。老氏說。通於一。萬事畢。其他都不說。少閒。又和那一都要無了。方好。學者固是要見總會處。而今只管說箇總會處。如與點之類。只恐孤單沒合殺。下梢流入釋老去。如何會有詠而歸底意思。

晚再入臥內。追慕曰。適聞蒙先生痛切之誨。退而思之。大要。下學而上達。下學而上達。固相對是兩事。然下學。當大段多著工夫。曰。聖賢教人。多說下學事。少說上達事。說下學工夫。要多多也。好。但只理會下學。又局促了。須事事會過。將來也要知箇貫通處。不要理會下學。只理會上達。即都無事可做。恐孤單枯淡。程先生曰。但是自然。更無玩索。既是自然。便都無可理會了。譬如耕田。須是下了種子。便去耘鋤。澆灌。然後到那熟處。而今只想象那熟處。卻不曾下得種子。如何會熟。如一以貫之。是聖人論到極處了。而今只去想像那一不去理會那實。譬如討一條錢。索在此。都無錢可穿。又問。爲學工夫。大要在身。則有箇心。心之體爲性。心之用爲情。外則目視耳聽。手持足履。在事。則自事親。事長。以至於待人接物。酒掃應對。飲食寢處。件件都是合做工夫處。聖賢千言萬語。便只是其中細碎條目。曰。講論時。是如此。此講論做工夫時。須是著實去做。道理聖人都說盡了。論語中有許多詩書。有許多須是一一與理會過。方得程先生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如何而爲孝。如何而爲忠。以至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都逐一理會。不只是一箇一便都了。胡叔器因問。下學。莫只是就切近處求否。曰。也不須恁地揀事。到面前。便與他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章。便與他理會第一章。讀第二章。便與他理會第二章。今日攬著這事。便與他理會這事。明日攬著那事。便與他理會那事。萬事只是一理。不成只揀大底底理會。其他都不管。譬如海水。一湧一曲。一洲一渚。無非海水。不成道大底是海水。小底不是。程先生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只窮得一理便到。但積多後。自當豁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卻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且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槩可曉了。某在漳州。有訟田者。契數十本。自崇事起來。

事証難考，其人將正契藏了，更不可理會。某但索四呼衆哭，比驗，四至昭然。及驗前後所斷情偽，更不能逃。又說：常有一官人，斷爭田事，被某撥了案，其官人卻來那處處考出窮理，亦只是如此。

先生召諸友至臥內曰：安卿更有甚說話？曰：兩日思量爲學道理，日用間做工夫，所以步步編密者，蓋緣天理流行平日用之，千條萬緒無所不在，故不容有所欠缺。若工夫有所欠缺，便於天理不湊，若日也是如此。天理只在事物之中，做工夫須是密，然亦須是那疏處做向密，又就那密處放鬆開，若

只拘要那編密處，又卻局促了，開放開底樣子如何？亦只是見得天理是如此，人欲是如此，便做將去。李丈說：塵俸甚有云，無時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曰：不如此，也不得，然也不須得戒謹恐懼說得太重，也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令人只見他說得此箇字，便作臨事驚恐着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會子亦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握去。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在，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於衆人，所以異於賢人，亦只是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常謂人無有極則處，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謹恐懼，他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子思說：尊德性，又卻說道：問學，致廣大又卻說盡精微，極高明又卻說道：中庸，温故又卻說：知新，敦厚又卻說：崇禮，這五句是爲學用功精微全體說盡了。如今所說，卻只偏在尊德性上去，揀那便宜多底做，無道問學底許多工夫，恐只是占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一事不得，今人之患，在於徒務末而不究其本，然只去理會那本而不知會那末，亦不得。時變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若是少閒事勢之來，當應也只得應，若只是自了，便待工夫做得十分到，終不足以應變。到那時，卻怕人說道：不能應變，也牽強去應，應得便只成杜撰，便是人欲，又有誤認人欲作天理處，若應變不合義理，則平日許多工夫，依他都是錯了。吾友辭在這方，無師友講明，又不接四方賢士，又不知遠方事情，又不知古今人事之變，這一邊易得暗昧了，一日之間，事變無窮，小而一身有許多事，一家又有許多事，大而一國，又大而天下，事業

終皆自擠當，全無分文責備告弟之意，曰：此也是合做底。酒曰：到臨葬時，同居尊長，皆以年月不利爲說，若無所拘，但治墳事，則下一日爲之。曰：此樣天理，又是硬了。李丈曰：亦是尊長說得下，曰：幸而無齟齬耳，若有不能相從，則少加委曲，亦無妨。酒曰：大祥次日，族中尊長爲酒席之會，酒走避之。後來開尊長饋日相尋，又令人惶恐，如何？曰：不喫也好，然此亦無緊要。禮君賜之食，則食之，父之友食之，則食之，不避衆肉，某始嘗疑此，後思之，只是當時一食後，依舊不食爾父之友，既可如此，則尊長之命，一食亦無妨，若有酒禮，則辭。

是夜，再召諸友至臥內曰：君歸期不久，更有何較量？酒讀與點說曰：大槩都是亦有小小一兩處病，又讀塵俸書所難與點說，先生曰：有得有失，又讀酒所回塵俸書，先生曰：天下萬物當然之則，便是理，所以然底，便是原頭處。今所說固是如此，但聖人平日也不曾先說箇天理在那裏，方教人做去，只是未做工夫，不要先去討見天理，曰：畢竟先討見天理，立定在那裏，則心意便都在上面，行易得將下面許多工夫，放緩了。孔門惟顏子，曾子，漆雕開曾點，見得這箇道理，分明顏子固是天資高，初問，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亦自討頭不著，從博文，約禮，做來欲罷不能，路吾才，方見得，如有所立，卓爾向來髣髴，到此都合緊了。曾子初亦無討頭處，只管從下面排來，推去，推到十分處，方悟得一貫。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斯是何物，便是他見得箇物事，曾點不知是如何，合下便被他掉見得箇物事，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方是程先生恁地說，漆雕開較靜，曾點較明爽，亦未見得他無下學工夫，亦未見得他合

到一，是從上見得，子貢亦做得七八分工夫，聖人也要喚醒他，喚不上，聖人不是不說道道理，也不是便說這道理，只是說之有時，教之有序。子晦之說無頭，如吾友所說，從原頭來，又卻要先見箇天理在前面，方去做。此正是病處。子晦疑得也是，只說不出，吾友合下來說話，便有此病，是先見有所立卓爾，然後博文約禮也。若把這天理不放下相似，把一箇空底物，放這邊也，無頓處，放那邊也，無頓處，放道邊也，恐顛破，放那邊也，恐顛破，這天理說得濶濶，似一塊水銀滾來滾去，捉那不著，又如水，不沿流遡源，行下便要尋其源，整來整去，終是歸不得。下學上達，自有次第，致知又有多少次第，力行又有多少次第。酒曰：下學中，如致知時，亦有理會那上達底意思否？曰：非也。致知，今且就這事上理會箇合做底，是如何少閒，又就這事上思，這合做底，因甚是他，便見得這道理合做地，又思量箇甚道理合做地，便見得這事道理原頭處，這事都如此理會，便得件件知得箇原頭處。若件件都知得箇原頭處，湊來便成一箇物事否？曰：不怕不成一箇物事，只管逐件恁地，去千件成千箇物事，萬件成萬箇物事，將開自然，撞著成一箇物事，方如水到船浮，而今且去放下此心，平平恁地做，把文字來平看，不要得高第一番，且平看那一重文義，是如何，第二番又揭起第一重看，那第二重是如何，第三番又揭起第二重看，那第三重是如何，看來看去，二十番，三十番，便自見得這道理有穩處，不可才

看一段便就這一段上要思量到極處見原頭處如天命之謂性初且恁地平看過去使看下面率性之謂道若只反這天命之謂性一句便無工夫看率性之謂道了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且平看過若便看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若只反這未發之中便又無工夫看中之和了又曰聖人教人只是一法教萬民及公卿大夫士之子皆如此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初亦只有兩句後來又就父子有親裏面推說許多君臣有義裏面推說許多而今見得有親有義合恁地又見得因甚有親因甚有義道理所以合恁地節節推上去便自見原頭處只管恁地做工夫做得合殺便有采又曰聖人教人只是說下面一截少開到那田地又換上些子不曾直說到上面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做得許多仁自在其中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又且游於藝不成只一句便了若只一句便了何更用許多說話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聖人何故不存這一句餘都刪了何故編成三百篇方說思無邪看三百篇中那箇事不說出來又曰莊周列禦寇亦似曾點底意思他也專學老子吾儒書他都看來不知如何被他掉見這箇物事便放浪去了今禪學也是恁地又曰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三子者是丘也向見眾人說得玄妙程先生說得繁後來子細看方見得眾人說都似禪了不似程先生說得穩

問前夜承教誨不可先計見天理私心更有少疑蓋一事各有一箇當然之理真見得此理則做此事便確定不然則此心未稍又會變了不審如何曰道自是一事之理前夜所說只是不合要先見一箇確論大底物擺在這裏方就這裏放出去做那萬事不是於事都不顧理一向只行而已事親中自有箇事親底道理事長中自有箇事長底道理道事自有箇道理那事自有那箇道理各理會得透則萬事各成箇道理四面湊合來便只是一箇渾渾淪淪道理而今先去理會那不去理會那貫將尾作頭將頭作尾沒理會了曾子平日工夫只先就貫上事去做去到極處夫子方喚醒他說我這道理只用一箇去貫了曾子便理會得不是只要抱一箇渾渾淪淪物事教他自流出來

濱有問目段子先生讀畢曰大槩說得也好只是一樣意思又曰公道說道理只要撮那頭一段尖底末梢便要到大而化之極處中間許多都把做查滓不要理會相似把箇利刀截斷中間都不用了這箇便是大病曾點雖未開不曾見他做工夫處不知當時如何被他這見這道理然就二人之中開卻是要做工夫吾斯之未能信斯便是見處未能信便是下工夫處曾點有時是他做工夫但見得未定或是他天資高後被他瞥見這箇物事亦不可知雖是恁地也須低著頭聽從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底做工夫攪貼起來方實證驗出來方穩不是懸空見得便了博學審問五者工夫終始離他不離只見得後做得不費力也如曾子平日用工極是子細每日三省只是忠信傳習底事何曾說著一貫曾子問一篇都是問喪祭禮禮微細處想禮人平日已說底都一一理會了只是禮禮未說也須逐一問過一貫之說夫子只是提提醒他縱未便曉得且放緩亦未緊要待明日更一提之只是會子當下便曉得何曾只管與他說如論語中百句未有數句說說孟子自得之說亦只是說一番何

曾全篇如此說今卻是懸虛說一箇物事不能得了只要那一去貫不要從貫去到那一如不理會散錢只管要去討索去穿如此則中庸只消天命之謂性一句及無聲無臭至矣一句便了中間許多達孝達德九經之類皆是纏連都掉卻不能耐煩去理會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只將一箇道理都包了更不用理會中間許多節目今須是從頭平心讀那書許多訓話名物度數一一去理會如禮儀須自一二三四數至於三百威儀須自一百二百三百數至於三千逐一理會過都恁地通透始得若只是懸懸虛不已恰似村道說無宗旨底禪樣翻地說去也得將來也解做煩煩時也有舍利只是不濟得事又曰一底貫貫底都只是這箇道理如將一貫已穿底貫與人及將一貫散錢與人只是一般都用得不成道那散錢不是錢

問氣弱膽小之病曰公只去做工夫到理明而膽自強而膽自大矣  
諸友入侍坐定先生自涪中前說曰若把這些子道理只管守定在這裏則相似山林苦行一般便都無事可做了所謂潛心大業者何有哉潛曰已知病痛大段欠了下來學工夫曰近日陸子靜門人寄得數篇詩來只將顏淵曾點數件事重說其他詩書禮樂都不說如吾友下學也只是揀那尖利底說龜龜底都掉了今日下學明日便要上達如孟子從梁惠王以下都不說只揀告子盡心來說只消此兩篇其他五篇都刪了緊要便讀問便便底不讀精底便理會龜龜底不讀自是要讀恁地揀擇不得如論語二十篇只揀那曾點底意思來讀如要讀龜龜底都要讀單單說箇風乎舞雩詠而歸只做箇四時景致論語何用說許多事前日江西朋友來問要尋箇樂處某說只是自去尋尋到那極苦處便是好消息人須是尋到那意思不好處這便是樂底意思來卻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而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去理會不要把他做差異看了龜龜底底理會細底做細底理會不消得揀擇論語孟子恁地揀擇了史書及世間雜書如何地看得

諸友指退先生留滯獨語曰何故無所問難潛曰數日承先生教誨已領大意但當歸去作工夫曰此別定不再相見潛問曰已分上事已理會但應變處更望提誨曰今日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關着心曾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尋便要討尋今也須如僧家行腳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備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開門獨坐便了便可以為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不關門獨坐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箇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有九經便要理會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視聽言貌思極至於天人之際以人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稽之於卜筮驗之於庶徵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那裏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蓋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理會得熟時道理便在上而又如律歷

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箇規模大槩。道理方波洽通。若只守箇些子。捉定在那裏。把許多都做開事。便都無事了。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人教人。要博學。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卻是逐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箇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被自家見了。今公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地樣子。便要通那萬事。不知如何得。率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須撒開心智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箇父子。夫婦。兄弟。才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已繁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這裏面。又煞多事。事事都合講過。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說。如吾友於己。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與公。又可惜了。他人於己。分上。不曾見得。況而觀萬事。固是不得。而今已有箇本領。卻只捉定這些子便了。也不得。如今只是持敬收拾身心。日用要合道理。無差失。此固是好。然出而應天下事。應這事時。應那事。又不得。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大學首便說格物。致知。為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格。無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誠。心正。身修。推而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無障礙。

消稟曰。伏承教誨。深覺大欠下學工夫。恐遐僻僻。孤陋寡聞。易致差迷。無從就正。望賜下學說一段。以為朝夕取準。曰。而今也不要先討差處。待到那差地頭。便旋旋理會。下學只是放闊去做。局棍在那一隅。便窄狹了。須出四方游學。一遭。這朋友處。相聚三兩月。日看如何。又那朋友處。相聚三兩月。日看如何。胡叔器曰。游學四方。固好。恐又隨人轉了。曰。要我作甚。不合便去。若恁地隨人轉。又不如只在風裏。孤陋寡聞。

先生饒席酒五行。中筵親酌一杯。勸李丈云。相聚不過如此。退去反而求之。次一杯。與酒曰。安卿。更須出來行一遭。村裏坐。不覺壞了人。昔陳了翁說。一人棋甚。河或適之入京。參國手。日久在側。並無所教。但使之隨行。攜棋局而已。或人詰其故。國手曰。彼棋已精。其高著已盡。識之矣。但低著未會識。教之隨行。要都經歷一過。

安卿問。先生前日與廖子晦書云。道不是有箇物事。閃閃燦燦。在那裏。固是如此。但所謂操則存。舍則亡。畢竟也須是有箇物事。曰。操存只是教你收斂。教你心莫胡思亂量。幾會捉定有箇物事在那裏。又問。顧說天之明命。畢竟是箇甚麼。曰。此只是說要得道理在面前。不被物事遮障了。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皆其倚於衡。皆只是見得理如此。不成別有箇物事。光燦在那裏。觀審須寬心平易看。先見得大綱道理了。然後詳究節目。公今如人入大屋。方在一重門外。裏面更有數重門。未入未見。便要說他房裏事。如何得。

人須打疊了心。下開思慮。虛如心中紛擾。雖求得道理。也沒頓處。須打疊了後。得一件。方是一件。兩件方是兩件。公看文字仔細。卻是急性。太忙逼。都亂了。又是硬鑽。緊求道理。不能平心易氣看。且用認得。定用玩味。寬看。

凡人謂以多事廢讀書。或曰。氣質不如人者。皆是不責志而已。若有志時。那問他事多。那問他氣質不美。又曰。事多質不美者。此言雖若未是。太過。然即此可見其無志。甘於自暴自棄。過就大焉。真箇做工夫。便自不說此話。

張卿問。不知某之主。一如何。曰。凡人須自知。如己喫飯。豈可問他人飢飽。又問。或於無事時。更有思量否。曰。無事時只是無事。更思箇甚。然人無事時。少有事時多。才思便是有事。張卿曰。靜時多為思慮紛擾。曰。此只為不主。一人心皆有此病。不如此將讀書程課。繁縛此心。遂旋行。到節目處。自見功效。淺深。大凡理只在人心。不在外面。只為人役。役於不可必之利名。故本原因有者。日加昏蔽。豈不可惜。張卿欲類仁說看。曰。不必錄。只識得一處。他處自然如破竹矣。

問。反其性如何。曰。只吾友會道箇反時。此便是天性。只就此充之。別無道理。滕文公繼問孟子。孟子便道。性善。自今觀之。豈不顯等。不知此乃是自家屋裏物。有甚過當。既立得性了。則每事檢點。視事之來。是者從之。非者遠之。此下文甚長。且於根本上用工。夫。既尚留此。便宜審觀自見。

近日學者讀書。六經皆云。通及問之。則往往失對。只是當初讀時。縛過了。孟子曰。仁在乎熟。吾友更詳思之。大抵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孔門學者。於聖人。縱問仁。問知終身事業。已在此。今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卻無落泊處。此不熟之故也。昔五峰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讀論語。五峰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為緊要。龜山曰。事事緊要。看此可見。

語次。因道某平日讀書。不識盜徑。枉費心力。適得先生開諭。方知趨向。自此期早夜孜孜。無負教誨。曰。吾友既如此說。須與人作樣子。第一下工夫。莫草略。研究一章義理。已得。方別看一章。近日學者。多緣草略過了。放下稍價。棄無去處。一齊棄了。大凡看書。則心緒。看書細。則心細。若研窮不熟。得些義理。以為是。亦得。以為非。亦得。須是見得差之毫釐。纒以千里方可。

人在官。固當理會官事。然做得官好。只是使人道是一好官人。須講學。立大本。則有源流。若只要人道是好官人。今日做得一件。明日又做一件。卻窮了。德粹云。初到明州。問為學於沈叔晦。叔晦曰。若嬰讀書。且於婺源山中坐。既在四明。且理會官事。先生曰。縣尉既做了四年。騰德粹原不曾理會。謂率性之謂道也。只是這箇道理。不可須臾離。也只是這箇道理。見得是自家合當做底。便做將去。不當做底。斷不可做。只是如此。又曰。經書中所言。只是這一箇道理。都重三疊四說。在裏只是許多頭面。出來。如語孟所載。也只是這許多話。一箇聖賢出來。說一番。一箇聖賢又出來。從頭說一番。如書中。

堯之所說也。只是這箇舜之所說也。只是這箇禹。武所說也。只是這箇。又如詩中周公所贊頌文武之盛德。亦只是這箇。便若桀紂之所以危亡。亦只是反了這箇道理。若使別撰得出來。古人須自撰了。惟其撰不得。所以只共這箇道理。

問。倪未識下手工夫。曰。舉業與這箇道理。一似箇藏子。做舉業只見那一邊。若將此心推轉。看這一箇極易。孟子云。古人修其天爵。而今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又將起扇子云。公只是將那頭放重。這頭放輕了。便得。若兩頭平也不得。

問。每日暇時。略靜坐以養心。但覺自然紛起。要靜越不靜。曰。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不思。只是不可胡亂思。緣著箇要靜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慮。且不要恁地拘逼他。須自有寧息時。又曰。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

壽昌問。鸞飛魚躍。何故仁便在其中。先生良久微笑曰。公好說禪。這箇亦略似禪。試將禪來說看。壽昌對不敢曰。莫是雲在青天。水在瓶。鸞又不敢對曰。不妨試說看。曰。渠今正是我。我且不是渠。曰。何不道。我今正是渠。既而又曰。須將中庸其餘處。一一理會。令教子細。到這箇田地時。只恁地輕輕拈撥過。使自然理會得。更無所疑。亦不著問人。

先生顧壽昌曰。子好說禪。禪則未必是。然其所趣向。猶以為此是透脫生死底等事。其見識猶高於世俗之人。紛紛然抱頭聚議。不知是照證箇甚底事。

問。存心。多被物欲奪了。曰。不須如此說。且自體認自家心。是甚物。自家既不曾識得箇心。而今都說未得。緣識得不須操而自存。如水火相濟。自不相離。聖賢說得極分明。夫子說了。孟子恐後世不識。又說向裏。後之學者。依舊不把做事。更說甚閒話。孟子四端處。儘有可玩索。

先生問壽昌。近日教誥讀甚書。壽昌對曰。方伯誨教他。午前即理論語。仍聽講曉些義理。午後即念些蘇文之類。庶學作時文。先生笑曰。早開一服。並附湯。午後又一服。清涼散。復正色曰。只教讀詩書便好。

先生問壽昌。子好說禪。何不試說一上。壽昌曰。明眼人難瞞。先生曰。我則異於是。越明眼底。越當面瞞他。先生問壽昌。子見疏山有何所得。對曰。那箇且拈歸一壁去。曰。是會了拈歸一壁。是不會了拈歸一壁。壽昌對曰。總在裏許。然當時不曾放應。會先生為壽昌題手中扇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執筆視壽昌曰。會麼。會也不會。壽昌對曰。總在裏許。

欲速之患。終是有。如一念慮開便出來。如書欲都了之意。是也。先生謂陳廷秀曰。今只理會下手做工夫。莫問他氣稟與習。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莫做。一直做將去。那箇萬里不留行。更無商量。如今推說雖有許多般樣。到做處。只是是底便做。一任你氣稟物欲。我只是不恁地。如此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氣習不期變而變矣。

問。天理真箇難明。已私真箇難克。望有以教之。先生罵曰。公不去用力。只管說道是難。孟子曰。道若大路。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往往公亦知得這箇道理好。纔下手。見未有入頭處。便說道是難。而不肯用

力。所以空過了許多月日。可惜。公若用力久。亦自有箇入頭處。何患其難。李丈問。前承教。曰。據見定道理。受用。某日用間。已見有些落著。事來也應得去。不似從前走作。曰。日用間。問是如此。也須隨自家力量。成就去看如何。問。工夫到此。自是不能開斷得。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這箇工夫。常恁地。昔李初平欲讀書。漢溪曰。公老無及矣。只得某說與公。二年方覺悟。他既讀不得。書。漢溪說與他。何故必待二年之久。覺悟。二年中說多少事。想見事事說與他。不解。今日一說明。日便悟。頓成箇別等人。無此理也。公雖年高。更著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養。澆灌方得成。不成說道有那種子在此。只待他自然生根生苗去。若只見道理如此。便要受用去。則一日止如一日。一年只如一年。不會長進。正如菜子。無養去。培養無水去澆灌。也須是更將語。孟中庸大學中道理來。涵養。

傳誠至叔請教。曰。聖賢教人。甚分曉。但人不將來做。切己看。故覺得讀所做時文之弊。與這箇異。要之。只是這箇書。今人但見口頭道得。筆下去得。紙上寫得。以為如此便了。殊不知聖賢教人。初不知是而今所讀。亦自與自家不相干涉也。

問。公謹問。學者理會文字。又卻昏了。若不去看。恐又無路可入。曰。便是難。且去看聖賢氣象。識他一箇規模。若欲盡窮天下之理。亦甚難。且隨自家大小規模做去。若是逼切求益。亦害事。豈不是私意。李公謹問。讀書且看大意。有少室疑處。且放過。後來旋理會如何。曰。公合下便立這規模。便不濟事了。才恁地立規模。只是要箇箇小處曉不得。也終不見大處。若說空礙。到臨時十分不得。已只得且放下。如何先如此立心。

問。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在思量顏子樂處。先生疾言曰。不用思量。他只道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後見得那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理純熟。後不被那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卻索之於杳冥無朕之際。去何處討這樂處。將次思量得成病。

胡問。靜坐用工之法。曰。靜坐只是恁靜坐。不要開句當。不要開思量。也無法。問。靜坐時。思一事。則心倚靠。在事上。不思量。則心無所倚靠。如何。曰。不須得倚靠。若然。又是道家數出入息。目視鼻端白一般。他亦是心無所倚靠。故要如此倚靠。若不能斷得思量。又不如且恁地也無害。

某平生不曾懶。雖甚病。然亦一心欲向前做事。自是懶不得。今人所以懶。未必是其箇性弱。自是先前有畏事之心。纔一見事。便料其難。而不為。緣先有箇畏縮之心。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所為也。昌父云。某平生自覺血氣弱。日用工夫多。只揀易底事做。或向論人物。亦只取其與己力量相近者學之。自覺難處進步不得也。曰。便當這易處而益求其所謂難。因這近處而益求其所謂遠。不可只守這箇而不求進步。縱自家力量到那難處。不得不。然不可不勉。慕而求之。今人都是未到那做不得處。便是自懶。桂了。雖是怯弱。然豈可不向前求其難者。遠者。但求之無有不得。若真箇著力。求而不得。則無如之何也。趙曰。某幸聞諸老先生之緒言。竊知謹守。而不敢失墜。爾曰。固是好。但終非活法爾。

呂父辭請教曰當從實處做工夫。饒幹廷老問今之學者不是忘便是助長曰這只是見理不明耳理是自家固有底從中而出如何忘得使他見之之明如飢而必食渴而必飲則何忘之有知食而至於飽則止飲而至於滿腹則止又何助長之有此若其見理不明之病。

二彭初見問平居做甚工夫曰為科舉所牽自時文外不曾為學曰今之學者多如此然既讀聖人書當反身而求可也二公頗自言其居家實踐等事曰躬行固好亦須講學不講學遇事便有燥氣不自安處講學明則坦坦地行將去此道理無出聖人之言但當熟讀深思且如人看生文字與熟文字自是兩般既熟時他人說底便是我底讀其他書不如讀論語最要蓋其中無所不有若只躬行而不講學只是箇鶻突底人又曰論語只是箇玩珠子若子細理會煞有商量處。

語泉州趙公曰學固不在乎讀書然不讀書則義理無由明要之無事不要理會無書不要讀若不讀這一件便闕了這一件道理不理會這一件事便闕這一件事道理要他底須著些精彩方得然汎汎做又不得故程先生教人以敬為本然後心定理明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云云也是說說要人敬但敬便是箇緊要底道理非專是閉目靜坐耳無聞自無見不接事物然後為敬蓋齊收斂這心身不敢放縱便是敬嘗謂敬字似甚字恰與箇畏字相似。

問曾光祖曰公讀書有甚大疑處曰覺見持敬不甚安曰初如何便得安除是孔子方始恭而安今人平日恣地放肆身心一下自是不安初要持敬也須有些勉強但須覺見有些子放去便須收斂提撥起教在這裏常常相接久後自然又曰雖然這箇也恁地把握不得須是先理會得箇道理而今學問便只要理會一箇道理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有一箇物便有一箇道理所以大學之道教人去事物上逐一理會得箇道理若理會一件未得直須反覆推究窮行也思量坐也思量早上思量不得晚間又把出思量晚間思量不得明日又思量如此豈有不得底道理若只略略地思量思量不得便掉了如此千年也理會不得只管責道是自家魯鈍某常謂此道理無他只是要熟只是今日把來恁地看過明日又把來恁地看過看來看去少開自然看得或有看不得底少開遇著別事沒巴沒鼻也會自然觸發蓋為天下只是一箇道理。

程次卿自述向嘗讀伊洛書妄謂人當隨事而思視時便思明聽時便思聰視聽不接時皆不可有所思所謂思不出其位若無事而思則是紛紜妄想曰若開時不思量義理到臨事而思已無及若只塊然守自家箇軀殼直到有事方思開時都莫思量這卻甚易只守此一句足矣聖賢千萬萬在這裏何用如公所說則六經語孟之書皆一齊不消存得待以孔子之聖也只是好學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任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嘗師之有若說開時莫思則世上大事小事都莫理會如此卻都無難者事須先理會

知得了方做得行得何故中庸卻不先說篤行之卻先說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大學何故卻

不先說正心誠意卻先說致知是如何如何孟子卻說道誠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通辭知其所窮若如公說開時都不消思量季通問程君之意是如何曰他只要理會自家這心在裏面事至方思外面事都不要思量理會蔡云若不理會得世上許多事自家裏面底也怕理會不得曰只據他所見自守一箇小小偏枯底物事無緣知得大體因顧賀孫曰公鄉間陳叔向正是如此如他說話物云物是心須是格住這心致知如了了的當當知覺他所見既如彼便將聖賢說話都入他腔裏面不如此則他所學無據這都是不曾平心讀聖賢之書只把自家心下先頓放在這裏卻捉聖賢說話壓在裏面如說隨事而思無事不消思量聖賢自有如此說時節又自就他地頭說只如公說思不出其位也不如公說這字卻不是只守得這軀殼這字煞大若見得這意思天下甚麼事不關自家身已極而至於參天地贊化育也只是這箇心都只是自家分內事蔡云陸子靜正是不要理會許多王道夫乞朝廷以一監書賜象山此正犯其所忌曰因是蔡云若一向是禪時也終是高曰只是許多模樣是甚道理如此若實見得自家底分明看彼許多道理不待辨而明如今諸公說這道

箇也好某敢百日保其自見不曾分明如云洛底也是蜀底也是某定道他元不曾理會得如熙豐也不是元祐也不是某定保他自元不曾理會得如云佛氏也好老氏也好某定道他元不曾理會得莫見得自底分明是底直是是非非底直是非非那得恁地含糊胡怕觸著人這人也要周旋那人也周旋。

程又問某不是說道開時全不去思量意謂臨事而思如讀書時只思量遺書曰讀書時思量書學了策時都莫思量去行動時心下思量書都不得在這裏坐只思量這裏事移過那邊去坐便不可思量這裏事今日只思量今日事更不可思量明日事這不成說話試自去平心看聖賢書都自說得盡吳伯英問持敬之義曰且放下了持敬更須向前進一步問如何是進步處曰心中若無一事時便是敬江文卿博識羣書因感先生之教自答云某五十年前枉費許多工夫記許多文字曰也不妨如今若理會得道要緊處那許多都有用如七年十載積盛得榮了如今方點火燒。

周兄良問某平時所為把握這心教定一念忽生則道心返被他引去曰這箇亦只是認教熟熟了便不如此今日一念纔生有以制之明日一念生又有以制之久而後便無此理只是這邊較少那邊較多便被他勝了如一車之火以少水勝之水撲處滅滅而火又發矣又如弱人與強人相牽一般強人在門外弱人在門裏弱底不能勝便被他強底拖去了要得勝他亦只是將養教力壯後自然可以敵得他去非別有箇道理也只在自家心下有以處之耳。

諸生說書畢先生曰諸公看道理尋得一線子路脈著了說時也只是恁地但於持守處更須加工夫須是著實於行已上做得三兩分始得只恐說過不濟事周貴卿曰非不欲常常持守但志不能帥氣後臨事又移遷了曰只是亂道豈是由他自去正要待他去時撥轉來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止吾止也往吾往也。

朱子語類輯略 卷之六

吳濼直翁問學亦頗知自立而病猶多奈何曰未論病痛人必全體是而後可以言病痛譬如純是白物事而中有黑點始可言病痛公今全體都未是何病痛之可言設雖有善亦只是黑上出白點特其義理之不能已與氣質之或美耳大抵人須先要趨向是若趨向正底人雖有病痛也是白地上出黑點此特其氣質之偏未能盡勝耳要之白地多也趨向不正底人雖有善亦只是黑地上出白花卻成差事如孔門弟子亦豈能純善乎然終是白地多可愛也人須先要轉轉了自己趨向始得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既志於義理自是無惡雖有未善處只是過耳非惡也以此推之志於仁則無善矣蓋志在於利欲假有善事亦偶然耳蓋其心志念念只在利欲上世之志利欲與志義理之人自是不干事志利欲者便如趨邪路禽獸之徑志理義者便是趨正路鄉里如江德功吳公濟諸人多少是激惱人然其志終在於善世亦有一種不激惱人底又見人說道理他也從而美之見人非佛老他亦從而非之但只是胡亂順人情說而心實不然不肯真箇去做此最不濟事

先生語陳公直曰讀書且逐些子理會莫要攪動他別底今人讀書多是從頭一向看到尾都攪渾了林士謙初見問仁智自得處曰仁者得其為仁智者得其為智豈仁智之外更有自得公此問不成問且去將論語從學而時習讀起孟子將梁惠王讀起大學從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讀起中庸從天命之謂性讀起某之法是如此不可只箇中開一兩句來理會意脈不相貫

歸魯請讀何書曰公心放已久精神收拾未定無非走作之時且收斂精神方好商量讀書繼謂之曰玉藻九容處且去子細體認待有意思卻好讀書

先生謂鄭光弼子直曰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舊自家之德卻不是欲這邊讀得些子便做出那邊用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公今卻是讀得一書便做得許多文字馳騁跳躑心都不在裏面如此讀書終不干自家事又曰義利之辨正學者所當深知

韓唐傑問窮理持敬曰此事不用商量若商量持敬便不成持敬若商量窮理便不成窮理須令實理在題目之後

學者肯做工夫想是自有時然所謂時者不可等候只肯肯做時便是也今學者自不以爲飢如何強他使食自不以爲渴如何強他使飲

與馮德貞說爲己爲人曰若不爲己若做甚事都只是爲別人雖做得好亦不關己自家去從師也不是要理會身己自家去取友也不是要理會身己只是慢恁地只是要人說道也會如此要人說道好自家又識得甚麼人自家又有幾箇朋友這都是徒然說道看道理不會著自家身己如何會曉得世上如此爲學者多只若爲己底是如何他直是苦切事都是自家合做底事如此方可不如此定是不可今有人苦學者他因甚恁地苦只見這物事是自家合做底事如人喫飯是自家肚飢定是要喫又如人做家主要錢使在外而面方做計豈錢也要將歸這是爲甚如此只爲自家身上事若如此爲學如何會無所得

看文字不可過於疏亦不可過於密如陳德本有過於疏之病楊志仁有過於密之病蓋太謹密則少開看道理從那窮處去更插不入不若且放下放開闊看

看孫吉甫書見得是要做文字底氣習且如兩漢晉宋隋唐風俗何嘗有箇人要如此變來只是其風俗之變滾滾來去自然如此漢末名節之極便變作清虛底道理到得陳隋以後都不理會名節也不理會清虛只是和與做一般纖醜底文字君臣之間把這文字做一件大事理會如進士舉是隋煬帝做出來至唐三百年以至國初皆是崇尚文辭鄭子上問風俗滾滾來去如何到本朝程先生出來便理會發明得理實道理曰周子二程說得道理如此亦是上面諸公那趨將來當揚劉時只是理會文字到范文正孫明復石守道李太伯常夷甫諸人漸漸刊落枝葉務去理會政事思學問見於用處及胡安定出又教人作治事齊理會政事漸漸那得近裏所以周程發明道理出來非一人之力也

先生謂杜叔高曰學貴適用

李周翰請教歷年歲之高未免時文之累曰這須是自見得從小兒也須讀孝經論語來中間何故不教人如此曾讀書也須疑著某所編小學公且子細去看也有古人說話也有今人說話且看是如何古人都自少誦查好了後因說至善又問作時文先生曰讀書才說要做文字便此心便錯了若刺着得了到合說處便說不說處不說也得本來不是要人說得便了如時文也只不出聖賢許多說話翻騰出來且如到說忠信處他會說做好只是與自身全不相干因舉在漳州日詞訟說有一士人立庭下待詢問乃是要求從學居泉州父母遺學舉業乃厭彼要從學某以其非父母命令且歸去得請再來始無所礙然其有所見如此自別

### 朱子語類輯略卷之七

總訓門人其無名者亦錄其語

朋友乍見先生者，先生每曰：若要來此，先看茲所解書也。

世昌問：先生教人，有何宗旨？曰：某無宗旨，尋常只是教學者隨分讀書。

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若曉得義理，又肯記

得，固是好。若曉文義不得，只背得，少間不知不覺，自然相觸發，曉得這義理，蓋這一段文義，橫在心下，

自是放不得，必曉而後已。若曉不得，又記不得，更不消讀書矣。橫渠說：讀書須是成誦，今人所以不如

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古人記得，故曉得，今人固若記不得，故曉不得。緊要處，慢處，皆須成誦，自然曉得

也。今學者若已曉得大義，但有一兩處阻礙說不去，某這裏略些數句發動，自然曉得，今諸公恐不會

曉得，縱某多言何益，無他，只要熟看熟讀而已，別無方法也。

嘗見老蘇說他讀書，孟子論語，韓子及其他聖人之文，兀然端坐，終日以讀者十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

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猶未

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

矣。又韓退之答李翱，柳子厚答韋中立書，言讀書用功之法，亦可見。某嘗歎息，以為此數人者，但求文

朱子語類輯略 卷之七

一九九

朱子語類輯略 卷之七

1100

字言語聲響之工，用了許多工夫，費了許多精力，甚可惜也。今欲理會這箇道理，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乃不曾用得旬月功夫，熟讀得一卷書，只是汎然發問，臨時湊合，元不曾記得本文，及至問著，元不曾記得一段首尾，其能言者不過敷衍已說，與聖人言語初不相干，是濟甚事。今請歸家，正襟危坐，取大學論語中庸孟子，逐句逐字，分曉精切，求聖賢之意，切己體察，著己踐履，虛心體究，如是兩三年，然後方去尋師，證其是非，方有可商量，有可議論，方是就有道而正焉者。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己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為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會相干涉。

因言及釋氏，而曰：釋子之心，卻有用處，若是好叢林，得一好長老，他直是朝夕汲汲不捨，所以無有不得之理。今公等學道，此心安得似他，是此心元不曾有所用，逐日流蕩放逸，如無家之人，思量一件道理，不透，便觸掉放一壁，不能管得。三日五日，不知拈起，每日只是悠悠度日，說閒話，逐物而已。敢說公等無一日心在此上，莫說一日一時也，無莫說一時，頃刻也無悠悠漾漾，似做不做，從生至死，忽然無得而已。今朋友有誹謗不妄作者，亦是他資稟自如此，然其心亦無所用，只是開慢過日，或云須是汲汲曰：公只會說汲汲，元不曾汲汲，若是汲汲用功，底人自別，他那得工夫說閒話，精神懇切，無一時一息不在裏許，思量這一件道理，直是思量得徹底透然，無一毫不盡，今公等思量這一件道理，思量到半開不界便掉了，少間，又看那一件，那件看不得，又掉了，又看那一件，如此沒世不濟事。若真箇看得這一件道理透人，待這箇門路以之推他道理也，只一般，只是公等不曾通得這箇門路，每日只是在門外走，所以都無人頭處，都不濟事。又曰：學道做工夫，須是奮厲警發，恨然如有所失，不諱得則不休，如自家有一大光明寶鏡，被人偷將去，此心還肯放捨否？定是去追捕尋討，得了方休，做工夫亦須如此。

諸公來聽說話，某所說亦不出聖賢之言，然徒聽之，亦不濟事，須是使去下工夫始得。近覺得學者所以不成頭項者，只緣聖賢說得多了，既欲為此，又欲為彼，如夜來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實下工夫，見得真箇是敬，立則內直，義形而外方，道終身可以受用，今人卻似見得這兩句好，又見說克己復禮也好，又見說出門如見大寶也好，空多了，少間，卻不把捉得一項周全。

某嘗有話要與諸公說，只是覺次序未到，而今只是面前小小文義，尚如此理會不透，如何說得到其他事。這箇事，須是四方上下，小大本末，一齊貫穿在這裏，一齊理會過，其操存踐履處，固是緊要，不可開。至於道理之大原，固要理會，纔悉委曲處，也要理會，制度文為處，也要理會，古今治亂處，也要理會，精微大小，無不當理會，四邊一齊合起，功夫無些罅漏，東邊見不得，西邊須見得，這下見不得，那下須見得，既見得一處，則其他處亦可類推，而今只從一處去攻擊他，又不肯著力，濟得甚事。如坐定一箇地頭，而他支脚也須分布擺陣，如大軍斷殺相似，大軍在此，坐以鎮之，游軍依傍去別處遊截，須如此作工夫得，而今都只是悠悠，凝定這一路，略略拂過，今日走來，挨一挨又退去，明日亦是如此，都不肯抓著那痒處，何況更望指著痛處，所以五年十年，只是恁地全不見長進，這箇須是勇猛奮厲，直前不顧去做，四方上下，一齊著到，方有箇入頭。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這箇全要人自去做。

朱子語類輯略 卷之七

1101



孟子所謂亦秋只是爭這些子。一箇進前要做。一箇不把當事。某八九歲時讀孟子。到此未嘗不慨然奮發。以為爲學須如此做工夫。當初便有這箇意思。如此只是未知得那恭是如何著。是如何做工夫。自後更不肯休。一向要去做工夫。今學者不見有奮發底意思。只是如此悠悠地過。今日見他是如此。明日見他亦是如此。

因建陽士人來請問。先生曰。公們如此做工夫。大故費日子。覺得今年只似去年。前日只是今日。都無甚大發越底意思。這物事須教看得精透後。一日千里始得。而今都只汎汎在那皮毛上理會。都不曾抓著那痒處。辨得甚事做工夫。一似穿井相似。穿到水處。自然流出來不住。而今都乾燥。只是心不在。不曾著心。如何說道出去一日。便不肯做工夫。某常說。正是出去。路上好做工夫。且如出十里外。既無家事。又無應接人客。正好提撕思道道理。所以學貴時習。到時習自然說也。如今不敢說時習。須看那得見那物事。方能時習。如今都看不見。只是不曾入心。所以在窗下看。才起去便都忘了。須是心心念念在上。便記不得細注字。也須時時提起經正文在心。也爭事。而今都只在那皮毛上理會。盡不曾抓著痒處。若看得那物事熟時。少間自轉動不得自家腳才動。自然踏著那物事行。又云。須是得這道理入心。不忘了。然後時時以義理澆灌之。而今這種子只在地面上。不曾入地裏去。都不曾與土氣相接著。

學者悠悠。是大病。今說諸公都是進寸退尺。每日理會些小文義。都輕輕地拂過。不曾動得皮毛上。這箇道理規模大體。面闊須是四面去包括。方無走處。今只從一面去。又不曾著力。如何可得。且如會點漆雕開兩處。漆雕開事。言語少。難理會。會點漆底。須細看他是樂箇甚底。是如何地樂。不只是聖人說這箇事可樂。便信著他。原是自見得箇可樂底。依人口說不得。又曰。而今持守。便打疊教淨潔。看文字。須著意思。索應接事物。都要是當四面去討他。自有一面通處。又曰。如戰陳斯殺。播著鼓。只是向前去。有死無二。莫更回頭始得。

先生痛言諸生工夫悠悠云。今人做一件事。沒緊要底事。也著心去做。方始會成。如何悠悠會做事。且如好寫字底人。念念在此。則所見之物。無非是寫字底道理。又如買鳥學作詩。只思推敲兩字。在爐上坐。把手作推敲勢。大尹出。有許多車馬人從。渠更不見。不覺犯了節。只此推敲二字。計甚利害。他直待恁地用力。所以後來做得詩來。極是精高。今吾人學問。是大小大事。卻全悠悠。若存若亡。更不著緊用力。反不如他人做沒緊要底事。可謂倒置諸公切宜勉之。

某於相法。卻受苦硬清瘦底人。然須是做得那苦硬底事。若只要苦硬。亦不知爲學。何貴之有。而今朋友遠處來者。或有意於爲學。眼前朋友。大率只是據見走了。更不求進步。而今莫說更做工夫。只真箇看得百十字精細底。也不見有。或曰。今之朋友。大率多爲作時文。妨了工夫。曰。也不曾見做得好底時文。只是剗切亂道之文而已。若要真箇做時文底。也須深資廣取。以自輔益。以之爲時文。莫更好。只是讀得那亂道底時文。求合那亂道底試官。爲苟簡滅裂底工夫。他亦不會子細讀那好底時文。和時文。

也有時不子細讀得。某記少年應舉時。嘗下視那試官。說他如何曉得我底意思。今人並要去求合試官。越做得那物事低了。嘗見已相相識開作賦者。甚麼樣讀書。無書不讀。而今只念那亂道底賦。有甚見識。若見識稍高。讀書稍多。議論高。人豈不更做得好文字出。他見得底只是如此。遂互相做做。專爲苟簡滅裂底工夫。歎息久之。

呂父言。學者工夫多開斷。曰。聖賢教人。只是要教一箇開斷。因說學者工夫開斷。謂古山和尚。自言喫古山飯。阿古山矢。只是看得一頭白水帖。今之學者。卻不知他或問。向蒙見教。讀書須要涵泳。須要浹洽。因看孟子千言萬語。只是論心。七篇之書。如此看。是涵泳工夫。否。曰。某爲見此中人讀書。大段鹵莽。所以說讀書須當涵泳。只要子細看玩尋繹。令胸中有所得。兩如吾友所說。又覆貼一件意思。硬要差排。看書豈是如此。或曰。先生涵泳之說。乃杜元凱優而游之之意。曰。固是如此。亦不用如此解說。所謂涵泳者。只是子細讀書之異名。與人說話。便是難。某只是說一箇涵泳。一人硬來安排。一人硬來解說。此是隨語生解。支離延蔓。開說開講。少間展轉。只是添得多。說得遠。卻要做甚。若是如此讀書。如此聽人說話。全不是自做工夫。全無巴鼻。可知是使人說學是空談。此中人所謂。大率如此。好理會處不理會。不當理會處。卻支離去說。說得全無意思。

或問。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云。須是從裏面做出來。方得他外面如此。曰。公讀書。便是多有此病。這裏面又那得箇裏面做出來。底說話。只是居處時。使用恭。執事時。使用敬。與人時。使用忠。隨時隨事。處處體驗。不過只是如此說。大凡看書。須只就他本文看教。直截。切忌如此支離。敷衍。拖尾。不濟得事。要賢說話。那一句不直截。如利刀削成相似。難以孔子之語。渾然渾厚。然他那句語。更是斬截。若如公說一句。更用數十字去包他。則聖賢何不逐句上更添幾字。教他分曉。只看漢溪二程橫渠們說話。無不斬截有力。語句自是恁地重無他。所以看得如此寬緩無力者。只是心念不教。所以如此。緣心念不教。所以意思寬緩。都湊泊他那意思。不著說從別處去。須是整肅心念。看教他意思。嚴緊。說出來有力。四方八面。截然有界限。始得。如今說得如此支離。都不成箇物事。其病只在心念不整肅上。

讀書之法。只要落窠臼。今公們讀書。盡不曾落得那窠臼。只是走向外去。思益。所以都說差去。如初開。大水滿。少開水。既遇壅。落低窪處。方是入窠臼。今盡是汎汎說從別處去。某常以爲。書不難讀。只要人緊貼。就單人言語上。平心看他文義。自見。今都是硬差排。思其所不當思。疑其所不當疑。辨其所不當辨。盡是枉了。濟得甚事。

某嘗說文字不難看。只是讀者心自轉。轉了。看不出。若大著意思。反復熟看。那正當道理。自湧出來。不要將那小意思。私見識。去開亂他。如此無緣。看得出。如千軍萬馬。從這一條大路去。行伍紀律。自是不亂。若撥數千人。從一小路去。空攪亂了。正當底行陣。無益於事。又曰。看書且要依文。看得大傑意思了。卻去攷究細碎處。如今未曾看得正當底道理。出便落草了。墮在一隅一角。上心都不活動。這箇是轉水車相似。只攪轉機關子。他自是轉。連那上面磨子。籠籠一齊都轉。自不費力。而今一齊說得枯燥。無些

子滋味。使更若二十年，也只不濟事。須教他心裏活動轉得。若著在那角落頭處，而今諸公看文字，如一箇船在淺水上，轉動未得，無那活水汎將去，更將外面事物，搭載放上面，越見動不得，都是枉用了心力。枉費日子，天下道理，更有幾多。若只如此看，幾時了得。某而今一自與諸公們說不辨，只覺得都無意思。所願諸公寬著意思，且看正當道理，教他活動，有長進處，方有所益。如一條死蛇，弄教他活，而今只是弄得一條死蛇不濟事。

而今人聽人說話，未盡便爭說，亦須待他人說教盡了，他人有說不出處，更須反覆問教說得盡了，這裏方有處置在。

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是凡下了。聖人之所以為聖也，只是好學下問。舜自耕稼陶漁，以至於帝，無非取諸人，以為善。孔子說禮，吾聞諸老聃，這也是學於老聃，方知得這一事。

先生因學者少寬舒意，曰：公讀書，恁地縝密固是好，但恁地逼截成一團，此氣象最不好。這是偏處，如一項人，恁地不仔細，固是不成道理。若一向整密，下梢卻展拓不去，明道一見謝顯道曰：此秀才展拓得開，下梢可望。又曰：於辭氣間，亦見得人氣象。如明道語，固無甚激昂，看來便見寬舒意思。龜山、人只道恁地寬，看來不是寬，只是不解理會得，不能理會得，范純夫語解，比諸公說理最平淺，但自有寬舒氣象最好。

有人貧困，不得專意問學者，曰：不干事，世間豈有無事底人。但十二時看那箇時間，一時間便做一時工夫，一刻閒便做一刻工夫，積久自然別，或又以離遠師席，不見解注為說，曰：且如某之讀書，那會得師友，專守在裏，初又曷嘗有曷多文字，也只自著力耳。或曰：先生高明，某何敢望。曰：如此則全未知自責。堯舜與人同耳，曷嘗有異。某嘗謂此皆是自恕之語，最為病痛。

或言：今且看先生動容周旋，以自檢。先生所著文義，卻自歸去理會。曰：文義只是目下所行底，如何將文義別做一過看，若不去理會文義，終日只管相守閒坐，如何有道理。文義乃是躬行之門路，躬行乃是文義之事實。

夫子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每日只是閒用心，問閒事，說閒話，底時節多，問緊要事，究竟自己底事時節少。若是真箇做工夫底人，他自是無閒工夫。說閒話問閒事，聖人言語，有幾多緊要大節目，都不曾理會。小者固不可不理會，然大者尤緊要。

實聖但知有營營逐物之心，不知有真心。故識慮皆昏，觀容察理，皆草草不精。眼前易曉者，亦看不見。皆山此心雜而不一故也。所以前聖語初學者，必以敬曰：未有致知而在敬者。今未知反求諸心，而胸中方且叢雜錯亂，未知所守，持雜亂之心，以觀察理，故凡工夫皆從一偏一角做去，何緣會見得全理。某以為諸公莫若且收斂身心，盡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方能作得主宰，方能見理。不然亦終殘而無成耳。

或問左傳疑義，曰：公不求之六經語孟之中，而用功於左傳，且左傳有甚難道理，縱有能幾何，所謂案卻甜桃樹，緣山摘糖梨，天之所賦於我者，如光明寶鏡，不會收得，卻上他人門教化一兩錢，豈不哀哉。只看聖人說，無不是這箇大本，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與焉。不然子思何故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這三句是怎如此說，是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得，方見得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胸襟流出，不假他求。某向嘗見呂伯恭愛與學者說左傳，某嘗戒之曰：語孟六經，許多道理不說，恰似說這箇，縱那上有些碎碎道理，濟得甚事。伯恭不信，後來又說到漢書，若使其在，不知今又說到甚處，想盡卑矣。固宜為陸子靜所笑也。子靜底是高，只是下面空疏，無物事承當。伯恭底甚低，如何得似他。又曰：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胸開闊。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又曰：每日開眼，便見這四箇字在面前，仁、義、禮、智，只趨著腳指頭，便是這四箇字。若看得熟，於世間道理，沛然若決江河而下，莫之能禦矣。若看得道理透，方見得每日所看經書，無一句一字一點一畫，不是道理之流行。見天下事，無大無小，無一名一件，不是此理之發見。如此方見得這箇道理，渾渾淪淪，周備不偏枯。方見得所謂天命之謂性，底全體，令人只是隨所見而言，或見得一二分，或見得二三分，都不曾見那全體，不曾到那極處，所以不濟事。

浙中朋友一等底，只理會上面道理，又只理會一箇空底物事，都無用。少間亦只是計較利害。一等又只就下面理會事，眼前雖盡有用，又都零碎碎了。少間只見得利害，如橫渠說釋氏有兩末之學，兩末兩頭也都是，那中間事，轉關處，都不理會。賀孫問：如何是轉關處。曰：如致知格物，便是就事上理會道理，理會上面底，卻裏面事物，為陳述，便只說箇無形影底道理。然若這被放下來，更就事上理會，又卻易，只是他已見得上面一段物事，不費氣力者事了。又那背下來理會，理會下面底，又都細碎了。這般道理，須是規模大方，理會得。遂舉伊川說：竹子易管，便與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不為一同。後來說得來，便無他氣象。大底卻可做小，小底要做大，卻難。小底就事物細碎上理會。

先生問浙間事，某曰：浙間難得學問，會說者不過孝悌忠信而已。曰：便是守此四字不得，須是從頭理會來。見天理從此流出便是。

方伯謨以先生教人讀集注為不然，蔡季通亦以此語，且謂四方從學之士，稍自負者，皆不得其門而入。去者亦多。某因從容侍坐，見先生舉以與學者云：讀書須是自肯下工夫始得。某向得之甚難，故不敢輕說與人。至於不得已而為注釋者，亦是博採諸先生及前輩之精微，寫出與人看，極是簡要省了。多少工夫。學者又自輕看了，依舊不得力。蓋是時先生方獨任斯道之責，如西銘、通書、易象圖說，方出四方辨詰紛然，而江西一種學問，又自善鼓扇學者，其於聖賢精義，皆不暇深考。學者樂於而易，甘於說辭，和之者亦衆。然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先生教人，專以主敬窮理為主，欲使學者自去窮究，見得道理如此，便自能立，不待辨說而明。此引而不發之意，其為學者之心，蓋甚切學者可不深味此意乎。

或言在家貧。但不敢忘舊冊。亦覺未免閒斷。曰。只是無志。若說家事。又如何。泊沒得自家。如今有稍高底。人也須會擺脫得過。山閒坐一年半歲。是做得多少功夫。只恁地也立得箇根柢。若時往應事。亦無害。較之一向在事務裏。是爭那裏去。公今三五年不相見。又只恁地悠悠。人生有幾箇三五年耶。某見今之學者。皆似箇無所作為。無箇底人相似。人之為學。當如救火。追亡。猶恐不及。如自家有箇光明寶藏。被人奪去。尋求趕捉。必要取得。始得。今學者。只是悠悠地無所用心。所以兩年三年五年七年相別。及再相見。只是如此。

謂諸生曰。公若如此悠悠。終不濟事。今朋友著力理會文字。一日有一日工夫。然尚恐其理會得零碎。不見得周而若。若諸公悠悠。是要如何。光陰易過。一日減一日。一歲無一歲。只見老大忽然死著。思量來。這是甚則。劇恁地悠悠過了。

謂諸生曰。公說欲遷善改過而不能。只是公不去自做工夫。若恁地安安排排。只是做不成。如人要赴水。道心才發。便入裏面去。若說道在這裏安排。便只不成。看公來此。逐日只是相對。默坐無言。恁地慢騰騰如何做事。數日後。復云。坐中諸公有會做工夫底。有病痛底。某一都看見。逐一教正他。惟公恁地循循默默。都理會公心下不得。這是幽冥時弱。這是大病。若是剛勇底人。見得善別。還得他做。這做不是處也。雖然在人耳目。人皆見之。前日公說風雷益。看公也無些子風意思。也無些子雷意思。孫

有一等朋友。始初甚銳。意漸漸散。終至於忘了。如此是當初不立界分做去。孫

謂語錄。玩了。卻不知乍見者勇於得。此是病。

今之學者。只有兩般。不是虛空高妙。便是膚淺外馳。

先生見學者解說之際。或似張大。即詰之曰。說道理。不要大驚小怪。孫

先生嘗語在坐者云。學者常常合道理。在胸中流轉。

門人有與人交訟者。先生數責之云。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爭奪而至怨仇。孫

邵丞相以書問詩集傳數處。先生以書示學者曰。他官做到這地位。又年齒之高如此。雖在貶所。亦不曾開度。日公等豈可不惜寸陰。友

或問。所謂窮理。不知是反己求之於心。惟復是逐物而求於物。曰。不是如此。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窮得十分盡。方是格物。不是此心。如何去窮理。不成物自有箇道理。心又有箇道理。枯槁其心。全與物不接。卻使此理自見。萬無是事。不用自家心。如何別向物上求一般道理。不知物上道理。卻是誰去窮得。近世有人為學。專要說空說妙。不肯就實。卻是悟此。是不知學問無此法。才說一悟字。便不可窮詰。不可研究。不可與論。是非一味說入虛說。最為惑人。然亦但能得無學底人。若是有實學人。如何被他說才說悟。便不是學問。春勸諸公且細讀書。書不會讀。不見義理。乘虛接滲。指摘一二句來問人。又有濶開其說來問。又有牽甲證乙來問。皆是不曾有志。朴實頭讀書。若是有志。朴實頭讀書。真箇逐些理會將去。所疑直是疑。亦有可答。不然。彼已無益。只是一場閒說話。爾濟得甚事。且如讀此一般書。

只就此一般書上窮究。則子外一箇字。且莫兜攬來炒將來。理明卻將已曉得者。去解得未曉者。如今學者。將未能解說者。卻去解說。不得者。觸突好笑。悠悠歲月。只若人耳。

或問。所守所行。似覺簡易。然茫然未有所獲。曰。既覺得簡易。自合有所得。卻曰。茫然無所獲者。如何。曰。比之前為學多歧。今來似覺簡略。耳。恐殊不敢望得道。只欲得一箇入頭處。曰。公之所以無所得者。正坐不合簡易。揚子雲曰。以簡易為難。焉支離支離。所以為簡易也。人須是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然後可到簡易田地。若不如此用工夫。一蹴便到聖賢地位。卻大段易了。古人何故如此。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乎。夫是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未暇審問。審問時未暇謹思。謹思時未暇明辨。明辨時未暇篤行。五者從頭做將下去。只微有少差耳。初無先後也。如此用功。他日自然簡易去。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語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須是先博然後至約。如何便先要約得。人若先以簡易存心。不知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將來便入異端去。

或云。嘗見人說。凡是外面尋討入來底。都不是。曰。喫飯也是外面尋討入來。若不是時。須是肚裏做病。如何又喫得安穩。蓋饑而食者。即是從裏面出來。讀書亦然。書固在外。讀之而通其義者。卻自是裏面事。如何卻喚做外面入來得。必欲盡捨詩書。而別求道理。異端之說也。

學者同在此一腔講學。及其後說出來。便各有差說。要其所成。有上截底無下截。有下截底無上截。有皮設底無肚腸。有肚腸底無皮設。不知是如何。必大曰。工夫有開斷。亦是氣質之偏使然。曰。因是氣質。然大患是不子細。嘗謂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尊一家。看得極子細。今人才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梢都不曾理會得。

君二十五條。曰。此正與前段相反。卻有上截無下截。天資高底。固有能不為富貴所累。然下此者。亦必思所以處之。貧而樂者。固勝如無詔。富而好禮者。固勝如無驕。若未能無詔無驕。亦須且於此做工夫。頃見一文集云。有一人天資善。亦極高。遂入京。見國手。國手與之下了。但云。可隨我諸處。看我與人弄。如此者。半年。遂遣之。其人曰。某隨逐許時。未蒙教得有所長。國手曰。汝基本高。但未曾謙低著。卻恐與下時錯了。我帶你去半年。只是欲汝謙低著耳。因論藝。又曰。默堂集中。亦載一說。有兩箇對弈。力爭一段。甚危。其人忽舍所爭。卻別於閒處下一著。衆所不曉。既畢。或問之曰。所爭處已自定。此一著亦有利害。不可不急去。先下一著。然對者固未必曉。問者曰。既見得其人未必曉。又何用急去。下。曰。在彼雖可。忽在我者不可不盡耳。天下事皆當如此。不獨弈也。

政和有客同侍坐。先生曰。這下人全不讀書。莫說道教他讀別書。只是要緊如六經。漢書。唐書。諸子。也須著讀始得。又不是大段費錢了。不能得他讀。只問人借將來讀也。得如何。一向只去讀時文。如何擔當箇秀才名目。在己上。既做秀才。未說道要他理會甚麼高深道理。也須知得古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是如何。古今盛衰存亡治亂事體。是如何。從古來人物議論。是如何。這許多眼前底。都全不識。如何做士人。須是識得許多。方始成得箇人。又云。向來人讀書。為科舉計。已自是末了。如今又全不讀而

赴科舉又末之末者。若以今世之所習。雖做得官貴窮公相。也只是箇沒見識底人。若依古聖賢所教。做去雖極貧賤。身自躬耕而胸次亦自浩然。視彼汗濁卑下之徒。曾大處之不若。又曰。如今人也須先立箇志趣。始得。這當自家要做甚麼人。是要做聖賢。是只要苟簡做箇人。天教自家做人。還只教恁地便是了。閒時也須思。聖賢還是元與自家一般。還是兩般。天地交付許多與人。不獨厚於聖賢。而薄於自家。是有這四端。是無這四端。只管在塵俗裏面。這曾見四端頭面。還不曾見四端頭面。且自去看。最難說是意趣。舉下都不見上面許多道理。公今如只管去喫魚鹹。不知有鴛鴦之美。若去喫鴛鴦。自然見魚鹹是不好喫物事。又云。如論語說學而時習之。公且自看。平日是曾去學。不曾去學。曾去習。不曾去習。學是學箇甚麼。習是習箇甚麼。曾有說意思。無說意思。且去做好。讀聖賢之書。熟讀自見。如孟子說。亦有仁義而已。這也不待注解如何。孟子須教人舍利而取義。如今人如何只去義而趨利。

學者輕俊者不美。樸厚者好。

大率爲善。須自有立。今欲爲善之人。不可謂少。言多顯浮。浮議何足恤。蓋彼之是非。干我何事。亦是我此中不痛切耳。若自著緊。自痛切。亦何暇恤他人之議哉。

因說而今人須是它曉得。方可與他說話。有般人說與眼前事尚不曉。如何要他曉得千百年英雄心事。每夜諸生會集。有一長上。纔坐定。便閉話。先生責曰。公年已四十。書讀未通。纔坐便說別人事。夜來諸公閒話。至二更如何。如此相聚。不回光反照。作自己工夫。卻要閒說。歎息久之。

有侍坐而困睡者。先生責之。敬子曰。僧家言。常常提起此志令堅強。則坐得自直。亦不昏困。纔一縱肆。則嗒然頹矣。曰。固是。道家修養。也怕昏困。常常要直身坐。謂之生腰坐。若昏困倒靠。則是死腰坐矣。因舉小南和尚。少年從師參禪。一日。偶靠倚而坐。其師見之。叱曰。得恁地無脊梁骨。小南悚然。自此終身不靠倚坐。又舉徐處仁。知北京日。晝辰會僚屬。治事訖。復穿乘會坐。設廳上。徐多記覽。多說平生履歷。州郡利害。政事得失。及前言行。終日危坐。僚屬甚苦之。嘗暑月會坐。有秦兵曹者。瞋睡。徐厲聲叱之。起曰。某在此說話。公卻瞋睡。豈以某言爲不足聽耶。末論某是公長官。只論鄉曲。亦是公丈人行。安得如此。叫客將撥取秦兵曹坐倚子去。

有學者。每相揖。輒縮左手。中先生曰。公常常縮著一隻手。是如何。也似不是舉止模樣。

先生讀書。屏山書室。一日。與諸生同行。登臺見草。盛命數兵。耘草分作四段。各耘一角。有一兵逐根拔去。耘得甚不多。其它所耘處。一齊了畢。先生見耘未了者。問諸生曰。諸公看幾箇耘草。那箇快。諸生言。諸兵皆快。獨指此一。人以爲鈍。曰。不然。某看來。此卒獨快。因細視諸兵所耘處。草皆去不盡。悉復呼來。再耘。先生復曰。那一兵。雖不甚快。看他甚細。逐根去。盡。雖一時之難。卻只是一番工夫。便了這幾箇。又著從頭再用工夫。只緣其初欲速。苟簡。致得費力如此。看這處。便是學者讀書之法。

論諸儒

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邵意。則以爲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

答子約書云。目下放過了。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少壯底時日。

浙間學者。推尊史記。以爲先黃老。後六經。此自是大史談之學。若遷則皆宗孔氏。如於夏紀贊。用行夏時。事。於商紀贊。用乘商格事。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纓。蓋議其不用夏時商格也。遷之意。脈恐誠如是。考得甚好。然但以此途爲遷。能學孔子。則亦徒能得其皮殼而已。假使漢高祖能行夏時。乘商格。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此等議論。恰與欲削鄉黨者相反。

伊川發明道理之後。到得今日。浙中士君子。有一般議論。又費力。只是云。不要矯激。遂至於凡事回互。揀一般假風。驟竄處立地。卻笑人慷慨奮發。以爲必陷矯激之禍。此風更不可長。如嚴子陵是矯激。分明呂伯恭作祠記。須要辨其非矯激。想見子陵聞之。亦自一笑。子陵之高節。自前漢之末。如龔勝諸公。不屈於王莽者。甚多。漢書末後。有傳可見。光武是一箇讀書識道理底人。便去尊敬嚴子陵。子陵既高蹈遠舉。又誰能是矯激。不是矯激。在胡文定父子。平生不服人。只服范文正公。嚴子陵。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徵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徵光武豈能遠先生之高。直是說得好。其議論什麼正大。往時李太白作袁州學記。說崇詩書。尚節義。文字雖蕪。其說振厲。使人讀之。森然可以激懦夫之氣。近日浙中文字。雖細膩。只是一般回互。無奮發底意思。此風漸不好。其意本是要懲艾昔人矯激之過。其弊至此。孔子在陳。思魯之在士。蓋在士雖不得中。猶以奮發可與有爲。若一向委靡。濟甚事。又說。固是矯激者非。只是不做矯激底心。亦是私意。大凡只看道理合做與不合耳。如合做豈可避矯激之名而不爲。

鄭子。上問。昨日所說。浙中士君子。多要回互。以避矯激之名。莫學顏子之渾厚否。曰。渾厚自是渾厚。今浙中人。只學一般回互底心意。不是渾厚。渾厚是可做便做。不計利害之謂。今浙中人。卻是利害大甚。做成回互。其弊至於可以得利者無不爲。如陳仲弓送官者。非所謂有仲弓之志。則可無仲弓之志。則不可。因說東漢事勢。士君子欲全身遠害。則有不仕而已。若出仕。遇宦官縱橫。如何畏禍不與他理會。得若未免仕。只得辭官居卑。辭富居貧。若既要爲大官。又要避禍。無此理。

陳君舉得書云。更望以雅頌之音。消鑿鑿。應章句訓詁。付之諸生。問他如何是雅頌之音。今只有雅頌之辭。在更沒理會。又去那裏討雅頌之音。便都只是說人。又謂某前番不合與林黃中。陸子靜諸人辨。以爲相與語。雅無深益。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不知更何如。方是深益。若孟子之關楊墨。也只得恁地開。他說到畫太精。便只是其不合說得太分曉。不似他恁地含糊。他是理會不得。被衆人擁從。又不肯道我不識。又不識。所以不肯索性開口道這箇是甚物事。又只恁鶻突了。子靜雖占姦不說。然他見得成箇物事。說話開。便自然有箇痕迹可見。只是人理會他底不得。故見不得。然亦易見。子靜只是人未從他。便不說。及夠得來。便直是說。方始與你理會。至如君舉。

胸中有一部周禮，都捺筋柱肚，頓著不得。如游古山詩，又何消說著他。只是他稍理會得，便自要說。又說得著，如東坡子由見得箇道理，更不成道理。又卻便開心見臉說教人理會得。又曰：他那得似子靜子靜，卻是見得箇道理，卻成一部禪，他和禪識不得。

因說：鄉里諸賢文字，以為皆不免有藏頭充牘底意思。有學者來問，便當直說與之。在我不可不說，若其人半開不界，與其人本無求益之意，故意來磨難，則不宜說。外此說儘無害，我畢竟說從古聖賢已行底道理，不是為茲為茲。怕說與人，不知我說出便有甚罪過。諸賢所見皆如此，祇緣怕人譏笑，遂以此為戒，使藏頭不說。某與林黃中爭辨一事，至今亦只是說不以為悔。夫道若大路然，何掩蔽之有。打空說及某人鄉里，皆推其有所見，其與朋友書言學不至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處，則學為無用。先生曰：近來人自要向高說一等話，要知初學及此，是為躡等。詩人這句自是形容文王聖德不可及處，聖人教人，何嘗不由識入來。

或曰：永嘉諸公多喜文中子曰，然只是小，它自知定學做孔子不得了，才見箇小家活子，便悅而趨之。譬如泰山之高，它不敢登，見箇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

江西士風，好為奇論，與人人同，每立異以求勝。如陸子靜說告子論性強孟子，又說荀子性惡之論甚好，使人警發，有縝密之功。昔荆公參政日，作兵論，極之研下，劉貢父請見，值客徑坐於書院，竊取視之。既而以未相見而坐書院為非，遂出就客次，及相見，荆公問近作，貢父遂以兵論對，乃竊荆公之意，而易其文以誦之。荆公退，碎其研下之案，以為所論同於人也。皆是江西之風如此。

先生謂祖道曰：陸子靜答賢書，說箇簡易字，卻說錯了。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是甚意思，如何只容易說過。了乾之體，健而不息，行而不難，故易。坤則順其理而不為，故簡。不是容易苟簡也。

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為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開議論。某曰：開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先生又曰：大學不會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道言，論語無意只是要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先生又曰：他之無意見，則是不理會理。只是胡撞將去，若無意見，成甚麼人在這裏。

或問：陸子靜每見學者才有說話，不曰：此只是議論。即曰：此只是意見。果如是，則議論意見皆可廢乎。曰：既不肯議論，則是默然無言而已。既不肯意見，則是寂然無思而已。聖門問學，不應如此。若曰：偏議論，私意見，則可去，不當樂以議論意見為可去也。

陸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己去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卻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云：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

因看金溪與胡季隨書中說顏子克己處曰：若此兩行議論，其宗旨是福，尤分曉。此乃捉著其賊正賊，惜方見之，不及與之痛辯，其說以忿欲等皆未是己私，而思索講習，卻是大病，乃所當克治者。如禪家乾屎橛等語，其上更無意義，又不得別思義理，將此心都禁遏定，久久忽自有明快處，方謂之得。此之謂

夫其本心，故下梢忿欲紛起，恣意猖獗。如劉滄叟輩所為，皆彼自謂不妨者也。某者在徑山，僧徒苦其使性氣，沒頭腦，甚惡之。又戀著他，祇看有一僧云：好捉倒剝去衣服，尋着他，祇是在左脅下，是在右脅下，待尋得見了，好與奪下。卻趕將出門去。某老所喜，皆是蠢蠢底人。如張子韶、唐立夫諸公是也。汪聖錫、呂居仁、董稍謙、羅德甫、被德薄，汪文皆謂某云：某老禪學，實自有好處。某問之曰：侍郎曾究其好處否。又卻云：不曾。被他恣意相薄。汪文皆謂某云：某老禪學，實自有好處。某問之曰：侍郎曾究其好處否。又卻云：不曾。今金溪學問，真正是福。欽夫、伯恭、緣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被。只其便識得他，試將榜戲、圍覺之類一觀，亦可窺見大意。釋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應千罪惡，即都無了。然則此一極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之三窟耳。王履道做盡無限過惡，濼謫廣中，刻地在彼說禪，非細此正謂其所為過惡，皆不礙其禪學爾。

學爾。陸子靜不喜人說性，曰：怕只是自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做一截截斷了，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陸子靜云：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陳正己力排其說，曰：子靜之說無定常要云。今日之說自如此，明日之說自不如此。大抵他只要拘才見人說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謂須是涵養，若有人向他說涵養，他又言須是省察以勝之。自渠好為阿佛罵祖之說，致令其門人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

向見陸子靜與王順伯論儒釋，某嘗竊笑之。儒釋之分，只爭虛實而已。如老氏亦謂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所謂物精亦是虛。吾道雖有寂然不動，然其中燦然者存，事事有。問：正酒陸氏之說，如何曰：癸卯相見，某於其言，不無疑信相半。曰：信是信甚處，疑是疑甚處。曰：信其論學，疑其阿諛。古人曰：須是當面與他，隨其說上討論分曉。若一時不曾分曉，乃欲續後於書間開議論，只是說得皮外，他亦只是皮外答來，越不分曉。若是他論學處，是則其他說話，皆是便攻阿古人。今人亦無有不是處，若是他阿諛得古人不是，便是他說得學亦不是。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別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卻是吾儒與釋氏同一箇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被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又曰：他尋常要說集義所生者，其徒包做道至說成裝義，而取卻不說裝義而取之。他說如何正酒曰：他說須是實得，如義裝只是強探力取。曰：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有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為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所見不同，聖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是要自渠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為裝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如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與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可一一須待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內。所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為內。故自家才見得如此，便一向執著，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廢。

又只管理會一貫，理會一且如一貫，只是萬理一貫，無內外本末，豈關精粗，皆一以貫之。此正同歸殊塗，百慮一致，無所不備，今卻不教人恁地理會，卻只尋箇一，不知去那裏討頭處。

禪學，則佛氏之說大壞，緣他本來是大段著工夫，收拾這心性，今禪說只恁地容易做去，佛法固是本不見大底道理，只就他本中，是大段細密，今禪說，只向靈氣，陸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難，把許多靈氣底氣，都把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鉛山，得他書云：「見佛之所以與儒異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在義，某答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著，看他意，只說儒者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才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發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靈氣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著得些工夫，看來這錯處，只在不知有氣稟之性，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孟子不說到氣一截，所以說萬千與告子幾遭，然終不得他分曉，告子以後，如荀楊之徒，皆是把氣做性說了。

因言讀書之法，曰：一句有一道理，窮得一句，便得這一句道理，讀書須是曉得文義了，便思量聖賢意，指是如何要將作用，因坐中有江西士人問為學，曰：公門都被陸子靜誤教，莫要讀書，誤公一生，使公到今已老，此心便假然，如村愚，何所無知之人，撞著這靈氣，便得這心飛揚跳躑，渺渺茫茫，都無所主，若涉大水，浩無津涯，少間，便會失心去，何放下此一，只會失心，別無合殺也，傅子淵便是如此，豈有學聖人之道，隨了卻反有失心者，是甚道理，呀，誤人誤人，可惡，可痛，分明是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今教公之法，只討聖賢之書，逐句逐段，分明理會，且降伏其心，進志以求之，理會得一句，便一句理明，理會得一段，便一段義明，積久之，漸漸曉得，近地有朋友，便與近地朋友商量，近地無朋友，便遠求師友商量，莫要閒過日子，在此住得旬日，便做旬日工夫，公看此開諸公，每日做工夫，都是逐段逐句理會，如此久之，須漸見些道理，公今只是道聽塗說，只要說得待，若聖賢之道，只是說得，如何消做工夫，只半日便說盡了，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理會甚事，公今莫問陸子靜定如何，只認問取自己便了，陸子靜定還替得公麼，陸子靜定他也須讀書來，只是公那時見他不讀書，他若不讀書，如何做得許多人先生，呀，誤人誤人，又曰：從陸子靜者，不問如何，箇箇學得不遜，只緣從他門前過，便學得悻悻無禮，無長少之節，可畏可畏。

因問陸子靜云：這箇只爭些子，才差了些，便如此，他便是差過去了，更有一項，卻是及不及，若使過底拗轉來，卻好，不及底，還向上去，卻好，只緣他緣高了，便不肯下，纔不及了，便不肯向上，過底便道，只是就過裏面求箇中，不及底也道，只就不及裏面求箇中，初間，只差了些子，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又曰：如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孟子便說道，陸與不恭，君子不由，如孔子說，逸民，伯夷，叔齊，這已是甚好了，孔子自便道，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又曰：某若近日學問高者，便說做天地之外去，卑者便只管陷溺，高

者必入於佛老，卑者必入於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

或問：陸象山大概說當下便是，與聖人不同處是那裏，曰：聖人有這般說話，否，聖人不會恁地說，聖人只說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今截斷克己復禮一段，便道只恁地便了，不知聖人當年餽三千來人，積年余歲，是理會甚麼，何故不說道，才見得便教他歸去，自理會便了，子靜如今也有許多，人來從學，亦自長久相聚，還理會箇甚麼，何故不教他自歸去理會，只消恁地便了，且如說，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似易，須是做得幾許多工夫，方到得堯，須是做得幾許多工夫，方到得舜，又曰：某看來，如今說話，只有兩樣，自淮以北，不可得而知，自淮以南，不出此兩者，如說高底，便如當下便是之說，世間事事都不管，無箇本是專要成己，而不要去成物，少間，只見得上面許多道理，切身要緊去處，不會理會，而終亦不足以成己，如那一項，卻去許多零零碎碎上理會，事事要曉得，這箇本是成物，而不及於成己，少間，只見得下面許多羅羅嘈嘈，自家自無箇本領，自無箇頭腦了，後去更不知得那箇直是，是那箇直是非，都恁地鶻鶻突突，終於亦不足以成物，這是兩項如此，真正一條大路，卻都無人識，這箇只逐一次第行將去，那一箇只是過，那一箇只是不及，到得聖人大道，只是箇中，然如今人說那中，也都說錯了，只說道恁地合胡胡同流，合汗便喚做中，這箇中本無他，只是平日應接事物之間，每事理會教盡教好，無一毫過不及之意。

陸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物事，上面著不得一箇字，只是人被私欲迷了，若識得一箇心，了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卻是實見得箇道理，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又曰：如東萊便是如何云云，不似他見得恁地直捷俊偉，不似東萊學者，一人自執一說，更無一人守其師說，亦不知其師緊要處，是在那裏，都只恁地衰場不起了，其害小他學者，是見得箇物事，便都恁地胡叫胡說，實是卒動他不得，一齊恁地無大無小，便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若我見得，我父不見得，便是父不似我，兄不見得，便是兄不似我，更無大小，其害甚大，不待至後世，即今便是，又曰：南軒初年說，卻有些似他，如嶽麓書院記，卻只恁地說，如愛牛，如赤子入井，這箇便是真心，若理會得這箇心了，都無事後來說，卻不知此子靜卻難些，又有術數，或說或不說，南軒卻平直恁地說，卻逢人便說，又曰：浙中之學，一種只說道理底，又不似他實見得，若不識又不肯道，我不識，便合胡叫胡說，這箇在裏，又因說人之喜怒憂懼，皆是人所不能無者，只是差些便不正，所以學者便要於此處理會，去其惡而全其善，今他只說一箇心，便都道是了，如何得雖離子會子，是著多少氣力，方始庶幾其萬一，又曰：孟子更說甚性善與浩然之氣，孔子便全不說，便是怕人有走作，只教人克己復禮，到克己復禮，還天理處，自是實見得這箇道理，便是貼實底聖賢，聖人說克己復禮，便是其實下工夫，一日克己復禮，施之於一家，則一家歸其仁，施之於一鄉，則一鄉歸其仁，施之天下，則天下歸其仁，是其實從手頭過，如飲酒必醉，食飯必飽，他們便說，一日悟得克己復禮，想見天下歸其仁，便是想飲酒便能醉人，恰似說，如飲醉耐意思，又曰：他是會說得動人，使人都恁地快活，便會使人都恁地發願發狂，某也會恁地說，使

人便快活，只是不敢怕壞了人。他之說，卻是使人先見得這一箇物事了。方下來做工夫，卻是上達而

許行父，謂陸子靜只要頓悟，更無工夫。曰：如此說，不得。不會見他病處。說他不倒，大抵今人多望風便

言極有理。吾友不去見，亦是然更有一說。須修身立命，自有道理，則自不走往他。若自家無所守，安知

守約問：吾徒有往從陸子靜者，多是舉得這下些小細碎文義，致得子靜謂先生教人只是章句之學，都

難說他，有他多少。某都不敢說他，只是因諸公問，不得不說。他是向一邊去，拗不轉了。又不信人言

論諸子老釋

康節嘗言：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

老子之術，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才有一毫於己不便，便不肯做。

發處，可畏可畏。他計策不須多，只消兩三次如此，高祖之業成矣。莊周會做秀才，都鄙讀來，所以他說話，都說得也是，但不合沒拘檢，便凡百了。或問：康節近似莊周，曰：康

莊子比邵子，見較高，氣較豪，他是事事識得，又卻踏踏了，以為不足為。邵子卻有規矩。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把做事，觀其第四篇人問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

孟子、莊子文章皆好。列子在前，便有迂僻處。左氏亦然，皆好高而少事實。先生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孰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械

道家有老莊書，卻不知看，盡為釋氏竊而用之，卻去做釋氏經教之屬，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為

道家之學，出於老子。其所謂三清，蓋做釋氏三身而為之。爾佛氏所謂三身，法身者，釋迦之本性也，報身

人亦未必信也。楊氏一向為我，超然遠舉，視營營於利祿者，皆不足道。此其為說雖甚高，然人亦難學

宋景文唐書贊，說佛多是華人之謬誕者，據莊周列禦寇之說，在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箇禮法

體處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爲十八戒。初間只有二十四章經。無恁地多。到東晉便有談議。如今之講師。做一篇議總說之。到後來談議厭了。遂磨便入來。只靜坐於中有稍受用處。人又都向此。今則文字極多。大獎都是後來中國人以莊列說自文夾插其間。都沒理會了。攻之者。所執又出禪學之下。

佛氏乘虛入中國。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齊戒變爲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然又只是盜襲莊子之說。今世所傳。發論云出於肇法師。有四不遷之說。日月歷天而不周。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山嶽偃仆而常靜。此四句。只是一義。只是動中有靜之意。如道開所說。東坡遊者如斯。而未嘗往也之意。此是齋戒之學一變。遂又說出這一般道理來。及遂磨入來。又翻許多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以爲可以直超徑悟。而其始者。禪福報應之說。又足以制制愚俗。以爲資足衣食之計。遂使有國家者。割田以贖之。擇地以居之。以相從陷於無父無君之城。而不自覺。蓋道釋之教。皆一再傳而浸失其本。真有國家者。雖隆重儒學。而選舉之制。學校之法。施設注措之方。既不出於文字言語之工。而又以道之要妙。無越於釋老之中。而崇重隆奉。反在於彼。至於二帝三王。迷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大法。一切不復有行之者。唐之韓文公。本朝之歐陽公。以及閩洛諸公。既皆闡明正道。以辨釋氏。而其言之要切。如傳奕本傳。宋景文李蔚贊。東坡儲祥觀。陳後山白鶴宮記。皆足以盡見其失。此數人皆未深知道。而其言或出於強爲。是以終有不滿人意處。至二蘇兄弟。晚年諸詩。自言不墮落。則又躬陷其中。而不自覺矣。

釋氏審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甚鄙俚。後來日添月益。皆是中華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間自立講師。孰爲釋迦。孰爲阿難。孰爲迦葉。各相問難。筆之於書。轉相欺誑。大抵多是剽竊老子列子意思。變換推行。以文其說。大般若經卷帙甚多。自覺支離。故節縮爲心經一卷。楞嚴經。只是強立一兩箇意義。只管惡將去。數節之後。全無意味。若問覺經。本初亦能幾何。只鄙俚甚處。便是其餘增益附會者。佛學其初只說空。後來說動靜。支蔓既甚。遂磨遂脫。然不立文字。只是默然端坐。便心靜見理。此說一行。前面許多。皆不足道。老氏亦難爲抗衡了。今日釋氏。其盛極矣。但程先生所謂攻之者。執理。反出其下。吾儒執理。既自卑汗。宜乎攻之而不勝也。

道之在天下。一人說取一般。禪家最說得高妙。蓋自莊老來。說得道自是一般物事。問問在天地間。後來佛氏又放開說。大決滌離。更無下落。愈高愈妙。吾儒多有折而入之。把聖賢言語來看。全不如此。世間惑人之物。不特於物爲然。一語一言可取。亦是惑人。況佛氏之說。足以動人如此乎。有學問底人。便不破也。

謙之問。今皆以佛之說爲無。老之說爲空。空與無不同。如何。曰。空是兼有無之名。道家說半截。有半截無。已前都是無。如今眼下卻是有。故謂之空。若佛家之說。都是無。已前也是無。如今眼下也是無。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大而萬事萬物。細而百骸九竅。一齊都歸於無。終日喫飯。卻道不曾咬著一粒米。滿身著

衣。卻道不曾沾著一條絲。老氏只是要長生。節病易見。釋氏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然卻認爲己有。而以生爲寄。故要見得父母未生時面目。既見。便不認作衆人公共底。須要見得爲己有。死後亦不失。而以父母所生之身爲寄。寄以舊屋破倒。即自挑入新屋。故黃藥一僧。有偈與其母云。先曾寄宿此婆家。止以父母之身爲寄。宿處。其無情義。絕滅天理可知。當時有司。見渠此說。便當明正典刑。若聖人之道。則不然。於天理大本處。見得是衆人公共底。便只隨他天理去。更無分毫私見。如此。便偷理自明。不是自家作爲出來。皆是自然。如此。往來屈伸。我安得而私之哉。

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廢三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天下只是這道理。終是走不得。如佛老雖是滅人倫。然自是逃不得。如無父子。卻拜其師。以其弟子爲子。長者爲師兄。少者爲師弟。但是只識得箇假底。聖賢便是存得箇真底。某人言。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儒釋雖不同。畢竟只是一理。某說道。惟其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所以有我底著他底不得。有他底著我底不得。若使天下有二道。聖人有兩心。則我行得我底。他行得他底。

釋氏以空寂爲本。曰。釋氏說空。不是便不是。但空裏面。須有道理始得。若只說道我見箇空。而不知有箇實底道理。卻做甚用得。譬如一潭清水。清冷徹底。看來一如無水相似。他便道此潭只是空底。不會將手去探。是冷是溫。不知道有水在裏面。佛氏之見。正如此。今學者貴於格物致知。便要見得到底。今人只是一班兩點。見得些子。所以不到極處也。

儒者見道。品節煥然。佛氏亦見天機。有不器於物者。然只是綽過去。問佛氏所以差。曰。從劈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做做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若見得到自家底。從頭到尾。小事大事。都是實。他底從頭到尾。都是空。恁地見得破。如何解說不通。又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叢中。不捨一法。等語。這是他後來架點底。又撰出這一話來。倚傍吾儒道理。正所謂遁辭。知其所窮。且如人生一世。開須且理會切實處。論至切至實處。不過是一箇心。不過一箇身。若不自會做主。更理會甚麼。然求所以識那切實處。則莫切於聖人之書。聖人之書。便是箇引導人底物事。若舍此而求他。則亦別無門路矣。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只怕不見得。若果是有志之士。只是一條大路。直上行將去。更不問著有甚難險阻。孔子曰。向道而行。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孜孜。斃而後已。自家立著志。向前做將去。鬼神也避道。豈可先自計較。先自怕卻。如此終於無成。

因舉佛氏之學。與吾儒有甚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曰。橫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爲他揮下也。此是法眼禪師下一派宗旨。如此。今之禪家。皆破其說。以爲有理路。落窠臼。有礙正當知見。今之禪家。多是廢三斤。乾屎橛之說。謂之不落窠臼。不墮理路。妙喜



之說便是如此。然又有翻轉不知此說時。

僧家符宿得道。便入深山中。草衣木食。養數十年。及其出來。是甚次第。自然光明俊偉。世上人所以只得叉手看他自動。

徐子融有枯槁有性無性之論。先生曰。性只是理。有是物。斯有是理。子融錯處。是認心為性。正與佛氏相似。只是佛氏磨得道心極精細。如一塊物事。剝了一重皮。又剝一重皮。至剝到極盡無可剝處。所以磨得道心精光。他便認做性。殊不知此正聖人之所謂心。故上蔡云。佛氏所謂性。正聖人所謂心。佛氏所謂心。正聖人所謂意。心只是該得道理。佛氏元不曾識得這理一節。便認知覺運動做性。如視聽言貌。聖人則視有視之理。聽有聽之理。言有言之理。動有動之理。思有思之理。如箕子所謂明。聰。從。恭。容。是也。佛氏則只認那能視。能聽。能言。能思。能動。底便是性。視明也得。不明也得。聽聰也得。不聰也得。言從也得。不從也得。思容也得。不容也得。它都不管。橫來豎來。它都認做性。它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倘問禪家又有以揚眉瞬目。知覺運動。為弄精魂。而阿斥之者。何也。曰。便只是弄精魂。只是他磨得來精細。有光彩。不如此處。釋氏棄了道心。卻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遺其精者。取其麤者。以為道。如以仁。義。禮。智。為非性。而以眼前作用為性。是也。此只是源頭處錯了。

禪。只是一箇呆守法。如麻三斤。乾屎橛。他道理初不在這上。只是教他麻了心。只思量這一路。一積久。忽有見處。便是悟。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亂。久後光明自發。所以不識字底人。才悟後。便作得個頭。悟後所見。雖同。然亦有深淺。某舊來愛問參禪底。其說只是如此。其間有會說者。卻吹噓得大。如某佛日之徒。自是氣魄大。所以能鼓動一世。如張子韶。汪聖錫。輩皆北面之。或問禪家說無頭當底說話。是如何。曰。他說得分明。處卻不是。只內中一句。墨如漆者。便是他要緊處。於此曉得時。便盡曉得。他又愛說一般最險絕底話。如引取人到千仞之崖邊。猛推一推下去。人於此猛省得便了。

郭德元問。禪者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它也知道這知字之妙。曰。所以伊川說佛氏之言。近理。謂此類也。它也微見得這意思。要籠絡這箇道理。只是他用處全差。所以都別斷相接不著。倘問其所謂知。正指此心之神明作用者否。曰。然。郭又問。圭峯云。作有義事。是省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由情念。臨終被業牽。省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又自注云。此義非仁義之義。乃理義之義。甚好笑。曰。他指仁義為恩愛之義。故如此說。他雖說理義。何嘗夢見。其後果老亦非之云。理義之義。便是仁義之義。如何把虛空打做兩截。

僧家所謂禪者。於其所行。全不相應。向來見幾箇好僧。說得禪。又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為人好耳。非禪之力也。所謂禪。是僧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已全不相干。學得底人。有許多機鋒。將出來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到其為人。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僧家有云。行解者。行

是行已解。是禪也。

禪僧自云有所得。而作事不相應。觀他又安有昏面。背背氣象。只是將此一福。橫置胸中。遇事轉出事了。又收。大抵只論說。不論行。昔日病翁見妙喜於其面前。要還自家話。渠於開喜升座。卻云。涉修修行。卻不會禪。實學禪。卻不修行。所謂張三有錢。不會使。李四會使。又無錢。皆是亂說。大抵此風。亦有盛衰。紹興間。最盛。閩中自有數人。可欺可欺。先王之道不明。卻令異端橫出。豎立。釋氏地水火風之說。彼所謂地水。如云。魄氣。火風。如云。魂氣。又說火風先散。地水後散。則其疾不暴。地水先散。火風後散。則其疾暴。

魯可幾問釋氏因緣之說。曰。若看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則報應之說。誠有之。但他說得來。不是。不是。又問陰德之說。如何。曰。也只是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耳。問禪家言性。傾此於彼之說。曰。此只是偷生奪陰之說耳。禪家言。偷生奪陰。謂人懷胎。自有箇神識在裏。我卻撞入裏面去。逐了他。我卻受他血陰。他說是。人生有一塊物事。包裹在裏。及其既死。此箇物事。又會去做張三。做了張三。又會去做王二。便如人做官。做了這官。任滿。又去做別官。只是無道理。或舉世間有如此類底。為問。先生曰。而今只是理會箇正理。若以聞見所接論之。則無了期。又曰。橫渠說。形潛反原。以為人生得此箇物事。既死。此箇物事。卻復歸大原去。又別從裏面抽出來。生人。如一塊黃泥。既把來做箇彈子。卻依前歸一塊裏面去。又做箇彈子。出來。伊川便說。是不必以既屈之氣。為方伸之氣。若以聖人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之語。觀之。則伊川之說。為是。蓋人死。則氣散。其生也。又是從大原裏面發出來。

德粹問。人生即是氣。死則氣散。浮屠氏不足信。然世間人為惡。死者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曰。吾友且說。堯舜三代之世。無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為惡者滿天下。若為惡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生人立若又焉用。

初。西域僧來。東漢時。令鴻臚寺寄居。後以為僧居。因名曰寺。寺是官寺。非釋者取之。王質不敬其父母。曰。自有物無始以來。自家是換了幾箇父母了。其不孝莫大於是。以此知佛法之無父。其禍乃至於此。使更有幾箇如王質。則雖殺其父母。亦以為常。佛法說君臣父子兄弟。只說是偶然相遇。道子直或殺身。又未為因報之說云。汝今殺他。他再出世。必殺汝。此等言語。乃所以啓其殺身。蓋彼安知不說道。我今可以殺汝。必汝前身曾殺我。

次日。因余國秀解物。則語及釋氏。先生曰。他佛家都從頭不識。只是認知覺運動做性。所以鼓動得許多聰明豪傑之士。緣他是高於世俗。世俗一副當汗濁底事。他是無了。所以人競趨他之學。元初也不如此。佛教初入中國。只是修行說話。如四十二章經是也。初開。只有這一卷經。其中有云。佛問一僧。汝處家為何業。對曰。愛彈琴。佛問絃緩如何。曰。不鳴矣。絃急如何。曰。聲絕矣。急緩得中如何。曰。諸音普矣。佛曰。學道亦然。心須調適。可得矣。初開。只如此說。後來遂磨入中國。見這般說話。中國人都會說了。遂

換了話頭。專去面壁靜坐。那時亦只是如此。到得後來。又翻得許多禪底說話來。盡掉了舊時許多話柄。不必看經。不必靜坐。越弄來闊。其實只是作弄這些精神。或曰。彼亦以知覺運動。為形而下者。以空寂為形而上者。如何。曰。便只是形而下者。他只是將知覺運動做奇妙說。或曰。如此。則安能動人。必更有奇妙處。曰。便是這箇。他那妙處。難道知覺運動不得。無這箇便說不行。只是被他作弄得來精。所以橫渠有釋氏兩末之論。只說得兩邊末梢頭。中間真實道理。卻不曾說。如知覺運動。是其上一梢也。因果報應。是其下一梢也。或曰。因果報應。他那邊有見識底。亦自不信。曰。雖有不信底。依舊離這箇不得。如他幾箇高禪。說高教也。依舊掉舍這箇不下。將去惑人。他那箇物事。沒理會。捉撮他不得。你道他如此。他又說不如此。你道他是知覺運動。他又有時掉翻了。都不說時。雖是掉翻。依舊離這箇不得。或問。今世士大夫。所以晚年都被禪家引去者。何故。曰。是他底高似你。你平生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所藉以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到這裏都發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他底是高似你。且是省力。誰不悅而趨之。王介甫平生讀許多書。說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為寺。卻請兩箇僧來住持。也是被他笑。你這箇物事。如何出得他。或問。今也不消學他那一層。只認依著自家底做便了。曰。固是。豈可學他。只是依自家的做。少間。自見得他底低。

今之學者。往往多歸異教者。何故。蓋為自家這裏工夫。有欠缺處。奈何這心不下。沒理會處。又見自家這裏說得來。疏略。無箇好藥方。治得他沒奈何底心。而禪者之說。則以為有箇悟門。一朝入得。則得後際。斷說得恁地。見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此卻是他實要心性上理會了。如此。不知道自家這裏有箇道理。不必外求。而此心自然各止其所。非獨如今學者。便是程門高弟。看他說那做工夫處。往往不精切。釋氏之教。入於中國。非特人為其所迷惑。鬼亦被他迷惑。大乾廟所以塑僧像。乃勸其不用牲祭者。其他廟宇中。亦必有所謂勸善大師。蓋緣人之信向者。既衆。鬼神只是依人而行。

### 朱子語類輯略卷之八

#### 論本朝人物

國初人便已崇禮義。尊經術。欲復二帝三代。已自勝於唐人。但說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說得透。趙幾道云。本朝宰相。但一味度量而已。曰。寬裕溫柔。足以有容。固好。又須發強剛毅。足以有執。則得。某嘗謂天生人才。自足得用。豈可厚誣天下。以無人。自是用不到耳。且如一箇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秤停到第四五等人。氣宇脈脈。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某向爾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

德粹以明州士人所寄書納先生。因請問其書中所言。先生曰。漢言漢之名節。晉魏之曠蕩。隋唐之辭章。皆懲其弊為之。不然。此只是正理不明。和衰將去。遂成風俗。後漢名節。至於末年。有貫己職人之弊。如皇甫規。鄉人見之。卻問卿在雁門。食雁美乎。舉此可見積此不已。其勢必至於虛浮入老莊。相衰到齊梁間。又不復如此。只是作一般醜辭。君臣府歌。變滯之語。不以為怪。隋之辭章。乃起於煬帝進士科。至不成科目。故遂衰。繼至唐。至本朝。然後此理復明。正如人有病。今日一病。明日變一病。不成要將此病變作彼病。某問。已前皆衰成風俗。本朝道學之盛。豈是衰。先生曰。亦自有漸。自范文正以來。已有好

議論如山東有孫明復。但使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後來遂有周子。程子。張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數人。依舊尊他。若如楊劉之徒。作四六駢儷之文。又非此。然數人者皆天資高。知尊王黜霸。明義去利。但只是如此。便了。於理未見。故不得中。其間安定學甚盛。何故無傳。曰。當時所講止此。只些門人受去做官。死後便已。嘗言劉彝善治水。後來果然。彝有一部詩。遇水處便廣說。某又問。以前說後漢之風。皆以為起於嚴子陵。近來說又別。曰。前漢末。極有名節人。光武欲極崇備重道。尊經術。後世以為法。如見樊英。築壇場。猶待神明。嚴子陵直分明是隱士。莫高氣遠。直是不屈。又論其不矯激。呂伯恭作祠堂記。卻云。它中和。嘗問之。嚴子陵向須如此說。使他有知。聞之。豈不發一笑。因說前輩如李泰伯。門議論只說貴。王賤。伯張大其說。欲以劫人之聽。卻是矯激。然猶有以使人奮起。今日須要作中和。將來只便委靡了。如范文正公。作子陵祠堂記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胡文定父子極喜此論。大抵前輩議論。雖而大。今日議論細而小。不可不理會。某問此風俗如何可變。曰。如何可變。只且自立。

論安定規模雖少。然卻廣大著實。如孫明復春秋雖過當。然占得氣象好。如陳古靈文字尤好。嘗過台州。見一豐碑。說孔子之道甚佳。此亦是時世漸好。故此等人出。有魯一變氣象。其後遂有二先生。若當時稍加信重。把二先生義理繼之。則可以一變。而乃為王氏所壞。問當時如此。積漸將成。而壞於王氏。莫亦有氣數。曰。然。

本朝孫石輩。忽然出來。發明一箇平正底道理。自好。前代亦無此等人。如韓退之。已自五分來。只是說文章。若非後來關洛諸公出來。孫石便是第一人。孫較弱。石健甚硬。做石守道。只是說若其名利嗜欲之類。直是打疊得伶俐。所以不動心也。

韓魏公。富鄭公。皆言新法不便。韓公便能論列。上面不從。他也委曲作箇道理。著行他底。如富公更不行。自用他那法度。後來遂被人言。雖如此。畢竟喚做是不得。今事有不便。但當如韓公論列。若不從。也須做道理。減省了行他底。大不可行。則有去而已。如富鄭公。直截自用己意。則不可也。

先生因汎言交際之道云。先人曾有雜錄冊子。記李仲和之祖。同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每出入。必經由一富人門。二公未嘗往見之。一日富人俟其過門。邀之坐。二公託以他事不入。他日復招飯。意置甚。李欲往。包公正色與語曰。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安與之交。豈不為他日累乎。竟不往。後十年。二公果相繼與鄉郡。先生因嗟歎前輩立己接人之嚴。蓋如此。方二公為布衣。所志已如此。此古人所謂言行。必稱其所終。慮其所做也。或言近有為鄉邑者。汎接部內士民。如布衣交。甚至狎溺無所不至。後來遇事入手處。頗有掣肘處。曰。為邑之長。此等處當有限節。若脫略繩墨。其末流之弊。必至於此。包李之事。可為法也。

陳烈初年讀書。不理會得。又不記。因讀孟子求放心一段。遂謝絕人事。靜坐室中數月。後看文字。記性加數倍。又聰明。

荆公初作江東提刑。回來奏事。上萬言書。其開一節云。今之小官俸薄。不足以養廉。必當有以益之。然當今財用匱乏。而復為此論。人必以為不可行。然天下之財。未嘗不足。特不知生財之道。無善理財之人。故常患其不足。神宗善其言。後來繼作參政。第二日。便專措置理財。備置回易庫。以籠天下之利。謂周禮。泉府之職。正是如此。卻不知周公之制。只為天下之貨。有不售。則商旅留滯。而不能行。故以官錢買之。使後來有欲買者。官中卻給與之。初未嘗以此求利息也。時舉云。凡國之財用。取具焉。則是國家有大費用。皆給於此。豈得謂之不取利耶。朝廷財用。但可支常費耳。設有變故之來。定無可以應之。曰。國家百年承平。其實規模未立。特幸其無事耳。若有大變。豈能支耶。神宗一日。問回易庫。細買甚果子之數。因云。此非朝廷之體。荆公乃曰。國家難置有司。正欲領其繁細。若回易庫中。雖一文之物。亦當不憚出納。乃有司之職。非人君所當問。若人君問及此。則乃為繁碎而失體也。其說甚高。故神宗信之。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雖明道先生。不以為不是。蓋那時也是合變時節。但後來人情洶洶。明道始勤之以不可做。造人情底事。及王氏排棄議行之甚力。而諸公始退散。道夫問新法之行。雖造人皆知其有害。何故明道不以為非。曰。自是王氏行得來有害。若使明道為之。必不至恁地狼狽。問。若專用韓富。則事體如何。曰。二公也只守舊。專用溫公如何。曰。他又別是一格。又問。若是二程出來。擔負莫須別否。曰。若如明道。十事須還他全別。方得。只看他當時處章。謂其志節慷慨云云。則明道豈是循常蹈故。塊然自守底人。

呂氏家傳。載荆公嘗時與中公極相好。新法亦皆商量來。故行新法時。甚望中公相助。又用明道作條例。司。皆是望諸賢之助。是時想見其意。好後來盡背了初意。所以諸賢盡不從。明道行狀。不載條例司事。此卻好分明。載其始末。

神宗嘗問明道云。王安石是聖人否。明道曰。公孫碩膚。赤鳥几几。聖人氣象如此。王安石一身尚不能治。何聖人為。先生曰。此言最說得荆公著。

先生論荆公之學。所以差者。以其見道理不透徹。因云。洞視千古。無有見道理不透徹。而所說所行不差者。但無力量。做得來半上落下。底則其害淺。如庸醫不識病。只胡亂下。那沒緊要底藥。便不至於殺人。若荆公。公他硬見從那一邊去。則如不識病證。而使下大黃附子底藥。便至於殺人。

劉叔通言。王介甫其心本欲救民。後來弄壞者。乃過誤。至於然。曰。不然。正如醫者治病。其心豈不欲活人。卻將砒礪與人喫。及病者死。卻云。我心本欲救其病。非我之罪。可乎。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術足以殺人。豈可謂非其罪。

張卿問荆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荆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荆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荆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得荆公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荆公用兵。用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底議論。

介甫初與呂吉甫好時常簡帖往來其一云勿令上知後來不足呂遂微奏之神宗亦胡亂藏掩了介甫只好人奉己故與呂合若東坡們不願已硬要治他如何天生得恁地狠

介甫每得新文字窮日夜閱之喜食羊頭餚家人供至或值看文字信手撮入口不暇用箸過食亦不覺至於生患且道將此心應事安得會不錯不讀書時帶入書院有外甥懶學怕他入書院多方討新文字得之只顧看文字不暇入書院矣

因論王氏之學而曰元澤幼即穎悟嘗有人籠羆鹿各一以遺介甫元澤時俱未識也或問之曰孰為鹿孰為羆元澤曰羆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羆其後解經大抵類此

義剛曰溫公力行處甚篤只是見得淺曰是問明道論元祐事須並用熙豐之黨曰明道只是欲與此數人者共變其法且誘他入腳來做問如此卻似任術曰此事亦有不能免者但明道是至誠為之此數人者亦不相疑忌然須是明道方能了此後來元祐諸公治得此黨太峻亦不待其服罪溫公論役法疏略悉為章子厚所駁只一向罷逐不問所論是非卻是太峻急然當時如蔡確輩留得在朝廷豈不害事

正淳問韓持國言道上無克此說猶可至說道無真假則誤甚矣曰正錄其謂道無真假所以言無克若知道有真假則知假者在所當克也

問二蘇之學得於佛老於道邊道理元無見處所以其說多走作曰看來只是不會子細讀書它見佛家之說直截簡易驚動人耳目所以都被引去聖賢之書非細心研究不足以見之某數日來因閒思聖人所以說箇格物字工夫盡在這裏今人都是無這工夫所以見識皆低然格物亦多般有只格得一兩分而休者有格得三四分而休者有格得四五五六分者格到五六分者已為難得今人原不會格物所以見識極卑都被他引將去二蘇所以主張箇一與中者只是要恁含糊不分別所以橫說豎說善作惡作都不會道理也然當時人又未有能如它之說者所以都被他說動了故某嘗說今人容易為異說引去者只是見識低只要個突包藏不敢說破橫說破便露腳手所以都將一與中蓋了則無面目無方所人不得而非之

兩蘇既自無致道之才又不曾遇人指示故皆偶突無是處人豈可以一己所見只管鑽去謂此是我自得不是聽得人底

或問東坡言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代而卒莫消長也只是老子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之意否曰然又問此語莫也無病曰便是如此既是逝者如斯如何不往盈虛如代如何不消長既不往來不消長卻是箇甚底物事這箇道理其來無盡其往無窮聖人但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逝者如斯夫只是說箇不已何嘗說不消長不往來它本要說得來高遠卻不知說得不活了既是往者如斯盈虛者如代便是這道理流行不已也東坡之說便是從法師四不遷之說也又云盈虛者如代代字今多誤作彼字而吾與子之所共食食字多誤作樂字嘗見東坡手寫本皆作代字食字頃年蘇

李真刻東坡文集嘗見問食字之義云如食色之食猶言草也東坡聰明豈不曉得他晚年自知所學底倚靠不得及與李昭玘書有云黃秦輩挾有餘之資而於於無涯之智必極其所如將安所歸宿哉念有以反之范淳夫持兩端兩邊都不惡他也只是不是如今說是說非都是開說若使將身已頓放在蘇黃間未必不出其下須是自家強了他方說得他如孟子關楊墨相似這道理只是一箇道理只理會自家身已是本其他都是開物事緣自家這一身是天造地設底已盡擔負許多道理纔理會得自家道理則事物之理莫不在此裏一語一動一靜一飲一食皆有理緣不是便是這道理若盡得這道理方成箇人方可以柱天踏地方不負此生若不盡得此理只是空生空死空具許多形骸空受許多道理空喫了世間人飯見得道理若是世上許多開物事都沒緊要緊要甚麼又曰伊尹說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覺之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共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聖賢與衆人皆具此理衆人自不覺察耳又曰聖人之心如青天白日更無些子蔽翳又曰如今學者且要收放心又曰萬理皆具於吾心須就自家身已做工夫方始應得萬理萬事所以大學說在明德在新民

先生因論蘇子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箇物事不知道便是無鑿底聖人聖人便是有鑿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兩物事

本朝中興至今日人物問中興諸相曰張魏公才極高雖大義極分明而全不曉事扶得東邊倒了西邊知得這裏忘了那裏趙忠簡卻曉事有才好賢樂善處置得好而大義不甚分明李丞相大義分明極有才做事有終始本末昭然可曉只是中間處不甚謹密此是他病然他綱領大規模宏闊照管得始終本末才極大諸公皆不及只可惜太蠢耳朱丞相秀水開居錄自誇其功太過以復辟之事皆由他做不公道又問呂頤浩曰這人蠢胡亂一時開得他用不足道

張魏公不與人共事有自為之意也是當時可共事之人少然亦不可如此天下事未有不與人共而能濟者注明遠得旨出措置荆襄奏乞迂路過建康見張公張公不與之言問亦不答

問胡文定公與秦丞相厚善之故曰秦會之嘗為密教霍公業時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於霍奇之後康侯問人才於定夫首以會之為對云其人頗有文若京城欲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會之抗疏以為不可康侯亦義其所為力言於張德遠諸公之前後會之自海上歸與開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書疏往來講論國政康侯有詞掖購庭之召則會之應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已是已窺見其微隱有難處者故以老病辭後來會之做出大疏脫則康侯已謝世矣定夫之後及康侯諸子會之皆擢用之又曰此老當國卻留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牢籠出去多墜家聲獨胡明仲兄弟卻有樹立終是不歸附他嘗問和仲先世遺文因曰先公議論好但只是行不得和仲曰問之

先人所以謂之好議論政以其可以措諸行事何故卻行不得答曰公不知便是六經也有說得行不得處此是這老子由中之言看來聖賢說話他只得做一件好底物事安頓在那裏又曰此老千鬼百怪如不樂道人貶竄將去卻與他道慙慙不絕一日忽招和仲意極拳拳比其還家則章章已下又送白金為贖如欲論去之人章疏多是自為以授言者做得甚好傳安道諸公往往認得如見彈洪慶善章曰此秦老筆也

後世用兵只是胡騎殺那會有節制如李通說八陣可用怕也未必可用當臨陣時只看當時事體排扒得著所在如吳璘敗敵於殺金平前面對陳交兵之急後面諸軍一齊擁前爛殺敵人這有甚陳法且如用兵前陳交接後陣即用水車隔了不令突出當吳璘那時軍勇猛將來隔了一齊都衝開突前去有甚陳法看來兵之勝負全在勇性又云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動直以衝突之

古之戰也兩軍相對甚有禮有飲酌焉不似後世便只是爛殺將去劉錡順昌之捷亦只是投之死地而後生當時敵騎大擁而至凡十餘萬諸將會議以為固知力不能當然急渡江則朝廷兵守已自戒嚴必不可渡兼備持老幼敵騎已迫必為所迫其勢終歸於死若兩下皆死不若固守庶幾可生遂開城門而守敵人大至劉錡先遣人約他某日戰敵入謂其敢與我約戰大怒至日敵騎壓於城外時正暮月劉錡分部下兵五千為五隊先備著藥飯食酒肉存在先以一副兜車與甲蓋之下日曬時令人以手摸看熱得幾何如此數次其兜車與甲向可容手則未發直待熱如火不可容手乃喚一隊軍至令喫酒飯少定與著藥遂各授兵出西門戰少頃又喚一隊上授之出南門如此數隊分諸門迭出迭入敵遂大敗緣敵人衆多其立無機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執斧直入人蓋掀其馬甲以斷其足一騎繼倒即壓敵騎殺死甚衆況當衆正熱甲盾如火流汗喘息煩悶而吾軍迭出飽銳清涼而傷困者即扶歸就藥調護遂以至寡敵至衆敵人大敗方有往中國之意遂從和議前此皆未肯真箇要利此是庚申年六月可惜此機不遂進

籍籍管云建炎開勸王之師所過州縣如入無人之境悉行擄掠公私苦之有陳無玷者以才略稱嘗作某縣宿戒邑人各備器械候聞鐘聲則人執以出隨其所居相比排列未幾勸王之師入縣將肆縱橫之狀即命擊鐘邑人聞之如其宿戒以出師徒見其戈矛森列不虞其有備若此也相顧失色遂將師以過秋毫無犯邑人德之

張舜勳建人嘗知處州有人欲造大舟不能計其所費問之張云可造一小舟以寸折尺便可計算後又有人欲築紹興與神廟牆召匠計之云費八萬緡其人用張法自築一丈長算其牆可直二萬緡遂以四萬與匠者董事內官無所得遂與張紹興貧不如自出錢太后遂自出錢費三十二萬緡

甚云對害乃大聲云這便不是了天下一切人都被這些子壞了才把害對利便事上只見得利害更不問義理須知道利乃對義才明得義利便自無爭之事自後只要如此分別不要更到訟庭後來在任果有政聲此事須近於迂闊然卻甚好今不可多見矣

汪端明少從學於焦先生汪既逝時從某老問禪憐焦之老欲進之以福因勸焦登徑山見某舉寂然不動咸而逢通焦曰和尚不可破句讀書不契而歸亦奇士也

祝懷汝昭常論張說一日祝有一婢溺死衛守施元之謂張曰祝婢乃其父婢祝汗之恐事泄抑令其死張遂言之於上上曰此事大若有之行道不得草草若無不須以此陷人遂陰遣一兵士之類來備探其事往來月餘日得其實矣一日乃投都監曰奉聖旨來探祝編修家公事遂叫集鄰里作保明狀去事方已兵士小人乃能如此

戴少望云洪景廬楊廷秀爭配享俱出可謂無黨曰不然要無黨須是分別得君子小人分明某嘗謂凡事都分做兩邊是底放一邊非底放一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即守而勿失非即去而勿留此治一身之法也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曰無黨是大亂之道或曰信而後諫意欲委曲以濟事曰是枉尺直尋而可為也

吳公路作南劍天柱灘記曰事無大小為之必成害無大小除之必去此見其志

或言趙子直多疑先生曰諸公且言人因甚多疑魯可幾曰只是見不破爾

他心裏無可作做，無可思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自然是只隨利欲走。聞有野記誦為詞章者，又不足以其本心之陷溺，所以箇箇如此，只緣無所用心，故如此。前輩多有得於佛學，當利害禍福之際而不變者，蓋佛氏勇猛精進，清淨堅固之說，猶足以使人淡泊有守，不為外物所移也。若記誦詞章之學，這般伎倆，如何救拔得他，那利欲底窟窟動，或曰：某人讀書，只是摘奇巧為文章，以求富貴耳。曰：恁地工夫，也只做得那不好底文章，定無氣魄，所以他文字皆困苦。某少年見上一輩，未說如何，箇箇有氣魄，敢擔當做事，而今人箇箇都恁地衰無氣魄，也是氣運使然，而今秀才便有些氣魄，少年被做那時文，都銷磨盡了，所以都無精采，做事不成。

一士人見龜山，容貌甚端莊，坐不動，每來必如是，以此喜之，一日，引入書院，久坐，忽報有客，龜山出接，士人獨坐，凝然不動，如故，宅眷壁外窺之，大段驚異，士人別去，家人以實告，皆稱其如此，好人愈為所取，後以女妻之，乃陸棠也，及范汝為作亂，棠入其黨，見矯情飾貌之難信也。

歷代

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處率太史公書疏爽，班固書密塞。

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得刪改脫，高祖紀記迎太公處，稱高祖，此樣處甚多，高祖未崩，安得高祖之號，漢書盡改之矣，左傳只有一處云：陳桓公有寵於王，漢書引繩排根不附己者，今人誤讀根為根注云：猶今言根柢之類，蓋關中俗語如此，根柢猶云抵拒攔關也，引繩排根，如以繩扞拒然。

溫公以正直中和為德，聰明強毅為才，先生曰：皆是德也，聖人以仁、智、勇、為德，聰明、便是智、強毅、便是勇，陳仲亨問諸儒才德之說，曰：合下語自不同，如說才，難，須是那有德底才，高陽氏才子八人，這須是有德而有才底，若是將才對德說，則如周公之才之美，便是有是才更要德，這箇合下說得自不同，又問智伯五賢，曰：如說射御足力之類，也可謂之才。

范唐鑑首一段專是論太宗本原，然亦未盡，太宗後來做處儘好，只為本領不是，與三代便別，問：歐陽以除隋之亂，比述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贊之，無乃太過，曰：只為歐公一輩人，尋常亦不會理會本領處，故其言如此。

周自東遷之後，王室益弱，畿內疆土，皆為世臣據，莫可誰何，而畿內土地，亦皆為諸侯爭據，天子雖欲分封而不可得，如封鄭桓公，都是先用計指射鄆地，因而取之，亦是無討土地處，此後王至子孫，豈復有疆土分封，某常以為郡縣之事，已萌於此矣，至秦時，是事勢窮極，去不得了，必須如此做也。

權重處便有弊，宗室權重，則宗室作亂，漢初及晉是也，外戚權重，則外戚作亂，兩漢是也，春秋之君，多逐宗族，晉惠公得國，便不納羣公子，文公之入，即殺懷公，此乃異日六卿分晉之兆。

封建世臣，賢者無傾身處，初開，亦未甚，至春秋時，孔子事如何。

楚地最廣，今之漢漢皆是，儘是強大，齊晉若不更伯，楚必吞周而有天下，緣他極強大，所以齊威晉文責之，皆是沒緊要底事，威公豈不欲將晉王翦夏之事責之，但恐無收殺，故只得如此，至如晉文城濮之戰，依舊委曲還他許多禮數，亦如威公之意，然此處亦足以見先王不忍戕民之志，未泯也，設使威文所以責之者，不小假借，他定不肯服，兵連禍結，何時而已，到得戰國，斬首動是數萬，無復先王之意矣，術至韓非說難，精密至矣，蘇服亦尚疏。

黃仁卿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後，後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之法，蓋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且如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秦則兼皇帝之號，只此一事，後世如何肯變，又問：賈生仁義攻守之說，恐秦如此，亦難以仁義守之，曰：它若延得數十年，亦可扶持整頓，只是犯衆怒多，下面逼得來緊，所以不旋踵而亡。

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太史公三代本紀，皆著孔子所損益四代之說，高祖紀又言：色尚黃，朝以十月，此固有深意，且以孔顏而行夏時，乘商輅，服周冕，用韶舞，則好，以劉季為之，亦未濟事在，唐子西云：自漢而下，惟有子房孔明爾，而子房尚黃老，孔明喜申韓，也說得好，子房分明是得老子之術，其處已謀人，皆是孔明，手寫申韓之書，以授後主，而治國以嚴，皆此意也。

漢儒初不要窮究義理，但是會讀記得多便是學，漢儒注書，只注難曉處，不全注盡本文，其辭甚簡。

問：霍光廢昌邑是否，曰：是使太甲終不明，伊尹如之何，曰：亦有道理，問：不疑誣金事，徐節孝以金還人，曰：初也須與他至誠說，是無若如何，他人解，便休，若是硬執，只得還他，若皆不與之解說，人才誣便還，則是以不善與人，而自為善，其心有病矣。

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今人都如此，費力，只如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為非常人，後來杖策謁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

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陣，須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為人所屠，今人率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謹密，未聞謹密而能有成者。

問：黃憲不得似顏子，曰：畢竟是資稟好，又問：若得聖人為之依歸，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志向如何，顏子不是一箇善善底人，看他是多少聰明，便敢問為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因說至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都是箇有病痛底聖人，又問：伊尹似無病痛，曰：五就湯，五就桀，孔孟必不肯恁地，只為他任得過，又問：伊尹莫是枉尺直尋，曰：伊尹不是恁地，只學之者，便至枉尺直尋。

後漢魏柏不肯仕，鄉人勉之，曰：干祿求進，以行志也，方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慨然歎曰：使柏生行而死，還於諸子何有哉。

說東漢誅宦官事云。欽夫所說。只是翻腔好石。做文字則劇。其實不曾說著當時事。得那時節。是甚麼時節。雖倉公扁鵲所不能療。如天下有必死之病。喫熱藥也不得。喫涼藥也不得。有一人下一服熱藥。便道他用藥錯了。天下有必亡之勢。道如何慢慢得。若許多官者未誅。更恁地保養過幾年。更弄道只是胡說。那時節是甚麼時節。都無主了。立箇渤海王之子續。纔七八歲。方說梁冀跋扈。使被殺了。立盡吾侯。爲相。方十五歲。外戚宦官。手裏裏得大。汝道他要誅他。不要誅他。東漢外戚宦官。從來盤踞軌轍相銜。未有若此之可畏。養箇女子。便順放在宮中。十餘年。後便窮極富貴。到得有些厥跌。便箇族滅。無遺類。欲爲孤豚而不可得。必亡之易。未有若東漢末年。伯謨問。唐宦官與東漢末如何。曰。某嘗說。唐時天下向可爲。唐時猶有餘策。東漢末直是無著手處。且是無主了。如唐昭宗。文宗。直要除許多宦官。那時若有人似尙可爲。那時只宜宗便度得事勢不能幹。便一向不問他。也是老練了。如此。如伊川易解。也失契勘。說屯其膏云。又非恬然不爲。若唐之僖昭也。這兩人全不同。一人是要做事。一人是不要做。與小黃門啗果食度日。呼田令孜爲阿父。不知東漢時。若一向盡引得忠賢布列在內。不知如何。只那都無主可立。天下大勢。如人衰老之極。百病交作。略有些小變動。便成大病。如乳母也。嗚呼。一場如單超。徐璜。也作怪一場。如張讓。趙忠之徒。纔有些小權柄。便作怪一場。這是甚麼時節。伯謨云。從那時直到唐太宗。天下大勢方定。曰。這許多時節。直是無著手處。然亦有幸而亡者。東晉是也。汪奉作詩史。以爲資武陳蕃誅宦者不合前收。而末收曹節。王甫。侯覽。若一時便收卻四箇便了。嗚呼。球誅宦者。不合前誅王甫。段熲。而未誅曹節。朱瑀。若一時便誅卻四箇。亦自定矣。此說是。

因論三國形勢。曰。曹操合下。便知據河北。可以爲取天下之資。既被袁紹先說了。他又不成。出他下。故爲大言以誑之。胡致堂說。史臣後來代爲文辭。以欺後世。看來只是一時無說。了大言耳。此著被袁紹先下了。後來崎嶇萬狀。弄得箇獻帝來。爲挾天子令諸侯之舉。此亦是第二。若孫權據江南。劉備據蜀。皆非取天下之勢。僅足自保耳。

問。先主爲曹操所敗。請救於吳。若非孫權。用周瑜以敵操。亦殆矣。曰。孔明之請救。知其不得不救。孫權之救備。須著救他。不如此便當迎操矣。此亦非奸相識。勢使然也。及至先生得荆州。權遂遣呂蒙擒關羽。才到利害所在。便不相顧。

諸葛孔明。大綱賢。質好。但病於蘊疏。孟子以後人物。只有子房與孔明。子房之學。出於黃老。孔明。出於申韓。如授後主以六韜等書。與用法嚴處。可見。若以比王仲淹。則不似其細密。他卻事事理會過來。當時若出來施設一番。亦須可觀。

毅然問。孔明誘奪劉璋。似不義。曰。便是後世聖賢難做。動著便黏手惹腳。

諸葛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宏大。但所學不甚純正。故亦不能盡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爲先主之謀。未必是孔明之意。然在當時。多有不可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類。不見孔明一語議論。後來壞事。卻追恨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東行。孔明得君如此。猶有不能盡言者乎。先主不忍取荆州。不得已而爲劉璋之直。

若取荆州。雖不爲當然。劉表之後。君弱勢孤。必爲他人所取。較之取劉璋。不若得荆州之爲愈也。學者皆知曹氏爲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爲漢賊也。若孫權有意與復漢室。自當與先主協力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纔然得時。便與孫權。如襲取關羽之類。是也。權自知與操。同是竊據漢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滅曹氏。且復滅吳矣。權之姦謀。蓋不可掩。平時所與先主交通。結爲自全計爾。或曰。孔明與先主俱留益州。獨令關羽在外。遂爲陸遜所襲。當時只先主在內。孔明在外。如何。曰。正當經理西向宛洛。孔明如何可出。此特關羽恃才疏。自取其敗。據當時處置如此。若無意外。關羽。曹氏不足平。兩路進兵。何可當也。此亦漢室不可復興。天命不可再續而已。深可惜哉。

諸葛亮陣對敵。意思安閒。如不欲戰。而若堅踞不棄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泥水而決矣。

先生說八陣圖。法。人傑因云。尋常人說戰陣事。多用變詐。恐王者之師不如此。曰。王者勢大。自不須用變詐。譬如孟賁與童子相搏。自然勝他。孟賁不得。且如諸葛武侯。七縱七擒。事。令孟獲觀其營壘。分明教汝看見。只是不可犯。若用變詐。已是其力不敵。須假些智。又今之戰者。只靠前列。後面人更著力。不得。前列勝則勝。前列敗則敗。如八陣之法。每軍皆有用途。天衝地輔。龍飛虎翼。蛇鳥風雲之類。各爲一陣。有專於戰鬪者。有專於衝突者。又有纏繞之者。然未知如何用之。又問。據下之戰。曰。此卻分曉。又問。陣法多益。程子謂分數。如何。曰。此御衆以寡之法。且如十萬人。分作十軍。則每軍有一萬人。大將之所轄者。十將而已。一萬又分爲十軍。一軍分作十卒。則一將所管者。十卒而已。卒正自管二十五人。則所管者。三卒正耳。推而下之。兩司馬。雖管二十五人。然所自將者。五人。又管四伍長。伍長所管。四人而已。至於大將之權。專在旗鼓。大將把小旗。撥發官執大旗。三軍視之。以爲進退。若李光弼。旗靡至地。令諸軍死生以之。是也。若八陣圖。自古有之。周官所謂如戰之陳。蓋是此法。據奇文。雖未必風后所作。然山來須遠。武侯立石於江邊。乃是水之回。洑處。所以水不能漂蕩。其擇地之善。立基之堅。如此。此其所以善用兵也。又問。陰符經有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之說。如何。曰。絕利者。絕其二三。一源者。一其源本。三反晝夜者。更加詳審。豈惟用兵。凡事莫不皆然。倍。如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之謂。上文言善善善。善善則其專一。可知。注陰符者。分爲三章。上言神仙抱一之道。中言富國安民之法。下言強兵戰勝之術。又有人每章作三事解釋。後來一書。更顯而獻之高宗。高宗大喜。賜號渾成。其人後以強橫害物。爲知饒州汪某斷配。

或問。季通八陣圖說。其開所著陳法。是否。曰。皆是元來有底。但季通分開許多方陣陳法。不相混雜。稍好。又問。史記所書高祖垓下之戰。季通以爲正合八陣之法。曰。此亦後人好奇之論。大凡有兵。須有陣。不成有許多兵馬相戰。只發作一團。又只排作一行。必須左右前後步伍行陣。各有條理。方得。今且以數人相撲言之。亦須擺布得所。而後相角。今人但見史記所書甚詳。漢書則略之。便以司馬遷爲曉兵法。班固爲不曉。此皆好奇之論。不知班固以爲行陣乃用兵之常。故略之。從省文爾。看古來許多陣法。

111

30 B

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做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略不同只如地圍則須布圍陣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容概論也又曰常見老將說大要臨陣又在番休遞上分一軍為數替將戰則食第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陣使食第二替人覺第一替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卒飽健而不至於困乏鄉來張柔直守南劍戰退范汝為只用此法方汝為之來寇也柔直起鄉兵與之戰令城中殺羊牛豕作肉串仍作飯分鄉兵數替以八陣之先後更迭食之士卒力皆有餘遂勝汝為又云劉信叔順昌之勝鄉見張仲隆云親待之信叔大概亦是如此時極暑探報人至云敵騎至矣信叔令一卒擐甲立之烈日中少頃問甲熱乎曰熱矣可著手乎則曰熱甚不可著手矣時城中軍亦不甚多信叔嘗有宿戒遇戰則分為數替如是下令軍中可依此飲食士卒更番而上又多合暑藥往者歸者皆飲之人情皆快故能大敗敵人蓋方我之甲士甲熱不堪著手則敵騎被甲來者其熱可知又未免有困餒之患於此時而擊之是以勝也或曰是戰也信叔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割棄竹筒狼藉其豆於下敵馬饑聞豆香低頭食之及多為竹筒所滾腳下不得地以故士馬俱斃曰此則不得而知但聞多道輕銳之卒以大刀斫馬足每折馬一足則和人皆仆又有相蹂踐者大率一馬仆則從旁而斃不下十數人

用之問諸葛武侯不死與司馬仲達相持終如何曰少閒只管算來算去看那箇錯了便輸輸處處也不在多只是爭些子李通云看諸葛亮不解輸曰若諸葛亮輸時輸得少司馬懿輸時便狼狽

諸葛公是忠義底司馬懿是無狀底諸葛公劉禪備位而已

王導為相只周旋人過一生嘗有坐客二十餘人逐一稱讚獨不及一胡僧并一臨海人二人皆不悅導徐顧臨海人曰自君之來臨海不復有人矣又謂胡僧曰爾者乃胡語之變譽者也於是二人亦悅

陸宣公奏議末數卷論稅事極盡纖悉是他都理會來此便是經濟之學

說者謂陽城居諫職與屠沽出沒果然則豈能使其君聽其言哉若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驕御則人豈可不有以養素自重耶

後唐莊宗善音律好龍伶儷其卒也得處坊人善友飲樂器而焚之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豈欺我哉

戰國漢唐諸子

問荀揚王韓四子凡人著書須自有箇規模自有箇作用處或流於申韓或歸於黃老或有體而無用或有用而無體不可一律觀且如王通這人於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為作用極見得分曉只是於這作用曉得處卻有病韓退之則於大體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為處卻不曉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他見得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說得極無疵只是空見得箇本原如此下面工夫都空疏更無物事撐住視察所以於用處不甚可人意緣他費工夫去作文所以讀書者只為作文用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只是火急去

弄文章而於經綸實務不付究心所以作用不得每日只是招引得幾箇詩酒秀才和尙度日有些工夫只了得去磨煉文章所以無工夫來做這邊事兼他說我這箇便是聖賢事業了自不知其非如論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卻把孟軻與數子同論可見無見識都不成議論荀卿則全是申韓觀觀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諸君暗主戰鬪不息憤悶惻惻但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他那做處如何望得王通揚雄則全是黃老其嘗說揚雄最無用真是一箇儒他到急處只是投黃老如反離騷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更無說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一卷議論不明快不了決如其為人他見識全低語言極默甚好笑荀揚二人自不可與王韓二人同日語問王通病痛如何曰這人於作用處曉得急欲見之於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業便去上書要與太平及知時勢之不可為做周公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書續元經又要做孔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聖人之典章皆在於於是取而續述方做得這箇家其成王通之時有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法度乃欲取漢魏以下者為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為續書詩則欲取曹劉沈謝者為續詩續得這般詩書發明得箇甚麼道理自漢以來詔令之稍可觀者不過數箇如高帝求賢詔雖好又自不純文帝勸農武帝厲賢制策輪臺之悔只有此數箇略好此外盡無那一篇比得典謨訓誥便求一篇如君牙問命秦晉也無曹劉沈謝之詩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亦有學為四句古詩者但多稱頌之辭言皆過實不足取信樂如何有裴英成韶漢武之樂禮又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禮它只是急要學孔子又無佐證故裝點幾箇人來做堯舜湯武皆經我刪便顯得我是聖人如中說一書都是要學孔子論語說秦伯三以天下讓他便說陳思王善談論語說殷有三仁他便說荀氏有二仁又提幾箇公卿大夫來相答問便比當時門人弟子正如梅聖俞說歐陽永叔他自要做韓退之卻將我來比孟郊王通便是如此他自要做孔夫子便胡亂捉別人來為聖賢殊不知秦漢以下君臣人物勸兩已定汝如何能加重中說一書因是後人假託非王通自著然畢竟是王通平生好自誇大續詩續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假託之故後世子孫見他學周公孔子學不成都冷淡了故又取一時公卿大夫之顯者續附會以成之畢竟是王通有這樣意思在雖非他之過亦他有以啓之也如世人說坑焚之禍起於荀卿荀卿著書立言何嘗教人焚書坑儒只是觀他無所顧藉敢為異論則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然王通比荀揚又為別王通極開爽說得廣闊緣他於事上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革施為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會向上透一著於大體處有所欠闕所以如此若更曉得高處一著那裏得來只細看他書便是他極有好處非特荀揚道不到雖韓退之也道不到韓退之只曉得箇大綱下面工夫都空虛要做更無下手處其作用處全疏如何敢望王通然王通所以如此者其病亦只在於不曾子細讀書他只見聖人有箇六經便欲別作一本六經將聖人腔子填滿裏面若是子細讀書如聖人



所說義理之無窮。自然無工夫開做。他死時極後生。只得三十餘歲。他卻火急要做許多事。或云。若少假之年。必有可觀。曰。不然。他氣象局促。只如此了。他做許多事。時方只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繁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宜其死也。又曰。中說一書。如子弟記他言行。也煞有好處。雖云其書是後人假託。不會假得許多。須真有箇人。極模如此。方裝點得成。假使縣空白撰得一人。如此則能撰之人。亦自有見識非凡人矣。

賈誼之學。雖本於戰國縱橫之學。只是較近道理。不至如儀、秦、蘇、范之甚爾。他於這邊道理。見得分數稍多。所以說得較好。然終是有縱橫之習。緣他根腳只是從戰國中來故也。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苦困無精彩。極好處也。只有正義明道兩句。下此諸子。皆無足道。如張良、諸葛亮。固正。只是太難。王通也有好處。只是也無本原工夫。卻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箇三代。他便自嬰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他。那斤兩輕重自定。汝如何文飾得。如續詩續書。元經之作。盡要學箇孔子。重做一箇三代。如何做得。如續書要載漢以來詔令。他那詔令便載得。發明得甚麼義理。發明得甚麼政事。只有高帝時三詔令。稍好。然已不純。如曰。肯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都不足錄。三代之書。詔令。皆是根源學問。發明義理。所以燦然可為後世法。如秦漢以下詔令。濟得甚事。緣他都不曾將心子細去讀聖人之書。只是要依他箇樣子。見聖人作六經。我也學他作六經。只是將前入腔子。自做言語。填放他腔中。便說我這箇可以比並聖人。聖人做箇論語。我便做中說。如揚雄。太元法言亦然。不知怎生比並。某嘗說。自孔孟滅後。諸儒不子細讀得聖人之書。曉得聖人之旨。只是自說他一副當道理說得。卻也好看。只是非聖人之意。硬將聖人經旨說從他道理上來。孟子說。以意逆志者。以自家之意。逆聖人之志。如人去路頭迎接那人相似。或今日接著不定。明日接著不定。或那人來也不定。不來也不定。或更遲數日來也不定。如此方謂之。以意逆志。今人讀書。卻不去等候迎接那人。只認硬趕捉那人來。更不由他情願。又教他莫要做聲。待我與汝說道理。聖賢已死。他看汝如何說。他又不會出來與汝爭。只是非聖賢之意。他本要自說他一樣道理。又恐不見信於人。偶然覓見聖人說處。與己意合。便從頭如此解將去。更不子細虛心看聖人所說。是如何。正如人販私鹽。擔私貨。恐人捉他。須用求得官員一兩封書。并掩頭引行。方敢過場務。偷免稅錢。今之學者。正是如此。只是將聖人經書。拖帶印證己之所說而已。何嘗真得聖人之意。卻是說得新奇巧妙。可以欺惑人。只是非聖人之意。此無他患。在於不子細讀聖人之書。人若能虛心下意。自莫生意見。只將聖人書玩味。讀誦少閒意思。自從正文中進出來。不待安排。不待杜撰。如此方謂之善讀書。且屈原一書。近偶閱之。從頭被人錯解了。自古至今。訛謬相傳。更無一人能破之者。而又為說以增飾之。看來屈原本是一箇忠誠。憫世愛君。底人。觀他所作離騷。盡是歸依愛慕。不忍捨去懷王之意。所以拳拳反復。不能自己。何嘗有一句是罵懷王。亦不見他有褻瀆之心。後來沒出氣處。不奈何。方投河殞命。而今人句句盡解做罵懷王。枉屈說了屈原。只是不曾平心看他語意。所以如此。

只有董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著。然亦非他真見得這道理。問。仲舒云。性者。生之質也。不是。只當云。性者。生之理也。氣者。生之質也。稟。謂性者。生之質。本莊子之言。曰。莊子有云。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前輩謂此說頗好。如有物有則之意。董問。董仲舒見道不明。處曰。也見得。偶突。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等語。似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又似見得性善模樣。終是說得。窮。釐不分明端的。

建寧出正誼明道如何論。先生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己者。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誼。徐問。文中子好處與不好處。曰。見得道理透後。從高視下。一目瞭然。今要去揣摩不得。或問。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曰。此是說行底。非是說道體。問。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曰。此是說行道而有得於身者。非是說自然得之於天者。原道中學大學。卻不說致知在格物一句。蘇子由古史論。舉中庸。不獲乎上。後卻不說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二句。這兩箇好做對。司馬溫公說儀秦處。說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卻不說居天下之廣居。看得這樣底。都是箇無頭學問。問。退之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謂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卻少了一氣字。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皆前所未發。如夫子言性相近。若無習相遠一句。便說不行。如人生而靜。靜固是性。只著一生字。便是帶著氣質說了。但未嘗明說著氣字。惟周子太極圖。卻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太極圖中見出來也。韓文公原鬼。不知鬼神之本。只是在外說箇影子。問。孟子謂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韓文公推尊孟子。開楊墨之功。以為不在禹下。而讀墨一篇。卻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者何也。曰。韓文公第一義。是去學文字。第二義。方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如云。其行已不敢有愧於道。他本只是學文。其行已。已不敢有愧於道。把這箇做第一義。似此樣處甚多。退之晚來。竟沒顧身己處。如招聚許多人。博塞為戲。所與交。如蠶師。忠師之徒。皆飲酒無賴。及至海上。見大顛。壁立萬仞。自是心服。其言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此是退之之死款。樂天每年買馬。遣妾後亦落莫。其事可見歐公好事金石碑刻。都是沒著身己處。卻不似參禪養人。猶是貼著自家身心理會也。宋子飛言張魏公謫永州時。居僧寺。每夜與子弟賓客。盤膝環坐於長連榻上。有時說數

語有時不發一語。默坐至更盡而寢。率以為常。李德之言東坡。晚年卻不寢。先生曰。東坡蓋是夾雜些佛老添得又悶熱也。

韓退之云。磨礪去圭角。浸潤著光精。又曰。沈沈醞郁。又曰。沈潛乎調義。反復乎句讀。杜元凱云。優而游之。使自求之。展而飲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而今學者。都不見這般意思。又曰。磨礪去圭角。易曉。浸潤著光精。此句最好。人多不知。又曰。只是將聖人言語。只管沒滋少開。自是生光精氣象自別。

韓退之歐陽永叔。所謂扶持正學。不雜釋老者也。然到得緊要處。更處置不行。更說不去。便說得來也。拙不分賊。緣他不會去窮理。只是學作文。所以如此。東坡則難。以佛老到急處。便添入佛老相和。傾喻人。如裝鬼戲。放煙火相似。且遮人眼。如諸公平日擔當正道。自視如何。及才議學校。便說不行。臨了又卻只是詞賦好。是甚麼議論。如王介甫用三經義取士。及元祐開議廢之。復詞賦。爭辨一上。臨了又卻只是說總義難考。詞賦可以見人之工拙。易考。所爭者。只此而已。大可笑也。

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文詞。少開。卻是邊頭帶說得些道理。其本意終自可見。

雜類

謂之名之也。謂直為也。

沈莊仲問。姓氏如何分別。曰。姓是太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為姬姓。而氏有不同。某嘗言。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諱。因為族。切恐隱本氏字。先儒隨他錯處。解將去。義理不通。且如舜生於澠。武王遂賜陳胡公滿為姬姓。即因生賜姓。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賜氏。本子國之後。如此之類。所謂以字為氏。因為族。同異之理。如同姓本親。以下去漸疏。異姓本疏。他日婚姻。卻又親。○陰陽相涵之理也。○萬物聚散之理也。

見人名諱同。不可遽改。只半真半草寫之。揚曰。只是寫時莫與太真。說時莫太分明。

汪端明說。朝廷聖一顯仁皇后。御容三年不成。卻是一行人要希逐日食錢。所費不貲。端明為禮部尚書。奏過太上。得旨催促。又卻十日。便了。朝廷事多如此。

王拱辰作高樓。溫公作士室。時人語云。一人鑽天。一人入地。康節謂富公曰。比有怪事。一人巢居。一人穴處。

陸務觀說。漢中之民。當春月。男女行哭。首戴白楮幣。上諸葛公墓。其哭皆甚哀云。

嘗見徐侍郎書三字。貼於主位前云。磨兜堅。意不曉。所謂。後竟得來。乃是古人有銘。如三絨口之類。此書於腹。曰。磨兜堅。謹勿言畏。秦禍也。

論詩物理。因問。東坡說。人不怕虎者。虎不奈得其人何。是有此理。東坡論小兒不怕者。是一證。傳燈錄載。歸宗南泉。三人曾遇虎。皆不以為事。季清言。有一鄉人賣文字。遇虎。其人無走處了。曾問人首虎。識字。

遂鋪開文字與虎看。自去。此數事皆其驗也。先生曰。曾見一僧。名亨。黃龍清會下人。言借入山遇虎。只是常事。初見時。虎亦作威。近前來。見人不怕。他漸漸去了。後常常見人慣了。都如常。揚曰。只是初見不。怕難。先生曰。人心能堅忍得此時好。

紙錢起於元宗時。王璵蓋古人以玉帛後來易以錢。至元宗感於王璵之說。而鬼神事繁。無許多錢來理。得與作紙錢易之。文字便是難理。曾如唐禮部載范傳正言。惟顏魯公。張司業。祭不用紙錢。故衣冠效之。而國初言禮者。錯若。遂作紙衣冠。而不用紙錢。不知紙錢衣冠。有何開別。

狐性多疑。每渡河。須冰盡合乃渡。若開冰下。猶有水聲。則終不敢渡。恐冰解也。故黃河邊人。每視冰上有。狐迹。乃敢渡。河又狐每走數步。則必起而人立。四望立行。數步復走。走數步復人立。四望而行。故人性之多疑慮者。謂之狐疑。狼性不能平行。每行首尾一俯一仰。首至地。則尾舉向上。胡舉向上。則尾窵至地。故曰。狼跋其胡。載窵其尾。

陳易和叔將赴試。韓魏公戒之曰。離場屋久。更宜子細。陳曰。三十年做老娘。不解倒繡了孩兒。既而王字。押作賦韻。準士之濱。莫非王。遂見魏公。聞之。笑曰。果然倒繡了孩兒矣。

汪玉山童穉時。諭玉泉令。他對七字對云。馬踏踏破青青草。玉山應口對云。龍爪緊開踏踏雲。

財猶賦也。近則汗人。豪傑之士。恥言之。人言仁。不可主兵。義。不可主財。某謂。惟仁。可以主兵。義。可以主財。

賢者順理而行。智者知機而固守。

先生因喫茶。能口物之甘者。喫過必酸。苦者。喫過必甜。茶本苦物。喫過卻甘。問。此理如何。曰。也是一箇道理。如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理而後和。蓋禮本天下之至嚴。行之各得其分。則至和。又如家人。嗚呼。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都是此理。

墨翟與工輪巧爭辨云云。論到下梢。一著勝一著。沒了期。一曰。吾知其所。以拒子矣。吾不言。一曰。吾知其所以攻子矣。吾不言。

論文

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澀。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著力做。卻自是不好。

夜來鄭文振問。西漢文章。與韓退之諸公文章。如何。某說。而今難說。便與公說。某人劣。公亦未必信得及。須是自看得。這一人文字。某處好。某處有病。識得破了。卻看那一人文字。便見優劣如何。若看這一人文字。未破。如何定得優劣。便說與公優劣。公亦如何便見其優劣處。但子細自看。自識得破。而今人所以識古人文字。不破。只是不曾子細看。又兼是先將自家意思。橫在胸次。所以見從那偏處去說出來。也都是橫說。又曰。人做文章。若是子細看。得一般文章。熟。少開。做文字。意思。語脈。自是相似。讀得韓文熟。便做出韓文底文字。讀得蘇文熟。便做出蘇文底文字。若不曾子細看。少開。卻不得用。向來

初見擬古詩，將謂只是學古人之詩。元來卻是如古人說，灼灼園中花，自家也做一句如此。遲遲湖畔松，自家也做一句如此。磊磊湖中石，自家也做一句如此。人生天地間，自家也做一句如此。意思語脈，皆要似他底。只換卻字某後來依此做得二十首詩，便覺得長進。蓋意思、語、脈、勢、向皆做他底。大率古人文章，皆是行正路，後來杜撰，皆是行狹隘邪路去了。而今只是依正路底，將去少開，文章自會高人。又云：蘇子由有一段論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著。又如鄭齊叔云：做文字自有穩底字，只是人思益不著。橫渠云：發明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字實是難。不知聖人做出來底，也只是這穩字。如何鋪排得穩地安穩，然而人之文章，也只是三十歲以前，氣格都定。但有精與未精耳。然而掉了底便荒疏，只管用功底又較精。向見韓無咎說：他晚年做底文字，與他二十歲以前做底文字，不甚相遠。此是他自驗得如此。人到五十歲，不是理會文章時節，前面多日子，了若後生時，每日便偷一兩時間做這般工夫。若晚年，如何有工夫及此。或曰：人之晚年知識，卻會長進。也是後生時都定，便長進也不會多。然而能用心於學問底，便會長進。若不學問，只縱其客氣底，亦如何會長進。且見魯了有人後生氣盛時，說盡萬千道理，晚年只恁地開後底，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學，便老而衰。曰：這一句說盡了。又云：某人晚年，日夜去讀書，某人做之曰：吾父老年讀書，也須還前得入，不知得入，如何得出。謂其不能發揮出來，為做文章之用也。又曰：人晚年做文章，如禿筆寫字，全無鋒銳可觀。又云：某四十以前，尚要學人做文章，後來亦不暇及此矣。然而後來做底文字，便只是二十左右歲做底文字。又云：劉季章近有書云：他近來看文字，覺得心平正。某答他，令更掉了這箇，儘心看文字。蓋他向來便是硬自執他說，而今又是將這一說來，正身未理會得在。大率江西人，都是硬執他底橫說。如王介甫、陸子靜，都只是橫說。且如陸子靜說：文帝不如武帝，豈不是橫說。又云：介甫諸公取人，如資質淳厚底，他便不取。看文字穩底，他便不取。如那決裂底，他便取。說他轉時，易大率都是硬執他。

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才卿問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陳曰：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道，皆是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却是把本為末，以末為本，可乎。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說蘇文害正道，甚於佛老。且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卻解為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害濟，然後合於人情。若如此，非惟失聖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先生正色曰：某在當時，必與他辨。卻笑曰：必被他無禮。東坡文字明快，蘇老文雄渾，儘有好處。如歐公、曾南豐、韓昌黎之文，豈可不看。柳文雖不全好，亦當擇。合數家之文，擇之無二百篇下，此則不須看。恐低了人手段，但採他好處，以為議論足矣。若班馬、孟子，則是大底文字。

韓文高歐陽文可學，曾文一字快一字謹嚴，然太迫。又云：今人學文者，何曾作得一篇，枉費了許多氣力。

大意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為好文章。詩亦然。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因言杜詩亦何用。曰：是無意思。大部小部無萬數，蓋得人甚事，因傷時文之弊，謂張才叔善義好，自靖人自獻於先王，義胡仲祥後每誦之。又謂劉棠輝不窮其民論好，歐公甚喜之。其後姚孝寧易義亦好。歐公文，鋒刃利，文字好，議論亦好。得有詩云：玉顏自古為身累，肉食何人為國謀。以詩言之，是第一等好詩。以議論言之，是第一等議論。

因改謝表曰：作文自有穩字，古之能文者，穩用使用著這樣字，如今不免去按索修改。又言：歐公為蔣穎叔輩所誣，既得辨明，謝表中自彼一段，只是自胸中流出，更無些窒礙。此文章之妙也。又曰：歐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處，頃有人買得他醉翁亭集，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如尋常不經思慮，信口所言，語亦有絕不成文理者，不知如何。

歐公文，敷腴溫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淺近處，然卻平正好。到得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處，後來到中原見歐公，請人入，文字方稍平。老蘇尤甚，大抵已前文字都平正，人亦不會大段巧說。自三蘇文出，學者始日趨於巧。如李泰伯文，尚平正明白，然亦已自有些巧了。廣問、荆公之文，如何。曰：他卻似南豐文，但比南豐文亦巧。荆公曾作許氏世譜，寫與歐公看。歐公一日，因曝書見了，將看，不記是誰作，意中以為荆公作。又曰：介甫不解得恁地，恐是曾子固所作。廣又問：後山文如何。曰：後山煞有好文字。如黃樓銘、館職策、皆好。又舉數句，說人不怨暗君怨明君處，以為說得好。廣又問：後山是宗南豐文否。曰：他自說曾見南豐於襄漢間，後見一文字，說南豐過荆襄，後山據所作以謁之。南豐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字，事多，因託後山為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靈，窮日之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為略刪動否。後山因請改，但見南豐就坐取筆抹數處，每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歎服，遂以為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廣因舉秦丞相教其子孫作文說中說後山處，曰：他都記錯了。南豐入史館時，止為檢討官。是時後山尚未有官，後來入史館，嘗薦邢和叔，雖亦有意薦後山，以其未有官而止。

統領商榮，以溫公神道碑為範。先生命吏約道夫同視，且曰：坡公此文，說得來恰似山摧石裂，道夫問：不知既說誠，何故又說一曰。這便是他看道理不徹處。頃之，直卿至，復問：若說誠之則說一亦不妨否。曰：不用恁地說。蓋誠則自能一，問大凡作這般文字，不知還有布置否。曰：看他也只是據他直恁地說將去，初無布置。如此等文字，方其說起頭時，自未知後面說甚麼，在以手拍胸脯，到這裏自說盡無可說了，卻忽然說起來，如退之南豐之文，卻是布置。某舊看二家之文，復看坡文，覺得一段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字。又曰：向嘗聞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一日，思得頗久，忽得兩句云：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

而為天下法。遂將將去。道夫問看老蘇文。似勝坡公。黃門之文。又不及東坡。曰。黃門之文。遠不及也。只有黃樓賦一篇。爾道夫因言歐陽公文平淡。曰。雖平淡。其中卻自美。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卻不是。聞其無意思。又曰。歐文如資主相見。平心定氣說好話。相似坡公文。如說不辦後。對人關相似。都無思。地安詳。盡卿問范太史文。曰。他只是據見定說將去。也無甚做作。如唐鑑雖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評論總意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然無精神。所以有照管不到處。無氣力。到後面多脫了。道夫因問黃。門古史一書。曰。此書儘有好處。道夫曰。如他論西門豹投巫事。以為他本循良之吏。馬遷列之於滑稽。不當似此議論。甚合人情。曰。然古史中多有好處。如論莊子三四篇。譏議夫子處。以為決非莊子之書。乃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接入。此其考據甚精密。由今觀之。莊子此數篇。亦甚鄙俚。

南豐作宜黃翁州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

今人作文。皆不足為文。大抵專務節字。更易新好生面辭話。至說義理處。又不肯分曉。觀前輩歐蘇諸公。作文。何嘗如此。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經。定不作矣。若其義理精奧處。人所未曉。自是其所見未到耳。學者須玩味深思。久之。自可見。何嘗如今人欲說。又不敢分曉說。不知是甚所見。畢竟是自家所見不明。所以不敢深言。且鴛突說。在裏。

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爾。如蘇詩。鼓然。其開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底。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簡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潮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書上。此換字法也。

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詞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必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為言。以宣其心志。當自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務悅人者。外而已。可恥也矣。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放裏。而此是他大病處。只是他每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過。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卻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為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

一日說作文。曰。不必著意學如此文章。但須明理。理精後。文字自典實。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儘得。水作。蘇子瞻雖氣豪。善作文。終不免疏漏處。

因論文曰。作文字。須是實。實說得有條理。乃好。不可架空細巧。大率要七分實。只二三分文。如歐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如張承業及官者等傳。自然好。東坡如蘇轍張氏園亭記。最好。亦是靠實。秦

少游非記之類。全是架空說去。殊不起發人意。

文字奇而穩。方好。不奇而穩。只是悶。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須取入規矩。不然。蕩將去。前輩云。文字自有穩當底字。只是始者思之不精。又曰。文字自有一箇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貼這天生成腔子。

看陳蕃叟同合錄序。文字艱澀。曰。文章須正大。須教天下後世見之。明白無疑。蘇子由愛選詩。亭皋木葉下。隨首秋雲飛。此正子由慢底句法。某卻愛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十字。卻有力。

齊梁間之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唐明皇實稟英邁。只看他做詩出來。是甚麼氣魄。今唐百家詩。首載明皇一篇。蚤渡蒲津關。多少飄逸氣。栗使有帝王底氣。越州有石刻唐朝臣送賀知章詩。亦只有明皇一首好。存曰。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何。

古人詩中有句。今人詩更無句。只是一直說將去。這般詩。二日做百詩也。得。如陳簡齋詩。亂雲交翠壁。細。雨溼青松。煖日薰楊柳。濃陰醉海棠。他是甚麼句法。

舉南軒詩云。臥聽急雨打芭蕉。先生曰。此句不響。曰。不若作臥聞急雨到芭蕉。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箇詩。弄墨之人。盡命去奔做。只是無一箇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好底。這箇只是心裏鬧。不虛靜之故。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故。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雖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來精。心裏鬧。如何。見得。

先生因說。古人做詩。不十分著題。卻好。今人做詩。愈著題愈不好。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子瞻單勾把筆。錢穆父見之曰。尚未能把筆邪。

筆力到。則字皆好。如胸中別樣。即動容周旋中禮。寫字。不要好時卻好。

拾遺。志氣清明。思慮精一。炯然不昧。而常有以察於幾微之間。則精矣。立心之剛。用力之篤。毅然自守。而常有。以謹於空虛之失。則一矣。

痛寐者。身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將陽而寐。陰。將清。而寐。濁。將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寐而言之。射中。舞中。節。御中。度。無誠心。則不中。

天機有不器於物者。在方爲方。在圓爲圓。  
先生曰。自家理會得道理。使天下之人皆理會得道理。豈不是樂  
神乃氣之精明者耳。



研幾圖序

河圖出而人文開八卦畫而易道顯九疇錫而洪範著書固不先於圖也成王之傳位也河圖在東序大訓在西序參錯於天球弘璧之間聖王之所寶可知矣古人左圖書右書未嘗偏廢後世書籍浸繁而圖學幾絕間有因玩好模寫景物以悅目而有關於理者固鮮圖學之中與非神聖不能作非明智不能傳洪範歷千有餘年非箕子孰能陳之先天圖埋沒者二千餘年至邵子而始出濂溪周子再開萬世道學之淵源者太極圖也而通書次之蓋有一圖之義極千萬言而不能盡者圖之妙實不在書之後也近世來深歎公遂作圖譜略固不足以盡天下之圖而圖之名義亦可樂見其論縱橫開闔援引博既富矣哉而於理非其所向此為可恨焉耳予曩自麗澤歸溫習舊書有未解者因手畫成圖沉潛玩索萬理悠然而輻輳益知圖之為可貴而靜中之有真樂也叙其所以胎之子姓非敢為他人道吁邵子垂沒始以先天圖授之伯溫未嘗不晒其過計也先天圖卒大明於後世豈伯溫所能與於斯乎烏在其為能授也哉其定辛酉清明日金華王栢識

研幾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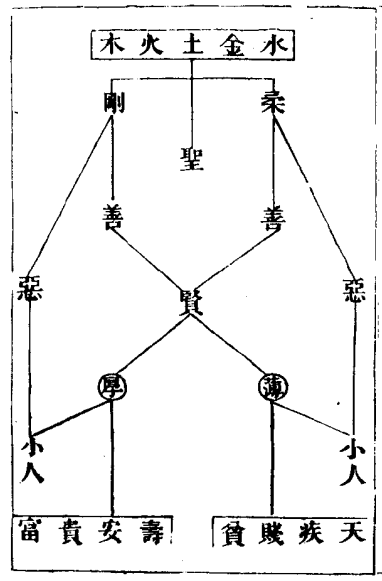
研幾圖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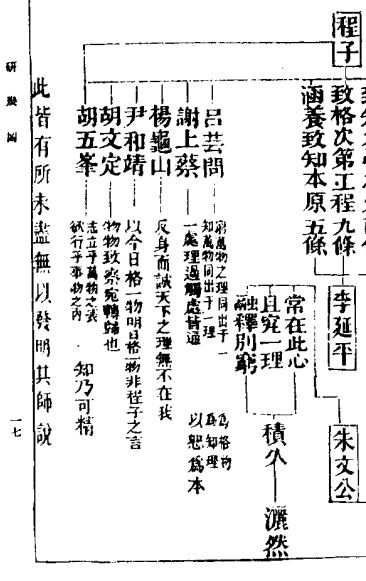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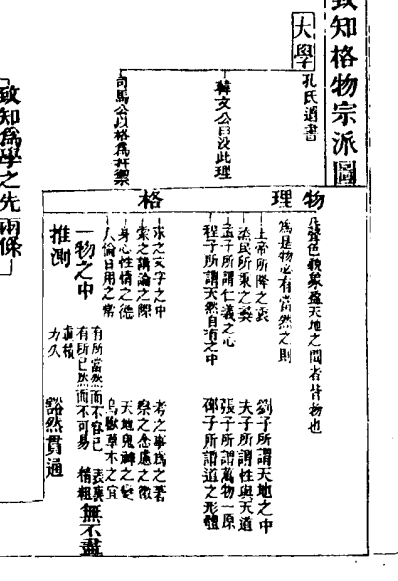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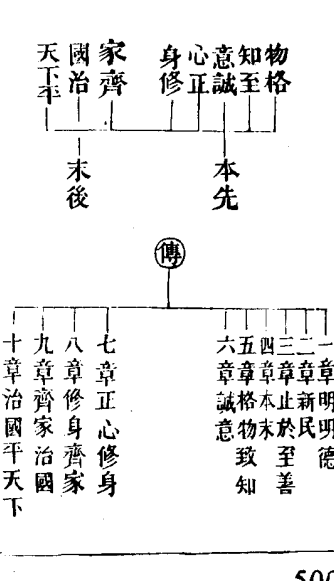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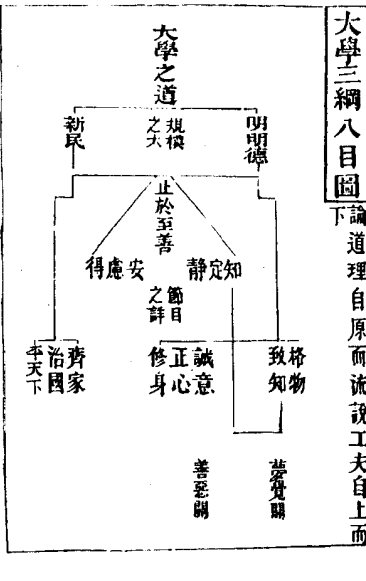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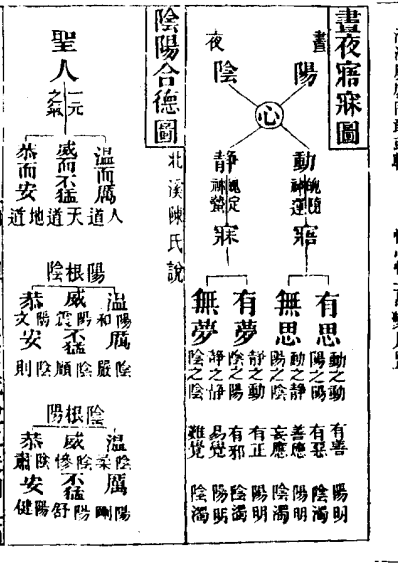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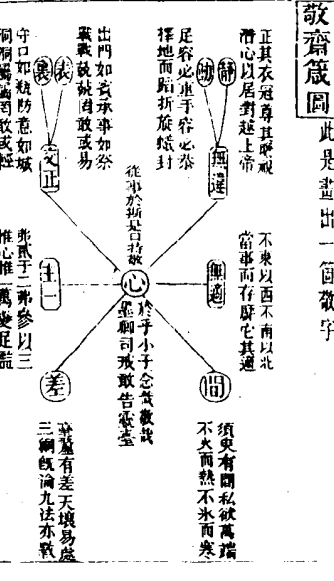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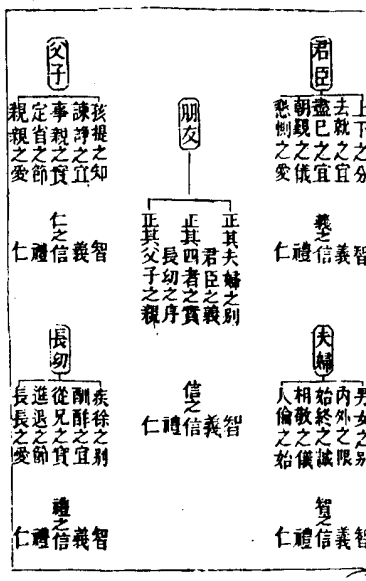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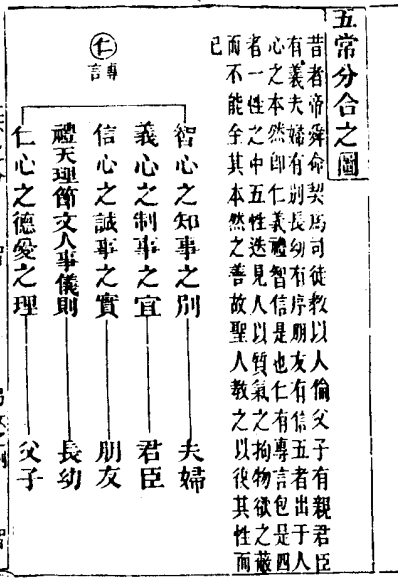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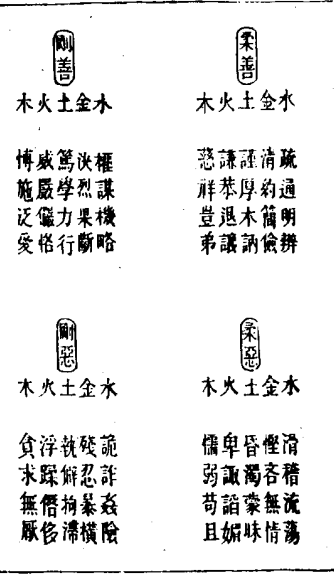
宋王栢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二五交運	五常分合
敬齋箴	晝夜寤寐
陰陽合德	大學三綱八目
致知格物宗派	致知格物
中庸章句	至德凝道
達道遠德	中庸首章
中庸卒章	君子不謂性命
二南相配	洪範傳目
惟皇建極	皇不建極
五行	事證
洪範經	皇極經
洪範並義	洪範對義
三德	皇極敷言敷錫
福極	卜紀
八政	四謀
三聖授受	人心道心
易原	易道交明
聖人易簡	四象三極
親玩	辭例
陽顯陰藏	窮理盡性至命
動靜分配	成性存存
爻象動贖	四向三至
策數	四營成卦
作易用易	易道開闔
朱子辨古	得合
吉函	稽類
鬼神	鬼鬼
太極造化之關	極通相表裏
通書動靜	聖誠
無欲	誠幾德
誠神茂	立極

孔子	師友
治本	卦數演
卦數涵疇數	皇極經世總數
納音	歷代帝王之圖
再定中庸章句	西銘圖
中庸上下圖	

二五交運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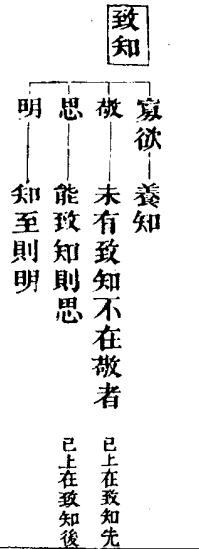
昔帝舜命夔典樂教育于日而無虛爾果所以扶其氣質之不及剛而無虛爾而無傲所以輔其氣質之過蓋陰陽迭運五行難採剛柔善惡其品不齊故張子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月子曰聖人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于中而止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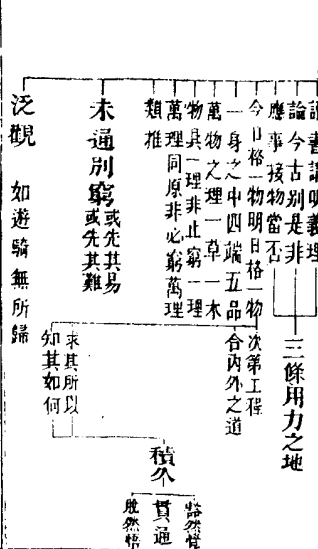


致知格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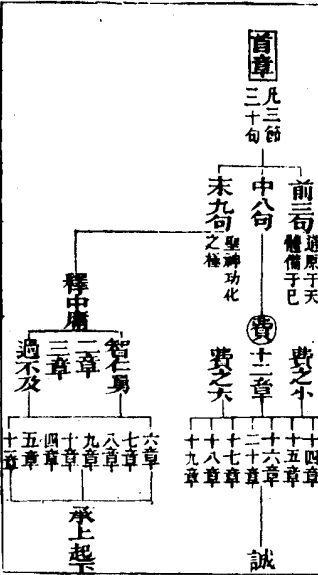
朱子曰此是大學第一義修己治人之道無不從此而出終身要受用



格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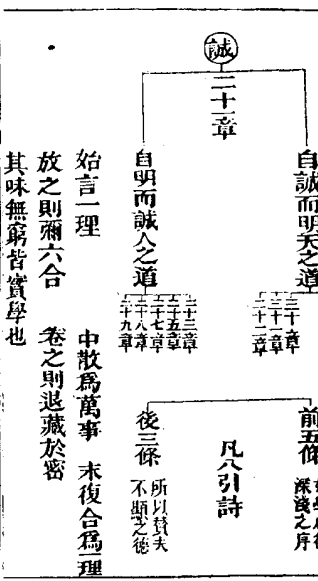


中庸章句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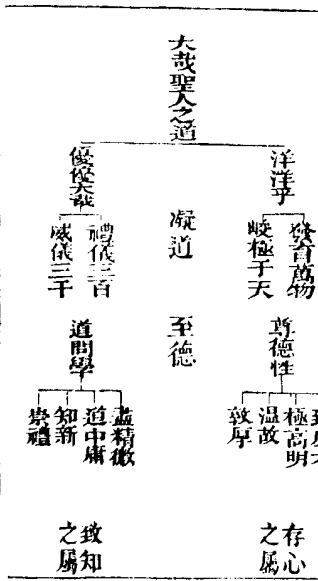


研幾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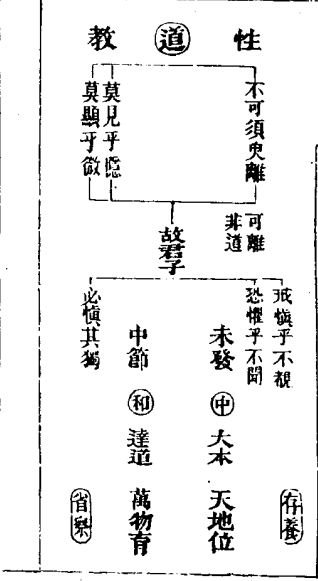
至德凝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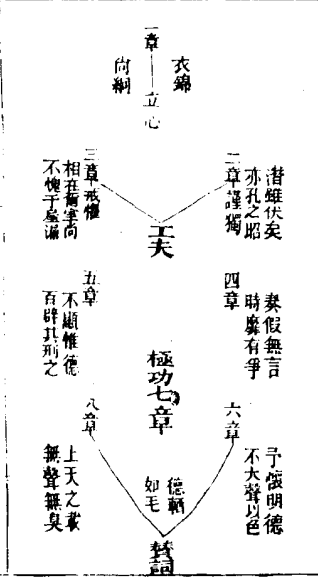
達道達德圖



中庸首章圖



中庸卒章圖



君子不謂性命說 此章吳伯豐問得稍密

性命總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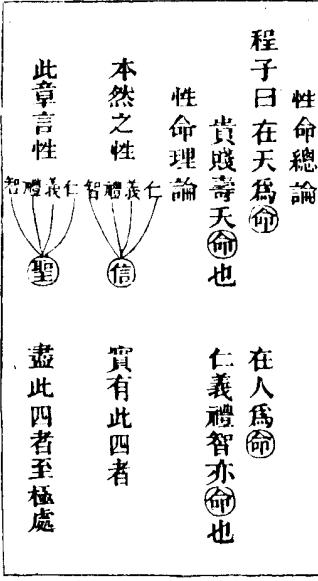
程子曰在天為命 在人為命

貴賤壽夭命也 仁義禮智亦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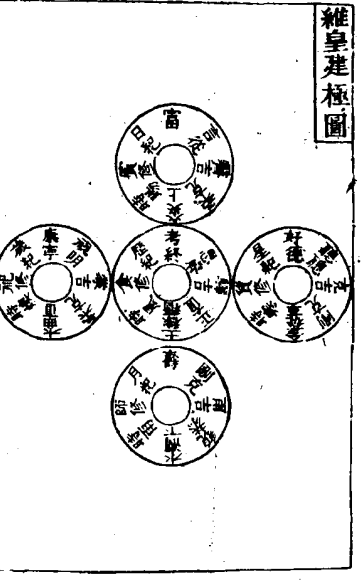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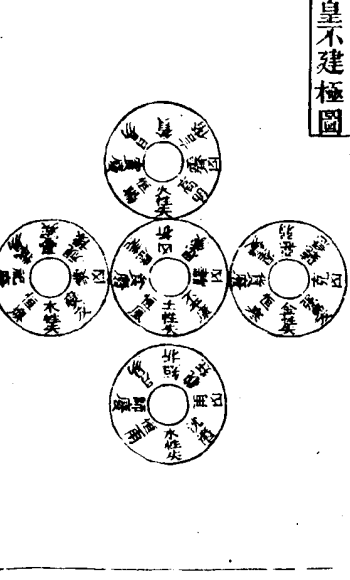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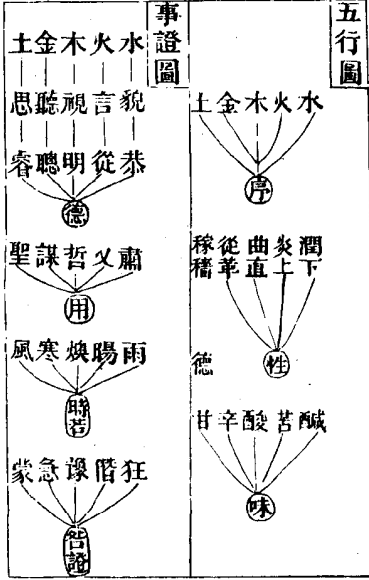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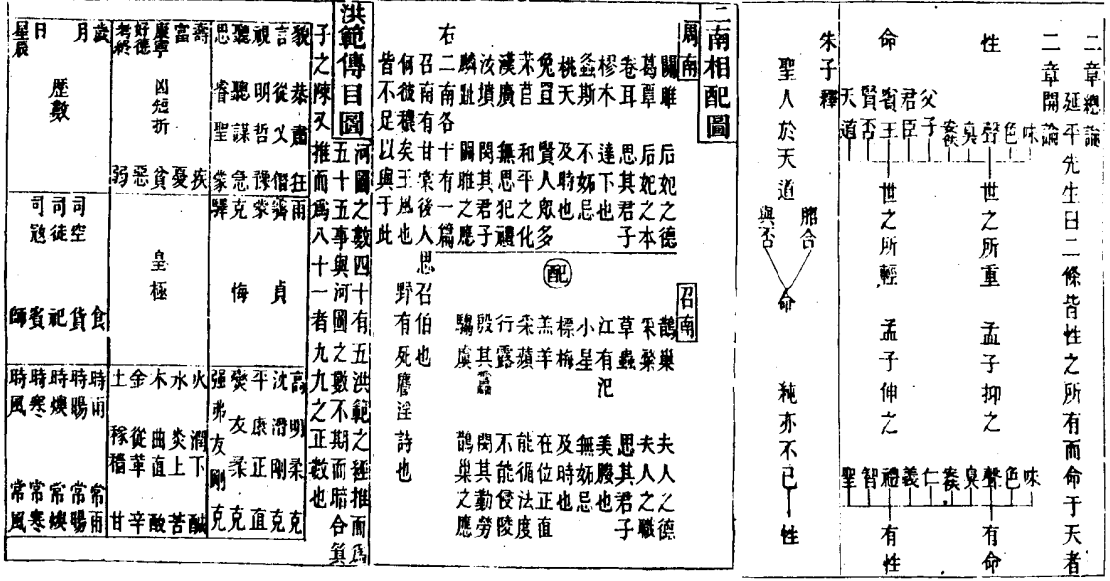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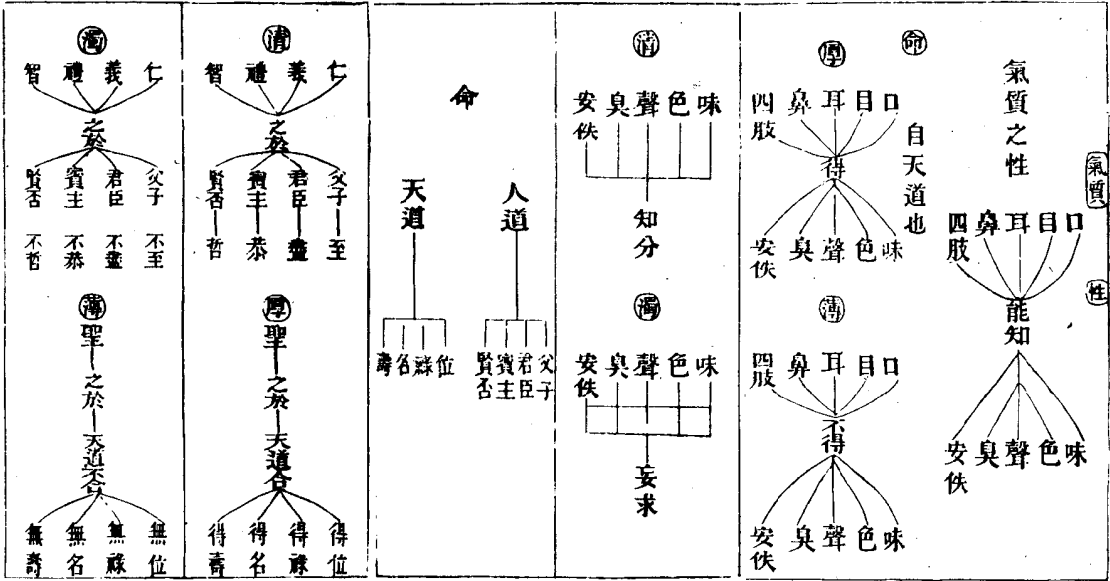
性命理論

本然之性 實有此四者

此章言性 盡此四者至極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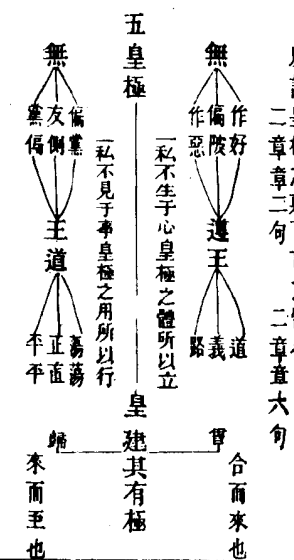




洪範經圖 九章共六十五字凡五十有五有五章  
初五五行 五行不言用 諸時之用 莫非其用  
次五正日皇極 皇極不言數 諸時之用 不可不一

次四 協用五紀	次九日 威用六極	次六日 敬用五事	次七日 獨用五福
次八言 農用八政	次五日 建用皇極	次五日 明用稽疑	次六日 又用三德
次六日 念用庶證	初日 五行		

皇極經圖 即堯舜執中之傳人君為治心法  
所謂皇極之數言詩之體也  
二章章二句 二章章六句



洪範疏義圖 洛書河圖相表裏故  
二六並位二七三八四九皆並位九為之義於是相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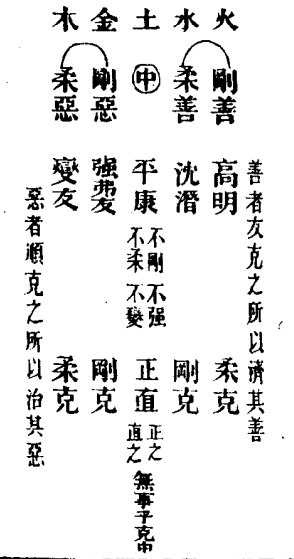
九五福 有五福六五皇極	見子事 有得有 七精疑 有凶	驗子占 有吉 六三德 有剛柔善	人圍于質 有剛柔善 惡之異 天賦于人
四五紀 有祥維離三八政	施于政 有善 八庶證 有常	成于天 成于天 成于天 成于天	成于天 成于天 成于天 成于天

研幾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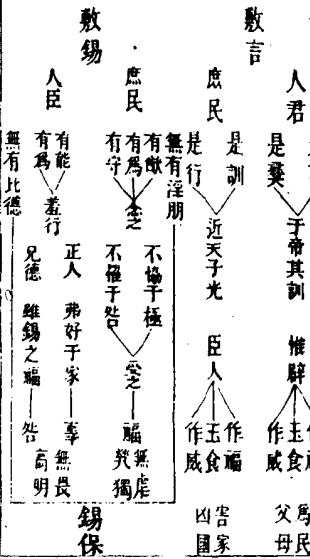
洪範對義圖 皆有當然 之則所謂 本然之性 區 剛柔善惡 不同所謂 氣質之性 天之所 賦有善言 惡厚薄 五行 賦有善言 惡厚薄 天之所 賦有善言 惡厚薄

五事 之則所謂 本然之性 區	五福 有善言 惡厚薄	五紀 天之所 賦有善言 惡厚薄
一義一衡 取	今三維	一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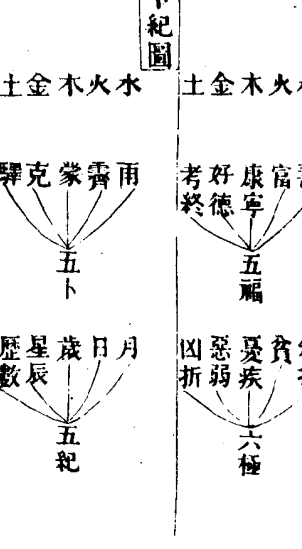
三德圖 善者友克之所以濟其善  
高明 沈潛 平康 不剛不強 正直 直之無事于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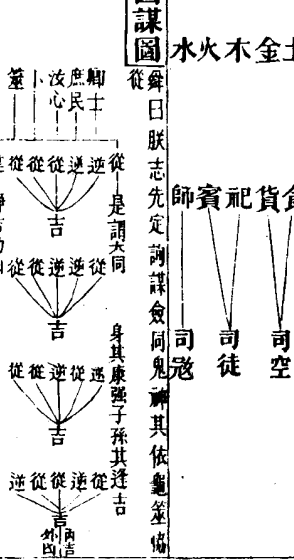
皇極敷言敷錫圖 是訓 于帝其訓 惟辟 作威 作福 為民 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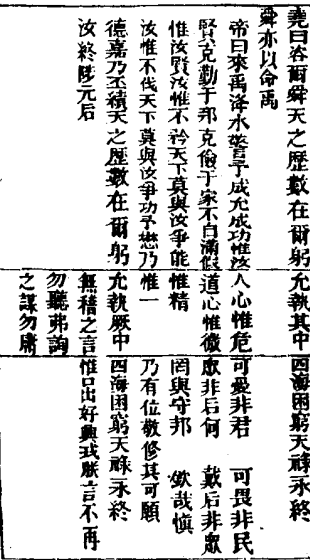
福極圖 壽 富 康寧 好德 考終 五福 憂疾 貧弱 凶折 六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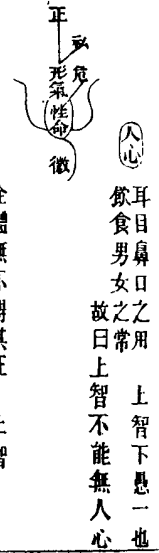
四謀圖 師 賓 祀 貨 食 司寇 司徒 司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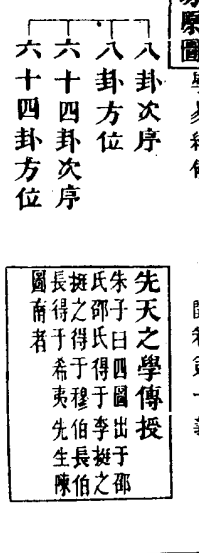
三聖授受圖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 舜曰來禹治水肇成厥功惟茲人心惟危可畏非君 可畏非民 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真與汝爭能惟精 罔與守邦 欲誠慎 汝惟不伐天下真與汝爭功乎德乃惟一 乃有位敬修其可願 汝終陟元后 無稽之言惟出好與我厥言不再 勿聽弗詢 之謀勿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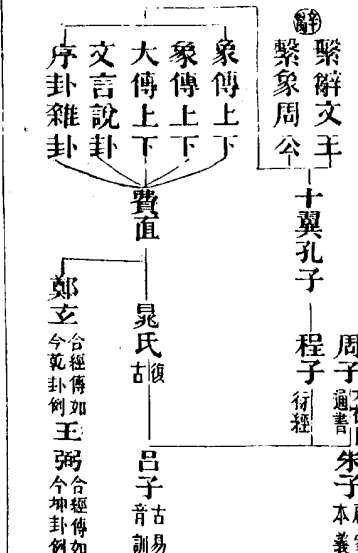
人心道心圖 文公謂人心道心之不同以其或私或公也



易原圖 學易綱領 八卦次序 六十四卦次序 先天四圖 後天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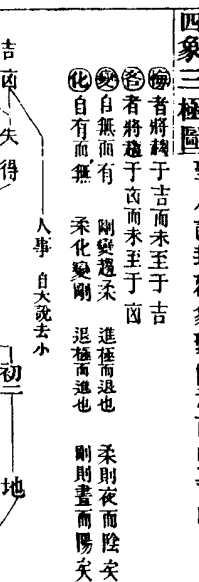
繫辭文王 繫象周公 十翼孔子 程子 朱子 周子 鄭玄 晁氏 呂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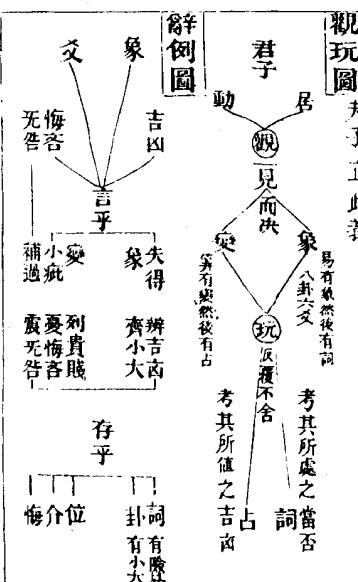
易道交明圖 上以天地之理明易 下是易之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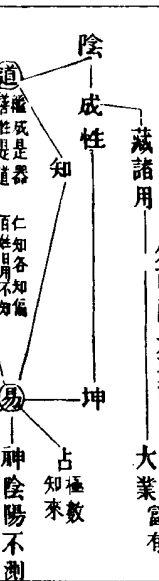
聖人易簡圖 易從其簡約 有功協力者多 易知其明白 有親同心者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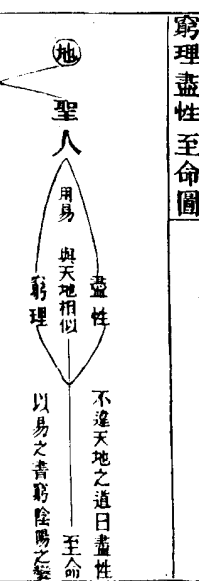
四象三極圖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者將趨于吉而未至于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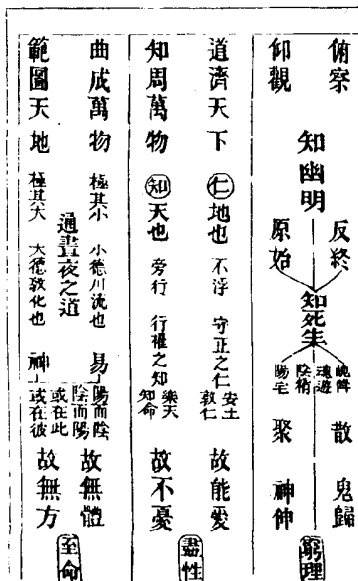
陽顯陰藏圖 陰陽是氣一陰又一陽循環不已是道也 自外而內是實而隱 大業富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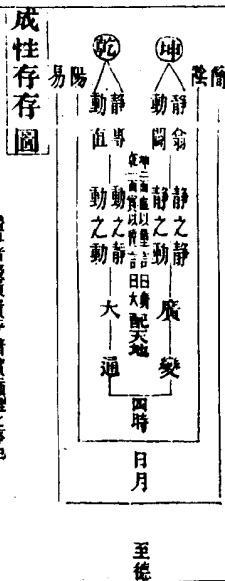
窮理盡性至命圖 窮理 盡性 至命 不違天地之道曰盡性 以易之書窮陰陽之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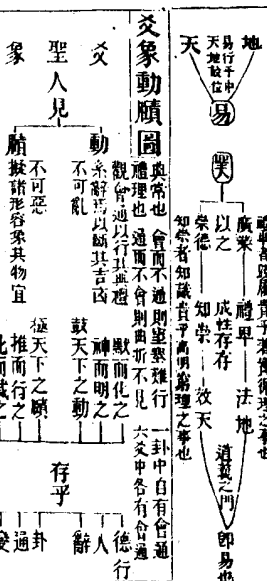
俯察 仰觀 知幽明 反終 知死生 散 鬼歸 聚 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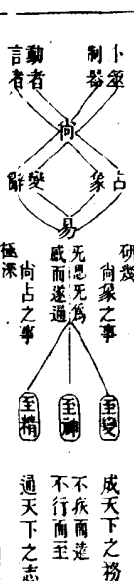
動靜分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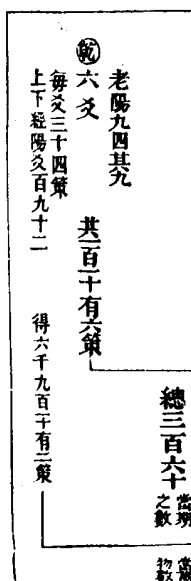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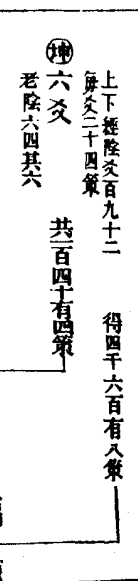
成性存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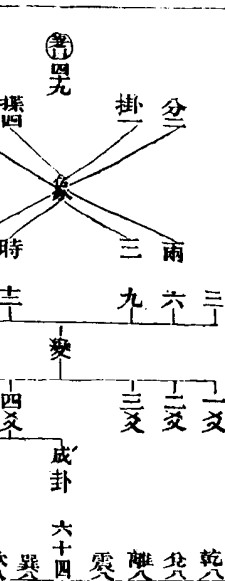
象象動順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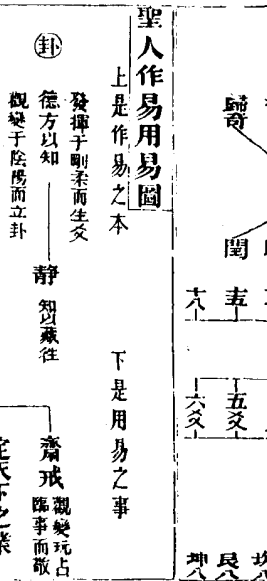
四尚三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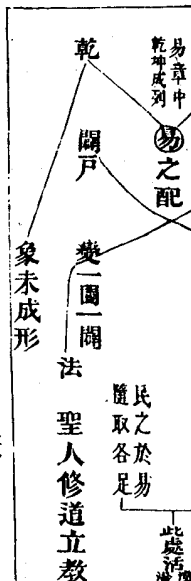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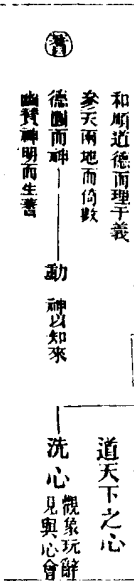
四營成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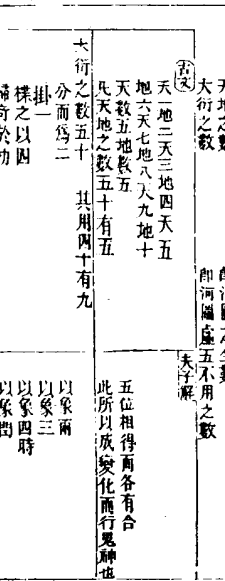
聖人作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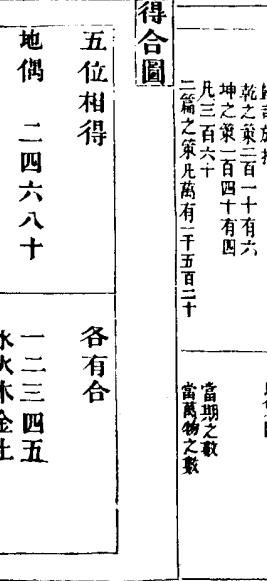
易道開闔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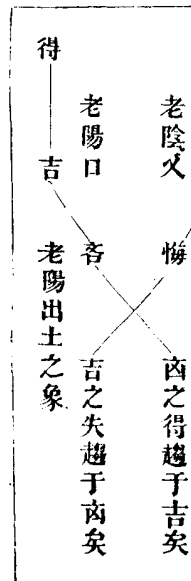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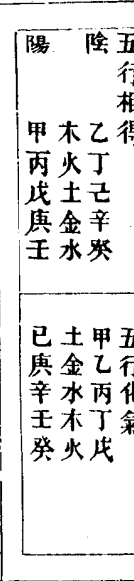
朱子辯古圖



得合圖



吉凶圖



研幾圖

五九

五九

五九

**稽類圖**  
大傳曰其稽名也雜以類而不越於稽其類

剛陽氣也 陰柔質也 德性也 人事也  
 仁始經生動天神 君來清旋健日魂 父明大元進山 夫吉圓享升動 君子 爲乾卦 爲乾卦 爲乾卦  
 於稽類中分出

**鬼神圖**  
功効 聖子曰二氣反能 物而不遺使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  
 聖子曰二氣反能 物而不遺使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  
 聖子曰二氣反能 物而不遺使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

**魂魄圖**  
生謂之精氣 死謂之魂魄 天地公共底  
 魂者氣之神前 魄者精之神前 魂之所在則魄隨之 魄之所在則魂隨之  
 魂之所在則魄隨之 魄之所在則魂隨之

**人生圖**  
人生之始 氣之始也 氣之始也 氣之始也  
 氣之始也 氣之始也 氣之始也  
 氣之始也 氣之始也 氣之始也

**太極造化之圖**  
通書曰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 此自上而說下  
 五珠二實二本則一 此自下而說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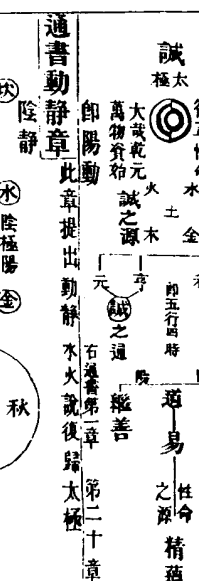
**陽動**  
陽動 陽動 陽動 陽動 陽動  
 陽動 陽動 陽動 陽動 陽動

**通書曰是萬爲一**  
一實萬分 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此自上而說下 此自下而說上  
 此自上而說下 此自下而說上

**太極通書相表裏**  
朱子曰周子留下太極圖若無通書如何曉得  
 一部通書皆是發明太極圖  
 書雖不多統紀已盡 分曉精深結構得密 簡古淵深未易觀測 文雖高簡體實淵微 所論不出陰陽變化修己治人之事 條理精密而疎暢

**無欲圖**  
無欲圖 無欲圖 無欲圖 無欲圖 無欲圖  
 無欲圖 無欲圖 無欲圖 無欲圖 無欲圖

**靜圖**  
靜圖 靜圖 靜圖 靜圖 靜圖  
 靜圖 靜圖 靜圖 靜圖 靜圖



**通書動靜章**  
通書動靜章 此章提出動靜水火說復歸太極  
 此章提出動靜水火說復歸太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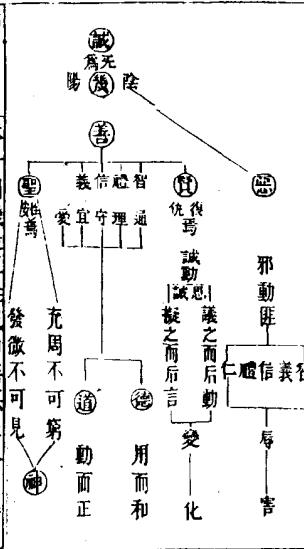
**聖誠圖**  
聖誠圖 聖誠圖 聖誠圖 聖誠圖 聖誠圖  
 聖誠圖 聖誠圖 聖誠圖 聖誠圖 聖誠圖

**無欲圖**  
無欲圖 無欲圖 無欲圖 無欲圖 無欲圖  
 無欲圖 無欲圖 無欲圖 無欲圖 無欲圖

**無欲圖**  
無欲圖 無欲圖 無欲圖 無欲圖 無欲圖  
 無欲圖 無欲圖 無欲圖 無欲圖 無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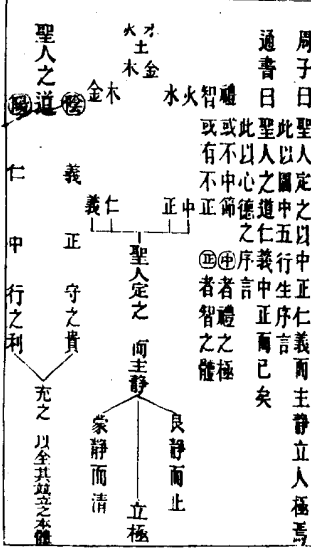
誠茂德圖

通書第三 第五 第三十五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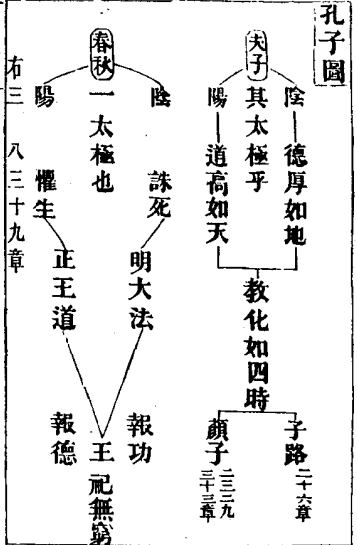
立極圖

第六卷 第四十章 第九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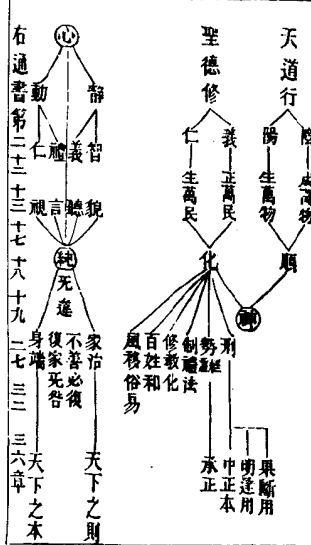
師友圖

師友圖



治本圖

治本圖



卦數涵老陽圖

卦數涵老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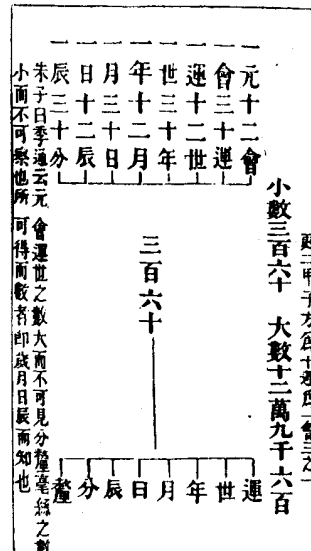
卦數涵晴數圖

卦數涵晴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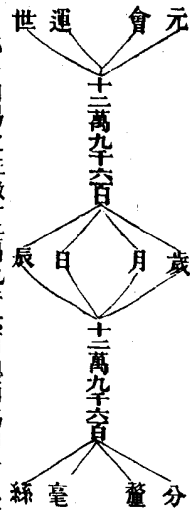


皇極經世總數圖

皇極經世總數圖



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皆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三百六十為十二萬九千六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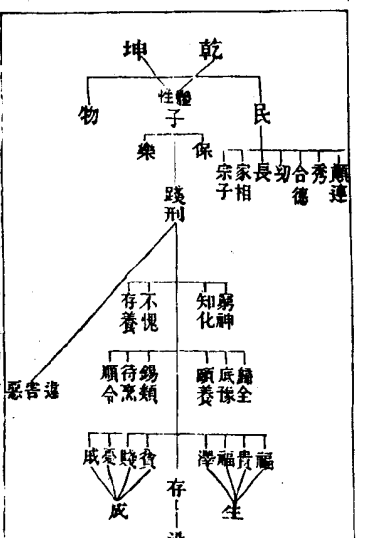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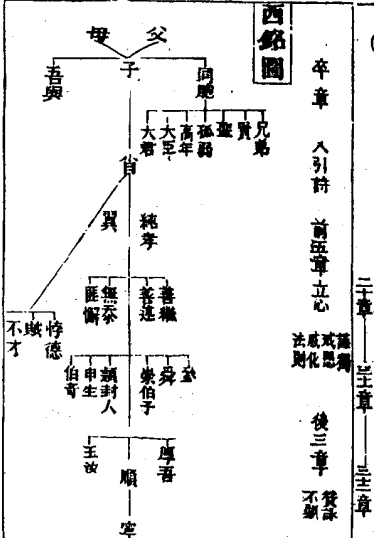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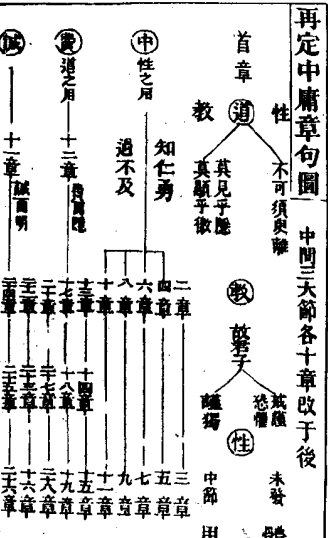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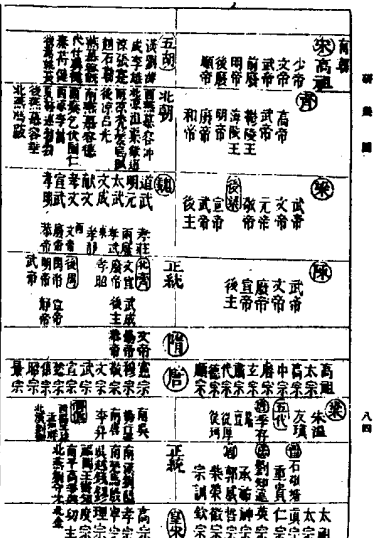
孫子曰易之生數十二萬九千六百總而為四千三百二十世此消長之自然也... 朱子曰皆天地之自然不假智營力索而天地之會日月之行氣湖之盈虛五星之伏見騰騰屈伸交食淺深之數莫不由此

納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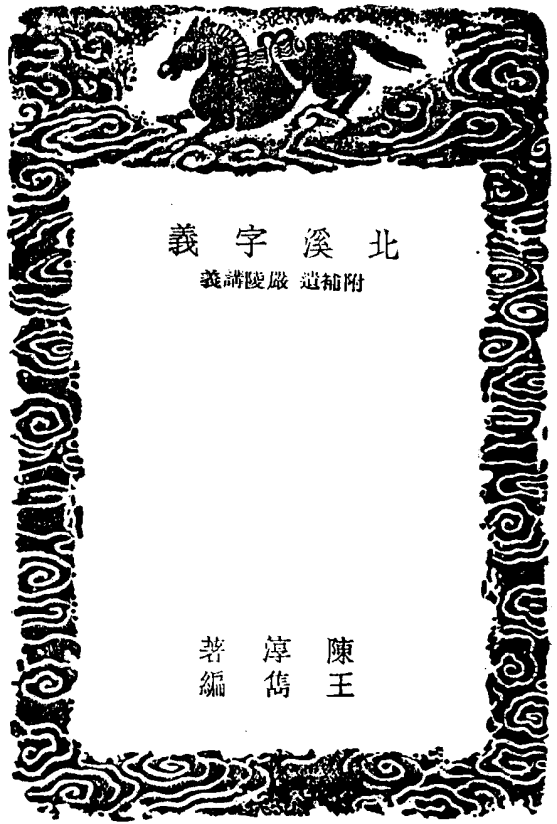
音屬金音之大者莫如雷故以雷取義沈存中舉漢志以同位娶支隔八生子成六十甲子圖亦有理圖火簡易今括為三圖其義以水火交擊于前然後聲作全克木于後亦有聲是為接徑法



歷代帝王圖	三皇	五帝	三王	秦漢	唐宋	元明清
伏羲	炎帝	黃帝	顓孫	帝嚳	虞舜	夏禹
商湯	周文	周武	漢高	漢光	漢明	漢章
漢獻	漢廢	魏高	魏元	魏明	魏昭	魏芳
魏芳	晉高	晉惠	晉懷	晉廢	晉愍	晉廢
晉廢	宋高	宋徽	宋欽	宋廢	宋廢	宋廢
宋廢	元高	元武	元仁	元宣	元廢	元廢
元廢	明高	明宣	明憲	明廢	明廢	明廢
明廢	清高	清聖	清宣	清廢	清廢	清廢



章句	性道教
十三章	二至五
二十二	二五
二十一	六至十
三十三	二八
二十九	二九
三十三	十一
三十九	十四
二四	二六
二二	二八
二二	二六
二十六	二六
二十七	二六
三十五	二六
三十七	二六
三十三	二六
三十三	二六
三十三	二六
三十三	二六



此北溪陳先生字義一帙，採取諸儒訓釋之根於理者，並附以己意，分門爲書，誠後學入道之門戶也。舊有版行於世，歲久湮訛，余同寅林君進卿與先生同郡，景行先哲，爲西廣參議時，嘗校正謬梓，以遺同志，雖進撤漸滲，遂留於彼，近因公暇，遐想舊書，不可復得，乃捐俸再爲刻之，凡一百葉，嗚呼！理學難明尚矣，林君於是皆倦倦如此，其有志於聖賢之道哉！匪直景慕鄉先哲而已，前版余鄉胡大參希仁序之詳矣，此版余不慚重林君用心之勤，僭跋數語如右。

弘治壬子春三月望，後學分寧周季麟謹識。

### 北溪字義序

吾儒講學，原性命道德之微，察人倫日用之常，辨酬酢萬變之機，以明吾心全體大用，而所存者誠敬，所發者忠恕，斯可立大本行達道，而成參贊位育功效，盡此心之量而無虧焉。古昔聖神，明物察倫，故能盡性踐形而立人極也。爰自孔孟絕學不傳，世儒隨所意見，便私自學，發言措行，多昧至理，緣秦迄宋，千四百餘年，派洛關，真儒輩出，而後斯道再明，心學有繼，闕漳北溪陳先生，爲朱門高第，下學一達，貫徹本末，所著字義上下二卷，凡二十五門，究極根源，推明物理，由一本而萬殊，合萬殊而一本，毫分縷析，脈絡分明，其於性道仁義誠敬忠恕等字義，咸確有定論，不爲謬說異言所參雜，而道之體用學之始終，因是而可明也。學者誠能熟繹其義，溯流尋源，由本達支，則孔子之一貫，顏子之博約，曾子之忠恕，中庸之性教，七篇之仁義，皆總括於是書矣。浙江參政林君進卿，先生鄉人也，自少講學，即讀先生之書，而精察實體焉。嘗病舊刻訛謬，特加校正，敬重錢梓，以惠後學，屬序一言于端，榮弗角時，先給事府君手抄是書授讀，遂於性理之說，略知推究。中歲，提學廣浙，亦嘗衍釋先生附旨，啓迪諸生，願愚昧寡陋，弗克仰續遺休，第願吾黨之士，玩是編者，心領神悟，力任斯道，專志正學，俾漢晉以來，詐謀矯激，風流辭藻之習，盡不足以眩惑吾之趨向，則先生垂訓，覺人之功，遠且大矣。用謹序此，爲讀者規。



### 北溪字義序

道德性命之蘊。陰陽鬼神之秘。固非初學所當窺。苟不先析其名義。發其旨趣。使之有所鄉望。則終日汨沒於文字。有白首不知其原者矣。諸老先生。雖慮學者居下而窺高。然其所以極本窮原。發揮蘊奧。以示人者。亦未嘗有隱也。然皆隨叩而應。或得其一二。而無以會其大全。學者病焉。臨漳北溪陳君淳。從文公先生二十餘年。得於親炙。退加研泳。合周程張朱之論。而爲此書。凡二十有五門。決擇精確。貫串浹洽。吾黨下學工夫。已到此書而玩味焉。則上達由斯而進矣。學者往往未見。溫陵諸葛廷來。蒞莆。一日是書。傾見之晚。歸謀之永嘉趙崇端。鏤板以惠同志。俾莆田陳公爲之序云。

### 舊序一

學以明道也。學者止從事於口耳之間。不究其源流本末。終不能以見道。其於全體大用。纏無當也。道原於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以至於無窮。其開精一之旨。固不可以言傳。惟聖人生知安行。自能徹始徹終。而猶云學而不厭。學者必須因流溯源。從未探本。真積力久。至於其候。乃自得之。故孔子欲無言而曾子功候既至。方以一貫詔之。立唯無疑。子貢亦至多學而識之。後夫子始以一貫曉之。乃恍然於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六經四子。載道之書也。學者徒見其繁多。何知所爲一貫。夫道一也。原於太極。而貫於天人之際者。曰命。曰性。曰理。曰心。曰德。曰誠。曰中。曰和。曰庸。曰仁。義。禮。智。信。曰忠。曰恕。曰敬。曰恭。以至經權義利之辨。真僞儒學之分。學者未能逐字體認。其於源流本末。體用分合之際。茫如也。既不能得聖人之所以貫。又何以窺聖人之所爲。一夫六經四書之旨。先儒之講論。詳且備矣。而紫陽朱子。尤集其大成。頭周程張朱五子之書。浩衍廣博。學者未能一覽而竟。惟北溪陳先生。親受業於朱子之門。所著字義二卷。簡而該。切而當。蓋彙周程張子之旨。而總折衷於朱子。融會貫串。從博歸約。語不多。而源流本末。體用分合之際。燦若列眉。洵經學之指南。而諸大儒性理之提綱也。或謂初學方涉流澗末。豈即能窺見原本。必俟下學功至。方可探索。余謂不然。譬如射者。初學彎弓。豈便能中的。然不樹之的。何以習而

至於中若初學誦習時，即寓目於是書，識其名目，記其論議，時習之下，溫故知新，始無歧向之患，不然徒事口耳，固屬無益，甚或邪說謬解，一人其胸次，他日即膠固而不可拔，滋其不流於異端曲學者鮮矣，則是書也，正為初學植根基，立標的之經要也，永嘉舊刻既不可得見，桐川施翼聖得宏治舊本，已鈔版以行，而吾友戴葵亭後得鈔本於竹垞朱先生處，更加增訂詳校刊入以行於世，津梁後學之功，殆非淺鮮也，康熙甲午歲午月下浣，小長蘆後學顧佩謹識於讀書齋。

### 舊序二

昔賢教人為學，必先識字，識字者，非徒記其點畫形象，辨其聲韻平側已也，字各有義，識字而不確究其義，雖識得此字，何所用之，故韓昌黎教人須略識字，非輕薄識字而未曾確究其義，為無益也，然昌黎之言，大概為文章家辨韻錯謬言耳，聲韻誤則義亦多誤，固也，要未嘗根極性命道德之指歸而為言也，以故原道一篇，首句云，博愛之謂仁，是全未見仁之原本，為後儒營議不少，是昌黎猶未得為識字也，北溪陳先生之書，世人或未之見者，但聞其字義之名，以為考訂字學之書耳，夫字之為數，多至幾千萬，古今字書，自說文至玉篇諸種，注釋略備，亦大概注其點畫形象，音韻平仄及字之本義止矣，先生此書，目止二十有五門，所言則太極理氣之原頭，性命道德之宗旨，心學一貫之會歸，陰陽鬼神之通復，異端曲學之流弊，逐一分疏，既極親切，合而會通之，又極其融洽，其間體用分合，源流本末，無不綱舉目張，秩然條理，然非先生之創說也，先生為朱門高弟，學見原本，故能合周程張朱之論，而約略其旨，貫串其理，著為上下二卷，以示下學正，的而上達之途，即不外是焉，學者得是書而熟玩之，而後讀周程張朱之全書，則胸有繩約，而不患其浩瀚，於以合之六經，四子之章句集注，其於聖門一貫之旨，殆庶幾乎解向，是書不得及得竹垞朱先生所藏鈔本，方欲授梓，而桐邑施翼聖亦得舊本，鈔板以行，第

其間尚有缺漏及字句訛謬者，因復為增訂，以公諸世云，時康熙五十三年歲次甲午仲夏上浣，海陽後學戴嘉慶謹識於愛荆室。

### 舊序三

程子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苟欲遵道，舍儒者之學，不可，愚竊謂學者生於今日，而欲求儒者之學，於微言既絕，大義既乖之後，舍聖賢經書，儒先傳註，雖其人具什伯敏妙之資，英特之識，亦孰從而求之哉，六經之書，火於秦，雜於漢，漶漶靡靡，千五百餘年，自宋興而真儒輩出，至朱子而集其成，晚年折衷諸儒之說，又加廓大而光明之，著為章句集註，袖貫蠲漏，張皇幽渺，由是斯道不傳之旨，煥然如日月中天，學者苟篤信而死守之，如昌黎所謂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更何患微言大義之不可得而儒者之學之無傳也哉，奈何近世之為儒者之學者，盲廢前經，妄自標提宗旨，如曰良知，曰慎獨，曰知本，曰靜中養箇端倪，曰隨處體認天理，凡此種種謬說，摘字破句，改頭換面，率以異氏之本旨，而假借文飾，以聖賢之語言，其於正道，點者明攻肆，儒者陽奉陰違，復有村夫子鄉學究者，如麻蓋出於其間，妄謂羽翼經傳，原筆繭墨，肆然自託於文章訓詁之列，作為論說辨議，講章集解等書，以助其狂瀾虐政，然皆鄙悖不通，疑九自矜，而章句集註之義，懵然不能以章解句釋，反目為迂腐平淡而厭棄之，於是斯道如日中必慧，而妖氛魔霧，復充然雜亂，晦冥於兩間，以至於今，而未如何底嗚呼，變白以為黑，倒上以為下，師傳之弟，弟復為師，輾轉紛紜，相率於昏衢鬼窟之

中而問知所出者，豈必其聰明才智之真不若古人哉。夫亦忽於章句集註之故也。其忽於章句集註者，先由於字義之不明，無以提關啓論以發其奧窔也。然則字義不明，不惟儒者之學入於詭淫邪遁之途，即文章訓詁亦祇成刻人囊為旂拉而欲求香氣矣。善乎伊川程子之言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朱子或問中力辨字義之義，於漢臣郵傳之怨已最。范忠宣公之怨已則嘗謂一字之義有所不明，其禍害遂至於相率為不肖。大啓人臣賊君之罪，由此觀之，可以見字義之所繫甚重以切，而從事於經書傳註者之斤當先務矣。北溪陳安卿先生淳，親炙於子朱子，而子朱子謂其學見本原者，所著字義上下二卷，門類分為二十五，雖不及周程張朱五子全書之廣大闡博，而經書中之要義，如身心性命之端，理義道德之旨，與夫陰陽鬼神之微渺，儒術異流之同異，綱舉目張，條分縷析，備布周密，發揮無遺，而其為說，又未嘗擅以己意，無非蒼率周程張子之緒言成語，而折衷於所聞之師說，與夫章句集註之精意，觸類引伸，貫穿洞達，俾覽者源流本末瞭如指掌，燦如列眉，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苟得是書而玩心焉，知我說之為是，因知彼說之為非，知彼說之為非，愈知我說之為是，如辨淄澠，如別黃精鉤吻，而章句集註之奧窔，斯可以提關啓論，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周程張朱五子之全書，沈潛反覆，優柔厭飲，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所謂江河之浸，符澤之潤，悠然冰釋，怡然理順者，亦庶乎可以得之，而儒者之學，將不越經世傳註之外，而有以復其微言大義，使斯道不傳之旨，若披雲霧而復覩青天，彼詭邪遁之說，廓如於太清，而不見於微雲之滓矣。文章云乎哉，訓詁云乎哉，然則是書也，固研窮精微之先驅，而辨晰同異之嚆矢也。朱子曰：「四書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書之階梯，元勳之刊布是書也，亦願今之讀章句集註者，以是為階梯爾。」或曰：是書也，始亦訓詁之流歟。夫所惡於訓詁者，謂其蟲魚瑣屑而無當乎道也。昔朱子稱程氏字訓為大爾雅，爾雅而云大，明非蟲魚瑣屑之為矣。且北溪之作是書也，所以述朱子之意，而闡朱子之蘊耳。其精通詳密，又豈遠原之字訓專為啓蒙者之所可同日而語哉。元勳早歲受讀是書，向無善本，石門張建洪元樞族子施淳如德涵亦皆少時所嘗誦習者，付梓之時，各以舊本來校，其間謬誤，多所訂正，故視他本極為精當。其嚴陵講義四篇，係嘉定間先生待試中都，歸過郡守鄭之悅，鄭率僚屬延講郡庠，因款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遂發明之，以示諸生，則此四篇，尤為學者所南定的也。宏治開刊本有之，今仍附後焉。康熙乙亥重午桐鄉後學施元勳謹識於家塾之古處堂。

### 宋史道學傳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且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退而讀之，遂盡棄其業焉。及朱熹來守其鄉，淳請受教。熹曰：「凡閱義理，必窮其原。如為人父何故止於慈，為人子何故止於孝，其他可類推也。淳聞而為學益力，日求其所未至。熹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門人有疑問不合者，則稱淳善問。後十年，淳復往見熹，陳其所得。時熹已寢疾，語之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問，皆要切語。凡三月而熹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絡，故其言太極曰：「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以理言，則自來而本，自本而未一聚一散，而太極無所不極。其至自萬古之前，與萬古之後，無端無始，此渾淪太極之全體也。自其沖漠無朕，與天地萬物皆由是出，及天地萬物既由是出，又復沖漠無朕。此渾淪太極之妙用也。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用。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貫過，湊成一渾淪。大本又於渾淪大本中散為萬事萬物，使無少窒礙。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其言仁曰：「仁只是天理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顯精粗之間。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闕，一念有間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即頑弊不仁矣。其語與

者曰。道理初無元妙。只在日用人事間。但循序用功。便自有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於小成也。夫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徹於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為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匿。然後為真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為己物矣。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機。如奸好色惡惡。而為天理人欲強弱之證。必使之於是非。如辨黑白。如遇鍊錘。不容有騎牆不決之疑。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矣。然後為知之至。而行之盡。此語又中學者符旨。而示以標的也。淳性孝。母疾。頭。號泣于天。乞以身代。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居鄉不沽名。徇俗恬然。退守。若無聞焉。然名播天下。世雖不用。而愛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遇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淳歎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之虛靈。知覺為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之境。反託聖門。以自標榜。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為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沒。年六十五。其所著有語孟大學中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女學等書。門人錄其語。號筓谷瀨口金山所聞。

### 北溪字義目錄

門人清源王偁編

卷上

- 命性心性情才志意
- 仁義禮智信
- 忠信
- 忠恕

北溪字義 目錄

- 一貫
- 誠
- 敬
- 恭敬
- 卷下
- 宣
- 理
- 德
- 太極
- 皇極
- 中和
- 中庸
- 禮樂
- 經權
- 義利
- 鬼神
- 佛老
- 補遺二則
- 太極
- 通書
- 附
- 論朱子
- 讀書法
- 科舉之學
- 附嚴陵講義四篇
- 道學體統
- 師友淵源
- 用功節目

北溪字義 目錄

讀書次第

陳北溪先生諱淳字安卿龍溪人。事迹詳宋史道學傳。有大全集五十卷。外集一卷。元人陳定宇勤有室隨錄。稱其為宋門第一人。洵為篤論。所著字義二卷。為其門人清源王堯所錄。初刻於永嘉趙氏。再刻於九華葉氏。皆宋本也。歷世久遠。漸就散佚。至明宏治庚戌。廣西參議林同進。始取趙氏本重刻之。而其書復傳。迨後又有四明豐慶本。國朝顧氏施氏江氏遞相傳刻。詳略互異。而惟顧氏本最善。此帙為前明周季麟所校。即從林氏本開雕者。成於宏治壬子。距林氏製板時僅二年耳。今世宋本既不得見。是刻雖經屢易。猶沿趙氏祖本。差為近古。惟卷中分二十六門。而陳必舊序作二十五門。不知何故。後有嚴陵講義四篇。亦北溪先生作也。仍因其舊而附刻之。

道光庚子七月十二日。三原李錫齡識。

北溪字義卷上

宋陳淳著

性命而下等字。當隨本字各逐件看。要親切。又卻合做一處看。要得玲瓏透徹。不相亂。方是見得明。

命猶令也。如算命台命之類。天無言。做如何命。只是大化流行。氣到這物。便生這物。氣到那物。又生那物。便是分付命令他一般。

命一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其實理不外乎氣。蓋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空箇氣。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理在其中。為之樞紐。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嘗止息。所謂以理言者。非有離乎氣。只是就氣上指出箇理。不雜乎氣而為言耳。如天命之謂性。五十知天命。窮理盡性至於命。此等命字。皆是專指理而言。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予於物者。就元亨利貞之理而言。則謂之天道。即此道之流行。賦予於物者而言。則謂之天命。如就氣說。卻亦有兩般。一般說富貴賤。天壽禍福。如所謂死生有命。與莫非命也之命。是乃就受氣之短長厚薄。不齊上論。是命分之命。又一般如孟子所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命也之命。是又就稟氣之清濁不齊上論。是說人之智愚賢否。

人物之生。不出乎陰陽之氣。本只是一氣。分來有陰陽。陰陽又分來為五行。二與五只管分合運行。便有

參差不齊。有清有濁。有厚有薄。且以人物合論。同是一氣。但人得氣之正。物得氣之偏。人得氣之通。物得氣之塞。且如人形骸。即與天地相應。頭圓居上。象天。足方居下。象地。北極為天中央。卻在北。故人百會穴在頂心。卻向後。日月來往。只在天之南。故人之兩眼皆在前。海鹹水所歸。在南之下。故人之小便亦在前下。此所以為得氣之正。如物則高巖頭橫。植物頭向下。枝葉卻在上。此皆得氣之偏。處人氣通。明。物氣塞。人得五行之秀。故為萬物之靈。物氣塞而不通。如火煙鬱在裏。所以理義皆不通。

若就人品類論。則上天所賦皆一般。而人隨其所值。又各有清濁厚薄之不一。如聖人得氣至清。所以合下。便能生知。賦質至粹。所以合下。便能安行。如堯舜既得其至清至粹。為聰明神聖。又得氣之清高。而稟厚。所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至於享國皆百餘歲。是又得氣之最長者。如夫子亦得至清至粹。合下。便生知安行。然天地大氣到那時已衰微了。所以夫子稟得不高不厚。止稱樞為一旅人。而所得之氣。又不甚長。止僅得中壽七十餘歲。不如堯舜之高。自聖人而下。各有分數。顏子亦清明純粹。亞於聖人。只緣得氣不長。所以天死大抵得氣之清者。不隔蔽那理義。便呈露昭著。如銀盞中滿貯清水。自透見。蒸底粟花子甚分明。若未嘗有水。然賢人得清氣多。而濁氣少。清中微有些渣滓在。未便能昏蔽得他。所以聰明也。易開發。自大賢而下。或清濁相半。或清底少。濁底多。昏蔽得厚了。如蒸底銀花子。看不見。欲見得。須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學。也解變化氣質。轉昏為明。有一般人。稟氣清明於義理上。儘看得出。而行之不篤。不能承載得道理。多雜說講去。是又賦質不粹。此如非泉甚清。貯在銀盞裏。面亦透底清徹。但泉脈從淤土惡木根中穿過來。味不純甘。以之煮白米。則成赤飯。煎白水。則成赤湯。烹茶則酸澀。是有惡味夾雜了。又有一般人。生下來於世。味一切簡淡。所為甚純正。但與說到道理處。全發不來。是又賦質純粹。而稟氣不清。此如井泉脈味純甘絕佳。而有泥土渾濁了。終不透瑩。如溫公恭儉力

行。篤信好古。是甚次第正大資質。只緣少那至清之氣。識見不高明。二程屢將理義發他。一向偏執固滯。更發不上。甚為二程所不滿。又有一般人。甚好說道理。只是執拗。自立一家意見。是稟氣清中。被一條臭氣衝拗了。如泉脈出來。甚清。卻被一條別水橫衝破了。及或遭巖石頭橫截衝激。不帖順去。反成險惡之流。若來人生氣稟。是有多少少樣。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不可以一律齊。畢竟清明純粹。恰好底極。為難得。所以聖賢少。而愚不肖者多。

若就造化上論。則天命之大目。只是元亨利貞。此四者。就氣上論也。得。就理上論也。得。就氣上論。則物之初生。處為元。時為春。物之發達。處為亨。於時為夏。物之成達。處為利。於時為秋。物之收斂。處為貞。於時為冬。多貞者。正而固也。自其生意之已定者而言。則謂之正。自其斂藏者而言。故謂之固。就理上論。則元者。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固。

問。天之所命固是大化流行。賦子於物。如分付他一般。若就人事上論。則如何是賦予分付處。曰。天豈諱然命之乎。亦只是其理如此而已。孟子說天與賢與子處。謂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使之主宰而百神享之。使之主宰而百姓安之。是天與之人與之。又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其意發得亦已明白矣。如孟津之上。不期而會者八百國。亦其出於自然。而非人力所容。便是天命之至。武王但順乎天而應乎人。爾然此等事。又是聖人行權底事。惟聖人及大賢以上地位。然後見得明。非常情所及。唐陸宣公謂人事盡處。是謂天理。蓋到人事已盡地頭。亦見肯不容一點人力。便是天之所為。此意行極精微。陸宣公之學。亦誠到此。如枉枉死。嚴牆死者。非正命。是有致而然。乃人自取而非天。若盡其道而死者。為正命。蓋到此時。所值之吉凶禍福。皆莫之致而至。故可以天命言。而非人力之所取矣。

問。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朱子註曰。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一而已。此處何以見二者之辨。曰。天與命只一理。就其中卻微有分別。如以做事言。做事是人。對此而反之。非人所為。便是天。至以吉凶禍福地頭言。有因而致是人力。對此而反之。非力所致。便是命。天以全體言。命以其中妙用言。其曰以理言之謂之天。是專就天之正面訓義言。卻包命在其中。其曰自人言之謂之命。命是天命。因人形之而後見。故吉凶禍福。自天來到於人。然後為命。乃是於天理中截斷命為一邊。而言其指歸。若只就天一邊說。吉凶禍福。未有人受來。如何見得是命。

問。天之所命。果有物在上面安排分付之否。曰。天者理而已矣。古人凡言天處。大概皆是以理言之。程子曰。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遠是也。又曰。天也者道也。論語集註。獲罪於天。曰。天即理也。易本義。先夫弗遠謂意之所為。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又嘗親炙文公。說上帝震怒也。只是其理如此。天下莫符於理。故以帝名之。觀此亦可見矣。故上面蒼蒼者。天之體也。上天之體以氣言。上天之載以理言。

問。天之所命則一。而人受去。何故如彼之不善。曰。譬之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其雨則一。而江河受去。其流滔滔。不增不減。溪澗受去。則洪濶暴漲。溝洫受去。則朝盈暮涸。至於沼沚坎窞。盆盎罍器。皆螺杯觀殼之屬。受去。或有斗斛之水。或只消滴之水。或清甘。或汗濁。或臭穢。隨他所受多少。般樣不齊。豈有兩者固為是區別哉。又譬之治一片地而播之。其為播種一也。而有滿園中森森成行伍出者。有擲之踐旁而踐踐不出者。有未出為鳥雀啄者。有方芽為雞鴨嚼者。有稍長而萎去者。有既秀而連根拔者。有長者在園而旋取棄者。有日供常人而莫食者。有為灌於禮豆而薦神明者。有為齎於金盤而獻上賓者。有丐子菜蔬瓦盆而食者。有脆嫩而摘者。有壯茂而割者。有結實成子而研為齋汁用者。有藏為種子到明年復生生不窮者。其參差如彼之不一。豈播種者所能容心哉。故天之所命則一。而人受去

自是不齊。亦自然之理。何疑焉。性即理也。何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蓋理是濔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這道理。受於天而為我所有。故謂之性。性字從生。從心。是生來具是理於心。方名之曰性。其大目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利。在我謂之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之智。性與命本非二物。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故程子曰。天所付為命。人所受為性。文公曰。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

命只是一箇道理。不分看則不分曉。只管分看。又不合看。又離了不相干涉。須是就渾然一理中。看得有界分。不相亂。所以謂之命。謂之性者。何故。大抵性只是理。然人之生。不成。只容得箇理。須有箇形骸。方載得此理。其實理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這形。得天地之理。成這性。所以橫渠曰。天地之運。吾其體。天地之伸。吾其性。稟字只是就孟子清然之氣。塞乎天地。句撮一字來說。氣伸字。只是就孟子志氣之伸。句撮一字來說。理。人與物同得天地之氣。以生。天地之氣。只一般。因人物受去各不同。人得五行之秀。正而通。所以仁義禮智。粹然獨與物異。物得氣之偏。為形骸所拘。所以其理閉塞而不通。人物所以為理。只一般。只是氣有偏正。故理隨之而有通塞爾。

天所命於人。以是理。本只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為性。亦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得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稟一段。所以啓後世紛紛之論。蓋人之所以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稟不同。這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重。厚。七者來雜。便有參差不齊。所以人隨所值。便有許多般樣。然這氣運來運去。自有箇真元之會。如歷法算到本數。湊合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時相似。聖人便是稟得這真元之會來。然天地間參差不齊之時多。真元會合之時少。如一歲開闢。寒暑陰晦之時多。不寒不暑。光風霽月之時極少。最難得恰好時節。人生多值此不齊之氣。如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值陽氣多。有一等人。極是軟弱。是值陰氣多。有人躁暴忿戾。是又值陽氣之惡者。有人狡譎姦險。此又值陰氣之惡者。有人性剛。一撥便轉。也有一等極愚。拂。雖一句善言。亦說不入。與禽獸無異。都是氣稟如此。陽氣中有善惡。陰氣中亦有善惡。如通書中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類。不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移不齊中。便自然成善成惡耳。因氣有駁粹。便有賢愚。氣雖不齊。而大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為善。然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者。不能。故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之。己十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正為此耳。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為惡。揚子便以性為善。惡混。韓文公又以性為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近世東坡蘇氏。又以性為性。未有善惡。五峯胡氏。又以性為性。無善惡。都只含糊就與天相接處。捉說。說箇性是天生。

自然底物，這不會說得性端的，指定是甚底物，直至二程得濂溪先生太極圖發端，而始說得分明極至，更無去處。其言曰：性即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此語最是簡切端的。如孟氏說善，善亦只是理，但不若指認理字下得較確定。胡氏若不徹，便謂善者只是贊歎之辭，又誤了。既是贊歎，便是那箇是好物方贊歎，豈有不好物而贊歎之耶？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稟一段，方見得善惡所由來，故其言曰：論性不論氣，論氣不論性，明二之則不是也。蓋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稟，則所論有欠闕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粗底，而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

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夫子繫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為道，此是統說箇太極之本體。繼此者為善，乃是就其開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即道之方行者也。道到此者為性，是說人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箇性耳。是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是即所謂善，而理之已定者也。繼成字與陰陽字相應，是指氣而言。善性字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言。此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原頭處說，善乃重字為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入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由造化原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是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者而來，而非有二本也。易三言：周子通書及程子說已明備矣。至明道又謂孟子所謂性善者，只是說繼之者善也。此又是借易語移就人分上說，是指四端之發處言之，而非易之本旨也。

氣稟之說，從何而起？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此正是說氣質之性。子思子所謂三知三行，及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亦是說不一之性，但未分明指出氣質字為言耳。到二程子始分明指認說出，甚詳備。橫渠因之，又立為定論曰：形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氣質之性，是以氣稟言之。天地之性，是以大本言之。其實天地之性，亦不離氣質之中。只是就那氣質中分別出天地之性，不與相雜為言耳。此意學者又當知之。

韓文公謂人之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是看得性字端的，但分爲三品，又差了三品之說。只說得氣稟，然氣稟之不齊，蓋或相什百千萬，豈但三品而已哉！他本要求勝荷，揚卻又與荷，揚無甚異。佛氏把作用是性，便喚蠢動含靈皆有佛性，連水搬柴，無非妙用，不過只認得箇氣，而不說善那理耳。遂磨磨國王作用之說曰：在目能視，在耳能聞，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在鼻嗅泡，在口談論，備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道性，不識喚作精魂。他把合天地世界，總在這箇物事，乃吾之真體，指吾之肉身，只是假合幻妄。若能見得這箇透徹，則合天地萬物，皆是吾法身，便超出輪迴，故禪家所以甘心

屬意枯槁山林之下，絕滅天倫，城除人事者，只是怕來侵壞著他這箇靈活底。若能硬自把捉得定，這便是道成了。便一向縱橫放恣，花街柳陌，或喫豬頭，都不妨。其實多是把持到年暮氣衰時，那一切情欲，自然退滅，卻自喚做工夫，至到便於趨以爲奇特，一向呵佛罵祖去。

今世有一種杜撰人，愛高談性命，大抵全用浮屠作用是性之意，而文以聖人之言，都不成模樣。據此意，其實不過只是告子生之謂性之說，此等邪說，向來已爲孟子堵卻，今又再拈起來，做至珍至寶，謂人之所以能飲能食，能語能默，能知覺運動，一箇活底靈底便是性，更不商量道理，有不可通。且如運動合本然之則固是性，如盜賊作竊，豈不運動，如何得是性？耳之欲聲，目之欲色，固是靈活底，然目視惡色，耳聽惡聲，如何得是本然之性？只認得箇精神魂魄，而不知有箇當然之理，只看得箇模糊影子，而未嘗有的確定見，狂誤了後生，晚進，使相從於天理人欲混雜之區，爲可痛。

心者一身之主宰也。人之四肢運動，手持足履，與夫飢思食，渴思飲，夏思葛，冬思裘，皆是此心爲之主宰。如今心恣底人，只是此心爲邪氣所乘，內無主宰，所以日用閒飲食動作，皆失其常度，與平人異。理義都喪了，只空有箇氣，橫往來於脈息之間，未絕耳。大抵人得天地之理爲性，得天地之氣爲體，理與氣合，方成箇心。有箇虛靈知覺，便是身之所以爲主宰處。然這虛靈知覺，有從理而發者，有從心而發者，又各不同也。

心只似箇器一般，裏面貯底物便是性。康節謂心者性之邪邪，說雖相而意極切。蓋邪邪者，心也。邪邪中許多人煙，便是心中所具之理相似。所具之理便是性，即這所具底便是心之本體。理具於心，便有許多妙用。知覺從理上發來，便是仁義禮智之心，便是道心。若知覺從形氣上發來，便是人心，便易與理相遠。人只有一箇心，非有兩箇知覺，只是所以爲知覺者不同。且如飢而思食，渴而思飲，此是人心。至於食所當食，飲所當飲，便是道心。如有人飢餓瀕死，而蹴爾嗟來等食，皆不肯受，這心從何處發來，然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此等處理義又隱微難曉，須是識見十分明徹，方辨別得。

心有體有用，具衆理者其體，應萬事者其用。寂然不動者其體，感而遂通者其用。體即所謂性，以其靜者言也。用即所謂情，以其動者言也。聖賢存養工夫，至到方其靜而未發也，全體卓然，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常。定在這裏，及其動而應物也，大用流行，妍媸高下，各因物之自爾，而未嘗有絲毫錙兩之差。而所謂鑑空衡平之體，亦常自若，而未嘗與之俱往也。

性只是理，全是善，而無惡。心合理與氣，理固全是善，氣便合兩頭在。未便全是善底物，才動便易從不善上去。心是箇活物，不是帖靜死定在這裏。常愛動心之動，是乘氣動。故文公感興詩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正謂此也。心之活處，是因氣成，便會活。其虛處，是因理與氣合，便會虛。所謂妙者，非是言至

好是言其不可測。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在此，忽在彼，亦無定處。操之便存在，舍之便亡失了。故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惟心之謂與。存便是入，亡便是出。然出非是本體走出，只是邪念感物逐他去，而本然之正體遂不見了。入非是自外面已放底牽入來，只一念提撕，覺便在此。人須是有操存涵養之功，然後本體常卓然在中，爲之主宰，而無亡失之患。所貴於問學者爲此也。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意極爲人親切。

心雖不過方寸大，然萬化皆從此出。正是源頭處。故子思以未發之中爲天下之大本，已發之和爲天下之達道。

仁者心之生道也。敬者心之所以生也。

此心之量極大，萬理無所不包。萬事無所不統。古人每言學必欲其博。孔子所以學不厭者，皆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孟子所謂盡心者，須是盡得箇極大無窮之量。無一理一物之或遺方是真能盡得心。然孟子於諸侯之禮未之學，周室莊爵祿之制未嘗聞，畢竟是於此心無窮之量終有所欠缺未盡處。

心至靈至妙，可以爲堯舜。參天地，格鬼神。雖萬里之遠，一念便到。雖千古人情事變之秘，一照便知。雖金石至堅，可與雖物類至微，至幽可通。

佛家論性只似儒家論心。他只把這人心那箇靈靈知覺底喚作性了。

伊川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此語亦說得回。橫渠曰：心統性情，尤爲語約而意備。自孟子後，未有如此說親切者。文公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情性之主，說得又條暢明白。

橫渠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虛是以理言，理與氣合，遂生人物。人物得去成這性。於是乎方有性之名。性從理來，不離氣。知覺從氣來，不離理。合性與知覺，遂成這心。於是乎方有心之名。

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此處是言天之心性情。所謂易便是心。道便是性。神便是情。所謂體者，非體用之體，乃其形狀模樣恁地。易是陰陽變化，合理與氣說。

情

情與性相對。情者性之動也。在心裏面，未發動底，是性。事物觸著，便發動出來，是情。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這動底只是就性中發出來，不是別物。其大目則爲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中庸只言喜怒哀樂四箇，孟子又指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四端而言。大抵都是情。性中有仁，動出爲惻隱。性中有義，動

出爲羞惡。性中有禮智，動出爲辭讓。是非端是端緒，裏面有這物，其端緒便發出從外來。若內無仁義禮智，則其發也安得有此四端。大概心是箇物，貯此性發出底便是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云云。惻隱羞惡等以情言，仁義等以性言。必又言心在其中者，所以統性情而爲之主也。孟子此處說得卻備。又如大學所謂發思好樂，及親愛畏敬等，皆是情。

情者心之用，人之所不能無，不是箇不好底物。但其所爲情者，各有箇當然之則。如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當惻隱而惻隱，當羞惡而羞惡，當辭讓而辭讓，當是非而非，是皆合箇當然之則。便是發而中節。便是其中性體流行著見於此，即此便謂之達道。若不當然而然，則違其則，失其節。只是箇私意人欲之行，是乃流於不善，遂成不好底物，非本來便不好也。

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便是善。更無不善，其中節是感物欲而動，不從本性發來，便有箇不善。孟子論情，全把做善者，是專指其本於性之發者言之。禪家不合，便指情都做惡底物，卻欲滅情以復性，不知情如何滅得。情既滅了，性便是箇死底性，於我更何用。

孟子四端，是專就善處言之。喜怒哀樂及七情等，是合善惡說。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性之欲便是情。

才。才，才質才能，才質猶言才料質幹，是以體言。才能是會做事底。同這件事，有人會發揮得，有人全發揮不去，便是才不同。是以用言。孟子所謂非才之罪，及天之降才非爾殊等語，皆把才做善底物。他只是以其從性善大本處發來，便見都一般。要說得全備，須如伊川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惡之論方盡。

志。志者心之所之之，猶向也。謂心之正面全向那裏去。如志於道，是心全向於道。志於學，是心全向於學。一直去求討，要必得這箇物事，便是志。若中間有作輟或退轉底意，便不得謂之志。

志有趨向期必之意。趨向那裏去，期料要恁地，決然必欲得之，便是志。人若不立志，只泛泛地同流合汙，便做成甚人。須是立志以聖賢自期，更能卓然挺出於流俗之中，不至隨波逐浪，爲碌碌庸庸之輩。若甘心於自暴自棄，便是不能立志。

立志須是高明正大，人多有好奇資質，純粹靜淡甚近道，卻甘心爲卑陋之歸，不肯志於道，只是不能立志。如文帝寬仁恭儉，是其資質儘可與爲帝王，然其言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卻不能立志。武帝上嘉唐虞，志向高大，然又好名取難無足取。

程子卷劉說立志一段最切，是說人君立志，學者立志，與人君立志都一般，只是在身在天下，有小大之不同。



為學緊要處，最是立志之初，所當審慎決定。此正是分路頭處。繼志於義，使人君子路。繼志於利，使人小人路。舜、跖、利、善，正從此而分。堯、桀、言、行，正從此而判。孔子說從心所欲不逾矩，緊要正在志學一節上。在聖人當初成童志學，固無可讓。自今觀之，學之門戶雖多，若此處所志者一差，不能純乎聖途之適。則後面所謂立，所謂不惑，所謂知命，耳順從心，節節都從而差。無復有見效處。惟起頭所志者，果能專心一意於聖人之學，則後面許多節目，皆可以次第循序而進。果有不倦工夫以終之，則雖從心地位至高，亦可得而造到矣。

人常言志趣，趣者趨也。心之所趨也。趣亦志之屬。

孟子曰：士尚志。立志要高，不要卑。論語曰：博學而篤志。立志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如顏子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皆以聖人自期，皆是能立志。孟子曰：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以舜自期，亦是能立志。

意者心之所發也。有思量運用之義。大抵情者性之動，意者心之發。情是就心裏面自然發動，故頭換面出來底。正與性相對。意是心上發起一念。思量運用要恁地底情動，是全體上論。意是就起一念處論。合數者而觀，總應接事物時，便都呈露在面前。且如一件事物來接著，在內主宰者是心，動出來或喜或怒是情。裏面有箇物能動出來底，是性。運用商量要喜那人要怒那人，是意。心向那所喜所怒之人，是志。喜怒哀之中節處，又是性中道理流出來，即其當然之則處，是理。其所以當然之根原處，是命。一下許多物事，都在面前，未嘗相離，亦繁然不相紊亂。

以意比心，則心大意小。心以全體言，意只是就全體上發起一念處。毋意之意，是就私意說。誠意之意，是就好底意思說。人常言意思，去聲。思者思也。不覺。思慮念慮之類，皆意之屬。

仁、義、禮、智、信

五者謂之五常，亦謂之五性。就造化上推原來，只是五行之德。仁在五行為木之神，在人性為仁。義在五行為金之神，在人性為義。禮在五行為火之神，在人性為禮。智在五行為水之神，在人性為智。人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位，卻無信位。如五行木位東，金位西，火位南，水位北，而土無定位，只寄旺於四位之中。木屬春，火屬夏，金屬秋，水屬冬，而土無專氣，只分旺於四季之間。四行無土，便都無所該。猶仁、義、禮、智無信，便都不實了。只仁、義、禮、智之實理，便是信。信卻易曉，仁、義、禮、智須逐件看得分明，又要合聚看得脈絡都不亂。

且分別看。仁是愛之理，義是宜之理，禮是敬之理，智是知之理。愛發見於外，乃仁之用。而愛之理則在內。事物各得其宜，乃義之用。而宜之理則在內。恭敬可見處，乃禮之用。而敬之禮則在內。知箇是非，是智之用。而知之禮則在內。就四者中看，則是四箇相對底道理。專就人看，則仁又較大，能兼統四者。故仁者乃心之德，如禮、義、智亦是心之德，而不可以心之德言者。如人一家有兄弟四箇，長兄當門戶，稱其家者，只舉長兄位號為言，則下三弟皆其家子弟已包在內矣。若自曰三弟者之家，則拈撥不起道理。只如此，然仁所以長兼善而尊，一心之全德者何故？蓋人心所具之天理全體都是仁，這道理常恁地活，常生生不息，舉其全體而言，則謂之仁。而義、禮、智皆包在其中，自為仁言，纔有一毫人欲之私，插其間，這天理便隔絕死了，便不得謂之仁。須是工夫至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開之，則全體便周流不息，無間斷，無欠闕，方始是仁。所以仁無些小底仁。

仁，義起發早，惻隱、羞惡，及到那人物上，方見得愛與宜。故曰愛之理，宜之理。仁道甚廣大，精微何以用處，只為愛物，而發見之端為惻隱。曰：仁是此心生理全體，常生生不息，故其端緒方從心中萌動，發出來自是惻然有隱，由惻隱而充及到那物上，遂成愛。故仁乃是愛之根，而惻隱則根之萌芽，而愛則又萌芽之長茂已成者也。觀此則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自可見得脈絡相關處矣。

讀心論上論，則心裁制決斷處，宜字乃裁斷後字，裁斷當理然後得宜。凡事到面前，便須有剖判，是可是否。又公謂義之在心，如利刃然，物來觸之，便成兩片。若可否都不能剖判，便是此心頑鈍無義了。且如有一人來邀我同出去，便須能剖判當出不當出，若要出，又要不出，於中遲疑，不能決斷，更何義之有此等處，須是自看得破，如韓文公以行而宜之之謂義，則是就外面說，成義外去了。

禮者，心之敬而天理之節文也。心中有箇敬，油然而生，便是禮。見於應接，使自然有箇節文，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如做事太實無文采，是失之不及，末節繁文太盛，是流於太過。天理之節文，乃其恰好處，恰好處便是理合當如此，更無太過，更無不及，當然而然，便即是中。故濂溪太極圖說仁義中正，以中字代禮字，尤見親切。

文公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以兩句對言之，何也？蓋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其於心者也。天理在中，而著見於事，人事在外，而根於中。天理其體，而人事其用也。儀謂容儀，而形見於外者，有繁然可象底意，與文字相應，則謂法則，準則是箇骨子，所以存於中者，乃確然不易之意。與節字相應，文而後儀，節而後則，必有天理之節文，而後有人事之儀則，言須盡此二者，意乃圓備。

問，智是知得確定在五行何以屬水，曰：水清明可鑒，似智，又是造化之根本，凡天地間萬物，得水方生，只  
看地下泉脈滋潤，何物不資之以生，亦猶萬事非智不可使知，知得確定方能成，此水於萬物所以成  
終而成始，而智亦萬事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

孟子四端之說，是就外面可見底以驗其中之所有，如乍見孺子入井，使自然有惻隱之心，便見得裏面  
有這仁，如行道乞人，穢穢爾嗷爾而與之，使自羞惡而不肯食，便見得裏面有這義，如一接賓客之頃，  
使自然有恭敬之心，便見得裏面有這禮，一件事來，非底便自覺得為非，是底便自覺得為是，便見得  
裏面有這智，惟是裏面有是四者之體，故四者端緒自然發見於外，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乃所  
謂善也，以見性不是箇含糊底物，到後來方有四端，但未發則未可見耳，孟子就此處開發人，證印得  
本來之善甚分明，所以程子謂有功於萬世者，性善之一言。

信在性，只是四者都實底道理，乃發出來，便為忠信之信，由內面有此信，故發出來方有忠信之信，忠信  
只一物，而判作二者，便是信之端緒，是統外面應接事物發原處說。

四者端緒，日用間常常發見，只是人看理不明，故茫然不知得，且如一事到面前，便自有箇是，有箇非，須  
是知得此便是智，若是不知，非也不知，便是心中頑愚無知覺了，既知得是非已明，便須判斷，只當  
如此做，不當如彼做，有可否從違，便是義，若要如此，又不能割捨得彼，只管半開半界，便是心中頑  
而無義，既斷定了，只如此做，便看此事如何是太過，如何是不及，做得正中恰好，有箇節文，無過無不  
及，此便是禮，做事既得中，更無些子私意夾雜其間，便都純是天理流行，此便是仁，事做成了，從頭至  
尾，皆此心真實所為，便是信，此是從下說上去，若從上說下來，且如與箇賓客相接，初纔聞之，便自有  
箇惻隱之心，但然動於中，是仁，此心既然動於中，便肅然起敬去接他，是禮，既接見畢，便須商量合  
作如何待，或喫茶或飲酒，輕重厚薄處之得宜，是義，或輕或重，或厚或薄，明白一定是智，從首至末皆  
真實，是信，此道理循環無端，若見得熟，則大用小用皆宜，橫說豎說皆通。

仁者心之全體，兼統四者，義、禮、智無仁不得，蓋仁是心中箇生理常流行，生生不息，徹終始無間斷，苟無  
這生理，則心便死了，其待人接物，恭敬何自而發，必無所謂禮處事之際，必不解裁斷而無所謂義，其  
於是非，亦必茫然無所知覺，而無所謂智，既無是四者，又烏有所謂實理哉。

人性之有仁義禮智，只是天地元亨利貞之理，仁在天為元，於時為春，乃生物之始，萬物於此，方萌芽發  
露，如仁之生，所以為樂善之長也，禮在天為亨，於時為夏，萬物到此，一齊盛長，樂美所會聚，如經  
禮三百，曲禮三千，祭然文物之盛，亦樂美所會聚也，義在天為利，於時為秋，蓋萬物到此，皆成遂各  
得其所，如義斷制萬事，亦各得其宜，秋有肅殺義，亦有嚴肅底意，智在天為貞，於時為冬，萬物到此，  
皆歸根復命，收斂都定了，如智見得萬事是非都一定，雖然不可易，便是貞固道理，貞後又生元，元又

生亨，亨又生利，利又生貞，只管如此去，循環無端，總而言之，又只是一箇元，蓋元是箇生意，亨只是此  
生意之通利，只是此生意之遂，貞也只是此生意之藏，此元所以兼統四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乃統天，謂統乎天，則終始周流，都是一箇元，如仁兼統四者，義、禮、智都是仁，至其為四端，則所謂惻隱  
一端，亦貫通乎辭遜羞惡，是非之端而為之統焉，今只就四端不覺發動之初，真情懇切時，便自見得  
惻隱貫通處，故程傳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可謂示人親切，萬古不易  
之論矣。

何謂禮，禮智都是仁，蓋仁者此心，便是天理流行，到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都便是這天理流行，到那  
義裁斷千條萬緒，各得其宜，亦都便是這天理流行，到那智分別萬事是非各定，亦都便是這天理流  
行。

仁、義、禮、智四者判作兩邊，只作仁義兩個，如春、夏、秋、冬四時分來，只是陰陽兩箇，春、夏屬陽，秋、冬屬陰，夏  
之通暢，只是春之發生盛大處，冬之藏斂，只是秋之肅殺歸宿處，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只是天理流  
行顯著處，智之是非確定，只是義之裁斷，正處，文公曰：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  
就事物言，父子有親，便是仁，君臣有義，便是義，夫婦有別，便是禮，長幼有序，便是智，朋友有信，便是信，此  
是豎觀底意思。

若橫而觀之，以仁言，則所謂親、義、序、別、信，皆莫非此心天理流行，又是仁，以義言，則只那合當親、合當義、  
合當序、合當別、合當信底，皆各當乎理之宜，又是義，以禮言，則所以行乎親、義、序、別、信之有節文，又是  
禮，以智言，則所以知是五者當然而不昧，又是智，以信言，則所以實是五者誠然而不妄，又是信。

若又錯而言之，親親仁也，所以愛親之誠，則仁之仁也，所以謀乎親，則仁之義也，所以溫清定省之節文，  
則仁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愛，則仁之智也，所以為事親之實，則仁之信也，從兄義也，所以為愛兄  
之誠，則義之仁也，所以庸敬在兄，則義之義也，所以徐行後長之節文，則義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  
敬，則義之智也，所以為從兄之實，則義之信也，敬資禮也，所以懇惻於中，則禮之仁也，所以接待之宜，  
則禮之義也，所以周旋之節文，則禮之禮也，所以酬酢而不亂，則禮之智也，所以為敬資之實，則禮之  
信也，察物智也，是是非非之懇惻，則智之仁也，是是非非之得宜，則智之義也，是是非非之中節，則智  
之禮也，是是非非之一定，則智之智也，所以為是非之實，則智之信也，復斯言也，由乎天理之公，則信  
之仁也，發而皆天理之宜，則信之義也，出而中節，則信之禮也，所以有條不紊，則信之智也，所以為  
是言之實，則信之信也。

故有仁、義、禮、智、信中之仁，有仁、義、禮、智、信中之義，有仁、義、禮、智、信中之禮，有仁、義、禮、智、信中之智，有仁、義、  
禮、智、信中之信，有仁中之仁，義、禮、智、信有義中之仁，義、禮、智、信有禮中之仁，義、禮、智、信有智中之仁，義、

禮、智、信、有信中之仁、義、禮、智、信。

自其過接處言之。如仁生理流行中。便醞釀箇禮之恭遜節文來。禮非遜節文中。便醞釀箇義之裁斷得宜來。義裁斷得宜中。便醞釀箇智之是非一定來。到這節是非一定處。已收斂了。於其中又復醞釀仁之生理流行來。元自有脈絡相因。非是界分截然不相及。

五者隨感而發。隨用而應。或繼一觸而俱動。或相錯而互見。或秩然有序。而不紊。或雜然而並出。而不可以序言。大處則大有。小處則小有。疏處則疏。密處則密。有縱橫顛倒。無所不通。

見人之災傷。則為之惻然。而必慎其所以傷之者。是仁中含帶義來。見人之不善。則為之憎惡。而必欲其改。以從善。是義中含帶仁來。見大資為之致敬。必照顧惟恐其失儀。是禮中含帶智來。見物之美惡。黑白為之辨別。必自各有定分。不相亂。是智中含帶禮來。

孔門教人。求仁為大。只專言仁。以仁含萬善。能仁則萬善在其中矣。至孟子乃兼仁義對言之。猶四時之陰陽也。

自孔門後。人都不識仁。漢人只把做恩惠說。是又太泥了愛。又就上起樓起閣。將仁看的全粗了。故韓子遂以博愛為仁。至程子始分別得明白。謂仁是性。愛是情。然自程子此言一出。門人又將愛全掉了一向。求高遠去。不知仁是愛之性。愛是仁之情。愛雖不可以正名仁。而仁亦豈能離得愛。上蔡遂專以知覺言仁。又流入佛氏作用是性之說去。夫仁者固能知覺。謂知覺為仁。則不可。若能轉一步看。只知覺純是理。便是仁也。龜山又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夫仁者固能與物為一。謂與物為一為仁。則不可。此乃是仁之量。若能轉一步看。只於與物為一之前。徹表裏。純是天理流行無間。便是仁也。呂氏克己。又欲克去。有己須與物合為一體。方為仁。認得仁都曠蕩在外了。於我都無統攝。必已與物對峙。方下得克己工夫。若平居獨處。不與物對峙。工夫便無可下手處。可謂疏闊之甚。據其實。已如何得與物合一。洞然入荒。如何得皆在我體之內。此不過只是想像箇仁中大底氣象如此耳。仁實何在焉。殊失向來孔門傳授心法本旨。其他門人又淺。皆無有說得親切者。

程子論心。譬如殺種生之性。便是仁。此一語說得極親切。只按此為準去。看更兼所謂仁是性。愛是情。及仁不可訓。覺與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等數語。相參照。體認出來。則主意不差。而仁可得矣。仁有以理言者。有以心言者。有以事言者。以理言。則只是此心全體。天理之公。如文公所謂心之德。愛之理。此是以理言者也。心之德。乃專言。而其體也。愛之理。乃偏言。而其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亦以理言者也。以心言。則知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閉之也。如夫子稱回也三月不違仁。程子謂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及雍也不知其仁等類。皆是以心言者也。以事言。則只是當理而無私心之謂。如夷齊求仁而得仁。殷有三仁。及子文之忠。文子之清。皆未知

焉得仁等類是也。若以用功言。則只是去人欲。復天理。以全其本心之德而已矣。如夫子當時答羣弟子問仁。雖各隨其材質病痛之不同。而其旨意所歸。大概不越乎此。

忠信

忠信是就人用工夫上立字。大抵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位。萬善皆從此而生。此四位實為萬善之總括。如忠信。如孝弟等類。皆在萬善之中。孝弟便是箇仁之實。但到那事親從兄處。方始目之曰孝弟。忠信便只是五常實理之發。但到那接物發言處。方始名之曰忠信。

忠信二字。從古未有。人解得分曉。諸家說忠。都只以事君不欺為言。夫忠固能不欺。而以不欺名忠。則不可。如此則忠之一字。只事君方使得說。信又只以不疑為言。信固能不疑。而以不疑解信。則不可。此則所謂不疑者。不疑何事。直至程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方說得確定。盡己是盡自家心裏。以實是實是就言上說。有話只據此實物說。無便曰。無有便曰。有若以無為有。以有為無。便是不得謂之忠。以實是就言上說。有話只據此實物說。無便曰。無有便曰。有若以無為有。以有為無。便是不以實不得謂之信。忠信非判然二物。從內面發出。無一不盡。是忠。發出外來。皆以實。是信。明道發得又

明暢。曰。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從己心中發出。無一不盡。是忠。循那物之實而言。無些子違背他。如是便曰。是不與是底相背。非便曰。非。不與非底相背。便是信。伊川說得前。要確實。明道說得發越條暢。

信有就言上說。是發言之實。有就事上說。是做事之實。有以實理言。有以實心言。

忠信兩字。近誠字。忠信只是實誠也。只是實。但誠是自然實底。忠信是做工夫實底。誠是就本然天賦真實道理上立字。忠信是就人做工夫上立字。

忠信之信。與五常之信。如何分別。五常之信。以心之實理而言。忠信之信。以言之實而言。須是逐一看得透徹。古人言語。有就忠信之信言者。有就五常之信言者。不可執一。若泥著則不通。

聖人分上。忠信便是誠。是天道。賢人分上。忠信只是思誠。是人道。誠與忠信對。則誠天道。忠信人道。忠與信對。則忠天道。信人道。

孔子曰。主忠信。主與賓相對。賓是外人。出入無常。主人是吾家之主。常存在這屋裏。以忠信為吾心之主。是中心常要忠信。蓋無時不在是也。心中所主者忠信。則其中許多道理。便都實在這裏。若無忠信。則一切道理。都虛了。主字下得極有力。

忠信等字。皆看得到透。則無往而不通。如事君之忠。亦只是盡己之心。以事君。為人謀之忠。亦只是盡己之心。以為人謀耳。如與朋友交之信。亦只是以實而與朋友交。與國人交之信。亦只是以實而與國人交耳。

忠恕

忠信是以忠對信而論。忠恕又是以忠對恕而論。伊川謂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是誠心說。忠是盡己之心。無不真實者。恕是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己心之所真實者以及人物而已。字義中心為忠。是盡己之心。無不實。故為忠。如心為恕。是推己心以及人。要如己心之所欲者。便是恕。夫子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是就一邊論。其實不止是勿施己所不欲者。凡己之所欲者。須要施於人。方可。如己欲孝人。亦欲孝己。欲弟人。亦欲弟己。所欲孝弟者以及人。使人得以遂其欲。孝弟之心。己欲立人。亦欲立己。欲達人。亦欲達己。所欲立欲達者以及人。使人得以遂其欲。立欲達之心。便是恕。只是己心底流去到那物而已。然恕道理甚大。在士人。一門之內。應接無幾。其所推者有限。就有位者而言。則所推者大。而所及者甚廣。苟中天下而立。則所推者愈大。如吾欲以天下養其親。卻使天下之人。父母凍餒。不得以遂其孝。吾欲長吾幼。卻使天下之人。兄弟妻子離散。不得以安其處。吾欲享四海之富。卻使海內困窮無告者。不得以遂其生之樂。如此便是全不推己。便是不恕。

大概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片。則為二物。上蔡謂忠恕猶形影。說得好。蓋存諸中者既忠。則發出外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在我者。必不十分真實。故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

在聖人分上。則日用千條萬緒。只是一箇渾論。真實底流行去貫注他。更下不得一箇推字。曾子謂夫子之道。忠恕。只是借學者工夫上二字。來形容聖人一貫之旨。使人易曉而已。如木根上一箇生意。是忠。則是這一箇生意。流行貫注於千枝萬葉。底便是恕。若以忠恕並論。則只到那地頭。定處。枝成枝。葉成葉。底便是恕。

大概忠恕本只是學者工夫事。程子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天豈能盡己。推己。此只是廣就天地言。其理都一般耳。且如維天之命。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元萬古循環。無一息之停。只是一箇真實無妄道理。而萬物各具此以生。洪纖高下。各正其所賦受之性命。此是天之忠恕也。在聖人也。只是此心中一個渾論。大本流行泛應。而事事物物。莫不各止其所當止之所。此是聖人之忠恕也。聖人之忠。便是誠。更不待盡聖人之恕。便是仁。更不待推。程子曰。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無他。以己者是自然。推己者是著力。

有天地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是也。有聖人之忠恕。吾道一以貫之。是也。有學者之忠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皆理一而分殊。

聖人本無私意。此心豁然。大公物來而順應。何待於推。學者未免有私意。錮於其中。視物未能無爾汝之別。須是用力推去。方能及到這物上。既推得去。則亦豁然。大公矣。所以子貢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

者其恕乎。蓋學者須是著力推己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仁可得矣。

忠是在己底。恕是在人底。單言恕則忠在其中。如曰推己之謂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己之一字。便合忠意了。己若無忠。則從何物推去。無忠而恕。便流為姑息。而非所謂由中及物者矣。中庸說忠恕。道不遠。正是說學者之忠恕。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乃是說聖人之忠恕。聖人忠恕。是天道。學者忠恕。是人道。

夫子語子貢之恕。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即是中庸說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也。異時子貢又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亦即是此意。似無異旨。而夫子乃以為為賜也。非爾所及。至程子又有仁恕之辨。何也。蓋是亦理一而分殊。曰無加云者。是以己自然及物之謂。曰勿施云者。是用力推己及物之謂。

自漢以來。恕字義甚不明。至有謂善恕己是注者。而我朝范忠宣公亦謂以己之心恕人。不知恕之一字。就已上著不得。據他說恕字。只似箇饒人底意。如此則是己有過。且自恕己。人有過。又并恕人。是相率為不肖之歸。豈古人推己如心之義乎。故忠宣公謂以責人之心責己。一句說得是。以恕己之心恕人。一句說得不是。其所謂恕。恰似今人說且恕不輕恕之意。字義不明。為害非輕。

一貫

一只是這箇道理全體渾論。一大本處。實是這一理流出。去貫注乎萬事萬物之間。聖人之心。全體渾論。只是一理。這是一箇大本處。從這大本中流出。見於用。在君臣則為義。在父子則為仁。在兄弟則為友。在夫婦則為別。在朋友則為信。又分而言之。在父則為慈。在子則為孝。在君則為敬。在臣則為敬。又繼而而言之。為視之明。聽之聰。色之溫。貌之恭。凡三千三百之儀。動容周旋之禮。又如鄉黨之條目。如見冕者與笏者。必以貌。如或仕或止。或久或速。或溫而厲。或恭而安。或為居處之恭。或為執事之敬。凡日用閒微。而洒掃應對進退。大而參天地贊化育。凡百行萬善。千條萬緒。無非此一大本流行貫注。自其渾論一理而言。萬理無不森然。具備。自其萬理著見而言。又無非即此一理也。一所以貫乎萬而萬無不本乎一。

一貫是天道。一以貫之。聖人此語。向曾子說得甚親切。曾子忠恕。即所以形容此一貫。借人道之實。以發明天道之妙。尤為確切。實蓋忠恕。一恕即是貫夫盡己之心。真實無妄。則此心渾論。是一箇天理。即此便是大本處。何物不具於此。由是而酬酢應接。散為萬事。那箇事不從這心做去。那箇道理不從這裏發出。即此便見一貫處。故曾子之說於理。尤為確切。實於聖人之德。尤為該盡。而於學者尤為有力。其進道入德。有可依據。實下處。

以然而實踐其事之所當然，然後合萬理為一理，而聖人渾論太極之全體，自此可以上達矣。大只是一元之氣，流行不息如此，即這便是大本，便是太極，萬物從這中流出去，或織或洪，或高或下，或飛或潛，或動或植，無不各得其所，各具一太極，去箇箇各足，無有欠缺，亦不是天逐一去收點，皆自然，從大本中流出來，此便是天之一貫處。

誠

誠字與忠信字極相近，須有分別，誠是就自然之理上形容出一字，忠信是就人用工夫上說。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伊川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晦翁又增兩字曰，真實無妄之謂誠，道理尤見分曉。後世說至誠兩字，動不動加諸人，只成箇謙恭謹愼底意思，不知誠者真實無妄之謂，至誠乃是真實極至，而無一毫之不盡，惟聖人乃可當之，如何可容易以加諸人。

誠字本就天道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只是一箇誠，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若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藏，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是真實道理，為之主宰，如天行一日一夜一周，而又過一度，與日月星辰之運行，雖萬古不差，皆是真實道理如此，又就草木觀之，甜者萬古甜，苦者萬古苦，青者萬古青，白者萬古白，紅者萬古紅，紫者萬古紫，固者萬古固，缺者萬古缺，一花一葉，交相相對，萬古當然，無一毫差錯，使人力十分安排，揆這來，終不相似，都是真實道理，自然如此，中庸所以謂其為物不貳，其生物不測，而五峯亦曰，誠者命之道，乎，皆形容得親切。

就人論，則只是這實理流行，付予於人，自然發見出來，底未說到做工夫處，且誠之一字，不成受生之初，便具這理，到賦形之後，未死之前，這道理便無了，在吾身日用常常流行發見，但人不之察耳，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兄，都是這實理發見出來，乃良知良能，不待安排，又如乍見孺子將入井，便有怵惕之心，至行道乞人，飢餓瀕死，而蹴爾嗟來等食，乃不屑就，此皆是降衷秉彝，真實道理，自然發見出來，雖極惡之人，物慾昏蔽之甚，及其稍息，則良心之實，自然發見，終有不可殄滅者，此皆天理自然，流行真實處，雖曰見於人，而亦天之道也，及就人做工夫處論，則只是懲實不欺偽之謂，是乃人事之當然，便是人之道也，故在心全體察，固誠也，若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

如君子誠之為貴，誠之者人之道，此等就做工夫上論，蓋未能真實無妄，便須做工夫，要得真實無妄，孟子又謂思誠者人之道，正是得子思此理，傳授處，古人立意有就天命言者，有就人做工夫言者，至於至誠二字，乃聖人德性地位，萬理皆極其真實，絕無一定虛偽，乃可以當之。

誠在人言，則聖人之誠，天之道也，賢人之誠，人之道也。誠有以理言者，若誠者物之終始是也，有以心言者，若不誠無物是也。

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類，若不是實理如此，則使有時麼了，惟是實理如此，所以萬古當然，雖更亂離變故，終有不可得而殄滅者。誠與信相對論，則誠是自然，信是用力，誠是理，信是心，誠是天道，信是人道，誠是以命言，信是以性言，誠是以道言，信是以德言。

敬

誠與敬字不相關，恭與敬字卻相關。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文公合而言之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尤分曉，敬一字，從前經書說處，儘多，只把做開說，到二程方拈出來，就學者做工夫處說，見得這道理尤緊切，所關最大，敬字本是箇虛字，與畏懼等字相似，今把做實工夫，主意重了，似箇實物事一般。

人心妙不可測，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敬所以主宰統攝，若無箇敬，便都不見了，惟敬便存在這裏，所謂敬者無他，只是此心常存在這裏，不走作，不散慢，常恁地惺惺，便是敬。主一只是心主這箇事，更不別把箇事來參插，若做一件事，又插第二件事，又參第三件事，便不是主一，便不是敬，文公謂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正如此。無事時心常在這裏，不走作，固是主一，有事時心應這事，更不將第二第三事來插，也是主一。

無適者，心常在這裏，不走東，不走西，不之南，不之北。程子就人做工夫處，特注意此字，蓋以此道理貫動靜，做表裏，一始終，本無界限，閒靜無事時也用敬，應事接物時也用敬，心在裏面也如此，動出於外來做事也如此，初頭做事也如此，做到末梢也如此，此心常無間斷，終開斷便不敬。格物致知也須敬，誠意正心修身也須敬，齊家治國平天下也須敬，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禮謂執事如執盈，人虛如有人，只就此二句體認，持敬底工夫，意象最親切，且如人捧箇至盈底物，心若不在這上，穩移一步，便傾了，惟執之拳拳，心常常在這上，雖行到那裏，也不傾倒，入虛如有人，雖無人境界，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賓，然此便是主一無適意，又如人入神祠中，此心全體歸向那神明上，絕不敢生些他念，專專一一，便自不二不三，就此時體認，亦見得主一無適意分曉。

整齊嚴肅敬之容，如坐而傾跌，衣冠落魄，便是不敬。上蔡所謂常惺惺法，是就心地上做工夫處說，得亦親切，蓋心常醒在這裏，便常惺惺地活，若不在便死了，心縱在這裏，則萬理森然於其中，古人謂敬德之聚，正如此，須實下持敬工夫，便自見。

文公敬齋箴，正是鋪序日開持敬工夫節目，最親切，宜列諸左右，常日在之，按為準則做工夫，久久自別，恭敬。

恭就貌上說，敬就心上說。恭主容，敬主事。恭有嚴底意，敬字較實。

身體嚴整，容貌端莊，此是恭底意。但恭只是敬之見於外者，敬只是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此與忠信、忠恕相關一般。

坐如尸，立如齋，便是敬之容。正其衣冠，會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便是恭之容。敬工夫細密，恭氣象闊大。敬意思卑屈，恭禮貌尊嚴。

文公曰：以成德而論，則敬字不如恭之安，以學者做工夫而言，則恭字不如敬之切。古人皆如此著力。如堯之欽明，舜之溫恭，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緝熙，敬止，都是如此。

### 北溪字義卷下

道

道猶路也。當初命此字，是從路上起意。人所通行，方謂之路。一人獨行，不得謂之路。道之大綱，只是日用間人倫事物所當行之理。衆人所共由底，方謂之道。大概須是就日用人事上說，方見得人所通行底意。親切若推原來歷，不是人事上刻然有箇道理如此。其根原皆是從天來，故橫渠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便是推原來歷。天即理也。古聖賢說天，多是就理上論。理無形狀，以其自然而言。故謂之天。若就天之形體論，也只是箇積氣。恁蒼蒼茫茫，其實有何形質。但橫渠此天字，是說理。不成死定在這裏。一元之氣流出來，生人生物，便有箇路脈。恁地便是人物所通行之道。此就造化推行其所從始如此。至子思說率性之謂道，又是就人物已受得來處說。隨其所受之性，使自然有箇當行之路，不待人安排著。其實道之得名，須就人所通行處說。只是日用人事所當然之理。古今所共由底路，所以名之曰道。

老莊說道，都與人物不相干。皆以道爲超乎天地器形之外。如云：道在太極之先，都是說未有天地萬物之初，有箇空虛道理。且自家身今見在天地之後，只管想像未有天地之初，一箇空虛道理與自家

身有何干涉。佛氏論道，大概亦是此意。但老氏以無爲宗，佛氏以空爲宗。以未有天地之先爲吾真體。以天地萬物皆爲幻化。人事都爲粗迹。盡欲屏除了一箇真空，乃爲得道。不知道只是人事之理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有形而上者言之，其體然不可見底則謂之道。自有形而下者言之，其顯然可見底則謂之器。其實道不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人事有形狀處，都謂之器。人事中之理，便是道。道無形狀可見，所以明道曰：道亦器也。器亦道也。須著如此說，方截得上下分明。

道非外事物有箇空虛底。其實道不離乎物。若離物則無所謂道。且如君臣有義，義底是道。君臣是器。若要看義底道理，須就君臣上看，不成脫了君臣之外。別有所謂義。父子有親，親底是道。父子是器。若要看親底道理，須就父子上看，不成脫了父子之外。別有所謂親。即夫婦而夫婦在所別，即長幼而長幼在所序。即朋友而朋友在所信，亦非外夫婦、長幼、朋友而有所謂別、信、聖門之學，無一不實。老氏清虛厭事，佛氏屏棄人事，他都是把道理做事物頂頭玄妙底物看，把人事做下面粗底，便都要擺脫去了。

若就事事物物上看，亦各有箇當然之理。且如是容重是是物，重是是當然之理。手容恭，手是物，恭是手當然之理。如視思聰，聰與聰便是視聽當然之理。又如坐如尸，立如齋，如尸如齋便是坐立當然之理。以類而推，大小高下皆有箇恰好底道理。古今所通行而不可廢者，自聖門實學不明，然後有老莊佛氏一切等說。後世儒者，纔說到道，便涉老莊去。如子雲用心亦甚苦，然說到道理，皆是黃老意。如中首所謂靈根，及愛清愛淨，游神之庭，惟寂惟冥，守德之宅等說，都是純用老子意。

論道之大原，則是出於天。自未有天地之先，固是先有理。然纔有理，便有氣。氣此理在乎氣之中，而不離乎氣。氣無所不在，則理無所不通。其盛著見於造化發育，而其實流行乎日用人事。千條萬緒，人生天地之內，物類之中，全具是道。與之俱生，不可須臾離。故欲求道者，須是就人事中盡得許多千條萬緒當然之理，然後可以全體是道。而實具於我，非可舍吾身人事，超乎二氣之表，只管去窮索未有天地始初之妙爲道體。則在此身有何干涉。此佛老莊列異端邪說，所以爲吾道之賊。學者不可不嚴屏峻卻，而聖門實學，則如康莊，學者亦不可自暴自棄而不由也。

學者求道，須從事物千條萬緒中磨鍊出來。道流行乎天地之間，無所不在。無物不有，無一處欠缺。子思言：鸞飛魚躍，上下察以證之，有以見道無不在。甚昭著分曉。在上則爲飛鳥，在下則爲魚躍。于淵，皆是道。這箇道理，程子謂此是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所謂喫緊云者，只是緊切爲人說。所謂活潑潑地云者，只是真見這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相。似此正如顏子所謂草爾，孟子所謂躍如之意，都是真見得這道理分明。故如此說。

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道理也。只是陰陽之理，形而上者也。孔子此處是就造化

根本上論。大凡字義。須是隨本文。看透透方可。如志於道。可與適道。道在邇等類。又是就人事上論。聖賢與人說道。多是說人事。說惟此一句。乃是贊易時說來。歷根原。備中竊禪學者。又直指陰陽為道。便是指氣為理了。

韓公原道四句。如所謂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盡說從外面去。其論德如是乎。已無待於外之。言雖未開。猶未害。至由是而之焉。謂道則道全在人力修為之方有。而非子思中庸率性本然之道。如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等語。又把道都脫從上面去說。與德仁義都分裂破碎了。揚子雲又謂老氏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提提仁義。吾無取焉耳。是又把道德仁義判做二物。都不相交涉了。

韓公學無原頭處。如原道一篇。鋪敘許多節目。亦可謂見得道之大用。流行於天下。底分曉。但不知其體本具於吾身。故於反身內省。處殊無細密工夫。只是與張籍崔吟詩飲酒度日。其中自無所執守。致得後來湖陽之貶。寂寞無聊中。遂不覺為大顛。說道理動了。故俛首與之同游。而忘其平昔排佛老之說。

理

道與理大概只是一件事。然析為二字。亦須有分別。道是就人所通行上立字。與理對說。則道字較寬。理字較實。理有確然不易底意。故萬古通行者道也。萬古不易者理也。理無形狀。如何見得。只是事物上一箇當然之則。便是理。則是準則法則。有箇確定不易底意。只是事物上正當合做處。便是當然。即這恰好無過些。亦無不及些。便是則。如為君止於仁。止仁便是為君當然之則。為臣止於敬。止敬便是為臣當然之則。為父止於慈。為子止於孝。孝慈便是父子當然之則。又如足容重。重便是足容當然之則。手容恭。恭便是手容當然之則。如尸便是坐中當然之則。如齋便是立中當然之則。古人格物窮理。要就事物上窮箇當然之則。亦不過只是窮到那合做處恰好處而已。

理與性字對說。理乃是在物之理。性乃是在我之理。在物底便是天地人物公共底道理。在我底乃是此理已具。得為我所有者。

理與義對說。則理是體義。是用。理是在物當然之則。義是所以處此理者。故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

德

道是天地間本然之道。不是因人做工夫處論。德便是就人做工夫處論。德是行是道而實有得於吾心者。故謂之德。何謂行是道而實有得於吾心。如實能事親。便是此心實得這孝實能事兄。便是此心實得這悌。大概德之一字。是就人做工夫已到處論。乃是做工夫實有得於己了。不是就方做工夫時說。大概德者得也。不能離得一箇得字。古經書雖是多就做工夫實有得上說。然亦有就本原來歷上論。如所謂明德者。是入生所得於天本來光明之理。具在吾心者。故謂之明德。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

兄。此便是得於天本明處。有所謂達德者。是古今天下人心之所同得。故以達言之。有所謂德者。是得天理之粹美。故以懿言之。又有所謂德性者。亦只是在我所得於天之正理。故謂之德性。又有所謂天德者。自天而言。則此理公共在天得之為天德。其道流行賦于為物之所得。亦謂之天德。若就人論。則人得天之理以生。亦謂之天德。其所為純得天理之真。而無人偽之雜。亦謂之天德。道與德不是判然二物。大抵道是公共底。德是實得於身。為我所有底。

太極

太極只是渾淪極至之理。非可以氣形言。古經書說太極。惟見於易繫辭傳。傳易有太極。易只是陰陽變化。其所為陰陽變化之理。則太極也。又曰三極之道。三極云者。只是三才極至之理。其謂之三極者。以見三才之中各具一極。而太極之妙。無不流行於三才之中也。此外此百家諸子都說差了。都說屬氣形去。如漢志謂太極。兩三為一。乃是指做天地人三箇氣形已具。而渾淪未判底物。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此正是指太極。莊子謂道在太極之先。所謂太極。亦是指三才未判渾淪底物。而道又別是一箇懸空底物。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分為二矣。不知道即是太極。道是以理之通行者而言。太極是以理之極至者而言。惟理之極至。所以古今人物通行。惟古今人物通行。所以為理之極至。更無二理也。

太極字義不明。直至濂溪作太極圖。方始說得明白。所謂無極而太極。而字只輕接過。不可就此句中。間做作兩截看。無極是無窮極。只是說理之無形狀方體。正猶言無聲無臭之類。太之為言甚也。太極是極至之甚。無可得而形容。故以太名之。此只是說理雖無形狀方體。而萬化無不以之為根。根極。以其渾淪極至之甚。故謂之太極。文公解此句。所謂上天之載。足以理言。所謂無聲無臭。是解無極二字。所謂萬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是解太極二字。又結以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多少是分明。

太極只是以理言也。理緣何又謂之極。極至也。以其中。有樞紐之義。如皇極。北極等。皆在有中之義。不可使謂極為中。蓋極之為物。常在物之中。四面到此都極至。都去不得。如屋脊梁謂之屋極者。亦只是屋之衆材四面湊合到此處。皆極其中。就此處分出去。布為衆材。四面又皆停勻。無偏刺偏欠之處。如塔之尖處。便是極。如北極。四面星宿皆連轉。惟此處不動。所以為天之樞。若太極云者。又是就理論。天所以萬古常運。地所以萬古常存。人物所以萬古生息。不是各自恁地。都是此理在中。為之主宰。使自然如此。就其為天地主宰處論。恁地渾淪極至。故以太極名之。蓋總天地萬物之理。到此湊合。皆極其至。更無去處。及散而為天地。又皆一一停勻。無少虧欠。所以謂之太極。太極只是總天地萬物之理而言。不可離了天地萬物之外。而別為之論。纔說離天地萬物而有箇理。便成兩截去了。

畢竟未有天地萬物之先，必是此理。然此理不是懸空在那裏，纔有天地萬物之理，便有天地萬物之氣。纔有天地萬物之氣，則此理便全在天地萬物之中。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有這動之理，便能動而生陽，靜之理，便能靜而生陰。纔靜而生陰，則此理便已具於陰靜之中。然則纔有理，便有氣。纔有氣，理便全在這氣裏面。那相接處，全無些子縫罅。如何分得孰為先，孰為後。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若分別得先後，便成偏在一邊，非渾淪極至之物。

老氏說道在天地之先，也略有此意，但不合都離了天地人物別說。箇懸空裏道理，把此後都做粗看了。

總而言之，只是渾淪一箇理，亦只是一箇太極。分而言之，則天地萬物，各具此理，亦各有一太極。又都渾淪無欠缺處。自其分而言，便成許多道理。若就萬物上總論，則萬物統體渾淪，又只是一箇太極。人得此理，其於吾心，則心為太極。所以邵子曰：道為太極，又曰：心為太極。謂道為太極者，言道即太極。無二理也。謂心為太極者，只是萬理總會於吾心。此心渾淪是一箇理耳。只這道理流行，出而應接事物，千條萬緒，各得其理之當然，則是又各一太極。就萬事總言，其實依舊只是一理。是渾淪一太極也。譬如一大塊水，銀鑄地，散而為萬萬小塊，箇箇皆圓。合萬萬小塊，復為一大塊，依舊又恁地圓。陳旌叟月落萬川處處皆圓之譬，亦正如此。此太極所以立乎天地萬物之表，而行乎天地萬物之中。在萬古無極之前，而實於萬古無極之後。自萬古而上，極萬古而下，大抵又只是渾淪一箇理。總為一太極耳。此理流行，處處皆圓，無一處欠缺，纔有一處欠缺，便偏了，不得謂之太極。太極本體本自圓也。

太極之所以極至者，言此理之至中至明，至精至粹，至神至妙，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故強名之曰極耳。

無極之說，始於誰乎。柳子天對曰：無極之極，康節先天圖說亦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極之後，陽分陰也。是周子以前已有無極之說矣。但其主意各不同。柳子康節是以氣言，周子則專以理言之耳。

皇極

書所謂皇極，皇者君也。極者以一身為天下至極之標準也。孔安國訓作大中，全失了字義。人君中天下而立，則正身以為四方之標準，故謂之皇極。若就君德論，則德到道處極至而無以加，以孝言之，則極天下之孝，以弟言之，則極天下之弟，德極其至，而天下之人以為標準，周禮所謂以為民極，正是此意。詩說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又是就君德上論。后稷以此教民，民亦以此為準則。

皇極中之大寶，又是就崇高富貴之位而言。大君極至之位，四面尊仰，無以復加，所以謂之大寶。亦謂之寶極。商邑四方之極，則以其居中為四方之極，而四方幅輳至此，而無以復加也。

自孔安國訓皇極為大中，後來谷永疏，言明王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便都尋習其說，更不復知古人立字本義。且如是則受之皇之不極，訓為大則受之，大之不中，惟皇作極，訓為惟大中，成甚等語，義理如何通得。

中和是就性情說，大抵心之體是性，性不是箇別物，只是心中所具之理耳。只這理動出外來，便是情。中是未接事物，喜怒哀樂未發時，渾淪在這裏，無所偏倚，即便性，及發出來，喜便偏於喜，怒便偏於怒，不得謂之中矣。然未發之中，只可言不偏不倚，卻下不得過不及字，及發出來，皆中節，方謂之和。和是無所乖戾，只裏面道理發出來，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無所乖戾於理，便是中節。中節亦只是得其當然之理，無些過，無些不及，與是理不相乖戾，故名之曰和耳。

中者天下之大本，只是渾淪在此，萬般道理，都從這裏出，便為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只是這裏動出萬般應接，無少乖戾，而無所不通，是為達道。

中有二義，有已發之中，有未發之中。未發是就性上論，已發是就事上論。已發之中，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那恰好處無過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謂和也。所以周子通書亦曰：中者和也。是指已發之中而言也。堯舜禹允執厥中，皆是已發之中。若是裏面渾淪未發，未有形影，如何執得及發出來，方可執此事合當如此。彼不合當如此，方有箇恰好準則，無太過不及處，可得而操執之也。

中庸篇只舉喜怒哀樂四者，只是舉箇大綱而已。其實從裏面發出來，底當然，然而無所乖戾於理者，都是和。

釋氏之論，大概欲滅情以復性。李翱作復性論二篇，皆是此意。謂雖與韓文公遊，文公學無淵源，見理不明，所以流入釋氏去。釋氏要喜怒哀樂百念都無，如何無得，只是有正與不正耳。正底便是天理，不正底便是人欲。

大抵中和之中，是專主未發而言。中庸之中，卻又是含二義，有在心之中，有在事物之中。所以文公解中庸二字，必合內外而言，謂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可謂確而盡矣。

中庸

文公解中庸為平常，非於中之外復有所謂庸，只是這中底發出於外，無過不及，便是日用道理。平常與怪異字相對，平常是人所常用，怪異是人所不會行，忽然見之，便怪異。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日用事，便是平常道理。都無奇特底事，如堯舜之攝遜，湯武之征伐，夷齊之立節，三仁之制行，又如祝之思明，聽之思聰，色之思溫，貌之思恭，與夫足容之重，手容之恭，頃容之直，氣容之肅，及言忠信，行篤敬，居處恭，執事敬等類，論其極致，只是平常道理，凡日用間人所常行而



不可廢者便是平常道理。惟平常故萬古常行而不可易。如五穀之食，布帛之衣，萬古常不可改易。可食可服而不可厭者，無他，只是平常耳。故平常則自有不可易之義。其餘珍奇底飲食衣服，則可供一時之美，終不可以為常。若常用之，則必生厭心矣。

程子謂不易之謂庸，說得固好。然於義未盡。不若文公平常之說為明備。蓋平常字包得不易字意，不易字包不得平常字意。其實則一箇道理而已。游定夫謂中和以性情言，是分體用動靜相對說。中庸以德行言，是兼行事相合說。

禮樂

禮樂有本有文。禮只是中，樂只是和。中和是禮樂之本，然本與文二者不可一闕。禮之文，如玉帛俎豆之類，樂之文，如管音節奏之類，須是有道中和，而又文之以玉帛俎豆，管音節奏，方成禮樂。不只是偏守中和底意思，便可謂之禮樂。

就心上論，禮只是箇恭底意，樂只是箇和底意。本是裏面有此敬與和底意，然此意何自而見，須於賓客祭祀時，將之以玉帛，寓之以籩豆，播之於管音節奏間，如此則內外本末相副，方成禮樂。若外面有玉帛籩豆，而裏面無和敬之心，以實之，則不成禮樂。若裏面有和敬之心，而外面無玉帛籩豆，以將之，亦不成禮樂。

禮樂亦不是判然二物，不相干涉。禮只是箇序，樂只是箇和。禮有序便順而和，失序便乖而不和。如兩箇椅子，縱下得失順序，便乖不和。如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所以相親相敬，相親相敬，相仇相怨，如彼其不和者，都緣是先無箇父子、君臣、夫婦、兄弟之禮，無親義序別，便如此。

禮樂無所不在，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何離得。如盜賊至無道，亦須上下有統。此便是禮底意。纔有統屬，便自相聽從，自和和睦，這便是樂底意。又如行路人兩箇同行，纔存箇長少次序，長先少後，便相和順而無爭，其所以有爭鬪之心，皆緣是無箇長少之序。既自先亂了，安得有和順底意。於此仰見禮先而樂後。

人徒見升降揚毀有類乎美觀，鏗鏘而奏，有近乎末節，以為禮樂若無益於人者，抑不知其回增美。皆由於禮器之大備，而好善趨過，皆本於樂節之素明。禮以治躬，則莊敬不期而自肅，樂以治心，則鄙詐不期而自消。蓋接於視聽者，所以養其耳目，而非以娛其耳目。形於舞蹈者，所以導其血氣，而非以亂其血氣。則禮樂之用可知矣。

經權

用權須是地位高方可。經與權相對，經是日用常行道理，權也是正當道理，但非可以常行。與日用常行底異。公羊謂反經而合道，說誤了。既是反經，焉能合道。權只是濟經之所不及者也。

權字乃就秤錘上取義。秤錘之為物，能權輕重以取平，故名之曰權。權者變也，在衡有星兩之不齊，權便移來移去，隨物以取平，亦猶人之用權，權探度事物，以取其中相似。

經所不及，須用權以通之。然用權須是地位高方可，非理明義精便差。卻到合用權處，亦看不出。權雖經之所不及，實與經不相悖。經窮則須用權以通之，柳宗元謂權者所以達經也，說得亦好。蓋經到那裏行不去，非用權不可濟。如君臣定位，經也。桀紂篡橫，天下視之為獨夫，此時君臣之義已窮，故湯武征伐以通之，所以行權也。男女授受不親，此經也。嫂溺而不援，使是豺狼，故援之者，所以通乎經也。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此經也。佛胎召子，欲往，則權也。然須聖人理明義精，方用得不差。

權只是時措之宜。君子而時中，便是權。天地之常經是經，古今之通義是權。古今之通義是權，問權與中何別。曰：知中然後能權，由權然後得中。中者理所當然，而無過不及者也。權者所以度事理而取其當然，無過不及者也。

論語從其學，至可與立方，可與權。天下事到經所不及處，實有礙，須是理明義精，方可用權。且如武后易唐為周，張柬之輩於武后病中扶策，中宗出來，管見說武后乃社稷之賊，又是太宗才人，無婦道。當正大義稱高祖太宗之命，廢為庶人而賜之死。但天下豈有立其子而殺其母，南軒謂此時當別立箇賢宗室，不應立中宗也。他只見得後來中宗不能負荷，故發此論。文公謂南軒之說亦未是，須是身在當時，親見得人心事勢如何。如人拳拳中宗，中宗又未有失德，如何廢得。人心在中宗，總廢便亂，須是就當時看得端的，方可權度。所以用權極難。先生所編文公竹林精語錄，亦以後來言之，則中宗不可立，以當時言之，中宗又未有可廢之罪。天下人心皆屬望中宗，高宗別無子，不立中宗，又恐失天下之望。是時承乾亦有子，但人心不屬。若幸然安舉，失人心，做不行，又事多艱難。今生數百年後，只據史傳所載不見得當時事情，亦難斷定。須是身在當時，親見那事情如何。若人心不在中宗，方可別立宗室。若人心在中宗，只得立中宗。

文中子說權義舉而皇極立，說得亦未盡。權固義精者然後用得不差。然經亦無義不得。蓋合常用經時，須用經常用權時，須用權度。此得宜便是義，便是二者都不可無。義如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是不當用權，而用權者，王魏不死於建成，而不事太宗，是當守經而不守經者也。自魏晉而下，皆於國統未絕，而欺人孤寡，託為受禪，皆是常用經而不用經，不當用權而用權者也。又如季札終於國讓而不肯立，卒自亂其宗國，是於守經中見義不精者也。張柬之等五王反正，中宗誅諸武，而留一武三思，卒自羅禍之慘，是於用權中見義不精者也。

義利

義與利相對，而實相反。縱出乎義，便入乎利。其間相去甚微。學者當精察之。自文義而言，義者天理之所

宜利者人情之所欲。欲是所欲得者。就其中推廣之。纔是天理所宜底。即不是人情所欲。纔是人情所欲。即不合於天理之所宜。天理所宜者。即是當然。無所為而然也。人情所欲者。只是不當然。而然有所為而然也。天理所宜是公。人情所欲是私。如貨財名位得祿等。此特利之粗者。如計較強弱多寡。便是利。如取己之便宜。亦是利。如求名親效。如徇己自利。如徇人情而為之。如有外慕底心。皆是利。然貨財名位得祿等。亦未可便做利。只當把一件事看。但此上易陷於利耳。

古人取民惟以井田什一之賦。此是取以為天下國家經常之用。不可缺者。其餘山林川澤。悉與民共之。無一毫私取以為己。蓋聖人出來君天下。始以應天下之望。不以天下為己利。所以凡事皆公天下之大義。而為之分天下之地。為萬國。與有功者共之。王畿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庶人受田百畝。孟子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最說得聖人心中大義。出天下是至大底物。一不義不辜。是至微底事。不肯以其所至微。而易其所至大。可見此心純是義。無一點利底意思。後世以天下為己私。已是利了。及做一切事。都是利。毀封建。公天下之大法。而為郡縣。欲總天下之權歸於己。不能非天下之田。以授民。民自買田為生。官司又取他牙稅。及秋夏取稅。名色至多。至茶鹽酒醋。民生公共急切之用。盡括為己。凡此等大節。自處都是自利之私。無一點義。其他說語。自利微細曲折處。更不待說。

在學者論之。如貨財亦是人家為生之道。似不可闕。但當營而營。當取而取。便是義。若出於詭計左道。不當營而營。不當取而取。便是利。有一般人。已自足用。又過用心於營。固是內。又有一般人。生長富足。不復營殖。若不為利。然營蓄之意。篤計較之心。重合當切用。一毫不拔。此尤利之甚者。如名位得祿。得之以道。非出於私意計較。是當得而得。便是義。若得之不以道。出於私意計較。是不當得而得。如營得營。左道阿諛。章苞。賈營差遣等類。皆是利。如萬鍾不辨禮義。乃為富室妻妾所譏。窮乏而受之。便是利。原思為宰。義當受常祿之粟九百。他卻以為多而辭之。便是利。不是義。子華為師。使於齊。義不當請粟。而冉子為之請。便是利。周公以叔父之親。處三公。享天下之富。是義之所當享。季氏以魯卿而富於周公。乃過於封殖。便是利。

有所為而為。如有所營而為。善有所畏而不為。惡皆是利。如為優而耕。為奮而當。便是利。於耕而望穫。利於當而望奮。亦是利。易曰。不耕種。不奮。奮是無所為於前。無所觀於後。此方是義。如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此皆是當然。而然。便是義。如為生而哀。為干祿而不回。為正行而心信。便是利。如赤子入井。是所當救。而憫隱。自生於中。便是義。若為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便是利。

之。餽羊。是計較無益之費。便是利。孔子愛其禮。不愛其羊。便是義。梁惠王移民移粟。計較民之多寡。是利。顏子犯而不校。若計較曲直勝負。亦是利。或論文而曰。我工爾拙。論功而曰。我高爾低。論德而曰。我優爾劣。皆是利。

取己便宜小處。如其食而自揀其美。如其處而自擇其安。其市物而爭取其尤。都是利。大處如舍義取生。固人之所欲。然義所當死。只得守義而死。豈可以己不便。而生。願戀之私。如揚雄甘事王莽。已自錯了。後來迫於追捕。又卻投關。是偷生惜死。忘義顧利。魏徵肯建。成而事太宗。李陵戰敗而降虜。皆是忘義惜死。取己自便。

求名之私。如奸名能讓千乘之國。如以德報怨。欲求仁厚之名。仲子避兄離母。居於陵。欲清廉潔之名。微生高乞醢。掠美市恩。以歸於己。都是利於美名。

徇己自私。如為己謀。則盡心為他人謀。則不盡心。是利。如齊王好色好貨。不與民同。亦是利。凡處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間。總有一毫自私之心。而不行乎天理之當然。皆是利。雖公天下事。而以私心為之。亦是利。

徇人情是凡事不顧理之當然。只徇人情。而不敢決。便是利。如劉琮以荊州降曹操。則是魏之荊州矣。是時先主未有可據之地。孔明欲取之。以為興王業之本。此正大義所當然。先主不決。以大義卻顧。戀劉表之私情。而不忍取。是利也。

取效如先難後獲。先事後得。皆是。先盡其在我。所當為。而不計效。仁人明道。不計功。正。不謀利。自漢以來。無人似董仲舒。看符得如此分明。如掘苗助長。便是望效太速。太宗即位四年。外戶不閉。斗米三錢。方是小康。便道行仁義。既效。便有於色。

外慕如今科舉之學。全是外慕。自嬰孩便專學綴緝。為取科名之具。至白首不休。切身義理。全無一點。或有早登科第。便又專事雜文。為干求遷轉之計。一生學問。全是脫空。古之學為己。今之學為人。為己是無所慕。為人是有所慕。此便是義利之分。義利界分。最要別白分明。若不別白分明。則有義之似利。利之似義。便都含糊沒分曉了。末稍歸宿。只隨在利中去。更無復有義矣。

鬼神魂魄附

鬼神一節。說話甚長。當以聖經說鬼神本意。作一項論。又以古人祭祀。作一項論。又以後世淫祀。作一項論。又以後世妖怪。作一項論。

程子曰。鬼神者。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說得精切。造化之迹。以陰陽流行。著見於天地間。善言之。良能。言二氣之往來。是自然能如此。大抵鬼神只是陰陽二氣之屈伸往來。自二氣言之。神是陽之靈。鬼是陰之靈。靈云者。只是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活潑。自一氣言之。則氣之方伸而來者。

屬陽為神氣之已屈而往者屬陰為鬼如春夏是氣之方長屬陽為神秋冬是氣之已退屬陰為鬼其

實二氣只是一氣耳

天地間無物不具陰陽陰陽無所不在則鬼神亦無所不有大抵神之為言伸也伸是氣之方長者也鬼

之為言歸也歸是氣之已退者也自天地言之天屬陽神也地屬陰鬼也就四時言之春夏氣之伸屬

神秋冬氣之屈屬鬼又自晝夜分之晝屬神夜屬鬼就日月言之日屬神月屬鬼又如鼓之以雷靈潤

之以風雨是氣之伸屬神及至收斂後帖然無蹤跡是氣之歸屬鬼以日言則日方升屬神午以後漸

退屬鬼以月言則初三生明屬神到十五以後屬鬼如草木生枝生葉時屬神衰落時屬鬼如湖之來

屬神湖之退屬鬼凡氣之伸者皆為陽屬神凡氣之屈者皆為陰屬鬼古人論鬼神大概如此更在人

自體究

禮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亦親切此真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也蓋人受陰陽二氣而

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血陰脈陽體陰頭陽足陰上體為陽下體為陰至於口之語默目之寤寐鼻

息之呼吸手足之屈伸皆有陰陽分屬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然中庸所謂體物而不遺者言陰陽二

氣為物之體而無不在耳天地間無一物不是陰陽則無一物不具鬼神

呼義宰我問鬼神一段甚長說得極好如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云云鄭氏註謂口鼻之

呼吸為魂耳目之聰明為魄又解得明切子產謂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斯言亦其得聖學之

遺旨所謂始化是胎中略成形時人初間稟受得氣便結成箇胚胎模樣是魄既成魄便漸漸會動屬

陽曰魂及形既生矣神知發矣故人之知覺屬魂形體屬魄陽為魂魂者陽之靈而氣之英魄

者陰之靈而體之精如口鼻呼吸是氣那靈活處便是魂耳目視聽是體那聰明處便是魄

左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淮南子曰陽神為魂陰神為魄魂魄二字正猶精神二字神即是魂精即是

魄魂屬陽為神魄屬陰為鬼

就人身上細論大概陰陽二氣會在吾身中為鬼神以蕭綏言則屬陽屬陰以語默言則語屬陽默

屬陰及動靜進退行止等分屬皆有陰陽凡屬陽者皆為魂為神凡屬陰者皆為魄為鬼

人自孩提至於壯是氣之伸屬神中年以後漸漸衰老是氣之屈屬鬼以生死論則生者氣之伸死者氣

之屈就死上論則魂之升者為神魄之降者為鬼魂氣本乎天故騰上體魄本乎地故降下世言帝乃

祖者正是此意祖是魂之升上落是魄之降下者也

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言陰陽氣聚而生物乃神之伸也而屬乎陽魂游魄降故

而為變乃鬼之歸也而屬乎陰鬼神情狀大概不過如此

以上論鬼神本意

古人祭祀以魂氣歸于天魄歸于地故或求諸陽或求諸陰如祭義曰燔燎膋蕭見以蕭光以報氣也

薦黍稷粢肝肺首心加以鬱鬯以報魄也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

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壇鄉凡祭謹諸此又曰祭黍稷加

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肺管燔燎升首報陽也所以求鬼神之意大概亦不過此

樂記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即是禮樂道理以樂祀神樂聲發揚屬陽以禮祀鬼禮是定底物

屬陰故樂記說樂者教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祭義論春禘秋嘗以春雨霽既濡君子

履之必有愷揚之心如將見之秋霜霽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故樂以迎來哀

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意亦如此

夫子謂吾不與祭如不祭蓋緣誠意既不接幽明便不交

范氏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此說得最好誠只是真實無妄雖以理言亦以心言須是有

此實理然後致其誠敬而謂以實心豈不敬享且如季氏不當祭泰山而冒祭是無此實理矣假饒極

盡其誠敬之心與神亦不相干涉泰山之神亦不吾享大概古人祭祀須是有此實理相關然後三日

齋七日戒以聚吾之精神吾之精神既聚則所祭者之神亦聚必自有來格底道理

人與天地萬物皆是兩間公共一箇氣子孫與祖宗又是就公共一氣中有箇脈絡相關繫尤為親切

上祭曰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子孫能極盡其誠敬則己之精神便聚而祖宗之精神亦聚便自

來格今人於祭自己祖宗正合著實處卻都虛弄了只管胡亂外面祀他鬼神必極其誠敬不知他鬼

神與己何相關繫假如極其誠敬備其牲宰若是正神不敬非類必無相交接之理若是淫邪苟簡竊

食而已亦必無降福之理

古人宗法子孫於祖先亦只是嫡派方承祭祀在旁支不敢專祭況祖先之外豈可又招許多淫祀之鬼

入來今人家事事佛佛是多淫祀孔子謂非其鬼而祭之謂也今人諸祀鬼神不過只是要求福

耳不知何福之有

神不故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脈相為感通可以嗣續無

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為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

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而陰已絕矣蓋自春秋邾子取莒公子為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鄆非莒人

滅之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秦以呂政絕管以牛叔絕亦皆一類仲舒祭義載漢一事有人家祭

用祝降神祭畢語人曰適所見甚怪有一官員公裳盛服欲進而躊躇不敢進有一鬼蓬頭杖手提

屠刀勇而前欲其祭是何神也主人不曉其由有長老說其家舊日無嗣乃取異姓屠家之子為嗣即

今主祭者所以只感召得屠家父祖而來其繼立本家之祖先非其氣類自無交接感通之理然在今

世論之立同宗又不可泛蓋姓出於上世聖人所造正所以別生分類自後有賜姓臣姓者又皆混雜故立宗者又不可恃同姓為憑須審擇近親有來歷分明者立之則一氣所感父祖不至失祀今世多有取女子之子為後以姓雖異而有氣類相近似勝於姓異而屬疎者然皆實充以外孫韓德為後當時太常博士秦秀已議其昏亂紀度是則氣類雖近而姓氏實異此說亦斷不可行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及其境內之名山大川大夫祭五祀士庶祭其先古人祀典品節一定不容紊亂在諸侯不敢僭天子而祭天地在大夫亦不敢僭諸侯而祭社稷山川如季氏旅泰山便不是禮曲禮謂非所當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淫祀不必皆是不正之鬼假如正當鬼神自家不應祀而祀他便是淫祀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社稷季氏旅泰山便是淫祀了

古人祭祀各隨其分之所至天子中天地而立為天地人物之主故可以祭天地諸侯為一國之主故可祭一國社稷山川如春秋時楚莊王不敢祭河以非楚之望緣是時理義尚明故如此如士人只得祭其祖先自祖先之外皆不相干涉無可祭之理然支子不當祭祖而祭其祖伯叔父自有後而吾祭之皆為非所當祭而祭亦不免為淫祀

古人祭天地山川皆立尸誠以天地山川只是陰陽二氣用尸要得二氣來聚這尸上不是徒然敬享所以用灌用燎用牲用幣大要盡吾心之誠敬吾心之誠敬蓋謂這天地山川之氣便自關聚

天子是天地之主天地大氣關係於一身極盡其誠敬則天地之氣關聚便有感應諸侯只是一國之主只祭境內之名山大川極盡其誠敬則山川之氣便聚於此而有感召皆是各隨其分限大小如此山林川谷丘陵能出氣為雲雨者皆是神日月星辰民所瞻仰者亦皆曰神其在人則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古人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見祭法篇甚詳若後世祭祀便都沒理會了

大夫祭五祀乃是門戶窻行中窻自漢以來以井易行古者穴處上為屬取明之處名曰中窻只是士紳士人又不得兼五祀開舉一兩件在士喪禮卻有疾病禱於五祀之文而無其祭

鄭康成註月令春祀戶謂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夏祀窻謂陽氣盛於外祀之於窻從熱類也秋祀門謂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冬祀行謂陰盛於外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中央祀中窻謂土主中央而神在室於此亦見漢時理學猶明論鬼神猶主於陰陽為言猶未失先王之遺意也

古人祀典自祭法所列之外又有道有德者死則祭於醫宗以為樂祖此等皆是正祠後世如忠臣義士蹈白刃衛忠難如張巡許遠死於睢陽立雙廟蘇忠勇公於藍州死節甚偉合立廟於藍今貢侯立祠於本州亦宜如漳州靈著王以死衛邦人而漳人立廟祀之凡此忠臣義士之祠皆是正當然其祠宇須官司為嚴其局輪開閉有時不與民間褻瀆乃為合禮在民間只得焚香致敬而已亦不可越分而

祭 以上論祭祀祀典

大凡不當祭而祭皆曰淫祀淫祀無福山脈路不相關之故後世祀典只緣佛老來都亂了如老氏設醮以庶人祭天有甚關係如釋迦亦是胡神與中國人何相關假如忠臣義士配享元勳若是不當祭皆為外神皆與我無相干涉自聖學不明於世鬼神情狀都不曉如畫星辰都畫商人以星君日之如泰山曰天齊仁聖帝在唐封為天齊王到本朝以東方主生加仁聖二字封帝帝只是一上帝而已安有五帝豈不僭亂況泰山只是箇山安有人形貌今立廟儼然垂旒冕裳衣冠而坐又立后殿於其後不知又是何山可以當其配而為夫婦耶人心迷惑一至於此據泰山在魯封內惟魯公可以祭今隔一江一淮與南方地脈全不相交涉而在在諸州縣皆有東嶽行祠此亦朝廷禮官失講明而為州縣者不之禁蠶虫愚民本不明理亦何足怪

南嶽廟向者回祿太尉欲再造問於五峯先生先生答以天道與人本一理在在為皇天上帝在人為大君大君有二則人事亂矣五嶽視三公與皇天上帝並為帝則天道亂矣而世俗為塑像為立配為置男女屋而貯之製演神帝之甚後南軒又詳之曰川流山峙是其形也而人之也何居其氣之流通可以相接也而字之也何居皆可謂正天之論甚發愚蒙破費

上段云古人祭天地山川皆立尸要得氣來聚這尸上據此說則祭山川而人其形疑亦古人立尸之意惜不及質之先生

世俗鄙俚以三月二十八日為東嶽聖帝生朝閩部男女於前期徹晝夜就通衢禮拜會於嶽廟謂之朝嶽為父母亡人拔罪及至是日必獻香燭上壽不特此爾凡諸廟皆有生朝之禮當其日則士夫民俗皆獻香燭應邀致酒上壽按古經書本無生日之禮伊川先生已說破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若其慶者可也以其世民之忍猶能於是日感泣思慕其親亦見天理之不容泯滅故在人講此禮以為非禮之禮然於人之生存而祝其壽猶有說鬼已死矣而曰生朝獻壽者何為乎伊川破舊定龍女衣冠從夫人品秩事謂龍獸也豈可被人衣冠且大河之勢乃天地祖宗社稷之佑及吏卒之力能何功之有其言謂甚正大又以見張程學識淺深之不同世俗事真武呼為真聖只是北方玄武神真宗尚道教避聖祖諱改玄為真北方玄武乃龜蛇之屬後人不曉其義畫真武作一人散髮握劍足踏龜蛇號道教中某代某人修行如此

江淮以南自古多淫祀以其在蠻夷之域不沾中華禮義狄仁傑毀江淮淫祠一千七百區所存者惟夏禹伍子胥二廟伊川先生猶以為存伍子胥廟為未是伍子胥可血食於吳不可血食於楚今去狄公未久而淫祀極多皆緣世教不明民俗好怪始者土居尊秩無識者倡之繼而羣小以財家鄉里者輔

之下焉則中破蕩無生產者假託此真敘民財爲衣食之計是以上而州縣下至閭巷村野無不各有神祠朝廷禮官又無誦庸夫多與之計較封號是以無來歷者皆可封號有封號者皆可封號大若欲考論邪正則都無理會了

後世若理不明見諸神廟有靈感應者則以爲英靈神聖之祠在生必聰明正直之人也殊不知此類其間煞有凶折一樣是富貴權勢等人如伯有爲厲子產所謂用物弘取精多則魂魄強之類一樣是壯年蹈白刃而死英魂不散底人一樣是生稟氣厚精爽強底人死後未便消散一樣是人塑神像時捉箇生靈之猛怒者如猴鳥之屬生藏於腹中此物被生劫而死魂魄不散衆人朝夕焚香瞻視使會其靈其靈乃此物之靈非關那鬼神事一樣是人心以爲靈衆人精神都聚在那上便自會靈如白猿大王之類一樣是立以爲祠便有依草附木底沈沈魂魄來竊附於其上一樣又是山川之靈廟宇坐據山川雄猛氣作之靈又有本廟正殿不甚靈而偏旁舍大有靈者是偏旁坐得山川正脈處故也又有都不關道事只是隨本人人心自靈人心自極其誠敬則精神聚所占之事自有脈絡相關便自然感應吉凶毫髮不差只緣都是一理一氣故耳所謂齋戒以神明其德夫即此意

湖南風俗淫祀尤熾多用鬼或村民哀錢買人以祭或捉行路人以祭聞說有一寒士被捉縛諸廟柱半夜有大蛇張口欲食之其人諱一呪只管念呪蛇不敢食漸漸退縮而去明早士人得脫訴諸官人以爲呪之靈所致是不然凡虎獸等食人者多是挑之使神色變動方食神色不動則不敢食若此人心自以爲必死無可逃更不復有懼死之念矣只一味緊呪口只管念呪心全在呪上更無復有變動之色故蛇無由食之亦猶虎不食潤邊嬰兒之類非關呪靈之謂也

以上論淫祀

天地間亦有沈魂滯魄不得正命而死者未能消散有時或能作怪但久後當自消亦有抱冤未及雪者屢作怪幾覺發便帖然如後漢王純驛中女鬼及朱文公斷離巖妻殺夫事大抵妖由人興凡諸般鬼神之旺都是由人心興之人以爲靈則靈不以爲靈則不靈人以爲怪則怪不以爲怪則不怪伊川尊人官解多妖或報曰鬼擊鼓其母曰把槌與之或報曰鬼搖扇其母曰他熱故耳後遂無妖只是主者不爲之動便自無了細觀左氏所謂妖由人興一語極說得出明道石佛放光之事亦然

載一官員於金山寺應拔亡妻之溺水者忽婢妾作亡魂胡語言死之甚冤數日後有漁者救得妻送返之此類甚多皆鬼妖由人與人無覺焉妖不自作類者幹占法有鬼附耳語人來古者問姓幾畫名幾畫其人對面默數果便道得或預記定其畫臨時更不點數只問及便答渠便道不得則思慮未起鬼神莫知康節之言亦見破此精微處

張元節君死後常來與語說渠心下事一道士與圍棋而妻來道士提一把棋子包以紙令持去問張不知數便道不待曰我後不來矣此未必真是其妻乃沈魂滯魄隨張心感召而來彼道士窺破此機更便不得世之扶鶴下仙者亦如此誠字人扶得不識字人扶不得能文人扶則詩語清新不能文人扶則詩語拙嫩問事人扶鶴人知事意則寫得出不知事意則寫不出與吟詠作文章則無不通問未來事則全不應亦可自見此非因本人之知而有假託蓋鬼神幽陰乃藉人之精神發揮隨人知識所至耳便見妖非由人不可

普武三思置一妾絕色士夫皆訪觀狄梁公亦往焉妾逃遁不見武三思搜之在壁隙中語曰我乃花月之妖天道我奉君譏笑梁公時之正人我不可見蓋端人正士有精爽清明鬼神魘魅自不敢近所謂德重鬼神歛鬼神之所以能動人者皆由人之精神自不足故耳

以上論妖怪

敬鬼神而遠之此一語極說得開而盡如正神能知敬矣又易失之不能遠邪神能知遠矣又易失之不能敬須是都要敬而遠遠而敬始兩盡幽明之義文公論語解說專用力於入道之所宜而不感於鬼神之不可知此語示人極爲親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須是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斷無二致所以發子路者深矣

佛老

佛老之學後世爲盛在今世爲尤盛二氏之說大略相似佛氏說得又較玄妙老氏以無爲主佛氏以空爲主無與空亦一般老氏說無要從無而生有他只是要清淨爲方外之物以獨善其身厭世俗膠膠擾擾等事欲在山林間煉形養氣將真氣養成一箇嬰兒脫出肉身去如蛇蛻之法又欲乘雲駕鶴飛騰乎九天之上然亦只是煉箇氣輕故能乘雲耳老氏之說尤未甚惑人佛氏之說雖深山窮谷之中婦人女子皆爲之惑有淪肌浹髓不可解者原其爲害有兩般一般是說死生罪福以欺罔愚民一般是高談性命道德以眩惑士類死生罪福之說只是化得世上一種不讀書不明理無見識等人性命道德之說又較玄妙雖高明之士皆爲所誤須是自家理明義精胸中十分有定見方不爲之動常人所惑死生罪福之說一則是恐死去陰司受諸苦楚一則是祈求爲來生之地故便能捨卻功德做因果或庶幾其陰府得力免被許多刑憲或觀望其來生作箇好人出世子孫孫長享富貴免爲

貧賤禽獸之徒。佛家借此說以問人。故愚夫愚婦皆為之惑。

且如輪迴一說。斷無此理。伊川先生謂不可以既返之氣。復為方伸之氣。此論甚當。蓋天地大氣流行。化生萬物。前者過。後者續。前者消。後者長。只管運行。無有窮已。斷然不是此氣復迴來為後來之本。一陽之復。非是既退之陽倒轉復來。聖人立卦取象。雖謂陽復返。其實只是外氣剝盡。內氣復生。佛氏謂已往之氣。復輪迴來生人生物。與造化之理不相合。若果有輪迴之說。則是天地間人物皆有定數。常只是許多氣。翻來覆去。如此則大造都無功了。須是曉得天地生生之理。方看得他破。

人生天地間。得天地之氣以為體。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要其終而知所以死。古人謂得正而斃。謂朝聞道夕死可矣。只緣受得許多道理。須知盡得便自無愧。到死時亦只是這二五之氣。聽其自然而已。所謂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這箇便是與造化為徒。人緣有私慾。有私愛。割捨不斷。便與造化相違。

因果之說。全是妄誕。所載證驗極多。大抵邪說流入人心。故人生出此等狂思妄想而已。溫公謂三代以前。何嘗有人夢到陰府見十等王者耶。此說極好。只緣佛教盛行。邪說入人已深。故有此夢想。

天地間物。惟風雷有象而無形。若是實物。皆有形骸。且如人間屋宇。用木植瓦等架造。成箇規模。木植取之山林。瓦取之窯窰。皆是實物。人所實見。如佛氏天堂地獄。是何處取木植。何處取瓦。況天只是積氣。到上至高處。其轉至急。如迅風。然不知所謂天堂者。該在何處。地乃懸空。在天之中央。下面都是水。至極深處。不知所謂地獄者。又安頓在何處。況其所謂為福。可以冥財。而得為善。可以冥財。而得為惡。財賂而免。神物清正。何其貪婪如此。原其初意。亦只是杜撰以誘人之為善。而恐懼人之為惡耳。野夫賤隸。以死生切其身。故傾心信向之。然此等皆是下愚不學之人。亦無足怪。如唐太宗是甚天資。亦不能無惑。可怪可怪。

士大夫平日讀書。只是要略知古今事變。把來做文章。使其實聖賢學問精察。做工夫處。全不理會。緣是無這一段工夫。胸中無定見識。但見他說心說性。便為之誦動。便招服。如韓文公。白樂天。資稟甚高。但平日亦只是文字詩酒中做工夫。所以看他亦不礙。文公謂其無父無君。雖是根本。然猶未知所以受病之本。

佛氏所謂玄妙者。只是告子所謂生之謂性之說。告子生之一字。乃是指人之知覺運動處。大意謂目能視。其所以能視處是誰。耳能聽。其所以能聽處是誰。即這一箇靈活知覺。底常在目前作用。便謂之性。悟此則為悟道。一面做廣大玄妙說。將其本領只如此。此最是至精至微。第一節差錯處。至於無父無君。乃其後截人事之粗迹。悖謬至顯。他全是認氣做性了。如謂狗子有佛性。只是呼狗便知搖尾向前。這箇便是性。人與物都一般。所謂萬劫不滅。亦只是這箇。老氏謂死而不亡。亦只是如此。所說

千百變化。身手千眼。皆是在這窠窟裏。

自古聖賢相傳說性。只是箇理。能視能聽者。氣也。視其所當視。聽其所當聽者。理也。且如手之執提。氣也。然把書讀也是手。呼盧也是手。豈可全無分別。須是分別箇是非。底便是本然之性。非底便是徇於形氣之私。佛氏之說。與吾儒若同而實大異。吾儒就形氣上。別出箇理。理極精微。極難體察。他指氣做性。只見這箇便是性。所以便不用工夫了。

是編剖析詳明。論議精當。有志於聖賢義理之學者。玩味之。服膺之。而融會貫通焉。其於造道成德。豈小補哉。舊本歲久字漫。覽者病之。公暇特加考正。命工刻梓。以壽其傳。嚴陵講義四篇。仍依舊帙。併列於左。後學文山林同拜手謹書。

### 北溪字義補遺

字義二卷。最初為永嘉趙氏刻本。又清漳家藏本。又宏治庚戌刻本。又四明學慶刻本。諸本增減。互有異同。按性理大全所纂入者。未能悉收。則柯川施氏刻本為略備。及細為校閱。亦有大全所引而施本所無者。或非專論一字之義。當從他處錄出。或有專論一字者。亦在所遺。則知屢經刊板。自不能無脫略。今悉采錄增入。後學願秀虎謹識。

太極

分而為五。非有欠。合而為一。非有餘。五謂五行。一謂太極。

太極渾淪之妙用。自無而入於有。自有而復於無。又只是渾淪一無極也。

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用。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出過湊合成一渾淪大本。中散為萬事萬物。使無少窒礙。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體所以於此而告。

無聲臭只是無形狀。若少有聲臭。便涉形狀。落方體。不得謂之無極矣。文公解用無聲臭語。是說二字之大義。詞不迫切。而其理自曉。此注朱子解無極引上。

以造化言之。如天地間生成萬物。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質。故殊上下。自古有是。到今亦有是。非古有而今無。皆是質理之所為。大而觀之。自太始而至萬古。莫不皆然。若就物觀之。其微始微終。亦只是一質理如此。姑以一株花論來。春氣流注到。則萌蘖生花。春氣盡。則花亦盡。又單就一花論。氣實行到此。則花便開。氣消則花便謝。亦盡了。方其花萌蘖。此質理之初也。至到謝而盡處。此質理之終也。此注朱子推之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二句之義。

理不外乎氣。若說截然在陰陽五行之先。及在陰陽五行之中。便成理與氣為二物矣。此亦是太極圖說本只是一氣分來有陰陽。又分來有五行。二與五只管分合運行去。萬古生生。不息不止。是簡氣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理在其中。為之樞紐。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嘗止息。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哉。理之所在。太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無不貫。前後乎萬古。而無不徹。太極只是理。理本固。故太極之理本渾淪。理無形狀。無界限。隔故萬物無不各具得太極。而太極之本體。各各無不渾淪。惟人氣正且通。為萬物之靈。能通得渾淪之體。物氣偏且差。不如人之靈。雖有渾淪之體。不能通耳。然人類中。亦惟聖人大賢。然後真能通得渾淪之體。一種下愚底人。其昏頑與物無異。則又正中之偏。通中之塞者。一種靈禽仁獸。其性與人甚相近。則又偏中之正。塞中之通者。細推之。有不能以言盡。

間感物而動。或發於理義之公。或發於血氣之私。這便分善惡。曰非發於血氣之私。便為善。乃發後流而為惡耳。此注太極圖說內原始反。

圖說中正仁義而泮脚。又言仁義中正。互而言之。以見此理之循環無端。不可執定以孰為先孰為後也。亦猶四時之春夏秋冬。或言秋冬春夏。以此見氣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此注太極圖說。

人生得天地之氣以為體。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要其終而知所以死。古人謂得正而斃。謂朝聞道而夕死可矣。只緣受得許多道理。須知得盡。得便自無愧。到死時。亦只是這二五之氣。聽其自消化而已。所謂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這箇便是與造物為徒。縱有私慾。割捨不斷。便與大化相拂。此太極圖說內原始反。

通書  
聖人純是天理。合下無欠缺處。渾然無變動。徹內外本末。皆是實。無一毫之妄。不待思而自得。此生知也。不待勉而自中。此安行也。且如人行路。須是照管。方行出路中。不然。則蹉向過去。聖人如不看路。自然在路中。開行。所謂從容無不中道。此天道也。此注通書。

凡物一色。謂之純也。此注通書。  
一者是表裏俱一。純微無二。少有纖毫私欲。便二矣。內一則靜虛。外一則動直。而明通公溥。則又無時不

一也。一者。此心渾然。太極之體。無欲者。心體粹然。無極之真。靜虛者。體之未發。豁然絕無一物之象。陰之性也。動直者。用之流行。坦然由中道而出。陽之情也。此注通書。

性只是理。人之生不成。只容得箇理。須有箇形骸。方成得此理。其實理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道形。得天地之理。成道性。所以橫渠曰。天地之運。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字只是就孟子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句撮一字來說。氣帥字。只是就孟子志氣之帥。句撮一字來說。理見性字。本文與此。此已明道。此一段說話。乃地位高者之事。學者取此甚遠。在學者工夫。只從克己復禮。人為最要。此二夫做上徹下無所不宜。問物字。是人物是事物。曰仁者與物同。只是言其理之一爾。人物與事物。非判然絕異。事物只自人物而出。凡己與人物。接方有許多事物出來。若於己獨立時。初無甚多事。此物字。皆可以包言。所謂訂頑備言。此體者。亦只是言其理之一爾。此注程子。

附  
論朱子  
先聖道觀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中正。溫潤清通。的實。徹人心。洞天理。達羣哲。會百聖。粹乎洙泗。伊洛之緒。凡當時有發端而未竟者。今悉該且備。凡當時有疑辨而未盡者。今益信且白。宏綱大義。如指諸掌。壻千百年之謬誤。為後學一定不易之準。則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明。毫無渣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辭氣間。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獨推先生一人而已。此注程子。

讀書法  
讀四書之法。毋過求。毋巧避。毋旁搜。毋曲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旨歸。而切己以察其日用而已。爾果能於是四者。雖會貫通。而義理昭明。胸襟灑落。則在我有權衡尺度。由是而稽諸經。與凡讀天下之事。皆莫不冰融凍釋。而輕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復有錙銖分寸之或紊矣。此注程子。

科舉之學  
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救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以當人情。中物理。語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之實也。此注程子。

踐履乎此也。謂其君不能賊其君者也。謂其民不能賊其民者也。自謂其身不能自賊者也。操之則存，舍之則亡。迪之則吉，悖之則凶。蓋皎然易知，而坦然易行也。是豈有離乎日用常行之外，別自為一物，至幽而難窮，甚高而難行也哉。如或外此而他求，則皆非大中至正之道，聖賢所不道也。

師友淵源

粵自義皇作易，首闢渾淪，神農、黃帝相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天地為三綱五常之主，皋陶、伊、傅、周、召，又相輔相，施諸天下，為文明之始。孔子不得行道之位，乃集羣聖之法，作六經為萬世師，而回、魯、曾、公、穀、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失其傳，天下益於俗學，蓋千四百餘年，昏昏冥冥，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我宋之興，明聖相承，太平日久，天地真元之氣復會，於其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啓緯，其妙具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二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義皇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渾淪，二程親受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與凡造道入德之方，修己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洛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即其微言遺旨，益精明而登白之上，以達羣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於一，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統，萃乎洙、泗、濂、洛之淵源者也。學者不欲學聖人，則已。如欲學聖人，而考論師友淵源，必以是為迷塗之指南，庶乎有所取正，而不差苟或舍是而他求，則茫無定準，終不得其門而入矣。既不由是門而入，而曰吾能真有得乎聖人心傳之正，萬無是理也。

用功節目

道之浩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功節目，其大要亦不過曰致知與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忘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於己，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致，則真是真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為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此大學明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為先，而誠意正心修身繼其後。中庸擇善固執之目，必自夫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而顏子稱夫子循循善誘，亦惟在於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無他說也。然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為二事。始之行者，口視足履，動輒相應，蓋亦交進而互相發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達，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精矣。其所以為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為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所以提撕警省此心，使之惺惺，乃心之生道。而聖學之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頑冥之患，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亦不復有扞格之病矣。雖然，人性均善，均可與適道，而鮮

附錄陸講義

淳基承判府寺丞鄭公之傳，借諸廣文先生，領邦之羣賢業俊，會於學校，謂淳從游晦庵先生之門，俾講明大義，以開發後進。區區淺陋，辭不獲命，輒吐為說四篇。一曰道學體統，二曰師友淵源，三曰用功節目，四曰讀書次第，以為賢侯作成人材之助，願諸同志共切磋之。

道學體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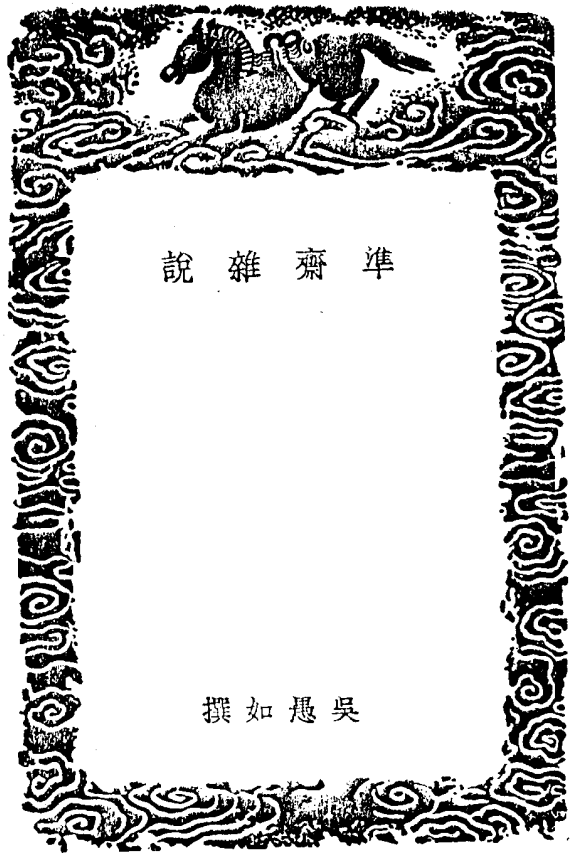
聖賢所謂道學者，初非有至幽難窮之理，甚高難行之事也，亦不外乎人生日用之常耳。蓋道原於天命之奧，而實行乎日用之間，在心而言，則其體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在身而言，則其所具有耳、目、口、鼻、四肢之用，其所與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在人事而言，則處而修身、齊家、應事、接物，出而莅官、理國、牧民、御衆，微而起居、言動、衣服、飲食，大而禮樂、刑政、財賦、軍師，凡千條萬緒，莫不各有當然，一定不易之則，皆天理自然，流行著見，而非人之所強為者。自一本而萬殊，而體用一原也。合萬殊而一本，而顯微無間也。上帝所降之衷，即降乎此也。生民所秉之彝，即秉乎此也。以人之所得乎此，而虛靈不昧，則謂之明德，以人之所共由乎此，而無所不通，則謂之達道。堯舜與途人，同一稟也。孔子與十室，均一賦也。聖人之所以為聖，生知安行乎此也。學者之所以為學，講求



有能從事於斯者。由其有二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拔。二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心。以求實見。蓋必如孟子以舜爲法於天下。而我猶未免爲鄉人者爲憂。必期如舜而後已。然後爲能立志。必如顏子以能聞於不能。以多聞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然後爲能虛其心。既能立志。而不肯自棄。又能虛心。而不敢自是。然後聖門用功節目。循序而進。日日有惟新之益。雖升堂入室。惟吾之所欲。而無所阻矣。此又學者所當深自警也。

讀書次第

書所以載道。固不可以不讀。而聖賢所以垂訓者不一。又自有先後緩急之序。而不容以躐進。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蓋大學者。古之大人所以爲學之法也。其大要。惟曰明明德。曰新民。曰止於至善三者而已。於三者之中。又分而爲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凡八條。大抵規模廣大。而本末不遺。節目詳明。而始終不紊。實羣經之綱領。而學者所當最先講明者也。其次則論語二十篇。皆聖師言行之要所萃。於是而學焉。則有以識操存涵養之實。又其次則孟子七篇。皆醇乎王道仁義之談。於是而學焉。則有以爲體驗充廣之端。至於中庸一書。則聖門傳授心法。程子以爲其味無窮。善讀者味此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然其爲言。大概上達之意。而下學之意。非初學者所可驟語。又必大學。論孟之既通。然後可以及乎此。而始有以知其皆爲實學無所疑也。蓋不先諸大學。則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諸論孟。則無以發揮蘊奧。而極中庸之歸趣。若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天下之大本。而經綸天下之大經哉。是則欲求道者。誠不可不急於讀四書。而讀四書之法。毋過求。毋巧慧。毋旁搜。毋曲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旨歸。而切己以察其實用而已爾。果能於是四者融會貫通。而理義昭明。胸襟洒落。則在我有權衡尺度。由是而進諸經。與凡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皆莫不冰融凍釋。而輕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復有錙銖分寸之或紊矣。嗚呼。至是而後。可與言內聖外王之道。而致開物成務之功用也歟。



說雜齋準

撰如愚吳

四庫總目提要

準齋雜說二卷宋吳如愚撰如愚字子發錢塘人少以父蔭補承信郎監福州連江商稅再調常熟解職歸嘉熙二年以丞相喬行簡奏薦改授承信郎差充祕閣校勘三疏辭免特轉秉義郎與祠其仕履見於館閣續錄及趙希弁讀書記而宋史不為立傳故行實不概見今考徐元杰棣堃集有所作如愚行狀臚載事蹟極詳大略言如愚孝友忠恕安貧樂道理明行修凡所著述於學問自得甚深別有易詩書說大學中庸論孟及陰符經解諸種並佚不傳此書亦久無行世之本獨散見永樂大典中者尚得四十餘篇大抵皆研究理學之文元杰又稱如愚早年留心清淨之教凡三四年既而幡然盡棄所學刻意講道是如愚學術其初亦稍涉於禪悅其解大學格物以正為訓明王守仁傳習錄所謂格物如孟子格君心之格其說實創於如愚似欲毅然獨行一家之言者然如愚平日嘗稱聖乎天地者皆實理行乎萬世者皆實用惟盡心知性則實理融而實用貫其用功致力實以體用兼備為主而不墮於虛無故其剖析義理如天理人欲之辨三畏四勿之論無不發揮深至於宋末諸儒中所造較為平實元杰又言永嘉陳防親炙不倦得所著述退輒錄之刻為一編臨川羅愚復刊於廣右漕寮所傳益廣蓋是編即防所輯久經刊布在當時甚重其書今檢行狀載如愚別有踐形踐迹諸說已不在永樂大典中則所錄亦不免闕佚然崖略具存謹編次成帙蓋為二卷

準齋雜說 提要

準齋雜說 提要  
猶可考見其概焉

準齋雜說卷上

宋 吳如愚撰

致知格物說  
致知者期造乎知之極地也致知之方不出於格物欲明格物之旨當明格字之訓格之為義不一或以為至書言歸格于藝祖之格是也或以為來書言格爾衆庶之格是也或以為法禮言言有物而行有格之格是也或以為感書言格于皇天之格是也或以為闢史言手格猛獸之格是也凡是數義皆不可以訓此惟孟子言大人格君心之非以正為訓於義近之即所謂訓字詳其句義則可見矣若曰致知在至物物至而后知至不可也致知在來物物來而后知至亦不可也以至曰法曰感曰闢逐句取義皆不可也惟有正字謂致知在正物物正而后知其於句義誠通所以孟子論大人之格君終之以一正君而國定是以正訓格也然此不言正物而言格物者蓋欲學者於物交物之際用其力焉故謂之格物物格則正不格則不正孟子言耳口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引之則大者不立而小者奪之此心無自而明安能致其知乎是知物交物而不為所引者是所謂格物者也且以目之於色耳之於聲言之目物也色亦物也以目視色物交物也目不為色所引則物格矣物格則所視者明不惟目正而色亦正耳物也聲亦物也以耳聽聲物交物也耳不為聲所引則物格矣物格則所聽者聰不惟耳正而聲

準齋雜說 卷上

亦正。此所以不言正物而言格物。格子所訓。至於昏時。其義尙明。如稱陸抗不以名位格物。猶有見於此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之謂物者。在我者。在我者。不容不交於物。有則存焉。目之視色。耳之聽聲。是也。使目而不視。耳而不聽。則目自目。色自色。耳自耳。聲自聲。何格之有。樂記曰。成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是之謂物者。在外者。不能不交於我。我交於物。欲斯形焉。若以在外之物。皆為私欲。一切絕去。不惟百物皆廢。而吾之一身亦無所施其用。又何格之有。是知所謂格物之物。指兩物相交而言。惟其引之則蔽。所以貴乎格也。樂記又曰。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於此而不知格。則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天理滅矣。是焉得為知乎。此致知所以在乎格物也。易之艮。止也。豕明止義。有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知上下敵應。不相與之為止。則知物交物而不為所引。其為格物也明矣。蓋不為物引則止。即格物之義也。所以大學推明止義為尤詳。夫子告顏子以克己之目。自非禮勿視。至非禮勿動。是亦誨之以知止之方也。書言安汝止。欽厥止。無非格物之功用。然則欲致其知者。可不以格物為先務乎。

窮理格物說

格物二字。先儒以窮理言。學者以窮理會。但知今日窮一理。明日窮一理。而不知理若何而窮。物若何而格。知若何而可致哉。當知物物有理。是固然也。然格字本不訓窮。物字本不訓理。而先儒乃以窮理說格。物者豈非以理不窮則物不可格。必窮物之理而後可以知之。必知物之理而後可以格之。與蓋皆即大學之言而明之。窮理一說。謂可以格物於義。固無礙也。謂即為格物於義。則不通焉。今觀大學之論格物。必先言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是即先窮理之旨也。不先窮理。則物之本末。事之終始。莫知其所先後。何由近道。道既不可近。安能格物哉。惟其先窮理而物斯可以格。故知所先後之知。當在格物之先。是知雖在格物之先。謂之知可也。謂為知之至則未可也。欲其知之至。非致知不可。致知者。極其知之所至也。欲極其知之所至。舍格物何可以哉。此所以曰致知在格物也。格字之義。因晉以曰至曰來。曰法曰成曰闢。詳明其訓。皆有不通。惟書言格其非心。以正為訓。而孟子論大人格君心之非。亦以正訓。故有取焉。然不言正物而言格物者。蓋物格則正。不格則不正。因取孟子所論耳目之官明之謂物交。物而不為所引。是為格物。其義非不昭然。而或者猶以窮理之說為疑。今更即孔子所以告顏子者明之。夫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雖克己之目也。然以耳目之於聲色。論則即格物之方也。曰交於色。惟禮是視。而非禮則勿視。耳交於聲。惟禮是聽。而非禮則勿聽。豈非格物之方乎。在已言之。則謂之克己。在物言之。則謂之格物。克己則物斯格矣。能格物則已斯克矣。顏子其殆庶幾者也。理既內明。其於克己。禮與非禮。固不待窮理而知。若夫後世學者。將以格物。理與非理。苟不以窮理為先。則於物之本末。事之終始。何自知之。是必味大學知所先後之旨。先窮其理。就為非禮之不當視。不當聽者。窮理如是。而知之審矣。夫然後於物交之際。用其力焉。禮所當視當聽者。則視之聽之。禮所不當視不當聽者。則勿視勿聽。以已言之。即克己也。以物言之。即格義也。格物如是。則目不為色所引。而所視者無非正色。耳不為聲所引。而所聽者無非正聲。自然非禮聲色不入耳目。夫如是。則物格矣。物既格。則先來窮理所謂知所先後之知。斯

為至矣。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國治。天下平之效。於斯著矣。苟其不然。雖知窮理於其先。既知禮之所當視當聽者矣。又知非禮之所不當視不當聽者矣。至於物交之際。乃不能用其力。卒如孟子之言。為物所引。遇非禮之色。交於目。不能勿視。遇非禮之聲。交於耳。不能勿聽。豈所謂格物者哉。格物之功。既不加耳。目為聲色所引。必不能正其視聽。欲其物格也。難矣。物不格。則先來窮理所謂知所先後之知。又安能極其至也。知不至則意不誠。意不誠則心不正。心不正則身不修。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於斯亂矣。此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所以為大學之至要也。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窮理所以知之也。格物所以行之也。苟知於其始。而不能允蹈於終。以極其知之所至。豈所謂知至之。知終終之者哉。其於大學之道。欲其有所得也。難矣。昨於格物之義。解之不為不詳。學者猶不明窮理之義。茲故復為之說。而據前賢之所以論格物者。終之漢末和洽有言。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邵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晉書之稱陸抗。謂不以名位格物。本朝曾南豐之論房杜。謂不以己長格物。明道先生答或人御史之問。謂正己以格物。詳其辭意。皆不以窮理為訓。即此五說參之。則知窮理之說。乃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之旨。但可以不以明格物之因。不可以調格物之義。若以窮理訓格物。謂格物即窮理。則於義誠有未盡。此學者所以不能無疑也。與

退而省其私說

子與回言。謂其終日不違如愚。所謂不違者。非謂不違夫子之言也。謂回之侍夫子。其心終日不違於仁。爾惟其不違於仁。所以如愚而實非愚也。退而省其私。私者。非謂燕居也。若以燕居言。何省之云乎。蓋衆人所共者為公。一人所獨者為私。顏子之工夫。心齋也。衆人所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見者。是之所謂私。夫子因其退也。省其謹獨工夫。知其有所開明。故曰亦足以發。既足以發。則回之不愚可知矣。

仁者壽說

聖人之論仁者壽。必先以樂山與靜言者。何哉。蓋體性不動。生物無窮。惟山為然。仁者實如之。仁者安仁者也。故首以樂山言。次之以靜終之以壽也。惟其仁者壽。所以詩人之論壽。必以南山喻。四方皆山也。何獨取乎南。當知南山乃二氣厚盛之地。松柏之所由茂者也。即南山之喻。而推之。則知仁者之壽也。固宜。或者徒見乎顏跖之仁否不同。而其數乃大相反。遂於仁者壽之一言。不能無疑。殊不知壽之在人。其名雖一。而人之言壽主義。殊殊。書言五福。一曰壽。是之所謂壽者。主於人命言也。詩言樂只君子。萬壽無疆。是之所謂壽者。主於君德言也。中庸言有大德者必得其壽。是之所謂壽者。主於子孫言也。無非言壽也。而義之不同如此。然則聖人以仁而論壽。果何所主而言哉。堯仁如天。而萬世如見。性仁故也。當知聖人所謂仁者壽。主性而言耳。大哉乾元。天之仁也。天惟有是仁。所以健而不息。至哉坤元。地之仁也。地惟有是仁。所以德合無疆。天地悠久。而人與之並立。而為三才者。天地之性。人為貴也。人人有是性。有是性。而不知在己。有天性之壽者。味乎人生而靜之理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惟仁者能安之。揚子論人之壽。有所謂物以其性。人以其仁。其言蓋有見於此。彼莊子之論長生。有取於無搖爾精。無勞爾形。是亦知以

靜為壽也。然其立言之義。主於身而不主於性。若近於修養引年之說。又豈若聖人之論壽。一本於成性存存者乎。是理也。文中子亦知之。其論仁者。一言以蔽之曰。其忘我之所為乎。忘我之所為。則性安於靜矣。人惟安於性之靜。而不為物所遷。則知在我有生生不窮之理。未嘗與天地不相似也。斯其所以為仁者之壽歟。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說

夫子嘗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夫四時之行。天也。而夫子獨取歲寒。言百物之生。天也。而夫子獨取松柏。何與。當知歲寒者。冬之將終。春之將始。乃良之所以成終成始者也。松柏者。千歲之姿。百木之長。乃良之所謂為堅多節者也。以良之時言之。朔風凜冽。陰氣嚴凝。霜增肅殺之威。雪重滄寒之凍。所謂歲寒時也。於斯時也。非松柏不能全其操。此夫子所以有取焉爾。以良之木言之。盤根固地。勁節參天。氣隆東北之方。質有庚金之性。所謂松柏木也。惟斯木也。非歲寒不足見其剛。此夫子所以有取焉爾。或者曰。當儲臘。春之際。有冰清玉潔之容。梅非不耐歲寒也。何獨取乎松柏。曰。梅之於歲寒也。止能耐於一時。不能耐於春夏。是何足與松柏比也。或者又曰。在四時長。青不改柯易葉。竹非不耐歲寒也。何獨取乎松柏。曰。竹之於歲寒也。止能耐於十數年之間。不能耐於千百年之久。是何足與松柏比也。所以夫子有言。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則知孤生勁特。信有本而然哉。雖然。論語一書。其所記。敏。非仁則義也。非孝則忠也。而夫子於此。惟以松柏言。是果何義也。蓋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窮而益堅。老而益壯。遇難而能正其志。雖困不失其所享。縱至晚年。尤全晚節。後彫之義。是之取爾。然則學者。聞夫子之言。欲離乎其守。果何道而能之。亦不過曰。盡良之所以成始成終者耳。全良之所謂為堅多節者耳。良之取喻。或為門闕。或為關寺。明其所守也。良之有守。止其所也。人能止其所。而思不出其位。則所守始終不渝。斯無愧于後彫之訓。苟惟時行不行。時止不止。乖其成始成終之大義。失其為堅多節之本性。則如蒲柳之質耳。聖門何取焉。是知遊聖人之門。有願學之志者。必能體兼山之象。於止而知所止。則其為學之效。斯如松柏之茂。日新而又新矣。

執御說

達巷黨人稱夫子曰。大哉。不可謂不知夫子者。且言博學而無所成名。是歎美夫子所學之博。不可以一善稱之也。惟其莫可得而名。所以無所成名耳。非謂惜其不成一善之名也。詳其言意。即夫子稱堯之大哉。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之意。夫子聞其言。乃謂門弟子。有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夫射御皆然也。苟可以成名。無不可者。夫子胡為獨以吾執御矣。終之。豈夫子果欲親執御以成名乎。況執御一藝耳。而初非成名之事也。謂聖人以之而成名。豈知聖人者。哉。當知執射則不免於放縱。執御則不可以放縱。聖人以執御為言。蓋其心常操而存。終不為名而有所放縱也。觀聖人之言。可以求其言外之旨哉。至如夫子之論富。謂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是明富之不可求也。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以此章執御之言詳之。則知夫子之所好。獨在於執御。厥有旨也。大禹之戒曰。子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是即夫

子執御之意也。堯兢兢。舜業業。湯慄慄。文王翼翼。前聖後聖。其揆一也。此成謹恐懼。所以為聖人之至要歟。

子絕四說

子絕四。必曰。我夫子何有哉。若以毋字作無字說。謂夫子絕無此四者。則失一章之旨矣。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與此章毋字義同。當知此絕四。蓋夫子嘗以四者戒訓弟子。不可有此也。四者考之於書。言者亦不一。蔡辭曰。聖人立象以盡意。大學曰。欲正其心。先誠其意。孟子以意適志。是為得之。此意之見於書者也。易曰。精善之家。必有餘慶。禮記。必躬必親。必誠必信。論語曰。齊必變食。居必遷坐。此必之見於書者也。易曰。貞固足以幹事。中庸曰。擇善而固執之。論語與其不遜也。寧固。此固之見於書者也。易曰。我有好爵。論語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此我之見於書者也。夫四者言之於書。俱若無害也。然此章所記。夫子之於四者。俱禁止之曰。毋。何與。蓋是之所謂意必固我。違乎中道而過之也。乃仁義禮智之賊也。意者。萌心之謂也。凡事萌心而為之。則不能盡誠。誠不盡則自欺。此仁之賊也。欲成己也。難矣。必者。致期之謂也。凡事致期而為之。則不能合宜。宜不合則失止。此義之賊也。欲制事也。難矣。固者。執一之謂也。凡事執一而為之。則不能中節。節不中則廢權。此禮之賊也。欲制行也。難矣。我者。自私之謂也。凡事自私而為之。則不能辨惑。惑不辨則多蔽。此智之賊也。欲獨理也。難矣。惟其四者。乃四端之賊。故夫子皆禁止曰。毋。弟子從而記之曰。絕。毋者皆禁止之辭。絕者禁止之義也。四端之說。或人有以辨惑為疑者。殊不知公生明。私生暗。所謂辨惑者。非謂辨人之惑也。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是辨在身之惑也。智者不惑。以其不自私耳。此自私所以為智之賊。

子擊斨說

子擊斨于衛。荷蕢者過其門而聞之曰。有心哉。擊斨乎。因聞斨之聲。而知孔子之心。不可謂不知孔子者也。繼之以鄙哉。輕乎之言。非謂鄙夫子而發此言也。蓋鄙時人耳。輕非石聲也。輕然。小人哉。豈石聲乎。輕乃小石之堅者。喻其難入也。是鄙當時之人。有言難入。莫我之知。斯時也。可已則已矣。水深則以衣而涉之。所謂深則厲也。水淺則攝衣而涉之。所謂淺則揭也。或厲或揭。當顧其時可也。夫子聞荷蕢之言。信其言曰。果哉。謂誠然也。未訓無之訓往。嘆其時之無所往也。子路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是則末之謂無所往也。明矣。惟其無所往。故夫子終有難矣之嘆。見得聖賢相與傷時。如此其切。若以為相鄙相譏。則失聖賢之意矣。斯已之已字。先備有以已身而言者。蓋謂善其身而已。夫子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為仁之方。可謂夫子獨善其身而已哉。當知斯已而已。乃知夫子之道。不行而勸之。止耳。即楚狂接輿所謂已而已而之義。

三變說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所謂變者。非謂有遷改也。望之儼然。即所謂容貌也。毋不敬之義也。即之也。溫。即所謂正顏色也。儼若思之義也。聽其言也。厲。即所謂出辭氣也。安定辭之義也。變雖有三。皆自一身明之。





則後世之士有志於事功者其於存心臨事之間不可不知所以用其力乎雖然存心固不可有不仁之忍  
 隨事固不可無能容之忍又當順性稟而加以以學力則義斯兩盡性之所稟者柔則用力於忍也為易  
 性之所稟者剛則用力於忍也為難顏子稟性柔而益之以學力故能其心三月不違仁終至於犯而不  
 校子路稟性剛雖益之以學力終不能無愷見之色行行之氣是又學者不可不知者也知此而用力焉  
 其於忍也何患乎不能兩盡其義哉至於兩盡則終歸於一道何以言之蓋存心無不仁之忍者其心  
 必忍隨事有能容之忍者其心亦忍是知忍之良方也孔子曰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學  
 者不用力於忍則已苟用力於忍請以是思之

術說

人不可以亡術人而亡術則是為不學之人後世學者多言術非聖門之所尚殊不知術之名一也而義  
 則有二焉有法術之術術之可為法者也有技術之術術之見於技者也鄉飲酒義曰古之學術道者將  
 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此法術之見於禮記者  
 也孟子治儒術之道所治者正此道術而謂聖門不以術為尚可乎蓋自秦人焚滅經術而術之名斯不美  
 者遂致湮微漢世之君不知有帝王之術而或惟方術是好由是技術與焉技術既興而術之名斯不美  
 矣則亦宜乎後之學者於術無所取也然嘗即孟子言術者參之曰是乃仁術曰觀水有術曰教亦多術  
 無非明法術之意惟其術有不同故孟子又有術不可不謹之言荀子亦有論心不如擇術之語是知術  
 之在人固不容無所患者擇之不謹而術非其術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繫辭載耕用白茅无咎子曰苟  
 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  
 由此觀之聖人未嘗不以術教人學者誠能謹斯術而至於無所失則又何術之嫌哉

節說

事有節則得其宜物有節則當於用故節有亨通之義所以易於節卦首言節亨不節則有嗟若之象失  
 於不及也苦節則有道窮之象失於過之也是知節以得中為貴節而得中則斯合於禮而盡節之道蓋  
 節者以禮為本以中為則故也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  
 是也即語孟之言參之則知節以禮為本明矣節之所以本乎禮者由禮乃天然之則所以制中必中乎  
 禮斯能中節此中所以為節之則也惟其禮者節之本中者節之則故樂記有言大禮與天地同節而節  
 之象亦云天地節而四時成陽盛則節之以陰寒極則節之以暑二氣必得其中四時斯不失序天地且  
 爾而況於人乎此人之所以不可不知節也節之為義豈但曰節財用而已哉自其內而言之則嗜慾不  
 可不節嗜慾不節則清明之氣昏矣自其外而言之則飲食不可不節飲食不節則和平之氣乖矣知此  
 而節則中正以通不惟無飲酒淫首之患而於安節之享甘節之吉亦能有所能矣是乃節之旨要即書  
 中所謂節性之旨也學聖人者必明節之旨以盡節之道斯無愧矣

三畏說

人有三畏而仕宦者尤當畏之一畏滿二畏炎三畏極滿係乎心炎係乎時極係乎分心高而傲滿也時  
 發而驟炎也分足而止極也三者皆不可久之兆此其所以可畏也人之於此知滿之可畏則當處之以  
 謙毋驕縱可也知炎之可畏則當處之以遜毋躁進可也知極之可畏則當處之以節毋過求可也苟為  
 不然當畏不畏滿則必溢炎則必焚極則必變其可久乎觀者戒之

四力說

人之仕宦宜具四力一曰學力二曰才力三曰精力四曰福力學力關乎心志才力關乎質稟精力關乎  
 氣體福力關乎命分其於四力之中學力可以必其至福力不可以必其全何者學力本乎人福力本乎  
 天也乃若才力精力則在乎可必不可必之間蓋於學力福力或相因而消長焉世固有無才力無精力  
 而因學力之充福力之厚或能勉強而成事者亦有才力有精力而因學力之不充福力之不厚或至  
 衰微而敗事者是知四力之在人雖均不可無而學力與福力尤仕者之所不可無也學力無福力則  
 雖有才力精力可以任事終不能施設於時有福力無學力則雖有才力精力可以立事終不能輝光於  
 世此學力與福力所以貴乎兼備而不可以偏廢也雖然才力精力兼之者蓋亦有之學力福力兼之者  
 實不多見二者固不可以偏廢然以理而推之孰為最急曰學力修于己福力得於天盡其修於己者以  
 順其在天者可也恃其得于天者以忘其在己者不可也當知福力有限學力無窮然則仕宦於世者其  
 於福力之有限固不可越分而過求而於學力之無窮不可不益思所以勉之哉

五累說

一曰聲色之累在人有輕重之不同貧賤者疾病者衰老者欲雖存而力不逮故其累為輕富貴者康寧  
 者少壯者力有餘而欲易縱故其累為重此累不除則淫佚斯生而清明之氣昏矣二曰貨利之累則非  
 聲色之比矣無分乎貧賤富貴無間乎疾病康寧無拘乎老少壯人人有不足之心故其累為重無分乎  
 輕重此累不除則鄙吝斯萌而得失之心重矣三曰功名之累則又不然聲色貨利之累患者不肖者常  
 多智者賢者常少功名之累賢者常多愚者不肖者常少何以言之功名之志惟智惟賢可以有立  
 而功名之事非在位不職則不可以有成是知功名之與官爵常相資者也相資得其道何累之有相資  
 失其道斯為累矣其所以為累者以其有功名之念而後有官爵之念為此身之累世之士大夫不為官  
 爵之累者幾何人哉此身既為官爵累則功名之累可乎此累不除則奔競斯甚而去就之義乖矣四  
 曰子孫之累較之功名之累又甚焉功名之於人猶有智愚賢不肖之分至於子孫則無智無愚無賢無不  
 肖孰無鍾愛之念資財可積實求不厭為子孫也官爵可慕親俸不已為子孫也生猶可也甚至眷戀牽  
 纏不能割愛於手足之時當知所以為累者由平時不克念之故非子孫之累人自累之耳此累不  
 除則憂鬱斯深而死亡之際亂矣五曰知見之累自非聖人不能免也上焉者生而知之雖有所知見而  
 知見無所累于心所謂上知也下焉者困而不學雖無所知見而此心以不明為累所謂下愚也處上智  
 下愚之間困而學之者常思乎知見之不能廣學而知之者又思乎知見之不能忘故知見之累在中人

爲尤甚。不諳不知。順帝之則。唯堯舜文王爲然也。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唯吾夫子爲然也。學如顏子。具體而微。其於知見。猶不能無。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顏子之知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此顏子之見也。然而有若無。若虛。得非欲去其累乎。忘仁義。忘禮樂。以至於坐忘。則顏子之知見。亦可謂無累矣。而夫子稱之。猶曰。回也。其庶幾乎虛。謂之庶乎虛。則其知見。是猶有時而未盡去也。顏子且爾。而況不如顏子者乎。無知見。而不能學。有知見。而不能化。皆累也。所以繫辭論德之盛。必曰窮神知化。而孟子論聖與神。亦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是知知見之在人。其始也不可委於無。其終也不可泥於有。此累不除。則聽則斯。而精微之理。晦矣。五累在人。均爲累也。而所以爲累者不同。焉有有形之累。有無形之累。如聲色之與貨利功名之與子孫。此有形之累也。皆係乎身。乃若知見之累。比之四者。則無形之可見。唯係乎心。係乎身者。其累顯。以其在外也。係乎心者。其累隱。以其在內也。在外之累。非忘物之至。不能淡然而冰釋。在內之累。非忘我之至。不能怡然而理順。故欲物之忘。則必踐履之純熟。欲我之忘。則必涵養之精明。二者之功。內外相濟。至于物我之兩忘。則五累斯可去矣。五累俱去。聖人也。知見雖未去。而餘無累者。賢人也。則知見而下。有能去其一二者。亦不失爲善類也。然則有志於學者。不可不知所用功哉。

知幾說

甚矣。人之不可以不知幾也。幾者。動之微。人惟知幾。則於微無忽。於動能謹。所謂吉之先見者也。孔子因易有介如石不終日貞吉之辭。故於繫辭明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之旨。蓋言君子之於幾。其見之也。明其爲之也。勇所以無失幾之悔也。今觀衛靈公問陳。齊景公有不能言之言。季桓子受女樂而不朝。孔子未嘗不行。聖人見幾而作。蓋如此。乃若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孔子以其庶幾稱之。此賢人之知幾者也。後之學者。視孔子之見幾。顏子之庶幾。固不易及。但於去就之間。能知所謹。亦可矣。苟惟眇察。莫察知進而不知退。乖其去就之義。欲無愧於聖訓。不亦難乎。

懲忿窒慾說

人必知學。則必能懲忿窒慾。忿必懲。慾必窒。則心清矣。心清則神清。神清則氣清。氣清則其爲人也。生爲善類。迨其死也。化於清氣之中。亦爲善類。隨清氣之厚薄。分其善類之高下。人不知學。則不能懲忿窒慾。忿不懲。慾不窒。則心不清矣。心不清。則神濁。神濁則氣濁。氣濁則其爲人也。生爲惡類。迨其死也。化於濁氣之中。亦爲惡類。隨其濁氣之厚薄。分其惡類之高下。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歟。此學之所以不可不明歟。

形影說

凡物有身必有影。此有形之影也。必皆得而識之。若夫無形之影。識之者實鮮。非學力之至。烏能識之哉。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是之所謂形者。乃無形之形也。夫既有如是之形。則必有如是之影矣。孔子曰。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與則見其倚于衡。顏淵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此非無形之影而何。試即夫物之有形。

者。參之其爲影也。日明則見。陰則不見。月明則見。晦則不見。燈明則見。暗則不見。鏡明則見。昏則不見。見者明也。不見者不明故也。有形之影如此。況無形乎。人必此心之明。如日如月如燈如鏡。則斯影也。有昭然不可掩者矣。

影響說

凡物有形必有影。此有形之影也。人皆得而見之。有聲必有響。此有聲之響也。人皆得而聞之。若夫無形之影。可視以心。而不可視以目。無聲之響。可聽以心。而不可聽以耳。非學問窮物理。聰明達天德者。烏得見而聞哉。且以禮樂言之。升降揖讓。禮之有形者也。而聖人之論禮。乃以無體言。豈非無形之形乎。倡和清濁。樂之有聲者也。而聖人之論樂。乃以無聲言。豈非無聲之聲乎。夫禮樂既有如是之形聲也。而必有如是之形響乎。曰。有聖人之發明無體之禮。則曰威儀遲遲。施及四海。是即無形之形也。發明無聲之樂。則曰氣志不遠。日聞四方。是即無聲之響也。形聲俱泯。影響自存。此禮樂所以爲至也。抑嘗即夫物之有形。有聲者。參之。形存於此。影雖微而必彰。聲無如日之明。響發于此。響雖遠而必應。無如谷之虛。日不明。則影不彰。谷不虛。則響不應。有形有聲者如此。而況至於無形無聲者乎。故人於此。欲視於無形。則開明此心。當如微日。欲聽於無聲。則虛豁此心。當如空谷。能盡是道。非學問不能也。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心在則視之無弗見。而能見其所不見。聽之無弗聞。而能聞其所不聞。所不見。所不聞。即無形無聲者也。夫如是。則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斯兩盡之矣。豈特目有見耳有聞而已哉。

人君嚮陽說

北辰居中。前離後坎。左震右兌。是亦向陽也。聖人南面取諸離。嚮陽而治也。然離之所以明者。以位虛而屬火。故火無質體。依木爲用。木於五常爲仁。而火質次之。以生。所以火氣爲生氣。當知人君所居。以嚮陽爲貴者。不但取其明。亦以陽爲生氣。故爾所以繫辭論天地之大德曰。生必繼之以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生與位並言。而復以仁次之。厥旨深矣。是知人之一身。有火氣則生。無火氣則死。心火未滅。則神不去。蓋生氣猶存也。故萬物好陽而惡陰。所以然者。好生而惡死故也。如此則知陽之是嚮不特人君爲然。凡人皆貴于嚮之。所以貴之者。非專貴其明。抑亦貴其生耳。

警世說

仁莫仁于安宅。暴莫暴于馮河。惡莫惡于傲忽。善莫善于謙和。得莫得于知足。失莫失于貪多。易莫易于平正。險莫險于偏頗。意莫怠于遊豫。勤莫勤于切儆。樂莫樂于雖堪。苦莫苦於奔波。吉莫吉於執御。凶莫凶於操戈。益莫益於清養。損莫損於甜歌。達莫達於心悟。窮莫窮於事磨。省莫省於步屢。迷莫迷於燈蛾。

自警說

易其言者多悔。忽其動者多憂。輕貨重賞。天不汝祐。驕奢淫佚。有凶無吉。疾人之善。分於彼何損。幸人之惡。分於我何加。勿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勿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天之高明。始予昭昭。地之博厚。本於撮土。學不可廢。廢學者難乎成人。志不可滿。志滿者殆。將喪身欲不可縱。縱欲者其如後患何。過不可文。



文過者終無聞焉矣。

養生說

莊子養生之說亦極有理。不可以其荒唐而廢其言也。禮後之旨。明之者鮮。羊之居後者。必其資者也。資則敗。其可不懼哉。將以養生者。能以貧自懲。則欲必寡矣。寡欲者養生之良方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而莊子以養生言。養生雖異說。而所以養之者。則同。所養雖同。成功則異。何以言之。蓋莊子之養生。所以養其身。孟子之養心。以善天下。身者人之所獨。心者天下之所同。此孟莊之學。所以不同與。

勉學說

學也者。所以明性也。博而非。不若約而正。速而名。不若久而成。思之也精。求之也敏。力行之也勉。不勉以終之。如斯則為學之要得矣。為學之要得。則道不難於日致。蓋道之所要者。虛也。學之所要者。實也。虛則無所不容。此道之所以大。實則無所不充。此學之所以益。學惟有所益。則德有所進。德者。充實于己者也。進而不已。則天德可達矣。學而造於是。則寂然安焉。默然曉焉。泯然天成。光輝燦然。其業有非言之所得。而形容者是。故存於中。中無所倚著。于外。外無所聞。反之於身。則無物不備。體之於物。則無物不台。發之於言。則言可則見之。行則行可法。此君子之學。所以貴乎深造之以道也。人而不學。則下矣。學而不正。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人其可不學乎。學其可不正乎。

勉學賦

人具四體。性均一天。由武學與或否。故有愚而有賢。德欲昭明。端在修身之議。理實講貫。莫先用志之專。蒙昏息念。懸經究心。絃誦時不倦於時習。日日常知於日用。道惟可樂。忘置飄飄。隨巷之憂。友必相親。願車馬輕裘之共。誠以命分素定。塵生漫勞。務道樞之謹守。宜德柄之常操。勢榮孰若義榮之顯。人得何如。天爵之高。深念惜陰之過。隙。每懷繼晷以焚膏。惟理義心所同然。味猶熊掌。惟富貴人所欲也。視若鴻毛。茲蓋無為其所不為。於止而知所止。絕去私欲。復還正理。視聽言動。嚴遵四勿之戒。意必固我。默會四毋之旨。物交物而物莫能奪。心感心而心無所倚。學以聚問。以辨志。在操存居之安。資之深。躬勤踐履。一塵眯目。物雖近而莫視。一事察心。理雖存而莫通。欽厥止安。汝止則何往。而非止。執厥中。用其中。則何行而匪中。故此觀無體之禮。敬以直內。聽無聲之樂。分而不同。欲致有孚之益。必全養正之蒙。

勉學詩

老來幸安適。滿懷春氣和。願我一心定。從他雙鬢霜。如天連日月。若水息風波。尚聽升堂樂。寧操入室戈。閑吟自得節。欲飲顏微醺。聖道有餘樂。良朋不厭多。金門既絕望。砥視奚勞勝。世事有夢蝶。物情嘆燈蛾。反躬貴勉。進步毋踉蹌。蝸角漫成縛。鳥光快擲梭。人如未見覺。志須勤切磋。或至白髮。乘吾未如之何。

準銘

則出于天。用近于理。旁行不流。中立不倚。積水成淵。其平由止。準所以平。盍取諸此。以水喻心。明準之旨。

委分萬殊。源歸一。公方可圓。稱物而已。毫釐靡差。斯為準矣。在仁如射。發必正己。在義為的。合宜為美。在禮如衡。罔乖所履。在智如巧。事須謹始。以之正國。為國有紀。以之齊民。納民于軌。天地雖大。彌綸以是。四海雖遠。放之自邇。準于萬世。大哉孔子。願學為準。是之取爾。

準齋序

齋以準名。何其準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此準之在天者。堯傳之舜。舜傳之禹。以至文王。周公。孔子。不曰執中。則曰用中。不曰建極。則曰立極。無非準也。大則彌綸天地。遠則放諸四海。余取之以名齋。則知是準也。其天下之廣居耶。操存有地。積累有基。得是齋之門者。不廢繩墨者也。升是齋之堂者。罔失法度者也。入是齋之室者。行中規。遠中矩者也。居是齋者。何為哉。或起或處。惟正是適。或默或語。惟平是持。守之於仁。則如射行之於義。則為的。禮猶衡。則審輕重之權。智猶巧。則先條理之非。惟直內。方外。有自然之則。故舉斯加彼。即同然之理。夫如是。則不獨準于一身。又將準千萬民。而問其歸。不但準千萬民。抑將準千萬物。而平其施。是必無所不用其極。斯無愧于名齋之義也。或者曰。萬世之標準。名齋得非以聖人自期乎。余應曰。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不學則已。學則當以聖人為準。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此以舜為準也。孟子曰。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此以孔子為準也。余之名是齋。其志亦將以聖人為準。所謂非曰能之。願學焉。以聖自期。則吾豈敢或者。儼然為問曰。命之矣。

靜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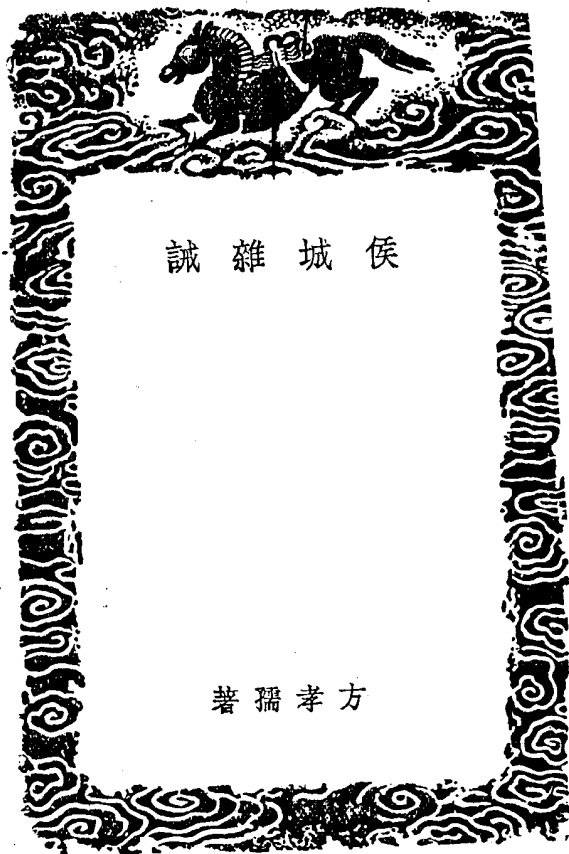
人生而靜。是謂天性。不動如山。其明似鏡。惟良之止。得蒙之正。何事於仁。堯舜不狃。存心養性。以事天。必有事焉。而勿正。寂然不動。靜斯安。能靜自然。能致敬。須知靜敬本一源。二者並行無異。行靜中。更用敬。加功。掘苗助長。方為病。

靜訣

靜處安靜。動處習靜。靜至寂。無往不敬。四益箴 身有四益。不可不誌。愛物親仁。觀書省事。

四訓箴

家有四訓。不可不佩。敬上恕下。周外和內。四宜箴 時有四宜。不可不密。約言簡出。謹文節飲。



侯城雜誠

方孝孺著

侯城雜誠

明 天台方孝孺直著

人孰爲重。身爲重。身孰爲大。學爲大。天命之全。天爵之貴。備乎身心。不亦重乎。不學則夷乎。物。學則可以守身。可以治民。可以立教。學不亦大乎。學者。聖人所以助乎天也。天設其倫。非學莫能教。人有恆紀。非學莫能序。故賢者由學以明。不賢者廢學以昏。大匠成室。材木盈前。程度去取。沛然而亂者。繩墨素定也。君子臨事而不眩。制變而不擾者。非學安能定其心哉。學者。君子之繩墨也。治天下如一室。發于心。見于事。出而不匿。煩而不紊。不學者。其猶盲乎。手揣足行。物至而莫之應。

治人之身。不若治其心。使人畏威。不若使人畏義。治身則畏威。治心則畏義。畏義者。于不善不禁而不能爲。畏威者。禁之而不敢爲。不敢與不能。何啻陵谷。

養身莫先于飲食。養心莫要于禮樂。人未嘗一日舍飲食。何獨禮樂而棄之。尊所賤。卑所貴。失莫甚焉。古之仕者及物。今之仕者。適己及物而仕。樂也。適己而棄民。恥也。與其貴而恥。孰若賤而樂。故君子難仕。古之治具五政也。教也。禮也。樂也。刑罰也。今亡其四而存其末。欲治功之速。古其能乎哉。不復古之道。而望古之治。猶陶瓦而望其成鼎也。

三代之化民也。周而神。後世之禁民也。嚴而拙。不知其拙也。而以古爲迂。執迂也哉。

侯城雜誠

侯城雜誠

化于未萌之謂神。正于未爲之謂明。禁于已著之謂察。亂而後制之謂啓。秦漢之治。其啓也。與不師古而啓之師。孰謂之非啓也。

古禮之亡也。人不知事親之道。今喪禮朝夕奠之儀。其事生之常禮乎。孔子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噫。行者鮮矣。

爲子孫者。欲其慈。不欲其浮。欲其循。循然。不欲其頡頏。然。循循者。善之徒。頡頏者。惡之符。一年之勞。爲數十年之利。十年之勞。爲數百年之利。君子爲之。君子之爲利。利人。小人之爲利。利己。待人而不知者。非自得也。待物而貴者。非至貴也。

不作于心。合乎天。足乎己。及乎人。而無容心焉。惟君子哉。君子有四貴。學貴要。慮貴遠。信貴篤。行貴果。好義如飲食。畏利如蛇虺。居官如居家。愛民如愛身者。其惟貞惠公乎。釋書而爲治。而政無不習也。去位而野處。而色未嘗異也。是以不以才自名。而才者莫能及。不以道自任。而君子推焉。世俗之學。豈足以窺之乎。

學術之微。四益害之也。文姦言。據近事。窺伺時勢。趨便投隙。以貴富爲志。此謂利祿之益。其割口銜。詭色淫辭。非聖賢而自立。果敢大言以高人。而不顧理之是非。是謂務名之益。鉤據成說。務合上古。毀譽先儒。以謂莫我及也。更爲異議。以惑學者。是謂訓詁之益。不知道德之旨。雕飾綴緝。以爲新奇。錯齒刺舌。以爲簡古。于世無所加益。是謂文辭之益。四者交作。而聖人之學亡矣。必也本諸身。見諸政教。可以成物者。其惟聖人之學乎。去聖道而不循。而惟蠶之歸。甚哉其惑也。

爲政有三。曰知體。稽古。審時。缺一焉。非政也。何謂知體。自大臣至胥吏。皆有體。違之則爲罔。先王之治法。詳矣。不稽其得失。而肆行之。則爲野。時相遠也。事相懸也。不審其當。而惟古之拘。則爲固。惟豪傑之士。智周乎人情。才達乎事爲。故行而不罔。不野。不固。

定天下之爭者。其惟井田乎。謂天下之暴者。其惟比閭族黨之法乎。有恆分而知恆道。奚由亂。貧國有四。而凶荒不與焉。聚斂之臣貴。則國貧。動戍任子。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賄賂行于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聚斂之臣貴。則國貧。動戍任子。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賄賂行于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聚斂之臣貴。則國貧。動戍任子。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賄賂行于下。則國貧。

國不忠乎無私。而患無政。家不忠乎不富。而患無禮。政以節民。民和則親。上而國用足矣。禮以正倫。倫序得則衆志一家。合爲一。而不富者。未之有也。

學古而不達當世之事。鄙木之士也。通乎事變。而不本于道術。權詐之士也。鄙木者。不足用。權詐者。不可用。而善悅人。及其失也。木愈于詐。聞以權詐亡國矣。未聞鄙木者之債事也。故君子尚樸。而不尚華。與其詐也。尚木。

仕之道三。誠以格君。正以持身。仁以恤民。而不以利祿撓乎中。一存乎利祿。則凡所爲者。皆徇乎人。徇人者。失其天。失天而得人。愈貴而猶賤也。

柔仁者。有後剛暴者。難繼。仁者。陽之風。天之道也。生之類也。暴者。陰之風。地之道也。殺之類也。好生者。祥。

侯城雜誠

侯城雜誠

三

奸殺者殃，天行也。

爲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爲本，以尊祖睦族爲先，以勉學修身爲教，以樹藝蓄牧爲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已而濟人，習禮而畏法，亦可以寡過矣。

禮本于人情，以制人情，泥則拘，越則肆，折衷焉斯可矣。古之庶人，祭不及祖，漢以下及三世，非越也。人情所不能已也。古過于薄，今過于厚，則從于厚，今過于薄，不若古之美，則惟古是從，禮近于厚，雖非古，猶古也。

三年之喪，自中出者也，非強乎人也，因其心之不安，寤寤也，故枕由寢苦，因其心之不甘于肥厚也，故啜粟飲水，因其不忍快樂也，故居外次，不開樂，豈制于禮而不爲哉，情之不能止也，今世之能喪者寡矣。飲食居處如平時，談笑容服無所更變，古之毀民與，欲正天下之俗，非始諸此，夫安始。

君子事親以誠，緣情以禮，知其無益而爲之，非誠也，感異教而冀冥福者，非僞乎，聖賢所不言而不合乎道者，非禮也，化乎異端而奉其教者，豈禮也哉，事不由禮者，夷也，夷者夷之，死不耐乎祖。

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生者，皆盡心焉，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不敢忽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聞加乎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追乎祖考，稱其善，風諸人，而後薦譽之，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人不然，豐于無用之費，而尚于顯親之禮，以妄自誣，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

國之本，臣是也，家之本，子孫是也，忠信禮讓，根于性，化于習，欲其子孫之善而不知教，自棄其家也，士不可以不知命，人之所志，無窮而所得有涯者，命也，使智而可得富貴，則孔孟南面矣，使德而可以致富遠，則姜里匡人之厄，無從至矣，使君子必爲人所尊，則賢者無不遇矣，命不與人謀也久矣，安之故常有餘，遠之故常不足。

處俗而不忤者，其和乎，其弊也，流而無立，持身而不撓者，其介乎，其弊也，厲而多過，介以植其內，和以應乎外，斯庶矣乎。

非義之利，脂毒，可喜之事，藏悔，易悅之人，難近，萬全之舉，多怨，君子知其然，功苟可成，不沮于怨也，人果不可近，不受其悅也，事之適意，必思其艱，利之可取，先慮其患，故名立而身完也。

儒者之學，其至聖人也，其用王道也，周公沒而世不修，世主視儒也，藝之而已矣，嗚呼，孰謂文武周公而不若商君乎。

人或可以不食也，而不可以不學也，不食則死，死則已，不學而生，則入于禽獸而不知也，與其禽獸也，甯死。

尙鬼之國多病，好利之國多貧，禍不可避也，利不可求也，有心于避禍者，禍之所趨，嗜利無厭者，害必從之，故君子信道而安命。

人之不幸，莫過于自足，恆若不足，故足，自以爲足，故不足，然盜易盈，以其狹而拒也，江海之深，以其虛而

受也，虛己者，進德之基。

政之弊也，使天下尙法，學之弊也，使學者尙文，國無善治，世無聖賢，二者害之也，何尤乎人，愛其子而不教，猶爲不愛也，教而不以善，猶爲不教也，有善言而不能行，雖善無益也，故語人以善者，非難，聞善而不解者爲難。

金玉犀貝，非產于一國而聚于一家者，以好而集也，人誠好善，善出于天下，皆將爲吾用，奚必盡出于己哉，智而自用，不若聞善而服之，德也，才而自爲，不若任賢之迷也。



薛子道論

薛瑄撰

薛子道論一卷

河津薛瑄德溫

太極只是性本無名字之曰太極無極而太極非有二也以無聲無臭而言謂之無極以極至之理而言謂之太極無聲無臭而至理具焉故曰無極而太極以性觀之無兆朕之可窺而至理感具即無極而太極也

觀太極中無一物則性善可知有不善者皆陰陽雜揉之相渾也

太極一箇中虛無物人能中虛無物則太極之妙可默識矣

太極中無一物外物于吾何有天地萬物惟性之一字括盡

理既無形安得有盡

雷電風雨參錯交動於下而太虛之本體自若萬事萬變紛紜膠擾於外而吾心之本體自如

只一理春謂之元夏謂之亨秋謂之利冬謂之貞因時以立名耳

天地之化一過而不留聖人之心一應而無迹觀春草從地迸出無絲毫空隙則道莫能破可知天不以隆冬而息其生物之機緘人不以熟寢而息

薛子道論

其虛靈之知覺

石壁上草木最可見生物自虛中來虛中則實氣是也如此使人有手足舞足蹈之喜

上下遠近大小內外渾是天天外無物物外無天細看萬物皆自冲漠無朕之微以至於形著堅固

天地之氣相感而物乃成如星在天乃氣之精英耳及隕於地得地氣遂凝而為石

尹和靖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遠聞鐘響尹曰譬如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竊謂鐘未撞時聲固在即心未感時理已存陰未動時陽已具皆動靜一理也

萬物皆有精日月五星為陰陽之精華賢為人之精金玉為石之精珠貝為水之精草木為木之精是皆得氣之清明秀異而成象成形者也

蒼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之空缺處逝者如斯不倉晝夜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

天體無外心體無外道體無外其實一也觀日影之漸移即造化之密移可知矣

一息之運與古今之運同一塵之土與天地之土同一夫之心與億兆之心同

五性之用知最先

天既無言恐理亦無名

無我則內外合而與天為一矣

偶見柳花悠揚高下因悟造化流行雍容自朕之妙瓜瓞之類以竹木引之皆纏附而上展葉開花結實似有心者

先天四圖邵子傳自希夷易之象數始明

河圖乃萬數萬理萬象萬化之原

易雖古於書狀伏羲時但有卦畫而無文辭文辭實始於書故凡言德言聖言神言心言道言中言性言

薛子道論

天命言誠言善言一言教言學之類多見於書書之後乃有易之辭及諸經書聖賢發明性理之名雖有淺深不同實皆原於書也

後乃有易之辭及諸經書聖賢發明性理之名雖有淺深不同實皆原於書也

纒自有真能便為心累如類子雖算瓢陋巷不改其樂在類子之心則未嘗自以樂為能也

肉體而蟻聚至微物亦有知覺性無不在可見天地間無物無陰陽偶讀韻書其平聲者陽也側聲者陰也

犯而不校最省事

心靜能處事

搖扇有風見天地間無處無氣

天地間游塵紛擾無須更止息無毫髮間斷是皆氣機使然觀日射窗壁之間可見

理一猶一大城子無不包羅其中千門萬戶大衢小巷即所謂分殊也理一所以統夫分殊分殊所以分夫理一其實一而已矣

理如日光氣如飛鳥理乘氣機而動如日光載鳥背而飛鳥飛而日光雖不離其背實未嘗與之俱往而有間斷之處亦猶氣動而理雖未嘗與之暫離實未嘗與之俱盡而有安息之時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于此可見

理無窮而氣亦無窮但理無改變而氣有消息如溫熱涼寒氣也所以溫熱涼寒理也溫熱生熱涼生涼盡寒生寒盡溫復生循環不已氣有消息而理則常主消息而不與之消息也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于此又可見

薛子宴坐水亭忽鬱然而雲興滂然而雨集冷然而風生鏘然而虫急羽者飛秀者植重者待錄者適群物雜然而聲其聲形色薛子竊然深思獨得其所以為是聲與色者而中心悅

薛子宴坐水亭忽鬱然而雲興滂然而雨集冷然而風生鏘然而虫急羽者飛秀者植重者待錄者適群物雜然而聲其聲形色薛子竊然深思獨得其所以為是聲與色者而中心悅

薛子宴坐水亭忽鬱然而雲興滂然而雨集冷然而風生鏘然而虫急羽者飛秀者植重者待錄者適群物雜然而聲其聲形色薛子竊然深思獨得其所以為是聲與色者而中心悅

薛子宴坐水亭忽鬱然而雲興滂然而雨集冷然而風生鏘然而虫急羽者飛秀者植重者待錄者適群物雜然而聲其聲形色薛子竊然深思獨得其所以為是聲與色者而中心悅

薛子宴坐水亭忽鬱然而雲興滂然而雨集冷然而風生鏘然而虫急羽者飛秀者植重者待錄者適群物雜然而聲其聲形色薛子竊然深思獨得其所以為是聲與色者而中心悅

常默可以見道

守約者心自定

為政以法律為師各言也既知律已又可治人

虛中無我惟善是從

君子性其氣小人氣其性

有意悅人便失其本心

孟子書言利之害千萬世人之失皆由于此

時中是活法而不死執中是死法而不活

權詭不惟亂氣而且亂心言謹則氣定心一言要專

一心要專一

心大如天之無物不包心小如天之無物不入

凡物虛則有神如鼓虛則響鐘虛則鳴心虛則靈

惡亦是性只是性翻轉了便為惡非性之外別有一

物為惡也如陰符經五賊之說可見

一念之差心即放幾覺其差而心即正

欲淡則心虛心虛則氣清氣清則理明

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

造化萬物皆從虛中來故程子謂老子玄牝一章最

善亦謂虛中生萬化所謂谷神也

萬物盡天地老超然獨存再造天地萬物其大極乎

天地不以萬物已生而不生聖賢不以往哲已言而

不言

四方八面之聲無不聞者竅雖在耳神則在心不行

而至不疾而速心之謂歟

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悉皆掃去以全吾

湛然之性

日間時時刻刻緊繫於自己身心上存察用力不可

一毫懈怠

愈收歛愈寬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越愈光明

習舉業者借經書之文以徵利達而不知一言之可

用誠所謂悔聖人之言也

蕭然慈良惻怛之心與溫然春陽之氣為一

聖賢成大事業者皆從戰戰兢兢之心來

仁是敬物警草木嫩則生

敬則中虛無物

心無外者可以當大任

不責人心無凝冰焦火之累

聖人之心天地之理只是直

夏商周皆有典廢惟唐虞無廢

聖賢相傳之道盡性而已

理如月氣如水或一海水或一江水或一溪水或一

沼水或一盂水或一鍾水水雖不同莫不各得一月

之光或一海水盡或一江水盡或一溪一沼一盂一

鍾水盡水盡時各水之月光雖不可見而月之本體

則常存初不與水俱盡也以是觀之則氣有聚散理

無聚散也又可見矣

聖賢之書其中必有體要如明德為大學之體要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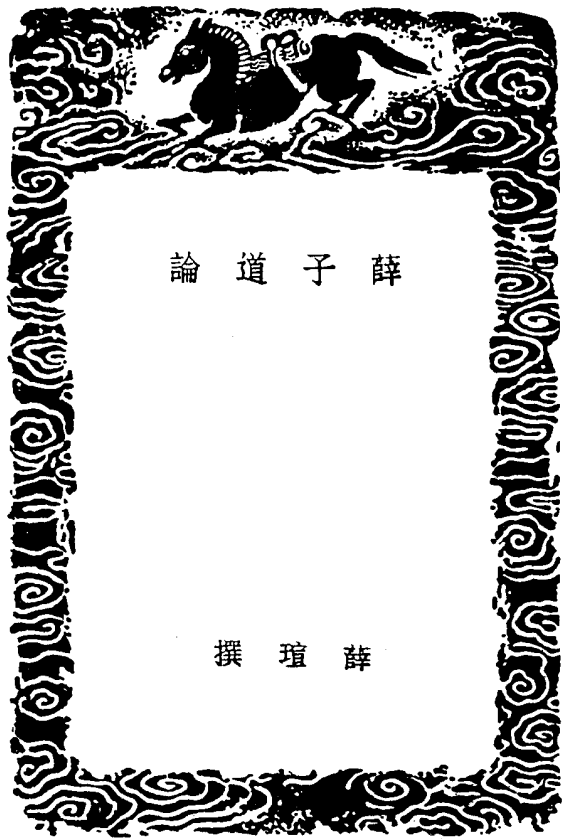
為中庸之體要仁為論語之體要性善為孟子之體

要以至五經各有體要體要者何一理而足以說萬

殊也荀楊諸子之書詞亦奇矣論亦博矣其中果有

體要如聖賢之書乎不然則偏駁支離而已矣

卷完



薛子道論

薛瑄撰

薛子道論上篇

明 河東薛瑄 瑄德溫著

人心有一息之意，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嘗默念爲此七尺之軀，費卻聖賢多少言語，於此而尚不能修其身，可謂自賊之甚矣。善於所爲之失，隨即知而改之，然未免再萌於心，因謂有不善未嘗不知，易知之未嘗復行難。修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夜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知命也。

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悉皆掃去，以全吾湛然之性。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於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縱舒放即當收斂，縱言語便思簡默。

因善而多言，覺氣流而志亦爲動。易搖而難定，易昏而難明者，人心也。唯主敬則定而明。主一則作事不差，縱二三則動作小事亦差矣。況大事乎。

薛子道論 上篇

薛子道論 上篇

二

一念之非，即遏之。一動之妄，即改之。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雖盡讀古今天下之書無益也。斯須苟且，即非敬。

將聖賢言語作一場話說，學者之通思。

德性之學，須要時時刻刻，掃蕩舊習，則天理常存。而人欲消熄，苟有一息之間，則人欲長而天理微矣。水清則見毫毛，心清則見天理。

鳥雀巢茂林，蛟龍潛深淵，聖人洗心退藏於密。

易有修辭立誠之訓，書有惟口出好與攻之訓，春秋有食言之譏，禮有安定辭之訓，銅人有三誠之戒。論語孟子與凡聖賢之書，謹言之訓尤多，以是知謹言乃修德之切要，所當服膺其訓而勿失也。

二十年治一恕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平旦虛明，氣象最可觀，使一日之間，常如平旦之時，則心無不存矣。

作詩作文寫字，皆非本領工夫，惟於身心上用功最要，身心之功有餘力，游焉可也。萬金之富，不以易吾一日讀書之樂也。

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莫此爲甚。俗以爲樂，余不知果何樂也。惟心清慾寡，則氣平體胖，樂可知矣。

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也。斯須省察不至，則妄念發。

人知天下事皆分內事，則不以功能誇人矣。天無不包，地無不載，君子法之。人有負才能而見於辭貌者，其小也可知矣。

中夜以思，只公之一字，乃見克己之效驗。

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爲有己。爲有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己富，惟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樂，惟欲己生，惟欲己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奚以異。若能克去有己之病，廓然大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顯，而天

理之盛，便是與萬物爲一體矣。

一息不可不涵養，涵養只在坐作動靜語默之間。

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褻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者而悉矯之，久則氣質變矣。

心一操而羣邪退避，一放而羣邪竄與。操心一則義理昭著而不昧，一則神氣凝定而不浮，養德養身，莫過於操心之一法也。造化翁寂專一，則發育萬物有力，人心寧靜專一，則窮理作事有力。

薛子道論 上篇

三

言不及行，可恥之甚。非特發於口謂之言，凡著於文詞者皆是也。嘗觀後人肆筆奮詞，議論前人之長短，及夷考其平生之所為，不及古人者多矣。吾輩所當深戒也。

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之長短，要當自有其見方可。

吾性覺疏快，寫字有差遺者，即此是敬不屬處。謹之。

志固難持，氣亦難養，主敬可以持志，少慾可以養氣。

廣大虛明氣象，無慾則見之。

人只是個心，性靜則存，動則應。明白坦直，本無許多勞擾。若私意一起，則枝節橫生，而紛紜多事矣。

書稱舜曰：濬哲，蓋深則哲。淺則否。皆驗之於人。其深沈者，必有智。浮淺者，必無謀也。

氣質之偏，自生來便有此矣。若自幼至長，歷歷曾用變化之功，則亦無不可變之理。若氣質既偏，自少至長，所習又偏，一旦驟欲變其所習，非百倍之功不能也。

學不進率由於因循。

學者開口皆能言道理，然皆體諸心，果能實好此道理否？又當體之身，果能實行此道理否？若徒能言之於口，而體諸身心者皆不能然，是所謂自欺也。

斯須照管不到，則外好有潛句竊引之私，不可不察。

工夫緊貼在身心上作，不可斯須外離。

為學時處處是工夫處，雖至鄙至陋處，皆當有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工夫。

英氣甚害事，渾濁不露圭角最好。

見得理明，須一一踐履過，則事與理相安，而皆有著落處。若見理雖明，而不一一踐履過，則理與事不相資，終無可依據之地，曾點所以流於狂也。

余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至夕必自省曰：一日所為之事，合理否？

看得為學無別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句，便有益。

聖人大公無我，真天地氣象。後人區區小智自私，晝夜圖為，無非一身佚欲之計，宜其氣象之卑陋矣。

人心皆有所安，有所不安者，義理也。不安者，人欲也。然私意勝而不能自克，則以不安者為安矣。

余少年學詩學字，錯用了工夫，若早移向此，庶幾萬一。

無欲如至清之水，秋毫必見，有欲如至濁之水，雖山岳之大，亦莫能鑑矣。

為善須表裏澄徹，方是真實。為善有纖毫私意夾雜其間，即非真為善矣。

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鏡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

心生於物，物誘也。心死於物，物化也。物化物誘，其機皆在於目。

### 薛子道論中篇

千古為學要法，無過於敬。敬則心有主，而諸事可為。

人當大著眼目，則不為小者所動。如極品之貴，舉俗之所敬重，殊不知自有天地，若彼者多矣。吾聞其人亦衆矣，是奚足動吾念邪？惟仁義道德之君子，雖顯為之執鞭可也。

疑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

挺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偷惰而勝人欲，一有頹靡不立之志，則甘為小人，流於卑汙之中，而不能自拔矣。

愈收斂，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

自治之要，寧過於剛，顏子克己之功，非至剛不能。

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後人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習而為輕佻浮薄者。

日用間身心切要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事隨處，必體認得了，分明方為見道，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患矣。

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侈用無節。

甚至粗衣皆綺綺之類。宜其顛覆之無日。此皆日視其事。可為貪侈之戒。

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為所移。不戲謔亦存心衿氣之一端。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此涵養之至要。

好勝人之大病。

天不以隆冬大寒。而息其生物之機。人不以熟寢大寐。而息其虛靈之知覺。

迷於利欲者。如醉酒之人人不堪其醜而已不覺也。夜氣如泉源。涪之數亦不能清矣。君子所以貴乎存息也。

常默可以見道。

莊子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程子所謂形容道體之言。此類是也。

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

人纔動即有差。故君子慎動。

為學要時時提醒此心。勿令昏塞。

要當渾厚中有分辨者在。乃可。

劉立之謂從明道年久。未嘗見其有暴厲之容。宜觀明道之氣象。

人為學至要。當於妄念起處。即遏絕之。子每嘗用力於此。故書以自勵。

凡讀書思索之久。覺有倦意。當儆正坐澄定此心。少時再思。則心清而義理自見。

從事於主敬者。所得太極之妙。明道作字甚敬。曰。非欲字好。只此是學。推之凡事皆然。

元城劉忠定。力行不妄語三字。至於七年而後。成力行之難如此。不可不勉。

為學能使理勝氣。則可以變化氣質之性。而及天地之性。若氣勝理。則不能矣。

人之威儀。須臾不可不嚴整。蓋有物有則也。

聖賢成大事業者。從戰戰兢兢。小心來。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大而後出處。小而交接。皆當見幾而作也。

為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

程子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右。余每欲責人。皆念此意而不敢忽。

為政以法律為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已。又可治人。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觀而深考之。則有以酬應世務。而不戾乎時宜。

有欲則人得而中之。惟無欲則彼無自而入。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往往於仕宦中。昧習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為子孫計。殊

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錫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

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況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如宋之呂蒙正。范文正諸公。咸以寒微致位。

將相。曷皆有賴於先世之遺財乎。未合者不可強言以鉤之。若然則近於諛。

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

何校焉。須要有包含。則有餘意。發露太盡。則難繼。

輕言輕動之人。不可以與深計。易喜易怒者亦然。

勢到七八分。即已。如張弓然。過滿則折。

待吏卒輩。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事縱入手。便當思其發脫。

所見既明。當自信。不可因人所說如何。而易吾之自信。

凡與人言。即當思其事之可否。可則諾。不可則無諾。若不思可否而輕諾之事。或不可行。則必不能踐厥

言矣。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意蓋如此。不可強語人以不及。非惟不能入。彼將易吾言矣。

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合。不可急與之合。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媼宜疏絕。至於工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大不宜久留於

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

與之款洽。即墮其術中。如房瑄為相。因一琴工董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為非。遂為相業之玷。若此之類。

能審察疏遠。亦清心省事之一助。

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余嘗使一走卒。見其頗敏捷。使之稍勸。下人即有趨重之意。

余遂遂去之。此雖小事。以此知當官者。當正大明白。不可有一毫之偏向。

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弊者。則播告之。既立之後。謹守勿失。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於下。既而見其有不可行者。

復遂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為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為之防範。禁制也。當以公平正大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可因一時之喜怒而立

法。若然。則不得其平者多矣。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晚年能改。當

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咎其往日之過。并棄其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世無可用之



才也。以是處心，却亦甚矣。

薛子道論 中篇

一一

### 薛子道論下篇

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不露。

作事切須謹慎，子細最不可怠忽疏略。先儒謂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闊略。余覺有闊略之失，宜謹之。

作官者雖愚夫愚婦，皆當敬以臨之，不可忽也。

大事小事，皆平平處處，便不至於駭人視聽。

處事最當熟思，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天下之事，緩則得，忙則失。先賢謂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此言當熟思。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

伊尹日接下思，豈惟人君當然哉？有官君子，於臨衆處事之際，所當極其恭敬，而不可有一毫傲忽之心。不惟臨衆處事爲然，退食宴息之時，亦當致其嚴肅，而不可有頃刻褻慢之態。臨政持己，內外一於恭敬，則動靜無違，人欲消而天理明矣。

世有實法以求賄者，此誠何心哉？夫法所以治奸頑也，奸頑有犯，執法以治之，則良善者獲伸矣。若納賄

薛子道論 下篇

一一

薛子道論 下篇

一四

而縱釋奸頑，則良善之冤抑，何自而伸哉？使良善之冤抑不伸，是不惟不能治奸頑，而又所以長奸頑也。據高位，載顯名，三尺者，忍爲此乎？

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聖人取人極寬，如仲叔圍、祝鮀、王孫賈，皆未必賢，以其才可用，猶皆取之。後之君子好議論者，於人小過，必辨論不置，而遺其大者，視聖人包含之氣象遠矣。

張南軒無所爲而爲之言，其義甚大。蓋無所爲而爲之者，皆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者，皆人欲。如日用間，大事小事，只道我合當如此作，作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般，便是無所爲而爲。若有一毫求知利之意，雖作得十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與聖人之心，絕不相似。

常人見貴人則加敬，見敵己者則敬稍衰於下人，則慢之而已。聖人於上下人己之間，皆一誠敬之心，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去與否，審度時宜而處之，斯無悔切，不可開惡，遽怒，先自焚撓，縱使即能去惡，已亦病矣。況傷於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

君子以莊敬自持，則小人自不能近。

觀聖人之去小人，皆從容自在，若無事者，所謂可怒在彼，已何與焉者也。

容有與人計較，長短意思，如是，清淨消融未盡。

不觀諸陰陽乎？其化皆以漸而不驟，人之處事如是，則鮮失矣。

余直不欲妄咎一人，前時妄咎人，或終日不樂，或連日不樂。

左右之言，不可輕信，必審其實。

爲政通下情爲急。

爲吏不可一事苟且，如文移之類，皆當明白。

便僻側媚小童，最能順人志意，使人不覺傾向，幾至心不能自持，非明理剛特有守之君子，鮮不爲所移者。以是知古人比頑童之訓，其虛深矣。

接物宜含宏，如行曠野而有展步之地，不然，太狹而無以自容矣。

遇橫逆之來，當思古人所處，有甚於此者。

聖人言人過處，皆優柔不迫，含蓄不露，此可以觀聖人之氣象。

勿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非特兵法爲然，蓋可以爲防小人之法。

正以立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居官之七要也。

不欺君，不賣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己之三要也。

作事快心，必慎其悔，蓋消息循環，自然之理，持之有道，則雖克而非滿矣。

士之氣節，全在上之人獎激，獎激則氣節盛，苟樂輒熟之士，而惡剛正之人，則人務容身，而氣節消矣。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

薛子道論 下篇

一五

不妄取。無所爲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苟取。猶介之士其次也。從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其次也。

爲政當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於嚴。弛而不張。則流於廢。一張一弛。爲政之中道也。

固不可假公法以報私讎。亦不可假公法以報私德。

爲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苟視民之冤抑。一切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莫非分所當爲。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之

受惠者多矣。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事功。

爲政須通經有學術者。不學無術。雖有小能。不達大體。

唐郭子儀。竭忠誠以事君。故君心無所疑。以厚德不露圭角。處小人。故讒邪莫能害。

聖人最重民力。觀春秋所書可見。

清心省事。爲官切要。且有無限之樂。

聖人凡事。皆謹於微。姤初六坤初六之類可見。

切不可聽人之言而隨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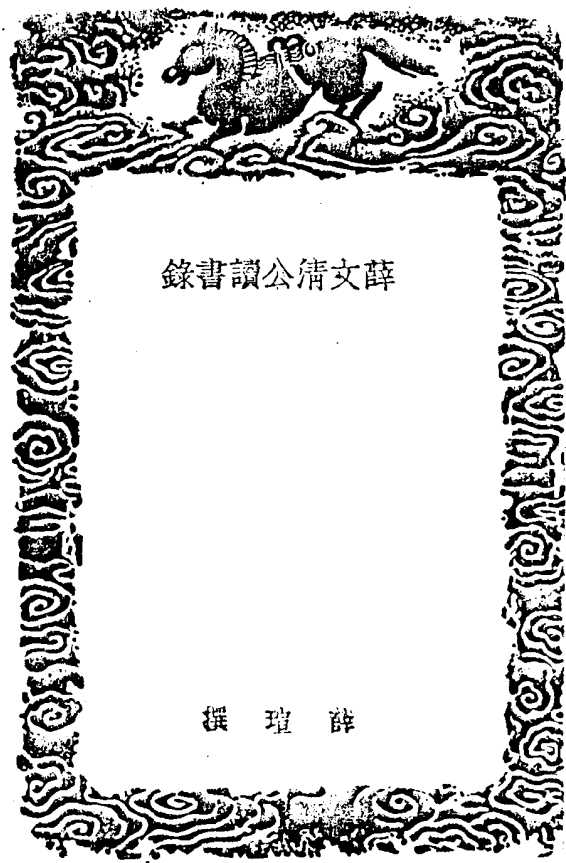
常人縱有觸即有不平意。只是益小。

謹言最是難事。只與人相接。輕發一言而人不從。便是失言。不可不謹。

程明道不用文字。蓋誠意既不能動人。文字何補。

衆陰方長之時。未易勝也。深於易者知之。

處鄉人皆當敬而愛之。雖三尺之童。亦不可侮慢也。



薛文清公讀書錄

薛瑄撰

原序

有明一代人物，首推河東薛敬軒先生。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根柢周程張朱，以復性為宗。以居敬窮理為要。日兢兢於克治之難，故其措之事業，莫非平日讀書自得者而出之。信道直行，窮達一致，極思難生，死而不失其常。優游平中，初無矯激立異，而風凰千仞，固已凌霄漢而上矣。所著讀書錄若干卷，則先生隨時所得，載筆於書，自一身以至家國天下之大，天人性命之精，雷露風雲山川草木之變化活潑潑地，觸處流行，緒論微言，深切明著，蓋語雖千條，而理實一貫。先生之所以自復其性，與教人以其復其性者，於是乎在。而其致力於居敬窮理，以自克者，亦於此而見。謂先生一生事業，包舉於斯錄可也。人自童年，即知有讀書二字，長而習焉，工詞章，以弋科名，皓首窮經，與身心毫無關著，則書自書我自我也。居官以氣質用事，或泥古成法，不能揆度義理，以適於宜，即不自肥其身家，已與古聖賢致君澤民之道異矣。雖讀如不讀也。其視先生何如？幾何不！以古聖賢之所發明於書者，反於讀書而失之哉！抑有陽儒陰墨，徇利忘義，以昏迷滅裂其性，汗牛充棟，率為腐階道之不明，讀書者之責也。余故取先生前後兩錄，稍節其重複，梓為成書，使天下學者知周程張朱自有正脈，修己治人，體用皆備，非徒勸製粉飾以讀書循故事已也。

康熙戊子春季，歲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薛文清公讀書錄 原序

張序

三代而降，異端遽起，聖人之道不絕如綫。自濂洛關閩，後先相繼，聖學燦然復興。元明以來，去古愈遠，然則是聖人之道，其終不可得而求乎哉！夫士君子幸生理學昌明之後，微言大義，既已盡發其蘊，如傳之彌久，或失其真，其間豈獨無豪傑之士與？抑亦有其書在，莫克表章，後之學者，遂無所追尋，以至於今也。去年夏，大中丞儀封張夫子，特受簡命，來撫閩疆，清操勵行，閩中人驚為鉅儒，再見於政事之暇，日與稽古力行之士，相與修明絕業，視僻處海濱，心獨嚮往，登其堂，恍乎鵲湖鹿洞之規。既受業數日，出薛文清公讀書錄一編示我，且曰：是書之傳，流布者少，命昶等校正其文字，鈹以行，昶竊以為今之人，所以汨沒於利欲者，大都天人性命之說不講，昧於大本大原之所在，遂縱欲偷安，蕩檢離間而不顧。今觀讀書錄一書，以復性為本，以主敬為要，而其原總歸於太極，始聖門所謂一以貫之者乎？抑觀其言雖極深，挾輿攘邪，闢異而明白顯現，予人易見，沖和溫厚之氣，盎然見於語言文字之表，嗚呼！可謂大矣。夫子本實踐以示人，推至誠以率物而樂易，可親又與文清公相劈，權正學之不振，刻是書以昭示學者，此所謂仁者之用心也。有志之士，取而讀之，上面溯諸伊洛，更上而求諸鄒魯，其於聖人之道，將必有得之者矣。受業門人南靖張昶拜書。

薛文清公讀書錄 張序

薛文清公讀書錄目錄

卷之一	易總圖	易上經	易繫辭下	禮記總論	卷之二	四書總論	大學	論語下	孟子上	卷之三	太極圖說	通書	諸書評	名言	卷之四	諸儒	道統	諸賢	性理諸書發明
	商書	周書	詩總論	春秋總論	中庸	孟子下	論語上												

薛文清公讀書錄 目錄

一

薛文清公讀書錄 目錄

二

史評	異端	陰陽	氣機	物理	卷之五	道體	論心	警戒	卷之六	體認	慎動	自樂	卷之七	綱常	接人	治亂	卷之八	觀人	從政	氣節	
老莊	論仙	五行	鬼神	感召	論性	論學	警訓	體驗	知行	安命	禮樂	教人	王霸	君子小人	相業	取人	器量	事君	出處		
文中子	文評	天地	魂魄	夢卜	物性	論敬	存養	克治	自反	治家	藝業	交友	論治	慎言	省察	事天	論仁	釋氏	理氣	造化	天人

薛文清公讀書錄 目錄

二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惟貴乎時。君子之處世。亦曰時而已矣。六十四卦。只是一奇一偶。但因所遇之時。所居之位不同。故有無窮之事變。如人只是一動一靜。但因時位不同。故有無窮之道理。此所以為易也。

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只是君子小人迭為盛衰。陰陽無極絕之理。至陰之中陽已生。純坤初爻有陽是也。至陽之中陰已生。純乾初爻有陰是也。自復之息。至乾而盈。自巽之消。至坤而虛。復又息而至於乾而盈。巽又消而至於坤而虛。消息盈虛。皆氣之流行。而理為之主也。

消生於極盈之時。息生於極虛之際。以是見亂生於治。治生於亂。其幾微矣。陰陽剛柔仁義。便是易。而三極之道。同一太極也。朱子曰。天地之閒。只有動靜兩端。循乎不已。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必有所以動靜之理。乃所謂太極也。愚竊謂人日用之閒。亦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亦所謂易也。而其所以動靜之合乎道者。亦所謂太極也。

人之所從。不可不慎。觀諸卦爻。或吉或凶。多係於所從。六虛者。卦爻六位皆虛。隨所值。或陽或陰。居之。伎心一生。而天地否。良心一發。而天地泰。易之為教。大槩欲人敬慎。雖吉事亦不敢易而為之。如大壯。乃陽壯之事。占者吉亨。不言可知。而必曰利。真是即敬慎之意。

自秦漢以來。不知自何時易之圖象。不傳於世。如王輔嗣作易解。只自乾元亨利貞經文以下。皆不論其圖象。至邵子得先天圖於希夷。而後圖象始明。易先天諸圖。自希夷以前。皆為方士所傳授。至邵子反之。則知作易之本原。實出於此。朱子詩曰。大易圖象隱。正謂隱於異學也。

邵子有功於易之象數。伊川有功於易之義理。朱子明易之象數。兼程子之義理。三夫子有功於易。自孔子以來。未之有也。

易上經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萬物資乾元為氣之始。即資坤元為形之始。是則坤元之氣。即乾元之氣。坤無所作。為惟承順天施而已。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萬物資乾元為氣之始。即資坤元為形之始。是則坤元之氣。即乾元之氣。坤無所作。為惟承順天施而已。

乾有元亨利貞。坤亦有元亨利貞。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之元也。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坤之亨也。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坤之利貞也。人之仁義禮智。人之元亨利貞也。三極之道。本一極也。

### 薛文清公讀書錄卷之一

明 薛 瑄撰

橫渠張子云。心中有所開。即便割記。不思則遺忘之矣。余讀書至心有所開時。隨即錄之。蓋以備不患而遺忘也。若所見之是否。則俟正於後之君子。河東薛瑄識。

易總論

河圖乃萬數萬理萬象萬化之源。

畫前之易。即太極也。所謂沖漠無朕之中。而萬象森然已具也。

先天圖。離卯為春。乾午為夏。坎酉為秋。復子為冬。坤為晦。復為朔。自坤之震。月之始生。初三日也。至兌。月之上弦。初八日也。至乾。月滿為望。十五日也。至巽。則月之始虧。十八日也。至艮。則月之下弦。二十三日也。至坤。三十日。又為晦矣。卯離畫而旦。酉坎夜而昏。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昏旦。莫不見於此圖。

卦之六爻。皆陰陽自然之數。如一年有十二月。自十一月一陽生。至四月六陽滿。五月一陰生。至十月六陰滿。十一月又一陽生。如日有十二時。子時一陽生。至巳時六陽滿。午時一陰生。至亥時六陰滿。子時又陽生。大而一年。小而一日之運。六爻無不包括。故六爻添一爻。亦不成造化。減一爻。亦不成造化。是皆陰陽自然之數。聖人不過因而畫之耳。

天陽也。其氣渾然無間。故其數奇。一以象之。地陰也。其形中虛而開。故其數偶。二以象之。君子法乾之健。只無私便不息。有私則息矣。

元者。善之長也。即亨。利。無非善矣。

朱子曰。孔子只說義之和為利。不去利上求利。只義之和處便是利。又曰。義者得宜之謂。處物得其宜。不

逆萬物。即所謂利。

閑邪如城郭。城郭不完。則外寇入。閑邪不密。則外虛侵。

知至。至之窮理也。知終。終之盡性以至於命也。

易言貞吉。守正未有吉者。

履霜而知堅冰之必至。履家而知躅躅之有孚。故凡事必謹於微。微不謹。必至於著矣。

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不但小人女子。從微以至著。如人一念之惡。循習不已。必至於大惡。故大而治天

下國家。近而治一心一身。皆當謹之於微。

敬以直內。戒慎恐懼之事。義以方外。知言集義之事。內外夾持。用力之要。莫切於此。

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處橫逆之道也。

師卦辭最明。與師釋將行。實用人之要。備於師。

程子曰。始比不以道。隙於終者多矣。如不擇賢否。非類相比。得不隙於終乎。蓋世有其人。讀易至此。宜謹

識之。

素履。最吉。以其不為物誘。而率其所履者也。

陰陽在內外分否泰。聖人以君子小人發明其義。自古治亂。皆由於是。易之垂戒深矣。

否泰相因。無一息之停。盛衰之理。微矣。

泰九三。當盛之極。而衰之端。兆焉。可不慎與。

自泰之否。易。自否之泰。難。

天道只是往復而已。觀否泰剝復之類可見。

君子之顯晦。屈伸。隨時而已。故否之時。則儉德辟難。人不得以祿榮之。

遇惡揚善。非內剛外明者不能。故大有象之。

豫上六曰。冥豫成。有渝。无咎。謙六三。頻復厲。無咎。皆廣遷善之門也。

裕。盡往見者。從容治。益。而益益深。

臨下之道。無過於教。思无窮。保民无疆。

易於十二月。臨卦。二陽方長之時。已為八月。遯卦。二陰初長之成。聖人之遠慮如此。

噬嗑。賁。豐。旅。四卦。論用刑。皆離火之用。以是見用法貴乎明。噬嗑。豐。以火雷雷火交互為體。用法貴乎威

上安由下厚。故剝上厚下以安宅。剝上九。碩果不食。言陽有復生之理。夫。上六。不言陰有復生之理。十月純坤。而初六之中陽已生。至十一月冬至。成一陽爻。為復。聖人扶陽抑陰。而贊天地之化育者。可見矣。

則有履家。躅躅之戒。聖人扶陽抑陰。而贊天地之化育者。可見矣。

剝窮於上。而陽生於下。夫。決於上。而陰生於下。以此見陽固未嘗有息。而陰亦未嘗可絕。陰陽消息。相因

之理。微矣。

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力。安靜以養微陽。聖人贊化育之一端。

只一復卦。多少義理。天道人事。無不備。

復則吉。迷復凶。古之亡國之君。敗家之子。皆迷復者也。

復而无妄。聖人矣。

治亂無不自微至大。君復。婦初爻可見。

慎言語。養德之大。節飲食。養生之大。

易下經。

咸。九五。咸其脢。无悔。脢。背肉。咸所不見之地。則无悔。武王不忘遠當之。

咸其輔頰。舌人未信。不可強以言聒之。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天高去而不留。山卑下而常止。有懸絕不相及之勢。君子猶天也。

小人猶地也。君子以莊敬自持。則小人自不能近。故取此象。

外晦則氣象含蓄。內明則文理密察。莅衆之道也。

家人卦。治天下之本。備焉。

家人卦。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三曰。家人嗃嗃。悔厲吉。上九曰。有孚。威如終吉。大率治家過嚴。雖非中而

吉。

山下有澤。澤。離山。誠。乃損之義。人所當損者。莫過於忿怒嗜慾也。

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迅。益之大者。

內剛外和。決小人之道。

決小人。當先自修。不可專向剛強。夫。曰。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內健則有必去之志。外說則無悻悻之色。決小人之善道也。

夫。之九三曰。壯于頄。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故決小人之道。貴乎不係私愛。雖若與合。

而終能不露形迹。以夫之也。

夫。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決小人之道。怒見於面。必有凶。惟從容和柔以

決之。則无咎。

讀六九三之辭。而知決小人之道。讀九五之辭。而知克己私之功。

夫履貞厲。非但居高自任剛決。雖正亦危。凡人居顯位。操勢柄。遇事果行不顧者。亦若此占也。婦一陰生於下。羣陽不能自立。君子謹之。

滯上於地。羣君子以除戎戒不虞。羣衆也。人衆既衆。易致變故。故除戎器。以備不虞。鼎器所處安重。故能受所載之質。君子居位。法鼎器之安重。故能凝聚上天之命。靜則聚。動則散。故正位足以凝命。

鼎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初六以非正求二。二以剛中自守。不與之合。所以吉也。君子能剛正自守。不為小人甘媚。而遂與之合。亦猶是矣。

巽來觀觀。笑言嘖嘖。以安肆失之者衆矣。雷相者而至。擊可畏。無甚於此。故君子以恐懼修省。

剛明並用。折獄致刑之道也。巽卦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巽而能入也。人之思索義理。亦必柔巽其志。乃能入。若性氣驕暴者。決不能有人矣。

兌九五孚于剝。有厲。君子不可以小人假善悅己而信之。若信之。適墮其計中。乃危道也。聖人當憂時。即憂其時。既濟曰。初吉終亂。

凡事既濟。則盛極而有悔。故大象曰。思患而豫防之。

易繫辭上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坤只是自然。故易簡。人能順自然之理。則易簡者可默識矣。

憂悔吝者。存乎介。介即周子所謂幾也。於此憂懼。豈復有悔吝。從无咎者。存乎悔。勸其補過之心。可以无咎。此日新之要。

一故神。太極也。兩故化。陰陽也。繼之者善。其理一。成之者性。其分殊。

天道流行而賦於萬物。其流行者。即繼之者善也。賦於萬物者。即成之者性也。因默念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竊以繼成皆以氣言。貼陰陽字說。善性皆以理言。貼道字說。及檢陳北溪性理字義。與鄙意合。因志之。

易曰。顯諸仁。藏諸用。蓋顯諸仁是藏諸用之發見處。藏諸用是顯諸仁之機械處。顯諸仁是元亨誠之道。所以著藏諸用之妙。藏諸用是利貞誠之復。所以為顯諸仁之本。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萬狀彌滿於天地之間。皆顯諸仁也。而其所以然。乃藏諸用也。以言乎遠。則不覩。六畫之上。生生而無窮。以言乎近。則靜而正。六畫之中。當體而理無不具。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天之生生不已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理之生生不已也。

成性存存。所以立本也。道義之門。所以達用也。知禮皆性也。人能知崇如天。禮卑如地。便是成性存存。而道義自此出也。人之知不能如天之高。禮不能如地之卑。是壞其性而不存。道義何自而出哉。反此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

博文。知崇也。約禮。禮卑也。成性即天地存存即設位。道義之門。即易行乎其中。在天地則為易。在人則為道義。其理一也。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相得謂一與二相得。三與四相得。五與六相得。七與八相得。九與十相得。有合。謂一與六合。二與七合。三與八合。四與九合。五與十合。朱子曰。相得如兄弟。有合如夫婦。相得則取其奇偶之相為次第。辨其類而不容紊也。有合則取其奇偶之相為生成。合其類而不容開也。相得有合四字。該盡河圖之數。

無卜筮而知吉凶。最宜詳審。人所為順理。即所謂惠迪吉。又何必卜筮而知吉乎。人所為悖理。即所謂從逆凶。又何必卜筮而後知凶乎。

善。龜雖是卜筮之物。聖人卻未必用。而神靈之理已具。如武雖是殺人。聖人卻存此神武而不殺。朱子曰。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蓋陰陽成形之大者。天地。即形而下之器也。天地之理。即形而上之道也。

卦爻形而下之器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

易繫辭下 窮理者。窮人物之理也。人之理。則有降衷秉彝之性。物之理。則有水火木金土之性。以至萬物萬事。皆有當然之理。於衆理莫不窮究其極。而無一毫之疑。所謂窮理也。窮得人之理。必須盡仁義禮智之性。窮得事物之理。必須使事物各得其宜。所謂盡性也。理也。性也。皆天命之元亨利貞也。窮理盡性。與天命無一毫之閒。所謂至命也。曰理。曰性。曰命。雖無彼此之殊。曰窮。曰盡。曰至。則略有先後之序矣。此先儒之成說。恐竊述之。

窮理盡性至命。學貫天人也。

書總論 書雖不及史之詳。然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已具。後世人主。能力求其要。而法其治。何三代之不可復。

書之精。一執中。治天下之要。用賢才。修政事之類。皆其法也。

人君之德。惟明為先。書稱堯曰。欽明。舜曰。文明。禹曰。明明。湯曰。克明。文王曰。若日月之照臨。皆言明也。明則在己之理欲判然。在人邪正別白。處己處人。萬事皆得其當矣。

堯命舜慎微。五典。舜命契敬敷。五教。皋陶言勸我五典。湯修人紀。武王重民五教。五典五教。人紀。天理人倫。道莫出乎是。

堯典以欽之辭始。益。稷以欽之辭終。則堯舜傳心之要可知矣。

堯典以欽之辭始。益。稷以欽之辭終。則堯舜傳心之要可知矣。

書載堯舜之行。皆先德行而後事功。事功之大者。莫大於用人之一事。觀諸二典。可見矣。

舜之兢兢業業。禹之祇台德先。成湯之懷懼危懼。王文之小心翼翼。皆敬謹之謂也。

典諷仲虺。成湯伊。傳諸書。尤切於學者。勃天之歌。正大小雅之權輿也。五子之歌。變風變雅之權輿也。讀五子。湯誓。秦誓。諸篇。則知唐虞之盛。為不可及矣。風氣日降。不可返矣。

周公曰。勿違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至哉言乎。蓋人君者。天下之表儀。人君一日之耽樂。雖若不至於大害。然作於上。即應於下。上以耽樂縱。則下以耽樂從。是其為訓於民。非言語之訓。乃以身訓之。訓宜其感應之機。為尤速也。益之告舜曰。罔游於逸。罔淫於樂。皋陶告舜曰。無教逸欲。有邦皆此意也。豈非萬世之永鑒與。

伊訓告君之辭曰。德曰仁。曰誠。曰敬。曰明。命曰一。曰道。皆歸於人君之一心。大臣正君之職。於是可見。

虞書

堯典克明俊德。一言。實千萬世君德之始。

聖人之德。莫大於孝。故書首稱舜克諧以孝。

書稱舜曰。濬哲。蓋深則新。淺則否。腎驗之於人。其深沈者必有智。浮淺者必無謀也。

唐虞百揆之職。揆之一字。最有深意。政事可止可行。莫不揆度其宜。可則行。否則止。此所以收出於一。而下無廢事也。

堯舜之朝曰。兪者。衆其之辭。其舉人皆於公朝也。此意行。公道行矣。

舜命皋陶曰。汝。即命契敷五教。繼以皋陶明刑。治教刑三者相因。可見有虞為治之序。

嘉言罔攸伏。萬邦咸寧。古之聖君賢臣。皆樂聞善言。以成善治。若君臣皆惡聞正言。有可慮者矣。

四夷來王。本於無忘無荒。乃知人君一心之敬。雖微。而遠人歸往之效甚大。

四夷來王。本於無忘無荒。故知以威武服遠人者。末也。

人心惟危。危是欲墮未墮之間。不知察其幾。而以道心制之。則遂墮於人欲。流而入於禽獸矣。

允執厥中。中者。性命之理也。千古道學之源。本於此。故朱子曰。堯之一言。至矣盡矣。

書曰。無教逸欲。有邦。逸欲者。亂之源也。

惟時惟幾。聖人警戒之心。曷嘗有頃刻毫髮間斷。

夏書

古人彼事之文。極有法。如禹貢篇。首以敷土奠高山大川為一書之綱。次冀州。以王畿為九州之首。次八州。次導山。次導水。以見經理之先後。次九州四隩。九川九澤。四海。以結經理之效。次制貢賦。立宗法。祗

台德先。分五服。以述經理之政事。而終之以學教。訖于四海。執玄圭。以告厥成功。始終本末。綱紀秩然。非聖經其能然乎。

商書

仲虺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成湯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武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暨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歷觀自古聖君賢相之

言如此。則天之所以立君者。不過欲治民教民養民。使各遂其生而已。豈有他乎哉。

成湯不遜聲色。不殖貨利。最為難事。

三風十愆。遊其戒。則治。違其戒。則亂。

伊尹言。顧諟天之明命。見天人合一之理。自是而後。聖賢之言。天命者。皆原於此。

周書

洪範二五事。踐形盡性之學。備於此。

無逸一書。只是敬與怠。故其效不同。殷之三宗。與文王。無逸而敬也。故有永年之效。自時厥後。帝王生則

逸。逸則不敬也。故享年不永。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不敢荒寧。乃無逸一書之要。

周公作成王曰。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蓋抑乃檢束收斂之意。畏乃恐懼兢慎之意。豈惟王者

當然。實為學修省之至要也。

無逸書。有天下者。不可不斯須熟念而力行之也。

作德心逸日休。者誠也。作偽者反是。

書終於秦誓。殆聖人之微意與。

詩總論

詩三百篇。天道人事無不備。

詩人氣不暴戾。而詞語和平。雖其一己有涵養之功。是亦先王德澤人人之深也。後世之詩。有佛薄淺露

者。雖其人無涵養之功。亦可以觀世變矣。

關雎之類。言夫婦。鹿鳴之類。言君臣。常棣之類。言兄弟。蓼莪之類。言父子。黃鳥之類。言朋友。此詩於人倫

之道。無不備也。

國風至於邶。小雅至於鴻雁。大雅至於民勞。皆泰極而否。陰陽相根之理。微矣。

詩之變者。何其多。而正者。何其少。邪。是皆氣化人事之自然也。易之陽奇陰偶亦然。噫。

讀正風正雅。則心樂。讀變風變雅。則心不樂者。好善惡惡之真情也。

治世之管。文武成康而已。下此則變風變雅。盛焉。人事之得失。氣化之盛衰。於此可考矣。



闢離之詩。即中和之理。其好之私。不形於動靜情欲之感。無介於威儀盛德之至也。

思齊一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備焉。謂之有以遠想前王之盛。不伎不求。可以為守身之法。

詩曰。其人如玉。君子之德必如玉。斯無一毫之點汙。

抑之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即川流不息之意。其要在謹獨。予誦此詩。深有警於心。

范氏曰。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矣。觀此則先王之仁厚。豈可及哉。

君子偕老。其辭含蓄微婉。略無激發不平之氣。可見詩人之忠厚。而學者觀此。亦可以進德矣。

柔心寡澗。可以為積德之要。思無疆。思無斁。可以為進學之要。思無邪。乃誠身之要。

吳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是亦詩言天之妙處。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乃詩言天道之至妙處。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命即元亨利貞。天命深遠。流行不已。即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朱子所謂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誠而已。人能常存仁義禮智之性。則與天命之元亨利貞。渾合而無間。所謂永言配命也。

觀敬之詩。成王真得傳心之學者也。

孔子讀蒸民之詩。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子思中庸引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凡聖賢說詩。只加數字。轉換過而義自見。未嘗費詞也。朱子詩集傳。蓋得此法矣。

詩困於小序之牽強。晦於諸家之穿鑿。至朱子集傳。一洗相沿之陋習。洞開千古之光明。真所謂豁雲霧而觀青天也。

謝氏曰。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使使人有得處。又曰。明道先生說詩。豈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卻一兩字點撥念過。便教人省悟。竊觀朱子詩傳。只轉一兩字點撥念過。蓋得明道談詩意也。

春秋總論

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春秋所由作。

春秋大抵多微辭

聖人作春秋。其微意真非數千載之下所能窺測。若欲句句字字盡釋其義。竊恐不能無穿鑿之弊。

春秋最重民力。凡有興作。大小必審。聖人仁民之意深矣。

春秋字字謹嚴。句句謹嚴。全篇謹嚴。

春秋舊法。意在言外。

直書其事。其義自見。此春秋之本意。

春秋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夫人姜氏如齊師。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所謂直書其事。而義自見也。

春秋書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左氏曰。書有禮也。夫二人皆淫亂之賊。陷君於惡。楚不能討其罪。而戮之。復納於陳。謂之有禮。可乎。左氏學識之淺深。可見矣。

春秋書災異。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未有書於前而不應於後也。朱子綱目書法。做春秋之意。

春秋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天道真可畏。未有虛發於前而不應於後者。視天為茫茫。不足與言天道。天命甚微。聖人所罕言。春秋多言之。皆微其辭。

春秋西狩獲麟。先儒以成麟而作經者為是。蓋麟乃王者之瑞也。出得其時。斯為祥。出非其時。反是。當魯哀公之世。果何時邪。而麟乃出。其非祥明矣。聖人以此知世道之降。而不可復於是有感而作經。至獲麟而止。自是之後。則一事不可復書矣。若以文成致瑞。引前聖之事證之。恐有未合。況孔子世家。書獲麟於先。作春秋於後。此又一證也。姑書所見。以俟來哲。

禮記總論

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權。不竭人之忠。所以全交也。此言有易道存焉。

四書總論

孟子言知言。即孔子所謂知者不惑。其言養氣。即孔子所謂勇者不懼。

四書當先以集註章句為主。參之於或問。如輯釋諸書。固多有發明處。但語錄或因人淺深而發。或有未定之論。諸儒又或各持所見。開有與朱子異者。若經文集註章句未通。而汎觀此。則本義反為所隔。使人將有望洋之歎。若經文集註章句或問。既已通貫。在己之權度。既定。然後兼考諸書。則知所擇矣。

四書與朱子集註。萬世聖賢之書。無過於此。為聖為賢。治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無所不載。學貫天人而一之者也。

四書集註章句或問。皆朱子萃萃賢之言。而折衷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發揮先聖賢之心。殆無餘蘊。學者但當依朱子精思熟讀。循序漸進之法。潛心體認。而力行之。自有所得。

大學

大學全體。大用之書也。

大學三綱領。八條目。於千聖之書。無不括盡。

論治而不本於大學。非所謂治也。

修己治人始終條理詳備者無如大學。

知止即知者不惑之事。

知止則能素其位而行不顧乎其外也。

知止則萬理明而心自定矣。

物格知至則異端邪說妖妄之說不辨而自明矣。

天地萬物分雖殊而理則一所以可格而致其知。

知至而意未誠是明善未能誠身也未能誠身則所明者不能實有諸己矣。

或讀書或處事或論人物必求其是處便是格物致知之功蓋是者天理也非者人欲也得其是則天理見矣。

致知格物於讀書得之者多。

格物所包者廣自一身言之耳目口鼻身心皆物也如耳則當格其聽之理目則當格其明之理口鼻四肢則當格其止肅恭重之理身心則當格其動靜性情之理推而至於天地萬物皆物也天地則當格其健順之理人倫則當格其忠孝仁敬智信之理鬼神則當格其屈伸變化之理以至草木鳥獸昆蟲則當格其各具之理又推而至於聖賢之書六藝之文歷代之政治皆所謂物也又當各求其義理精

蘊本末是非得失皆所謂格物也然天下之物衆矣豈能徧格而盡識哉惟因其所接者量力循序以格之不疏以略不密以窮微心精意以徐察其極今日格之明日又格之無日不格之潛體

積既之久沈思切探之深已格者不敢以為是而自足未格者不敢以為難而遂厭如是之久則寡者開蔽者明理雖在物而吾心之理則與之潛會而無不通始之通也見一物各一理通之極也則見千

萬物為一理朱子所謂衆物之表裏精蘊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者可得而識矣。

通天地萬物總是一理致知格物者正欲推極吾心之知以貫天地之理也。

物格是知遂事逐物各為一理知至是知萬物萬事通為一理。

知至處即性之一源。

知至乃知性知天也。

物格知至則識太極矣。

妄念邪念息則意自誠矣。

未應物時心體只是至虛至明不可先有忿懼恐懼好樂憂患在心事至應之際當忿懼而忿懼當恐

懼好樂憂患而恐懼好樂憂患使皆中節無過不及之差及應事之後心體依舊至虛至明不留前四

者一事於心放心體至虛至明寂然不動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心之應物各得其當

者感而遂通即喜怒哀樂發而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心之寂則利貞誠之復心之感即元亨誠之

通一誠一寂一動一靜循環無端心之體用其妙如此。

知賢而不知用知惡而不知退不若不知之為愈何也。不知賢則人猶冀其能知而有進用之時不知惡

則人猶冀其能知而有退避之望若知賢而不知用則人知其必不能用矣知惡而不知去則人知其

必不能去矣。是使賢者終無以行其志惡者愈得以肆其惡也。

中庸

道體至中庸發明顯著矣。

程子謂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蓋始言一理即天命之性也中散為萬事即達道達

德九經天道人道之屬無非天命之性末復合為一理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即天命之性矣。

滿天地間皆是天所賦之命物所受之性但人自不察耳。

天命云者實理之源性乃天命賦與人物之實體道即率性當然之實用教因性道體用之實而品節之

蓋中庸一書不過一誠而誠即性命之實理推之萬事者也。

循理即率性也自一身之耳目口鼻手足百體各順其則以至人倫庶事各得其宜皆循理也。

循道之教正是聖人贊天地之化育。

中和不可須臾離蓋靜而不存則有不中動而不察則有不和此中和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存心不失為中應事不差為和。

大本者太極之全體達道者太極之流行。

靜而敬以涵養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動而敬以省察喜怒哀樂中節之和此為學之切要也。

人心所具之性即天地之理人身所稟之氣即天地之氣故能致其性之中則天地位致其氣之和則萬

物育。

中庸不可能者以人不能得性情之正也私欲盡則性得其正而中庸可能矣故日用求中庸之道者不

外乎性情得其正也程子曰古之學者專務養性情養性情即求中庸之道也。

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即太極也太極即性也即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也。

盡而必戾于天魚而必躍于淵父必慈子必孝君必仁臣必敬兄必愛弟必恭夫必義婦必從以至四體

百骸之有其則昆蟲草木之若其性陰陽日月風露雨露之各以其時皆盡飛魚躍之意所謂活潑潑

道是自然之理不待盡已推已而後然未至於自然之理誠能盡己之忠推己之恕則至自然之理為不

遠也。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良能是其自然能伸能屈之妙朱子曰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靈即良

能也。

天道屈伸兩端而已。

鬼神即陰陽屈伸往來充滿天地貫徹古今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此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自人之一身，呼吸動靜，以至天地萬物之消息始終，皆陰陽屈伸往來之所爲，此鬼神體物而不可遺之實也。

物之裁者，根乎氣，其生理向盛，故天陰有以培之。若物之傾者，則與氣不相連屬，而生理已絕。故天陰有以覆之。聖人之德，根乎天理，浩浩不息，猶物之栽而根乎氣也。是以保佑眷顧，而天之培養者，自不能已。凶人則戕賊仁義，自絕其固有之理於天，亦猶物之生氣已絕，故天之所以覆亡者，有必至是以培之覆之。雖若出於天之所爲，而實皆有以自取之也。

明善是格物致知，知性知天之事。誠身是誠意正心，養性事天修身之事。誠者，自成也。天命之性也，而道自道也。率性之道也。無所爲而爲者，誠也。有所爲而爲者，偽也。誠者不息，偽者易輟。惟誠無間，斷破缺。

程子曰：純則不貳，不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此言天德也。不貳不雜，則無一毫人欲之私，無間斷先後，則無一息人欲之閒。如顏子三月不違仁，則三月之後，猶未免有間斷先後。此純亦不已，爲文王至德也。

與。涵養本源，是尊德性之事。思索義理，是道問學之事。中庸末章引詩曰：衣錦尚絀，如此方是爲己之學。有一毫求知之心，即非爲己之學矣。

論語上。論語一書，聖人多就事言，而理在其中。其答問仁處，亦只以求仁之方爲仁之資告諸子。至於仁之理，則未嘗及也。此所謂無迹也。

聖人答門弟子問仁，雖因人變化不同，其致一也。論語一書，未有言人之惡者。熟讀之，可見聖賢之氣象。無一時一事而無理，故當無一時一事而不習。此學而時習之也。今人特以執卷誦習爲習，此特習所知之一端耳。又豈能盡時習之功哉。

人不知而不愠，最爲難事。今人少被人侮，即有不平之意，是誠德之未至也。忠，信立身之本。人不能有進只是惑，惑者見理未透，而心有所疑也。疑故欲進不進，學至不惑，則理明而無疑，其進自不能止矣。

耳順，非特聞言，語爲聲入心通，雖風雷禽鳥，一切有聲之物，接於耳者，無不悟其妙也。張子喜聞鸞鳴之聲亦如此。顏子終日不遑如恐，喋喋多言而能存者寡矣。孔子視其所以一章，亦可反觀己之爲善爲惡，所由所安之實。

只是循天理，便有序而和。故仁者禮樂之本也。子曰：居上不寬，天抵居上以寬爲本，太狹則難爲其下矣。好仁者無以尚之，純是天理。好仁者無以尚之，顏子箴瓢陋巷，不改其樂。與好仁者無以尚之，攬獲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五性未分，渾然一理，及汎應萬事，莫非此理之用。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夫子之一理，渾然是性，汎應曲當，亦只是性發而爲中節之情，體用之謂也。

聖人之心，渾然一理，性之全體也。汎應曲當，用各不同。如父子之仁，君臣之義，夫婦之智，長幼之禮，朋友之信，之類是也。然用雖有千萬端之不同，皆原於一性。一性又散爲萬善，一本萬殊，萬殊一本，統一性之體用耳。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

天以一理而貫萬物，聖人以一性而貫萬事。一以貫之，即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即一理而分殊也。一貫之妙，於太極圖見之。一是寂然不動，實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一是天下之大本，實是天下之達道。一是本，實是萬殊。在一心之理，與在萬事之理，本無二致。惟聖人一心之理，能通萬事之理者，以其純乎天理之公也。聖人之心，萬事之理，絲毫無間，故一以貫之。聖人之言性與天道，雖曰不可得而聞，然與諸弟子言仁義孝弟忠信天命仁聖之類，與凡不言之教，何莫非性與天道之妙哉。

聖人言性與天道，惟於贊易極言之耳。平日與門人言者極少。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故程子不以太極圖說語學者。夫子以孔子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爲文取其微善，而不及其顯惡。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自後人言之，必以其人爲不足道，而并沒其微善矣。簡者非厭事繁而求簡也，但爲所當爲，而不爲所不當爲耳。循理則事自簡。復之有益於人大矣。雖顏子亦由於不遠復。觀顏子所好何學，論顏子全在性情上用功夫。顏子與聖人未遠一閒者，以三月不違與純亦不已也。仰不愧，俯不作，心廣體胖，人欲淨盡，天理渾全，則顏氏之樂可識矣。未能盡顏子之學，則不能知顏子之樂。聖人言學易可以無大過，此非設言也。蓋必有己所獨得，而人不及知者焉。朱子曰：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蓋作與語是動，動即太極之用，所以行也。止與默是靜，靜即太極之體。

所以立也。用之行中與仁是也。體之立正與義是也。作止語默皆太極之道。所謂無非教也。

詩曰：予于大邦。實始翦商。朱子論語集註用舊說最是。惟如此。則與三以天下讓之言相合。通致中命履

祥。熊未嘗力辨詩人之言。謂姑取其王迹之所由始耳。大王實未始有翦商之志。若如其說。則泰伯三

以天下讓之言為不通矣。

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君子之守其身。可不謹乎。

父母生子。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無不備。人子能體其全而歸之。斯謂之孝。天之生人。五常百行之理無不

全。人能以事親之心事天。於天所賦之理無一之或失。則亦天之孝子也。

但為外物所動者。便被他壓得低了。巍巍乎高出萬物之表者。其惟舜禹乎。

聖人之心。方其靜時。至虛至明。所謂寂然不動者也。事至物來。應之各有條理。所謂感而遂通者也。是

未應之時。初無一毫妄念之起。所謂毋意也。既應之後。隨事而休。所謂毋必毋固毋我也。

雖數十年務學之功。尚有一息之閒。則前功盡棄。故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鄉黨一篇。皆聖人之時中。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大而出處。小而交接。皆當見幾而作也。

論語下

朱子曰：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即取之左右逢其原。語大天下

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微。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之意。

朱子解曾點言志處有三節。其曰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其

動靜之際。從容如此。此一節。言其應對之際也。其曰。而其言志。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

初無舍己為人之意。此一節。言其言志也。其曰。而其言志。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

妙隱然自見於言外。此一節。又是想像曾點言外之意。與聖人之志同處。便是天地氣象也。

視聽言動。善惡吉凶。皆由此。檢察身心。只在視聽言動上用工夫。

道人以善。不可則止。其知幾乎。

欲寡而理明。則心虛。而自無克伐怨欲之累。

如上達天理。由下學人事。則凡事不可不謹。

盡事親之道。而得其仁。盡事君之道。而得其義。盡夫婦之道。而得其禮。盡朋友之道。而得其信。皆所謂下學人事。上達天理也。以至盡耳目口鼻手足之道。而得聰明止肅恭重之理。又

皆所謂下學人事。上達天理也。

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纒與人不合。即尤人。纒不得於天。即怨天。其心忿憤勞擾。

無一時之事。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

觀師見一章。可見聖人接物之誠心。若常人之於賢者。鮮不忽易而欺給之。於此可以觀聖人之氣象。

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千萬世國家亂亡。皆由於此。

聖人發無言之教。以示學者。當求聖人之道於一身。動靜應事接物之間。不可專求聖人之道於言語文

字之際也。

孔子周流四方。欲行其道於天下。豈不如長沮。桀溺之徒。知道之終不能行。但聖人仁民之心。即天地生

物之心。天地不以窮冬大寒而已其生物之心。聖人亦豈以時世衰亂而已其行道之心乎。

信而後謀。未信則以為誘己也。君臣朋友皆然。可不慎哉。

知言則能知人。如持權衡以較輕重。錙銖不差。

孟子上

孟子得仁義禮智之大者。其言千變萬化。皆由此出。

孟子告君。皆先正其心。

孟子論王政大要。不出乎教養二端。

孟子論言利之害。千萬世之失。皆由於此。

滔滔趨利之勢。不已。必至於亂。非聖賢孰能救之。此孟子之書。首言仁義。以正本塞源也。

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所為也。天也。順乎天。則心自泰然矣。

志固難持。氣亦難養。主敬可以持志。少欲可以養氣。

志動氣多。為理。氣動志多。為欲。

言要緩行。要徐。手要恭。立要端。以至作事有節。皆不暴其氣之事。

怒至於過。喜至於流。皆暴其氣也。

人能於言動事為之間。不敢輕忽。而事事處實合宜。則浩然之氣自生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之語略同。但董子就事言。孟子就理言。

勿忘。最是學者日用切要工夫。人所以心與理背馳者。正緣忘於有所事耳。誠能時時刻刻。不忘於操存

省察等事。即心常存。而天理不忘矣。

朱子曰：其心乎正理而不蔽。然後其言乎正道達而無病。此知言所以能知人也。

不忍人之心。即天地生物之心。所謂元也。

滿腔子惻隱之心。即萬物天地生物之心。

孟子言人無四端。非人也。人無四端。則廢所不為。而入於禽獸矣。

程子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謂若無誠心。則四端亦無矣。故學道以誠心為本。

孟子之言。光明俊偉。如答景春大丈夫章。讀之再三。直使人有壁立萬仞氣象。如灑江漢而暴秋陽也。快哉快哉。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卽易之陰陽盛衰之理也。知易者。莫若孟子。

孟子下

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蓋祖宗更事多。爲慮深。故立法周且密。

後世率而循之。何失之有。

左右逢其原。隨處皆此理。無窮盡。無方體。

性本自然。非人所能強爲也。順其自然。所謂行其所無事也。有所作爲而然。則弊矣。

率性而行。卽孟子所謂大智也。

孟子論孔子之仕。止久速。皆踐履易之道也。

始條理之事有缺。則終條理之事不全。

平旦虛明氣象。最可觀。使一日之閒。常如平旦之時。則心無不存矣。

平旦未與物接之時。虛明洞徹。曾次超然。眞所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者。此蓋夜氣澄清之驗。苟一日之閒。勿使物欲汨雜。而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心恆存。而處事無過不及之差矣。

瑣因憶少年時。晚閒誦書愈數。而不能誦。至來早卽心志豁然。昨晚所讀之書。悉能成誦。今思之。晚閒多不能記者。氣昏也。早閒能背誦者。氣清也。此亦可驗夜氣之說。

好善優於天下。若自用己能。惡聞人善。何以成事功。

不知時識勢而妄爲。卽孟子所謂小有才而不知君子之大道。

益成括小有才而不知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蓋人知大道。則明於進退存亡吉凶消長之理。必不

至於輕率逞才。妄爲以取禍也。

### 薛文清公讀書錄卷之三

太極圖說

周子太極圖。畫出理氣示人。

周子之太極。卽中庸之誠。

理既無聲無臭。陰陽亦變化不常。是豈得而圖之。周子作太極圖。不過假象以顯義耳。學者要當默識其

理於圖象之表。苟只於圖中。溺意以求之。又焉有超然自得之妙哉。

周子挺生南服。建圖立說。以明造化之源。性命之微。傳之二程。以當時無受之者。遂不以語人。至朱子既

卽其圖以剖析其旨。又卽其說以盡發其奧。由是周子建圖立說之意。大明。學者誠欲求其意。當問朱

子之解。以求周子之說。熟讀精思。潛玩默體。期以數十年之功。俟其融會貫通。超然有得於圖象之表。

庶幾造化之源。性命之微。天人之理。畢貫於一。而其實不外乎吾心矣。

程子親受太極圖於周子。而身不以語人。其慮遠矣。後學有未涉四書門庭者。開口卽論太極。驅心玄

妙。而不知反求諸己。其弊有不可勝言者。

通書

通書與太極圖表裏。

通書一誠字括盡  
 周子誠上章誠即太極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即陽動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即陰靜也。純粹至善者。即太極之理。有善而無惡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即動靜也。道即太極也。繼之者。即誠之源也。成之者。性。即誠斯立焉。元亨誠之通。即太極動而陽也。利貞誠之復。即太極靜而陰也。大哉易也。其性命之源乎。易即陰陽五根。動靜循環。而性命之源。即陰陽動靜之理。太極是也。圖與書相表裏如此。

西銘

天地之塞吾其體。得天地之氣以成形也。天地之帥吾其性。得天地之理以成性也。騁形則能全天賦我之體。盡性則能全天賦我之理。知化窮神者樂天。而能踐形盡性也。無愧無忤者畏天。而求踐形盡性也。

神者天地之本。化者天地之用。必窮神而後知化也。知天地之變化。而行事循乎天理。即知化而善述其事也。知天道之本原。而存心循乎天理。即窮神而善繼其志也。

讀西銘有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之氣象。

西銘大旨。即孟子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之意。

讀西銘。不敢慢一人。輕一物。

西銘大旨。欲人克己為仁。

西銘自乾父坤母至兄弟順連而無告者一節。皆狀仁之體。自于時保之至沒吾事也。皆求仁之方。

性理諸書發明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主靜即中庸立天下之大本也。

造化人事。皆一靜為主。造化非專一。翕聚則不能直達。發散人心非寂然不動。則何以酬酢天下萬事。

周子論幾字。如復之初九。善幾也。姤之初六。惡幾也。善幾不可不充。惡幾不可不絕。朱子所謂近則公私。

邪正。遠則廢與存亡。只於此處。若破便幹轉了。此實治己治人之至要也。

凡禍患伏於無形之中。惟聖人則知幾。而防之於未然。故能消其禍。而圖之於已著。則已無及矣。

周子說幾善惡。始於莖蘆之間。光越天壤之異。為堯舜皆原於幾之善。為桀紂皆原於幾之惡。

動靜兩端。雖相因無窮。竊謂動意常多。汎汎萬物。若草木山石之類。皆靜植不動。而生意常流行其間。雖

秋冬。森寂閉藏之餘。而生意未嘗毫髮間斷。故竊謂動多於靜也。

中庸只說已發未發。周子又指已發未發之間說幾字。乃發前聖所未發也。

統天地萬物言之。一理也。天地萬物。各有一理。分殊也。就天言之。天。一理也。而天之風雲雷雨之屬。各有

一理。其分殊也。就地言之。地。一理也。而地之山川草木之類。各有一理。其分殊也。就人一家言之。一理

也。而人之父子夫婦長幼之類。各有一理。分殊也。就人一身言之。一理也。而四肢百體。各有一理。分殊也。就一國天下言之。莫不皆然。就一草一木言之。一理也。而枝幹花葉之不同。分殊也。理一行乎分殊之中。分殊不在理一之外。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也。

寂而成虛。而此吾儒與釋子不同處。

張南軒無所為而為之之言。其義甚大。蓋無所為而為者。皆天理。有所為而為者。皆人欲。如日用聞大事。小事。只道義合當如此做。做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般。便是無所為而為。若有一毫求知求利之意。雖

做十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與聖人之心。絕不相似。

無所為而為。猶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之意。

無所為而為。猶當理而無私心。仁也。有所為而為者。事雖當理。未能無私心。謂之仁可乎。

義即是天命。君子行義。所以立命也。

一理也。得之為天。得之為地。得之為萬物。

仁義禮智之謂性。率性而行之謂道。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全是德而其實無妄之謂誠。

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不但動時如此。雖靜而有得於心。即所謂德默而存之。有得於心。非所謂德乎。

道則萬古不易。氣化則日新。

萬物皆有始終。惟道無始終。

誠即五常之實理。非五常之外。別有誠也。如實有是仁。實有是義。實有是禮。實有是智。是也。

仁義禮智信。有則一齊有。但各有所主耳。如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然知所當愛者。智也。愛得其宜者。

義也。愛有節文者。禮也。愛出誠實者。信也。以至事君從兄之類。無不皆然。

易言艮止。詩言安止。欽止。詩言敬止。大學言知止。止之為義最精。乃天理當然之極也。須臾失其止。即人欲之私矣。

止當內外動靜。交致其力。靜而心不止於天理。非止也。動而事不止於天理。非止也。天理者。仁義禮智信而已。

止則物各付物。自無紛擾之患。

非禮勿視。視必合禮。視得其止也。非禮勿聽。聽必合禮。聽得其止也。非禮勿言。言必合禮。言得其止也。非禮勿動。動必合禮。動得其止也。視聽言動。皆得其止。則人欲盡。而天理全矣。

諸書評

易雖古於書。然伏羲時。但有卦畫。而無文辭。文辭實始於書。故凡言德。言聖。言神。言心。言道。言中。言性。言

天。言命。言誠。言善。言一之類。諸性理之名。多見於書。書之後。乃有易之辭。及諸經。世輩發明性理之

名。雖有淺深不同。實皆原於書也。

天以至理示人者。河圖洛書是也。

天以至理示人者。河圖洛書是也。

尚哲言中最多。中者，天命之性。書多言無過不及之中，乃性之已發者。至子思作中庸，乃兼言未發已發之中。程子、朱子論之詳矣。

言敬莫詳於書，但舉出其要以示學者，則自宋儒始。

書曰：顧諟天之明命，即天之元亨利貞賦於人爲明德。仁義禮智也。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是也。書求精之一旨，詩求思無邪之旨，禮求敬樂求和，春秋求是非，易求象占，義理皆體於身心，則有實用矣。窮理之言出於易，以致知格物爲窮理，始於程子。

大學之至善論語之一貫，孟子之性善，中庸之誠，周子太極言雖殊而其義一也。

孔子因堯舜三代之遺典，故得以刪述贊修。朱子因濂洛諸儒之遺論，故得以折衷去取。

五經之後，大學論孟，中庸程朱，易傳義詩傳，四書集註，周子太極圖說，通書，張子西銘，君子所貴乎。知言如中庸，大學皆聖賢之微言大訓，難於禮記中經千百年，儒者莫能識，由不知言故也。至程子乃始表章之，遂爲萬世道學之正傳，非知言者其能然乎。

聖賢之書，其中必有體要。如明德爲大學之體要，誠爲中庸之體要，仁爲論語之體要，性善爲孟子之體要。以至五經，各有體要。體要者何，一理而足以該萬殊也。苟揚諸子之書，詞亦奇矣，論亦博矣，其中果有體要如聖賢之書乎。不然，則偏駁支離而已矣。

周子言幾字，亦自易知疑其神乎之語來。

朱子至精至粹之言，已見於四書集註章句，及易本義詩傳中。其文集語類之屬所載者，或有非定論者，讀者擇焉可也。

朱子以易有太極，即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易所謂是生兩儀，即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易言兩儀生四象，即周子所謂水火木金，以是而觀，則易所言太極之生萬象，周子所言太極之生萬物，同一理也。

周子無極而太極，指性命之全體而言。張子西銘，理一分殊，指仁義而言。西銘示人以求仁之體，專言之，仁也。於太極圖中正仁義，亦無不包矣。

西銘明理一分殊，太極圖自一理二氣五行，成男成女，而化生萬物，亦無往而非理一分殊也。

朱子語錄雜論散見於諸書者甚多。當時門人從傍記錄，豈無一二之誤，況傳寫之久乎。嘗竊謂讀朱子語錄雜論，不若讀朱子手筆之書爲無疑。然語錄雜論中有義理精確明白，發手筆之未發者，則不可不考者也。

昔獨樂有雅邪，書亦有之。小學四書六經，濂洛關閩諸聖賢之書，雅也。嗜者少也。夫何故，以其味之澹也。百家小說淫詞綺語，怪誕不經之書，邪也。莫不喜談而樂道之，蓋不待教督而好之者矣。夫何故，以其味之甘也。澹則人心平而天理存，甘則人心迷而人欲肆。是其得失之歸，亦何異於樂之成人也哉。學者於正經傳註，尚不能精熟，即汎觀小註中諸儒之說，愈生支節，而莫知其本。若傳註精熟之餘，有餘

力而參看之可也。

朱子小學一書，理與事而已。內篇之立教明倫敬身通論，言其理也。稽古之立教明倫敬身通論，實之以事也。外篇嘉言之廣立教明倫敬身，又以理言也。善行之立教明倫敬身，又實之以事也。然理精也，本也，事蘊也，末也。本末精蘊，一以貫之，其小學之書乎。

踐履盡小學之事，則天理爛熟，雖大而化之之聖，恐亦不外是。

程復心四書章句，破碎義理，愈使學者生疑。

程復心將太極圖中著一氣字，又從而釋之曰：太極未有象數，惟一氣耳。乃漢儒涵三爲一，老莊指太極爲氣之說，其失周子朱子之旨遠矣。

中說勝法言。余往年讀楚詞，喜其華，今讀楚詞，喜其實。蓋其警戒之言，亦皆切己之事也。

左氏論敬處多，亦是先王之教有未泯者。

左氏極有腐淺者，只是理不明。左氏多有言過其實者，昌黎所謂浮誇是也。左傳所論是非，一有言凶成敗驗於後，豈盡然乎。

名言

成王問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史佚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名言也。

內史過曰：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春秋之時，議論如此，猶有先聖之遺訓焉。枚乘曰：欲人無間，莫若無言。欲人無知，莫若無爲。又曰：積德衆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乘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此皆名言也。

鄭游吉九言曰：始無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傲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竊謂九言之中，無犯非義，無傲禮二言，足以盡其餘。

范武子曰：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此名言也。

晉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伯宗不能用，後果爲三御所害。伯宗之妻有先見之明如此。

伍舉曰：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近者驢離，遠者遠距，亦名言也。

百里奚曰：行道有福，即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即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之意。

左氏孟獻子曰：禮身之餘也，敬身之基也。此言猶有先王之遺教焉。

道統

堯曰。允執其中。故言中自堯始。聖賢相傳之道。中而已矣。

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顏曾思孟周程張子之道。昭然明於萬世。而異端邪說。莫能雜者。朱子之功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聖賢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皆與斯道之傳者也。而朱子作大學中庸序。惟以二程子繼孟氏之統。而不及三子。何邪。蓋三子各自為書。或詳於性命道德象數之微。有非後學造次所能窺測。二程則表章大學中庸。述孔門教人之法。使皆由此而進。自洒掃應對孝弟忠信之常。以漸及乎精義入神之妙。循循有序。人得而依。據此朱子以二程子上繼孔孟之統。而不及三子。然朱子於太極圖通書則尊周子。於西銘正蒙則述張子。於易則主邵子。又豈不以進修之序。當謹守二程之法。博學之功。又當兼致三子之書邪。及朱子又集小學之書。以為大學之基本。註釋四書。以發聖賢之淵微。是則繼二程之統者。朱子也。至許魯齋專以小學四書為修己教人之法。不尚文辭。務敦實行。是則繼朱子之統者。魯齋也。

聖賢

舜處父子兄弟之變。湯武處君臣之變。周公處兄弟之變。聖人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亦惟盡乎天理之當然而已。

衛武公。蘧伯玉。皆以高年而為於進修。誠可為後世法。聖賢成大事業者。從戰戰兢兢之小心來。

顏子箴。隨陋巷。不改其樂。使達而在上。則有天下而不與矣。程子言。孟子學已到聖處。故其論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孔子。聖之時之類。皆深知聖人所以為聖人。使非學到聖處。安能知聖人哉。

孟子言性善於道之大本大原。見之至明矣。故其一言一理。皆自此出。苟揚諸子。不明道之本原。雖多言愈支矣。

聖人所以不矜者。只為道理是天下古今人物公共之理。非己有之私。故不矜。夏商周之子孫。久而無間。孔子之子孫。愈久愈盛。何其德之長也。

天地不以萬物已生而不生。聖賢不以哲已言而不言。

聖人之言。雖碎說而合。轉起來。則皆貫於一。諸子之書。非無嘉言。但欲一一合轉為一。則有不通者矣。聖賢知覺運動。雖不能不以氣。而理則為主。衆人知覺運動。但氣之所為。豈不知理為何物。

聖人雖有心。然動以天。順理而已。復何為哉。故程子曰。聖人有心而無為。天地有動靜之復。無善惡之復。人有善惡之復。有動靜之復。聖人無復者。以善惡而言也。聖人之心。渾然至善。未嘗間斷。故不見其復。若動靜之復。則亦有之。

自有之私。皆足為心累。如自有其善。便為善所累。自有其能。便為能所累。自有其貴。便為貴所累。自有其

富。便為富所累。凡自有者。皆足以為心累。惟聖人之心。廣大光明。無一毫之私累。真與太虛同體也。聖人之心。天地之理。只是直。

聖人聞人毀己。已譽己。元不少動。如浮雲一過。而太虛湛然。聖賢立心。扶持千萬世之綱常。

聖賢工夫。步步著實。如老莊之學。儘說得。只是不著實。

聖人大公無我。其天地之氣象。後人區區小智。晝夜圖為。無非一身仗欲之計。宜其氣象之卑陋也。聖人之忠厚。不可勝言。如以微罪去魯。不顯其君之過。真天地之量也。此可以觀聖人之氣象也。孟子去齊。終不言齊王之失。其亦學孔者與。

聖人言人過處。皆優柔不迫。含蓄不露。此可以觀聖人之氣象。觀奇偶則知邪正有迭勝之理。扶陽抑陰。邪邪閉正。非聖賢吾誰望耶。

諸儒

存諸心者不雜。見於行者不雜。措諸事業者不雜。形諸文詞者不雜。所謂真儒矣。數者有一雜焉。其得為真儒乎。

孟子之後。知王霸之分者。董子。漢四百年。識正學者。董子。唐三百年。識正學者。韓子。

韓子氣質。明敏剛正。樂易寬厚。皆過於人。但生於學絕道散之時。無所講明切磋。以底大就。使生宋時。得與道學諸君子游。則其所立。當不止是矣。

司馬遷論儒。博而寡要。第彼自不識其要耳。要者何。天命之性是也。漢馬融釋。輟女樂。為權奸作奏。害忠良。得罪名教。大矣。猶配嬰孔子廟。庶謂宜黜能之可也。

唐之韓子。乃孟子以後。絕無僅有之大儒。原道原性。篇雖博愛。三品之語。有未善者。然大體明白。純正。程子所深許。朱子又為考正其書。誠非淺末者。可得而窺也。後學因見朱子兼論其得失。而不知此乃責備賢者之意。遂妄論前賢。若不屑為者。其可謂不知量也甚矣。

常韓子之時。異端顯行。百家竝倡。孰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為相傳之正統。又孰知孟軻氏沒。而不得其傳。又孰知仁義道德。合而言之。又孰知人性有五。而情有七。又孰知尊孟氏之功。不在禹下。又孰敢排斥釋氏。溺於死而不顧。若此之類。大綱大節。皆韓子得之遺經。發之身心。見諸事業。而伊洛

真儒之所稱許。而推重者也。後學因見先儒有責備之言。遂助拾其說。妄議韓子。若不足為學者。設使此輩生韓子之時。無先覺以啓其迷。無定論以一其志。吾見淪於流俗。惑於異端之不一。又安敢寬韓子之門牆哉。故論韓子之得失。在周程張朱數君子。則可。苟未及數君子。皆當自責自求。殆未可輕加詆議。以取僭妄之罪也。

韓子原道篇中。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之語。深中異端之病。老釋二家。皆務潔其身。清其心。乘絕倫理



而不恤。正韓子所謂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者也。

三代而下。文武長才有武侯。數學之精有康節。道學之純有程朱。漢儒雖緯九流之雜。唐士粹老莊之支。至宋儒出。而道術定於一。今學校之教。經術之習。絕口於漢唐。異端駁雜之學者。宋儒之功也。

昔周子惟程知知之。宜其生二程為道學之宗也。理氣豈可闕。而周子闕之。非超然有得於圖之表者不能。知程子終身不以示人者。其意微矣。周子曰。不善之動。安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程子曰。無妄之謂誠。周程相傳之學可見。朱子作濂溪贊。其曰。風月無邊。以言乎遠。則不禦也。其曰。庭草交翠。以言乎近。則靜而正也。其曰。晝不盡言。闕不盡意。此理之微妙。誠有非圖書所能盡者。

周子之學。當時無知者。太極圖說。通書。傳之程子。程子以其理微。不以語學者。至朱子始發明之。然能因明道先生。著述極少。先儒謂其作用近聖者。言其氣象也。後人著述雖多。而氣象有近似者。知者必識之。

宋道學諸君子。有功於天下萬世。不可勝言。如性之一字。自孟子以後。荀揚以來。或以為惡。或以為善。混議論紛然不決。天下學者。莫知所從。至於程子。性即理也之說出。然後知性本善。而無惡。張子氣質之論。明然後知性有不善者。乃氣質之性。非本然之性也。由是性之一字。大明於世。而無復異議者。其功大矣。

聖賢之忠厚不可當。如明道之去。分明不容於時。猶謂已學未至。當時誠意不能動人。其忠厚如此。立言不在乎艱深奇古。貴乎明理而已。如程朱之言。平易簡質。而理自明矣。

邵子論天地始終之數。乃前聖所未言者。易非邵子。義畫不明。非程子。周經不明。非朱子。本義不明。三君子。大有功於易者也。

周程張朱。有大功於天下萬世。不可勝言。於千餘年俗學異端。淆亂駁雜中。剔撥出四書來。表章發明。遂使聖學晦而復明。大道絕而復續。燦然各為全書。流布四海。而俗學異端之說。自不得以干正其功大矣。

自有大學書以來。發明致知格物為窮理之事者。程子而已。繼程子而發明其言者。朱子一人而已。程朱之道。萬世之後。必有追崇。盛於前時者。程朱從祀。不宜在漢唐諸儒之下。

柳子守原議。有關於世道。

伊川經筵疏。皆格心之論。三代以下。為人臣者。但論政事人才而已。未有直從本原。如程子之論也。伊川為講官。以三代之上。望其君。從與否。則在彼而已。其背自貶其道。以徇之哉。

薛文清公讀書記 卷之三

伊川、晦庵為講官時。姑取以備故事。資口耳而已。二子即以真知力行望其君。宜其不合也。象山謂人讀書為義外工夫。必欲人靜坐。先得其心。若如其說。未有不流於禪者。游程子之門。流於老禪者。由致知格物之功未至也。

中立自謂。徐明道年久未嘗見其有暴厲之容。宜觀明道之氣象。朱子之後。大儒其西山大學術。義有補於治道。明道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學者亦不可無此志。

程龜山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以是見龜山之識極高。宋景濂諸子。辨列周程於其後。非尊道學者也。失倫次甚矣。周程大賢。豈諸子之敢望乎。或者謂立言當求先儒所未言者。夫以孔子之大聖。猶述而不作。況後學不述古聖賢之言。而欲創立已說乎。

朱子論陸象山之學。具有定論。臨川吳氏猶左右之何也。世祖雖不能盡行魯齋之道。然待之之心極誠。接之之禮極厚。自三代以下。道學君子。未有際遇之若此也。

自朱子沒。而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辭之間。能因文辭而得朱子之心學者。許魯齋一人而已。魯齋不對伐宋之謀。伐國不問仁人之意也。魯齋以王道望其君。不合則去。未嘗少貶以徇世。真聖人之學也。

許魯齋自謂學孔子。觀其去就從容。而無所係累。真仕止久速之氣象也。魯齋召之未嘗不往。往則未嘗不辭。善學孔子者也。真知力行。元有許魯齋。魯齋不陳伐宋之謀。其志大矣。許魯齋。余誠實仰慕。竊不自揆。妄為之言曰。其質粹。其識高。其學純。其行篤。其教人有序。其條理精密。其規模廣大。其言次灑落。其志弘毅。又不為浮靡無益之言。而有厭文弊從先進之意。朱子之後。一人而已。劉靜修不屑就。其意微矣。劉靜修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氣象。劉靜修高士也。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為之興起。誠足以廉頑立懦。

# 薛文清公讀書錄卷之四

史評

歷代史學議論之卑。不知王道為何物。至宋道學君子。王道始明。

朱子綱目。是非定。天理明。

作史者。不可以強弱成敗論人。只當斷以大義。

觀史不可以成敗優劣人。只當論其是非。

讀史最有益。古人多有明見於事機之先者。如事之成敗。人之賢否。皆豫言於前。而其應於後。此等殊聞人智識。

自古作史者。苟非大公正之人。愛憎取舍之間。失其實者多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莊周曰。儒者

偽辭。劉靜修詩曰。紀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求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三子之言。

曲盡作史之弊。

春秋時辭命。猶有言禮義者。乃先王之澤未泯也。至戰國縱橫之徒。惟言利害。而不及禮義。先王之澤盡

矣。

秦惡聞其過而亡。漢好謀能聽而興。豈非千古之永鑑。

薛文清公讀書錄 卷之四

五三

薛文清公讀書錄 卷之四

五四

漢高祖取天下。大抵能用羣策。如下陳留。用酈生之策。還軍霸上。攻峽關。用樊噲。張良之策。從漢中東兵。用韓信之策。守榮陽。成皋。又用酈生之策。捐金開楚。用陳平之策。封韓信。齊王。追項羽。垓下。以地封韓彭。英布。使自為戰。又用良平之策。及天下已定。徙都關中。用劉敬之策。悉收羣策。而用其長。此所以破秦滅楚。不五載而成帝業。

漢高有功於天下固大矣。其修身無本。治家無法。以詐御臣下。視禹。湯。文武為何如哉。三代之後有漢。世道之大降也。三代聖人。皆以道治天下。漢高不喜詩書。至溺儒冠。豈非世道之大降。蕭何廣市田宅。以自汙。猶王翳伐楚。購美田宅。甚衆之意。漢初君臣。以術相持。此亦可見。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子房庶幾焉。

朱子綱目。大書張良謝病辭殺。其旨微矣。

呂后殺韓信事。竊意高祖必有言。史稱帝畏惡其能。以畏惡之語觀之。則知其欲去信之心。必露於左右。其討陳豨也。空國遠征。信留京師。帝豈無防信之密謀乎。但他人不知。而呂后自知之。故告變一上。即用蕭何之計。詐而斬之。不然。信以蓋世之功。為國功臣。后安得因一時之飛語。不待奏報。而遽殺之乎。以是觀之。則欲去信之心。久而有密計也。審矣。

漢文帝即位之後。除收學相坐律。卻貢賦。定賑窮養老之令。除誹謗妖言律。以至免租之類。皆仁政之大端也。三代以下。誠為賢君。

漢詔多引咎責躬。恤民之意。最為近古。

賈誼疏中教太子法。宜為後世法。

太史公作賈誼傳。不載治安疏。載弔屈原。鵬鳥賦。亦有感而然。

漢高帝時。臣下無章奏。而聞諫即聽。至元成哀帝之間。章奏愈繁。而言不見用。此亦可以觀世道矣。

漢法去秦無幾。觀武帝時可見。

一念之差。貽患生靈。有不可勝言者。如漢武只因欲得西域善馬。甘心喪師不悔。及武師再舉西伐。僅得善馬數十匹而還。是以數十匹馬。易萬人之命。又且作歌。破之聲樂。誇耀祖宗。其為不仁甚矣。原其本。

只由一念之差耳。

太史公言。漢武帝禮死。殉弋夫人。與凡有子之嬖御。為能杜絕後來之女亂。是則然矣。亦非仁者之心也。誠使家法嚴。倫理明。則後世之女亂。非所憂也。如文王之修身齊家。以及天下。欲使萬物皆得其所。何至不仁如是乎。

丙吉深厚不伐。張安世謹慎周密。皆可為人臣之法。

丙吉為相。尚寬大。好禮讓。不親小事。時人以為知大體。

霍光小心謹慎。沈靜詳審。可以為人臣之法。

善惡不係於世類多矣。以莽賊而有孝平后之貞烈。

薛文清公讀書錄 卷之四

五五



莊生各有宜則謂之性。朱子有取焉。

莊子好文法。學古文者多觀之。苟取其法不取其詞。可也。若併取其詞為己出而用之。所謂鋪賦也。韓文公作送高閑上人序。蓋學其法而不用其一詞。此學之善者也。

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莊生形容道體之言也。

莊子曰。嗜欲深者天機淺。蓋嗜欲昏亂此心。則理無自而見。故周子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其至矣。老莊於道理非無所見。但不勝其運害自私之心。遂鄙薄而不為。豈聖人大公至正之心乎。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以其公天地萬物為一體。屈伸消長進退存亡。一由乎理之自然。而不自私也。老莊必欲外天地萬物。極其智術為巧免之計。其自私也甚矣。

老莊雖翻騰道理。愚弄一世。奇詭萬變。不可模擬。卒歸於自私。與釋氏同。

荀子為人。意必剛復。唯其書。其氣象可見。果為時用。未必不貽害於生人。

程子曰。荀子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亦不識性。更說甚道。蓋性者。大本也。言性惡。則大本已失。道者。率性之謂。不識性。更說甚道。

荀卿之託身黃歇。揚雄之失節莽賊。皆非知幾者。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其知幾乎。揚雄年四十餘。自蜀來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賦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並。其後卒為莽臣。而死於其世。是其進也。以王氏終也。以王氏大節之虧。有自來矣。

文中子

文中子曰。我未見欲仁好義而不得者也。如不得。斯無性者也。此言近理。

文中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

文中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

文中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在己。切中後世祿仕之病。

文中子論治道。固多條暢。只是碎細。若聖人論治道。則自源祖流。本末兼舉。不若是之碎細也。

文中子心在天下。為甚公。但明德之功未至。遊欲新民。失本末先後之序。如朱子所論是也。

釋氏

釋氏出世法。天地陰陽古今。皆世也。而可出乎。

釋子塵芥六合。然六合無窮。安得塵芥之夢幻人世。然人世皆實理。安得夢幻之。

釋子不問賢惡。只順己者便是。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人之大孝也。夫婦配偶。所以承先世之重。延悠遠之緒。人之大倫也。釋氏乃使人禿其髮。絕其配。不孝絕倫之罪大矣。

聖人順天理而遊人倫。釋氏逆天理而滅人倫。天者萬物之祖。生物而不生於物者也。釋氏亦人耳。其四肢百骸。固亦天之所生也。豈有天生者。而能

擅造化之柄邪。若如其說。則天不在天。而在釋氏矣。萬物始終。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釋氏乃有輪迴之說。則萬物始終。不在造化。而在釋氏矣。每有是理邪。

釋氏本是自潔其身。紛紛之言。皆其徒附會之也。

中夜忽思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物也。而其入倫之理。即性也。佛氏之學。有曰。明心見性者。彼既舉人倫而外之矣。安在其能明心見性乎。若果明心見性。則必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必不舉人倫而外之也。今既如此。則偏於空寂。而不能真知心性。體用之全。審矣。程子謂其言為無不周備。實則外於倫理。不其信與。

佛老之教。初無齋醮之說。齋醮皆起於後世。梁武。道君之事。可驗矣。

正理所見。既明。則邪說不能惑。

自近古四海九州。無不崇信釋老。惟今孔子闕里。曲阜一縣。無佛老之居。無僧道。

異端

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一也。而世以三教並稱。則是天之生物。亦有二本邪。

有以釋老機巧之言。解吾書者。幾何而不陷於異端乎。

道教盛於宋道君。林靈素。後世。其妄誕。求福不已。使果有可求之福。道者得之矣。

為善誠實。則天報之以福。豈有為不善之人。誦異端之誕言。而福可求邪。

聖賢惡異端。為其陷人心。耗財用。貽害之大。

好異端者。天責高。則淪於空虛。氣稟下。則感於罪福。

論仙

程子曰。仙者。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邪。愚謂仙者。雖竊造化之機。以延年。亦未有久而不散者。不然。自古以仙得名者多矣。何千百年不見一人在世邪。

魏伯陽參同契。假易論長生之術。若指諸掌。然伯陽今竟能踐其言。而度世常存邪。

萬物始終。乃陰陽造化自然之理。神仙不必欲超出陰陽造化之理。以常存。必無此理。

老莊亦無神仙之說。自秦漢來。乃有之。秦皇漢武。求之。效可見矣。

文評

凡有條理明白者。皆謂之文。非特語言詞章之謂也。如天高地下。其分截然。而不見。山峙川流。其理秩然。而不索。此天地之文也。日月星辰之照耀。太虛雲物之班布。草木之花葉。縹緲鳥獸之羽毛。絳色。金玉珠璣之精粹。此又萬物之文也。以至三綱五常之道。古今昭然而不昧。三千三百之禮。小大粲然而有章。此又人倫日用之文也。至於衣服器用之有等級次第。果蔬魚肉之有頓放行列。此又萬事之文也。

推之天地之間。凡有條理明粲者。無往而非文。又豈特見於文辭言語者。然後謂之文哉。

聖賢之文。乃道之精華。

薛文清公讀書記 卷之四

聖賢之文。自道中流出。如江河之有源。而條理貫通。後人不知道而有意為文。猶斷港絕潢之無本。雖強加疏鑿。終亦不能貫通為一。真無用之贅言也。

聖人之言。皆自天理中流出。所以為載道之文。

聖賢之言。專務明理。不尚文彩。然理明辭順。自無不文。常人之言。專尚文彩。理苟未明。文亦何用。

漢初文章。猶是論事。所以近古。至司馬相如輩。詞賦專尚華藻。文體變矣。

韓文所以高於諸子者。以約六經之旨而為之也。先儒猶謂其先學文。失進為之序。況為文不本於六經。

義理。徒取文士之辭華。繼集而敷衍之者乎。

布帛菽粟之文。民生日用之常。一日不可缺。金貨水碧空青丹砂之文。雖曰奇寶。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亦何益於生人哉。

文章止論古今得失。事體利害。而不根於天命人心之正。朱子所謂以文自立者也。

贈言以名位期人。不若以德業勉人。

文士學做聖賢文詞。如楚國人學齊國人言語。學得雖是。自身卻只是楚國人。做得雖是。自身卻只是庸

衆人。

詩評

少陵詩曰。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從容自在。可以形容有道者之氣象。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可以

形容物各付物之氣象。江山如有待。花柳自無私。唐詩皆不及此氣象。

許魯齋曰。世間巧拙俱相半。不許區區智力爭。此言宜念。

余在長沙道中。偶得兩句云。忽悟天無際。方知道不窮。

凡詩文出於真情則工。昔人所謂出於肺腑者是也。如三百篇楚詞。武侯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陶靖節

詩。韓文公祭兄子老成文。歐陽公罷開阡表。皆所謂出於肺腑者也。故皆不求工而自工。故凡作詩文。

皆以真情為主。

理氣

天地萬物。理是一團理氣。

天地萬物。形體皆虛。而理則實。

理。萬古只依舊。氣則日新。

凡大小有形之物。皆自理氣至微至妙中生出來。以至於成形而著。張子曰。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

大堅固。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聖人論理氣最分明。又無離而二之之病。

一理古今完具。而萬物各得其一。

理如日月之光。小大之物。各得其光之一分。物在則光在物。物盡則光在光。

氣則萬變不齊。理則一定不易。

理氣雖不可分先後。然氣之所以如是者。則理之所為也。

一氣流行。一本也。著物則各形各色。而分殊矣。

陰陽

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此理萬古不易。

陽息而盈。則陰消而虛。陰息而盈。則陽消而虛。

水陰也。生於陽。火陽也。生於陰。見陰陽有互根之義。

陽氣自上而下。漸遠則溫。畢達則熱。陰氣自下而上。漸遠則涼。畢達則寒。觀十二月卦氣可見。

陰陽合。則魄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故知鬼神

之精狀者。正以明此。

天地間無物無陰陽。偶讀韻書。其平聲者陽也。側聲者陰也。

造化非陰即陽。人事非柔即剛。

造化萬變。皆是陰陽做出。人事萬變。皆是動靜做出。

五行

水能鑿物。故智屬之。金能動物。故義屬之。木有生意。故仁屬之。火則文明。故禮屬之。土則質實。故信屬之。

五行同有陰陽。就水木火金土上。又各有陰陽。如水陰也。其質屬陰。其氣屬陽之類。

火木陽也。生於陰。陰中有陽也。水金陰也。生於陽。陽中有陰也。

物各具五行之色。如天地有五方土石有五色。雲氣有五色之類。是則萬物豈出於五行之外哉。

天地

天有以形體言者。有以理言者。然以形體言。即有理。以理言。即有形體。非可二之也。

今天地開闢之前。方其明白時。天地開闢萬物。亦如今之所有。若天地再闢再闢之後。天地開闢萬物。亦與今

無異。誠以太極有一定之理。雖萬闢萬闢。而天地萬物不易也。

動多靜少。故地對天不過。○地無根。附於天耳。

地處天中。而有蓋。天包地外。而無窮。

先儒謂天包地外。竊謂不但包乎地外。實行乎地中。是則上下內外皆天也。

晝夜昏明。居半天地。開闢亦如之。以元會運世觀之。天地開闢。各有一半昏明。即如晝夜可見。

山澤通氣。地中之氣為地中之水也。山川出雲。地中之氣為天上之雨也。地中之水。天上之雨。統一氣之

流行。鬱蒸耳。非有二也。

人知水生於地中。而不知乃天所生也。蓋天包地外。地處天中。地外之天氣。無時止息。而鬱積流通於地

中。故能生水而不窮也。

氣無涯而形有限。故天大地小。地於天中一毫毛耳。

天轉正如車輪之轉。蓋側轉也。如八月初昏。斗柄指酉。至天將明時看之。則斗柄指卯矣。以是知天一晝夜側轉一周。而斗柄亦隨天翻轉指卯也。

今天地之始。即前天地之終。其終也。雖天地混合為一。而氣則未嘗有息。但翁叔之餘。猶四時之貞。乃靜之極耳。至靜之中。而動之端已萌。即所謂太極動而生陽也。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原天前天地之終。靜而太極已具。今天地之始。動而太極已行。是則太極或在靜中。或在動中。雖不離乎氣。亦不離乎氣也。若以太極在氣先。則是氣有斷絕。而太極別為一懸空之物。而能生夫氣矣。是豈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謂乎。以是知前天地之終。今天地之始。氣雖有動靜之殊。實未嘗有一息之斷絕。而太極乃所以主宰流行乎其中也。

造化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兩言括盡造化之妙。

造化只是陰陽五行。人道只是健順五常。皆實理也。知者鮮矣。

造化人畢。雖萬變不齊。而理則一定也。

造化密移。無一息之停。常在目前。人自不察。

天地之化。無日不變。因在黔中觀柑實。初極青。日漸至於黃色。人之少而壯。壯而老。亦如此。但變之漸而不覺耳。

消息盈虛。造化自然之理。聖人知之。故順之而吉。衆人不知。故逆之而凶。

人動處有差。造化亦有差。如寒暑不時。福善禍淫之不當者。朱子云然。

天地之初。人物無種。純是氣化。自人物有種之後。則形化雖盛。而氣化亦未嘗息。自今觀之。人與禽獸。五穀之類。凡有種者。皆形化。至若昆蟲草木之類。無種而生者尚多。試以一片白地驗之。雖掘至泉壤。曝焚燒其土。俾草木之遺種根葉皆盡。然一得雨露滋澤。風日吹煦。則草木復生其處。此非氣化而何。又若腐草為螢。朽木為蠹。濕氣生蟲。人氣生蟲之類。無非氣化也。或謂形化盛而氣化消者。竊以為不然。

氣機

天地間游塵紛擾。無須臾止息。無毫髮間斷。是皆氣機恆然。觀日射窗屋之閒。可見。因有詩曰。日射屋山內。煙華幾丈虹。游塵從此見。長滿太虛中。

天不以隆冬大寒而息。其生物之機。人不以為隆冬大寒而息。其虛靈之知覺。

人之吸極而呼者。其極而進。柔變而趨於剛也。呼極而吸者。進極而退。剛化而趨於柔也。既變而剛。則剛矣。既化而柔。則剛矣。張子曰。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闔之象。其斯之謂與。日入而羣動息者。氣機闔也。日出而羣動作者。氣機闔也。一闔一開。至理昭然。

雷二月發聲。八月收聲。氣之動靜也。

雨皆地氣自下而上。蒸騰而成。天愈高。則氣愈清。不能成雨也。

雲濃則成雨。氣散則生物。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

雲氣合而成雨。故雲散則雨止。地氣合而成水。地常凝滯。故水無窮。

天最高。日月星辰次之。雲氣則低。凡雲氣皆在日月星辰之下。以是知其最低也。

雨露霜雪。近地方有。若太虛至高。則氣愈清。而不能凝滯。皆在湖南。登山之極高處。日色晴霽。俯視山下。則雲合而雨。以此知雨露霜雪之類。皆得地氣而成形也。

往年在湖南。嘗行沅州北湖谷中。霖雨蒸淫。及登高山絕頂。則日光晴霽。俯視沅州城郭及衆山之低小者。雲氣浮繞。往來其間。駛如奔馬。開闔萬變。是時必雨於其下矣。以是知雲氣最低。方雲合而雨之時。

日在雲上。未嘗不光輝也。

禽鳥得氣之先者也。丑則雞先鳴者。陽氣動也。午中雞亦鳴者。陰氣動也。是皆天機之自然。玄鳥鴻雁。往來亦如此。

鬼神

草木之敷榮。湯茂者。神之迹。其凋落枯悴者。鬼之迹。自子至午。陽氣方息。而伸者。神之迹。自午至亥。陰氣方息。而屈者。鬼之迹也。

魂魄

陳北溪曰。如鼻中呼吸是氣。那靈處使屬魂。視聽是體。那聰明處便是魄。耳目之聰明。為魄。魄者。形之神也。口鼻之呼吸。為魂。魂者。氣之神也。人有許多聰明知識者。魄之為也。有許多呼吸運動者。魂之為也。

天人

性命合一。即學貫天人矣。

人物從天地大化之本原來。故天人一理。

天人一理也。天有不能為人。人所為者。人有不能為天。所為者。此其分殊也。

天人一理。湯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武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孔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知性知天。皆有以見天人之一理。後世大道不明。論天者不及於人。言人者無涉於天。由是分天人為二致。惟董子有道之大原出於天之言。亦可見天人之一理。至周子作太極圖。明人物出於造化之一原。而張子。程子。朱子。各有發明天人一理之說。大道於是復明。

道之大原出於天。故聖人繼天立極。

物理

登隨時而出。蟲應節而鳴。無非教也。

石壁上草木。最可見生物自虛中來。虛中則實氣是也。知此。直使人有手舞足蹈之喜。

一切有形之物。皆呈露出無形之理來。所謂無非至教也。

即樹根觀之。須思未有根之先。而沖漠無朕之中。而樹根之理已具。遽夫氣機一動。資始資生。而理亦隨之。樹根由是生焉。

一花即具元亨利貞之理。花始萼而未開者。元也。開而盛者。亨也。盛而就實者。利也。實已成熟者。貞也。成熱可種而復生。又為貞下之元矣。生理循環。蓋未嘗毫髮止息間斷。

觀崖石每層有紋橫界。而層層相著。蓋天地之初。陰陽之氣。澁磨而成。若水之漾沙。一層復一層也。意其初。必柔輒如溼泥然。及凝結之久。遂成堅剛。北方石炭。未出穴時。其輒如泥。出穴見風。即硬。此可驗崖石始柔終剛也。

細看萬物。皆自沖漠無朕之微。以至於形著堅固。得天地之氣相感。而物乃成。形如星在天。乃氣之精英耳。及陷於地。得地氣。遂凝而為石。

江邊石壁無寸土。而草木生之。尤可見剛陽之氣。鐵中生火。陽生於陰也。

水采石。剛石為水漸浸。薄薄之久。銷削剝落。剛不能勝柔。此亦可見。礎潤而天雨。霜降而鐘鳴。氣類相感也。

新竹有露者。津液上行。結而為露也。如人髮中有汗。然因觀鳥鳴。其雖仁心。偶然可見。

余在沅辰。令一小童燒栗。忽發破聲。爆可畏。蓋熱氣在內。不得出。故奮裂而有聲。先儒論雷震之理。蓋如此。

海水是衆水之聚。與山澤通氣。有源之水不同。嘗問海上居人。海水味鹹。其海中。山島井泉之水。卻甘。以是知海水與有源之水不同。

近海斥鹵。而地氣亦薄。故生物不暢茂。觀山東海豐諸邑。林木稍長。即枯悴。可見。萬物皆有精。日月五星。為陰陽之精。聖賢為人之精。金玉為石之精。珠貝為水之精。文木為木之精。是皆得氣之清明秀異而成。象成形者也。

感名

天人禍福。相應之幾。至微而不爽。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疾雨。

舉四海九州。生民之氣。無不和。則自足以感陰陽之和。舉四海九州。生民之氣。此乖。則亦足以感陰陽之

夢

夢卜

一生二。就數上說。太極生兩儀。就理上說。余在野中。夢對宋儒士說書。余謂之曰。一字安其內。不求於外。見其大而略於小。正統五年正月十八日分司。夢得此語。因記之。

余往年在中州。嘗夢一人。儒衣冠。其色黯黯。謂是朱文公。告余曰。少嗜欲。多明理。明發達。其言於壁。一日在湖南靖州。讀論語。坐久假寐。既覺。神氣清湛。心體浩然。若天地之廣大。忽思前語。蓋欲少則氣定。心清理明。幾與天地同體。其妙難以語人。

宣德六年十月七日。夜。余在辰。夢從二程夫子游。小程夫子論朱文公。大程夫子贊曰。揚休山立之語。不若中和獨立。因記於此。

古者占卜之法。聖人以至公無私求之。其求之之心。固已神矣。則龜筮之神。安得不應之。如所謂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之語。可見後人以私志邪謀求之。欲其應也難矣。

薛文清公讀書記卷之五

道體

氣化流行。未嘗間斷。可見道體無一息之停。道本無名。姑以萬物萬事。必由是以行。故強名之曰道耳。

齋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之空缺處。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其大無外。其小無內。非知道孰能知之。

無毫髮欠缺。無瞬息間斷。此理真不得而名。故夫子取無聲無臭。以形容之。若以物喻之。即滯於形器矣。今天地萬物。人皆知之。而所以為天地萬物。則人莫得而知之也。如欲知之。是所謂誠。誠。道。誠。理。誠。命。誠。性。誠。帝。誠。神。誠。鬼。誠。太極。誠。其極一而已矣。

論性

孟子言性善。擴前聖之未發。程子性即理也。與張子皆論氣質之性。又擴孟子之未發。至朱子會萃張程之論性至矣。

易言繼之者善也。此善字實指理言也。孟子言性善。此善字虛言性。有善而無惡也。然孟子言性善。實自繼之者善來。因繼之者善。故性有善而無惡也。

天理本善。故人性無不善。故程子曰性即理也。

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原。即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此論本然之性。又曰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此論氣質之性。

人心即食色之性。道心即天命之性。

本然之性理一也。氣質之性分殊也。

性之本體。未感物時。雖是善。到感物而動之初。則有善有不善。周子所謂幾也。

只是一箇性。分而為仁義禮智信。散而為萬善。

天理本一也。由陰陽之運而參差不齊。人性本一也。由人心之感而善惡有異。

性即理也。循天理即率性也。

仁義禮智即是性。非四者之外。別有一理為性也。道只是循此性而行。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為道也。德即是行此道。而有得於心。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為德也。誠即是性之真實無妄。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為誠也。命即是性之所從出。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為命也。忠即盡是性於心。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為忠也。恕即推是性於人。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為恕也。然則性者萬理之統宗。賦理之名雖有萬殊。其實不過一性。

程子言性。即理也。故滿天地間皆性矣。此合內外之道也。論氣不論性。不明。是指告子以知覺運動生之義為性。而不知性即理也。故不明。論性不論氣。不備。言孟子論性善。因得性之本原。然不論氣。則不知有清濁昏明之異。故未備。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言氣質昏濁。則天地之性為其所蔽。故為氣質之性。善反之。而變其昏濁。則天地之性復明。若氣質本清。則天地之性自存。初無待於反之之功也。

古聖賢多言私欲為人性之蔽。至張子。程子。皆論氣質之性。則知為人性之蔽。不獨私欲。而亦拘於氣質。故朱子論人性之蔽。必兼私欲氣稟言之。就氣質中指出仁義禮智。不雜氣質而言。謂之天地之性。以仁義禮智雜氣質而言。故謂氣質之性。非有二也。

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中也。命也。即天命之性也。程子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性一而已矣。氣質清粹而無所蔽。則皆以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所謂善固性也。氣質濁雜而有所蔽。則仁流為比。義流為殘。忍。禮流為矯偽。智流為詭詐。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理本齊而氣不齊。

理本齊而氣不齊。

氣強理弱。故昏明善惡。皆隨氣之所為。而理有不得制焉。至或理有時而發見。隨復為氣所掩。終不能長久開通。所謂為學者。正欲以此不美之氣質。使理常發見流行耳。然非加倍之功。亦莫能致也。

元亨利貞。天之命也。仁義禮智。人之性也。四者惟人與天合。而得其全。就人中細分之。又有氣質清濁通塞之不同。有全之者。有全之半者。有全之少者。有皆不能全者。其品蓋不能勝計也。至於物。則拘於氣質。愈不能全矣。如木得仁之性。火得禮之性。金得義之性。水得智之性。皆不能相通也。蜂蟻得義之性。唯鳩得智之性。虎狼得仁之性。豺獾得禮之性。亦不能盡推也。是則同者生理之一源。異者氣質之殊。

人性分而言之有五。合而言之則一。一不可見。而五則因發見者。可默識也。中正仁義性也。性即太極也。夫豈性之外。復有太極。太極之外。又有所謂性哉。此理在天。未賦於人物。謂之善。已賦於人物。謂之性。故朱子太極圖解曰。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孟子言性善。指理之在人心者而言。易言繼之者善。指理之在造化者而言。其實一也。

善即性也。為善即所以盡性也。為不善則失其性也。性之一字。無所不包。當時時體認而力行之。孟子所謂左右逢其原者。即此性也。

一日偶思性。非特其於心者為是。凡耳目口鼻手足動靜之理。皆是也。非特耳目口鼻手足動靜之理為是。凡天地萬物之理。皆是也。故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

程子不言太極。其論性天道。即太極也。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者。情也。性者情之體。情者性之用。此性所以無內外也。

鳥獸皆知寒煖饑渴。牝牡利害之情。而不知禮義之當然。乃其氣體昏塞之甚而不能通也。晦庵朱子所謂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正謂此耳。

仁之性。物得者尤多。如牛呼犢而鳴。鳥護子而翔。雞護雛而啄。犬護子而噉。皆慈愛之發於自然也。但為形氣所拘。於此一端。略能發見。他則不能類推矣。

衆蟻得一物。合力舉之。以歸其穴。謂之無知。不可。鳥遶天未陰雨。而網羅腐戶。亦其智之一端。

瓜瓞之類。以竹木引之。皆附而上。又似有心者。蓋主宰乎是者。乃其心也。

飛潛動之物。皆有知有性。植物則無知而有性。

論仁

仁從乾元大本大原中流出。所以為衆善之長。生意無窮。偶於李核可見。如一李核。種之即成一株。一株姑以結百李言之。種之即成百株。百株結千李。



種之即成千株。千株結萬李。種之即成萬株。萬株結百萬李。種之即成百萬株。由是推之。生生之理。蓋不可勝窮也。仁道之大。於此亦可見。

人惻然慈良之心。即天地藹然生物之心。朱子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如復禮為仁也。學者於前之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可以知用力之方矣。仁是孃物。譬之草木。孃則生。老則枯。縱有私使不能推。所以為不仁。

論心

心者。氣之靈。而理之樞也。

人心通貫天地之心。

心所具之理。為太極。心之動靜。為陰陽。

在人始有心之名。在天則渾然是理。理具於人心。乃可言心統性情。

耳目口鼻。各專一事。而心則無不通。

天道流行。命也。命賦於人性也。性與心俱生者也。性體無為。人心有覺。故心統性情。

心統性之靜氣。未用事。心正則性亦善。心統情之動氣。已用事。心正則情亦正。心有不正。則情亦不正矣。性純是理。故有善而無惡。心雜乎氣。故有不能無善惡。朱子曰。心比理。則微有迹。比氣。則又靈。又曰。心是氣之精爽。

人惟一心。操之為君子。放之為小人。

自古興亡治亂之幾。皆由於心之存亡。

天命。性。道。德。皆天理也。分而言之。自其出於天者。謂之天命。元亨利貞是也。天命賦於人者。謂之性。仁義禮智是也。率性而行。莫不各有仁義禮智。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道。所謂道也。行是道而得仁義禮智之性於心。所謂德也。合而言之。莫非天理也。然所以具天命之性。行率性之道。得仁義禮智之德。全天理之體用者。皆本於心。故張子曰。心統性情。

論學

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此外。便是世俗之學。學問實自靜中有得。不靜。則心既雜亂。何由有得。

人聞道學之名。不駭以為高。則笑以為迂。且為學而不學道。則無天理人倫矣。果何學乎。

學不至於聖賢。只是有不誠處。

學者自幼便為謀利計功而學。宜其不足以入堯舜之道。

人為學至要。當於妄念起處。即遏絕之。余每嘗用力於此。故書以自勵。

為學第一在變化氣質。不然。只是講說耳。

有人為學者。徒曰講道學道。不知所以體認之。則所講所學者。實未知為何物也。

不使他事勝好學之心。則有進。

為學大抵。就已分上。去其本無之私欲。全其固有之天理耳。

作詩作文寫字。皆非本領工夫。惟於心上用力。最要。身心之功。有餘力。游焉可也。

為學最要務。實知一理。則行一理。知一事。則行一事。自然理與事相安。無虛汎不切之患。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顏曾思孟。周程張朱。正學也。不學此者。即非正學也。

因思學不進。大病在見理不明。信道不篤。今欲學道。又怕既學道。為道理拘束。與自家心上。受用外物。相妨。欲不學道。又見說此是箇好道理。若見理明。則必知外物之樂。不如是道之樂。如是而學。其有不進者乎。

中公曰。為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余謂為學不在多言。亦願力行何如耳。

學以靜為本。

為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鄙至陋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

程子謂。非月三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竊謂為學亦然。凡讀聖賢書。於其一字一句。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也。

道從天出。是有本之學。文章俗學。所以淺者。由不知大本大原。自天出而賦於人物。故雖博極羣書。識達古今。馳騁文章。建立事功。終為無本原而淺。故君子貴乎知道。

為學第一工夫。立心為本。心存則讀書窮理。躬行踐履。皆自此進。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之。反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皆此意也。

千古聖賢之學。惟欲人存天理。遏人欲而已。

明本然之性。氣質之性。與喜怒哀樂已發未發之性情。了然無疑。此本領之學也。

為學只是要知性。復性而已。朱子所謂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

為學之要。莫切於動靜。動靜合宜者。便是天理。不合宜者。便是人欲。

為學於應事接物處。尤當詳審。每日不問大事小事。處處實然。便合宜。積久則業廣矣。

克勤小物。為學之切要。

望道未見之心。即求道不已之心。學者以是自勵。則其進自不能止矣。

程子曰。古之為學。專養性情。蓋性者。仁義禮智。乃道之體。情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乃道之用。故養性情。即學道也。

進學之本。惟是忠信。聖賢言之詳矣。

程子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為學之要也。

人之學道，由經而入窮經，有得則道不在經者，可默識矣。

學須有覺，方得總貫處。

精蘊本末兼盡，所以為聖賢之學。若舍蘊而求精，厥末而求本，所謂語理而遺物，語上而遺下，鮮不流而為異端。

外聖賢之學，便是異端，機權世俗之學。

得聖賢之真，則知異學之妄。

多記駁雜之事，妨正理。

朱子曰：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千古聖賢之學，只是學如此而已。舍此皆是俗學。

易言修辭立誠，乃為學第一工夫。

張子曰：學至於不責人，其學進矣。此言當深體而力行之。余屢言及此，而不厭其煩者，亦欲深省而實踐之也。

看得為學無別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句，便有益。心不妄思，一心皆天理，身不妄動，一身皆天理，事不妄為，事事皆天理。

學不進，率由於因循。

邵子詩云：不讀人閒非聖書，凡不正之書，皆不可讀。自有文籍以來，汗牛充棟之書日益多，要當擇其是而取其非可也。

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其。心雖未定，常得書味深，則心自熟。久則其者盡而熟者化矣。

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無他書，心乃有大得。

讀書貴知要，只顧子四勿，心不絕想，口不絕念，守之勿失，循之勿違，豈有差錯。汎觀天下之書，而不知用力處，雖多亦奚以為。

凡讀書須虛心定氣，緩聲以誦之，則可以密察其意。若心雜氣麤，急聲以誦，真村學小兒讀誦，高聲又豈能識其旨趣之所在耶。

朱子曰：童遇云：讀書千遍，其意可見。又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教之，非思之力也。精神之極也，非妄語也。此言讀書熟思之精，自有通悟時也。

讀書不尋思，如迅風飛鳥之過前，響絕影滅，亦不知聖賢所為何事，要作何用。惟精心尋思，體貼向身心事物上來，反覆考驗其理，則知聖賢之書一字一句，皆有用矣。

讀書固不可不思，然思索太苦而無節，則心反為之動，而神氣不清，如井泉然，涸之頻數，則必竭。凡讀

書思索之久，覺有倦意，當儆然正坐，激定此心，少時再從事於思索，則心清而義理自見。

論敬

敬字自書中說起。孔子解坤六二，說敬與義尤詳切，為學之要，無越於此。敬為百聖傳心之要，凡見於書者，尤詳。程子發明其所以為敬之義，精矣。

人不主敬，則此心一息之閒，馳騁出入，莫知所止也。

程明道曰：中有主則虛，虛則外邪不能入。此中有主，即主敬之主。主敬則理雖實，而心體常虛，虛則外邪不能入。

程子謂未出門時，此儼若思也。又曰：未接物時，只主敬，便是為善。皆發先聖所未發。

人不持敬，則心無所放處。

程子作字甚敬，曰：只是學，蓋事有大小，理無大小，大事謹而小事不謹，則大理即有欠缺，開斷，故作字雖小事必敬者，所以存天理也。

千古為學要法，無過於敬。敬則心有主，而諸事可為。

主敬則思不出位，而分定矣。

縱敬，則渣滓融化，而不勝其大。不敬，則鄙吝即萌，而不勝其小矣。

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縱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

古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蓋道妙莫測，靡有攸定，惟敬則能凝聚得此理常在。如心敬，則凝聚得德在心上，貌敬，則凝聚得德在貌上，以至耳目口鼻之類，無不皆然。或有不敬，則心若放逸，而天德亡，百體懈弛，而物則廢，雖曰有人之形，其實塊然血氣之軀，與物無以異矣。此敬之一字，乃聚德之本，而為踐形盡性之要也。

程子之主敬，周子之無欲，皆為學之至要。

易搖而難定，易昏而難明者，人心也。惟主敬則定而明。

莊敬曰：強安肆日偷之語，宜深體。蓋莊敬則志以帥氣，卓然有立，為善履歷不倦，而不知老之將至，安肆則志氣昏惰，柔懦無立，振揭歲月悠悠，無成矣。

不輕安，則厚重，不昏染，則虛明，其要在主敬。

常主敬，則心存，心存即應事不錯。

主一，則氣象清明，二三，則昏昧矣。

程子論恭敬曰：聰明睿智皆從此出。蓋人能恭敬，則心肅容莊，視明聽聰，乃可以窮衆理之妙。不敬，則志氣昏逸，四體放肆，雖蘊淺之事，尚茫然而不能察，況精微之事乎。以是知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而居敬又窮理之本也。

縱收敬身心，便是居敬。縱尋思義理，便是窮理。二者交資而不可缺一也。一於居敬而不窮理，則有枯寂之病。一於窮理而不居敬，則有紛擾之患。居敬有力，則窮理愈精。窮理有得，則居敬愈固。居敬以立本，窮理以達用。

行第一步，心在第一步上。行第二步，心在第二步上。第三步，無不如此。所謂敬也。如行第一步，而心在第二步之外。行第二步，而心在四步五步之外，即非敬矣。至若寫字處事，無不皆然。寫第一字，心在第一字上。為一事，心在一事上。件件事，便是敬。程子所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與。

如存心端坐之時，此居敬也。或讀書而思索義理，或處事而求其當否，即窮理也。初學時，見居敬窮理為二事，為學之久，則見得居敬時，敬以存此理，窮理時，敬以察此理，雖若二事，而實則一矣。敬是方做工夫，誠是已成就處。持己得一敬字，接物得一謙字，敬以持己，謙以接人，可以寡過矣。

事天

事天當自一念之微，純乎天理。次而一身一家，皆出於至正，則事天而天心悅矣。古語云：事天以質，不以文。存其心，養其性，事天之實也。

天誠可畏，近而吾心，吾身，密室顯地，無非天也。敢不畏乎？

父母生子，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無不備。人子能體其全而歸之，斯謂之孝。天之生人，五常百行之理，無不全。人能以事親之心事天，於天所賦之理，無一之或失，則亦天之孝子矣。

天道可畏，聖帝明王，事天如事父母，父母有怒，人子恐懼不寧，思有以消其怒。聖帝明王之事天亦然。敬天當自敬吾心始，不能敬其心而謂能敬天者，妄也。

警戒

程子曰：吾以徇欲傷生為深恥。學者體此，則可以保身矣。

老子多藏必厚亡之言，曲盡事理。自古以來，積貨厚積，以取顛覆者，多矣。而猶不知戒，何邪？

宗伯曰：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此可以為後生輕俊者之戒。

人之饜用，當各量其分，薄功而厚饜，鮮不仆矣。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侈用無節，甚至和衣皆綾綺之類，宜其顛覆之無日。此余有目親

其事者，可為貪侈之戒。利者人心之同欲，而欲專之可乎？言不及行，可恥之甚。非特發於口者謂之言，凡著於文詞者，皆是也。嘗觀後人肆筆衡詞，議論前人之長短，及夷考其平生之所為，不及古人者多矣。豈非言不及行，可恥之甚乎？吾輩所當深戒也。

富貴利達在天，無可求之理。德業學術在人，有可求之道。誠欲厚其子孫，以可求者教之，善矣。欲以不可求者厚之，豈非愚之甚耶？

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後人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習而為輕佻浮薄者。節儉樸素人之美德，奢侈華麗人之大惡。人欲無涯，不以禮節之莫知所極矣。

好議論前輩得失，乃初學之大病。前輩誠有不可及者，未可輕議也。以紙上之言觀往事，率皆輕議古人處事之失，設使身居其地，悟見其錯愕失措者多矣。惟以文辭名位自高而貪鄙之行，有不異常人者，斯亦不足貴也已。

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舉止不可不慎其幾，一毫之差，悔不可追。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為所移。不戲謔亦存心養氣之一端。

好勝人之大病。有不合當知幾，而不可妄求，易曰：浚恆貞凶。勢到七八分即已，如張弓然，過滿則折。但當循理，不可使氣。

只可潛修默進，不可求人知。懈意一生，即為自棄。於方快意之時，尤當謹。蓋理勢盛衰相根，快意之時，乃盛之極而衰之漸也。

凡所為，當下即求合理，勿曰今日姑如此，明日改之。一事苟，其餘無不苟矣。至大之惡，由於一念之不善。小人以隱惡為可以欺人，殊不知有昭昭不可欺者，此心是也。

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禍流於滔天。非有過人之識，而欲寡集。慧言以折衷聖賢之經旨，多見其不知量也。因讀朱文公與子受之書，念之念之，夙夜無忝所生之言，不勝感發興起，中心惘然，必欲不為一事之惡，以忝先人。

交馳於聲利之場，而此心存焉，寡矣。人有一毫之矜飾，即心馳於外，而氣象卑陋矣。機事不密，則害成，易之大戒也。

警訓

聖賢垂世立教之意。大要欲人復其性而已。而後之學者。讀聖賢之書。但資以爲詞章之用。利祿之階。而不知一言之切於身心。聖賢垂世立教之意。果何在哉。

讀正書。則正理。親正人。存正心。行正事。斯無不正矣。斯須不可不近正人。斯須不可不行正道。

學者一日之閒。心在義理上之時少。在閒事上之時多。所以於義理生。而於閒事熟。誠能移在閒事上之心。常在義理上。念念不忘。則天理熟矣。

物慾太過。自造化尚然。況人事乎。人之威儀。須臾不可不嚴整。蓋有物有則也。危懼則得安。慢易則必傾。設易之教也。

人有負才能。而見於辭貌者。其小也可知矣。匹夫之志。未必皆出於正。而猶不可奪。況君子之志於道。孰得而奪之哉。

勢無兩重之理。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故道義重則外物輕。道義輕則外物重。爲學之士。常使外物不能勝其道義。則此日重。彼日輕。積久。惟見道義。而不復知有外物矣。

後人只爲多欲。故爲異端所小。若能如聖人之無欲。而常伸於萬物之上。彼烏得而小之。莊子斷輪之說。深中學者。溺於語言。而不得其意之弊。世有開卷則能說義理。真若有所得者。掩卷則茫然。漫不知所說爲何事。誠所謂糟粕者也。其弊也久矣。

然漫不知所說爲何事。誠所謂糟粕者也。其弊也久矣。惟無欲最高。有欲則低矣。非力所及。而思者妄也。故君子思不出其位。人不自知其過者。不明也。

人有滿於得意。而不覺形於色詞者。則其所養可知矣。人之好諛。非特言語爲然也。而文辭尤甚也。素無實德實才。而悅人作文辭以諛己。而作文辭者。又極口稱譽之。彼以諛求。此以諛應。文辭之弊。孰有甚於此乎。

烏知擇異人。不知擇所處。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欲人悅己。則人有惡己者矣。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有窒礙處。必思有以通之。則智益明。有一毫取人之心。則言必說。貌必諂。所謂巧言令色鮮矣仁也。

每顧遺體之重。未嘗一日敢忘先人。康節曰。思慮未發。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人能慎所發於將發。則無悔矣。人開口皆能談禮義。論名節。及見利必趨。見勢必附。又不知禮義名節爲何物也。有意悅人。便失其本心。

不論人之賢否。但見勢利即傾慕。豈非失其本心乎。噫。弊也久矣。矯輕警惰。只當於心志言動上用力。

外物至輕。已德至重。重其所輕。輕其所重。不知類也。外物爲養生之具。固不可缺。但君子取之有道。用之有節。小人則取不以道。用不以節。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也。

存養 操心。一則義理昭著而不昧。一則神氣凝行而不浮。從德養身。莫過於操心之一法也。許魯齋詩曰。萬般補養皆虛偽。只有操心是要規。惟心得而實踐者。乃知其言之有味。

不知操持此心。則馳騫出入無一息之寧。靜虛則萬理成具於寂然之中。動直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聖所以可學也與。

斯須心不在。而動即妄矣。無義理以養心。何所不至。

不爲耳目口鼻所役。覺得心常泰然。雜念多。雜言多。能存乎道者鮮矣。惟一念一言。專在於道。則久久自然有得。

寡欲省多少勞擾。只寡欲便無事。無事心便澹然矣。心斯須不存。即與義理背馳。可不念哉。

蕩滌私邪。存養心性。端謹容節。絕謀利計功之念。其心超然無係。主靜以立其本。慎動以審其幾。

人心只是當靜時不存。當動時不察。所以靜時放逸。動時差錯。主靜。物來應之。

一息不可不涵養。涵養只在坐作動靜語默之間。心性爲天下之大本。必涵養純一寧靜。則萬事由此而出者。皆天理之公允。

水動蕩不已。則不清。心動蕩不已。則不明。故當時靜定其心。不爲動蕩所昏可也。靜能制動。沈能制浮。寬能制褊。緩能制急。

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第一要有渾厚包涵。從容廣大之氣象。

妄好之私。不形於動靜。情欲之感。無介於威儀。盛德之至也。促迫褊窄。淺率浮躁。非有德之氣象。

周子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其至矣。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

人心貴乎光明潔淨。珠藏澤自媚。玉蘊山含輝。此涵養之至要。須要有包含。則有餘意。發露太盡。則難繼。薄澤胸中。無一毫之私累。可以言大矣。

省察

省察之功。不可一時而或怠。詩曰。夙夜匪懈。其所之謂與。人之念慮不正者有二。有妄念。有惡念。如思慮不可必得之事。妄念也。思慮悖理違道之事。惡念也。凡此二者。心縱知覺。即遏絕之。必使念全皆出乎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性情之正。則不正之念自消。而思慮皆天理矣。此實日用省察之切要。不可毫髮間斷也。

一毫省察之不至。即處事失宜。而悔吝隨之。不可不慎。

余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至夕必自省曰。一日所為之事。合理否。

中夜因思。天賦我惟一性。苟不能全。是逆天也。可不懼哉。

事親奉祭未盡孝。為臣奉職未盡敬。宗族族戚未盡仁。交友接人未盡忠。讀書行己未盡誠。此吾自少至老。恆念有未盡也。

余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安寢。或有不合。即展轉不能寐。思有以更其失。又慮始勤終怠也。因筆錄以自警。

讀書至聖賢言不善處。則必自省曰。吾得無有此不善乎。有不善。則速改之。毋使一毫與聖賢所言之不善有相似焉。至聖賢言善處。則必自省曰。吾得無未有此善乎。於善則速為之。必使事事與聖賢所言之善相同焉。如此則讀書不為空言。繼日消而善日積矣。

目欲視。即當思其邪與正。耳欲聽。即當思其是與非。口欲言。即當思其可與否。正焉。是焉。可焉。則視之聽之言之。邪焉。非焉。否焉。則勿以止之。此之謂三要。

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於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朱子遺子從學。欲其一變舊習而歸曰。念之念之。無忝爾所生。吾來湖南三年矣。北歸有進。庶無忝爾所生乎。

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邪。如靜中一念之刻。即非仁。一念之貪。即非義。一念之慢。即非禮。一念之詐。即非智。此君子貴乎慎獨也。

人於實之一字。當念念不忘。隨事隨處省察。於言動居處應事接物之間。必使一念一事。皆出於實。斯有進德之地。

德性之學。須要時時刻刻。提撕警省。則天理常存。而人欲消絕。苟有一息之間。則人欲長而天理微矣。未應事時。常持守此心勿失。應事時。省察此心勿差。即應事了。還持守此心勿失。

事事不放過。而皆欲合理。則積久而業廣矣。當悔者。既不可追。但不可再萌可悔之事耳。有悔。思有以補其過。則無悔矣。

常默念為此七尺之軀。費卻聖賢多少言語。於此而尚不能修其身。可謂自賊之甚矣。一念之差。心即放縱。覺其差而心即正。

日夜省察身心。思慮動作之過。惡改之。體認身心性情。固有之天理。存之。改過存善。晝夜循環用功。庶幾惡去而善存。

吾猶然欲造其極。而未能者。其病安在。得非舊習有未盡去乎。宴安嬉游。此言當深省。

謹防外好以奪志。斯須照管不至。則外好有潛勾竊引之私。不可不察。人欲如寇敵。專以窺吾之虛實。斯須防閑不密。則彼乘間而入矣。

薛文清公讀書錄卷之六

體認

體認之法。須於身心之所存所發者。要識其孰為中。孰為和。孰為性。孰為情。孰為道。孰為德。孰為仁。孰為義。孰為禮。孰為智。孰為誠。又當知如何為主敬。如何為致恭。如何為存養。如何為省察。如何為克己。如何為復禮。如何為戒慎恐懼。如何為致知力行。如何為博文約禮。於凡天理之名。皆欲識其真。於凡用功之要。皆欲為其事。如此則見道明。體道力。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弊矣。

先儒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之類。皆在物之理也。於此處之各得其宜。乃處物之義也。

讀書當著實體認。如讀中庸首章天命之謂性。便當求天命之性的在何處。讀大學首章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便當求三者的為何事。如此則道理雖如。皆在心目之間。自不為文字言語所纏繞矣。

凡看聖賢書。皆當以仁義禮智信五者細細體會旁通之。久則彼此互相發明。可以見天下道理之名雖多。而皆不外此五者矣。

日用體認仁義禮智之性。於所存所發之際。最是為學之切要。讀書之久。見得書上之理。與自家身上之理。一一契合。方始有得處。

涵養須用敬。存此性耳。進學則在致知。明此性耳。中夜思千古聖人之心。惟是誠而已。

性命之理。於一草一木見之。於天地萬物皆見之。

人能常存仁義禮智之性。必體認某事為仁。某事為義。某事為禮。某事為智。庶幾久則見道分明。

地泥城陷。皆皆土也。孝慈恤愛。惻怛皆仁也。理一分殊。於此亦可見。

日用閒身心切要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事隨處。必體認得了。分明。方為見道。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患矣。

只是合當如是。便是理。

一心管萬事。理一分殊。萬事由一心。分殊理一。

一一見得理有下落。方為真見。真見明。則邪見不能惑。

曲折細微。理無不貫。

於聖賢言理處。若天理。若人心。若命性道德誠善忠恕一貫太極之類。要當各隨其旨。而知所以異。又當

傍通其義。而知所以同也。

萬物各得一理之一分。而一理之本體。依然完具。初無絲毫之減損也。

須知己與物皆從陰陽造化中來。則知天地萬物為一。豈足。

眼底萬物。不出水火木金土。萬善不出仁義禮智信。

萬物定於一。萬事定於一。萬古定於一。

元來只一理。貫徹天地萬物。分之不為少。合之不為多也。

時中是活法而不死。執中是死法而不活。

程子曰。有主則中。虛謂心中無物也。又曰。有主則中實。實謂心中有理也。

程子作字甚敬。曰。只是學。余謂酒壚應對亦然。酒壚應對之所以然。即精義入神之妙也。

雖上知不能無人心。聖人所謂無欲者。非若釋氏盡去根塵。但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以其不流於人

欲之私。所謂無欲也。

人之一身。五臟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凡有形者。皆形而下之器也。其五臟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理。即形

而上之道也。推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形而下之器也。其仁義禮智信之理。即形而上之道也。

以至大而天地萬物。小而一髮一塵。凡可見者。皆形而下之器。其不可見者。皆形而上之道。然器即道

乎道之中。道不離乎器之外。故曰。道亦器也。器亦道也。

誠譬之精金。無銅鐵之雜。金有一分銅鐵之雜。則不精。德有一毫人偽之雜。則不純矣。

從心所欲。不踰矩。先天而天弗違也。上律天時。後天而奉天時也。

周子曰。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朱子言。即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學者當熟思

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已。愚按朱子之言。引而不發。竊意天地閒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莫

過於天命之性。能深知其理。而實體之於身。則日用動靜之閒。莫非大德之流行。而無一毫私欲之雜。

操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樂可知矣。

天地之閒。物各有理。理者其中脈絡條理。合當如此者是也。大而天之所以健而不息。地之所以順而有

常。皆理之合當如此也。若天有息而地不寧。即非天地合當之理矣。以萬物觀之。如花木之生。春夏秋

冬之各有其時。青黃赤白之各有其色。萬古常然不易。此花木合當之理也。若春夏者。發於秋。秋冬

者。發於春。夏青黃者。變為赤白。赤白者。變為青黃。即非花木合當之理矣。以至昆蟲鳥獸。莫不各有合

當之理。以人言之。自一心之所存。以至一身之所具。皆有降衷秉彝之性。而不可易者。乃合當如是之

理也。不如是。則非人之理矣。以至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夫婦之別。皆合當如是之理也。凡此

一有不盡。則非人倫合當之理矣。此理之所以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

破也。

讀書記得一句。便尋一句之理。務要見得下落。方有益。先儒謂讀書只怕尋思。近看得尋思二字最好。如

聖賢一句言語。便反覆尋思。在吾身心上。何者為是。在萬物上。何者為是。使聖賢言語皆有著落。則知

理不外乎氣。惟心常存。則能因氣而識理。性理無聲無臭。自非存心體認之久。不能默悟其妙也。

無物有大於理者。天地雖大。亦一物耳。誠知此理。有登泰山而小天下氣象。

體驗

陽明者善也。陰濁者惡也。人見天氣清明。則心意舒暢。見天氣陰晦。則心意黯慘。亦可以驗好善惡之

一端。

管念顏子三月不違仁。諸子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吾自體驗此心。一日之閒。不知幾出幾入也。以是

知聖賢之學極難。而亦不可不勉。

吾於靜時。亦頗識是理。但動有與靜違者。由存養省察之不至也。

欲淡則心清。心清則理見。

為學不實。無可據之地。

順理則心悅豫。不順理則心阻戚。

順理都無一事。

不為物累。覺得身心甚輕。

人心無一毫私意。便與天地萬物之理。相合為一。

知道則自明。

人能心在腔子裏。則百事可精。

心定氣平而身體之安和舒泰不可言。

以太極圖反求之身心動靜之間無一不合。

五庄之用知最先如開眼作事便要見是非豈不是知在先。

見枯樹則心不悅見生榮之花木則愛之亦可驗己意與物同也。

靜中有無限妙理皆見。

作詩作文寫字披敵精神荒耗志氣而無得於己惟從事於心學則氣完體胖有休休自得之趣惟親歷

者知其味始難以語人也。

細看天之生物只是自然無纖毫作為之私故人見其易而不見其難人能事事順理而行則亦如天之

自然不難矣。

思天理則心廣而明思人欲則心狹而暗。

理明後見天地萬物截然各安其分。

虛明廣天氣象到人欲淨盡處自見匪言所能論也。

水清則見毫毛心清則見天理。

心地乾淨自然寬平。

涵養之深積索之久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矣。

膽大心小似知崇禮卑知圓行方似和而不流。

少欲則心靜心靜則事簡。

無適而非道但當隨時隨處識得分明行得切實耳。

心如水之源源清則流清心正則事正。

涵養省察雖是動靜交致其力然必靜中涵養之功多則動時省察之功易也。

造化翁寂專一則發育萬物有力人心寧靜專一則窮理作事有力。

非知周乎萬物者不能辨天下之惑。

欲淡則心虛心虛則氣清氣清則理明。

公則四通八達私則偏向一隅。

愈收斂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

當於心意言動上做工夫心必操意必誠言必謹動必慎內外交修之法也。

無行可悔則德進矣。

守約者心自定。

人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浩然慈良惻怛之心有不覺而發於中者。

凡物虛則有神如鼓虛則鳴鐘虛則鳴心虛則靈。

心細密則見道心躁則行不著習不察。

心大則如天之無物不包心小則如天之無物不入。

無欲如至清之水秋毫必見有欲如至濁之水雖山岳之大亦莫能鑑矣。

人欲盡而天理見如水至清而寶珠露人欲深而天理昏如水至濁而寶珠暗此先儒之成說但先儒以

氣稟言其以人欲言。

舉天下之物皆不及道之貴是何也以出於天而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也知道之大其尊無對則知衆物

之小矣。

程子曰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積染之久涵泳之深當別有所見。

道無處不在故當無處不謹。

不敢有邪心漸近於誠。

養氣則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同其大虛心則人之性與天地之性同其大。

一息之運與古今之運同一塵之土與大地之土同一夫之心與億兆之心同一念之妄非誠也一語之妄非誠也一動之妄非誠也必念慮語言動作皆出於無妄斯為誠矣。

無欲則所行自簡。

靜坐中覺有雜念者不誠之本也惟聖人之心自然真一虛靜無一毫之雜念。

雷屯風雨參錯交動於下而太虛之本體自若萬事萬變紛紜膠擾於外而吾心之本體自如。

知之至信之篤則實有得於己矣。

心無妄思言無妄言身無妄動安得有差故有差者皆妄也無妄之義大矣。

為善須表裏激微方是真實為善有纖毫私意夾雜其間即非真為善矣。

掃卻浮雲而太虛自清微去蔽障而天理自著。

放下一切外物覺得心閒省事。

萬物萬事各有分各安其分自然無事矣。

順理則裕四字用之不虛。

浩然慈良惻怛之心與溫然春陽之氣為一。

滿天地是生物之心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膽欲大見義勇為心欲小文理密察知微則應物無滯行欲方截然有執。

養之深則發之厚養之淺則發之薄觀諸造化可見窮冬大寒天地閉塞而元氣蓄藏既固至春則發達

充盛而不可遏若冬暖元氣漏洩則春亦生物不盛而疫厲作矣。

不以禮制心其欲無涯。

學力未能勝舊習正如藥力未能除舊病頃刻學力不至則舊習仍在一日不服藥則舊病復作學力勝

則無此病矣。

程子曰：省躬己不可無，亦不可常留在心作悔。蓋常留在心作悔，則心體爲所累而不能舒泰也。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乃有進。張子曰：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極有益。

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初二日夜，余在辰州府分司睡至五更，忽念己德所以不大進者，正爲舊習纏繞，未能掉脫，故爲善而善未純，去惡而惡未盡。當自今一刮舊習，一言一行，求合於道，否則匪人矣。

德不進，病在意不誠，意誠則德進矣。

開卷即有與聖賢不相似處，可不勉乎？

尋思千能百巧，都不濟事，只無欲是萬處。

心一操而羣邪退，一放而羣邪竄。

一念不誠，即有偷惰之意，所謂惟聖罔念作狂者，豈虛語哉。

人心公則如燭，四方上下無所不照，私則如燈，只有一面光不能徧照也。

道雖未嘗遠，人心有斯須不存，則人自遠道矣。

嘗觀山勢高峻，直截即生物不暢茂，其勢奔赴溪谷，合峽回還者，即其中草木暢茂，蓋高峻直截者，氣散走，難蓄聚，故生物之力薄。回還合峽者，元氣至此蓄積包藏者多，故生物之力厚。水亦然，灘石峻，即水急而魚鱉不留，淵潭深，則魚鱉之屬聚焉，以是而驗之，人其峭急淺露者，必無所蓄積，必不能容物，作事則輕易而寡成，寬緩深沈者，則所蓄必多，於物無所不容，作事則安重有力，而事必成。善學者，觀於山水之間，亦可以進德矣。

要當渾厚中有分辨者在乃可。

大而人偷，小而言動皆理之當然，縱有有爲之心，雖所行合理，亦是人欲。

一爲外物所誘，則心無須臾之寧矣。

人只是箇心性，靜則存動則應，明白坦直，本無許多勞擾，若私意一起，則支節橫生，而紛紜多事矣。

心不可斯須離正道，身不可斯須離正道。

偶見一伶人，於三層桌上，頭頂一小童，可謂危矣。因笑自喻曰：此伶此童，此際俱無邪心，何也以恐懼之心勝也。賤技且然，君子學道，必常存戒懼之心，如處至危之地，斯無邪心矣。苟安於怠惰放肆，則無限之邪心，禍從而生矣。

人只爲耳目鼻四肢百骸，做得不是，壞了仁義禮智信。若耳目鼻四肢百骸，做得是，便是仁義禮智信之性。詩所謂物有則，孟子所謂踐形者是也。

一念不謹，即作狂之端兆，一念能謹，即作聖之端兆，充其極，則堯舜分矣。

習於見聞之久，則事之雖非者，亦莫覺其非矣。

潛修不求人知，理當如此。

克治

有我之私，極難克，費乎明與剛而已。人之克治，或能克於此，不能克於彼，此是克之有未盡也。能充其所能，以及其所不能，則克無不盡矣。官安之私，最難克。

公孫支言夷吾忌克，忌，猜疑，克，好勝，二者人之大病也，不可不去。

古人佩韋弦，亦變化氣質之一法也。

一念之非，即過之一動之妄，即改之。

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褻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蕩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者而悉矯之，久之，氣質變矣。

氣質極難變，十分用力，猶有變不能盡者，然亦不可以爲難變而遂懈於用力也。

欲心一動，如火之熾，如水之溢，非用大壯之力，莫能止其欲。

先儒曰：慾心一萌，便思禮義以勝之，即窒慾之要也。

中夜以思，只公之一字，乃見克己之效驗。

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爲有己，爲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己富，惟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樂，惟欲己生，惟欲己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奚以異？若能克去有己之病，廓然大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安分願，而天

理之盛，有不可待而勝用者也。

人心皆有所安，有所不安，安者，義理也，不安者，人欲也。然私意勝而不能自克，則以不安者爲安矣。

克盡己私，爲誠有一毫之私未盡，則非誠矣。

心每有妄發，即以經書聖賢之言制之。

淤泥寒流水，人欲寒天理，去其寒，則沛然矣。

吾於所爲之失，隨即知而改之，然未免再萌於心，因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難爲人須做徹表微裏一般人。

慎言

謹言是爲學第一工夫，能謹言，則句句是實理，不能謹言，則句句是虛談。言是實理，則能實其行矣；言易有修謹立誠之訓，書有惟口出好興戎之訓，春秋有食言之讒，禮有安定辭之訓，銅人有三誠之論。

語孟子與凡聖賢之書，謹言之訓尤多，以是知謹言乃修德之切要，所當服膺其訓而勿失也。

溫公謂誠自不安語始，信哉斯言也。

知道則言自簡，是何也？以其道不敢言也。

句句著實不脫空，方是謹言。



信口亂談者。無操存省察之功也。

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充。而夢寐亦安。

昏乘快不覺多言。至夜枕席不安。蓋神氣為多言所損也。此雖近於修養之說。然養德亦自謹言始。

德進則言自簡。

輕言則寡信。易曰。修辭立其誠。故慎言乃進修之要。

謹言最是難事。只與人相接。輕發一言而人不從。便失言。不可不慎。一言妄發。即有悔。可不慎哉。

與人言。宜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色厲則取怨。

因喜而多言。畏氣流而志亦為動。

言出乎己。可警乎己。○密汝言。和汝氣。

言不謹者。心不存也。心存則言謹矣。

謹言乃為學第一工夫。言不謹而能存心者。鮮矣。

輕言戲說。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說。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

聽人之言而隨和之。而不知其言之是非得失。此修己第一失也。

誠意孚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

輕言則人厭。故謹言為自修之要。

必使一言不妄發。則庶乎寡過矣。

論開事開言。語多。論義理。精切之言。語少。欲其有得也。難矣。

人不謀諸己。而強為之謀。彼即不從。是謂失言。日用開此等最多。人以爲細事而不謹。殊不知失言之責。無小大也。謹之。

人不能受言者。不可妄與一言。

羣居不可汎言。難駁不近正理之事。謹之。

戲言無實。最害道。易曰。修辭以立其誠。必須無一言妄發。斯可學道。苟信口亂談。而看笑謔。其爲道遠矣。

笑謔不惟亂氣。而且亂心。言謹則氣定。心一言要專。一心要專。

事往之非者。不可拈起說。

元城劉忠定公。力行不妄語三字。至於七年而後成。

與居官者言。當使有益於其身。有惠及於人。

不力行。只是學人說話。慎言其餘。深有味。

孔子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以是知言之至小者。皆當謹信。而不可忽。今人日用言行。將謂小事。都不謹信。此德業所以不廣崇也。

慎動

慎動。當先慎其幾於心。次當慎言慎行。慎作事。皆慎動也。

行其無事。則順理矣。順理則心安而體適。

事來只順應之。不可無故而先生事端。

左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也。蓋人能每事即始而慮終。則必無悔吝之及矣。

事貴審處。古人謂天下其事不困忙後錯了。真名言也。

主一則作事不差。纒二三則動作小事亦差矣。況大事乎。

吾見人尋常事處。宜得宜者。數數爲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若無者。分定故也。

應事差錯。由心不專。一心靜能處事。

凡事皆能謹於幾微。則不至於差之大矣。

凡事皆當謹始。慮終。

當事務叢雜之中。吾心當自有所主。不可因彼之擾擾而遷易也。

沈靜詳密者。能立事。浮躁忽略者。反此。

觀太極圖。得一靜字。爲處事之本。

作事只是心安而已。然須理明。則知其可安者安之。理有未明。則以不當安者爲安矣。

作事快心。必慎其悔。蓋消息循環自然之理。持之有道。則雖亢而非滿矣。

處事當沈重。詳細堅正。不可輕浮。忽略。故易多言利。艱貞則不敢輕忽。而必以正。所以吉也。

見事貴乎理明。處事貴乎心公。理不明。則不能辨別是非。心不公。則不能裁度可否。惟理明心公。則於事無所疑惑。而處其當矣。

天地萬事萬物。各有自然之條理。人之處事。惟順其條理而行。斯無難處之事矣。

人多於快意之事。忘卻道。

深以刻薄爲戒。每事當從忠厚。

晉沈靜。則舍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

日用開織。事事皆當省察。謹慎。

近看得處事有二法。知以別可否。長以決取舍。斯無過舉矣。

薛文清公讀書記 卷之六

卷之六

一一五

處事識爲先。斷次之。欲事之合理誠難。但細微處一一能識。或少過舉矣。分外之事。一毫不可與。易以中正爲吉。故處事貴乎中正。處事不可使人知恩。

凡作事謹其始。乃所以慮其終。所謂水終知弊是也。不能謹始。慮終。乘快作事。後或難收拾。則必有悔矣。事繼入手。便當思其發脫。

明理所以處事。徒明其理而不能處事。則所明之理爲無用矣。應事最當知幾。

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處事當詳審安重。爲之以艱難。斷之以果決。事了即當若無事者。不可以處得其當而有自得之心。若然。則反爲所累矣。

大事小事。只平平處之。便不至於駭人視聽矣。處事大宜心中氣和。處事了不形之於言。尤妙。

有於一心事。或不快。遂於別事處。實宜。此不敬之過也。處事即求是處。格物致知之一端。

心術不正。則事不正。雖細事。亦當以難處之。不可忽。況大事乎。

知行

朱子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應萬事也。故知不昧。斯能妙衆理而應萬事。日用之間。知最爲切要。或茫不知理之所在。而應事不遑者。鮮矣。

但明其理。而不求諸事。則所明之理。虛而無用。但求諸事。而不明其理。則所求之事。未必皆出於理之正。必明其理。而求諸事。求諸事。而明其理。俾理在於事。皆有合於理。而不違。斯理明事當。而知行兩得矣。

致知力行。惟在於實。一有不實。則不能造其極矣。

自反

不可有一毫責人之心。張子曰。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此言當深體。

張子曰。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蓋人能仁必實。仁自足以得親。義必實。義自足以得君。禮必實。禮自足以事長。智必實。智自足以治人。信必實。信自足以得友。如是而不得者。命也。亦何責人之有。若己

者。皆不能盡。一有不得。即懷責人之心。是豈君子之道哉。故學至於不責人。則其學進矣。誠不能動人。當責諸己。不能感人。皆誠之未至。

遇橫逆之來。當思古人所處。有甚於此者。則知自寬矣。行有不得。於外皆當反求諸己。求諸己者。無不善。而猶或有不得者。當安於命而已。行有不得。反之於己。使行之是。則得不得。有命已何與焉。使行之非。而當改之。不能執其非以求勝於人。也。

或曰。人有慢己者。何以處之。曰。使己有可慢之事。則彼得矣。己無可慢之事。則彼失矣。失得在彼。己何與焉。此先儒之論。重責以爲警。

汲汲自修不及。何暇責人。不自修而責人。舍其田而耘人之田也。許魯齋曰。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

自修則人不得以非禮相加。所謂不惡而嚴也。不責人。則心無凝冰焦火之累。

自信

人之自立。當斷於心。若實見得是。當決意爲之。不可因人言以前卻而易其守。人譽之。使無可譽之實。不可爲之。加喜。人毀之。使無可毀之實。不可爲之。加戚。惟篤於自信而已。

人能自信。則富貴貧賤窮通。有不能累矣。

自樂

程子所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正周子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之氣象。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竊意顏子之樂亦如此。

聖人天理爛然。自無不樂。用力於詞章之學者。其心荒而勞。用力於性情之學者。其心泰然而樂。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亂。荒耗。傷生敗德。莫此爲甚。俗以爲樂。余不知果何樂也。惟心清慾寡。則氣平體胖。樂可知矣。

薛子宴坐水亭。忽鬱然而雲興。滃然而雨集。冷然而風生。鏘然而蟲急。羽者飛。秀者植。董者侍。鱗者適。羣物雜然而聲。其聲。色。薛子竊然深思。獨得其所。以爲是聲與色者。而中心悅。

安命

人真實有命。不可以僥倖易其守。修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夜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知命也。

人能知天地萬物各有截然之分。則心自定矣。

世人信占卜小術以爲己有富貴之命。一切不修人事。恣縱妄爲。慨然僥倖所獲。蓋有不遂所欲而反罹咎者多矣。命其果可恃乎。惟君子則不然。凡百恐懼修省。惟義是守。而貧賤富貴一聽於自然。命蓋有所不計也。

命雖在天。而制命實在己。有人於此。以星命家言之。謂其有永年之壽矣。然入水即溺。入火即焦。所謂永年者。不可恃也。不入水火。即不焦溺。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在己乎。

又如人素羸瘠。乃能兢兢業業。凡酒色傷生之事。皆不敢爲。則其壽固有延永矣。又如素強壯。乃恃其強。恣意傷生之事。則其禍可立待也。此又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在己歟。

只循理而餘悉聽之天。

度數所以辨人倫自然之序。聲音所以發人倫自然之和。無序不和。禮云禮云。度數云乎哉。樂云樂云。聲音云乎哉。

古之樂。正人心。後之樂。薄人心。

古稱唐太宗語及禮樂。房杜有愧。論者因謂房杜無制作之才。余謂非特房杜有愧。蓋太宗有愧也。上有虞舜之德。則天鼓天秩。明而上下和。由是伯夷。后變得以推其序。與相形之度數。播之聲音。而爲禮樂。太宗之德。果如有虞之盛乎。天鼓天秩。果明而上下和乎。不然。雖使伯夷。后變生於其時。亦無如禮樂何矣。是又不得爲房杜病也。

禮樂至於秦本尙末。乃周衰之弊。況末猶不得其正乎。噫。弊也久矣。律呂。律法也。述也。呂。助也。助陽以宣氣也。統天地萬物。一氣之變化。

周子論樂至矣。○程子論禮書至矣。

朱子論宗廟之制宜爲法。

治家

男女之欲。天下至情。聖人能通其情。故家道正而人倫明。

婦人女子之言。不可聽。余見仕宦之人。多有以是取敗者。不可不以爲戒。

僮僕。姑取其給使令之役耳。切不可聽其言。恐大有害於事。

陶淵明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交友

朱子曰。觀其始合之不正。知終之有敝。蓋人之相交。始合不以正。欲其無隙於終者。難矣。故交在謹始。以勢利交者。安得不終離。

人之邪正。必謹於所習。習與正人居。則正。習與不正人居。則不正。此前輩之至論。萬世之明戒。

韓文公交友。忠而不返於退。面可以爲百世之師矣。

友正直者。日益。友邪柔者。日損。

不以利交。則無咎。

接人

聖人接人。惟一誠。

處己事上。接下。皆當以誠敬爲主。

待人當寬而有節。恭而不近於諛。和而不至於流。事上處衆之道。

常人見貴人。則加敬。見賤者。則敬稍衰。於下人。則慢之而已。聖人於上下人己之間。皆一誠敬之心。

接物大宜含弘。如行曠野。而有屐步之地。不然。太狹而無以自容矣。

薛文清公讀書錄卷之七

綱常

天地開至大者。莫過於三綱五常之道。帝王之爲治。聖賢之爲學。皆不外乎是。

學者之所講明踐履。仕者之所表倡推明。皆當以三綱五常爲本。舍此則學非所學。仕非所仕矣。

三綱五常之道。根於天命。而具於人心。歷萬世如一日。循之則爲順天理而治。悖之則爲逆天理而亂。自堯舜三代。歷漢唐以至宋。上下數千年。蓋可考其迹而驗其實也。

三綱五常。禮樂之本。萬事之原。

禮樂

人倫明則禮樂興。禮只是序。樂只是和。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各得其分。而不相侵越。所謂序也。序則禮立矣。君仁臣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朋友有信。所謂和也。和則樂生焉。是則人倫禮樂之本。人倫不序。不和。則禮樂何自而興哉。

人有斯須之不敬。則怠慢之心生。而非禮矣。有斯須之不和。則乖戾之心生。而非樂矣。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斯須無序。即非禮。斯須不和。即非樂。然不和由於無序。是知禮又樂之本也。如數人在坐。尊卑貴賤。各得其序。自無爭失。序則爭矣。以是知禮光而樂後。

待人極當忠而不可欺人我一致欺人乃所以自欺也。○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乃接物之要。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屈聲色與之辯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誠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

先儒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與小人處，則動心忍性，增修豫防，而德乃進。於人無憎惡之私，惟公好惡而行之。

和而敬，敬而和，處眾之道。不可因人曲為承順，而遂與之合。惟以義相接，則可以與之合。

人有不及者，不可以己能病之。防小人密於自修。○謙以自牧，安往而不善。

自修篤敬，所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此言當留心。

人未己知，不可急事其知人。未己合，不可急與之合。心誠色溫，氣和辭婉，必能動人。

虛心接人，則於人無忤。自滿者反是。處鄉黨尤宜謹其所為，道無不在故也。

於人之微賤，皆當以誠敬待之，不可忽慢。處鄉人皆當敬而愛之，雖三尺童子，亦當以誠心愛之，不可侮慢也。

教人

無妄主於人，庶幾不失所守。

孔子教人，不語以未至者。聖人只教人求仁，蓋人之性雖有四，而仁無不統。能求仁而克盡己私，復遠天理，則四者之性無不全。而天下之萬善，豈復有加於此哉。

聖人教人以正容謹節，即是持敬之道。如告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之類可見。觀孔門諸弟子之言，從容和毅，皆榜號天子之氣象，乃聖教涵煦而然也。

聖賢教人，皆略啓其端，使學者深思而自得之。如夫子所謂不憤不發，孟子所謂引而不發，躍如也。程子曰：易傳只說得七八分，待人自去體究。朱子釋顏樂章曰：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如此之類甚多。聖賢之心，非不欲一言而使學者盡得其義，其實道體深妙，有非一言所能盡者。而言之輕，適足以使聽者之易，彼必不能深思而自得也。故必略啓其端，使彼深思而自得之，則守之固而不忘矣。後之人有於聖賢引而不發者，極論其底蘊，使學者一見之頃，即謂吾已盡領其妙，而不復致思其實，不能

真得於心，而徒增口語之譁耳。以是知聖賢立教，為虛甚遠，而有益於學者甚大。孔子教人，說下學處極多，說上達處極少。至宋諸老先生，多將本原發以示人，亦時不得不然耳。

看聖門教法，只是有序，無序便差。曾子所傳無弊，只是教人有學，大學可見。

論理而不及事，末流為虛無之弊。聖人多教人，以下學人事。古者詩書禮樂，多就事上教人，而窮理亦就物上窮究，故所學精蘊本末兼該，而無弊。後世或論理太高，學者踐履未盡，近而議論已極精深，故未免有弊也。

千古聖賢教人之法，只欲人復其產而已。聖賢千言萬語，雖有精蘊本末不同，皆說從性上來，學者默識而旁通之。

聖人教人，只是文行忠信，未嘗極論高遠。教人言理太高，使人無可依據，聖人未嘗輕以理之本原語人也。

不可強語人以不及，非惟不能入，彼將易吾言矣。由經以求道，由辭以得意，程子教人切要之言。

教人不以小學大學為學，不由小學大學，皆非教非學也。朱子答學者之間，多告之以性與天道之妙，乃聖賢接引後學，不得已之盛心也。必若待中人以上之資，始告之以此，則可告者亦少矣。是則孔子所言者，教人之正也。朱子之接引後學者，權也。

聖賢之書，垂訓萬世，本欲開明天理，使人反求諸身心而得其實。自朱子沒，士子誦習其說者，率多以爲出身干祿之階梯，而不知反己以求其實。聖賢垂訓之意，果安在乎。

學業業者，讀諸般經書，只安排作時文材料用，於己全無干涉。故其一時所資以進身者，皆古人之精粹，終身所得以行事者，皆生來之氣質。誠所謂書自書，我自我，與不學者何以異。

習業者，借經書之文，以微利達，而不知一言之可用。誠所謂侮聖人之言也。科目進身者，有一第之後，四書本經，悉置而不觀，則身心事業，從可知矣。

近世儒者，割裂經史子集百家之說，區別門類，綴集成書，務欲包括古今問目，以爲決科之利。使後學轉相剽竊，但資僥倖利達，而無以資身心之用，其弊也甚矣。

為科目而著書者，皆非為己之學也。聖賢專以爲己之學教人，而猶有爲人者，況以科名為人之學教人乎。

道之不明，科舉之學害之也。

論治

治亂之原皆原於敬怠故唐虞君臣懇懇言敬而已三代聖人亦然。晉曰敬者最多敬乃治天下之本孔子曰修己以敬中庸曰篤恭而天下平皆此意也。

聖人之治天下仁心仁政本末具舉。

帝王之治天下德爲本政爲具刑以輔之。書詩稱堯曰克明俊德舜曰元德禹曰祗德湯曰懋德一德文王純一不已武王惟皇之極此皆以德言也德者天所賦人所受之正理帝王推此理以化天下又建

制立政以匡正之如此不從者乃有刑以治之爲治本末先後具舉有序此所以天下無不化之民後世本有未盡而專恃刑政之末所以治不古若也與必君臣同德乃可有爲。

聖人論治有本有末正心修身其本也建國立法其末也。

聖人爲治推其固有之善及人繼有私意即入於權謀術數矣。

以誠而成人者人亦以誠而應以術而取人者人亦以術而待觀漢初君臣可見。

三代之治本諸道漢唐之治詳於法。

帝王爲治之本在德其次莫先於用賢才修治法治法者禮樂刑政是也。

養民生復民性禁民非治天下之三要。

立法當審度時宜後世論者多欲復肉刑此不度時宜者也唐虞三代風氣淳教養備犯者至少故肉刑可施後世風氣日澆他事皆與古異獨欲復此法殆有懸懸踵貴之議矣。

先儒謂肉刑於今死刑中取之亦足以寬民之死。

書言罔弗及嗣賞延于世此聖人之仁心也故賞當過於厚而刑不過於濫。

君德明爲本居敬窮理則明矣。

賢其賢否其否天下所以治賢其否否其賢天下所以不治。

自古有天下者觀其所用之人則政事可知矣。

今人開口論治流殊不知治道之大不出乎大學一書。

天地不交無以成化功上下不交無以成治功。

尙義則道日長尙利則道日消天下治忽分焉。

財出於民費用廣則財不足財不足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窮民窮則力竭力竭則本搖矣。

聖人治人不是將自己道理分散與人只是物各付物○聖人治天下公而已。

治大衆必有容乃可易曰包蒙吉。

患知人之不明不患大臣之竊柄蓋知人則所任者必君子何竊柄之患不知人則雖防忌大臣不使預

事而左右竊柄者必有人矣觀之後漢可見。

各安其分而天下平矣。

晉悼公即位任官各得其人所以復霸況王者能用天下之賢使各舉其職何患天下不治乎。天下大慮惟下情不通爲可慮昔人所謂下有危亡之勢而上不知是也。

聖人爲治純用德而刑以輔之後人則純用法術而已。

一國一家常使外有可虞內有可懼則警畏常存而國家安。

治亂

蠶生木中枝葉從之顛仆詩曰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故王者以內治爲本內不治而未雖安不足恃也漢元成哀平之世可見矣。

治世之音文武成康而已下此則變風變雅盛焉人事之得失氣化之盛衰於此可致矣。

衆陰方長之時未易勝也深於易者知之。

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亦猶陰不生於陰而生於陽陽不生於陽而生於陰治亂

相根之理微矣。

陰陽以內外分否泰聖人以君子小人發明其義自古治亂皆由於是易之垂戒深矣。

法未久而無弊者周之封建初則藩屏王室翼戴天子未嘗不善也至於春秋之閒則有尾大不掉之

勢而周因以微秦矯其失罷侯置守又以孤立無助而亡漢又懲秦失遂大封同姓至景帝有七國之

變武帝下推恩之令諸侯王削弱而王莽又得借其奸魏仍漢末之失宗室疏遠而晉得以竊其國晉

監魏亡分封太廣而骨肉自戕致有亂華由是觀之法雖善久必有弊要在隨時以審其勢之輕重以

救之勿使至於偏甚則善之善者也不然則積之久至於偏甚而不可舉正自有大可慮者生乎其閒

矣。

余讀泰否卦辭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爲泰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爲否

因是以念諸葛武侯之言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覆嗚呼

豈獨漢室也哉歷觀數千載以來國家天下之治亂興亡未有不原於此者若武侯之言可謂深得大

易之旨而足爲萬世之明戒矣。

充極之治惟聖人有道以持之儻不至於傾如堯之治極矣時當衰也有舜則能持其盛舜之治極矣時

當衰也有禹則能保其治使堯之後無舜舜之後無禹則鳴條牧野之事不待後世而後見也乃知治

亂盛衰相尋無端者理之常然或當衰不衰當亂不亂者則聖人斡旋造化之功也。

治世君臣警戒之辭多衰世君臣諛悅之辭多。

尙義則天下治三代盛時是也尙利則天下亂戰國末季是也。

王霸

孟子深辨王霸之誠偽所以斷天理遏人欲也。

孟子、董子、韓子論王道與霸術誠偽貴賤不同司馬氏言王霸無異道胡氏論之明矣。

王道君臣以至賊相與如虞舜、皋、稷、契、湯、武、伊、傅、周、召是也。自漢初君臣皆以詐面不以誠。王道降矣。

○王道備於大學之說。

誠心父母斯民爲王道。有一毫之不誠。即非王道矣。

余少知王霸之名。而不如其實。近日方思得之。蓋謂之王者。自一念一慮一心一身。形於妻子。迷之家國。

天下無非仁義禮智之充周。初無內外隱顯遠近之別也。程子所謂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天德卽仁義。

禮智之德。王道卽是德。推之政事。達之家邦。天下者是也。謂之霸者。形諸念慮。身心者。無非人欲之私。

施諸政事。征伐者。則假夫仁義之名。其內外隱顯遠近名實。判然不相須矣。此王霸誠僞之所以不同也歟。

天之道。公而已。聖人法天爲治。一出於天道之公。此王道之所以爲大也。

### 薛文清公讀書錄卷之八

觀人

聽言觀行。知人之良法。

觀人之法。聽言最先。雖不能盡。亦可得七八分。

聽言卽可以知人之失。如好色者。開口卽論女色。好貨者。開口卽論貨財。他皆類此。至於匿情而言正者。

又當徐察其行可也。

韓子曰。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行事之是非。可否爲不失。足以破相術之謬。

輕言輕動之人。不可以與深計。易喜易怒者亦然。

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

小事易動。則大事可知。大事不動。則小事可知。

傲則仰。慙則俯。邪則欹。正則平。

卽行事之公私。卽可知其人矣。

觀人之法。只觀含容。則淺深可見。

觀人氣象。便知其涵養之淺深。

聽人之言。便識其學之淺深。

君子小人

陰多而陽少。小人多而君子少。鷹隼多而鳳凰少。豺虎多而麒麟少。荆棘多而芝蘭少。磁鉄多而良玉少。

其理一也。

挺特自守者。必君子。攀援附和者。必小人。

君子之心。欲人同其善。小人之心。欲人同其惡。

君子取人之德。小人取人之勢利。

君子得其理爲樂。小人得其欲爲樂。

人心寬平。則光明。狹險。則幽暗。光明者。君子。幽暗者。小人。○君子性其氣。小人氣其性。

君子志於道。小人志於利。利與義之閒。不能以髮。

君子浩然之氣。不勝其大。小人自滿之氣。不勝其小。

君子行義以俟命。小人恃命以忘義。

古人於小人有功。可深慮而不可喜。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漢誅竇憲。五侯有功。而其勢自此盛。故功

小人有功。可優之以賞。不可假之以柄。

待小人嚴而和。所謂不惡而嚴也。

如治小人。寬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則絕口不言。則小人無所聞。以發其怒矣。

勿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非特兵法爲然。蓋可以爲防小人之法。○小人不可與盡言。

治小人。向他人聲揚不已。不惟增小人之怨。亦見其自小取人。

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晚年能改。嘗

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咎其往日之過。并棄其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世無可用之才也。以是處心。刻亦甚矣。

聖人取人。不以有功而掩其過。不以有過而掩其功。如管仲。竊者之佐耳。其過多矣。聖人猶不廢其一匡

之功。後世有論人過而遂沒其功者。多見其刻核之甚也。

聖人取人。極寬。如仲叔圍。祝鮀。王孫賈。皆未必賢。以其才可用。猶皆取之。後之君子。好議論者。於人小過。

必辯論不置。而遺其大者。視聖人。包含之氣象。遠矣。

取人當觀大節。大節者。何三綱五常之道是也。孟子論陳仲子之事。正謂大節既失。小者無足觀也。蓋人

之大節。莫過於倫理。群兄弟離母。大節失矣。區區小廉。何足道哉。

用人當取其長。而舍其短。若求備於一人。則世無可用之才矣。

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真名言也。

大抵常人之情。責人太詳而自責太略。是所謂以聖人望人。以衆人自待也。感之甚矣。

事君

人臣事君。當此忠盡誠。雖細事不可欺。雖曲禮皆當講。○忠臣事君。視天下猶一家。非爲身謀也。君父人之大倫。只當竭誠敬。盡所以事之道。其合與否。有所不恤也。苟虛其不合。枉道以求之。則所失者多矣。交朋友事官長皆然。

爲君所委任者。當以誠報。不可一事欺之。

後人不知人臣之道。但得高官厚祿。即有自滿之色。觀臣克親厥臣及爲臣不易之語。祿位果可自滿乎。不欺君自不欺心始。○以臣巧文以避罪非忠也。

宋言官有以策題作詩爲謗訕者。皆非也。觀周公無逸之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尤若時。不啻不敢含怒。則古之聖臣。曷嘗道其君以言語罪人哉。

人臣當各立於其職。不可有出位之思。人臣得行其志全在。有應苟無。應雖聖賢亦未如之何已。

從政

程子常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右。曰。其於此有愧。大賢尙然。後之臨民者。當何如哉。爲政須通經有學術者。不學無術。雖有小能。不達大體。所爲不過宵吏法律之事。備

不欺君。不害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己之三要件也。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爲而然也。尚名節而不苟取。猶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其次也。

清而有容。乃不自見其清。清而不能容。是自有其清。而心反爲其所累矣。以己之廉。病人之貧。取怨之道也。廉而自忘其廉。則人高其行。而服其德。

操得其要。則不待深懲重賞。而人自化於廉。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正以處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居官之七要也。

左右之言。不可輕信。必審其實。張文忠公曰。左右非公故。勿與語。予深體此言。吏卒輩不嚴而懷然也。

待吏卒輩。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

待下固當謙和。謙和而無節。反納其侮。所謂重異者也。惟和而莊。人自愛而畏。爲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

接下言貴簡。不可一語冗長。

爲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苟視民之冤抑。一切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莫非分所當爲。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之受惠者多矣。

余昨自京師來湖南。湖行。院中僚友有誦唐人此鄉多寶玉。慎莫厭清貧之句。余不忘其規戒之厚。

只爲外物所累太重。便不能有爲。清心省事。爲官切要。且有無限之樂。自家一箇身心。尙不能整理。更論甚政事。

戒太察。太察則無含弘之氣象。爲政當以公平正大行之。是非毀譽。皆所不恤。必欲曲徇人情。使人人譽悅。則失公正之體。非君子之道也。

輕與必濫取。易信必易疑。惠雖不能周於人。而心當常存於厚。人好靜而擾之不已。恐非爲政之道。治人當有操縱。人不得而怨之。

名節至大。不可妄交非類。以壞名節。守官最宜簡外事。少接人。謹言語。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作官常如不能盡其職。則過人遠矣。

以其能治。不能以其賢治。不賢設官之本意。不過如此。有假官威。剝民以自奉者。果何心哉。政出於一。則治有所統。而民心信。

觀聖賢之去小人。皆從容自在。若無事者。所謂可怒在彼。己何與焉者也。民不習教化。但知有刑政。風俗難乎其淳矣。

民至愚。而天不可欺也。惟至誠足以動之。有欲則人得而中。惟無欲。則彼無自而入。

爲吏不可一事苟且。如文移之類。皆當明白。臨屬官。公事外。不可汎及他事。

固不可假公法以報私仇。亦不可假公法以報私德。爲政當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於嚴。弛而不張。則流於廢。一張一弛。爲政之中道也。

以己之欲。知人之欲。亦猶是以己之勞。知人之勞。亦猶是以己之勞。亦猶是以己之勞。亦猶是以己之勞。

當充無欲害人之心。

當充無欲害人之心。

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能愛矣。

使民如水大祭，然則為政臨民，豈可視為愚且賤，而加慢易之心哉。作官者，雖愚夫愚婦，皆當敬以臨之，不可忽。

以誠感人者，人亦以誠應；以詐御人者，人亦以詐應。至誠以感人，猶有不暇者，況設詐以行之乎。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媼宜疏絕。至於匠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大不宜久留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藉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即墮其術中，如房瑄為相，因一琴工董廷蘭出入門下，依倚為非，遂為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疏節，亦清心省事之一助。

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余嘗使一走卒，見其頗敏捷，使之稍勸，下人即有趨重之意。余遂逐去之。此雖小事，以此知當官者當正大明白，不可有一毫之偏向。

清心省事，居官守身之要。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去與否，審度時宜而處之，斯無悔。切不可聞惡遽怒，先自焚燒，縱使即能去惡，己亦病矣。況傷於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經曰：勿忿疾于頑。孔子曰：厲受之愬，不行皆當深味。

治病不求其本，除弊不自其源，難也已。立得腳定，卻須寬和以處之。待左右當嚴而惠。亦有小廉曲謹，而不能有為於事，終無益。為政通下情為急，集衆人之耳目為一己之耳目方可。

處已接物，事上使下，皆當以敬為主。伊尹曰：接下思恭，豈為人君當然哉。有官君子，於臨衆處事之際，所當極其恭敬，而不可有一毫傲忽之心。不惟臨衆處事為然，退食宴息之時，亦當致其嚴肅，而不可有頃刻褻慢之態。臨政持己，內外一於恭敬，則動靜無違，人欲消而天理明矣。

吾居察院中，每念章蘇州自慚居處崇，未親斯民康之句，惕然有警於心云。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觀而深考之，則有以酬應世務而不戾時宜。去弊當治其本，未治而徒去其末，雖衆人之所暫快，而賢知之所深慮。

法者輔治之具，當以教化為先。為政以法律為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已，又可治人。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礙者，則播告之修。既立之後，謹守勿失，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於下，既而見其有不可行者，復遂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為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為之防範禁制也。當以公平正大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可因一時之喜怒而立法。若然，則不得其平者多矣。

法立貴乎必行，立而不行，徒為虛文，適足以啓下人之惑而已。法者，天討也，以公守之，以仁行之。世有賣法以求賄者，此誠何心哉。夫法所以治奸頑也，奸頑有犯，執法以治之，則良善者獲伸矣。若納賄而縱釋奸頑，則良善之冤抑，何自而伸哉。使良善之冤抑不伸，是不惟不能治奸頑，而又所以長奸頑也。據高位，載勳名，乘三尺者，忍為此態乎。

法者，天討也，或重或輕，一付之無心可也。或治奸頑，而務為寬縱，暴其小惡，欲使人感己之惠，其慢天討也甚矣。

相業自大學經學中來者深，自史學俗學中來者淺。要見古人之相業，伊傅之書宜熟讀。後世非無救時之相，只是規模淺，相業與各心之學，則其規模宏遠矣。

有大學之工夫，則有王佐之事業。三代王佐事業，皆本於道德。後世輔相事功，多出於才氣。三代之佐，格心兼論事，後世之佐，論事多而格心者少。見雖能建立大事功，而不知道，猶為淺。故君子貴乎知道。

伊、傅、周、召，佐王行道，其功大矣，而彼不自為大也。如有自大之心，則非伊、傅、周、召矣。大臣行事，當遠慮後來之患，雖小事，不可啓其端。學術不造乎高明，正大則所就之事業，卑陋可知。

器量。天無不包，地無不載，君子法之。人須有容乃大。古謂山藪藏疾，川澤納汗，瑾瑜撝瑕，有容之謂也。程子謂人天資有量者，雖江海之大，皆有滿，惟聖人之量，道也。自無滿時，近觀人素稱有益者，不能不滿。

益信程子之言矣。道大無窮，盡無方體，聖人體道無二，其量無所不容。又安有滿時邪。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識量過人者能之。經曰：有容德乃大，有忍乃濟者，宜深體之。

益信程子之言矣。道大無窮，盡無方體，聖人體道無二，其量無所不容。又安有滿時邪。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識量過人者能之。經曰：有容德乃大，有忍乃濟者，宜深體之。

益信程子之言矣。道大無窮，盡無方體，聖人體道無二，其量無所不容。又安有滿時邪。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識量過人者能之。經曰：有容德乃大，有忍乃濟者，宜深體之。

益信程子之言矣。道大無窮，盡無方體，聖人體道無二，其量無所不容。又安有滿時邪。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識量過人者能之。經曰：有容德乃大，有忍乃濟者，宜深體之。

益信程子之言矣。道大無窮，盡無方體，聖人體道無二，其量無所不容。又安有滿時邪。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識量過人者能之。經曰：有容德乃大，有忍乃濟者，宜深體之。

益信程子之言矣。道大無窮，盡無方體，聖人體道無二，其量無所不容。又安有滿時邪。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識量過人者能之。經曰：有容德乃大，有忍乃濟者，宜深體之。

益信程子之言矣。道大無窮，盡無方體，聖人體道無二，其量無所不容。又安有滿時邪。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識量過人者能之。經曰：有容德乃大，有忍乃濟者，宜深體之。



惟寬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載物。

凡深藏者必重器。而顯露者必賤物。

持位惟有德者能之。

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不露。方為一事。即欲人知。淺之尤者。

識高則量。氣盛則聲弘。

識量。大則毀譽欣戚。不足以動其中。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為人不能為之事功。

凡事分所當為。不可有一毫矜伐之意。

識進則量退。

疑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

德冠古今。功滿天下。皆分內事。與人一毫殊不相干。何矜伐之有。

凡事皆當推功讓能於人。不可有一毫自德自能之意。

德不德。能不能。厚之至也。

天地公共之理。人得之為性。人能盡其性。是亦公共之理耳。無可矜伐者。故程子曰。達理則樂天而不說。

內充故退讓而不矜。

聞人毀己而怒。則譽己者至矣。

人譽己。果有善。但當持其善。不可有自喜之心。無善則增修焉可也。人毀己。果有惡。即當去其惡。不可有

惡聞之意。無惡則加勉焉可也。

外物得亦不喜。失亦不怒。則心定矣。得失而喜怒生焉。是猶累於外物而心未定也。

聞人毀己。即怫然怒。是水不可破也。其小也。固矣。

不為譽而加喜。不為毀而加戚。其過人遠矣。

疑人輕己者。皆內不足。

經書所載。皆天地閒事。天地閒事。皆吾分內事。知天地閒事。皆吾分內事。則德盛而不矜。功大而不伐矣。

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也。

略有與人計較短長意。即是渣滓消融未盡。

天賦人以才德。本無不備。才德全。始稱為人之名。初無一毫加於本分之外。乃知自矜自伐者。皆妄也。

出處

出處去就。士君子之大節。不可不謹。禮曰。進以禮。退以義。孔子曰。有命。孟子不見諸侯。尤詳於進退之道。

故出處去就之節。不可不謹。

進將有為。退必自修。君子出處。惟此二事。

進退出處。只當居易俟命。

君子之出處。當修其身而聽之天。彼卑汙苟賤。搖尾乞憐。攀援勢要。以售進者。果何心哉。

聖賢以義制心。得志與天下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出處進退。富貴貧賤。視之如一。初不少動其心。小人

則不然。方血氣盛時。據位持勢。真若剛強不屈者。及血氣既衰。去位失勢。悲感流涕。卑屈苟賤之態。靡

所不至。由無義以制心也。

氣節

士無氣節。則國勢奄奄。以就遊。西漢之季是也。

士之氣節。全在上之人獎激。則氣節盛。苟樂輒熟之士。而惡剛正之人。則人務容身。而氣節消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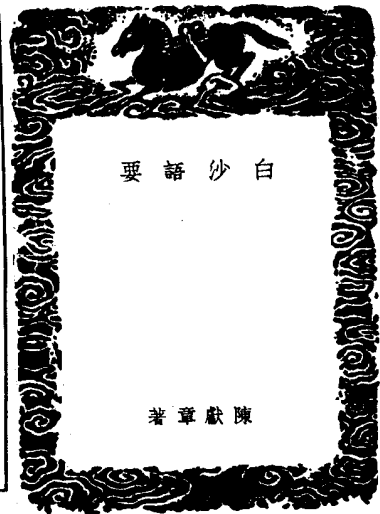
挺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偷惰而勝人欲。一有頹靡不立之志。則甘為小人。流於卑汙之中。而不能

振拔矣。

取與是一大節。其義不可不明。

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終不為邪暗小人所惑。而易其所守。

有風凰翔於千仞之氣象。則不為區區聲利所動矣。



白 沙 語 要

陳 獻 章 著

白沙語要一卷

新會陳獻章公甫

人爭一箇骨體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微  
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錄軒  
冕而聖金玉耶  
能以四大形骸為外物榮之辱之生之救之物固有  
之安能使吾戰戰哉  
名節道之落難落難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  
天下未有不本於自然而徒以其智收顯名於當年  
精光射來世者也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時也隨時  
屈信與道翔固吾儒事也吾志其行乎  
神理為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人不知此虛生浪  
死與草木一耳  
有蔽則暗無蔽則明耳之蔽聲目之蔽色蔽口鼻以  
臭味蔽四肢以安佚一棚之力不勝羣蔽則其去禽  
獸不遠矣知其蔽而去之人欲日消天理日明  
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  
知天地之為大死生之為變而况於富貴貧賤功利  
得喪誠信子奪之間哉  
優游自足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  
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

白沙語要

夫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以  
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  
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其晦也不久則  
其光也不大其誠也不甚則其信也不長物理固亦  
有然者矣

古今學者不同孔子以兩言斷之曰古之學者為己  
今之學者為人學為己者其仕也為人學為人者其  
仕也為己斷不疑矣

學賢知疑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疑者覺悟之機  
也讀書非難悟作者意執其機用之不泥為難也

人身與天地參立豈可不知自象重日與逐逐者伍  
耶此理洞洞然非涵養至極胸次澄澈必不能有見  
人所得光陰能幾生不知愛惜漫浪虛擲卒之與物  
無異造物所賦於人豈徒具形骸喘息天地間與虫  
蟻並活而已邪

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二者皆學也  
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  
有聞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

古人處老有道處病有道處死有道夫子曰朝聞道  
夕死可矣其處之之道乎

子虛長楊飾巧誇富媚人耳目若俳優然非詩之教  
也

禮無所不統有不可須臾離者克己復禮是也受朴  
於天弗鑿以人稟和於生弗淫以習故七情之發後  
而為詩雖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此風雅之淵源  
也

貪官污吏使漁百姓甚於盜賊此輩不除雖有良法  
美意孰與行之

以一念好生之仁代血戰數萬之兵  
秀引善類以扶天地之元氣大明公道以壽國家之

白沙語要

命牌

法不貸於豪右惠可及乎榮發

變之未形也以為不變既形也而謂之變非知變者  
也夫變也者日夜相代乎前雖一息變也况于冬夏  
乎生於一息成於冬夏者也

頽子超然有見於卓爾上地所以遊遊乎聖人之方  
而玄同乎聖人之神者非可揣摩而得也故其言曰  
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奔軼絕塵而回則躡乎其後  
性靜者可以為學二程之得於周子也

易六十四卦辭吉凶相錯獨謙為全百孔子贊之曰  
謙尊而光孟子稱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三代以前

師傳一尊而王業盛缺故既出而世道亨

動於此應於彼然而觀之一生生之機代運無窮無  
我無人無古無今塞于天地之間夷狄禽獸草木昆  
虫一體惟吾命之沛乎盛哉程子謂切脈可以體仁

仁人心也克此心也足以保四海不能克之不足以  
保妻子可不思乎

學者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機  
致養其在我者勿以見聞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  
虛圓不測之神

靈臺洞虛一塵不染淨華盡剔真寶乃見鼓瑟鳴琴  
一回一照氣運春風之和心游太古之面人具七尺

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與

唐狄梁公以一身繫唐宗社之重扶陽抑陰光復唐  
祚事蹟簡冊昭昭如日星可謂有大功于唐矣學者  
讀其心自白雲一念中來故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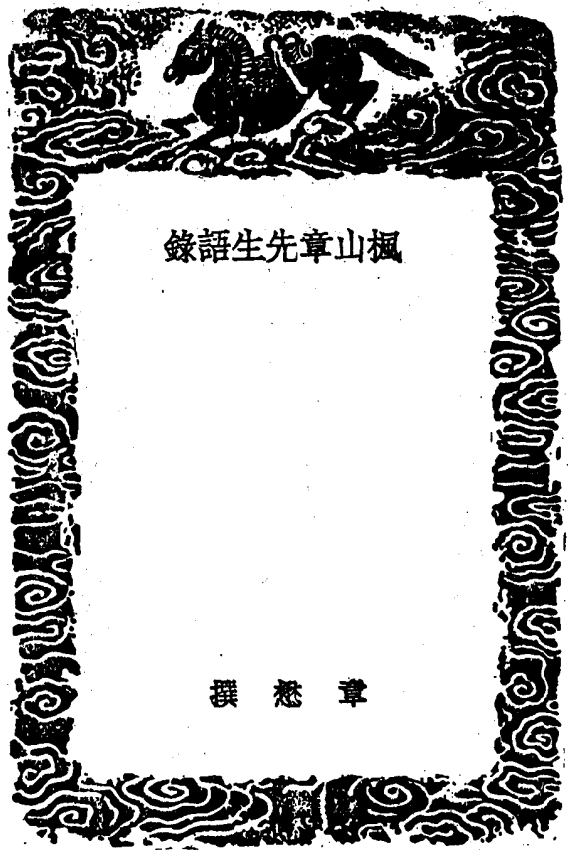
門

余嘉謫子瞻剛記想見其人青天白日其立於朝  
也如千仞之壁可擊而不可仰

語要卷完

予自志學聞諸先達言必稱先生。取先生書讀之。蓋數遍矣。先生論學。在靜中養出端倪。又曰。吾學以自然爲宗。予亦嘗用心於內。似端倪呈露。廿餘年無所得。又嘗究自然爲宗之旨。與先生之學。似若扞格。近知先生之學。自得者深。非言語可求也。夫端倪無處無之。予以端倪求之。無怪乎不得其端也。道本自然。予有心求自然。終與自然者殊也。先生語云。求靜之意。反覆圖之。未見其可。若遂行之。祇益動耳。又曰。從前欲洗安排障。先生所謂養出端倪。自然爲宗者。意在斯乎。萬歷甲午秋月。吉水後學鄒元標爾瞻識。

右白沙語要一卷。明新會陳獻章公甫撰。按先生理學名儒。前明即從祀孔庭。徵言奧旨。講學者宗焉。願先生之言曰。此理之妙不可言。吾或有得焉。心得而存之。口不可得而言之。比試言之而已。非吾所存矣。故凡有得而可言。皆不足以得言。又曰。其不事著述。而欲歸於無言。蓋以道之顯晦在人。不在言。伏羲著述止數畫。而畫前又有易。六經而外。散之諸子百家。皆臆言而已矣。語要云乎哉。故說者謂先生講學。頗近於禪。而自明迄今。毀譽參半。善乎惲敬大雲山房文稿曰。有明以來。言學者人人殊矣。未有不致慎於五倫者。先生自正統十二年。舉於鄉。十三年。赴會試。景泰二年。亦赴會試。後更十五年。至成化二年。始赴會試。此何爲哉。蓋景帝之立。所以守社稷也。義本甚正。然英宗歸而錮之內。則君臣之禮廢。而兄弟之恩絕矣。易太子則父子之道舛矣。至英宗復辟。輔之者幾同於篡。於是而君臣父子兄弟之倫。不可復明。遂成一攘奪之天下。嗚呼。此先生所以不出也。人倫明而後道學正。故先生爲大儒。其論頗確。先生全集九卷。晚張附所編白沙遺言。纂要十卷。四庫提要已著錄。是書與湛文簡甘泉新論同載於曹溶學海類編子類。爰校勘數字。而重刊之。以識景仰之私。卷末有鄒元標後序。元標以氣節重一時。其學源出姚江。而願服膺是書。亦可知波瀾莫二矣。乙巳立春後五日。後學伍崇曜謹跋。



錄語生先章山楓

撰 慈 章

### 楓山章先生語錄序

國朝理學名儒首稱則河東薛先生焉。繼河東之學。在枝葉而躬行尊程朱而學問。則曰楓山章先生。先生首論元宵燈火。與一峯論李實起復一疏。瑛璧朝野。而一時黜落。固先生作聖之機也。後先生起為祭酒。逆瑾擅權。乃急流勇退。君子曰。先生知機不辱者也。凡此進退大節。光明磊落。懸如日星。雖腐書微檢。存沒累至于榮。而先生安貧樂道之心。至老死而愈堅者。易曰。終日乾乾。其先生之謂乎。嗟夫。推轂出。自蔡京。不免遯尾之厲。虛談流于佛老。終陷徽纜之凶。彼號為儒者。視先生不深。有愧乎哉。少泉沈子。嘗私淑先生。而以節義自厲者也。刻先生語錄。與文清康齋諸錄于樵李之復古精舍。並得同志。凡吾黨讀先生之錄者。當求先生躬行學問進退大節。毋徒聽虛詭言論。使有振于先生焉。則可。  
嘉靖乙巳春月河東孔天胤書。

### 楓山章先生語錄

學術類

明 章 慈 撰

先生謂董道曰。人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得天地之理以為性。須是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做得一箇人。若天地間有一物不知。一物處置不得。便與天地不相似矣。學者須是大其心。蓋心大則百物皆通。此須做格物窮理之功。心便會大學者心。又須小。正是文王小心翼翼一般。此須是做持敬涵養工夫。心便會小。學者工夫。須要極細密。越細密。越廣大。窮理須是精義入神。方好。格物窮理。須是物物格。事事理會。講明停當。方接物應事得力。為學之方。當依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朱子亦是從事此語。務涵養者。偏于靜多。流入禪學去。學者須要實見得理明。應事方得力。徒守死敬。而見理不明。則用處不通。便差卻。時務須一一經理過。有事方可應古人。如孔子乘田。便乘田。委吏便委吏。攝相便攝相。朱子亦說便教荒。主簿便主簿。經筵便經筵。先生示遵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工夫最好。敬以直內。是操存涵養。義以方外。須用講學。

先生語曰：爲學之法，須是敬謹夾持，偏于持敬，而不事集義窮理，則是徒守死敬而已。久之必至消歇，既持敬又須窮理集義以栽培之，則敬字工夫方法，又云：敬字須貼誠字工夫，方著實敬而不誠，則是偽也。人之進學，不在于志氣進銳之時，而在于工夫有常之後。吾儕見先生講益先生以爲爲學之道，居窮窮理不可偏廢，浙中多是事功，如陳同父、陳君舉、薛士龍輩，只去理會天下國家事，有末而無本，江西之學多主靜，如陸象山兄弟，專務存心，不務講學，有本而無末，惟朱子之學，知行本末兼盡，至正而無弊也。

道學自孟子失傳後，漢諸儒專守經傳章句，無心得，宋兩程子鑒其流弊，方提出敬字做工夫，教學者門人下梢又流入禪學去，朱子鑒其流弊，遂重在致知格物上做工夫，教學者門人下梢又流入支離專鑽研書冊以著書爲事，今白沙見朱子之後，支離遂欲捐書冊不用，聖賢成法，只尊主靜求自得，恐又不免流于禪學也。今之學者，須持敬致知，兩下工夫，方可。學者須是務實易言，忠信所以進德，惟是忠信方能進得德，論語開首便言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蓋爲學以忠信爲本。

陳大章論爲人，只要行所無事，以爲老成忠厚，不行一事，衝突一人，凡專只因循將就，遂爲行所無事，先生以爲行所無事者，凡事依本分道理做，不務私智穿鑿而已。豈因循將就，謂之行所無事邪？學者欲希顏子之學，必從事于博文約禮，至于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庶幾可以有得，欲造乎博厚高明之域，必致力於明善誠身，至于誠之不息，而久且微焉，然後可以馴致。

爲學須立志，必以聖人爲的，由孔孟之成法而學，則庶乎不差。詞章之學，治世用之，不能與禮樂亂世用之，不能致太平。虛寂之學，最爲心害，後儒高明者，往往溺焉，自謂得簡易之妙，終莫覺其非。學術自程朱論斷，又大壞矣，必須真聖賢出，方能救得。

居常處困，每誦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之語，便覺自警拔。論士習，疊山云：周公而後，士大夫無治天下之心，富貴其身而已。孔孟以下，士大夫無學聖人之心，榮華其言而已。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人當志其遠者大者，毋徒以明經術，取青紫爲也。學貴有用，然須是養氣充天下何事不可辦，做學業不以得失爲心。學者須耐辛苦，不要有富貴相。學須體用具備，體須十分修當，用方不錯。

聖賢作用，與隨世以就功名之用不同。明義須是精義，精義又須至于入神，孟子直是辨得義利處極明，七篇中所論義利，皆是此意。朱子應事接物，義利之間，亦甚分明。問白沙人來，應事者如何講發之，白沙以爲今人陷溺于名利汚濁之中，先令他看洛沂章，以洗其心胸。

先生曰：今日也洛沂，明日也洛沂，如何合，教怕流入老莊去，白沙曰：使擺脫得開，方好向進，此亦教一時之弊也。士修于家，尚有壞于天子之庭者，今之士子，惟事舉業，以幸科第，進身之後，惟圖祿位，安能做得好事業出來。

事變之不齊者，天也，于萬變不齊之中，而求所以齊者，人也，彼死生也，去就也，升沉也，離合也，天之所爲者，吾固不得而齊之，若乃立身行己之道，事君之義，不以死生而變，不以去就而移，不以升沉離合而異，吾徒之所以自許，有不在天而在人者，獨不得而齊乎？齊其所可齊，而于所不可齊者，有弗計焉，則夫不齊也者，又所以爲齊也。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貞元相繼，謂之繼善，人以濟人利物爲心，而念茲在茲，謂之好善，天人之心，同一善也，苟人心能久于善，則天心必福其善矣，善稱作善降祥，易稱作善降祥，夫祥之與慶，皆福之大而命于天者也，豈一朝一夕之善，可以襲而取之哉，故必曰作善積善，欲人之念念不忘，而久于其道，若詩所謂永言配命者，則多福不求而至矣。

先生登第後，寄鄉先生書曰：某嘗聞先生長者之教，以爲義利工夫，乃致君澤民事業，非真知實踐，有得于己者，未見其有實用也，始者亦奮志于是矣，願爲科舉之學，所汨弗得實用其力，區區從事于呻吟佔畢者，十餘年，于道竟無所見，于心竟無所得，慚負明教多矣，今者奉親命就試春官，非敢遂志乎富貴也，亦曰釋去舉業之累，得以專志于學耳。

學者奉身務要儉約，不可好華侈，尚好華侈，必至貪得，他日居官決不能清白，蓋宮室妻妾飲食衣服之欲，難足故也，人能儉約，自無此項病痛。大學之格物致知，所以博其文也，誠意正心修身，所以充其體也，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措諸用也，師之所以教，教此而已，弟子之所以學，學此而已，三代而下，惟安定湖學之教，有得于此，出其門者，淵潔純明，直溫簡諒，多爲有用之才，故後之言師者，必歸焉，師道廢，學術隨之，學術墮，士習隨之，呻吟佔畢，以爲學風，雲月露，以爲文，富貴青紫，以爲志，如是而望其有成，難矣。

士清其心源，而後可以修身而致用。人得天地之仁以生，故仁者人之生理也。三代而下，儒以無用而取人之鄙薄，訕笑者衆矣，非儒之無用也，儒焉非儒，而盜名欺世之不足爲用也，宜爲人所輕矣。

吾儒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帝王莫不稱儒爲治，若虞之論九德，舉黎獻，周之教三物，資賢能，所用者皆儒也，故當其時，野無遺賢，王多吉士，庶政惟和，萬邦咸寧，治隆俗美，卓乎不可及焉，三代而下，儒者弗用，用者非儒，漢策賢良，而相曲學，梁陳進士，而重詩賦，輕明經，宋以經義八行取士，而元祐乾淳學術，乃見擯廢，無惑乎治之不及古也，宋元學校之外，又有書院之設，

院則無利祿之誘。凡有志之士。皆聽其就學。有田以供給之。延名師碩儒為山長。以主教之。故出其中者。多有好人才。諸老先生有不就仕而反就山長之聘。樂為開講者。今日朝廷須是復立書院。庶幾作養得些人才出。

自夫宗法廢而親親之恩薄。至有漠然相視如途人者。田制壞而生生之道微。至有貧不能自存而轉乎溝壑者。蓋亦世俗薄使之然耳。有仁人君子者。弗忍其視如途人而棄溝中也。于是推吾有餘。資彼不足。若文正范公之為義田以給宗族之在吳中者。則其養之有道。惠之有術。而有得于古人親親之仁。豈非禮之以義起者乎。

今天下之財。取于民者。錙銖不遺。不可以萬計。名為官用。實無分毫入于公府。而悉歸私室。苟能得人而鈎考之。皆可以充國用。但非其人。則不足以革弊而反以病民。古之聖賢。若仲尼子產為政。人猶始謗而終誦之。則未及聖賢者。固無怪其然也。惟當置之度外。任其紛紛。則久而論定。此易之所謂革而已日乃孚者也。

夫子不鄙九夷。以其所居而化也。昔者蜀之與閩。皆夷地也。自文翁為郡。而蜀之文風可比鄒魯。常哀為觀察使。而曼胡之。化為青衿。人材駸駸與上國齒。孰謂夷之不可夏乎。朱子論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以為二者之分。實人材風俗盛衰厚薄所繫。教者不可不審。斯言至矣。

朱子之守漳州也。嘗欲推行經界。以惠貧民。時當道者惑于浮議。迄不果行。有志之士。至今為憾。古之耕者。助而不稅。其制不可及已。後世有田則有稅。然各隨其所有。多寡而徵焉。民未以為病也。至于無田而有抑配之稅。則民之困極矣。是豈真無田也。耶。蓋版籍不明。姦欺百出。有田者不稅。有稅者無田。通租匿役。靡所不至。政施賦擾。訴理紛紜。非惟民所不堪。而有司亦病之矣。

先生奏修舉學政疏有曰。歲貢一行。非無可與共學之資。而衰遲不振者。十常八九。蓋由積累歲月。挨次而升故也。雖近年有增貢之舉。而所拔亦挨次之人。資格所拘。英才多滯。臣愚見欲乞于常貢外。間令提學憲臣。于人才素多處。行選貢之法。不分廩膳。增廣生員。通行精加考選。務求行著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強。累試優等者。乃以充貢。通計天下之廣。約取五七百人。照依地方分送。兩監今年考行一次。以後或三年或五年。量在監人才多少。間一行之。主司有陸敬輿。取士必昌黎其人。

先王實與選士之制。敬敏任恤者。書于閭閻。孝弟睦姻有學者。書于族師。而德行道藝。又書于黨正。書者何錄其人也。錄其人何章之。以示勸也。後世求士于科目。猶實與焉。與其選者名于學官。豈非閭閻族師黨正所書之遺。邪。閭閻族黨之書。皆先德行而科目之所取。學官之所名者。專以文藝。或者詆其非。某竊以為不然。夫文藝道德之精華也。深于道德。然後能工于文藝。較其藝者。固將以觀其德也。然則六德六行之備。其察之也。詳。即其一藝而名之者。其責之也。厚。察之詳。則其名不虛。責之厚。則其實難副。知

張山先生語錄

其名之不可虛。而必求所以副其實焉。是亦所以勸也。而何憚乎閭閻族黨之書哉。政治類

政體第一是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為本。然後政事可舉而行也。世道惟唐虞三代之盛。皆是聖人在位。致中和。下此則一泰一否。祇憑氣運推盪耳。文廟祀典。以道統言之。須進周子兩程子。張子朱子于配享之位。汝漢儒之無稽者。而序進宋數大儒于從祀之列。斯尤當矣。論風俗。嘗欲會同志。擇里而居。傲橫渠復古之志。行藍田呂氏鄉約。庶可一變而厚。

世道不好。都是小人用事。正如昏夜相似。盜賊鬼魅。虎狼蛇鼠。交出橫行。君子在斯時。鮮有不被害者。至于君子用事。則若日出。彼物自都不見。世之仕者。莫不易其進也。而君子每難之。莫不難其退也。而君子則易之。其進其退。天下國家之輕重繫焉。夫豈徒哉。如或進焉。決性命。繫富貴。不能有為于當時。退焉。亂大倫。羣鳥獸。不能有補于名教。惡在其為進退也邪。

提學之政。須行安定經義治事法。使其有實用課程。憑其自隨資質限來。只照其中考察之。必有以厲行檢為本。周尚書洪謨奏。詔天下祭文廟。加十二籩豆。非禮。論加王號祀之。亦未當。只作先師孔子為是。國初太學。用天子禮祭。郡邑只用郡邑禮祭。監祭七十二賢。郡添祭十哲。邑只祭四配。先生自言。當時惜不得做臨武知縣。外官只有知縣可做。以其親民。惠易及下也。

先生謂董道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酒食相尚。非也。聞薛文清公在家。官客往來。只一雞一黍。以瓦器盛之。酒三行。就食飯而罷。又魏尚書冀在家。官客相望。必留飯。食止一肉一菜而已。年雖高矣。必就舟次回訪。不之公府。有所相遺。必有報禮。不肯虛受人惠。此二公者。亦可以為法矣。箕子流化朝鮮。而孔子不陋九夷。天下豈有不可變之俗。居言路。須是舉其急且大者說。不可數以小而緩者去。覆君。古人為太學師。師者德尊望重。而進退作則。言動是效。故人化其德。而慕效革面。柔儒有立。禮順克彰。孝弟興行。

先生有大小宗之法。以聯其族。故彝倫攸敘。而禮義興行。風俗淳美。後世莫能及焉。自王教衰。宗法壞。人不知所本。而各顧其私。雖親骨肉。亦相視如途人。情義乖離。而彝倫散矣。所以聯其族屬。合其渙散。而使之相親睦者。惟譜牒之修。為有補于世教耳。漢張綱為御史。嘗理輪都亭。條列梁冀兄弟無君之罪十五事。京師震悚。後雖為冀所中。而出守廣陵。又能化服劇賊數萬。南州晏然。非其昌言立朝。威望有素。能致然乎。宋時好人才。多由上好儒。惟崇尚文學。任用賢能所致。

張山先生語錄

張山先生語錄

做官須置一簿，逐一私記，防吏人賣法作奸。  
 做官只理細務，判得一二紙狀，不過小利及一二百姓而已。何如行得些大體之事，使民皆受得些大惠。吾諷臨武，因言者留官南京，許事初至，將洪武至成化年間文卷，逐一檢閱過，如是者三二月，凡舊制事例一應行移，并案牘積弊，由是悉知。後遇事便省力，嘗恨不得臨武一做，以施所蘊，以惠百姓。  
 春秋之世，晉人崇大諸侯之館，而賓至如歸。子產所以美文公之勤，陳之司里不授館，驪旅無所單，義公知其必亡。

先生當正德改元初，上疏有曰：以正德為名，當求正德之實。如劉賈所謂居正位，親正人，發正言，行正道。而後可以正德。如董仲舒所謂正心，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後謂之正德。苟德有未正，則雖令不從，欲求治化，弘成庸可得乎。

又謂天道以元生萬物，而聖人體元以治萬民，故即位必稱元年，而建元必殊徽號。蓋與天下更新，示其所以為治之意，使人心知所向望也。

先王廟祀之典，不及下士庶人，蓋以其分之有限，禮不下逮，而人情猶有歎焉。至宋大儒君子，創為祠堂之制，則通上下皆得為之，然後盡于人心，豈非禮之以義起者乎。

唐之既末，官寺柄國，濶鎮弄兵，賦役繁重，民不堪命。極矣。文宗君臣，正當焦心勞思，相與戮力，拯民水火之中，而漠然不以為意。方且從容聯句，愛夏日之長，而樂薰風之涼，嗚呼！此日此風，特文宗君臣之樂耳。

彼夏畦之農夫，邊城之戍卒，寧得而共之邪。文宗生于深宮，其不知稼穡之艱難，未足多議。為公權者，既不能以孟子之言規其君，又逢其君之意而詠美之，難乎免于容悅之罪矣。君臣上下，無志于民如此，此唐室所以不競也。雖然，唐不足論矣。方宋之盛時，內苑賞花，釣魚之宴，其君臣終日飲酒賦詩，稱頌太平，亦未聞有以田里休戚為言者。卒至熙豐聚斂，殘民之禍，而宋祚遂以中微。豈獨唐之公權為可罪哉。

人主一心攻之者，一惑于耳，則凡侈靡之聲，皆乘間而入矣。一惑于目，則凡侈靡之色，皆抵隙而進矣。人心愈危，則道心愈微，信夫。

藝文類

或問孔子論易主義理，無一語卜筮，而朱子專主卜筮之說為非。先生曰：伏羲氏畫卦，文王周公繫辭，本為卜筮而作。孔子于大傳，如所謂開物成務，與神物以前民用，所謂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者，皆以下筮言也。朱子本義，無非因卜筮而發明其義理，以示人。如所謂語子推孝，語臣惟忠，必中必正，乃吉乃亨者，是也。則義理與卜筮豈可歧而二之哉。若專論義理，而不本卜筮，則必流于王陽明之祖尚清虛，若專談卜筮，而不根義理，則為巫史之妄談禍福矣。豈聖賢著述之意哉。觀于左傳所載，稱姜占民之隨，而論元亨利貞之義。子服惠伯論南蒯占坤之黃裳，而謂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是易之不可以占險，豈有不孝不弟為奸為盜，而有卜筮大吉之理乎。

楓山先生語錄

斯可以言易矣。  
 春秋首止之會，周惠王將以私愛易婦，齊桓公合諸侯以定世子。夫子則許之，鄭文公奉王命而不與盟。夫子則責之，是皆以道不以位也。道之公，所以匡其位之有不公者也。  
 朱子語類一書，雖出門人所記，不敢謂其字字句句皆無差誤，而其中所載大而天地鬼神之奧，小而一事一物之宜，凡所以窮理修身應事接物與夫治國平天下之道，靡所不備，大有功于後學。  
 聖人之道與天地並而六經之作，所以載是道也。若易以順性命之理，書以記政事之實，詩以理性情之正，春秋以示禁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皆切于日用，不可以一日廢也。人能讀是經而有得焉，則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無所施而不當矣。  
 或謂綱目書法，謂莽操懿裕楊堅皆同篡弒，而有書莽書主書帝之異。賈充楊素李勣李林甫，罪惡百倍，揭雄而書死書卒不同，而為朱子之失。先生曰：鄭莊公之子忽為世子，而突乃庶子，皆由祭仲而立。春秋于忽止書世子，而突書鄭伯管獻公之子奚齊，卓子皆為里克所弒，而春秋一書弒其君之子，一書殺其例不同。聖筆予奪，固有深意。則綱目之書莽書主書帝，亦必有謂豈可以一例裁之乎。彼充素與勣林甫皆無狀小人，不足責，而雄乃好古樂道，以儒名者，乃亦如是。則綱目書死豈非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乎。  
 乘史筆者當以是非論，不當以成敗論。以成敗論人，天下無全人矣。成帝時，大將軍王鳳，以帝舅擅權用事，京兆尹王章言鳳諛妄不忠，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成帝悅其言而不能用，遂為鳳所陷，以死。班孟堅議章不量輕重，然則循默充位，全軀保妻子之臣，乃為能量輕重者乎。  
 東萊為文公作白鹿洞記，文公與之商訂可否，三數往復，而後定。古人相切磋，有如是者。  
 黃仲昭纂修閩志，所立義例最為精當，無可議者。但事目中先後次第，有以類相從者，如水利乃陂堰井塘之類，而列于坑塲土產之中；恤政一條，雜于陵墓古蹟之間，俱似未當。又人物類流寓乃名人賢士，方伎雖小道，亦各有用于世者，不當次于神異仙釋之後也。凡若此類，更須詳定為佳。  
 世之傳人物者，往往有取于奇節偉行，以驚世動俗，而于庸行之善者，則以為常事不書，而悅于苟難，殆非聖人中庸之教也。若曾子固以洪澤所存，人人所易到而載之，得非有見于是耶。  
 昔曹子建制離騷，費角三弄之曲，初弄曰：為君難，為臣亦難，難又難。次弄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弄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詞皆悲壯，激切使有國有家者，聞而知之，必將惕勵于心，進而德修而業終日乾乾，弗敢一息自暇，自逸，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而天下國家無難治者矣。  
 蒙古氏之有天下也，治率用夷而不師古。禮樂刑政，無足稱述。獨文章一脈，代有作者，未嘗絕響。若虞伯生范德機楊仲弘揭曼碩歐陽原功馬伯庸薩天錫暨吾鄉黃晉卿柳道傳諸人，各以其詩文鳴，莫不頡頏，和出入漢唐，都乎彬彬，何其盛也。  
 吾廷介問先生何所著述，先生曰：不敢著述，欲將朱子語類及文集所載，纂輯成書，以發明四書經傳注，但力未及，況秀才又都習舉業，因無能相助，用此工者，蓋遠近又出仕矣。

楓山先生語錄

諸者一家之史也。國有史則其君之明暗臣之忠邪政之是非得失善可法惡可戒昭昭於後世族有譜則自大宗以及小宗其人之賢愚貴賤貧富一覽具見雖不若使氏之褒善貶惡而勸懲之意固未始不存乎其間也。

聖人在上則以其道行賞罰於天下而立一時之政治聖人在下則以其道高賞罰於朝而立萬世之政治先王之世五刑以命有德五刑以討有罪此賞罰之實罰也夫子作春秋榮華衰於一字之褒貶鉅鉅於片言之貶是乃不賞之賞不罰之罰也賞罰之權僅可施諸其身而春秋之賞罰則其身雖死而不得逃焉賞罰之權僅能勸懲於一時而春秋之賞罰則足以勸懲於千百世之久夫子雖躬不得位其功顯不大於有位者歟。

天下之不能有君子而無小人猶造化之不能有陽而無陰也故聖人作易於陽則引翼之扶持之惟恐其不盛於陰則排擯之抑遏之惟恐其或盛凡易之所謂吉所謂亨所謂利者必多陽也否則陰之比陽應陽從陽而得正者也其所謂凶所謂吝所謂咎者必多陰也否則陽之比陰從陰應陰而失正者也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聖人之情何情也扶陽抑陰之情也扶陽固為君子謀而抑陰未必不為小人謀也是故故茅苴吉戶庭無咎謀出處也揚於王庭括囊不害謀語默也乾而惕厲震而修省損而懲忿窒慾益而遷善改過謀所以修身也臨而保民觀而設教巽而申命行事噬嗑而明罰勅法謀所以治人也飲食于需宴息于隨避難于否致命于困反身修德于蹇無一不為之謀焉易拳拳於君子者如此其於小人也則不然履霜則恐其墜娶女則憂其壯童牛是捨金梃是繫惡羸豕之蹄踰戒剝床之蔑貞誠不為之謀矣然使小人知所悟焉必將曰覆餗而負乘也獲狐於田射隼於墉易又教我不可以為狐而為隼也小人勿用小人弗克吾而不為小人則用矣克矣能不反乎此則易之一言一字皆小人之藥石不為之謀者乃所以深為之謀也又沈刻之六五許其貫魚之利復之六四美其獨復復道而否六二有包承之心遂為小人之吉所以開其遷善改過之門矣為小人謀孰有加於易哉。

漢光武以赤伏符即位由是深信符命之說其惑甚矣為史氏者宜以正論裁之庶幾可破萬世之疑夫何蔚宗之史也歷敘光武生而神異以及春陵佳氣舍南火光之屬累數百言謂其受命有符不然則無以乘龍以御天嗚呼是不幾于語性也邪。

唐李翱幽懷賦云衆器器以難處兮感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而今慮行道之猶非歐公讀其文恨不得生其時與翱上下其論又以為在位君子皆不肯易其嗟老嗟卑之心而憂朝之憂公之心亦翱之心哉第不知後之讀歐文者亦有以救時行道為賢而憂公之憂乎嗚呼事有利害不切身而傷懷人有古今不同時而合志豈獨公之于翱哉予亦有所感矣吾始讀東坡制科策及進策諸篇見其有更張百度之志有賈太傅流涕漢庭之風縱橫氣習尚未盡除其所以異于臨川者幾希及觀其上神宗高言書時政書及代張方平諫用兵等書愛深思遠忠厚懇惻思與天下休息之意謫然溢于言表然後見公之學識議論非復少年之比豈其懲創王氏之失而改之乎抑亦經歷世故之熟而所造愈深乎。

司馬子長傳循吏以武帝時多酷吏也班孟堅傳循吏以明帝時多酷吏也。挽詩何始乎其做諸古虞殯之歌乎蓋送葬者歌以挽柩即莊周氏之所謂縹緲者也漢田橫死吏不敢哭但隨柩鼓哀以為歌厥后相承遂以雅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大夫士庶是則哀死之詞而因以為哭縹緲者之所歌也近世士大夫于故舊交遊之哭或相去千數百里不能匍匐往弔執縹緲穴于是乎有哭之以詩者則非復為挽柩之用而徒以寄其哀耳蓋一變矣又有孝子慈孫不忍死其親而托諸能言之士為詩以哀之則今之挽詩是矣是又一變也夫以生不相知而哀其死不幾于弟之無從者乎然以孝子慈孫之故不逆其情與其人平生有足哀者則為是以洩其哀事雖非古其亦庶乎禮之以義起者歟先生與東白先生書曰竊聞古之良史其明足以周萬物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志足以通難知之意而文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能勝厥任則史職豈不難其人乎唐以順宗實錄命昌黎宋以英宗實錄及五朝史事皆付南豐今我孝宗皇帝盛德大業震耀古今而以先生首筆儒總筆削天下莫不稱嘆得人是即今之韓曾也某久辱知愛與聞忻忭切願先生載董狐之筆刊司馬之書上以彰緝熙而揚洪烈下以表忠直而黜姦佞使元愷其繇莫能逃其情以成一代之典不亦偉乎古語謂宰相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權重于宰相先生其念之哉幸以夫子春秋為志萬勿以妻非之言而自沮也。

易曰積善餘慶書曰作善降祥皆極言為善之福無非欲人知所寶焉夫子罕言利而慮其多怨孟子不言利而患其交征則明言求利之害恐人之誤以為寶也。

人物類

香溪范先生之文世知誦習者心箴而已他蓋罕有知者今觀其言如以恥為入道之端以古之聖賢未有不悔而成又謂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覺之有皆超然自得于學極有警發不獨心箴為可取也故朱子有不知從誰學之語先輩謂其得于孟子者為多若先生者豈非所謂豪傑之士哉。

先生謂樂其天者乃仁者安仁之事如顏子之仁去聖人未遠一問故止曰不改其樂視夫子之樂在其中者已不能無間矣聖門高弟德行如仲弓安貧如原憲升堂如子路穎悟如子貢皆未能得此樂當時惟曾點有浴沂詠歸之樂夫子與之而行不掩言不免為狂故朱子曰顏子之樂平淡會點之樂勞攘又曰點之樂淺近而易見顏子之樂深微而難知點只是見得如此顏子是工夫到那裏了又曰曾點細密工夫卻多欠闕便似莊列今人若學他便狂妄了觀此數條則曾點之樂已不同于顏子矣。



高處伯恭疏略從卑處去。則張呂又安可班于朱子乎。由是觀之。其得斯道之傳。而醉乎醇者。惟周程朱子而已。豈不難其人哉。遊程子之門。而學其道者多矣。而和靖謂伊川未嘗許一人遊朱子之門者。英材尤衆。而得其傳者。獨稱勉齋。他人皆不與焉。當二先生之時。見而知之者。若是其寡也。而況于聞而知之者乎。

某自幼爲學。雖未嘗無尋樂之心。然自省于日用之間言焉。未能無口過。則有所不樂行焉。未能無怨。則有所不樂隱微之間。念慮之萌。而真妄錯雜。又有所不樂行。年五十。方且戰兢惕厲。求爲伯玉之知。非寡過而未能。其于天理真樂。誠然未之有得。

康節謂得天理之真樂。則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攻。何理不可精。是先得此樂。而後可以讀書精理。其言似乎倒置。

自昔賢人君子。處順境而樂之者易。處逆境而樂之者難。若曾點之浴沂詠歸。康節之擊壤歌咏。皆順境也。惟夫床琴于浚井之日。絃歌于絕糧之餘。以至飯蔬飲水。箪瓢陋巷之中。無往而不樂焉。乃爲境之逆而樂之。真耳。是豈人之所易能哉。

三代以下人物。諸葛孔明。范希文。真是全才。然未免有事求可。功求成處。如程朱。則是聖人作用。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矣。

今江西之學。還有陸氏遺風。浙中之學。還是事功史鑑上重。

漢高祖取天下。當時太公在。他只自取後尊其父而已。所以無太宗之失。

後世人主。惟魏孝文能行三年之喪。

文伯母之擇師。而教子成人。孟母之三遷。而教子爲賢。又皆能躬績織以勤其家。無非代夫以終其事也。荆公文章節行高一世。可與歐曾三蘇並驅爭先。而心術行事。顧與呂蔡輩爲伍。其可惜也。夫其可惜也夫。

漢昭烈將終。謂孔明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終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若其自取。嗚呼。昭烈于是失言矣。吾讀陳壽書至此。未嘗不深爲孔明懼也。夫昭烈之爲是言。是疑孔明也。是以換懿待孔明也。吾不意魚水君臣。而猶以智術相御。有如是者。于託孤寄命之際。而置嫌疑于其間。安在其能託孤也。設使昭烈既沒之後。敵國乘之。而爲武庚祿父之謀。用田單陳平之計。奸臣假之。而與管蔡流言之變。豈夏棘伊霍之書。則雖以成王之賢。周公不免于居東。仁宗之明。范富竟至于罷相。曾謂劉禪之昏庸。而能任賢勿貳者乎。

古今論淵明者多矣。大率以其文章不羣。詞彩精緻。沖淡深粹。悠然自得爲言。要皆未爲深知淵明者。淵明之子。稱其不臣二姓。有得于天命。民彝君臣父子之義。吳草履稱其述酒荆柯等作。殆亦欲爲漢相。孔明之事。而魏錫山則曰。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于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觀是三言。足以見其爲人。而節概之高。文章之妙。固有不待言者。嗚呼。若淵明。豈徒詩人逸士云乎。

哉。吾不意兩晉人物。有若人也。

宋錢宣靖公若水。方其進而佐同州。直玉堂。副樞密也。政事文章。謀猷諫諍。傑然有關於時。固非徒進者矣。及其有憾于呂蒙正。劉昌言之事。而離脫富貴。若將浼焉。亦豈苟焉而退者。有宋三百年。十風之美。童道義。輕爵祿。難進而易退者。皆自宣靖倡之。而文信公之孤忠大節。又嘗有慕于宣靖之爲者。則其有功名。教豈下于桐江一絲。扶漢九鼎者哉。

唐世賢相。善謀善斷。尙通尙法。尙直尙文。功業表表。非無可稱。然皆出於才實之美。而未嘗根於學問。殆不免乎朱子所謂材宰相者。獨魏鄭公。恥其君不爲堯舜。進諫論事。每以仁義爲勸。頗爲知學。夫何建成之事。君子病焉。吾所敬服者。惟陸宣公乎。論諫數百。炳若丹青。雖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今觀奏議一書。若罪己改過之言。用人聽言之方。以及備邊馭將。財用稅法。纖悉畢舉。其學之純粹。蓋三百年間一人而已。

東萊之學。尊司馬遷。

范香溪之學。心箴儘有工夫。

何王金許得考亭真傳。又曰。四賢何最切實。王金許不免考索著述多些。

東萊於香溪。四賢于東萊。皆無干涉。

天下學者。致誠未至。動不得人。惟白沙動得人。

漢人有爲盜者。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彥方遺布一端。卒能化盜使之道不拾遺。陽城居于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溫公與康節在洛里中。後生皆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是皆君子之居鄉。有不約而自化者。

某當時在翰林。文字多主諷諫。極爲陳文所惡。每考置之。下列。劉定之。每爭之。陳欲除某出外。定之以陳運事勸之。乃留在翰林。

司馬公范文正公近道。

程門弟子。所得呂與叔高游楊謝流于禪。尹子敬上有功。義上遺欠。爲楊謝金剛經。朱門弟子。吳伯豐好蔡西山父子。陳北溪黃勉齋。受吾道之託。真西山之學。亦文章耳。

明道之才。近聖人。伊川還是賢人。

許衡吳沆之學。遵信朱子。吳出于饒雙峯。雙峯出于勉齋。

吾藝有三。巨擔自何王金許沒。而道學不講。自忠簡默成逝。而功業不章。自吳黃柳宋謝。而文章不振。後學可不勉哉。

本朝人物。節義取方孝孺。沈良一文。章取宋景濂。其次節義取李時勉。政事取周忱。當時人物。以陳白沙爲天下第一流。

又謂白沙不免流于作詩寫字之間。

今日士大夫曉達天下國家事，惟張廷祥、堯夫之學，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為人無禮不恭，惟是侮玩。胡居仁持敬有工夫，但亦是死敬，適于用處不通，欠明義工夫。且如赴序序鄉飲為大賓，是時年尚未十。

宗忠簡真濟急之才，且有忠諫，因論濟天下之急，須是大才，又要忠諫之心，忠簡是吾金華大人物，張廷祥惡商公景泰之事，後因其天順中復起，欲彈劾之，不果，遂謝病歸，不肯與同朝。

許人之善亦難保，昔周恭叔少年，能娶官女，伊川以為難能，但恐其進銳者，退速，至後來身偶賤，始知其居魯少年時，父為御史，勸父不受皂隸錢，及自為推官，乃有童孺不飭之請。

羅一峯氣魄大，感動得人，嘗謂其可正君善俗，我輩只可修政立事。一峯曰：我卻又不能修政立事。李閣老與柯學士論景泰易邸王事，但當時我不在，若我在，必不從。後遇今上，欲尊周太妃為皇太后，此事遂出，從後遇柯，問何前言不應後語，李謂便是事到手，又難做了。先生以為李只是貪官辭，舍不得去也。

陳白沙謂我與莊黃諫元宵燈火事，入仕之初，又遇天子登極未久，此一酌做得卻好。康齋出處第一着，白沙第二着，一峯第三着，我輩又是第四五着了。

見周郎中近仁論及王家宰，以為此老儘公正，有力，量明之一字尚欠，須是明方能知人。吾同年諸君，因羅公首倡為善，皆激厲做好人，一時朝廷之上好看。

胡東洲提學好賢樂善，能受人言，處人不可及。羅一峯剛毅不可及。姚天官與某相見，還問天下人才，及尹為天官，見周時可謝其主事為賢，俸帖而已。

一峯初到南翰林，金卿與高都相望，皆具酒禮送之。羅言天下當受惠者尚多，士君子往來，何必以物峻卻不受。

謝元吉初為庶吉士時，急急求選官，後選官做好人，除御史遂論諫，被謫南陵丞，年三十八，乃乞致仕。陳士賢初擢御史，賀克恭初擢給事中，皆辭不願受，以難盡其職也。皆至于哭，後二公竟做出好來。

陳文閣老死，其子請諡，被諸公排劾，不得諡為文，後諡莊靖。又被陸淵之劾，只合諡曰穆，曰穆安得莊靖美諡。

謝楓林恆以古人奇節儻行自許，故其居官，言人所不敢言，為人所不敢為，雖積弊，弱而意氣彌厲，不容有愛賊不堪之色。

自予謝病歸田里，餘二十年，里少俊多，辱與游，予取古人為學，若大學之敬，中庸之誠，論語之操存，澆孟孟之體驗，充廣者，與之商榷，而從事焉。往往以為非進取所急，有厭棄而去者，獨董生遵陸生震數，以予言為可信，過從最久。

林居魯問項尚書忠如何，先生曰：此公當初在荆襄，因流民來多，恐其作亂，皆板釘在舟中，因而閉死，何

忍至此，使吾愛民如子，民愛吾如父母，豈至作亂。或問深之論學，尊尚王氏新經，為溫公所闢，尹耕道綱目發明，間有不合凡例，而曲為之說者，先儒亦嘗病焉。不當祀之于鄉，予謂古人祭有道有德者于社，則二公誠有所未至，然節以一惠，而擇從其善，亦後學所當師也。昔王魏有功，功觀雖不死，建成而列祀于凌烟，公毅說春秋，雖未能盡合聖人，而從祀孔廟，則有二公而祀諸鄉邑，以啓其後人，何不可乎。直夫之出，猶為彼善于此，窮恐不能有所為，袖手而歸，不若不出之為愈也。蓋饒饒易缺，傲傲易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古之君子，若龜山和靖，晚節之出，猶不恆眾望。

兵部尚書徐禧，雖吏員出身，甚有大人之量，又識人知事變，因侍郎塞誼叱罵辦事官為狗吏，遂見幾，明日乞養病歸，朝廷知之，責塞，徐公以己不職，且薦塞以自代，囑家人莫恠他，以為他日有變，故他必能替我死也。

林升菴立朝有氣節，侃侃論事，不畏權貴。

拾遺

今日士大夫老成清謹者為上，其次只是鄉愿，下則放僻邪侈，無所不為矣。人之出處皆天，其處而修身，出而行道，則人之所以奉乎天也。故儒之未用其責，在天用之而弗觀其效，無以奉乎天者，其責在人，天人交至，則其道有弗亨者邪。

直道難行，而羣吠紛紛，古之君子，所不能免，惟求無愧于吾心而已。當時士君子要論諫，被同列洩謀，必媚權貴，其壞事朋友相見，便須盡言極論，不要留待，以相會不常也。自述見人，只據平日說出來，不設町畦，不顧慮關防，頗于易簡上用工夫。

論人物當推心術。天地亦只是數安排定，康節數學是他見得到如此。明道伊川不從者，蓋欲以理回轉，其數之變處，耳所以兩先生不泥于數。

吾發先輩文章皆涉理趣者，由其習聞諸老先生道學風聲也。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處事之術，有經有權。堯舜朱均之父子，湯武辛癸之君臣，變也非常也。未易以經言也。自堯舜視之，則全父子之恩者，吾之私而為天下得人者，公也。吾不可以私而害公，自湯武視之，則守君臣之分者，吾之私而為天下去暴者，公也。吾不可以私而廢公，於是不得已而禪授焉。放伐者，權也。桐宮之事，孟子以為有伊尹之志，則可，而辭管叔，雖周公亦不能無過，故必有舜禹之德，而天之歷數在焉。然後足以當堯舜之讓，苟君不幸，癸心非湯武，而欲援鳴條牧野以實口，則是天下之罪人也，而可乎。故曰：權非聖人不能用也。

堯舜之事，不以訓人之父，而可訓其子。湯武之事，不以訓人之臣，而可以訓其君。為子者曰：吾不可以朱均、吾而朱均，則父必堯舜矣。為君者曰：吾不可以辛癸、吾而辛癸，則臣其湯武乎。

今日士大夫彈劾大臣太監者多不得其情須是如羅一峯彈李賢起復事三反五覆說得他倒服得他心李公因而慚忿遂至于死

法無古今便民者為良法論無當否利民者為至論晉之范宣子讓而其下皆讓先生問浙中見有人才否董道以為亦落落多只是務舉業求仕進者有志于聖賢者固未見有志於經濟者亦少先生以為國家三年一開科取賢才若如此世道如何會好

天地間氣到此時都弱了至于生出入來亦罷軟厭厭不振少有氣節甚至芝蘭亦變為蕪艾矣昔秦穆公之殉葬而死者百七十有七人其間豈無有位而富貴者然皆泯沒無聞而獨子車氏之三子至今為烈蓋以黃鳥之詩存焉耳

吾平生一切玩好之物皆無所好惟好古書而已昔在閩胡文定公孫有一監生送一部寫本致堂管見來與因問其家再有重本否彼云止有此本遂發還俟我有力當與刊之不敢私取為一己所有也昔廬陵有四忠一節祠文丞相履善少嘗游之而欣慕曰死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厥後文公果以精忠大節著于天下視前人尤有光焉非祠之所感而然乎

先賢有言為常人之子孫非難而為名人之子孫固難而為聖賢之子孫尤難蓋以前人之功德極盛而後人不克肖焉則未免辱其先矣斯所以為難也

身也者親之枝也親雖不存而吾身存焉必思所以立其身夙夜匪懈無忝所生一出一言一舉足者不敢有忘若古之聖人君子者行道揚名以顯其親於無窮豈非所思之大者乎

吾越先正呂公升者嘗食園意仰天一祝而害稼之螟蝥死則天可格而物可感矣昔辛有適伊川見有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戒乎其後秦晉遂遠陸渾之戎於伊川蓋天將變夏為戎而其人已先化為戎也

今世之士但得登科甲為美官則平生志願已足豈復有求益者哉人之處世如舟在江中或遇安流或遭風浪任其飄蕩皆未知如何收殺非可逆料但當隨時思其所以處之計能不失於道則可矣雖聖賢亦不過如此

行實附

楊廉曰先生諱懋字德懋浙江蘭溪人成化丙戌會試第一人登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諫作藪山燈詩忤旨黜為臨武知縣用給事中毛宏言改南京大理評事遷福建按察使事年四十一致仕弘治辛酉起為南京國子祭酒遭喪力辭不允服闋赴召三載凡五疏皆乞休竟不待報去任正德庚午起南京太常卿進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今上登極特陞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尋用御史胡璣言璣書存問之使及門而公不待矣年八十六別號關子學者稱爲楓山先生嗚呼儒如黃未軒蒙道如莊定山公則斂華就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峯靜觀如陳白沙公則既博復約自成一派至于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也嗚呼在漢東都不為危言之叔度在宋越湖不立異

論之伯恭今求其人容非公乎門人唐龍曰先生天挺其質瑩乎美矣由學以達本介以辯其親于子嬰之天下嗜好一不入於心超乎富貴而貌之真浮雲栩栩爾其詞恂恂及論事決議明計利害直指是非退而在野憫時愛國心未嘗忘環堵蕭然將終其身而無慍色

門人湛若水曰先生自謂一生委靡君子曰盛德之至是故不言而信不怒而人畏不為名高以立異而人自有不可企志信一貫表裏無二非盛德其孰能與於是門人從子拯曰嘗行部積勞觸瘴成疾恐貽親愛歸志益堅考績赴部遂求謝事家宰尹公慰留之辭益力尹公詰之曰不能軟不貪酷不治病如何可退翁矢口對曰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古人廉潔一介不取某之貪多矣古人視民如傷某之

節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病矣請舉一退之足矣尹公憮然驚歎知其意決特為具奏得從所請時年僅四十一莊定山嘗稱翁於書無所不讀於天下事無不理會究極義理精微身體力行惓惓斯世不為矯飾周畏齋時可亦云羅一峯嘗稱吾弟德懋雪力澄山之才也

林俊曰先生專志六經附博士子意所詣極將欲起整學數百年後會北山魯齋仁山白雲之派以上接東萊晦菴之傳

邵寶曰先生自壯歲以文章魁天下以忠諫著翰林以經濟稱於海內自史館左遷涉歷中外未克展布晚始起為司成天下莫不賀得師焉及請老歸棲遲林壑隱然繁天下之望者幾二十年上之初政有意用之間使在途而先生卒矣論者於先生猶若未滿焉然以予觀于先生其共謀康靖之節平暢醇雅之文簡重樸直之風在朝在野遐邇承響蓋不動聲色而耿耿迴瀾老益悼篤君子之論焉可證也若是而謂先生之道未光於世則豈可哉

蔡清曰聞章先生動息皆以奏聞起取為意清謂先生今決無意出矣其間起取其言非但不入其心亦不欲納諸耳比來出俱不得完壁而歸今聽先生一人堅臥林下保全令德斯亦足壯士風淑士氣而為國家添一人物矣易所謂不變其所守乃所益上者也況今既未能以不次柄用先生只將以纂修文墨事取用誠亦不必覺其事矣

王守仁曰先生專一主敬國子祭酒時年踰七十三疏得請逆璫擅權名卿多遭斥辱而翁已尤幾去可謂明矣

沈伯咸曰楓山任道錄實詳矣嘉靖丙申咸捧救過關差惹祠下特書六經先學榜之風後學爾訓導王一元先生子接出語草曰此漁石少湖師意也咸適三復考證越十年丙午六月刻于嘉禾少泉精舍新安汪尚和侍先生于蘭谿里第有鵲噪于簷先生視尚和有懼色乃語之曰晉公子目夷居于宋見羣鳥啜屋瓦則意然以喜惕然以懼及乾鵲集而噪焉則欽眉蹙額呼童子彈而去之從者曰先生左鵲而右鵲是欲凶而惡吉也子魚曰禍患之來常人不能灼其始及其發見知者不能善其終吾聞鵲而知凶之預是雖凶而以吉告也聞鵲而知吉之預是雖吉而以凶告也

古之人所以至于道者篤信力行而已今之學者往往徒慕其名而弗踐其真蓋信之弗篤而行之弗果

也。說得一尺行不得一寸此學者之通病然亦可見力行之為難也。

包孝肅公做秀才時不受富家酒饌其後彼處作郡富家犯罪公得以法治之由此觀之學者于飲食之間不可視為細事而忽之也。

嘗聞家君言鄉先達制元徐先生宅心純篤居家能孝而平生清介始終一致人所難及方在邑庠究濼洛性命之學然松光以繼昇隆多盛寒衣裘單薄則擁衾危坐率過夜分訓飭學徒必先孝弟忠信真知實踐講析不暢于理弗止也歷官數十年盡心職務食不兼味衣不錦綺亦不求田問舍病終之日囊篋空虛身無以為斂子無以為喪前輩若此真可謂至難得者矣。

義理無窮不可少有得焉而自足白沙嘗語定山云太山為高矣太山之上更有天東海為深矣東海之下更有地。

漢大綱正萬目未舉然大綱亦有未盡正處唐萬目舉大綱未正然萬目亦未有盡舉處惟我大明立國規模宏遠周密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然聖烈神功尤在于驅除胡元一統中夏掃夷狄之陋復禮樂之正反古帝王未有高焉者也。

家法必有闕離躡躡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如鄭義門兄弟讓死其為義如此家道安得不悠久乎居敬自謂于專一上見功覺得心中無甚放僻邪侈之難窮理自謂于精義處得力見得進退辭受之節頗分明不敢放過。

先生僉園臬時嘗因歲節卻梳符題其門曰要使鬼神司屋漏不須茶壺衛門庭題其楹曰無才自愧虛糜祿有病惟應早掛冠。

先生以泉僉考績遂求謝事家宰尹公慰留之辭益力尹公詰之曰不能軟不食酷不老疾如何可退先生矢口對云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某之貪多矣古人視民如傷某之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請舉一退之足矣尹公憮然知先生意決。

某問方婦梅塘死節先生既序其詩何以不入縣誌先生曰始謂死節傳為童利故先生筆故序之後知其非是故不入也童州守邦英亦辨其戊戌六月迫于遊兵之說夫天兵乃戊戌十月取蘭溪豈預有遊兵之迫乎況不言誰某之遊兵亦未明也。

某問本朝人物先生于誌何不品評先生曰不敢耳姑俟後人但邵都憲只述一統志所載者其餘制元姜廷器一聞諸家君一為吾友知之為詳故各書以有治行而他不及也。

記語錄後

章接

先公逝不肖方五齡凡所遺述作悉散諸門弟迄垂用用意遠蒐羅隻字片言流於人間者皆輯成帙惟語錄一稿未遑校刊適嘉禾沈謙謙道吾蘭謁先祠因出稿而就正焉先生遂攜歸梓行閱數年嘉禾羅兵燹而前版以焚乙丑接京邸屬其邑李令舉華邇求之乃復得原本是先公口澤其幸存而未泯者固

李令之力實不肖志也敬重梓於維揚議政堂以廣其傳云是歲仲冬長至日。

金華試院示諸生

雷鏡

婺州自宋呂東萊先生承中原文獻之傳而友朱子迨何王金許得朱子之心傳天下莫不奉為正學之宗矣至明之中葉蘭谿章楓山先生篤信朱子躬行實踐固明儒之有純軀者也愚向論明儒學未嘗及楓山蓋向止知其出處忠諫之大節為一代之完人今得讀其遺書乃有以窺其底蘊其贈白沙詩曰洙泗迴且深伊洛浩不息建溪一以逝未流日滙寒浙水泛功利西江浸虛寂寥寥宇宙間何人踐斯域此足以見先生擇之審而守之固矣其論學術謂自程朱論謝又大壞矣且謂虛寂之學最為心害後儒高明者往往溺焉其因白沙稱定山得天理之真樂謂必守朱子之訓從事博文約禮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而後可以得顏子之樂不然曾點之樂近於狂康節之樂似老莊蓋隱以規白沙一派不獨為定山言也其言自幼為學雖未嘗無尋樂之心然自省日用之間言未能無口過行未能無怨惡微念慮之萌真安錯難行年五十方且戰兢惕厲求為伯玉之知非寡過而未能其於天理真樂誠然未之有得先生反躬內省存理過欲體體為己之功篤摯如此其論中庸大木之說謂朱子與南軒辯論初雖未嘗無疑得與蔡季通問辨復取程氏書讀之凍解冰釋然後知性情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可謂得朱子之精髓矣其教學者先將小學及四書熟讀玩味字字句句皆究極精微務使其理貫徹於胸中一一體之於身而力行之此則直為學者迷津之寶筏痼疾之金丹也今驟語學者以博通經史或苦言之不敏或曠時之莫追小學四事則可謂簡且要矣且四書則習舉業者無不熟讀孰知脫凡入聖即在於此特患不切己體察耳天下有志於學者皆當奉先生而俎豆之況婺中鄰邦後進忍甘自暴棄不聞風而興起乎由先生而迺何王金許以上紹朱子之學則小節魯之稱當復見於今日矣。

楓山語錄考異

學術類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纂輯

須是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 心便會小... 格物窮理須是物物格... 進學在致知... 須要極細密... 格物窮理須是物物格... 進學在致知... 須要極細密... 格物窮理須是物物格... 進學在致知... 須要極細密...

楓山語錄考異

三五

楓山語錄考異

三六

其有成... 士清其心而後可以脩身而致用... 沈本此下多... 沈本此下多... 沈本此下多... 沈本此下多...

政治類

然後政事可舉而行也... 庶可一變向厚... 彼物自都不見... 沈本此下多... 沈本此下多... 沈本此下多... 沈本此下多...

藝文類

則為巫史之妄談... 捨象數而求理一段... 沈本此下多... 沈本此下多... 沈本此下多... 沈本此下多...

人物類

故止曰不改其樂... 已不同於顏子矣... 沈本此下多... 沈本此下多... 沈本此下多... 沈本此下多...

楓山語錄考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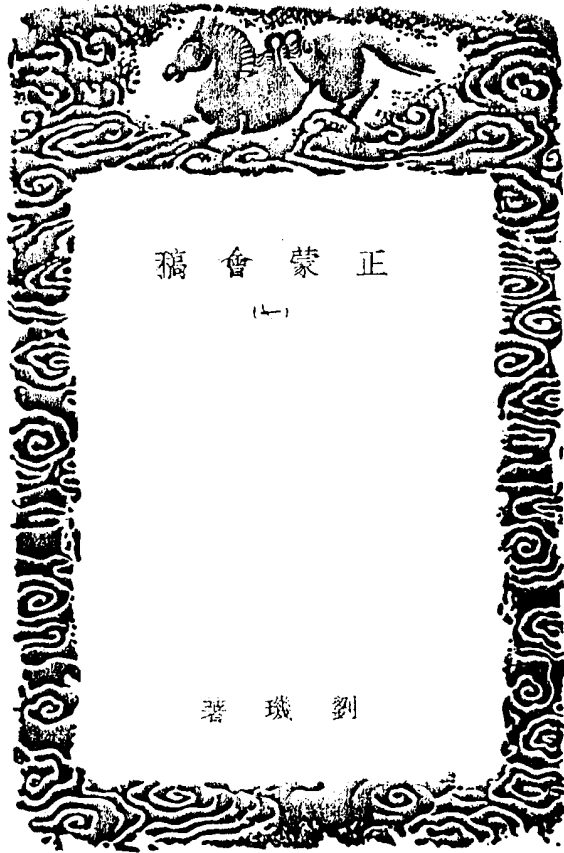
三七

功業表表陳本表表。致誠未至沈本致誠未至。今司馬公陳本公。朱門弟子沈本朱。好蔡西山父子沈本好蔡西山父子。山說詞。伊川道是實人沈本道是實人。許尊信朱子沈本許尊信朱子。本朝人物至其次沈本本朝人物至其次。要之亦難以治天下沈本亦。後因其天順中復起沈本後因其天順中復起。伊川以為難能沈本伊川以為難能。後過柯沈本後過柯。問何前言不應後語沈本不應後語。李謂便是事到手沈本李謂便是事到手。先生以為至一去也沈本先生以為至一去也。陳白沙至謝元吉八段沈本陳白沙至謝元吉八段。孟子之體驗充廣者沈本孟子之體驗充廣者。過從最久沈本過從最久。林居魯沈本林居魯。此公當初在荆襄沈本此公當初在荆襄。祭有道有德者於警宗沈本祭於警宗。則二公誠有所未至沈本則二公誠有所未至。而別祀於凌烟沈本而別祀於凌烟。則有二公沈本則有二公。林升庵沈本林升庵。拾遺。

今之學者多屑屑計較沈本今之學者多屑屑計較。只是量狹沈本只是量狹。不設町畦沈本不設町畦。頗於易簡上有工夫沈本頗於易簡上有工夫。天下之事至堯舜之事三段沈本天下之事至堯舜之事三段。皆之范宣子讓一段沈本皆之范宣子讓一段。以為亦落落沈本以為亦落落。甚至芝蘭亦變為蕭艾矣沈本芝蘭亦變為蕭艾矣。好去六字沈本好去六字。無至二字沈本無至二字。豈無有位而富貴者沈本豈無有位而富貴者。當與刊之沈本當與刊之。非祠之所感而然乎沈本非祠之所感而然乎。而後人不克肯焉沈本而後人不克肯焉。吾越先正呂公升者沈本吾越先正呂公升者。昔辛有適伊川沈本昔辛有適伊川。遂遷陸渾之戎於伊川沈本遂遷陸渾之戎於伊川。蓋天將變夏為戎二句沈本蓋天將變夏為戎二句。新安汪尚和至某問本朝人物十二段沈本問本朝人物十二段。從陳本增入。

### 四庫全書提要

楓山語錄一卷。明章懋撰。懋字德懋。別號闡然子。閩溪人。成化丙戌會試第一。改庶吉士。授編修。會上元內宴。命作龍山燈詩。不奉詔。且以疏諫。黜為臨武知縣。宏治正德間。累官南京禮部尚書。致仕。事迹具明史本傳。崔銑明臣十節。曰成化中。白沙陳獻章學禪。而疏一峯羅倫尚直。而率定山莊景好名。而無實。皆負巨望焉。楓山章公懋。質約淳雅。潛修默成。年甫四十。棄官還郡。賀諫議欽。鄭御史已嘗責公交疎于陳莊。公遂謝之後。白沙受清秩而交泛。一峯行鄉約而毀族人。莊晚年又仕而敗。惟章公德行無瑕云云。其在明代。可云不愧醇儒。是編卷帙不多。分爲五類。曰學術。曰政治。曰藝文。曰人物。曰拾遺。其學術政治。雖人人習見之理。而明白醇正。不失爲儒者之言。藝文諸條。持論亦極平允。不似講學家動以教道爲詞。其評騭人物。于陳獻章獨有微詞。則懋之學主篤實。而獻章或入元虛也。然獻章出處之間。稍有遺議。而然人品高深。始終負一代重望。則篤實鮮失之明驗矣。又謂胡居仁不適于用。似亦有見。惟推尊吳興弼太過。則頗有所不可解耳。



正蒙會稿序

(一)

劉璣著

正蒙會稿序

易大傳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天下事物之變，至於不可窮詰，固有聖人之所不及知者，而其本則未有一而同焉者也。苟惟極其辨智以究其所不及知，而條貫統宗莫之幸屬，則於道也將日支離，而學焉者將日以決裂。此後世暴端之所由以興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余讀張子正蒙，知其詳說之功，至於西銘，適識其反約之指。正蒙書多難解，學者讀之，或不卒業而廢。比見近山劉先生會蒙，明正通達，不為曲說隱語，而事理無不得者。稽之先生履歷治行，則平日窮理之學，不有徵哉。此書，余欲關中諸生，入置一木肆之，而西安府歷城祝同知壽、館陶武同知雷、臨濟張推官鵬，其圖刻本行焉。斯文由此著矣。先生之書，雖無俟贊說，而三府寮所務尚如此，蓋不可以弗列，故為序諸篇首。

正德十五年歲庚辰秋八月一日，提督陝西學校副使汝南何景明撰。

正蒙會稿序

正德中，吾友何子仲默，以近山先生正蒙會蒙寄示。弘治中，余嘗著正蒙解結，大抵先其難者，繼見蘭江章式之之發微，大抵詳於易者，及見先生會蒙，則難易兼舉，詳而不遺矣。於是取解結而焚之，夫余既焚解結矣，使式之見之，將亦焚其發微乎。先生正德初為大司徒，蓋官璣先生名而超濫之。先生不樂居其位，時璣方以嚴肅勵精責大臣，先生每朝故布素，莅部則痛飲而臥，翼不合於璣而去。後竟中策士之料，弗得遂，及璣敗，諸大臣議曰：使璣果成其逆，劉近山雖萬挫其尸，亦弗從也。然亦竟致仕。先生有大受之才，有汪洋之度，有堅貞廉介之操，乃一蹶而弗起，其皆不知先生邪。其或知之而不敢言邪。因並書之，俾讀先生之書者，得以考先生之賢焉。

嘉靖十一年十月 日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大理寺左少卿、前右春坊太子右庶子、兼翰林院國史修撰、經筵講官、苑洛韓邦奇序。

正蒙會稿目錄

卷一

太和第一

天道第三

卷二

動物第五

大心第七

卷三

至當第九

三十第十一

有司第十三

卷四

大易第十四

王禘第十六

正蒙會稿目錄

參兩第二

神化第四

誠明第六

中正第八

作者第十

有德第十二

樂器第十五

乾稱第十七

正蒙會稿卷之一

明成寧劉瓊近山著

正蒙

易有蒙以發正之文。故張子取之以名書。篇內東銘西銘。初曰。稔惡訂頑。皆正蒙之謂也。是書也。出入乎語孟六經及莊老諸書。凡造化人事。自始學以至成德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孟子之所謂盡心知性。無不備於此矣。故朱子謂其規模廣大。范氏稱其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而張子亦自謂如辟蟄示兒。百物俱在。顯取者如何耳。惜乎先儒論註雖多。而或散見於各傳。況張子多斷章取義。又有與本註不同者。初學之士。未及旁搜。不能不為之開卷思睡也。璣何人斯。乃敢竊議。願自蚤歲得有所聞於我介菴李先生。及提學恭簡戴先生之門。茲又承蓬菴楊先生之命。因與同志諸友會講成棗。中間所引經傳。舊有註者。固不敢妄為之說。其有非本文所當註而註者。則欲學者因此識彼。而且易於考證也。雖尚多鄂謬燕說之誤。然而君子為高為下。則敢望以此為措手之地云。

太和第一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成之性。是生綱緼相滋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

正蒙會稿 卷一



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象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馬網緼。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易曰。保合太和。本義謂太和者。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張子狀道之體。以為道理。悉從氣上流行出來。故指太和以名道。欲人之即氣見道耳。浮沈升降動靜。氣之機也。性即理也。理乘氣而動。氣中涵乎理。故生網緼而溢勝負屈伸之始。細緼交密之狀。勝負陰陽之氣。迭為消長也。氣至為伸。氣返為屈。殆猶謬云。母子謂性也。幾微易簡。謂此氣之流行。始則潛乎默運而已。廣大堅固。謂至如亨利之時。則富有日新。雖金石無開也。起猶始也。知猶主也。易則不難之謂。效猶呈也。法謂造化之詳密。可見者。簡則不煩之謂。乾謂輕清無迹。坤謂有迹可見。易曰。乾知大始。又曰。效法謂坤。張子復借易之辭。以為此氣一鼓初無形迹。而萬物化生。略不見其難者。為乾之易。及其庶物露生。洪纖畢達。有迹可見。亦不覺其勞者。為坤之簡也。自其生物散殊於天地之間。而有象可觀者。雖為氣。若語其清通而不可象。則形而上者。豈非神乎。清不濁也。通無礙也。下章曰。清則無礙。無礙故神是也。野馬本莊子語。天地間氣。其狀蓋必如野馬網緼。方可形容此太和之妙。故智足以知此。即知道。智足以見此。即見易矣。然謂之曰道。曰易。曰乾。曰坤。曰神。其名雖殊。其實皆此太和之氣也。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容。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誠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靈性者一之。

太虛。虛空也。必加以太者。蓋凡物之空。或有物可尙。惟虛空則只管空去。所以云太。太虛無形可見。而實氣之本體。其或聚或散。乃陰陽變化。自無而有。自有而無。涉於形也。若語其本體。則寂然至靜。本無所感。實性之淵源。曰淵源者。理從此出也。其風霆流行。庶物露生。有誠有知。乃太虛與物相交而後然耳。既交於物。即為感矣。而亦云客者。非其本體也。然雖曰客。其實一而已矣。但自不知者言之。固不知聚散知識為本於太虛。其知者。又或指此為本體。是胥失之矣。惟聖人體用一源。既知太虛之本無形感。而又知聚散知識之為客也。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已。然而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陰陽之氣。或聚或散。或攻或取。相盪相揉。其塗有百。然皆一誠無妄自然之理。方其自有而無。散入無形。雖曰散也。然適得吾之體。蓋靜乃太虛之本體也。及其自無而有。聚為有象。雖有迹也。然亦不失吾之常。蓋動亦太極之常焉。出謂聚而為萬物。入謂散而為太虛。不得已已。然而者。有聚必有散。不得不然也。兼體而不累者。聖人原始反終。知聚散之故。故盡道其間。樂天致土。生吾順事。沒吾寧也。何累之有。然此亦存神之極耳。神不在心性之外。盡心知性。則神存也。彼釋氏專語寂滅。老氏循生執有。不知太

虛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故一則往而不反。朽木死灰之不悟。一則物而不化。辟穀飲氣之是迷。二者雖稍有不同。然語其極。則均為失道也。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亡者。可與言性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故聚為有象。不失吾常。聚亦吾體也。不能不散而為太虛。故散入無形。適得吾體。散亦吾體也。死之亡者。散既吾體矣。何亡之有。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顯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智者略知體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禪世界乾坤為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躡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短。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問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為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蔽而陷於淫矣。

虛空即氣。即理之所寓。言氣。則理在其中矣。理氣一而已。曰有無隱顯。神化性命者。名之異耳。其實無二也。但有聚散出入形與不形之分。聚而出。則有則顯。所謂形也。散而入。則無則隱。所謂不形也。然莫非神化性命之所為。知此。則為能推本所從來。而深於易矣。虛能生氣者。謂老氏以理氣分先後也。故謂有生於無。如此。則理無窮。氣有限。體用不相屬。是不知吾儒所謂理氣有則俱有。有無合一之常也。以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者。謂釋氏以理氣為二物也。故以山河大地為見病。如此。則理自理。氣自氣。天人不相須。是亦不知吾儒所謂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也。道之不明。正坐此耳。情者。即釋氏也。釋氏知虛空為性。似矣。然不知天道為用。反以一己之偏見。因緣天地。謂以區區之意。見窺造化之微也。至其明之有未盡。則又一切指世界乾坤為幻化。幻化者。猶以四大為假合之說也。是幽與明皆不能舉其要矣。幽明即陰陽鬼神晝夜之謂。一陰一陽者。陰陽氣也。其理則所謂道。如鑄金之有模範。固匪郭也。天地之化無窮。聖人則為範圍。不使過於中道也。三極大中之短者。三極。即天道之陰陽。地道之剛柔。人道之仁義。皆大中之矩。矩法則也。而曰極者。一物各具一太極也。不悟謂終不閉性與天道之實也。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學者不流於釋。則入於老矣。固謂為其所罔。而設淫即二家之蔽。惟能擇術而求。知正邪之分。則可與入德矣。

330A

虛實動靜。陰陽剛柔。皆此氣之所為。陽動則生。故虛陰靜則成。故實。陰陽以氣言。陰也。陰氣在內與陽也。陽也。陽氣在外發揚也。陰陽只是一箇消息。進即為陽。退即為陰。亦非陽退了又別有箇陰。剛柔以質言。機其妙用。而始則生物。物底母子也。陽浮而上。陰降而下。成遇聚散。成謂氣通。遇謂氣合。風雨雲霜。與夫洪纖高下。川流山峙。皆氣之查浮而示人以理者也。故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蓋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親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離一陰二陽之卦。其象為火為日為目。其德為明。必太虛之氣聚為有象。則此離明可得而施。不聚則明無所用矣。方其氣之聚而為有象。自無而有。安得不謂之客。況聚為散之因乎。方其氣之散而入於無形。自有而無。安得謂之無。況散為聚之故乎。聖人所以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者。聚而有則明散而無則幽。幽明本於聚散也。益天地間物皆造化之可見者。然其文理之察。非明不相親也。方其形之時。幽已因於此。方其不形之時。明已兆於此。大抵此節深明幽明之故。本於聚散耳。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氣有聚散。猶冰有凝釋。聚則凝。散則釋。知水之冰。則知太虛之氣矣。知其即氣。則有無混一之常。了然於心。胸而有生於無之說。不攻自破矣。故聖人論性與天道之極。止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以見雖性與天道之妙。亦皆不能外此氣以為理也。然神曰參伍。易曰變易者。神妙於參伍。而易則陰陽之氣變易而已耳。諸子淺妄。謂老莊之流。有有無之分。則理與氣體用殊。絕非窮理之學也。

太虛為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為濁。濁則礙。礙則形。太虛乃為清之至。惟至清則無礙。清則自不容一物礙於其間。有礙則非清矣。惟其無礙。所以妙應。妙應者。太虛之用。神之謂也。反此則濁而礙。礙而形矣。

凡氣清則通。昏則塞。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閉。則風行而聲聞其遠。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氣清則通。昏則塞。通者。無礙之謂。塞則礙也。譬之水焉。清則流而不息。濁則息也。聚而有閉者。氣聚而有物礙於其間也。至清之中。有物礙之。則風行而聲作矣。如水中容一沙石。叫號遠怒。不可已也。豈非清之驗與。不行而至者。此氣浩然充塞天地之間。無遠弗屆。通之極也。此亦可見清則無礙。無礙故神也。與上文互相發明。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天即理也。然不曰理而曰天。以此理在太虛之中。未涉於形。如水尚存源。未及流而為川。故不曰理而

曰天也。若化機一動。因矣而闢。靜矣而動。為寒暑晝夜。雨露雪霜。生長萬物。形形色色。則有道之名矣。道猶路也。萬物由之以出入者也。故謂之道。然猶未及於物。至若合太虛之虛。與氣化之氣。則即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形亦賦焉。而人物得之。以為性也。人雖得此理。以為性。若非氣之虛。則不能作為運用。而盡性焉。故又合性與人身血氣之知覺。則心之名始由之而立也。是心也。性也。道也。天也。其實一理而名異耳。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精粹爾。太虛中。凡造化之迹。莫非鬼神也。然此鬼神乃二氣之良能耳。二氣即陰陽也。氣至而伸為神。氣反而歸為鬼。其所以伸所以歸。皆此氣之自然。故謂之良能。誠者。其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在人則聖之所以為聖。不過極誠無妄。得此理之本然耳。太虛妙應。謂有感必通。不可得而窺測也。法象。謂凡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者。皆造化之相迹。如酒之糟粕。然亦不可不謂之神化也。

天道不窮。寒暑而已。衆動不窮。屈伸而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天道不窮。寒暑而已。若寒一於暑。則不成變化。而天道窮矣。衆動。謂凡物之動者。如龍蛇尺蠖之屬。必屈而後能伸。不然。則動即困矣。鬼神解見上文。其實亦不過陰陽二氣屈伸兩端而無餘也。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一即太虛之氣。而理之所寓也。兩謂陰陽之虛實。動靜聚散清濁也。惟是陰陽有虛有實。有動有靜。有聚有散。有清有濁。則一可得而見。不然。則四時不行。百物不生。而造化息矣。然則一其體。兩其用。體立而後用。行而體斯著矣。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兩則感而後通。自然之理也。若無兩。則無一。就本章言之。兩如剛柔乾坤。一則易之謂也。剛柔有體。而後易之體立。乾坤成列。而後易之用行。剛柔乾坤。皆所以為感者也。至易之用行。則通可見矣。若泛言之。則日月相推而明。寒暑相推而歲成。亦皆兩相感而後通也。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游氣。以氣之流行者言。紛擾。參錯不齊之貌。陰陽二氣在太虛中。惟其交會迭運。紛紛擾擾。故生出許多物來。形質小大。萬有不齊。至其立天地之大義。卻不過陰陽兩端。循環不息而已。

日月相推而明。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日也。暑也。陽也。皆晝之謂也。月也。寒也。陰也。皆夜之謂也。易之論日月寒暑陰陽。與夫神易之無方體。皆晝夜之道。而為言也。若舉日而不及月。言暑而不及寒。則是止論晝之一端。而非通乎晝夜矣。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為春。萬物揉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

候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以一日言。則晝夜者。天之息也。以一歲言。則寒暑者。天之晝夜也。氣易。謂暑變而為寒也。寤也。寐也。魂交與物相感也。百感紛紜。如下章飢夢取飽。夢與之類。至不一也。此以天之晝夜。明人事之痛癢也。氣本之虛。本諸太虛也。滿本無形。謂至清也。有感而生。陰陽五行相交感而生物也。對者。物我相形。反者。趨向不同。既反。則忿端生而有仇矣。不必小人。雖君子。亦有時如此。故必和而後解。是仇也。和也。雖愛惡之情。其實氣之所為。始則同出於太虛。而終則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間不容髮。非神而何。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無一物相肖。謂萬物之生。形色小大。初無一之相似也。蓋陰陽變化。有無窮之妙。故以此知萬物雖多。皆不能外陰陽以成形。而天地變化。其實亦止於陰陽兩端而已。夫豈有他哉。

萬物形色。神之精。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為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為感者。細縹二端而已。

萬物形色。皆神之查澤。故雖性與天道云者。亦不過陰陽變化而已矣。神豈外形色哉。心感外物。如孺子之見宗廟之過。萬端不同也。心亦隨之而不同。非若天之比也。天大無外。地之外。天也。而天之外。則無物矣。不其大乎。天雖大如此。其為感者。不過陰陽二氣升降浮沈而已。然則性與天道。又果能舍易而為言乎。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與。物之相感。如上下夫婦朋友。皆其類也。然其所以相感者。一萬物之妙。神之所為也。利用出入。莫知其鄉。如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又如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為可見矣。

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一之動志也。鳳凰儀。志一之動氣也。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此氣一則動志。人勝乎天也。然氣動志者。什一。聖人在上而風。鳳儀。此志一則動氣。天勝乎人也。然志動氣者。什九。

問是生。細縹相縹。勝負負伸之始。曰。此與下章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互相發明。皆謂氣也。謂所以細縹相縹。或勝或負。或屈或伸。雖皆此氣之所為。而實中涵乎性。道非氣不可得。而見氣非道孰為之主張。萬物都從這裏生出去。虛實動靜。便是這飛揚升降者為之。然則野馬細縹。不謂之太和。而太和。不謂之道。不謂之易。竟從何處說。竟從何處說。

問浮屠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曰。此即以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之說也。大抵浮屠主去礙。謂色即是空。空。世界乾坤為幻化。故以山河大地為見病。殊不知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雖大而山河融結。無非實理。然則萬象豈但太虛中所見之物。而山河大地於人果何礙而見病哉。

問因緣天地。曰。此本釋氏語。謂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也。然天地之大。豈可以因緣云乎哉。

問起知於易。效法於簡。如何有乾坤之分。曰。浮而上者。陽之清。如天是也。降而下者。陰之濁。如地是也。故凡輕清無迹。屬乾。有迹可見。屬坤。乾屬前一截。坤屬後一截。乾主大始。坤作成物。

參兩第二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本義謂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為三。方者一而圍四。四合二偶。故兩地而為二。數皆倚此而起。故揲著三變之末。其餘三奇。則三三而九。三三而六。兩二一三。則為七。兩三一二。則為八。張子此則謂地所以兩者。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剛柔陰陽之稱。陽性剛。陰性柔。男女。凡陽物皆男。陰物皆女。剛柔男女。皆以兩而成。故地數兩者。效其法而兩之也。曰法。以剛柔男女為言也。天所以參者。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太極謂理。兩儀。即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太極兩儀。本乎一而為二也。故天數三者。象其性而三之也。曰性。以太極兩儀為言也。大抵造化。惟一氣爾。一分二。二分四。三其四。四為十二。兩其十二。為二十四。三其二十四。為七十二。散為十百千萬。不過天參地兩而已。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故化。此天之所以參也。太虛之中。有一物而兩體者。氣而已。氣惟一物。故周行乎事物之間。無在而無不在。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於行乎十百千萬之中。無非這一箇物。事發微而不可見。充周而不可窮也。氣惟兩體。有陰有陽。故能化生萬物。然陰陽變化。雖是兩要之亦推行乎一爾。一者兩之體。兩者一之用。一也兩也。此天之所以參也。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恆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開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為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恆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為陽奉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歲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恆星。春秋胡氏傳。列星解。看來只是經星。朱子謂北辰居其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必如此說。方見其不動。方可謂之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也。逆天而行者。右轉之謂也。日月五星。亦皆左旋。但行之少遲。則若右然。先儒謂譬之兩船。使風皆趨北。其一船行緩者。見前船之快。但覺自己之船。倒退南行。然其實只是行緩。趕前船不著是也。并包乎地者。謂日月五星。不但逆天而行。并包乎地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天與地上所係之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移徙者。倒退之說。

也。性殊。即下文所言日月五星所行緩速不同也。月缺也。謂太陰滿則缺也。月陰精。與陽相反者也。故其右行最速。若天行之疾焉。日實也。謂太陽大明盛實也。日雖為陽精。然其質本陰。惟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金水附日而行者。金水陰也。日陽也。金。太白。水。辰星。金星也。秋時萬物陰氣禁止也。水。準也。水在黃泉。養物平均有準也。金。即啓明。以日未出前能開導日之明。在日之西。日將出。則東見。水。朱子謂即長庚。言能長續日之明。在日之東。日將沒。則西見。此蓋陰陽相感有如此者。其理不精且深乎。鎮土星。故謂之地類。土。吐也。土居中央。總吐萬物也。根本五行者。土居五行之中。而統乎水火木金。故曰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也。土惟根本五行。故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火。即熒惑。火。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火日陰質者。火中虛暗也。為陽。蓋陽附於陰也。陽抱陰。為日。火雖日之類。然其氣較之於日。為微。故行之遲。信乎。日。木。即歲星。木。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天之體。日月所宿處也。天體分十二辰。每辰各有幾度。木星歲歷一辰。有歲之象。故名歲也。

凡圓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不考日月出沒。恆星昏曉之變。恐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恆星所以為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恆星河漢因北為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運動於外也。

圓轉之物。小而如車。如不。不但天也。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乃自然。非自外也。日月出沒。恆星昏曉之變。謂在天而運者。惟日月五星也。然恆星不能自動。其所以為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耳。機。謂天圓而動之機。晝夜不息者也。恆星純繫乎天。天圓而動。加以地氣鼓之。其機如此。安得不亦隨天左旋耶。恆星出則昏。夜沒則曉。而晝。此其故也。曰。因北而南者。北辰為天之樞。其旁則恆星所繫之處也。使恆星河漢不於此乘天之機而動。則人固不能由北以知南。而日月亦無由因天以隱顯。若夫太虛湛然。無形非圓轉之物。所可比。故無以驗其運動於外也。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處其中者。謂日月五星也。順。謂隨天左旋。少。遲。則反逆而右矣。所謂若倒退者也。蓋天行最速。一日一夜。周天一度。而有餘。其次則鎮星之行。積二十八箇月。不及天三十度。其次則太陽之行。積十二箇月。不及天三十度。其次則熒惑之行。積六十日。不及天三十度。其次則辰星之行。積一月。不及天三十度。其次則太白之行。稍遲於太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陽同。其次則辰星之行。又稍遲於太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白同。其次則太陰之行。一日不及天三四十度。其行遲。故退度最多。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神。神之理。頗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地重濁。有質物也。天輕清。不可象神也。物無神。神之理。蓋凡有形之物。皆滯於器矣。豈能屈伸往來。如神之周乎事物之間哉。但有地處。即有天。如夫婦之相配。雖常相守而不離。然不能據乎天也。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和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

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為信。然間有大小之差。則察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地有升降。而日因有長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而二氣之升降。則每相從也。如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氣消而虛。即一歲寒之候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氣息而盈。即一歲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間。其氣亦有盈虛升降。驗之海水潮汐。為信。潮汐。謂氣升而地沈。則海水溢而為潮。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潮退。蓋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虛之中。地乘水。水力元氣。相為升降。故也。若夫潮有大小。則係日月朔望。其精相感。如余襄公所說。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月行差遲。故潮之去來。勢亦稍小。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至晦。復緩一晝。潮一月。則潮盛於朔望之後。一歲。則潮盛於春秋之中。春夏。則潮常大。秋冬。則潮常小。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為之食矣。日陰精。然其魄受日之光。而白。質則陽也。所謂陰以陽為質是也。月一日為朔。日月正相會之時也。故日常食於朔。十五為望。日月兩相對之際也。故月常食於望。望日月至此。精魄反交。則光為之食矣。精。謂日魄。謂月日相會。陰盛敵陽。日為月所掩。是日之陰反交於陰。日所以虧也。日月相對。陽盛敵陰。月被日之闇虛所射。是月之陽反交於陽。月所以虧也。

虧盈之法。月於人為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終初。如鉤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

虧。謂月之光缺也。盈。謂月之光滿也。大抵虧盈之法。月麗天。比日為尤遲。而其行常在日之裏。故於人為近。蓋人在地上視之也。日麗天。比月為少遲。而遠在月之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蓋月本無光。借日以為光也。月之西與東。日和映處。皆是月之外。人自其所立處斜視之。祇見其外一隅。受光處若鉤之曲。則以為缺也。如初三。哉生明。以至初八。上弦。日繼入於西。而月在天。上光隨以生於西。固是受光於外。及至十六。漸漸離開哉生魄。以至二十二。下弦。日將出於卯。而月在天。上光隨以生於東。亦是受光於外。受光於西者。日沈於西。其光惟與月外西之一隅斜映。而東則暗也。受光於東者。日出於東。其光亦惟與月外東之一隅斜映。而西則暗也。此虧之法也。及其望夜。月與日正相對。日在地下。其光四面一齊映來。非若上弦下弦。但與東西一隅相映可比。故人處其中。仰而視之。方見其全明。如半璧然。此盈之驗也。愚按。易曰。月幾望。謂盛之至也。晝曰哉生明。謂始生明也。詩曰。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謂日常常明月。則有時而虧也。合數說而觀之。則似月之虧盈。係陰之消長。陰盛則月之光隨而盈。陰消則月之光亦因而虧矣。故古人制字。謂月光復蘇而為朔者。亦或有見也。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為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月所位者。陰。月所行處。即日所行處也。故月受日之光。受其陽之光也。不受日之精。日乃陽抱陰者也。

其質固陰。月本陰也。若又受日之精。則陰而又陰。何光之有。相照中弦。日月相對。當上下弦之中。謂十五夜也。月至此。或為日之闇虛所射。則光為之食。可見精之不可以二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相。猶相師之相。有資助之義。如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即是火日以陽之形。相星月金水之物也。然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不同。蓋物莫健於火日。能直而施。莫順於金水。能關而受。故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者以此。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網羅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日陽精也。而抱乎陰以為質。月陰精也。而假乎陽以為用。互藏其宅也。故各得其所。安而其形萬古不變。所謂日月貞明者也。又如水內明而外暗。陰根陽也。火內暗而外明。陽根陰也。水居子位。極陰之方。而陽已生於子。火居午位。極陽之方。而陰已生於午。亦是互藏其宅也。故各得其所。安所謂水火不相射也。此皆以形言也。若以氣言之。著往則寒來。寒往則暑來。循環迭至也。聚者散之因。散者聚之故。聚散相盪也。天道下降。地氣上升。升降相求也。游氣紛擾。網羅相揉也。此皆陰陽之氣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也。相兼謂有陰必有陽。有陽必有陰。相制。陽欲勝乎陰。陰欲勝乎陽也。屈伸無方。運行不息。即上文循環聚散升降網羅。莫或使之。不知其孰使之然也。此性命之理之謂也。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天以理言。蒼蒼特形色耳。日月非得之自然之理。豈能久照也。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術。蓋有不知而作者爾。

日之行三十日。五時有奇。而歷一辰。則為一月之氣。月之行二十九日。六時有奇。而與日會。則為一月之朔。每月氣盈五時有奇。朔虛六時不滿。積十二氣。盈凡五日三時不滿。積十二朔。虛凡五日七時有奇。一歲氣盈朔虛。共十日十一時有奇。將及三歲。則積至三十日。而置閏。日行所多為氣盈。又曰陽盈。月行所少為朔虛。又曰陰縮。氣盈朔虛之積。是為閏餘之分。與朔之分。至十九年而皆齊。所謂氣朔分齊而為一章。此但云朔不盡者。就周天二十四氣言之。月有大小。朔不得盡其氣。而置閏也。雖言縮虛。而氣盈在其中矣。然此置閏之法。其日月交食之法。亦當類此。而推非與閏異術也。

陽之德主於陰。陰之德主於陽。太極動而生陽。其德直而施。如元亨之時。物皆生長。可見其主於陰。靜而生陰。其德翕而受。如利貞之時。物皆收藏。可見其主於陽。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為陰聚。則相持為雨而降。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為風驅。故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

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大小暴緩。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陰常散。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均散者。陰雖聚。終為陽所散也。聚有遠近虛實。皆陰氣也。虛實。謂所畜之固與不固也。小大暴緩。雷之聲風之勢也。餘見朱子小註。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雷者。陰中之陽。陽中之陰。謂日月之照臨。未免有精魄之迹。於陽中論之。乃陰也。陰中之陽。謂風雷之流形。於陰中較之。而有鼓動之神。乃陽也。

雷靈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與。雷靈不及掩耳。其感動不亦速乎。然陽在陰中。為陰所畜。欲出而不得出者。亦久矣。惟其畜之久。故其發之速。此即神化所從來也。能窮此。則德之過人遠矣。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關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與。火日揚光於外。所謂潤明者。外景也。直如乾。其動也直。直而施。謂能直達而施。不直。則動即撓矣。

金水潛光於內。所謂清明者。內景也。關如坤。其動也關。關而受。謂能開關而受。不關。則拒而難入矣。受者隨材各得。不但水之及物。而金之從革。亦有可見者。為施者所應無窮。不但日之照物。而火之燎原。亦有可徵者。為神與形。天與地之道者。神與天皆施者也。形與地皆受者也。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中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濡。故水火相持而不相害。鍊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此節論五行而歸重於土。其金木則土之體質也。曲直從革。書傳本謂木曲而又直。金從而又革。張子則作一義說矣。一從革而不能自反者。如金一為方。即不能自反為圓。一為直。即不能自反為曲。若作從而又革說。則可方可圓。可直可曲。由於人為矣。水火曰氣者。造化之初。水質濕氣之所為。火質熱氣之所為也。炎上潤下。亦謂火炎而上。水潤而下。火陽物。水陰物。故其炎上潤下之性。與陰陽升降。士不得而制焉。木濕極而生。得土之浮華也。金燥極而生。得土之精實也。然其性皆有水火之雜焉。火然而不離。木得火則然而不離也。曰交。水火相交也。相持而不相害者。金無水則宿。以火鍊之。反流而不耗。蓋相為用也。曰際。者。水火之閒也。或曰。際亦交也。互文耳。成始成終者。物非土則不能有成。始與終皆然也。地之質者。地以土為質也。化之終者。一得五即成水。二得五即成木。三得五即成火。四得五即成金。五得五即成土也。水火之所以升降。雖曰土不得而制焉。然非土則無所寄矣。兼體而不遺者。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非如火但炎上。水但潤下也。木也。火也。土也。金也。水也。各具於地。而氣

行於天。以其在天而流布四時謂之五行。在地爲人所取用。又謂之五材。曰水。曰火。曰木。曰金。曰土。而水居其先者。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物之初生。其形皆水。如金石之產。其初亦乳故也。曰木。曰火。曰金。曰水。而木居其首者。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木之發生。性充滿莫禦。條達於春。而實微於四時故也。若又語其微著。則水最微。火漸著。木形實。金體固。土質大也。然實一氣耳。

冰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炎。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未勝。陽未勝乎陰也。陽若勝。則冰化而爲水矣。未盡。陰未化之盡也。陰若盡。則火滅而不然矣。火之炎。與人之蒸。皆有影無形。徒能散而不能受。不能受。謂不如金水之關而受也。若夫揚光於外者。其氣陽故也。曰麗者。附麗於陰也。人之蒸。謂人之熱氣騰騰也。或謂人爲水之誤。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而外陰。故內明而外暗。陽附於陰。於卦爲離。其象爲火。火內陰而外陽。故內暗而外明。

問地有升降。日有修短之說如何。曰。先儒謂與地四游相爲表裏。地在中。水環地外。四游升降不越三萬里。春游過東五千里。其下降如其數。秋游過西五千里。其上升如其數。夏游過南。故日在其上。冬游過北。故日在其南。此冬夏晝夜長短。因地有升降而然也。若以渾天術觀之。天形斜倚。半在地上。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其南五十五度。正當地中。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天在地上最高。故晝長。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天在地上稍低。故晝夜半。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天在地上最低。故晝短。其南下入地縱三十一度而已。此晝夜長短。乃天體高低。非因地之升降也。其歲有春秋。猶月有朔望。潮之消息。乃繫乎月之進退。亦非因地之浮沈也。

天道第三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天何言哉。

天道寒暑往來。四時錯行。故飛潛動植。形形色色。百物自然而生長焉。然此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所以昭示乎人者。乃至教也。動兼言行而言。聖人與天合德。故其動靜語默。亦莫非天道精義之發。實至德也。天道也。聖人也。其所以爲教爲德。雖不同。然語其不言之妙。則一爾。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吳天曰。明。及爾出王。吳天曰。且。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天爲物之體。是物物有箇天理。而物不能道。正猶仁爲事之體。事事是仁做出來。而無不在也。如大。而經禮三百。小而典禮三千。至不一也。然何者。非天理之流行。此可見仁無一事而不在也。又如吳天曰。明。及爾出王。謂一出入之際。而天必與之俱也。吳天曰。且。及爾游衍。謂一游衍之頃。而天必與之同也。此又可見天無一物之不體也。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爲。得爲而爲之也。

載。猶事也。上天之載。若無所感。則寂然不動而已。一有所感。則即通也。如陰陽變化。感也。庶物發生。則通矣。又如君子之言行。可以動天地。動亦通之一端歟。聖人之爲。得爲而爲者。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故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而已。亦猶上天之載。有感必通焉。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與。上天之載。於穆不已。初不言也。而四時自爾錯行。之不窮焉。聖人在上。神道設教。若無爲也。而萬民自爾仰觀之。而化焉。是。何也。蓋聖人篤恭盡誠。一歸於此。即動於彼。捷於桴鼓。莫或使之。神之道也。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天之爲天。無聲無臭。向不言矣。而四時之行。初不爽其期。豈非天不言而信乎。神之爲神。發微不可見。固不怒矣。而兆民之仰。自爾極其敬。豈非神不怒而威乎。蓋天之道。至誠而已。惟其至誠也。故四時行而信焉。神之爲神。無私而已。惟其無私也。故兆民仰而畏焉。天也。神也。名雖殊。其實則一而已。天之不測。謂神而有常。謂天。

人徒知天與神其名有二。殊不知陰陽變化。發微而不可見。充周而不可窮。是天之不測。則乃謂之神焉。非天之外。別有所謂神也。然天之不測者。固神也。神而又能透運之有常。顯藏之惟一。是神之有常。則乃謂之神焉。非神之外。又有所謂天也。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太虛之氣。默運於沖漠無朕之中。初無方體之可見。是乃謂之道焉。若夫聚爲有象。如飛潛之殊類。動植之異形。則涉於有而謂之器矣。故不足以名道。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太虛之氣。陰陽而已。當其元亨之時。既鼓萬物以出。利貞之際。又鼓萬物以入。一出也。一入也。皆不與聖人同其憂。蓋天之道如此也。雖聖人不可知也。天道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天道無心之妙。豈有心之聖所可及乎。曰不同其憂者。有心則有憂。天地無心。又何憂之有。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爲而成。爲物不貳也。

不見而章。不待有所示。而功用自然章著。此蓋已誠而明也。謂其德既已極誠無妄。而其明自然天開。日明。無所不照也。不動而變。動則猶有形迹。至於不動。則如天之變化萬物。無形迹可見。此蓋神而化也。謂所存者神。而所過者化也。無爲而成。謂有爲而成。尙有形迹。至於不見其爲之迹。而但見有成。豈非爲物不貳乎。爲物不貳者。不誠之外。無餘物也。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聖人之德。既誠而明。則其功業之發見。自有不假作爲之妙焉。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易曰。以言乎遠。則不禦。言不盡也。然何以見其不禦之盛耶。蓋必富有廣大耳。富有者。大而無外。

也。謂天下萬物萬事無不具此理也。中庸曰。悠久無疆。猶無窮也。然何以見其無疆之實耶。蓋必日新悠久爾。日新者久而無窮也。謂造化只管流行生生不已也。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

天之知物。物即民也。天無形。故其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其知之之理。則有非耳目心思之所能及者。其故何哉。蓋天之視聽。由下民之視聽。天之明威。由下民之明威也。故詩書凡言帝之命。天之命者。皆主於民心而言。初不以耳目心思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易繫辭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變者。自無而趨於有也。如春夏變為秋冬。秋冬變為春夏。晝變為夜。夜變為晝也。使不存此變。則何以知其為一歲。為百刻也。推四時晝夜而行者。四時推遷。晝夜循環也。使四時晝夜不推而行。則周歲不通。而百刻亦不明矣。此蓋張子借易傳之言而立說耳。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學者當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存乎德行。亦易繫辭語。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純亦不已。故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也。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存文王也。能存文王。斯知上天之載矣。德性即仁義禮智。吾所受於天之正理也。學者當存此德性。靜存而動察。則自不言而信矣。默謂不言也。此存衆人者也。天載之神。即於穆之命也。物性之神。謂物理當然。莫非神所為也。能存文王。則窮神知化而聖矣。存衆人。則文王亦有可存耳。故曰士希賢。賢希聖。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物而知。谷山谷也。謂之神者。谷之傳聲。其應測也。然止於此谷而已。不能通天下之聲也。若聖人之神。與天同用。非若谷之比。故於人倫物理無一之不知也。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體雖寂然不動。而用則聖人之心。至虛至明。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其應甚速。豈有隱哉。正猶天道之神。體雖寂然不動。而用則有感即通也。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形而上者。如神化是也。然有意焉。有名焉。有象焉。意謂意思。所以為神化者也。名。謂神化之名。象。則有可見之迹矣。學者於神化之妙。能默會其本源。則名與象不必言矣。若名尚不可得。則象為必不得。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謂得意亡言也。曰名言者。名與言也。又如八卦之畫。三奇三耦。或一奇二耦。二奇一耦。象也。其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則其名耳。而所以為天為地。為日為月。為火為山。為水為

正蒙會編 卷一 二七

風。則形而上者。乃意焉。象有限。意無窮。名不足以盡象。象不足以盡意。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為體爾。

日用所當行者。無非道也。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是也。然人知此道之出於自然而非勉強者。或有之。至於知自然處。即為道之本體。則鮮耳。

有天地。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天地。即渾然天理。其實無妄之德也。人有天德。然後於天地可一言而盡。如子思乃有天德者也。故語天地之道。至於為物不貳而止。

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眩。謂為明所蔽也。正明。謂目所當視者皆是也。正明雖日月之照臨。大明無私。亦不能眩。況非禮乎。遷。謂為外物所移也。正觀。如觀禮樂。觀德觀政皆是也。正觀不為天地所遷。蓋天下之物。皆不足以倚之也。

問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易義是如何。曰。存。猶在也。謂卦爻所以變通者在人。問有天德如何。一言盡天地之道。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孟子謂冉伯牛。閔子淵。淵善言德行。蓋以其身有德行。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如天地之道至大。使無天德縱言之。如何能言約而盡哉。故愚謂必有天德。若子思子。然後為能一言盡天地之道也。

問聖人神道設教。曰。此即易象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之。蓋天道至神。神者。妙不可測之謂。常人以言設教。則有聲音。以形設教。則有形迹。聖人默契天道。體其妙用。以之設教。非有聲音。非有形迹。不設而設。不教而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共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捷如影響。莫不從而化焉。亦如四時之應乎天。而無有差忒。大抵誠於此。動於彼也。

神化第四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神者。合一不測之謂。天之德也。謂之曰德。猶人心所具之德焉。化者。推行有漸之謂。天之道也。謂之曰道。猶人所常行之道焉。然神曰天德。神有以統一乎化者。即其體也。化曰天道。化所以推行乎一者。即其用也。德也。道也。名雖不同。而其體用相須。顯微無間。實一氣而已。老氏謂有生於無。則體用殊絕矣。豈知道者之言哉。

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太虛之中。一氣而已。而神與易。皆氣之妙用也。謂神無方者。以其或在陰。或在陽。無在而無不在。不可以方所求也。謂易無體者。以其或為陰。或為陽。無為而無不為。不可以形體拘也。大且一者。謂神易不

但大而且一爾。一。即天一而實之一。蓋張子以清虛一大名天道。則此一實以純一不已為言焉。

正蒙會編 卷一 二九

虛明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間也。

凡在天成象。如日月乎晝。月明乎夜。以及俾彼雲漢。為章於天。皆虛明照鑒者也。此即神之明也。神即天也。但以形體而言。謂之天。以變化不測而言。謂之神。其實一而已。無遠近幽深者。近因此明矣。而遠獨非此明乎。幽因此明矣。而深又非此明乎。利用出入者。民之出入。無往而不資其明以爲用也。如吳天曰明。及爾出王。吳天曰且。及爾游衍。亦可見矣。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動事變也。如出入息。趨吉避凶之類也。人於日用之間。樂於動作而體體不怠者。即神以鼓之也。辭謂卦爻之辭。聖人所作。將以鼓舞乎民者也。鼓舞謂提撕警覺。使之不忘也。蓋天下之動。既皆神之所爲。故聖人作易。使不假此辭以提撕警覺之。則民雖出入也。而或不得其所。雖趨避也。而或不知其方。何以盡神之妙用哉。故曰鼓天下之動存乎辭。鼓之舞之以盡神是也。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

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然其所以取義。蓋不過氣之屈伸往來而已耳。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也。天曰神者。以天之氣生生不息。妙不可測而言也。地曰示者。以地之道顯然示人而言也。人曰鬼者。以人之死往而不反。其氣有所歸也。是其取義。豈有出於往來屈伸之外哉。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爲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之。而必曰陰陽不測。急其辭以形容焉。化爲難知也。故急辭不足以盡之。而必曰推行有漸。緩其辭以模倣焉。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天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聚。接於口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氣。指何爲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含惡趨善以爲化。此直可爲始學遺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同語也哉。

神化。解見前篇。其在人亦有然者。義與用是也。知義之當精而用無不利。則神化之事即此而在矣。過此以往。至於德盛之域。則於神化之妙。默契其本源。大明其終始。而義用又不足言矣。氣者。陰陽之氣。時謂四時也。天之變化。運諸氣。如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人之變化。順天時。如上律天時是也。非氣非時。天人非此。則化之名固無自而顯。化之實又何由而施哉。化之實。在天則陰陽。在人則言動也。子思子曰。惟天下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曰能化。曰化云者。蓋皆以聖人德合造化。與上下同流而無不通以爲言也。蒸鬱。氣也。凝聚。寒氣也。健動。皆陽也。順止。皆陰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湛。

然。虛明之貌。言所謂氣者。不但以寒暑接於口者而後知之。苟如易之所謂健順動止。孟子所謂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也。得言。納可言也。象非氣無以名爲象。如日月象也。若非陰陽之氣。則何以能成日月之象。時非象無以名爲時。如晦明時也。若非日月之象。則何以別晝夜之時。此所謂天之化也。運諸氣。而人之化也。亦當順天時耳。銷礙入空者。謂釋氏去其物象而入於空寂也。舍惡趨善者。謂學者去其舊習而遷於善道也。世人有取於此。而亦以爲能化者。此但爲始學遺累者云耳。僅可而實有未盡。豈天道神化所可同語也哉。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谷神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折。

中庸曰。變則化。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者。變有形。化無迹。變則化。是由粗以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化非裁則不能成變。謂如一元之氣。非裁作四段。則不成寒暑之變。故化裁之變。所以彰著夫顯微也。顯謂變。微謂化。或曰。微帶說。谷神不死。謂造化陰陽一屈一伸。常常如此。其神不死也。惟其如此。故能雖微而顯。發見昭著之不可掩也。谷神。道書謂其體之虛而無所不受。而其用則應而不可測。不死。謂其綱紀造化。流行古今。妙乎萬物而生生不息。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掩。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開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鬼神常不死。故其實無妄之理。發見昭著而不可掩也。是心。指人心而言。非道心也。然亦谷神之所爲。人有是心在於隱微。必乘開而作。故君子雖處幽獨之中。所以防之者。愈嚴愈敬。而不少懈焉。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

神化。解見前篇。天之妙用。而非人之能也。故學問之功。大而位乎天德。天德者。神也。蓋必由善信美大。以漸造乎聖而不可知之地位。然後能窮神知化。浩浩其天而與之相契焉。

大。可爲也。而不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然猶有迹也。故可爲大。而至於化。則渾然無迹矣。故不可爲者。猶可著力。而不可爲者。不假思勉。惟在乎優游涵泳。日新不已。熟其大而巳耳。故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所能強爲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

大而化之。是能不勉而自然大也。由此不已。而漸位乎天德。則聖不可知矣。非神而何。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德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

天即理也。易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云者。乃順此至理以推行。動與天俱。所知無往而不合也。雖然。此但大而以聖爲己任者。皆可企而及之。固不免假乎勉。亦不失爲聖人。何害之有。蓋大則去聖爲不遠。化則位乎天德而入乎神矣。大果何害於聖哉。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騷氣盈。吝氣歎。大凡量小而有我之私者多疑吝也。惟大而化。則以天地為量。而無有我之私。何騷吝之有。然不驕易。不吝難。故有大化之分。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我私已也。如意必同我皆是也。有私則小矣。必無私而後大焉。大而至於成性。而後為聖焉。成性者。成自然也。聖而位乎天德。則不可致知而神矣。不可致知。謂非人所能窺測也。故神也者。即聖而不可知。非聖之上。又有所謂神也。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為一。豈有我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幾微也。能見凡事之幾微。則其義明矣。括。結礙也。於日用之間。所行無礙。則其用利矣。屈伸順理者。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也。如此。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身固安而德亦崇矣。神化。天之妙用也。能窮神知化。則與天賅合為一矣。然豈有我之私者所能勉哉。乃德之極盛。自然而致耳。素。猶豫也。謂豫先也。精研其義。至於入神。是事素定於內。欲以致其用於外。求利乎外也。利其施用。無適不安。是事素利乎外。欲以崇其德於內。致養於內也。此皆下學之事。可致力也。至於窮神知化。乃所養之盛。自然而致。非思勉之所能強也。故崇德之外。則是從容中道。聖人之能事。故曰君子未或致知也。言無容力也。或曰。非人可知也。亦通。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神。即聖而不可知之神。不可致思者。謂不容思慮也。但在人存之以不失其固有耳。化。即大而化之之化。不可助長者。謂不可作為也。但在人順之以待其自然耳。存虛明者。存此心固有之本體也。久至德。則非日月至焉者矣。順變化者。順吾身之言動也。達時中。則適時措之宜矣。此則仁之至。義之盡也。若又知微知彰。無隱顯而皆察焉。如此。不舍而繼其善。猶所謂日知其所未知。月無忘其所能。則天之所與我者。可以成諸己而聖神矣。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聖不可知。謂神。莊生謬妄。又謂有神人焉。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也。然其所不能測者。乃天德良能。自然而然而有非耳目所能盡。心思所能測也。若立心求之。則是假乎勉強。待乎思惟矣。故不可得而知也。天德者。仁義禮智之德。良能。即其德之能耳。一聖也。至於不可知為神。非聖之外。又有所謂神也。知此。則莊生謬妄。自有不容掩者焉。

惟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縱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為也。惟神為能變化。所以然者。以其一天下之動也。蓋天下之動。千變萬化。至不一也。然惟神為能一焉。一

者。齊其不齊而使之齊也。如此事如此。彼事如彼。物各付物。不參差也。此非善變化者不能。故知變化之道者。則必知神之所為矣。或指變化為造化。一天下之動。謂生則俱生長。則俱長收。則俱收。則俱藏。則俱見。則神其幾矣。

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不在易之外也。故知易之所以為易。則知神之所以為神矣。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乘人皆得而知之矣。何假神而後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經者。萬世不易之常道。正則無欠缺也。知幾其神者。術數云乎哉。由經正以貫之。則天下之事。不待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所謂欲動未動之閒也。形則涉乎明。乘人皆得而知之矣。何假神而後知。吉之先見云者。順理而動。則日用云為。所先皆吉也。性命。即性命之理。

知神而後能變。變。變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未矣。天之不測。謂神而知則有默契之妙焉。享帝享親。所謂唯聖人為能享帝。孝子為能享親是也。蓋以人而交於神。非惻怛純至。與之俱化者。不能達也。知神則與之俱化者矣。故能享帝享親。所謂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也。然神不在易之外。必先知陰陽變化之為易。而後不測之神可知焉。故聞性與天道。而後禮樂可作。蓋天高地下。合同而化。禮樂所由作也。若不聞性與天道。則是無其本矣。無其本而作禮樂。亦不過徒為文具耳。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事不可不素定乎內。而豫則素定之謂也。精研其義。凡是非義利可否。條分縷析。至於妙不可測之地。則素定之至矣。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人為外物所化。天理以之而滅也。徇物喪心者。以之忘物累而順性命者。去其物。欲循乎天理也。存神過化者。以之。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己也。厚。謂資質樸實也。敦厚則愈加謹矣。化。謂物從而化。即誠能動物也。敦厚而不化。則有體而無用也。化若至於自失焉。則又徇物而喪己矣。失。謂失其在己之正也。

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非備。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大德。猶言大節。然此大德。就聖人言之。惟大德處敦化。根本盛大。其出無窮。然後仁智合一。而聖人之事備矣。仁者。體之存者。用之發者。大德不能敦化。則仁自仁。智自智。而不相須矣。存神過化。所謂聖人之事也。見真氏小註。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闕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

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無我者無意必固我之私也。必如此然後正己得盡矣。有一分私意則己為一分未正也。存神者所存神妙不測也。必如此然後應物無迹矣。應物各付物有感即應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天地之化不止氣化。凡人物之性與物之性皆是也。範圍在己則日用人倫莫不循其當行之路在人。則因其道之所在而為之品節防範在物。則亦隨其所欲。迨其所惡。因其材質之宜以制其用。測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如納之則範之中。置之匪郭之內。而不過焉。過則溺於空。淪於靜。如釋氏無用之學。神苟不能存化亦不能知矣。

旁行不流。則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

易曰。旁行而不流。蓋日用之間。泛應曲當而不失其正也。此即神不倚之義。謂變易以從道。不滯於方也。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日用不知。則正溺於流。而與旁行不流者相萬矣。

義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為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

反復也。經常也。日用常行之道也。義不本諸經。則詭異之行矣。故義以反經為本。經者正。則時措之宜。而義益精。仁不能敦化。則煦煦之仁矣。故仁以敦化為深。化若行。則厥施斯溥。而仁益顯。義精而至於入神。動矣。然義以方外而已。不勞焉。雖動一靜也。仁深而至於敦化。靜矣。然溥博淵泉。而出無窮焉。雖靜一動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何體之有。義入神。動一靜也。何方之有。或曰。動一靜。即無方之謂。靜一動。即無體之謂。亦通。

問。篇內曰。義明用利。曰。精義利用。曰。知義用利。神化之事備矣。何每對舉互言之。不一若此耶。曰。神化在人。不出事物之外。義只是宜而已。人惟不知義。故用為不利。若於事物之閒。宜與不宜。可與不可。吾心處之。知其各有定分。而不可易。精之至。而入於神。毫釐委曲之閒。無所不悉。以之致用。物來順應。莫不迎刃而解。學至於此。是即人之神化矣。故曰。擬議以成其變化。此張子喫緊為人處。蓋張子正精義入神者。故其言若此也。

問。先後天而不遠。易之本旨如何。曰。先天而天弗違。如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之類。蓋雖天所未為。而吾意之所為。自與道契。天亦不能違也。後天而奉天時。如天敘有典。天秩有禮之類。雖天之已為。而禮之所在。吾亦奉而行之耳。

### 正蒙會稿卷之二

#### 動物第五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中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

天陽而動物也。故動物皆本諸天。非止人為動物。凡飛走之類皆是也。呼者。氣一動而出。如口之呼吸者。氣一斂而入。如口之吸。呼則聚。吸則散。此其漸也。如陽氣動而蟄蟲振。玄鳥至。天地肅而於蟲俯。玄鳥歸。此非以呼吸為聚散之漸乎。地陰而下者也。故植物皆本諸地。非止木為植物。凡花草之屬皆是也。升者。陰氣上升。降者。天氣下降。氣有升降。則聚。氣不升降。則散。此其漸也。如地天泰而草木萌動。天地否而草木黃落。此非以升降為聚散之漸乎。氣日至而滋息。氣既泊於一物。則漸長漸大。日見其增長。此至而伸也。所以為神。氣日反而游散。及其既盛。則不免漸消耳。此反而歸也。所以為鬼。

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魂魄即精氣。魂是氣之神。又為精之神。魄為形之靈。魂陽而魄陰。魂動而魄靜。如口鼻呼吸是氣。那靈處便屬魂。視聽是體。那聰明處便屬魄。魂有聚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魄則聚成形質而不散。以天地言之。天氣為魂。陽神也。地氣為魄。陰神也。以五行言之。火日為魂。金水為魄。

海水凝則冰。浮則瀉。然冰之才。瀉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說。伊川程子改與爲有。

冰之才。猶言冰之體質也。爲冰爲瀉。海何與焉。猶氣在太虛中。聚則有象而生。散則無形而死。氣自聚散耳。太虛無所容其力。故曰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息。謂鼻息也。下章曰。人之有息。即此息也。天陽而動。故凡有息之物。如人與飛走之類。皆根於天。而不滯於用。此所以異於植物也。地陰而靜。故凡不有息之物。如草木之屬。皆根於地。而滯於方。此所以異於動物也。曰不滯於用者。能動作而神也。滯於方者。不能動作而靜也。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人之不滯於用者。如此若匏瓜則滯於方矣。

生有先後。所以爲天序。小大高下相竝而相形。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人之生有先後。此自然之序也。所以曰天序。及其既生之後。中間小大高下之不齊。相竝而相形。亦自然之分限。是乃爲天秩焉。小大高下。尊卑貴賤。相謂也。知生有先後之爲天序。則父子兄弟之倫正。知小大高下之爲天秩。則君臣上下之禮行。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化矣。

鬼神爲物之體。而物不能感。故凡物之相感。皆鬼神施受之性也。施受與相感字應。天施地生。造化相感。其性然也。其滯於方。如草木之根於地。而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化矣。謂爲物所化也。蓋鬼神本相感者。宜乎所生之物。無一之不感也。今則有不能。則鬼神豈非亦體之而化於彼邪。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曰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凡物須同異。屈伸終始有無相感。則成。固無孤立之理也。姑以同異言之。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非石。則雖美不見其美。是雖物非物也。可以其無孤立之理矣。又如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亦是發明。猶發揮。非言辭間也。以彼物偶此物。以彼事感此事。皆發明也。屈伸不感。則不能伸。終始不終。則無以爲始也。

獨見獨聞。雖小異。性也。出於疾與安也。其見其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獨見獨聞。一己之耳目也。事縱小異。然非人所共見共聞。所以謂之怪也。出於疾與安者。惟有疾者與安人而見聞或異也。若人所共見共聞。雖大異。然非怪也。實有者也。出陰陽之正也。如迅雷風烈。是也。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故賢才出。則國將昌也。諺曰。家若興。若後生。故子孫才。則族將大也。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剛陽之質。柔陰之質。摩則兩相摩也。乾天之稱。坤地之稱。闔闢則動靜之機也。人之有息。一呼一吸。蓋

象乎此。窮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傳於習心。賢謂亂夢取。飽

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臟之變。容有取焉爾。寤也。形指此身而言。人之既睡而覺者。此形開而與物相接也。方睡而夢者。此身閉而氣專乎內也。知新於耳目。既寤而與物交。耳目之所聞見者。新也。緣傳於習心。凡夢之所由成。皆緣於習心之舊事也。寤夢所感。不但夢取。與如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畏。懼哭泣之類。皆五臟之變。而氣之所爲也。容猶或也。取謂取其所說。

聲者。形氣相和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形氣。氣。羽扇。鼓。矢之類。氣。氣。形。人聲。筆管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知而不察者爾。

輒者。兩物相摩。莫而成聲也。兩物。即形氣。敲。如今之磬。簧。箭。良能。謂自然成聲耳。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歟。

天地間。聲色臭味。溫涼動靜。皆不出五行之外。故以形言。則有青紅白黑黃也。以聲言。則有宮商角徵羽也。以味言。則有鹹苦酸辛甘也。以氣候言。則有溫涼寒燥濕也。別謂有此五者之分也。變。即有同有不同者也。凡此皆造化自然之妙。所謂帝則。而學者所當致察者也。

問五行。張子舉六者。可以盡之。歟。曰。如五數曰三二五。四一。五方曰東南中西北。五運曰丁壬丙辛甲己乙庚戊癸。五穀曰菽麥稷粱粟。五臭曰膻臭香腥臊。五音曰角徵宮商羽。五土曰土。五帝曰太昊炎帝黃帝。五少昊顓頊。五神曰句芒祝融后土。辰收玄冥。五性曰仁禮義信智。五倫曰父子長幼朋友君臣夫婦。五事曰。義舉謀。肅。五體曰筋脈肉骨皮毛。五官曰口目形耳鼻。五臟曰肝心脾肺腎。五液曰汗涕淚唾。精。五蟲曰鱗羽。保。介。何者。非五行。何者。非帝則。然又皆不出乎二氣也。

問魂魄於五臟相屬否。曰。邵子謂心之靈曰神。發乎口曰視。瞻之靈曰魄。發乎口曰言。脾之靈曰魂。發乎鼻曰嗅。腎之靈曰精。發乎耳曰聽。是豈不相屬。

問人之息。曰。人一呼一吸。爲一息。一晝一夜。有一萬三千五百六十息。每一千一百二十五息。應一時。

誠明第六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誠明所知。非自明而誠者之知。乃自誠而明者之知。是知也。天德自然之知。所謂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非耳目聞見之小知所可比也。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凡稱天者。天理之本然也。稱人者。人事之當然也。天人異用。謂於人事之當然者。雖實而天理之本然。處或有未實。則不足以言誠也。天人異知。謂於人事之當然者。雖知而天理之本然處。或有未知。則不足以盡明也。所謂誠明者。必性與天道有合一之妙。無小大之分。而後可。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理。動靜合一存乎理。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惟理則義命合一。蓋義之所在。命之所在。而義命即理也。惟聖則仁智合一。蓋仁者體之存。智者用之。發合內外之道也。神則動靜合一。動固神之所為。靜亦神之所為也。道則陰陽合一。陰陽氣也。其理則所謂道。誠則性與天道合一。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誠而已。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為貴。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也。仁人者。主事天言之也。孝子者。主事親言之也。仁人孝子。其所以事天誠身。亦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夫豈有他哉。不已於仁孝。即所謂誠也。故君子誠之為貴。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偽質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誠者。物之終始。故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如舜之大孝。誠有是物者也。其終身慕父母。可見其有終始矣。若偽則實不有。何終始之有。無終始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是即無物也。豈真無物而後為無物哉。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由窮理而盡性也。先明乎善。即窮理之謂。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由盡性而窮理也。德無不實。即盡性之謂。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性即理也。天下無性外之物。故性為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者。謂此性乃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己有。而人亦有。非惟人有。而物亦有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大人知其為公共之理。故一視同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成而成人。知必欲彼此之皆知。愛必欲遠近之兼愛。彼自蔽塞。謂隔形骸而分爾我者。不知此理為人物之所同得而順之也。斯人也。雖聖賢與居。亦將如之何哉。

天能為性。人謀為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為能。而以人謀為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天能。自然之能也。人謀。人之謀為也。不以天能為能。出於天者。不可以為能。惟人謀而後可見為能耳。如見孺子入井。即有怵惕之心。非納取舉而然。是天能為性也。至於出謀發慮以往救之。則是人謀為能矣。大人盡性。大人所以能盡其性。分之當然者。非以怵惕之心出於天者為我之能。而以出謀發慮以往救之。由乎己者為能也。若以出於天者為能。則人皆盡性矣。然此亦指一端而言。學者推類以盡其餘可也。天地設位。聖人成能。本易繫辭語。張子斷章取義如此。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性者。人所受於天以生之理也。人惟不能盡。故見其有得喪。若能盡。則知我之生。於此性初無所得。我之死。於此性亦無所喪。蓋此性與生俱生者也。盡則為能復其本然耳。其於生死果何得喪之有。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正義會編 卷二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無一物非陰陽五行之所為。是陰陽五行未嘗不在於物。以為之體。故曰未嘗無之謂體。物各得其陰陽五行之理。以為體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故曰體之謂性。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天所性者。如日之於色。耳之於聲。類是也。然雖天之所性。而實氣之欲也。能通極於道。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則必視所當視。聽所當聽。而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矣。其或有蔽之者。未之學也。天所命者。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類是也。然雖所稟有厚薄清濁。而其性則善也。能通極於性。不一切歸之於命。則必舍生以取義。殺身以成仁。而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矣。其間有戕之者。亦未之學也。性雖人所受者。然實通乎氣之外。命雖天所賦者。然乃行乎氣之內。氣本無內外。假有形而言。謂就人物而論。則氣若有內外。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謂性通乎氣之外。而道所當通也。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蓋通極於性。而天命斯與之為一焉。思知人。不可不知天。中庸本謂人有賢否。欲知其賢否。不可不知天理之所在也。張子則借其言。以為欲知乎人。當知乎天。作天人說矣。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天者。道之所由以出者也。性者。人之所得以生者也。知則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於豁然貫通。而無所遺也。如此則天人合一。而陰陽鬼神皆吾分內事爾。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為物一也。受光有大小昏明。其照納不二也。天性在人。雖氣質之稟不齊。然其為性則一耳。正猶水性之在冰。凝或凝或釋不同。然其為物則一也。受光有大小昏明者。水受物之光。有大小昏明之不一。如受日月之光。則大星之光。則小。受昏則昏。受明則明也。照納不二者。水之性。不以照納而或異也。照。謂照物。納。即受光。天良能本吾良能。願為有所喪爾。

天之良能。如元亨利貞。運於春夏秋冬者。人之良能。即人之仁義禮智。見於日用常行者。天人一體。本無彼此之分。願為有我之私。所喪。而人始與天相遠爾。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君子日進於高明。由循乎天理也。小人日究於汙下。由徇乎人欲也。天理曰反。與其善復之功。人欲曰徇。斥其自喪之失。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性其理之總。合兩即合萬而為一也。命乃人之受於天者。有則。謂有所以至命之法也。極究極也。總即性其總之總。不極總之要。不能盡性窮理。以究其指歸也。不至受之分。不能至命也。盡性者。盡人

正義會編 卷二

物之性窮理者窮天下之理不變謂不為物所移也乃吾則者窮理盡性而不可變如此乃吾所以至命之法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謂維天之命古今晝夜自不容須臾之或息也物不能無感謂人有此性自是因物有感如於父子而仁君臣而義是也聖人所可憂凡民生未遂民性未復皆其所可憂也無憂謂天地也蓋命固當至而亦有不盡然者天地不宰之功終非有心者所可及也相輔相成之相惟有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未喪本焉爾

方其未成物之時湛然純一此氣之本也及其既交於物而有攻取焉者乃氣之欲也如口腹之欲飲食攻取乎飲食也鼻舌之欲臭味攻取乎臭味也然此雖人心而實氣之所為故謂之性屬厭蓋謂知德之人常以道心為主故於此聲色臭味率屬厭之而已或曰屬厭猶飲食厭飲也君子於飲食臭味僅厭飲而已如所謂適可而止無貪心也蓋嗜欲小也未也若以此累心則是以小害大以未喪本非知德者也屬厭見春秋左傳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也心有覺性無為故心能盡性而性則不知檢其心也謂之盡也於凡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一皆擴充之極其全體無一之或缺也謂之檢者約之使就準繩也此論語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之旨也蓋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道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己成物不失其道

性者天所賦於我之理也盡則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能盡己之性則能盡人物之性矣蓋必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而後為盡人物之性也命則天道流行而賦於物者即性之源也至命謂與天之流行者一也然非徒至己之命而亦能至人物之命也傳曰黎民於變時雍此盡人之性而即至人之命也又曰鳥獸魚鼈成此盡物之性而即至物之命也性諸道性與道為一也命諸天命與天為一也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道者萬物皆備於我物我為一而皆不遺也此即所謂至人物之命也如此則成己成物而不失其道矣

以生為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識告子曰生之謂性生指人物之所以為知覺運動者而言是即氣上論也不通晝夜之道者不達性命之理也以氣論性既不達性命之理且人與物無異矣蓋知覺運動此蠢然者也人與物同也至於仁義禮智之粹然者物豈能與人同哉此告子之學所以為妄而孟子不容不識之也性於人無不善繁其善反不善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繁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

善反者性有不善能反之以至於善也過天地之化如尾生孝已之行也順者吉凶禍福能順受之也行險以僥倖謂強生意智趨所不當趨避所不當避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氣即人之充於身者質即形體皆陰陽五行所為也人之未生天地之性渾然太極之全體有善而無惡及其既生天地之性一質氣質之中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始有所謂厚於仁而薄於義餘於禮而不足於智者焉善反之謂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變其不美之質以為美也君子有弗性者君子學問之功惟知以天地之性為性初不委之於氣質也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發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聖賢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剛柔緩急皆人之性然其間或有剛而得中者有柔而得中者或緩急得中者則為才而失中則非才矣所以然者氣使之偏也非天之降才也蓋天本參和不偏剛柔緩急一中而已人有不才者能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一如天之參和焉則已為盡性人而天矣若性未成則剛柔緩急之間未免有善有惡能性理不偏而繼其善斯為善矣至於惡盡去而善因以亡則性成於己矣蓋人惟有未去之惡則其善為可稱若惡盡去而性成焉又何善之足稱所以不曰善而曰性也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天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明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

人之有生雖氣以成形然必德勝其氣可也德謂義理氣謂血氣德不能以勝其氣則祇是承當得那所賦之氣而性命於氣矣若德有以勝其氣則己之所以受其賦子者皆為德而性命於德矣性命於氣謂性命一由於氣若無德也性命於德謂性命一由於德若無氣也或曰性命於氣謂性反聽命於氣性命於德謂性乃聽命於德也窮理盡性即德勝其氣也故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子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天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者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者言其理也中庸曰大德必受命謂受天命為天子也易曰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其中易謂坦坦平易簡謂凡事要約蓋天下之理不過易簡而已人若一造乎易簡則天下之理舉不外是矣此聖人之能事所以曰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曰必受命曰成位乎天地之中是皆以理言者也德悅諸心天理之在人如芻豢之悅諸口也能通天下之志天理之在人心無此端彼界之殊合千萬人而為一也能使天下悅且通揆諸當理則天下必歸矣其有不歸焉者所乘之勢與所遇之時不同也如仲尼所謂大德者也所謂易簡理得者也能使天下悅且通者也然所乘所遇之不同所以天下不歸焉者其往繼

世之君亦或有所乘所遇之不同而天下不歸焉者天理明致謂舜禹之有天下正能使天下悅且通而馴致乎天位者也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所謂不與也餘謂舜禹之外利者為神滯者為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觀見聞不弘於性利即滯之反謂聞而不倚也惟神然後如此滯則拘於方體乃為物矣凡有形迹者皆是也如風雷速矣然有象亦不免滯於物也故不速於心有感即通應物無迹乃利而神者為尤速也觀扞格也心禦見聞謂為耳目所扞格也如此則不弘於性矣謂不能廓而大之也

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上智下愚為句既甚而不可變謂其氣質美惡相遠既甚而不可移者也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故纖惡必除善斯成性而聖賢矣若察惡有一毫之未盡則日用之間所行雖善亦粗者爾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本康衢歌堯之辭也張子借其言以為人若有思慮知識則非純一無偽而喪其渾然之天性矣蓋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者也天地無心而成化豈有思慮知識哉故人若有思慮知識則與天地不相似矣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  
在帝左右本大雅文王之辭謂文王之神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也張子則借在為察如書之在璿璣之在謂察天理而左右不遠也天理時義也君子教人不過舉此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亦不過述此以時措之而已可見君子成已成物無一而非天理也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  
此自中庸來和則彼此無間故可大樂則始終不倦故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所以和樂為道之端也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莫非天者陽明陰濁皆天理也陽明勝則德性用事謂人所稟之氣陽明勝去陰濁則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而日用之間莫非義理之發見矣若陰濁勝去陽明則人心為主道心聽命而外誘之私得以乘閒而入矣領惡全好去其陰濁存其陽明此非學問之功不能故曰其必由學乎領方氏謂總攬收拾之也好惡對立一長一消惡者收斂而無餘善者渾然而無虧矣一說領惡猶言克己也非禮勿視聽言動所以克去己私之惡而全天理之善也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偽且慢故知不免乎僞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偽且慢故知不免乎僞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險躁則不能理性不誠可以盡性乎僞慢則不能研精不莊可以窮理乎蓋人性之德何嘗不誠亦何嘗不莊故知不免乎僞而不誠慢而不莊者不知其性者也  
勉而後誠非性也非性也而誠非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勉而後誠非非自然之性也不待勉而誠非則聖人之德矣不言而信謂不待見於發言而後信實也不怒而威謂自然人望而畏之也此皆不勉而誠非所性而有聖人之事也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則免難於苟也  
人之生能不脫空詐僞凡事順理而行是即下章所謂能順性命之理者則所值之吉與凶皆天所命亦即下章所謂得性命之正也若罔之生則為逆理矣故非幸福於私曲必將避難於苟且而吉凶皆人為之招也

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偽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因為自取其險幸也  
易曰屈信相感而利生又曰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同一感也而一則利生者感之以至誠也一則利害生者雜之以偽也蓋至誠則凡事順理用無不宜所謂作德心逸日休是也若雜之以偽則率意妄行而害隨之矣所謂作偽心勞日拙是也其曰順理者謂順性命之理也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而吉與凶皆天也若逆性命之理則因為人為之招而吉亦行險以微倖耳或疑屈信相感與情偽相感易之本旨不如此者蓋張子斷章取義也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誠理窮欲人為之招也  
孟子謂順受其正者順受性命之正理也蓋天下之理性命為正人於日用之間能順此正理而行則禍福之來皆天所命所以為得性命之正也其或不然誠性命之理極耳目之欲則因為自取非性命之正也

問性命於氣性命於德曰小註性命於氣是性命命都出氣則性不能全其本然命不能順其自然性命於德是性命命都出德則性命能全其天德命能順天理張子語勢蓋如此若作性聽命於氣亦通但下文性聽命於德終欠順

問聖人有和之道存乎我曰聖人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有心方做得有心即有憂故不能同乎天地  
大心第七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心止於聞見之狹眾人盡性不以見聞稽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萬物皆備於我是天下之物皆所當體也體謂置心在物中究極其理如大學之格物致知也然惟大

其心而後能大其心者。人之一心。其兼理。應萬事。本無不大也。惟私意扞格。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而始不大矣。心何以有外。物有未體。包括不盡。視物若不相干也。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稽其心。世人則不能大其心。而聖人則能大其心者。若此。心於物理。一或未體。則心為有外。與天地不相似矣。物交而知者。世人之心也。德性所知者。聖人之心也。不萌於見聞。所知不因見聞而萌也。不足以合天心。天大無外。物無不包。心有外焉。所以不與之相似也。

由象識心。徇象喪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圓外竅中。雖心之象。而非心之所以為心也。然亦不能外象以為心。故曰。由象識心也。心之所以為心。虛靈不昧。其兼理而應萬事者也。豈止於圓外竅中之象哉。徇象則喪心矣。知象者心。惟知象之為心也。如此。則存象之心。亦止存其圓外竅中之粗者爾。而非存其全體大用之精者也。謂之心可乎。或曰。凡有皆象也。就物上說。

人謂己之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人謂己之有知。由耳目交於物。有所受而然也。殊不知耳目之所以有受。雖曰交於物。而亦吾心之知與之合也。然交則合。而知不交。則不知。是其知止於聞見之狹耳。必於聞見之外。而有知。則德性所知。乃為知之大理。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雲漢昭回。莫非明也。而日明乎晝。則為明之大焉。故有目者。接之。不以高而不見也。形氣相軋。莫非聲也。而驚聲百里。則為聲之大焉。故有耳者。屬之。不以遠而不聞也。天之不禦。謂天體至大。初無止處也。然莫大於太虛。故人之心。知能擴充之。亦當如太虛。莫究其極也。但思其不能擴充。止於聞見之狹耳。若知心之所從來。本如太虛之莫究。則知所以盡之矣。大抵張子此節。以耳目太虛證心之本大。而人所當盡也。

耳目雖為性界。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為啓之之要也。  
 蔽交於前。其中則遷。是耳目雖有為性累處。然亦有所當視聽者。則耳目人豈可無哉。所當視聽。即合內外之德也。啓之之要者。性非耳目聰明。亦無以啓之也。如見孺子入井。人固有怵惕之心。然非目所親視。抑何以啓其怵惕。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心發智。貪天功為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變相成。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已知爾。  
 天地之運。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是成吾身者。天之神也。已何力焉。若不知天以性成吾身。實為天地之神。而自謂因心發智。凡聰明才辨。出於天功者。皆貪以己力。則不明之甚者也。蓋人之才。雖本於

天而亦因物之同異相形。萬變相成。耳目內外之合。觸於目。啓於中。所謂方物出謀發慮。而後時措之宜也。豈可昧此。不知而一切指為己知哉。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為人也。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體物。萬物皆體於己也。體身。以身體之也。體道。身即道。道即身也。身而體道。其為人也。大矣。蓋道大身卑。體道則惟知有道。不知有身。而視身如物也。不亦大乎。不能以物視身。而累於身。則外重而見內之輕。所以曰藐乎其卑。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然天地大而萬物小。能以天體身。則知天地之宰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是先其大者矣。其於小而體物。又何疑之有。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

成心者。私意也。理欲不兩立。人惟無私意。然後可進於道。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  
 化則德盛仁熟。入乎聖矣。又何私意之有。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事有萬變。能隨時處中。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也。無成心者。能之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

私欲淨盡。然後天理流行。故心存無盡性之理。聖不可知謂神。聖則大而化矣。神則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之謂也。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體物。體萬物也。大於道。謂道為大。若以身為大。則狂者耳。  
 獨天理如何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於一物之中爾。  
 萬象無所隱。謂循天理之人。日進於高明。所見者大也。專顧影間。謂徇人欲者。日究於汙下。所見者小也。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歟。  
 天道流行。賦予萬物。其用妙矣。非窮理盡性。未易知也。釋氏昧此。而以心法起滅天地。起滅猶世俗健訟者。所謂起滅。蓋或起或滅也。天地之大。而以區區之心。法起滅。豈知天道者。哉。緣因緣也。小末皆指彼之心。法疑冰。及疑疑冰。識其不識也。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空虛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連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

不能究所從也。

天性天命之性也。釋氏味此而動以見性為言。蓋妄意也。不知範圍天用。不能如聖人範圍天地之化也。不曰化。而曰用。化即天地之用也。六根耳目鼻舌身意也。因緣天地。謂以區區之意見。窺測也。謂天地日月為幻妄。謂一切皆空也。蔽其用於一身之小。謂一身之閒。其用尚有所蔽。而不能充也。溺其志於虛空之大。徒用心於六合之外也。六合上下四方也。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視之如塵芥。此語大而流遁失中也。夢幻人世。以人世如夢幻。此語小而流遁失中也。蓋六合人世。皆此理之當窮。而盡性者所必先也。今釋氏不知而虛妄。夢幻焉。豈非妄意天性者邪。其不能範圍天地宜矣。

問由象識心一段。曰。就物上說。亦是天地間凡有皆象也。人心惟微。必因物而後知。如有一好物事。而喜愛之心形。是由象識心也。但一味喜愛此好物事。則喪心矣。知凡有皆象。是心若所存惟在此象。亦非心之謂。蓋一物有一物之理。豈但存象而已哉。

問心存無盡性之理。曰。心即成心。謂私意也。化則無成心而不可知矣。故曰聖不可知。謂神。

問釋氏明不能究所從。曰。人世皆斯理所當窮。豈可視為夢幻。蓋有天地。即有人。有天理。即有人倫。上下釋氏暗處。固不足論。其他明處。亦不能究。人世之所從。豈可妄意天性邪。

問人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然則思慮知識。人可無乎。曰。形既生矣。神發智矣。思慮知識。豈可無。但出於良知良能。斯為順帝之則耳。

問形而後有氣質之性。曰。天地之性本善。一寓人氣質之中。氣質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而此性隨之矣。故有氣質之性。

中正第八

正中然後貨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為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中無過不及也。正不偏也。此道之體也。天下之道。不過中正而已。故中正。然後一以貫之。而無餘也。惟中正貫天下之道。此君子所以必居正為大也。道極於中正。使君子不居正焉。則事至物來。處之不能不失其宜也。蓋正者。君子所當止之地。如射之的也。必得正。則得所止矣。弘謂廓而大之也。大則充實而有光輝之謂。正則可以充實將去。而至於大。不正。則不能大也。知欲仁者。知仁之為美而欲之也。然貴學焉。樂正子非不欲仁。由不致其學。是以止於善人。信人無惡而已。不能充而至於大也。顏子欲仁矣。而又好學不倦。故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謂未至所當止之極處也。至則中正矣。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學者中道而立。謂不可過與不及也。能無過不及。則有位以弘之。謂有可弘之地。以至於大也。不能無

過不及。而徒弘焉。則其大為窮大。而失其居。窮大者。過中之大。猶窮高極廣之義。窮大而失其居。則崇德無可據之地。與不及者何異。此顏子所以仰鑽瞻忽。既竭吾才。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克己。解見論語。研幾。即辨別衆理以求探乎中庸也。用其極。欲得中而居也。未得中而不居。謂必得中而後居也。未至聖而不已。謂必至聖而後已也。

大中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成而通。未至於如。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為之像。此顏子之歎乎。

大中正之極。謂不徒大中正。而且極焉。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至此。則文必能致其用。謂文不徒文。而日可見之行也。約必能成而通。謂約不徒約。而以時措之也。未至於此。則雖博文約禮。而終未用其極。其視聖人之中。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恍惚不可為像。此顏子所以明然也。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之善。蓋心苟志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則所以為善。善實有諸己。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謂之信。力行其善。至於充滿於內。而發見於外。則美在其中。而謂之美。發而至於成功。巍然塞乎天地。則德業至盛。而謂之大大。則德盛仁熟。泯然無迹。而與性成。則謂之聖之至妙。至於上下與天地同流。陰陽合一。而不可測。則謂之神。然此上下一理。始而為人之所可欲者。此也。終而為人之所不可測者。亦此也。唯在人擴而充之耳。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歎也。

高明者。高天光明也。博厚者。廣博深厚也。皆聖人至誠之功用。不可窮不能也。中道不可識。謂高明博厚。皆中道之所在也。若此而不能究極。則中道又豈可識哉。此顏子所以喟然也。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為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者。成身之謂也。成身則成性矣。君子之道。以此為功。未至於聖者。即未能成身成性也。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大而化之。謂之聖。若大而未化。則其化猶有未忘於勉。而非已有矣。必至於化而後。義精仁熟。為能有其大焉。

知德以大中為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大中為極者。聖人之德。大中之外。無餘物也。人思不知耳。苟知以此為極。則其知過人遠矣。擇中庸而固執之者。辯別衆理。以求此大中之所在。而固守之。此至之之漸。然惟知學。而後能從事於此。能從事於此。然後日進不息。而此大中之極。可期矣。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體正者。猶所處之正也。所處既正。則自然大矣。何待矯而弘哉。弘即大之謂也。若所處未正。則不容不矯。矯而得中。則自然可大。其曰矯者。猶矯揉之矯。蓋去其不正以求正也。致曲於誠。即未正必矯也。變而後化。則矯而得中。而後可大者也。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聖人之道。中而已矣。極其大。則中之體以立。故曰可求。止其中。則大之實以存。故曰可有。如顏子之博文約禮。非不極其大也。然未見其止。故雖大而終為未有。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清和可以謂之聖。而不可謂之大。蓋大則聖之任。而非清和一體之偏者所可比也。然以其猶有勉然之迹。故與聖為有間耳。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而大者也。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無所雜者。一於清。雖人之衣冠不正。必去也。無所異者。一於和。雖人之袒裼裸裎。不較也。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未能安者。未能不勉而中也。未能有者。未能不思而得也。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也。君子脩德凝道。若不能尊德性。則雖講習討論。從事於學。亦徒然耳。廣大。謂心體本自廣大。然或蔽於私意。則精微無所立其誠。謂不能析理之盡也。高明。亦謂心體本自高明。然或累於私欲。則雖擇乎中庸。而失時措之宜。謂於所處之事。未免有過不及也。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謂絕四也。聖人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豈稿木死灰。略無所事乎。蓋必有道焉。而非始學者所能測度也。

不得已。當為而為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為之。雖善。皆意也。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為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為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為未盡。況有意於未善邪。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當為而為。雖至殺人。亦天理之不容已者。故曰皆義也。有心為之。則在所得已。而非當為者矣。故雖善事。終歸於私。正己而物自正者。無心於物也。所以為大人。若正己而欲正物。則不免有意存焉耳。有意為善者。大賢以下。由勉強而入者也。故曰利。假無意為善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故曰性。自由。然同一善也。而猶有自然勉然之分。況有意於未善者。豈得為賢邪。聖人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

之教者。所謂無意為善。性之由之。始終而一致。即示人以兩端之教也。

不得已而後為。至於不得已者。不得已而後為。是當為也。如子之孝親。不得已而為也。然心雖無窮。

天下之事。有得已者。有不得已者。不得已而後為。是當為也。如子之孝親。不得已而為也。然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至於理不得為。即止而不為。所謂行其所無事也。斯人也。豈不可謂之咎者邪。

有意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為不相似。意謂有所思也。必謂有所待也。因則執滯而不化也。我則私己而有方也。蓋凡人之做事。必先起意。不問理之是非。必期於事成而後已。事既成。是非得失。又復執滯不化。是之謂固。三者只成就得一箇我。故意必固。我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而非聖之謂矣。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弊。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起於意。遂於必。流於固。而成於我。四者相因。皆私也。然理欲不竝立。人能天理一貫。無終始內外之別。

則私意不容。而自無意必固我四者之弊矣。若四者之中。但有一物存焉。則天理不得謂之一貫。故必盡去。而後天理始流行無間耳。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

學者不可不得所止。妄去。然後得所止也。得所止。斯得所養。而日進於充實光輝之地矣。然所謂妄者。凡無所感而起。皆是也。若有所感而通。則誠而非妄矣。計度而知者。非誠明所知也。不思而得者。誠者之事也。素猶言合下。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和矣。中庸曰。凡事豫則立。蓋必有教以先之也。然欲盡教之善。非精義以研之。不可也。能精研其義。而至於入神。則文理密察。物來順應。以立則立。而物不能搖奪。以動則和。而人無不丕變。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常。所當行者是也。人若知志於道。則所適者正。而日進於前矣。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學至於有得於心。則如行者之赴家。自不容於止也。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則存養之熱。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故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小謂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趣。則涵泳從容。所以為不失和也。

志學。然後可與進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

可與進道者。因其志學而知所趨向也。可與立者。嘉其篤志固執。能強於禮。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也。可與權者。許其見道之明。事至物來。皆有以處之也。

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不博文則不知義之所在故博學於文用以集義焉不集義則經無由而正故事必由義用以正經焉經者萬世不易之理天下之道豈有過於此者哉故學至於正經則取之左右逢其原矣所謂一以貫天下之道也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徒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

理者天下事物之理而義則日用之閒事之合乎宜者也精則條分縷析也窮理固難而順理尤難今將窮理而於所行順不循其自然則是穿鑿自私自矣精義固難而徒義尤難今將精義而於事之未善不能徒以從善則是自治不勇矣以此而望其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資深者日用之閒欲其於理取之無窮用之不竭已與理相資也習察者謂行之既久而識其理之所以然也此非順理徒義者不能也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智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達德者謂為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即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達道也知所以知此仁所以體此勇所以強此也本之有差謂有生知學知困知安行利行勉行之不一也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己一身當然爾

此禮表記文無欲而好仁則所好無非仁自仁之外別無他好也無畏而惡不仁則所畏無非不仁自不仁之外別無他惡也所謂中心安仁者也天下一人以其得好惡之正者天下常寡也然惟責己一身當然爾謂君子議道則以己之所能斯道無不盡然非所以望乎衆人也

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

此釋中庸之義行之篤者非止敦篤以行之也蓋必如天道至誠無息然後為篤之至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其悅之不循理者其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其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為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達善達不善者善與人同不善與人同無物我之分也以達善言之人有循理之事初不分爾我而其悅之共悅之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為必以與人焉取諸人者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己也為必與人謂善不徒為之於己而又必以與人焉此善以天下是謂達善也以達不善言之如不循理之事亦不分爾我而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焉自訟謂口不言而心自咎也此不善以天下是謂達不善也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如是

善人雖未致其學然亦能無惡於己使其少有惡焉則名浮其實尚何善人之可言哉此所以曰君子名之必可言也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己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

聖人之室也

此釋善人之所以為善人惟心欲仁故雖不踐成法謂不依元本子而亦自不陷於惡此善有諸己者也使非善真有諸己則安能不陷於惡然其不能入於室而止於善人者蓋由其天資雖美而無學力以充之故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善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之道

惟惡不仁故已有不善未嘗不知不善即不仁也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雖習矣而不察雖行矣而不著故必好仁而惡不仁然後不徒善徒是而仁義兼盡也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為善人信士而已好德如好色好仁為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為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歎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論語曰篤信好學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徒篤信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不過為善人信士而已豈能造乎美大聖神之域而成身成性哉好德如好色則表裏皆好而好之篤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則表裏皆惡而惡之切矣此非篤信好學者不能學者不如是則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而思之甚也人即此成德之人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

孫非特卑遜也不陵節而施之謂遜蓋勉勉循循底下其心隨事順理以求之也如此則理無不得矣豈但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哉然亦不可不敏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大抵此段即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之義

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釋舊業而知新蓋思昔未至而今至緣循所見聞而察求皆其義也

古今事變之文皆道之顯者也所以曰至著禮則於博文之中而有歸宿耳所以曰至簡博學於文而約之以禮如此則可使不得叛而去謂不背於道也溫釋釋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多識前言往行以下即釋所謂溫故知新之義也

實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天下國家豈有皆非之理惟在己處之不得其道耳得其道則天下可平國可治家可齊初無難處之事矣此責己者所當知也如其在己所處有未盡而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則自治之不暇又何尤人之有哉學至於此方為善學者也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爾世有不知而作者蓋鑿也安也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

多聞闕疑不疑則已信矣故傳言之多見闕殆不殆則已安矣故學行之中人之德者謂非生知安行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爾世有不知而作者蓋鑿也安也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

者比也。聞斯行不徒聞也。如子路之徒。故與其為好學。聞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非不行也。未暇給也。故愈於不知者。不知謂不知其理也。不知其理而作則捕風捉影之徒。率意妄行者也。故孔子曰我無是也。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是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也。私淑艾以教人者。私取人之善。推以及乎物也。凡此皆窮而未達之仁也。使其有為則利澤之加於民從可知矣。

為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也。

為山平地。方覆一簣。進而不止。安知其不至於成。正猶顏子於道。惟日孜孜。使天假之以年。則亦安知其不止於極。此孔子所以惜之。蓋與互鄉之進也。互鄉之俗。雖習於不善。而童子之見。年富力強。則有可與者也。

學者四失。為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學記曰。學者有四失。方氏曰。或失則多者。知之所以過。或失則寡者。愚之所以不及。或失則易。賢者之所以過。或失則止。不肖者之所以不及。多聞見而適乎邪道。多之失也。寡聞見而無約無卓。寡之失也。子路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易之失也。冉求之今女晝。止之失也。愚謂為人。謂探賾索隱。誇多鬪靡也。好高。謂自足其智。恥于下問也。不察。謂面莽滅裂。而無惟精之功也。苦難。謂逡巡畏縮。而無直前之志也。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欲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離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禮義。學者之大閑也。若舍此不為。則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與下民何異哉。要其所事。不過口腹之欲。亦可鄙之甚也。

以心求道。正猶以己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為不思而得也。

未得道。而以心求乎道。猶未知人。而以己知乎人也。終豈若彼之自立為愈哉。彼謂與道為一者也。不思而得。自然然而耳。不假乎求者也。以心求之。則未免與道為二。出於勉然也。所以謂之終不若也。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為無失。備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考求迹合者。謂考其所行之迹。與道相合。以免罪戾也。此不過畏罪之人。非儒者之比也。故曰考道。以為無失。蓋如釋氏是也。釋氏所為。迹似是而實非。儒者窮理。知行並進。故父子夫婦君臣上下。皆循其性之自然。而行不待求之。日用彝倫之外。所以可謂之道。釋氏不務窮理。一切指為礙。而自以頓悟為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行則無父無君。而人類絕矣。考道。以為無失。本表記之言。謂盡稽考之道。必稽古昔稱先王。非法不。非道不行。則亦可以無失矣。張子借其言。而意略不同。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徒義。誠能徒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

易。無思無為。受命乃如。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致曲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也。不貳。則入乎誠矣。既誠則言有物。行有恆。而德有定體矣。體象。即德有定體而成象也。誠定。亦誠立之義。文節著見者。積中發外而顯也。一曲致文。能於一曲致其極。而文節之著見也。如此。則餘善兼照而明矣。既明則必將遷其不善。以至於善也。徒義誠而至於徒義。則其德自然通變。言則適詳略淺深之宜。行則達仕止久速之變也。能通變。則圓神無滯而化矣。中庸所謂形著動變是也。但彼兼人己而言耳。有不知則有知。謂人於義理事物有所不知。則可見所知者多矣。無不知則無知。謂惟其無所不知。則反若無知焉。如孔子空空然若無知也。及鄙夫有問。則竭兩端而告之。是果無知者哉。善卦。無思無為。亦若無知也。及其受人之命而告之。則如響之應聲。其知又何神邪。一言盡天下之道者。聖人之言。辭約理備。精粗本末。一以貫之。而無餘也。故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初不以為無知也。然問者雖未必兩端之盡。亦未嘗不隨才分而各足也。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若酒糟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也。

至學。至於學也。鈍者至之難。敏者至之易。質美者向道。不美者叛道。先傳後倦。則又學者年有長少。教者施有次第。此皆教人者所當逆知也。如酒糟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特可施之小子。若長而告之。則彼將倦怠而有弊矣。惟聖人則不然。於大德有始便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所謂一以貫之也。蓋中人以下。若驟而語之。以上。則扞格不入。是反漬其蒙矣。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入。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至學。至於學也。鈍者至之難。敏者至之易。質美者向道。不美者叛道。既知德。又知人。故能循循善誘。使入德也。觀孔門之於諸子。問雖同而答異。為可見矣。

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

蒙卦象辭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張子釋之。謂使蒙時未明之人。雖一言之微。而必戒其毋誑。一動之閒。而必使其正直。進退息食。無不循乎規矩。此教人者之功也。若盡其道。其惟聖人乎。蓋聖人一身渾然。此道動靜語默之間。無非天理之發見。所謂以身教也。與世之但以言教者。迥乎不同矣。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所謂聖人胸中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扣擊。則無由發揮於外。一番說起。一番精神也。

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閒而施之。不待彼有求。而後教之也。君子之所以教者五。其一。則有如時雨化之也。蓋學者力到功深。將有所得。及此時而教之。則不先不

後適當其可而乘其間也。故有時雨化之之譬焉。初非待其有為而後教之也。若待其有求為而後教之。則非所謂時雨之化矣。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誠。

微而誠。謂不峻而善則明也。罕譬而喻。謂比方之辭少而感動之意深也。繼志能使學者之志與師無間也。朱子則謂微發其端而不究其說。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也。微而誠。罕譬而喻。謂不務多言而使人自得之意。臨川吳氏又謂善於教者。開示其志而不盡言。使人思而釋之。以繼續其志。然後教者之志盡。故教者之言雖至微不顯而能使人善之。如王曰善哉言乎之善。雖少所取譬而能使人曉之。如夷子憮然曰命之矣是也。微。罕譬。教者之不盡言也。誠。喻。學者之能自得也。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官先事。士先志。劉氏謂官是已仕者。士是未仕者。已仕而為學。則先其職事之所急。未仕而為學。則未得見諸行事。故先正其志之所向也。子夏曰。仕而優則學。是已居官而為學也。王子整問。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是未仕而學。則先向其志也。然大學之道。明德新民而已。先志者。所以明德。先事者。所以新民。教之大倫。猶言大節。即先志也。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喻人者。先其意而運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之。志公而意和爾。物蓋政刑之類。道以德者。躬行以率之。不假政刑。運於物外。使民感發興起。日遷於善。而不自知也。先其意者。謂民有所欲。及其未發。而我先之也。運其志。言當運以入之。而不急迫也。此即所謂運於物外。使自化者也。曰志意者。蓋統而言之。則志乃心之所之。是一直去底意。又志之經營謀度者。實有公私之分也。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答仁智。以舉直錯諸枉。天下之人。有仁者焉。有不仁者焉。能使不仁之人。皆化而為仁。則仁之所施厚矣。故聖人竝答仁智。而以舉直錯諸枉者。蓋舉直錯諸枉。雖智之事。然使枉者舍舊圖新。化而為直。則仁在其中矣。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以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以責人之心責己者。如以忠孝望人。而必反諸己。不徒責人而忘自責也。以愛己之心愛人者。己所不欲之事。而勿以加諸彼也。以衆人望人者。不以其高遠難行之事。必人之從也。術猶法也。餘見中庸。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為道既異。雖鯢鱓難相為謀。

此釋有教無類。道不同。不相為謀也。必曰蠻貊鯢鱓。舉其至不可教與至易合者為言也。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為度。故孟子。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遠諸天下而後已。大人。有德無位者也。以天下為度。廓然大公。不隔藩牆而分彼此也。貨色之欲。親長之私。解見孟子。達

諸天下而後已。貨色親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此大人所以必以天下為度也。子而平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子。謂凡卵生者。卒從爪從子。如鳥以爪抱卵。有覆乳之象。卒而化之。謂不殖也。衆好。亦指羽族而言。翼飛之。則各遂其性矣。此即所謂萬物育也。學至於萬物育。則聖神功化之極。而吾道行矣。問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曰。如曰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曰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曰青苗之法。吾輩激成之爾是也。

問。中正。伊川云。中無不正。正未必中。如何。朱子曰。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乎不中。即正未必中。蓋正是骨子好了。而所作事。未有恰好處。故未必中也。又曰。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一件物事。自以為正。卻有不中在。且如飢渴飲食是正。若過些子。便非中節。中節處。乃中也。責善。正也。父子之閒。不責善。

### 正蒙會稿卷之三

#### 至當第九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人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至當者。所行合宜也。此非道得於己者不能。故謂之德。百順者。無往不順也。其為吉孰大焉。故謂之福。易曰。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其至當之謂乎。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其百順之謂乎。然必先有至當之德。而後斯有百順之福。故德為福之基。而福乃德之致也。無人。猶無往也。無往而非百順。故君子所樂。在得其道而已。得其道。斯至當也。至當則不思乎不百順矣。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理而曰天下者。蓋公共之謂也。此理之在天下。非此有而彼無。所以曰天下之理。然人皆知有道德。而不知道。即循此理之謂德。即得此理之謂道。循謂率之也。日用之閒。惟理是循。猶周行之必由也。德則躬行此理。而有得於心耳。曰易簡之善配至德者。易之所言易簡之善。本謂易知易從。合乎人心之至德。張子引之。則以為道德之所以為道德。初非遠且難者比而已。

大德教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仁智固皆德之謂。然仁自仁。智自智。不見其為大德。惟仁智合一。渾然全體。而後為大德。曰教化者。此

德厚且化也。惟厚且化。所以小德之流。靜深有本。而時措之宜也。張子引中庸之言。而以聖人明之如此。

大德不離。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

大者既不離。而成德器之美。則小者自不滯。而有所拘也。

凡性質可有。謂一身之閒耳。口鼻思聰。思明之類。皆性質之可有者。而為德也。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疑滯於心知之細也。

日新者。久而無窮也。若今日如此。明日不如此。則非日新矣。謂之德且不可。況盛德乎。惟是久而無窮。所以謂之盛德焉。過者。無心之失也。人非堯舜。安能無過。但一有之。根株悉拔。不疑滯於心知之細也。或曰。知之細。為句謂其人。不疑滯。非纖悉曲折之必察者。不能也。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滯。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能無方。然後能無我。

天地之塞吾其體。故能以直養之。使其氣盛大流行而無害焉。則與天地合德矣。日月之明。容光必照。故能大明無私。使其遠近大小而一視焉。則與日月合明矣。存神過化。與天同運。則與四時合其序。曰用云為。酬酢惟時。則與鬼神合其吉凶。夫如是。然後能無方。而聖矣。蓋人與天地鬼神。本無二理。惟

蔽於有我之私。是以不能相通。人自天地鬼神。自天地鬼神。而有方體矣。今既相合。而無彼此之分。又何私之可言哉。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離。則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禮記篇有禮器禮運禮器者。以禮為治身之器也。禮之為用。能消釋人回邪之心。而增益其材質之美。故藏諸身。則自用無不利也。禮運謂禮之道體也。語其達也。而禮器則禮之器用也。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然禮器有大小焉。能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矣。

蓋禮之大者。既成德器之美。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而又何小者之足泥哉。子夏謂大德不離。則小德出入可也。其旨如此。

禮器則大矣。修性而非小成者。禮運則化矣。達順而樂亦至焉。

禮器大備。則盛德也。釋回增美。措則正。施則行。外語而內無怨。入歸其仁。神欲其德。蓋修性之道。而非小成者也。禮運則化矣。若發皆中節。無一而不得其所。則樂亦無不至。而樂在其中焉。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悽於心。則樂莫大焉。

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是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

反諸身。而此所備萬物之理。皆如惡惡。好好色之實然。則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修己以安人。修己而安人。不行乎妻子。況可傾於天下。

玉溫潤而栗。德之譬也。書曰。溫而栗。正此如玉之謂。德不能如玉。則內不足以成德。外不足以孚天下。故君子以成德為貴焉。論語謂修己以安人。修己而德成如玉。則自然有安人之效。不然。雖近而妻

子。不可行矣。況可敵於天下乎。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顯乎外之。仁者與。不求於人。即不慕乎外也。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眾。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仁道雖至大。然施之有本。近而譬諸身。已欲立也。達也。而推以及人。使亦立焉。達焉。則求之方也。必欲博施濟眾。達之天下。施之無窮。四海九州。老安少懷。無一物不得其所。必有聖人之才。然後能弘其道。弘謂廓而大之。以至其極也。

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制行以己。即為仁由己之意。然人能知其非所以同乎人。則雖師亦所不讓矣。

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已則非矣。

物即人也。凡所行事。必欲人同乎己。則同在人。而異反在己矣。必欲人以己為是。則是在人。而不是反在己矣。蓋己之所行。苟同焉。人必無異之理。苟是焉。人必無非之者。

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乎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天下殊方異域。然其志則初無不同。惟能通天下之志。知其無不同。然後能以我之心。感彼之心。而無難焉。聖人心同乎人。廓然大公。物我無間。能通天下之志者也。故和平乎天下。莫大於感人心。蓋天下和平。此聖人之極功也。然以感人心為盛。亦可見感之道大矣。曰和平者。無乖戾無反側也。

道遠人。則不仁。

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則必貴以高遠難行之事。而人不從矣。此所以為不仁。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易。不難也。簡。不煩也。本易文。謂乾坤之德。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也。此則謂天下之理。不過易簡而已。如中庸是也。夫豈有高遠難行者哉。但人不得耳。苟易簡理得。則與賢矣。何幾之難知。幾者。動而未形。有無之則也。知幾。然後經可正。經。常也。如父子君臣夫婦朋友。為天下之達道者。乃生民之大經也。然惟易簡理得。而知幾。則不素隱行怪。而此生民之大經。可正矣。大經既正。則不必他求。而道即為前定。事即為豫立。而日用之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則欲利用安身者。其於此大經。是正乎。曰利用。則不疑其

即為豫立。而日用之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則欲利用安身者。其於此大經。是正乎。曰利用。則不疑其

所行之謂也。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歸。

天經。即前天下五達道。為生民之大經者是也。以其出於天。所以又謂之天經焉。性天經者。即先以此大經。正由利而安行之既久。與性一也。如此。則居仁由義。而禮義行矣。使不先正乎經。則道為未定。事為未立。失其序矣。尚何禮義之能行哉。此易所以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歸也。父子君臣上下。正天經之謂。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致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以變。

一事之仁。固仁也。若能通極其性。則舉全體皆仁矣。然仁者靜。故仁通極其性。則自然涵養有定。而靜且安。安者。隨寓皆得。不擇地而安也。知。謂吾心之所知。人於義非不知。但不能致行耳。若能致行其知。使義極養而不知。則能盡文而動。以變。盡文者。不截然而動。從容中禮之謂。即所謂禮以行之也。如此。而動豈有不變者哉。變。以物從而變為義。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

流於義。義勝恩也。故反傷乎仁。過於仁。恩掩義也。故反害乎義。然仁曰體者。仁義相為體用。仁為義之體。而義乃仁之用也。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

恆大象曰。君子以立不易方。張子引之。以為安於仁者。蓋惟安仁之心。與理一。所以隨寓皆得。為子而孝。為臣而忠。初不易其所守也。

安所遇而致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

安所遇者。隨寓皆得。不擇地而安也。致仁於所遇之中。而心依於仁。造次顛沛。必於是也。然仁者愛之理。既安所遇。而且致仁。所以愛有常心。周流無間。天下之物。皆吾度內。而物被常愛矣。使非致仁。則愛安能有常。其曰物被常愛。亦不必達而大行為能然也。

大海無潤。因喝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喝者。傷熱者也。武王救喝。正此所謂喝者也。大海無潤。因喝者而有潤。以見至仁無恩。因不足者而始戴其為恩也。天地聖人。皆至仁者也。天地生萬物。聖人育萬民。皆皆皆以為恩。樂天樂地。安土。即所居而安也。不累於物。如易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孟子曰。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皆不累於物之謂也。然則至仁於人。何嘗有恩哉。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

愛人者。人亦親愛之。夫而戴之。如父母元后。小而親之。如兄弟骨肉。何身之不可保。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謂隨所寓而皆自得也。人而如此。蓋所達者大也。大達至於天。則成性成身而聖矣。成性。仁與性一也。成性斯成身。然非聖為不能。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己。治己則無尤。

天即理也。上達則心與理契。故樂而不怨。下學則惟知治己。故不暇尤人。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吉凶悔吝。皆來物也。若不能前知。則所行未免猶豫。而用不能以利矣。死生鬼神。皆晝夜也。若不能兼知。則於理為有間。而未足以樂天矣。聖人成其德者。滿然肅然。使物欲之不萌。則至誠如神。而與天為一矣。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

君子於仁。為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為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有仁聖之實。而自謂不能。所以為真能。若所能不過於人。以己之長。方人之短。而與人爭能。或以己之能。病人之不能。此皆小焉者也。大則與天地合德。有若無實。實若虛。自然不見其能矣。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諸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君子之道。豈但粗及有象。而實達諸天耳。天即形而上之理也。故雖聖人聰明睿智。首出庶物。而亦有所不能者也。若夫夫婦之智。則就居室一事而言。此則諸諸物者也。故大人有所不與。蓋謂其智不於此稱也。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為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

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子。不為貧。聖人於匹夫匹婦。皆均稟於天也。但聖人。天聰明之盡。爾。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有容物。無去物者。天下之物。皆在其度內。而一視也。有愛物。無徇物者。天下之物。雖與人同行。而異情也。此大人與天為一者也。天生萬物。雖厚薄不一。然生則俱生。成則俱成。蓋直養也。故人君代天理物。大以成。小以成。小者安之。少者懷之。能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才稟諸天。而事業則措之天下者也。然志既大。則才與事業皆充拓得去而大也。富有。亦大之謂。志氣之帥。而氣志之卒徒也。然志既久。則氣亦隨之而久矣。日新。亦久之謂。

清為異物。和為徇物。

清。謂不與人同。如伯夷是也。和。謂與人同。如柳下惠是也。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速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肯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遠道也。遠矣。

金和而玉節之。所謂嚴而泰。和而節也。何過之有。知速而貞一之。所謂知正理之所在。而固守之也。何流之有。天地之道。久大爾也。故道之所以可久可大者。以其與天地相似也。若不與天地相似。則去道

遠矣。金堅剛之物，玉溫潤之物，易鼎卦，金鉉玉鉉，其義如此。大抵此段猶孟子朱註謂知之明守之固，節之密樂之深之義。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

大則直不統，方大則故不習而無不利。

坤六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以學言之，德而至於充實光輝之地，則雖直而不統，雖方而不窳，故不疑其所行也。統謂急切剛傷也，蓋常情直則多統，方則多窳，惟大則自無統窳之弊。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為能以屈為伸，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又何爭。

易者，所行無難，乾之德也，簡者，所行不煩，坤之德也，人若能如乾坤所行，易簡，則自然凡事循理，不敢易處，遇有憂患，知前有不測，則不可乘，則不進，則不進也，易簡貫天下之道者，天下之理，易簡而已，故人體易簡之理，而有得焉，則執要以御煩，天下之道，一以貫之，而無餘矣，易簡，故能凡事

見得通透，而心與理會也，知險阻，故所行不敢易處，而理因慮審也，知幾為能以屈為伸者，天下之事，盡於屈伸兩端而已，然屈常為伸之因，惟知幾者能之，論語謂君子無所爭，正知幾之人，能以屈為伸者也，蓋彼伸則我屈，吾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果何爭之有。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

無不容者，無所爭之本也，惟無不容，然後能盡屈伸之道，蓋彼伸則我屈，吾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此豈狹量者所能至，虛謂無我也，所以無所不伸，若有物實於其中，則先已後彼，我伸人屈，而或不伸矣，君子無所爭者，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屈為伸之本，能屈則無伸，又何爭之有，精研其義，至於入神，雖屈之至，然乃所以為出而致用之本，故謂之交伸於不爭之地，如此，則利用安身而順利莫加矣。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

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此造化之屈伸也，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此物理之屈伸也，然皆自然之常理，則知屈伸之為自然，則天下之理，自不容於思慮矣。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則屈伸之神，爾。

兵家有勝兵，然所謂勝者，在至柔也，蓋柔者能勝剛，剛豈能勝柔哉，柔者，屈之謂，至能勝剛，則伸矣，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為。

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故敬斯有立，而事行矣。

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

禮以敬有本，故敬則行，不敬則止，然則敬真禮之車也。

恭敬禮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禮之體雖嚴，然其用則以和為貴，故恭敬禮節，退讓以明禮者，為仁之至而愛之極也，明猶發揮也，知此則徑情直行之非仁愛較然矣。

己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誠而明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其次如大賢以下，皆不可不以勉明為事，勉明謂不明乎善，則不能誠乎身，故必窮理致知，以先明乎善，使善無不精，則踐履之際，始無不實，不然則人無從倡，謂不能表率，道無從弘，謂不能擴充，教無從成，謂不能品節也。

禮，直斯清，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

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則心潔清有禮明矣，若少有私曲，則禮昏而無得，和者，從容不迫之意，利則不疑其所行，樂者，安舒自得之意，安則不待勉而中矣。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徒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因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幾不可緩，謂當以知幾為急也，人不知幾，則豈能利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蓋惟見幾，斯不俟終日，此將致用者，幾不可緩也，一說：欲致用，當不失事幾之會，亦通終不若前說為修其在己者也，徒義見論語，精於徒義，則過或可補，而德日進於一日，未有思進德而不先徒義者也，君子立多因多懼之地，而終日乾乾，進德修業，不少懈於趨時者，正趨此時也，多因多懼，謂危地，如乾九三之位。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惟其時，物前定而不致，蓋既光明，又何疚之有。

惟義極其精，斯光明著見，時動而動，時靜而靜，動靜惟其時，前定而不致，蓋既光明，又何疚之有。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

吉凶利害，蓋惟有吉凶利害，然後趨吉避凶，人謀作而事業生矣，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

謀不必作，而大業又何以生哉。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行所無事，謂事得已，則已，不得已，則不已也。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易曰：知崇如天，蓋謂知識日進於高明，則其崇如天也，然何以臻此哉，亦惟兼晝夜而知，則庶幾矣，兼晝夜，謂陰陽生死鬼神之道，無一之不知，不明此而暗彼也。

知及之，而不知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知及之，謂知足以知此理，然不以禮性之，則徒知而已，非己有也，知禮成性，謂知崇如天，禮卑如地，而知禮與性合一，無彼此之閒也，知禮成性，則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蓋性為秉理之源，惟知禮成性，則道義由之以出，如天地既位，而陰陽變化於其閒也。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

辭為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

難言，謂難以言語形容之。蓋天下莫難言者，德也。知德之難言，非知之至者不能。故孟子於易，皆不易言之，不言而信，謂默而識之也。尚辭，尚易卦爻之辭，為聖人之道。四焉，而尚辭其一也。

間然修於隱也，然著於外也。

間然，黑暗之意。修於隱，謂君子立心於人所不知之地也。然明白之意，著於外，謂小人惟務顯暴於外也。

間，張子百順為福，似與祭統之說不同。曰：祭統謂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為百順。張子此處既以至當為德，故百順為福，只可作福解，不得如祭統之說也。間，禮器禮運禮用之分。曰：禮器，言禮之器用也。禮運，言禮之道體也。語其達者，謂施諸事無往不達也。

作者第十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與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制法與王之道，如書契罔罟嫁娶禮樂耕種醫藥，庶市文字甲子歷象律呂衣裳宮室器用貨幣，盡野分州井田封建，執中建極之類，皆古帝王所自作，非若後世但祖述之而已。

以知人為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之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度其始。

人臣罪未彰，而輕去之，則下無全才矣。人君民未厭，而輕變之，則民將驚疑矣。及舜而去之，謂如四凶之類，至舜而方誅之也。然此雖似輕去輕變者，殊不知堯君德於人無不容，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於分有所不敢，故不容不度其始。

稽衆舍己，如問諸左右外朝及在野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問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稽衆舍己，如問諸左右外朝及在野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問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雖事之無所前問者，而亦無不合於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於善，蓋性與天合也。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別生之生，恐只如後篇因生賜姓之生，蓋禮不要同姓為附遠厚別，故人之有生之初，在所常別，而類族之衆，亦所當分也。孟子謂明庶物，察人倫者，以此，或如易之類族辨物解，亦通，但於察人倫字為不切。

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為善也，隱惡也，所覺者先也。

過化，在舜則物來順應，事過弗留也。在象則為物從而化，如易德博而化之化，所覺者先，解見論語。好問好察，通言隱惡揚善，與人為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詳見中庸及孟子上下篇。

舜之考，湯武之武，雖顯迹不同，其為不幸均矣。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愾德而不救，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人在己，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舜雖顯，湯武雖迹，然一則以舜叟為父，一則以桀紂為君，其為不幸均矣。明庶物，察人倫，生知也，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安行也，皆謂舜執中之難者。蓋湯之武，雖顯天應人，而君臣之間，終有愾德，此所以為難也。天下有道而已，謂惟賢則立之，不必在人在己之分，若分則不得謂之無方。

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下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

不疑，即書曰：用賢勿疑也。望道而必吾見，亦即伊尹若吾身親見之意。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已不敢違天縱桀，既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掩，惟帝擇而命之，已不敢不聽。

善惡不可掩，蓋簡在帝心也。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以靡繫於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

虞芮二國名，其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曷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見國中

之人，無不躬行禮讓，乃感愧而歸，因以所爭之田為開田，此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也。靡繫於天下，謂三分有其二，而人心歸向也。四友之臣，即四鄰，謂文王所親近者，如四國、天、太公望、南宮适、散宜生，以文王為君，而得此四臣為助，功不亦多乎？或曰：四友謂折衝禦侮，疏附先後也。

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與。

以杞包瓜，本指卦九五爻辭：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潰，杞，高大堅實之木也。大抵厚下以防中，潰之象。正文王事紂之道也。蓋紂惡滔天，文王處此，既不欲失君臣之義，又不欲自中其害，故只得養民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之自至也。厚下即所以盡人謀。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其與天德，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為政，不革命為有中國，默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

載事也，無聲無臭，謂不可得而度也。儀，象也。刑法也。四句本詩大雅文王篇辭，張子釋之，謂人取法文王，當其與天德，亦如天之無聲臭可象，而萬邦自孚信之也。神而明之，借以證其與天德也。不以聲色為政者，不假乎聲色之末也。不革命為有中國，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也。默順帝則，即所謂冥契天德也。蓋上天之載，惟文王為能默契，而人所當儀刑也。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眾，修己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可願者，願為之事也。可欲者，欲為之事也。雖聖人之知，亦有此可願可欲之事，然於所不能，亦不過盡其才以勉焉而已。如君子之道四，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眾，修己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是，皆於可願可欲之事，而有所未能也。抑豈獨聖人為然哉，人皆能有願有欲也，但不能窮其願欲耳。窮，猶極也。謂



所願欲不能皆遂也。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八士見論語，蓋多之謂。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及春秋左傳。

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

齊因管仲，遂併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魯周公之後，其政之弊，不過典章廢墜，馭法者非其人而已。

若得人，以修舉之，則可以至於道矣。齊太公之後，因管仲之相，制國為二十一都，不立卒伍，修甲兵，作內政，而寄軍令，以求速得志於天下，所以併壞其法，必再變而後可也。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為有命，如晏嬰智矣，而獨不智於仲尼，非天命邪。

晏嬰齊臣，明於此而暗於彼，是亦天限量也。故謂之命。

山委濼稅，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宜矣。

爰居，鳥名。餘見論語，是皆不務民義，而瀆酒鬼神，所以同歸於不智，謂用心不明也。

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樂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不與，僑之病與。

剛斷之意，雖與愛相反，然亦相為用。此皆子產之可稱者也。若夫禮樂不與，則其病耳。僑子產名。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忘其勢者，獻子自忘其勢也。忘人之勢者，五人忘大夫之勢也。蓋惟不資人之勢，而利人之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一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顯與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乃吾社稷之臣也。

社稷論語，朱註猶云公家此云社稷之臣，是主事神而言也。

問堯得以厚吾終，舜不放不度其始。曰：四凶之誅，在堯末年，舜居攝之時，堯君德，四凶之罪未彰，故堯包容他至終其身，舜臣德，四凶至此惡已顯露，故即位之初，即誅之者，所以度其始也。然所謂誅，亦止於流放，竄羶耳。此又可以見舜之恤刑也。四凶之名，說者以窮奇為其工，渾敦為其貌，饕餮為其言，檮杌為其心。

問文王不問亦式，似是恐懼乎其所不聞之意。曰：文王性之之聖，不假恐懼，還當從本註為是。

問別生分類，書傳謂生，姓也。別其姓族使相從也。先儒又謂別生，因生以賜姓也。分類，胙土以命氏也。如何曰：書序恐無據。

正家會編 卷三 九九

三十第十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以時措之，而皆不疑，其所行也。窮理者，窮天下之理，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以知言也。盡性者，盡吾心本然之全體，居仁由義，以行言也。至命則與天命昭合為一矣。然不曰至而曰知者，蓋聖人謙退之辭也。盡人物之性者，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觀子貢所謂綏綏斯來，動斯和，亦略可見也。聲入心通，謂耳之所聞，無非道理，不思而得也。與天同德者，與天同一至誠也。不思不勉，從容中道，所謂誠者之事也。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乃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進德之盛者，與日益而不自知，謂不覺其進也。學行習察，異於他人，謂聖人學而行，習而察，與他人學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者，不同也。化而知裁，如志學以至從心不踰矩之地，漸進不已，皆化也。然惟聖人知其十五如此，以至七十如此，而裁之也，是豈非進德之盛者與。

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窮理盡性，解見前。與天地參者，謂聖人至命耳。順成位乎其中也。意必固我四者，皆私意。天地大公而已，故絕此四者，不累於私小，然後天地之化可裁。不夢周公，知其道終不行也。然惟從心不踰矩，老而安死者能之。若老而猶夢，則心為踰矩，老不安死矣。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至其老而不夢者，所欲不踰矩也。蓋聖人時行時止，無所疑滯，若既衰矣，而猶夢之，則心泥於動，為踰矩矣。為願乎外矣，為不順矣，為不安死矣。

困而不知變，民斯為下矣。不待困而變，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成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疾矣。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講，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大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困而有所不通，凡心思慮，行止動作，有所窒礙，而不得通，皆困之謂也。變則變其不美之質，以為美也。困而不知變，則雖然流於下矣。喻，通曉也。若不待困而變，此則賢者之常，困於人有為，為德辨者，困以自驗其力，困而通，則可辨其為是，困而不通，則可辨其為非也。為成速者，困而知學，則憤悱奮發，增益其所不能也。德慧者，德之慧術，智者，術之智，疾，猶疾也。困於內，謂辨父頑母嚚，遭人倫之變，困於外，謂孔子不得其位也。蒙難正志，如遇匡人桓魋之難，而處之自若也。下學於困者，孔子嘗因困而學，故張子特借下學而上達之言，以勉人也。躋，升也。謂德日進於高明也。人不及知，而天獨

知之者蓋天理不外於人事。孔子下學人事，不捨近而求遠，初無異於人而駭於俗。人何自而知哉？及其自然上達，而理與心契，則又非人所及知矣。故曰知我者其天乎。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且法壞，夢寐不忘為東周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見論語。從欲，從其所願欲也。風動，如風鼓動物莫不靡然也。此言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然也。公且法壞，謂周公之制作廢弛也。聖人生於周，只得從周禮，故公且法壞，欲與周道於東方，使其果得邦家，繼周而王，則其制度損益，又豈但從周而已哉。

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丘不與易，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滔滔不反，謂天下之亂，如水之流，滔滔不反也。道不遠人，謂道不可遠於人，若知天下無道，而輒高蹈遠隱，絕人逃世，則遠乎人以為道矣。曾謂聖人其仁如天，而忽為此哉，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者，謂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事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乘田得而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無從以得之。今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

先事，先其事也。事事，事其事也。以事為事，則得食，不以事事，則雖有粟，不可得而食矣。國人不知，謂不知仲尼之為聖，故委吏乘田得而食之矣。委吏，主委積之吏。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二者皆仕，皆得以事事者也。無從以得之，謂既知仲尼之聖，德備道尊，則委吏乘田自不得而食之矣。召不徒往者，冀其得事事而食也。若又絕之，不往，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矣。然聖人豈不食如匏瓜者哉，但欲事事而不徒食耳。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於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為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不待文備而勉於禮樂，則禮樂或可得而行也。故仲尼甘為先進之野人，必待文備而後至於禮樂，則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仲尼不從後進之君子，此亦不慕乎其外之意。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此釋論語吾不試故藝之義。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鳳，靈鳥也。謂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圖，龍馬負圖，伏羲時出於河中，瑞，謂治世之徵也。文章，即道之顯者，已止而不行也。

魯禮文闕矣，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習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

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

祝史，禮文之官，儀章器數，則其職任也。近，謂末事，論語本謂有馬者借人乘之，馮子則作譬喻解矣。師樂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位耳而已。馬，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俗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衰，三桓僭安，自大師以下，皆知放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師樂，魯樂師名也。始，謂在官之初，失其次，謂殘缺失序也。大抵此節明聖人功化之神，有如此耳。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趨趨進，如沒階，趨進，如賓不顧矣。相君送，賓去，則白曰，賓不顧而去矣。紆君敬也。

與與，謂與而又與，愛君之至也。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紆也。

如授，如以物授人也。冉子請粟，與原思為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於兩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爾，不為已甚也。如是，於物無畔援，聖人固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所謂無可無不可也。已甚，太甚也。

子欲居九夷，不過於中國，庶遇之九夷，中國之陋為可知，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有。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意，與不陋之說，皆與朱註不同。柄柄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問也。

不問，蓋疾其以隱為高，往而不返也。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為變化，所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謂聖人應問，雖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然其言亦必因人為變化，如同，一問仁也。在顏子則告以克己復禮，在仲弓則告以主敬行恕，淺深詳略之不同，可見其知變化矣。

易曰，擬議以成其變化，正此所謂變化也。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不憚卑以求富，求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不憚卑以求富，謂雖執鞭賤役亦為之，而不辭也。然得之有命，是果何益於得哉。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蓋性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難名，人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愛人以德，故當喻於義，不當及夫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故夫子亦所罕言也。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愧於己者，不輒貳之於後也。

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說而未見其人也。

怒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釋不遷怒也愧於己者不輒武之於後釋不武過也。未成未及成就結裏謂大而化也。未見其人即未見此人。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述德而隱故遷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顏子有聖人之德故其出處行藏與聖人同。

罷修即聖德蓋德必修而後成故不曰聖德而曰聖修也。顏子欲一朝而至乎聖德也。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夫異同者蓋聖人胸中包藏許多道理須得人叩擊則庶幾發揮於外一番說起一番精神也。異同謂疑問之有異有同。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為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其邦者豈所以守故放遠之。

禮樂法度皆顏子平居所習聞者故不必教之所可告者惟損益三代爾。法謂治天下之法法立而能守則存於己者可久措諸天下者可大矣。鄭聲佞人殆皆能使人喪所守故必放遠之。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士而懷居不可以為士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而貧且賤君子恥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有是也。

士而懷居不可以為士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遇有道而貧賤則恥可見隱非君子之本心然必天下有道則見若舉天下無道斯可隱耳此非聖賢不能在聖門唯顏子為有是爾。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善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頗無伐善無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惟樂善故有濟人利物之心惟樂進德故無矜己誇人之意惟樂天故成內外合一之仁內外合一者謂仁極仁而體具用周也若止老者安之而朋友不信朋友信之而少者不懷則仁有內外而非全體矣。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為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為樂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爻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未足盡為政之道者子路於禮樂文章小者固無不通大者或有未盡也但以其重然諾為樂所信故片言之間可以折獄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易其爻之辭適能是者謂僅能折獄刑人非其爻之盛德也。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戰國諸秦楚燕齊趙魏韓也潛指顏子見指孟子。

祭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睟且角縱不為大祀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來也。

大祀謂皇帝次祀小祀則山川以下之祀也。祭雜文駉亦色周人尚赤牲用駉角周正兩栗中天地大祀犧牲之用據尺中宗廟社稷次祀小祀之用大者苟立雖以牛之色角言而實謂人之大節苟能自立則必見用於世矣。

問耳順與天地參曰聖人盡人物之性然後能理與心會。聲入心通與天地參而盡人物之性又從窮理來非遽然耳順與天地參也。夫聖人生知安行而猶曰窮理盡性然則學者豈可不加勉也哉。

問聖人罕言命張子謂盡性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願言。宋註謂命之理微故罕言之。一就人上說一從命上說如何曰惟命之理微故盡性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也。故不願言二說相兼其義愈明。

問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為政之道曰如以正名為迂及為國以禮其言不讓亦可見也。

問利用折獄利用刑人非卦爻盛德曰豐卦下體為離其象為明君子體屯之象適可以折斷獄情若口豐之盛德則為以明而動而成盛大之勢不止於折獄為慶之初六利用刑人謂發蒙之初用刑不過正法。非爻之盛德。

有德第十二  
有德者必有言能為有也志於仁而無惡能為無也。

此釋論語義能為有者謂有德之言而我有也。能為無者謂惡所當無者而我無也。故皆謂之能。

行修言道則當為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故往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行寡悔則行修矣言寡尤則言道矣道即中庸世為天下道之道當為人取者言行交修自當為世用非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也。故不待來學而往教及言未及之而言皆引取人之弊。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輕信其小者。

君子之志務其遠者大者所謂志正深遠也。故行不務其輕信言不信其小者正蓋孟子勿正之正或曰君子之志不惟正而且深遠也亦通。

辭取意達則止多或反害也。

辭以富麗為工則正理反為之晦。

君子寧言之不順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規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屬而不相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皆聖之他皆做此。

不順謂不順行也規規猶切切也非義之信則信不近義矣非禮之恭則恭不近禮矣。親天可賤之人則因失其親矣。君子寧為彼而不為此者蓋知和之為貴而能以禮節之不流蕩忘遠而一於和也。此本兩章張子合而一之且謂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有未盡者皆做此也相屬相接也相蒙相承也。單

謂提其綱維。愚謂凡讀正蒙。與本註不合者。皆當以此例求之。則自不泥矣。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言必主德。故王言大

德者。善之總稱。然有善德。必主於天下之善。始為德也。善者。德之實行。然或在此為善。在彼為不善。或前日為善。今日為善。惟協於克一。乃為善也。一者。善之原。蓋精粹無雜。終始無間。通古今。達上下。為萬化之源。萬事之幹。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併包而無所遺者也。善同歸治。則王心乃一言必主德。則王言乃大然則治可不善言可不德哉。

君子於民。導使為德。而禁其為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爾。導使為德者。謂上之人引導下民。使之為德也。禁其為非。謂法禁令止其為惡也。此皆不大責望於下愚之道也。道民以言。謂以言教民以行。謂以身教。二句見禮記。言有教。動有法。查有為。皆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則言有教矣。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則動有法矣。查有為者。謂不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皆有得者。謂當仰而思之。坐以待旦也。息有養。瞬有存。謂無斯須而不操存涵養也。此即大易君子終日乾乾。論語無終食之間違仁之義。

無微而言。取不信。啓妄之道也。祀未不足。微吾言。則不言。周足微。則從之。故無微不信。君子不言。微。證也。無微而言。則民不信。而且啓詐妄之端矣。然非民之罪。皆吾有以致之也。故孔子於夏殷之禮。不言者。不足微也。而惟周之從者。足微故也。

便僻。即是恭。善柔。即是色。便佞。即巧言。詳見論語。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為文也。論語曰。樂節禮樂。禮樂而曰節。蓋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為文也。樂勝則流。禮勝則離。禮主其誠。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詳見小註。

駢樂侈靡。晏樂安。侈靡者。奢侈而華靡也。如肥馬輕裘及食前方丈之類。皆侈靡之為。晏安。則以晏為安耳。言形則下如響。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默然以達於性與天道。言謂抱著求卦之言。卜如響者。人以至誠感之。則如響之應聲也。默然以達於性與天道。所謂默而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也。是果蔽固之私心。所能識。

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慮。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歸厚矣。人道有先後。蓋德則先。禮治則先仁也。歸厚。謂與於仁及不偷也。餘見論語。膚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膚受。解見論語。其曰象生法必效者。謂未有象既生而法不效。猶未有膚受之剋而不行者也。象生陽

也。所以配夫膚受之方。想法必效。則已呈露陰也。故以配夫聽者之已行。重夫剛者。剛則不為此所蔽而行也。凡稱象稱法者。象則前。法則後。象則輕清。法則重濁。歸罪為尤。罪已為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歸罪。謂歸罪於人。不任其咎。罪已。則見過而能自訟者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己以仁人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己雖不施不欲於人。然人施於己。能無怨也。恕己以仁人。即能推己以及物也。無怨。謂非己以不欲之事施之於人。乃人以不欲之事施之於己。而無怨也。與論語本旨不同。

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為非禮之恭也。過與不及。皆非禮之恭。如魯肩諂笑是也。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畜。有作畜止解者。此則謂畜聚也。聚百順以事君親。在人子則先意承志。論親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不但左右就養無方也。在人臣則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務引其君以當道也。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志與意不同。志是所存處。意是發動處。人能辨此。則內能事親。外能教人矣。藝者。日為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日為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日為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

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道行。則身在。必出道隨身也。道屈。則身在。必退身隨道也。安土。不懷居也。有為而重遷。無為而輕遷。皆懷居也。重遷。以遷為重。而不遷也。輕遷。以遷為輕。而必遷也。有一於此。皆懷居之謂。

老而不死。是為賊。幼不率教。長無循。述。老不安死。三者。皆賊生之道也。不率教。謂不循教也。無循。述。謂不循述乎規矩。而恣意妄為也。賊生。即害己之生。不必以敗常亂俗方為賊生。不安死。謂不以死為安。而欲偷生也。

樂駢樂。則伏欲。樂宴樂。則不能徒義。駢樂。以駢為樂也。伏欲。即縱欲之義。如象箸玉杯。峻宇雕牆之類是也。宴樂。以酒食宴飲為樂也。不能徒義。謂既以此為樂。則必不能從義也。蓋理欲不兩立如此。

不僭不賊。其不伐不取之謂乎。詩大雅抑之篇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朱子曰。僭。差。賊。害也。張子釋之。謂即不伐不取之謂。不伐者。不疾人之有而欲害之也。不取者。不取己之無而欲取之也。

不穿窬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也。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以不穿窬惻隱爲仁義者。此特指仁義之一端也。若謂非其有而取之爲盜。及其仁如天。則舉仁義之全體而言耳。故仁義能擴而充之。皆不可勝用。

自養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駭吝之弊。斯得之矣。

自養薄於人。如公孫弘一布被三十年。此吝而私也。厚於人。如何曾日食萬錢。此驕而私也。惟者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無過焉。亦無不及焉。則稱其才。隨其等。而無駭吝之弊矣。

罪已。則無尤。

知罪已。則自治之不暇。又何尤人之有。

因辱非愛。取困辱爲愛。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

取困辱爲愛者。不仁不義。榮樂忘做。有取困辱之道也。故爲可愛。忘榮利爲樂者。居仁由義。樂天知命。忘其榮利也。故爲真樂。

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邪。不足稱也。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也。皆迷謬不思之甚。故仲尼率歸諸亂云。

勇者不懼。宜其輕生也。然生重於貧。若輕生而不安貧。則其勇特匹夫耳。仁者愛人。宜其無可惡也。然於不仁之人。而疾之已甚。則其仁非如天矣。此皆迷謬不思者也。故聖人皆歸之亂。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勢不反。亦理也。

不得反。謂開有不能復擠人。復侮人者。

克己行法爲賢。樂已可法爲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恥於將形。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爲士清濁淹速之殊也。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變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爲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克勝己私。而惟天理之當然者。是行。此復焉執焉者也。所以爲賢。俯仰無愧。而動則天理之足法。此性焉安焉者也。所以爲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不同。辟世以下。則其人也。辟世者。天下無道而隱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所以爲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即避世不見知而不悔之意。辟地者。去亂國也。居諸意所便安處。若戀戀而不能忘。則是循情而不循理。所以害仁。辟色者。因其色之不在。而辟恥。故可遠也。辟言者。因其言之有違。而辟。禍故可免也。辟世辟地。清而遠也。不能辟世。辟地。而至微於色。發於聲。而後去。則濁而流也。此其不同者也。異乎賢者其次者。聖人雖亦辟世。辟地。而變世之志。樂天之誠。踐行不悖者。則終與人不同也。

進賢如不得已。言謙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相表裏。

如不得已。言謙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相表裏。

如不得已。言謙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相表裏。

如不得已。言謙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相表裏。

卑者險尊。疏者險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事君難進而易退者。謂其進也以禮。故難。其退也以義。故易。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也。如此。則位有序。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矣。易進謂進不以禮。主人之敬未至。而強進。難退。謂主人之意已懈。而不辭。則賢不肯倒置。而資主之分。矣。相表裏者。人君用賢。固當如孟子之意。人臣自處。亦必如表記之說。庶幾出處之正。

弓調而後求勁。馬服而後求良。士必慤。而後智能著。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弓不調而求勁。則其勁無所施。馬不服而求良。則其良何足稱。故士不慤而多能。所謂才勝德之小人也。又豈可近之哉。近則有害及己矣。慤。蓋謹厚之稱。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如下策。卽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呂之變。非此之謂也。

谷神。空谷之神也。空谷傳聲。能象其人物而應之。人物之聲高。則應之亦高。人物之聲下。則應之亦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卜筮。卽以是言。則應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固未嘗問以祭祀。而應以婚媾。問以涉川。而應以伐也。律呂之變者。律有十二。器哉竹爲筒。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陽爲律。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爲法。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六陰爲呂。呂助也。言陰氣助陽氣。總言之。則皆謂之律。命呂者。律。謂律以統呂。猶陽以統陰。其語聲清濁高下疾徐之變。蓋三分損一。隔入相生。非若此谷神之比。語聲者。律。感呂而聲生。呂。感律而音生。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

所行既前定。則臨事不至屈折枉道以從人。是少多少光明。又何疚之有。蓋大人虎變。然也。虎變者。大人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如虎之變。希革而毛毳也。此本草卦九五爻辭。張子斷章取義如此。

言從作又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思爲政難。思民難喻。

從者。順也。言之德也。作。又則有條理矣。名正則言順。卽從而自有條理也。故人易知易從。而事可成。若名不正。則言不順。而人不從矣。所以思其爲難喻。

問律呂之變。曰。大抵絃管爲律。吹以考聲。宮爲君。聲最大而沈濁。羽爲物。聲最細而輕清。商爲臣。其次大。宮徵爲事。其細次。羽爲民。聲居四者之中。其數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宮數各二十七。下生者去一。餘五十四。以爲徵。徵生商。三分徵數各十八。上生者益一。加十八於五十四。得七十二。以爲商。商生羽。三分商數各二十四。下生者去一。餘四十八。以爲羽。羽生角。三分羽數各十六。上生者益一。加十六於四十八。得六十四。以爲角。角生陰。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其曰變者。假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五聲爲正。二聲爲變。變者和也。蓋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獨二律。一律則近。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故宮商之間。有變宮。蓋近宮收一聲。比宮少高也。角徵之間。有變徵。蓋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也。五聲爲正聲。故以起調。畢曲爲諸聲之綱。至二變聲。則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比於正音。但可以濟五聲之所不及而已。然有五聲而無二變。亦不可以成。

樂也。其詳具於律呂新書。

有司第十三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為政者。未暇論其實否。必先正之。求得賢才。而後舉之。

有司。謂衆職。綱紀之大。繩紀其衆。且也。惟始為政。故未暇論其人。賢否。必先正之。謂凡事如錢穀之類。必先之於彼。則紀綱立。而責有所歸。然後考其虛實。驗其勤惰。若得賢才。舉而用之。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

為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其不然者。非惟人不附。抑且在己不勝其勞矣。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不為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為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必息矣。

民之有生。不能無欲。然每生於衣食之不足。而盜所由起也。若能使無欲。則自不為盜。故在上者為政。在乎足民之衣食。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而衣食不見其可欲。則盜自息矣。所謂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也。此自張子之意。

為政必身倡之。且不愛其勞。又益之以不倦。

此即論語先之勞之。益以無倦之義。不愛。猶不惜也。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伐。陳恆弑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請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鉞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

討伐。義見孟子。朱註。諸侯不討。禮也。然陳恆弑君。而孔子請討。敵國不相征。禮也。然湯非賜鉞鉞。而乃十一征。以此言之。可見征討之名。至周始定。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郊之外助。謂郊外都鄙之地。則行助法也。餘見孟子朱註。

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爾。

節用愛人。使民以時者。先儒謂修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固未及乎法也。使無是心。則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謂法不徒行也。制數。猶文具。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不紊。不若小而察。

此蓋張子救弊之言。察。謂致詳。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小人私己。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

表記曰。報者。天下之利也。應氏謂報之為禮。以交際往來。彼此感此。應而有不容已者。所以使人有文以相接。有恩以相愛。其何利如之。馬氏又謂君之於民。時使薄。做此。上有以報於下也。民之於君。出死隨亡。而不偷。此下有以報於上也。就此言之。則似謂有德必酬。有功必賞也。率德而致。謂非無妄之福。由能修德而致此報也。如有功德。而必報焉。則善者固知勸。而不善者亦知止而不為矣。天下之利。孰大於此。此報所以為天下之利也。小人私己。利於不治。不務報者也。君子公物。利於治。如古聖王皆然也。詩曰。無德不報是也。

正義會編卷之四

大易第十四

大易不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南軒張氏曰。易之論道器。特以一形上下言之也。然道雖非器。而道必託於器。如禮樂刑賞。是治天下之道也。禮雖非玉帛。而禮不可以虛拘。樂雖非鐘鼓。而樂不可以徒作。刑本遏惡也。必託於甲兵。必寓於鞭撻。賞本揚善也。必表之以旂常。銘之以鐘鼎。故形而上者之道。託於器而後行。形而下者之器。得其道而無弊。故聖人悟易於性。在道不溺於無。在器不墮於有。是大易不言有無明矣。言有無。如有生於無。則分而為二矣。又如自無而有。自有而無。皆老莊諸子之陋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偽至隱顯。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為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為貴。

易。即易之書。情。實也。偽。不實也。隱。謂幽深。顯。謂雜亂。易雖論天地陰陽。卦變情偽。至為隱顯。然皆至理所寓。人不可得而惡也。非若老莊之流。馳騁說辭。窮高極遠。務為荒唐之論。而為知德者所厭也。故君子言之非難。而樂取之為難。樂取。即不厭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偽至隱顯。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為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為貴。

易。即易之書。情。實也。偽。不實也。隱。謂幽深。顯。謂雜亂。易雖論天地陰陽。卦變情偽。至為隱顯。然皆至理所寓。人不可得而惡也。非若老莊之流。馳騁說辭。窮高極遠。務為荒唐之論。而為知德者所厭也。故君子言之非難。而樂取之為難。樂取。即不厭也。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陰陽變易之謂易。然一物也。特以在天而言。陰陽成象。則謂之天。以在地而言。剛柔成質。則謂之地。以在人而言。仁義成德。則謂之人。其實一物而三才耳。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及繫辭。其爻必論之。以君子之義。

易之為書。有象變焉。有辭占焉。然曰元亨利貞。而不曰利不貞。可見其為君子謀。而不為小人謀也。撰德於卦者。乾則撰至健之德。坤則撰至順之德。於卦也。爻有小大。陰為小。而陽為大也。陰爻雖小。而亦必論以君子之義。其為君子謀也。益彰彰矣。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太極者。理之總名也。兩體者。謂在天為陰陽。在地為剛柔。在人為仁義。兩之。即兩此也。其實一物耳。象之成者。氣之行於天。法之效者。質之具於地。性之立者。理之賦於人也。莫不有乾坤之道。謂三才各具一太極也。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后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陰陽剛柔仁義。此三才之理也。陰柔義坤之道。陽剛仁乾之道。故本立則乾坤立。而易行乎其中。本不立。則乾坤毀。而無以見易。趨時應變。所謂易也。以三才而言。如日月往來。山峙川流。仁育義正。是也以卦畫而言。如周流六虛。屈伸上下。是也。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六爻之動。皆有自然之利。然不動則利為不盡。故動正所以盡利也。性命之理。三極之道。皆指陰陽剛柔仁義而言。初二之動。所以盡地之利。而順剛柔之理。三四之動。所以盡人之利。而順仁義之理。五上之動。所以盡天之利。而順陰陽之理。

陽偏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易繫辭傳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陽謂陽卦。一奇而二偶。陰謂陰卦。二偶而一奇。奇陽爻也。故為君。偶陰爻也。故為民。此則論其所以為君子小人之理也。陽偏體衆陰。陰共事一陽。陽貴陰賤。扶陽而抑陰也。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偏不足而生。亦兩而已。

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此易之四象也。然悔吝雖曰憂虞之象。悔則自凶而趨吉。由不足而生。吝則自吉而向凶。由偏而生。其實亦兩而已。

尚辭則言無所尚。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尚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為。孰能與於此。

辭。即易卦爻之辭。以言者尚之。則言必當理。而無所尚矣。變。即易卦爻之變。以動者尚之。則動惟厥時。而義必精矣。以至制器而尚易之象。則法必取用。而制器之智。可盡卜筮而尚易之占。則謀必知來。而先知之神。可窮。四者。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為也。故曰非知神之所為。孰能與於此。

易非天下之甚精。則辭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曰天下至精者。謂易乃聖人窮理盡性極精之書也。惟精。故辭足以待天下之問。曰深者。謂易於幽明。死生鬼神之理。無不該也。惟深。故可以開通人之心志。通變者。撰善通三撰兩手之策。文足以成物。謂成陰陽老少之書。而足以開物。極數者。究七八九六之數。象足以制器。謂定卦爻動靜之象。而足以制器。幾謂吉凶之先見。悔吝之方萌。既通變極數。則道可顯。行可神。而務成矣。周知者。無所不知也。兼體者。無所不體也。天下之故。謂天下事變之所以然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所謂神之所為也。

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善龜之用也。

易繫辭傳曰。顯道神德行。著有變。龜有兆。皆示人以吉凶。其道不亦顯乎。事之將來者。而其幾可以前知。事之已然者。而其迹無不備。其德行不亦神乎。完蓋語善龜之用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無咎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成。而莫知為之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以佑神。

易曰顯道。然所顯者。果何道哉。蓋易之辭。險者則使之安。平易者則使之傾。懼以終始。而大要欲其無咎。此則易所顯之道也。又曰神德行。而德行又何以神哉。蓋易之數。雖寂然不動。然萬化之成。莫不冥會於此。而莫知其為之者也。惟易顯道神德行如此。故受人之命。如響之應聲。而可與酬酢。謂幽明之中。若賓主之相交也。曲盡卜筮之謀。而可以佑神。謂易妙其用。可以助神化之功也。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引其故。故曰藏往。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德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

開物者。開人之心也。於其吉凶悔吝之未見。而開示之。則為知來也。明患者。察民之故也。吉凶悔吝。能知其所以然而引之。則為藏往也。然吉凶悔吝之未見。果何從以知之。不過分撰掛。攬究七八九六之數。因變為占。而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德以通之。如時方屯而不往。時已豐而不過。則為能引其故矣。此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也。

潔靜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賊。則於易深矣。

禮經解籍曰。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方氏謂務潔靜精微。而蔽於道。則失於毀則也。應氏又謂沈潛思索。多自耗。且或害道。故失之賊。愚謂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賊。似謂明吉凶消長之理。知進退存亡之道。與時偕行。而不失其正也。

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

天下之理未嘗不散在事物之間。知學以聚之。則得於已矣。會而通者。兼總條貫也。說諸心者。心與理融也。一天下之動者。事至物來無不有以方之也。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其在人也。以學配之。則其序如此。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

元亨利貞。乾之四德也。於時則為春夏秋冬。終始萬物。謂元則物生。貞則物成。非終則無以為始。不始則不能成終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所謂循環無端也。故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謂當為生物之本也。

象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得不以元配坤。

元亨利貞。雖均為乾坤之德。然萬物之生。皆資元以為之始。而元實貫乎亨利貞。故夫子彖傳曰大哉乾元。既以元配乾矣。及坤亦曰至哉坤元。而又以元配坤焉。曰坤其偶者。坤如婦。乾其夫也。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

仁義禮智。皆善也。而仁其善端初發處。且貫乎義禮智三者。故曰統天下之善也。厚薄親疎。尊卑大小。一切相接之體。謂之會也。而禮則於其中使之各有儀文。無不中節。故曰嘉天下之會也。利。謂使物各得其所。然非義不能公於處。置動謂事有萬變。然惟信則能一其不一。信。即誠也。論語曰君子信以成之是也。

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太和。而利且貞也。

擬議。蓋比度之意。於乾之六爻而擬議之。則潛見飛躍。各正其性命之理。故雖至剛無柔。然以一氣之流行論之。則剛中未嘗不和。能旁通之。不失其太和。斯利且貞也。

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歎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龍德正中。謂聖人之德。無過不及也。未見其止者。未到成就結果處。蓋學聖人之中而未至也。故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歎夫子忽焉前後也。以龍譬聖者。龍陽物。能變化不測者也。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於見德者。時不得會也。九五。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位聖矣。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元龍以位貴為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

乾之三四兩爻。皆過乎中。而九三又以陽居陽。則重剛也。此皆危地。故不但庸常之言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亦有所不安也。盛。謂德位。外趨變化者。以時位言也。內正性命者。以德學言也。危疑。即三四危疑之地。艱於見德者。處危疑之地。其德難見。故時不得會。謂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時不得不然也。

至若九五。則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是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變化不必趨。性命不必正矣。故不特曰利見大人。而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也。亢者。過於上而不能下也。此但以卦畫言爾。若聖人則不失其正。謂不失進退存亡得喪之道也。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為其大。大人望之。所謂絕塵而奔。峻極於天。不可階而升者也。不勉而中。自然無過不及也。不為其大。自然充實而有光輝也。此蓋聖人用中有大之極。非若尋常之所謂中。所謂大者可比也。望之。謂視其中大之極。絕塵而奔以下。皆形容其難能之辭。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

造位天德者。謂位已造乎聖人之德也。成性躋聖者。謂性已成而躋聖人之域也。此皆以德言也。若夫受命而與首出。則以位言耳。而所性不存。謂位非所與也。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慮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

此釋乾文言九二之辭。所謂庸言庸行者。固非淺近者也。蓋以德言。則天下之常德。以道言。則天下之達道。而所謂德施溥者。即此庸言庸行之德及於庶物也。所謂天下文明者。亦即此庸言庸行之化被於天下也。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謂不能擬議以求其變化。言所當言。行所當行。則言行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而不得為經德達道矣。況望其施溥文明乎。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慮其卓爾之地。而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當即庸之義。

惟君子為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太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始終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

與時消息者。君子明吉凶消長之理。知進退存亡之道。即易大明終始之謂也。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者。順理而動。自強不息。即易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之謂也。精義時措者。精研其義。條析縷分。以時而動。用無不利。故能日用之間。存養有道。保合太和。健利且正。亦即易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也。精義。智也。始條理之事。時措而能保合太和。健利且貞。聖也。終條理之事。張子即聖人之德。學以釋易及孟子之義如此。

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舍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

躋聖而位天德者。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也。九二有君德。而非上治者。徒有德而無位也。九五言上治者。德與位之兼隨也。然則成性。其惟九五乎。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

易簡。解見前篇。成位乎天地之中者。聖人與天地參也。時舍而不受命。謂九二之見龍。窮而在下也。及



其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富貴若固有矣。所謂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樂則行之。憂則遠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故善世博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為己而已。未暇及人者也。

釋乾初九爻義。意苟順適。與物無忤。則不私其有。庶同於人。此樂則行之也。少有拂逆。我心不快。則超然順避。不失於己。此憂則遠之也。然其行其遠。主於求吾志而已。初非慕乎其外也。故善世博化。雖有聖人之德。而但著見於下耳。蓋時方潛隱。未位乎天德。僅能為己而已。未暇及乎人也。

成德為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亦釋乾初九所謂以成德為行者。蓋聖人之德已成。而至於自信。則動而不括。故可以見乎外也。乾九三。俯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九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非為邪也。終其義也。

釋乾三四爻義。俯辭立誠者。俯整言辭。使照管得到見於事者。無一言之不實也。此非周公之聖。繼日待旦。不足以終其業也。淵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測之所。非龍所安。九四以陽居陰。其象如此。故能不忘於躍。豈可而進。則過可補也。然此非為邪枉。不過終其義耳。謂飛而在天。止其所當止。或曰欲及時而進。以終其事業也。

至健而易。至順而前。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進。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此專以德行言。至健者。陽之德也。易。謂所行無難。至順者。陰之德也。簡。謂所行不煩。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進。謂即健而易。順而簡之德。卓絕險阻。而非人所能到也。其致一者。吾夫子與九五同一難能之聖也。天以形體言。與階升字應。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以地言。坤體雖至柔順。然其生物發動處。柔中未嘗無剛。此夫子贊坤之言。張子明以積大勢成而然者。謂非指一處而言。蓋所積既大。其勢已成。方能體柔用剛之若此也。勢。謂地形。乾至健無體。為成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應。則得其常矣。

此釋易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及先迷失道。後順得常之義。乾坤即天地。但以情性言。則謂之乾坤耳。至健無體者。積陽而成。包乎地外也。為成速者。陰陽交感。不疾而速也。此乾之所以易而知大始也。至順不煩者。積陰而成。承天時行。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也。其施普者。含萬物而化光。此坤之所以簡而能成物也。失道者。失其常也。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發諸容。遂乎說。潤。勝乎健。不虛乎勞。終始乎止。動。謂震。於時為春。發乎動者。萬物至此皆萌動。謂帝出乎震也。順。謂巽。於時為春夏之交。畢達乎順者。萬物至此皆潔齊。謂齊乎巽也。明者。離之德。南方之卦。形則有象。可見。謂相見乎離也。容。載者。坤之德。

於時為冬。養則無物不育。謂致殺乎坤也。遂乎說。謂者。萬物至秋。皆充足而悅。說乃兌之德。謂則澤之性。正西方。謂說言乎兌也。勝乎健者。萬物至此。皆肅殺而收成。健乃乾之性。而勝則戰之義。蓋西北方於時為秋冬之交。謂戰乎乾也。勞者。萬物歸藏於內而休息。蓋位乎北。於時為冬。不虛充足之意。謂勞乎也。止者。艮之德。卦位乎東北。於時為冬。春之交。萬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謂成言乎艮。此文王所。卦位所謂後天之學也。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乾之德。健。三畫皆陽也。震之德。動。一陽動於二陰之下也。坎之德。險。陽陷於陰中。艮之德。止。陽止於陰上。皆主陽而言。故曰剛之象。坤之德。順。三畫皆陰也。離之德。麗。一陰麗於二陽之間也。巽之德。入。陰伏於陽下。兌之德。說。陰見於陽上。皆主陰而言。故曰柔之體。

其為木。萌於下。滋於上。為細直。順以達也。為工。巧且順也。為白。所遇而從也。為長。為高。木之性也。為臭。風也。人也。與人為寡。髮廣額。蹀人之象也。巽以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性能入。故其象為木。萌於下。滋於上。以木而言也。順以達者。細直之所為也。巧且順者。木工之所能也。從。謂受采。吳乃風氣。寡髮廣額。二陽在上。蹀人之象也。

坎為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為赤。其色也。坎以一陽陷於二陰之間。內明外暗。其象為水。在人則血之周流於一身也。勞。蓋流而不息之意。離為乾卦。於木為科。上稿。附且蹀也。乾音干。離一陰麗於二陽之間。外明內暗。其象為火。附且蹀者。木附於土而科上稿。則蹀故也。乾卦亦取蹀之義。

艮為小石。堅難入也。為徑路。通或寡也。或寡。一本。艮以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有小石徑路之象。小石以剛在上。象其堅而難入也。徑路以止於外。故其通或寡也。

兌為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為毀折。物成則上柔者必折也。兌以一陰見於二陽之上。為附決者。二陽在內而實。則外附之陰必決也。為毀折者。凡物既成。則上柔者必折也。上柔。謂一陰在上。

坤為文。象色也。為衆。容載廣也。坤三畫皆偶。為文。謂其卦畫多而象色也。為衆。謂其地上所容載者廣也。乾為大。赤其正色也。為冰。健極而寒甚也。乾三畫純陽。為大。赤者。陽之正色也。為冰。陰消而寒甚。則成冰也。健為陽之性。

震為萑。為竹。為筴。皆蒼鮮也。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為萑。為竹。為筴。皆蒼鮮也。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為萑。為竹。為筴。皆蒼鮮也。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為萑。為竹。為筴。皆蒼鮮也。

華通花蒂下連而上分爲花皆蕃盛而鮮美者也

一陷溺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爲離

坎以一陽陷於二陰之中而不得出離以一陰附麗於二陽之間而不能去

艮一陽爲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

一陽在上而爲二陰之主陰陽各得其所而勢不容不止也易言光明多艮之象即中庸著則明之義蓋內篤實而外則光明所謂太宰定而天光發是也

蒙無違亨之理由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

蒙以坎遇艮山下有險內險外止豈有違通之理而曰亨者由九二爲卦之主剛而得中以可通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也蓋二剛明五柔暗以志相應而初筮則告之再三瀆則不告皆所謂得其中也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獨無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

豫卦六二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疾謂速也夫子繫辭以六二以陰居陰獨無累於四而溺於豫其德安靜而堅確有如石焉雖體柔順以其中而靜故其思慮明審不俟終日必知凡事之幾微而正也蓋不爲逸豫之豫而知有先事之豫也大學曰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意正如此或曰疾正云者以陰居陰疾也而獨無累於四則正矣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坎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實也中實故有心亨之象惟心亨故以此而行必有嘉尚蓋二陰在外雖曰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程傳所謂時雖困也處不失義則其道自亨是也往有功即行有尚之義此釋心亨與坎卦本義不同

中孚上巽施之下說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

中孚下兌上巽兌之德爲說故曰上巽施之下說承之也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孚信在內故也蓋孚字從爪從子乃羽族覆乳之象而有必生之理

物因雷動雷動不安則物亦不安故曰物與無妄

物因雷動者天下雷行雷動發生蓋萬物各正其性命也雷之動惟無妄故物物而與之以無妄也易無妄大象曰物與無妄其旨如此無妄者誠也蓋實理自然之謂

靜之動者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爲卦言反又言復終則有始循環無窮人指其化而裁之爾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

動不生於動而生於靜靜極復動動極復靜故曰無休息之期也象辭反復其道言反又言復者此氣終則有始循環無窮人指其化而裁之曰反復也深幾蓋即易繫辭惟深惟幾之義深謂幽深即此

正蒙會編 卷四

一三五

反之謂反則深矣幾謂幾微即此復之謂復則幾焉或連下文爲說謂深其反幾其復亦通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質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益震下巽上之卦長裕而不設者本義謂益但充長而不造作蓋充長自家物事敦寬裕而已初不事乎造作也張子曰益以質者謂益以誠若妄加以不誠非義爲益者矣

非潔而不食強施行側然且不倍作易者之欺與

非卦九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上而未爲時用故有非潔不食之象焉潔不停汙也不食不見食於人猶賢者抱道而不遇於時時不我遇而不施行則人雖亦憐其才德而且不售況不我知而憐乎此作易者之欺也不售謂不得行也

闔戶靜密也闔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視耳聞受於陽也

繫辭闔戶謂之坤收靜密之義萬物於此收斂歸藏也闔戶謂之乾取動達之義萬物於此發榮滋長也蓋形開而目視耳聞受於陽故也形開而目視耳聞即釋動達之義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

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

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無咎損益不克達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情異不可不察

繫辭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此聖人之情也聖人之情果何如而繫辭哉蓋將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以乾一卦言之初潛二見三惕四躍五飛上亢時也此即性命之理也即三極之道也聖人繫辭則指之以勿用以見大人以乾乾終日以隨時進退以見大人以不亢所以使之

超此時而盡其利以順理而至道也曰性命者六爻所具皆至理也曰三極之道者初二爲地三四爲人五上爲天各一太極也

謂爻之變動不過以利人爲言也爻有攻取愛惡者近而不相得則惡而攻相得則愛而取此爻本情素動者也動則吉凶悔吝生而聖人之辭命矣不動則何從而生所謂吉凶以情遷是也以情遷吉凶以攻取愛惡之情而遷也然此惟學者能觀象玩辭觀變玩占深存繫辭所命則吉凶二者自見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否者聖人則不使避凶趨吉一惟以理之所在如何耳吉凶非所顧也如大人否亨

以下是也大人否亨見否卦六二爻有隕自天見姤卦九五爻過涉滅頂凶無咎見大過上六爻損益龜不克遂見損之六五爻及益之六二爻其命亂也見泰卦上六爻是皆當吉當否當亨者也三者情異指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及義命也

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內謂著卦之中外謂著卦之外蓋吉凶生乎爻象之既動也爻象不動則吉凶何由而生

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盈所以妙

正蒙會編 卷四

一三七

正蒙會編 卷四

一三七

正蒙會編 卷四

一三七

正蒙會編 卷四

一三七

A. 2. A

乎神。

大無外。謂萬物無事無非。得此理也。久無窮。謂造化只管運用流行。生生不已也。顯其聚者。方其有象。可視。此太虛之氣聚而為萬物也。隱其散者。及其無迹可見。則萬物散而歸於太虛矣。惟顯且隱。故幽明所以存乎象。顯則明。隱則幽。惟象之聚散何如。推盪所以存乎神者。其聚其散。無非神之所為也。

變化進退之象云。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著。故察進退之理為難。察變化之象為易。變者。柔變而趨於剛。有進之象。化者。剛化而趨於柔。有退之象。然陰陽之進退。常潛字默運。必驗之於變化之著。而後有迹可見焉。故其理為難明。而其象為易察。其在卦畫亦然。

易象之小疵。即悔吝也。所動之幾微。即介也。然非志靜。何以能知之。蓋其德安靜。方能思慮明審。而見凡事之幾微也。

往之為義。有已往。有方往。臨文不可不察。

否泰之小往大往。是皆以已往為義。坤貞之有攸往。小利有攸往。是皆以方往為義。文即易之辭。不可不察者。謂人惟知已往為往。而或不知方往之往也。然否泰之往。主陰陽言。坤貞之往。主人事言。此又學者所當知也。

樂器第十五

樂器有和。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也。而行正也。故諷疾蹈厲者。太公之事耶。詩亦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諷諷諷之巧也。

樂器者。八音之器也。和謂太師少師。笙氏之屬。樂非相以司之。則必不克諧。而神人不和矣。或曰。相即樂有步相也。謂樂工無日。必有扶和。其行步者。周召之治。蓋周召制作時所定之制也。雅謂雅樂。直已而行正也。太公之志。以之諷疾蹈厲。舞之容也。謂舞時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也。太公之事者。案太公感武鷹揚之事也。詩亦有雅。即今大雅小雅。諷者。不直言以諫也。

象武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武以奏之。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十三。成者。

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也。將舞象。則先歌維清之詩以奏之。成。童舞之大武。武王之舞。武王既沒。嗣王象武王武功之舞也。將舞武。則先歌武之詩以奏之。冠者舞之。酌。即勺也。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

與己之善。觀人之志。舉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入可事親。出可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與己之善。觀人之志。釋詩可以與及。可以觀也。舉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釋詩可以舉及。可以怨也。入可事親。出可事君。釋禮之事。父遠之事。君也。舉其重者。人倫之道。詩無不備。君父乃其重者。爾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禮。故禮亦至焉。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至則極盛。而無以復加矣。志盛則言亦盛。故志至而詩亦至焉。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者。方其言發為詩。不過有象可名而已。及其見諸踐履之間。則體實具焉。故禮亦隨而至也。至或作隨。其所至亦通。

幽贊。猶言默相也。易曰。我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然非聖人不能。后稷之禱。有相之道者。謂幽贊。猶言默相也。易曰。我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然非聖人不能。后稷之禱。有相之道者。謂

禮。質實求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才未美。故絢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下文繪事後素。素謂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色之工。材黃白者。必繪以青。赤材亦黑者。必繪以粉素。

矯質求稱者。文質不可偏勝。當矯質以求稱也。如文質彬彬。則稱矣。居物後而不可常者。文勝質。則矯之以質。質居文後也。質勝文。則矯之以文。文居質後也。他人才未美。故絢飾之以文。猶材黃白者。繪以青。赤。莊姜才甚美。乃更絢飾之以質。素。猶材亦黑者。繪以粉。素。此皆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者也。

莊姜。莊公夫人。繪事。繪畫之事也。素。謂素工。才材字同。而義施各異者。才其美。而材。其質乎。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者與。

詩周頌閔予小子篇曰。念茲皇祖。陟降庭止。謂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於庭。大雅文王篇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謂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左右。張子釋之。謂陟降庭止。或上或下。而無常者。非為邪也。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在帝左右。天理無時。雖吾身。豈非進德脩業。欲及時者與。帝。即天理。人於天理。無須臾之或離。其為德業。孰大於是。

江沱之隈。以類行。而欲喪朋。故無怨。類以類行。而不能喪其朋。故不以賸備數。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吉。乃終有慶。而其嘯也歌。

賸。濞也。江沱之隈。待年於國。而嬌不與之偕行。其後嬌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賸託江水。以起與謂之子之歸。始雖不我以。然其後也。亦悔而得其所安矣。張子釋之。謂賸以類行。而欲嬌喪其朋。是所以望於嬌者厚矣。何怨之有。但嬌以類行。而不能喪其朋。故不以賸備數。而與之偕行焉。然至於終能自悔而迎之。則得安貞之吉。乃終有慶。而嘯歌矣。類行喪朋。得安貞之吉。及乃終有慶。皆易坤卦之辭。就此言之。類行。似謂以婦姪從嫁。喪朋。亦去其私我之贊。安貞之吉者。得婦道之正。而善也。

采芣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又思酌使臣之勞。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過與。

采耳。即卷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或謂可羹為茹。婦人主中饋。故采芣耳。議酒食。若奉賓祭。厚君親之事也。思酌使臣之勞者。后妃以使臣勞於王事。而思念之。欲酌以金。勸及兕觥也。故以此而推及求賢

審官雖王季文王之心始不是過。甘棠詩國風篇名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愛其樹而不忍傷故作是詩曰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者見其初能使民不忍去也曰勿剪勿敗者見其中能使民不忍傷也曰勿剪勿折者又見其終能使民知敬而不瀆之以拜也拜本謂其屈如人之拜小低屈張子則解作跪拜之拜矣寢漸也蓋必善教漸明方能致民之愛如此

振振勸勉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曰振振君子勸勉其信厚也曰歸哉歸哉者冀其早舉事而還以序其情也詳見國風廣其當篇

卷耳亦小雅篇名蓋文王后妃所作張子釋之謂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如二章曰我姑酌彼金盞也大勞則思大飲之如三章曰我姑酌彼兕觥也甚則知其怨苦嗷嗷婦人能此則險諛私講害政之心其真靜專一之至矣險諛私講害政之心又何從而生哉

網直如髮者紛緜無餘順其髮而直縉之爾釋小雅都人士篇義紛緜也縱乃縉髮作髻者以黑縉為之無餘謂貧者紛緜之物不足也順似貼如字若如本註則不過言其髮之美耳

蓼蕭蒙華有譽處兮皆謂君接已溫厚則下情得伸譏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蒙蕭蒙華詩小雅二篇名有譽處兮即二篇中辭也譽善聲也處安處也一謂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之辭一謂天子既見諸侯而美之之辭張子釋其義以為人君接已溫厚則君臣之間兩無疑猜故下情得伸奸人之譏毀無由以入而聲譽和樂皆可保其長久也

高顯顯子孫晉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順以助湯孫也將本註作奉言湯其尚顯我蒸嘗哉致丁寧之意也今謂祖考來順以助湯孫則以將為助矣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

此詩小雅棠棣之辭鄂鄂然外見之說不猶豈不也韡韡光明貌蓋以棠棣之華與兄弟耳今如張子之說則似謂棠棣之鄂鄂然外見之說不猶豈不也韡韡光明貌蓋以棠棣之華與兄弟耳今如張子采芣詩國風篇名芣之也蓋刺聽諛之詩謂人之為說言以告子者未可遽以為信也姑舍置之而無以以為然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得而識止矣張子釋之謂此亦論話所舉必有所試之意忠厚之至也

簡略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肌寒不恭莫甚焉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為士者不能無太簡之譏故詩人陳其容色之盛蓋御之強與夫君子由房由放不語其材武者異矣

詩周南國風篇名簡兮簡兮方將萬舞張子釋之以為簡略也且謂施施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不得志或為祿仕而抱關擊柝則猶恭其職也若非迫於飢寒而為俗官則難於徕儒俳優之閒不恭甚矣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為士者輕世肆志自處如此則不能無太簡之譏故詩人既陳其容色之盛曰赫如渥赭復陳其善御之強曰有力如虎與夫君子由房由放不語其材武者異矣由房由放亦國風君子陽陽篇之辭由從也房東房也放舞位也此婦人所作蓋其夫既歸不以行役為勞而安於貧賤以自樂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歎美之略不及其材武所以為異於簡兮之賢者也

被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鳥能有為徒破缺我斧斨而已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既破我斧又缺我斨此詩國風篇之辭蓋周公既誅管蔡其從軍之士以周公勞已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謂東征之役雖有破斧缺斨之勞而義有所不得辭者張子釋之則以為四國首亂豈能有為徒破缺我斨斨而已周公征而安之乃愛人之至也

伐柯言正當加禮於周公取人以身也其終見君子小子其新逆伐柯詩國風篇名蓋東人所作以比得見周公之易也今張子言正當加禮於周公則指成王為言矣其詩曰籩豆有踐者加禮也其則不遠者取人以身也新當作親逆迎也書金縢篇曰惟朕小子其新逆謂親迎公以歸於國家即此所謂加禮也

九說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九說亦詩國風篇名本註謂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曰我造之子袞衣繡裳張子釋之則謂成王既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加以袞繡之服斯大人可致也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狼跋亦詩小雅篇名蓋周公雖遭管蔡流言之變而能處之安肆自得不失其常故終能感人心於和平如東人之所願慕也

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釋小雅甫田篇義甫大也歲取十千謂井田之法九夫為井其田百畝井十為通其田千畝通十為成其田萬畝於九萬畝中而以其萬畝為公田蓋九分而取其一也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疑在堯時高辛子孫為二王後而詩人稱帝爾史稱姜嫄為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迹心欣然踐之感而生棄后稷名也據此則后稷即高辛氏之子與堯同時矣禮記劉氏註亦曰姜嫄生棄為后稷簡狄生契為司徒稷契皆堯之弟者理或然也故詩大雅生民篇曰上帝不寧謂高辛也蓋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而高辛實所自出者豈非上帝乎但曰為二王後則未詳或指夏商而言其稱上帝與今本註亦不同

唐棟枝類棘。枝隨節屈曲。則其華一偏一反。左右相矯。因得全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誣。言我豈不思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主在遠者爾。唐棟。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已情而加之。仲尼以不必常存而去之。

此釋逸詩唐棟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之義。唐棟。郁李也。與常棟不同。因得全體者。謂唐棟之華。其枝本隨節屈曲也。惟有偏有反。左右相矯。而交正之。則華之全體始得均正耳。猶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開王室。此偏而失道也。必得周公以六軍之衆往而征之。則向之不正者。始得反於正矣。以權宜合義者。謂豈不欲全兄弟之私恩。但主在遠者爾。謂律以萬世之公義。則不得不然耳。此人倫大變。豈天下所宜常存者。故夫子刪之也。主在遠謂為萬世慮。或謂有天子在。

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喻婚姻之得禮者也。日西而陰生於東。喻婚姻之失道者也。日出而陰升自西。陽倡而陰和。猶男說女。婚姻之禮者也。日既西而陰生於東。陰倡而陽不和。猶女說男。婚姻之不得其正也。其日雨之候者。陰陽和而為雨。不和。則徒雲耳。

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與鶴鳴魚潛。聲聞之不滅者。與釋易中孚九二及詩小雅鶴鳴篇義。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本謂二五相應。張子謂言出之善者。即繫辭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也。鶴鳴於九臯。聲聞於野。本謂誠之不可揜。魚潛於淵。或在於渚。亦本謂理之無定在。而張子則作鶴鳴而魚潛。此蓋畏其聲聞之不善者。亦即繫辭君子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遠之也。同一鶴也。而一則子和。一則魚潛。可見凡物之從違。皆係於所感之何如耳。

既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雖擊擊之鳥。猶時得退而依深林而止也。此釋國風晨風篇之辭。既疾飛貌。晨風。鷓鴣也。鬱茂盛貌。婦人以夫不在。而言既彼晨風。雖擊擊之鳥。猶時得退而依深林。何獨君子乃久不在。而忘我賢多耶。

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蹄。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豕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為可知也。漸漸之石。亦詩小雅篇名。有豕白蹄。豕涉波矣。二句。即詩義。蹄。跡也。豕。豕也。豕豕。豕雨。故天將雨。則豕進涉水。波況其足皆白。水患之多可知。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猶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行也。苟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風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為和氣之應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即言也動也行也。苟造德降。謂德苟下及於民。所謂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也。如此則天下和平。瑞物臻。休徵應。而風風來儀矣。故鳴鳥聞。所以為和氣之應。如和風至而倉庚鳴也。

九時次敘。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己。故次五事。已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

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故次庶徵。福極微。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為數中。故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九時。洪範九疇也。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訪鬻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蓋發之於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也。曰九時者。謂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也。九時。次序。民賴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謂水火金木土也。五行而曰天材。以質其於地者言之也。君天下。莫先正己。故次五事。謂貌言視聽思也。貌舉一身而言。已既正。然後邦可得而治。故次八政。謂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及賓師也。貨。謂財貨。祀。謂祭祀。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姦。賓師。禮諸侯遠人。師者。除殘禁暴也。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謂歲月日及星辰歷數也。歲者。序四時。月者。定晦朔。日者。正躔度。星。經緯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歷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五紀。明然後用天之時。舉措得宜。故次建皇極。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謂人君當盡人倫之至。使天下之為父子夫婦兄弟者。皆於我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一言一動。莫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與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求大中。不可不知權。謂欲時措得中。而亦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謂正直及剛克柔克也。正者。無邪直者。無曲。剛克柔克。謂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也。權。必有疑。故次稽疑。稽。考也。謂有所疑。則假卜筮以考之也。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謂雨暘燠寒風所驗者。非一也。福極微。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福有五。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也。當。謂有慶祿。康寧者。無患難也。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極有六。凶短折疾憂貧惡弱也。凶。謂不得其死。短折者。橫夭也。疾者。身不安也。憂者。心不寧也。貧者。用不足。惡者。剛之過。弱者。柔之過也。五為數中者。以序言之。數有九五居其中。故皇極處之也。權過中而合義者。蓋事雖過中。而不失時措之宜。方為權也。若不合宜。則非道之所貴矣。三德處六。亦以序言之。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尊。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為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不先。此施於有親者不疑。若尊賢之等。則於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急親賢為堯舜之道。然則親之賢者。先待之。於疎之賢者。為必然。堯明俊德於九族。而九族陸。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皋陶亦以惇敘九族。庶明勵翼。為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因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彼而及。大學。克明俊德。為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註。

親親尊尊。則位之崇者。同一親也。而其中位有崇者。則位在所當尊。同一尊也。而其中親有近者。則親在所當親。若尊與親俱均。初無不同者。則齒又不可以不先。此皆就施於親者言之也。若語其尊賢之等。則親尊之殺。非有位者不能行。或謂推善是主。大賢為吾師。次賢為吾友。親尊非所倫。矣。急親賢為堯舜之道者。堯舜之治天下。亦以親賢為急也。親之賢者。既得之。則疎之賢者。為必得矣。俊民。即下文俊德之民也。明俊德於九族。於九族中之賢者。明之也。章俊德於百姓。於百姓中之賢者。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尊。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為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不先。此施於有親者不疑。若尊賢之等。則於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急親賢為堯舜之道。然則親之賢者。先待之。於疎之賢者。為必然。堯明俊德於九族。而九族陸。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皋陶亦以惇敘九族。庶明勵翼。為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因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彼而及。大學。克明俊德。為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註。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尊。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為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不先。此施於有親者不疑。若尊賢之等。則於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急親賢為堯舜之道。然則親之賢者。先待之。於疎之賢者。為必然。堯明俊德於九族。而九族陸。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皋陶亦以惇敘九族。庶明勵翼。為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因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彼而及。大學。克明俊德。為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註。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尊。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為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不先。此施於有親者不疑。若尊賢之等。則於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急親賢為堯舜之道。然則親之賢者。先待之。於疎之賢者。為必然。堯明俊德於九族。而九族陸。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皋陶亦以惇敘九族。庶明勵翼。為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因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彼而及。大學。克明俊德。為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註。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尊。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為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不先。此施於有親者不疑。若尊賢之等。則於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急親賢為堯舜之道。然則親之賢者。先待之。於疎之賢者。為必然。堯明俊德於九族。而九族陸。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皋陶亦以惇敘九族。庶明勵翼。為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因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彼而及。大學。克明俊德。為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註。

章之也。此皆所謂親賢也。如此則九族睦、萬邦協、黎民雍矣。九族高祖至玄孫也。卑陶、舜臣名。悖鼓九族。庶民勵翼。邇可遠之道。謂厚教九族。羣賢勉輔。則近而可推之遠者。在此道也。謂身脩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也。張子斷章。則以為九族勉敬之人。固先明之。然後疎之賢者。可次序而及焉。所以曰不若孔氏之註愈。孔註則以克明俊德為俊德之民也。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準收無義民。治昏則俊民用微。

而已者。止於安分。無他才德也。俊而曰德者。不徒才俊而且德也。官即準收之總名。準。謂準人守法之有司。收。謂常伯牧民之長官。官能則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故無所謂但能安分之良民也。治者。人君之政。昏則一切廢弛矣。俊民所以用微也。微。謂潛而不出。或引而去之。

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五言書藝傳謂詩歌之協於五聲。今作歌詠五德之言。或即肅又舊謀聖也。

卜不習吉言卜官將占先決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則不脫志無疑。人謀僉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龜筮必從。故不必卜筮玩習其吉以瀆神也。

卜不習吉。蔡傳謂占卜之法。不待重吉。此則謂人心有疑則卜。無疑則止。不必枚卜玩習其吉以瀆神也。朕。謂我。僉。皆同也。依。謂依順。龜筮必從者。龜卜著筮無不協從也。枚卜者。歷卜之也。衍。試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

衍。試。當如朱子小註。衍是過多刺的意思。試是差錯了。惟衍試未分。故有悔吝之防。使其已分。則吉凶定矣。又何必防邪。若如蔡傳說。衍。推也。試。過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蓋張子以悔吝對衍試。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於衍試字為切。故從朱註也。

王禘第十六

禮。不主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為不禘。明矣。至周以祠為春。以禘為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為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歟。夏商諸侯。夏時一給。王制謂約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是禘也。以其非四時之常祀。故謂之閒祀。以其及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以其比常祭為特大。故謂之大祭。以其猶事生之有享焉。故謂之肆獻。名雖不同。其實通謂之禘也。禮。不主不禘者。此禮惟王者得行。諸侯則非其分矣。故諸侯歲闕一祭。謂即闕此禘之一祭也。周宗廟六享者。夏殷之祭。春。夏。秋。冬。各一。周則改為春。祀。夏。禘。而管。黍。仍其舊。與二享而六也。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其四享歟。其曰約者。薄也。春。物未成。祭品鮮薄也。禘者。次第也。夏。時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也。管者。新穀熟而嘗之也。黍者。祭也。冬。時物成者。祭也。二享者。肆獻。禮及饋食也。所謂以肆獻觀禘。先王以饋食。先王是也。肆獻。禮是也。饋食。是禘之次。祭。春。享以下。是時之小祭。若以總用。袁寬大。平言。

之。亦皆大祭。特一給者。於夏禘之時。特一合祭而已。非若天子每祭三時皆給也。王制。禮記篇名。諸侯約則不禘。禘則不嘗。雖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遂使人以不禘為由於約。而非由於不主。則文之害意甚矣。或曰。禘有五年之禘。有四時之禘。諸侯歲闕一祭者。謂如南方諸侯春祭。則夏來朝。而闕禘祭。西方諸侯夏祭。則秋來朝。而闕祭。四方皆然。王事重也。非即闕禘之一祭也。

禘於夏。周為春。夏。管於夏。商為秋。冬。作記者。交舉以二氣對互而言爾。

記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云者。蓋禘之夏。周為春。夏之祭。舉禘。則是以陽氣言矣。所謂約禘。陽義是也。管於夏。商為秋。冬之祭。舉嘗。則是以陰氣言也。所謂嘗。陰義是也。一言之間。而必該乎二氣如此。

享。嘗。云者。享為追享。朝。享。禘。亦其一爾。管以配享。亦對舉秋冬而言也。夏商以禘為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也。然則夏商天子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并給而五也。周改禘為禘。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推酌給禘。給嘗。給黍。既以禘為時祭。則給可同時而舉。諸侯約。禘。一。給。言於夏禘之時。正為一祭。特一給而已。然則不主不禘。又著見於此矣。下又云。管。給。黍。給。則皆黍且給無疑矣。若周制亦當闕一時之祭。則當云。諸侯約。則不約。約。則不嘗。

禮。王立七廟。遠廟為祫。有二。禘。享。管。乃止。謂應祫之主。不在月祭之例。但得四時祭之耳。亦禘其一者。禘亦追享之一也。對舉秋冬而言者。管乃秋祭。享當在夏。故管以配享。亦春夏對舉秋冬而言也。給有時給太給。此則謂時給也。時給者。率廟之主。皆升而合食於太祖之廟。而毀廟之主。不與。太給者。三年而給。則毀廟之主。亦與焉。特酌者。天子春祭。時物不備。故每廟特祭。不選主於祖廟。以合享也。給。給。給。管。給。黍。夏。物稍成。秋。物大成。冬。物畢成。於此三時。斯皆合祭。祭主於祖廟也。此天子之禮也。諸侯約。特者。諸侯雖下天子一等。其春之祠。祭。亦特而不給。與天子同也。惟禘則一。給。謂於夏禘之時。正為一祭。特一給而已。不得如天子給禘。可同時而舉也。然則不主不禘之禮。又豈不著見於此歟。下又云。管。給。黍。給。者。謂秋冬之祭。則皆如天子之合祭也。此夏殷之制也。若周制。諸侯亦當闕一時之祭。則不禘。禘則不嘗。或曰。禘。王者五年之大祭。今以為四時常祭者。恐周更時祭之名。而後禘專為大祭也。又曰。一。給。其說與本註少異者。張子主不主不禘而言也。本註。一。給。則謂夏祭之禘。今歲。則來歲給禘之明年。又也。

庶子不祭。祖。則其宗也。不祭。禘。則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斷。祖。與。禘。故也。適。子。立。二。廟。祭。禘。及。祖。今。兄。弟。二。人。一。適。一。庶。而。俱。為。適。士。其。適。子。之。為。適。士。者。固。祭。祖。及。禘。矣。其。庶。子。雖。適。士。止。得。立。禘。廟。不。得。立。祖。廟。而。祭。祖。者。明。其。宗。有。所。在。也。若。庶。子。非。適。士。或。未。仕。則。雖。禘。廟。亦。不。得。立。故。不。得。祭。禘。所以。然。者。亦。明。主。祭。在。宗。子。廟。必。在。宗。子。之。家。也。庶。子。雖。貴。止。得。供。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也。其。不。為。長。子。服。斬。衰。三。年。者。以。已。非。繼。祖。之。宗。又。非。繼。禘。之。宗。則。長。子。非。己。之。正。統。故。也。庶。子。不。祭。禘。與。無。後。者。註。不。祭。禘。者。父。之。庶。蓋。以。廢。未。足。語。世。數。特。以。已。不。祭。禘。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

祖之庶也。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當祀祖以祭之。已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庶之禋，則自祭之也。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禋者，以己為其祖矣。無所祀之也。凡所祭禋者，唯適子。此據禮。天子不祭禋五，皆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禋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祖禘食無後者，謂昆弟諸父與無後者，如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如在大宗。

禋有三等。十六至十九為長禋，十二至十五為中禋，八歲至十一為下禋。七歲以下為無服之禋，皆未成人而死者也。無後者，謂成人未婚，或已娶無子而死者也。庶子所以不得祭禋者，蓋以禋未足語世數。特以己是父之庶子，不得立父廟，故不得自祭其禋子也。其所以不得祭無後者，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祭祖之時，當祀祖以祭之。已既祖之庶孫，不得立祖廟，故已亦不得祭無後之兄弟也。孫庶之禋，謂祖之庶孫之禋，祭焉。惟適子者，適子有廟，得特祭也。所謂凡禋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是也。五謂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小宗者，別子之庶子，以庶子所生之長子，乃小宗子也。大宗者，次適為別子，別子所生之長子，乃大宗子也。其詳見家禮宗圖。

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并遠廟為祧者二，無不遷之太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為親廟，二為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為太祖。若祧，則請於其君，并高祖于祧之孔註。王制謂周制亦相及之，而不詳。爾殷而上，謂成湯以前之為天子者，其廟制則七也。祖考始祖也。而下謂高曾祖祖四親廟也。遠廟為祧者二，則高祖之父祖當遞遷者，其主所藏之廟也。皆無不遷之太祖廟。至周始有百世不毀之祖，四為親廟，二為文武二世室，并后稷始封之祖而七。曰世室者，不毀之名也。謂文武受命而王，特為功德而廟，不毀其廟也。若諸其祧，則先公之遷主，藏於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羣穆於文，羣昭於武也。諸侯無二祧，無高祖以上之祧廟也。五謂高曾祖祖及始祖也。祧，謂合祭，請於其君，并高祖于祧之者，諸侯五廟，其始祖矣。大夫三廟，有大事，不敢私自舉行，必省問於君，而君賜之，乃得行焉。而其合也，亦上及於高祖，所以曰于祧也。干者，白下干上之義，謂不當祧而特祧之也。

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而同几求之，或於室或於於也。婦之倫在於有別，死則精氣無開，故夫婦共設一几，所謂交鬼神異於人者此也。求謂求鬼神之所在，於則廟外門之旁，疑左右几者，恐於理為無據。

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天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社謂五土之神，稷謂五穀之神，五祀謂門戶窻中窻一說謂司命中窻國門國行公廡，百神則日月星辰，民所瞻仰者，及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者，皆有功於民者也。故祭雖以百神之功，而實報天之德耳。百神而曰天，以見百神無非天也。故以事天之道事鬼神，則事之極而理之盡也。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諡，蓋以尊統上，卑統下之義。

朱子曰：姓是大總，處氏是後來次第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為姬，而氏有不同。諸侯以字為諡，竊恐諡本氏字傳寫之訛，先儒承訛解將去，義理不通。如鄭生澆，武王遂賜胡公滿為澆姓，即因生賜姓如鄭之國氏，木子國之後，賜氏本子嗣之後，即以字為諡，因以為族。尊統上，卑統下者，姓其上，氏其下乎，或以卑統下為帶說。

天子因生以賜姓，難以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難以命於下之人者，蓋必帝王之後，然後可以因生賜姓。其餘則無謂矣。或曰：帝王之後，雖已革命，然其姓難以命於下之人，故必因生賜姓以別之焉。此所以為尊統上之道也。亦通。據玉藻：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太廟，就歲朔之處告祖而行。玉藻禮記篇名聽朔者，聽月朔之事也。鄭氏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方氏曰：天子聽朔於南門，示受之於天，諸侯聽朔於太廟，示受之於祖，原其所自也。受命祖廟作龜廟宮，次序之宜。

禮卜郊受命於祖廟，謂告於祖廟而行事，則如受命於祖也。作龜廟宮，謂用龜以下而於廟宮也。或曰：作龜即約龜也。約之將以作事，故以作言之也。次序之宜者，祖遠廟近於祖則尊於廟則親，其序當然也。

公之士及大夫之衆臣，為衆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為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別於公者也。下言室老士，所以別於士於家者也。衆臣不以杖即位，疑義與庶子同。公謂上公即諸侯也，為衆臣。為公之衆臣也。室老，家相之長。家邑之士，即家相也。義與庶子同者，體庶子不以杖即位，謂適庶俱有父母之喪者，適子得執杖進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則去之矣。衆臣不以杖即位，其義疑與此同。

適士，疑諸侯薦於天子之士，及王朝爵命之通名。蓋三命方受位天子之朝，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疑官長自辟除，未有位於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

適士，諸侯之上士也。蓋諸侯薦於天子，三命方受位於王朝，若一命受職，再命受服者，皆諸侯之長官自辟除，未有位於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謂但為一官之長，非若適士為王朝爵命之通名也。其曰命者，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受位以上，又有受器賜則賜官賜國，作牧作伯之差。至後周則每命為二，以正為上，凡十八命。

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於其君，不俟問於長者。禮所謂達官者也。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官師者，次其長者也。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為可知。周禮六官之屬，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謂得自達於君也。三命而上，指卿大夫。

賜官，使臣其屬也。賜官，天子賜卿大夫也。使臣其屬，如使臣其室老士也。

賜官，使臣其屬也。賜官，天子賜卿大夫也。使臣其屬，如使臣其室老士也。

祖廟未毀，教於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此禮記舊文，祖廟未毀，謂女子猶於此祖有服也，則於君為親，故使女師教之於公宮，公宮，即祖廟也，若毀，則無服矣。

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爭為讓讓而已。

下堂受飲，謂射畢，降不勝者，乃下堂取釀立飲也，所爭者，不過讓讓而已，勝負非所論矣。

君子之射，以中為勝，不必以貫革為勝，侯以布，以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為可知矣，此為力不同科之一也。

革皮也，侯以布，以革者，謂環用布，而用皮也，中為不遠矣，何必貫革始為勝哉，此釋論語義。

射以觀德，但主於中，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為不遠矣，何必貫革始為勝哉，此釋論語義。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壓溺，可傷尤甚，故特致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辭，無所施焉。

知死而不知生，謂但識死者，而不識生者也，故亦但傷死者，而不弔生者焉，若畏壓溺，則可傷尤甚，故特致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謂戰陣無勇，及自經溝瀆者，壓溺死於巖窟之下者，溺謂死於水者，如何不淑，此弔者，慰問之辭，謂如何罹此凶變也，於畏壓溺，若弔其生者，則此慰問之辭，何所施焉，故但傷而不弔也。

博依，善依水而歌樂之也，雜服，雜習於制數服近之文也。

禮學記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蓋永即歌永言之，永，善依水者，善依其言之長短而歌樂之也，雜習於制數服近之文者，冕弁衣裳之類，先王制作，皆有數度之當，雜習也，此與本註義不同，本註謂歌人比興之辭，多依託於物理，而物理至博也，故學詩者，但講之於學校，而不能於退息之際，廣求物理之所依附者，則無以驗其實，而於詩之文，必有疑殆而不能安者矣，雜服，冕弁衣裳之類，先王制作，各有服，極為繁雜，學者但講之於學，而不於退息時，游觀行禮者之雜服，則無以盡識其制，而於禮之文，必有彷彿而不能安者矣。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我者，謂此書之作，遠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我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成矣。

雷而不秀者，與下不足畏也，為一說。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苗而不秀，與不足畏也，為一說者，蓋君子貴自勉也，若學而不至於成，與老而無聞，則亦不足畏者何殊哉，譬人及時勉學也，下，謂下堂。

問明堂之制，曰，朱子謂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

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明堂太廟，西之北，即北之西，為明堂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為明堂右个，北之中，為明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明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明堂左个，中，為明堂太廟，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右个，則青陽左个，乃玄堂之右个，青陽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右个，乃總章之左个，總章右个，乃玄堂之左个，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之，其曰青陽者，少陽之稱也，春為少陽，故所居之堂名之曰太廟，則以其太鑿於此也，曰左右个，則以其介於左右故也，曰總章者，陰成之稱也，赤白為章者，文之成，秋成之時，其章總矣，明者，南之方，玄者，北之色。

乾坤第十七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道也。

天地間洪纖高下，凡物皆謂之有，而為象也，象質氣之所為，所謂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是也，然氣之性本虛而神，謂妙應不測也，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豈能離而二之哉，此鬼神所以為物之體，而物不能遺也，中庸曰，鬼神體物而不可道，其說蓋如此。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

中庸曰，至誠無息，至誠者，真實無妄，天理之本然也，是即所謂天性，不息者，天理周流而無間斷也，是即所謂天命，人能極誠無妄，則天性可盡，而神可窮矣，神不在天性之外，惟能盡性，斯能窮神，若又能無間斷焉，則天理流行，而化可知矣，化蓋賦予之妙，知則默契之謂，學未至知化，則誠為未盡，不過用心皮膚耳，豈真得者哉。

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不能為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為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為此說久矣，果暢真理乎。

無者，有之對，虛者，實之對，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所謂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是也，不能為一，而泥於虛無，反以有實為幻妄，則非盡性矣，如飲食男女，雖生於形氣之私，然皆原於天命之性，人豈可滅哉，然而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欲辟殺飲氣，索居閉處，其為虛無之說久矣，果暢真理者乎，謂於理為不通也。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豈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為盡然起見，則幾矣。

天包地外，萬物覆於其間，其所感所性，一箇一闕，不過乾坤陰陽二端而已，非若人物有內外之合，為耳目所引取，百感紛紜也，故曰與人物豈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為區區之人物起見，則庶幾與天為一，盡性者，萬物皆備於我，而我於理無一之或遺也，知天者，於天道流行，化育萬物之妙，有默契





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流通失守者。其言多遁辭。而失其平日之所守也。如本無父母。卻說父母。經非流通失守而何。窮大猶語大也。淫則放蕩而過高矣。推行者謂推而見諸行事也。誠則偏駁而祇見一邊矣。致曲者。自其發見之一偏而推致之。以造其極也。邪謂邪僻。晝夜陰陽鬼神。即死生之說。而性命之理也。必能知盡而又知夜。知陰而又知陽。兼體而不累。則性命可一。聖人之所以為聖人。鬼神之所以為鬼神。無不有以知之矣。如此則生吾順事。沒吾寧也。死生豈能累其心哉。彼釋氏欲直語太虛。不以陰陽晝夜累其心。謂死生轉流。得道可免。則是未始見易。而欲免陰陽晝夜之累。語真際而談鬼神。多見其妄也。所謂真際亦徒語之而已。非若吾儒誠明並進。天人合一。體用一貫。徹上徹下也。易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隱也。

推原其始。知氣聚而生。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必能反終。知氣散而死。無復更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矣。曰直季路之問而不隱者。謂未知生。焉知死之答。直其辭而不婉也。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闕一闕。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爾。

體不偏滯。蓋泛言道也。體必不偏滯於一隅。方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而不夜。如日明乎晝。而不能明乎夜。偏滯於陰而不陽。如月明乎夜。而不能明乎晝。則有方有體而一物矣。若道則不然。通乎陰陽。晝夜兼體而無累也。如曰一陰一陽。曰陰陽不測。曰一闕一闕。曰通乎晝夜。皆兼體而不偏滯者也。但語其推行有漸。而謂之道。語其兩在不測。而謂之神。語其生。生不已。而謂之易。其實一物。隨其所指。而名不同如此耳。

大率天之為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況諸谷。以此。

天。即太虛也。虛而善應者。太虛妙應也。若思慮聰明可求。則不得謂之神矣。況猶譬也。太虛者。氣之體。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窮。雖無窮。其實滿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知其殊也。形聚為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為變。與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為文。非如蜚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為說也。

神之應無窮者。神乃太虛妙應之自然。非陰陽屈伸相感。抑何以見其然哉。其散無數者。氣之散而為萬物也。神之應無數。何物非神之為也。故易曰。神者妙萬物而為言是也。滿然者。太虛之本體。一則不過一氣耳。合謂萬物散而歸於太虛也。潰散也。反原。即歸於太虛之謂。蜚雀之化者。腐草為蜚雀。入大水為蜃。此則質變。後身乃其前身也。若夫游魂為變之變。則但對聚散存亡為言。非若蜚雀之變可比也。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安。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

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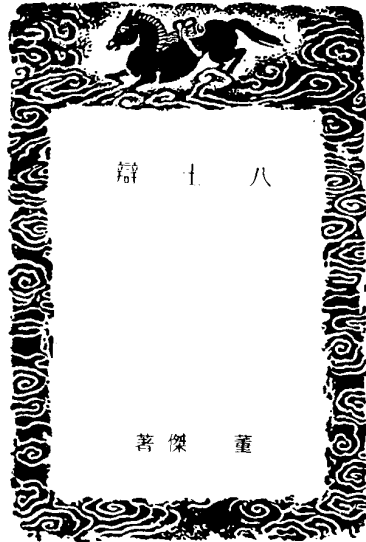
益物。猶成物也。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則益物之誠矣。自益。謂益己也。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則自益之誠矣。施之安者。益物之不以誠也。故難以益人。學之不勤者。自益之不誠也。故難以自益。長裕而不設。謂不造作也。造作則妄而不誠矣。

將脩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蓋勇於改過。斯賢者樂告以善道焉。與論語本註不同。

戲言。戲謔之言也。出於思。斯發乎聲。不可謂非己心。戲動。非義之動也。作於謀。即見乎四支。豈能免人之疑。過言。雖不出於思。但一失於聲。即非己心矣。過動。雖非作於謀。但發於四支。即非誠矣。既不可謂己當然。以自誣。抑豈可欲人己從以誣人哉。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言。戲動。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應過言。過動。出汝。即前言。動不出汝。謂人疑己及不從也。長傲。遂非。謂文過。是其心。豈但不知而已。曰不知者。聖賢言不迫切也。此即張子東銘。朱子謂正如今法書。故失兩字。恐謂故則出於有心。如故出入人罪之類。失則出於無心。如失出入人罪之類。

戲言。戲謔之言也。出於思。斯發乎聲。不可謂非己心。戲動。非義之動也。作於謀。即見乎四支。豈能免人之疑。過言。雖不出於思。但一失於聲。即非己心矣。過動。雖非作於謀。但發於四支。即非誠矣。既不可謂己當然。以自誣。抑豈可欲人己從以誣人哉。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言。戲動。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應過言。過動。出汝。即前言。動不出汝。謂人疑己及不從也。長傲。遂非。謂文過。是其心。豈但不知而已。曰不知者。聖賢言不迫切也。此即張子東銘。朱子謂正如今法書。故失兩字。恐謂故則出於有心。如故出入人罪之類。失則出於無心。如失出入人罪之類。

戲言。戲謔之言也。出於思。斯發乎聲。不可謂非己心。戲動。非義之動也。作於謀。即見乎四支。豈能免人之疑。過言。雖不出於思。但一失於聲。即非己心矣。過動。雖非作於謀。但發於四支。即非誠矣。既不可謂己當然。以自誣。抑豈可欲人己從以誣人哉。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言。戲動。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應過言。過動。出汝。即前言。動不出汝。謂人疑己及不從也。長傲。遂非。謂文過。是其心。豈但不知而已。曰不知者。聖賢言不迫切也。此即張子東銘。朱子謂正如今法書。故失兩字。恐謂故則出於有心。如故出入人罪之類。失則出於無心。如失出入人罪之類。



八士辯目錄

真士辯

負名士辯

詭士辯

中士辯

冒名士辯

儒俠辯

銳士辯

八士辯

五城董傑著

後學趙紹祖同校

人才不古偽學亂真余甚傷之故作此以辨正焉

真士辯

君子立心自屋漏始以達於家國天下立行自衽席始以達於人倫日用講義有身心性命為之主以考百行萬事作事有規矩準繩為之主以理千變萬化其於天下之理天下之事執之有定見處之有定則是以事無難易時無窮達勢無常變捷之不亂撤之不搖挫之不屈蓋其真體實用親切蔓衍若江河之水來之有源歸之有委故著於言可行行於事可成成於事可以致遠皆所謂月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者然君子言常簡默不自盡行常歉歉若不逮不欲趨一時之功不欲暴一得之長不欲收一節之名故其真無繇而炫耀於時也若彼俗士標掠於見聞之所得而妄為講張掩襲於慨慷之所為而競為夸矜模倣前人蹤跡而浪為節槩是則真士之所耻也真士之所不為也作真士辯

負名士辯

士志於道有自許大過不自知其見之未真行之未實誇張節槩而負虛名於天下者第見其得於順而失於逆成於勉而敗於習富貴之節變於失位貧賤之節喪於得志安樂之節壞於患難何也富貴之士其欲為所欲為也有財力以濟之於內有名稱以相之於外有爵賞以榮之於時有竹帛以記之於後故傾心樂意以為之若或催導於前擁護於後故其為

八士辯

二

之堅行之確行立而名著功顯而業就彼尚以節而自許人亦以節許之矣及其失位也困窮拂鬱亂其心饑寒勞苦挫其志欲行不能以徑情見義不能以直遂內為身家之顧慮外為勢分之牽制於是廉變為汚勇變為怯寬變為鄙厚變為薄者多矣其節安在也乃知向者之節勢位扶持之使然豈真誠剖切為之哉貧賤之士所處窮約時未過而名未顯其所為之哉貧賤之士所處窮約時未過而名未顯其所富貴淫侈之事以誘其心未有權勢顯赫之事以怵其守故其執義以褒貶抗禮以進退高持風裁略無顧恤一時節槩之名歸焉及其得志也有祿位以磨其身有寵辱以累其心貪功圖名之心作則節變為遷就矣悻權怙勢之心作則節變為依阿矣馮奢縱欲之心作則節變為貪饕矣乃知向者之節勉強激厲之使然非有深源固本為之主也安樂之士其遇勢也順其敦義也易故其氣驕志滿或徑蹇以為高尚或偏強以為勇力或辨博以為才能或慷慨以為節義其心自若道藝之全變於流俗之上嗚呼天下之士也殊不知明王之下易為臣慈父之家易為子非盤根不足以別利鈍非洪爐不足以見真偽故夫後生小子平居高談闊步一旦利害之迫身榮辱之切已陷危瀕死之際莫不顛倒錯亂倉皇失措其於利害死生之界孤投鼠竄之無地為子父為臣念君為弟忘兄為朋棄友扶傾持危之不暇無暇信義之顧恤也乃知向者之節時勢稱之使然未有真知定守為之主也三者之弊今古皆然故士當求真知為準的不可徇聞見之精粕篤踐履為實地不可

狗慷慨之網羅不然其不陷於自負者幾希矣故作  
負名士辯

詭士辯

授江抱木之忠剖股廣舉之孝斷欲絕嗣之義爭醜  
赴殺之弟投難許死之交辟繼繼履之廉飲牛沈耳  
之介腰鑽輿櫬之諫厲劍抱柱之信沉河蹈海之辭  
捐嫡棄國之讓凡若此類者皆施行也詭行之士刻  
意向行狗情不顧好為苟難能人之所不能然人情  
惟特立者為高惟罕見者為美故天下賞其節後世  
稱其名卒是而為也驅天下於險僻之途傾側机阻  
之不可行且立也故孔子曰行怪惡其過中也孟子  
曰小廉惡其害大也不有孔孟百世之下人誰依歸  
故作詭士辯

中士辯

學者不知聖賢之中道徒知尚美德而陷於過不及  
者多矣孔子所謂六言六蔽是也更舉而言之沈潛  
則至於崇高明則至於剛貞介則至於絕俗通達則  
至於滑稽變態則傷於峻迫泰肆則流於怠弛周悉  
則至於瑣碎闕大則至於疎漏方正則至於固滯機  
辯則至於圓浮故為忠而至於阿為愛而至於順為  
諛而至於黨為親而至於比為謙而至於卑為遜而  
至於畏為誠而至於愚為朴而至於陋為儉而至於  
畜惡誦而至於倨傲惡同而至於孤立惡辯而至於  
無言惡飾而至於無儀惡華而至於廢禮惡淫而至於  
於廢樂凡若此者事雖正而未得其中行雖美而未  
得其全心雖是而未得其當皆非聖賢之中道也夫  
中人之資所稟既有所偏所習又有所蔽時勢所尚

又有所引休使非師友討論之真心思參訂之明權  
度權量之定事會練達之精理義雜持之固精爽警  
策之力其不見道於一偏信道於一節守道於一隅  
者鮮矣然寧為東都破柱之蜂蠱毋為西都投問之  
龍蛇寧慕荀息召忽之死毋圖王珪魏徵之功則於  
不中之間又知所去就取舍之權矣若夫機權握術  
壘斷存心不顧是非邪正治亂興亡而惟笑談中立  
乃自負曰我中士也則其學已陷於春秋時之里克  
五代時之馮道之流正孔孟之罪人後學之所急辯  
也抑可畏之甚哉嗚呼律已而不知有此失已者也  
取人而不知有此失人者也故作中士辯

冒名士辯

世之人有矯情飾行篇善名於天下者此雖不可以  
士稱然其蹤跡粉飾於人之耳目者實與士類故其  
心術不可以不辯士風不古情跡殊殊君子務此以  
之正心律已小人務此以之干名取譽故有忍清苦  
以沽廉潔之名者寡交合以沽耿介之名者假通遊  
以沽高尚之名者折節息分以沽恭謙之名者何機  
投諛以沽忠悃之名者迎隙排擊以沽正直之名者  
依附名望以沽節槩之名者盜竊門徑以沽道學之  
名者下此一等又有爭利於屠肆而乃辭祿於王朝  
穢行於鄉邦而乃賣節於京國鄙汙於閭門而乃抗  
正於都邑苞苴於私室而乃市公於官署離薄於骨  
肉而乃顯誼於朋友居卿相而售脫粟布被之廉據  
龍幸而賣推功避爵之讓刺民脂而施弔孤問疾之  
仁假君威而布忠表賢之德甚者又有甘心於父  
母妻子之饑寒以夸我之不取假手於親故骨肉之

刑戮以彰我之不公凡若是者其跡似公其心實私  
其跡似義其心實利其跡似真其心實偽世學不明  
求人之跡而不求人之信心信人之名而不究人之實  
徒見違俗者為美德不近人情者為高行遂使姦偽  
之徒披冒重名若安石之節行王莽之謙恭李唐終  
南之隱節南宋程氏之門第使無顛錯幾何其不為  
真也哉是則所為冒名士也嗚呼有實斯有名名非  
君子之所不欲也所以矯詐以冒名則君子之所惡  
也夫人冒而我失人焉猶不失為厚也我冒而使人  
失我焉天下之罪人也故不可以不辯也作冒名士  
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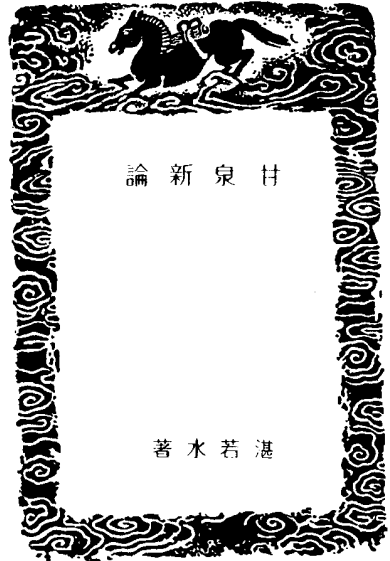
儒俠辯

儒俠之辯明矣君子不屑辯也然不可以不辯也史  
遷曰俠之行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其諾必誠不愛其  
軀赴士之困既已存心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  
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信然也儒或反負於俠也俗  
儒或焉嗚呼犯君臣之大義而結閭閻之私好假非  
分之權力以快不軌之忿悃守道者切齒所不為也  
何有於仁義也况其私恩小誼彼此相易亦出於激  
憤要挾之所為非有義理真懇為之張主也抑奚足  
多為若羨也哉馬遷學術不精見道不的希慕勢利  
卑鄙貪賤不揣本而齊末乃欲以季札原憲與劇孟  
郭解之徒比權量力堯桀不分舜跖不辯抑安能在  
俠而右儒也乎悲馬遷之欲惑人而不可得也獨悲  
魯連之徒憂樂太過風度太迥或能長天下遊俠之  
風而不可挽也故作儒俠辯

士有讀書知義理見古人行而傾慕之者其律身也  
 清心苦節飾躬勵行介而有辯廉而不污自信道德  
 之真節義之高以為利不可動勢不可奪於是倨傲  
 王侯蔑視公卿毅然拔羣流而獨立其於天下之事  
 慨然欲一洗而澄清之計之落落言之侃侃為之汲  
 汲紀綱風教之大錢穀甲兵之細舉皆為已累而不  
 能釋負者見人善即欲爵之朝見人惡立欲致之死  
 凡所議論施為分寸不容假借旁觀一世什九不如  
 意以為周孔道德可以修為而成唐虞事業可以勵  
 精而至世數可以力挽天命可以人回一舉而責之  
 於人力方是時也志意初銳願望未作雖一死猶可  
 為奚暇他恤哉若是者使其即此時遇堯舜之君得  
 伊周之相率其志而為之成就大小未可算也其如  
 天命人心每不相值慕望未效顛蹶之寢至於年  
 馳歲邁神疲意弛徒見身家俯仰之累於內世故悲  
 權之感於外而守道者之或跋前而覓後也於是折  
 節以就俗俯情以徇時激憤之志變而為長縮雄奮  
 之氣退而為遠遜讓大業而希小成棄遠慮而圖近  
 計與世浮沉隨俗進退向之清苦之節慨然之志盡  
 舉而委之空地不惜也甚者又或繇此甘心委靡掃  
 地從事回視舊時反致悔恨而自疾其固嗚呼人心  
 轉移若此可悲夫雖然望大者難副氣驕者易歉器  
 小者易滿而易覆理勢然也是之謂精神之學慷慨  
 之節無根本為之主故也自古聖賢所以教人以謙  
 卑而戒人以驕滿不獎人以進銳而凜人以退速也  
 故作銳士辯

蕭周齊先生筆記云五城當聖學未開之日而

獨卓然以學問為事雖謂之無所待而與之蒙  
 傑可也其所著八士辯亦頗有發明是此書本  
 名八士辯而文祇七篇蓋以儒俠一篇分為二  
 也邑志不察以為七士辯誤矣今刊是書爰正  
 其名五城公沒於宸濠之難為王文成前輩時  
 吾涇水西書院未起良知之學未講也故拙齋  
 有聖學未開云云嘉慶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後  
 學趙紹祖識



甘泉新論

湛若水著

新論一卷

增城甘泉湛若水元明

或問主一曰無貳曰主一物乎曰一物則貳心無一物一物使尋乃喪其心

古之三不朽之道一而已矣一者德也功非德不宏言非德不精

或問治天下封建可復乎曰可其公天下之義乎保天下之利乎未達曰以天下之地分功德而不私義

孰大焉制之五服為藩五重重五百里故外莫侮也君統二伯二伯統連帥連帥統諸侯故亂不生也利

孰大焉後世以數丈之城分裂之兵自以為安噫惑矣

天子元子也諸侯別子也家有元子據其有而有之羣將爭之矣不封建之謂乎求之無羣羣將不順乘

之矣不仁之君之謂乎柳子不睹其本而以亂世難行之勢明之莫知大義焉莫知大利焉

陰陽皆有其精日月各得其貞陰之月其水之光平陽之日其火之光平日月之光相有而不相受其盈

虧運速之間陰陽之性為然

孔明淵明其知學者也不求記焉不求解焉其所求者大焉爾

甘泉新論

分田其王政之本乎有田則食足食足則善心生善心生則倫理明倫理明則風俗厚風俗厚則禮樂興禮樂興則和氣致和氣致則天地泰萬物若

學校其王政之大乎學立則人無私學無私學則一則明明則人才出而風俗正矣

舉選之法其王政之不可廢乎人之立行也修諸身行諸家達諸其鄉里有善焉鄉里先知之有不善焉

鄉里先知之其有不公國有常刑

五行在天五事在人其體一也水火木金天之氣也非土則不生不生則不成貌言視聽天之性也非思

則不能通不能通則不神明神之成諸天道惟心乎外氣以求性道也祇見其惑也夫子川上之嘆子思

為魚之察易一陰一陽之訓即氣即道也氣其器也道其理也天地之原也器理一也猶之手足持行也

性則持行之中正者也故氣外言性者鮮不流於釋天地之初也至虛虛無有也無則微微化則著著化

則形形化則實實化則大故水為先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次之天地之終也至塞塞者有也則大

大變而實實變而形形變而著著變而微故土為先金次之木次之火次之水次之微則無矣而有生焉

有無相生其天地之終始乎

行短而知長行方而知圓行有止而知無窮故行一而已造其極之謂也非造其中之謂也若夫知者所

以潛天地達古今通晝夜盡始終之變以至於化育非天下之聰明睿智其孰能盡之

虛無即氣也如人之虛氣也乃見實有故知氣即虛也其在天地萬物之生也人身骨肉毛血之形也皆

氣之質而其氣即虛無也是故知氣之虛實有無之體則於道也息過半矣

空室空木之中有物生焉虛則氣聚氣聚則物生不

待種也氣即種也古氣化而生也故虛者生之本今之求道者如居室中而欲見天地四方可得乎或

得隙光焉後然以為有見夫身在屋內四面牆壁也何以見天地四方之全必超身而出立於九層之臺

斯盡見之矣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故物欲也玩好也文藝也皆墻壁之類也故關之而後可以見道

人心之虛也生意存焉生仁也生生天地之仁也塞則死矣聖人之心太虛乎故能生萬化位天地育萬

物中和之極也必有主而後能虛

人之一呼一吸天地之氣也氣在天地吸之即翕天地之氣通我也呼之即闢我之氣通天地也是故知

天地人之一體

暗室之中久坐而明生焉况夫靈府虛室成性存存而無天下之至明者乎

或問聖曰有生知之聖有學知之聖曰孰謂生知曰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生知也故先天開物無所緣而

知作者也曰孰謂學知曰若禹湯文武孔子學知也故後天成務述者也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

敏以求之者也聖學其深矣非夫孔子之自道其孰能知之

古之言性也未有以理氣對言之者也以理氣對言之也者自宋儒始也是猶二端也夫天地之生物也

猶父母之生子也一氣而已也何別理附之有古之人其庶矣乎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中也者和

也人也者得氣之中而和者也聖也者極其中和之至者也陰陽合德剛柔適中理也天之性也夫人之喜

怒氣也其中節焉理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器即氣也氣有形故曰形而下及其適中焉即道也

夫中何形矣故曰形而上下一體也以氣理相對

而言之是二體也  
天地間無一物相肖其形者無一物不同受其氣者  
於其無一相肖見造化之無窮於其同受氣見造化  
之本一

天一生水水生於陽而成於陰故水之消長也隨陰  
陽之盛衰是故春夏而長秋冬而消陽為之也水之  
行於地也猶人之血行於百骸也氣為天體為地血  
承者氣以行乎體天地之間者也故人之老而死也  
氣陽漸衰而血漸涸天地之終也亦然

天外無地地亦天也氣無所不貫天體物而不遺故  
地不足以配天而曰天地者以形而言耳而儒者謂  
藏地則益天蓋未睹其理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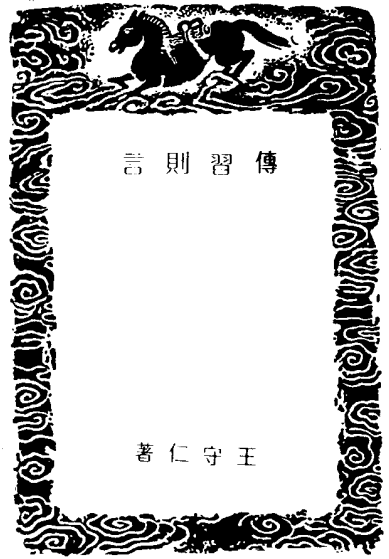
性即氣也然則釋者以般運之為性也然乎曰以般  
運之為性也不可也外般運以求性不可也是故般  
運氣也有般運之理存焉是故謂之性猶洒掃應對  
之上達也下學上達不容以髮孟子曰形色天性也  
其知性乎

木之拔於風也枝果之也夫枝葉發於根者也然猶  
以累其根而况本之則無而務為枝葉者乎故有周  
公孔子之盛德斯有三千三百之文莫非心也止

甘泉新論一卷

明道若水擴若水之學以虛明為宗故其論心則  
以為主一而無物其論性則以宋儒理氣對舉為  
非視程朱所論頗殊千頃堂書目載甘泉明論十  
卷又甘泉新論一卷其明論今未見此本則曹溶  
學海類編所載也

右甘泉新論一卷明增城湛若水元明撰按先生受學於  
陳文恭書院遍天下弟子著錄者至四千餘人與王文成  
講求正學天下號文成之派曰浙宗先生之派曰廣宗而  
固不利於口迄今即其鄉人亦毀譽參半至沈德符野獲  
編稱其歿也吏部為請卹典世宗大怒謂為偽學亂政並  
太宰歐陽必進奪孤卿官銜罷歸豈果有遺行為世宗所  
默窺耶又謂至隆慶朝始補贈文簡諡則以講學為徐文  
貞所厚也此時幸新鄭江陵為穴揆若居若探則終不得  
矣其說未敢盡信蓋講學家推崇過當互相標榜遂至幾  
如眾射之的歟惟朱竹垞靜志居詩話議其序嚴分宜鈐  
山堂集讀之令人張目不意講學者真諛乃若是則與吳  
康齋跋石亭族譜自稱門下士者同然陸務觀為韓侂胄  
南園記而立身行已自有本末千秋論定固不容以一  
肯掩者善乎王文成之言曰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  
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為禪王青蘿之言曰文成之學過  
於高惟甘泉所論純粹平正上下皆可企及則亦持平之  
論者歟先生全集與格物通心性書楊子折衷遵道錄等  
書 四庫提要均已著錄且稱全集中語錄居十之九而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又載甘泉明論十卷甘泉新論一卷  
其明論迄今未見提要著錄亦僅是書耳則曹溶學海類  
編子類所載也爰校勘而重付剞劂焉謹識數語於其後  
以質之知人論世者乙巳上元佳節後學伍崇曜謹跋



傳習則言一卷

餘姚王守仁伯

傳習則言一卷 餘姚王守仁伯... 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其愛問何以有擬經之失陽明子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擬經若為名陽明子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效法愛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陽明子曰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愛曰著述即於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跡恐於道無補陽明子曰以明道者徒又朴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詞而徒以說說於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於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於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然蓋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為惟此為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又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

傳習則言

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皆後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戒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後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出於私意又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天經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悖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某切深有所取於其事以為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愛曰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陽明子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之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紂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陽明子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紂君即紂君便是罪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詳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存天理去人欲問立志陽明子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聖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於美大聖神亦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問世道日降太古時氣象如何復見得陽明子曰一日便是一元人平旦時起坐未與物接此心清明景象便如在伏羲時遊一般問顏子退而聖學此語不能無疑陽明子曰見聖道之全者惟顏子觀喟然一嘆可見其謂夫子循循

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見破後如此說博文約禮如何是善誘人學者須息之道之全體聖人亦難語人須是學者自脩自悟顏子雖欲從之末田也即文王聖道未見意聖道未見乃是真見顏子沒而聖學之正派遂不盡傳矣蔡希淵問聖人可學而至然伯夷伊尹於孔子才力終不同同謂之聖者安在陽明子曰聖人之所以為聖只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私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堯舜猶萬鎰文王孔子猶九千鎰禹湯武王猶七八千鎰伯夷伊尹猶四五千鎰才力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謂之聖人猶分兩雖不同而足色則同皆謂之精金以五千鎰者而入於萬鎰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厠之堯孔之間其純乎天理同也蓋所以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為聖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雖凡人而肯為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為聖人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鎰分兩雖懸絕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媿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者以此學者學聖人不過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猶鍊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爭不多則鍛鍊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則鍛鍊愈難人之氣質清濁粹駁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於道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其下者必須人一己百人十已千及其成功則一後世不知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却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以為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須是將聖人許多知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故不務去天理上用工夫徒弊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各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



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煅煉成色求無媿於彼之精純而乃妄希分兩務同彼之萬鎰錫鉛銅鐵雜然而投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稍末無復有金矣又曰吾輩欲得一分人欲便復一分天理

崇一問尋常意思多任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陽明子曰天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然有箇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常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只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

陽明子曰為學大病在好名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即全無務名之心若務實之心如饑之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有一工夫好名又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稱字去聲讀亦聲聞過情君子耻之之意實不稱名生猶可補沒則無及矣四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

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則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漏泄在詩文上去八百外好若然又曰我此論學是無中生有的工夫諸公須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學者一念為善之志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完枝葉日茂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須刊落然後根幹能大初學時亦然故立志專一

蕭惠問先生之道陽明子曰知晝夜即知先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陽明子曰汝能知晝而不知夜與晝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時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息間斷才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先生

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

心之良知是謂聖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

致知二字乃是孔門正法眼藏知此者方謂之知道得此者方謂之有德異此而學即謂之異端離此而說即謂之邪說迷此而行即謂之冥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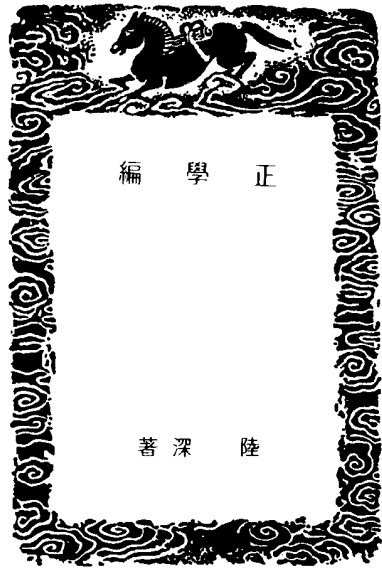
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覺即是冥行即是學而不思則同所以必須說箇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即是妄想即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箇行又曰知行原是兩箇字說一箇工夫

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無條理則不能運用無運用則亦無以見其所謂條理者矣精則精則明精則一精則神精則誠一則精一則明一則神一則誠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帶於一偏是以不相為用耳

氣弱多病之人但遺養聲名清心寡慾一意聖賢之學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神住氣住精住而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

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於七情之樂

卷完



正學編

晉江陳琛著

正學者徵諸古而證諸今者也聖賢之道正道也其學正學道弗岐也學而岐焉失其正也予之有感於今也故將以古道而正其學以古學而求其道欲其歸諸正而已矣太始者道之始也道必有始焉故溯之大中者道也一陰一陽者道之中正之則也大化者言乎其變化也道之運而散殊焉命也是故道而散於命始有偏勝焉而不得其常者矣此偏正之由判也命行而偏正分通寒感渙乎其不齊矣人物之定也故曰大定正則者性也言乎其人也其故中正貫而成性立矣心者通之會也通諸天地而承乎道命者也故無所不通曰大通寂而感焉心之用感之至也然而有內外焉道之全體也中正之寄也是故君子內其心而統會焉外其心而散殊焉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合內外之道也順其正者聖賢也反之者衆人也學也者所以覺其反而要諸正也學之事知行而已矣仁者心也知行之本體也學而至於仁焉則元之道貫矣求仁者莫要於敬敬者心之警也時而警焉則一則不汨不汨則不息不息則

正學編

生生之機著矣所謂仁也禮者履也履而節所以防其戕也此互養之目也養而培之則充達矣是故講學致知其諸流培之道乎夫性之著也不操不疾沛乎其順也孰能變之故曰順達夷惠之行中正之偏也正學之未融也然而各極其感焉可謂旁通也已矣流派者識偏而器滯其為儒之朕則均也然而小焉淳懿之行君子取焉然而有焉焉心之未拓也是故拓而盡之則備矣異於中正之道而反賊焉者也賊道者莫過於二氏故於佛老詳焉懼也

天者其陰陽之宰乎地者其質也人物者其化也是故陰陽闢闢動靜相因而變化無窮焉○兩儀者陰陽也非天地也夫天包乎地九地之上下者皆天地也故天者一而虛者天也故萬物資始焉二而實者地也故萬物資生焉是故天地設位而陰陽之散殊分矣○夫人者天地之中也陰陽之精也萬物之靈也百神之會也是故天地分而三才立其人之謂乎○九無形者皆虛也凡有形者皆實也虛者神也實者器也是故地與人皆器也而天之神至矣○天地有始乎曰元極冥冥孰為始乎天地有終乎曰冥冥會通不息無窮焉為終乎無終無始孰能測乎謂有物混成生天地先者此老氏之幻也謂日月合璧五星連珠為大物之始者此術家之妄也○是故有陰陽而後有五形而後有萬物五行者質之始也萬物形之始也三皇者人之始也然則以三者之始而知天地之始乎曰非也謂人物之始則可謂元極之始則不可夫無始之始太始也無終之終太終也

正學編

故一陰一陽者道之體也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者物之用也吾見陰陽之偏勝者矣未有獨陰而獨陽者也○是故陰陽之和則中中則道陰陽之勝則偏偏則語故萬物以器形陰陽以道立○剝盡而陽生焉非無陽也陽在內也夫盡而陰生焉非無陰也陰在內也故陰陽互宅道之體也陰陽互主道之大用也○天地之至中者其至虛乎至虛者其至神乎夫道者中而虛者也是故謂之神○夫神也者宰萬物而莫之名者也聖人因而名之曰道故道立而陰陽合神靈彰矣○有者無之著也實者虛之寄也動者靜之感也開者闔之機也是故貫有無齊虛實一動靜妙闢闢之謂道○渾淪而脈絡分焉雜賾而靜正行焉此天地之道所以為大也○以兩而相成者道之故也兩不化而一之用息矣故陰陽運而天道立焉剛柔合而地道立焉仁義形而人道立焉○天地之道中正者其常也垂矣者其變也真勝者也風驟兩不崇朝焉日月蝕食旋而復焉中正之道勝也陰陽無截然相一之理有則天地毀而造化息矣是故中正之道其諸元極之運乎

一陰一陽曰道道之不已曰命道者其統會乎命者其散殊乎是故言天下之至道而至正者道也言天下之至動而至賾者命也升降摩常則柔雜揉變化見而吉凶分道始渙而離之矣運之流也有從逆焉機之通也有舉焉命在其中矣○道始於一成於二著於五於萬夫萬而不齊者命之運也道之變化而不測也○命之不齊也其生於陰陽之偏勝乎道於是乎不得其常者矣夫一不能不散於萬萬不能不歸諸一者道也正不能不渙於變變不能不止諸正者命也故天地之大義曰道極變化之萬殊曰命易曰言天下之賾而不可惡不可惡者亦道

正學編

也中庸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亦道也措其渙而不窮流而不測故曰命焉是故道命一也○立乎中正之域而不過者聖人也故變化隨之惟聖人能宰其命者其斯之謂乎○聖人之所以能宰夫命者常也常者貞勝者也○泰和在唐虞成周間其貞勝者乎

**大定** 萬物之生皆滋陰含陰以為萌始然而有通塞焉何也曰命之變化為之也又渙而不齊者化也禪而不窮者形也萬物以化渙以形禪而陰陽之用廣矣人物者通塞之大分也男女者陰陽之大分也然而通而塞塞而通陰而陽陽而陰者道未嘗不在齊變化而貞夫一者也○夫人得天地中正之道以生聖人者剛健中正而純粹精焉者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之謂易人與物一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何也得其正而常者人也得其異而變者物也故中正之道存乎人者所以自別於禽獸者也可不思乎○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其道之大定乎○萬物之生有變者焉有不變者焉變者器也不變者道也故草木鳥獸之性相生相憚而不易者道之大定也而形之變者蓋有之矣其化之所趨乎○人得天地中正之道以成性然而或變焉何也動於感滯於識二者之蔽也於是其有不得其常者矣赤子之生也無感無識夫無感無識故不變焉存性者亦若是而已爾○人為陰陽之靈而反草木鳥獸之不若者豈不哀哉求免乎此者在定其性而已矣○性之定也復中正之則也○識感之累也是故由赤子之心而推之直養之而勿害焉此之謂大定

故言其合也故其化同焉言其分也故其質殊焉○夫五者陰陽之達道之變化也五者分而凝合異疑合異而昏明強弱渙焉昏明強弱渙而知愚凡聖於是乎生矣○是故男之性健女之性順此性之化於天者也山居多朴水居多慧南方之柔北方之強此性之化於地者也木之性仁金之性義火之性禮水之性智○性慈此性之化於五行者也故道之變化於是乎不測而命之離合於是乎不齊矣○夫成性者人之生道也中正之範也然而有殊焉者何也道之偏勝焉不得其常者也○若此者人之生道不亦息乎中正之則不亦謬乎夫無非絕無也中正之範微也非顯有也合一之多勝也○夫中正之範不行則成性成性則人類滅矣是故中正者生人之道不可一日而無焉者也○元精攝大和翕感道命而生者聖人也也是故天不特而變地不特而圓五行不得而勝故中正成性成性者矣○生道貫於人身無一息之間焉猶天之運也然而有散殊統會之義焉具於心者其統會也發於四肢百骸者其散殊也是故能知統會散殊之義其深於性矣乎○孟氏性善之論中正之謂也生之謂性性者生之質其近是乎謂人性善惡混者不知性者也○以天地氣質而分之者不深於性者也

途思之即至是故鬼神不得而窺也風雲不得而踰也○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者心也前乎千百世之既往後乎千百世之方來無不合者心也此心之同者性之同也性者人之生道其帶同矣乎○自其成於性者言之則曰道心天之性也自其感於人者言之則曰人心性之欲也夫心非有二也主寂感而言者也○人心之神也其性虛乎累於欲則滯滯則物而已是故聖人心直以通衆人之心曲以泥○人者天地之心也故詩書之言天者必歸諸人焉人衆勝天其心之謂乎○以知覺為心以理為性者宋儒論也其失也分以心為妄以性為真者佛氏之說也其失也謬○仁人心也孟氏獨造之境也心如穀種仁為性程子明脣之照也是故其識定其言確其後世言心性者之所取衷乎聖人復起不能易矣

可不慎也○曰才焉何謂也曰性之散殊者也充於四肢貫於百骸流行之窳通焉然而莫不會於心也故性即氣氣即性能知統會散殊之義者可以語此矣○知覺者其性之靈乎是故至誠如神聰明睿知皆從此出者也○蜀山人不起念十年遂能前知陳烈山中靜坐八十日遂能博記者虛為之也故性虛則靈靈則汨夫心者神之舍也無欲故虛虛則神守之穢而不治則離矣故曰心之神明之謂性

故曰大中無動無靜萬感畢應無始無終一真冲融是之謂中虛○中虛者道之體也中實者道之質也以萬感言曰中虛以萬理言曰中實是故成性者而中虛之體立成德具而中實之用彰矣○是故聖人之感德大業與天地同流者其心之謂乎基乎四端揭乎五典兼乎百行散乎萬善惟盡心能之○故心者道命之寄天人之相禪者也○忠信者心之質也其質不離其道乃基今天赤子之心忠信之質也未有萌而不條者矣未有條而不幹者矣故善植者能勿戕之而已爾○心之小也慎之則也精純之至也所謂內心者也心之大也拓之盛也體之復也所謂外心者也○心小而病者其諸有局之心碍也非內也○言有之為用無之為利而終於無用利者老氏虛實之辨也言心生萬法而實心外有法者釋氏動靜之疾也○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莊子之於道也其猶未謬乎○潛心于湘美厥靈根太玄之學造也而未入也

道也者一天人之理也仁也者齊物我之體也心也者統內外之機也是故天地合一存乎道物我合一存乎仁內外合一存乎心人之不知天人之者

以其理融之心人不知其一者以其私隘之也人之不知內外之一者以其聞見蔽之也○是故知吾心之大而后知吾仁之大知吾仁之大而后知吾道之大故君子之學求見乎其大而己爾○夫天地萬物者心之體也道之蘊也萬感萬變而不窮者焉心之用道之變化而不測者也○夫人心者半於內焉半於外焉內者統會之體也外者流行之用也是故合內外之道也○夫專於內而畧於外者看其心者也專於外而遺夫內者渙其心者也二者皆偏也其流蔽一也○陸子靜之學自謂得其大而不

知局於小焉專內遺外之失也是故知求其心矣未知其性其蔽也錮矣○夫不知性之大而求其心焉謂之知心可乎以講學致知為外馳是不知心之無內外也其曰先立乎其大者亦一偶之字爾烏能得大○夫不遺於內外者謂其先內而後外先本而後末也其防不廢其序不紊而已矣○大舜之好問好察文王之望道未見孔子之好古敏求所以求盡此心之全體者也故內外備謂之聖人○王仲淹能識吾心之大用矣乎是故其志廣而越○諸葛孔明得其大矣然而畧也學充其才焉斯善矣

聖賢之所以異於眾人者聖賢能全其心性之用而眾人則汨之聖人能全其四股之用而眾人則害之○是故聖賢能全其心性之用故與天地合其德聖賢能全其耳目之用故與日月合其明聖賢能全其四股之用故與四時合其運是故聖賢非能異乎人者也能順乎天者也○夫天生之聖賢順之天與之聖賢受之故恭承乎天者其惟聖賢乎○遺乎親者不肖之子也遠乎天者不肖之人也故曰惠迪吉從逆凶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惟聖賢為然○今夫山木條

而幹焉性也從或戕之則失其性矣故夭折者木之妖也非木之性也○吾觀於魯論而知孔子之所養矣吾觀於七篇而知孟子之所養矣聖賢吾類也何以異於人哉○伊尹聖人也三篇之訓一德之成性命之秘啓矣○茂叔之精會渙獨得道命之晦者於千載之曠可謂豪傑之士大賢之上者也○程伯子之明脣冲沛叔子之敦篤嚴密希聖者也○張子厚之苦心力行敦禮明訓近於叔子矣然猶有礙焉正而未中也○羅仲素之明沛李愿中之溫潤抑可謂之次矣○原中之於養也其深矣乎是故吾於象見之矣○尊信二程之道者朱元晦也其終也得於伊川○周子之精叔子之正伯子兼之而大焉得聖人中正之脈者三子也元晦之學亦可謂大而正者矣○張敬夫質之穎悟學之純粹吾有取焉惜乎未見其正也

齊民之所以為齊民者其在於習乎習也者有生之厚蔽也其猶水之於水乎積而涇之故愈固愚者涇而愈固者也○耳之於淫聲也目之於邪色也口之於美味也四肢之於宮室也觸於外而動其心焉動則逐逐則忘忘而不返是故其蔽厚矣○戕其生而不知悟亡其身而不知返者天下紛紛如蚊蚋叢據而不解焉亦終於膏溺而已矣○蓋惡之心人皆有之或淪其身於禽獸而不知恥者生人之道絕矣○是故聖人深憫之為之立教焉格之講學所以開其蔽也示之遠邪所以防其賊也○夫教之開乎習猶米之解於鑿也孔子曰有教無類其斯之謂乎○今夫人之久困於豐蔽者得一隙光然則喜而從之世之溺於物欲類習也久矣蓋有語之而不聽者其無人心亦甚也矣○小人之為不善見君子而後厭然知之未厚蔽也其猶習之未深乎○今之為小

正學編

人者見君子則從而強笑之非毀之飾其辭強其辯而終不可化者蓋有之矣聖人所以戒忿疾于頑其謂是夫○然則習之類也其終不可變乎聖王興教化決移風易俗習類不生是則可變也

真養 天人之相接也非學不承道器之相體也非學不貫有無之相朕也非學不著內外之相合也非學不符是故學也者天人之秉也道器之機也有無之範也內外之察也○夫學者所以學為人也人之名大矣人之道至矣故不知學者不知人者也不知人者不知天者也○是故學而至於知天學斯大矣大者中正之謂也性道命之相承其中正之貫乎○知行並進其學之兩輪乎偏之則頹闕之則廢合之則室○世有畧於知而專於行者矣然而晦昧於偏執僻泥於不達是故吾以知其類也世有專於知行任意恣情者矣然而踰軌敗度觸機而陷階焉是故吾以知其類也世有謂知即行行即知而合之者矣然而推之不應動而愈滯是故吾以知其室也○德性之知迺真知也屋漏之行迺真行也由德性之知而達於無所不知由屋漏之行而達於無所不行業斯廣矣○今之所謂知者亦探索記誦而已矣夫鸚鵡之能言也以其聲之應於人也人言之則不應是故以記誦而為知則其不知者亦多矣其諸鸚鵡之類也夫○古之人行道也其猶飲食乎飲之而足食之而飽物無預於人也然而充養之至人莫不見之焉今之學者則異是矣○知如崇禮卑之意其知所以學乎今之學者蔽於見聞膠於習類而不能自接於類俗之上者非知崇之謂也好為奇僻險怪之事尚乎孤絮峻絕之行以求述焉非禮卑之謂也是故慕古之道及古之學欲其德崇而業廣也難矣

元者天之生意也春者物之生意也仁者人之生意也是故生意之在於物充則達偏則萎絕則枯人之於仁亦猶是也○心者種也仁者萌孽之生必有既焉必有養焉虛而五所以既也陽而過所以養也如田之蕪而不治也則物欲潛矣○物欲之行也其目於識感也故感於外而滯於內滯而不化正斯奪矣其猶木之寄生者乎○古人之學求諸仁而已矣求諸仁者求諸生意而已矣倦而怠怠而忘忘此生意之困也求而違失而戚此生意之耗也客慮客感慮惶而往來此生意之過也知斯三者則知所以養其仁矣○然則吾仁之生意其可得見乎是故精

明內融志氣寬沛容而不局者其萌也暢于四枝溢于面目浩乎與物為適廣大而不可測者其達也是故得其門造其境其景象可識矣○類淵木之幹而騎焉者也故孔子示之以克己焉欲其修之也仲弓木之條而萌焉者也故孔子示之以敬焉欲其培之也是故修其騎則幹者暢矣培其萌則條者長矣○仲尼類淵之樂其生意之自如者可以觀吾之仁也矣○曾點浴沂之詠舞弄有天下而不與焉一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求無極其本而已矣○人與物之生意一也人汨而不知耳茂叔憲章之契伯淳鷄雛之觀其元化之流通者乎○是故識吾仁之學者雖與之天下而不能易焉以天下而不能易君子之學孰大於是此之謂樂天知命

心有主謂之敬是故有主則警警則昏昏不得而乘之矣有主則虛虛則思慮不得而汨之矣有主則定則外物不得而誘之矣○是故心空於內則忘逐於外則荒故空而忘焉無主者也逐而荒焉曠主者也夫敬者主之道也○以敬為心之主宰者是二其心者也以整齊嚴肅而一其心者是制其心者也夫敬者心之警惕而志之精明者也夫何二之有

○古之人言不愧屋漏言操則存者有之矣言戒慎者其不息之謂乎敬而無失則誠矣程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敬也非深於養者其孰能形容之○心之警則常惺惺矣心之虛則不容一物矣善哉謝尹二子之言敬也○敬以直內言敬而內有直也程子曰以敬直內則內便不直是二之也知此而后知心敬之說矣○夫善求仁者求其心而已矣求其心者求其有主而已矣是故心得其主而聖賢之學盡之矣

○古之人言不愧屋漏言操則存者有之矣言戒慎者其不息之謂乎敬而無失則誠矣程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敬也非深於養者其孰能形容之○心之警則常惺惺矣心之虛則不容一物矣善哉謝尹二子之言敬也○敬以直內言敬而內有直也程子曰以敬直內則內便不直是二之也知此而后知心敬之說矣○夫善求仁者求其心而已矣求其心者求其有主而已矣是故心得其主而聖賢之學盡之矣

○禮者所以齊其外而維其心者也是故坦宿次舍天之維也山岳江河地之維也禮者人之維也又範圍人道而不過者其維禮乎夫禮者中正之矩也原於道而為道之寄也出於性而為性之護也○無禮之國其國必亡無禮之家其家必殃無禮之身其身必戕無禮之心其心必狂○大禮者其猶草木之枝葉乎生於幹而能庇其幹者也夫君子之為禮也能庇其身而已矣○夫禮者履也履之而自著焉者也○中正者禮之質也威儀者禮之文也備其質故其文謂之君子○是故君子之於禮也必謹其微焉

故起居之必度也言語之必倫也衣冠之必飾也容貌之必恭也几案之必整也室廡之必潔也故入其門而知其禮者君子也詩云其儀一兮心一兮此之謂也○禮之範於心也其猶金之範於爐也鉛鉄盡則為良金矣邪穢盡則為良心矣是故閑邪存誠莫大乎禮○進人之速莫如禮是故洙泗之教先焉○春秋之世其習於禮也衆矣先王之教其猶未泯乎○是故古之於禮也猶人之於飲食也故得則行失則止朝失之野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夫失之妻得之吾見匹夫匹婦而能謹於禮者矣未有君子而不達

夫禮者也○自禮學堙天下無維心之見矣自禮教衰天下無維國之道矣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其以此矣○以禮為亂首者老氏也古之荒人也以禮為偽者荀卿也古之筆夫也侮聖賢滅禮義莊周也古之亂民也絕人道毀身體釋迦也古之類狄也

○心有蔽焉不可撤也心有向焉不可移也撤而移之其在於學乎○夫學也者所以培其心也○夫夫物之植於地也非糞溉之勤雨露之滋則不能達而感焉心之植於人也非師友之澤問學之道則不能造而大焉是故講學以盡其心者其諸洗培之道乎

○綱於外而動於內使天下之物皆為吾養心之具者其惟聖賢乎又是故能攝心者經傳子史皆學也人情事變皆學也遠近幽深皆學也水石土木皆學也匹夫匹婦皆學也學而能立其心者則在外皆堯培之道也學而不能立其心焉其不逐物而馳者鮮矣○人心之對於景物猶其對於師友可也便無適而非取善之地其進也執鞭馮○觀書有三益焉昏者可喚而醒也明者可續而朗也得者可充類而盡也○今人之學博者適所以歸回而滋偽厚蔽而生智何也不能立心之過也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言立心也○孔孟之所謂博約者其諸心之謂乎是故會天下之理於吾心君子之學條矣○誦詩讀書而樂其道者伊尹克一之學也求之經義以栽培之者伯淳體仁之能功也知此道於講學其庶幾乎○后世有徒以講學而資談說者矣有徒以讀書而務博洽者矣心之論出焉制其心於枯稿之歸而冥然無覺者迂儒矯激之過也又其故自迂儒起而人心體用之全君子內外之學於是乎廢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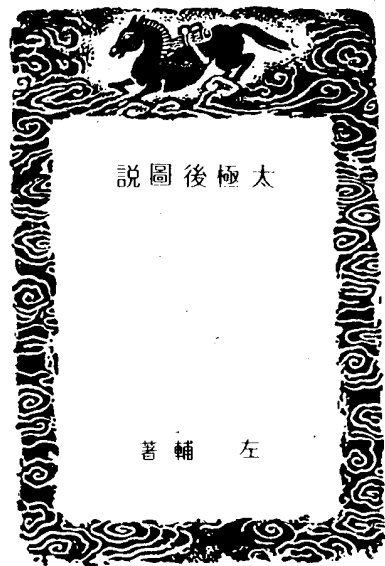
○端正也異於正者曰異端○殘道德仁義而裂之者老氏也滅道德仁義而空之者佛氏也○佛之

初其猶祖於老氏乎四十二篇之訓可識矣以禪為教者自達磨始也達磨照胡也竊吾之心性置之亂之道也○老氏之為道也宗於無然吾道之有而無不可得而棄也佛氏之為道也宗於寂然吾道之寂而感不可得而過也○是故老氏以無為鼓天下而天下終治於有為佛氏以出世誘天下而世終不能出夫然後二氏之說塞矣有耳目人心者猶不悟而墮焉亦可悲矣○絕其和念而充其正念者吾儒之教也惡邪念之累并正念而除之者佛氏之謬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造化感應之機寓焉若除而滅之逆天地之化滋其矣心生滅心滅性現是分心性而二之也惟滅動心不滅然心是岐寂感而二之也強與吾儒同者感矣○處虛無靈涉事無倚此是直定疑於定性之說矣而以無事為真宅有為為應流則未知吾性合內外動靜之機也謂之見性可乎○赤子之心直下者也然天下不皆赤子也曲而防之可也若絕其物空其心而謂之直焉是又繼而索照也是故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無事於空而能直焉此聖賢之道也其異於虛應空矣○唐宋之士皆剛明之才也然而蒼游之旨吾心性之學晦也

○確然守正不惑於佛者其惟唐之李翱乎復性三篇發於開道矣以神說目之非知道者也○楊簡之狂恣以頓悟而入者靜之學也廟訟之論幾於拈提聖佛之術矣是故簡則禪而在者也其子靜之流派乎○今之學者其求夫頓悟也亦資為講說而已矣夫道之在於人也猶衣服飲食之切於身也在體而行之爾又焉用悟○夫所謂悟者為世之昏沉於利欲習類之固而言也故復而得其本心之謂悟○吾憂夫天下之不皆悟於學也若夫道則正而常者也為有物而秘焉可希見之則君子弗悟矣

正學編終

正學編二卷  
明陳琛撰琛有易經淺說已著錄是書已編入所著紫峯集中此其別行之本凡二十一各立篇名全擬通書正蒙之體未免刻畫之嫌然依傍先儒不敢出入持論尚無疵謬未附秋夜感興詩十絕句亦力摹康節擊壤之派其宗尚可知矣



太極後圖說

左輔善

太極後圖說

沙園左輔著

後學趙紹祖同校

太極後圖



太極有圖自周子濂溪始蓋周子本之先天後天先  
天後天本之河圖洛書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  
書也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  
八卦太極則自一動一靜而分陰分陽自陰分陽  
而陽變陰合是太極然圖書以數為圖而虛其中數  
出于先天後天也圖書四面奇數二十偶數二十兩儀也  
則太極也圖書四面奇數二十偶數二十兩儀也  
離坎得四象之數震巽得四象之位者八卦也  
其中五與十皆無所用焉故虛之為太極而又五分

一則得四分二則得三分一則得九分二則得八  
分三則得七分四則得六分一則得四分二則得八  
六七八九之數此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生也  
中五與十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生于太極也先天  
後天以卦為圖而主之無象具之無狀宰之以帝妙  
之以神則太極也先天太極生儀生象生卦則兩儀  
之可窺後天象乘八卦神妙萬物無形而太極以理  
無不形無在而無不在此所以為太極也故為以理  
為圖而理本無極也無極即易之所謂神也故為之  
空圖以圖之而復動靜有圖五行有圖男女萬物各  
有其圖固足以盡太極之道矣然太極一圖別立於  
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上則有異乎形而上下之謂  
焉此其圖之所以不盡意也行動靜則太極在動靜  
行中然其為太極也又非有聲臭之可則也故曰五  
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意則甚妙而圖  
不足形其意之故周子輔之不敢不致妄有所議然  
之費亦曰圖不盡意輔之不敏不敢妄有所議然  
聞之傳曰易有太極則太極實不出於陰陽之外乃  
敢竊取夫子之意而發揮于周子之圖陰陽有變變  
中有理而理即太極則不必分為數圖而精粗上下  
無所不盡矣數圖合為一圖不外周子陰靜陽動之  
也形而上也陰陽也太極者所以為陰為陽之理也精  
則粗也形而下也是故太極動而陽始生於北方極  
陰之時至東北而一陽始成立春之候也交於東方  
為春分長于東南為立夏馴至南方則陽之純而夏  
至焉太極靜而陰始生於南方極陽之時至西南而  
一陰始成立秋之候也交於西方為秋分長于西北  
為立冬馴至北方則陰之純而冬至焉寒暑氣候大  
日月之行度蓋天道有陰陽之分日陽之精月陰之  
精日行陰道月行陽道則陰陽交而乘陰以陰所  
謂動也日行陽道月行陰道則陰陽交而乘陽以陽所  
謂靜也故以陰陽之理也所謂太極也○太極理也  
不可圖也故以陰陽之圖而陰陽之變亦非有一  
之形也圖其太極而已蓋春分秋分一歲之陰陽也  
若一月之晦朔弦望一日之晨昏晝夜一歲之陰陽也  
風雨雷鳴晦明萬變是則無一定之形也其在河  
圖也天一始于北流行於東為三成于南為七極

于西為九地之二始于南流行于西為四成于北為  
六極於東為八自北而東皆陽內而陰外自南而西  
皆陰內而陽外而六七八九成于外生則長矣成則  
矣其在洛書也一者陽之始而居乎北自一而三陽  
進而長於東也九者陽之極而居乎南自九而七陽  
退而消於西也六從一八從三則陽少而陰尚多二  
從七四從九則陽多而陰尚少書以奇數為主故一  
六八四二四河圖洛書豈有圖外之數乎氣之奇偶  
非有二致朱子所謂數即氣以先天卦位配之乾坤當  
陰陽之極坎離當陰陽之限而震艮巽兌分為陰陽  
消長之漸左方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以後天卦  
位配之震至離生長於春夏兌至坎收藏于秋冬而  
坤艮二卦各當出入始終之交震雷動于驚蟄春分  
齊至離而大壯焉兌陰見于秋分之候巽風散而交  
閉寒而成冬至坎而水旺焉坤土長於秋之交艮冬  
春之交無時不先天後天豈有圖外之象乎陽對待  
以立其體後天陰陽交變以致其用後圖之陰陽則  
對待而有交變者也故先天後天之陰陽不出乎此  
河圖一六為水居北陽始生而陷于純陰之中而先  
天坤地是在即陰之純而為陽之所以陷者也故地  
而水居下水河圖二七為火居南陰始生而麗于純  
土一家也河圖二七為火居南陰始生而麗于純  
陽之間而先天乾天是在即陽之純而為陰之所以  
麗者也故天在上而火陽之始生也陷于陰及其盛  
也陰之精乘陽以發達則為木故河圖三八木在東  
而先天以離日居之者蓋三變八化則陽盛于陰而  
春之日煖又以其升於東也陽非得陰亦不行天三  
以已成之陰交於外陽氣流行于陰中而陰亦乘之  
以行則陰變為陽是以在天則日之精氣為陰所麗  
則射散在地則木之陰之始生也麗于陽及其盛也  
精氣以之發達也  
陽之精為陰所凝結則為金故河圖四九金在西而

先天以坎月居之者蓋四化九變則陰盛於陽而秋  
 之月望又以其生於西也陰非得陽亦不聚地四陰  
 老之陽交於外陰氣與陽收飲而陽亦因之以飲  
 行其中則陽變為陰是以在天則月受日之光而  
 滿在地則金之精後天離火坎水當于午震木兌金  
 氣以之凝結也當邪酉震以陽動而生兌以陰見而殺陽動而生兌  
 當邪酉震以陽動而生兌以陰見而殺陽動而生兌  
 殺故為金後天木火金水之川各乘河圖之位而  
 離得先天乾坤之位者水火天地之用也震兌得坎  
 離之位者震兌始交洛書水木居其方金火易其位  
 而交之極即坎離也洛書水木居其方金火易其位  
 圖以左旋而生書以右轉而克河圖相生而西方之  
 之水火南方之火洛書相克而東方之木生西方之  
 火南方之金生水北方之水其生也土在西南其克也  
 土在東北流相生則對待相克則流行相克則對待  
 相生而土則寄旺於其間焉此其所以變化無窮而  
 物成萬在河圖先天者質之成常也體也體中有用  
 在洛書後天者氣之行變也用也變而不失其常用  
 可易而體不可易變者可易而常者不可易不易者  
 理也其易者理之流行也理即太極流  
 之數先天後天之象陰陽之變五行之用渾然造化  
 備見其中所以然者太極之理渾合無二而已矣故  
 此圖之未成也河圖洛書先天後天一圖一太極也  
 其既成也則統體一太極也天地造化不外乎陰陽  
 天分不外乎陰陽五行故圖書八卦陰陽五行之理  
 即天地造化之理太極是也各自為圖則各具一太  
 極也太極後天則因則子之圖而推本河圖是雖所  
 洛書先天後天之妙故曰統體一太極也是雖所  
 以發周子之所未發而盡其意而於伏羲文王孔子  
 相傳之心法亦將不外是而在焉聖人心即太極其  
 之動靜也故邵子曰先天之學心法也則子極陰陽  
 曰聖人定之以中仁義而止靜立人極焉神而明  
 之存乎其人非言之所能盡傳也言之所傳者淺惟  
 其心自然默契焉乃為神而明之易曰君子居則觀  
 其象而玩其辭窮理之事也又曰動則觀其變而玩  
 其占風行之事也朱子曰讀易之法先正其心居則  
 之事也居敬而窮理以履其事則德性在焉伏義  
 文王孔子居敬之心此心與之契河圖洛書先天後  
 天太極之理此心之理與之符矣方其心之靜而虛  
 大極受圖說

者神也及其動而陰陽變化  
 之理自虛中出者神而明也  
 太極後圖者沙圖左弼之先生之所著也先生  
 以周子原圖太極之外動靜五行男女萬物各  
 為一圖而於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  
 無極之旨有所未盡故復合為此圖以闡其意  
 然自合而分自分而合皆有自然不容已之妙  
 其意本非戾於周子後之觀周子圖者當觀其  
 所以分而分中有合觀此圖者當觀其所以合  
 而合中有分則有此圖而河圖洛書之秘先天  
 後天之精兩儀四象八卦之推盪無窮而動靜  
 五行男女萬物之相生不已者無不一以貫之  
 此真周子之功臣而義文以來所不可少之一  
 事矣先生成宏治丙辰進士為吾溼理學之倡  
 其所著尚有周易本義附說南庠日講等書今  
 皆不可見矣而嘉惠藝林啟迪來學僅存此圖  
 則知所愛護而珍重之者豈當以球玉比耶嘉  
 慶五年七月一日後學趙紹祖識





陰陽管見

撰 唐 何

陰陽管見一卷

柏齋何瑋釋天

造化之道一陰一陽而已矣陽動陰靜陽明陰晦陽有知陰無知陽有形陰無形陽無體以陰為體陰無用待陽而用二者相合則物生相離則物死微哉微哉通於其說則鬼神之物之著與夫天文地理醫下方技仙佛之蘊一以貫之而無遺矣  
天為陽地為陰火為陽水為陰天陽之陽也故神而無形地陰之陰也故形而不神火陽之陰也故可見然終無形也水陰之陽也故能化然終無知也天變而為風地變而為山火變而為雷水變而為澤雨雪霜露皆澤類也觀八卦之象則可知矣  
火陽也其盛在天水陰也其盛在地蓋各從其類也何以明之日為火之精月為水之精日近則為溫為暑火偏盛也日遠則為涼為寒水偏盛也四時之變於是乎生矣地雖有火而不能為溫暑天雖有水而不能寒涼故曰其盛各有在也  
或曰水陰也流而不息安在其為靜乎曰流非水之本然也水體凝而性靜者也其融火化之也其流天運之也天火無形實為陰樞而人不能見也故謂水為動悞矣何以明之水氣為寒寒其則水非有待於

外也水自遠其性耳然則水為之靜也昭昭矣或曰天有定形日月星宿之麗於天者萬古不易今謂天無形殆未可乎曰此不難知也既天有形定日月五星又何以有盈縮之異乎若謂日月五星雖麗于天而不為天所拘故有盈縮之異不知上何所繫下何所承乃萬古而不墜乎蓋天陽氣也動而不息其行至健日月五星皆運于天者也天行有常故日月星辰萬古不易其有盈縮則以象有大小天運之有難易也譬之浮物於水小者順流而去故疾中者小遲大者愈遲其勢則然也知此則謂天有定形者其惑可解謂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者其說不攻而自破矣

或曰天地水火恐未足以盡造化之蘊不如以陰陽統之予竊以為陰陽者虛名也天地水火者實體也二而一者也謂天地水火未足以盡造化之蘊此特未之察耳蓋人知水之為水而不知寒涼潤澤皆水也人知火之為火而不知溫熱光明皆火也天宰之以神地載之以形水火二者交會變化于其間萬物由是而生由是而化造化之能事畢矣自此之外豈復餘蘊乎

或曰乾靜專而動直坤靜翕而動闢易大傳也今謂天專為動地專為靜何居曰易大傳之文為乾坤交不交而言也乾有時而不交坤故謂之靜然其本體之動者自若也坤有時而不受乾之交故謂之動然其本體之靜者亦自若也觀天地則可知矣夫何疑乎

或曰易大傳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今謂天為陽地為陰不亦異乎曰乾陽物也其象為天坤陰物也其象為地茲非易道之彰彰者乎曰言若是之不同何也曰各有指也火陽也雖附於

天而未嘗不行於地水陰也雖附於地而未嘗不行於天水火者天地之二用也故天有陰陽地有剛柔

或曰周子之太極何如曰非吾之所知也其說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自今觀之則天陽之動者也果何時動極而靜乎地陰之靜者也果何時靜極而動乎天不能生水地不能生火無愚智皆知之乃謂陰陽相生不亦悞乎蓋天地水火雖渾然不可離實燦然而不可亂先儒但見其不相離而未察其不可亂也故立論渾渾而無別愚竊以為陰之與陽謂之相依則可謂之相生則不可

或曰何謂太極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也周子之論何如曰似矣而實非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固謂太極不外乎陰陽而陰陽不外乎五行矣自今論之水火也火也金木水土之交變也土地也天安在乎有地而無天謂之造化全可乎或曰天太極也故朱子以上天之載釋太極天道流行釋陰陽豈可謂之有地而無天乎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之中有乾有坤則天地皆太極之分體明矣以天為太極之全體而地為天之全體豈不悞甚矣哉太極圖為性理之首而其失有如此者故不可不辨

或曰張子之正蒙何如曰太虛即氣太虛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可見散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不可見因其可見始謂之有因其不可見遂謂之無故謂聖人不言有無言有無謂諸子之陋此其書之犬指也殊不知造化之道陽為神陰為形形聚則可見散則不可見神無聚散之迹故終亦不可見今夫人之知覺運動皆神之所為也是豈有形而可見乎觀人則造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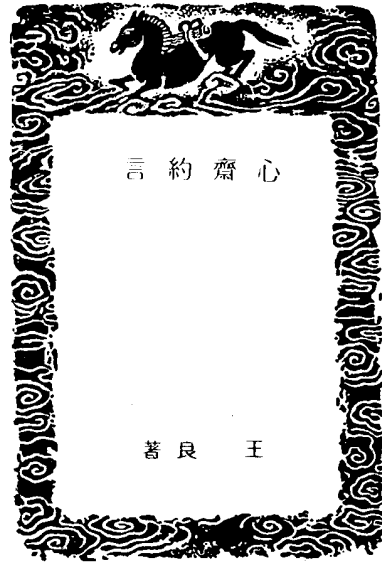
之妙可知矣張子之論蓋以意見窺測而未至者也或曰邵子之經世何如曰元會運世之分無所依據先儒已有議其失者今不普論天以日月星辰變而為寒暑晝夜地以水火土石化而為風雨露雷此其書之大指也自今觀之暑寒晝夜皆主于日月星辰何有焉風為天所變雷為火所變雨露皆水所變其理甚明火息則得之矣火為風石為雷土為露豈不牽強之甚哉且其取象乾不為天而為日離不為日而為星坤又為水坎又為土與伏羲之易象大異乃自謂其學出於伏羲之先天圖吾不知其說也

或曰子自謂所論皆出於伏羲之易其詳何如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伏羲易象之本也乾離皆生於陽故謂天火為陽坤坎皆生於陰故謂地水為陰乾變其初九為初六則為巽故謂風為天之變蓋天下交于陰也坤變其六三為九三則為艮故謂山為地之變蓋地上交於陽也離變其九三為六三則為震火為陰伏則奮擊而為雷故謂雷為火之變坎變其初六為初九則為兌水與陽交則相和而為澤故謂澤為水之變坤艮離震相比從其類也乾兌坎巽相遠無乃以乾為陽可不行於地之分坎為陰之陽亦能上入於天之分故兩易其佳易耶若以兌為巽以巽為兌則陰陽之分尤為明順然非後學所敢斷也姑發此意以俟再來之伏羲正焉



以伏羲之  
橫圖豎起  
觀之則造  
化在目中  
矣此易之  
太極圖也

陰陽管見一卷止



心齋約言

明 泰州王 艮汝止著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常知故也知之未嘗復行常行故也

天下之學惟有聖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無過快樂若費些子氣力便不是聖人之學便不樂

或問中先生曰此童僕之往來者中也曰然則百姓之日用即出乎曰孔子云百姓日用而不知使非中安得謂之道特無先覺者覺之故不知耳若智者見之

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有所見便是妄妄則不得謂之中矣

凡涉人爲皆是作僞故僞字從人從爲

知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則以天地萬物依於己不以己依於天地萬物

論道理若只見得一邊雖不可不謂之道然非全體也譬之一樹有見根未見枝葉者有見枝葉未見花實

者有見枝葉花實卻未見根者須是見得一株全樹始得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不論有位無位孔子學不厭而教不倦便是位育之功

愚夫愚婦與知與行便是道焉飛魚躍同一活潑潑地則知性矣

學者初得頭腦不可便討聞見支椹正須養微致盛則天德王道在此矣六經四書所以印證者也若工夫得力然後看書所謂溫故而知新也不然放下書本便沒工夫作

會點童冠舞雩之樂正與孔子無行不與二三子之意同

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不以養身者害身不以養心者害心知斯三者則知所以爲學矣

或問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曰我知天何惑之有我樂天何憂之有我同天何懼之有

若說已無過斯過矣若說人有過斯亦過矣君子則不然攻己過無攻人之過若有同於己者忠告善道之可也

一友持功太嚴先生覺之曰是學爲子累矣因指傍斷木之匠示之曰彼卻不會用功然亦何嘗廢事

或問異端曰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

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聖人之條理處聖人知便不失百姓日用便會失

良知之體與鳶魚同一活潑潑地當思則思思通則已如周公思兼三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何嘗纏繞要之自然天則不著人力安排

子夏篤信謹守爲己切矣但不免硬硬然言必信行必

子夏篤信謹守爲己切矣但不免硬硬然言必信行必

子夏篤信謹守爲己切矣但不免硬硬然言必信行必

果故孔子進之曰無爲小人儒

將上堂聲必揚仁之用也故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而非仁

即事是學即事是道人有困於貧而凍餒其身者則亦失其本而非學也

學術宗源全在出處大節氣象之蘊未甚害事有學者問放心難於求先生呼之即起而應先生曰爾心見在更何求心乎

經所以載道傳所以釋經經既明傳不復用矣道既明經何足用哉經傳之閉印證吾心而已矣

日用閒毫釐不察便入於功利而不自知蓋功利陷溺人心久矣頃見得自家一個真樂直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然後能宰萬物而主經綸所謂樂則天天則神

有別先生者以遠師教爲言先生曰塗之人皆明師也得深者

吾身猶矩天下國家猶方天下國家不方還是吾身不方

無妄則誠矣誠則無事矣故誠者聖人之本聖誠而已矣

道在天地閒實無古今之異自古惟有志者得聞之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

良知即性性焉安焉之謂聖知不善之動而復焉執焉之謂賢惟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曰以先知覺後知一

知一覺無餘蘊矣此孔子學不厭而教不倦合內外之道也

真實二字足見切實工夫但其開微有毫釐之辨不可不察蓋良知原自無不真實而真實者未必合良知之妙也故程子謂人性上不容添一物

良知即性即天即乾也以其無所不包故謂之仁無所不通故謂之亨無所不宜故謂之利無所不正故謂之貞是故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終日乾乾夕惕敬慎此良知而已雖危無咎即所謂不敗即所以立也

良知天性往古來今人人具足人倫日用之閒舉而措之耳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但無人為之意見參搭其閒則天德王道至矣

良知在人信天然自足之性不須人為立意作作知之真信之篤從此更不作疑念知此者謂之知道聞此者謂之聞道修此者謂之修道安此者謂之聖也此道在天地閒偏滿流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原無古今之異故曰鸞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所謂聖人肯綮者此而已聖門惟由也嗚然教之曰修己以敬子路以為未足又曰安人安百姓亦惟敬此而已矣學者信不及此則當就明師良友講明之未可輒生疑礙

或問鄒子曰泰州崛起田閒不事詩書一布衣何得聞斯道卓爾子曰惟不事詩書一布衣此所以得聞斯道也蓋事詩書者理義見聞纏縛胸中有大人告之以心性之學彼曰子既已知之矣以泰州之天靈皎皎既無聞見之桎梏又以新建明師証之宜其為天下師也竊嘗論新建有泰州猶金谿有慈湖其兩人發揮師傳亦似不殊斯道不孤德必有鄰子于茲益信或曰泰州主樂末世有倡狂自恣以為樂體奈何子曰此非泰州之過學者之流弊也夫流弊何代無之終不可以流弊而疑其學吉水鄒元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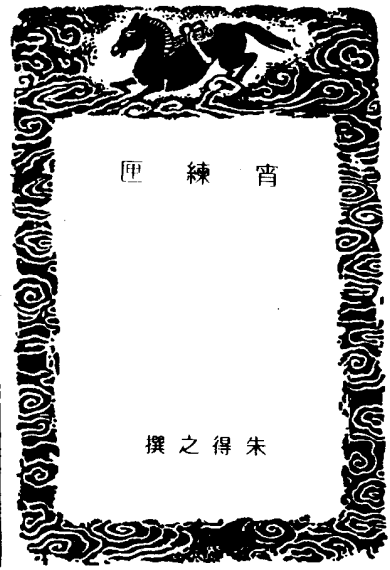
改約言錄

孫奇逢撰

古稱燕趙氣節之地而實聖學淵源之區也廣川開天人之家邵節陽合理數之繼造劉靜修大其堂構而鹿江村嗣其音微文未喪天道昭昭地不絕如縷之一脈當與世而常存讀約言錄始繼董邵劉鹿而興起者與曹子厚菴序之曰其道由窮理以及力行其教由周程以及薛王其言由性命以及功化斯于聖學也亦可謂明且正矣讀其書誠如其言而愚更有心折者楊朱學于老聃即道家者流墨氏亦當時之賢與孔子並稱未曾無父也無君也孟子謂其著書之流弊必至于無父無君故昌言闢之至比于禽獸以視今之禪學公然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者何如哉其禍之烈人人于骨髓心術之微百倍于楊墨而世莫敢與之抗先生剛果勁直毫無回互孟子而在其急引為知己也豈待問耶道喪學荒非有深心定力不搖于中則操于外故泰嶺最難先生氣魄大其展局自宏精力專其合道更捷人固望先生為薛子文情愚猶望先生兼王子文成文成學有本源而事無棘手舉由士拘繫之習腐儒帖括之案一洗而盡黷之所謂以按本察源之力奏掃蕩廓清之功者也明世謝于從祀之議而曰王守仁為有用道學知言哉有用二字孔門學旨大學曰明德曰新民曰至善而即曰明德于天下中庸曰性曰道曰教而即曰位天地育萬物則堯舜禹文之學與孔曾思孟之學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是豈可苟焉襲取將就冒認之乎哉聞之先儒云商周之際道在箕子箕子陳疇疇乃治天下之大法也宋元之際道在許子許子興學學乃治天下之統功也清明之際天固僅簡一人焉付之以斯文而寄之以道系先生夙昔自命斷不肯落二子後而當世之所以仰望先生者亦且有同心矣某幼而有志毫無所聞因于先生有知己之感日誦內外篇而手評之復不禁其中心之嚮往也附數語于後

心齋約言一卷

明王良撰良字汝止泰州人王守仁之門人明史  
 儒林傳附載王畿傳中此書皆發明良知之旨中  
 有稱先生者皆指守仁明史藝文志載心齋語錄  
 二卷此本改其名曰約言又止一卷亦以海編編  
 之節本也



宵練匣一卷

靖江近齋未得之本思

董蘿石平生好善惡其嚴自舉以問陽明老師曰好字原是好字惡字原是惡字董於言下躍然董實夫問心即理心外無理不能無疑陽明老師曰道無形體萬象皆其形體道無顯晦人所見有顯晦以形體言天地一物也以顯晦言人心其機也所謂心即理者以其克塞氣血謂之氣以其脈絡分明謂之理以其流行賦畀謂之命以其稟受一定謂之性以其物無不由謂之道以其妙用不測謂之神以其疑聚謂之精以其主宰謂之心以其無妄謂之誠以其無所倚着謂之中以其無物可加謂之極以其屈伸消息往來謂之易其實則一而已今夫茫茫堪輿蒼然隴然其氣之收斂者歟稍精則為日月星宿風雨山川又稍精則為雷電鬼怪草木花葉又精而為鳥獸魚鼈昆虫之屬至精而為人至靈至明而為心故無萬象則無天地無吾心則無萬象矣故萬象者吾心之所為也天地者萬象之所為也天地萬象者吾心之糟粕也聖其極致乃見天地無心而人為之心心失其正則吾亦萬象而已心得其正乃謂之人此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惟在於吾心此可見

宵練匣

心外無理心外無物所謂心者非今一團血肉之具也乃指其至靈至明能作能知此所謂良知也然而無聲無臭無方無體此所謂道心惟微也此大人之學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一物有外便是吾心未盡處不足謂之學

問善惡哀樂陽明老師曰樂者心之本體也得所樂則善及所樂則怒失所樂則哀不喜不怒不哀特此真樂也

楊文澄問意有善惡誠之將何指陽明老師曰無善無惡者心也有善有惡者意也知善知惡者良知也為善去惡者格物也曰意固有善惡乎曰意者心之發本自有善而無惡惟動於私欲而後有惡也惟良知自知之故學問之要曰致良知

或問客氣陽明老師曰客與主對讓盡所對之賓而安心居於早末又能盡心盡力供養諸賓賓有失錯又能包容此主氣也惟恐人加於吾之上惟恐人忘慢我此是客氣

人生不可不講者學也不可暫者光陰也不能暫習其為可惜學不講自失為人之機誠為可耻自甘無耻自不知惜老至而悔不可哀乎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朝聞道夕死可矣旨哉

或問三教同異陽明老師曰道大無外若曰各道其道是小其道矣心學純明之時天下同風各求自盡就如此屢事元是統成一問其後子孫分居便有中

有偏又傳漸設藩籬猶能往來相助再久來漸有相較相爭甚而至於相敵其初只是一家去其藩籬仍舊是一家三教之分亦只似此其初各以資質相近

處學成片段再傳至四五則失其本之同而從之者亦各以資質之近者而往是以遂不相通名利所在

至于相爭相敵亦其勢然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

知者見之謂之知纔有所見便有所偏天地萬物之機生生不息者只是翕聚翕聚不已故有發散發散是其不得已且如嬰兒在母腹中其混沌皮內有兩乳端生近兒口是兒在胎中翕而成者也故出胎便能吸乳

人之養生只是降意火意火降得不已漸有餘滋自然上升只管降只管自然升非是一升一降相對也降便是水升便是火參同契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

中此其指也或問金丹曰金者至堅至利之象丹者赤也言吾赤子之心也煉者喜怒哀樂發動處是火也喜怒哀樂之發是有物牽引重重輕輕冷冷熱熱燥燥得此心端然在此不入則赤子之心不失久久純熟此便是丹成也故曰貧賤憂戚玉女於成動心忍性增

益不能此便是出世此是飛昇冲舉之實謂其利者百凡應處迎之而解萬古不變萬物不離大人之心常如嬰兒知識不逐純氣不散則所以延年者在是所以作聖者在是故曰專氣致柔如嬰兒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所以知幾者在是所以知天者在是

太虛浮雲過化也乾乾不息於誠存神也存神則過化矣所過不化不存神也存神而過化所以與天地同流

此身之外一絲一縷皆經綬故緊隨身不可須臾離者貧賤也或得或失者富貴也於其不可離者必求離之於其不可保者必欲得之此所以終身役役卒歸於惡也

三代教人年未五十者不得衣帛未七十者不得食肉是天下莫非羈縻也今自嬰兒時便厚味華衣豈知古人愛養生命之道佛法戒殺其徒不腥不錦意

歸於惡也

歸於惡也

歸於惡也

歸於惡也

歸於惡也

歸於惡也

歸於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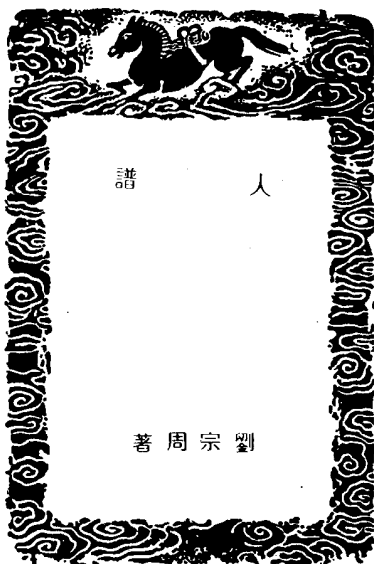
歸於惡也

正如此若得天下知此風味便省許多貨財便有許多  
多豐裕息食息爭無限好處雍熙之風指日可見惜  
乎欲重情勝而不能從也

往古聖人立言垂訓宗旨不同只是因時立教精明  
此性耳堯舜曰中湯文曰敬蓋以中有糊塗之景將  
生兩可之病故以敬為宗提省人使之常惺惺也敬  
則易流於有意故孔子曰仁仁易無斷故孟子曰仁  
義仁義流而為假仁襲義故周子曰誠誠之景乃本  
體無思無為者也人不易明將流於誣直故程子復  
以敬為宗敬漸流於孤陋故朱子以致知補之致知  
漸流於支離故先師辨明聞見與良知特揭良知為  
宗千古聖學之要天地鬼神之機良知二字盡之矣  
混沌開闢之說亦是懸度只就一日晝夜昏明之間  
便可見成交時果人消物盡乎但自古至今生氣漸  
促其醇氣之耗智巧之深終非古比  
或問事物有大小應之不能無取舍此正是功利之  
心千駟萬鍾之取予一念也眾人在事上見故有小  
大聖人却在發念處見故不論事物之大小一念  
不安即不忍為  
人無善可為只不為惡有心為善善亦惡也 完卷

宵練區十卷

明未得之撰得之自說參元子為程人一云請江  
人是書凡分三編曰稽山承語紀其聞於師者也  
曰濠芹漫語紀其聞於友者也曰印古心語紀其  
驗於經典而有得於心者也皆提倡心學陽儒陰  
釋其曰宵練區者案列子宵練劍名畫則見影不  
見光夜則見光不見形觸物而不覺喻其析理之  
入微不在名象間也曰區者理寓於書如劍藏於  
匣也即其名之不衷而書可想見矣



人譜

劉宗周著

自序

友人有余袁了凡先生功過格者予讀而疑之了凡自言曾授旨真谷老人及其一生轉移果報皆取之功過懲鑒不爽信有之乎予竊以為病于道也予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今之言道者高之或淪于虛無以為語性而非性也卑之或出于功利以為語命而非命也非性非命非人也則皆遠人以為道者也然二者同出異名而功利之惑人為甚老氏以虛言道佛氏以無言道其說最高妙雖吾儒亦視以為不及乃其意主于了生死其要歸之自私自利故太上有感應篇佛氏亦多言因果大抵生死起見而動援虛無以設教狠云功行實恐邪妄與吾儒憲迪從逆之旨霄壤是虛無之說正功利之尤者也了凡學儒者也而篤信因果輒以身示法亦不必實有是事傳染至今日遂為度世津梁則所關于道術晦明之故有非淺鮮者余因之有感特本證人之意者人極圖說以示學者繼以六事工課而紀過格終焉言過不言功以遠利也題之曰人譜以為諸人者莫近于是學者誠知人之所以為

人譜

人而于道亦思過半矣將馴是而至乎聖人之域功崇業廣又何疑乎友人聞之亟許可達序而傳之時崇禎甲戌秋八月間吉嶽山長者劉宗周書

按人譜作于甲戌重訂于丁丑而是編則乙酉五月之絕筆也一句一字皆經再三參訂而成向吳楷楫初刻于吳鮑長儒再刻于杭俱舊本也讀者辨諸母負先君子臨歧苦心己丑孟秋不孝男洵百拜謹識

人譜正篇

明 山陰劉宗周念臺著

人極圖

○即太極 ○即太極 ○即太極

按此第二第三圖即濂溪太極圖之第二圖之然分而為二自有別解且左右互易學者宜詳之

人極圖說

無善而至善心之體也

即周子所謂太極太極本無極也統三才而言謂之極分人極而言謂之善其義一也

動而陽也

乾知大始是也

靜而陰也

坤作成物是也

由是而之焉達于天下者道也放勳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五性之所由著也五性既著萬化出焉萬化既行萬性正矣

五性之德各有專屬以配水火木金土此人道之所以達也

萬性一性也性一至善也至善本無善也無善之真分爲二五散爲萬善上際爲乾下蟠爲坤乾知大始吾易知也坤作成物吾簡能也其俯仰于乾坤之內者皆其與吾之知能者也

乾道成男即上際之天神道成女即下蟠之地而萬物之胞與不言可知是西銘以乾坤爲父母至此以天地爲男女乃見人道之大

人譜

人譜



人  
一  
二  
三

大成入乎無知而無不知無能而無不能其惟心之所為乎易曰天下何思何慮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天下何思何慮

無知之知不慮而知無能之能不學而能是之為無善之善

君子存之善莫積焉小人去之過莫加焉吉凶悔吝惟所感也積善積不善人禽之路也知其不善以改于善始于有善終于無不善其道至善其要無咎所以盡人之學也

君子存之即此何思何慮之心周子所謂土靜立人誠是也然其要歸之善補過所由始與不思善惡之旨異矣此聖學也

人譜續篇

明 山陰劉宗周念臺著

證人要旨

○無極一曰凜閉居以體獨

學以學為人則必證其所以為人證其所以為人證其所以為心而已自昔孔門相傳心法一則曰慎獨再則曰慎獨夫人心有獨體焉即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所從出也慎獨而中和位育天下之能事畢矣然獨證至微安所容慎惟有一獨處之時可為下手法而在小人仍謂之閉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至念極捨善無益之時而已不覺其爽然自失矣君子曰閉居之地可懼也而轉可圖也吾姑即閉居以證此心此時一念未起無善可著更何不善可為止有一真无妄在不睹不聞之地無所容吾自欺也吾亦與之毋自欺而已則雖一善不立之中而已具有渾然至善之極君子所為必慎其獨也夫一閉居耳小人得之為萬惡淵藪而君子善反之即是習性之路蓋敬肆之分也敬肆之分人禽之辨也此證人之第一義也

○無動二曰下動念以知幾

靜坐是聞中喫緊一舉其次則讀書朱子曰每日取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是行之一二年不慮無長進焉念如其初則情返于性動無不善動亦靜也轉一焉念而不善隨之動而動矣是以君子有慎獨之學七情之動不勝窮而約之為心累之物則嗜慾忿憤居其大者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欲懲室之功正就

人  
一  
二  
三

動念時力扼其轉念之關不使流而為不善纔有不善未嘗不知之而止之止之而復其初矣過此以往便有不及圖者昔人云懲忿如推山窒慾如填壑直如此難亦為圖之于其甚或耳學不本之慎獨則心無所主滋為物化雖終日懲忿只是以忿懲忿終日窒慾只是以慾窒慾以忿懲忿愈增以慾窒慾愈熾宜其有取于推山填壑之象豈知人心本自無忿忿焉有忿吾知之本自無慾慾焉有慾吾知之只此知之之時即是懲之窒之之時當時廓清可不自費絲毫氣力後來徐加保任而已易曰知幾其神乎此之謂也謂非獨體之至神不足以與于此也

○靜三曰謹威儀以定命

慎獨之學既于動念上下貞邪已足端本澄源而不自念泯也容貌詞氣之閒有為之符者矣所謂靜而生陰也于焉官雖止而神自行仍一一以獨體閉之靜而妙合于動矣如足容當重無以輕佛心失之手容當恭無以弛慢心失之目容當端無以淫僻心失之口容當止無以煩易心失之聲容當靜無以暴厲心失之頭容當直無以邪曲心失之氣容當肅無以浮蕩心失之立容當直無以徒倚心失之色容當莊無以表暴心失之此所謂九容也天命之性不可見而見于容貌詞氣之閒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是即所謂性也故曰威儀所以定命昔橫渠教人專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為先殆謂是與

○五行四曰敦大倫以凝道

人生七尺墮地後便為五大倫關切之身而所性之理與之一齊俱到分寄五行天然定位父子有親屬

少陽之木喜之性也君臣有義屬少陰之金怒之性也長幼有序屬太陽之火樂之性也夫婦有別屬太陰之水哀之性也朋友有信屬陰陽會合之土中之性也此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率性之謂道是也然必待其人而後行故學者工夫自慎獨以來根心色性暢于四肢自當發于事業而其大者先授之五倫于此尤加致力外之何以極其規模之大內之何以究其節目之詳細期踐履敦篤惓惓君子無忝此率性之道而已昔人之言曰五倫開有多少不盡分虛夫惟當懷不盡之心而電免以從事庶幾其道于黃子

物論五曰備百行以考旋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非意言之也自由五大倫推之盈天地間皆吾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也其間知之明處之當無不一一黃備于君子之身本是一體關切痛癢然而其間有一處缺陷便如一體中傷殘了一肢一節不成其為我又曰細行不矜終累大德安見肢節受傷非即腹心之痛故君子言仁則無所不愛言義則無所不宜言別則無所不辨言序則無所不讓言信則無所不實至此乃見盡性之學盡倫盡物一以貫之易稱觀履考祥其旋元吉吉祥之地正是不勝查考耳今學者動言萬物備我恐只是鏡中花略見得光景如此若是真見得便須一與之踐履過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反身而誠誠體一極也強恕而行物物付梓也

○其六曰選善改過以作聖

自古無見成的聖人即堯舜不廢就其末只一味

選善改過便作成聖人如孔子自道可見學者未歷過上五條公案道身多是罪過即已歷過上五條公案道身仍是罪過纔舉一公案如此是善不知此便是過即如此是善而善無窮以善進善亦無窮不如此是過而過無窮因過改過亦無窮一過一改時遷時改忽不覺其入于聖人之域此證人之極則也然所謂是善是不善本心原自歷落分明學者但就本心明處一決決定如此不如彼使時時有遷改工夫可作更須小心窮理使本心愈明則查備愈細全靠不得今日已是覺得如此如此而即以爲了手地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人譜續篇三

明 山陰劉宗周念臺著

紀過格

○切先一日微過循知主之

妄細而舉其天者是

以上一過實由後來種種諸過而藏在未起念以前彷彿不可名狀故曰微原從無過中看出過來者妄字最難解道是無病痛可指如人元氣便虛也然百邪從此易入人犯之者便一生受虧無藥療最可畏也程子曰无妄之謂誠誠尚在無妄之後誠與偽對妄乃生偽也妄無面目只一點浮氣所中如履霜之象微乎微乎妄根所中曰感爲利爲名爲生死其粗者爲酒色財氣

○動而二日隱過七情主之

有動二日隱過七情主之

淫靡損者三樂之類

傷哀長戚戚

多懼是謂畏或遇事變而失其所守

溺愛多在妻子

作惡多在疏賤

縱欲耳目口體之屬

以上諸過過在心藏而未露故曰隱仍坐前微過來一過積二過○微過不可見但感之以喜則修然益感之以怒則怫然遷七情皆如是而微過之真面目于此斯見今須將微者先行消款一下然後可議及此耳

○靜而三日顯過九容主之

有靜三日顯過九容主之

箕踞	交股大文小文
趨獻以上足容	攘臂
擊拳	高卑任意以上手容
偷視	斜視
視非禮以上視容	易言
貌言	謔笑
頌言以上口容	高聲
詈罵以上聲容	脫帽
弁冠	側耳以上頭容
搖首	怠懈以上氣容
好剛使氣	當門
跛倚	履闕以上立容
令色	遠色
作色以上色容	以上諸過授于身故曰顯仍坐前微隱二過來一
過積三過○九容之地即七情穿插其中每容多有七種情狀伏在裏許今姑言其略如箕踞喜也會箕踞怒也會箕踞其他可以類推	
⑤五行四曰大過五倫主之	
非道事親	親過不諫
責善	轉達教令
先意失權	定首失節
唯諾不謹	奔走不恪
私財	私出入

私交遊	浪遊
不守成業	不謹疾
侍疾不致謹	謂禮不愾
停喪	祭祀不敬
繼日無聞	忌日不哀
事伯叔父母不視父母以降	以上父子兄弟皆生為人子者其為父而過可以類推
非道事君	長君
達君	始進欺君
遷轉欺君	官成欺君
不謹	詭譎
貪	酷
傲上官	凌下位
居鄉把持官府	遲完國課
脫漏差徭	擅議詔令
私讓公祖父母官政事美惡	誣告
縱子弟出入衙門	以上君臣類
交誓不時	聽婦言
反目	帷薄不謹
私寵婢妾	無故娶妾
婦言異聞	以上夫婦類皆生為人夫妻
非道事兄	疾行先長
衣食凌競	語次先舉
出入不稟命	憂患不恤
侍疾不謹	私蓄

早年分爨	侵公產
異母相嫌	鬪牆
外訴	聽妻子離間
貧富相形	久疏動定
疏親猶子	遇族兄弟于途不讓行
遇族尊長于途不起居	以上長幼類皆生為人幼者其為長而過可以類推
勢交	利交
派交	狎比匪人
延譽	恥下問
嫉視諍友	善不相長
過不相規	羣居游談
流連酒食	綏急不相視
初終渝盟	匿怨
強聒	好為人師
以上七朋友類	
以上諸過過在家國天下故曰大仍坐前微隱顯三過來一過積四過○諸大過總在容貌詞氣上見如高聲一語以之事父則不孝以之事兄則不友其他可以類推為是心上生出來者	
⑥物物五曰叢過百行之	
游學	戲動
譏語	嫌疑
造次	乘危
由徑	好閒
博奔	流連花石
好古玩	好書畫

牀第私言	蚤眠安起	畫廬內室	狎使婢女	挾妓	俊僕	畜優人	觀戲場	行不避婦女	暑月袒	科跌	衣冠異製	懷居	輿馬	饗餐	惜食	縱飲	深夜飲	市飲	輕赴人席	宴會侈靡	輕諾	輕假我假	輕施	與人期爽約	多取	滛受	居閒爲利	獻媚當途	躁進	交易不公	斷小肥肥一文二文	拾遺不還	持籌	田宅方圖	嫁娶侈靡	誅求親故	窮迫遺年債負	違例取息	謀風水	有恩不報	拒人乞貸	遇事不行	方便如排解紛動	橫逆相報	宿怨	武斷鄉曲	設誓	寫書	習市語	稱綽號	造歌謔	傳流言	稱人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暴人陰事	面評	議議前輩	訟	終訟	主訟	失盜窮治	捐棄故舊	疏九族	薄三黨	欺鄉里	侮鄉佑	慢流寓	虐使僮僕	欺凌寒賤	擠無告	遇表死不恤	見骼不掩	特殺	食耕牛野禽	殺起蟄	無故拔一草折一木	暴殄天物	褻瀆神祇	呵風怨雨	毀棄文字	離黃經傳	讀書無序	作字潦草	輕刻詩文	近方士	禱賽	主册庵院	拜僧尼	假道學	以上諸過自微而著分大而小各以其類相從略以百爲則一過積五過百過所舉先之以謹獨一關而網紀之以色食財氣終之以學而叛道者大抵皆從五倫不敘生來	抵六日成過爲戒惡門以克念終焉	崇門 嚴過成過日嚴惡用小訟法解之閉關一時	妖門 嚴過成過日嚴惡用小訟法解之閉關二時	夷門 嚴過成過日嚴惡用小訟法解之閉關三時	獸門 大過成過日大惡用大訟法解之閉關終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獸門 嚴過成過日嚴惡輕者用小訟重者大訟解之  
 聖域 嚴過成過以成過得改地一一進以訟法立  
 以上一過準一惡惡不可縱故終之以聖域○人  
 雖犯極惡大罪其良心仍是不泯依然與聖人一  
 樣只爲習染所引壞了事若纔提起此心耿耿小  
 明火然泉蓬滿盤已是聖人或曰其如積惡蒙頭  
 何曰說在孟子訓惡人齊戒矣且既已如此又任  
 地去可奈何正恐直是不由人不如此不得

訟過法即解生法  
 一炷香一盂水匱之淨凡布一蒲團座于下方會  
 平旦以後一躬就坐交跌齊手屏息正容正儼威閉  
 鑿臨有赫呈我夙夜柄如也乃進而救之曰爾固儼  
 然人耳一朝跌足乃禽乃獸種種墮落嗟何及矣應  
 曰唯唯復出十目十手之指視皆作如是言應曰唯  
 唯于是方寸兀兀痛汗微星赤光發頰若身親三木  
 者已乃躍然而奮曰是子之罪也夫則又救之曰莫  
 得姑且供認又應曰否否頃之一鏡清明之氣徐徐

來若向太虛然此心便與太虛同體乃知從前都是妄緣妄則非真一真自若湛湛澄澄澄迎之無來隨之無去卻是本來真面目也此時正好與之葆任忽有一塵起輒吹落又葆任一回忽有塵起輒吹落如此數番勿忘勿助勿問效驗如何一霎閒整身而起閉關終日

或於予此說近禪者予已廢之矣既而思之曰此靜坐法也靜坐非學予程子每見人靜坐使嘆其善學後人又曰不是教人坐禪入定蓋借以補小學一段求放心工夫自哉言予然則靜坐豈一無事近高忠憲有靜坐說二通其一是一撒手懸崖伎倆其一是小心著地伎倆而公終以後說為正

今儒者談學每言存養省察又曰靜而存養動而省察卻教何處分動靜無思無為靜乎應事接物動乎雖無思無為而此心常止者自然常運應事接物而此心常運者自然常止其常運者即省察之實地而其常止者即存養之真機總是一時小心著地工夫故存養省察二者不可截然分為兩事而不可以動靜分也陸子曰猶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今為鈍根設法請先為其奴者得

訟過法然此外亦別無所謂涵養一門矣故仍存其說而下廢因補註曰靜坐法

改過說一  
天命流行物與無妄人得之以為心是謂本心何過之有惟是氣機乘除之際有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者有過而後有不及雖不及亦過也過也而妄乘之為厥心病矣乃其造端甚微去無過之地所爭不能毫

釐而其究甚大譬之木自本而根而幹而標水自源而後及于流盈科放海故曰涓涓不息將成江河縣絲不絕將尋斧柯是以君子慎防其微也防微則時知過時時改過俄授之隱過矣當念過使從當念改又授之顯過矣當身過使從當身改又授之大過矣當境過當境改又授之叢過矣隨事過隨事改改之則復于無過可喜也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雖然且得無改乎凡此皆卻妄還真之路而工夫喫緊總在微處得力云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與能謹微者專言母我即顏氏之克己然視子則已粗矣其為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焉視顏則又粗矣夫子僅許之曰可以為難矣言幾幾乎其勝之也張子十五年學簡恭而安不成程子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痛在亦為其徒求之顯著之端耳司馬溫公則云某平生無甚過人處但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者庶幾免于大過乎若邪恕之一日三簡點則叢過對治法也真能改過者無頭非微無小非大即邪恕之學未始非孔子之學故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不然其自原憲而下落一格轉

學  
祖一格工夫彌難去道彌遠矣學者須是學孔子之學  
改過說二  
人心自真而之妄非有妄也但自明而之暗耳暗則成妄如魘魅不能盡見然人無有過而不自知者其為本體之明固未嘗息也一面明一面暗究也明不能勝暗故真不勝妄則過始有不及改者矣非惟不能勝暗而文之是暗中加暗暗中加妄也故學在去

改過說三  
或曰知過非難改過為難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有未嘗復行之行而後成未嘗不知之知今第曰知之而已人無有過而不自知者抑何改過者之寥寥也曰知行只是一事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終知者行之養行者知之實故言知則不必言行言行亦不必言知而為要夫知有真知有常知昔人談虎之說近之顏子之知本心之知即知即行是謂真知常人之知習心之知先知後行是謂常

知真知如明鏡當懸一徹水徹常知則如電光石火轉眼即除學者由常知而進于真知所以有致知之法大學言致知在格物正言非徒知之實允蹈之也致之于意而意誠致之于心而心正致之于身而身修致之于家而家齊致之于國而國治致之于天下而天下平苟其稱有不誠不正不修不齊不治且平焉則吾亦致吾之知而已矣此格物之極功也謹謂知過之知非即改過之行乎致此之知無過不知行此之行無過復行惟無過不知故愈知而愈致惟無過復行故愈致而愈知此遠言改過之學聖人所以沒身未已而致知之功俱未已也昔者程子見獵而喜蓋十二年如一日也而前此未經感發則此心了不自知尚于何而得改地又安知既經感發之後遲之數十年不更作如是觀乎此雖細微之或不足為賢者果亦以見改過之難正在知過之尤不易矣其矣學以致知為要也學者姑于平日聲色貨利之念逐一查檢直用純衣三斗湯滌肺腸于此露出靈明方許商量日用過端下落則雖謂之行到然後知亦可昔者子路有過七日不食孔子聞之曰由知改過矣亦點化語也若子路可謂力行者矣請取以為吾黨勸

學每廣編 一八 人譜 子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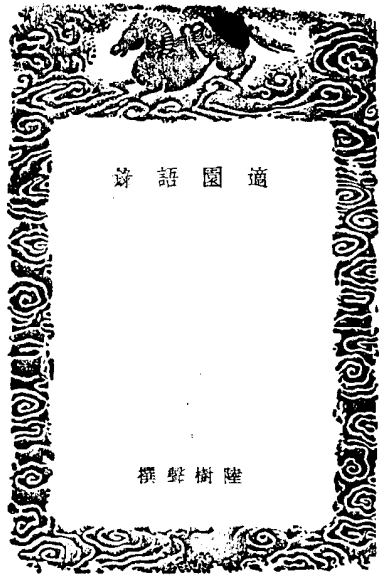
人譜

張應善撰

於數人譜一書為先師經錄易費時詳囑傳習說者此乃精義熟仁之正學天德王道之全功也茲雖山頹哲萎而倡會迄今前後四十年遺教克存且雖羊不去重授漿梁一番拈起一番新凡我同人能以神交私淑者作耳提面命乃不負頂天立地一完人矣會名證人而人證何如開宗誠意而意誠矣若同心相長善相規過自信至自知真當仁不讓洋洋乎如在其上而後會非故事也講弗空言也憐不我遺庶幾使此餘生八小子得策猶蟻蟻接光曜冥師恩友敢死且不朽耳於數老成凋謝後起聯翩謂我越東殿直上傳濂洛關閩都魯可也動色告誠受承一絕云為舜人皆可以為自甘暴棄迷途但知克己唯由己氣習拘牽立盡揮已酉嘉平三之日社會雖不省門人餘生張應善百拜手跋

人譜一卷人譜類記二卷

明劉宗周撰姚江之學多言心宗周懲其末流故課之以實踐是書乃其主嚴山書院時所述以授生徒者也人譜一卷首列人極圖說次記過格次改過說人譜類記二卷曰體獨篇曰知幾篇曰凝道篇曰考疑篇曰作聖篇皆集古人嘉言善行分類錄之以為楷模每篇前有總記後列條目間附以論斷主於啟迪初學故詞多平實淺顯兼為下愚勸戒故或參以福善禍淫之說然偶一及之與袁黃功過格立命之學終不同也或以蕪雜病之則不知宗周此書本為中人以下立教失其著作之本旨矣



適園語錄

陸樹聲撰

士大夫途時遇合跬步以至公卿非難而歸田為難此東坡有激之言至謂歷官一任無官謗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此非親履其境意適于中者不能道

士大夫處世聲名重者則責望亦重若虛名一勝恐不能收實用如真西山負一世重名及其入朝前譽少減故前輩云聲名自是一項事業自

是一項江南地土薄士大夫只做得一項

臨海金一所貴亭仙居應容菴大猷二人以道義相交善金既謝事家居應復起用請金言別金曰君此出他日回來要將一照樣應容菴還家兩人竟保晚節昔王嘉吏與王龜齡別曰吾輩會合不可常惟常留面目異時可復相見龜齡每誦其言士大夫出處遇合得失皆有定數然得失止于生前而非常在身後蓋身名之得失關一時之亨否而公論之是非係千載之勸懲故曰得失一時榮辱千載

高子素詩云眾女競閨中獨退及成怒夫爭妍取忌有之也而獨退成怒者豈不以眾邪醜正世忌太潔耶故揚誠齋有言聲利之場輕就者固不為世所怨蔡定夫是也不輕就者亦不為世所怨朱元晦是也

昭德晁氏世多賢者自蔡京專國晁氏子姓皆安於外官唐質肅子嘉問紹聖初至京師謁時相見一人朱衣象笏為典容所拒旬旬從門闔下入嘆曰士大夫汨喪廉恥一至此乎拂衣徑去蓋家世薰蒸習熟見聞故能自立若此

任安灌夫世之置論者或眇小其人然觀其衛大將軍魏其丞相於死生隆替之間終始不二後世稱士大夫者往往規勢以分燥濕順時而為向背處一人之身而變態不常如翻覆手者其視二人何如

仕局中脂韋迎合工巧伎以希媚于時者一似優人登場作劇憂喜悲笑曲盡情態以取人意然不過一餉間俱成空矣

世之言者曰君相不言命又曰君相造命此言君相處時位之得為凡事幾得失治忽理亂當責成於已不可諉命於天非若制於時位者之可以言命也若曰威福予奪自恣而吾能陶鑄人

以是為造命而肆然物上則釋解矣  
失生于得者也辱生于寵者也故得為失先寵為辱先惟能以未得為失則失不足患矣以遺寵待辱則辱不能驚矣故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以得委時何寵之有以順處失何辱之有或謂立朝多異同者彭止堂曰異同無妨但願當面異同如韓范富諸公上殿相爭如虎此異同也然體國忘私同歸于是異處未嘗不同乃若

外示苟同內懷猜異甚則設謬教以為容悅假深情以伏駭機快意已私不恤國是以是為同非國家之利也

文章功業之士於世願已足則往往求服解以希慕長生然於世法中取數已多恐造物者所斬惟以蓄處泰廉取而薄享以逐續其餘可也昔白香山忠州別駕命下明日而丹竈敗蓋世間法與出世間法不兩立若此

近來一種講學者高談玄論究其歸宿茫無據依大都臆度之路熟實地之理疎只於知崇上尋求而不知從禮甲處體究徒令人凌躡高遠長浮虛之習是所謂履平地而說相輪處井幹而譚海若者也

陽明致良知之說病世儒為程朱之學者支離語言故直截指出本體而傳其說者往往詳于講良知而於致處則畧坐入虛談名理界中如禪家以無言遺言正欲掃除前人窠臼而後來學人復向無言

國家尊名節褒恬退雖一時未見其效然當思難倉卒之際終賴其用如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皆望風奔潰而抗節不撓者止一顏真卿明

皇初不識其人則所謂名節者亦未嘗不自恬退中得來也故獎恬退者乃所以勵名節  
白沙先生胸次如光風霽月故其詩瀟灑卓軼脫落蹊徑其於出處之際寓意超然者見處有在也而論先生學問者謂江門脈脈於禪以解脫得悟即一二通儒且真疑焉昔人有學道而善

疑者病其無從質也謂須訪空同見廣成子後生膚末於先生見處未徹蓋亦起先生於江門而質之何如

物之有常形者固於形也而水不然處圓則體隨而圓處方則體隨而方而水固無方圓也因物而不遷於物者也故曰水幾於道道能體物而不物於物者也

月映萬川則萬川皆現而月體無二風傳萬竅則萬竅齊鳴而風性無體聖人所為以一心普萬物應萬物感無逆者也

質本而文末本者根也末者枝葉也物至末則漸斂欲反而歸根難矣故混沌鑿而無完人追琢工而無完璞大易序卦于貴剛次之剝居晦可以明察察以自昭者神馳而眩外矣王靜可以尸動體體而往來者內搖而逐物矣故曰知以而守黑寧內以制外

寓無辨於寒翁之馬蕉中之鹿則得失可以齊視游無間如莊生之蝶濠上之魚則身世可以兩忘

楊子雲作太玄而美新之文身不免焉豈清靜寂莫乃亦有未玄之理耶柳宗元傳李赤而任文之黨躬自蹈焉豈清都帝居乃亦慕赤之所為耶文章家不貴能言也

柳子厚於八司馬中可謂至巧者矣作乞巧文巧非不足也晚來作愚溪對以愚自命豈真愚者哉然以子厚之巧而昧於進退從違之義孰謂子厚非愚也

講學者曰如何而為心如何而為性如何而為格致云者此解字法也可以善口耳而樂之身心無有也是能辨五穀而未能食其實者也懲其無實而以爲學之不必講者是又不耘苗者也凡仕宦所歷如飲食精粗美惡忽然過口及至果腹同歸一飽何暇追計

通語錄

魏莊渠對客終日端坐談論不倦唐荆川曾與坐談一日不堪其困或問莊渠得無勞否曰想於談論時自有得力處他日又問曰只要說得當國朝諸儒魏莊渠似爲著實寄居唐荆川書云公寬以居之矣所少者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耳又寄呂涇野書云近來學者每有好名之病以好名之心而聽過高之論解不害道者歐陽崇一訥行敏言當以此意告之其言皆深中人病益平日工夫所到故以此告人

至本一禪院法堂與隱南禪師云每當靜坐中覺胸中自有一種快活對人不得今士大夫以紛華盛麗爲樂吾看來樂得不甚爽利或問今當於何處着力先生云不過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於此步步着實做去久之乃成精緻

方正學文集大抵多說節義可見平日看得明養得熟卒然遇變更不待商量有死而已然亦有不必死者如馬廷鸞與賈似道同事托病去國宋亡之後在林下十有八年人無以爲非者不在其位故也

周萊峯先生嘗述日用功夫質諸先生先生云玩味書義若止思索義理恐亦未爲得法須反求自己以書驗之方有益

豈可謂死要神不散所以做好人聖賢之心豈如是

聖人謂未知生焉知死已有含章東坡謂神無所不之如水之在地中桐井得泉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最說得好

萊峯問安命之道先生謂君子但盡其在我其餘皆付之天

朋友易合者到利害之際都不得力其落落難合

者到利害之際及得力

佛印不入僧史然見得道理嘗與東坡書云子瞻高才長放萬里之外耶人生富貴不過二三十年轉眼成空何不一筆勾斷自家尋個安身立命處乎子瞻讀書見不到此不可謂之聰明也或問吳康齋三綱五常天下元氣一家亦然一身亦然此言何義先生云古人有言天下雖亂亦有一方太平者一方雖亂亦有一家太平者如晉王祥王覽是也一家雖亂亦有一身太平者如如大舜父頑母嚚象傲烝烝又不格好是也即此便是元氣

今譬如手中扇在我手中便是我的扇若當初在店中時怎麼便是我的此身亦如此若父母未生時看來怎麼便是我所以古人謂之妄緣

王稚川罷官後手書見貽意殊不平可見今人不及古人處甚多當時滕元發謫官過金山東坡稱其衣冠甚偉好個不知趣的張鎬太師其胸次不爲官爵所動如此

爲宰相者先德重次器識次材能宋之張忠定冠忠愍兩公皆繫宰相之望冠相而張不入相識者謂有宰相之位而無忠定之材於宰相何益

有忠定之材而無宰相之位於忠定何損

時刻間切不可任其放去如對客時稍覺發露即便收攝來如在轎中稍覺散去即便收攝來久久大得力勿謂暫時無補日用間全在此處用力

凡應事接物未能息形且須攝念念定神寧則神能御形志以帥氣若作厭想於事無益徒損心氣心氣內損形體外勞則疲倦因之而益甚故曰志一則動氣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孟子尤痛快如鄉爲身死一節每句提醒玩味真有益

適園語錄終



學不虛人力無所與。吾人日用應感。雖千變萬化。此心之明體。不為情遷。不為境易。此正是虛寂之體。原不出應感之中。文成公此意。於古本序中略發。曰：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則為虛矣。引而不發。待人以悟。自天泉一證。龍溪公發出此意。文成公亦自謂時節因緣宜發時。此意偏傳於海內。然學者未嘗親相指授。其于良知真體。向未心悟。未免從知識上認了良知。故多不得力。雙江念庵遂提出歸寂之說。性體本寂。又何事歸。又未免頭上安頭矣。此致知。謂諸君所隔。見得幾淺。故須極深。深只是窮。易謂極深研幾。不是幾前更有深處。只是吾人從發後。認幾為氣質所隔。見得幾淺。故須極深。深只是窮。去習氣。則真體自露。靈機自顯。深與幾原無二件事。深故通天下之志。蓋既會人心之原。則人心自不能外。幾成天下之務。天下萬事。萬化皆從幾始。幾上不差。務安得不成。此是千聖入頭正脈。故大學只在誠意。誠意只在慎獨。今人認幾從發後看。又從念頭初動處看。皆非慎獨真脈。此學術毫釐之辨。不可不審也。

復卦乃坤復之交。若道動。又坤體未移。若道靜。又一陽初動。此正是一動一靜之間。所謂冬至子之半也。天地之運。原無動靜。無終始。今於純陽之下。一陽將動。似有去而復還之意。此復之象也。天地之心。雖無分動靜。然靜處無不見。惟一陽來復。則凍解泉動。天地生生之心。惟此可見。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其在學者。則氣質之蔽。忽開。真體復露。此人心之真幾也。聖人觀復之象。以至日閉關。蓋靜以養之。商旅不行。外之物。不交於我。外者不入也。后不省方者。我之真主不遂于物。內者不出也。以養此微陽。即退藏於密之意。此聖學之要幾也。然天地之復。雖未至於生物。然陰凝剝盡。一點真陽。普天普地。已露其朕兆。人心之復。亦須實見本心。復以自知。若只一念之靈。隨感隨滅。只如烟電。不是真復。即實有此復。偶見真意。即張皇托大。無閉關一着。終只成播弄精魂。於道無當。此聖人閉關之象。惟倦示警也。

凡言復者。皆自既失之後言之。聖人無復。以其未嘗失也。自聖人以下。則不免於復。然復之分。限有不可強同者。若已見本心。此心常知。凡幾之動處。有差即覺。有覺即化。不待成念。不待為事。此從心上復者。故為不遠復。幾者動之微。此處能復。自然常吉。不祇於悔。故孔子當之休復者。或謂休美之復。愚謂學者不能復。皆起於心之未休。初九不遠復。此仁體也。九二雖未悟心體。然切近於初。志在從陽。蓋諸緣皆休。惟近仁自輔。以求得其本心者。故吉也。六三陰柔不中。故頻失。以處剛。故頻復。此未悟本心。從念頭復者。故雖厲。無咎。六四陰柔居中。處羸陰之中。獨能與初相應。不為所亂。此為獨復。收復即篤行之意。六五以中順之德。而處尊位。以道自處。亦以道率人。是謂收復。迷復者。如行者欲歸。迷失其路。上六陰柔欲復。而迷失其主。妄認意見。機智為復。妄行取困。求復而愈遠。於道。故為迷復。非迷而不復之謂也。易與天地準。易為何物。在天地則為造化之靈。在人則為人心之靈。所謂不慮而知。良知也。此靈原是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故謂之易。生天地。生萬物。皆是此易。故同乎天地萬物。而實主乎天地萬物。幽明即生。生死即鬼神。鬼神即萬物。萬物即天命。莫非易之所為也。原與人心為一。惟人心蔽於氣質。故不能知。即有知。又入於虛。非不慮之知。即能知。又不通乎晝夜。則此心之靈。已與天地萬物相隔。礙矣。安能不

迷。惟聖人之知。純乎德性。通於晝夜。大明終始。纖毫無蔽。自然徹天徹地。徹幽徹明。徹始徹終。而知何明。知何生。知鬼神。此靈與天地相似。故能不遠。不遠則易之用。即天地之用。即聖人用之。故樂而萬物。以易之道而知之。何有於道。大而天下。以易之道而濟之。何有於道。難而萬物。得易而旁行之。何有於道。隨而天命。得易而樂之。知之。何有於道。以此而裕吾身。隨所處而安土敦仁。故能愛。以易而贊天地自然之化。範圍不過。以易而通萬物自然之情。曲成自不遺。總之。由於通乎晝夜。而知易便是心之神。便是易之體。此便是無方無體。無方。則天下之有方者。皆囿于易之神。無體。則天下之有體者。皆囿于易之體。此學所以貴於致良知。一入於虛。則為見聞。為知識。便有方體。便非神。便非易矣。此文成公良知之旨。自謂為千聖正法眼藏也。

吾人之性。智原是崇禮原是卑。此即易之本體。聖人所以崇德廣業者。不過復其本體而已。天地設位。則陰陽五行各止其所。自然時行物生。成性存存。存則五常百行各中其則。自然德業廣於本來。毫無增益。蓋性原見成。吾不過存之而已。明道謂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天地何嘗有心于敬。此所謂功夫。即本體也。吾人欲復本體。亦惟識得此體。以誠敬存之而已。謂之存存。則全體在我。妙用自出。此所以為道義之門也。若摻和一毫智識。一毫情欲。便不是成性。安望道義之生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所謂此者。果何所指也。總只是此心之靈。察。即上善之神。卦之智。即吾心之良知也。良知不睹。不開。原是密的。良知莫見。莫顯。原是明的。若良知全體在我。則此心自當是淵然而藏。自當是肅然而齋。總只是此心之靈。察。非此外復有神智之妙也。聖人以此知來。以此藏往。以此前民之用。皆此心良知之所為也。

易言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惟變所適。不可為典要。又言出入以度。內外知懼。明於憂患。如臨父母。又似有典要。蓋天地原有變者。有不變者。剛柔所以立本。變通所以趨時。道之全者如此也。彼昧於立本者。既流蕩情識。出入內外。罔知所止。昧於趨時者。又拘執典要。通志成務。難與成能。其於易道皆失之矣。此聖人所以不得不反覆開示也。知其不可為典要。則天地萬物。莫非變遷之迹也。安所執之以為常。知其有典要。則息語。莫非天則之存也。安可忽之而不慎。故君子身在天地萬物之中。心超於天地萬物之外。顯諸仁者。即用而體在也。藏諸用者。即體而用在也。此之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此天地之盛德大業。聖人同流於天地者也。其不同者。特天地無心。故無覺。聖人則有覺耳。至于盛德大業。則一而已矣。蓋同此生生之謂易也。顯仁藏用。皆生也。然有生者。有生者。自天地言之。四時之行。百物之生。皆生也。孰生。孰是。雖天地不得而知也。自聖人言之。百慮之動。萬感之交。皆生也。孰綱。孰是。雖聖人不得而知也。總之。太虛之靈。為之。此之謂易也。自生生之微。露端倪。成象而言。謂之乾。自生生之代。終有為。效法而言。謂之坤。極乾坤之數。而知來謂之占。通乾坤之變。而成務。謂之事。皆易之陰陽可得而測者也。惟陰陽之妙。而不可測者。則謂之神。此即生生之易。不離於陰陽。而亦不囿於陰陽。所謂無極而太極也。

楊慈訓謂擬之後言，議之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非聖人之言，不知其良，知本體原是見在，若致知工夫，則無窮盡，直心以動，乃其本體，至於人情事變，萬有不齊，非致知何以能誠，故質直矣，而又好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義以為質矣，而又禮行，孫出信成，此皆思誠工夫，不容己處，如舜之負罪引慝，文王之姜里，自省周公之有不合者，思之夜以繼日，何莫非擬議，若吾人習心習氣，銷融未盡，於人情物理尚有許多窒礙，安得可擬議哉。

機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朱子於吉下添一凶字，微者，道心也，從道心微處發來，連悔吝也，無安得有凶。君子於吉凶只論理，不論禍福，如君子死者，為臣死忠，人為禍，不知於理既順，吉莫大焉，臨財苟得，臨難苟免，人以爲福，不知於理既悖，凶莫大焉，今從微處動來，純是天理，安得有凶。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同此一心，若純是率性之道，自然爲謙爲虛爲兢兢，爲翼翼，爲有若無，爲實若虛，日見其不足，蓋本來原是於程原無聲臭，故此功夫即本體，君子之時中者，此也，略參以人，則爲高爲太，爲盈爲有，爲自是，日見其有餘，故其勢自危，此落在人爲，不是率性，小人之無忌憚也，本來原是一的，安得有二，二者之分，只是幾微之間，故須精以擇之，以歸於精，擇即是研究之學，務復還本體，既得此體，則允執之，不染於氣質，不雜以意見，即得一善，拳拳服膺之謂，此于聖學脈，自堯舜周孔至於今日，無二塗轍。

幾微故曲，此周子指出微體，嗟，示人于古學脈，舍此無可用力，或者以念頭動處爲幾，動即善惡已分，用力已遲，周子謂幾善惡謂惟幾而後有善惡，非謂幾原有善惡也，此時善亦無安得有惡，幾即是獨以爲有，則不略不聞，以爲無，則莫見莫顯，周子恐人於動後認幾，故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今以粗心浮氣，於動處認幾，淺矣，故曰極深研幾，幾本是微，人爲氣質所染，所見各有淺深，故須極深，從有無之間研之，始可以入知幾，此幾即是良知無內外，無前後，無虛感於幾前求之，即落空寂，二氏之流也，于幾後求之，即落修飾，五伯之流也，堯舜于里，於此分界，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正以知體常在，動有微處，即覺，幾覺即化，此正是極深研幾，故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大學知止，此止字，即易所謂止其所也，止豈有定所，至善則吾人天命之性，此知字，非言語可接，非思索可得，是自信自証，此心從天命來，原是止的，雖千變萬化，吾之性體終不能變動，但吾人自作知見，自作憶操，失却至善本體，始不得止，今既知得良知，須將從前一切習心知識盡行放下，直從無始以來立定根基，時時刻刻惟從良知作主，久之，始信性體原是

不動，學始有入處。

譬如行遠章，不是進道之序，道原無高卑，無遠近，吾人進道則於卑近，不是始於卑近，終於高遠，高遠即在卑近之中，即是智崇禮卑之意，舍卑近無所用力矣，卑近則在人倫日用之間，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者，有相好無相狎也，兄弟既翕，和樂且耽者，有相好無相尤也，一家之內和氣如此，父母安得不順，父母順，兄弟宜，妻子和，則一家之內渾是太和，道豈外是哉，然此豈可偶得，惟吾人慎獨以致中和，斯人倫日用，聞皆此道流行，未可強制也，此所以爲中庸之道也，鬼神章，此子思指出鬼神真見得此理充塞天地，貫

徹幽明，無時無處不是此道，蓋此靈竅在天地則爲鬼神，在人則爲良知，至微而不可見，至著而不可掩，惟翕微精神以對越上帝，則在上，在左右，莫非鬼神之昭格，苟一念散敬，即恍惚散漫矣，今人只解於人面上修飾，不知鬼神時時刻刻在此，真是隨時隨處無間可容息處，一息不慎，幽有鬼責矣，此子思喫緊爲人處也。

孔子之道，從人倫物理而造人事之中，莫非天命之流行，精粗上下一以貫之，至卑而高，至近而神，天人與我，渾無區別，莫非一理，學者惟不知此理之一，未免從事於外，故不得於天而怨天，不合於人而尤人，是從天人起念也，聖人之心，惟知自盡之不懈，何暇怨尤，所以正己而不求於人也，此聖人之純乎天也，未至乎此者，有法焉，當知上帝降臨，日監在茲，善不求人知，而求天知，惡不畏人知，而畏天知，則意念日真，名根漸消矣，此功夫微上微下，雖文王之小心昭事，亦自此純之而已。

論語首章言學而時習之，未嘗出所學所習何事，孔門之學，以求仁爲先，次章即引有子之言，以孝弟爲仁之本，仁又是何物，明道謂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是仁即是性，無可名言，此桃仁杏仁，其生意藏處，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及其投種於地，則生意萌芽，暢茂條達，仁亦難識，惟孝弟乃不學不慮，萌芽初動處，此意不失，即是爲仁之本，故孟子指出孩提之愛，稍長之敬，教人從此達去，即有子爲仁之本意，不是謂孝弟即是仁，明道謂是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意自明白。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此蓋指爲人上者而言，風俗之厚薄，全在民心，民之天常本厚，惟心既蔽，則一膜之外，便爲胡越，故風俗日趨於薄，欲開導民心，惟有父母之喪，未有不哀痛者，祖宗之祭，未有不誠敬者，此正良心暫暫之端，爲人上者，又只忽過，不知提動民心，何從而開，所以聖人制爲喪祭之禮，蓋乘其良心之動，多方引誘，人只有此心，既知哀痛父母，尊敬祖宗，豈有不愛敬他人者，故民德自此可以還厚，今之長民者，於此漫不加意，間有知崇禮教，舉行四禮者，則以爲迂，豈知返朴還淳之機，正在於此乎，此曾子實備上人之意也。

患不知人，蓋知人乃吾人切要處，鑑惟明，始能照物，衡惟平，始能稱物，人惟虛，始能知人，堯欲禪位，四岳舉亂之朱啓明，舜曰：「當訟可乎？」堯欲治水，四岳舉鯀，堯曰：「方命圮族，以四岳之賢，日與相處而不知，而堯獨昭然，皆由此心之太虛，人不知人，非此心是非之不明，則好惡之不公，此學之大病，安得不用患也。蓋有不知而作，聖人則無是矣，聖人之心，只是光明之體，故謂之知，即乾之知也，從明體上一感，凡視聽言動皆謂之作，即坤之作也，明道所謂以明覺爲自然，以有爲爲應迹者，此也，世人不知而作者多矣，然此是德性之知，不萌於見聞，世之求知者，從多聞擇其善而從之，多見而知之，是從聞見而入，又落在第二義，故曰知之次也。

由知德者鮮矣，聖門之學，只在一知字，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知字意，知德則孝弟忠信皆從明體流出，不知只是由德，聖門由德者多，知德者鮮，未知則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皆不得謂之仁，知則是由仁發行，非行仁義矣，故難其人。

朝聞道夕死可矣。此不是從生死上起念。惟所志在道。道無生死。聞道則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其視生死。如浮雲起滅於太虛。處之自一。莊子所謂齊生死一得喪者。猶有生死亡念在。

克己復禮多。以己字訓私字。己即我也。己非私也。太虛無始。萬古一息。我身生於其中。本無我也。迷者認爲己。有種種從驅壳起念。無端過惡皆起於有。我不知未有我先。我從何來。既死以後。我從何去。如何中間一段獨執爲己。有悟此。則天地萬物總爲一身。故曰天下歸仁。言天下總歸吾仁也。古之聖人。急急皇皇。爲天地萬物而不容己者。皆仁體也。夫子以是告顏子。從無始以來打頭一着。直究本體之全。其他主敬行恕之類。皆工夫。以復此本體也。禹吾無間然矣。此見聖人萬物一體之懷。並不從自己身上起念。即是有天下而不與也。註謂豐儉適宜爲無間。淺視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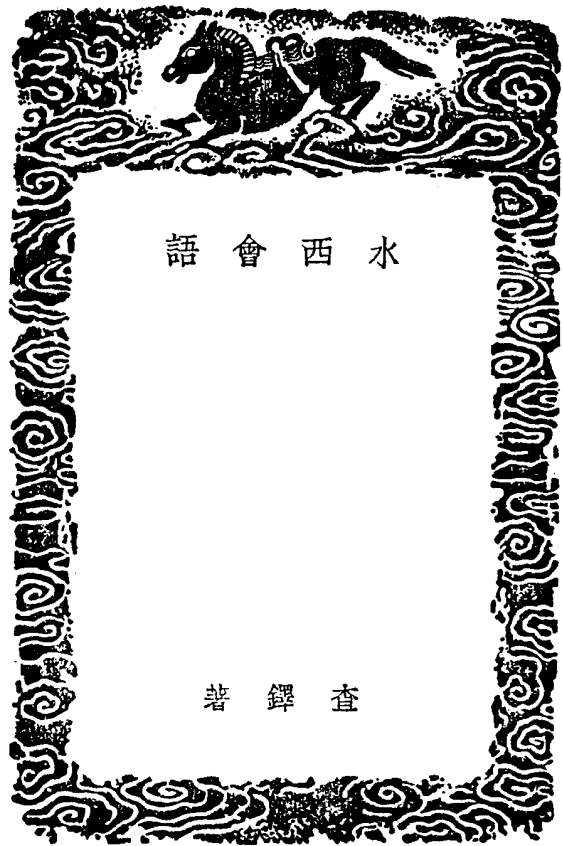
夫子論遠。在質直好義。察言觀色。此直即人之生也。直乃吾人本來真心。真心用事。各有天則。周流變動。不可典要者爲義。合內外之道也。自然不廢。照心而察言觀色。不自滿假而慮以下人。學者若非質直。則一切應用照管。多於人身起念。不免離根。總做到無破綻處。終落陪奉世情。若有此心。於應感處。不免迂闊疎漏。又不可應世。然其病根。總是世情爲障。未見本來。果見本來。真心無有障礙。色色信他本來。安得有礙。此聖人經世實學。與二氏不同處。吾人當時服之。

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爲天子。被袵衣。破琴。二女裸。若固有之。蓋性本無欲。惟不悟自性。而貪外境。則欲斯生。聖人之性。定如太虛。然其視眼前貧賤富貴。若浮雲往來。於太虛固無與也。今世人一生精神。惟在幹辦外事。故志意不遂。便喪心垂首。志意一遂。便縱情自肆。蓋不知吾心原有所重。非以在外者爲重輕也。

或問平旦之氣如何存養。曰。只在好惡。除却好惡。無心體矣。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此便是良心。未泯。須於好惡處。認取其端。甚微。故謂之幾。希今人於平旦之氣。只認得虛明光景。及日用應感。光景。又不知何處去矣。既無用力處。所以不得力也。

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今人知事親從兄者多矣。乃不能入堯舜之道。何耶。曰。堯舜之孝弟。蓋指孩提本來不學不慮之真心。所謂良知也。堯舜惟保此良知。故自克明德。以親九族。及平章百姓。協和萬邦。無非此真心之發見。於本體真體毫無增減。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今人不知良知所在。只從親長上用力。聖學脈路相遠。如何可入堯舜也。

殺濟滿深諸經。尤遠於易。今所錄者。皆關道集語錄中之所載也。余觀其所言。而知其學皆從向上。一層入手。如云爲學在於致知。致知在於心悟。又云多聞擇善。多見而識。已落第二邊。故當其真心。獨造辨之空。雖經意未必果虛如此。而取銘往說。歸於所學。不使稍有抵牾。亦幾於直闢蕪叢矣。宜乎一時同學諸前輩奉爲圭臬。而莫敢相抗也。關道集舊傳二十卷。今存者十卷。乃近時。不知足本尙有藏者否也。其書於此。以俟知者。嘉慶四年十二月。後學趙紹祖識。



水西會語

查鐸著

水西會語

明 教齋查 鐸著

文成公提撥致良知三字簡易直截真千聖學脈。但傳失其真。今之學者多隨其性之所近。與先人之見。有從慮入者。有從寂入者。有從樂入者。久之各有功驗。蓋平日精神游散。一旦收拾入內。自各有所見。遂以為本來面目。從此受用。不知此是光景。既未見本來。光景終歸消滅。又復追尋舊境。就開歲月。殊為可惜。孰若致良知之教。切實可入。此心之明。皎如日星。是非善惡。毫不可欺。惟實致其知。由淺入微。自日覺不同。自此知不執於見。即謂之虛。不染於欲。即謂之寂。有自得之意。即謂之樂。千古聖學正脈。皆在於此。故文成公晚年獨深信于此。謂是聖門正法眼藏。真是愚夫愚婦可以與知。雖聖人亦不盡知。學從此入。自不犯病。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單言身而不及心意知物。何耶。蓋吾人一身不是塊然一物。通身莫非靈氣。自身之所主謂之心。自心之所發謂之意。自意之明覺謂之知。自知之應成謂之物。其實總是一身。分疏指出。蓋為未悟者說法。本來原無是四者。其實又有是四者。如一人有姓有名有字有號。因不知其人。細與指出。及至觀面相見。俱無用此矣。故四無之說。蓋因既見本體。則名言俱忘。若初學之士。安得執四無之說。至茫無入頭也。

水西會語

一

水西會語

二

或謂天下之事變無窮。良知安能盡知。必加考察講求始得。不知良知乃吾真心之所發也。真心所在。當考察者。自會考察。當講求者。自會講求。考察講求。有未至者。自會考求其至。只是良知為主。凡此皆所不慮。若當考察而不考察。當講求而不講求。考察講求未至而不求其至。即此已是怠心。已是忽心。已是自是。自高。皆是不實致其良知之故。能實致其知。此處皆自不容已矣。

或問致良知與循天理。何所分別。既致知矣。又何云在格物。良知者。本然之善。即天理也。本然之善。以知為體。蓋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應。自有條理。是之謂天理。天理者。良知之條理。良知者。天理之靈明。致知格物者。循其良知之發。擴充之以極其至。凡內之念慮。皆動。皆循其良知之天理。而不使有一毫之虧蔽也。物無方體。格致之功。亦無方體。物無窮盡。格致之功。亦無窮盡。日就月將。自有不容已者。一有所息。則且責所為。又格亡之矣。故格物者。乃聖門之實學。沒身而已者也。

良知二字。是就人命根本上指出真體。真是切實著明。謂之不學而知。不慮而能。則本體自然。一毫人力不得與焉。學者循其自然之本體。無加損。然後能致其良知。大學言如惡惡。如好好色。自慊而已。未嘗致纖毫之力。此誠意之旨。然未能皆出於自然。則如註所謂。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亦是初學要緊功夫。此處悠悠放過。終無下落矣。

良知與知識不同。良知是天命之性。至善者也。知識是良知之用。有善有惡者也。認知識為良知。則善惡混矣。如石中有火。擊石火出。神觸神應。一毫人力不得與焉。此是用不離體。所謂體用一原也。柳家謂之石火之間。即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是也。知識則火從石中出。後至於延燒燎原。此良知與知識之辨也。

致良知三字。陽明先生自謂萬死一生中得來。又自謂晚年見得益親切。乃千聖正法眼藏。今之言良知者。多從言語知見上承接過去。未曾深究實體。往往認知識為良知。故多不得力。當時親往於門者。多少豪傑。先生且曰。只一知字。尚無下落。至於致字。且休說起。後學可易言哉。此致字。即孟子擴而充之充字。此充字。不是充之於天下。乃由一偏而充之於全體。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動處。正是良知。然其端尚微。中間為氣質物欲間隔者。尚多。須一偏之動處。深追究。務究全體。火然泉達。皆指此幾之不息處。不是達之於天下。此即中庸所謂致曲也。若據一端之善。漫欲達之天下。到得臨境。依舊氣質欲忿橫發。莫然而向之一端。不知何在矣。此文成公之致良知。與孟子之充四端。其功一也。

道不離日用。學亦不離日用。凡日用之視聽言動。辭受取與。莫非性之所發。但其中有真與妄。不知不誠。從直心以動者。是為天性。為真。自私自用。習從習心。發來者。是為情識。為妄。其真與妄。良知未嘗不知。人惟不能循其良知。是以視聽言動。辭受取與。皆失其則。此學者所以貴致知也。

今之學不得力者。往往欲屏去事。為養靜。數年始能立根。不知靜是心之本體。周子所謂主靜。只是無欲。惟動而不動於欲。則得其本體之靜。非外動而別有靜也。吾人之心。無不動之時。凡所到處。皆動也。不

水西會語

三

動而敬不言而信亦動也雖至澄然無事亦莫非動也若動處厭繁屏去事為資成積寂之體學不知是也

吾輩為學難說盡無志只是悠悠志不能立惟志不專一故舊習私心浮動俱得以乘之古人論持志終日戰戰兢兢如臨深淵薄只為此志不分若雖有志依違未持難物猶得以尚之即不可以言志志苟專一氣自從之一切浮氣妄動自然屏息予往在省中常有導聖駕上殿之差時適有咳嗽疾欲求代無肯任者不得已自行及至上殿侍聖側絕無一聲咳嗽若吾人待志果如導聖駕侍立之時有何浮氣妄動得以乘之

學者每論三教異同愚以為始初立志時已自不同從佛氏之學者在於出離生死從老氏之學者在於長生久視此其志已從自身起念與天地民物不分別若吾儒立志則欲明明德於天下天地萬物渾為一體一物失所引為己事其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以不欺其自知之明者惟欲副天地萬物一體之懷二氏安得而問之

問用力與費力和去何如此如開眼平時不開困時睜開睜開亦是困時開眼之道不得不如此故費力即所以為自然但不可太迫切耳困時眼以睜開而遂以睜眼為常是因藥而生病也困眼必須睜開而謂睜非眼之本體是治病而不以藥也

今之論者有謂一醉之後再不用功此皆無真志也曾子得聞斯道至臨終示門人猶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夫臨深履薄生死所關一或不慎則喪身失命故其戒慎自有不容已者志切也今學者視吾心之得喪果能如其身之生死者乎惟此志不切故戒懼之功或作或輟乍斷乍續總是立志未切志微且渺而分術之者又且眾一或不慎蓋有浸漬攪和而不自知者

或問即心即事之說何如予謂心與事分不得又混不得心廓然如太虛無有邊際日用萬事皆太虛之變化故心其本也致虛所以立本其應運故廓然太公而後能物來順應今於此心尚落情識未能廓然而徒於事上行得通融周匝即以為道安知非自私自用智乎致知格物原是體用一原但不從知上分曉即以外之應運以為即心即事尚未敢以為然

心體原是寂然不動非強制之使不動也雖欲動之不可得也惟其亙萬古而不動故能為萬有之根日用之間千變萬化而動者自若也學者不悟此體乃欲稿心死灰以求不動其為動也甚矣告子之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正是不動上用心孟子則從本原不動處求之此其相去甚遠也

同情識與良知既別陽明先生以知善知惡為良知此與情識何別曰善惡為情識知者天聰明也不隨善惡之念而遷轉也情識者未必不從知來既離其根則善惡自混其去知也遠矣問性與知有辨乎曰知者性之靈也岐而二之固不可然性不容言若以知為性亦未可也吾人在會時莫只重言說肯默坐潛心只在良知上精察無容別念遷轉無容機智客氣舊習潛滋暗長

執者不化果能如此體驗嚴密自不容掩自隨時隨處莫非此心此便是緝照光明當下格物工夫若會時此心自此出門以應世故又是一心雖在此默坐只是拘檢束縛又何益矣

問閑思雜慮實多不能禁絕奈何曰思慮原是心之生機原是不息如何禁得易所謂何慮者非真不思不慮只是時時在一致上便是如周公思兼三王夜以繼日夫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亦何嘗禁絕但所思者皆眼前應感實事只是求復此天理是思而未嘗思慮而未嘗慮也此君子思不出其位也昔謝上蔡問伊川天下何思何慮伊川謂賢却發得太早既而曰正好用功人問上蔡當時發問之意上蔡曰當時問時實無思慮故有此問非伊川點破幾入禪去矣今學者有從斷念入者多蹈此病幾微之際不可以不慎也

問人之初念無有不善即欲初念保任不令遷轉此亦致良知否曰吾人半生習染已與性成初念雖善未知微底何如若即此保任是執知見為本體非致知實功也須時時著察若心體有欲須加克治之功務令銷化久之真體可復此中若不得別樣商量此是致一功夫自初學以至聖人無二途轍此顏子所以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以顏子之資且不能無不善吾人自有知識以來世情種種已入心髓不從真知上著察光明但據見在知見便謂已得性體終日兀兀不過保任此體見成享用聖學兢兢業業恐不如此此意極能誤人朋友中多有患此病者不可以不察也

學者有守一念之明以為功者此常惺惺法也靜時得力動即茫蕩為其有內外之分也不知此靈原無內外原無動靜乃吾人之真體即道心之微也既見微體則天地萬物自不為礙惟此一靈獨往獨來一切感物惟此靈應之色色俱是見在全無倚傍即一字亦着不得其用功處極密全在一切不用處用天地萬物渾是一箇天地萬物之體皆我之體天地萬物之用皆我之用渾無區別此正是當下這虛到得了手處即是至命再無立命功夫但此無階可入無迹可循學者未悟多無傍摸處不知原是平淡

學者有從樂入者樂非意興乃真體之自然真體原是澹澹沉沉渾渾融融無斷無礙無增無減即未發之中也有未發之中即有中節之和四肢百骸日醞釀於太和元氣之中一切事為真如浮雲之過太虛不疾不徐優游自在即是鸞飛魚躍之意自古聖賢皆從此入道周子令尋仲尼顏子之樂即此體也堯夫云自從識破箇中趣閑氣智中一點無者此也若無此意即真體受碍非真工夫矣須悟得真體始有真樂若未見此意即從此受用不免是意興久後自漸消索枯澀又或至於落狂妄弄精神者皆未透真體故也學者犯此病者實多

本來真體乃天命之性人人具足以其歷劫不磨故謂之真常以其光明不昧故謂之真知其實總是我性此體人人具足雖習氣牽繞真體自在不得而間隔之學者易動處只是七情若真體作得主定自時時清靜時時和平雖用情自不流於情也稍流即反歸真其謂中立而和生也此方是入微脈路若外緣雖不能動無端妄念時或移入在禪家謂之含識識此難一時過去要亦真體未透功夫未密也豈即化之而已不必苦克念也

本來不外真明。然不是一念之明。通體俱是。若心體雖明。猶未透得通體。皆是未是。通晝夜而知須是開口開眼。舉手舉足。處處盡明。這滿方是真悟。久之并悟亦忘。蓋悟與迷對。忘此方謂之了悟也。

明道云。高明之士。多流入於禪。只為無撈摸處。蓋吾聖人之學。簡易平實。如二典三說。自明峻德。親九族以至文命。四達皆在人倫中。真修實踐。不容以意見承接。佛氏之教。單提直指。本體可以言見。承接高明之士。多樂於此。不知吾聖人之學。人倫日用之間。各有自然天則。兢業之心。少忽。即有過與不及。不能盡道。其間所謂不離日用。常行外。直造先天。未盡前也。其機直從慎獨中來。故人多漫過。忽而不察也。楊慈湖不起意之說。亦是悟後語。但以之立教。欲人人皆從此入。則未可。意者。心之動也。吾人真性。神胸神應。莫非自然。纔一起意。即如太虛忽作雲翳。真體受蔽。過與不及。皆從此生。故不起意之說。見慈湖之獨得也。但吾人習染既深。當令其誠意切實功夫。從人情事變上討求。研磨。有善即為。有過即反。慾不留情。慾不滅。性久之漸見其體。若徒令其不起意。未免以虛見承接。久之遂以意見為本體。及欲根竊發。以意見參之。自謂已得了手。終身守此虛見。於人情事變上。不能合一。此其為害不小。

聖人立教。皆為未悟者設法。惟致知格物之教。乃從日用切實處指點出來。自初學以至聖人。同一途轍。內外隱顯。寂滅俱在。但學者尙容易。未曾實體驗耳。物非外也。良知一念之微。從無聲無臭中出現。此中色色。俱有帝則。不待安排。不俟學慮。格物者。順其帝則之流行。不使一毫私意。間雜於中。苟無私意。物不待格。而自無不格。程子所謂無所污壞。即當面而行之者是也。苟有私意。格其不正。以歸於正。程子所謂苟有污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其舊者是也。即如舜格事親一格。據其所遭。髮態不常。舜惟變遷。齋櫛終身。不敢忽易。於此一忽。即生怨尤。罔念作狂矣。以此推之。子之事親。臣之事君。弟之事兄。朋友之相與。莫非此心。真是步步切實。終身無可忽易處。以此脩身。以此治國。平天下。聖學無餘蘊矣。何處容得虛見。此千聖學脈之傳也。文成公本謂致知焉。蓋矣。此是悟後斯可語此。蓋此知既致。則內外隱顯。寂滅渾然一體。更無分別。若初學之士。須從實地用功。若看得格物忽易。則於良知尙未免看得空蕩無歸。非聖門之實學也。

今學者有謂能覺悟本體。則戒懼之功可以無用。是說誤人久矣。明道有云。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則戒懼原是體。覺悟而不戒懼。則所悟者。猶是虛見。戒懼而非覺悟。則戒懼者。猶是強制。殊不知戒懼即覺悟。覺悟不息。則戒懼自不息矣。非覺悟之後。復有戒懼。亦非覺悟之後。無復有所謂戒懼也。若不知戒懼即本體。自然之不息。則所謂覺悟者。亦非本體。自然之覺悟矣。堯舜之兢兢業業。即是戒懼。乃其本性原來如此。所謂堯舜性之也。但衆人習於放蕩之久。失其本體。故言戒懼。然何嘗於本性增得一毫也。

往在者中時。中丞陳右溪問予曰。我今覺心中常有事放不下。自省其實。又無事。不知何故。予曰。公任事忠誠。當按筮時。全利害休戚。時時在心。無一事一息放過。練習既久。故今雖無事。常有此事。此心凝聚如舊。聖學正是如此。此學原是無中生有。惟精神凝聚既久。故當覺有事。不能放散。此正是必有事焉。肯

本四會講

子乾乾終日者。此也。但君子之乾乾。從真體上透來。此體原自不息。故有事無事。自不容息。所謂死而後已者。此也。公從事上。練習恐事退既久。此心不覺有漸放散矣。願公究心此學。

杜敬庵方文坡二兄來。水西和聚數日。子問敬庵。五松九龍之會。勤懇諸友。興起者必多。自家得力處多矣。敢問何所用力。敬庵曰。只自一念之明。於應感上。此明不昧。予曰。此隨分拈去做。亦是文坡云。開之受軒師云。功夫從應感用。易混多不得力。須從寂上用。予曰。此念之明。非寂乎。從寂上用。安可離感乎。寂感者。時也。吾人本來真體。原無分於寂感。惟真體在我。則無感時。雖寂然不動。自是心意盎然。即寂而感在也。有感時。雖應務紛紜。自是條理安妥。即感而寂在也。真體原只是一若。未見其體。只從寂感上調停。則有事時易落俗。無事時易落空。此師門宗旨。不可忽而不察也。

鄭維宗資性明敏。胸中常有悠然物外之意。志于此學已久。每聞師友之言。不屑屑於記憶。至於言有切己當心處。則默默理會。曾見許魯齋云。雖在千萬人場中。當知有我。當於心途從此入。十年前。恍有開悟。旋復寂然。此意常在。凡人情事變之交。常常練習。寂感有無之說。常常參透。不輕放過。去年忽然開明。洞見微體。常與禪家數人同坐。見其用功。每曰。我只有這些兒在。無來去。無斷續。亦不費些子氣力。殊不知爾等用功。縝密。猶未自信。因朋友中有論一念之明者。予謂。不如一念之微。道心原是微的。遂自信。依依不離者。凡一言言。俱是絕無恍惚下度之意。色色從實中透來。不由語言而入。故親切如此。予喜曰。此微陽之復也。從古聖賢。只是這些子。學入聖。亦只是這些子。外此更無別伎倆矣。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所謂此者。蓋有所指也。子既見此。其慎養之。維宗曰。既有親後兒。豈有不知養者。此自不容已也。

周維順從當下還虛上入。功夫專一。常覺此心一物不着。即此身亦空。自信以為有得。有受用處。朋友中有言者。俱不能搖動。予詢其受用處。曰。但覺前念不生。後念不生。當念一空。予謂。此中自有真宰。不專是空。若真宰常在。則念之動處。莫非生生之機。已往者不嫌知。非未來者不嫌料。此吾人精義之學。若求得真宰。只在無念上求。空。又落頑空。非真空矣。到得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始可言還虛。此聖學也。即上乘之神。亦不在念之有無上論。曰。對境心數起。此宜更求自得。為是。維順頗以為然。曰。今云一物不着。所以不着者。誰遂有省悟。

董子誠自少志學。從靜中入。志意精專。遂有所見。自信以為本來不知。特光景耳。非實際也。嗣是日事奔馳。功夫散緩。光景遂滅。見亦支離。猶時常追尋舊景。近見舉似。全未歸一。不知吾人原有一致生生。惘然不昧處。此天之明命。良知之真體也。故以思而得者。不思則失。以操而存者。不操則亡。此之真體。則無斷無續。不思自得。不操自存。所云靜時得力。動即茫蕩。提起即樂。放下即苦。皆因未見本來。故學不得力。事未據心耳。然其未得力。與未據心。處惘然不容。味歉然不自安。處夫孰為之耶。是良知固自在也。思在知未真。信未及耳。夫學以致用。非空談也。子誠信厚。有餘。謙不足。初於世事。全未經練。予嘗以迂闊口之。今無巧法。惟無習。見無動意氣。從一念微處。日著日察。一切應感。瞭然天命之在茲。不敢一毫忽易。則

本四會講



其宰在我，習氣潛銷。其於本來，庶幾有悟入處。以此成身，亦以此成親，非二事也。子誠品諸。天地與人同此一靈竅。此即是本來真體。原是無動無靜。又是常動常靜。不涉聞見。不落方體。此乃是一動一靜之間。人惟不見本來。此心無主。故紛則落空。動則逐物。若真見得此體。此心自是活動。雖一切未交。常是惘然。靜中有動。雖萬感紛紜。常是寂然。動中有靜也。此是本體。亦是功夫。若未見真體。徒於動靜之間。調停終有何益。亥子中間。即一動一靜之間。原不屬時候。是即天地以明人心。此即是真消息。真受用也。以下六條答

夜間之夢。即日間之思。日間思雜慮既多。夜間安得無夢。今云日間工夫。可以作主。恐尙是意氣把持。未知真主。若知真主。萬緣自放。安得有妄意。良知乃吾人之真主。果能認得。緝熙光明。至於通晝夜而知。自無神遊之病。即生今去此尙遠也。

寂感一致。人心本來原是如此。只爲未見此體。故有事未免逐於紛擾。若果見得事雖紛擾。此心常是寂然。豈待山中閒靜。始有意趣。此學原無分於靜鬧。若是養病。自有方便法門。安得不省事。此中良知。自是明白。然病亦起於紛擾。此心無主所致。知得如此。受病即不如此。是善養病。亦即是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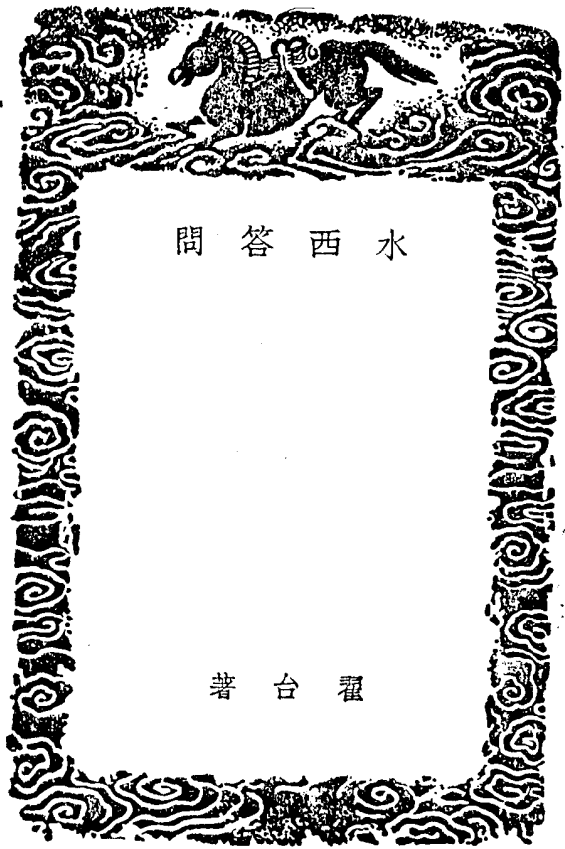
天理即是一箇。安得有兩端。今於二者俱是未決。恐不純。是未免牽制於利害。豈舉。若是天理。自合人情。安有不當處。即有不當處。亦知自反自修。故質直矣。而又好談察言觀色。義以爲質矣。而又禮行孫出信。行此方是精義之學。不從人身起念。今人自私自用。習之習熟。發處未必純是天理。及至不當人情處。又不知自反。只去陪奉世界。所以無到岸時也。

昔人謂傷生之事不一。好色居多。吾人諸動屬火。惟藉一點真元之水。制此衆火。若在病中。猶宜斷絕。安得借孤陽不生之說。誤人。若彭祖御室之說。尤屬不經。無勞爾形。毋搖爾精。亦可以長生。此是不易之論。若病。尤當慎重也。

一動一靜之間。與亥子中間。總是功夫。所謂調停火候也。中間更有本體。所謂真種子也。會得時。功夫即是本體。若會不得。只於功夫之間。調停是猶以水火煮空鑪也。本體只是良知。然陽明先生云。知得良知。却是誰。意可知也。賢友之病。多起於傷神。即今以養神爲主。凡日用應感一切用情處。皆神之運用。惟用而不用。不著於情。則神始閑。賢友之資。持正而近於執滯。認真而過於顧慮。夫人神本活。而執滯則不活矣。人神好清。願慮則不清矣。神傷則精氣隨之。飲食所以生精氣。男女所以耗精氣。故今慎飲食之節。戒男女之欲。乃其切要。然莫便於近其人。時與朋友相處。熙熙皞皞。調攝性情。則神自易復。今數年靜養。猶不復舊者。意或在此。試思之何如。

殺齋先生致仕歸。不復有世人問世。而惟日與獨部復震川方伯蕭拙齋二公。孜孜以講學爲事。欲使水西之學。有所歸一。一時從遊者日益衆。而竟莫能測其學之底裏。此水西會語。皆記當時問答之言。辨證之意。學者讀之。亦佈若河漢矣。然吾嘗見張東山所作先生行略云。其學世所不聞。而折衷諸氏系統。餘姚乃所自得爲多。又嘗見先伯祖星閣公關道集錄云。當時學姚江學者互相矜尚。

本無善無惡一語。欲以無住而生心。遂有謂惺惺明明。靈明不昧。有謂平平淡淡。一毫不必用功者。有謂學貴一悟。悟即無復可悟者。俱有厚見。豈爲本面目。入於豺梟。莫知其引外。生靈若此。耳。良知之說。歸其功於實致。曰寸寸皆是小心。時時如臨上帝。凡以云救也。此其爲功。姚江不小。即其爲功。世道不小。然則後之讀是編者。合張東山與先伯祖之言而觀之。亦可以知先生之學之所至矣。嘉慶四年十二月後學趙紹祖識。



水西答問

覆台著

水西答問

明 張川 覆 台 著

友問何以謂之學乎。曰：這學字不明，而道術分裂久矣。是問也。善哉。蓋道無往而不往，聖人亦無往而非學。曰：博學。曰：下學。曰：學而時習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愛也。何有空漏。何有止息。古人謂學字為覺。學者所以覺己以覺人者也。注訓學之為效，則學止效人而非切己矣。惟學字不明，故諱心性而遺倫物事變。尙奇特而駢記詞章，皆非聖門之學也。是不可不明辨，以定其趨。

友問何以謂之教。子曰：教非聖賢之好為人師也。不過覺己覺人，同歸於善。如醉者呼之醒耳。非道之以本無也。然教亦多術。記曰：善教者，使人繼其志。苟率之而不以其正，槩施之而不因其人，開導之而不迎其機，過責之而不顧其安，皆非聖門曲成萬物不遺之意。

友問：談學每出於元詮妙義，又謂聖人別有一等地位，非庸言庸行者所可了手。予嘆曰：學為性命，無非切己是矣。但性命不是元虛的，涵之於淵默，發之為言行，易乾九二爻辭係諸德也。而用功則在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自然德博而化。孔子之學，如顏子，只在視聽言動上竭力。曾子，只在隨事精察處力行。皆得聞大道。至於告樊遲，則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夷狄而不棄。程子謂執事敬，使與天地相對，文成公云：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盡前，由是而觀學，莫貴於著實切己，享空其遠元論者歟矣。

水西答問

一

水西答問

二

友問：學問之功，眼前俱是了，了不消著人力。如何。予嘆曰：此是混話。觸目皆是，不假思為。此性體也。何嘗不是。但吾人種種習染，欲膠，何能見性徹體。善學者，必須攝念以歸寂，著察以為力。時時若參前倚衡，自古聖賢尙兢兢業業，亦臨亦保，不厭不倦，誰肯直信眼前而不加精一之功。

友問：近時為學者，每喜謂二氏。何如。子曰：佛氏之明心見性，脫離諸苦。老氏之清淨無為，虛心實腹。皆出世因果，各有受用。各有極至處。但聖門中正之學，主於經世。蓋人稟天命之性道，以生而日用倫物，一切不離是。故發其體於未發之中，顯其用於中節之和，機通於家國天下，化達於天地萬物，皆是一身與天地萬物相管屬，而非自私自利寂莫無情之學。可以同日論也。故道以聖賢為則，學以孔孟為宗。

友問：宋儒論性，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何如。子曰：此未為定論也。夫性也者，天命之本體，寂然粹然，不可得而見聞者。氣質則天所賦之形色。蓋陰陽五行，變合而成者。運動則為氣，凝聚則為質。告子所謂生之者是已。性所以主宰乎氣質，氣質所以乘載乎性。合一而不離，非性有二樣之別也。如耳目視聽是氣質，天然之聰明是性。何可混言。若曰：有氣質之性，是告子生之謂性矣。先儒曰：學莫大乎變化氣質。此變化氣質所以復天性之功也。

友問：養人者，亦可以殺人。何如。子曰：然。凡物皆可養人，過則傷。凡刑皆可以懲惡，過則殘。甚矣適中之難也。

友問：多言而易發者，其病安在。予曰：慎重者，其藏密。藏密者，其言確。故寡尤，輕肆者，其氣揚。氣揚者，其言易。故忤物。凡應世居官，尤當謹密。

友問：性一也，而人之氣質不同何也。予曰：無極而太極者，性之本源也。一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變合而生五行。五行之氣，同出而異運，運行於地中，而五方異風，剛柔異濟。人稟五行之氣以生，得水氣之多者，則流動而多智，得木氣之多者，則舒發而多仁，得金氣之多者，則堅毅而多義，得火氣之多者，則焰麗而多禮，得土氣之多者，則厚重而多信。若稟五氣之濁駁者，其為惡亦猶是。惟善學者，悟乎性體，則氣質可化而歸於一矣。書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平康正直，其善變氣質者乎。

友問：君子思不出其位，何其一也，而又有九思，何其煩也。予曰：心之官，則思一也。而九者之感，跡則殊，殊也而惟以一處應之，故心得其職矣。遇視則思明，惟以此心思之，則自明。遇聽則思聰，惟以此心思之，則能聰。餘類此。故曰：殊途而同歸，天下何思何慮。正所謂思不出位也。何煩檢之有。

友問：易曰：易無思也。又曰：何思。然周公之仰思，孔子之不食不疑以思。管子曰：思之思之。然則思不可已乎。子曰：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者，天理自然之思，不鑿以私智。則思而無思矣。安得不通乎。吾人之思，不慎不近，而涉於牽強穿鑿，則不免憧憧往來，祇見其疲也。

友問：心本靜定也。邪念之往來不絕，何也。予曰：靜定者，心之體。有念者，心之動。念何能已。但念之邪正，相為勝負。吾人平日之習染既深，故不覺邪念之牽引不已。悟得正念，作主精精明明，平平安安，是謂無念。彼邪念何由而起。譬之真主登堂，豪奴悍婢，自斂迹而遠矣。

水西答問

三

友問。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昔人言之矣。然吾深夜檢點此心。覺無過舉。及應酬。又嘗差錯。豈難者易。而易者反難耶。予曰。道根於靜。微於動。一致也。豈有心既清微。而無不備。而遇事反有過差者。古人之學。察之貴精。執之貴一。不容一毫過。不容一毫差。即清夜一念之覺。而保任之。不為且盡之所。特亡。則工夫自成。片段。焉有身心難易別耶。今深夜之所檢點者。或察矣。而未用搜與揭穴之法。未免盜賊。有瞞匿處。及觸之。不覺又發了。苟將平日種種之事情。思察。則過差自不能瞞。自無有備。備則斷之弊。達之應酬行事。焉得有大過差。此致知格物之學。不可以虛見承之。

友問。此心嘗不得通達。何如。予曰。天惟虛。則無所不包。而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皆運行發生。誰得而塞之。心惟虛。則無所不貫。若以知識伎倆。文藝嗜好。及一切矜持執著。填而實之。則礙矣。安得隨觸而即通耶。友問。色念難制。如之何。則可。予曰。食色之欲。自有生以來。即有。無聖凡一也。但聖人心如明鏡。止水。不留。則超了。欲色界矣。吾人平日習心習氣。沾染深重。焉能出此一界。今須識破性命之機。昏淡得下來。及臨境。又痛加懲創之功。久之自然平安。

友問。此心嘗成。成不。何如。予曰。無求於人。則自足。自足則無人。不坦坦。有求於世。則自歎。自歎則無處不戚戚。故曰。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友問。聞致知之說。久矣。知既致了。而格物之功。何處用之。予曰。是問不亦切乎。大學曰。致知在格物。只君一在字。則致字。纔有下落。但物字。要認得明白。蓋心之本體。寂然。感動發用。處即是。意之所在。處則為物。而無微。此內外寂感者。則天然自有之知也。然物非應逐。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吾依所知處。而盡其物。則則為格物。格其物。正所以致其知。一致之道也。此聖學所以無滲漏。亦非重複。

友問。樂之景象。何如。予曰。樂無景象。象之體。本樂心有所累。則百感牽縛。如樂何。惟一無所累。則爽然自適。天下之真樂。在我。若孔子蔬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不改其樂。可見若說有物。可樂。則皆有。意象了。便不是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意趣。

友問。三教同異。何如。座客有曰。三教本同。又有曰。三教殊異。予笑而不答。友固問之。予曰。言異者。泥於迹。二氏亦不肯心服。言同者。混於窳。亦未明三教之宗。作聖者。何從識取。文中子曰。二氏終是自私自利。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斯言近之。友曰。謂何。予曰。細觀二氏之書。佛氏以悟性為宗。雖不著頑空。然割滅種性。遺棄倫物。即是自私自利。縱度盡天下眾生。終是度之以歸於寂滅也。豈造化一體。藹然之意哉。老氏以清淨還虛為宗。以無為不爭為教。似與聖學近。然究其作用。終是占便宜。非太公順應之旨。若聖學。雖無聲無臭。根源其實。即是造化。如生長收藏。不同其時。喜怒哀樂。不同其情。慶賞刑威。不同其用。親疎上下。不同其分。士農工商。不同其業。仕久速。不同其迹。一元太和之氣。流注宇宙。生育萬物。自不落於虛無寂滅之歸。其有功於天地民物也。豈小補之哉。彼二氏烏得而同之。友問。不食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則思與學。有二乎。予曰。理一而已矣。思者。思其所學。學者。學其所思。亦非二也。但思者。精研此理之疑。而通之於事變之微。學也者。即此思而身體發揮。則理有諸已矣。其

益。何如。他日又曰。思而不學。則殆。學而不思。則罔。是二者互相為功也。

友問。文章固非道德者之所急。然古今所尚。或可少之乎。予曰。文章與氣運相高下。有聖人之文。有賢人之文。有文人之文。然皆隨時打性靈。鳴治理。雖作者亦不得而自知也。是故。國書洩造化之精蘊。典謨訓誥。發天德王道之極則。孔子作六經。以垂世教。如易卦之係辭。春秋之筆削。雖諸賢不能贊一詞。粹乎無以尚矣。三代以下。如先秦兩漢。猶為近古。故其詞多質。而可見諸用。但未當於理者亦不少。若荀卿之文。李斯之書。董之策。賈之治。安邊之史記。班馬之兩京賦。王命論。靖節之歸去賦。皆有可觀。然皆局於秦漢晉之氣運。故為秦漢晉之文章。而治道之不逮古矣。感矣。六朝以來。氣弱格卑。詞皆靡麗。詭辭組織之作。何救世哉。唐之韓柳。排陋習而振起其衰弊。其文正大嚴謹。大槩因文見道。而為一代之宗。宋興。理學大明。固不拘拘於文詞。然其言皆幾於道。如歐陽永叔之純正。蘇子瞻有古孟軻之風。曾子固文章本六經。皆不流於要領。而可為天下後世法者。豈非氣運之隆。而不雜者哉。後之文。則習尚又異矣。以艱深險僻之詞。文淺近之說。甚至讀者不能句解也。甚矣夫文所以明道也。苟無關於世教。焉用文之。周子曰。不務道德。而徒以文詞為能者。藝焉而已。

友問。學在去見。見亦良知之用。何可去之。予曰。心性本虛。虛則靈。原不著一毫知見。有所見。則執礙而反蔽。用功者。著于聞見。口耳之障也。著于識見。聰明之障也。又或著于意見。意見甚微。惟一聞未達者。有之。此一絲之累。全體之障也。須意見盡微。則全體全露。文王望道未見。顏子知有所立卓爾。此見而無見。無見而無不見。此致虛之學。千聖之嫡傳也。

友問。三代以後。如子房孔明之人品功業。何如。予曰。難言也。子房之報韓。孔明之扶漢。其忠同也。子房遇高帝而出。孔明應三聘而往。其正同也。子房之運籌決勝。孔明之料敵如神。其智略同也。子房之誅秦。整項而成。漢業。孔明之拒曹和孫。而界分天下。其功業同也。但知幾用神。不犯手。脚一着。子房之得於圯上者深矣。從遊赤松。超然功名。要非孔明所能及。唐之衣白山人。子房之流亞也。漢之子陵。其潔身而固者乎。加足帝腹。似有心矣。謂之忘貴。則非也。

友問。論人固難平心。而美刺真偽之辨。何如。予曰。今之論人者。以孤高為最。以圓融為妙。要之皆以迹論。而吾人真俯一着。惟求自憐。而不必求合于人。蓋吾人之學。只緣與世界相交涉。即交涉處。如無沾染。若空中之月。鏡中之照。便是徹人己。徹內外之道。是故見人非而憫隱。憫隱則必救之。見賊則則不受。不受則必去之。此真修也。若救人而納交。不受而矯情。其有欲大矣。縱為得好事。延得好譽。其與問然為己者。奚啻千里。

友有觀花而喜者。問曰。造化若有心乎。予曰。此造化生生之機。自然而然者。何心也。色色任其本來。何待安排。觀者自喜。花何喜也。以花觀花。其見造化之妙乎。玩而不瀟。過而不留。其善觀物者矣。友人問。生死。予曰。德不出。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造化太虛之氣。不能不生乎人物。人物得造化之虛氣。以為聚散。而生死因之。亦自然之理。不可違也。是故其始也。無所緣而生。其生自虛中來。其終

也無所緣而死。其死也自虛中往。如此而生。如此而死。故曰生者死之因。死者生之因。無非化者。知其所

以。來。又。知。其。所。以。往。何。恐。怖。執。著。之。有。昔。人。謂。生。寄。也。死。歸。也。又。曰。君。子。息。焉。小。人。伏。焉。識。此。則。天。壽。不

二。之。學。矣。彼。為。生。死。輪。迴。之。說。者。不。過。引。人。為。善。之。意。豈。遂。生。死。之。原。者。哉。

友問。世人之稔惡而不即報者。天何說哉。予曰。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古今通理也。顧人之德積有厚薄

耳。德厚者其施遠。其澤難斬。德薄者其報亦輕。今有惡而不即報者。有二說。或先人之德厚。餘慶未艾。或

其人。有。顯。惡。亦。有。隱。善。天。向。鑒。其。善。而。少。延。其。祥。若。無。此。二。者。而。惡。不。見。報。豈。有。此。理。也。乎。或。謂。小。善。為

無。益。而。不。為。小。惡。為。無。傷。而。非。去。是。自。絕。於。天。而。貽。殃。於。後。者。矣。

友問。聖人。不以。利。居。居。成。功。豈。有。見。於。數。與。予。曰。消。息。盈。虛。天。行。也。桃。華。於。春。菊。華。於。秋。者。物。生。有。時。也。

聖。人。與。造。化。物。理。為。游。衍。故。自。不。極。其。亢。遠。人。知。盈。虛。之。數。故。思。患。而。預。防。君。子。知。時。之。有。在。故。行。法。以

俟。命。彼。昧。其。幾。而。強。為。極。其。勢。而。不。返。者。速。禍。之。道。也。

友曰。陰符經。曰。殺機。予曰。子疑於殺之字。義而不明。造化自然之理者。蓋五陰剝盡。而一陽復。雪霜肅

殺。而。春。意。生。是。故。陰。陽。五。行。之。錯。運。人。情。事。變。之。雜。揉。相。剋。則。生。相。制。則。化。相。滅。息。而。後。生。息。此。造。化。變

革。之。機。聖。人。法。之。以。制。治。制。兵。而。為。斡。旋。化。理。之。術。是。造。化。不。得。不。然。聖。人。亦。不。得。不。然。故。萬。化。生。焉。神

明。出。焉。經。曰。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豈。虛。語。哉。若。不。明。於。造。化。自。然。之。理。而。事。窮。兵。黷。武。之。術。者。慘。矣。

其在。吾。聖。學。間。亦。有。然。者。必。須。大。翻。轉。始。得。見。真。體。而。後。四。肢。九。竅。各。得。其。理。者。矣。昔。人。云。人。心

不。死。道。心。不。生。信。哉。

友曰。道體浩浩。何處下手。予曰。道有本原。學有要領。不得其要領。不求其本原。焉能事而求之耶。蓋心

主。乎。身。而。中。之。爛。爛。惺。惺。者。其。真。體。也。其。體。不。為。主。則。外。欲。始。乘。而。蔽。之。苟。識。其。爛。爛。惺。惺。之。主。而。存。之。

則。不。善。即。知。有。失。即。復。此。學。之。有。把。柄。者。持。其。柄。而。無。間。則。微。彰。剛。柔。各。得。其。則。矣。非。致。知。格。物。之。旨。乎。

何。容。於。知。識。揆。傍。之。見。而。就。摸。摸。月。也。吾。輩。共。勉。之。

友問。造化學問。皆虛實相生。先輩論之久矣。其旨何如。予曰。此真質不誑語。造化本太虛也。太虛之中。萬

象。森。列。雖。森。列。與。太。虛。何。一。毫。沾。染。此。虛。實。相。生。之。機。也。吾。人。之。性。湛。然。無。礙。何。虛。如。之。然。萬。化。具。足。何

有。不。實。耳。本。無。聲。也。而。聲。投。之。自。本。無。色。也。而。色。投。之。聲。色。雖。實。而。耳。目。之。不。染。不。留。則。虛。矣。虛。生。實。實

還。虛。此。虛。實。相。生。之。機。微。顯。徹。徹。之。道。也。善。學。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殆。致。虛。之。極。則。也。已。

友問。人有事思慮。預防與將迎之念。同否。予曰。將迎者。事未至而有心以迎之。此已見也。已見則私意起

之道。無所不愛。愛親之心。無所不實。彼。德。之。仁。矯。矯。之。孝。皆。非。也。

友問。何謂良知。予曰。譬之鏡。能照者。鏡之用。寂然而靜者。鏡之體。體本自然。不俟人力。而物之來也。即照

而。不。納。過。而。不。留。人。亦。無。所。用。其。力。故。無。知。者。知。之。本。體。能。知。者。知。之。發。用。無。知。而。無。不。知。無。不。知。而。本

於。無。知。者。是。良。知。也。若。謂。能。辨。是。非。而。即。謂。之。良。知。者。是。以。光。明。之。用。為。鏡。不。免。反。鑑。索。照。而。流。於。認。賊

作。子。者。有。之。又。有。任。知。見。為。知。而。曰。我。之。良。知。如。是。其。不。可。笑。也。哉。

僧。有。問。者。曰。一。念。不。起。是。道。否。予。曰。一。念。不。起。是。道。向。非。確。論。釋。家。之。最。上。乘。者。亦。曰。不。斷。百。思。想。在。吾

儒。尤。當。辨。之。性。體。固。寂。然。不。動。然。性。中。之。惺。惺。不。息。何。有。無。念。時。即。善。念。常。惺。惺。處。是。為。正。念。正。念。即。無

念。無。念。則。念。念。是。道。矣。彼。謂。不。起。妄。念。則。可。若。一。念。不。起。則。滅。念。絕。性。去。道。遠。矣。

友問。知亦有不同者乎。予曰。無知無覺者。知之本體。有知有覺者。知之發用。常明常覺者。知之真機。益中

者。知。之。推。測。揣。摸。穿。鑿。者。知。之。巧。術。澄。其。心。順。其。應。而。不。假。于。學。慮。者。其。知。之。良。乎。致。良。知。則。微。體。微。用。

一。以。貫。之。而。見。開。擇。誠。之。學。其。為。知。之。次。也。矣。疑。哉。

友問。圖書。皆。五。數。居。中。何。也。予。曰。此。造。化。本。于。中。而。萬。事。萬。化。從。中。起。中。也。者。萬。世。心。學。之。源。也。聖。人。默

會。此。竅。而。衍。道。學。之。傳。曰。執。中。曰。用。中。曰。時。中。曰。建。中。曰。虛。中。無。非。統。承。于。伏。義。而。體。造。化。之。精。蘊。也。學

道。者。不。明。於。造。化。之。源。不。法。造。化。之。用。皆。非。聖。人。正。傳。而。流。於。二。氏。百。家。之。派。矣。

友問。圖書之理。皆順其自然。而係辭曰。易逆數也。何如。予曰。天地間。一陰陽而已。而陰陽之轉運。一生尅

制。化。而。已。蓋。陰。陽。生。五。行。五。行。生。四。時。四。時。生。萬。物。固。順。也。然。五。行。之。於。時。物。非。滅。息。則。不。能。生。息。是。以

相。尅。則。相。生。相。制。則。相。化。皆。逆。轉。而。順。成。之。機。也。如。木。非。金。伐。則。不。能。就。用。金。非。火。伐。則。不。能。成。器。火。非

水。伐。則。不。能。相。濟。水。非。土。伐。則。不。能。流。注。又。曰。火。能。尅。金。亦。能。生。金。金。能。尅。木。亦。能。生。木。亦。能。生。土。之。類。皆

相。尅。而。後。相。成。此。造。化。制。化。之。義。由。發。用。而。歸。之。本。體。也。故。曰。易。逆。數。也。惟。逆。則。反。之。而。成。化。推。之。而。知

來。而。天。地。聖。人。之。用。見。矣。故。仙。家。稱。之。而。成。金。丹。堪。輿。家。用。之。而。成。地。理。亦。此。意。也。學。者。反。身。而。誠。反。觀

內。照。反。己。自。修。約。之。使。反。復。入。身。來。又。如。煉。神。還。虛。之。類。噫。知。逆。而。學。問。之。能。事。畢。矣。

友。有。以。養。生。之。術。見。問。者。予。曰。善。養。身。者。莫。如。吾。儒。學。問。丹。經。千。言。萬。語。如。火。龍。水。虎。鉛。汞。牡。牡。黃。芽。白

雪。等。項。不。過。是。假。借。名。色。使。人。自。惑。之。耳。要。之。人。身。一。呼。一。吸。之。間。無。呼。無。吸。則。為。真。息。真。息。歸。根。乃。吾

儒。寂。感。之。間。虛。中。之。至。妙。至。妙。者。即。性。命。也。自。性。命。之。凝。聚。而。言。謂。之。精。自。性。命。之。流。注。而。言。謂。之。氣。自

精。氣。之。不。可。測。而。言。謂。之。神。神。所。以。攝。精。氣。精。氣。所。以。載。神。原。一。物。也。吾。人。終。日。之。間。此。神。不。傷。則。氣。自

清。定。而。精。自。凝。固。養。生。之。術。孰。大。於。是。若。刀。圭。神。舉。之。說。人。所。難。見。而。壽。天。之。數。原。定。於。天。若。子。亦。願。受

之。而。已。何。可。強。于。思。為。哉。

友。談。為。學。宗。旨。紛。紛。持。論。不。決。予。曰。學。術。多。歧。意。識。亦。異。君。來。世。間。人。惟。此。一。身。為。大。須。以。修。身。為。統。宗

更。為。切。實。何。也。以。身。對。家。國。天。下。而。言。則。身。為。本。心。意。知。物。皆。身。也。學。不。歸。於。修。身。則。自。小。其。身。而。九。竅

百。骸。俱。為。習。氣。所。累。矣。提。出。一。修。身。則。思。此。身。為。萬。化。之。生。自。待。不。能。不。重。便。不。肯。倒。塌。決。不。肯。甘。為。人



友問治官之法何如。余曰。心者。法之原。法者。心之運。官司之事甚繁瑣。先治其心。則心平。定而政亦平。定。心動。謹而政亦動。謹。心精明。而政亦精明。心委曲。而政亦委曲。其於官也。何有。治官之法。蓋其心而已矣。

友問論學者。每每以世界未能脫去。及一絲不掛。為言。予曰。人在世界中。誰能離得學者。只於世界上。相感。略無沾滯之病。便是經世出世之學。友曰。易謂子曰。道無精粗。無寂感。即心即事。即事即心。舍却日用常行。單談心體。潔淨。不使聖靈未免墮於空寂。此二氏之所以道人。倫乘物。理。而不可謂國家天下之治也。陸象山只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到得純粹通融時。即明道大公順應之旨。而孔門之矯傳也。毫厘千里。不可不審。

友問論學者。執見在之說。何如。子曰。觸目是道。非見在乎。但學者要知得見在工夫。方合得見在本體。如無感則廓然。有感則順應。有感即窒。有慾即懲。有過即改。有善即遷。皆見在事也。舍見在工夫。而止談見在本體者。非也。

友問治民之道何如。子曰。以民之心為心者。庶能得民之心。以民之命為命者。庶能立民之命。傳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友問微子去之矣。而伯夷又為扣馬之諫。聖人有二道與。予曰。道無定體。各求其心之安耳。微子之去。知天命也。伯夷之諫。正人倫也。微子。紂兒也。故得行其志。伯夷。人臣也。故當明其義。易地則皆然。

友問人之擇居者有道乎。予曰。然。虎兇之噬人也。居山澤者多遭之。蛟龍之害物也。處水濱者多遇之。人之於居處。亦然。欲全身以遠害者。居處之地不可不慎也。故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

一友謂致知一了百了矣。不必即物即事以求之。一友謂道無不在。聖人無不學。事物上若不一究竟。如何能致。予曰。二者皆之皆是。皆向有未盡處。蓋知乃寂然之體。而顯之於應感。事事物物皆道也。而根之於一心。所謂即心即事。即事即心。合內外之道也。專言心而不求之於事物。其流弊似禪寂。專求事物之理而不本於心。其流弊似術。聖人之學。以良知為主腦。而隨事隨物。皆精研以求之。是心不遺於事物。而亦不著於事物。真致知格物之旨也。

友問釋氏言大智慧。吾儒言良知。果有異乎。予曰。天之明命。原無不同。而儒釋路分。差以毫厘。文成公謂自從悟得親民之旨。勘破二氏之學。終是寂寞。今吾輩悟得格物之學。則知字始有實際。而身心意知與家國天下。豁然一氣相流通。無遮無礙。無窒矣。豈徒如釋氏明心見性。而即謂之了手耶。

友問昔人云。某平生不喜與聲富遊。今之人見勢利則附之。及見人與勢利者往來。又從而非謂之。何也。予曰。趨炎附勢。而忽冷淡。當人之情也。見人與勢利往來。而非謂者。忘心使之也。皆不足論矣。至於不喜與聲富者遊。亦出有意。非聖賢中正之道。蓋貴賤之殺。尊賢之等。皆禮也。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聖賢待人。不驕之心也。吾輩持己正。接物恭。不論貧富貴賤。一以平心處之。則盡道矣。我苟盡道。而人之謂我薄我。傲我。何足計哉。

友問。道不可見。見非道也。道不可聞。聞非道也。道不可言。言非道也。何如。予曰。固然。但道涵於無朕。而運於日用常行。中庸論之詳矣。學者視於無形。是真見矣。聽於無聲。是真聞矣。默而識之。不言而信。有至言矣。若不體會於身心。而加戒懼慎獨之功。徒曰。不可見云云。則入於渺茫之說。執甚哉。

友問聖人之四教。文行忠信。雅言則詩書執禮。罕言則利命與仁。近日談學者。略文行等語。直下承當性命微妙之理。不從涉元虛。而展於孔門之教。歟。予曰。子之言信然。然。但孔門授受。若造化。然。凡所謂。微上徹下。原無分別。願學者。實有中上。故領悟有深淺。若專執四教雅言之說。何以同言終日。而一貫以指示。參賜者。未嘗秘也。及司馬牛。樊遲之問。仁。又直以受病處藥之。使承領得微後。亦可進於四勿。一貫之旨矣。善學者。當自安分量之殊。而直下承當微妙之理者。亦當自反矣。

友問。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不言見而言聞。何也。子曰。聞乃了悟之聞。非見聞之謂。子貢意以文章可得而聞。若性與天道之。豈不可得而聞耶。存乎自悟耳。此悟後語也。

友問。遇喜怒之來。卒然而應之。何能得當。予曰。凡喜怒未來。則有本原。神精者。須有主。不可乘以意氣。若輕發。則害事不小。學者於獨知常慎。則見定氣平。喜怒亦有條理。心無定主。遇喜事則發之輕。遇怒事則發之激。未有不害事者。

友問。安重沉深者。能處大事。如漢之周勃。唐之郭子儀。可能當之乎。予曰。二公亦是暗合於道。故上不疑。下不忌。忌非合道。則安重者流於疑滯。深沈者流於險詭。安得濟事。

友問。小人有機智。有言辨。善乘人喜怒。君子何能待之。予曰。彼以機智言辨。而我以機智言辨。感之亦市井之流也。安能御之。惟平心以處之。至誠以感之。和顏色以受之。議論有不合。又委曲以導之。則自治盡善。而小人亦可化矣。易曰。壯於頄。有兇。

友問。古以射教。以投壺教。此藝也。何與於學。予曰。聖人之學。心學也。學在攝心。到得純粹自然處。便是聖人。今學射。投壺。時。疑神一志。視明聽專。不疾不徐。比禮比樂。何等精義。工夫。心安得而不純粹。以入神也。後世此教廢。而人心日放肆。無收攝矣。此成材不如古也。

友問。文成公用兵如神算。果皆出於良知歟。抑有奇秘之術歟。予曰。良知者。天然之明。萬化自出。謂用兵而不出於良知。固不可。但兵家發慮料敵。奇正互用。自有成法在。如孫臏。魏武。郭子儀。李靖。曹彬等。俱不失法律一毫。故能成偉功。雖然。法運於心。心無窮。法亦無窮。是用兵。又不出於良知之外也。

友問。閒靜時。覺意味洒脫。及應酬。不免粉飾。若着意。又恐涉矜持。如之何。則可。予曰。靜洒脫。動紛擾。是心與景別。再加矜持。又起一層念了。此皆工夫未見頭面耳。蓋不視不聞。性體也。性本無累。本生不息。又何間斷時。能常常戒懼。保任此性命。則工夫合本體。自然洒脫。靜如此。動亦如此。不必矜持。而心中和中。節何有起滅時也。

友問。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則聞見亦聖人之資歟。予曰。不然。舜居深山。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美於野人者。疑希。則其心已極虛極靈。若天之太空。然。一有感觸。則舍己從人。樂取之念。若江

河之決莫之能禦矣。非待人聞見而後從之也。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與賢聞見者，奚啻天淵。

友問：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性命果有二乎？君子不謂的工夫亦有二乎？子曰：性命一也。自稟受之有定而言，謂之命。自稟受之各異而言，謂之性。故聲色臭味之不能已，屬諸性。而不可以必得，則命存乎其中矣。仁義禮智之不能盡，屬諸命。而可以自盡，則性宰乎其中矣。君子安命以定性，盡性以立命。則性歸於命，命歸於性。而一以貫之矣。自世人拘於稟受而分屬之，故孟子獨舉其所重處，而責成于人。也。合於命，通極於性。而一以貫之矣。自世人拘於稟受而分屬之，故孟子獨舉其所重處，而責成于人。也。友問：心一也。儒釋之學，到無欲處亦同。何以分別？子曰：畢竟是不同。蓋心具乎性，合內外，一寂滅，無體用之間也。釋氏之學，只了得箇內，而外之仁愛禮接三千三百之儀，都不留情。終是枯稿。即是有欲，觀孔門隨處論仁。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釋氏惡得而同之。明道曰：釋氏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無也。旨哉。

友問：古多聖賢而今人之不如古，何以故？子曰：古人之學，隨地俱有實際。孔子說志道據德依仁而終之游藝。中庸說聖道發育峻極而歸之於三千三百所。以隨處皆是學。擴充經綸何往不可。秦漢以下，略略於內裏尋討，而不知大根大本。於外面維持身心之具，全無下落。其成材之不如古也。何疑？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步步是實學。後世惟明道之學似之，故不落於枯寂。讀其語錄自見。

友問：古人歌舞用長袖，正欲舒其志意。今人舞則為縱欲，何也？子曰：古人時時收拾身心而發之。於長袖之舞，則有進反之意。而性情亦舒暢。今人處處放肆，故歌長袖則入於縱欲，亦墮千里之辨。友問：克伐怨欲不行，如何不是仁？子曰：仁者，渾然天理，無一毫意念之累，不待於力制也。顏子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四者皆無意矣。不行猶有四者在。故此心猶不免有己。但乘其己而制之，亦難矣。故夫子許其難，而不許其仁。

友問：平日之氣，未與物接，何好惡之有，而曰好惡與人相近，與何人相近也？子曰：正心之要在於誠意。誠意只是好惡二端。觀大學各章，不離好惡。便見平日之時，雖未與物接，然泰然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純乎天則，未嘗拂人之性，豈不與人相近也哉。此人字即存于人者之人。對禽獸而言，若且盡之好惡，則習相遠矣。

友問：先聖云：無知者，良知之體。有知者，良知之用。則致知者，致無知之知，抑致有知之知與？子曰：無知若鏡。有知即鏡之照，不可以二分之也。自有知而致之，所以復無知之知。無二功也。又問致知之時，誠意之功如何用，誠意之時，正心之功如何用，是不可混而無別也。子嘆曰：善哉。問也。自後世分疏之學行，而支離之弊起，不知體之寂則為心，心之動則為意。意之所在處，則為物。而照徹心意物則為知。故致知在格物。格物以致其知，則意誠而心亦正矣。無先後無內外也。此脩身無間之實功，而家國天下，一以貫之矣。

友問：聖門條教，不一而足。如求仁，如求孔門之宗旨也。至于下手用功處，曰敬恕無怨，曰恭寬信敏惠，曰居

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今言良知者，只以一念之明處取證，不必別有條目工夫。不几于枯寂，而與釋氏類歟。子曰：此不識致良知之實者乎。經曰：致知在格物。物即事也。事變不一，皆理也。而知以照之，隨事而盡。理。以至於極，則為格物。即敬恕居處恭之類。致知之實功也。豈若沉空守寂，家之遺於成。應哉。易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此自然之則。曰：夫同歸一致，即良知之總頭腦。而殊途百慮，即良知之應用不一。一者，乃至一者之隨感而應。始為體用無間之學。而聖人之全功，就可以空寂疑之耶。友問：讀書之法，何如？子曰：讀書只要觀聖賢立言大意，不要拘泥字義。如萬章問完處，浚井事，此事未必有。孟子不過借此以發明大舜孝弟之極耳。若以此事為真，而必欲辨之，則難矣。況大舜為都君時，九男二女，百官民庶，具在。象如何能使舜去幹得完處，浚井，舜又如何自己一人去幹。凡讀書如此等拘泥，不惟學理不明，亦徒費精神矣。

友問：窗前草不除，與自家意思一般。然傳又曰：草不去，花實不茂。二者當何如？子曰：是皆不明于善心之說也。不除者，因萬物生之意，而欲其生之也。去之者，亦無欲死之之意。不過去其害花木者耳。苟驗之心，而無死之之意，則留之可也。隨便而去之亦可也。何疑辨之有。類而推之，何事何物不然。

友問：天理人欲，若冰炭。程子謂天理人欲，同情異行。文成公謂莫謂天機非嗜欲。何歟？子曰：理欲之辨，其幾甚微。蓋天理人欲，同出一原。動以天，則為道心。動以人，則為人心。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則人心即道心。友記曰：成物而動，性之欲也。苟欲食男女發而中節，何往非性。何性非欲也。惟不中節，則沉溺而私矣。孟子窺其竅，則曰：貨色與民同之，則貨色皆公也。即此可王。又曰：形色，天性也。踐其形，則為聖人。善學者，直透性體，則知人欲之不足惡，而于道思過半矣。

友問：白沙先生云：有學無覺，其意云何？子曰：白沙之學，以自然為宗。蓋心體至虛而實，至實而虛。故修為者有學也。而本無學。覺照者有覺也。而本無覺。此有而無，無而有，未嘗假以人為之力。若泥于學覺，則着矣。豈自然之學哉。

友問：思也。者，心之職也。思以通微，今有用思者，事反不通。何也？子曰：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只是虛心以觀。順理而思，則心明而事達矣。若執見穿鑿，則知識反以蔽之。雖欲思之，必不可得而通也。

友問：學固貴切實用功，然用功而不進，何也？子曰：學忘自是一友。旁問曰：真是矣。何不可？子曰：不自是者，不自以為是也。如愛親長，本良知良能。皆子弟之是也。皆常事也。在子弟，順知能之良而為之，何嘗自以為是。一自以為是，則不良矣。學何由而進乎。請益子曰：學忘有而不居為謙。謙受益也。萬象俱備，天不以為有。萬善俱足，聖人不以為有。虛故也。虛故能受。能受則其益無方。有則滿滿則寒，而何處可進哉。友問：孔孟而還，稟聖學之全者，其誰與歸？余曰：河汾志聖人之迹，而不究于聖人之學。故專以典要為教。而其人不微。濬洛傳聖人之脈，而未究于聖人之施。故明於心性之原，而其道不王。噫，聖人不作，學誰其全。

友有謂學貴於悟，一悟便了。又有謂學貴于修，須積久方到。子曰：皆非定論。實質有利鈍，功夫有分限。一

悟即了者，上乘之資。悟後正好用功，如顏子之明睿容矣。竭才不惜，何修如之。由修而至者，中人之資。久則融會而通，如會子之篤實修矣。精察反求，亦誠明之學。故得一貫之傳，蓋悟而不必於修者，虛見也。修而不事于悟者，執念也。皆非入聖之機。故悟中能修，修中思悟，聖學之全功也。

友問：惟精惟一工夫，朋友論之詳矣。畢覺精是精些甚麼？一是一些甚麼？子曰：道心惟微，微即未發之中。天命之自然也。動於人則心危，危則不中矣。惟精惟一，求復乎天命本然之中也。故惟精者，惟一工夫。惟一者，惟精極致，從心上磨刷，則為精到極處，則為一。一則純乎本體，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厥中允執矣。友問：謂學問未得手，遇應感時即錯，必須靜中工夫的當，然後可應事。則工夫全在靜養，得手自白沙先生靜中發出端倪，此其微也。予笑曰：此學不明頭腦，故分了動靜先後。然靜不以時地言，白沙發出端倪，非發出端倪，發字儘有條件。濂溪云：無欲故靜。明道云：人見某靜坐，不知在此殺用功，合而觀之，則功有可尋討矣。吾輩今日說靜養者，只說得個定氣，非真養靜也。學者在獨知處，戒懼不放，當若天監在茲，則此心炯炯穆穆，靜而無靜，有事來，即就其明以應之，千慮千應，自有條理，動而無動，何錯之有。若錯了亦會知改，此一貫之學也。若必以靜為主，到動時，又要加一番照管檢點工夫，則功有間斷，便非聖門率性修道之旨。

友有謂文成公良知之學得於發苦，後之學者未曾用功，開口便說良知，且良知，聖人自然之知，如何便能得此，其不敢信。學者必須讀書學古，即窮理，若實用功，久久可到。若一賦言之，恐為虛說。予曰：良知二字雖是文成公提出，然孟子亦嘗言之矣。蓋天命之性，不虛而知，自孩提以至壯老，自途人以至聖賢，莫不知愛知敬，莫不具足。有志於學者，反而求之，則良知在是矣。即讀書窮理，皆致知之用。何可二之。若學者自蔽自昧，不肯實致其知，而謂良知之難能明者，非良知負人，而人自負良知也。况蔽有大小深淺，能撤去其蔽，良知即自見，何有等待。

友問：喜怒哀樂未發，何所用其功。既用功，則是發矣。若曰未發前無工夫，又非至誠無息之學，如何如何。予曰：此間切截學脈不明，則工夫多分有事無事，而謂無事時不必用功也。豈知心體真明，即日月之明，何時可息。吾之不視不聞，即未發之中也。戒謹恐懼以慎其獨，是即此未發而保任之。即是未發工夫。發而中節，一以貫之矣。若待其發而制之，豈探木不息之學也。

友問：聖王不作，禮樂不興。記又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則禮樂有二乎。予曰：禮樂不可去身，此就學者之事言之。記曰：致禮以治躬，斯須不莊，則惰慢人之致樂以治心，斯須不和，則鄙詐入之。禮樂之切于吾身者如此。若欲興禮樂於天下，非聖王不可。蓋聖人在上，賢和協治，太和之氣，融液宇宙，動天地，洽神人，故制禮作樂，以鋪張造化。于是定禮樂之官，脩禮樂之具，肅儀審音，周旋歌舞於朝廷宗廟之上，以達之於邦國田野之間，故人人各享其分，而自然雍然之世也。故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非唐虞三代之盛，誰其選哉。

友問：無遠慮，必有近憂。夫遠近相去懸絕，如何無遠慮，反有近憂乎。予曰：遠近不以時地言。夫人情事變

不一，惟理為遠且大。君子之所慮惟理，故有遠大之見，而不能目前身便之圖。苟慮而無遠，則見局於近小，而所為皆苟且凡陋之事，豈不即在于近也。君子志其遠者大者，則謀為必誠，而何近憂之患哉。友問：今之談學者，只云致良知是矣。然事物無窮，未能體究，不免于孤陋。何如。予曰：謂單提良知而不足，以盡天下之物理者，固非也。然舍天下之物理，而徒致其良知者，亦非也。蓋即心即事，即事即心，原不相離。觀諸孔門善學者，莫如顏子。然問為仁為邦，至子農山之對，皆致知格物之學，合內外之道也。聖門之正脈，在是矣。若事內而遺外，則流于二氏。事外而遺內，則流于五伯。其去道也遠矣。

友問：有一友自謂能不動心，何如。予曰：不動心豈易言哉。人之不動心有二：有稟之厚者，遇事來，則自然不懼，是為籠統有執見之固者。遇事來，則悍然不顧，是為強制。要之其中皆無有也。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會子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靜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能盡性，能自反，此動而未嘗動，真不動心也。觀此，則知告子之異於孟子矣。

友有執靜習之說者，舉靜中發出端倪為證。有持動靜交修之說者，舉存中應外，制外養中之言為證。予曰：此二論久矣，無乃真根之未盡透，而得說得以鞫固耳。夫知止而後能定靜，則工夫全在知止，而不在定靜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則工夫全在復禮，而不在於視聽言動也。白沙之學，固多得之靜養，然至無有至動之說，亦不專倚於靜矣。是故四勿之事，博文約禮之教也。不遠復以修其身，亦非動靜交助之謂。善學者於一處養之，則一以貫之，慎無泥于動靜異境而分析也。

友問：事變多端，如何處之得條安。予曰：以事處事，不以我處事，則無我也。無我則無事矣。若着以己意應之，不輕率則精微了，如何得安。故愈見其多事也。

友問：學問得手者，或可放手。做初學之士，必須用矜持之力，久方熟。余曰：此說工夫，未究本體。夫得手者，見了本體，戒慎恐懼，時時保任，不肯放手。若硬要矜持把定，是強制其生性，與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同乎否乎。後而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其善也。俱同于矜持，然固執其所擇之善，必須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何嘗執持以塞其生活潑之機。

友問：人曰：道無言，可言非道也。聖人之言，不幾於贅乎。余曰：無言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言也。言以明道，亦時之不得不然。聖人因時明道，豈其心之好言哉。故典謨訓誥，係辭洪範等篇，及六經作述之盛，皆聖人順時之不得已耳。雖有言，即無言也。不然，顏子之愚，子貢之辨，聖人有與有不與，則道之不貴言，類如此。

友問：養生之術，而劇談元化之因，何如。余曰：人之一身，均所當養，但取必於術者，逆而難，反求於己者，順而易。吾不暇論丹經元典，嘗學易而得其要矣。易之損益，聖學之至要也。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慾。夫忿慾則火性不熾，則勢不上炎，而精氣常潤。窒慾則水性不游，不游則機不下陷，而精氣常充。上下交而水火濟，則心源澄澈，靈體和暢，所謂順性命之理，而保合其元之氣也。養生之要，孰有切於此者。彼方哲之說，謬泮外道，剖形裂混，未見其成者。



友問。萬物皆備。恐聖人如此。而凡人不能也。余曰。豈惟人哉。雖物類亦無不備也。但人能盡之耳。故曰。反身而實體之。則無有欠缺。日無有不足。何樂如之。一有不誠。則便缺然不備於心矣。由是觀之。皆備者。真機無不貫通。所謂仁也。仁體物而無不在。故百行萬善該之矣。學者能強恕。則心無隔塞。非近仁而何哉。友問。生滅之理。何如。余曰。生而滅。滅而生。造化生生之機。無有間斷。日月寒暑往來之義也。無生無滅者。先天混沌之體。太極本然之妙也。要之皆出自自然。非人力所為。彼二氏之談生滅。多涉元虛渺茫。豈自然之道哉。

友有論天地人三者。為兄弟並立之義。子曰。以立字之義考之。是又不然。立字上一畫為天。下一畫為地。居於中而頂天履地。則為人。人也者。撐持天地而贊參造化者。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學者能盡仁義之道。則俯仰無愧。作而人道立矣。不然。人道廢而醉生夢死。不過血肉之軀耳。何以言參天地哉。猛省之。自見。

友問。白沙先生靜中發出端倪。與致良知之旨同異。何如。子曰。此先輩苦心。何能分辯。固問之。子曰。致良知之學。合動靜之道也。固不可忽易看了。至靜養之說。學者亦要善理會。蓋靜非以時與地言。以時地論靜養。則此機拘滯有所。反成守寂之弊。蓋心之體一也。本無動靜。苟良知常定常應。即靜即用。何可分析。庶乎大學之家法也。至於白沙立本自然之學。人已受用甚不小。但于明德親民止至善之旨。尚當有以辨之。噫。宗旨之同異。勿論。要皆聖人之學也。學者慎不可粗心淺識觀之。

友問。天根月窟。邵子一生受用。然其義何如。子曰。天地間一陰陽而已。一陽初動於陰陰之下。而萬物將由此發生。故謂之天根。一陰忽過於陽陽之上。而萬物即于此收藏。故謂之月窟。一動一靜之間。陰陽交媾之妙。此太極之理。如環無端。邵子徹悟此理。而時時體而行之。故三十六宮之中。無非存意充溢。故曰弄丸。弄丸者。後天而奉天時也。白沙亥子中間得最真。蓋亦深於此也。吾人一念初動。混沌未判。即是復。即此念而收攝凝聚之。即是媾。念念不息。即復媾。往來之機也。蓋學者體會於吾身心。中以致力于一動一靜之間。庶幾乎弄丸之學矣。

友問。今之談學者。雜三教而趨向皆歸于二氏。奈之何。子曰。聖學不明。異端紛出。雖由於人習。亦關於氣運。但君子惟期于自脩。而不必于強人。宋世理學興。而釋學遍天下。中間不雜于二氏者。惟周程可馬。穆賢。邵堯夫。張子厚。謝上蔡。楊中立。及陸象山。張南軒。朱晦翁諸公。故正學始傳於中原。闕越之間。至今藉焉。今日之弊。殆甚若不自脩。正脈。嗚呼。與二氏爭。亦惑矣。觀孟子反經之說。自見。

友有來顧者曰。此爲了人事而來。非爲問學而來。予笑曰。爲學問而來者。固是爲了人事而來。亦學問也。不可以二分。友欣然而是之。

友問。夫子賢於堯舜。說者以事功言。何耶。余曰。以事功言之。則堯舜之巍乎煥乎。夫子焉得而賢之。要之賢處。必有所在。非惟吾輩不得而知。幸我亦不得而知也。學者明於堯舜孔子之學。斯可窺其萬一矣。友問。學要博。非考古無以通今。予曰。讀書要會意。不必泥辭。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若以漢儒附會之說。

觀之多不可信。家語謂顏子當孔子六十二歲死。伯鯉孔子六十九歲死。論語謂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則鯉死於顏子之前矣。此等處辭不可泥。

友問。以實意御人。而嘗被人之欺。若之何。則可。子曰。君子可欺以方。亦情之常也。但君子不期人不詐。不自詐而已。不期人不疑。惟自信而已。自信則心地實。心地實則易知。人何疑。不自詐則心地正。心地正則易從。人何欺。若恐人詐不信。而先藏機用智以待之。是市井之心也。若因人之詐不信。而改易吾之實意。非君子至誠之道也。故曰。抑亦先覺者。其賢乎。

友問。從學者多悠悠不進。何也。子曰。明道云。爲學須知有用力處。既學。須知有得力處。時時着力。雖欲悠悠而不可得也。今之執己見。曉虛談。是中無力可用。可得矣。安得而勇進乎。

友問。學於古訓。乃有獲。則學亦貴于多識歟。子曰。古人之學。只在心性倫物上理會。不在書冊上盤桓。即學於古訓。亦在古訓上學理會。心性倫物耳。觀於顏子明道。何曾記誦上着工夫也。

友問。書生談兵。古今所諱。今四海多事。用世者亦無事於知兵歟。子曰。兵豈易知。亦豈易言哉。或云。文成公制敵若神。本于良知。不知運用。雖由良知。中間變化決勝之妙。自有仁義之術。文成公亦已祕之矣。學者能究心于孔子之學。而旁通於陰符素書之技。由是用歷代諸將之術。以圖成定亂安民之舉。斯可以語全將矣。彼拘泥於書冊之陳言。與地馳騁於議論之虛見。皆是取亂之道也。

友問。大德既不論。則小德出入亦無害也。何如。余曰。是大不然。德一也。原無大小。自其統體而言。謂之大。自其散殊而言。謂之小。即中庸之敦化用流也。大者既不踰。則小者皆吾心之言動。纖悉莫非精義。則小德之或出或入。自能循矩度。何有不當其可者哉。若泥於舊說。則細行不矜。終累大德。不將恣放肆者之借口耶。不可不省。

友云。學問須有若落。子曰。無着落。則虛。見有着落。則爲真着落矣。

友問。子絕四之義。子曰。未易言也。夫聖人之心。一太虛也。不惟意必固我之念無之。若無意無必無固無我之念。亦無之矣。故曰絕四。此心普萬物而無心之旨也。與釋氏之無無盡者異矣。

友有執慈湖不起念之說。爲宗旨。而因以自多。余曰。此不惟不明於孔門之學。要亦未知慈湖立言之意。夫慈湖之學。只求本心。心之本然。原自不動。意從何起。故慈湖只在本心上求之。而洗心正心之說。似涉思爲。皆曰非孔子之言。此亦執於不起念之見。而非變動不居隨方立教之妙矣。若以孔門之學言之。心本自然。而自然之用。則爲意。意也動以天也。虛應靈變。起而未嘗有所起。不爲惡念之無。而善念亦未之有。慈湖見執於此。亦只是求本心。而他非所願也。吾輩之學。能悟得致知在格物之旨。則此意無起而無不起。無不起而無起矣。更不必泥於慈湖之見也。

友問。格物之論紛紛。何以拆衷之。余曰。世之學者。不惟不明格字之義。即物字已先不明了。凡訓釋即本文上的。便是不必別求。夫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夫明德親民。一物也。自起始處。則爲本。自歸結盡頭處。則爲末。細玩之。明德親民。皆身之始事。故謂之本。而家國天下。皆身之歸結處。故謂之末。格者。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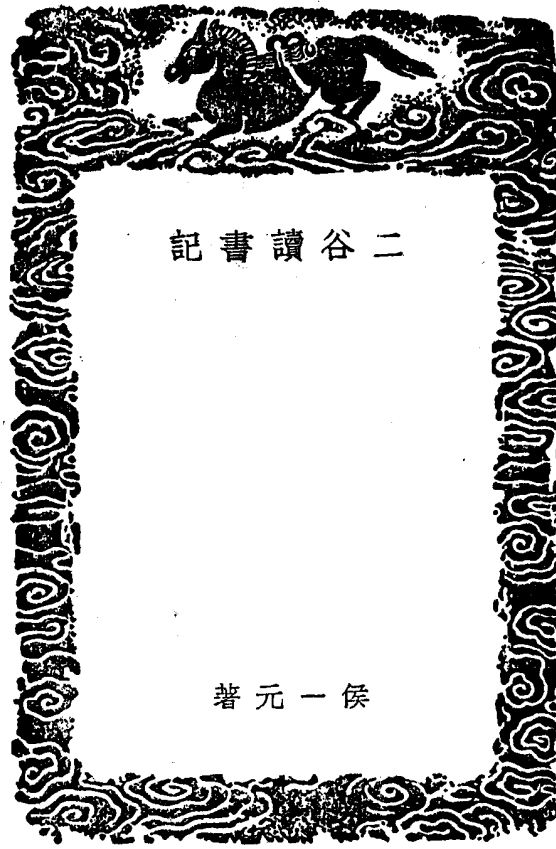
也。盡其物之則以到盡處。則本立而未舉矣。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之學也。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即此乃格物之實學。是之謂止至善。友有談學而得少自多者。余曰。學貴得。尤貴忘。顏子貧矣。而忘其貧。猶知有貧而不怨者。原憲之學也。憲自以爲得矣。故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謂之仁乎。周公富矣。而忘其富。猶知有富而無驕者。子貢之學也。故曰。富而無驕。何如。此夫子皆未之許。而更有以進之也。

友問。默識知識。意識何所分別。余曰。由有見有聞而生者。謂之知識。由無見無聞而生者。謂之默識。由意上推測而生者。謂之意識。

友問。夫子稱顏子庶乎。屢空。及曾子謂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似非全空者。余曰。此切問也。此關係學脈也。這章書。曾子狀顏子之學如此。尙未知顏子之盡也。夫顏子心無人之間。安知有寡與多。虛與實也。使顏子知己之能與多有與實。而復問於人。是作僞也。縱不作僞。亦有意爲善矣。何以爲顏子。何以爲聖門嫡脈。

友有問數年來有厭事之心。故事來則躲閃不管。余曰。易故。友曰。縱擔當便有利害。故怕管事而取閑散之意。余曰。此忘情之學。誤之也。忘情則落虛。故分內事亦置之度外。天下寧有無事之人哉。事不係於己者。不管可也。若義所當爲。分所當盡者。何爲躲閃。故曰。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斯智矣。若忘情之學。反涉意必。真擔當者。焉有利害利害之心。亦是私意。省之。

水西書院之復建也。先生與查毅齋質司其事。一時同學諸君子推毅齋爲主盟。而先生翼之。終身。先生爲之憫。既而曰。是天欲重余之責也。蓋自是遂獨肩水西之事矣。水西之學。宗王文成。而間參二氏。先生力闢之。以爲二氏自私利。不可以經世。而卽心卽事。卽事卽心。溯源於良知。歸重於脩身。而後文成之學明。而後水西之學正。此水西答問一書。與毅齋水西會語。真有淵源之不二者。後之人讀其書。而思其功。力所至。亦可見古人爲學不苟。而爲教不欺。其用意有如此矣。先生既病革。猶遺書水西同志。諄諄以繼往開來之擔子爲諸公望。蓋深有得於講學之力。而不以生死搖其心者。嘉慶五年九月望。後學趙紹祖識。



二谷讀書記卷上

著元一侯

二谷讀書記卷上

明 樂清侯一元著

知大小遠近之一，則小物不得不勤，近言不得不察，細行不得不矜，知幽明之一，則祭不得不誠，遠不得不道，知德容內外之一，則獨不得不謹，知父子兄弟之一，則倫不得不悌。

聞一知十，知二非較多少也，此正喻其明之體有盡有不盡也。聞者，聞之夫子也。聞之簡編，聞之師友，而有盡知不盡知者，生質之美惡，學力之淺深，所謂一能之十能之者也。驚馬十忽則亦驥之千里矣。

氣必毀，天也。窮則變，易也。聖人以此前民之用，裁成輔相以順天命，雖陰符之養生，老氏之處世，蘇張之于時，白圭之殖貨，靡不有關於是。

氣之取為禽獸而有風麟氣之純為人而有商臣叔虎，聖人純之純也。鳥獲，取之取也。雖然，風麟鳥獲，其形則異也。聖人之於人，其形非有異也，是故君子有弗性之學，使商臣叔虎而遇聖人，安知其不為克謹之虞，實克謹之警象乎。

無夢正也。六夢緣感，皆非正也。無感而夢，神之所為也。故曰正夢。慈湖天資高明而不克之以沈潛，至于論語無意疑大舉誠意，以孟子勿正心疑正心，易不云乎，黃不盡意，立象盡意，又曰聖人之意，曰憂心，孟子亦曰胸中正不正，又曰我欲正人心，正心誠意，何害于理乎。

二谷讀書記 卷上

二谷讀書記 卷上

以周公之知，亦知死生有命，一定而不可移，原始反終，游魂為變，一往而不復也。而金縢之辭，求以身代元孫，與且之語，諱諱若平生，何哉。此肫肫之仁，根于心而不可解者也。故曰仁也者，人也。病之有勝，勝之有復，效之以三日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皆此心之誠然爾。

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在謹獨，此其大學註疏也。更別無正心以下工夫，故大學一篇，只在誠意，誠意一段，專言謹獨，中庸起結皆然，更無二致，意之間斷，惟獨而謹之，則無不誠矣。謹獨者，欲其無間也。

論語一書，開卷言學而時習之，易曰，不習無利，是言成德也。所謂從心所欲，不逾矩者也。曰積善，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曰緝熙，曰日就月將，曰念茲在茲，曰集義，曰擴而充之，曰熟之而已矣，皆是物也。大學誠意章曰，謹獨，正心，章言正心，修身，章言修身，只此一理，更無二學，故程子稱有天道便可語王道，其要在謹獨，即不言正心，修身，不為少，如本文稱一，是以修身為本，孟子稱家之本在身，而不言正心，又言心正，莫不正，蓋子亦稱心正而朝廷正，而不言誠意，皆不為缺，以其本無二事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其體曰五性，其用曰五倫，萬善萬事具是矣。故親民亦只是明明德之事，然明明德己性之盡也，親民，人性之盡也，明明德由己，親民必得位而後能之，如在一國，則使一家齊，在一國，則使一國治，在天下，則使天下平，大學者，將使修己以任家國天下之事者也。若曰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則非矣。蓋吾之孝弟慈，謂之明明德，使一家之人皆化而孝弟慈，謂之親民，必使一世之人無不仁，而後王者之心始慰矣。曰平，曰治，曰齊，云者，欲使家如其身，國如其家，天下如其國，焉爾，非別有所為也。故曰，平天下在治其國，治國在齊其家，齊家在修其身，修身在正其心，身之威儀在外，而心之拘擻在內，故曰知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未有有心不正而能修其身者也。心之一念，則謂之意，意之全體，則謂之心，當有二乎。先賢論事，至正心而止矣，正心只是念念皆誠，故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韓子述之，止于誠意，程子亦曰，只在謹獨，皆約然有見之言。

格物致知之無傳，何也。凡傳者，將以釋夫教者之意也。而所謂大學者，聯之師儒，則既親師取友矣，陳之詩書禮樂，則既誦詩讀書矣，故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猶言格致之道，以誠身也。而又何傳之有。且大學之傳，惟誠意一章而已，餘特發明相因之理，以見達道九經天下國家之理，無往而非誠意之功用，何傳之有哉。

程子主敬之旨，謂前人所未發，殆非也。千古以來，只有此學，堯典第一義曰，欽，降汝命，官治歷歷，無不曰欽者，孔子曰，修己以敬，篤恭而天下平，戒慎恐懼，臨深履薄，皆是也。蓋敬者，警也，常存其心之謂警，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故存其心，所以養其性，視聽言動無一而不敬，不問于出門使民，不限于人已，即所謂自強不息，所謂敬以直內，久而熟，則恭而安，而至誠之無息，亦天運之不已矣。

或以韓子引大學止誠意為無頭學問，冤哉。此正得大學之旨，不拘拘言語文字者也。聖誠而已矣，君子思誠而已矣，而思不可以不學，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凡以格物而致其知也。此先王之所以建學立師

二谷讀書記 卷上

三

此此大學之所以作也。先儘以格物致知無傳。夫又安事傳哉。物格知至而意不誠。則所謂知及之。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格至之功亦終必亡而已矣。故人不可以不學。學不可以不實踐。內則誠意正心。外則修身。已德一明。而家國天下之道畢舉矣。故知大學者。韓子也。

不明乎善。則或有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故不誠乎身。故曰人不學。不知道。

里仁爲美。正以習見正事。聞正言也。魯多君子。則子賤以成其德。昔人五百金買鄰。亦此意。

傳習錄說格物正是誠意耳。蓋曰意之所在。必有其物。物之不正。則是自昧其知。故必格而正之。是真思誠之功。第欠擇善一段耳。不如舊說之完也。

良知所謂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者也。致其良知。以充滿其量。尙安事學。頗氣質不同。于是先覺則有教。

後覺則有學。先覺以明吾心之理。而非理之在先覺也。事事物物之理。無非吾心之理。而非理之在。

事事物物也。謂先儒即物窮理。如求孝于親之謂。嗚呼。先儒果使爲子者求孝于其親哉。

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具于心。此誠分析之過。啓後學之疑也。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已大詳密矣。豈可析理於心。而言之乎。析之有以極其精。然後合之有以極其大。此先儒千慮之失。誤在然後二字。

陽明之說格物即是誠意。分別意知物三目。而加誠致格之功。以爲能格。斯謂之誠。斯謂之誠。于義甚密。于理亦通。但遺卻格致本旨。而并博文擇善聞見問學等語。一切掃除。創爲之說。遂使誦詩讀書親師。

取友聞見之知。皆不得爲良知。則自農立教以來。萬古所未有也。恐自學知以下。人品受害不小。

### 二谷讀書記卷中

傳習錄以好色惡臭接時是知。一接便即有可之惡之之心是行。故曰合一。此正有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所謂誠也。誠明之謂性。耳目鼻口之于聲色臭味。心之于理義。一也。目無所蔽。故好色必好。鼻無所

塞。故惡臭必惡。今以衆人之心有蔽之目。有塞之鼻。而遽責之以誠好誠惡之用。難矣。學問之道。所以

求其放心。撤其蔽。決其塞。以全夫耳目心知之本體者也。

朱子踐履處無可議。至其說理。則或過于分析。陽明先生起而病之。蓋亦朱子之忠臣也。第矯枉之過。遂以格物爲行。凡語孟所示求道之方。一切以己意說之。誤高明于猖狂。拘凡近于孤陋。譬之藥焉。去病之功固偉。而戕賊吾身。亦不小矣。

微生高若果曲意徇物。掠美市恩。是則詭隨之曲士也。烏得直名。而聖人亦何庸辨其非直乎。高蓋有意于爲直者也。其無不謂無者。恐以不直見疑於人。故必曰有。而乞鄰以塞之耳。此求直而反曲也。故聖

人辨之。

書云。如保赤子。孟子即以兄之子言之。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觀古今服制。亦可知俗之蔽也。雖有兄弟。不知友生。而况其子乎。第五倫一夜五起。猶外之也。故程子曰。只此五起不起。便是私意。

傳曰。知老而日多者也。而又曰。老將知而耄及之。何也。能養其志氣。則年彌高而德彌劬矣。不能養其志

氣而血氣是任則壯而老而衰者固其常也。

孟子謂諸侯之寶土地人民政事三者之中政事最先乃土地人民之本也。昔文公欲全其信而失原衛

嗣君欲必其罰。謂以一左氏易得歸者且然况王道乎。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傳者以為喪所以三年之故。是為報服。非正服矣。蓋父之慈。子之孝。皆心

之自然所謂仁也。父之于子。懷之三年。不以為久。而子乃久夫三年之喪乎。所謂子也有三年之愛。亦

猶言爾。不生于空桑。夫非盡人之子歟。言何其無情也。若喪所以三年之故。則禮經備矣。

子路子貢所疑於管仲者不死。而夫子答以相齊所答非所問也。蓋管仲輔紂本不義。所謂可以死。可以

無死者也。故不責其死。而非恥之也。程子之論精矣。若仲之心。則不能知其不義。而不用死也。

人不知而不慍。逐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見是而無悶。皆語夫一時之變。君子不以易其常也。正以其無與

於我也。然而實之從名。名之從實。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轟雷霆也。故曰令聞廣譽施于身。又曰在邦必

達。在家必達。

孟母三遷。蓋好事者傳之耳。如其言。孟子少孤。三遷皆兒戲時也。而孟氏書所云前喪後喪。棺槨衣衾之

美。三鼎五鼎之異者。豈為兒時事耶。

心有度量。義有長短。故男女授受。親迎禮食。有時而變。然而枉尺直尋。孟子闢之。何也。蓋度量其長短。以赴禮

則可。度其長短。以赴利。則不可。誠以赴禮。則枉尺亦直也。隱父諱君是也。以趨利。則直亦枉也。雖功高五

霸君子羞之。

撥嫂之消。隱父諱君。即其按其諱。諱皆是也。似枉而實直也。不待招而見諸侯。即其見已枉矣。又將計

後之尋。以償前之尺乎。故曰動小物。矜細行。又曰勿以惡小而為之。

子路曰。管仲不死。未仁乎。子曰。九合諸侯。如其仁。所答非所問也。而聖人之微意可見矣。

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死之於人大矣。非成仁也。取義也。君子不徒死也。仲而死。糾于仁義。無取焉。子

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九合一匡。所謂仁功也。奮而犯禮。焉得為仁。使仲而死。糾與由之死。輒一

矣。皆非所謂善道矣。是故。夫子之告子路。蓋因人而言之者也。

孝哉。閔子。記者之詞也。師之子。弟子也。名之。此蓋閔氏門人之失。亦猶孔氏之徒。續春秋而特卒孔某

者也。

指階焚廬。適不死耳。兩笠自捍。蓋後人為之說也。出偶出也。而魯泉不知。故從而辨之也。後人誤認出字

故有預為匿空。譎詭之謀。從空旁出。必不可成之事。而傳云。有無不可知。則非後學之所知矣。且下土

實猶非。舜乃潛出。安得猶為以方之欺乎。匿空旁出。矧而後可。人則不如是也。然則其曰突而不知何

也。曰。此言魯泉。曰。殺舜之心。舜非不知也。號泣怨慕。象髮亦憂。是其知之之證也。若預為匿空以防

其謫。蓋潛歸鼓琴。以待其來見。曾是以為舜乎。為此說者。是知箕子之伴狂。而不知比干之剖心也。知

衫衣鼓琴。恭己南面之為舜。而不知履上之灰。井中之泥。之末。皆非舜也。其貽禍後世。誤長孫房柱以

九

二谷讀書記 卷中

九

二谷讀書記 卷下

九

二谷讀書記 卷下

九

二谷讀書記 卷下

九

二谷讀書記 卷下

九

二谷讀書記 卷下

九

成唐太宗之過。不亦宜乎。

朋友喪明。則哭之何也。喪明驚疾。近死。故喪禮處之。

權只是經。程子精義之言也。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謂非義之義。非禮之禮也。經者。常也。男女授受不親。

禮之常也。嫂溺而援。禮之變也。而連之者。權也。權而得中。變亦常也。故經對變。不對權。漢儒云。處經事

而不知。其宜遺變事。而不知其權。是猶知經之不可以對權也。朱子云。經之與權。亦當有辨。似不如程

子之確也。

夫子之答問。亦有因人者。司馬牛謂言之誨是也。魯之賢師之用。變急而不治其標。不可也。然而為仁之

方。實不外此。司馬公以教元城。徯武公以自警。南容以成德。皆是也。蓋治本治標。均之為扶持元氣耳。

### 二谷讀書記卷下

舍者爭席。非莊周本旨也。蓋言陽子居本以舍者爭席之質。而師之以成避席避處之事。故見謂于老氏。

退而失其故步也。若夫為道者。固不欲為戶牖所保。而哀駘宅之傾。一國王賂之最。一方自有以致之

也。此亦莊氏王霸之辨。

損益三友。資諸人者也。損益三樂。修諸己者也。外則謹其所習。內則慎其所之。學問之道。具是矣。

噫。公命我勿言。於義無害。所謂密語也。大抵鬼神之理。機械潛密。亦如今術數占卜。皆惡夫泄之也。

尋仲尼顏子樂處。此為初學指引路頭耳。孔子曰。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又曰。無以尚之。學習之悅。朋來之

樂。皆是也。故曰。智者不憂。以其樂天之命也。君子坦蕩蕩。心廣而體胖。仰不愧而俯不作。無入而不自

得也。而待尋乎。

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蓋古之教也。傳者或以是衡輒。則非矣。自義師尊。等而上之。至于祖。故禘之祭。上祀

之禮。不以父辭王父命。皆師尊之義也。以王父之命。而遂無其父也。則可乎。無父則亦無王父矣。有王

父之命。則亦有父之命矣。夫萬古不易者。心也。輒則失其心矣。而傳者亦不求諸其心。何哉。

鑑以空。一天下之妍媸。衡以平。一天下之輕重。規矩準繩之于物。皆然。皆所謂一以貫之者也。博學詳說。

審問明辨。所務不一。而皆以致力乎。其至一者也。蓋體用一原。一貫萬分。萬分實一也。

二

莫非命也。蓋義則正，不義則不正，而皆無逃于一定之數也。孔子所謂知命者，蓋如此。不求盡義而但知趨利避害者，固由于不知命，而或以術數預測天道，則亦不知正命，而非所謂順受者矣。固命也，然君子不謂之命，如紂多罪，而曰有命在天，德宗播遷，而曰不由庶祀是也。孟氏發明天人之際，無餘蘊矣。

天生斯民，使先知覺後知，天固使之也。如雞之伏，隄之乳，仁心自然，理固然，覺固我也。覺之則人也，合內外之道也。韓子聖賢時人之耳目本此。

誠則明矣。神明者，心之本體也。故至誠可以前知，蔡順醫指，巨鄉夢友，顏含察色，皆其誠之極也。不足為異。

孟子一書，論語義疏也。如養氣一章，即孔子勇者不懼，有天下而不與，殺身成仁，至死不變等語耳。為天子之父，則其位可以殺人而不死，八議是也。為舜之父，則其道必不至於殺人，庶豫允若是也。有敝屣天下以全其父之心，則必有尊之養之之法，而士師之法，亦可以通其權於八議而不為撓矣。故曰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桃應可謂善問，孟子可謂善答，所謂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者也。漢時家令之諷高帝也，其有斯慮乎。柴守禮殺人而世宗不問，則君臣心政皆失之矣。

孔子見行可之仕，仕桓子也，而為政則首廢三都，若不利三桓者何哉。蓋夫子固以憂魯，而亦所以憂三桓而全其世也。冉有之徒，乃區區以顯與為季氏憂，豈不謬哉。觀桓子屬其後以必召孔子，則既悔之矣，而天未厭禍，卒不見東周之治，悲夫。

仲子井上之李，蓋有意乎西山之薇也。不知伯夷之于父子，叔齊之于兄弟，而扣馬之諫，依依乎君臣，其所為逃國避世，死而無怨，殆正以大倫也。仲子有母而避，有兄而逃，欲以市廉，其如廉乎哉。

小由基之射，特手熟耳。蓋曲盡莫不然，故矜樓之承嗣，乃疑於神，夫人亦熟之而已矣。

昔人云：只聞譽而喜，聞毀而怒，即是為人，推而極之，若聞居之儀，不同於接物，屋漏之色，有異于在廷，皆為人也。

易本卜筮之書，如利有攸往，利用行師，利見大人，利遯國，利用禴，利用賓于王，童蒙吉，納婦吉之類，即今出行，出師，見貴，移徙，祭祀，求官，入學，嫁娶等占耳。數也而理寓焉。六經自秦火後，或殘或廢，而易獨以卜存，故言理者莫尚焉。玩占固當圓融，而亦各有端緒，要之不越吉凶悔吝四者而已。若必以三百八十四事為不該，而滑稽其說以求通，則非矣。且世間固不止三百八十四事，而亦豈必三百八十四項占法乎。

丹鉛錄云：筮短龜長，非短筮也。卜者據一時之占，短長之耳。然則洪範稽疑，主龜而不主筮，何也。又周禮大事卜，小事筮。

丹鉛錄引師經，據文侯事，以為古人一話一言，皆曰賦，非也。賦六詩之一，詩必成文，文侯之事，蓋詞未及終，而師經省之耳。後人批唐莊宗李天下亦如此。

二谷讀書記 卷下

任人一章，權之謂也。執中無權，便是執一，所謂非聖人不能用，不能盡其用耳。即夏為冬裘，飲湯飲水，無不是權也。惟義所在，義之與比，非權則將有非義之義，非禮之禮矣。

攝謙美德也。懲忿，善道也。而聖人恥足恭，匿怨，蓋惡其不直也。故微生之惠，冉有之攝，皆見棄于聖人，有意為善，猶不善也。況有意為不善乎。

約我以禮，四禮其大者也。古禮之文垂于今，而人莫能行，冠昏與祭，猶間有行者，獨喪禮大壞，皆求其故矣。蓋人情不能持久，喪三年之憂，非若冠昏一日之敬也。如祭三日之齋，七日之戒，則已有不能行者矣。嗟乎，三千三百，無一事而非仁也。君子終日不違，可三年而犯禮乎。

平天下首生財，易言理財道利而布之上下，王人之事也。故錢曰：泉曰布，王政則始經界而均土地，君子則周急而不繼富，蓋變盈流謙，莫多益寡，天之道也。老子亦曰：天之道，損有餘而益不足。

於白圭之治水，慎子之行師，見聖賢繁知之義。

於白圭之治水，慎子之行師，見聖賢繁知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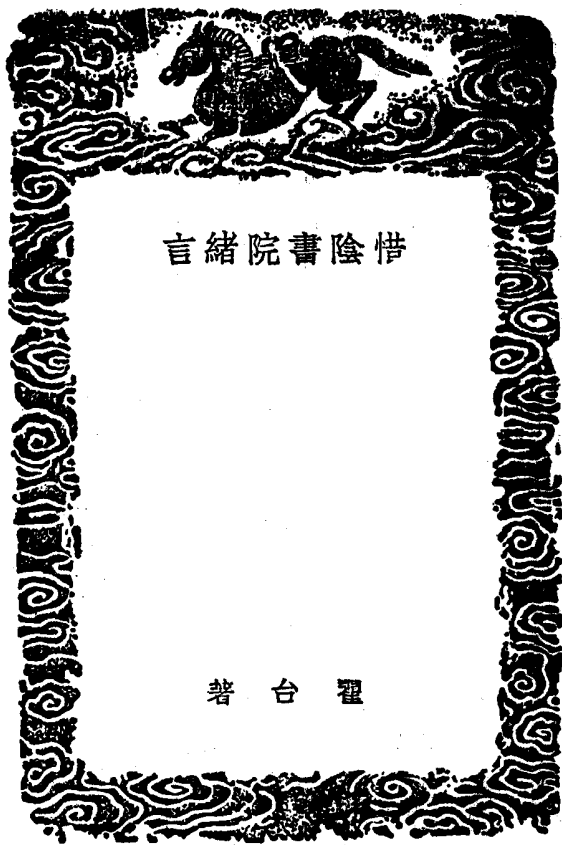
射之熟也，能以弱力挽強，鍛之熟也，能以終日運重，故小人勞力，只在手熟，君子勞心，只在仁熟。

約我以禮，四禮其大者也。古禮之文垂于今，而人莫能行，冠昏與祭，猶間有行者，獨喪禮大壞，皆求其故矣。蓋人情不能持久，喪三年之憂，非若冠昏一日之敬也。如祭三日之齋，七日之戒，則已有不能行者矣。嗟乎，三千三百，無一事而非仁也。君子終日不違，可三年而犯禮乎。

平天下首生財，易言理財道利而布之上下，王人之事也。故錢曰：泉曰布，王政則始經界而均土地，君子則周急而不繼富，蓋變盈流謙，莫多益寡，天之道也。老子亦曰：天之道，損有餘而益不足。

於白圭之治水，慎子之行師，見聖賢繁知之義。

射之熟也，能以弱力挽強，鍛之熟也，能以終日運重，故小人勞力，只在手熟，君子勞心，只在仁熟。



惜陰書院緒言

著台翟

惜陰書院緒言

學莫先於辨志

明 震川 翟台 著

先儒訓志字為心之所之謂夫心之所向不同而所趨隨之是志也者為學判決之利刃也夫人未有志不立而能有成者大概人品不同或為富貴或為功名或為道德以至一止一事莫不係乎心之所向也所志而高明中正焉則所趨必功名道德之歸所志而卑污偏狹焉不免於富貴流俗之歸矣故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先哲亦有云知內外輕重之辨者可以定志矣譬之木其根固則枝葉自茂譬之水其源潔則流派自清又安有決志遠大而所行不副焉者也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由志而立而不惑而知命而耳順而從心所欲皆此志之貫徹而神化矣孟子曰鶴鳴而起莘莘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莘莘為利者臧之徒也欲知舜與臧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而已范仲淹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其立朝相業光明俊偉如此辨其志而卓然自立者乃為學之大基也吾輩今日之志將為上達乎將為下達乎當猛省而斷決之無差焉

學莫大於識性

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人之生也莫不得天命之理以為心之心之生生而巳者其性也是性也湛然至寂純然無欲而能一體乎天地萬物者也自此生生之發於目也則為視之明此生

惜陰書院緒言

惜陰書院緒言

之發於耳也則為聽之聰此生之發於口也則為言之從此生之發於四肢也則為動之捷此生之昭察於吾心也則為思之睿此生之流通於國家天下以至於天地萬物也則為德之聚眾為愚夫愚婦之知能為親親為仁民愛物為經綸大經為範圍宰制日應成於身心而無一時之息焉者是天命之不已也人惟不知識取乎性之本體而牽滯執迷於日用應感之迹則不能順性命之理而拂天遠道也其矣子思子曰惟至誠為能盡其性若吾人自習染以來各有所蔽高明者蔽於意見而反以任情為率性卑污者蔽於私欲而反以貪着為本然是有欲之心而窒礙乎生不已之機其喜怒哀樂之間如之何而能發而中節耶吾輩今日之學不在名色上講求不在知見上充擴不在意氣技能上精補須時時消融習心習氣只在此真性上著察磨礪真若江漢以流秋陽以暴體驗乎入非乍見之心既會乎鸞飛魚躍之意而不使一毫蔽於私流於欲也則識得性命而自學問始有下落不然徒剿竊於章句影響於口耳比擬於形器則學問不知本原生意何從而發耶雖然識得此性而不加慎獨之功則又為小人之無所忌憚也故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則日用中和皆由此出願與諸君默而慎養之毋違焉

學莫要於致和

夫學合知行而一之者也易謂而單提致知言之蓋知也者先天初開第一靈發在河圖則為天一生水故水之性則智惟其為最初靈機無俟安排無能障礙而為天之明命也在人得之則為良知亦不事學慮而能察天下之則盡萬物之情乃吾是非之真心也驗之於衆人欲動情勝之時而此心或惘然不安造次顛沛之際而此心能斷然不亂者何待人為耶此良知也途人與聖人一也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亦在本心上擬議而變化以成亦良知也人惟不能實致其知則知為空知而不可以語行矣若此既致而行即在其中焉何可以二之疑之雖然致知亦難矣蓋比擬推測者自以為智智識見解者自以為明而自私用智之徒反以為明覺自然之用毫釐千里辨之不精可乎是故寂也者知之體也惘惘之常運而非無也感也者知之用在也惘惘之常疑而非有也是時有動靜事有作止而知則常貫徹於動靜作止之間而無一時不照察者夫知無不在而皆順天之則則致知之功可容以一毫一息間雜之乎吾人今日之學不必借明於物鑒靈於外只將自家當下惘惘程處念念著察時時廓清而不使習智私見纏擾障蔽他則太陽常當空而沐浴自釋皆見得有義可精有過可改而應感之間各有條理矣此之謂集義此之謂格物以致知之實功也此之謂知行合一也若入門下手之初雖未能即復乎明命之體然本其所知者而不敢自欺知善之當為而必為之知不善當去而必去之亦格物致知之義也久之則熟熟則通雖進於顏子之庶幾孔子之齊戒神明其機亦在於我矣其學者慎無忽之

學莫貴於致行

先儒曰廉恥者士人之美節又曰名節者衛道之藩籬此致行乃學問中實際而不可一毫放過者也蓋道率於性命而發見於日用應感之常體備於事親從兄夫婦君臣朋友之際自食息起居之微以至於

惜陰書院緒言

辭受進退之大皆道也。皆性之不容已也。世道既降。空言日尙。勢利凡情。人人肌髓。高明者以矯亢為特立。往往肆意用智。而行實遠之。卑污者以苟且便宜為得計。私自家。別爾我。而以名節為迂闊。甚至鑽刺以求容巧。餌以求得以計算為經綸。以苟免為通融。以浮薄忌忌為自固之術。其於大根本。蕩然盡矣。若此者。自撤其術道之藩籬。安望其自信以使人之信我也。人不我信。則是我身傍師門。反之於心。尚不無有愧作矣。安望其為學而入聖賢之道乎。今日之學。不要在口耳上。要取得知見。便以為知學。不在時套上修飾。得整齊。便以為勵行。蓋行檢者。吾之實行。真能篤於倫理。審於義利。而不肯一毫苟且。以得罪於名教。此之謂實行相顧。而可以表率乎風教也。若行檢一壞。則身心流蕩。而愧於道。負於性命也。多矣。故曰。一事苟則餘皆苟也。昔司馬君實平生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趙閱道盡之所為。夜則焚香以告於天。此皆篤實君子。而德行事業卓越今古。豈偶然之故哉。雖然。行與道。非二事也。敦善行而不怠。而不以一毫已私與之。則意必忘。而性天做。敦行即聞道也。惡可以二視之邪。縱未聞道。亦不失為篤實君子矣。其於教化風俗。寧無補乎。願與諸君共勉之。

學莫切於本業

今之講學者。每令人廢舉業。以為可以洗刷見道。不知離本業以為學。反導人以習惰玩日。豈聖賢中正之學哉。夫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不能舍耒耜以為力穡之具。而冀其有收。士豈可以舍舉子業而能他途見君耶。且國朝以舉業取士。未必非道。而行之者。失其意耳。夫首之以經書。所以試其知道理。明經術之功。次之以論判。所以試其精議論。練刑名之功。又次之以五策。所以試其博洽古今。處置時務之功。是舉業可以視人之所養。何為其不可也。但為此者。有道焉。程子曰。不思妨功。惟患奪志。旨哉言乎。夫業存乎我。可得而盡也。業之利。試與否。有命存焉。不可得而強也。夫人審於義利之辨。而消融其功利之念。則心體清明。義理自著。以此讀書。可以究聖賢之精也。以之作文。可以發聖賢之蘊也。若是。則舉業自性中流出。未有不工者矣。舉業工。則雖管師而主司。又豈有不愛而進之者。歐陽公稱東坡文有古孟軻韓愈風。而置之高第是也。夫然。則舉業即道也。何可廢也。若吾輩不務究舉業之本。而先橫功利之念。於是挾勝心。逞詭見。誇奇鬪靡。以希取進。則得失之患重。而文辭反不明暢矣。其欲工於藝。以求售主司。焉不可得已。緩急輕重之辨。反之不可不早也。某非欺且佞。管三折肱於是而知之矣。先輩謂十日內可將一日理會文字。近復有二業合一之說。是尚非孔門一貫之家法也。人焉得而不有厭棄與沉溺之病哉。志學者其辨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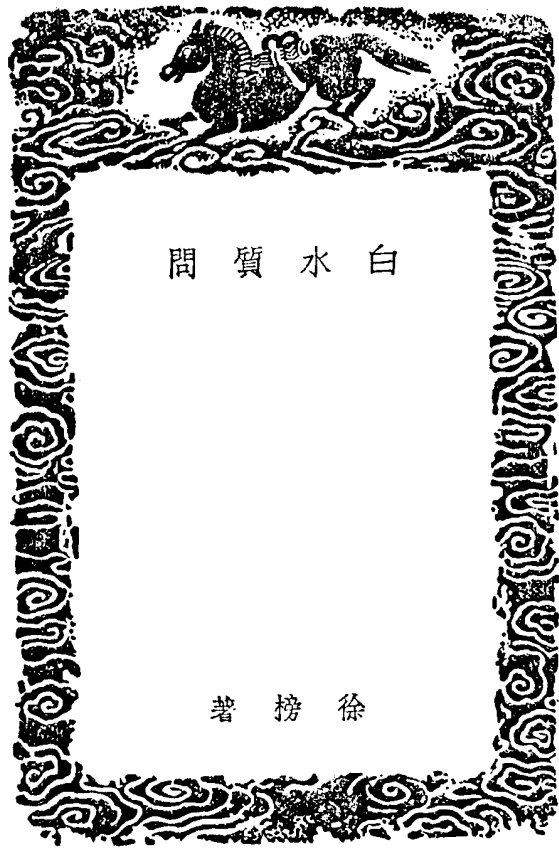
學莫急於會友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友之義大矣哉。夫天下豪傑之士。執德宏。信道篤。皆求友天下。而能盡天下之善也。若天下中人。最多中之性。因循弗果。苟非朋友夾持。則泥途之中。鮮不仆者。故曰。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大凡吾輩之學。取友不可不慎。既友得其人。須日和滋益。不得離羣索居。以成其孤陋也。嘗論志之有無。於求友處見之。有志者。每求進。縱求進。便有工夫。可商量。有疑惑。可辨質。有

過失喜聞而改。雖欲不萌於會友。不可得也。無志者反是。況朋友聚則專。專則精神凝注。而凡勸德規過。彼此沐浴。若造化之靈物。駁駁乎不覺其益矣。燕朋廢學。豈有能成者乎。陽明先生云。道德仁義之習。日親日密。則勢利紛華之習。日遠日疎。亦間不容髮。吾輩若以卑陋之念。而成其身家之志。決不能出門而交。安望其有功乎。更願諸君。急於求友。管破充來此一會。則意氣合而善人多。善人多而道德一。道德一而風俗同矣。豈不同淳古之化哉。雖然。學以虛受為貴。友以相下為難。能相下。則心虛。虛則言相入。而能相取。善日可大矣。天地之虛也。故萬有皆容納。江海雖左。而能長於百川。以其下耳。若友既會矣。而彼此挾勝心。執己見。以必人之從我。則善不相入。雖會何益也。噫。虛心要矣。會友急焉。同志者其體諸。

先生成嘉靖己未進士。司理長沙。建情陰書院於其城南翠十三岸之土子。而會講焉。其中有陳恒言者。皆出資梓。先生之水西答問以傳。自述與其弟雅言同出門下。咸化尤深。則先生之所以居官而迪教者。從可知矣。此情陰書院。緒言六條。有曰。學莫切於本業。蓋自有明。以制藝取士。士之趨功名者。為焉。而一二高曠之徒。往往鄙之為淫聲豔色。惡之如仇。毒鳥頭。又寧非實知之過耶。先生以為舉業即道。講學者不必廢舉業。而後可以洗刷見道。但審之於義利之辨。而消融其功利之念。則心體清明。義理自著。以之讀書。可以究聖賢之精。以之作文。可以發聖賢之蘊。此其一。洗當時講學之陋。而為後世學者之所當取則也。若夫辨志識性。致知敦行。而終之以會友。則皆本儒先之精義。而暢其旨趣者。固無待其論已。嘉慶五年八月十六日。後學趙紹祖識。





白水質問

徐榜著

白水質問

明 薦所徐 榜著

或問。三教同異何如。徐子曰。道一而已矣。夫曰三教。使自不同。比而同之。是亂學術也。或問。聖人之學與二氏之學何所分別。徐子曰。聖人之學。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者也。三氏之學。夫婦之愚。不肖。不可以與知與能者也。異端也。

或問。今之論學者。門路多端。將何所適從乎。徐子曰。天生我。原自有見成家當。則自有見成門路。舍其路而弗由。別尋門路。則吾不知也。

或問。大學聖經。與中庸天命章旨。意何如。徐子曰。互相發也。戒慎恐懼。即格物之謂。未發之中。中節之和。即誠意正心修身之謂。天地位萬物育。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謂也。

或問。聖經言在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三綱領。歸旨在何句。曰。明明德是也。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言明德。而至善在其中矣。故下文止言明明德於天下。不言新民。亦不言至善。

或問。格物之功。可通於家國天下否。徐子曰。除了家國天下。更有何物。除了修齊平治。更有何物之可格。敢問。絜矩與明明德。有以異乎。曰。矩即是明德。絜矩即是明明德。何異之有。

又問。忿懣好樂。謂之七情。人所不能無。夫曰有所忿懣好樂。則心在忿懣好樂矣。何以云心不在焉。徐子曰。心虛靈不測。感物而動。喜怒哀從。則喜怒哀得其正。而心在心。從喜怒哀。則喜怒哀不得其正。而心不在。

白水質問

白水質問

或問。大學言格物。中庸言慎獨。語孟言一言敬。一言求放心。旨果相符否。徐子曰。立言雖殊。其義一也。第求放心一語。明白易曉。耳先儒謂孟軻氏大有功於聖門。信哉。

或問。中庸首言性道。三者歸重何句。徐子曰。中庸一部。書總之言。修道之教。曰。下文何以不言修道之。事。曰。道率乎性。修道須從性上修。不略不闕。性也。戒慎恐懼。所以修之也。故未發中。已發和。大本立達道。行。天地萬物。一以貫之矣。

敢問。修道何以謂之教。曰。教學原非兩事。吾夫子云。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正以修為教也。不修而能教人者。妄矣。

敢問。中庸何以不可能。曰。中庸可能。人自不能耳。彼百姓。日用。到是。中庸。不著。不察。吾輩。縱有志學問。便要立名。立名。便要求異。於庸德庸言。偏忽了。各人仔細。思量。始識得。中庸之難。

或問。道費而隱。是矣。既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天地聖人。何以猶不能盡。徐子曰。使道。道於夫婦。非道矣。使道。盡於天地聖人。亦非道矣。知道之不能盡。始知。文王望道。未見之心。吾夫子憂未龍之意。矣。

或問。中庸之思想。與大學之絜矩。旨意。異同何如。徐子曰。思想。即是絜矩。學者。知絜矩之義。則知。忠恕。所以近道矣。

或問。武周之孝。孔子以達。禮之義。何居。徐子曰。此孔子為尊親。諒也。人之孝。莫大乎。繼述。武周之繼述。全非。文王之志。事。故曰。善繼。曰。善述。釋善之義。而達之。義可知矣。達乃。達權之達。非。通達之達也。

或問。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何謂也。徐子曰。此君子修道之功也。衆人在其。見聞上。修。雖非無。舉刺無刺。總屬。色取。終不可。與入道。君子於。不睹。不聞。上。修。則微而。顯。隱而。見。天地。可位。萬物。可育。矣。中庸。末章。此二句之。義疏。也。何疑。之有。

或問。君子無入。不自得。得。從行。上來。蓋。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各有。當行。之道。君子。惟行。其所。當。然。則。無愧。無作。隨在。自得。得。即。自。謙。之。謂。也。如。謂。處。患。難。不。見。患。難。處。夷。狄。不。見。夷。狄。此。老。莊。齊。物。之。說。視。聖。賢。中。庸。之。道。終。隔。一。層。

或問。至誠。能。盡。己。之。性。是。矣。何以。使。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徐。子。曰。至。誠。盡。性。豈。能。離。人。與。物。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正。是。至。誠。盡。性。處。若。人。物。之。性。未。盡。則。亦。不。可。以。言。盡。性。矣。

或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何。如。徐。子。曰。是。即。易。傳。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曰。然。則。夫。婦。之。愚。又。何。以。與。知。曰。夫。婦。之。愚。謂。之。知。可。也。謂。之。不。知。亦。可。也。知。可。易。言。乎。哉。

或問。夫子。謂。公。西。華。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夫。不。厭。不。倦。夫。子。既。以。任。之。而。他。日。又。云。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何。也。徐。子。曰。學。不。厭。教。不。倦。者。聖。人。之。事。而。常。若。未。能。者。聖。人。之。心。

或問。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是。矣。然。夫。子。志。欲。行。周。公。之。道。而。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又。云。吾。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得。非。意。必。固。我。乎。徐。子。曰。意。必。固。我。皆。私。念。也。如。出。正。念。則。周。公。思。兼。三。王。夜。以。繼。日。

白水質問

三

大孝終身慕父母。焉得謂之意必同我。

或問：為邦之道，大矣。顏淵問為邦，夫子不告以大道，而以夏時、乘股、將、服、周、冕、樂、韶、舞、告之。何也？徐子曰：大經大法，三代因之，百世可知。所損益者，惟制度文為而已。故夫子酌而示之，非語小而遺大也。或問：何謂下學？曰：吾夫子所謂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是也。然則何以能上達？曰：後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敬其長，愛親敬長，非庸德乎？而親視仁也，敬長義也。性由此盡，命亦由此至。非上達而何？上達即在下學中。謂下學而後能上達，非矣。

或問：子夏云：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仕與學果有二乎？徐子曰：子夏，文學之士也。其所謂學，蓋涉獵往言，往行以資見聞者耳。如以聖賢之言，則仕即學，學即仕也。何優之有？

或問：無為不為，無欲不欲，莫是前日不為，而今何以欲否？徐子曰：不為不欲，自是性體，即當為之時，付不為之性體，欲之時，有不欲之性體在。若於前日事為上尋討箇不為不欲，是謂一層脫，隔萬重山矣。

或疑：形著明動變化，有節次功夫否？徐子曰：是有節次，無功夫。若說剩有功夫，則是誠容有未至也。不謂能誠矣。故夫一誠立而天下之能事畢矣。

或問：教學之義，徐子曰：古人以學為教，今人以教為學。以學為教，即物我兼成，以教為學，則人已兩誤矣。或問：古人合言行為一，今人分言行為二，何如？徐子曰：古人合言行為一，忠不能行，今人分言行為二，忠不能言。如今講學，有以虛無為宗，實踐為相者，無問知行，即言非其所言矣。

世有以居官廉節自矜者，或問之曰：官而廉，不亦媿修乎？徐子曰：官之廉，與婦之貞一也。自是尋常本分事，幾見有良婦而媿者，而謂不難者，遂足誇張闕里哉。故有以一飲恣食與夫四知標潔者，皆學術所不載也。

漢顏公祖澹任南國時，每譚學問切要處，云：何者為最難？徐子曰：不自欺為難。蓋臨民蒞政，百凡言動，皆可塗飾，唯是真心密證，不愧於暗室屋漏者，乃塗飾不到處也。

水西會中，有盛譚不思不勉，自然之宗者。徐子曰：不思不勉是本體，思勉是功夫。蓋心之體惟此理耳，無奈欲念與理念兩者交戰，胸中從欲易，從理難。若不加存理遏欲之功，安能聽欲之自去，理之自還乎？是故顏四勿，曾三省，無舍功夫而譚本體者矣。

或問：邑故有水西會，今吾里有藍山赤山會館，毋乃費而期不幾煩乎？徐子曰：雖羣索居，前賢忠之事，賢友仁，為仁之利器也。一日暴十日寒，如有萌焉，何哉？故夫館不越里，會不擇期，庶幾日漸月靡，入芝蘭之室，與之俱化而不自知也。

或曰：聞星源有項姓者，與弟共產，分時私田二十畝，弟不知，邑人亦不知也。十年後入會中，輒勃勃內不自安，鳴之同志，必相田十畝與弟而後已。若品何如？徐子曰：是之謂慎獨不欺，是之謂改過不吝。若講學者，蓋然將人有君子之行，戶成可封之俗矣。

一友問學貴懲忿，每至人不是處，輒意氣瀟瀟不能平，是可奈何？徐子曰：學問路頭，只是要成就得自家是耳。若知他人不是，則我是矣，何爭競為？

或問：今學者專要養箇大頭腦，分心與事為二，截靜與動為二，子何以得心事併動靜合也？徐子曰：舊時有清心習靜之癖，墮落今時，窺白，速任濟南時，簿書填委，應酬雜沓，稍起厭倦，想平時講究者成何學業，故每於事上了心，動中攝靜，事來猝應，事過便忘，庶官事不至廢闕，而心出轉覺安閒矣。

或問：公任濟南時，鄉之人有遠來謁見者，羈留幾兩月，竟無行賄于挽之人，其人缺望，大怒而去。濟南郡信無請托分上者乎？徐子曰：非然也。人情畏筆楚則思免，苦贖銀則思減，病冤抑則思雪，某於獄訟清斷外，有誑誤者，聽其候排撥按時，帶轎跟入到堂，任彼從容分疏，凡屈以求伸，貧希脫罪者，應時改節，不執初問成心，此分上所由獨無也。譬之赤子，慈母為之乳哺，卵翼，恬焉嬉，自無容向他人啼號，投他人懷抱矣。

或有以醫人人受為快者，徐子曰：出惡聲而人不敢反者，鬼神之所不容也。

公以萬歷壬午選貢入太學，廷試第一，明神宗御批天下文章當以徐某為式，公宜以文章名世矣。

而公顧勿欲也。通籍後，出守濟南，備兵辰沅羅定之間，吏治武功，播於天下，而尤容容以講學為務。既從事於水西，復與蕭方伯拙齋經營藍山書院，又與蕭副使蔡渠謀徙於赤山之麓，迨告成而公卒於越之藩署矣。然公講學之志，在官在家，始終如一日也。今讀其書，大旨與諸鄉先輩同，而讀至出惡聲而人不敢反者，鬼神之所不容，不禁栗然興也。夫鬼神之道難知，世有忽鬼神以為無，而漫遠其欺人之方，亦有媚鬼神以為有，而冀獲其欺人之罪者。余固無以恤其心，而聞其口也。公在濟南，有楊化鬼訟一事，又有徐秀才返魂一事，庶幾可以知鬼神者，而言之悚切如此，世其可以戒乎。時余偶有所感，故拈出此條言之。嘉慶五年九月，後學趙紹祖識。